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一九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九冊目錄

總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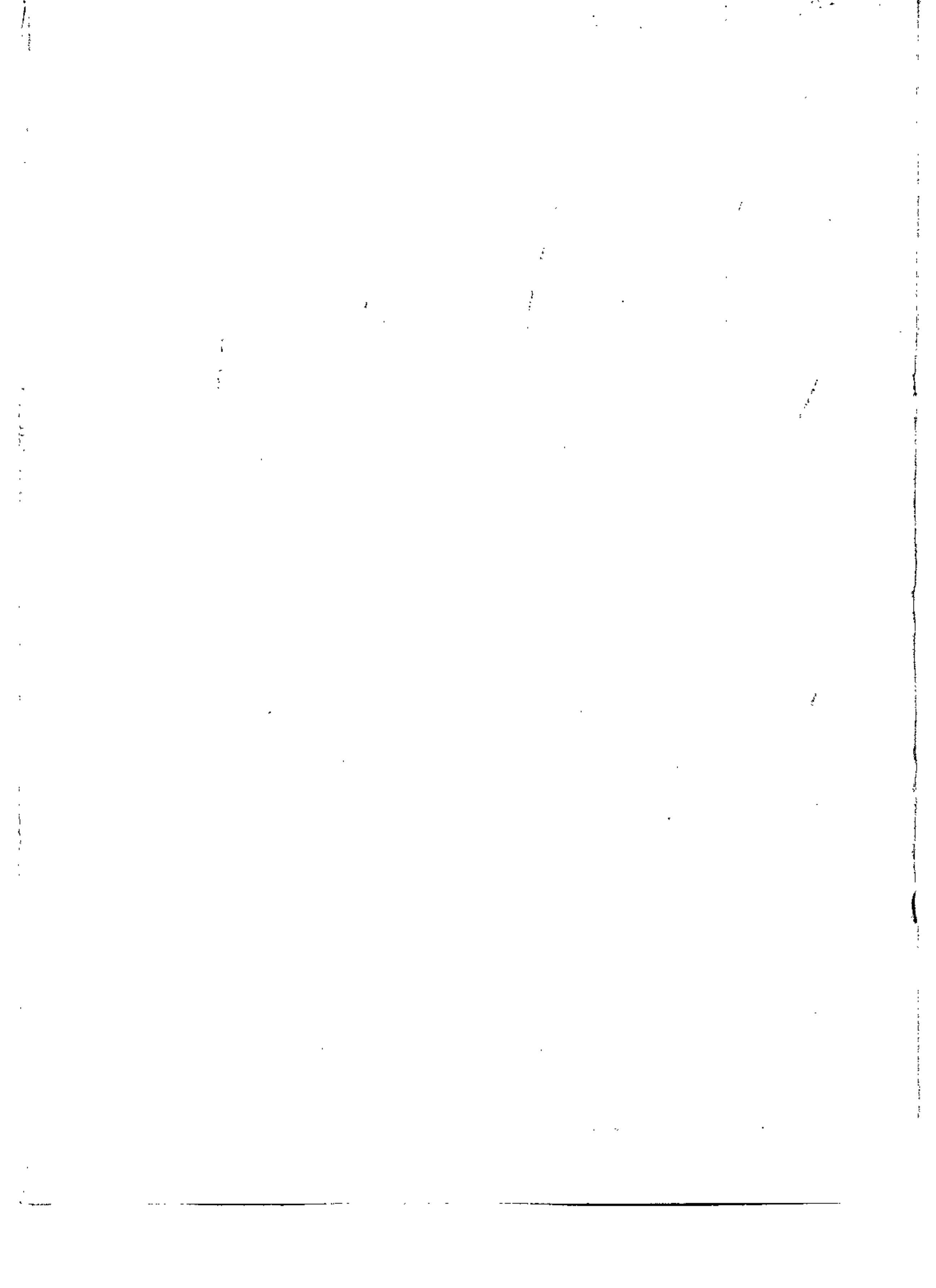


考 據

讀書雜誌十一卷	清 勞 格著	月河精舍	一
臨川答問一卷	清 李聯琇撰	積學齋	一七九
詩禮堂雜纂二卷	清 王又樸撰	屏 廬	一九一
漢碑徵經一卷	清 朱百度著	廣 雅	二三五
愈愚錄六卷	清 劉寶楠撰	廣 雅	二五五
幼學堂文稿一卷	清 沈欽韓撰	廣 雅	三三九
白田草堂存稿八卷	清 王懋竑撰	廣 雅	三五三
無邪堂答問五卷	清 朱一新撰	廣 雅	四四一
親屬記二卷	清 鄭 珍撰	廣 雅	五七一
萬載李氏遺書四種	清 李榮陞撰	胡氏豫章	五九三
禹貢三川考二卷			五九五
黑水考證四卷			六二五
江源考證一卷附校勘記			六八三
年歷考二卷附校勘記一卷			六九九
雜錄一卷	清 顧炎武著	說 鈴	七一九
筠廊二筆一卷	清 宋 榮撰	說 鈴	七二五
駟思室答問一卷	清 成蓉鏡著	南菁書院	七三九

齋
十
一
齋
金
解

光緒戊寅歲
吳興丁氏刊



讀書雜識序

道光丁未秋客杭時長洲陳碩甫先生假館振綺堂汪氏校刻書籍汪氏所藏大唐類要為曝書亭舊物予借觀於陳先生先生曰是書唐樓勞氏過鈔副本季言收公處最精確盡訪之旋歸而通出唐樓始識勞氏諸君從長青主次異卿幼季言見而知為篤實君子為筆士先生之括嗣筆士先生博覽多聞撰折衝府考未脫稿季言續成之刊行為世所稱故學有本源季言喜予至出手校本元和姓纂大邑郊祀錄北堂書鈔蔡中郎集文

苑英華及唐宋各家文集示予皆丹黃齊下密行細書子歎其引證博而且精近人所未易臻此者遂相與訂交焉予家去唐樓百里自是郵筒往復一月數至季言嗜收書與予同癖遂互相借錄率以為常壬戌癸亥之間避寇於鄉間青主借異卿季言倉卒扁舟至雙溪就子僦居一室季言著述在行篋中雖流離遷徙間猶自棄筆手寫不輟俄而警至又偕予至同里備嘗艱苦而季言竟以憂懣對致病數月卒易簣時以生前叢殘手稿十數冊付予云平生精力在此但隨得隨錄未竟

其緒為憾事寂寞身後若為之排比成書可乎予舍淚而應之時甲子四月事也于今十四年矣然當時未遑檢閱迨寇平各歸故里行李蕭索祇以殘書數篋自隨丙寅丁卯間異卿數過予舊上亂後重逢頗見意興頗唐抱滄桑之感若不忍啟視篋中舊物語次及昔日文酒風流未嘗不潸然淚下也豈意不數年而異卿耗音又至耶異卿精於校讎之學兼善詞曲惜所著散佚無存季言所著雖存而殘缺失次驟難窮其端委嘗撫編三復期不負故人之託而後可適青主促予董理踵成其事

雜識序

爰發篋視之悉殘篇斷簡窮數年之力綴輯成編為讀書雜識十二卷又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三卷郎官石柱題名考二十六卷為仁和趙星甫太史鉞創稿季言續補成之予亦編纂成書季言習諸史而尤熟於唐代典故錢少詹以後一人而已後之人讀是書者自能辨別青主素不治生產兵燹後僑寓荊岡家道日益中落然能竭蹶籌資源接濟以終剗剗之後可謂篤於友于之誼者矣光緒三年丁丑九月丁寶書序

亡弟季言司訓事畧

季言司訓檢之季弟也家世藉仁和居唐樓先君諱某

字笙士少嘗問字於武進臧在東先生錄堂之門故學有

根柢嗜收書恣意流覽與歸安嚴脩能茂才元照德清徐

新田明經養原爲問難之友脩能沒所著爾雅匡名爲付

刊行世先君熟讀唐代典制著有唐折衝府考做帶稿

畧其折衝府考未及寫定子格季言爲校補成書同邑趙

星甫太史鐵序而刊之季言幼而聰穎年甫四歲出就外

傳受經於同里朱進士以升質既敏慧又勤於誦習年十

二三諸經皆已卒業素性沈靜寡言笑已有成人之度焉

雜識

一月河精舍叢鈔

忽得咯血疾醫家皆謂宜靜攝欲神勿過用心遂令靜居

一室屏棄一切惟期於適性怡情爲消遣歲月計季言迺

於牀第間竊閱漢唐諸史通鑑會要諸書三年而病愈而

史學亦均能融會貫通矣年十八就童子試受知於學使

者桐城姚公公屢許爲遠器其時耆儒名宿如錢唐嚴厚

民上舍庶仁和趙星甫太史錄孫雨人學博同元長洲陳

碩甫徵士負皆相與論交爲忘年友時趙星甫方撰唐郎

官石柱題名考唐御史精舍題名考趙鐵字星甫仁和

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選湖北咸甯縣知縣改授

江蘇溧水縣知縣陞泰州知州道光二十九年卒年七十

二屬稿未半自顧年近衰邁未及成書因將稿本託付季

言俾續成之季言一諾無辭悉力考核用功雖寒暑無間

後因粵氣日熾然未嘗不勤加搜輯以期毋負故人之諄

囑也又嘗欲著登科記創稿數十緡間大興徐星伯侍御

已有成書遂中輟旋丁父憂哀毀踰踊有過於人居喪盡

禮先人所藏書遍讀之於是其學益遠矣其平居閱書時

每置空冊於案間遇有疑義輒筆諸上方暇時繙閱諸書

互相考証必至精審而後已閱十餘年而其冊已成巨帙

皆密行細書有見之者無不歎其精確尤勤於校書嘗鐫

一小印曰實事求是多問闕疑凡所校之書必鈐其印於

卷端蓋以此爲讀書之旨也其所校如元和姓纂大唐郊

雜識

二月河精舍叢鈔

祀錄蔡中郎集入唐宋諸家文集補正訂訛一以實事求

是爲主又嘗編輯宋洪文敏公集尤延之集皆能博搜廣

採無漏畧嘗三試秋闈終懷楚璞廼爲戚友所迫入貲爲

校官非所願也繼遭母喪哀毀一如父喪時自父母棄養

居恒常忽忽不樂若有所失而舊病又復間作矣然猶力

疾手寫著述未嘗輟業旋冠氛益熾唐樓當孔道不遑宵

慮廼避地鄉僻然未久安最後遷於吳江之同里自顧所

志未遂家室飄零家藏圖書散失殆盡憂能傷人病遂不

可爲矣同治三年甲子四月二十五日歿於同里寓舍距

生於嘉慶庚辰二月初一日年僅四十有五無子妻某氏

相繼而亡季言歿後十年其友丁君葆書篤於友誼因檢
之請爲之編次遺著得讀書雜識十二卷唐郎官石柱題
名考二十四卷唐御史精舍臺題名考三卷行將壽諸黎
棗以慰其汲古好學之志嗚呼季言藉此以傳耶其書而
苟傳耶季言爲不死矣光緒四年仲冬月仁和勞檢書於
孤城南上堡寓齋

讀書雜誌卷第一

仁和勞 格著

歸安丁寶書述

史記六國表

齊潛王二十三年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 今本脫

公字徐廣田敬仲完世家注引表有公字今據增案秦

本紀昭襄王八年使將軍辛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

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其攻楚方城取唐昧以上呂氏

春秋似順論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蔑將

而應之章子練卒以夜奄荆人果殺唐蔑以上史記公

雜識一

一月河精舍叢鈔

子二字當是章子之誤秦本紀八年當依表作六年

熊氏後漢書年表

建初八年尚書令張敏為司隸校尉明年遷 案敏為司

隸校尉在和帝永元九年熊氏兩見殊誤說見諸以敦年表校補三

今審定建初八年司隸校尉當是華松北堂書鈔六十

御覽二十引謝承後漢書曰華松擢為司隸校尉奏馬

氏三侯考范書馬廖傳建初八年有司奏遣馬廖防光

就封有司蓋即華松華松范書無傳東觀漢記二作梁

松梁當作華又藝文類聚六書鈔七十引謝承後漢書

華松為河南尹當即其人

錢氏後漢書補表

此書義例精密證引詳洽誠遠出熊氏補表之上然詳

考諸書則錢表亦不免有漏畧者今條繫之以補於後

功臣表有雍門侯終利恭見元和姓纂姓纂云漢有雍

功人廣韻引東 吉陽亭侯百里嵩見通志氏族畧畧云

後漢記終利恭 吉陽亭侯百里嵩見通志氏族畧畧云

留人案百里嵩范書無傳謝承書有 陽平亭侯崔烈見

摯虞文章志世說文章篇注引云烈字威考高陽安平

太尉封陽平亭侯 胡廣孫顯襲爵安樂鄉侯見蔡邕議

案范書烈傳失載 胡廣孫顯襲爵安樂鄉侯見蔡邕議

耶胡公夫人哀讚哀讚云孤顯少拜侍中襲先公之爵

名樂陽亭侯思見無名氏劉鎮南碑碑云南鄉太守

案思當是 又廚亭侯趙戒諡文侯見華陽國志戒孫謙

以車騎將軍奉大駕西幸封洛亭侯討白波賊有功封

侯疑脫蓋由亭侯進縣侯也今表失載其初封事公卿

表之建初三年廷尉董昆見會稽典錄原本北堂書鈔

昆字文通餘姚人建初三年遷 永建六年陽嘉元年太

常孔扶將作大匠胡廣見述征記御覽禮儀部十三引

二百步學堂裏有太學讀碑記曰建武三十七年立太

學堂永建六年制下府繕治并立諸生房舍千餘間陽

嘉元年畢刊於碑有太尉龍參司徒劉琦太常孔扶將

作大匠胡廣各記制則是年胡廣為將作大匠然考范

書胡廣傳自傳書郎五遷尚書僕射或以廣是時官

將作大匠
馬憲造

後書劉表傳蒯越等以說劉琮降曹操侯者十五人志錢表於蒯越韓嵩傳與外僅云列侯十二人名地俱同關考襄陽耆舊傳有蔡瑁為魏武從事中郎司馬長水校尉漢陽亭侯蔡瑁當卽十二人之一

又西鄂都鄉侯呂某能表本闕錢據隸釋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增補呂君名字皆刊剝初以國志徐晃傳有將軍呂常疑闕字卽常字今考之寶刻叢編三引碑始知呂君諱朗字義先表僅云呂某錢亦未之詳考耳
褒成侯孔志諡元成侯見東家雜記下

雜識一

三月河精舍叢鈔

中平二年延尉河南吳整蔡邕太尉橋公碑故吏司徒考表中平二年三月延尉崔烈為司徒四年四月為太尉則吳整為延尉當在中平二三年間諸以敦曰吳整當是代

公卿表章帝建初元年大司農恆農劉寬文饒 范書

本傳寬當桓靈時亦未嘗為大司農當考

鄭康成別傳

玄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八九歲能下算乘除太平廣五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後漢書本傳注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

侯風角隱術世說新語注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者欲

表府文辭郎署玄為改作又著頌一篇侯相高其才為修

冠禮太平御覽年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

火災宜祭燿禳廣設禁備時火果起而不果害智者異之

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吏

師故兖州刺史弟五玄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

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

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右戚嫚

於待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不得通時

涿郡盧子幹為門人冠首與盧子幹相善季長又不解部

雜識一

四月河精舍叢鈔

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

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

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德注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

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藝文

類聚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御覽

四 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

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

袁紹辟玄及去饒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

席奉觴自旦及暮玄飲三百餘觴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

德行 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

皆再拜御覽禮儀部廿一 獻帝在許都徵為大司農行至元城卒
德注元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衰經赴者千
餘部三十四 玄有子為孔融更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為
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
小同魏志高貴鄉公紀注 國相孔文舉教高密縣曰公者人德之正
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御覽州郡部三

宋書

州郡志三

鄖州江夏太守潯陽子相晉惠帝世安陸人朱伺為陶侃
將求分安陸東界為此縣 符瑞志中 晉簡文帝咸安二

雜載

五月河精舍叢鈔

年正月甘露降隨郡潯陽縣界則潯陽東晉屬隨郡又
初學記引續晉陽秋云隋郡上甘露降潯陽縣

林邑傳

檀和之封社縣子食邑四百戶 禮志二 孝建三年八月

戊子有司奏雲杜國解稱國子檀和之所生親王求除
太夫人云云則社縣子當是雲杜縣子之誤傳脫雲字

又誤杜為社南史封雲杜縣子

元凶弒立以檀和之為西中郎將雅州刺史 州郡志無

雅州元凶劭傳作雍州是

世祖卽位以為右衛將軍孝建二年除輔國將軍豫州刺

史不行復為右衛散騎常侍三年出為南兖州刺史坐醢
飲贖貨迎獄中女子入內免官禁錮其年卒 本紀孝建
二年四月壬午以豫章太守檀和之為豫州刺史八月
甲申以右衛將軍檀和之為南兖州刺史則和之為南
兖州在孝建二年非三年也傳誤又考本紀三年三月
癸丑以西陽王子尚為南兖州刺史則和之免官當在
三年

元凶傳

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 林邑傳作左衛率

向彌傳

雜識

六月河精舍叢鈔

東揚州刺史顏立 立當從南史作竣

劉懷慎傳

始參高祖鎮軍騎將軍事 騎上脫車字

劉懷肅傳

偽征東將軍馮該戍夏口東岸 晉書桓元傳作鎮東臨

川武烈王傳作鎮軍

孟山圖據魯山城 道規傳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

桓仙客守月壘 道規傳作假月壘此脫偃字

王懿傳

靈朔將軍劉遵考 本傳自建威將軍隨高祖北伐此云

寧朔不合

檀祗傳

左將軍歆第二弟 歆當作詔

加振武將軍隸振武大將軍道規追討桓元 道規傳時

為振武將軍無大字疑上振武將軍字有誤

使持節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河北諸軍事後將軍雍

州刺史關中侯趙倫之 河北疑河北之誤關中當從本

傳作閬中

朱齡石傳

河間太守蒯恩 袁豹傳同蒯恩傳晉書譙縱傳俱作蘭

雜識一

七月河浦舍遺鈔

陵

寧朔將軍臧熹 袁豹傳作龍驤案下文亦作龍驤

劉鍾傳

徐赤軍違處分敗於南岸 赤軍當從本紀作赤特

封安縣五等侯 据南史安下脫王字

前軍將軍道憐留鎮東府 前軍當從道憐傳作中軍

長沙景王道憐傳

故將軍青州刺史龍陽縣開國侯鎮惡 据本傳將軍上

脫左字

臨川烈武王道規傳

劉遵字慧明臨淮海西人 南史作淮南誤

率寧孟龍驤將軍孔隆及羊穆之等追索度真斛斯蘭

寧孟當是寧遠將軍孟龍符傳誤脫五字耳然据龍符

傳時已除建威將軍非寧遠也斛斯蘭龍符傳作斛蘭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豫州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軍

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永修縣開國公

道濟 江州下脫荊州江夏四字道濟傳作江州之江夏

亦脫荊州二字 見考異

營浦侯遵考傳

以本號為彭城沛三郡太守 三疑二

雜識一

八月河浦舍遺鈔

出為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竟陵順陽襄

陽新野隨六郡諸軍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

新野二郡太守 南下脫陽字

庾悅傳

祖義吳國內史父淮西中郎將豫州刺史 義晉書作義

淮當作準

袁豹傳

輔國將軍索懇 通鑑義熙九年以敦煌索邈為梁州刺

史卽是

孔琳之傳

父殿光祿大夫 晉書孔沉傳子厥吳興太守廷尉厥子

琳之殿字誤

范泰傳

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 本紀作左僕射

臧熹傳

隨何無忌府轉鎮南將軍 將軍當作參軍

魯爽傳

督司州陳留東郡濟陰濮陽五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

刺史至汝南加督豫州之義陽宋安二郡軍領義陽內史

將軍刺史如故北鎮義陽元嘉二十八年也 州郡志元

雜識一

九月可精舍叢鈔

嘉禾僑立司州於汝南尋亦省廢明帝復於南豫州之

義陽郡立司州据此傳則文帝時司州已嘗僑治義陽

特明帝已後遂爲治所耳司州既已僑治例必加督他

州之實郡司州下當脫口州二字又五郡實止四郡考

陳留東郡濮陽三郡志屬徐州濟陰志屬徐州上口州二字未知

卽豫州否又司州僑治汝南則汝南當在所督郡內疑

陳留上脫豫州之汝南五字又州郡志宋安縣孝武大

明八年省義陽郡所統東隨二左郡立爲宋安縣屬義

陽明帝立爲郡後省据此則文帝已有宋安郡矣

沈田子傳

十一年復從討司馬休之領別軍與征虜將軍趙倫之參

征虜軍事振威將軍扶風太守 倫之下有脫文

索虜傳

毛德祖滎陽南武陽人也 晉書毛寶傳滎陽武人徐

督司州之河東平陽河北雍州之京兆豫州之潁川充

州之陳留九郡軍事滎陽太守將軍如故 今數之只

六郡晉書德祖傳督九郡軍事

北齊書

張保洛傳

尉標代人也大寧初封海昌王子相貴嗣 元和姓纂司

雜識一

十月可精舍叢鈔

空長樂公尉遲長命生破侯相貴破侯北齊尙書令周

汴州刺史黃源公相貴左僕射海昌王則相貴是長命

子非標子也案長命傳云太安狄那人太安郡地志云代

人統言 卒于幽州刺史贈本官加司空諡曰武壯子興

敬北史長命傳作興字華與云其連猛傳作興慶無

破侯相貴名則尉標別是一人姓纂似誤合爲一考金

石錄北齊廣業王太安樂寺碑跋尾云廣業王者尉萇

命之子破侯也碑云魏末離亂萇命管營護此寺其後

破侯與其弟興敬復加營葺故立此碑破侯嘗仕爲中

書令尙書左僕射尙書令錄尙書事封廣業王官甚顯

而史無傳以上俱據金石錄此則據與長命當卽一人無疑

蓋長命之名也北史又云標太監初位司徒考世祖本

紀亦無尉標拜司徒之事蓋卽長命贈官唯司徒與司

空小有不合耳長命封長樂公破侯在周時所歷官爵

史皆未及此及北史分尉標長命爲二殆未悟標之卽

長命歟

舊唐書

憲宗紀

永貞元年九月丁丑前戶部侍郎蔡弁卒 舊儒學傳蘇

弁貞元二十一年卒於家

雜識一

二月何清舍藏鈔

文宗紀

太和八年十月秘書監崔威卒 据舊書文苑傳當作威

開成四年七月以刑部侍郎高緒爲河南尹 傳作高銖

是

德宗紀

建中元年二月右補闕柳冕巴州司戶 案冕當作冕新

書柳冕傳歷右補闕史館修撰生善劉晏貶巴州司戶

參軍

貞元十四年九月乙卯以同州刺史崔宗爲陝州長史陝

號觀察轉運使 會要七十贈陝州大都督崔宗諡成案

宗當作淙新書宰相世系表下博陵二房崔氏嘯子淙

字君濟同州刺史又呂衡州文集五贈陝州大都督博

陵崔公源行狀陸宣公集四優卹畿內百姓并除十縣

令詔崔淙可華原縣令兼御史可證舊紀作宗之誤

貞元十六年八月癸酉以河中尹王元宗爲澤州刺史湖

南觀察使 案王字下有脫文新書方鎮表貞元十六年

復置河中節度使是時杜確鎮河中當是書杜確由觀

察改節度王字疑誤

肅宗紀

天寶十五載裴冕新授御史大史 舊傳中丞是

雜識一

三月何清舍藏鈔

乾元二年貶東京留守號王巨以陝州刺史苛政也 舊

傳作遂州

乾元三年太子賓客平章事張錫爲左散騎常侍 平章

事三字衍

代宗紀

大曆七年二月甲寅以兵部侍郎李涵爲蘇州刺史兼御

史中丞充浙西觀察使 傳云六年正月誤中丞作大夫

大曆八年二十甲子御史大夫李栖筠彈吏部侍郎

徐下接廿一行浩薛五邕五遠格并停知選事云云至廿二行戊

子詔止戊子詔接廿六行京五品以上云云至廿一行丁

卯幽州止丁卯幽州補廿二行節度朱泚云云校正

合鈔本次序與此相同惟移丁卯幽州節度朱泚加檢

校戶部尚書封懷安郡王廿字於徐浩薛邕云云上以

致文理不接案舊朱泚傳大厯九年就加檢校戶部尚

書賜實封百戶可証非在八年也

盧齊卿傳

雍州長史薛季旭新傳會要作季昶是

潘好禮傳

左遷温州別駕卒新傳同會要開元十二年為温州

刺史致仕

雜識

三月可清金藏鈔

李建傳

德宗用為右拾遺新書壁記俱作左

鄭處誨傳

處誨族父朗為定州節度使時處誨為工部侍郎明年大

年十一朗自定州鎮宣武明年大中處誨轉刑部侍郎其

年秋授浙東觀察使後五年朗卒處誨繼為汴州節度使

案嘉泰會稽志二鄭處誨大中十二年七月自刑部持

郎授浙東觀察使題名記太子賓客而鄭朗卒于大中

十一年十月舊年月不合考舊宣宗紀大中九年三

月以吏部侍郎鄭涯為義武軍節度十一年八月義武

軍節度使鄭涯為宣武軍節度使時正相同則傳中朗

字俱當作涯字涯以咸通二年十一月自山南東道節

度使加同平章事見通鑑或處誨詩中稱涯為丞相史臣

因誤以為朗爾又案傳云後五年朗卒則涯之沒當

在咸通四年間世系表涯澤州刺史判子處誨與元

王正雅傳

宋申錫事起正雅與京兆尹崔紹上疏請出造事者付外

考驗箱當作瑄

杜審權傳

大中十一年正拜禮部侍郎其年冬出為陝州大都督府

雜識

四月可清金藏鈔

長史陝虢都團練觀察使加檢校戶部尚書河中尹河中

舊絳節度使懿宗即位召拜吏部尚書沈云三以平官

同平章事新傳宣宗時人翰林為學士累遷兵部侍郎學

不士承旨懿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舊傳

考舊宣宗紀大中十一年九月以中散大夫禮部侍郎

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杜審權為陝州長史兼御史大

夫陝虢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十三年春正月以陝

虢觀察使杜審權為戶部侍郎判戶部事懿宗紀大

中十三年十二月以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杜審權檢校

禮部尚書河中晉絳節度等使咸通元年二月以河中

節度使杜審權為兵部侍郎判度支尋以本官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舊傳新紀大中十三年十二月甲申翰林

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審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

又考重修承旨學士壁記杜審權大中十二年有脫自

刑部侍郎充其月二十八日轉戶部侍郎知制誥承旨

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加通議大夫兵部侍郎知制誥

依前充承旨其年十二月三日守本官同平章事與新書正

合案懿宗授杜審權平章事制結銜稱翰林學士承旨

通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制畧云甘棠廉問眾著謳謠秋卿恤刑事無枉撓先

皇帝藉其令譽擢處禁林逮余建統屢承密旨每多宏

雜識一

五月齊靖舍叢鈔

益彌見慎修既彰已試之能宜懋殊常之寵又授杜審

權鎮海軍節度使制紹徽蒞於謳謠盡例成於法理先

皇帝知其可用召入內庭果能新耳目之見聞備肺腑

之待遇朕初登寶位素挹嘉猷遽行制書首列台席大並

令其於審權踐歷敘述甚詳則杜自禮侍拜陝號自陝

號爲刑侍遂入翰林充承旨因卽入相初無鎮河中之

文舊書紀傳俱誤新傳亦失載陝號一節

劉瞻傳

咸通初升朝累遷太常博士劉瑑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爲

翰林學士轉員外郎郎中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承旨

出爲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入拜京兆尹復爲戶部侍郎翰

林學士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

集賢殿大學士新傳累遷太常博士劉瑑執政薦爲翰

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爲河東節度使咸通十

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舊傳合考重

修承旨學士壁記劉瞻咸通六年十月八日自太常博

士入其月二十六日加工部員外郎依前充七年三月

九日授太常少尹出院又咸通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自潁州刺史不赴任再入召對其月二十六日三殿召

對賜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拜中書舍人依前充九月

雜識一

六月齊靖舍叢鈔

十二日遷戶部侍郎知制誥承旨十月十七日以本官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瞻止出爲太原少尹無拜太原

尹河東節度之文與兩傳不同考北夢瑣言三劉瞻授

河中少尹有命徵入以水部員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

以至大拜與壁記大致畧同資治通鑑考異二十一引玉

泉子問見錄劉瞻爲太原亞尹鄭從讜爲節度使據舊

紀從讜節度河東在咸通七年三月壁記瞻授少尹正

是同時可證非誤吳鎮糾謬九疑瞻無爲河東節度使

一節雖未考之舊書有入拜京兆尹戶部侍郎翰林學

士一節因疑紀表與傳不合然瞻未鎮河東壁記年月

甚明實足為證惟壁記瞻相在咸通九年十月十七日則字有脫誤新紀宰相表瞻入相在咸通十年六月癸卯按長厯十年六丁亥朔十七日正是癸卯壁記當作十年六月脫二字耳 舊鄭畋傳咸通中令狐綯出鎮劉瞻鎮北門辟為從事下又有五年云云如果劉瞻鎮太原則當在五年之前然據懿記鎮河東者大中十三年為裴休咸通元至四為盧簡求四年為劉潼不應又有劉瞻或疑是劉潼之誤因下文有劉瞻作相云云因亦誤作瞻耳

楊涉傳

雜錄

七月河精舍叢鈔

乾符四年自刑部侍郎改吏部侍郎

紀作乾寧是

新唐書

宰相世系表

豆盧氏本姓慕容氏燕王雍弟西平王運生尚書令臨澤敬侯制制生右衛將軍北地愍王精降後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賜以為氏居昌黎棘城二子醜勝醜孫其其子永恩勝子魯元 案庚信豆盧永恩神道碑云本姓慕容燕文帝就之後又慕容甯碑永恩之兄云公就之苗裔考北史僭偽傳運孫為慕容永非慕容精也此云運孫其誤一又魏收魏書盧魯元傳云曾祖副鳩仕慕容垂為尚

書令臨澤公表既脫去鳩字又誤副為制易公為侯名既不同爵亦互易其誤二又元和姓纂五十通志氏族皆云北地王精之後入後魏道武賜姓豆盧氏北史豆盧甯傳勳傳同 北史又云高祖勝以燕王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周書或云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又云避難改焉未詳孰是案通鑑晉紀三十一隆安元年三月辛亥夜趙王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帥禁兵弑慕容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則精無降魏之事當依諸書以為精後為是表云精降後魏其誤三又永恩碑云自天市星妖連津兵覆尚書府君改姓豆盧筮仕於魏甯碑云曾祖尚書府君因魏室之難改為豆盧氏据碑則當以為避難改姓者為是表云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則與魏以忠貞為賀若之義畧同何以孝文改姓時一改姓盧一仍舊姓乎此以知表所云者不足信也又周書北史甯傳皆云寧高祖勝元和姓纂云北地王精生猶醜表無猶醜會孫其其恩之父表云醜孫其說亦不合其誤四又永恩碑云祖代左右將軍魏文皇帝直寢甯碑云祖仕魏文成父長少以雄畧知名不幸早世周書其聚表失書代一世又以長為其北史其誤五凡此數科皆吳縝糾繆所未及然据慕容

雜錄

六月河精舍叢鈔

甯碑知諸書以爲北地王精之後者亦未可深信案甯碑云高祖侍中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保錄尚書北地王慕容超之世蕃屏王室詳之燕錄可得稱焉考晉書慕容超載記超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碑正合鍾封北地王見通鑑晉紀隆安五年据碑則豆盧氏當是鍾後非精後也魏書太祖紀登國十年有北地王世子鍾近人注庚集者或以爲北地當作北海或以爲莫疑是卽桂陽王鎮誤更甚矣然載記又云鍾奔姚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不云奔魏疑鍾奔魏當在晉滅姚秦之時但史失載耳北史周書又云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案古

雜識一

九月河精舍叢鈔

以皇始紀元者唯符秦高祖及後魏太祖二君慕容諸帝無有年號皇始者燕字疑是魏字之訛皇始初年正道武定中山之時也隋書豆盧勣傳北地王精後中山敗歸魏又金石錄二唐駙馬都尉豆盧建碑云九世祖萇在魏賜姓豆盧氏封北地王据表則萇是建七世祖非九世祖疑碑誤萇封北地王史亦失載

承恩 恩碑云恩字承恩

承業領軍將軍 舊書豆盧欽望傳父仁業高宗時爲左衛將軍金石錄四有唐右衛將軍豆盧承基墓誌承基元年仁京兆金石錄及萬年宮銘碑亦作承基表作承業舊

傳作仁業並避玄宗諱改唐會要載昭陵陪葬人名有仁業又有承基亦謬領軍舊傳作左衛墓誌作右衛未詳孰是寶刻叢編六有大將軍芮國公豆盧行業碑疑是寬子卽承基

靈昭宣州刺史

欽望子

姓纂云欽肅生靈昭欽肅弟

欽爽光祿少卿

姓纂作欽爽

器桑泉令

參右衛將軍

回京兆少尹

友萬年令俱

昭子

姓纂云靈昭生參回器友右衛作右威衛

貞松宗正卿中山公

寶刻叢編有唐金州刺史盧貞松

碑疑卽此人也

雜識一

三月河精舍叢鈔

建駙馬都尉

錢少詹曰唐會要作達建平主婿不當名

建恐當以達爲正按金石錄通志金石畧載建碑皆作

建錢說未確

方則

子元儼

至靜

姓纂云方則生楷楷生元儼此脫

楷一代至靜作志靜

魯元後魏太保襄城公

魏書北史作盧魯元不云豆盧

沈炳震訂謬極詆此表之謬錢少詹以爲豆盧單稱盧

氏當是孝文遷洛時所改宇文泰復代北舊姓故豆盧

寧仍稱本氏案舊書豆盧欽望傳祖寬高祖以寬曾祖

萇魏太和中例稱單姓至是改寬爲盧氏後又復姓爲

豆盧氏則豆盧改姓史有明文惟魏書官氏志失載耳
子審監察御史 陸渾別行高子 姓纂云子審生陸渾
與表不合

讓中空 挹子鄭麟 姓纂云讓曾孫挹鄭麟作鄭郎
順別行與子 靜 姓纂云鄭生靜

襄陽杜氏陝州司倉參軍參謀子淪水部郎中澧州刺史
元和姓纂淪作倫是韓愈贈太傅董公行狀貞元十二
年八月上命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
郎宣武軍節度判官昌黎先生集三十七

南祖崔氏宣宗相慎由長子昌遐字貽休太子賓客次子盾字

垂休相昭宗 舊傳盾字昌遐則是盾字非兄新書姦

臣列傳下則字垂休與表合然傳又云世言慎由晚無
子遇異浮屠以術求乃生盾云云沈炳震據此疑盾無
兄似是表誤案文苑英華三百九十九薛廷珪授峽州刺史
崔昌遐秘書監制畧云昔以令季作鎮衡湘願分使符
出守荆楚輟自祕府委之夷陵二天方惠於疲人三入
復蘇於旱歲亟陳章表牢執撝謙以為手足秉鈞固絕
饑寒之患簪纓委地宜均休戚之懷且惜分飛懼妨賢
路云云考宰相表盾罷相鎮武安在乾寧三年七月復
相在是年九月据制云云蓋盾既罷相昌遐自祕書監

出制峽州盾復相後昌遐復自峽州入為祕書監也据
此則昌遐是盾兄非字明矣至浮屠之說見北夢瑣言
四僅云崔慎徽廉察浙西術士言有貴子及誕九日即
瓦棺寺僧一說云是終南山僧以上亦不云晚無子也
惟南部新書丁崔慎由鎮西川四十無子終南翠微寺
僧卒遂生盾與傳頗合然慎由未嘗鎮西川小說傳聞
本不足據

宗室世系表

小鄭王房憲宗相夷簡子匡文不詳歷官 案袁本讀書
志作匡父以字形相涉而訛提要因之諸書亦有作父

者當以作匡父為是舊書禮儀志五中和元年夏四月

有司請享太祖以下十一室於成都府詔公卿議其儀
太子賓客李匡父等建議同異唐會要郡齋讀書志三
資暇三卷右唐李匡父濟翁撰序稱世俗之談類多訛
誤雖有見聞嘿不敢證故著此書直齋書錄解題一資
暇集三卷唐李匡父濟翁撰陸游跋作匡父王叔新書
藝文志李匡父兩漢至唐年紀一卷昭宗時宗又李匡
父天演源流譜一卷唐偕日譜一卷玉牒行樓一卷皇
孫郡王譜一卷元和縣主譜一卷家譜一卷又李匡父
資暇三卷書錄解題八李氏房從譜一卷唐洛陽主簿

李匡文撰時爲圖譜官又聖唐偕日譜一卷前賀州刺史李匡文撰序言前守職圖籍日撰天演源派譜統務在省署直取相承一葉旁附首分諸房今特從聖唐以來列聖下諸王

李景讓傳

大中年進御史大夫爲大夫三月蔣伸輔政景讓名素出伸右愧艱不能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卽拜西川節度使案蔣伸輔政新紀在大中十二年十二月宰相表同景讓鎮西川在十二年七月十四日見東觀奏記下前伸相六月傳誤北夢瑣言五蔣伸相登庸李景遜尙書西川覽報

雜識一

五月何清舍叢鈔

狀而歎曰不能伏事斯人也遽託疾離鎮可証伸相在景讓出鎮之後

資治通鑑

晉紀 咸寧四年前司隸校尉傅玄卒 考異曰玄傳曰五年遷太僕轉司隸景獻皇后崩坐爭位罵尙書免尋卒按景獻后崩在四年玄傳誤也格案玄爲太僕在泰始五年見樂志上景獻后崩於咸寧四年相距十年考異誤認爲咸寧五年故反以玄傳爲誤

隆安三年殺樂浪威王宙 二年有樂浪王惠奔鄴此樂浪疑章武之誤載記亦作樂浪

咸安元年秦以吐谷渾王辟奚爲安遠將軍瀝川侯据載記此楊纂官非辟奚也

咸安元年淮南太守桓伊伊宣之子 案伊桓景子非宣子也

晉紀 太康四年左僕射下邳王晃亦從駁議 左僕射下

疑脫魏舒右僕射五字帝紀可証

晉紀 太康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魏舒稱疾固請遜位以劇陽子罷 考異曰舒遜位紀傳皆無年月本傳曰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按本傳又曰遜位之際人莫知者若今年正旦日食遜

雜識一

五月何清舍叢鈔

位至它年正旦乃送張綬不得云人無知者蓋止因今者正旦朝罷遂以災異遜位不復起耳格案藝文類聚四十 王隱晉書曰魏舒爲司徒九年正月朝會罷還家奉送張綬御覽引晉書同則遜位當在九年通鑑誤也又案代舒者帝紀亦無明文今考當是石鑒晉書鑒傳曰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太康末拜司空又帝紀曰太熙元年正月己巳以尙書左僕射王渾爲司徒三月甲子以右光祿大夫石鑒爲司空蓋舒罷後二年方始真除王渾爾

晉紀 永寧元年十二月穎昌康公何邵薨 劭嗣封朗陵

公非頌昌此誤

晉紀 三十太原二十年十二月燕建興十年燕以陽城王蘭汗

爲北中郎將代長樂公盛鎮薊 二十一年十一月章武

王宙自龍城還聞有魏寇馳入薊與鎮北將軍陽城王

蘭乘城固守蘭垂之從弟也格案蘭汗燕王垂之舅封

頓丘王非陽城汗字衍

隋紀 開皇十七年虞慶則還至潭州臨桂嶺 胡注慶則

傳作潭州臨桂嶺格案今本慶則傳注嶺當作鎮 陳氏

云兩潭字 有一誤非

雜識一

證月河精舍叢鈔

唐紀 開元六年三月乙巳徵嵩山處士盧鴻入見 考異

云舊傳作盧鴻一本紀新傳皆作鴻按中岳真人劉君

碑云盧鴻撰今從之格案困學紀聞載葉石林盧鴻一

草堂圖序并引南齊張融語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證

謂鴻一之義取此而閻潛邱箋注引歷代名畫記盧鴻

讀一名浩然則盧實祇名鴻又大唐新語 十元宗徵嵩

山隱士盧鴻西陽雜俎 五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

嵩山普寂因請鴻爲文讚歎其會後鴻字凡五見 太平

九十二同明 雲烟過眼錄載盧鴻草堂十志金石錄曰

刻雜俎 第九百七十六唐普寂禪師碑盧鴻撰并八分書

開元十二年正月寶刻類編 三龍華殿心經盧鴻八分

書李參元題記附 洛大辯禪師碑盧鴻八分書 同俱作

盧鴻無一字蓋鴻一名浩然當以歷代名畫記爲正舊

傳改名爲字失刪一字因於傳內亦作鴻一耳

唐紀 開元八年正月丙辰褚无量卒 考異曰舊本紀正

月甲子朔皇太子加元服壬申右散騎常侍褚无量卒

按長祿正月甲寅朔甲子十一日也唐祿亦云壬申无

量卒今從實錄格案蘇頲贈禮部尚書褚公神道碑開

元庚申歲正月哉生魄 文苑英華八 則實錄是也

唐紀 開元二十三年正月李過折檢校松漠州都督 考

雜識一

美月河精舍叢鈔

異曰實錄云同幽州節度副大使舊傳云授特進檢校

松漠州都督按過折雖有功唐未必肯使爲幽州節度

使今從舊傳格案唐書百官志節度使副大使知節度

事副使各一人同節度副使十人或以刺史或以軍使

或以兵馬使或以藩將兼充故員有十人過折時以都

督同節度副大使未嘗正授節度使非如知節度事之

副大使及留後之比也 唐大詔令封李過折北平郡王

年幽州節度使 使乃張守珪

唐紀 昭宗景福元年二月朱全忠奏貶河陽節度使趙克

裕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陽節度使 考異曰實

錄在正月末云全忠欲全義得河陽乃奏克裕有誣謗

之言而貶新紀云已未朱全忠陷孟州逐河陽節度使

趙克裕今從編遺錄格案舊五代史唐書武大順二年

八月南巡澤潞略地懷孟河陽趙克裕望風送款請修

鄰好則全忠之奏貶克裕以其貳於克用故耳胡注僅

云二鎮時皆屬朱全忠或貶或兼惟其所奏尚未得其

事實也又梁書趙克裕傳自毫鄭二州刺史太祖表為

河陽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尋移理許田考證云克裕移

明言其故據通鑑則克裕移鎮考是時忠武節度徙治

陳州許州時為支郡克裕當自河陽節度使貶許州刺

史非移鎮也舊傳當據克裕狀誌之文僅云移理而已

唐紀二天冊萬歲元年正月章巨源貶麟州刺史 考異

曰舊紀傳新紀表傳皆作鄜州案舊書豆盧欽統記作

瀛州實錄唐麻作麟州令從之音注曰貞觀五年置麟

州以處生羌屬松州都督府案舊書地理志麟州係羈

縻二十五州之一貞觀五年置西麟州處生羌歸附八

年去西字又云永徽之後生羌相繼忽叛屢有廢置儀

鳳二年復加整比羈縻三十八州已無麟州之名巨源

罷相不應遠刺是州疑當以鄜州為是

讀書雜識卷一 勞檢丁士謬校字

讀書雜誌卷第二

仁和勞 格著

歸安丁寶書述

漢禮器制度

祝狀如漆簡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戔如小鼓長柄旁有

耳搖之使自擊禮記王制正義

壺大一石瓦甔五斗禮記禮器注正義

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禮記禮器注正義

璧嬰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簠之角上明堂位注正義

簠如笛三孔少儀注正義

春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繫

書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簡而

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有兩紐疏畫周禮注疏

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簠衣以青布禮記喪服大記注正義

以銅爲魚縣於池下喪大記注正義

平津館校集本多所漏畧甲午春讀禮記正義得八條

皆孫本所未載者

論語鄭注

論語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爲鄭玄注曰誦習此道不能施用雖多亦何

以爲也原本北堂書鈔政術部此注王輯本宋翔鳳輯本俱失采

荀子十二卷

荀子卷末劉向敘前有荀卿新書十二卷三十二篇一行

盧校云案宋本新書下有十二卷三字或疑是三十卷

皆非也但作三十二篇爲是格案隋志十二卷新唐書

藝文志西都子錄荀卿子十二卷又楊倞注荀子二十

卷楊倞序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

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蓋十二卷是劉向本原

第不可刪去校語謬甚

淮南子許二注

淮南子許二注

淮南子許二注

淮南子許二注

淮南子許二注

淮南子許二注

淮南子許二注

淮南子許二注

淮南子許二注

淮南子許二注

淮南子許二注

淮南子許二注

淮南子許二注

淮南子許二注

淮南子許二注

淮南子許二注

淮南子許二注

淮南子許二注

淮南子許二注

某家書凡七部並題曰淮南子注許高相參不復可辨
惟集賢本卷末有前賢題載云許標其首皆是問詁鴻
烈之下謂之記上高題卷首皆謂之鴻烈解經解經之
下曰高氏注每篇之下皆曰訓又分數篇爲上下以此
爲異崇文總目亦云如此又謂高注更詳于許氏本書
文句亦有小異然今此七本皆有高氏訓敘題卷仍各
不同或於解經下云許慎記上或于問詁上云高氏或
但云鴻烈解或不言高氏注或以人間篇爲第七或以
精神篇爲第十八參差不齊非復昔時之體臣某據文
推次頗見端緒高注篇名皆有故曰因以題篇之語其

雜識一

三月可精舍叢鈔

間奇字並載音讀許於篇下粗論大意卷內或有假借
用字以周爲舟以楯爲循以而爲如以恬爲悒如此非
一又其詳畧不同誠如總目之說互相考正去其重複
共得高注十三篇許注十八篇又案高氏敘典農中郎
將下揖借八卷會揖喪遂亡後復補足今所闕八卷得
非後補者失其定著外所闕卷但載淮南本書仍於篇
下題目注云令今亡許注仍不敘錄並以黃紙繕寫藏
之館閣云云格案今道藏本題許慎記與陳氏所見本
正同據蘇序高注篇名皆有因以題篇之語訂正今本
知高注僅存十三篇其謬稱齊俗道應詮言兵畧人間

泰族要畧八篇注皆無是句又注文簡約與高注頗殊
與諸書所引許注相合當是許注無疑較晁本少原道
攸真天文時側覽宜精神本經主術汜論說山說林十
一篇多人間泰族要略三篇 高注十三篇宋史亦作
十三卷僅據見存殘本而言耳又蘇頌校本於高注所
闕卷但載本書許注仍不敘錄今本以許注補高本之
闕者蓋別是一本也

抱朴子缺文

內篇九以捕麋 而得者其主未覺有行人見之因竊取麋
道意以捕麋

而去 原本脫十六字舊校云麋下有脫文風俗通怪

雜識一

四月河精舍叢鈔

神篇事同文異難用相補姑闕以仍其舊今據太平廣

記補

傅子 嚴可均
輯本

樂廣爲河南尹郡中廳前多怪疾後人皆於廊下督郵傳
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唯廣處之白日戶自閉二子凱橫
等攝佈廣使掘墻孔得狸乃絕 藝文類聚六白 案御覽
二百五十引此作王隱晉書正同少有異字耳此事晉

書樂廣傳亦載考廣爲河南尹在惠帝朝休奕卒於咸

寧四年 見資治 通鑑 事在傅後類聚六帖俱誤引

魏文帝典論 嚴輯
本

姦諷 江充焚豐以負罪而造盡案焚豐當作焚

豐後漢書孝順帝紀延光三年中常侍樊豐等構陷太

子廢為濟陰王又載見安思閭皇后紀

汝南許邵與族兄靖俱避地江東保吳郡爭論於太守許

貢坐至於手足相及御覽四百九十六案三國志吳書張引典

畧一條審定是典論之誤

仲長子昌言嚴輯本

昔趙綰嚴云舊有不奏事於太后而受不測之罪治要

漢書竇嬰傳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

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耶迺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

嬰太尉蚡昌言所云即指此也趙綰下白字富有案語

嚴氏未詳考耳

陸景典語嚴輯本

孤將興水軍一萬從風舉帆朝發海島暮至沓渚御覽七百七十

漢書地理志下遼東郡沓氏縣應邵曰氏水也音長答

反師古曰凡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吳志陸瑁傳孫

權欲親征公孫淵瑁上疏諫曰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

到其岸兵勢三分云云典語所載疑即權欲親征時詔

也胡三省通鑑音注曰沓氏西南臨海渚全祖望云泛

海至遼沓渚其登涉之所也

袁準正書嚴輯本

袁子正書曰車當從後漢書作申屠剛諫光武以頭軻輪馬不得

前子云光武近出未有得失而頭軻輪此之謂也御覽七百七十

此之句上當有脫文下引又曰軻車即輦一條審

定是宋書禮志五文宋志多襲用傳子文御覽中有脫

簡故誤合於正書耳

袁子正論嚴輯本

太祖破呂布袁渙在軍中陳羣父子見上拜惟袁渙獨高

揖不為禮上嚴敬之御覽五百四十三案三國志袁渙傳注引

袁氏世紀與御覽同而更詳疑是正論中篇名與家傳

相類

書稱欽哉惟刑之恤又曰宥過無大刑無小此前王明德

慎罰之意也昔漢文感緹縈之孝遂去肉刑近則太宗視

明堂之圖欲寬背罰于公以陰德救物袁安恥織鞫罪人

此前代聖主賢臣欽恤之志也御覽六百三十正論末

有此條嚴云君臣疑是袁子之誤案此非正論太宗乃

唐太宗也唐書藝文志內諸子錄楊相如君臣政理論

三卷疑即是書危素說學齋稿有君臣政要序略云至

正元年九月皇帝御東宣文閣出君臣政要三卷譯而

成書以突厥字書之則元時尚有傳本

北堂書鈔

嚴可均校本一百三十九卷至一百五十五卷已刻

車部一

車部一篇一

東觀漢記曰屏泥刺欸欸倍乘

范書劉

玄傳注續書刺殺其驂乘此欸疑殺字下欸字衍

謝承后漢書曰峻字伯師下邳徐人也後漢書順帝

紀漢安元年十一月壬午司隸校尉趙峻爲太尉注峻

字伯師下邳徐人也與此正合峻上當缺趙字

自稱益州牧以討恃維分爪牙嚴云此十二字影宋

本連屬上條魏志誤格案華陽國志劉後主志鍾會

姜維則出同車坐同席將至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恃

維爲爪牙

廖本脫自字又脫爲字爪牙作牙爪今從各本

書鈔疑卽引此但上

雜識

七月可清舍叢書

有脫誤耳討疑叛分疑爲三國志姜維傳與華陽國志

略同無恃維爲爪牙五字

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介士大車皆如魏司

空陳泰故事嚴云此二十六字影宋本連屬上條誤

脫書名人名格案文義當在下葉王隱晉書司徒石苞

薨賜祕器朝服下蓋誤倒半葉耳今晉書石苞傳載苞

葬事與此正同疑此引十八家晉書石苞傳文

魏收后魏書曰高光年老高祖悅之光允字之誤魏

書有高允傳

天部三

風十

劉歆期交州記

歆期當作欣期

天部四

雪十

汜勝之書云因摩之雜穀種如表飯狀嚴

云藝文類聚二初學記二御覽十二事類賦三無如表

飯狀句格案齊民要術引汜勝之書作麥飯是也

歲時部一

忽篇

四時代謝

河元

嚴云此疑劉公幹或徐

幹之誤陳禹謨改作何元幹格案下篇元正元正大饗

何元朝

審定是何元幹之誤御覽

五百八十三文士傳何

楨字元幹青龍元年天子特詔作許都賦又何楨見魏

志管寧傳亦作元幹則河元幹亦當作何元幹陳禹謨

本不誤

蔡中郎集

商雪堂活字本每頁十四行行十三字天聖癸亥平陽歐靜序

雜識

八月可清舍叢書

卷之一

故太尉喬公廟碑

後書有橋玄傳

子孫之在不十二姓者周學濂云路史注作不在

子尉郭貞一本作廷尉後書郭鎮傳子禎亦以能法

律至廷尉當卽其人

卑君一本作卑居西域傳作卑君

除侯部侯此句有誤疑是除戊部侯後書西域傳永

元三年置戊部侯居車師後部侯城朱學勤云或是後

部侯之誤

徵拜上谷太守

玄傳云坐事爲城旦刑竟徵再遷上

谷太守與此異案坐事爲城旦卽上文鬼薪公事此係
爲侍御史時事范書誤屬之爲齊相時下觀下文再還
二字自明

蕃縣 上谷郡無蕃縣當是潘縣之誤郡國志上谷郡
潘縣永元十一年復

循王悝 章帝八王傳勃海王悝謀爲不道貶爲廕陶
王此云循王悝誤

歷河南太守 玄傳云升前爲南陽太守與此異案後
漢置河南尹不云太守當從傳爲是

東鼎銘 案藝文類聚引鼎誤海

雜識二 九月何精舍叢鈔

秋八月 本紀八月後漢紀作十月

毗於天內 藝文類聚職官部三於作佐

二月丁丑 二月中鼎銘作三月通鑑目錄建寧四年
二辛卯庚寅朔三月是辛酉朔丁丑月十七日此云二

月誤

中鼎銘 類聚引中誤鐘

延公登于玉堂前廷 類聚職官部三延作進北堂書鈔廷

作庭

西鼎銘

黃鉞銘

梁州 漢無梁州當是涼州之誤

翻子百固 高句麗傳副作嗣百作伯當據改

太尉喬公碑

大鴻臚之曾孫 傳云七世祖前碑云高祖此云曾祖
案曾重也自祖已上皆可謂之曾祖不獨稱第三世祖

也

河南吳整等 隸續載劉寬碑陰故吏名有故吏廷尉

河南缺三整公脩當卽吳整公脩整字

朱公叔議

益州刺史 後書朱穆傳云追贈益州太守案續郡國

雜識二 十月何精舍叢鈔

志益州郡屬益州刺史部

以益州之謚 傳云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

貞宣先生此益州疑當作貞宣

一離昇靡 昇當作冑傳云穆自冀州刺史徵詣廷尉

輸作左校

而同盟 一本而下有如字誤案古而如二字通用

鼎銘

四月乙巳卒 乙巳前篇作丁巳案通鑑目錄是年三

丁丑朔四月是丁未朔丁巳月十一日無乙巳乙巳三

月二十九日

權謁者中郎 案當作灌謁者郎中續百官志灌謁者郎中比三百石初爲灌謁者滿歲爲給事謁者錢詹事云灌當讀如權說文夢灌渝卽爾雅釋草其萌蘗蒨大戴禮百草權與亦卽灌渝之異文是灌有權音也墳前石碑

王子喬碑 御覽時序部作王喬錄

乃造靈廟以休厥神云云 隸釋載嘉平四年堯廟碑凡五十六字與此同以碑校之凡缺以歌太思以其疾病八字異文十五字

卷之二

雜識二

七月河精舍藏鈔

郭有道太原林宗碑

見述 見一作紀文選楊荊州誄注作見

文範先生陳仲弓銘 漢隸字原文範先生陳仲弓殘碑

額題云漢文範先生陳仲弓之碑金石錄云蔡邕書碑

之立在中平三年初學記人部銘作碑有序字

故言斯可象靜斯可劾 言斯可下初學記引有法行

斯可樂動斯可八字

陳太丘碑

二子季方元方 文選辨命論注引作元方季方

命世希有繼期特立 選注希有作挺生繼作膺立作

授

汝南周巨勝碑

州舉才 後村詩話引作舉茂才

彭城姜伯淮碑

彭城廣人 後書肱傳云彭城廣戚人此脫戚字

祖祖父皆豫章太守 謝承書曰祖父豫章太守父任

城相也

建安二年四月辛巳卒 通鑑目錄建安二年三庚申

五己未朔四月庚寅朔無辛巳

貞節先生陳留范史雲銘

雜識二

七月河精舍藏鈔

先生諱丹 後書獨行傳作冉注冉或爲丹

家于成安 漢書安成似當是成安之誤地理志陳留

郡有成安縣郡國志無此縣疑中興後并省非汝南之

安成也又志潁川有成安縣此上云陳留則非潁川之

成安矣

生惠及延 延下疑脫壽河平三字漢書百官公卿表

下河平二年北海太守安成范延壽子路爲廷尉八年

卒又五鳳元年有大司農延距河平二年已三十一年

疑非一人

皆不就 傳云黨禁解爲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是時

西羌反叛黃巾作難制諸府椽屬不得妄有去就冉首
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與此
稍異

玄文先生李子材銘

處士園叔則銘

深總麻部入真文 後村詩話引深作探麻下有數字
部作剖

卷之三

司空楊秉碑

遷豫州兖州刺史 後書秉傳云頻出爲豫荆徐兗四

續識二

三月朔精舍齋

州刺史

遷太僕太卿 傳云拜太僕遷太常此太卿乃太常之
誤

在位七載 秉以延熹五年十一月拜太尉八年五月
薨首尾僅四年此云七年誤

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 風俗通云六月九日未明太

尉楊秉暴薨與此不合

司空臨晉侯楊公碑

鉦車 傳作輕車

漢太尉楊公碑

烈風維而 宋本作淮雨

文烈侯楊公碑

援于光匕之內 光匕疑華光之誤賜傳云侍講於華

光殿中注洛陽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又劉寬
傳云侍講華光殿注洛陽宮殿簿云華光殿在華光園

內劉寬碑云勸講於華光之內與此正同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初學記類聚引此碑並作楊太尉
碑銘按賜雖拜太尉然寔終於司空也

景命有頃 頃舊誤傾文選楊荊州誄作順誤各本皆

同何陳改傾周學謙云褚淵碑文注不誤

續識二

西月河清舍齋

琅邪王傳蔡朗碑

柳規枉措 明刻本作抑頑措枉是

劉鎮南碑

拜刺史荏州永漢元年十一月到官 後書表傳云初
平元年爲荊州刺史與此相差一年

卷之四

太傅安樂鄉文恭侯胡公碑

交趾都尉 交趾當从後書廣傳作交趾

遷濟陰太守 傳云出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

爲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則廣又爲汝南太守此失載

遂作司農 傳云漢安元年遷司徒此司農當是司徒之誤

封安樂鄉侯 後漢紀作安鄉侯脫樂字

謚曰文昭 後漢紀作文侯

胡公碑 類聚引作太傅胡廣碑銘

又拜太常邁疾不夷遜位歸爵遷於舊都 傳云爲太

常拜太尉延熹二年梁冀誅廣坐不衛宮減死一等奪

爵土免爲庶人卽指此也碑失載拜太尉

延和末年 疑是延熹之誤

率禮不迫 毛詩禮作履此同韓詩

雜識一

五月河精舍藏鈔

故吏司徒許詡 許詡當作許栩後書桓帝紀延熹六

年三月戊戌衛尉潁川許栩爲司徒栩字季關偃人九

年四月免又靈帝紀建寧四年七月前司空許栩爲司

徒熹平元年十二月罷此當在再爲司徒時也

胡公碑

四月辛酉 前篇作丁酉是也長祿熹平元年三乙卯

五甲寅朔則四月當是乙酉朔丁酉十三日無辛酉

畢整 後書皇后紀議郎卑整注風俗通曰卑氏鄭大

夫卑諶之後漢有卑躬爲北平太守此作畢誤俗本後

漢書後漢紀作畢亦誤

惟我末臣頑蔽無聞 文選赭白馬賦注引崔瑗胡公

碑亦有此語考後書瑗傳漢安初遷濟北相歲餘杜喬

爲八使徇行郡國以賊獲罪奏瑗徵詣廷尉上書自訟

得理會病卒据順帝紀遣八使在漢安元年則瑗卒當

亦在順帝時下距廣卒幾三十年此非瑗作明矣選注

誤

太傅祠前銘

三邦 傳云廣爲濟陰汝南太守此云三邦未詳邦字

宜避諱

漢交趾都尉胡府君夫人黃氏神誥

雜識二

六月河精舍藏鈔

延成大尹 漢書地理志沛郡譙縣葬曰延成亭此云

大尹則王莽嘗置爲郡矣城成二字少異

生太傅安樂侯廣及卷令廣當作康而卒 廣傳注引襄

陽耆舊紀廣父名寵寵妻生廣早卒寵更娶江陵黃氏

生康字仲始與此少異

建寧二年薨 胡碩兩碑皆云建寧元年七月二十一

日卒則夫人當薨於建寧元年非二年也考通鑑長祿

建寧元年七月丙午朔辛酉月十六日非二十一日又

建寧二年六辛未八庚午朔七月當是辛丑朔二十一

日正是辛酉則當從神誥作二年爲是

翌日己酉 長麻建寧二年十己巳朔十七日爲乙酉
無己酉此己酉疑乙酉之誤

濟陽故吏舊民中常侍勾陽子肅等 濟陽當作濟陰
勾陽當作句陽案廣傳爲濟陰太守故于肅等亦稱故
吏舊民也郡國志濟陰郡有句陽縣于肅廣傳作丁肅
太傅安樂侯胡公夫人靈表

夫人生五男長曰整伯齊 此下疑脫仲名字
叔讓郡孝廉 讓一作上案續百官志凡郡國歲盡遣
吏上計并舉孝廉上郡疑是郡上計三字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雜識二

七月河清舍叢鈔

侍中龔先公之爵 廣傳封安樂鄉侯不載龔爵者之
名熊氏錢氏後漢書補表俱失載

卷之五

光武濟陽宮碑 後書光武帝記論注作光武碑文

初生濟陽令 生一作爲雲麓漫鈔引作爲

建武元年六月乙未 乙未光武帝紀作己未通鑑目
錄建武元年四戊戌七丁卯朔則五月亦是戊戌朔廿
三日爲己未無乙未

九域之陌 藝文類聚帝王部二引九域作九成案類聚是
也光武帝紀亦作五城陌

小臣河南尹鞏璽 類聚脫南鞏二字案璽字當在尹
上郡國志河南尹有鞏縣璽蓋璽人姓尹也後書鞏
尹勳傳河南鞏人伯父睦司徒兄頌太尉 族多居貴
位勳以參建誅梁冀功封都鄉侯與下文先祖銀艾封
侯歷世卿尹受漢厚恩等語正合則當姓尹無疑
太尉汝南李公碑

兼洞與神契合 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引作明畧兼
洞此脫明畧二字

位太尉 後書靈帝紀建寧四年三月太僕李咸爲太
尉胡廣傳注謝承書曰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後

雜識二

六月河清舍叢鈔

漢紀熹平三年二月河南尹李咸代段熲爲太尉

熹平四年薨 熹平之誤靈帝紀熹平二年三月太尉
李咸免蓋免後二年而薨袁記熹平五年五月太尉李

咸罷又病免與紀不合据碑可證袁記之謬

陳留索昏上里社銘 御覽禮儀部十一引索昏作東昏銘作

碑案郡國志陳留郡有東昏縣注引陳留志曰故戶牖
鄉有陳平祠則當以御覽爲正史記陳丞相系家索隱
亦作東昏

春秋時有也子華爲秦相 原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八作秦
有池子華爲丞相

遂相克定天下 書鈔作隨高祖克定天下

封曲逆 下脫侯字

虞延爲太尉司□□公 御覽引無司□□公五

字後書虞延傳永平三年代趙熹爲太尉八年代范滂

爲司徒

至嘉平 書鈔引作延熹中是

放字子卿 延傳作子仲

爲尙書 書鈔引作尙書令

召都亭侯 延傳無召字案章懷太子桓帝延熹二年

紀注虞放冤句呂都亭侯此召字係呂字之誤御覽

雜錄

五月何楷舍叢鈔

六引郡國志曰冤句縣昌都城昌都乃呂都之誤

陳留太守胡公碑

其年七月 疑是二年之誤說見神話

陳留太守胡公碑

建寧元年 元年當作二年說見前

卷之六

荅丞相可齋議

指揮使 下云指使此揮字疑是衍文

幽冀二州刺史久缺疏 本傳節載此疏無臣聞至之難

共一百九十八字

選幽州刺史 幽下脫冀二兩字

安國徙隸買成都民皆還治其國 本傳作昔韓安國

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

難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

嘉平六年夏 嘉平當從後書鮮卑列傳作熹平夏作

秋

中郎蔡邕 當從後書作議郎

猶爲大漢之羞 後書此下有而育欲以齊民易醜虜

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其得失不可量耶

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下詔曰珠崖背畔

雜錄

五月何楷舍叢鈔

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弃之朕曰夜思惟六十七字戈

小蓮云少此一段上下文不接

荅詔問災異八事

詣殿金商門 本傳注引洛陽記曰南宮有崇德殿太

極殿西有金商門楊賜傳注引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

殿西有金商門此疑脫太極二字

五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 五行志作五月壬午注

引風俗通作四年四月所載年月不同

故大將軍梁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不以罪受戮 一

本無不字据梁冀傳不疑係冀弟又不疑先卒未嘗受

戮

是歲封后父禁為平陽侯 是歲本傳注引續志無歲字劉攽曰案如上文此處少一歲字又當作陽平侯非平陽也

視閭則疾癘 忘無癘字朱學勤云係涉上文而衍鴻範五行傳視之不明厥極疾可証

被收時表 本傳注引集當錄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基母班邵不為用致怨之狀 本傳注引云邵不為召太山黨魁羊陟與邕季父衛尉質對門九族質為尚書營護阿擁令文書不覺

雜錄二

至月何補舍錄抄

邵被詔書致胡母班等辭與涉為黨質及邕頻詣邵問班所及邵不應遂懷怨恨欲必中傷邵制曰下司隸校尉正處上

卷之七

和熹皇后諡 後書皇后紀注作諡議

求人之瘼 案此即詩求民之莫也毛詩作莫作瘼者蓋出於三家詩說文繫傳宋書符瑞志引皆作瘼國志馬超傳亦云求民之瘼與此合民作人乃唐避諱所改有功安居曰喜 後書皇后紀注引蔡邕曰諡法有功安人曰熹案諡法解無熹諡有烈諡云有功安民曰烈

與此熹字之諡相同則居字當是民字

為陳留太守上孝子

平立程末 御覽果部引作程末

薦邊文禮

函牛之鼻一曰帝立之鼻 下六字是夾注蓋函牛之鼎四字一作帝立之鼻呂氏春秋作市上此云帝立亦誤

誤

薦皇甫規

愠何如之事 類聚治政引邪作猾

忽奸邪之不散 類聚治政引邪作猾

雜錄二

至月何補舍錄抄

卷之八

表太尉董公可相國

謹尚書乞在閑冗

巴郡太守謝板

董□ 御覽服用部引作董鑑

黎賜 疑作黎陽黎陽瓠子俱地名

宗廟祝嘏辭

三月丁亥 獻帝紀作二月通鑑目錄初平元年二辛

未朔丁亥月十六日

三月丁巳 帝紀作乙巳案二辛未朔三月是辛丑朔

乙巳月五日

宗廟迭毀議

孝章皇帝 下疑脫孝安皇帝四字

孝明以下 續祭祀志作孝和是

穆帝敬宗恭宗之號 志無敬宗恭宗四字有威宗二

字案恭宗安帝廟號敬宗順帝廟號恭宗不應在敬宗

下此誤威宗桓帝廟號此脫宜從志補

上元加服與羣臣上壽

謹奉生頭 雲麓漫鈔 三引作生牛一頭

奉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雜識二

三月河清舍費鈔

故河內太守王臣等 王臣當作王匡英雄記匡字公

節太山人也輕財好施以任俠聞爲袁紹河內太守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原本北堂書鈔

儀飾引作雜章

詔制 原本書鈔引作制詔是也案文選潘元茂冊魏

公九錫文注引獨斷曰制詔王者之言必爲法制詔猶

告也

范正不亡禮讓 范正疑是范丐之誤

散怠增歎 增歎一作葺闕疑當作闕葺

晏嬰□□之邑 晏嬰一作辭邯二字邯當作邯

鄧臣汝南 後書鄧晨傳爲汝南太守與鴻御數千

頃曰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它郡此臣當作晨

伍瓊 後書獻帝紀初平元年二月庚辰董卓殺城門

校尉伍瓊疑卽是人又見董卓傳

晨之鹵田 晨當作曩

卷之九

京兆樊惠渠頌

郡掾吏張玄祠堂碑銘

袁滿來碑銘

遇目能誠 誠當作識

童幼胡根碑銘

雜識二

三月河清舍費鈔

君子曰 野客叢書二引作君子也

司馬袁公夫人馬氏碑銘

濟 北相崔君夫人誄

卷之十

明堂月令論 御覽 居處部 十二引作明堂月令記

宗嗣 朱學 云隋書牛弘傳作宗祀

爾視 視當作雅

周官有門闕之學 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注引作闕門

月令問荅 此與明堂月令論有陸堯春本蔡雲本

外傳

胡廣黃瓊頌

逸乎莫與爲二 逸乎文選顏延平皇太子釋奠會作

詩注引作逸猗與爲作參其又西征賦注引參其二也

上漢書十志疏 藝文類聚六十 引作從朔方上書續漢

書律厯志注作成邈上章案續志注是獨斷凡羣臣上

書於天子一曰章章者需所稱稽首上書謝封陳事詣

闕通表也

述行賦 後書本傳校

短人賦 初學記人部 古文苑三校

飲馬長城窟行 御覽文部校

篆勢 張懷瓘書斷上作大篆贊小篆贊藝文類聚作篆

書勢

隸勢 書斷上校

釋詁 當据本傳類聚校

帝猷顯丕 當作

伯翳綜聲於鳥語 朱學勤云鳥語秦風譜正義引作

語鳥

補遺 歐本

陳政要七事 後書國傳 御覽各 正交論 後書朱穆

麻元議 續漢書律

命論 續漢書律

京兆尹樊陵碑

陳球後碑 續漢書律 京兆尹樊陵碑

華歆等六十一人其一碑 陳登碑 記曰下相城西北漢太尉陳

後碑 六王仲宣誄注又金石錄云不知何人所爲案文選五

伯夷叔齊碑 續漢書律 荆州刺史度侯碑 續漢書律

太尉陳公贊 續漢書律 銘論 御覽文 祖德頌 續漢書律

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 官部二 考城縣頌 官部六

疑山銘 類聚山部 檉銘 器物部 警枕銘 北堂書鈔

女苑 衣箴 冠部三 祖錢祝 御覽方術 九維文 類聚

十九古 焦君贊 類聚人部古文苑六 讓辟申屠蟠

後書申 女誠 事部 筆賦 文房四 彈琴賦 初學記

居蟠傳 彈基賦 類聚巧藝部十二 胡栗賦 類聚樂部

樂部四 團扇賦 書鈔服 漢津賦 協和昏賦 柳

賦 溫泉賦 羽獵賦 觀舞賦 終南山賦 重古文

青衣賦 類聚三十五 初學 廣連珠 御覽人 荅元式

詩 類聚人 翠鳥詩 類聚鳥

增考

東巡頌 古文苑三 據類聚三十九 初學記十

琴賦 古文苑三 初學記樂部下 此

琴賦 係傳教所作明輯本誤入當刪

尤本文選

一百一詩注新序孫叔敖曰府庫之藏金玉筐篚之橐簡

書御覽八百一十一引作公孫敖是也漢書藝文志有伯象先

生一篇應劭曰蓋隱者也故公孫敖難以無益世主之

治

廿劉越石蒼廬謀詩注王隱晉書初辟太尉隴西秦王府

未就當作隴西王泰晉書劉琨傳太尉高密王泰辟爲

掾泰初封隴西

三十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敘注引孫綽桓玄城碑曰

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玄城當作宣城藝文類

雜識二

毛月河精舍叢書

聚五載桓宣城碑可証惟不著撰人

三十勸進表注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載使劉

曜寇長安陳云載聰誤胡云是也各本皆誤蒙案晉書

載紀聰一名載

注傅暢諸公讚葛蕃傳檄平陽葛蕃疑荀藩之誤晉

書有傳

四十王文憲集序以公爲侍中尙書令鎮國將軍南齊

書本傳作鎮軍是南史案百官志無鎮國軍號

注謝承後漢書曰桓礪郾營氣類礪郾當從求通親

親表注作礪郾

四十三國名臣序贊羊秀衛公諫曰仰晞遐風重暉冠世

勸進表注作牽秀是也暉作輝

九十晉紀總論干寶晉惠紀曰石冰畧揚州揚州刺史蘇

峻降蘇峻二字誤晉書太安二年七月張昌別帥石冰

寇揚州刺史陳徽與戰大敗諸郡盡歿

讀書雜識卷第二終

雜識二

勞檢丁士謬校字
美月河精舍叢書

讀書雜誌卷第三

仁和勞 格著

歸安丁寶善述

晉書校勘記上 稿本 缺首尾

天文志中此志有虞學士文弼校本刊於羣書拾補初集凡虞氏所舉正者概不著錄

少帝正始四年五月丁丑朔日有蝕之 國志齊王紀失

書曰宋志無此食考長曆是年四壬辰朔六辛卯朔五

月是壬戌朔丁丑月十六日不當食

六年四月壬子朔日有蝕之 齊王紀無此食案四月辛

亥朔非壬子也宋志無朔字

雜議三

一月何精舍叢鈔

十月戊申朔又日有食之 宋志作戊寅朔誤盧學士云

當是庚申朔亦非

元帝景元三年十一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宋志作三月

以長曆考之則宋志誤也長曆三壬寅朔十己巳朔則十一月是己亥朔

太始七年十月丁丑朔日有蝕之 宋志無此食有五月

庚辰日食

惠帝元康九年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蝕之 宋志作十月

誤

成帝咸和六年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 宋志無此食

九年十月乙未朔日有蝕之是時帝既冠當親萬機而委

政大臣著君道有虧也 案是年十月辛丑朔非乙未朔

盧云此因下咸康元年十月乙未朔誤衍是時已下二

十字當移於下條

義熙十年九月丁巳朔日有蝕之 宋志作己巳誤

十一年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宋志脫十一年二字

元帝太興四年二月癸亥日闕三月癸未日中有黑子辛

亥帝親錄囚徒 宋志無日闕三月癸未六字二月作三

月案是年二庚寅四己丑朔則三月是庚申朔癸亥三

月四日當從宋志為是辛亥上脫四月二字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己卯朔日暈無光 宋志作己丑朔

雜議三

二月何精舍叢鈔

考長曆永昌元年閏十二二疑當一作一己卯朔太寧元年三

戊寅朔則正月當是己卯朔宋志誤也

成帝咸和九年七月白虹貫日 宋志無下咸康二年白虹貫日宋志無

穆帝升平三年十月景午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少時而

帝崩 長曆三年十乙卯朔無景午四年十庚子朔丙午

午月之七日三年疑是四年之謬

太和六年三月辛未白虹貫日 宋志作二月誤長曆二庚子朔

則三月是庚午朔辛未月之二日

簡文咸安二年十一月丁丑日中有黑子 長曆十庚申

十二己未朔十一是庚寅朔無丁丑

義熙元年五月庚午日有彩珥 長曆五辛巳朔無庚午
孝懷帝永嘉五年三月壬申景夜月蝕既丁夜又蝕既

宋志作丙申夜月蝕既丁酉夜又蝕既無壬申二字考

長曆二戊子五丁巳朔三月是戊午朔無丙申丁酉

青龍二年十月己一作乙丑月又犯填星 宋志作十一月

乙丑案十月壬子朔無己丑十一壬子朔無乙丑下有

戊寅則乙丑是也

本紀作乙丑

咸康六年四月甲午月犯太白 宋志作甲子案四月己

巳朔無甲子

太安三年正月己卯月犯太白 案正月己亥朔無己卯

雜識三

三月河精舍載抄

元帝太興二年十一月辛巳月犯熒惑 案十一戊戌朔

無辛巳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四月甲午月犯太白

二月己亥朔無乙未四月戊戌朔無甲午

興寧二年正月乙卯月掩歲星在參 宋志作三年

十二年帝殺悅於市 宋志作十三年

十三年十一月戊子晨星入月在危 宋志作十二月案

十二丙戌朔戊子月之三曰

隆安四年六月乙未月又犯填星 宋志作己未案六月

庚辰朔無己未

三月景辰劉裕起義兵 三月當作二月

齊王冏兵敗夷滅又殺其兄上軍將軍寔 案寔是冏弟

非兄也志誤

元帝太興二年七月甲午歲星熒惑會于東井 宋志無

案七月庚子朔無甲午盧學士云當是衍文

三年六月景辰太白與歲星合于房 通鑑目錄作二月

成帝咸康三年十一月乙丑太白犯歲星于營室 十一

月癸未朔無乙丑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熒惑入婁犯填星其年石季龍死

其年當作明年

雜識三

四月河精舍載抄

六年三月戊戌熒惑犯歲星 三辛丑朔無戊戌

七年三月戊子歲星熒惑合于奎 三丙申朔無戊子

太元十七年十二月癸酉填星去 十二月癸巳朔無癸

酉

義熙三年二月癸亥熒惑填星太白晨星聚于奎婁 二

月辛未朔無癸亥

六月辛卯熒惑犯晨星 宋志作八月

十四年十月癸巳熒惑入太微 十月癸亥朔無癸巳

天文志下

黃初五年十月乙卯太白晝見 宋志作十一月辛卯

青龍三年三月辛卯月犯輿鬼 宋志作二年

四年閏正月己巳填星犯井鐵 宋志作閏四月乙巳誤

景初二年五月乙亥月又犯心距星及中央大星 案五

月辛卯朔無乙亥當从宋志作己亥

正始三年二月太尉滿寵薨 本紀在三月

五年二月曹爽征蜀 宋志作三月誤

甘露元年七月乙卯熒惑犯東井鐵星壬戌月又犯鐵星

七月乙亥朔無乙卯壬戌

九月丁巳月犯東井 九甲戌朔無丁巳

於是遣督護喬球率眾救彪 宋志作高球

雜議三 五月河精舍鐵鈔

十一月廢弘自立 宋志作十月誤

咸康元年八月戊戌熒惑入東井 宋志作戊辰案八丙

申朔無戊辰

四年五月戊戌熒惑犯右執法 宋志作戊午案五庚辰

朔無戊午

六年三月甲辰熒惑犯太微上將星 宋志作甲寅

四月景午太白犯畢距星 四月己巳朔無丙午

六月乙卯太白犯軒轅大星 六月戊辰朔無乙卯

七年八月辛丑月犯輿鬼 八月辛酉朔無辛丑

康帝建元二年正月壬午太白入昴 正月丁未朔無壬

午

永和二年四月景戌月又犯房上星 四月甲午朔無丙

戌

八月壬申太白犯左執法 八月壬辰朔無壬申

四年十月甲辰月犯亢 十月庚戌朔無甲辰當從宋志

作甲戌

八年八月戊戌熒惑入輿鬼 八月戊午朔無戊戌

景辰太白入南斗 八月無丙辰

十年正月己卯月蝕昴星 正月己酉朔無己卯己卯二

月朔月下有癸酉知己卯字誤

雜議三 六月河精舍鐵鈔

三月甲申月犯心大星 三月戊申朔無甲申

升平二年十二月辛卯填星犯軒轅大星 宋志無十字

下有六月知宋志是也案十二月無辛卯辛卯十一月

十一日

四年正月慕容儁死子暉代立慕容恪殺其尙書令陽騫

等 陽騫卒于晉海西公太和二年十二月慕容恪卒

于二年五月恪安得殺之乎恪所殺者太師慕容與根非

陽騫也

五年九月乙酉月奄畢 九月乙未朔無乙酉

十月丁未月犯畢大星 十月甲子朔無丁未

太元十五年九月癸未熒惑入太微 九月丁未朔無癸未

十月太白入羽林 宋志作十一月

十七年七月丁丑太白晝見 宋志作九月

二十一年四月壬午太白入天囷 四月甲辰朔無壬午

安帝隆安二年六月郗恢遣鄧啟方等以萬人伐慕容寶于滑臺敗而還 寶當作德

五年十月甲子月犯東次相 宋志作十月戊子月犯東

蕃次相

元興元年三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 宋志作二月案三

雜識三

七月河精舍叢鈔

月己巳朔戊子月廿日知宋志誤也

二年十月甲戌太白犯泣星 十月辛卯朔無甲戌

十一月丁酉熒惑犯東上將相 宋志作十一月丁丑熒

惑犯填星案十一月庚申朔無丁酉

升平元年冬魏破姚興軍 升平字誤當作元興

三年正月戊戌熒惑逆行犯太微西上相 正月己未朔

無戊戌

五月壬申月奄斗第二星 宋志無

填星入羽林 据通鑑曰錄填星上脫壬辰二字案五丁

巳朔無壬辰

義熙元年九月甲子熒惑犯少微 九月己卯朔無甲子

三年二月庚申月奄心後星 二月辛未朔無庚申當从

宋志作庚寅

四年六月乙卯又犯左執法 六月癸亥朔無乙卯當从

宋志作己卯

五年閏月己巳月奄心大星 閏十月乙酉朔無己巳宋

志作己酉案上有丁酉辛亥則己酉亦誤

六年七月己亥月犯輿鬼 七月辛亥朔無己亥

七年十一月景子太白犯哭星 十月甲辰朔無丙子當

依宋志作丙午

八月河精舍叢鈔

八年七月癸亥月奄房北第二星己未月犯井鉞 七月

己巳朔無癸亥己未

十一月丁丑填星犯東井 宋志作十月誤 十一月丁卯

日

九年誅劉蕃謝混討滅劉毅 九年當作九月

十年裕討司馬休之 十年當作十一年

十一年三月丁巳月入畢 宋志作二月誤 三月甲寅朔

十一月癸亥月入畢 十一月庚辰朔無癸亥

十四年三月癸巳太白犯五諸侯 三月丙申朔無癸巳

十月癸巳熒惑入太微 十月癸亥朔無癸巳

恭帝元熙元年正月乙卯辰星犯軒轅 通鑑目錄作已

卯案正月壬辰朔乙卯月之廿四日目錄作已卯誤也

七月己卯月犯太微太白晝見 七月己丑朔無己卯

十二月丁巳月入太白俱入羽林 十二月己巳朔無丁

巳

嘉平三年十一月癸亥有星孛于營室 宋志作癸未案

十一月癸卯朔無癸未宋志誤

元帝景元三年十一月壬寅彗星見亢色白長五寸 宋

志作五丈

太元十五年七月壬申有星孛于北河 本紀作丁巳

雜議三

九月河精舍載

義熙十四年五月庚子有星孛于北斗魁中 宋志作壬

子

懷帝永嘉元年九月辛卯有大星如日白西南流于東北

小者如斗相隨天盡赤聲如雷 九月戊申朔無辛卯當

从本紀作辛亥

四年十月庚子大星鹵北墜有聲 本紀作西南

太寧二年王敦殺譙王承及甘卓 太寧二年當作永昌

元年

永昌元年七月甲午有流星大如瓮長百餘丈青赤色从

西方來尾分爲百餘岐或散 七月壬子朔無甲午

升平二年十一月枉矢自東南流于西北其長半天 宋

志作十二月

惠帝永興元年十二月壬寅夜有赤氣亘天砰隱有聲

十二月甲子朔無壬寅 本紀在太

地理志上 此志續漢書尚書有補正五卷案于經訓堂叢

書凡畢氏所已糾正者皆不著錄畢氏之說亦

魏武所省者七 上郡朔方五原雲 國志明紀青龍三年

正月己亥復置朔方郡是魏後復置朔方郡矣景初二

年六月省漁陽縣之狐奴縣復置安樂縣 安樂志劉靖

碑云東盡漁陽縣 水經注引案魏收地形志漁陽郡

雜議三

十月河精舍載

子雍奴路二縣則云晉屬燕國後屬于無終土垠徐無

三縣則云晉屬右北平後屬張華傳父平魏漁陽郡守

後又清惠亭侯京傳以漁陽郡益其國是魏後復置漁

陽郡至晉始并入燕國也又考地形志云漁陽晉罷後

復石勒載記趙國二十四郡其一爲漁陽則漁陽不久

復立爲郡也宋書武帝紀遠祖某魏定襄太守是魏又

置定襄郡矣志于并州幽州篇皆失補載未免漏略又

案揚州篇云廬江郡漢置不云魏省宋志通典皆同考

國志武紀亦不云省廬江郡又考漢末爲廬江太守者

建安四年有太守劉勳五年有太守李術十九年有太

守朱光又劉靖于黃初中為廬江太守疑魏武未嘗省廬江郡也志云魏省恐誤

河南郡統縣十二洛陽河南鞏河陰新安成臯緱氏陽城

新城陸渾梁陽翟 太康地志云新安縣屬河東郡又云

河南郡有東垣縣畢氏云晉志無東垣縣案魏收地形

志東垣縣二漢晉屬河東考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

志有垣縣無東垣縣晉志河東郡有垣縣云王屋山在

東北沈水所出案張湛列子湯注云王屋在河東東垣

縣郭璞山海經三北山經注王屋之山今在河東東垣縣北或以東字為衍文誤又郡國志垣

縣有壺丘亭杜預左氏襄元年傳注云河東東垣縣東

雜識三

五月河清舍穀抄

南有壺丘則垣縣即東垣縣但二漢名垣縣晉名東垣

志屬河東太康地志屬河南為稍異耳非別有東垣縣

也

滎陽郡泰始二年置 水經濟水注魏正始三年歲在甲

子被癸丑詔書割河南郡縣自鞏闕以東創建滎陽郡

并戶二萬五千以李勝為郡守魏略李勝傳亦云累遷

滎陽太守魏書曹爽傳注又國志傅嘏傳拜滎陽太守孫禮

傳遷滎陽郡尉晉書魏舒傳為滎陽太守亦在魏世則

是郡非晉置明甚然宋書州郡志亦云太始元年分河

南立豈魏後廢而晉復立耶又熒字當从火作熒此从

水作熒誤

陳留國統縣十小黃浚儀封丘酸棗濟陽長垣雍丘尉氏

襄邑外黃 州郡志云扶溝太康地志屬陳留地形志亦

云扶溝晉屬陳留是陳留所統者非僅十縣也 州郡

志又云晉惠分陳留為濟陽國領考城太康地志無鄆城二

縣案元敬虞皇后傳濟陽外黃人是外黃亦屬濟陽矣

趙王倫子襲封濟陽王見倫本傳

濮陽國統縣四濮陽廩丘白馬郵城 州郡志永初郡國

有東燕郡江左分濮陽立領燕縣白馬平昌考城凡四

縣燕前漢曰南燕後漢曰燕並屬東郡太康地志屬濮

雜識三

五月河清舍穀抄

陽又地形志東郡東燕晉屬濮陽後屬是濮陽又有燕

縣晉志不載疑誤脫也或據胡身之通鑑音注以為晉

初省燕縣故晉志不載案此說非也杜預春秋土地名

凡四引東郡燕縣隱五年燕定八年瓦 傳二十六年平陽水經

河水注河水自酸棗東北過延津又東逕東燕縣故城

北通鑑晉紀永嘉六年石勒自葛陂至東燕胡身之曰兩

漢志東郡有燕縣無東燕縣其即是歟元和郡縣志晉

安帝時東郡燕縣流入入鍾離者于鍾離置燕縣又潘

岳傳弟燕令豹皆晉有燕縣之證胡氏所言殊誤又東

燕郡當置于惠帝時惠紀光熙元年九月進東嬴公騰

爲東燕王則東燕置郡當亦在是時騰于永嘉元年改封新蔡而東燕郡不廢毛虎生傳督東燕四郡領東燕太守是晉有東燕郡之證志既失載燕縣因并其立郡事而亦不書未免遺漏又州郡志以東燕爲江左分立亦未免失考江東初立國境不逾淮沈州諸郡淪陷劉石雖兵威屢加亦隨得隨失又何暇畫野分疆析置郡縣乎至胡身之通鑑音注于永嘉二年則云漢東郡燕縣晉省而故城猶在曰東燕城後魏立東燕縣屬陳留于太和四年則云祖逖在豫州時所置兩說自相牴牾不足引以爲證也上司州篇云石季龍分司州之河南

雜識三

三月河清舍穀鈔

河東宏農滎陽兗州之陳留東燕爲洛州則東燕置郡在本志亦有明文

濟陽郡漢置統縣九 考異曰漢無濟陽郡蓋濟陰之誤卞壺傳濟陰冤句人州郡志于城武離狐二縣並云晉太康地志屬濟陰可證今志作濟陽乃傳寫之誤案州郡志又云南濟陰太守二漢晉屬兗州杜預左氏集解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郛城隱十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隱八曹濟陰定陶縣桓九皆可證陽字之誤通典云濟陰郡晉爲濟陽郡案樂安王鑒傳以濟陰萬一千二百一十九戶改爲廣陽國立齊王閭子冰爲王是改濟

陰爲廣陽非改爲濟陽也通志誤 郭璞穆天子傳注濕水今濟陰濕陰縣濟陰當作濟南濕陰卽濕陰濕陰漢書地理志屬平原郡國志作濕陰濕當作濕古濕字

高平國故屬梁國晉初分山陽置 晉武改山陽爲高平非分山陽置高平也志誤

陸湖縣 當作湖陸

濟北國東阿縣 州郡志云二漢屬東郡晉無與此異魏浚傳東郡東阿人似東阿仍屬東郡矣

泰山郡新泰縣故曰平陽 考異曰春秋宣八年城平陽

雜識三

西月河清舍穀鈔

杜注今泰山有平陽縣卽此平陽矣其改名新泰據水經注在晉武帝元康九年元康或太康之誤案元和郡縣志云太始中鎮南將軍羊祜表改爲新泰縣吳蘭庭云祜泰山南城人非平陽人祜于泰始中自車騎將軍貶平南將軍咸寧二年除征南大將軍未嘗爲鎮南且杜預注左傳在祜卒後如已改新蔡何以復云平陽乎武帝疑惠帝之誤又云州郡志新泰令魏立屬泰山地形志亦云魏置則又似非晉置也
汝南郡南頓縣 梁王彤傳咸寧中以陳國汝南南頓爲次國是南頓嘗屬梁國本志失載

汝陽縣 州郡志汝陽太守太康地志王隱地道無此郡

應是江左分汝南立咸康三年省併汝南後又立領汝

陽武津二縣武津何不注置立案汝陽王熙傳初封汝

陽公討劉喬有功進爵爲王則汝陽置郡當在惠帝時

沈志云江左分立未詳所據

襄城郡泰始二年置 州郡志云魏分潁川爲襄城郡與

此微異

汝陰郡泰始二年復置 本紀泰始元年封皇叔父駿爲

汝陰王則汝陰置郡當在泰始元年志云二年誤

梁國統縣十二 太康地紀云梁國有陽縣今志無此縣

雜識三

五月河精舍叢鈔

疑誤咸和中寇難南通戶口南渡因置斯郡治于塗口

志失載

安帝又僞立南義陽東義陽長寧三郡 水經沮水注沮

水又東南逕汝陽郡北卽高安縣治郡治錫城縣居郡

下城故新城之下邑義熙初分新城立又云沮水又屈

逕臨沮縣南晉咸和中爲沮陽郡治也汝陽沮陽二郡

志皆失載案州郡志汝陽太守何志新立先屬梁州元

嘉十一年度荊州宋初有四縣後省汝陽縣領儋陽沮

陽高安三縣何志皆云新立似與鄭注不合考南齊書

蠻傳汝陽桓溫時割以爲郡則汝陽郡晉時已有之何

志非也

楊州統丹陽吳會稽吳興新都東陽臨海建安豫章鄱陽

臨川安成廬陵南部十四郡 今數之止十三郡蓋脫廬

陵一郡

鄱陽郡統縣八廣晉鄱陽樂安餘汗鄡陽歷陵葛陽晉興

太康地志鄱陽郡有上饒縣

又於尋陽僞置松滋郡遙隸揚州 州郡志云僞立安豐

松滋二郡遙隸揚州此脫安豐二字

桓帝分立高興郡靈帝改曰高涼 下云高涼郡吳置續

漢志高涼屬合浦郡劉昭注補云建安二十五年孫權

雜識三

六月河精舍叢鈔

立高梁郡州郡志建安二十三年吳分合浦置高涼則

此云漢桓帝所立者誤矣

吳黃武五年割南海蒼梧鬱林三郡立廣州 廣州篇云

南海蒼梧鬱林高梁四郡此脫高梁二字又誤四爲三

也

交趾郡統縣十四龍編苟扇望海羸樓西于武寧朱鸞曲

易交興北帶稽徐安定南定海平 太康地志平道縣屬

交趾郡安定州郡志作定安

新昌郡吳置 通典云吳分置新興郡晉武改爲新昌州

郡志無此郡

永安六年復分交州置廣州 六年當作七年

臨賀郡 臨賀 太康地志王隱地道記屬南海

桂林郡統縣八潭中武豐粟平羊平龍剛夾陽武城軍騰

太康地志桂林郡有常安縣

靈浦郡統縣五靈浦連道吳安昌平平山 太康地志靈

浦郡有始定縣

元帝分鬱林立晉興郡 水經斤江水注云侵黎水出廣

州晉興郡郡以太康中分鬱林置

哀帝太和中置新安郡 州郡志無此郡又哀帝年號隆

和非太和也疑誤

雜識三

志月河精舍叢鈔

律麻志上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二分之八千九百九十二 八十二

當作八十三

故待詔嚴嵩 續漢志作嚴崇

命十二律其二中不失一 其二中三字衍

律麻志中

三年十月十五日乙巳日加丑日加未蝕 案黃初三年

十月壬戌朔十五日爲丙子非乙巳十一月辛卯朔十

五日爲乙巳志疑脫一字

土以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壬辰見乾象十一月二十八

日丁亥見黃初十一月十八日甲申見先八日 案十一

月丁卯朔壬辰二十六日丁亥二十一日與此差一日

二十八日八字疑衍

土以三年十月十一日壬申伏乾象同壬申伏黃初已下

十月八日戊辰伏先四日 案十月壬戌朔戊辰月七日

與志亦差一日以十一日壬申推之知八字誤也

水以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己酉屢伏乾象十二月十五日

辛亥伏後三日黃初十二月十四日庚戌伏後二日 辛

亥後己酉二日庚戌後己酉一日志誤

水以三年五月十八日辛巳夕見黃初五月十一日庚辰

雜識三

六月河精舍叢鈔

見先一日 十一日當作十七日

水以三年十一月日干暑度十四日甲辰伏黃初十月八

日戊戌先六日 十月當作十一月

律麻志下

以黃鍾之月爲律麻初 律字衍

紀歲中十二 一本紀下有日字

浸分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一本作二百

甲午紀第四交會差率七十二萬三千七百三十九 一

本作四十九

甲辰紀第五遲疾差率一萬八千八百四十八 一作一

十萬

甲寅紀第六遲疾差率十萬八千六百六十八 一作七萬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二十九 一作小餘二千四百四十九

小寒十二月節限數千二百四十五 一作三十五

立春正月節限數千四百四十七 一作三十七

雨水正月中限數千一百二十九間限千九十二 二十九一作一十二千九十二作千九十三

驚蟄二月節限數千六十七間限千四十六 千六十七

雜識三

元月河精舍叢抄

一作六十五千四十六作千二十五

小滿四月中限數八百二十三 一作二十二

大暑六月中限數八百二十五間限八百四十五 一作四十二

四十二

白露八月節限數九百六十三 一作六十二

秋分八月中間限千五十 一本十下有一字

霜降九月中限數千三百三十二間限千五百五十七 一作三十二一千五百五十七宋志無千字

立冬十月節限數千八百八十一 宋志無一字

小雪十月中限數千二百一十五間限千二百三十九

一十五一作一十三三十九一作二十九

求次日日加一度分不加經斗除斗分少進退一度 一宋志無進字

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三分八百六 一作二十二分推望月所在 小分四十四 一作三十四

一日 盈縮績分盈初 初上一本有一字衍文

月行分二百八十 一作七十疑誤

二日 盈積分一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四 一作三十四

四

月行分二百七十七 一作百七十七疑誤

雜識三

元月河精舍叢抄

三日 盈積分二十二萬三千三百九十二 一作九十一

一

四日 月行分二百七十一 一本無一字

五日 月行分二百六十九 一作二百六十七

七日十三度七分損一 一無一字是也

盈積分四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四 一作二百五十四

下八日同

十一日盈積分四十五萬一千四十二 一作三十五萬

一千四十三案十日盈積分四十一萬三百一十一

日不當更多三萬當以三十五萬爲是

十三日 月行分二百三十六 一作二百三十三疑是
十九日 月行分二百四十一 一作二百四十三疑是
二十日 縮積分四十七萬三千八百四十八 一作三
十七萬三千八百三十八疑是

二十一日十二度三分 一作十三度二十二日同

縮積分三十一萬三百二十 一作四十一萬三百一十

二十二日十二度七分損一 一本無一字是也

二十三日 縮積分四十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六 一作

四十一萬

二十五日十四度五分 一作三分

雜識三

三月可消舍數

縮積分三十五萬五千六百三 一作六百二

二十六日 縮積分二十七萬八千九十九 一作六十

九

二十七日 縮積分十七萬三千二百四十 一作四十

二

周日 損二十五 五一作四

縮積分六萬二千八百二十六 二千一作三千

推合朔交會月餘 餘一作蝕

定大小餘以麻日餘乘所入麻損益率 麻日一作入麻

疑

冬至日中晷影丈三尺三寸 丈三二字疑衍

大寒十二月中虛半強 一本虛下有女字

日行黃道去極度百一十一太強 一作百一十太弱續志

同

夜漏刻五十二二分 一作五十三續志

雨水正月中室八太弱 一作太強

明中星箕半 半下一有弱字

驚蟄日中晷影六尺五寸五分 一無五分二字續志

清明晝漏刻五十八三分 一作二分

穀雨明中星斗六半 斗續漢志作牛疑是

雜識三

三月可消舍數

立夏四月節畢七 一作畢六太續志

日行七十三少強 一作少弱續志

芒種五月節井少半弱 少一作十續志

少暑六月節柳三太弱 一作柳二太強

立秋晝漏刻六十二二分 一作三分續志

夜漏刻三十七八分 一作七分續志

處暑晝漏刻六十三二分 三字衍

白露日中晷影四尺二寸五分 一作三寸續志

寒露日行黃道去極度九十六太強 一作少強

立冬十月節尾四半強 續漢志作房四度十九分還三

日中晷影丈八寸二分 一作一分續漢志作丈四寸二分

明中星張十五太 一本太下有強字

小雪昏中星室三半弱 一作半強續漢志作室二半強

大雪晝漏刻四十五五分 一作三分

明中星翼十五太 當依宋志作軫十五少強

木合終歲一千二百五十五 一作五十三

合月度法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一 一作三十一

火合終合數三千三百八十八 三千一作二千

日度法四百三十萬一千八百一十四 一作四百四十

雜識三

垂月河精舍叢鈔

萬一千八十四

月餘二萬二 一作二萬三

日餘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四十 四十一一作三十

朔虛分九百三十三 一作三十二

斗分一百八萬六千五百三十 一作四十

土合終歲數三千九百四十三 一作二千

日度法七百一萬九百八十七 一作九千九百八十七

金日度法四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十四 一作五十

五

斗分一百八萬五千二百七十五 二百一作一百

水日餘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九十一 一作二千三

十四萬二千二十六

字誤

朔虛分二千 一本千下百四十四字

度餘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三百六十一 三百一作二百

求後八月日 後小餘滿二千四百九十一 當作一十

九

木晨與日合伏順十六日九十九萬七千八百四十二分

一作三十二分以下文証之則三字是也

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九百九十九萬三千六百六十六

十四分九百九十九萬 上九字衍

雜識三

垂月河精舍叢鈔

火晨行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萬九千九百三十五分

三十五分當作四十五分

土晨 三十二日半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 一作十七

分之一

金晨行星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十分 九十上脫九

百二字

一合二百九十三日十九萬四千九十分 一作二百九

十二日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

金夕與日合伏順四十二日百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

百十九萬一本無百字是也

六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 六疑當作四

九十一日行五度 五上疑脫百字

再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三十八萬九千八百八十分

四疑當作六

長麻說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七分之七有奇 釋

例作十九分度之七有奇

余為麻諸論之後 諸字衍

至咸寧中善算者李修卜顯 釋例作夏顯

其四十七日蝕 三無 當作三十七日蝕

今長麻得七百三十六日三十日蝕失三十三日經傳誤

雜錄三

五月何精舍雜錄

三十日當作三十三日

漢末宋仲子集七麻以考春秋 七當作十

禮志上 此志盧學士亦有校本梁于羣書拾補凡盧氏所著錄者不著錄

元帝渡江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議 宋志作元年誤

乃使侍中成綏草定其儀 宋志作袁綏

武帝咸寧二年春 行 大旱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

請五月庚午始祈雨於社稷山川六月戊子饒澍雨 四

月辛巳朔無丁巳五月庚戌朔庚午月廿一日

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所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

所當作近

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 宋志作三年

尚書郎劉邵等 宋志無郎字

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右僕

射索紱等 據本紀及紱本傳紱已于建興三年自右僕

射進左僕射此仍云右僕射誤也 盧云右誤

樂志上

正旦大會行禮歌 聖皇居四海應天期 居當作君應

上脫順人二字

樂志下

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 宋志曹毗造十一首

雜錄三

五月何精舍雜錄

王珣造二首此志止載曹毗十首蓋脫歌穆帝一首歌

穆帝 曹 孝宗夙志休音允臧如彼晨離耀景扶桑垂訓

華曜流潤八荒幽贊玄妙爰該典章因平僭蜀北靜舊

疆高猷遠暢朝有遺芳

漢時有短簫饒歌之樂 雍離 宋志作翁離 又作

景龍飛 景龍飛御天威聰鑒玄察動與神明協機從之

者顯逆之者滅夷文教敷武功巍弗違祥享世永長猛以

致寬道化光赫明明祚隆無疆帝續幽惟期有命既集崇

此洪基 武功巍下脫晉被四海萬邦望風莫不來綏聖

德潛斷先天弗違五句

補遺 地理志

荊州 懷帝又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
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 州郡志云湘州晉懷
帝分荊州之長沙衡陽湘東邵陵零陵營陽建昌江州
之桂陽立無始安等三郡與此異案宋志是也譙閔王
承傳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陶瞻傳歷廬江建昌二郡太守又云零陵
太守尹奉出軍營陽是湘州有建昌營陽二郡之證然
二郡置廢本末晉志失載考州郡志 建昌郡晉惠帝
元康九年分長沙東北下雋諸縣立成帝咸康元年省
晉志殆以其不久卽省故略而不載乎懷帝紀永嘉元
年八月分荊州江州八郡爲湘州與州郡志合

雜識三

三月河精舍叢書

讀書雜誌卷第四

仁和勞 格著

歸安丁寶書述

晉書校勘記

后妃傳

武悼楊皇后 中書監張華等 據華傳華是時為太子

少傅非中書監也傳誤

惠羊皇后 帝還洛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又廢后及

張方自至其日復后位 何喬廢后在帝還洛之前上七

字當是衍文

雜識四

十月河清會

穆章何皇后 永興三年崩 永興當作元興

王祥傳

泰始五年薨 王隱晉書云泰始四年薨

合案下云時文明皇太后崩始踰月歿后崩亦在四年

則云五年者誤矣

鄭冲傳

嘉平三年拜司空 冲封文陽亭侯見魏書此失載

何曾傳

父夔魏陽武亭侯 國志夔傳封成陽亭侯

正元中為鎮北將軍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侯 魏書公

卿廢齊王奏齊王司隸校尉潁昌侯曾則曾於嘉平中

已進封潁昌矣

何劭傳

遷侍中尚書惠帝即位為太子太師 劭于太熙初為中

書令據楊駿傳惠紀元康元年八月自太子太師出為

都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傳皆失載師字疑誤

趙王纂位以劭為太宰永寧元年薨 本紀永寧元年十

二月司空何劭薨是劭又自太宰轉司空矣是年梁王

領司

子岐嗣 傳暢晉諸公傳贊作魏 石勒載紀有朗陵公

雜識四

二月司隸會

何襲何法盛中興書太元二年封何曾後闕為朗陵侯

皆宜補入

石苞傳

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 紀傳

皆不載苞免官年月通鑑依三十國春秋晉春秋置於

泰始四年

又敕征東將軍琅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 通鑑攷異云

伷于五年二月始鎮下邳恐傳誤也案伷自撫軍將軍

出為鎮東大將軍進拜大將軍亦未嘗為東征也是年

為征東

大將軍

荀曾孫樸位至司徒 据載記樸爲司空非司徒也

石崇傳

出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 案金谷詩序云監

青徐州諸軍事

文選別賦注

羊祜傳

其以祜爲尙書右僕射 本紀作左僕射御覽職官部

引千寶晉紀載武帝詔亦作左僕射

封夫人夏侯氏萬歲鄉侯 李興碑云封萬歲鄉君

杜預傳

遣武昌監劉憲代之 武紀作留憲

雜識四

三月河精舍叢鈔

陳騫傳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 孫盛晉陽秋云字休淵

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

大將軍 案騫爲車騎將軍在魏元帝咸熙二年傳誤官

志武帝卽位陳騫爲大將軍又武紀泰始元年賈充爲車騎將軍可證此傳之誤

咸熙初遷太尉 本紀在泰始十年

孝武帝以騫玄孫襲爵卒弟子浩之嗣 中興書太元二

年封陳騫後浩之爲高平公與此異

裴秀傳

祖茂漢尙書令 魚豢魏畧云茂歷郡守尙書非尙書令

也

裴頠傳

子嵩嗣爵爲乞活賊陳午所害 中興書太元二年封裴

秀後球爲鉅鹿公本傳失載

裴楷傳

長水校尉孫季舒 孫字衍

衛璠傳

增封菑陽侯 菑陽宋書荀伯子傳作蕭陽

元帝以璠元孫崇嗣 江夏公衛璠表云臣高祖散騎侍

郎璠之嫡孫纂承爵中宗元皇帝以曾祖故右衛將軍

雜識四

四月河精舍叢鈔

崇承襲則崇當是璠曾孫傳作元孫疑誤

張華傳

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 鎮西當作征西

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

史字疑衍

安平王孚傳

時吳將諸葛恪圍新城以孚進督諸軍二十萬防禁之

吳國新城在嘉平五年考魏紀孚以嘉平三年三月徙

尙書令拜司空七月遷太尉此宜在代王淩爲太尉下

傳列於前誤也又明悼后崩於景初元年今在此後亦

誤

隆立四年咸寧三年薨諡曰穆無子國絕 案國絕下疑

有脫文考武紀咸寧三年正月立安平穆王弟敦為安

平王禮志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繼獻王後太康二年三月景申

薨五年改安平為長樂國寶字記立南宮王子祐為長

樂王寶字記又通典禮五穆帝太和六年太康永五月

九日安平王薨又孝武紀太元十一年八月丁亥安平

王遼之薨安紀義熙九年十二月安平王球之薨則江

左尚有嗣封安平者安得云國絕乎

河間王洪傳

雜識四

五月河精舍叢抄

魏原武太守 案魏無原武郡疑是原武典農也地理志

縣續漢書郡國志屬河南地形志云晉罷

更立混為洪嗣 混本紀作英

隨王整傳 德政碑云字孔修集古錄

兄奕卒以整為世子歷位南中郎將封清泉侯先父望薨

金石錄跋尾引整頌云初仕魏拜郎中中郎議郎諫議

大夫騎都尉給事中轉拜治書侍御史咸熙元年出席

鄴郡南加宣威將軍又云謝者就郡拜君世子執節四

讓推與兄嗣固辭懇誠泰伯三美君又加焉又云太始

三年十一月使者奉詔策命君南中郎將收就統宛都

史不載其餘官闕據史言整為世子碑言推與兄嗣二說不同當以碑為正

竟陵王楙傳

尋遷大鴻臚加侍中 本紀元康元年三月以東平王楙

為撫軍大將軍庚戌免本傳失書

齊王問輔政絲復為僕射舉楙為平東將軍都督徐州諸

軍事鎮下邳 據本紀楙鎮下邳在永寧元年八月東安

復爵在九月傳誤

太原王輔傳

子宏立 宏惠紀作泓

雜識四

六月河精舍叢抄

輔弟翼傳

以兄邕之支子承為嗣封南宮縣王薨 武紀泰始六年

五月立壽安亭侯承為南宮王承封壽安亭侯本傳失

載薨下疑有脫文攷武紀太康十年十一月從南宮王

承為武邑王寶字紀太康十年害長樂國武遂武邑觀

津為武邑國封南宮王承為武邑王惠帝時承薨無後

省還長樂蓋自南宮縣王進武邑郡王傳亦失載

子祐嗣立承遂為後 案立下疑有脫誤蓋祐封長樂王

以嗣安平王敦非嗣封武邑王也

下邳王晃傳

出為鎮東將軍都督青徐二州諸軍事 武紀云都督青
州諸軍事

惠帝即位入為車騎將軍尋守尚書令 惠紀元康元年
三月下邳王晃為尚書令與傳微異

高陽王珪傳

遷右僕射 藝文類聚職官部四太平御覽職官部九引晉諸公贊

作左僕射晉起居注初學記引仍作右僕射任愷傳亦作右
僕射則左字誤也

常山王衡傳

以安平世子邕第四子敦為嗣 敦當作殷武紀咸寧元

雜識四

七月何補舍鐵鈔

年十月常山王殷薨可證

高密王泰傳

從代下邳王晃為尚書左僕射 武紀作右僕射案晃傳

亦作右僕射此本傳誤也

孝王略傳

遷安北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懷帝即位遷使持節都督
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惠紀永興元

年十二月詔以高密王簡為鎮南將軍領司隸校尉權

鎮洛陽懷紀永嘉元年三月以征東將軍高密王簡為

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則略嘗由安北

進鎮南又自鎮南遷征東矣傳皆失載

新蔡王騰傳

封東嶽公 地理志無東嶽縣

轉持節靈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 靈北當

在平北

北史衛操傳亦作平北

穎遣北中郎將王斌距戰 穎傳作幽州刺史王斌

南陽王模傳

遷鎮東大將軍鎮許昌永嘉初轉征西大將軍開府都督

秦雍梁益諸軍事 本紀永嘉元年三月以征南將軍模

為征西大將軍是模嘗自鎮東遷征南矣本傳失書

雜識四

八月何補舍鐵鈔

南陽王保傳

是歲保病薨 本紀太興三年五月晉王保為其將張春

所害與傳異

范陽王虓傳

虓與東平王楙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 案馥傳惠帝幸

鄴以馥守河南尹上官已敗復攝河南尹帝還宮出為

平東將軍代劉準為鎮東將軍馥是時尚是河南尹傳

作鎮東誤也

濟南王遂傳

子毗嗣立咸寧三年徙為中山王是年薨 据本紀毗薨

於元康二年九月此疑有誤

勳兵少未能自固復還涼州 涼當作梁

譙王遜傳

子定王隨立薨 惠紀隨薨于太安元年正月庚子水經陰溝水注過水南有譙定王司馬士會冢冢前有碑石榜云晉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州江州諸軍事安東大將軍譙定王河內溫司馬公墓之神道其薨謚年月及所歷官位可補此傳之缺

譙王恬傳

補吳國內史又領太子詹事 武紀太元十一年四月譙

雜識四

九月河精舍錄

王恬爲尚書右僕射本傳失書

譙王尙之傳

前將軍王恂 恂當作珣

元顯稱詔西伐命尙之爲前鋒 本紀云劉牢之爲前鋒

尙之爲後部傳誤

文思爲裕所敗而死國除 据北史休之傳文思從休之

奔姚興後奔魏位懷荒鎮將譙王此云敗死微誤

司馬休之傳

宣朔將軍張暢之高平相劉懷肅自沔攻振走之 走之

當作斬之

晉陽亭侯顯傳

顯初封晉陽亭侯 國志杜恕傳注作龍陽亭侯

西河王斌傳

西河繆王斌字子政 水經原公水注繆王作恭王子政作子盛

三年改封西河 三年上脫咸寧二字水經注引斌碑云王以咸寧四年改命爵土迨一清曰善長親見此碑或是史誤

清惠亭侯京傳

齊王問表以幾嗣後問敗國除 据問傳問三子淮南王

雜識四

十月河精舍錄

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無幾名且幾旣爲機嗣則不當

亦名幾也疑傳誤

扶風王駿傳

又詔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劾等欲先劫

仙兵 仙字恐譌

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 案齊

王出鎮事在太康三年駿薨于七年九月傳誤

新野王歆傳

武王薨後兄暢推恩請分國封歆太康中詔封新野縣公邑千八百戶儀比縣王 水經注水又南逕新野縣故城

西晉咸寧二年封大司馬扶風武王少子欽爲新野郡

公割南陽伍屬伍屬卽棘陽蔡陽穰鄧山都封焉等四縣

縣志屬義陽此作南陽義陽故屬南陽也山都晉志屬襄陽與本傳不合案鄭注誤

也欽封新蔡据本紀在太康十年十月非咸寧二年也

是時封新野縣公非郡公也其進封郡王在惠帝永寧

元年則新野置郡當亦在是時地理志云惠帝分南陽

當作義陽立新野郡盛宏之荊州記以爲在元康九年

梁王彤傳

進號安東將軍元康初轉征西將軍代秦王東都督關中

軍事領護西戎校尉 本紀元康元年四月癸亥以征東

將軍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西諸軍事則彤嘗

自安東進號征東矣

代趙王倫鎮關中都督涼雍諸軍事 本紀云都督雍梁

二州諸軍事

永康二年薨 永康當作永寧

近者太尉陳準異姓之人加弟徽有射鉤之隙 徽當作

徽卽淮南王允傳中之太子左衛率陳徽也

子珍之立 檀道鸞續晉陽秋云字景度

樂安王鑑傳

咸寧初以齊之梁鄒益封 地理志脫梁字

王沈傳

武帝卽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 案是時裴秀爲尚

書令傳疑有誤

王浚傳

遷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

軍事 案晉無寧北將軍軍號考通典晉官名寧朔下有

寧遠將軍寧朔第四品此傳寧北疑是寧遠之誤或以

爲當作平北者非是 又案宋書百官志 寧遠將軍

晉江左置則是時尙無寧遠軍號然考之山濤傳云出

爲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在武帝時胡母輔之傳尋除

寧遠將軍揚州刺史在懷帝時則晉中朝已有此官非

江左置也沈氏誤

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 懷紀於永嘉二年三年

兩書安北將軍王浚四年始書驃騎將軍王浚爲司空

則浚之進驃騎當在永嘉三年以後矣

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絕封沉从孫道素爲博陵公 中興

書云封王沉後朴之爲博陵公與傳不合

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莞郡公 地理志有東莞郡無東莞

郡案易夬卦莧陸虞翻讀莧爲夫子莞尔而笑之莧今

本論語从唐石經作莞釋文云莧古莞字

馮統傳

統兄恢自有傳 今本晉書無恢傳

楊駿傳

其以駿為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云云詔成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

案本紀太熙元年四月辛丑以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為

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己酉帝崩相去凡九日

傳云二日誤天文志下作乙酉

魏舒傳

遷宜陽榮陽二郡太守 地理志宜陽縣屬宏農不云魏

雜識四

志月河精舍藏

立為郡考國志高柔傳有宜陽典農劉翹則舒當是宜

陽典農非太守也傳誤考魏武興屯田後置典農中郎

將典農都尉典農校尉之官典農中郎將秩比二千石

見魚豢不繫於郡亦有以太守領典農者孟康以恒農

校尉見漢書敘例傳玄以宏故太守典農往往互稱如

河間王洪為原武太守即原武典農也國志后妃傳毛

太原王輔為野王太守即野王典農也曹爽傳其分制

部桑田數百頃安平王孚嘗為野王典農中郎將魏舒

見水經沁水注楊肇除野王典農中郎將見魏舒

遷宜陽太守即宜陽典農也或疑魏曾立原武野王宜

陽三郡者非是

李熹傳

遷御史中丞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 司馬下富有脫文

司馬佃為靈北將軍鎮鄴 靈北當从佃傳作靈朔

劉寔傳

遷太保轉太傅大安初以老病遜位 本紀永興三年三

月太傅劉寔為太尉本傳失書

王渾傳

封子澄為亭侯 國志王昶傳注引晉書云封一子江陵

侯

王濬傳

雜識四

志月河精舍藏

王戊克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剋樂鄉獲水軍

督陸景 吳志陸抗傳二月壬戌晏為王濬別軍所殺癸

亥景亦遇害與傳微異

王寅濬入於石頭 孫皓傳作壬申武紀

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伍置此營自濬始

也 通鑑考異云職官志屯騎步兵長水越騎射聲校

尉是為五校並漢官也則步兵之官非自濬始武紀是

年六月丁丑初置翊軍校尉官疑濬所領者翊軍也案

宋書百官志 云翊軍晉武帝太康初置始為臺校尉

而以唐彬為之考彬傳亦云徵拜翊軍校尉則為翊軍

者是唐彬非王濬也

山濤傳

太康初遷右僕射 本紀咸寧四年三月以尚書右僕射

山濤爲左僕射則濤之遷右僕射當在咸寧初傳云太

康初誤 太平御覽職官部九引晉書曰太康元年以山濤清虛恬簡轉爲左僕射

以卜之後詔天下罷軍役濤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

不宜去州郡武備 盧欽卒於咸寧四年不逮平吳時也

傳

山簡傳

與宏農楊淮齊名 淮當作準

雜識四

五月河清合歲

永嘉三年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荆襄交廣四州諸軍事假

節鎮襄陽 襄當作湘

王濬傳

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

動俠世說譏險篇作勁俠劉注引鄧粲晉紀亦作勁俠

胡三省通鑑音注曰其性輕易動又豪俠自喜未免迂

曲

盧欽傳

襲父爵大利亭侯 据國志盧毓傳初封關內侯進高樂

亭侯更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不云封大利亭侯

也

華表傳

詔以爲大中大夫 華嶠譜敘云拜光祿大夫

司隸王宏等 譜敘作王密案密爲司隸在元康中宜从

本傳

華廣傳

廣棲遲家巷垂十載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 案自咸寧

元年至太康初祇五年非十年也

進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晉諸公傳贊云追贈光

祿大夫開府與傳異

雜識四

六月河清合歲

三子混蒼恒 混晉諸公傳贊作昆

石鑒傳

太康末拜司空 紀在太熙元年三月

劉毅傳

羽林左監北海王宮 宮疑作寔

和嶠傳

祖洽魏尚書令 案國志洽傳洽官至大常非尚書令也

父道魏吏部尚書 通國志作適誤

後與荀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

之祖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顗勗並稱太子明識宏雅誠如

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 案稱太子者于寶以為荀勗

志荀勗孫盛以為荀勗世說方皆誤裴松之以為荀勗

是也此云甄助同侍亦誤

惠帝即位拜太子太傅 賈懷傳云和嶠為少保晉諸公

贊御覽職官部惠帝以吏部尚書和嶠為太子少保

元康二年卒永平初策諡曰簡 平字疑誤

武陟傳

遷左光祿大夫 虞預晉書云石光祿大夫

子輔嗣 輔唐書宰相世系表十四作越又云越生威遠

將軍嗣薛侯舖

雜識四

七月河南舍黃鈔

侯史光傳

子施嗣東莞太守 施蔡豹傳作施

何攀傳

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 常璩後賢志云詣洛

出為東莞校尉徵為揚州刺史 常志云轉東莞校尉西

虜寇邊遣長史楊威討之違攀指授失利徵還領越騎

校尉河南尹遷揚州刺史

卒於洛陽時年五十八 常志云年五十七追贈司農印

綬謚曰桓公

李重傳

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 景永嘉流人名作康世說

王隱晉書作秉國志李通傳注緒子秉字玄胃有傳作

景係唐史臣避世祖嫌諱改

于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百官志 今

本晉書無百官志考臧榮緒晉書有百官志載重議曰

中書郎李重以為等級繁多在職不得久又外選輕而

內官重以使風俗大弊宜釐改重外選簡階級使官人

議曰古之聖上御覽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

簡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採

古制漢仍秦舊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

雜識四

大月何精舍黃鈔

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之

官重故漢官稱所踴為治惟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此

御覽有卿舉或賜爵進秩諒御覽有禮遇豐厚為治大

體所以遠藝文類聚蹤三代也及至東京尚書雖漸優顯

然令僕出為郡守便入為三公藝文類聚郡守下有鍾

守十一字無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

守杜畿滿寵田豫胡質等居郡十餘二十年疑有或秩

中二千石假節猶不去郡此下御覽有或此亦古人苟

善其事雖沒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

今最隆此下御覽有太始以前多以散官補郡亦經

補黃門中書郎而今皆數等而後至累職率亦

如此陵遲之俗未反焉而百事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

尚之風未治四十五字流能不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為治之大弊也夫階級繁

多而望官久官不久而望治功成不可得云虞書云三

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行其誅賞漢

官法人或不直秩御覽直作真秩下有京房為魏初

用輕資亦先試守不稱繼以左遷然則雋才登進無能

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試而使人以器者也臣以為令

宜大并羣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

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理書御覽人下有士

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職者自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

雜識四

九月河清舍叢抄

務卡諸己羣書治要

傅咸傳

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義當作毅李毅

字茂修舊史闕其行事潘尼贈李郎詩序曰元康六年

尚書吏部郎汝南李光彥遷汲郡太守其字不同

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長兼字當起于此胡三省以

為始于孔愉非是傅祗傳對表兼廷尉表兼疑是長兼之誤

傅祗傳

宣帝賜行河陰令閭鼎傳作河陽

昔魯芝為曹爽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義之尚遷青州刺

史夏侯湛為魯芝銘于寶晉紀並云擢并州刺史考

芝傳亦云為并州刺史此云青州疑誤

向雄傳

初仕郡為主簿事太守王經案經為司隸校尉辟雄為

都官從事非河內太守也雄河內山陽人

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劉毅當从世說方正篇作劉

準今本作准誤

閻纘傳

祖圓封平樂鄉侯魏公卿上尊號奏有建節將軍平樂

亭侯臣圓即閻圓也但此作鄉侯疑黃初中所進封也

雜識四

三月河清舍叢抄

父璞嗣爵仕吳至牂牁太守案牂牁郡未嘗屬吳吳字

疑衍

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濬駿字疑誤

阮瞻傳

舉止灼然孫志祖曰止字疑衍灼然者晉世選舉之名

于九品中正中為第二品也溫嶠傳後舉秀才灼然二

品鄧攸傳舉灼然二品為吳王文學

向秀傳

後為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

而已案任愷傳庾純張華溫顥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

善楊珉王恂華廣等充所親敬于是朋黨紛然則秀實
係奔競之徒烏得云容迹而已哉

謝鯤傳

永興中長沙王乂入輔政 永興當作太安

曹志傳

武帝爲撫軍將軍迎陳留王于鄴 据武紀帝時爲中護

軍非撫軍將軍也

九年卒 此太康九年也許猛與舊君不通服議曰元康

四年薨 見通典禮五十九

庾峻傳

雜識四

主 三月可清舍叢鈔

祖乘漢司徒辟有道徵皆不就 元和姓纂云魏襄城令

父道康退貞固 道字誤庾氏譜元和姓纂鄧名世姓氏

辨證皆作遁

庾珉傳

懷帝之陷劉元海也、劉元海當作劉聰

王接傳

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驢尙書令王堪統行臺 晉諸公傳

贊曰東海王越表王堪爲尙書右僕射假節都督奉迎

諸軍事傳作尙書令微異

長子愍期流寓江南緣父本傳意更注公羊 愍期字門

子 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 歷溫嶠平南督護成陶侃太尉右司馬

加督護 陶侃傳 庾亮征西司馬 恒宣傳 南郡太守 庾翼傳 南蠻

校尉 宋書良吏傳 散騎常侍辰陽伯注公羊十二卷 經典釋文

羊論二卷 晉書車騎將軍庾翼問王愍期答亡 子尋之光

祿大夫孫肇之豫章公相 宋書

華譚傳

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 据紹傳紹於太康中未嘗

爲揚州刺史譚傳嵇紹疑是嵇喜之誤 晉百官名目 嵇

州刺史嵇喜傳作徐州

讀書雜識卷第四 終

雜識四

三月可清舍叢鈔

勞檢校字

讀書雜誌卷第五

仁和勞 格著

歸安丁寶書述

晉書校勘記下

愍懷太子傳

以何劭為太師

通典職官十二景帝諱師故改太師為太師

則師字當是帥字之誤

太子太傅楊濟息也 太傅當作太保

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 俊字誤陸雲傳作趙浚

右衛督司馬雅 趙王倫傳作左衛司馬督

雜識五

一月河精舍叢鈔

六月己卯葬于顯平陵

己卯當从本紀作壬寅

六月庚寅朔無

卯己

子臧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己巳詔立臧為皇太孫

本紀在五月宋書五行志三作四月丁巳

子尚永康元年四月封為襄陽王 本紀在五月

陸喜傳

喜字恭仲 吳錄作文仲

孫綽傳

揚州刺史殷浩以為建威長史 建威當作建武

羅憲傳

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 襄陽記作右大將軍是也時

維為大將軍

憲距守經年救援不至 据襄陽記憲被攻凡六月非經

年也傳誤

子襲至廣漢太守 襄陽記追贈廣漢太守

滕修傳

滕循 孫皓傳作滕循漢建循脩通用

並子含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 夏陽本紀作陽

夏並法苑珠林受福篇施福部感應緣引冥祥記作普又云普子

含以蘇峻之功封東興與紀傳又異

雜識五

二月河精舍叢鈔

馬隆傳

魏兖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 据魏志王淩傳愚死于

嘉平元年以謀立楚王彪發冢剖棺暴尸非伏誅也

胡奮傳

遷左僕射 左當作右武紀太康九年可證是年王渾為左僕射

烈字武玄 晉諸公傳贊作元武

陶璜傳

交趾太守孫翊 南中志作孫端

與尋為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蠻谷為交趾太守

据南中志谷為交趾太守在興未死之前

牙門王業興能 南中志作王業興能

趙誘傳

子允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 西字衍

周處傳

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

慾鄉里患之云 案此采自宋臨川王義慶世說予以處

傳及陸機傳覈之知係小說妄傳非實事也案處沒於

惠帝元康七年處碑作九年年六十有二推其生年當

在吳大帝之赤烏元年陸機沒于惠帝太安二年年四

十三推其生年當在吳景帝之永安五年赤烏與永安

雜識五

三月河精舍叢書

相距二十餘載則處弱冠之年陸機尚未生也此云入

吳尋二陸未免近誣又考陸機傳年二十而吳滅退居

舊里是吳未亡之前機未嘗還吳也或以爲處尋二陸

當在吳亡之後其說亦非也考吳亡之歲處年亦四十

三筮仕已久据本傳處仕吳爲東觀左丞無難督故王

渾之登建鄴宮處有對渾之言如使吳亡之後處方厲

志好學則爲東觀左丞無難督者果何人乎以此推之

知世說所云盡屬謬妄晉書不加考核遽採入本傳可

謂無識劉子元譏其好採小說誠非過也 又案處碑

世傳陸機所撰亦有來吳事余厥弟之語此碑係唐陳

從諫所重樹竄改舊文事迹錯互不可盡據以爲信

在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本爲無難督 碑云吳朝州縣交

辟太子洗馬東觀左丞中書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國史

遷大尚書僕射東觀令太常卿無難督使持節大都督

途中京下諸軍事封章浦亭侯傳止載其爲東觀左丞

無難督二官未免太略案字記章浦亭在宜興縣西二

封章浦亭侯 吳志孫皓傳天監元年吳興陽羨山有

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

董朝兼太常周處至

入洛稍遷新平太守 碑云初入拜諮議郎除討虜護軍

新平太守

雜識五

四月河精舍叢書

追贈平西將軍元帝爲晉王將加處策諡云 碑云封關

內侯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

亭侯

三子玘靖札 碑云四子靖玘札碩傳失載碩名又以玘

爲玘弟皆非也

周玘傳

冰遣其將羌苻領數萬人距玘 廣韻作羌迪

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眾助玘 据敏傳時爲廣陵度

支非右將軍也

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 陳敏傳作征東案劉喬傳詔

使征東大將軍劉準等攻范陽王虓于許昌在敏未反之前知此傳鎮字誤也

周撫傳

隗文鄧定等復反立范賢子賢為帝撫與龍驤將軍朱壽擊破斬之壽當作壽本紀亦誤

征西督護蕭敬文作亂殺征虜將軍楊謹本紀作楊謙

周楚傳

以楚監梁益二州假節海西公紀云監益寧二州

蜀盜李金銀本紀作金根

周虓傳

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也載記作陽

周光傳

復除仲孫堅益豫梁之三郡豫字衍梁州三郡巴西梓

潼宕渠也

汝南王祐傳

子義立官至散騎常侍義義武紀作義

西陽王羨傳

鎮南將軍裴楷與之親姻鎮南楷傳作安南

趙王倫傳

遷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康初遷征西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本紀元康元年八月庚申以

趙王倫為征東將軍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本傳失去

未載

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廣韻五五帥

亦姓本姓師晉景帝諱改為帥晉有尚書郎帥景則此

帥字當是帥字之誤景作景係唐史臣避世祖諱改

齊王冏傳

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冏委權崇讓据戎傳時為

尚書令非司徒也

幽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于金墉陵當作

雜識五

六月河清舍義鈔

南又樂安平王傳以濟陰萬一千二百一十九戶改為

廣陽國立冰為廣陽王此仍作樂安王亦誤

太元中詔以故南頓王宗子柔之襲封齊王頓傳云三

子綽超演無柔之名南史孝司馬鬻傳高祖柔之以南

頓王孫紹齊王攸後則子字當是孫字之誤

成都王穎傳

頓王太守鄭琰為右長史琰當作球

左將軍王興左下脫衛字

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機傳云假

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

左衛將軍陳珍 本紀作右衛珍太尉廣陵公攀子

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兵五萬次于蕩陰 超傳作振武

平北將軍王浚 浚傳自監朔將軍進安北將軍此云平

北誤也惠紀作安北

監北將軍東瀛公騰 監北當作平北

浚屯冀州不進與騰及烏丸羯朱襲穎 羯朱水經濁漳

水注作濁末

穎自華陰趨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

劉陶收捕 陶字正興時為揚州刺史

永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為穎嗣封華容縣王 遼東王

雜識

七月河精舍錄鈔

定國傳齊王攸以長子蕤為嗣蕤薨子遵嗣則遵所嗣

封者東萊王蕤自遼東徙東萊王非華容縣王也道字疑誤

河間王顒傳

元康九年代梁王彤為平西將軍鎮關中 本紀作鎮西

永寧元年詔稱征西大將軍河間王顒則文載當由平

西進位征西本傳失載李含傳趙王倫篡位以為東武陽令河間王表請含為征西司

馬則河間王之進位征西當在趙王篡位之後

詔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為顒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建

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為嗣 成紀咸和五年

九月甲辰徙樂安王欽為河間王六年六月景申復故

河間王顒爵位封彭城王植子顒為樂成王考異曰年

已謂顒不當更有爵樂成者亦不當與顒同名欽為散

騎常侍與寧三年三月癸酉薨公紀諡武王司馬紹子

景之嗣為游擊將軍傳太元九年十月丁巳薨武諡

景王司馬子國鎮嗣隆安三年二月甲辰薨安子道賜

嗣義熙十一年五月從司馬休之奔秦秦滅降魏道賜

河間史無明文姚興載記作新蔡王道賜據新蔡王騰

傳安帝時賜封新蔡者為新蔡王惠宋受禪國除未嘗

奔秦也考北史司馬休之傳云姚泓滅休之與文惠及

河間王子道賜等數百人將妻于長孫嵩嵩書亦

云河間王景之子則道賜為景之子無疑載記新蔡當是河間之誤

東海王越傳

太安初帝北征鄴 太安當作永興

冀州刺史丁劭 劭當作紹

散騎侍郎高韜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訕謗時政害之 案

高光傳子韜放佚無檢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觀韜知人

心有望密與太傅參軍姜頤京兆杜概等謀討越事泄

伏誅据越傳則韜當是忠直之士据高光傳則韜實係凶

險之徒二傳之中忠邪互異吾誰適從

孟觀傳

署為安南將軍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 河北當作沔

永饒治令空桐機斬觀首 通志氏族畧 空相氏史記

商後有空相氏晉惠時有空相機 今本史記廣韻一漢

亦作空相機元和姓纂作京相誤

賈正傳

愍帝以正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 本紀加正

征西大將軍

西平太守竺恢亦固守 西平當从載記作新平 新平屬雍州西

涼州

周浚傳

父裴少府卿 裴當作裴裴著汝南先賢傳五卷見隋書

雜議五

九月河精舍叢鈔

經籍志

鄉人史曜素微賤 曹嘉之晉紀曰曜字季茂官至中書

郎 藝文類聚

潘乃直指三江山 江字衍

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 朱學勤曰世說 品藻篇 引王隱晉

書曰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祖裴永寧少府父隆州

從事則浚之於恢當是兄弟之子非叔父子也傳誤

荀晞傳

後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振 泰當作略

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勒于河北進位撫軍將軍 懷

紀永嘉元年八月撫軍將軍荀晞敗汲桑於鄴則未破

汲桑之前已進位撫軍矣

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 懷紀

云晞自領尚書令

劉喬傳 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繹

與喬并力攻虓于許昌 下文又云又遣劉弘劉準彭城

王繹等率兵援喬据本紀知同是一事而複出也

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 琨傳云乞師于王浚得突騎

八百人東海王越傳云虓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萬人

雜議五

十月河精舍叢鈔

進人數多寡三傳不同未知孰是

喬眾不敵而潰喬復收散卒屯于平氏 下文又云喬眾

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亦同是一事而複見也

越薨復以喬爲都督豫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

于官 据石勒載記喬於永嘉五年爲石勒所害傳云卒

于官誤也 禮志中尚書安眾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

祐名犯父諱求解職云云又劉湛傳湛出繼伯父淡襲

封安眾縣五等男先當是祐之子淡當是先之子湛是

淡弟柳之子皆宜補載

劉柳傳

出爲徐兗江三州刺史卒 安紀義熙十二年六月己酉
新除尚書令都鄉侯劉柳卒柳爲尚書令封都鄉侯本
傳失書

劉琨傳

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 本紀永嘉四年十

月平北將軍劉琨爲平北大將軍本傳失載

屬上黨太守襲醇降于聰雁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

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盛乘虛襲晉陽 案本紀襲醇

降賊傳本紀事在永嘉三年七月晉陽降粲在永嘉

六年七月二事本不相蒙疑傳誤又通鑑考異引琨上

雜識五

二月河精舍叢鈔

太子賧云聰以七月十六日復決計送死臣卽自東下

率中山常山之卒並合樂平上黨諸軍米旋之間而晉

陽傾潰十六國春秋亦云琨收兵常山傳云琨出禦烏

九亦誤

留其將箕澹段嶸等戍晉陽 箕澹石勒載記作姬澹

移居陽邑城 陽邑當作陽曲

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嶸 据慈紀允時爲領軍將軍嶸

時爲安東將軍

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 据本紀作韓據

祖逖傳

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 元紀建武元年六月
石季龍國譙賊平西將軍祖逖擊走之又太興二年兩
書平北將軍祖逖是逖書由奮威進號平西由平西轉
平北傳皆失載

陳川以眾附石勒逖率眾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

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 本紀太興二年五月平北將軍

祖逖及石季龍戰于浚儀王師敗績此云季龍大敗非

其實也

石勒使成臯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互市逖不報

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 案石勒載記云逖遣參軍王

雜識五

三月河精舍叢鈔

倫使于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遣左常侍董樹報聘

與此不合案主稚志書中原無緣與石勒通使疑當從

本傳爲是

李矩傳

劉岳以外援不至降于石季龍 載記云季龍攻劉岳于

石梁石梁潰執岳送襄國傳云降于石虎恐誤

段匹磾傳

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結盟討勒 案下文又云

琨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亦同是一事而重出也

匹磾著朝服持節實從出見季龍 載記云匹磾與琨出

降與此不合

郭默傳

默將張丑宋侯等 陶侃傳作宗侯

東海沖王祗傳

泰始九年五月受封 本紀在三月通鑑同

淮南忠壯王傳

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假節 案地理志元康元年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桂陽安成武昌合十郡置江州則是時未有江州江二字疑衍或允後進

雜識五

三月可補舍 義鈔

督江州傳終而言之譙定王石榜云都督揚州江州諸軍事

徽兄淮時爲中書令 淮當作準卽廣陵公陳準也

清河康王退傳

子銓 二年立爲皇太子 本紀在元年三月庚午

洛京傾覆沒於劉聰 太子被害年月不見於懷紀考王彌傳彌等陷京城殺皇太子詮則詮當沒于永嘉五年又元紀太興三年五月景實孝懷帝太子詮遇害於平陽則詮當沒于太興三年非永嘉五年也紀傳牴牾未知孰是考王導傳孝懷太子爲胡所害始奉諱云云始知太子實沒于永嘉五年江左以太興三年始奉諱故

繫之元紀雖似不同實未始不合也詮諡廢太子見禮志

吳王晏傳

吳敬王晏 上文李夫人生吳孝王晏應紀亦作孝王傳云敬王疑誤

祥嗣淮南王允 淮南王允傳齊王問以息超繼允後問敗起被幽後更以吳王晏子祥爲嗣則祥之嗣淮南當在太安元年以後考本紀永寧元年八月己巳徙南平王祥爲宜都王是祥未嗣淮南之前初封南平改封宜都傳俱不載

雜識五

西月河精舍 義鈔

國初封漢王改封濟南 固惠紀作國又始平王裕傳以淮南王允子迪爲嗣改封漢爲趙王倫所害固封於永寧元年在迪被害之後疑固亦出繼始平也

東海王冲傳

隆安三年安帝詔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爲東海王 本紀在四年十一月

會稽王道子傳

左將軍謝琰 左當作右

王導傳

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 咸和當作咸康以戴洋傳考

之則導營生於咸寧二年丙申下距咸康五年得年六十五非六十四也

王珣傳

二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

本紀三年四月乙未加尚書令王珣衛將軍在王恭與兵之後

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 紀在四年五月景寅

王協傳

元帝撫軍參軍 元帝未嘗爲撫軍疑是簡文之誤

王謐傳

雜識五

五月河精舍叢鈔

護軍將軍劉毅 護軍當作冠軍

劉弘傳

字和季 晉陽秋云字叔和水經沔水注引襄陽耆舊傳

云字和季

爲監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封宣城公水經口口水注引口侯陵過紀云元康四年君少護烏丸校尉監朔將軍封宏鄉侯本傳失載

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 晉陽秋云帝在長安命宏得選用宰守與此不同

陶侃傳

振威將軍周訪 訪傳作振武

王機勸弘取廣州 機傳作交州是也

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 機傳云討機走之病死於道溫嶠傳

鄱陽內史紀瞻 紀瞻成紀鄧岳傳作紀睦案紀瞻卒於

明帝時距咸和三年已四年矣且瞻亦未嘗爲鄱陽內史

奮威長史滕含摠天子奔於嶠船 本紀作建威長史蘇

峻傳作輕車長史

雜識五

本月河精舍叢鈔

郗鑒傳

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鎮廣陵本紀云都督青兗二州軍事

輔軍將軍虞潭 輔軍當作輔國

郗隆傳

討加監東將軍 監字疑誤

顧榮傳

子毗嗣官至散騎侍郎 孫恩傳有嘉興公顧盾

賀循傳

征東將軍周襲上循領會稽相 征復傳作鎮

劉隗傳

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
率萬人鎮泗口 元紀云鎮淮陰

戴若思傳

出爲征西將軍都督兗豫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
散騎常侍鎮壽陽 元紀云司兗豫并冀雍六州諸軍
事司州刺史鎮合肥當是時劉隗督幽州疑是傳誤
戴逵傳

卒諡曰穆子謚嗣 据此則逵當有封爵傳既不載所封
之爵邑則此句無根

雜議五

七月河精舍叢鈔

應詹傳

鎮南將軍山簡 鎮當作征

封觀陽縣侯 成紀作觀陽伯誤

以咸和六年卒 六當作元

卞壹傳

父粹右軍將軍 趙王倫傳作左軍

征東將軍周馥請爲從事中郎 征馥傳作鎮

卞敦傳

及勒寇彭澤 本紀云攻陷下邳是也

明帝之討王敦也以爲鎮南將軍假節 本紀云右將軍

卞敦守石頭與此異袁瓌傳王敦平爲鎮南將軍卞敦
傳同

庾亮傳

戰於建陽門外 本紀庾亮又敗於宣陽門內

寇陷邾城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
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 本紀亮爲司空在咸康四年

五月趙陷邾城在五年九月此書拜司空在邾城既陷
之後未免失次

三子彬羲綏 彬庾氏譜作會 世說方正篇注

庾羲傳

雜議五

七月河精舍叢鈔

初爲吳興內史 羲又爲會稽內史見庾楷傳吳國內史

見南史本傳失書

子準 寶泉述書賦注云準字彥祖

準子悅義熙中江州刺史 宋書悅傳云以口廣口之功

追封新陽縣五等男此失書

庾懌傳

贈侍衛將軍 侍字下疑有脫誤

庾冰傳

出補吳興內史 興一作國國字是也

以本號除都督江荆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

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 康紀都督荆江司雍益梁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與此異

庾希傳

太和中希為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 紀在隆和元年此云太和誤又與元元年希加都督青州諸軍事此失書

庾翼傳

授都督江荆司雍益梁六州諸軍事 穆紀都督江荆司

梁雍益梁七州疑後所增督也

破蜀將李桓於江陽 康紀作李恒

雜識五

元月河精舍叢鈔

桓豁傳

逐太守桓淡據苑城以叛 苑當作宛

桓石虔傳

太元十三年卒 本紀十四年誤蓋為荆州石民非石虔也

桓振傳

後與馮該子宏自出浪城 据桓元傳乃符宏非馮宏也

桓石民傳

與石虔攻符堅荆州刺史梁城等於竟陵 城當作成

成

尋而符堅敗於淮肥 堅敗石民未口荆州之前此誤當作尋而符堅敗亡

桓石綏傳

走江西塗中 當作涂中

後為梁州刺史傳歆之所殺 宋書傳弘之傳作傳韶

桓沖 又從溫破姚襄及虜周城 城當作成

堅使其將郝貴守襄陽 本紀作都貴

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伐堅魏興太守褚道 上庸太守段方

並降之新城太守麴常遁走三郡皆平 据本紀此事在

太元九年傳列于此未免失次

雜識五

羊月河精舍叢鈔

王坦之傳

追贈安北將軍 謝濤墓誌作平北

荀崧傳

潁川臨潁人 荀彧傳云潁陰人

父穎羽林右監安陵鄉侯 据彧傳穎嗣廣陽鄉侯非安

陵鄉侯也

荀羨傳

穆帝又以為撫軍參軍 穆帝當是簡文帝之誤

尋遷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本紀作建武

時年二十八 宋書謝晦傳二十七南史作二十九並誤

及慕容儼攻段蘭于青州 蘭當作龔

升平二年卒時年三十八 二年當作三年說見前

范汪傳

除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 本紀都督

青兗徐冀幽五州

劉惔傳

宏弟黃字冲曜 晉諸傳贊黃作漢冲作仲 魏志管
略傳注

張憑傳

祖鎮蒼梧太守 張蒼梧碑曰字義遠泰安中除蒼梧太

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

雜識五

三月河精舍藏鈔

王舒傳

時敦被徵爲秘書監 敦傳云永嘉初徵爲中書監此誤

王允之傳

除建武將軍錢唐令 王羲之與郗公書作建成

王廙傳

子頤之嗣 謝濟墓誌云字脩年

胡之子茂之 南史王裕之傳云字興元

王彪之傳

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符堅苻昌 苻堅當是苻

健之誤

虞潭傳

除新鄉令 劉弘傳作汭鄉 水經注作汭鄉汭鄉屬
新城太康地志作汭

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 三吳會

稽吳郡吳興也并晉陵等三郡凡六郡此云五郡誤

顧眾傳

父祕交州刺史 晉百官名云字公眞

從弟護軍將軍颺爲威遠將軍 護軍將軍當依王舒傳

作護軍參軍是時庾亮爲護軍將軍颺蓋亮之參軍也

陸晞傳

代紀贈爲尚書左僕射 左當作右 是時荀崧
爲右僕射

雜識五

三月河精舍藏鈔

成帝踐阼拜左光祿大夫 左帝紀作右

陸玩傳

轉尚書左僕射 据本紀在咸和五年傳載於蘇峻反之

前誤也

諡曰康 陸玩別傳云贈太尉

讀書雜識卷第五

勞檢校字

讀書雜誌卷第六

仁和勞 格著

歸安丁寶書述

賈遠國語注汪輯本

秦聚也文選三十一袁陽源効 若未晚矣文選三十一江文通雜體

注

孝經鄭注嚴輯本

孝經曰從父之令焉得為孝乎鄭玄曰委曲從君父之令

善只為善惡只為惡又焉得為忠臣孝子乎臣執上臣

孝經曰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臣不可以不諍於君鄭玄曰

雜識本

一月何精舍叢鈔

君父有不義臣子不諍諍則亡國破家之道也上同

論語鄭注古訓

論語曰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鄭玄曰言人有其本性

則成功立行也臣執上至 論語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則將焉用彼相矣鄭玄曰相扶工者也臣執上臣 孔子

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鄭玄曰不知其可者言不可行也

臣執下誠 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鄭玄曰

大車相車小車羊車輓穿轅端著之軌因轅端節之以下

字古 訓無車待輓軌而行猶人之行不可無信也上同 子貢問

政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鄭玄曰政有此三者則國強

也上同 子貢曰至人無信不立鄭玄曰言人所特急者食

也上同 子曰皆有死必不得已食又可去也上同

劉道真錢塘記本

防海大塘在縣東去邑一里往時郡議曹華信家富乃議

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運土石一斛即與錢一升

范作 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滿不復取土於是載

土石者棄置而去塘以之成既過絕湖源一境蒙利太平

朱十回設漢書 縣本名泉亭於是改錢塘百姓懷德立

碑塘所上同 靈隱山北有石穴傍入行數十步有清流

本廣丈餘昔有人採鍾乳水際見異迹或云是龍迹聞穴

雜識本

二月何精舍叢鈔

襄隆隆有聲便出不測所探近遠御覽九百 臨平山在

縣東周四十五里山石遠近資用鑿穴傍入深至數十

丈原本北堂書鈔 靈隱山四布似蓮花中央夾生穀樹

甚高大御覽九百 靈隱山穀樹樹下生莢蓂茂若沃土所

生御覽九百 石姥山有一石甌厥狀殊似居絕嶺之巔

天數十圍下有石足支之御覽四 縣西有姥山絕嶺

之上石甌一人搖之輒動縱使千百人引之與一人不

異御覽七百 明聖湖在縣南去縣三里父老相傳有金

牛時見神化莫測故以明聖垂名御覽六 去邑十里有

詔恩湖故老相傳昔秦始皇巡狩經塗暫憩因以詔恩為

名同 縣東南有峴山長老相傳採金於此御覽八

咸清臨安志五十 劉道真一本作真道宋元嘉十三年

文帝遣揚州治中從事巡行上表曰錢唐令劉道真餘杭令劉道錫為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文帝嘉之

晉公卿禮秩校

御覽七百七 晉公卿禮秩安平王孚齊王攸梁王彤給青

蓋車達九旒駕四馬太常何曾太傅楊駿梁王彤乘車入

殿依漢田千秋故事光祿魏館輅車施黑手薨葬給徘徊

黑耳車一乘諸王及縣主皆給青徘徊車花爪蓋孤李降

給雲母陽遂車一乘輅車二十乘鹿車五十乘 案達九

雜識太

三月河精舍叢抄

當作建九太常當作太宰魏館當作魏舒孤李當作孫

秀陽遂當作陽燧以意校

庾開府集

哀江南賦序云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 吳

兆宜箋新野河南廟碣必庾氏先世事今無考格案元

和姓纂六 庾會為新野太守百姓為之立祠支孫庾告

雲為青州刺史羌胡為之立碑吳注失考

古文苑校

宋玉笛賦 奇篠異幹文選南都賦薛

董仲舒七不遇賦 若不返身於素業兮不字據文選

尚書讀史補封

七 雍州收箴 自彼互羌當作

東觀箴 在強奮矯而戮彼逢干疑左強考史

侍中箴 暉彼宗夷用肆其虐疑榮

城門校尉箴 國有城溝家有柝柎各有攸堅民以不

虞疑彼逢干

八 桐柏廟碑 遣行承事疑遺丞行事後漢書西域

九 漢金城太守殷君碑 其艾檐輪旌顯才良其艾疑貝

百七引相貝經日有青地錄文謂之毅貝

蔡中郎集五光武濟陽宮碑銀艾封侯

劉陶駢集

四月河精舍叢抄

隋書經籍志集別後漢書校書郎劉陶駢集一卷 集佚逸

句見北堂書鈔文選注等書又藝文類聚產業有劉陶

駢上書諫鑄錢事案此是劉陶之誤與後漢書劉陶傳

文相同惟節去數句及字句稍異耳當改正

陳琳集補據各書

大荒賦韻補云魏人有文集九卷在建安諸子中子學

武庫賦韻補案當作武庫為是抱朴子外篇云等稱

手 車渠碗賦韻補武帝以車渠為酒杯 柳賦文選注二

八 學記二十 悼龜賦韻補 苔客難上 韋端碑文選注

北史廣平王懷傳校補

崔豹古今注北史後魏廣平王懷睿獵於河北馬場

問逐一鹿入草命人圍遠將自射之田已先經燔不見其出遂失鹿所在惟有塼塔存焉懷乃慨然動仁恕之心解鷹放犬遂不復獵今本懷傳已缺

華陽國志校補

太平御覽張翥字子陽巴郡人為平陰郡布衣蔬食儉以化民自乘二馬之官久之一馬死一馬病翥曰吾將步行矣夷漢甚安其惠愛在官十九年卒百姓號慕送葬者千數天子嗟歎賜錢十萬為立祠堂後太守數煩擾夷人叛亂翥子端方察孝廉天子起家拜越嵩太守迎者如雲
案

雜識六

五月河精舍讀鈔

華陽國志越嵩郡上脫一葉僅存九字

陳壽

虞預會稽典錄陳壽山陰人宗正劉向黃門侍郎揚雄薦壽待義可厲薄俗孝成皇帝特以公車徵壽時已年七十每朝請上常待以師傅之禮御覽四百七十回陳壽與民紀伯為鄰伯夜竊菴地自益壽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菴一丈以地益伯伯覺之慙惶既還所侵又却一丈太守周府君高壽德義刻石旌表其閭號曰義里御覽百五十七會稽典錄太中大夫山陰陳壽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德退清遂成義理攝養車軀行足屬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然然傳

世吳志

官本東觀漢記校云未審係何時代他書亦無可考編附於二十一卷

田佚子梁有田佚子一卷

黃帝時有草生於帝庭階若倭臣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倭人不敢進也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少昊氏之時赤燕

一雙御覽作而飛集少昊氏之戶遺其丹書藝文類聚祥瑞部下

堯為天子堯莢生於庭為帝成曆也文選曲水詩序注商湯為

天子都於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湯庭類聚祥瑞部下

堯時獲獬豸緝其尾以為帝帳御覽八百九十渠搜之人服

雜識六

六月河精舍讀鈔

夏禹德獻其珍裘毛出五彩光曜五色少昊氏都於曲

阜鞮鞮毛人獻其羽裘並御覽六百九十四

隨巢子御覽作志隨巢子一卷

大聖之行兼愛萬物疏而不絕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太平御覽四百七十回

禹產於碣石啟生於石王韶之云啟生母即化為石五十

召人以環絕人以玦又六百九十二昔三苗大亂龍生於

廟犬哭於市又九百五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

降而福之司祿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海錄碎事

王逸正部論輯本隋書經籍志梁有王逸正部論八卷後漢侍中王逸撰亡

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粟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文選四十二與鍾大理書注 易與春秋同經總一機之織經

營天道以成人事御覽六 屈原宋玉枚乘相如王褒揚

雄班固傅毅灼以揚其藻斐以敷其艷原本北堂書鈔百 仲尼

門人舖道醇飲道宗御覽四 顏淵之簞瓢則勝慶封王

杯何者德行高遠能絕殊也藝文類聚 或問張騫可謂

名使者歟曰周流絕域東西數萬里其中胡貊皆知其習

俗使還始得大荔菖蒲苜蓿等御覽七百 自幽厲禮壞

樂崩天網弛絕諸侯力攻轉相吞滅德不能懷威不能制

至於赧王遂喪玉斗又七百六十五 草有元巨暢威嘉木有扶

雜識六 七月河精舍叢鈔

桑梧桐松柏皆受氣清美異於羣類者也又九百九十四

索引稱一作王逸正部一作王逸子一作王叔師正部

何校文選正改王陳同非也

孫綽子輯本 隋書經籍志 孫子十二卷孫綽撰

銜轡衡輅無心於馬而所以御馬典籍禮度無心於治而

所為治 典籍文章之言也理出於天辭宣於人並仙覽

撫明鏡則好醜之貌可見文選謝靈運晚 山西射堂詩注 或問賈誼

不遇漢文將退耕於野乎薄遊於朝乎文選二 十七注 或問雅

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

可觀斯謂之雅俗矣文選三 十八注 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真

偽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又 莊多奇言渾沌

得宗象罔得珠旨哉言乎又 聖賢極其標榜有大力矣

文選四 十七注 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

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

上千里傍蔭數國東極有大人斬木為策短不可杖釣魚

為鮮不足充餽御覽三百 七十七 動而不乘不理若汎舟而無

柁又七百 七十一 仲尼見滄海橫流故務為舟航又七百 七十 北

阜有木焉名曰時好又九百 六十 火光明於天者燈燭何施

又八百 七十

索引稱孫綽子者當以別於兵家之孫子書錄解題云

雜識六 八月河精舍叢鈔

孫子十卷題晉孫綽與公撰恐依託唐志及中興書目

並無之陳氏未及細檢故云爾

鄭康成墓

太平寰宇記廿四 鄭康成墓在密州高密縣西北十里高士

傳曰案今本高士 傳無此文 袁紹屯兵官渡謂元隨營不得帶病至

魏郡元病篤卒葬於劇東後以墓壞歸葬之礪阜郡守以

下緘經者千餘人礪阜在高密城西北五十里唐貞觀十

一年詔去墓面十步禁樵採焉 萬疋梁郡國志高密縣

西有鄭康成宅亦曰鄭城後移葬於礪阜墓側有稻田十

萬頃斷水造魚梁咸收億萬號為萬疋梁 殷芸小說郭

玄葬城東後墓塋改遷屬卑縣令車子義爲玄起墓亭名
曰昭仁亭助四案郭是鄭之誤小說此卷並後漢人物
附海錄碎事八鄭玄與傅嘉同門學相友善注同門謂同
師也

婦人集

婦人集曰沒太子妻李氏爲夫所遣婦與夫書并致安眾
扇兩雙律七案安眾縣屬南陽郡見兩漢志沒當作
汲北戶錄二婦人集汲太子妻李與夫書云致尙書墨
十螺

左輔頓條西嶽廟中刻石記開元二十四年十月

雜識六

九月河精舍叢鈔

刻石記已分裂爲三段碑題年月皆殘泐首行僅存刻石
記三字今據復齋碑錄校補實刻證文多殘闕難讀縮
審記文有云上缺十月錄九師左馮翊太守魯缺八之
事旬有二日奉迎云云又云自明辟而下逮王公卿士
泊趣馬小下缺云云考舊唐書元宗紀開元二十四年十月
戊申車駕發東都還西京甲子至華州丁丑至自東都
新紀則云十月甲子次華州免供頓州今歲稅賜刺史
縣令中上考丁卯至自東都所記年月與此記正同蓋
是時玄宗自洛陽還長安同州刺史於華州奉迎供頓
故其僚因刻石于西嶽廟中也記所稱左馮翊太守魯

公不詳其姓名考文苑英華四百孫逖授孟溫太子賓
客等制稱金紫光祿大夫使持節同州諸軍事行同州
刺史上柱國魯國公孟溫同州卽馮翊郡時代正合當
卽其人元和姓纂三孟珩居相州十一代孫唐禮部
尙書溫蓋記其所終之官也記所載勾豫功據馮翊朝
邑澄城河西韓城諸宰尉皆同州屬官俱頓條也惟碑
錄云李珣八分書刻則云韓城縣主簿杜繹書微有
不同溫蓋卽孟溫禮部事詳郎
夢真容碑開元廿九年六月

雜識六

本月河精舍叢鈔

夢真容碑後刻博州刺史李成裕奏成裕兩唐書俱無傳
考新書宰相世系表隴西李氏姑臧大房給事中亶子
成裕祕書監舊唐書李揆傳祕書監贈吏部尙書成裕子
張曲江文集附錄載張九齡授洪州刺史制稱大中大
夫前行尙書都官郎中上柱國始婦臧縣開國子李成
裕體仁以善率禮以訓守官闕以獨茂履忠信而不憲
可使持節金州諸軍事守金州刺史散官勳封如故末
署開元十五年三月十三日則在博州刺史之前又舊
唐書禮儀志四天寶十載正月宗正少卿李成裕祭北嶽
安天王大唐郊歷官始末大略可考者如此又據成裕
奏請於開元觀具寫綸言勒於貞石諸州亦望准此云

云知當時諸州俱刻此初赤城志十載台州天慶觀有
唐開元眞容應見碑開元二十九年立後題朝散大夫
使持節臨海郡諸軍事守臨海郡太守賈長源亦其一
証今所存者僅此爾蓋屋本系後人重模今不數

大唐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天寶三載二月

感應頌題額者裴迥兩書無傳結銜稱太中大夫守河南
尹河南水陸運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兼東京留守判
留司尚書省事考李華唐故東光縣主神道碑銘少子
德位兼盛曰迥今河南尹兼東都留守上柱國唐文粹五十五
結銜與此正合舊史良吏傳天寶中長史裴迥委洛陽

雜識六

十二月河南府合葬

尉蔣沈以推覆檢勾之任新書地理志河南伊水有石
堰天寶十載尹裴迥置蓋卽其人又新書紀王慎傳女
東光縣主適太子司議郎裴仲將碑云開喜公不書名則是迥之
父宰相世系表不載此校當以是房無入相者故耳錢
少詹事跋尾引本紀天寶三載二月河南尹裴敦復討
吳令光云未審迥與敦復卽一人否今考敦復開元十
二年將帥科及第累官考功員外郎檢校吏部郎中中
書舍人陳留太守河南尹刑部尚書嶺南五府經畧等
使貶淄川大守天寶六載爲羅希夷所殺詳見郎官石
柱題名考王氏疑此碑立於二月五日而敦復討吳令

光在二月丁丑推長厯二乙丑朔丁丑是十三日其時
敦復尙任河南尹而此已云裴迥案敦復時已去任特
未落下河南尹結銜耳文苑英華載孫逖授裴敦復刑
部尚書制亦稱河南尹是其證也

宣州刺史陶府君德政碑

寶刻類編二宣州刺史陶大舉德政碑僧靈廓撰陶德甄
書永昌元年二月十三日立輿地碑記目一陶府君大
舉德政碑在太平州當塗縣東六十里丹陽鎮南之禪那
院乃唐僧所撰永昌元年己丑建碑今存集古錄跋尾
五陶雲德政碑雲字大舉河南伊闕人高宗時爲恆州刺

雜識六

三月河南府合葬

史碑永清三年立案叢編六引錄目同則雲卽大舉特
是時以字行爾陶君歷刺十二州位至通顯恆州宣州
皆碑頌德政願舊新書俱不爲立傳何耶碑載君在宣
州有禦亂之勳而碑文殘缺不見亂者姓名以時地考
之當指徐敬業又金石錄目錄五第九百五十一唐懷
州刺史陶大舉碑姚崇撰徐嶠之正書開元八年引同
蓋卽其所終之官也

鄭準墓誌銘大和四年八月

唐故右內率府兵曹鄭準墓誌銘潁川陳齊之撰準字□
道其光榮陽人曾王父璿河南少尹王父溥尙書右部

郎中歷青邢相衛宛幽懷七州刺史入為左庶子皇考
華駕部郎中吉州刺史準子宗儒宗溫宗慶宗遜一子
奉釋氏教名曰宏直考宰相世系表塔官河南少尹子
溥左庶子平吉州刺史溥子華太常博士失書準名又
所載官位亦微有不合皆當以此為正此誌歐趙諸家
皆不著錄惟古刻叢鈔錄有全支相與比較間有不同
加而未嘗泐其口石刻無而字其名曰宏直無其字也
呼作嗟乎權寧作權葬有女二人作有女三人請文於
余作請余於文又叢鈔僅缺十四字今則殘缺者廿三
字漫漶者十一字然如叔季之季字即以是年之即字

雜識六

三月河精舍叢鈔

叢鈔已缺今則字甚完好疑是覆本也唐書職官志有
右司郎中無右部郎中此誌右部當是右司之誤然叢
鈔亦作右部殊可疑也

東林寺題名

昇元三年

朝議郎檢校兵部尚書賜紫金魚袋上黨郡公食邑一千
戶景迢自京城隨侍伯父江上歸郡獲從家兄桂陽郡公
訪諸絕景時春林闌芳晚雨新霽躡步忘倦塵心頓清意
日方還故絕於此昇元三年太歲己亥三月二十三日書
景迢當姓徐非姓景也江上當作江王陸游南唐書列
祖本紀昇元元年十月丁亥封弟知證為江王又徐知

證廬山太乙真人廟記云予撫江民之五稔後有昇元
五年云云則昇元初元鎮江州者正是知證知證弟為
知謂此云伯父江王則當是知謂之子傳傳云十桂陽
郡公名景迢烈祖本紀昇元元年十一月南唐書失載
景迢名故此遂以為景姓耳又南唐書知證事吳越州
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初王江收王魏不書所歷方鎮據
此則昇元初鎮江州又廟記末云子再任宣州之二載
是時昇元六歲歲在壬寅秋七月有六日給衛稱應運
軍國佐聖功臣監國軍節度宣州營田觀察處置等使
特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宣州諸軍事宣州刺

雜識六

古月河精舍叢鈔

史上柱國食邑一萬戶韓王知證記可補南唐書之闕
知證初任宣城當在楊吳時其
自江州移宣州當在昇元五年

郭求

元和姓纂

九

司農郎中懷州刺史郭齊宗曾孫求校書

郎東兆人

唐書

二府元落郭求

元和

文苑英華

八十

有郭求省試日暖萬年枝詩

重修承旨學士壁記

郭求元和十一年十一月六日自藍田尉史館修撰充八
月遷左拾遺十一月八日出守本官 韋執誼翰林院故
事元和已後郭求藍田尉授集賢校理充拾遺又充出守
本官新書韋貫之傳韋貫之罷相翰林

學士左拾遺郭求上疏申理詔免求學士按憲宗紀元祐十一年八月壬寅章貢舊文宗紀下大和五年九月甲辰貶太子左庶

子郭求為婺王府司馬以其心疾與同僚忿競也唐會

要六十一元和二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郭球及

第白居易吟四維詩有云家雖貧猶富於郭庶子注云

分司同官中庶子求貧苦最甚白氏文集二十九

王右丞集

王維汧陽郡太守王公夫人安喜縣君成氏墓誌銘曾祖

休寧某官祖某某官襲封常山公貳公執帛調護諸閣九

伯剖符典司方岳父某某官漢雄右輔實拜翁歸周命僕

臣惟茲伯罔夫人即太僕府君之第二女也長子濡前

某官次子澄某官

文苑英華九百二十楊炯唐贈荊州刺史成公知禮神道碑

曾祖休寧後魏汾州刺史齊特進左右衛大將軍宇文

朝江州刺史隋城陽郡公諡曰武祖少退北齊民曹那

中宇文朝地官上士襲城陽公父君綽隋金紫光祿大

夫唐深州刺史上柱國公襲城陽公歷箕州平城洛州

邯鄲二縣令長子司衛少卿兼檢校魏州刺史大辨

中子左鷹揚將軍大方少子朝議大夫行司漢主簿大

琬等据知禮碑則成氏誌當有脫文其刺同州官太僕

者未知即大辨否

河東先生集

河東先生集二十柳宗元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刺

史盧杞加禮褒旌考績絕尤推君之政風於下邑命為吏

部尚書郎庚河南受命黜陟狀君理績殊異宜升天朝注

中元年二月命起贊衛晏洪案命為吏部句有誤庚河

南疑庚何之誤南字衍新書陸贄傳德宗立遣黜陟使

庚何等十一人行天下

皇甫持正文集

韓文公神道碑復為兵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

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絕考異曰三利

取才未詳其義疑銓法有此語或是有脫誤也王云三

利恐當作書判因版本漫滅致誤唐以書判取士凡試

判登科謂之入等選未滿而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

即予官公選士專憑書判是為書判取才以財勢求官

者皆不取是謂財勢路絕以上王格案三利當作三科

三科者拔萃科宏詞科平判入等也三科俱吏部主之

三科亦見東又案悉與二字為句蓋選人有父年七十

母年六十及已身年七十者悉與注官不復駁放也王

氏誤以悉與屬下三利取才為句故疑身七十下有闕文

李文公集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上李翱集十八卷集皆雜文無歌詩前有蘇舜欽序云唐之文章稱韓柳柳文雖辭不迫韓而理過於柳洪盤洲集六十右李文公集十八卷以唐藝文志校之多八卷蓋常山宋次道所定也建陽小本獨多答開元寺僧書一篇亦不著目其辭反復溫潤與他文相類而集中又有所作鍾銘知其為習之文昭昭矣既是正之冠以蘇公序附其傳於後

明

邵武郡守蜀馮師虞刻本前有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廣西等處承宣布政司使布政使王融何宜

雜識六

七月河清舍叢鈔

序總二十八卷凡一百三首

元開

第九卷 疏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

元注

第十二卷 歐陽詹傳

元注

第十五卷 馬少監墓誌

有目無文 文苑英華有秘書少監史館修撰馬君墓誌

第十八卷 未竟詩一首

毛本退入獄中云鄰拙之甚又於燈錄載其贈藥山僧一首又韓文公遠道聯句亦載

一聯俱見毛跋

今本十八卷無答開元寺僧書當即宋次道定本惟前

無蘇序後無傳知非從洪本錄出不載此序

惜考判官

選部舊制每歲孟冬以書判選多士至開元十八年乃擇

公廉無私工於文者考校甲乙丙丁科以辨論其品是歲

公受詔與徐安貞王敬從吳韋襲麟李宙張烜

聖士參焉凡所究所升獎皆當時才彥考判之目由此始

也 毘陵集八權 初吏部試判別差考判官三人校能否

元和初罷之七年吏部尚書鄭餘慶以疾請告乃復置考

判官以兵部員外郎韋頊屯田員外郎張仲素太學博士

陸戛為之揚於陵自東都來言曰本司考判自當公心非

次置官不知曹內公事考官祇論判之能否不計關員本

司祇計員闕幾何定其留放置官不便率執以已置頊等

肅令考判目選人其餘常調委本司自考

舊書楊於陵傳

堂印

還史國語解堂印博采之名劉攽漢官儀李清照打馬圖

皆有堂印杭堇浦云堂印不獨為契丹語格案唐時已

有之唐語林六李程謂李石曰汝向忙閑時把唐印將

去又玉泉子鳳翔從事以戲手祝夏侯孜王生曰二秀

才若俱得登第當擲堂印舊書杜讓能傳崔紹緯鄭延

昌喪堂印公服故博采家因謂重四為堂印

文苑英華辨證補

百七唐太宗饒中書侍郎來濟詩 舊來濟傳永徽二年

拜中書侍郎 都穆跋云宋之問詩

三百五 歐陽詹唐天志云貞元七年清河張公式為冬官

之五年 彭云式川文作或刊本文集亦作或案或當

作或工部侍郎張或見通鑑唐紀四貞元二年攷權載

之文集九祭故呂給事文張式於貞元九年官尚書

駕部郎中知制誥舊書鄭餘慶傳張或貞元十三年官

刑部郎中

三百八 授韓滉戶部侍郎制 蒙上孫逖章濟制作前人

誤案舊書韓滉傳大厯六年自尚書右丞知兵六年改

戶部侍郎判度支舊文苑傳孫逖上元中卒前人二字

衍

雜議六

九月何精舍議鈔

三百九 賈至授柏庭昌憲部員外郎制稱監察御史柏庭

昌 案柏當作桓新書宰相世系表桓氏京兆尹臣範

子庭昌刑部郎中

三百九 孫逖授武三思鴻臚卿制金紫光祿大夫行國子

祭酒武三思 全文九百六校云逖知制在開元二十

四年時三思久誅新舊書亦不載三思官鴻臚卿題與

擢人必有一誤今存疑編入闕名格案思當作忠三字

衍舊書后妃傳上元宗貞順皇后武氏同母弟忠果遷

國子祭酒新傳新書宰相世系表武明忠鴻臚卿元和

同所當是忠兄表誤 歷官與此制正合

合一人姓纂傳作忠

四百 蘇頌授楊嶠國子祭酒制魏州刺史上柱國北平縣開

國子楊嶠 案楊當作陽新陽嶠傳其先北平人世徙

洛陽北齊尚書右僕射休之四世孫再為魏州刺史入

為國子祭酒

四百 孫逖授盧詢太子詹事制稱太中大夫使持節華州

諸軍事守華州刺史上柱國盧詢可太子詹事員外置

同正員 彭云詢當作綸下同格案詢綸二字俱誤當

作綸新書李林甫傳帝愛兵部侍郎盧綸綸籍稱

美之林甫因出為華州刺史俄授太子員外詹事綸由

是廢事跡正合

雜議六

三月何精舍議鈔

四百三 安養百姓及諸改革制云其中岳等三方典禮猶

關朕以眇身 顧澗濱云猶闕下有脫文朕上脫去題

目是別一篇誤連十年前在文局讀得今記於此道光

乙酉八月思適居士書

四百五 授李燧總目平盧軍節度使制王堂新肅傲傳

宣宗以李璣為嶺南節度使倣封還詔書資治通鑑唐紀

六十 大中十二年五月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為嶺南

節度使給事中蕭倣封還詔書考異曰此出東觀漢記

十二年四月李璣自司農卿為格案李燧奏記作李璣

右金吾大將軍蓋於此除也 明本考異亦作李璣李璣當是宣宗時人

授王安實天雄軍節度使制正議大夫前守右金吾將軍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
安實可起復忠武將軍守一本金吾衛將軍兼秦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天雄軍節度秦州一本河渭等州營田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勳賜如故 案安實當作晏實資治通鑑唐紀六咸通四年二月置天雄軍於秦州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為天雄觀察使新書王晏宰傳子晏實祖智與自養之故名與諸父齒劉稹平擢淄州刺史終天雄節度使

雜錄六

三月河渭合義抄

正於二原 彭云交字疑格案漢官儀漢制八座丞郎初拜並集都座交禮還又解交御覽二百晉書職官志宋書並同又云今惟八座解交丞郎不復解交一作號表見注元和四百六常表答元和南省請上徽一作號表見注元和四百六常表卒於建中四年正月見舊書當改入憲宗四百六常表太皇太后顏真卿賀肅宗即位表 常表實應二年始選為翰林學士見舊書案顏魯公文集二不載常表名全文四百十五常表文亦誤載三十元宗文已載當校併
又魏知古答張九齡賀西幸延期表 舊書開元三年魏

知古卒此非知古文案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三十亦不載知古名少前首五字全文七十元宗文已載又

魏知古文談載當校併

五百九十七良士代韋令公謝先人贈官表 表云贈臣父

尚書右丞司農卿先臣某揚州大都督此是韋珍元甫

見郎官石柱題名考中全文良士無考案舊房式傳劉

關反高崇文至成都房式王良士崔從盛士玠等白衣

麻詣衛士請罪崇文寬禮之表其狀末云彷彿海隅是

韋元甫無疑本是二首一脫其文一脫其目耳

六百裴度李大夫請朝觀表裴度李大夫未詳何人表

雜錄六

三月河渭合義抄

云始事憲宗過蒙驛策復事先帝猥加爵命又云起在山南不遠旬服又云李光顏薛平皆武臣也淮海以為要重然猶遲延而至述職明庭臣儒臣也梁漢無事道途孔過考舊書裴度傳穆宗時裴度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復兼同平章事寶曆元年十一月度疏請入覲京師明年正月度至則鎮山南者即是裴度此表當是人代裴度作者故度集無之英華誤
又呂頌為張侍郎乞入覲表德宗時任略云貞元五年於延英殿賜面辭之日親奉進止令臣一考即來者又云自到黔中首末三年更入新正即及四載 案張侍

郎名無考舊德宗紀亦不載其名據再請入觀表云近

日已來楊

或作楊

悅孫成李連裴腆皆在遐裔相次喪

亡李連於貞元五年觀察黔中則張當即繼李連之任

者然考英華

五百八十五

呂頌黔州刺史謝上表云去年某

月日恩勅授臣使持節都督黔州諸軍事守黔州刺史

兼御史中丞

類表

今年某月日到所部上訖又權載之

文集

四十

祭故呂給事文不著頌名案其事迹與謝上

表正合有云出領符竹澄清遠部少拜黃屏昭宣王度

前署貞元九年正月則頌拜黔中當在九年之前考舊

德宗紀貞元五年三月以大理卿李連為黔州刺史黔

雜識六

三月月河清含義鈔

中觀察使八年五月戊午以光祿少卿崔穆為黔州觀

察使據再請表則李連當即於五年喪亡而呂頌即繼

其任當亦在五年至領入拜給事而崔穆代之則當在

八年自貞元五年至八年首末正得四年中間不容又

有張侍郎其人為張侍郎四字當是衍文英華於此類

誤謬甚多如柳冕青帥乞朝觀表裴度李大夫乞朝觀

表之類不可盡依

六百三

裴冕舉杭州刺史韋臯自代狀

臣在福建與韋

臯鄰近詣其為政甚得人心逃亡悉歸遠近皆悅頃在

京兆以公造出官今領餘杭以理行高第云云豈裴冕

曾為福建觀察使耶然攷舊書韋臯傳不云刺杭州攷

韓臯傳貞天十四年自京兆尹貶撫州司馬員外置同

正員無幾移杭州刺史與狀文正合知韋臯是韓臯之

誤又舊柳冕傳出為婺州刺史貞元十三年兼御史中

丞福州刺史充福建都團練觀察使時正相接則裴冕

當作柳冕

八百

顧況湖州刺史廳壁記云泊千頃大夫作塘貯水溉

田三千頃今使君辭也唐景皇帝七代一作孫先公尙

書先公大夫奕葉之勛

一作

有功於民公實嗣之案

三千頃下今使君上文義不屬當有脫文下文云天王

雜識六

詩月河清含義鈔

褒拔于公陟襄陽節度李公陟當道觀察統諸道鹽鐵

轉運二牧既陟唯公盤桓云云今記上文僅述千頃無

李公名攷吳興志湖州刺史于頔後有劉全白王浦李

錡李詞諸人攷舊書李錡傳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

史多以寶貨賂李齊運由是遷潤州刺史兼鹽鐵使記

所云李公當即李錡則三千頃下蓋述李錡政蹟疑因

錡以反誅故刊去其文爾

唐文粹七十

新書宰相世系

表上大鄭王房有太子賓客守散騎常侍詞于太祖正

七代孫即記所稱使君辭也詞高祖臨川郡公刑部尙

書德懋父司農卿謚曰敬亦與記文先公尙書先公大

夫語合又舊書李齊運傳萬李鉤為漸西觀察使受賂數十萬計舉李詞為湖州刺史既而邑人告其贓犯上以齊運故不問而遣之吳興志李詞正元十六年自萬年縣令授遷光祿少卿統記作十四年案記未署貞元十五年十二月哉生魄統記是

八百九 韋表微翰林學士院新樓記有云夏四月中書鄭舍人駕部郎中皆以鴻文碩學為侍講學士 案重修承旨學士壁記大和元年四月二十三日鄭辭自中書舍人許康佐自度支郎中改駕部郎中充侍講學士此記郎中上脫許字

雜識本

五月可補合後

八百五 李華台州乾元國清寺碑 碑云盈川非古邑也襟東江山因而城之則此寺當在盈川案舊書地理志台州無盈川縣惟如意元年析衢州龍丘置盈川縣同又云元和七年省又元和郡縣圖志六十分信安龍邱兩縣置不云會屬台州則此台州當作衢州

讀書雜誌卷第七

仁和勞 格著

歸安丁寶書述

孔子弟子考補

劉給事文集二有改瑕邱伯叔仲會為寧陽伯仲邱伯公西輿如為北鄉伯制畧云夫子道為百世師今從祀弟子封爵之地乃斥其名於爾安乎爰命封論悉加改訂以稱朕尊仰之意 曝書亭集孔子弟子考失載改封事當據

特勒

雙溪醉隱集二凱樂歌詞曲取和杜注和杜詩可汗之故地也歲乙未聖朝太宗皇帝城此起萬安宮費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宮城遺址賧東北七十里有唐明皇開元壬申御製御書闕特勒碑接唐史突厥傳闕特勒骨咄祿可汗之子苾伽可汗之弟也名闕可汗之子弟謂之特勒開元十九年闕特勒卒詔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齋聖書使北弔祭并為立碑上自為文別立祠廟刻石為像其像迄今存焉其碑額及碑文特勒皆是殷勤之勤字唐新舊史凡書特勒皆作衙勒之勒字誤也諸突厥部之遺俗猶呼其可汗之子弟為特勒特謹字也則與

碑文符矣碑云特勒苾伽可汗之令弟也可汗猶朕之子也唐新舊史並作毗伽可汗勒苾二字當以碑文為正

校聞人詮本唐書間有作特勒字張長遜傳號為割利

特勒官本改勒新書則作特勒

水經注

水經注渭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又南逕應城西地理志曰故父城縣之應鄉也周武王封其弟為侯國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為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侯鄉亦曰應鄉按呂氏春秋云成王以

雜識七

二月河清舍叢鈔

桐葉為圭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有應國非

成王矣趙云呂氏下是臣瓚說見漢志注師古曰武王之弟左氏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稱則案以應侯為成王弟

應侯武王之子又與志說不同

是韓詩說御覽部二建引陳留風俗傳曰周成王戲其弟

桐葉之封周公曰君無二言遂封之於唐唐侯常慎其

德其詩曰媚茲一人唐侯慎德是也唐字當係後人妄

改然考續漢書郡國志潁川郡父城縣有應鄉杜預注

解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後漢書馮異傳注引杜注作襄城城父不屬陳留當考

魏書

三國志魏書九夏侯玄魏畧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

文房四譜一引作不畜筆硯當據改

荀彧世語寓名見顯著子羽嗣位至尚書世說新

語下之排調注引寓作寓顯著作頭責當據改子羽下

五字疑衍

百六十五 三國典畧曰梁李膺字公府廣漢人也西昌

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建昌梁武悅之謂曰卿何如

昔日李膺對曰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

之君梁武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又曰魏志

曰蒙上魏志李膺自蜀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

何如昔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

雜識七

三月河清舍叢鈔

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

別駕案魏志二字誤

四十四 晉中興書紀瞻字士遠為鎮東疑脫卿王左長

史丹陽宣城新安三郡中正王常幸瞻家同乘而還府瞻

甚見遇鄉郡榮之士遠晉書誤思遠

董昆

董昆字文通餘姚人清約守貧并日而炊茹菜不厭書鈔

三十八引曾少遊學師事顧川荀季卿受春秋治律令明

達理法又才能撥煩縣長潘松署功曹史刺史盧孟行部

垂念冤結松以孟明察於法令轉署昆為獄吏孟到昆斷

正刑法甚得其平孟問崑本學律令所師為誰崑對事荀

季卿孟曰史與刺史同師孟又問崑從何職為獄吏松具

以實對孟歎曰刺史學律猶不及昆召之署文學太

三十八引建初三年遷廷尉持法清峻一作開門不發私

書北堂書鈔三十補太司農帑藏遂有脫坐無完席三十

先賢傳

周齊防戍城鎮考

中州黃帝至木棚一十成諸軍事案隋志後周時宜陽曰

三州當從周書作熊和崇德防周書武帝紀天和

三州當從周書作熊和崇德防周書武帝紀天和

雜識七

四月河清舍叢鈔

在國齊國公德率眾於宜陽築崇德等城隋書李穆傳

天和中和持節綏集東境策武申旦郭慈潤崇德安民交城

等諸當屬安義防公憲出宜陽築安義等城建中

防中州九曲防周書韋士馬城九曲城魏玄傳大統十六年

保定末出為中州刺史九曲城主通典河南府書安縣

有九曲城所安樂防周書明帝紀二年遣安樂城公三

泉防州伏流防周書魏玄傳大統十三年與開府李義

之尋移鎮伏流章祐傳與李延孫并勢置樹於伏流

武帝紀保定二年於伏流城置和州魏玄傳天和四年

東魏置伊川郡鎮南陸渾縣開皇初郡廢改縣曰伏流

周張防平泉防固安防蠶口防疑疑谷一字通谷

防黃蘗戍起谷戍王晏戍俱超戍牽羊戍

溫狐戌 交河戌 大嶺戌 避雨戌 木棚戌 州中

超防 周書魏玄傳天和二年除白超 州通洛防 周書李穆傳

定五年十月辛亥改函谷關城為通洛防 隋書李穆傳

大司空奉詔築通洛城 周書賀若敦傳保定五年除中

州刺史鎮函谷 韓德與周書賀若敦傳保定五年除中

儀同三司通洛慈州防主邵州刺史任城縣男 慈潤

防 隋書地理志河南郡壽安縣後魏置 同軌防 武中

鎮 旦郭鎮 安民鎮 交城鎮 鹿盧鎮 孔城防 周

魏玄傳大統十三年與開府李義孫拔伏流城又克孔

城即與義孫鎮之尋移鎮伏流 裴寬傳除孔城城主大

統十六年遷河南郡守仍鎮孔城 武帝紀天和四年八

月庚辰盜殺孔城防主以其地人齊 通鑑音注魏收志

漢晉河南新城縣後魏道新縣城人齊 通鑑音注魏收志

郡伊闕縣界通典河南府壽安縣高齊置孔城防以備

縣東南 州樂昌防 州勳胡營防 州新城防 柏壁城

永寧防 相里防 州河雞鳴防 周書武帝紀建德六年

防置旭州 隋書地理志臨洮郡 甘松防 周紀甘松防

洮源縣後周置曰金城并立旭州 隋書地理志

和郡縣志周明帝武成中逐諸戎始有其地乃於三交

日築城置甘松防 武帝建德中逐諸戎始有其地乃於三交

同昌郡封德縣後 廣川防 周紀廣川防 隋書地理志

州立 齊川防 隋書元景山傳周時果遷儀同三

平業 續漢書劉昭序叔駿之書是謂十典矜緩殺青竟亦不成

二子平業俱稱麗富 平業孫 星衍 改平業云二子司馬

彪華嶠也平業八志十典也 續古文 格案平業當作卒

沈仁偉

元和姓纂 四十 浙東觀察澤潞節度沈詢生仁偉 原誤 進

士吳興武康縣人 北夢瑣言 五 沈詢子 原誤 仁偉官至

丞郎人物酷似先德所謂世濟其美 劉崇望授中書舍

人崔凝右補闕沈文 總目 偉並守本官充翰林學士制三

代絲綸一門冠蓋不墜其業者伊文偉有之墨妙詞芬策

名試第謙無矜物敏以適時 文苑英華 三 益州名畫錄

上 僖宗皇帝幸蜀回鑾之日蜀民奏請留寫御容於大聖

慈寺宣令常重脩中和院上壁及寫隨駕文武臣寮眞殿

上御容前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沈仁偉 案此湖州志

人物傳未載 雜議七 六月何精舍叢鈔

李翊李珣 新書李訓傳大和八年十月李仲言遷周易博士兼翰林

侍講學士於是諫議大夫李珣等共劾仲言檢人天下其

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 舊文宗紀 下 大和九年十一月

戊辰以給事中李翊為御史中丞 唐會要 十六 開成元年

五月上御紫宸殿宰相李固言奏曰御史中丞李珣在臺

雖無甚過以為人疏易不稱此官此官乃天下紀綱有司

繩準苟用人非當則紊亂典章上曰李珣官業應不甚舉

然為人豈不長厚耶固言對曰臣所奏緣與御史中丞不

相宜人即屬厚難任彈奏且憲司事亦至難官要得宜者

舊書文宗紀 下開成二年六月丁巳以給事中李翊為

湖南觀察使 元稹李翊監察御史制署云前監察御史

襄行李翊文學周敏操行端方執喪有聞俯以就制復爾

故秩勉修乃誠可行監察御史元微之文 參攷諸書李

翊李翊疑即一人

李則

新書宗室世系表雍王房宗正少卿漢子則不詳 舊書

李漢傳子則亦登進士第 重修承旨學士壁記李則大

中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自權知右拾遺內供奉充十

雜議七

七月漸漸舍後

四年五月十二日召對賜緋加右補闕十月二十六日召

對賜紫咸通二年三月十一日加左補闕依前充三年二

月二十日加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充九月十四日守本官

出院翰苑羣 舊書懿宗紀咸通十三年五月辛巳敕貶

給事中李貺斬州刺史于琮之親黨也為章保衡所逐

玉泉子咸通中章保衡路巖作相除不附己者司戶李

貺勤州南部新書 舊書宗紀乾符二年十月以秘書少

監李貺為諫議大夫

韋鎮

新書宰相世系表韋氏鄭公房端子鎮不詳 舊書文宗

紀下開成元年正月丁未以秘書監韋鎮為工部尚書

劉禹錫傷韋賓客續詩自注自工部 韋公八十餘位至六

尚書五福惟無富一生誰得如桂枝攀最久蘭省出仍初

海內時流盡何人動素車劉賓客文 郁羣老大唐常州

江陰縣興建寺碑銘于郡守韋公鎮剛毅公廉仁明愛人

指紳之徒其從如水煩由台鼎方領此郡用弗擾政慰安

罷民先張刑法以威之次施道德以育之視百姓如同小

子勦兇絕豪護持大梵全唐文七 石刻大唐華州下邽

縣丞京兆韋公夫人墓誌銘哀子前鄉貢進士鎮謹撰并

書詩曰有子五人曰鎮 石刻韋紆唐故朝散大夫秘書

省著作郎致仕京兆韋公端 玄堂誌淮夷削平之明年皇

帝在宥天下方弘孝理詔百辟父母存有顯擢歿有褒贈

時鎮為工部郎中又云鎮工部郎中

蘇特

元和姓纂十一 工部侍郎蘇弁兄冕生特持生循楨 新

書賈餗傳太和九年上巳詔百官會曲江故事京兆尹自

門步入揖御史賈餗自矜大不徹扇蓋騎而入御史楊儉

蘇特固爭餗曰黃面兒敢爾儉曰公為御史能嚙嚙耶大

夫溫造以聞坐奪俸既相會李宗閔得罪指儉特為黨斥

去之 舊書文宗紀 太和九年七月癸亥貶殿中侍御史

蘇特爲潘州司戶 吳興志大中二年五月自陳州刺史
拜除鄭州刺史 南部新書 成湖州歲貢黃黿子連帶木
瓜李景先自和牧謫爲司馬戲湖守蘇特曰使君貴郡有
三黃黿子五帶木瓜特頗銜之 因話錄 蘇少常景盾
登第與堂兄特並時亦士林之美 劉禹錫高陵令劉君
仁遺愛碑渠成之明年 寶應二年 涇陽三原二邑中又攤其衝
爲七堰以折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詣京兆索言之府命從
事蘇特至水濱盡撤不當攤者絲是邑人享其長利 劉省
文志 雜傳記類 蘇特唐代衣冠盛事錄一卷 案石刻天
文志 雜傳記類 蘇特唐代衣冠盛事錄一卷 案石刻天

雜識七

九月河精舍叢鈔

寧寺經幢後題大中大夫使持節湖州諸軍事守湖州
刺史上柱國蘇特等名鐵橋漫稿云蘇特不見於史惜
未之詳考耳

楊瑱

唐會要 七十 故國子祭酒贈秘書監楊瑱諡貞 吳興志
湖州刺史楊瑱正元四年自濮州刺史授遷國子祭酒 統
元興元 舊文苑傳 王仲舒與楊瑱梁肅裴樞爲忘形
之契 舊書德宗紀 上建中三年七月以兵部郎中楊瑱
爲御史中丞京畿觀察使 南部新書 癸建中元年貶御
史中丞元全柔二年貶中丞楊瑱皆四月晦日 二年下
有脫文

殷亮顏魯公行狀大歷七年九月公拜湖州刺史以遊客
前大理司直楊昱爲判官委閱簿檢吏接詞政之務於昱
等而境內晏然又云今檢校國子祭酒楊昱自御史中丞
京畿採訪使除爲漢州刺史轉湖州刺史以舊府之恩乘
州人之請紀公遺事刊石立去思碑於州門之外卽今都
官郎中陸長源之詞也又云公之密親懿友重其器悅其
能者今檢校國子祭酒楊公昱 顏魯公 陸贄奉天薦袁
高楊勉 已上二人並曾 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
審看可否者因晤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諸
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
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寘之清
列皆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今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
賢之意亦非海內望理之心倘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
接必有可觀 陸宣公集十四全 劉禹錫唐故監察御史
贈尚書右僕射王公 俊 神道碑娶頌川韓氏主客員外郎
衢之女國子祭酒楊瑱之外孫 參考諸書楊瑱楊昱楊
瑱楊眞當卽一人疑本名瑱餘俱宋人避神宗諱所改

雜識七

十月河精舍叢鈔

沈迥

元和姓纂 四十 沈忌生迥吳興武康縣人 唐會要 七十
貞元元年九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沈迥及第 石

刻蜀丞相蕭葛忠武侯新廟碑銘山南西道節度行軍司

馬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御□沈迴撰自元十一年陝西河東

文苑英華百八沈迴省試小苑春望宮池柳色詩一首

張昔翊達丁案唐詩紀事三十黎逢登大曆十二年進

士沈迴當卽是年進士全唐文小傳未詳考

李瓚

新書宗室世系表下小鄭王房文宗相宗閔子桂管觀察

使贊字公錫重修承旨學士壁記李瓚咸通四年四月

七日自荆南節度判官檢校禮部員外郎賜緋充翰林學

士其月十日遷右補闕內供奉充九月十八日加駕部員

外郎充十二月二十八日加知制誥五年六月一日改權

知中書舍人出院韜薈舊書李宗閔傳子瓚大中朝

進士擢弟令狐綯作相特加獎拔瓚自員外郎知制誥歷

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綯罷相出爲桂管觀察使御軍無政

爲卒所逐貶死新傳署同案瓚咸通四年入翰林京新

書僖宗紀乾符四年十二月安南戍兵亂逐桂管觀察使

李瓚唐語林六李瓚故相宗閔之子自桂州失守貶昭

州司戶後量移衛州刺史給事中柳韜疏之復貶韶始與

瓚相善瓚先達而韜韜既重爲所貶性強躁憤且死鄭

舍人穀之父瓚座主也乃爲書曰與穀受恩未穀極苦累

雜識七

二月何補舍

十點筆落而卒案穀雖作穀蕭子見新書穀語林

薛調李當作瓚同年進士調美姿貌人號爲生菩薩瓚

俊爽人號爲劍調寬恕而瓚猜忌論者以時人所稱協其

性也

梁令瓚

石刻李林甫等奉勅注御刪定禮記月令表命待□□制

官安定郡別駕梁令瓚等爲之注解新書馬懷素傳開

元九年以將任郎梁令瓚文學直麗正書院後以右率府

兵曹參軍而罷終恆王府司馬舊書方伎僧一行傳開

元中敕令率府長史梁令瓚等與工人創造黃道游儀以

考七曜行度互相證明後山叢談秘閣置有梁文令瓚

五星二十八宿圖李公麟謂不減吳生婦女疑蜀手也

春明退朝錄下祕府書畫子盡得觀之其畫梁令瓚二十

八宿真形圖

褚庭誨

石刻張九齡大唐故光祿大夫□□行集作侍中兼吏部尚書

□□□集作學士贈太師□□忠獻公□□集作後

列奉勅檢校模勒使朝議大夫□□議大夫上柱國□庭

誨一行元和姓纂八國子祭酒管國公褚無量生廷誨

給事中錢塘人唐會要七十開元五年文儒異等科褚

雜識七

三月何補舍

庭誨及第 蘇頲贈禮部尚書緒公神道碑次子左拾遺

庭誨文苑英華八 孫逖授緒廷誨給事中制門下朝議

大夫守諫議大夫上柱國緒廷誨師臣舊業官序良才文

儒實百行之資翰墨當一時之妙駁正為務疇咨所難宜

遷左禁之榮式允中朝之望可守給事中散官勳如故文苑英華三百

案當從石刻作庭誨

武少儀

舊書德宗本紀下貞元十一年正月乙未以衛尉少卿武

少儀為營官經畧使 舊書南詔蠻傳元和四年正月

以太常少卿武少儀充弔祭異牟尋使 舊書于頔傳元

和八年春詔御史中丞薛存誠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

少儀為三司使按問于敏 新書宦者竇文場傳德宗晚

節聞民間訛語禁中事而北軍捕太學生何疎曹壽繫訊

人情大懼司業武少儀上書有罪不測願明示四方俄

得釋 武少儀見全唐文小傳未詳考

盧頊

新書王虔休傳澤潞節度李抱真之喪軍司馬元誼據洛

州叛虔休遣將李廷芝討之戰長橋斬級數百次雞澤又

破之守戍皆奔魏博即決水灌城將壞遣掌書記盧頊入

見誼陳利害誼請朝即以頊為洛州別駕使守洛誼出亦

奔魏 新書宰相世系表上盧氏第二房檢校郎中政子

潘不詳潘弟頊澤州刺史 通鑑錄貞元六年十月范陽

盧頊家於錢唐妻弘農楊氏其姑王氏早歲出家隸邑之

安養寺頊宅於寺之北里家貧假食於郡內郭西堰去宅

數十步又云盧頊秉志剛直太平廣記

杭州刺史考

雙士恪 乾道臨安志太守雙士恪右口口衛咸清志

大將軍定相二州總管杭州刺史呂國公天水郡人見

和姓 新書高祖紀武德五年九月壬寅定州總管雙

士恪疑敗突厥於恆山之陽 咸清志歲月事蹟無考

楊令矩 乾道志三楊行矩蔡州總管杭州刺史上

蔡人見元和姓纂咸清志歲月事蹟無考

史令卿 咸清志歲月事蹟無考

柳楚賢 舊書柳沖傳父楚賢貞觀中累遷光祿少卿

交桂二州都督皆有能名卒於杭州刺史新傳 新書

宰相世系表東眷柳氏慶孫子楚賢光祿少卿杭州刺

史

薛萬徹 舊書本傳貞觀十八年授左衛將軍尚丹陽

公主拜駙馬都尉尋遷右衛大將軍轉杭州刺史遷代

州都督

潘求仁 補元和姓纂二十潘子義隋尚書右丞孫求仁

唐屯田郎中杭州刺史廣宗人

元神威 補元和姓纂二十梁州刺史元願達生神威杭

州刺史

獨孤義順 補新書宰相世系表五獨孤氏隋淮州刺史

武安公子佳子義順字偉梯廣杭簡三州刺史洛南郡

公 案新書地理志義順元年置安邑郡武德元年日虞

州自魏十七年州廢又簡州武德三年置義順刺杭

世濟子元獎 新書宰相世系表清河大房崔氏太子洗馬

世濟子元獎吏部侍郎杭州刺史 咸清志歲月事蹟

無考

李自搥 新書宰相世系表趙郡李氏西祖房右司郎

中公淹子自搥杭州刺史 咸清志歲月事蹟無考

士

裴愔 新書宰相世系表中眷裴氏中書舍人元武公

義宏子愔字翁喜杭州刺史 金石錄五錄杭州刺史

裴愔碑族子子餘撰 開元三年九月

宋璟 舊書本傳中宗時自檢校貝州刺史為武三思

所擠又歷杭相二州刺史中宗晏駕拜洛州刺史 顏

魯公文集 四 中宗時兼貝州刺史俄而真拜轉杭州又

遷相州尋入為洛州刺史

劉幽求 資治通鑑唐紀二開元三年十一月劉幽求

自杭州刺史徙郴州刺史 舊書本傳自睦州刺史歲

餘稍遷杭州刺史三年轉桂陽郡刺史

薛瑩 新書宰相世系表薛氏西祖房待聘子瑩杭州

刺史 新書元量傳母喪詔州刺史薛瑩弔祭

皇甫忠 補唐會稽太守題名記開元十年八月自杭州

刺史授越州都督 會稽集十八元和姓纂十一瀉州刺

史皇甫恂生忠殿中監安定朝那縣人

章奏 補文苑英華九百章述唐太原節度使章奏神道

碑開元十年自河南尹以屬官

州刺史 舊書本傳以公事自河南尹左授杭州刺史

轉汾州刺史

袁仁敬 新書許景先傳開元十三年帝自擇大理少

卿袁仁敬為杭州刺史

崔恂 新書宰相世系表二鄭州崔氏利州刺史玄籍

子恂杭州刺史清河男 咸清志歲月事蹟無考

李昇期 補文苑英華八百李華杭州餘杭縣龍泉寺故

大律師碑故李大理昇期往河南希送營撫本州麾幢

往復 律師天寶十三年化誠

崔希逸補同上

盧成務補新書宰相世系表盧氏大房太子詹事廣陽

部公承泰字齊卿子成務壽杭濮洛魏五州刺史文

苑英華八百三十一梁肅京兆府司錄西廳盧氏世官記盧

成務肇久吏職發於京兆綱紀之任開元初罷錄岐下

軍事實居其任其後作牧于壽于杭于濮于洛于魏繼

受玄社以處太原

杜元志補新書宰相世系表襄陽杜氏印州司馬敬則

子元志考功郎中杭州刺史新書藝文志丁部杜元

志集十卷字道憲開元考功郎中杭州刺史

雜識七

七月何精舍叢鈔

李良補李太白文集八十有與從姪杭州刺史良遊天竺

寺詩

陸彥恭新書宰相世系表陸氏豫章尉元之子武后

相元方弟彥恭杭州刺史虞集開元宮碑杭故有開

元宮唐開元中刺史陸彥恭用詔書所作

李構新書宰相世系表蔣王暉曾孫襲潯陽公右武

衛將軍森子構杭州刺史

張守信補唐會稽太守題名記天寶七年自杭州刺史

授越州都督會稽縣英石刻源少良等題名監察御

史源少良陝縣尉陽陵此郡太守張守信天寶六載正

月二十三日同遊下天竺

李處祐補唐會稽太守題名記天寶九年自杭州太守

授十口年致仕會稽縣英

李力牧新書宰相世系表漢中李氏高宗相安期孫

宗墨子力牧餘杭太守咸淳志歲月事蹟無考

薛自勉咸淳志歲月事蹟無考

嚴損之補毘陵集十墓誌銘

劉晏補舊書本傳遷度支郎中杭隴華三州刺史咸淳志誤

元載補

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

雜識七

八月何精舍叢鈔

崔渙新書宰相世系表至德二載八月甲申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南宣慰使崔渙罷爲左散騎

常侍兼餘杭郡太守文苑英華九百三移員相國崔

公墓誌銘自左常侍領杭州刺史俄轉常州徵拜祕書

監太子賓客大理卿

楊慧補吳興統記乾元二年遷杭州刺史慧一作惠興

年縣令授免官與統紀異

侯令儀舊書本紀乾元三年正月以杭州刺史侯令

儀爲昇州刺史充浙江西道節度兼江寧軍使

賀若察補毘陵集七吏部郎中廳壁記歲在乙巳河南

賀若公實為職位往康公為員外郎也東曹朗然如得

水鏡治餘杭也吳人熙熙若逢陽春案乙巳承泰元年

部員外郎出為杭州刺史劉隨州文集奉送賀若郎

中賊退後之杭州詩江上初收戰馬塵驚聲柳色待行

春雙旌誰道來何晚萬井如今有幾人

盧幼平補新書宰相世系表大房盧氏暄子溪杭州

刺史漢弟幼平太子賓客案漢刺史未詳何年壁記亦

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詔以兵部郎中范陽盧公幼

平為之又云未逾三月降者遇忠義歸者喜生育未題

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吳興志寶應三年自杭州刺史授湖州刺

雜識七

九月河精舍叢鈔

史統記云永泰元年案寶應三年

張伯儀李華杭州開元寺新塔碑廣德三年三月西

塔壞太常卿兼杭州刺史張公伯儀忠簡帝心威靜吳

越文苑英華舊書代宗紀大曆二年七月以杭州刺

史張伯儀為安南都護

相里造昆陵集二祭相里造文江人杭人頌德不暇

洛表耆老後公而蘇結銜稱河南少尹贈禮部侍郎蓋

劉隨州文集一朱放自杭州與故相使君立碑回因以

奉簡吏部楊侍郎製文白居易冷泉亭記先是領郡

者有相里尹造作虛白亭咸清志歲月事蹟無考僅

相里

杜濟舊書代宗紀八年五月乙酉貶京兆尹杜濟杭

州刺史坐典選也顏魯公文集八京兆尹御史中丞

梓遂杭三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杜公神道碑銘自

京兆尹出為杭州刺史不逾周歲風化大行不幸感疾

卒又京兆尹兼中丞杭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

杜公墓誌銘自京兆尹出為杭州刺史公務清簡庭落

若無吏焉不幸感風疾以大曆十二年薨於常州

元全柔舊書德宗紀上建中元年四月壬戌以御史

中丞元全柔為杭州刺史二年九月戊辰以杭州刺

雜識七

三月河精舍叢鈔

史元全柔為黔中經畧招討觀察等使

李泌舊書本傳自檢校御史中丞充澧朗硤團練使

無幾改杭州刺史以理稱興元初徵赴行在授左散騎

常侍

房孺復舊書本傳德宗時自浙西節度韓滉幕累拜

杭州刺史坐妻杖殺侍兒貶連州司馬

王顏乾道志三王顏貞元六年為杭州刺史見國一

禪師塔銘文苑英華五百四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

太原王公神道碑銘孫顏由進士官歷臺省除洛陽

令移典杭州入大理少卿拜御史中丞

年八于邵 舊書本傳貞元八年自太子賓客出爲杭州刺史以疾請告坐貶衢州別駕

年三李錡 吳興志貞元十三年四月自杭州刺史授湖州刺史統記作十二年

殷亮 權載之文集二十叔父故朝散郎華州司士參

軍府君傳墓誌銘夫人陳郡殷氏故給事中杭州刺史

亮其兄也貞元九年 咸淳志歲月事蹟無考

賈全 唐語林六貞元中賈全爲杭州于西湖造亭爲

賈公亭未五六十廢

年二韓臯 舊書順宗紀貞元二十一年四月戊辰以杭州

雜識七

三月河精舍叢鈔

年一刺史韓臯爲尚書右丞實錄作五月己巳 舊書本傳貞元十

四年自京兆尹貶撫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無幾移杭

州刺史遷尚書右丞新傳同

蘇弁 舊本傳弁與韓臯得起爲刺史授滁州轉杭州

貞張綱 咸淳志引餘杭志張綱永正初爲守奏置餘杭

倉宇四十二間築倉城周回四里

初元杜陟 咸淳志七元和初郡守杜陟請慧琳於永福寺

登壇

年三裴常棣 淳祐志定業院唐元和元年刺史裴常棣建

咸淳志元和三年刺史裴常棣請慧琳臨天竺登壇

新書宰相世系表南來吳裴氏太子中允春卿孫常棣杭州刺史

陸則 咸淳志歲月事蹟無考

杜信 新書宰相世系表襄陽杜氏杭州刺史元志子

見信字立言刑部員外郎杭州刺史 咸淳志歲月事蹟無考

封亮 新書宰相世系表封氏希夷子亮司封員外郎

杭州刺史 咸淳志歲月事蹟無考

年八盧元輔 舊書本傳字子望進士擢第再遷左司員外

郎歷杭常絳三州刺史 白氏文集五十盧元輔杭州

雜識七

三月河精舍叢鈔

刺史制河南縣令盧元輔 唐文粹六十胥山銘元和

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

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載慶天子書云云白居易冷

泉亭記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

年二嚴休復 元微之文集五十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元

和十二年嚴休復爲杭州刺史又云杭州刺史吏部郎

中嚴休復

年五元黃 元微之文集四十元黃宋本與文苑英華作與下同杭州刺

史等制勅朝散大夫守饒州刺史元黃等自天子至于

侯甸男邦太卜之勢不同子育黎元其揆一也是以郎

官出宰西華收守人爲三公此所以前代稱理古也近俗偷末倒置是非省寺以地望自高郡縣以勢卑自劣盤牙不解稂莠不除此比有之患由此起今餘杭鍾離新安順政三有財用一鄰戎狄將有所授每難其人以與之理課甄明以弘度之奏議詳允以玄亮之學古從政斂命爲邦庶可勝殘而去殺矣敬奉詔條用慰獎獨可依前件案新安志九續定命錄並云元和十五年崔元亮自密州刺史遷歙州刺史則黃遷杭州亦當在困學記聞七十柳子厚答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興也艾軒策問以爲元次山次山不與子厚同時亦未嘗爲饒州今本艾軒集無此策問

雜識七

五月河精舍叢鈔

白居易 舊書穆宗紀長慶二年七月壬寅出中書舍人白居易爲杭州刺史 舊書本傳秩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 白氏文集二十除官赴闕留贈微之去年十月半君來過浙東今年五月盡我發向關中李幼公 西天目祖山志三自太府卿授 新書宰相世系表隴西李氏姑臧大房肅宗相揆子幼公杭州刺史 咸淳志歲月事蹟無考又誤分李幼李幼公爲二人崔鄩 西天目祖山志三自刑部郎中授 咸淳志歲月事蹟無考路異 西天目祖山志三自刑部郎中授 咸淳志歲

月事蹟無考

裴弘泰 補劉賓客文集十汝州舉裴大夫自代狀稱正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弘泰前爲九卿出領兩鎮頃因微累遂有左遷令授遣州物情未塞臣前任鄰接具知公才舊屈未伸輒舉自代云云舊書錫傳大和中自蘇州刺史陞滿志二劉禹錫太和五年冬除六年二月六日到任八年移汝州則弘泰除杭州亦在是時 舊文宗紀下大和五年三月辛酉以黔中觀察使裴弘泰爲桂管經略使十二月甲申貶浙西觀察使裴弘泰爲饒州刺史以除弘泰程不進爲憲司所糾故也所云兩鎮即指黔中桂管實姚合 補讀書志十清塞詩

雜識七

五月河精舍叢鈔

李宗閔 舊書文宗紀開成三年二月丁酉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爲杭州刺史四年十二月以杭州刺史李宗閔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舊傳裴夷直 資治通鑑唐紀六故事新天子即位兩省官同署名武宗即位諫議大夫裴夷直漏名十一月出爲杭州刺史 新傳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署出爲杭州刺史 舊武宗紀開成五年八月御史中丞裴夷直爲杭州刺史坐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黨也會昌元年三月貶杭州刺史裴夷直驩州司戶李播 補樊川文集九唐故進士龔軻墓誌會昌五年十

年二月某自秋浦守桐廬路由錢塘時刺史趙郡李肅

蕭憲補唐語林方干貌陋唇缺味嗜魚鮮性多譏戲

代蕭中丞典杭軍倅吳傑患眸子赤會宴於城樓飲促召

武傑傑至目爲風掠不堪其苦憲笑命近座女伶裂紅巾

朝方寸帖臉以障風

中杜勝補雪溪友議六杜勝給事在杭州後爲度支侍郎

出鎮天平案東觀漢記上杜勝在刑部員外上面授給事中據資治通鑑在大中二年十二月則爲宣宗時

李遠補九國志二李遠傳祖遠唐杭州刺史趙郡人

資治通鑑二百四十九大中十二年十月令狐綯擬李遠抗

雜識七

三月可清舍義抄

州刺史

崔涓補新書崔琪傳子涓性開敏爲杭州刺史受署未

盡識卒史乃以紙各署姓名傳傑上過前一閱後數百

人呼指無誤終御史大夫

崔彥會補新書地理志咸通二年刺史崔彥會開錢塘

沙河塘

盧溥補羅隱陳先生集後序甲申春告予以婚嫁之牽

制束歸青門摯執之後余亦東遊逮大梁時故杭州盧

員外溥在幕齋其文軸謂余曰陳君罷而東豈期斯文

末通咸附代時詳未年二通咸附代時詳未年二通咸附代時詳未年二

及歸其文遺其言相懼月而後別曰爲我謝范陽公龍

門之役不復顧矣案甲申爲咸通五年

宋震補禪月集十寄杭州靈隱寺宋震使君詩有云罷

郡歸侵夏仍聞靈運居嚴陵集二貫休寄杭州宋使

君詩注公初罷睦州集無

令狐綯補禪月集九上杭州令狐使君詩神仙感遇

傳錢道士初從杭州太守令狐綯至京師當在諫宗朝

李邕補資治通鑑唐紀七十六乾亨二年二月董昌即皇帝

位以前杭州刺史李邕爲相

雜識七

三月可清舍義抄

昌作亂兵興道阻覺遂留家於杭

董昌補咸淳志

錢鏐補咸淳志

裴有微補定命錄唐杭州刺史裴有微疾甚令錢唐縣

主簿夏榮看之太平廣記一百四十九

章實補元和姓纂八章氏郎公房章實虞部郎中杭州

刺史

宋楚璧補元和姓纂二遂安令宋元恭生楚璧兵部郎

中杭州刺史廣平人

鄧溫補元和姓纂四刑部尚書淮陽子鄧憚憚生溫

杭州刺史南陽人

裴珪補新書宰相世系表南來吳裴氏河南府司錄參

軍克子珪杭州刺史

劉暹補新書宰相世系表曹州南華劉氏武功丞知晦

子暹字士昭杭州刺史

讀書雜誌卷第七

雜誌七

勞檢校字

毛月何時含義抄

讀書雜識卷第八

仁和勞 格著

歸安丁寶書述

讀全唐文札記

八 太宗宣慰劍南將士詔 疑是元宗

一 高宗免岐王珍為庶人制 舊肅宗紀在上元二年四月此誤入當改正

八 睿宗以崔日用參知機務制 見二百五十蘇頌文苑英華

華八十作蘇頌授崔日用黃門侍郎制此當刪

復劉幽求官爵詔 見下二百五十蘇頌文苑英華八十

雜識八 一月河清舍叢鈔

五 作蘇頌授劉幽求左僕射制此當刪

八 睿宗贈太子重俊諡節愍制 此即二百五十蘇頌贈重

俊皇太子制重出當刪

五 元宗宣慰湖南制 又見下四百四十常衮文宣慰湖南

百姓制當刪此存彼

誅姜慶初等并削裴傲官爵制 舊代宗紀大曆二年

八月壬寅太常卿駙馬都尉姜慶初得罪賜自盡勅陵

廟署復隸宗正寺

五 元宗遷擢宗正少卿崔秀等勅 此即二百五十蘇頌

授崔秀太子左庶子等制字句微異此重出當刪作蘇

述云蘇頌

四十 肅宗封魯炅岐國公詔 見舊書炅傳此即四十收

復兩京大赦文中一段但此中多四句當校補

五 德宗授范希朝京西行營節度使制 此即五十順宗

授范希朝神策軍節度使制但此從大詔令錄入彼從

英華錄入故字句微有異同舊書順宗紀貞元二十一

年五月己巳以右金吾衛大將軍范希朝為右神策統

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當刪

此存彼

五 德宗授涇陽令韋滌詔 此即陸贄優卹畿內百姓

并除十縣令詔內一段陸贄公 見下四百六十六此當刪

五 德宗允權德輿請緣遷祔令子弟營護奏手詔 當

改入憲宗

五 德宗贈權倖尚書禮部郎中勅 答權德輿謝追贈

祖倖禮部郎中表批 當改入憲宗

七 文宗授鄭處誨兼侍御史制 見下七百四杜牧文川

文集

七 文宗授高承恭振武麟勝等軍節度使制 文苑英華四

玉堂 遺範 新書方鎮表會昌三年改單于大都護為安北

都護此制結銜已稱安北都護當在宣懿時

七十 文宗委京兆捕賊詔 此卽下三十 優卹旱蝗諸州

詔末段此重出當刪

七十 文宗贈崔瑄尙書左僕射詔 見下十八 李德裕

文此重出當刪

七十 宣宗授唐技虔州刺史裴紳申州刺史制 据東觀

奏記此舍人杜德公之詞案新舊書杜審權傳德公係

審權之諱當補立杜審權傳以此制歸入

八十 宣宗答河東軍民乞留節度使崔彥昭詔 見舊書崔

彥昭傳時在咸通末年當改入懿宗

八十 懿宗授徐商崔瑄節度使制 文苑英華四百五 新

三月河陽舍叢鈔

書徐商傳自河中節度徙節山南東道不詳年月李陽

徐襄州碑大中十年春今丞相東海公自蒲移鎮於襄

文苑英華 此制當改入宣宗

八十 懿宗賜崔雍自盡勅 舊書 金華子雜編上 宣宗以

後近代宰相堂判俊瞻無及路公巖者杜尙書惲邪公

之弟牧泗州爲麗助研圖以孤城保全於巨賊之中高

錫望牧滁州嬰城固守而死巖判崔雍狀引二子以證

其事云錫望守城而死已有追榮杜焰孤城 紀作 獲全

尋加殊獎今四句正在勅內當改入 七百九 路巖文

八十 僖宗授鄭愚嶺南節度使制 文苑英華四百五 舊

書懿宗紀在咸通三年五月當改入懿宗

九 昭宗封成納上谷郡王制 見下四十 韓儀文此重出

當刪

一百 梁太祖賜鄭仁誨手勅 見舊五代史周書德妃董

氏傳宜改入周太祖

一百三 魏徵章宏質妄議宰相疏 見下六十 卽李德裕論

朝廷事體狀此當刪

二百 宋璟梅花賦 見隱居通議 五 通議凡載二賦此乃

前一首云俱錄以俟識者案李綱梁谿集有補宋璟梅

花賦自序謂璟賦已佚擬而作之提要云据此則通議

所載二賦俱屬僞本明田藝衡留青日札云得元鮮子

樞手書璟賦急傳錄之樞真蹟旋毀核其文句大抵點

竄綱賦十同七八其爲僞託顯然

二百五 蘇頲授崔瑒太子左庶子制 授崔秀太子左庶

子制 授郭虛已太子左庶子制 舊鈔文苑英華百

四 俱作孫逖宜改入 三百 孫逖文

二百七 崔沔代河南裴尹謝墨勅賜衣物表 首有進義

器官某郎行河南尹鞏縣主簿蔣清還云云考舊書忠

義傳蔣清在天寶末崔沔卒於開元二十七年 舊傳時

代不合舊鈔文苑英華 五百九 次崔沔謝恩慰喻表後

題下缺名全文因編入汚文當改入缺名其謝恩慰喻表全文失載

二百九 宋溫璩元宗時人哀皇后哀册文 元和姓纂宋二桐柏

令宋義生溫璩梓州刺史河南人

二百九 王峻寶饗太廟拜南郊表 見文苑英華五百五十三

蒙上王峻寶拜南郊表二首作前人按其表首云得度

支鹽鐵轉運副史戶部侍郎潘孟陽狀報伏承皇帝陛下

下以來年正月四日謁玄元宮五日饗太廟六日拜南

郊末有云外守藩條又云踴躍海隅案舊順宗紀貞元

二十一年七月戊寅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為度支鹽鐵

雜識八

五月河清舍遺鈔

轉運使副與王峻時代不合又新憲宗紀元和二年正

月己丑朝獻於太清宮庚寅朝享于太廟辛卯有事于

南郊當卽此事然考之舊紀是月己丑朔與四日不合

疑此為王鐸文俟考

三百 崇宗之開元時禮部員外郎昭成皇后諡議 疑崔宗之

三百 劉彤河南府奏論驛馬表 文苑英華六百二表下

原無名氏以次劉彤薦拜陵寢早表後全文因編入彤

文考表有盧會昌到日云云會昌德宗時人見唐書李

抱真傳與劉彤時代不合當改入缺名

三百 崔涵議州縣官月料錢狀 唐會要九十作崔涵是

當改入二百七崔涵文

三百 徐安貞除韋嗣立鳳閣侍郎平章事制 見上九十

武皇后文文苑英華四此當刪

三百 孫逖授薛稷中書侍郎制 見上二百蘇頌文此當

刪

三百 崔顥薦齊秀才書 据唐文粹八十是令狐楚文見

下五百四此重出當刪

三百 韋良嗣天寶石刻御注孝經碑末題名有朝請

大夫守給事中臣韋良嗣天寶新書宰相世系表韋

氏逍遙公房文彦子良嗣給事中

雜識八

六月河清舍遺鈔

三百 蔡希綜書苑作法書論二 据書苑菁華二當合

為一首此多刪節顥倒當依菁華補完

三百 賈至授房琯刑部尚書制 舊書房琯傳寶應二

年四月自漢州刺史拜特進刑部尚書

授韋綬禮部尚書薛放刑部侍郎丁公著工部侍郎等

制 見白氏文集五舊鈔英華三百八作白居易列本

此當刪

授學士李讓夷職方員外郎充職制 見下六百九李

虞仲文案英華三百八作李虞仲此當刪

三百 劉餗蘭亭記 据桑世昌蘭亭考三此係劉餗傳

記考新書藝文志附錄劉餗傳記三卷一作國非餗文

當刪

三百九 李紆享武成王不當視文宣廟奏 此從唐會要

三十 新書禮樂志 五節引當據大唐郊祀錄十補全

樊系開元時第進士調校書郎 元和姓纂二十諫議

大夫樊系潤州人又新書中 朱泚傳朱泚僭即皇帝

位逼太常卿樊系為册册成仰藥死

張甫 陶舉 高蓋花萼樓賦 玉海百六登科記開

元十三年進士試花萼樓賦

三百九 裴鼎 會稽英總集唐會稽太守題名記開元

七月河精舍叢鈔

二十一年自金吾衛將軍授越州刺史二十二年拜左

威衛將軍當據此校改小傳

王師乾字修然王右軍祠堂碑 諸道石刻錄唐立

晉王右軍祠堂記從十一代孫師乾撰無書人名氏在

城內戒珠寺寶刻叢編又唐王師乾神道碑唐中書

侍郎平章事楊綰撰師乾官至諫議大夫盧循道三州

刺史碑以大曆十三年立在句容集古錄目

四 虞咸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對太室擇嗣判文苑英華五唐才

子傳二 賀蘭進明開元十六年虞咸榜進士及第

三百 許子真天寶時四門助教容州普寧縣楊妃碑記 疑偽

四百 李光朝時人新渾儀賦 玉海四開元十八年進

士試新渾儀賦三百六十

四百 常衮授李業節度使制 見下七百六沈珣文此僅

六句不全重出當刪

四百 常衮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跡屏風表 見下六百

六十 白居易文白氏文集此重出當刪

四百三 李至肅宗諫貸死以流人使自効疏 此即三百

七 賈至論王去榮打殺本部縣令表但此從新書賈至

傳錄出故文句多有節畧當刪文苑英華六百賈至論

有云陛下若以拋石一能所犯上者復何止之案一能

八月河精舍叢鈔

下文義不屬新書云以一能而免死彼孤矢絕倫劍術

無前者恃能犯上何以止之此有脫文但新書字句刪

節竄改過甚故畧取之

四百三 李訥紀崔侍御遺事 此見會稽英總集十題

云盛少叢歌贈崔侍御然總集本從雲溪友議二錄出

字句微有異同所云李尚書即李訥也李訥唐有二人

一在元宗朝無傳廬山記二唐開元十四年庫部郎中

中書舍人江州刺史李訥作佛馱跋陀羅禪師記訥亦

自稱元元禪師開元十一在武宣朝附見新書李建傳

四百四 于頔尊祀武成王議 據會要二大唐郊祀錄十

係左領軍大將軍令狐建等二十四人議新書禮樂志

五亦節引當補立令狐建傳以此議補入順議見郊祀

錄十當據補

四百四韓秀榮代宗朝人判一元和姓纂禮部員外韓擇木

生秀榮廣陵人

四百五韋臯破吐蕃露布此宋王應麟博學宏辭所業

擬題見玉海四百四又四明文獻集三此沿全蜀藝文志

四十之誤當刪

四百五獨孤受賀擒周智光表見上三百八獨孤及文

毘陵集四舊鈔文苑英華五百六亦作獨孤及刊本誤

雜識八

九月河精舍藏鈔

受此沿誤重出當刪

四百五常著肅宗朝官對附貫五年復訖判舊鈔文苑

英華五百二作韋著

達奚擊肅宗時權書判一舊書刑法志肅宗收兩京

陷賊官定罪六等達奚擊等二十一人於京兆府門決

重杖死又安祿山事迹下三司讞刑奏達奚擊珣子擊

罪當大辟帝曰珣擊父子同刑人所不忍降擊一等囚

于所司此賀朝作已見四百八此當刪

韋建會要六十貞元五年三月以前太子詹事韋建

為秘書監致仕仍給半祿及賜帛有册其俸料悉絕上

念舊老特命賜其半焉致仕官給半祿料自此始

四百五高仲武紀蘇渙文此卽蘇渙詩評見中興間氣

集上此當刪

四百五崔璿對私習天文判小傳錄新書崔璿傳文据

文苑英華五百當作崔璿非崔璿璿見四百三不可誤

合為一

四百五崔宗大曆十四五星同色賦一首呂衡州文集

崔公行狀始以經明上第調佐夏陽次以詞麗甲科

超尉王屋小傳誤

四百五任公叔大曆十二通天臺賦權載之文集二十

雜識八

十月河精舍藏鈔

劉公清墓誌銘隴西李益樂安任公叔皆以賓介薦延

至郎吏二千石為近臣良守

五百二寶泰貞元二年泥雨停朝參奏泰當依會要四

作參唐書有傳

嚴況武成王祀典議此從唐會要二十新書禮樂志

五節引當据大唐郊祀錄十補全

六百裴均汰僧道議是裴伯言文据新書李叔明傳校

正

六百陸淳祀武成王議此從唐會要二十新書禮樂志

五節引當据大唐郊祀錄十補全

六百九 姚庭筠 貞元九年官御史中丞 請奉行律令不得隨事輒奏疏

見會要 六十事在景龍二年十二月舊魏元忠傳神

龍三年宗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庭筠為御史中丞令

劾奏元忠可證是中宗朝人非貞元時也

六百二 袁歆 襄陽人官 元和姓纂歆官秘書少監致仕

其官膳部郎中者乃同直也

六百二 李宣 貞元時人 對立生祠判 舊鈔文苑英華 五百三十五

作李宣 刊本

六百二 呂溫為成魏州賀瑞雪慶雲日抱戴表 文見文

苑英華 五百六十一 題下缺名此誤收當收入缺名又英華

雜議八

十二月河精舍叢鈔

五百六 有崔融為魏州成使君賀白狼表此疑是融文

俟考

六百五 白居易授前司勳員外郎賜緋徐緝兵部員外郎

前庫部員外郎李光嗣右司員外郎等制 文苑英華

三百九 蒙上文白居易云前人攷徐緝昭宗相彥若子

天祐初歷司勳兵部二員外郎戶部兵部二郎中李光

嗣哀帝時吏部郎中入梁官吏部侍郎事蹟見唐郎官

石柱題名考與白居易時代不合當別一人所草此亦

沿英華之誤

六百八 穆寂 貞元時人 南蠻北狄同日朝見賦 文苑英華 八百十三

十有穆寂省試春風戒寒詩 呂溫湖南都團練副使

廳壁記元和三年冬天子命御史中丞隴西李公廷試

大旆俾綏衡湘於是監察御史河南穆君寂羣材響附

各以類至文雅器用咸餘大備 呂衡州文集十

六百九 白行簡紀夢 小傳云行簡寶曆二年卒紀末云

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不合

六百九 杜周士 京兆人鄉貢進士 呂溫湖南都團練副使廳壁記

元和三年冬天子命御史中丞隴西李公廷賜大旆俾

綏衡湘於是前太常寺奉禮郎京兆杜君周士羣材響

附各以類至文雅器用咸餘大備 呂衡州文集十 新書西原蠻

雜議八

十二月河精舍叢鈔

傳長慶初邕管既廢人不謂宜監察御史杜周士使安

南過邕州刺史李元宗白狀周士從事五管積三十年

矣亦知其不便容管經畧使嚴公素遣人盜其案周士

憤死

六百九 張諒 官主客員外郎 蕭齋記 文見法書要錄 三 前題高

平公 首版四十餘字 又李約壁書飛白蕭字贊亦云中

書舍人張公撰記則當是張宏靖非張諒當歸入 五百四

張宏靖文

六百九 李德裕賜新授太子太師杜衍制 通鑑長編 七百

五 皇祐五年八月壬子太子太傅致仕杜衍為太子太

師以二府舊臣特遷之誤入宋文當刪

七百三 邱元素天王道悟禪師碑 疑偽

七百二 崔俊 元和十五年戶部侍郎判度支 請令本州定稅額奏 新舊

書崔俊傳自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正在穆宗初

七百三 楊植 穆宗時人 對治道奏 此與六百九崔植對穆宗

疏正同崔疏見舊書崔植傳此當刪

對漢文從儉奏 奏見舊書崔植傳此與崔植論帝王

宜儉疏畧同而此較詳蓋此從舊書崔植傳鈔入而崔

疏則從新書植傳鈔入故語多刪節此奏當刪

雜識八

五月河精舍遺鈔

候喜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禪文元宗明皇帝封泰山玉

牒文 二首俱見唐文粹三十 下有唐德宗神武皇帝

降誕節獻壽文注並疑候喜此据之案候喜德宗時人

與高宗元宗時代不合玉牒文又見通典五十舊書禮

儀志 三非喜文明甚二首當改入缺名

七百四 周太元 太和彈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疏 卽七百

崔蠡劾李聽疏崔疏見舊書聽傳與此有異

七百四 孫革請置王府寮吏公署狀 据會要六十寶曆

三年六月瓊王府長史裴簡永狀已見六百九裴簡永

文此重出當刪

七百十 杜牧覃恩昭憲杜皇后孝惠賀皇后淑德尹皇后孫

姪等轉官制 見臨川先生文集五十誤入當刪

授劉縱秘書郎制 集無白氏文集四十文苑英華四百俱

作白居易此當沿刊本英華之誤當補入六百六白居易

易文

七百十 段瓌 王茂元帥陳此卽文苑英華六百三李商隱

爲濮陽公陳許奏韓琮等四人充判官第二狀所云件

官卽段瓌已見下七百七當刪

七百六 鄭涯武宗祈廟議 見下七百六十請詳定廟制

升耐奏 舊禮儀志五此重出當刪

雜識八

五月河精舍遺鈔

七百六 沈珣 宣宗朝官中書舍人以禮制十六首見英

華四百五此與七百六沈珣傳略同沈珣當是沈珣此

沿英華之誤當合併爲一

授裴休汴州節度使致 通鑑大中十年六月戊寅裴

休充宣武節度使 制尾注大中十年六月七日會稽太

守題名記沈珣大中九年九月自前禮部侍郎授浙東

觀察使十二年六月追赴闕其月四日遷戶部侍郎此

制疑非詢詞

七百九 李景儉 憲宗朝官侍御史大夫諫宣宗爲鄭光輟朝

疏 見舊書下李景讓傳唐會要二十節載此疏誤

作景儉因此沿誤當改併入七百六李景讓文考舊書

景儉終少府少監非御史大夫也

七百九劉汾大赦庵記偽

八百王景風咸通中官吏部侍郎前魏太尉鄧公祠堂讚并序

序云關內河東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總

戎出鎮翰國於茲仰公休風躬親致祭當為代宗時

人傳誤

八百沈畋懿宗朝官贈同昌公主衛國公主制疑鄭畋

見上七百六

八百許棠唐故浙江道五部兵馬大元帥平南節度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令戴公昭墓誌銘疑偽

裴樞昭宗朝建石室以藏神主議舊書禮儀志六傳

誤

八百白鴻儒乾符時人莫孝肅公詩集序偽

章昌明嶺南人乾符五越井記結銜乾符五年十月之

明偽

八百鄭畋唐末大道頌唐書無鄭畋當是畋誤寶刻類

編七大道頌鄭畋撰畋見上七百六

八百盧說授李思敬馬殷湖南節度使等制文苑英華

八百英華四百錢珣有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盧說妻博

陵郡君崔氏進封博陵夫人制

八百錢珣為西川崔僕射謝卻赴劍南表見上四百

四百于邵文苑英華五百八作于邵此重出當刪

為皇甫懷州讓官表見上四百宋之間文此重出當

刪

八百薛廷珪朝散郎江西提舉汪達除禮部員外郎制

見宋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六十誤入當刪

八百于兢梁開平二年以吏部侍郎大周相州安陽靈

泉寺故寺主大德智師像塢銘口安又大唐故處

士張君墓誌銘龍朔元年二首別一人作

雜識八

朱珍加忠懿王天下兵馬都元帥勅結銜据吳越備

史四當在周廣順二年壬子又見百三授錢宏俶天下

兵馬元帥勅重出當刪

八百崔琮後唐長興中官鳳翔李業河東李拭並加招

討使制文苑英華四新書宣宗紀大中四年十二月

鳳翔節度使李安業通鑑河東節度使李拭為招討黨

項使時代不合不可并合為一崔琮又疑崔瓌之誤

九百封殷無鄉老獻賢能書賦舊鈔文苑英華六十

作封敖當改併入七百二封敖文

封孟申信及豚魚賦唐詩紀事九十封孟紳正元十

五年高郢下進士第一人及第終於太常卿有行不由
徑詩又唐才子傳五貞元十五年封孟紳榜張籍及第

申疑

九百四盧士瞻考無新書宰相世系表三大房盧氏華子

士瞻大理少卿又舊令狐運傳德宗令大理司直盧士

瞻三司覆按令狐運劫轉運絹獄文苑英華五百二有

對什一稅功臣判

裴曠考無新書宰相世系表洗馬裴氏尉元簡子

曠御史中丞又文苑英華五百四對廳子判

九百五張懷道對坐大夫簀喪姊不除判文苑英華五百五

雜議八

七月河精舍叢鈔

大唐新語三馮履謙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

尉與謙疇舊餉一鏡焉追削良嗣官爵籍沒其家事在

武后朝當改入武后

九百五湯浚對酒不供判文苑英華五百七作楊浚

九百五李純甫華嚴原人論後序序無年月惟有云後

三百歲白衣弟子李純甫又作睡語題其端則必非唐

人當卽金人李屏山也當刪

李善感諫作奉天宮疏新書韓瑗傳高宗時韓瑗褚

遂良繼死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

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爲鳳鳴朝陽會要十三

永淳元年七月造奉天宮於嵩山之南仍置嵩陽縣監
察御史李善感諫云云上雖優容之竟不納其時承平

已久諫諍殆絕善感既進諫書時人甚稱美之會要載

疏語較詳當校注

九百五馬子才送陳自然西上序見新編古今事文類

聚前集七子才係宋人直齋書錄解題十馬子才集

八卷鄱陽馬存子才撰元祐三年進士第四人誤入當

刪

呂指南太常觀樂器賦文苑英華七十二御史臺精舍題名

左側又右側侍御兼殿中題名有呂指南

雜議八

六月河精舍叢鈔

九百五鄭楚容對圭田判舊鈔文苑英華五百四作鄭楚

客石刻郎官石柱題名有金部郎中鄭楚客

九百六十屯田郎中李景進可工部郎中制見上八百

九徐鉉文徐公文此當刪

名除王寓黃翼度支郎官制疑宋文宋史列傳王寓

附見耿南仲傳官度支員外郎

元園園講頌序英華七百七是梁簡文帝文當刪

九百六十論韋宏質奏見上九百三魏徵韋宏質妄議宰

相疏下卽七百六李德裕論朝廷事體狀此重出文有詳

畧此當刪

九百圖十文嵩卽聖侯石虛中傳文房四 硯筆四 作李

觀

九百九十 牛頭山瑞聖寺碑 文云我后見上帝於秦壇

者三獻偽君於藝街者二俱宋太祖時事又云知府左

屯衛將軍武昌郡史公福案通鑑長編三開寶五年左

衛將軍史福權知慶州宋文誤入當刪

名大唐宣州刺史薛公去思碑 新安志九引崔巨宣

州觀察使薛邕去思頌數句與此正合又寶刻叢編五

引復齋碑錄唐宣欽觀察使薛邕去思頌唐崔巨撰

十四崔巨見新書崔融傳孫巨右補闕亦有文又宰相

雜識九

九月何精舍叢抄

世系表南祖崔氏中書舍人清河貞子禹錫子巨字爲

式殿中侍御史

唐文補遺 增目

武宗 李紳拜相制 玉堂嘉話一信照

懿宗 李羣玉進歌詩賜物敕 席本

後明宗 勅封高麗國王建妻柳氏詔 高麗史

錢鏐 建海會寺經幢記 開慈雲嶺記 兩浙金

錢元瓘 吳越 建化度寺禪院寶幢記 刻

歐陽詢 書帖 汝

名 大唐故特進尚書右僕射上柱國虞公溫公墓誌 石

褚遂良 書帖 汝

杜延業 晉春秋自序

名 大唐孝昌公許君墓碑 王得臣

陳子昂 洪崖鸞鳥詩序 本 荆州大崇福觀記 文苑英

二十三〇案

張說 墨令荅讀 張燕

邢璣 周易略例疏自序

韓邠卿 唐堯城令王進思去思祠記 石

辛整 唐隴西尹公浮圖銘并序 潘縣金

獨孤及 鄭駙馬孝行記

雜識八

三月何精舍叢抄

賈耽 華夷圖玉山記 游名

康仲熊 陪遂安封明府遊靈巖瀑布記 刻

崔儒 嚴先生釣臺記 刻

宋井 魏博將校勒功銘 刻

歐陽詹 弔漢武帝文并序

劉禹錫 擬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文苑英華四

呂溫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贈吏部尚書京兆韋公神道碑銘并序 江都秦氏刊本

唐故湖南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

督潭州諸軍事守潭州刺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贈陝州

大都督東平呂府君夫人河東郡君柳氏墓誌銘并序

陸庶 爛柯山記 嘉靖衢州府志二〇案文已見全文六

王鉅 唐故河東裴公墓誌銘并序 古刻

李道古 睦州大廳記

南卓 題劉蕤蘭表後 沈下賢文集

李父 唐故處士穎川陳公墓誌銘并序 古刻

韋絢 戎幕閒談序 說郭本

王贊 元英先生家集序 十卷本全文八

呂述 移城隍廟記 馬目新廟記

雜識八

五月何精舍叢鈔

段成式 金剛經鳩異序

崔耿 東武樓記 浙江通志四十八

宋誠 蒼山廟記 明刊本亦

李柔 明州奉化縣岳林寺塔銘并序 兩浙金石志

李翱 唐湖州口口夫人金氏墓誌銘并序 古刻

李藝 唐故潁川郡陳府君墓誌銘并序 古刻

程山甫 唐臨江郡故河長史府君墓誌并序 古刻

張珪 唐故處士江夏黃府君墓誌并序 古刻

盧知猷 盧鴻草堂圖跋 遊畧錄話

鄭谷 雲臺編序 明宏治刻本

康駢 劇談錄序 舊鈔本

樊晃 杜工部小集序 案文前結銜題

郭圖 胡氏亭畫記 益州名畫錄下

徐寅 薦蘭相如使秦賦 元宗御製盧徵君草堂銘賦

陳後主獻詩賦 外舉不避讐賦 避世金馬門賦

東陵侯弔蕭何賦 貴以賤為本賦 管仲棄酒賦

扣寂寞以求其音賦 知白守黑為天下式賦 太

極生二儀賦 員半千說三陳賦 文王葬枯骨賦

駕幸華清宮賦 再幸華清宮賦 鐫百鍊鏡賦 卞

莊子刺虎賦 元宗御製孝經賦 割字刀子賦 福

雜識八

五月何精舍叢鈔

善則虛賦 竹筥子賦 以上寫本唐秘書省正

鄭貽 鹿門詩集序 席本

韓義賓 唐定州別駕程君 士庸墓誌銘新安文獻志

張士賓 大唐義武軍節度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使持節易州諸軍事易州

刺史上柱國安定縣開國伯程公 勳德碑頌新安文

十二

張榮 創建解律王廟記 石

後朱知家 觀音像贊 石

周詹敦仁 初建安溪縣記 福建通志〇案敦仁

危德興 有吳太僕卿檢校尚書左僕射舒州刺史彭城

劉公夫人故尋陽長公主墓誌銘并序

史虛白 鈞磯立談序鮑氏刊本

張洎 項斯詩集序

孫紹宗 高明寺經幢記石刻

杜光彥 請旌樂壽令表河間府志

歐陽炯 蜀八卦殿壁畫奇異記益州名畫錄上

杜光庭 焰陽洞記 溫陽洞記 魚龍洞記並游名山記十五

懷素 自敘宋拓本錄

君長 唐岳林寺建塔記兩浙金石志

雜識八

垂月何精舍叢鈔

文嵩 好時侯椿知白傳 松滋侯易玄光傳文房四譜四 據終

雲樓校本錄

曹孝翼 鄧城橋記成化何南統志

王邵 商霖賦

楊思本 桃花賦有序

康子玉 神著賦

□蒙 唐故宣義郎侍御史內供奉知鹽鐵嘉興監事張

府君墓誌銘并序古刻叢鈔

以下 春賦

秦府十八學士駕真圖序歷代名畫記

謝客嚴題記

虎跑寺經幢記石刻

靈隱山造像題記石刻

唐武德禱雨辟邪鎮鐵鏡銘

大唐故騎都尉濮州濮陽縣令于君碑石刻

大唐故處士張君墓誌銘石刻

故莫州長豐縣令李君墓誌銘通州志

唐王府君墓誌銘并序古刻叢鈔

戴府君墓誌銘并序古刻叢鈔

毛藥墓誌銘廣平府志

雜識八

垂月何精舍叢鈔

故冠軍大將代州都督上柱國許洛仁妻襄邑縣

君宋氏夫人墓誌并序石刻

故右內率府兵曹參軍朱府君夫人南陽樊氏誌

銘并序古刻叢鈔

吳越國故僧統慧因普光大師塔銘并序

高麗王光宗還御宮詔高麗史

高麗王定宗賜王式廉詔高麗史

讀書雜識卷第八

勞檢校字

全唐文札記續補

三百五 齊光義開元中安陵縣石記又八百齊光父乾

初集賢院學士陳公神廟碑 案光義即光父咸清毘陵志乾

符三年集賢院學士齊光父撰寶刻叢編引復齋碑

書藝文志類書是光父十九部書語類十卷開元末自

字上授集賢院修撰後賜姓齊姓氏急就篇父誤又云見集賢記注

九百六十 擬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當政入五百九劉禹

錫文

授韋有翼劍南東川節度使制 舊宣宗紀大中十二

年正月以劍南東川節度韋有翼爲吏部侍郎此當改

雜識八

五月河精舍叢鈔

入宣宗

九百九十 德本寺碑陰 古刻叢鈔作胡季良

董晉碑陰 卽下贈太保張公神道碑陰

九百九十 張從師墓誌 此卽毘陵集一唐故河南府法

曹參軍張公墓表

唐故朗州武陵縣令博陵瞿府君墓誌銘 古刻叢鈔

作瞿仰

讀書雜誌卷第九

仁和勞 格著

歸安丁寶書述

宋人世系考

南豐曾氏 其先自魯遷豫章 子國四 延鐸始為建昌

軍南豐人 子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 宋史

致堯 字易占 太常寺後錄 覺字道修

臣尚書戶博士贈太常寺子國 平二年進 偃

史館宋六子 致堯誌

文苑傳王 臨川集九

讀書雜誌

一月河精舍叢鈔

一曾致堯 墓誌

鞏字子固 朝散郎 知揚州天

鞏字仲常 知南 史附志傳

人謚文定 長縣事

宗 瀛州防 志 字仲常 知南 史附志傳

州列傳 宋史

知宿州 通判溫州 史附志傳

縣事 死金雞嶺

綱 右承務直祿閣 入忠議傳

州稅務 入忠議傳

愈 知杭州

愈 知杭州 史附志傳

息 知杭州

息 知杭州 史附志傳

傳 史附志傳

傳 史附志傳

傳 史附志傳

傳 史附志傳

傳 史附志傳

傳 史附志傳

讀書雜誌

二月河精舍叢鈔

牟

字子純 經

經

海之理 大季理 字淮

南豐縣書義解題

計

年進士 州進士 純

純

司直

司直

司直

子純 經

經

經

經

經

布 字子宣 紆 字公卷 惇 字欲父

惇 字欲父

惇 字欲父

惇 字欲父

惇 字欲父

侯射魯國 直寶文閣 郎通判洪

侯射魯國 直寶文閣 郎通判洪

侯射魯國 直寶文閣 郎通判洪

侯射魯國 直寶文閣 郎通判洪

侯射魯國 直寶文閣 郎通判洪

文肅公 知衛州 州

文肅公 知衛州 州

文肅公 知衛州 州

文肅公 知衛州 州

文肅公 知衛州 州

宋史 列傳 纓 見長 忻 右從事 郎臨安

宋史 列傳 纓 見長 忻 右從事 郎臨安

宋史 列傳 纓 見長 忻 右從事 郎臨安

宋史 列傳 纓 見長 忻 右從事 郎臨安

宋史 列傳 纓 見長 忻 右從事 郎臨安

十子見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十子見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十子見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十子見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十子見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諸子見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諸子見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諸子見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諸子見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諸子見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名連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名連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名連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名連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名連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表德上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表德上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表德上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表德上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表德上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公字見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公字見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公字見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公字見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公字見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慶後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慶後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慶後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慶後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慶後錄 纓 承務郎 府司法參

律 右朝散 義郎添差

律 右朝散 義郎添差

律 右朝散 義郎添差

律 右朝散 義郎添差

律 右朝散 義郎添差

台州見赤 陵志九

台州見赤 陵志九

台州見赤 陵志九

台州見赤 陵志九

台州見赤 陵志九

漫錄 字仲威 愷 紹興二

漫錄 字仲威 愷 紹興二

漫錄 字仲威 愷 紹興二

漫錄 字仲威 愷 紹興二

漫錄 字仲威 愷 紹興二

緯 靖康二 見毗陵志

緯 靖康二 見毗陵志

緯 靖康二 見毗陵志

緯 靖康二 見毗陵志

緯 靖康二 見毗陵志

郎通判毗 陵見毗陵

郎通判毗 陵見毗陵

郎通判毗 陵見毗陵

郎通判毗 陵見毗陵

郎通判毗 陵見毗陵

陵見毗陵

陵見毗陵

陵見毗陵

陵見毗陵

陵見毗陵

尙書同中 書門下平官至吏部 章事魯宜尙書史 諱公宋附公亮傳 史三十二名 國碑傳曾 公亮行狀少卿	諱朝諱大 夫虞部 知大宗正 權發遣高翁通判建	諱字天隱 崇字希元 勳散郎 耆年字壽	孝章 諱公亮從 孫宋 附公亮傳	孝廣 附公亮傳	延年並 禮部入太 學以下五人 下一格	孝序 宋史四十五 忠義傳	孝宗 殿中丞	郇 以下五人 下一格	公望字武 孝綽光祿 仲尙書虞寺丞 部郎中通 判江州還 知九州 詞部集三寺太祝 五	孝蘊字 浩字德充 通判池 州南瀾 知柳州軍府宣城縣 主簿	文孟 文子 以下二人 下二格
--	---	---------------------------------------	------------------------------------	--------------------	---------------------------------------	-----------------------------	-------------------	---------------------------	---	---	-----------------------------------

學士史 附公亮傳	州平樂平 縣令 平南縣主簿	晏 將仕郎	章貢曾氏 江南兩曾氏宣靖與南豐是也曾文清兄	弟亦以儒學顯又三族矣 擇慶錄二	準	弼 提舉京西南路學事無後	宋史附錄	傳	林 字叔夏禮部尙	書	班	雜識九	木 月河精舍藏	開 字天遊崇寧二年進士禮部侍郎兼直學士	權中書舍人 忤秦檜出知徽州	宋史附錄	幾 字古甫禮部侍郎敷文閣待制諡文幾	逢 字原伯大理卿	樂 字樂道	暗 字溫伯	終 帖釋文擢第揚子	刻之桐川宰 後村	郡齋嘉泰居士集 三	癸亥六月二 歲放翁	下泮 與曾原伯	曾樂樂道帖 謹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昌州蘇氏

雜職九

七月河精舍叢鈔

轍
字子由
門下侍
適
見陳思
字仲微
以通長
謂中
朝
家君
開

雜職九

八月河精舍叢鈔

家焉始為閩州閩中人 宋史陳				閩中陳氏 其先河朔人 義佐高祖 翔官蜀新并令因			
省華善 堯叟 唐字 師古 進 知章 理 造 字公甫 恬 奉 昌邦				宋史附載 子為後唐 奉大夫 權丁卯上			
希古 衛 時提點 廣 逾 鄭州司				通 字伯充 簡 字伯業 諤 字伯昌 林 字伯茂 福建通			
知和 字 適 監主簿 阮氏 墓誌 惟愷				知章 將 五子三孫 近思 昌裔			
知素 源 治平內午				知雄 守 府永寧			

家焉始為閩州閩中人 宋史陳				閩中陳氏 其先河朔人 義佐高祖 翔官蜀新并令因			
省華善 堯叟 唐字 師古 進 知章 理 造 字公甫 恬 奉 昌邦				宋史附載 子為後唐 奉大夫 權丁卯上			
希古 衛 時提點 廣 逾 鄭州司				通 字伯充 簡 字伯業 諤 字伯昌 林 字伯茂 福建通			
知和 字 適 監主簿 阮氏 墓誌 惟愷				知章 將 五子三孫 近思 昌裔			
知素 源 治平內午				知雄 守 府永寧			

櫟 栲 栲 櫟 櫟 櫟

雜誌

三 月 河 精 舍 叢 鈔

[illegible]

保 佩 大 侯 公 卿 公 卿 公 卿

雜
戲
丸

西戶部省

侯 儉 儒 俊 仁 倣 估 儼 侯

通鑑卷之
卽是
知府陵縣
洪通紹興
三十二年
右承議郎

武功蘇氏 漢典屬國武葬武功至唐世居不遷頽後

傳素避廣明亂西入蜀子振蜀梓州桐山令孫寓劍

州司馬 自孫協

協 蜀廣政
中制清
易簡 字
太壽 水部
郎中
賈舍人下節 太平見蘇學士
及第宋開興五年文集附
封府司錄進士第二知泗州趙
參軍見茅參知政事州欽州見

雜錄九

月河精舍叢鈔

亭客話二
光祿寺丞
見事略
宋史二
類說計胡
六別傳
納見開錄

禮部侍郎
著字國老
見才翁誌
追諡文惠部郎中直
見揮塵後史館
錄五
使 陝西轉運

舜元 字
才翁 大理寺
丞見長

之顏 米

身度支郎
中三司案
校理見聖子
支判官
史元豐江
蔡忠惠公
東提舉見
集正十蘇
耆晏錄
才翁墓誌

注 吏部

洞 太廟

鴻 蘇軾作

十九冊卷之六

復 朝詩
郎見待訪
錄

汝 字差
復見
畫史

泊 字及之
蘭亭

序 元祐庚
辰二月復

子 才翁之
子洎字及

之 米藏記
韓四齋

志 無自名
畢妙三臺

舜欽 字
泌 字進之
承議郎

月河精舍叢鈔

雜錄九

美集賢校
理監都進
見歷史
秦院湖州
長史
宋史明
二文苑傳
請旨見長

年 十月丙
辰除樞密

院檢詳文
字見舊聞

證誤
激 字志東
承務郎

見山林集
拾遺四

說不書名
以待訪錄

語之

突行二 堅字伯固 庫字贊甫 扶 昌軍 通判建 京口耆舊 傳四	祖可字 正 平為僧號 漸可	緘字宜父 子元桂 州 進士登 第換右列司戶 學城使知 邕州死友	子明 子正 壯之難 宋史昭 六忠義傳	眞定韓氏 其先眞定靈壽人徙開封雍丘 祖宗以來故家以眞定韓氏爲首忠憲公家也忠憲 諸子名連系字康公兄弟也生宗字宗生子名從玉 字玉生子從日字日生元字元生子從水字居京師 廷有桐木都人以桐樹目之以別相韓焉 億字宗魏 綱部員外 宗彥字 年進士參知光化聖尙書兵 知政事以軍 史附部員外郎 太子少傅 億傳 判三司鹽 致仕贈太
---	----------------------------------	--	---	---

子太保陳 宗字仲文 忠憲公 年進士擢 父保樞 第刑部員 入子 第戶部侍郎 宋史 前外郎知制 別傳 樂語同知審 全先生文官院 集三子 五子 忠憲韓公 樂全文集 墓誌銘 三十韓公 史附傳 墓誌銘 宗良 常 寺太祝 宗直 甯 府志 宋 太守題名	宗道字 環 正進士及 第戶部侍郎 軍選判 河內府 易郊社 高齊郎	絳字子華 歷二年進 士第三人 尙書吏部 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 章事監修 國史康國 獻昭公 名臣碑傳 李清臣韓 獻昭公碑 年見宋本 史附傳 五曹算經
--	---	---

釋方員外 宗哲理大 彭城集三 宗弼太 九金華縣 宗弼太 君范氏墓 寺太祝 誌銘 史附傳		維字持國 宗儒 門下侍郎 宗文 史附傳 宗文 傳 鮮于集 綽行狀前 祿丞未試 而卒以孝 元年通判 頴川府		宗敏 宗謹死早 元龍元 從兄字子 雲見書錄 解題八		元吉字無 元吉 書錄解題 吏部尚書 許居廣信 漳元吉 月河精舍		瑄 如瑀 元象 和縣見咸 清志一 元脩 錄刻 元諒 南		宗質 彬字 叔留司御 史 球祖父俱 無考 荆南 二子 南瀾甲乙 葉二十 氏墓誌銘 元芝		至元嘉禾 景迂生集 志韓宗文 仁韓公表 題李無悔 墓誌銘 辭賦亭詩 溪南 南瀾甲乙 葉八		雜識九	
---	--	---	--	---	--	--	--	--	--	---	--	---	--	------------	--

釋字王汝 宗恕求珉 書右僕射 仁進士 以太子太 州汝陽縣 保仍舊職 主簿 致仕贈司 三子 史附傳 宗恕 集三子 韓人陳氏墓 州部襄程 誌 氏諱		宗武字 璜字 若與宗恕 後錄 同年進士 長編 祕書丞 注紹興 滑州司法 二年自司		宗魯 寺太祝 南韓運判 州鹽稅 官太中 璆奉直大 大夫贈正 王夫通判 議大夫 招州 史附傳		釋字理 宗厚 知解州 夫承議 嘉祐中司 郎充慶成 門郎中知 軍使兼知 相魏公諱 河縣 訓五云第 八子 八子 金石萃編 恒州韓府		元鼎 字少汲 南韓運判 州鹽稅 官太中 璆奉直大 大夫贈正 王夫通判 議大夫 招州 史附傳		元葵 元著 月河精舍		雜識九	
--	--	--	--	--	--	---	--	--	--	---------------------------------	--	------------	--

昭德晁氏 澶州清豐人憲子佺徙彭門宋宣德門前		緬太常寺 史附傳	權字德全 知於潛 縣志見 咸清志五
天街東第四昭德坊晁文元公宅致政後開小園號			
養素園 東京 文元諸子名連宗字文莊兄弟也宗字			
生仲字仲字生端字端字生之字之字生公字公字			
生子字 錄二			
迪 贈刑 宗簡 尚書 仲偃 尚書 端中 元保之			
仲參墓誌 刑部郎中 知越州 郎通判鳳 雲推官知 州沈丘			
仝 地父 五子 家開封祥 縣 符後從鉅 端友 字 補之 字 公為 子			
宋史附通 宗藻 職 野 仲約 字 成新城令 晉元豐二 莫 赤城			
誤儉案長 員外郎見 編五十四 迴河南先 生 夫與州 生集三 元豐類稿 見君成墓 誌銘 史誤端有 九補之誌 謨閣知台			
部流內銓 則佳字是 也			
仲參 字 端仁 堯 損之 州 公美			
集都官郎 中晁仲綽 光祿少卿 仲綽 南 將之 無 字 州			
教 琴 趣 外編無數 八弟宰寶 應			

先向書虞民尚書主 蘇上縣主 部郎中通客郎中知 傳見端仁 判舒州事蔡州 誌 景迂 臨川先生 雞肋集 生集仁損 文集九十七見端仁 之遺誌 晁仲參墓誌銘 句北京留 誌 司御史臺		端佐 元 至 司御史臺 嘉禾志題 臨之 早 李無悔醉 臨之 早 眼亭 兌之 見 端受 陽 兌之 詩 志端 陽 兌之 詩 微亭 詩 豫之 和 端國 思 弟 豫之 詩 道見山谷 詩外集補 大之 贈		端肅 大 弟 夫之 詩 三年知長 泰之 單 清縣事見 城武縣主 端十 宣 葉氏誌作 端德 德 晉之 司直大理 渙之 字 刻仇公善 道 景迂 墓誌 集長子表 謙之 字 道 文閣 直學士知 建康府 攻婉集 司法見 墓誌侍郎									
公善		公儀		公序		公瑾		公惠		公琬		公珍	
子淵 播		子淵 播		子淵 播		子淵 播		子淵 播		子淵 播		子淵 播	
子淵 播		子淵 播		子淵 播		子淵 播		子淵 播		子淵 播		子淵 播	

迴字明遠 進士翰宗愨字世仲衍子 端彥字美悅之字 公壽字平子健字	端智祖字賁之具 馬己未遂集字歸道 陽法曹據行二十 見慶湖邊浮溪集 老集二入孫人見 磁州司法氏墓誌石 參軍監開朝請大夫 封府襄邑提舉兩浙 縣酒務市舶 升之字公慶仲字 道南渡寓石題名 盱江張設紫微與昇 客平園仲石詩 續漢上題 張魏公與 昇升道帖	端義奉翼之仕不口口 郎監在京間巨氏 梗米上第 九界 簽書高郵 軍判官廳 公事 端禮次字益之 廣熙靈六 年擢進士 第承事郎貢士 按協聲律景迂生集 樂靜集入計觀弟字 晃次唐墓誌銘 同之字 卒 公榮 公采 子思 子游 子冉
--	--	---

微之字 道長子 公畱 唐南見威清 比見老學 庵筆記 公逸 見下一格 百談進 致授見伯 告詩序	詠之字公適伯子與字 道初名深 之字深道 山谷詩 內集注 月河精舍 紹聖元年 進士中宏 詞第一入 黨籍終朝 請即提點 嵩山崇福 宮贈左大 中大夫 宋史附補 集一與見 之傳 激仲夜話 詩激仲疑 公昂字 子綺 伯乾進士 辰常州見 梁溪漫志 子閏 子閏 子閏
--	--

宗操
書祕
法參軍

仲蔚
子國
博士官鄭
州仲愷

端方
一卷見沖見公休撰
端亮
大覺之
公武
子

公遯
子

雜識九

三月河精舍叢鈔

載之
字中主應天
百谷
字
字錄歷中書云先皇
進士第見墨迹在見
諸書志公西家
歸見渭南
文集跋見
公卿
陳百谷字敘
見魏紹纂
公卿
直清熙庚子
沖之
字齋云郊志年甫二十
叔末題紹興以下一人
用陳直乙丑野江下二格
齋云在華見公卿
從中亦有
公休
建世南
才華而獨
不第紹聖二年十月
以來黨禍從事郎前
既作超然隆德府司
獨往
書錄解題傳忠肅公
見叔用詞集附行狀

宗愿
州
仲康
州
仲謀

端復
端儼
某仕

雜識九

三月河精舍叢鈔

宗曜
進
仲熙
字
端弼
進
資之
進
公紹
並
政右朝議
大夫判南
京國子監
趙氏南郡
夫人誌
端介
德順之
端修
平頌之
端粹
述之
端厚
承疑之
務郎
藝之

雜識九

三月河精舍叢鈔

宗懿尚書
司門員外郎

仲詢字
民景廷
生集九
仲詢墓表

規

端規字
宗之

公定規

端矩字
勝之

端準字
曦之

準
平國續集
計晁氏二
圖序

璩字子微正彦少府韓藝州司戶參軍

100

陽縣見咸
瀋志一五十一

湖南文庫
社會積習

翠甫
恂字

浩 率直大	宏 夫知澤	安 州死金難	寶 贈三官	昌 宋史四入	莊 忠義傳	昭 宣德郎	協 紹興省	彬 浙東提舉	逸 見續志	省 新金州	獻 使君見	王 省齊文稿	紹 好書韓忠	紹 獻王帖紹	紹 紹二年四	世 世孫	侯 儒林郎	侯 儒林郎	侯 儒林郎	侯 儒林郎	侯 儒林郎	侯 儒林郎	侯 儒林郎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立人傍 名者二十三人

睦 都官員 外郎居 睦州	昞 族譜 嗣立 祭文云	俱 分司總 章見石刻	兩浙錢氏 文僖兄弟名連惟字惟字生日字日字生 景字景字生心字心字生之字在長主孫則連端字財 名也 錄 揮塵	雜識	五月河橋舍書鈔	元璣 錄 史附錄 五代史附 維治 史附錄 佐 元璣子 易 史附錄 附錄傳 演傳 彦遠 史附錄 倬 史附錄 昆 史附錄 明 史附錄 明 史附錄	傲 字文德 惟演 字 暖 史附錄 第九子 聖樞密使 晦 史附錄 宋史附錄 崇信軍節 景初 光 吳越世家 度使同平 演傳 寺丞
-----------------------------	------------------------	-----------------------	--	-----------	----------------	---	---

宋史附錄 景裕 理 惟灝 子 郡主李氏 史附錄傳 景祥 字 惟潛 子 郡主李氏 史附錄傳 景祥 字 惟潛 子 郡主李氏 史附錄傳 景祥 字	景祥 字 惟潛 子 郡主李氏 史附錄傳 景祥 字 惟潛 子 郡主李氏 史附錄傳 景祥 字	景祥 字 惟潛 子 郡主李氏 史附錄傳 景祥 字 惟潛 子 郡主李氏 史附錄傳 景祥 字	景祥 字 惟潛 子 郡主李氏 史附錄傳 景祥 字 惟潛 子 郡主李氏 史附錄傳 景祥 字	景祥 字 惟潛 子 郡主李氏 史附錄傳 景祥 字 惟潛 子 郡主李氏 史附錄傳 景祥 字	景祥 字 惟潛 子 郡主李氏 史附錄傳 景祥 字 惟潛 子 郡主李氏 史附錄傳 景祥 字
--	---	---	---	---	---

集九	惟濟 字 守吉 附史	子史附惟濟 傳	惟濟 字 守吉 附史	夫保靜	知澧州定	州成德軍	贈太尉諡	宣惠史	附似傳
要錄	守讓 字 恕 史附惟	仲史附惟	禹卿 字 諒	謨通直郎	州事見雜	助集 十	錢君墓誌	唐卿 山	長卿 奉
羅行程 樞密使兼金部郎中太子賓客	司農少卿見率補表	淮南總領	昭祖 知	西路轉運	副使知平化縣見臨	江府見建安志五十	康志六十	世昭 功 雲	附此

仰 女穆王 昭序 著	子 台州明 史附	顯 史 昭慈 左	儼 文穆王 昭慈 左	子 知湖 衛將軍	州宣德軍	事官至光	祿大夫開	國伯檢校	太傅特進
順之 左	漢 字 順之 左	禁閑門祇	侍	以宣州旌	德尉才識	兼茂明於	體用科	方正能直	言裁諫科
元祐三	年進士	見咸清志	嘉祐四年	翰林侍讀	學士居蘇	入第回等	錢公墓誌	州見元豐	吳越備史

深州李氏 深州饒陽人居京城北崇慶里凡七世不

異號宋

超 習工部 宗 諱 字 昭 通 大 昭 通 大

賢殿學士元年進士 宋史 諱事 賜 昭 通 大

昭 國子毛祖龍學文 大常禮院 昭 遠 太

昭 詩博士集文正 史附 昭 遠 太

宋史 昭 遠 太

雜識十

九月河精舍叢鈔

宗 諱 字 昭 通 大

武 史附 昭 通 大

昭 述 字 正 卿 大 士 彥 朝

昭 述 字 正 卿 大 士 彥 朝

昭 述 字 正 卿 大 士 彥 朝

昭 述 字 正 卿 大 士 彥 朝

昭 述 字 正 卿 大 士 彥 朝

昭 述 字 正 卿 大 士 彥 朝

昭 述 字 正 卿 大 士 彥 朝

入李公墓 巨卿 仕 未 士 亨

益卿 仕 未 士 褒

士 褒

士 褒

士 褒

士 褒

昭 遠 字 果卿 仕 未 士 康 八

雜識十

月河精舍叢鈔

史附 昭 遠 太 僕卿

昭 遠 字 果卿 仕 未 士 康 八

昭 遠 字 果卿 仕 未 士 康 八

昭 遠 字 果卿 仕 未 士 康 八

昭 遠 字 果卿 仕 未 士 康 八

昭 遠 字 果卿 仕 未 士 康 八

昭 遠 字 果卿 仕 未 士 康 八

昭 遠 字 果卿 仕 未 士 康 八

昭 遠 字 果卿 仕 未 士 康 八

... 9 三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諱正宣 守史王公集 附系傳八元公墓		宣宗 道宗		守文 咸 絳 字以之 參知政事 宣寧 延祖 王 康 台州 監征		好文 尚 集元奉宗 陳 策名解 官就義		奉宗 字 兩 欽 縣		進士 元豐 類稿 元氏墓		進士 王 事 章簡校勘校書 似之 攻讎集 書元碑後		錢塘關氏 其先越州山陰人 墓表 某尚書職方員外		郎生魯 景泰 皇		魯 大中 祥 符五年	
---	--	---------------------	--	--	--	---	--	---	--	--	--	--	--	---	--	-------------------------------	--	--	--

進士知池四年進士 台二州江陰尉 書職方員 景元 父以		景仁 字 漸 進士 知		長嘉祐四 年進士 徐州豐縣 淳 進		令以承 淳 士		四子 會舉 君 注 字子東 東		景山 進 聖功 注		景宣 進 聖功 注		元年進士 嚴居士見 寶應尉 咸 志		杞 皇 元 長源 宗		甲科 長子 當		和州判官 是字		知州見 彥 瞻 陳		長編 恒 彥 瞻 後		六 研北山關氏 二		羅志 上子亭記		東叔父 履 咸 志 仇		仲使君 尉 七		宗 游 宣 交 滄 傳 楊		廣 二十餘 夏 小 正		年 疑 郎 戴 氏 傳 序		祀 外兄 開 滄		景山 所 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景良

莆田蔡氏 興化軍仙遊人 宋史

新編

廿一月薄精舍叢刊

襄	字君漢	將作監
年進士甲	科第十人	旬事
及第	端明	
殿學士	禮	
部侍郎知	杭州	
中	以沈	
賜諡忠惠	夏	仕至宣
宋史	封府上	
仁列傳	贈少府	
歐陽居士	三子	
集蔡公墓		

傳 朝來郎	京留守司	三子	佃 直龍圖	宣二年延	試第一蔡	京舊通儒	史附襄傳	仙 待制
樞	樞	樞	樞	樞	樞	樞	樞	樞

[illegible]

師言	數言	俱登第

高字君山均守將作
景祐元監主簿

雜識十

主

日可青合養少

年進士太 興縣主簿	表 宣德 郎	覲 承務 郎崇 樛 朝奉 大夫
	眞西山集 親間父子 夫人蔡氏 相戒勿仕 墓誌	知梅州自 藩徙蘇常 境

戢本議郎 唐事
兩浙轉 新監集
運司幹辦 江府大軍
公事 倉
鄱 戶部郎
官總領
四川財賦
見李憲定
齋集序

河內向氏 文簡公家諸子名連傳氏傳字生子從系

字系宇生從宗字欽聖憲肅兄弟也宗字生子字子

字生水字水生土字土字生公字

敏中字常傳正子國繹大理寺丞賜緋

國五年進事卷十附敬中傳

大觀三年

登科

伸字伸遵政和五洸以文任補官戶戡字定夫丙戌甲廉將仕郎

年進士左部尚書敎科第十人

號友古居居齊川 閣直草士 庚

王
國子九孫列傳
題一

史附光傳
湍江通
湍見當
胡奉天
三及本郭

商集六
散通判
康
監建康

府提鎮戶部贍酒庫

幾ニ護郎
和氣安二
永再郎

府富陽縣 府新監准

西總領所
奉事惠民局

唐那

卷之二十一

戢兩浙轉唐新監鎮

運司車旗白府大第
公事倉

樗朝奉大夫
庸
虞戶部郎官總領

四川財賦

齊集序

	正	
--	---	--

諸子名連傳氏傳字生于從系

聖靈肅兄弟也宗字生子字子

字土字生公字

[illegible]

17		
----	--	--

議大夫	雍 西京書院 仲勇	史 字神北道判誤 五照道四志	理見續談 仲原	助北道判 仲夜	難助編中 仲甫	翠 準弟 仲聰	言 廣東 仲求	明 子 璋	四子 璋	華陽集 璋	同安郡君 璋	狄氏墓誌 璋	史附建傳 璋	厚 化 璋	世亂留家 璋	虞城王氏 璋
崇寧	仲勇	仲原	仲夜	仲甫	仲聰	仲求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四年	仲勇	仲原	仲夜	仲甫	仲聰	仲求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元	仲勇	仲原	仲夜	仲甫	仲聰	仲求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元	仲勇	仲原	仲夜	仲甫	仲聰	仲求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行狀	稷臣 宋 中丞令見西臺	演 見集金集計署從	仲勇	仲原	仲夜	仲甫	仲聰	仲求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稷臣

歷所檢閱 文字皇祐 三年知	亳州事	實類苑通	判福州	樂城集仁	治知南 恩州 蓋臣 西溪叢語	洙字原叔 尚書吏 叟臣	部郎中贈 林侍讀學 力臣光	士兼侍讀寺丞華陽 學士 集三十	欽臣字彥朝 仲 間承務	至誠學士却掃編下 五子 居士集仁 院賜進士 及帝史部	侍郎龍圖 閣待制知 成德軍	史附洙傳	陟臣布	叔元豐末 中書檢正	官見嘉史	會臣 清臣聖
---------------------	-----	------	-----	------	-------------------------	-------------------	---------------------	-----------------------	-------------------	--	---------------------	------	-----	--------------	------	-----------

至月河精舍叢鈔

勞檢丁士謬校字
三月河精舍叢鈔

見攔芳大 全支梓目	端臣朝 散	郎權發遣 河北東路	提舉刑獄 降朝奉郎	見長編正 五十
--------------	----------	--------------	--------------	------------

讀書雜識卷十一

仁和勞 格著

歸安丁寶書述

越認

晉司空河東太守猗氏侯太原王公卓神道碑云開元中左丞相張公說越認范陽封燕國公大厯初左相縉叔越認琅邪封齊國公口口口口河東口口承太原顯望久矣口口口口縉叔齊公沒之而口口口口如燕齊兩公皆明世大賢社稷重器尙尔爲也況中智已下薄俗者乎 越認二字人多不得其解萃編疑爲越次而認他族卽認族之說錢氏雜識上一月何精舍叢鈔

亦以爲卽今通譜今考宰相世系表敘張說之先則云太常卿隆復還河東而王縉本出河東王氏始悟越認之說因說縉封爵而云蓋唐自中葉已後封爵必因其本望如王氏出於太原者封國必云并晉郡縣必云太原河東出於琅邪者封國必云齊魯郡縣則云琅邪故元和中間巨源系出天水而封定襄郡王致以封乖本郡上言蓋當時俗尙如是如張說王縉本出河東則當封晉國而說封燕國縉封齊國則與范陽琅邪者無別故下文譏之然封必本郡乃中葉典故之失初非舊章王卓所云未爲得也

校正文昌雜錄錯簡二葉雅雨堂本

卷二六葉十三日以原廟奉安禮成宴百官於紫宸殿酒

九三行當接卷三六葉行罷教坊已下支賜凡絹一千一

百餘疋錢四百餘千紅錦一端銀碗十四口用正旦例

也至亦頗知學問也六葉廿

卷三六葉晏元獻家有相笏經占吉凶十可八九昔有相

印當接卷二六葉經陳長文章疑月將許允疑皆傳

受此法云云至國朝故事誕聖節前兩月譯經院開堂

宰相領潤文使參知政事一員同潤文至日執政皆赴

中使七葉四以下接卷三七葉賜筵尤爲盛集云云

雜識上

二月何精舍叢鈔

原本酒九下經陳長文上昔有相印下行罷教坊上俱

註闕字提要移改國朝故事一條今据文義訂正蓋二

三兩卷中兩頁誤訂以致不相接續耳原本當是每

校正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錯簡嘉慶朝滿城刑部

卷九 張君神道碑三葉也于是條具世系官閥至進士

及第始爲四葉十當接七葉京兆府劇縣尉云云 鄭

都官墓表四葉十宣德軍節度使判官至從吉卜當接

三頁也于是云云

缺張君碑後段及銘又陳君碑首蓋中缺一葉又誤倒

二葉以致文理不相接續目錄云陳君碑原缺亦誤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脩可禮部侍郎端明
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部郎中知制
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誥王疇可右司
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宋敏求可
祠部員外郎並依舊職任誥

劉敞公是無

勅有年譜古之爲國者法後王爲其近於已制度文物可觀
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
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
使興壞成敗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故擇廷臣筆削舊
書勒成一家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

雜識十一

三月何情舍慶鈔

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兼判祕閣祕書省兼充羣
牧使護軍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
戶賜紫金魚袋歐陽修年譜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
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
撰知鄭州上柱國常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
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宋祁文鑑僅云其官創立統紀裁
成大體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充集賢殿修撰
糾察在京刑獄兼權判尚書工部充宗正寺修玉牒官騎
都尉高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范鎮朝奉
郎守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同勾當三班院上輕車都尉

賜紫金魚袋王疇三司度支判官朝奉郎太常博士充集
賢校理編修唐書官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宋敏求文鑑僅

范鎮王疇網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闕
富精覈度越諸子矣朕將據古鑑今以立時治爲朕得法

其勞不可忘也皆備有功刊本文鑑四字誤在度越諸子

據校宋遷秩一等布其書天下使學者咸觀焉觀年譜作

充翰林學士散官差遣勳封食實封賜如故祁可特授守

尚書左丞依前集賢殿修撰充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

學士龍圖閣學士散官差遣勳封食實封賜如故仍放朝

雜識十一

四月何情舍慶鈔

謝鎮可特授尚書吏部郎中依前知制誥充集賢殿修撰
散官差遣勳封賜如故疇可特授守尚書右司郎中依前
知制誥散官勳賜差遣如故敏求可特授尚書工部員外
郎依前集賢校理充三司度支判官散官勳賜如故宋文
十七參校歐陽案錢少詹修唐書史臣表云宋祁自吏
部侍郎轉工部尚書范鎮王疇二人各轉一官史不言
轉何官依宋制敘遷格范官禮部郎中當轉戶部郎中
王官刑部郎中當轉兵部郎中也皇祐二年明堂恩范
王宋三人亦應轉官而史無明文今據此制則歐陽修
自給事中轉禮部侍郎宋祁自吏部侍郎轉尚書左丞

是當轉一官而范鎮由禮部郎中特授吏部郎中王晦
自刑部郎中特授右司郎中當各轉二官非一官也又
表宋敏求以太常丞轉工部員外郎據制是太常博士
又文鑑工部誤作祠部

富口榮題名

大觀二年六月

大觀二年戊子六月十二日朝奉郎富口榮繼宗室財司
事至青社因過石子澗來雲門山讀伯父文忠公慶曆八
年題名今已六十一歲感念徘徊向晚之昌樂 凡五行
正書在青州雲門山字畫完好惟名上一字漫漶錢氏
跋尾云鄭公子第一字皆用紹字此君疑名紹榮考據
文堂集 有通直郎富紹榮可奉議郎制朕建外宗正
於別都其財用供億當命有司掌之今復茲廢官以汝
舊府推擇進品階俾踐厥次往服恩命倘其勉哉與
題名所云宗室財司事正合

南窗記談

提要云不著撰人名氏多記北宋盛時事格案是徐度撰
施元之注東坡先生詩五送顏復兼寄王鞏詩鞏大父
文正公居牛行街見徐度南窗紀談 邵服 可證

漫堂隨筆

雞肋編 吳升正仲著漫堂集載唐顧況老夫子作詩云

云則隨筆當亦即升所撰

宋人文書儀式

江鄉雜錄志御史臺開門移文用捺頭腰章郎公判察官
院張觀爲中丞常用此例移審官時章爲翰林學士辨
之張以故事而止 廐相令制後舍人自署其名永叔
云詰身後惟吏部判官詰院者當押字爾 審刑奏事
案結黃上更加撮白撮白上復有貼黃 判尙書禮部
則尙書之職判禮部貢院則侍郎之職也其名表則員
外之任也王禹玉帶館職判禮部作三字猶不解百官
謝衣表御史中丞署狀而舍人作表是兼尙書員外之

雞肋編

六月河精舍叢錄

職也 次道見鄭毅夫除省刑詰詞中間具官某又云
云當詰詞前具衙云云中當云以爾云云 雞肋編
中書舍人四員分掌六房事無鉅細皆與宰臣通簽奏
狀書衙亦俱平寫但押字即在紙後印窠心中與他官
司異也 侯鯖錄 三祖宗時用唐武德故事宗姓在異
姓品上景德四年舉行 類說二十唐詔初用紙肅宗
朝有用絹者貞元後始用綾 西溪叢語 下麻三劍四
謂麻一行三字刺一行四字 老學庵筆記 八學士院
移文三省名咨報都司移文六曹名刺

宋史

理宗紀

淳祐八年六月戊戌以徐鹿卿爲樞密使兼參知政事兼侍講 徐清正公年譜六月戊戌自權禮部侍郎除兼侍講樞密使以下八字係衍文蓋因上文趙葵進三秩而誤衍耳

職官志

中興後王賓爲御史中丞建請復開經筵遂命兼講自後十五年間繼之者惟王唐徐俯二人 考異按朝野雜記云王唐公徐師川二人皆舉其字志稱王唐恐誤格案唐公卽王綢之字毘陵集三資政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王公墓誌銘自宋都扈蹕至維揚遷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兼侍講拜御史中丞

雜識上

七川何精舍藏鈔

端平元年六月詔故端明殿學士開府儀同三司史彌遠贈資政殿大學士諡忠宣 彌遠當作彌堅鶴林集十史彌堅賜諡忠宣制畧云建事寧考曾爲從臣入則義冠簪筆謀猷於內出則握節秉麾左右有民雖海更中外之任營力避權勢之嫌在熙寧則不黨於熙寧加安國之於安石在元祐則不趨於元祐如大臨之於大防雖鍾和樂之情不替箴警之義肆予嗣復恨弗卽庸至一紀之投閒竟九成之弗起又云既疏之以資殿之榮復

秩之以儀同之典不待頌臺之議特加親劄之褒以上集與此正合延祐四明志五史彌堅傳後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卒賜諡忠宣行詞引吳泳熙寧二句

梁克家傳

乾道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淳熙八年起知福州 錢詹事云據三山志克家於淳熙六年三月以資政殿大學士宣奉大夫知福州傳稱八年誤志又云八年五月復觀文殿學士此卽史所載趙雄奏欲令再任降旨仍知福州事是時克家莅任已滿二年故有再任之旨因復其職名史誤以再任之年爲初任之年則甫經到任不當云再任矣且克家罷相時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其知福州止帶資政殿大學士又二年始復觀文殿學士仍無大字則知建康後必有落職奉祠之事而傳皆闕之格案宰輔編年錄七淳熙元年十二月詔宰相當守法度以正百官梁克家違制差過員數最多候服闕日落觀文殿大學士六年正月以資政殿大學士宣奉大夫提舉洞霄宮梁克家知福州淳熙八年正月乞

雜識上

八月何精舍藏鈔

宮祠上曰與復觀文殿大學士依舊知福州可補本傳之缺景定建康志十四牧守題名記

陸游傳 紹熙元年遷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 四

朝聞見錄乙孝宗未內禪一日上手批以出除禮部郎上之除目自公而止其得上眷如此又館閣續錄九清熙十六年七月陸游以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傳誤

宋詩紀事

李永熙陵挽詞朝馮玉几言猶在夜啟金騰事已非春曉退朝錄李南陽永熙挽詞曰云云時稱佳作案春明退朝錄下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是日太宗猶對輔臣至夕帝崩此誤以永字爲人名

邵煥煥清安人咸平三年進士仕至員外郎

送晏集賢南歸官船風破

雜識

九月何精舍

浪關吏鼓通晨

皇朝

又

趙復

引楊文公談苑

正同但作船官互乙通作侵

王陶

有寶復者世居鎮戎能道邊事

宋文鑑

又

王樂道

樂道官御

題明智寺

咸信臨安

案東都事

署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神宗時權御史中丞

則兩人當併爲一

十閻珣

江西

宋史有傳不云江西運使

三十鄭景望

湖山人生元豐元祐間有蒙齋筆談

在穎州作

律

案蒙齋筆

談卽葉夢得巖下放言云景望者僞也紀事引云在穎

州初自翰林免官先君爲倅歸養與石林事跡正合當

併入三十葉夢得下

三十蘇過

金陵上吳開府兩絕句

式古堂

見龍洲集

八案書考

又有再遊儀真呈張使君

律

一首寄如皋葉

尉

一首吳長元曰蓋劉過詩元蹟祇書名不著姓後

人誤裝入蘇氏一門卷中今考金陵上吳開府二首見

改之集則前二首亦爲劉作紀事亦誤錄之殊未察江

淮老病桃花舉子之語與叔黨平生踪蹟均未合也

三十毛友

初名友龍字達可三衢人太親元年進士政和

寄顯之太尉使燕山

七律

合璧

又

康元年以朝請大夫

冷泉亭詩并序

七律

乾道

延康殿學士知杭州

冷泉亭詩并序

七律

咸

臨安志

毛友靖康元年二月甲辰以朝散大夫延康

殿學士毛友知杭州

是年十月乙巳除官祠

十六同

無毛寶名案冷泉亭詩見咸信志

二十

本云守毛寶文

友讀其上文云政和中僧惠雲又於冷泉前作小亭郡

守毛友命去之見後詩序則此詩當併入三十八卷寶

文疑友所帶職名兩志俱云延康再考

四十向瀟

字豐之紹興間爲

莞爾堂夏日偶成

七律

又

向豐之

豐之向後裔

當併爲一

五十劉燭

四首

俱見真西山文集

集

正統本少皇帝

誤錄入劉雲莊

五十 朱子淵 又五十 朱晞顏 字子淵新安人慶元中廣西漕使 桂林帥

賦石柏 志 石刻洪內相高州石屏紀朱子淵為桂

帥賦石柏詩 載末署慶元元年九月十五日後有朱

希顏跋署慶元改元十月既望新安文獻志 八十談論

宋故通議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致仕休寧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贈宣奉大夫朱公晞顏行狀字子淵孝宗

妙選廣右漕除公轉運判官再任又一歲除直祕閣京

西轉運判官再閱歲除知靜江府主管廣西經略安撫

司公事進直煥章閣時紹熙四年也慶元初元冬赴

召行在所官位悉合當併為一

七十 顏員嶠 古詩 全芳備祖 案寶學顏尚書神道碑員嶠

公自號見後村先生大全集 百四十三

八十二 葉銘 題光華亭 在鹽官縣北海鹽縣志 石林居士建

康集後有嘉泰癸亥銘題云先君大卿手編稱石林為

大父左丞

袁植 遊惠山 五律惠山集 宋史高宗紀二建炎三年六

月丁卯右司諫袁植請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等

九人詔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以過失歸於臣下遂罷

植知池州 四年十一月李允文殺岳州守臣袁植

玉海 二百四 辭學題名宜和甲辰辭學兼茂科袁植第二

人 北山小集 二十 有知岳州袁植贈直龍圖閣制

黃唐 九女山 七絕廣府志 中興館閣錄字雍父長樂人

上舍釋褐出身治易 會稽續志二提舉題名黃唐紹

熙二年十一月初一日以朝請郎到任三年十月口口

日奉聖旨與郡 播芳文粹 七十 有黃唐南康軍到任謝

表

王清叔 長淮晚望 中都志 天台續集別編五題北山玉

寒堂三首王卿月字清叔號醒菴

趙璩 送張達道還茅山 茅山志 卽恩平郡王

八十三 徐師仁 登瑞巖山 五律福州府志 續文獻通考

無時代下 徐師仁 登瑞巖山 五律福州府志 續文獻通考

壺山集七十卷徐師仁字存聖著事迹無考 徐鈞機

文集序前題朝請郎編修道史檢察官兼次崇文總目

管江州太平觀守祕書省著作佐郎賜紫魚袋族孫師

仁末署建炎三年三月

陶崇 訪僧歸雲庵 五古粵西詩載 中興館閣續錄八陶

崇字宗山全州清湘人嘉泰二年傳行簡榜進士出身

治詩賦嘉定十四年二月除正字十五年十一月為校

書郎十六年十一月與合人差遣平齋文集 三 陶同年

崇詩卷跋某與宗山同壬戌進士甲申冬同除祕書郎

迓之江上投分日密乙酉秋某去脩門未幾宗山亦去

時上方鄉用舊學何落落獨爾耶宋廣平賦梅花疑非
鐵石心腸人海棠詩近之矣九原莫起撫卷潸然

汪起華 黃山歌黃山志 見汪華方壺存稿四當併入

六十汪莘下

宋人

王回 揮塵後錄六 仁宗朝侍御史王平字保衡侯官人

娶會宣靖之妹生三子回字深父同字子直向字容季

俱列兩朝史儒學傳深父子汶字道原有集先人作序

續通鑑長編五百 元符二年十一月乙亥奉議郎王

回特除名勒停坐與諫官鄒浩語言交通也 曾鞏王

雜錄上

三月河精舍叢鈔

深父文集序深甫姓王氏諱回文集二十卷福州侯官

縣人今家於穎嘗舉進士中其科為亳州衛真縣主簿

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任南豐類 古列女傳有嘉祐八

年九月王回序

康識 續通鑑長編三百五 元豐八年三月壬寅東上閣

門使嘉州刺史康識領榮州團練使賞西夏功

康倬 宋史二十 高宗紹興元年二月辛未李成黨邵友

犯臨江軍守臣康倬遁 揮塵餘話 康倬字為章元

祐名將識之子少日不拘細行為石班直折節讀書易

文資有名於世與之其子也 西江志五十 知臨江軍

事有康倬名

康執權 翰苑題名康執權建炎二年以吏部侍郎兼權

直院是年罷 天台續集別編 顯謨閣直學士左中

奉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康執權退老堂詩 庚溪詩

話康執權官待制奉祠寓居永嘉 三朝北盟會編七

靖康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引宣和錄金人索取書錄

鴻臚卿康執權少卿元當可寺丞鄧肅押道釋經印板

往營中交割 四六談塵康平仲執權在揚州嘗當宗

開封制以舉似似云想望夷門未泯匆匆之佳氣顧瞻

淮甸安能替爵而人居 竹軒雜識有樂壽閣詩序云

雜錄上

五月河精舍叢鈔

康平仲建閣名曰樂壽取仁智樂山水之意索詩次韻

七言 又題康侍郎所居二首七言 東牟集八 康執

權封贈故父制又贈故母制 海陵周公文集十 康執

權落致仕知泉州制 又六 康執權落致仕與郡 又

二康執權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在外宮觀 鴻慶居

士文集二十 國子祭酒康執權鴻臚卿制 呂忠穆集

六與康平仲書 東窗集七 顯謨閣直學士左太中大

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康執權父遠贈右光祿大夫制 又

母范氏贈永嘉郡夫人制

孫奕著示 續通鑑長編熙寧三年七月詔權御史臺推

直官屯田員外郎孫奕更不上殿以馮京舉奕御史奕辭不願故也四年七月侍御史知雜事鄧綰言孫奕呂公著所舉意趣乖異乞別選推直官詔奕送審官東院蔡忠惠文集一有潭州通判國子博士孫奕到其草四百萬轉運使乞酬獎與轉官知通利軍畧云以爾向爲監郡瀕於大河割聚榷新餘四百萬陞與郎位典制軍壘 古靈集一熙寧經筵論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章藻常僚中才行器識可陞擢任使者尙書祠部員外郎監泗州河南轉般倉孫奕士行著於鄉閭節義信於朋友外雖朴渟而中實強敏林英孫奕所至皆以善政聞可謂循良之吏使當一路則可以厚風俗而安民矣

職官

五月河精舍叢鈔

邢凱 著世齋通編

館閣續錄 八嘉熙二年十二月口知江陰

軍除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官 又 九邢凱字廷舉隆

興府武寧人嘉定七年袁甫榜進士出身治禮記紹定

二年四月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八月通判吉州

時淵 增修東萊書說

敬鄉錄 一時淵字子淵一字叔觀居婺之

清江鎰之子師呂成公名最著淳熙辛丑進士初爲溫

州天富南監押袋官歷臨安府教授西外宗學教授知

溫國縣通判袁州終 赤城志 十秩官門通判題名時

潤嘉定十四年六月以朝奉郎至十五年五月卒

趙彥衡 著雲麓漫鈔

赤城志 十秩官門通判題名慶元二年

四月趙彥衡以朝奉大夫至四年六月替 攻媿集

四朝奉郎知湖州烏程縣趙彥衡爲鄉民訴水傷擁併

死損八人降一官制 蘭亭考 十載詩一首注趙徽州

彥衡倅台日常許蘭亭二三說丙辰春因以詩扣之此

其次韻也

鄧名世 著古今姓氏書辨證

竹谿先生文集 四鄧名世校書郎兼

史館校勘制

范處義 著詩補傳

館閣續錄 七范處義字子由婺州蘭溪人

職官

六月河精舍叢鈔

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同進士出身治詩慶元三年

八月除秘書監十一月爲秘書修撰江東提刑

陳振孫 著書錄解題

密齋筆記 一天聖四年州軍並不得官

置醕坊近陳提舉振孫博通古今仰體祖宗卹民之意

舉行萬戶停廢醕庫邦人至今德之 案宏治湖州府志所引較畧

李上交 著近事會元

續通鑑長編 百七十三皇祐四年八月乙未

降提點廣南西路刑獄職方員外郎李上交爲太常博

士坐失禦賊也 又 百五十八慶厯六年三月丙午荆湖南

路轉運判官李上交知筠州以在部苛察也 容齋三

筆 十嘉祐二年雒陽人職方員外郎李上交來豫章東

湖有辨總持寺牒後列衛事 直齋書錄解題八豫章

西山記一卷贊皇李上文撰嘉祐丁酉歲

交誤

李洪

著芸菴類稿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李氏花萼集五卷

陵李氏兄弟五人洪子大漳子清泳子永洽子召制子

秀皆有官閥 花庵絕妙詞選五李子大名洪家世同

登桂籍號淮甸儒族子大其弟漳泳洽制皆以文鳴有

李氏花萼詞五卷其姪直倫爲之序廬陵人 五李俱

李定曾孫定揚州人廬陵廣陵之說花菴詞選亦云

淮甸儒族則廬陵人三字當入案陳貴謙芸庵類稿

序不稱洪字攷類稿詩題有稱子清弟子詠弟子召諸

人以此參考知洪即花萼之一也又考泳是將作監端

明子

政興集五十二集

湖是江西提點刑獄公事長民

子

志二

又詩題有子都兄子濟兄子南兄則李氏羣

從甚多花萼五人特其較著者爾

郭若虛

著圖畫見聞志

華陽集九東平郡王追封相王謚孝

定

九墓誌銘

女次永安縣主通供備庫使郭若虛

續通鑑長編二百五

熙寧七年八月丁丑

衛尉少卿

宋昌言爲遼國母正旦使西京左藏庫副使郭若虛副

之

李重

中興館閣續錄八

李重字季九眉州丹稜人紹熙

元年余復榜進士出身治詩賦 慶元三年九月除

書省正字四年十月爲校書郎五年四月罷 宋史

本紀 嘉定四年四月四川制置大使司置安邊司以經

制繼事命成都路提刑李重漳路安撫許奕共領之

館閣續錄八嘉定六年五月以吏部郎官兼國史院編

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是月爲祕書少監仍兼十月爲起

居郎並兼

本紀

六年十月庚戌使金賀正旦會金國

亂不至而還

劉後村真文忠公行狀時相忠公與左史李公直數論事於是二公俱出疆

本紀 嘉定十四年沿江制置副使司於鄂州李重爲之

紀 紹定四年十月戊寅以李重爲煥章閣直學士

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 六年十月己丑詔李重赴閣

館閣續錄八端平元年八月以權刑部尙書兼同修

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本紀 嘉熙元年正月辛酉同知樞

密院事四川宣撫使 四月知成都府 二年二月戊

戌詔近覽李重奏知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餘緩撫爲

急宜施蕩宥之澤推西被兵恩澤亦如之其降德皆論

朕軫恤之意 四月癸未以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

淮京湖軍馬

李重表失書疑有誤

李壁

著王荆公詩註

中興館閣續錄七李壁字季章眉山八紹

熙元年余復榜進士出身治詩賦

八

紹熙二年二月

宋縣令題名葉凱宣教郎辟差開禧三年二月到

月二十五日中大夫集英殿修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

副使兼權淮西總領陸景思撰并書文云景思將清之
明年是為刑部尚書潼川姚公希得尹釐之三年景思
當在景京口張存性中重刊碑雅序五世孫庭由賦
閣脩撰來知贛州再用刻於郡序書末當有跋題絕
妙好詞三載雲西陸景思瑞鶴仙一闕謝朗天地
間集有雲西陸壑疑退宮人一首是宋亡之後尚
江少虞著事實寶慶四明志江少虞宣敷郎宣和五
年八月十九日到任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改授耀州教
授

宇文紹奕著石林燕西垣類稿一宇文紹奕敘官國家

黜幽顯敘有法未嘗以一青棄材也爾向坐簡劾既閱

歲年應于常科還爾舊物益思所以報此哉可佚存

文定集六薦蜀中人才劄子左承議郎通判劍州宇文

紹奕好古博雅敏於吏事頃四川總領所獨除劍州和

羅以寬民力老學庵筆記六載邛州天慶觀希夷詩

石刻云是日追赴太守宇文表臣約飯不能盡記後卒

不暇再到至今以為恨

宋慈元刻宋提刑洗冤集錄序末題淳祐丁未嘉平節
前十日朝散大夫新除直祕閣湖南提刑充大使行府
參議官宋慈惠父序重修毗陵志八嘉熙四年十一

月朝奉郎知常州事淳祐元年八月轉朝散郎二年三
月服滿有勞轉朝議郎當月除司農寺丞四月改知贛
州未離任罷廣濟集六提刑鄭吏部提墓誌銘吁寇
發守王侑告急江西常平使者鄭伯昌以便宜從事調
發撫軍勦捕宋刑使慈又調將王舜截寇入南路兩軍
夾擊寇勢窮密約靈都隔絕謝元為內應陽許之告王
舜兩軍設付以待賊至大發大破之宋旋為臺臣劾去
宋為江西提刑當
在淳祐五六年間

史繩祖著學齋後村大全集六十史繩祖江西提舉制

碧梧玩芳集五史繩祖陞直煥章閣江東提舉制略

云人有典刑學探淵紀緝十二經之說仰屋著書以六

百石之官乘輅刺部重與申命自西徂東蓋自江西

范致明著岳陽容齋四筆五蔡京三入相時除用士大

夫視官職如糞土蓋欲以太尉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

不因赦令侍從以上先緣左降同日遷職者二十人中

奉大夫范致明為顯謨閣待制新編方輿勝覽三十

德安府五桂堂在書記廳元豐中方城范公為掌書記

官舍西偏有桂甚茂後范公之子致君致明致虛致祥

致厚相繼登第致君記其事後周洪道為之記云乾
陵無字碑宋人題名范致明晦叔諱官口水政和元年

天祺節後一日同邑尉郭部又善來講乾陵寶亮寅畏

從行陝西

陳經國著龜

寶祐四年登科錄第四甲第一百四十八

人陳經國字伯夫小名口口小字定父第二具慶下年

三十八曾祖異祖通父良迪功郎本貫湖州海陽縣南

城坊身為戶

郭祥正著青

續通鑑長編三百四元豐七年三月壬子

前汀州通判奉議郎郭祥正勒停坐權漳州補僧道住

持不當受金悔過還主及違法差送接人經赦也

談鑰著吳

新安文獻志八十宋故朱希顏行狀末署嘉

雜識上

三月河精舍叢鈔

定元年月日門生承議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談鑰

虞儔著會白

會稽續志二提刑題名虞儔紹熙二年八

月初七日以朝奉大夫到任二年二月初二日得旨與

郡吳興志虞儔朝奉大夫直祕閣紹熙五年十二月

到湖州任慶元二年二月改除知婺州姑蘇志三虞

儔朝散大夫直煥章閣慶元二年十二月到三年四月

磨勘轉朝請大夫十一月除直顯謨閣江南西路轉運

副使十二月改除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兼知府事

中興館閣續錄九慶元六年十月以起居郎兼實錄

院檢討官嘉泰元年八月虞儔以中書舍人兼實錄

院同修撰十一月除權兵部侍郎仍兼二年四月以

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金史表泰和元年嘉泰三

月乙亥宋使刑部尙書虞儔泉州觀察使張仲舒等來

報謝

衛涇著後

宋史孝宗淳熙十一年四月戊辰賜禮部進

士衛涇以下三百九十四人及第出身館閣續錄九

淳熙十四年五月除正字十五年八月為校書郎又

八十六年七月為著作佐郎紹熙元年五月除著作

郎二年八月為淮東提舉會稽續志二提舉題名衛

涇紹熙四年五月十九日以朝散郎到任是月二十七

雜識上

三月河精舍叢鈔

日丁母憂館閣續錄九慶元元年十二月以吏部員

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二年五月為右司員外郎三年

二月為左司員外郎三月為起居舍人並兼寧宗慶

元三年閏月乙亥遣衛涇賀金主生辰理宗寶慶二

年八月辛亥衛涇薨

王明情著揮

南澗甲乙稿二十方公滋墓誌銘次女適

安豐軍判官王明清玉照新志四紹熙癸丑明清任

簽書靈國軍節度判官攻媿集六參議方君導墓誌

銘新浙西參議官王明清娶君之女弟嘉泰二年

徐自明著辛

咸淳毗陵志徐自明嘉泰八年十二月

朝散郎前太常博士通判常州在任轉朝請郎 十
年十二月差知永州

方蒙 咸淳臨安志 六十 治平四年許安世榜進士方蒙

揮塵後錄 七 元祐中方達源爲御史建言乞重修汴

水短垣護其隄岸報可達源名蒙桐廬人陳述古壻多

與蘇黃游奏疏見家集 古靈集 二十 葉祖洽先生行

狀女次適宣德郎方蒙 孫覺撰墓 南潤甲乙稿 二十

方公滋墓誌銘祖蒙任屯田員外郎贈銀青光祿大夫

鄭湜 館閣續錄 八 鄭湜字濤之三山人乾道二年蕭國

梁榜同進士出身治詩賦淳熙十六年三月除祕書郎

雜識十一 五月 潤精舍叢書

七月爲浙東提舉 會稽續志 二 鄭湜淳熙十六年八

月十七日以承議郎到浙東提舉任紹熙二年二月十

二日知建寧府 宋史 留正 光宗時從臣鄭湜奏立太

子監國 景定建康志 二十 鄭湜朝散郎尙書倉部員

外郎紹熙三年九月十五日到江東淮西總領任三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磨勘轉朝請郎五年三月十七日歸

班 象山年譜載江淮 攻媿集 三十 倉部郎官鄭湜大

理少卿制略云立朝有鯁亮之稱治民有循良之効總

餉江左威譽日聳郎潛未久昇爾臬事 宋史 紹

熙五年七月遣鄭湜使金告禪位 容齋三筆 二十 慶元

元年正月一日鄭湜以起居郎直學士院二月二十三

日趙汝愚罷相制乃湜所草議者指爲褒詞太過二十

五日有旨免兼直院湜以罷直求去不許越三月遷權

刑部侍郎 直齋書錄解題 八 治述十卷從政郎鄭湜

紹興 疑元年撰進按丙戌榜有三山鄭湜溥之是年已

爲祕書郎面對劄子剴切通練于今傳誦此當別是一

鄭湜耶 又 五 會稽和買事宜錄七卷浙東帥鄱陽洪

道景盧提舉常平三山鄭湜補之集時紹熙元年

王觀國 著 宋宰輔編年錄 十 紹興十四年二月御史

中丞李文會又論中書舍人劉才邵祠部郎官王觀國

雜識十一 五月 潤精舍叢書

皆附万俟卨以進詔與外任 樵溪居士集 四 王觀國

除祠部郎官制早中殊科不求聞達任眞推分泊然自

得比對便殿古奏可觀 羣經音辨後序前署左承務

郎知汀州寧化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王觀國

末署紹興壬戌秋七月中潯日官舍西齋序 又汀州寧

夜題 街同

沈揆 中興館閣續錄 七 沈揆字虞卿嘉興人紹興三十

年梁克家榜進士出身治 淳熙十一年十一月除十

四年五月爲祕閣修撰江東運副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

江東二首 赤城志 九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二日沈揆

以朝奉郎知嘉興人號儒者之政官至禮部侍郎七年十二月一日召 館閣續錄 七 沈揆淳熙九年十一月除祕書少監十一年十一月為監 又 九 十年七月以祕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 十一年十一月為監仍兼 景定建康志 六 轉運司題名沈揆中大夫祕閣修撰運副淳熙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到任十五年七月宮觀 寧國府志 五 宋太守題名沈揆中大夫紹熙元年六月到明年 平江府 吳郡志 一 本朝牧守題名沈揆中大夫祕閣修撰紹熙二年六月到四年二月除司農卿 館閣續錄 九 紹熙四年八月沈揆以權吏部

雜識十一

五月河精舍叢抄

侍郎兼實錄院同修撰 文淵閣書目 十 沈虞卿野堂集一部 二 冊 天台續集別編 二 有沈揆夜宿國清寺題更好堂詩 又 四 林憲詩有云史君沈虞卿宗丞命賦郡圃羅漢樹云云 宋本顏氏家訓跋去年春來守天台郡後署淳熙七年春二月嘉興沈揆題 又 校刊名銜有朝奉郎權知台州軍州事沈揆 莊季裕 名 綽 以 字 行 天台續集別編 一 載莊綽建炎丞相成國呂忠穆公退老堂詩結銜稱右朝請郎充江南西路安撫制置使司參謀官 三 餘集 四 高安郡門記 潁川莊綽季裕慈祥清謹人也守筠州之初年紹興十

二年也又云其仁心之所撫字儒術之所緣飾淵源所漸逮其自出 炙膏肓膺穴法序建炎二年二月十二日朝奉郎前口口都總管同幹公事賜緋魚袋莊綽記 四 書 西江志莊綽朝奉大夫知筠州 北山小集 十 有送莊大夫綽赴鄂州守有云白首同經口命年君臨方面我歸田又詩注季裕著本草蒙求三卷頗工

張表臣

著 冊 湖 鈎 詩 話

容齋四筆 四 紹興十三年勅令所進書

刑定官五員皆自選人改秩張表臣正民以無出身除司農丞 重修毗陵志 九 添差通判軍州事題名張表臣紹興十三年十月右承務郎十五年七月罷

雜識十二

五月河精舍叢抄

李長民 宋 詩 紀 中興館閣錄 八 李長民字元叔廣陵人宣和元年博學宏詞建炎二年二月除正字三年五月監南嶽廟 揮塵餘錄 李元叔上廣汴都賦於祐陵由此進用 照 全 載 玉 玉照新志 二 元叔名長民元豐內相定之孫建炎中為監察御史以名字典州終江西提點刑獄公事子澍文亦工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乙 集 紹興癸丑右相朱藏一以內艱去位高宗手札賜舉士沈必先墓處厚以三院御史阿附時宰令二人共舉察官于是以李元叔長民應詔元叔嘗為校書郎奉祠去久之通判潭州遂召還為監察御史而曾任鄭三御史

皆罷此中興後近臣舉察官之始也

吳堦著五 新編方輿勝覽五 皇朝吳中復為總為令

土產紅桑紫竹荔枝三香為民害作三戒詩勒諸石

吳郡志七 提舉常平茶鹽司右通直郎吳堦紹興十三

年九月四日到任至紹興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改除

兩浙運判 咸淳臨安志五 吳堦紹興十四年兩浙運

副

阮閱著 萬姓統譜八十 阮閱字閱休建炎元

年知袁州初至訟牒繁閭乃大書依本分三字印榜四

城牆壁郡民化之不踰旬訟訴稀息乃榜西廳為無訟

雜識上

五月河精舍叢鈔

堂為袁民雪插筆之謗後致仕寓居宜春吟諷自適撰

詩總行於世 又阮美成舒城人元豐中進士知巢縣

為政豈弟喜吟咏時號阮絕句 能改齋漫錄七 龍舒

人阮閱字閱休能為長短句見稱於世政和間官於宜

春妓有趙佛奴籍中之錚錚也嘗為洞仙歌贈之阮官

至中大夫累任監司郡守他詞皆類此 方輿勝覽九

阮閱詩 又四 阮戶部東西關詩 又五 阮美成

詩百 又五 張浮休百詠詩序 詞綜三十 巢

令君阮戶部詞一卷王旭云 趙希弁讀書附志下

總龜先生松菊集五卷右阮閱之詩也建炎初以中奉

大夫知袁州

以諸書參考則阮閱阮閱阮美成阮戶部及知巢縣袁

州者俱即一人但閱闕二字未知孰是

陳棣著 政輿集九十 陳公神道碑父棣篤學有賢行

奉議郎通判潭州贈中大夫

衛博著 咸淳臨安志六十 紹興三十年庚辰梁克

家榜進士衛博 文昌雜錄跋乾道丁亥六月望左宣

教郎新充樞密院編修官衛博

為立方著 中興館閣錄八 萬立方字常之江陰人黃

公度榜同進士出身治書紹興十七年六月除正字十

雜識上

五月河精舍叢鈔

九年六月除校書郎二十一年六月為考功員外郎

繫年要錄紹興二十六年十月辛丑尚書左司郎中葛

士方為賀大金生辰使

讀書雜識卷十一

勞檢丁士諤校字

讀書雜誌卷十二

仁和勞 格著

歸安丁寶書述

宋 王禹偁小畜集 蘇魏公文集有

王贊授殿中侍御史諱 皇朝文鑑

新修太和宮記 吳都文粹七

趙湘南陽集

補 新定旅館中作 五律 宋本

定郡樓開望 五律 秋晚舟泊桐江

和子華對雨有感二首 蒙惠拄杖及詩依韻奉答

雜識十一

蒙以詩惠水精繪輒次韻答謝 聞太素絕食飲水願

甚清羸以詩見招 以上見韓維 卷七言絕句五首 見

集十四

夏竦文莊集

知饒州樂平縣楊簡除國子博士制 見止齋先生文集十七

宋庠元憲集

贈太傅中書令寇準可諡忠愍制 寇忠愍公詩集載贈

助編下命知制誥 深州防禦使駙馬都尉錢景臻男忱

可莊宅副使制 韓資治通鑑長編元豐七年九月庚申

莊宅副使案此 予自到嶺外居風雨中未嘗不以先

死對治人人見其浩然若有所得者今歲在海外遇寒

食因發家書想望松楸不能自理偶成此詩示兒子 詩

自注阿張孟堅小字 見李光莊簡

王珪華陽集

秋日白鷺亭向夕風晦有作 景定建康志 和敬叔弟

七月十二夜胡伯恭園池對月卽事之作 元詩選云王

陵人弟璋 輓貢南漪三首 輓董瀾溪二首 輓胡

信芳上舍二首 輓吳止水 輓潘昌朝 輓吳大社

退庵 輓錢公起 錢震午兩 輓董儒仲二首 元詩選

是王處 王樟輓章恬齋 王鰲雙輓程學山 莫京

雜識十二

甫知事有臺榭之辟賦詩識別 胡則大學正滿

秩趨京賦詩爲贈 見貢璽 訪別成獻甫經歷時新拜

西臺御史之命二首 又上監察御史 時州縣方 次

胡則大賦雪韻 又次韻 劉損齋主簿見示遊廣教

和 劉朔齋詩次韻 送汪叔志赴平江州同知 序云

連龍桂苑展驥巴陵戊午夏月中浣首云鶴袍纔卸便

牙緋又云政有需整須別駕待呼巴菊壽慈闈干古岳

陽發覽地好詩相寄與相違案宋學士文集汪文節公

神道碑銘澤民字叔志領延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宮

不利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陪承事

郎時先生之母太夫人王氏春秋已高先生以平江道

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降一二階就 張思愚輓

鈴鄰州不報竟奉太夫人之官與詩正合 季子敬思

鄉薦與汪 汪夢雷晚陳祥卿 夢雷文節之祖見

補 和御製賞花釣魚 奉詔赴瓊林苑燕饒太尉諸國文

公出鎮西都 送程公關給事出守會稽兼集賢殿脩

撰 送公關給事自青州致政歸吳中 律體五

劉敞公是集

刪 晝寢 五律 見李壁王荆文公詩箋 韓通贈中書令

見皇朝文鑑三十七事在太廟朝宋 王開府行狀 長

補 歐陽修加護軍食實封制 四年十月 翰林學士給

事中知制誥歐陽修 皇朝文鑑三十七 太平

州文學袁嗣立改江州文學制 嗣立又徙洪州制 容

齊六 呂藻落職分司制 嘉祐四年九月見宋制大詔

劉敞草藻論解有簡直好節推誠不疑等語又百九

二臺諫劾行呂藻責官制詞不直則知此制劉敞作

劉攽彭城集 十五卷頁交五十卷

大理少卿李鳴復除大理卿制 見平齋文 王安石三

司戶部副使張燕可兵部郎中制 見臨川先生 引泉

詩睦州龍興觀老君院作 見韓詩 詩

附 殿中侍御史韓琦可左司諫制 是韓川之誤下有左司

宋史有 知制誥吳某可加勳封食邑制 疑吳 知制

誥石某可加階封食邑制 疑石楊休 當在仁宗朝

重編晏元獻遺文

目 中園賦 飛白書賦 玉海三 御飛白書扇賦 同

莎記 宋文鑑 御飛白書記 玉海三 五雲觀記 宋文鑑

天聖上殿劄子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 宋文鑑

侍讀學士等請宮中視學表 宋文鑑六十三 辭

升儲表代 謝昇王記室表 宋文鑑六十三 辭

舍人告詞 丁謂復相制 兩朝祥瑞贊序 宋文鑑

公文集後集 崇天恩序 宋文鑑 凡銘 宋文鑑

珠一首 宋文鑑 蒼樞密范給事書 宋文鑑

善兄家書 蒼中丞兄家書 馬忠肅公亮墓誌銘 宋文鑑

有力命王充有命錄覽之有感 宋文鑑 和王校勘中

夏東園上 題關伯廟 宋文鑑 吳父并 宋文鑑

寒食東城作 宋文鑑 律 假中示判官張寺丞王校

勘 宋文鑑 棋盤石 宋文鑑 初秋宿直 宋文鑑

集 安昌侯上 無題 宋文鑑 憶臨川舊遊

七夕 古今 賦得秋雨 春陰 宋文鑑 送凌侍郎歸

鄉代詩選 題東湖涵虛閣 宋文鑑 張太傅生日詩 宋文鑑

新集 海棠 宋文鑑 轉運度支得青州資政黃素書 韓

吏部伯夷頌許昌相公以詩跋尾遂爲七言因而記及

謹用拙篇紀咏 次韻謝借觀五老圖 畫品三 留

題越州石氏山齋 會稽張英 五言 律 和朱子京召還學

士院 復錄 奉和眞宗御製後苑雜花海棠 海棠 詩中 和

桐密侍郎因看海棠憶禁苑此花最盛 同 送鉛山周

尉 銘書 五 孟蘭盆 老學庵 筆記 西垣榴花 千家 詩 海棠

講中 絕 七 雪中 宋文鑑 筆記 立春祠太乙 古今歲 時雜詠 上巳

瓊林苑宴二府同遊池上卽事口占 同 中秋月上

冬宴 老學庵 筆記 上竿伎 石林 詩話 鹿苑花 雲麓 漫鈔 弔蘇哥

詩話 西清 筆記 煮茶上 同 古瓦硯詩二首 後集 金鳳花 後集

海棠 詩中 雜詩 五 月河精舍叢鈔

慕容彥逢摘文集

附端平殿學士朝散大夫曾孝寬可差知鄆州降授奉議

郎趙嵩可差知徐州制 元豐五年五月丙申知徐州 楊

愿除中書舍人誥 宋史高宗紹興十二年九月 始遣楊愿使金賀正旦

孫介明復小集

補上國撫敵 補芳大全 文 七 中秋夜不見月 援織錦

圖 五 中秋月歌 五 中秋月 七 又賦十五夜月

劉跋學易集

附嚴寒堂記 原案前記爲李常武作此篇爲兄子儒作 疑王柏魯齋集文

五使還作十四首 跋未嘗使還元豐五年八月朝奉 郎守禮部郎中劉摯賀大遼國主

趙明誠古器物銘碑序 劉跋序文不載

楊億武夷新集 無相大師行

冠準拜相制 續筆 西崑酬唱集序 本

李壁王荆公詩註 案注此詩恐非公作

寄程給事 案見玉珪華陽集三

鄭解郎溪集 見南陽

穎王府翊善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齊恢等制 集十七

宋文鑑目作韓維 西頭供奉官常用之等制 集十八

宋文鑑目作韓維 夏竦制 錄在慶曆七年丁亥

罷夏竦制 錄在慶曆八年 夏竦樞密使制 錄在慶

除韓琦制 錄在嘉 翰林侍讀學士右正言馮京改翰

林學士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制 見臨川先生 詩 奉詔

赴瓊林苑燕餞太尉潞國文公出鎮西都 集五 華陽 送

程公闢給事出守會稽兼集賢殿修撰 同 送公闢給

事自青州致政歸吳中 同 寄程公闢 華陽集三 詩

次鄭毅夫和御製賞花釣魚後因 題下脫岐公名誤編入鄭集耳

江氏書目記 錄五 楚樂亭記 續編

劉摯忠肅集

祭丞相韓儀公文首云維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十月壬

申朔初二日癸酉奉義郎武騎尉彭城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劉某略云高陽開府初叨采錄及

長天樞復備僚屬又云卒議姻好又云逮予南遷

四劉安世傳就縣高陽帥幕時以寶文閣待制為

樞密承旨又六十九韓忠彥元祐中自尚書左丞兼

忠彥女見長編在元祐四年六月此文係劉安世作

張文定玉堂集序錄三王開府行狀編入公是集五

十一據長編元豐三年九月乙酉注改正

王安禮魏公集

賜參知政事趙雄生日詔見周益公玉曹瑋降授左

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制宋宰輔編年錄在乾

不載大詔令集亦賜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絳乞

受冊禮畢隨班稱賀免赴詔見東坡內制

王魏公文集序錄三歐陽修贈太尉制元豐三年

年忠公

虞傳尊白堂集

在外侍從登極恩贈父制見止齋先生

堂恩贈父制止齋集

五在外宰執登極恩贈妻制同

封妻制同國子正陳希點太學錄湯璿並除太學博

諸公見會稽英

胡宿文公集

首楞嚴經義海緣起標指集解序本舊錄

志二嘉祐六年制策四胡武平撰律七送表臣遊宣

城附志

左中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周紹餘集

英殿修撰知温州制約指倉人蔡襄榜進士及第紹興

二十八年十月以權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二十九年

三月除集英殿修撰知温州又宏治温州府志周紹直

事紹興二十九年趙良弼自豐州刺史除撫州刺史

制中外之政終始不渝愛自休閑尤彰操尚宮垣選美

俾參調議之職方鎮能式委分憂之寄案此制日有

誤良弼係唐人之為浙東節度使見舊唐書及唐會

太寺題名記為太子賓客見邵說所撰趙叔平碑與

所云東吳授職及宮垣選美語正合又目不載太子賓

客則制疑非文恭之詞

韓維南陽集

高祖宮師文編序甲乙稿十四與孫學士文粹六上

告詞三十

正與司馬君實書司馬文正公集七與范堯夫舍人手

書八上校補開文附錄太子少傅致仕韓維陪祠詔

元祐七年八月 題已闕當據宋 資政殿大學士太
大詔令集百二十二補并增闕文
子少傅致仕韓維可太子少師致仕制 題已闕當據呂
井增 奏議二十二至二十六當
闕文 奏議代名臣奏議按

陳舜俞都官文集

江西路轉運副使吳潛除太常少卿制 見平齋文
集二十二

翟汝文忠惠集

追官勒停人國子博士沈扶國子博士制 見臨川先生
集五十五

柴餘慶國子博士制 臨川集 太學正孫元卿除武
學博士制 見止齋文 尙書庫部員外郎葉劭爲鴻臚
少卿制 見劉給

事集二

九月河精舍叢書

雜識十一

附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除知樞密院事制 年
錄在紹興七年三月忠惠 參知政事劉大中除資政
以紹興二年六月致仕 編年錄在紹
興八年十月

殿學士知處州制 興八年十月

張侃拙軒集

先公守汝陰嘗以詩送都曹路君挂官東歸載張乖崖

公留其錄 當脫語今傳播世間三十年矣近僕寓居穎

昌一日有都曹公之季子宇文老者偶來自京師出其

家所藏二帖紙墨猶新因道及存沒之舊感慨於懷乃

追維先公詩韻以遺之文老時方就試春官待報也 東

先生詩注三十四有送路都曹詩并引載乖崖公在蜀

有錄曹參軍老病廢事云云與此詩題合韻亦正同當

是蘇過所作

寶房李彭老詞敘 浩然齋雅談 題紀瞻墓 景定建康
志四十三

晁說之景迂生集

劉跋斯立墓誌 陳振孫云景迂所撰見學易集後而此
集 老子道德經跋 天一閣書目道德經四卷魏王弼
後 晏叔原志 晁四以道作今不見其集中

陸佃陶山集

寄彥猷閣老某前歲奉使還領揚州今彥猷亦自境外
歸得姑蘇事畧七十六劉敞自右正言知制誥奉使契
唐人嘉祐二年二月戊申以知制誥出知蘇州三年六
月丙辰徙揚州長編百八十三嘉祐元年八月丙寅刑

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

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

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

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

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

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

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

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

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

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

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

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

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

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

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

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

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

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

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

郎守太府少卿淳熙十年七月十八日到任准指揮與
湖廣總領趙汝誼兩易 會稽續志二提刑題名蔡勛

紹熙元年四月十一日以朝散大夫直寶文閣到任當

年七月二十八日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咸

淳熙安志四十紹熙五年七月二十四日蔡勛以朝請

大夫試司卿兼知臨安府十二月一日依舊司農卿

兼權戶部侍郎湖廣總領 尊白堂集右文殿修撰蔡

勛除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制有云杜門有年

王安中初竄集戴表元刻源集有

答吳檢法書錄三鄧城杜澤之詩集序同上

雜識上七月河精舍叢鈔

李復滿水集

贈張萬戶征閩凱還此元人李復詩字道原

監公新拜首座因贈見王黃州贈朗上人小畜集

省欽小畜集贈贊寧大師集七寄贊寧上人同上

朗上人見訪復謁不遇留刺而還有詩見謝依韻和答

小畜外 次韻和朗公見贈同上

張守昆陵集平園續集十四張文靖文集序

葉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制景定建

安撫使葉適知府事七月十一日兼沿江制置使

薛昂除尚書左丞制

王孝迪中書侍郎制見宰輔編年錄康元 七汴上

小雨復霽前賢小集

汪藻浮溪集

梁丞相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王丞相辭免恩命不允

批答據編年錄王淮左丞相梁克家右丞相在淳熙九

宋故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贈少保汪公神道碑

車駕幸臨安起居表咸淳間代發運趙修撰賀

克復杭州表同上永州學記南碑陽

劉煥雲莊集

此書俱真西山文係後人編入惟奏議從碑本傳鈔出

節錄不全講議數首是雲莊文

洪邁野處類稿

此即朱松事齋集案大典本蘇過斜川集有誤入洪

邁作者

曹彥約昌谷集

總領戶部楊公挽詩三首當改入謝撰攀龍臺碑蒙

賜物表文苑英華五百九十

跋竹齋手帖集四附錄跋辛巳泣新錄舊鈔

附代辭免除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恩命狀首云臣今月十

除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者據庸齋集時在壬子高祐上

也二年

程公許滄州塵缶編高斯得賜堂存稿有

總領戶部楊公挽詩三首原誤編入曹彥約昌谷集今改正

仁王寺記清補臨興聖寺記至元嘉禾志十八

序鈔

崔敦詩玉堂類藁

附宋史無崔敦詩傳案敦詩字大雅見韓元吉所撰墓誌銘周必大玉堂雜記

作興詩王應麟王海作端詩俱避光宗諱改通州靖海人墓志景定建康志南渡後

提居溧陽登紹興三十年庚辰第歷揚州高郵縣主簿

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乾道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改秘

雜識十一

五月何精舍藏鈔

書省正字墓志十二月為翰林權直王瀛熙元年正月初

四日除崇政殿說書附錄又兼權給事中十二月以

父憂去復遭母喪五年九月海除樞密院編修官墓志學

士院權直墓志六年正月二十日除著作郎附錄兼權

吏部郎官又兼崇政殿說書墓志案附錄除說書在七

年七月十五日附錄進國子司業附錄改權直學士院墓志

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拜中書舍人附錄加侍郎直學士

院九年五月卒所著饒歌鼓吹曲十二篇墓志

家鉉翁則堂集

浙西判官高越可水部郎中制見徐駒省集八

劉辰翁須溪集

補尚書纂傳序通志韻會序古今韻會舉要元刊本簡齋集序

聚珍板本嗣漢三十六代天師簡齋張真人墓誌銘通議

十平福堂記游志續編

輓朱文公二首見瀟洛風雅輓蔡西山同上是曾極詩

馬廷鸞碧梧玩芳集

刪獎諭御前諸軍都統制利州路安撫使知興元府吳拱

詔見周益公玉

釋永頤雲泉詩集

刪呂晉叔著作遺新茶見宛陵先生文集五十五字集無游張園

雜識十二

丙月何精舍藏鈔

觀海棠戲作見廬陵沙門紹嵩亞愚雪中海棠見黃

屋漫稿

趙汝鑑野谷詩稿

補野谷集序後村居士文

章甫自鳴集

補送韓季舒歸宣城五律監

韓浣澗泉集嘉奎律體澗泉生於紹興三十年己卯

約五千篇嘉奎律體澗泉生於紹興三十年己卯

作傳年六十四當作六十六虛谷俱誤

刪律詩王禹偁贈呂通祕承楚州監倉見王黃州小故

右武衛大將軍代化州刺史世肱可贈安州觀察使追

封安陸侯制見南陽集十六

補詩餘未卷詞共九十八闕破機浣溪沙一闕詩餘無之

張鑑南湖集

補題梅溪詞汲古閣本密庵禪師語錄序請破庵禪師住

慧雲寺並見慧雲寺志

袁燮繫齋集

補增修府學記至元嘉禾志十六有闕文新學記范忠宣祠堂

記目見景定建武學登科題名記

袁甫蒙齋集

雜識

去月河靖舍

補教育言氏子孫記重修孝

趙汝訓除司農寺丞杜範軍器監丞李以制大理寺簿

章勵將作監簿制見平齋文集十七

趙蕃章泉稿

補重修廣信郡學記此當是潘祐廣信志文誤編入

補方是閒居士小稿序本

王阮義豐集殘宋本半頁十行行十八字存五十八

本後有潘祐癸卯夏六月甲子里人吳愈敘通體均

遺割補文僅末半頁與前半頁和潘明詞初不連屬

補王南卿文集序劉克莊後村居士文集二十三序云

卷示 雪山集序聚珍本館娃賦明嘉靖刊

袁說友東塘集

補六部監門題名記咸清臨安志五

謝除知洪州到任表疑張

葉石林遺文自

賀邵都運啟文粹二十謝監司薦舉啟又三起居

入國郭龍圖啟又四童貫自檢校司空奉寧節度進

司徒易鎮臨洮制程史四石林燕語序本族譜序

葉氏世譜後序嚴下放言序石林家訓序本

勝法寺轉輪藏記政和五年吳郡太守題名記吳郡

雜識

去月河靖舍

觀文節使葉公題跋索靖章草急就篇東觀餘論題皇

象章草急就篇宣和二年松江府學明正統楊政重

吳淵退庵遺集

補沁園春梅全芳補

補鶴山文集序應自號玉淵登科入仕至監簿中更豪勃

文名有玉淵集刊行其筆端透徹處指醒人意第酒

之過反傷汎濫若加筆斂之工以造簡古之味足可名

世矣後鶴山集敘曰藝祖救百王之弊云云前一段則

趙汝鎰野谷詩稿

補野谷集序後村居士文

吳泳鶴林集

附考賜李端懿讓恩命批荅東都事畧二十五李遵勗傳子端懿官至鎮潼軍留後

奏寬民五事狀廣東通使有溫祐十二年云云疑包恢徽帶稿畧

補演教堂記洞霄圖志六未署清祐三年七月既望寶章中江縣開闢子食邑六

百戶賜紫金魚袋吳泳

許尚華亭百詠

此從至元嘉禾志二十八錄出

張堯同嘉禾百詠

此從橋李詩繫錄出案至元嘉禾志三十一題詠亦載次第不合

雜識

七訂何精舍叢書

許應龍東澗集

附授內官韓申施作範等加恩制見文苑英華四百十八

附乾會節賀表乾會度宗生辰節名宋史本紀

韓駒陵陽集

補盧溪先生題宣和御畫詩盧溪先生文集 上宰相書

錄四 白孔六帖序明刊 北湖集序永樂大典

朱翌澠山集

補朱新仲舍人文集序子輯等類公遺稿凡四十二 廣生

堂記至正四明 七觀弄獅子前賢小集

林季仲竹軒雜識

附錄中興館閣錄林季仲字懿成永嘉人何渙榜上舍出身治周禮紹興四年六月除秘書郎五年閏二月為祠部員外郎

香山集十讀林公懿誠竹軒集次韻卷首

一篇

喻良能香山集

補晚李康靖少傅夫人見宛陵先生文集十六

王質雪山集

補避暑烟水亭與王景文回文聯句二首義興

附水調歌頭中秋飲南樓呈范宣撫

附京丞相眞贊疑非王質作京鎔丞相在慶元中

雜識

太月何精舍叢書

周麟之海陵集

附刑告詞語雖簡而切

補劉一止再除祕閣修撰致仕制紹興二十二年

王之望漢濱集之望謫居後錄見赤城志三十四宋史

十三王參政文集序李十鉛通敏好學念公道文刻

補題王氏秀野堂七律 天台

州湖州到任謝宰相啟翰林學士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

州徽州到任謝宰相啟泉州到任謝宰相啟 宣

州到任謝宰相啟俱當是汪

附徐郡謝宣撫開府啟文云歷仕三朝年逾

吳芾湖山集

補 姑溪居士文集 舊鈔本

朱氏旌表門閭碑 赤城集十四

仲并浮山集

刪 七律花前有感兼呈崔相公劉郎中 見白氏文集二十五

附 浣溪沙 春閨即事 樂府雅詞作李清照詞

胡銓澹庵文集

補 浮雲居士曾達臣哀詞 并引 獨隱錄

盧溪先生文集

序 明嘉靖 賀蔣提刑啟 二 攝芳文粹

敘復謝丞相啟

文粹 四十 江淮總領題名記 景定建康志二十六

呂本中東萊遺文 渭南文集十四 呂居仁集序云嗣孫祖平盡哀他文凡若干首為若九月何精舍錄鈔

雜識十一

干卷而屬 某為序

劉一止除秘書少監 紹興八年九月 若溪集

楊文靖公行狀 山

補 文靖公集宏 治本十六卷

曾幾茶山集 後村詩話茶山詩十五卷九百二 十篇者是也續刊後集亦十五卷

補 讀呂居仁舊詩有懷其人作詩寄之 前賢小集拾遺四

補 蘆溝橋 見元曹伯啟漢泉 支貞公詩集八

東萊先生詩集後序 舊鈔本 右朝散大夫汪君叔放藁

表 新安文獻 唐范隋告跋 金石粹編 重建至德廟

記 乾道元年九月 石刻

李處權松庵集

刪 送庾姪親迎延平李先生家 見劉學箕方是 間居士小稿上

李流謙澹齋集

附 雅州到任謝宰執啟 疑代 人作 德興縣尉曾修職墓誌銘

疑 胡澹 得通鑑一綱目一發明管見各一歡并而書

疑 金元 人

李正民大隱集

補 重修海鹽縣學記 至元嘉禾 志二十三 資聖寺佛殿記上 同 法

喜寺改十方記 上 同 題維摩像

皇兄沂州防禦使權主奉吳王祭祀多才磨勘轉明州

觀察使制 見止齋先生 文集十一 中大夫起居舍人趙綸除右

文殿修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制 寶慶四明志 趙綸以中奉

大夫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校尉官除右文

初七日交制司印當月十二日交制府事 王忠嗣復

五年四月日準省制官制 撰人侯攸

舊官仍兼隴右節度副使制 授馬元慶河西節度副

使制 俱見文苑英華四 孫述交 林希道李全特追復彰化保

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京東路鎮副使依舊京東

忠義諸軍都統制 案理宗本紀景定三年二月復李全 官爵此制疑即林希道之詞道疑作

逸隱居通議載劉後村所草 五 春日城東送韓玉汝

制字句全異 見元豐類案五 古 赴兩浙轉運 題云送王汝

知湖州到任謝表 結銜云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又云 今月初三日到任訖吳興志李光

紹興五年閏二月初三日以左 知洪州到任謝表
朝奉郎充實文閣待制到任 知洪州到任謝表
云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洪州致宋史高宗本紀紹
興七年十一月丁酉以知溫州李光爲江西安撫使

宋史高宗本紀建炎四年正月乙丑以中書舍人李正

民爲兩浙湖南江西撫諭使詣太后問安 紹興十年

五月金人叛盟知淮寧府李正民降元 十二年二

月壬午金歸李正民 揮塵前錄 李定字資深元豐

御史中丞其孫方叔正民兄弟皆顯名一時揚州人

李唐亦兩方叔俱以文名 北山小集 禮部侍郎

李正民除徽猷閣待制吉州制 天台續集別編 建

炎丞相成國呂忠穆公退老堂詩結銜題左朝奉郎充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正民 詩見 竹溪先

生文集 李擢袁州李正民筠州制 至元嘉禾志 二

法喜寺改十方記紹興十四年二月一日左朝奉大

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平原縣開國伯又

重修海鹽縣學記紹興十六年二月十日云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 玉海 辭學題名政和丁酉辭學

兼茂科李正民第一 陳貴誼芸庵類稿序大隱先生

李公侍郎諱正民在中原時以文章名天下渡江南來

扈從巡守參爲詔命條畫軍國大計于艱危時最號忠

力諸所論撰亦既盛行於時

李洪芸庵類稿 陳序不載其字今以類稿及李氏花

木蘭花漫 花庵絕妙詞選作李耘叟名芸子號芳州

李芸子詩跋 武人石屏序其詞最稱賞予懷渺渺以下數

念奴嬌 曉起觀落梅李子大 浪淘沙 櫻桃李子大

後集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五 全芳備祖

附 會稽續志 李洪慶元五年官浙東提舉六年除本路

提刑 海甯州志 宋監稅官題名有李洪

王洋東牟集

王中正神謬降官制 見元豐類稿二十二長編 天寶

莊嚴舍利塔碑 此王勃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

中興館閣錄 王洋字元渤山陽人沈晦榜進士及第

紹興元年六月除正字二年正月除校書郎五月爲吏

部員外郎 揮塵前錄 王資深子洋俱爲榜眼

衛宗武秋聲集

重修毘陵志 國朝郡守題名衛宗武開慶元年三月

奉議郎監尚書六部門暫權七月正除閏十一月別與

州郡差遣 東維子文集 二十 尙綱先生 墓銘祖

宗武通議大夫資政殿大學士

牟嶽陵陽集

補嘉興路重修儒學記大德六年七月 重修石峽書院記

蛟峯外集三 松江寶雲寺記至大元年五月 金澤鎮熙浩

寺碑至大三年正月 瓢泉吟稿序本鈔 釋英白雲集序

本鈔 四書章圖序

陳燕白堂存稿

開麟賦見鹿皮子陳先生文集一案

錄附 虛谷桐江續集三十 寄題朱信州自閑堂詩陳

父堂以自為號謂予可言詩玉成有大造詩末自注南

昌陳壽父名燕為江西提刑有詩聲號自堂先生

韓元吉南澗甲乙稿

大戴禮記跋清熙乙未歲後九月 穎川韓元吉書刊置

本 吏部長貳題名記咸清臨 四老堂記景定建康

江東轉運使題名記又二 戒壇寺記又三

京鏗回生日啟疑篇

于湖集韓元吉除度支郎官制 渭南文集十 京口唱

和序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壬申許昌韓無咎以新番陽

守來省太夫人於澗方是時予為通判郡事與無咎別

蓋逾年矣明年改元乾道正月辛亥無咎以考功郎徵

景定建康志二十 轉運司題名韓元吉右朝奉郎直

秘閣判官乾道口年八月一日到任 宋史孝宗本紀

二 乾道八年十二月丁巳遺韓元吉等賀金主生辰

工 百家名賢文粹世次辛亥季夏月

世 趙韓王普則平 河東先生柳開仲塗開寶六 張文

定公齊賢師亮太平 諫議田公錫表聖 寇萊公平

仲五 張忠定公同復之 雷夏先生王再伯元之

富春先生孫何漢公治化 楊文公億大年清化中

內翰劉公筠子維咸 陳康靖公三年第 太傅錢

公惟演希聖咸平中 終南先生種放明遠咸平中

王文正公五年狀元 夏文莊公四年中制科 晏

元獻公童召試出身 穆先生符二年第 范文正

公仲淹希文 直講孫公禧仲任天 宋元憲公序天

聖二年 宋景文公祁子京同 余襄公靖安道 河

南先生尹洙希魯 韓魏公琦稚圭五 包孝肅公希

仁同年 文潞公彥博寬夫 待制孫公甫之翰 孫

文懿公杓夢得八 端明蔡公襄君謨同 田宣獻公

況元均同年甲 徂徠先生石介守道同 六一居士

科又中制科 參政元公絳厚之 富文忠公賜彥國

制 樂全先生張方平安道景 趙清獻公并開道

滄浪翁蘇舜欽子美 秘監祖公元無擇之寶 司馬

溫公光君實同 范忠文公鎮景仁 鮮于諫議駿同

第 年 學士邵公必不疑 中丞呂公詢獻可 尚書邵	公九興宗同 直講李公觀泰伯慶歷 王岐公五二	年甲 臨川先生王安石介父 韓南陽公同維持國	學士陳公襄述古 泰山先生孫復明復慶歷中 廣	陵先生王令逢 學士崔公伯易 公是先生劉敞原	年第二 直講王公逢會之 郎中強公至幾聖 寺丞	章公望之表民 編修劉公義道原試經 濂溪先生	周敦頤茂叔 學士錢公祐元年鼎科 石室先生文	同與可同 諫議孫公覺華老 左丞鄧八同甫溫伯	學士孫公洙巨源 汴溪先生鄭獬毅士五 無爲	子楊繪元素同 編修劉公放貢父 左丞蒲公宗孟	同年 淇水先生李清臣邦直 直講梅公嘉祐元年前	第 年 老泉先生蘇洵明允嘉 東平呂公惠卿古	子直講 南豐先生曾鞏子固 學士王公無咎補之	甲科 樞密蔣公之奇類叔 東坡先生蘇軾子瞻同年	濱先生蘇轍子由同年 明道先生程顥伯淳 王襄	敏公韶子純 橫渠先生張載子厚 王深父同年	康節先生邵雍堯夫 清虛居士王翬定 待制顏公	復長道嘉 丞相章公惇子厚同 右丞胡公宗愈完	第 二 人 丞相劉公摯莘老同 無爲子楊傑次公 尚
-------------------------------------	-----------------------------	-----------------------------	-----------------------------	-----------------------------	---------------------------------	-----------------------------	-----------------------------	-----------------------------	----------------------------	-----------------------------	------------------------------	--------------------------------	-----------------------------	------------------------------	-----------------------------	----------------------------	-----------------------------	-----------------------------	---

書李公常公擇 諫議王公顯明史 諫議孔公文仲	六年 待制孔公武仲常父 太史范公祖禹伯父	太博袁公默思正同 淨德先生呂陶元鈞同年	丞鄧公舉進士 學士孫公覽傅師治 芸閣先生呂	大臨與叔 浮休居士張舜民芸史 無盡居士張英	同年第 許狀元安世 西塘先生鄭伏介夫	學士王公零元澤 豫章先生黃庭堅魯直 曾文昭	公肇子開 待制顧公敦子 上官御史均彥衡熙寧	左丞陸公佃農師同 待制龔公原深父 樞密王	公慶叟 前溪先生劉涇巨濟 元城先生劉安世器	第 年 宛邱先生張耒文潛 庵峯居士吳拭年	校理吳公安國平甫熙寧 中丞徐公自禧德占熙寧	補 龜山先生楊時中立 賢良吳公倚子友同 陳	了翁瑄瑩中元豐 濟北先生晁補之無咎 學士劉	公昇傳明 楊祐夫天惠同 尚書黃公裳冕仲五	尚方先生張剛正己 道鄉先生鄧志完 左丞馮	公源長源 得得居士任伯雨德翁 待制周公美邦彥	伊川先生程頤正叔元祐初召 淮海先生秦觀少	祐初以薦爲 濟南先生李廌方 後山居士陳無己	太學博士 博士何公去非元祐初蘇 賢節先生	爲徐州教授 賢節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彦周	姑溪居士李之儀	斜川居士蘇過叔	堂先生謝逸	學士馬公存子才	木雁先生鄭少微	明舉同	正言崔公	賢良王公	賢良侯	公	忠惠先生翟	尚書王公	臺先生王	先生汪	崇寧初	梅文安公	新安居士汪	九峯先生蘇	侍郎劉公	上丈人陳	恭愍公	東溪先生王	陵陽先生韓	丞相何公	陽先生洪	宣和三年	灌圃先生計	曲肱先生	縉雲先生馮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編修趙公	東山先生何	金華先生	生程	觀物先生張	西山先生	邵	思齋先生黃	漢濱先生王	觀堂先生劉	靜吉老人宋	內翰洪公	生張	待制張公	誠齋先生楊	丞相趙公	元李塗	東日記	都于欽	自署云	有論述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體未見切當不知何人所評豈亦出玄僖也覽者詳之

程雪樓集十二故國子助教李性學墓碑

大典本李耆卿不著時代不知何許人或塗字耆卿

宋玄禧卽庸庵有序

楊宏道小亭集

贈李尊師見楊仲

曲外史張君歸華陽仲弘

寄武當山張真人仲弘

吳真人仲弘次韻陳又新真人北上仲弘

宿浚儀公湖亭四首 仲弘

雜識十一

齊乘六楊宏道字叔能淄川人金末補父蔭不就與元

遺山劉京叔楊煥然輩皆以詩鳴大爲趙閑閑諸公所

稱避亂走襄漢宋人辟爲唐州司戶兼文學不久復棄

去晚寓益都嘗一見李壇議不合爲用事者所嫉浮沉

閭里以詩文自誤著小亭集事言補等書行於世延祐

三年贈文節困學齋雜錄中原士夫出處淄川先生

楊弘道字叔能自號素庵默翁博學無所不知而不爲

科舉計嘗以蔭仕於金遭亂南歸爲唐州司戶北還終

於鄉里有小亭集十卷事言補一卷行於世道園學

古錄三十有楊叔能詩序

熊朋來逸文目

宋翰林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文惠徐公墓表徐文惠公

存稿 瑟賦文類 胡氏律論序三十 鐘鼎篆韻序

三十 重修廣州路學大成殿記水東日 河南陳氏

香譜序香乘二 荅太虛書知非

錫山安國校刊本經說首題豫章熊先生家集蓋卽從

集本析出今集亡而經說獨存安本尙存其舊

李孝光逸文目

洞神宮記金陵新 下貞婦傳草莽 白雲稿序朱

檜亭集序復 遂初齋銘井序 麟

雜識十二

張起巖逸文目

楊剛中碑金陵新 漢濟南伏生祠堂碑文類 濟南

路大都督張公行狀文類四 張文忠公神道碑銘張

忠公文集二 福山縣文廟學田記泰定元年 長白

山范文正公祠堂記錄四 醴泉寺范文正公祠堂碑

至順二年 皇太后祠宣聖廟碑元統三年 祝聖道

院碑元統三年 李氏先塋碑後至元三年 句容縣

恭刻制詞記後至元四年 靈巖寺新建龍藏殿記正

元年山 濟南路廟學新垣記至正二年 般陽府路

重修學碑至正六年 加封孔子制詔并記至正十年

大覺寺長明燈記延祐四年 龍興寺長明燈記

江浙行省興造記 興國州修學記 金石存佚考五

湖北金石 存佚考六 圭塘記 圭塘小稿 開元宮清風堂記 修	中興路叔建九老僊都宮記 湖北金石 至正三年	堯國復聖公廟記 山東曲阜 安南志略序 補正水	經序 文類三 浦陽人物記序 刻 禁扁序 至順元年 梓亭刊本	法書考序 揚州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序	至正 雍虞公文集序 藏書志 中書參知政事許公	文過集序 至正十二年 圭塘小稿 宋翰林燕石集序 本 憲	節堂性實集序 藏書志 周此山先生詩集序 藏書志	金臺身 至正十二年 毛刻 送參政安陽公謁告南歸詩	敘 至元四年 圭塘小稿 送曲阜廟學管勾簡君序 文類三 送	雜識十二 至元月河精舍叢鈔	浮雲先生之湖廣副提舉序 附錄上 荆建黑龍潭廟	碑 日下舊 中書右丞相領通惠河都水監事政蹟碑	碑 日下舊 有元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許公神道碑銘 中州文表 大	元勅賜故資政大夫御史中丞贈純誠肅政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趙國公諡清獻董公神道之碑	常山貞石 贈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張公思忠神道碑	志二十三 至元六年九月 太原郡伯王佑墓碑 山東滋陽 太	天一閣碑目	原郡侯王福墓碑 山東滋陽 正議大夫吳恭祖神道	碑 至正九年 蒲城義門王氏先塋碑 陝西蒲城 至正十五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涿郡歷代名賢碑 天祿二年 于文傳封二代碑 姑蘇	少林寺達磨大師碑 河南登封 至正七年 慕容氏先塋碑	後至元六年 王氏世德碑 陝西朝邑 積齋程君端	學墓誌銘 新安文獻 跋廬溪先生手簡 集明嘉靖刊	本 題匾從詩 王右軍瞻近帖墨蹟跋 書題跋	化度寺昌禪師塔銘跋 又二 楚國程文憲公小像	贊 集 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吳公畫像贊 上清	萬壽宮樓星門銘 龍虎山 觀宋御史中丞孔公擊蛇	笏 別本 與劉伯溫書 又 與王季野書 又	危素說學齋稿補遺目	雜識十二 至元月河精舍叢鈔	靜江路新城記 至正廿一年 瑞柏堂記 餘姚縣 古	靈書院記 餘姚縣 杭州路皇岡書院記 海昌備 詩	集傳音義會通序 經義考 學古編序 本 續復古	編序 本 燕石集後序 至正七年 居竹軒集序 遺書	集 書林外集敘 至正四年 洪杏庭集序 新安文獻	志九 至正五年 檜亭集序 至正四年 子淵詩集序 至正十二年	十五 白雲稿序 至正甲申 鄱陽劉彥昂詩集序 本 送鄭	叔車還鄉序 集 檀栢寺碑 京畿金 大元勅賜故	翰林學士承旨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	諡文憲程公神道碑銘 程雪 桂先生碑 有改本見東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一 夢草軒記 華亭縣重修學宮記 松江府重建譙樓	鐵崖漫稿 集所無	湖述懷寄四明張子益詩跋 集一	題跋八 王叔明山水卷跋 題跋十一 趙文敏公書洛神賦跋 題跋七 趙文敏公書洛神賦跋 題跋七	蘭亭定武本跋 書品一 趙文敏公書洛神賦跋 題跋七 趙文敏公書洛神賦跋 題跋七	華節母贊 集九 虞文靖公鶴齋詩跋 題跋七 趙文敏公書洛神賦跋 題跋七	義門家範後 集已 西臺慟哭記注跋 集三 趙文敏公書洛神賦跋 題跋七	兼國史院編修官鄭府君墓誌銘并序 集三 趙文敏公書洛神賦跋 題跋七	元故江山縣儒學教諭翰林修撰承務郎同知制誥 集七 趙文敏公書洛神賦跋 題跋七	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諡文獻黃公神道碑 集七 趙文敏公書洛神賦跋 題跋七	元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 集十 趙文敏公書洛神賦跋 題跋七	史同知經筵事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集十 趙文敏公書洛神賦跋 題跋七	光公塔銘 至正二十年 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光 集十 趙文敏公書洛神賦跋 題跋七	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圭齋先生歐陽公行狀 集十 趙文敏公書洛神賦跋 題跋七	墓銘 元隆安選公傳戒碑 至正二十四年 育王寺 集十 趙文敏公書洛神賦跋 題跋七	二十 李侯菴墓誌銘 有元故薛君思永配倪夫人 集十 趙文敏公書洛神賦跋 題跋七	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榮陽郡侯鄭公紹墓誌銘 集十 趙文敏公書洛神賦跋 題跋七	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贈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 集十 趙文敏公書洛神賦跋 題跋七	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黃君墓碑 集十 趙文敏公書洛神賦跋 題跋七	二十 元故徵士杜君伯原父墓碑 集十 趙文敏公書洛神賦跋 題跋七
-------------------------------------	-----------------	-----------------------	---	---	---	--	---	--	--	--	---	---	---	--	---	--	---	--	--

卷二 會神仙小傳 小玉顯傳 賢婦馬氏小傳 河南 送鄧鍊	霞節婦傳 余闕傳 送府史於君彥珍序 送鄧鍊	靜庵法師小像贊 王伶師疏 荅客問	都生傳 丹丘生辯 則齋說 伯固字說 雲外說	錢節婦傳 曲肱子傳 巢雲子傳 清樾小傳 仙	孝子傳 天與閒者傳 雲林散人傳 顧節婦傳	三 玩古齋銘 蓮花漏賦 記里鼓車賦 土圭賦 杜	探易齋銘 林上人梅意銘 靜菴法師塔銘	侯遺愛碑 華亭縣尹口侯遺愛頌碑 夢鶴亭序	道本傳 平江路總管吳侯遺愛碑 都水庸田使左	誌銘 芝亭處士虞君墓銘 張氏通波阡表 蔣氏	循州長樂縣尹朱君墓誌銘 元故學渠先生張公墓	在春窩志 詩有 元故徐佛子墓誌銘 元故承事郎	學稼子志 歌有 綠雲洞志 有琴 石雲誌 屬隱志	有寶志 歌有 自便叟志 雅好齋志 臥雪窩志	二 琴操序 五湖賓友志 樵溪風叟志 歌有 芸葉生志	記 嘉定州重修文廟記 借月軒記 無憂之樂記	春暉堂記 首二 永思堂記 南坡讀書記 盡月軒
--	------------------------------	-------------------------	------------------------------	------------------------------	-----------------------------	--------------------------------	---------------------------	-----------------------------	------------------------------	------------------------------	------------------------------	-------------------------------	--------------------------------	------------------------------	----------------------------------	------------------------------	-------------------------------

師祈雨序 秋牧一作收堂詩序 望雲餘思詩集敘

勸農詩序 哀辭敘 玉筍集敘 贈術士曹仲修序

贈櫛畊草敘 野舟孝子志 朱氏歸宗志 浮休

室志 歸幻亭志 煮石山房志 壺春丹室志 目

耕所志 雨齋志 三味軒志 綠筠軒志 鶴籟軒

志 菊潭志 貫月舟志 翠微清曉記 稽山草堂

記 白雲窩記 信鷗亭記 天藏窩記 安雅齋記

元雲齋記 真樂堂記 仁壽齋記 紫翠丹房記

常熟州重建學宮記

卷五 西郊草堂記 半間屋記 夢桂軒記 玉立軒記

雜識十二

筆月何精舍樓夢

天理真樂齋記 上海縣鶴砂義塾記 遺安堂記

遊于將山碧羅窗記 棲雲樓記 筦公樓記 真逸

子記 琅玕所志 方寸鐵志 習齋志 竹雪居志

剪韭亭志 曠怡堂志 擊壤生志 青眼道人志

耐閒堂志 金石窩志 雪溪耕隱志 舒志錄 天

監錄 李裕錄 黃澤廷訴錄 瓢隱錄 陳天善孝

義錄 大夫曹花公夫人康里氏傳 山中俄夫傳

楊鐵崖文集

東維子集及
漫稿所無

卷一 周月湖今樂府序 苗氏備慈活人方序 崑山郡志

序 題呂砂夫詩藁 題石伯玉萬戶乃祖雁蕩詩

思親圖識

卷二 慧觀傳 三尸氏錄 關寶氏議

卷三 竹林七賢畫記 方丈室記 竹雪齋記 清溪亭記

夢鶴銘跋 跋完者禿義讓卷 跋包希魯死關賦

跋楊妃病齒圖 跋月鼎莫師衍券 跋虞先生別

光上人說 書篤魯公辯事卷 跋錢氏世科記後

圻城父老射敗將書 上嶮嶮平章書 與同年索廉

使書 投秦運使書 鹿皮子文集後辯

卷四 滕何氏馨志 有補氏志 慶氏子庖丁志 冰壑志

汗杯子志 余子玉小像贊 孫元實小像贊 坦

雜識十二

筆月何精舍樓夢

然子小像贊 秋陽小像贊 夢鶴幻仙像贊 二賦

箴

卷五 尙志說 明遠說 梅深說 三且說 吳達父養心

齋說 太平醉民說 陳生文則字說 倪用宣字說

東白說 吳元臣字說 素履齋說 我我說 蘭

友說 雲巖說 因齋說 設齋說 裴生楊齋銘

祭揭曼碩先生文 祭馮仁山先生文 歐陽彥珍墓

銘 馮處謙墓銘 高節先生墓銘 姚處士墓誌銘

楊關佩玉齋類稿

楊關字文舉上元人待制剛中子初為江浙行省至正六

年休甯主簿歷江浙儒學提舉遷太常博士卒著佩玉齋集程氏家譜 檜亭集入送楊文舉赴江浙省宣使詩首

云元年春及王正月半夜天回使者星滿室集五亦有送詩 楊

孟載悼楊文舉博士詩白髮蒼髯老奉常亂離終喜得

還鄉八分書古迫東漢七字詩工到盛唐謫死已無書

滿屋病多惟有藥成囊我慚同姓曾憐職宿草西風淚

數行 揭詩則文舉入明嘗官太常博士被謫後得還

鄉而卒孟載官博士亦無考上元朱述之大令緒會藏

舊鈔佩玉齋類稿較閣本多碑一書五說一頌二贊四

銘六墓誌銘三祭文五廿七首都凡百二十四首又補

輯碑一記一序四贊一跋一詩七 美月可精舍叢抄

建德縣三皇廟碑 上王廉使書 上元憲副書 與

吳錄事書 上張中丞求銘墓書 上王敬伯侍御書

魏彥明更名說 杜母頌 嘉則頌 家慶圖贊

玉函圖贊 墨贊、瑞竹贊、有恒心齋銘 潘以道

古鏡銘 鑑銘 萬金銘 瑞竹銘 容安齋銘 府

判孫公墓誌銘 孔門家婦楊氏墓誌銘 唐子文墓

誌銘 祭太常博士韓公文 祭羅與可文 祭陶止

善文 祭府判孫公文 祭李國瑞文代作

遺續復古編序 檜亭集序 陳恬上虞縣五鄉水利本

末序 朱右白雲稿序 戴九靈畫像贊九靈山房集 錢

舜舉太湖賦跋具區志 嶺縣學記 詩 酬孔秀才 春

遊次韻 遊廣教寺次李生韻 題徐熙桃花鸚鵡圖

題李德瞻壁間相看不厭圖 寄于清叔雅頌正音

劉仁本羽庭集補遺目

朱右羽庭稿序白雲稿 難經本義序 山居四要序

江潮行省與復海道漕運記海道經附袁氏金聲玉振集 送中書

兵部尚書伯元臣回京敘上同 石鼓論周素刻 瀛游

集序藏書志 上虞縣五鄉水利本末序又十續蘭亭詩序

亭詩序至正二十年補遺 賀祕監祠堂記至正二十年

鄞縣志 兩 慶元路儒學興修記至正二十年同上 重修餘

姚州學記至正二十三年 築海隄碑記同上 六藝綱

目序諸城劉氏刻本

周翰林集選文伯琦

石鼓賦鐵網珊瑚、釋奠宣聖廟記後至元六年入

北岳代祀記至正十年正月 廣東廉訪司分司記至

六年蔡竹堂碑目五 平江路建大成殿軒記至正廿六年八

堂碑目五 樂軒記姑蘇志 啟聖廟新建宗魯書塾記名

錄一 重修宣公書院記至正二十六年 仁和縣天妃

廟記府志十六 供祀記海道經袁襄 重建察院

記成化杭州馬公祠記在潮州見校貞壽堂記

鐵網珊瑚重修慈雲禪寺記泰定二年浙江嘉善王清獻公

碑陰記寒山堂金石理公岩記至正十八年修類稿三十七七

春秋胡傳標注序見養一齋文集續編二通鑑總類序明刊

圭塘欵乃集藝海珠至正庚辛唱和詩序精李詩

東臯詩集序見擊經室泊川文集序見列朝詩粵

臺雅集詩敘至正六年說文字原敘明刊

說文字原序六書正譌序梧溪集序王庫使遺

訓贊并序梧溪集二九靈先生畫像贊九靈山房重修

曲阜景靈宮碑至正十一年顧元公祠堂碑姑蘇志

雜識十二聖月河精舍叢鈔

都文粹續吳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分省左丞尹的公去思

碑成化四金光洞篆碑通志二百五十五朱德潤墓誌復

齋集青芝塢竹隱處士鄭德峻墓碣浙江錢塘

張觀光屏巖小稿

提要云字直夫東陽人始末未詳格案隆慶東陽縣志元

張觀光字用賓天性通敏羣經子史莫不涉獵世居邑

南屏岩下因以屏岩自號江浙行臺薦授婺州路教授

丁寶書云此偽書即黃庚月屋漫稿詩多重出

王結文忠集

補王文忠公文集序安雅堂集六元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

知經筵事王公行狀漢文稿

劉鶚惟實集

補正旦賀表祝書賀皇后箋正二年

王沂伊濱集

補王師魯尚書文集序誠意伯

大典本屬入明王徵士沂詩幾於全部誤入凡所云喪

亂之詩俱徵士作也

讀書雜識卷十二終

勞檢丁士謂校字

聖月河精舍叢鈔

雜識十二

聖月河精舍叢鈔

聖月河精舍叢鈔

聖月河精舍叢鈔

聖月河精舍叢鈔

聖月河精舍叢鈔

聖月河精舍叢鈔

聖月河精舍叢鈔

聖月河精舍叢鈔

聖月河精舍叢鈔

聖月河精舍叢鈔

十九册
94
二版

臨川
蒼
月明

古吳姚孟起題

南陵徐
氏校刊

序

咸豐丙辰大理寺卿臨川李先生視學江蘇丁巳按部揚州壽會以經解詩賦受知補儀徵附學生戊午試高等補增廣生時江淮兵事方亟壽會流離轉徙幾廢學矣自隸名學宮稍知振厲侍先君子僑寓東臺者七年饑困之中講誦不廢甲子冬先君子自安慶東下客金陵書局壽會副鄉貢先生時居通州壽會上書言志深荷獎許乙丑先生主講鍾山書院與先君子譚藝過從至密先君子寓書壽會日李先生念汝甚汝其早渡江從先生授經勝踴處海濱耳目狹隘也是年秋壽會來金陵謁先生於書院齒弟子之列先生不以壽會爲顧

序

愚燕閒侍坐論學道古兼及立身涉世之方娓娓無倦容月試所業先生偶有講授輒書於幅之傳別旁行斜上淋漓滿紙壽會感先生訓勗之厚謹仿鄭志之例條錄所聞以類相次爲臨川答問一卷嗣有敢漏遺爲續錄先生別有詩小序康誥酒誥梓材衡山桐泖諸義皆寫示壽會當隸文集不復屢列編寫既竣述其緣起如此時距先君子違養已七年雖仰承彝訓出通人名德之門差足自壯而鑽仰高深十駕莫及無以副先生望又重自懼爾同治十二年冬十二月儀徵劉壽會識

臨川答問

儀徵劉壽曾述

問睽九二爻辭遇主于巷程傳謂臣委曲以求遇君其說然歟

答曰王弼舊注云處睽失位將无所安然五亦失位俱求其黨出門同趣不期而遇故曰遇主于巷也處睽得援雖失其位未失道也似勝程傳委曲求遇之說世豈有君臣之間委曲求遇而猶爲未失道者乎姚惜抱云自周以前言主者賓主也否則大夫家臣以謂大夫也蓋三晉田齊之後乃謂君爲主繫易之時不當有此按姚說是也易卦如豐初爻之配主四爻之夷主曰配曰

臨川答問

夷互相爲主自是賓主而非君臣之謂睽之遇主類此蓋二雖臣位而剛五雖君位而柔皆失其位不必泥君臣釋之也睽固謂小事吉也

問易例陰爻居中稱黃有變例否

答曰離六二之黃離元吉解六二之黃矢貞吉噬嗑六五之得黃金鼎六五之鼎黃耳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皆陰爻居中稱黃惟革初九鞶用黃牛之革非中爻而言黃者指二言也

問禮記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孔疏謂繫辭文或據史記謂當在坤文言由辨之不早辨也上豈馬遷得見古本歟

答曰太史公自序云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以爲君子慎始三句在辨之不早辨上者大約因史公語意揣度之未必史公真見古本周易也

問禹貢五服之遠近

答曰鄭注甸服與馬注同而自侯服以外馬鄭之說各異詩殷武疏引馬注曰甸服之外每方百里爲差所納總結銓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里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又引鄭注曰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賜之殘

臨川答問

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而而爲差至於五千也按馬說惟甸服下所言里指服外言自侯服以下所言里皆就服內言鄭謂每服增五百里則甸侯綏要荒下所言里皆指服外言也孔疏則謂去王城五百里總名甸服就其甸服而又細分之從內而言此爲其道是又皆就服內言也似以疏意爲了當史記夏本紀用禹貢文於五百里甸服上增令天子之國以外七字甸服在王城外則納總在甸服可知推之侯綏要荒莫不然矣

問禹貢鄭注說總銓結之別其謂銓斷去羣結又去穎

吳王指別雅駁之然否

答曰鄭注實有未愜無論稟穎皆去混於下文之粟卽去穎留稟仍爲不連粟實而舍正賦孔疏云去穗送稟易於送穗故爲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稟粟皆送則稭服重於納銍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稟其說難通合而按之皆疑義也不若訓總爲全禾銍爲半稟銍爲近穗之莖遞輕而粟而米層次井然於總銍銍服各字義皆合蔡傳亦以總爲全禾銍爲半稟惟以銍爲半稟去皮去皮則不可有服遂斷讀服字訓爲輸將承上納總銍銍三層不思統名甸服則莫非服也重言殊贅又隔斷粟米然則粟米非服亦謂之甸服乎

臨川答問

總爲全禾銍爲半稟銍爲近穗之莖遞輕而粟而米層次井然於總銍銍服各字義皆合蔡傳亦以總爲全禾銍爲半稟惟以銍爲半稟去皮去皮則不可有服遂斷讀服字訓爲輸將承上納總銍銍三層不思統名甸服則莫非服也重言殊贅又隔斷粟米然則粟米非服亦謂之甸服乎

問禹貢銍服之義又詩生民禾役與銍服有別否

答曰詩殷武疏引馬注有所納總銍銍粟米之語獨無服字禮器及詩甫田疏引鄭注於甸服一條綦備亦獨不訓服字是馬鄭本注文殆無服字而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有之今未敢輕疑其衍惟以銍服連文得義庶幾可通服者稟皮猶魚皮曰魚服也生民之禾役卽禹貢之銍服毛傳云役列也列蓋梨之段借廣雅黍稷謂之梨廣韻穰禾莖則禾莖亦爲穰禾穰亦得稱梨疏謂行列失之

問牧誓亞旅蔡傳以亞爲大夫旅爲士亞旅爲二官他

無所證何歟

答曰左氏文十五年成二年傳杜注皆謂亞旅爲大夫蔡傳之說蓋空無據況其下師氏秩大夫中間獨夾一士亦錯雜不倫王西莊駁之是也

問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先生定爲周公代武王之辭博而篤矣釋康成注似亦謂以武王之命臨之可從否

答曰康成以誥爲周公代成王語孟侯稱成王朕其弟小子封則公命康叔之辭一篇之中作兩般語氣不如徑作代武王一破支辭無庸更圖鄭說

問詩八月萑葦何以爾雅有葦無萑

答曰釋草有萑葦特被指萑葦與詩萑葦別耳若釋鳥

臨川答問

四

之萑老鷄則別爲一字蓋彼作萑此萑葦之萑當作萑而今省文遂與之混

問七月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說詩及孟子者各異宜何從

答曰詩箋勝孟子趙注趙注又勝朱子兩說

問毛詩琫琕凡兩見篤公劉傳謂下曰琕上曰琕瞻彼洛矣傳謂琕上飾琕下飾宜何從

答曰自全刀言之琕在琕上琕在琕下琕在琕末故可云琕上飾琕下飾又可云下曰琕上曰琕兩傳互文見義疏亦無歧惟左桓二年藻率琕琕杜注琕佩刀上飾琕下飾上下與傳互訛又誤以琕爲刀鞘飾耳

問常棣詩序謂閔管蔡之失道而作是目爲成王時詩而於魚麗則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是常棣作於文武時矣鄭氏詩譜從常棣序誼而鄭志答趙商問則用魚麗序誼宜何從

答曰常棣一篇左氏傳引富辰之言謂召穆公作國語謂周公作內外傳皆左氏著而說不同韋昭國語注及詩孔疏並云詩本周公作召穆公重歌之魚麗序乃以爲文武時詩究與常棣序自相矛盾竊疑序非子夏作且非出一人之手也

問詩旱麓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以黃流爲黃金流

臨川答問

五

由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故黃如金色在器流動朱傳沿此而增入築鬱金煮而和之一說近儒王船山詩經稗疏辨朱傳誤解築字及鬱金煮酒之非其說可從歟

答曰王氏以流爲句說從毛傳善矣然不云鄭與毛異而謂朱子盡反毛鄭則誣甚周禮肆師鄭注引先鄭云築香草煮以爲鬯又鬱人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引先鄭云鬯香草是朱傳築鬱金煮而和之實本康成鬱人注說王氏轉謂反鄭何耶鄭固謂築爲百二十貫之香草安見朱子誤爲鬯築之築又百二十貫爲築計之蓋千二百葉王氏誤爲二十貫而云二百葉是葉數無幾

何足煮以爲鬯哉又案考工記鄭注鼻勺流也注禮既以流爲勺而箋詩不以流爲勺者蓋以禮云黃金爲勺青金外朱中央是勺非中央而中央朱而非黃故以黃流爲酒之黃色在器流動今不睹瓚制難揣在中之義雖主毛傳仍未敢執鄭注禮之說以攻鄭箋詩存而不論可矣

問閔宮詠禘禮魯僖公詩也春秋僖八年亦書禘於太廟用致夫人魯之僭禘豈始於僖乎

答曰成王賜魯重祭記有明文惟呂覽云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劉原父據此以駁明堂位謂僭禮由惠公之請非賜於成王之世此一說

臨川答問

六

也從無以禘爲始於僖公者閔宮所詠蓋頌僖公能修廟祀之禮春秋之書禘蓋嫌異常非謂禘自此始皆未見其爲始於僖公也若孔安國解論語禘不欲觀以魯逆祀躋僖公則與朱子集注非禮之說不同然亦非謂僖公時事也

問春官大司樂用樂合分之別

答曰合樂用六代據薦馨之後正祭言之分樂用一代以下神如雲門以祀天神六條是也古者祭備六樂而正祭初獻之樂尤重故敘其先後有六者之別所謂分樂而敘之明合之弟又分也

問周禮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珠玉似亦玉名非

二物也左傳賈服注謂瓊瑰珠玉杜注亦云食珠玉含象豈珠玉卽含玉歟

答曰王府有大喪其含玉之文則珠玉非含玉也或據下文若合諸侯則其珠榮玉敦注曰故書珠爲夷疑此經兩珠字古皆作夷珠玉卽尙書顧命之夷玉夷之義爲陳蓋陳設之玉與服玉佩玉爲類其說甚辨但須改字非敢徑言耳

問萬充宗學禮質疑於禘禮盡駁相承舊說謂禘禮每歲舉行同於時祭說可從否

答曰此臆說也春禘秋嘗僅見於祭義祭統證之羣籍皆合宗廟之禘止有二大禘爲終王之祭無定月自

臨川答問

七

此以後爲時禘五年一舉期在孟夏有事始改期春秋所書可推而知也時禘非時祭也近人以中庸禘嘗之義承春秋節因據祭義祭統配合春秋不審春秋節言時祭宗廟節言祫祭本節由祫及禘由時祭舉嘗義各有取耳祭義祭統或述夏殷之制漢儒雜說未可舉一而廢百也

問春秋五十凡入例謂弗地曰入然宣十二年經既書楚子滅蕭矣而定十一年經又書宋公之弟辰入於蕭以叛昭十三年經既書吳滅州來矣而昭二十三年傳又稱吳人伐州來何歟豈經之書滅滅皆當作人歟五十凡滅例曰凡勝國曰滅之豈經之書滅不關得其地

撫其民歟

答曰宣十二年昭十三年之書滅蕭滅州來誠有似弗地焉者其不書入之可疑釋之者無非指說若以勝國曰滅一語斷案立新葛藤又考春秋之例君取曰滅如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是也滅其君不滅其國仍立其子姓之賢者雖弗地而亦書滅亦其證也然仍有疑者謂勝國曰滅不關得其地撫其民則滅與入奚異所稱弗地曰入者不徒多此區別乎

問春秋紀實之書而趙盾許止之獄傳記頗與經異豈聖人故爲刻深歟

答曰趙穿之弑實盾主謀許世子進藥而君薨是實毒父越日而出避討也春秋書法皆紀實自左氏謂盾爲法受惡而董狐之直筆反晦追董氏玉杯論盾止事謂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以矯枉世而直之宋人遂有責備賢者之說

臨川答問

八

問列女傳述息夫人事與左傳乖異子政傳穀梁春秋師法固殊歟抑疑以傳疑其事尙有裨世教歟

答曰春秋莊十四年秋七月荆入蔡左傳於是年敘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而未言及楚伐蔡事夫息嬀入楚甫半年安得遽生二子卽係追敘莊十年楚執蔡侯以後事則二子當生在十二三年至十九年楚子卒二子皆童稚耳堵敖立五年成王弑兄代立成

王年必更幼於堵敖豈有未及十齡而能弑兄者則二子必稍長非息媽所生可知是左傳不無可疑白虎通義云合葬者所以固夫婦之禮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漢書哀帝詔云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是列女傳未必不可信

問閔子辭費宰但言必在汶上其事別有可徵否

答曰汶上亦是對使設辭家語載閔子爲費宰問政於孔子一條又似閔子仍爲費宰者家語僞書殆不足信問論語不佞不求節集注合狐貉節爲一章疑有未安答曰古本別爲一章不連上節臧氏經學危言論之甚寡今卽合上節爲一章似不佞不求二句仍可屬下若

臨川答問

九

以爲夫子所引則纔獎以何用不臧旋抑以何足以臧殊擬摸不定

問顏冉問仁皆云請事斯語豈孔子述而不作所稱多古語歟抑汎指歟

答曰顏冉問仁夫子蓋皆詔以古語而申釋之昭十二年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僖三十三年傳曰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可見三項皆古語之言仁者一日克己復禮四句及在邦二句乃夫子申釋之詞故顏冉皆云請事斯語斯語云者猶吾聞其語之謂古語也

問論語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四世數季文子否

答曰季文子以文六年見經則爲卿久矣宣公之世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後文子始得政故左傳謂其相三君蓋宣成襄也以政逮屬文子相三君之說可證問論語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此春秋外詞之例也有可徵否

答曰君夫人之稱左傳僅二見一公子郢稱南子一向戊稱芮棄一遠越稱楚太子建之母皆邦人也異邦人之稱惟見魯論蓋逸禮耳

問太師摯適齊章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師摯爲厲王時人漢書禮樂志及古今人表以摯等爲殷紂時人人

臨川答問

十

表顏注引鄭康成說以爲平王時人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以爲魯哀公時人是有四說宜何從

答曰齊楚蔡秦非殷時國名禮樂志注謂追繫其地義殊迂曲人表列太師摯八人於商復列太師疵少師彊於周而志云殷紂作淫聲樂官師摯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與史記周本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官職相複名音相近時事相仿致涉歧淆恐班說未爲然也康成以摯等爲平王時人集解師摯章引鄭元曰師摯魯太師之名也是鄭合師摯與太師摯爲一旣以摯爲魯太師則亞飯以下皆魯樂官其云平王時人非謂平王之樂官與孔說皆以適與入爲去

魯特所指之世異耳擊磬襄乃魯伶非孔子世家在衛學琴之師襄子而太師摯實卽秦伯篇之師摯洋洋盈耳似孔子嘗親聆之而後有是歎意必與摯同時宜橫渠從安國說以爲魯哀時人然謂孔子反魯之後伶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家僭妄皆散之四方則是正樂反以速諸伶之去烏用正爲諸伶與孔子往來背馳又何賢而記之季氏僭樂已見昭二十五年傳孔子反魯在哀十一年冬豈待是時三家始僭孔子沒於哀十六年四月返魯距沒僅四年餘正樂非旦夕事而云樂正之後及魯益衰何其時之久也按孔庭厯聘記云孔子因女樂去魯師襄亦去入於海是師摯去魯與孔子同

臨川答問

十一

在定十四年齊人歸女樂時由襄而諸伶可推注聲亂正樂官恥與爲伍以此時相率而去較合情事若然則當爲魯定公時人又增一解然但據後出之書則無可證惟史記之說最先其云讀春秋厯譜牒至周厲王而歎曰師摯見之是師摯事顯見年厯譜牒下云周道缺詩人本之祗席關雎作言師摯卽言關雎與論語師摯之始關雎之亂相合洋洋盈耳之歎亦可爲曠代慕想之辭如郁平文哉之類聚訟難決不如從其期也問孟子滕文公篇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趙注謂師文王信周公儀爲魯人知慕文王之道說似可通朱注不從舊解何歟

答曰文王我師朱注作周公語實勝舊解蓋以文王勉滕世子卽井田章文王之謂子力行之之意起下可以爲善國而引公明儀周公豈欺我哉一語見公明儀不疑周公師文王之意以例世子不必疑吾稱堯舜之言也文王以百里興起故下文舉滕五十里比較意固不重周公

問孟子不以三公易其介趙注介大也說可從否

答曰趙注訓介爲大係用雅詁其云不以三公榮位義似庸庸故劉熙注介操也朱子注有分辨之意亦從操守說後出勝前

問律呂上生下生之說周秦言樂者各異宜何從

臨川答問

十二

答曰以圖推之凡三分損一下生之律卽三分益一上生之律上下皆同諸說異而不異也

問爾雅星紀斗章牛河鼓謂之章牛兩章牛之別郭景純本河作何何爲荷之省豈荷鼓爲行軍用鼓之制歟答曰爾雅兩章牛讀者不詳文例又爲李巡孫炎兩說所淆李說不可解孫說不易解牽牛或合或分遂成二千餘年疑案然此特注爾雅毛詩者之疑而于他書及星算不相亂也自陳頤甫毛詩疏主牽廷相謬說謂月令春旦秋昏中星皆河鼓經典無名牛宿曰牽牛者星家失傳自天官書始余嘗作牽牛辨破之按牽牛主儀牲有牛象故曰牽牛河鼓象牽牛之人故亦名牽牛牽

之者與所牽者皆可云牽若因河鼓一名牽牛轉概星
紀之牽牛爲非牛宿將以河鼓爲牛宿乎至河鼓主軍
鼓見天官書甘氏星經云枕河主軍鼓是字宜从水作
河郭璞作从人之何或轉而以荆楚俗呼爲證陳氏復
以農諺之扁擔星證之殊不雅馴阮文達校勘記以何
爲郭氏私改是也若欲援郭說入天官書漢志之占以
荷鼓爲卽行軍用鼓之制愈加淆矣要之河鼓爲三將
軍主軍鼓占也曰河鼓主名也其合九旗以接於牽牛
宿有似人牽牛象也謂之牽牛旁稱也星紀之牽牛占
也亦象也主名也奈何以其複他星之旁稱而混星紀
之主名耶

臨川答問

圭

問爾雅釋五嶽有二說鄭君注周官兼用之前後互歧
宜何從

答曰邵二雲郝蘭皋爾雅疏皆以前說爲定而以後說
爲漢儒增入惟王西莊謂後說句係嶽字爲五嶽一定
之正名以賈公彥崧高疏爲能圓融鄭說姚姬傳則謂
書第言東巡之爲岱宗南西北會諸侯之嶽無一定之
山爾雅兩載儒者相傳異說蓋皆古王者制作爾雅者
不能明而後人欲明之過矣

問衡霍二山之別

答曰郭景純注爾雅霍山謂在衡陽湘南縣南蓋以衡
山別名霍山而他說皆謂廬江潯縣西南之霍山按秦

時呼禹貢衡山曰湘山而名潛之霍山曰衡山始皇二
十八年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是也故項羽封吳芮
爲衡山王約在今安慶廬州黃州地是衡陽之衡山潛
縣之霍山其名互蒙

問爾雅薜荔英光與葭蘆藪郭注兩釋而說文廣雅薜
合爲一果一物而四名歟郭注或曰葭也葭从自與从
水葭不同葭或原生之草非水生之草歟

答曰爾雅薜荔英光與葭蘆藪判分兩處郭注亦判分
兩物惟於薜荔英光注有或曰葭也句以旁通之而說
文廣雅則合而一之邵二雲郝蘭皋病楚金於郭注兩
釋之者牽合爲一然楚金猶謂藪藪卽英光之聲轉芝

臨川答問

古

又藪藪之合聲則竟全合爲一更無區別錢竹汀謂藪
藪與英光聲近葭蘆藪藪若英光殆一物而四名所謂
一物者何物耶其本草之決明子乎抑芟實乎二者皆
有之則是謂決明子爲一物四名也可謂芟實爲一物
四名也亦可諸家知攻擊傳之牽合而於已說之全合
爲一更無區別者則不以爲疑竊謂當會爾雅各釋之
旨以嚴其辨從郭氏分注而兼存或說之意以定其物
而通其說參之說文廣雅以存其疑據景純注謂藪从
自爲原生之草非水生之草創辦爲前人所未有惜檢
各字書無葭蘆从自从小一芟一非芟之分雖有心得
而獨斷無以伸也

問孟蜀石經諸家所述部目不同

答曰呂氏陶謂孟氏有劍南取易詩書春秋禮記周禮刻於石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是孟蜀所刻止有六經張氏俞席氏益洪氏邁雷氏叔聞皆稱孟蜀九經未言部目晁氏公武據趙清獻成都記謂母昭裔取九經琢石於學宮又謂皇祐中田元均刻公羊穀梁補之然後十二經始全然成都記本兼左傳作十經故謂皇祐補刻公穀而十二經全晁氏則牽就所云左傳不知何人之語除去不計並改成都記原文作九經則是兼補刻止十一經耳

臨川答問

五

問班史述明妃事宜可信而他書謂呼韓單于死明妃即吞藥自殺頗異班史何歟

答曰吞藥自殺事見琴操又見初潭集特好事者之詞故爲昭雪難據以反史傳范史南匈奴傳亦與班史合也

問成子安阮嗣宗同時否

答曰緩與籍同時而籍以魏景元四年卒年五十四緩以晉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是籍之名輩稍在緩前問牛李爭維州之議文饒主撫納是也司馬溫公修通鑑論此獄頗直僧孺豈忘其挾私立異橫挑邊釁之罪歟

答曰通鑑論悉但謀事乃翻案非公論也胡寅謂元祐之初棄米脂等四寨以與西夏蓋當時國論大旨如此以駁溫公最爲平允

問岐陽石鼓異說甚多其謂出於嬴秦元魏者固謬誤無足辨惟言出於宇文氏有周書蒐於岐陽可證其說可從歟

答曰石鼓爲周宣王之鼓說自張懷瓘寶泉倡之韓昌黎蘇東坡趙明誠和之考從其朔持異說者都無明證況歷經

仁廟

純廟御製論正豈容妄生疑議近陽湖孫氏主宇文周

臨川答問

六

之說汪容甫駁之是也

問成公綏嘯賦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其隸韻若何

答曰賦蓋以器字與下氣字爲韻毛詩有上句用韻者賦猶近古或倒裝用韻而對句無韻

問昌黎進學解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工指工歌工誦之工否

答曰梁書張率傳引敕云相如工而不敏枚舉敏而不工卿之文可謂異曲兼二子之工矣此昌黎所本工猶云長也又王觀答黃庭堅書云此可謂異曲乃能同工也宋人用韓文亦不作伶工解昌黎此篇由上窺說到

下逮以同工異曲句總評之上文歷敘作者非出一家
安得喻以同出一工手哉

問唐人賦律其平仄異於六朝賦者何在

答曰唐賦遇平韻上句末字不用平聲如用平卽須叶
韻若遇仄韻上句末字卻可用仄不煩叶韻蓋音節宜
縮不宜放故宜仄不宜平與六朝賦調有別此昔人所
未言也

問東坡所記沿流館詩疑蘇門諸君子爲之

據
答曰庚溪詩話謂見韓无咎元吉云是江子我詩似可

臨川答問終

臨川答問

七

詩禮堂雜纂

詩禮堂雜纂卷上

天津王又樸介

敲石取火視鑽燧爲至便古聖人豈智不及此哉蓋木爲火之自生陽火也以故人多壽石則土之堅者乃火之餘性屬陰以之炊爨民焉得不夭札乎卽此而生人失調變之宜者已久矣

王莽之篡非莽之才智所及也蓋帝有以成之張西銘之論曰驟尊丁傳以非禮之號使莽之就第得以爲名優游於家飾聲望通賓客而帝復寵息夫躬孫寵董賢

詩禮堂雜纂上

屏廬叢刻

以甚其過免何武師丹孔光以破其譽中山東平之獄鄭崇王嘉之死天下非之大臣棄於外宗室怨於內而莽嘿無一言以觀其敗使過日歸上善日歸下莽得以代漢致上書獻頌者贏四十八萬七千餘人皆以丁傳盛時爲之也云云竊觀歷古篡弑之賊未有如莽之無能而篡竊亦未有如莽之易者審乎此論得之矣

天左旋日月星右旋故有蟻盤磨豆之喻然日月星實隨天皆左旋說本朱子蓋地之上卽天天地皆大氣運轉其渣滓自然重故旋聚凝結於其中則名之爲地而輕清

者爲天就其輕清之中又必有些小凝聚爲氣之精英處且其些小凝聚又必各乘陰陽五行紛如錯如此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宿之所由著形也故太陰近地較諸精英特重其行最遲而金水與日次之而熒惑次之而歲星次之而鎮星次之而三垣二十八宿又次之此其勢如旋風然凡沙石土塊塵埃一齊旋轉其中重者自遲輕者自速就其至速者亦必視風之本體爲遲焉故經星亦有動移也

詩禮堂雜纂上

屏廬叢刻

郭守敬始疑有動移而西士利瑪竇遂實指其誠然竊以經星之動移亦非謂三垣二十八宿眾星皆如一星也必且紛紜參錯又有遲疾於其間第其爲質甚輕隨天旋轉而微滯六十餘年始差一度則眾星之分其遲疾又不知其須幾千萬年而始有釐毫之辨矣

天地雖分清濁然皆氣也豈輕者旋而濁者不旋乎故地震山崩皆其旋轉之偶有緩急耳余家天津父老相傳海卽在直沽之下今且東去一百餘里矣而余亦往往於海之西北各鄉村如泥沽葛沽見掘地得蛤蜊無

算則地漸運而西水漸運而東可爲明驗也

西士自利瑪竇入中國後續至者爲湯若望南懷仁等
今其徒亦繁衍甚矣其爲說則皆談天謂天有主泛引
經書之言天載上帝昊天旻天天心天命及註疏中天
之主宰等說以爲主證而實則別有異論謂天主名耶
穌生於如德亞國童女之身童女卽其奉爲聖母者也
余嘗詰其說其徒曰天主以仁義道德爲天之主持故
天下人皆宗其教而崇尚仁義道德惟如德亞國之人
不然天主故降生其地以化導之余曰天主旣主持乎

詩禮堂雜纂上

三

屏廬叢刻

天則天所生之人皆天主所生之人矣如德亞國之人
亦皆天所生者也天主何不使天皆生爲仁義道德之
人而必斤斤以一身而降生於其國家喻而戶曉之其
所化者能幾且至爲國王所殺於十字架木則所化又
何有哉其徒曰天主之主持天者先天也其降生於如
德亞國者後天也國王又焉能殺天主天主自厭世耳
又曰天有九層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占其一而星宿
天之最上者爲天之本體名曰宗動天天堂在此堯舜
禹湯文武周孔以及後世之賢人君子皆登此天享諸

快樂而地心爲獄天主納諸古今奸臣賊子於中受水
火風之苦其言蓋依儒之粗跡以闡佛老而又採其天
堂地獄之論且爲人不婚不宦亦把齋但不飲酒不宰
殺而已界乎二者之間如子莫之執中荒誕悠謬不衷
於法度獨其測驗日月星宿經緯之行度節氣晝夜盈
虛之分秒實如左券 國家憲書藉彼而成且所製千
里鏡自鳴鐘風鎗過山龍諸器精巧絕倫自來所未有
也

荆公退居金陵日書壁曰福建子蓋悔用惠卿以誤公

詩禮堂雜纂上

四

屏廬叢刻

也然惠卿何能誤公公自誤耳使惠卿先當國則彼自
有所設施以誤天下者而公且不爲惠卿用使惠卿不
貶而當溫公更新法時惠卿亦能爲蔡京之所爲而必
不仍執公之舊政惠卿實不能誤公也夫小人徒志在
爵祿耳未得則媚順之以求用及得則又必首叛其薦
主惠卿蔡京輩何代無之也

湘源

卽今廣西

謝勿亭先生

失其名

爲疊山後裔守廣平

時竭力求去時楊賓實先生名名爲臬司止之曰全州
公如去君子之道孤矣余聞之不覺愴然

余與洪吉人天錫泛舟北倉偶談及顏子問仁章余曰
已註訓身之私欲看來非是蓋已卽我也克已卽無我
也顏子質學極高其於仁也三月不違所謂私欲大端
已絕但未免有我之見未能十分融化故無伐無施於
言志時願之此夫子告之以克己正進之以無我也下
文不言已竟以非禮二字代之禮者天理節文之極致
所謂恰當至好非禮卽未能恰當至好於此勿視聽言
動分明欲其止於至善則豈有私欲之可言乎洪子大
爲首肯然此四十年前之說也迄今思之人之私欲正

詩禮堂雜纂上

五

屏廬叢刻

在自私自利所謂有我我卽已也故夫子之道止在忠
恕大學一書始言格物終言絜矩皆祛其自私自利之
見強恕而行歸於無我而已無我則仁矣朱子註爲身
之私欲觀大學正心章身有所忿懣云云則註亦未始
不精也

邵公諱嗣堯清介君子也令清苑有驛遞羨餘千餘金
請蠲之撫軍于公成龍曰公誠潔已無需此然如後繼
何姑以此爲治內好事可乎邵公因此修建各忠賢祠
設義塾并賑窮黎資邵誠廉而于公之識不尤大歟

相傳邵公宰清苑日值于公誕辰邵以魚肉桃麪各二
三觔爲壽于邵之邵乃登轅謂四方致饋者曰我物且
不受汝可俱回也于亦容之且力薦焉遂由縣令登監
司于公真有古大臣之風乎

俗儒好詆佛者以闢異端爲己任至叩其所見并佛者
腳底下塵亦未夢見也佛者何足深非只是沒本領漢
耳聖人正在應事接物處見神智彼必欲離而君臣去
而父子方計得個知覺使彼亦如眾人擾擾然恐神知
亦猶眾人矣僕看佛者所著作亦甚精微如何一概抹

詩禮堂雜纂上

六

屏廬叢刻

卻

卓吾老亦大有見安得以邪士抹卻其評古今聖賢豪
傑自堯舜以下皆名以狂狷小儒不覺咋舌不知孔子
以前原無中行堯舜諸聖人開天闢地做得已絕了孔
子自然誦法在此自孔子之後難道就沒有個聖人然
雖有之亦不過似堯舜禹湯稷契周召耳只因有了孔
子便顯得這些聖人都不濟了且小儒眼孔窄見孔子
誦法堯舜禹湯諸聖人遂謂三代以上有聖人漢唐以
後無聖人夫人才實天地所生抑何其輕量天地耶

就卓老狂狷之評然則佛老亦狂者乎

朱陸皆一時聖人子靜未嘗不道問學而意主於尊德性晦翁未嘗不尊德性而意主於道問學世無孔子焉得不紛紛左右祖乎

程朱自是萬世師如子靜陽明之學在高才絕質者亦自得之然不可爲訓昔秀止座作偈云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教染塵埃五祖宣示大眾令人人誦習便得見性及能行者續一偈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以鞞擦之

詩禮堂雜纂上

七 屏廬叢刻

云亦未見性卒之衣鉢付焉而能與秀遂爲頓漸二宗頓不可學也而漸可學也狂不可爲也而狷可爲也五祖大是此意

玉田雷子繡腐儒也嘗語人曰王從先可謂剛者奈何不擔當聖道余聞之曰僕正在慾海焉能剛且剛矣何以又不能擔當聖道雷子豈欲吾俯首偃背拱手艱步口仁義而貌方正乃爲擔當耶既而見雷子雷復以爲言余曰把聖道來我擔雷無以應也

雷清貧耿介授徒自給從不干預非分儼居一椽不蔽

風雨而寒夜吟嘯意興自豪然其腐態時露亦多可笑

每童子課畢歸舍時必令曰爾到家要孝童子應曰諾詰旦登塾卽叩之曰爾孝否應曰孝矣率以爲常如課書不熟及他過失當與夏楚者亦問之曰爾孝否應曰

孝矣卽免責諸生徒盡以言孝爲逃罪計而頑劣更甚余一日過之問曰先生日與小子言孝乎曰然余又曰先生之小子果孝乎曰吾不知也余又曰先生孝乎曰吾父母已逝矣余曰然則先生之不孝甚矣雷驚詰之余笑曰孝順父生孝順子忤逆徒由忤逆師先生奈何

詩禮堂雜纂上

八 屏廬叢刻

言孝也雷爲默然

近有所謂白衣教者其徒皆屏妻子獨處坐而不睡茹葷如常而惟忌煙酒衣冠居室動用諸物皆尙白余時與子源翟子過之叩其所以尙白者其人曰天下一切初皆白而後加以采吾不忘本也余笑曰子誤矣萬物皆始黑而終白奈何不尙黑而反白乎其人問故余曰試與子近取諸身不觀之鬚髮耶豈非始于黑而終于白者驗耶子源爲之一拊掌

吾鄉鄭古儒先生老宿也余年十四五見之時先生已

八十餘道鼎革時事最悉其云流寇充斥軍事旁午官責民養馬凡一馬死民賠累不貲至鬻身以償又除房身地租外更責民按屋開料出錢謂之稅房開架以故民不聊生反望流寇來以爲且緩須臾無死也嗚呼懷宗固無甚失德然如此類豈非毆民與寇耶

鄭又云懷宗最刻吝賊薄京城逼向朝紳借餉且及民間及賊入而內帑尙數百萬人傳庫藏空虛乃戶部之庫也其周后脫簪珥助軍亦是實事而懷宗實惜內帑不肯發耳果若此則明之失國亦非不幸

詩禮堂雜纂上

九 屏廬叢刻

余嘗云有明天下不失之懷宗而失之神熹二廟或問其說余曰神宗內作色荒朝政多廢而大瑞開鑛幾遍天下既得不償失而誘致開鑛者又皆游手不逞凡一鑛眾不下數萬悉仰給于中嫖賭揮霍視爲故事及後遂罷此役固屬盛事然使朝廷有人將此各處開鑛之徒設法安置使之散歸故土有業可安自不至於煽亂乃天啟時魏瑞竊柄殺戮忠良殆盡懷宗以漢宣唐明之才然有君無臣雖力革諸弊而處置失宜加以凶年所聚鑛徒遂蠭起爲盜外廷溫周二相不過日以彼此

傾軋爲事毫無才智謀人家國使誅內豎者仍用內豎而三百年宗社墟矣余言此因憶昔人有言降敵非難難在降敵之後作何安插耳此語大是有味

余與張石鄰嘗講學遠堂偶舉袁公問政章親親之殺二句以問生徒輩曰親親何不曰等而曰殺尊賢何不曰殺而曰等眾所對皆不合石鄰弟北山畧最後言曰殺如三年之喪殺至期至功至總麻乎余應曰此得其意而非正說也眾請其說余曰殺者從豐而漸至儉之意等者分別大小等次之意人自有生卽在父母膝下而吾所以親吾父母者已爲至豐則自父母而推只有殺而無可隆豈尙有與父母較量等次者乎故不曰等而曰殺若尊賢則賢之來於吾前者不能一例隨其所遇而差等之未有先尊大賢而後始及小賢者也故不曰殺而曰等此聖人化工之妙隨口所出皆有至理眾皆欣然以爲聞所未聞也旣而石鄰廣其說曰親親不曰等者等而上之爲祖父母而其禮反殺於父母故不可曰等也石鄰旣善於引伸而北山亦穎悟特詞未達耳

詩禮堂雜纂上

十 屏廬叢刻

朱友義御說達孝章末節云此夫子言武周之以孝治天下也上以祭祀言孝之至恐人以爲武周之治天下豐功駿業所以爲善繼善述者甚多乃捨之不言而獨有取於祭祀以爲繼志述事之大未免所稱非倫不知祭祀之義所蘊無窮卽如郊社之禮乃所以事上帝夫上帝豈易事者哉宗廟之禮乃所以事其先夫先又豈易事者哉事天事祖卽此祭祀之禮則天下事亦豈有一之不本乎祭祀之禮者哉人第明乎此而治天下不難矣此豈非善繼善述之大而爲孝之至者乎此說

詩禮堂雜集上

十一

屏廬叢刻

甚高

余嘗疑知止而后有定一節似乎硬爲插入歷正之老宿莫得其解義御云三綱領八條目皆朱子訓詁以醒學者眼目其實三綱領止明德新民二事而明德新民皆以至善爲極此卽堯之所爲執中也然則三綱領又僅止至善之一事矣蓋何爲明德何爲新民人猶易知而何爲明新之至善人最難知而最喫緊亦正在知之也知止節卽在物格而后知至之下知至而后意誠之上但一言及至善卽不暇說遂將得由于知隨口說出

而物有本末節乃承上起下語古之欲明明德節正知所先後也物格節又從而鞭辟入緊見功之不可或闕下始以修身結之亦非物有本末結三綱領而修身爲本結八條目也蓋聖人語言趁風生波原是參差不齊後人必欲齊之遂多良語厭耳此等講解實從靜心體會得來余竊以爲不易矣及三十年後攝新安郡守案日理一訟事偶歎民情難得而所謂大畏民志者何時可幾不覺悟及忠恕之旨已於盤查各邑途中細思至善必從人情物理中討出來豈懸空所能悟得此得必

詩禮堂雜集上

十三

屏廬叢刻

由于慮也然世人自是非人之見先已橫據於胸則人情物理如何思量得出故必祛其先入之見而後平心靜氣于人情物理一一可以看得出來夫先入之見卽知也祛其先入之見卽知止也平心靜氣卽定靜安也而後人情物理看得出卽能慮而得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則千人無有不得之情矣于人無不得之情則有大畏民志矣此知止者之爲知真可謂之知本也哉蓋誠者意耳必至心正身修方與人己實在交關而所謂至善者有以止之矣誠意雖在力行甲內然惡臭好

色仍是真知灼見故亦結之以知本也夫至善卽所謂時中原無定體豈能預知得的故知止止字斷說不得是至善而知止斷當作祛其知見之私講於理既得而以知字起兩以知本字結而此謂等字句又與各章結句相同按之文法亦合也余別有大學原本讀法并總說以發斯旨

甲辰春洪子吉人與余同寓京邸談及明英宗時事洪子云景泰欲易儲諸臣皆爭而于忠肅以社稷之勳且最爲景帝所信任乃緘默不言何也余擬議未答洪云

許禮堂雜纂上

十三

屏廬叢刻

子於數年前言之矣謂于公止以社稷爲重耳英宗委柄閣豎土木被擄當此時大軍覆沒人心震搖非郅王克濟艱難將天下非復明有英宗實明祖之罪人景泰既有定社稷之功已名正大位卽天下共主正統雖回理無復辟天下非英宗之私不有其身何有其子此天下之公理也然此實難語人故羣臣有言及迎請並爭儲者公惟以非我職謝之賢者用心豈可測哉余時一回憶覺所言似亦近理始知余智之日短也
侍坐朱文端公軾言及京都交遊文端公曰先君子於

余初選館時以書誡之云吾聞人稱朱氏子迂不達世務則喜若譽汝爲才智明敏有交情則感矣吾先子之言至今念念不忘也子等願皆體此意多識一人卽多一人之累矣此語大與傳青主先生語類語見太原段帖中

本房沈端恪公近思字聞齋清介人不可干以私爲選君時門外杳無車馬跡俄擢留卿典試山左未撤棘卽晉秩少宰回京師清操更甚考選本部簿書吏門生有以吏名求請者艱然麾出之閩人聶省齋與余同出先

詩禮堂雜纂上

十四

屏廬叢刻

生門一日俱侍坐先生方與藍姓友談處置臺灣近事鬚眉皆張及藍友辭去聶子還前曰諸同年皆欲援武進士全用例將具呈於吏部願夫子留意先生瞠目不答徐曰今日到部任簿書叢集德甚矣卽作欠伸狀余再叩臺灣之故因及明懷宗事先生則又娓娓而談嚮之倦色無有也蓋先生之忠誠如此

聞齋師幼依靈隱寺諦輝和尚見其聰穎欲借以顯教遂延名儒課之已入泮矣值太守某公惡聞黎滋甚諦輝避過江以書招聞齋師遂與剡度聞齋師假以他事

往杭卽投呈於府閫庠哄然遂還俗杭人爲余言如此及見陳瑤璵師及門士也則曰師入庠後諦輝卽令還俗師無所歸徘徊悲吟於西泠橋下過項丈識其非常延至舍妻以女與他人言大異然瑤璵言當不誣也

閨齋師爲御史大夫時於雍正丁未之歲某月某日朝後出端門瞠目若有見呵云此何地汝等敢來此又云卽來何多役也時戶曹姚均風培和隨其後問公與何人言公曰衙役然實無一人也姚訝之次日公卽以

暴疾終姚以爲神云余後從張提學考過中州臨潁縣

詩禮堂雜纂上

五

屏廬叢刻

公舊治也其邑人德公甚意公於關門所見當是臨邑來迺之冥卒世傳正直爲神其信然乎

長安畫師張謙有兒其前生虎也生時母夢虎踞其室次日大風腥甚而兒生甫數月輒匍匐入犬窟母曰兒其犬種耶他日父市豕肉過其前兒遽手牽入口中乃戲割一片與食卽大嚼已而移居庭有假山洞壑略具兒能走時入其中意頗適也市有賽神者父肩兒往觀優人方蒙虎皮演劇父恐驚兒欲還兒輒撫父背歡呼似欲躍與角狀及能言述其前生爲牝虎有二子性喜

風風作卽引二子出跳舞今雖異形然憶及猶憐之下泣又言山內外有祠二內則其主之外土木骸耳飢則禱其冥神神使侍者導之則得食不導則不得也生止食一人又偶攫一白毛獸獸走疾追之不及蓋狐耳所言爲虎情狀甚夥母懼而以犬血塗其口且禁勿聲聲則撻之兒始不語人余初聞未之信呼至則七齡童子也視諸兒亦無異惟時瞠目望室中作癡狀問之不答然亦偶一二露云

關壯繆祠聯無佳者余於濟南見一聯云年年花滿桃

詩禮堂雜纂上

六

屏廬叢刻

園看銅臺煙雨迷離何論吳宮花草在在香浮柏殿觀玉璽風雲擁護猶是蜀地江山歎其風雅可誦後見須江范生允袋云州刺史汪君有聯云帝王幾個稱天子豪傑如斯卽聖賢尤覺確切不易及見汪問之云亦舊句其人則忘之矣眞州江賓谷茂才名昱言友人索爲關祠聯應聲云尊帝尊王何若漢家臣子稱賢稱聖總爲宇內完人皆佳也

武林于忠肅公墓聯云赤手挽銀河君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哭英雄王文成公守仁所題也

書法道逸奇偉傳爲文成眞筆余於乾隆辛未再來拜

墓見其下句爲人竊去思補之未得

范生允袋言武昌黃鶴樓有聯甚佳云鸚鵡洲頭搥鼓

狂生還來作賦鳳凰臺畔搥樓才子不去題詩

采石磯有太白樓聯云吾輩到今惟飲酒先生在上莫

吟詩余欲易今惟爲此只字在上爲之後字覺更韻健

又有聯云罔象水中藏曾有燃犀客過姮娥天上走豈

無捉月人來亦佳

吾友莊張里鳴珂云只兩個字可以走遍天下四個字

詩禮堂雜纂上

七

屏廬叢刻

反寸步難行兩個字何妨也四個字不好意思也余舊

有聯云天下惟無情人一生受用不盡世間必虧心漢

諸事擺脫得開亦是此意

石鼓文云避我車既工攻避馬既同避車既好避馬既

駢是籀文駢字云恐君子鼎鼎員古文避避獵字鼎鼎旂鹿

速速君子之求口口肉當郭云恐弓薛作弓趙本有茲已

以寺諸家皆避敵其特薛鄭皆其來選選丑亦趨趨建

重一本變變音義未詳石即避今作敵與禁即時鹿鹿

趁趁陳知反其來肉鄭云肉即此字避敵其樸其來

遺遺趙本有射一本作避其猗音義蜀其汧段古也字

助也沔沔鄭云叶作沔讀如汧借彼音淖淵鯁鯁音

鯁處之君子澤之瀟瀟鄭云即漫又有通雀今作其旂

今作邀邀薛作散鄭作帛泊古文魚鱗鱗音洛亦其蓋如

組豆之氏鮮黃帛其鱗卑連反又鱗又錦音白其胡及

反鄭本孔庾繇謨官反之鱗鱗丑若廷廷今作洋字趨

趨字其魚佳維通可何佳鱗佳鯁可曰囊之佳楊及柳

其田車既安簽大么反勒驛驛避既簡左驂旛旛右

驂驂驂渠年避已隋於遷字古原避戎止陟宮車其寫如

詩禮堂雜纂上

六

屏廬叢刻

卸秀弓寺時射麋豕孔庶鹿雉免其遷又有旃今作

其口趨鄭作奔或口大鄭本有國在大口出各亞汗簡

作亞古孝口口吳是吳字古老切大白澤也口執而

勿射多庶趨趨與擊切君子迺今本作迺樂其口口變

車舉呼骨反一作琴軟眞鄭云即填口口弓孔碩彤矢

口口四馬其寫六轡驚驚讀若遇諸達作徒駿鄭作孔

庶廡薛作宣搏搏齒鄭云車載衍道字戎徒如章遷

涇陰陽趁趁即趨六馬射之矧借作鐵字矧重文口口

如虎獸鹿今石本如口口口多賢連今作禽口口避免

屏風叢刻

鳳凰章

我百牧姓求蔑古法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卹祠

圭王義儀牲取梧我邊城新皇及邠長敕梧不設曰可

今又悉興其眾張矜意府威本作怒飾甲盛師以

倡梧邊竟讀將欲復其貺蹟惟是秦邦之羸衆敝

賤輻讀輪輿禮使介老將去之目自救古也亦

應尊古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幾靈德賜古克

劑巫威本作楚師且復略我邊城設數楚王之梧盟犯

詛著石章曰盟大神之威靈

李臨川先生紱書傳考云書傳自漢魏以來並遵今文

詩禮堂雜纂上 三 屏廬叢刻

之學無一人見所謂古文尙書者故亦無一人見所謂

孔氏傳者自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唐人據以爲疏頒

之學官而伏氏尙書大傳遂亡不傳攷漢書藝文志載

伏氏勝尙書大傳四十一篇隋志尙有三卷其完缺不

可知嗣後史志更不復見惟晁氏讀書記稱今本四卷

首尾不倫則雖有存者已非完本而今併是而佚之矣

伏生之學歷有師承其經固可信其傳亦當得經文本

義不至如後人解經率憑私臆乃葉氏夢得謂伏生尙

書大傳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

於周公歿後愚謂卽此二端亦足徵大傳立義之精非

後世訓詁所能亦非僞孔傳所及而葉氏狃於習見不

能虛衷折其至是蓋成見之爲害也嘗試論之政者國

家所行之事卽堯典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是也歷象欽天有天之政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天

行氣盈之數以管窺天測之卽天之政也分測四極以

定日晷嶠夷南交西朔方地之政也東作西成南訛朔

易人之政也殷仲春殷仲秋正仲夏正仲冬四時之政

也天地人四時各有應行之事故謂之七政其事見於

詩禮堂雜纂上 三 屏廬叢刻

周官詳於月令後世猶守之漢歷志所謂七始是也至

于日月五星古未聞有專理之政事堯典所謂日者日

中日永日短所謂月者指閏月言之蓋皆歲月日時之

月日也太陽之日象雖有出日納日之文亦以正卯酉

之時耳若太陰之月象則始終未嘗及之而五緯又無

論已堯典所謂星指鳥火虛昴中星言之辰則十二次

舍皆治歷明時所必及而五緯則非所用月令雖秦書

實本於夏小正去唐虞政治未遠所紀四時中央各舉

其日其帝其神及其蟲與音律數味臭祭祀之別未嘗

及於五緯至周末石氏星經始以五緯星列於日月之次然則金木水火土五星不得列於唐虞之七政也審矣僞孔傳以後世之見釋古書不知唐虞之世未嘗有治五緯星之政也若以五行當之則既已與穀並稱六府不應又與日月同稱七政且孔傳固已五星釋之未嘗及於五行其訓釋之辭謂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則直啟後世譏緯矯誣上天之說尤所未安豈若伏氏之傳爲得欽天授時之大也哉至於金滕一篇雖出今文然程正叔疑其文不可信而括蒼王

詩禮堂雜纂上

三

屏廬叢刻

康熙陽作論謂金滕非聖人之書其論不爲無見而實則未見大傳所解故耳古之祀者無有所祈孔子病不禱而周公禱之故疑其不然然子路請於孔子故孔子止之若周公則自以爲功未嘗告之武王且告之祖考欲以身代臣子迫切之情宜無不可唯是周公身秉國政乃令史臣紀其請代之功又紀風雷之異則孫膚之謂何此聖人斷乎不爲者也若云公既明農然後王令史臣紀之則無端而作亦恐未然唯大傳以爲成王葬周公適有風雷之變因追念前事之異敘而紀之則君

有念功之美而臣無矜功之累即程與王之疑亦可釋矣伏氏大傳爲後人所駁者其立義之精尙如此則其餘精義湮沒不傳者可勝惜乎偶因葉氏之說而辨之如此俾有志於通經學古之士知今日舉業所治未足以定經義慎毋拘於墟而篤於時也

典謨屢以有苗爲言非無意也僉憲李元綸徵曰此正聖人安不忘危處再觀李安溪先生書解於大禹謨征苗一節註其下曰益之意蓋以爲天將釋此以爲外懼而使吾君臣修德焉必以力服非天意也因歎前輩具隻眼處今賢亦有同之者也

詩禮堂雜纂上

三

屏廬叢刻

張石鄰曰堯舜千古大聖乃其容傲吁咈更甚於恆人或曰聖不自聖故爾然非實見夫危微止分於幾微聖狂遂判于頃刻何至若是最說得聖人心思出愚謂聖賢交儆再無言及制身治世當如何方好者蓋身世并無止境如何說得當何如唯有互相戒勉所謂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者是也若後世則法堯舜而已便有個樣子在這邊了

元綸又曰皋陶是大有學問人故其所陳皆精理名言
禹是最篤實人一味老實做去毫無文采故帝欲其昌
言而禹止曰思曰孜孜及再言亦不過直敘其本分之
事無他語也乃皋陶謂如汝所爲言之卽昌言矣而禹
遂曰帝慎乃在位所以慎之者安汝止耳若曰必欲余
言則帝亦如余之孜孜可也此正禹之篤實處說得甚
好但元綸又謂舜卒傳位於禹而不於皋陶者議論不
如實行耳恐未必然蓋皋陶之德不下禹而禹因有治
水之大功天下皆歸心焉故舜順人心而卒傳之非以

詩禮堂雜纂上

三

屏廬叢刻

皋陶之德不及於禹也

李恬齋之曄曰典謨皆致謹于天人至皋陶謨因大暢
厥旨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將
天歸到人上人卽天也理最眞語最實愚謂孟子言天
本此

恬齋又曰舜止言否則威之而禹卽唯恐有尙刑之意
極言用賢修德而人莫不敬應欲帝若己之創于丹朱
者爲大人之格君心絲毫不肯放過如此
馬存齋金門曰堯與舜乾道坤道之分也堯典一書治

歷用人而外政不多見只以欽明文思之德推之便已
極於變時雍之盛此天道之時行物生所謂乾始不言
所利故孔子贊曰則天而繼之曰無名舜之大亦猶堯
也但謂之則天便似不可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故
舜典內歷試諸艱及攝位時諸大政受終後咨詢二十
有二人莫不極其精詳便與堯時渾淪氣象稍有不同
然畢竟德盛化神任人則逸所謂正位居體美在其中
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故孔子贊曰無爲此中亦煞有
分寸在是以刪書斷自唐虞其前者無論矣然易堯作
舜亦不可蓋無乾作坤不成也

詩禮堂雜纂上

三

屏廬叢刻

存齋又曰大禹謨開出一中字爲千古傳心之要而精
一則下手處所以立其體也皋陶謨開出知人安民二
語爲千古治法之宗所以究其用也其閒論治之粹精
無過德惟善政天敘有典二節三事盡人物之性也六
府贊天地之化育也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聖人之久于
其道而天下化成也民所受之衷卽天之所敘所秩是
天命之性也惇之庸之而寅恭以和之是修道之教也
教者禮樂刑政之屬故五章五用皆以承天也此是徹

上徹下之學由此求之便是以天德行王道自不流入
雜霸甲裏去矣

存齋又曰益稷一謨井不及益稷所言所事蓋觀大禹
謨而益贊之則苗民逆命必益爲佐蔡傳以爲從禹出
征理或然耳又禹隨山刊木亦無侯平盡九州之地然
後教之樹藝者且書明言辨土之後卽繼以成賦則稷
之教稼固與禹相表裏而益焚山澤尤異事而同功者
也然則益稷實副禹故帝曰汝亦昌言禹卽曰暨益暨
稷則凡禹之所陳卽益稷之所共陳而禹與益稷之所

詩禮堂雜纂上

屏廬叢刻

共陳必有別乎其爲禹之所獨陳者是以命之爲益稷
云以上皆甲辰年與同館諸公在都講學日所談論已
而余入銓曹遂輟講至今丙寅已二十三年慨想流
風不可再得而余學之不復進也實由此乃
二李先已謝世存者止余三人耳益復益然
混沌鴻濛皆水傍坎故也濟屯開蒙皆去其險故不用
坎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屯者
世之蒙蒙者人之屯

魏鶴山云周禮小宗伯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大貞
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說文貞卜問也猶書所謂作
內吉作外凶用靜吉用作凶恐易屯五之大貞吉小貞

凶亦作此解

凡花果皆分木本草本則柔二種如竹與蘆松柏之與
蓬蒿桐梓之與蘇枲牡丹之與芍藥他若海棠芙蓉桃
杏梅李柿梨槿棉等類無不皆然蓋陰質之中又分陰
陽也

禽虫中似是而非者如蝶粉鶯鶯蛙鼓蜩笛鶯梭燕剪
蟻陣蜂衙雁字蚊雷蛛網蜂房鴿賓蟬吟雞冠螢火
花草中似是而非者如秧鍼柳線麥浪松濤竹笑荷珠
槐眼柳絮蘆雪蓮房藕絲榆錢榴火草茵艾人桃符蘆

詩禮堂雜纂上

屏廬叢刻

舟

物之似是而非者燈花燭淚毛錐杯渡瀑布

非花而以花名者如燈花眼花雪花

長安藩司廨後有落星石凡藩司至輒以鐵釘鎚入之
其無福命者不入也余於雍正己未歲復至陝需次日
不時代方伯收放餉銀親見之釘鱗次可數而石毫無
罅隙此理頗不可解

余於雍正二年以選司主事奉使隨朱文端公查海塘
其次年春文端公已由浙歸省余與侍御 齋疏入京

至宮門遇隆公科多隆適以元舅兼冢宰體貌優異然余自念闕庭閒且齋疏無拜禮隆公銜之遂改調考功然余不知也及五月文端入都十三日隨有河東離佐之補文端呼余而前曰人居詞館銓曹即多倨子今出當執手板自呼名俯伏上官車馬塵下懼子之不能也余謝曰此如優伶登場何足異某初仕特以在草閒人未得時謁王公大人耳既有寄語者曰文端特爲隆公發也乃知踰位而言歷階而與揖以無禮爲禮不自今日然矣

詩禮堂雜纂上

完

屏廬叢刻

禰衡後漢人與孔仲舉友善者禰字從示不從弓音禰世多讀爲迷誤卽本音亦音你祖禰親廟亦不從迷也鑄錢曰一卯二卯余鄉俗語云一磨二磨盡卯字之轉音

俗以四十斤爲一棬音礮此亦余鄉之里言也

無爲州吳布衣元桂書州誌沿革後云厲賊名豫淮安鹽城人順治四年于鹽城倡亂事敗逃至巢寄寓宋氏時有宣城朱國材者嘗爲史閣部可法記室亦至巢變姓名主周氏家敝衣草履形容枯槁曰我史閣部也志

存恢復已約合兵數萬刻日齊集大事可圖也周氏信之厲豫時與通五年正月誘集愚衆千餘夜襲巢破之復至州州人從之者甚衆已而赦土二帥率官兵至勦滅焉而州人無辜死者亦衆

濡湏塢在無爲州巢縣之界吳魏時謂爲東關南去江百餘里爲二國所必爭蓋守江者必守淮不得已亦當跨江置戍庶敵人懼躡其後而不敢飛渡此吳人所以建塢之意也乃其後嗣止倚長江天塹置錐腰索恃以爲安抑何謬也湏字從水不從彡音會水之聚也須音虛義亦異

詩禮堂雜纂上

三

屏廬叢刻

王莽不幸不早死於平帝初立之時曹孟德不幸而遇漢獻嚴顏不幸而爲桓侯之釋隋煬帝陳後主宋徽宗不幸而爲君武則天不幸而不爲男子追隨太宗以平亂賊王安石不幸而遇神宗之見用馮道不幸而多壽李崆峒不幸而得對山之救死

山左青州府馮柏村愿其先人守臺灣時庖人貨鴨卵熟而剖之得五色氣臭如硫疑以爲毒蛇所產

李旦初旭爲余言曩在都與乩仙聯句仙自稱崆峒山人也李云爲問崆峒有幾峯乩云峯峯直透碧霄中李

云同遊仙伴人多少。云一炷清香一道童。及後判薊
謁山祠舍宇極多。然止一老道者守之。問有無徒眾。則
云地僻無糧。徒子多別去。惟吾道童奉祠香火耳。而其
山實名崆峒也。蓋數之前定。而鬼物先知如此。
旦初有句云。鰕醢趣奇道子。鬼蜜查色豔義山。詩亦殊
有味。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潔身之高。人所謂祥麟威鳳也。
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易世之聖人。所謂龍也。麟鳳待時
而出。龍則潛見。惕躍飛亢。皆無不可。

詩禮堂雜纂上

三

屏風叢刻

潘人吳布衣元桂能詩。語余云。潘之東鄉有蟻磯。傳爲
後漢先主孫夫人投江處。後人立祠祀之。池郡某明經
題柱曰。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夜夢夫人
謝并屬其急。赴吳藩獻句。當有所獲。吳藩者吳三桂也。
時建殿而未有聯。某投句云。痛哭秦庭綠楚覆。歸心漢
室爲韓仇。吳大喜。贈之千金。然吳之歸國。請兵實因
其姬陳圓圓爲賊得而憤非報明也。叛時聘桐□□□
□□□公卻之以詩云。李陵心跡久風塵。三十年來
豈卧薪存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已負

朱顏老青史。重翻白髮新。五夜角聲吹不斷。可堪思子
更思親。蓋三桂之父襄當闖賊逼京。握重兵不赴三桂
移書責之。其子聯姻帝室。乃上不顧其父。下不恤其
子。反覆好亂。真逆賊也。

余本房沈閣齋先生登戊辰進士。倖於閩。值臺灣兵變。
參督府軍幕。條畫機宜。賊平。丁艱。歸杭。俗重祈賽。屆期
徵歌選勝。釀坊市金。無敢脫者。先生以廉吏家貧。未能
應。眾辱之。先生無已。訴於撫軍。時朱文端公爲中丞。特
理其事。然遂由此識先生。察知其居鄉本末。薦之。服闋
由部郎至總憲。然先生布衾蔬食。休沐卽治書。仍一縫
掖。偶也。傳其初仕。豫之臨潁令。仿朱子社倉。至今二十
餘年。民食其德。其立法之善可知矣。

詩禮堂雜纂上

三

屏風叢刻

天下無處無道。卽如作字。略有一點粗浮之心。不得略
有一點急遽之心。不得略有一點怠緩之心。不得須是
心恬氣靜。手腕安和。然後運筆不燥不柔。神超象外。意
在筆先。其於書法不求工而自工矣。

余初外任。分司河東。直指使以余過拒人饋。子投謁時。
諷余稍圓通。余對曰。職以窮書生。乍得官。頗愛錢。但錢

有陰陽其自外入自天子下至士庶卒隸所養皆曰可受則此錢屬陽受之者如春之溫如日之暴不但安然享用且滋生蕃殖如此雖百萬何害如其暮夜所遺世所謂袖兒裏筵席者則此錢屬陰受之者如風之淒如雪之冷一派秋冬之氣不但容易消耗即使置買田宅將來必有陰禍子孫受之如此雖一文錢亦當不得但仕宦錢之屬陽者少耳

余少與友講學至終身行之其恕乎友人曰天下人都

詩禮堂雜纂上

屏廬叢刻

是只知有己並不知有人如何省得恕字余曰不然今天下人都是只知有人並無一個知道自己的無論積金之家爲兒孫馬牛居官者親族歡娛僮僕飽方爲爲人卽如著衣一節近體用絮而外以絲寢衣往往以大紅錦繡爲面而裏則用粗布蓋儉於內而豐於外務以悅人是愛己之身體不如愛人之耳目也

余嘗欲用綿紬爲寢衣裏而面則隨便如甚乏雖以雜色紬布補綴如百衲衣亦可或以爲非宜余曰我只圖我適體管他妻子奴婢眼中憎嫌則甚及居官肩輿鳴騶過所部境友人來探余者見之向余嘖嘖歎羨余曰

君眼睛鬧熱於余何與皆此意也

乘勢作威者如大人裝鬼臉以駭小兒背地則放下因事矯廉者如妓女當筵時不肯舉筋回家則亂吞

貧賤一無所有及臨終脫一厭字如脫重負富貴無所

不有及臨終帶一戀字如披枷鎖以上二則見達觀偶語

幻海晨鐘共五卷板在京都琉璃廠仁威觀

山西絳州興龍宮有碧落石像背刻其篆文世傳爲碧

落碑又洛中紀異云有二道士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

怪而破戶惟見二白鴿飛去刻篆宛然學古編辨爲李

詩禮堂雜纂上

屏廬叢刻

陽冰之書唐鄭承規于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因其字之難辨復楷書焉出七修類稿

佛氏之說可謂覺老莊之說可謂達覺與達皆智也然

孔子不云乎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夫忠臣孝子

義夫節婦其識多膠執而不可化其念皆固結而不可

解故語云愚忠愚孝而古今來之教忠教孝者有二術

焉旌閭式廬竹帛旂常所以鼓舞之以名舉孝舉廉任

賢任能所以酬報之以利蓋必如是而後父有其子君

有其臣治天下國家胥是矣彼佛老者謂恩義爲葛藤

必宜斬斷名人世爲樊籠有礙逍遙是以出世爲智而
以有情爲愚者也學之者雖不能明心見性葆真養年
然亦皆知鄙夷聲勢遺棄榮祿使天下人人皆不爲名
爲利遁跡而不親所親放廢而不事所事父可得而有
其子君可得而有其臣乎是故佛老之徒爲治世之君
子所必嚴禁而痛絕之者也

看來佛老都是忍心漢人之所以爲忠臣孝子義夫節
婦者其心皆有所不忍於其君其父其夫其婦者也今
於其不忍者而忍之忍於夫婦猶可言也忍於君父亦

何所不至哉

昔人云道德之後流爲刑名諺亦云不毒不禿不禿不
毒蓋言其忍也

佛氏之徒世有所謂善知識者余嘗遇之於京師爲談
儒釋同異渠歷舉其說與經書相似語又別申所指擲
掄曰凡儒書之精微皆吾師所已言而吾師所言則儒
書未之載也是故佛之道大於孔子余曰有一喻願請
教夫喜怒哀樂愛欲子所謂六賊也今有兩人於此其
一不勝六賊之擾而屏去之離人絕世以不動其心其

詩禮堂雜集二

屏廬叢刻

一則任六賊之紛紜而各適所宜而亦不動其心是二
人者孰爲優劣渠曰此任之者優矣余曰信然則釋迦
何以棄而君臣父子夫婦弟兄而後成佛耶渠無以應
嘗讀佛書似皆從莊子化出疑爲中國不得志於時而
逃禪者之所爲蓋其人資質既高而又居至靜之地心
日以虛明所以析義於毫芒說空於無外又假於翻譯
無所攷據然其爲說千變萬化總不外於一死生齊物
我與因是因非而已有友人嘗與所謂大喇嘛者遊聞
所譯梵誦義頗粗淺不過以其呪術致尊大亦可知矣

詩禮堂雜集上

屏廬叢刻

昔人云宰相須用讀書人竊謂州縣之尹必須用讀書
人而宰相必須用做過州縣之人豈惟宰相凡吏戶刑
三部堂司各官皆當用州縣爲之蓋州縣與民最親且
錢穀刑名事亦至雜非讀書人爲之則州縣止可謂之
辦事不可謂之治民非用州縣人爲吏戶刑以及中堂
則所議於廟堂者必不可施於天下所是非進退以爲
功罪者必不能協乎人情事理而以格例廢人才惜乎
無有言而行之者

余在詞館日值青海平定余製錢歌鼓吹曲以進方

望溪先生見之歎曰此東南未有才也因索余舊作古文詞余因藉以爲質先生一見卽出其近所爲鹿忠節公祠堂記示余曰某未知理不謬於先儒否幸勿隱余曰文之淵古是不待言第鹿公爲陸王之學而先生乃爲韓旋近於調停請酌之先生遽曰某亦疑此卽當改作旋出一編授余曰君初見卽肯直言古君子也此皆某近作願請正方以文名海內久人傳其傲睨謾侮不可一世今見之年已六十餘而余爲後學且不敢望其肩背乃虛抑至此豈人言多妄抑先生耄年德益進耶

詩禮堂雜集上

屏廬叢刻

方先生前後示余凡兩卷文字約五十餘首余悉爲評定以歸之旣而方持以示同館前輩陳公儀曰此王君所論定某文者然某實不讀秦漢以後書所爲文正之友人或曰已進於秦漢矣然余不之信今王君論某文亦止以韓柳歐曾王者見許豈某果有未至耶以問先生陳爲披覽一周曰王君所論是也先生謂不讀秦漢以後書彼昌黎柳州又讀何代書且先生惟不讀秦漢以後書故所爲文得與唐宋諸大家相頡頏使但讀唐宋諸家文則未必能至是矣方先生爲憮然久之已而

曰吾苦心爲文四十餘年極力追古而終若未至究不解其故今始爲先生道破矣因泣然泣下後余見陳陳爲言如此因共歎方先生之於文眞視之爲性命宜乎其雄視於一代也

解鹽池之北岸有歌薰樓相傳舜於此彈琴而歌南風之操者也蓋池鹽必賴南風而後成故曰解愠阜財又北去歌薰樓百步歷階而升上爲池神廟其階共有四十餘級自下而上十三級人於此拍手則階下作鉦鐃聲如琴絃清越過此則不然亦異事也

詩禮堂雜集上

屏廬叢刻

詞館有老隸家藏一冊凡新進士入館者必求親書履歷用一小印記頗韻

杭城靈隱寺內韜光禪院踞山巔門臨湖而窗外卽俯視浙江余至之不覺忽誦駱賓王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句僧曰唐時宋駱卽在此地聯詩因指其門榜卽此句余爲恍然旣而僧出二冊求留詩披之前冊爲故明時諸名流著作後冊爲本朝遊於此諸公所詠句旣各標新異書法亦備各體誠千秋佳話百代寶物哉山西解州之夏縣有司馬溫公墓表忠觀碑在焉蘇文

忠原蹟已毀於明末之地震今蓋後人補刻者然書法亦端勁有體勢余既借運長朱公一鳳捐俸以修其祠墓已乃從公之裔孫求觀公畫像並公告身及耆英會圖實皆古物言於學使者廟公求爲公後置博士廟因會商撫軍久之不果行

長安聖教序石刻有三在 文廟者二在滿城者一

文廟世所謂碑洞者也其一高六尺廣三尺五寸額有佛七尊此爲最古係唐時原刻今字畫大都磨滅僅存其形似耳又近上一段斷裂爲明嘉靖閒地震所致其

詩禮堂雜纂二

三 屏廬叢刻

一則甚楚楚計小石版二十五前第二行下有長安後學費甲鑄紋瑜重摹十一字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標題下亦有費甲鑄摹四字在滿城者則橫石五又一小塊補字所補者化物至庸愚一行乘幽至典御一行定其至者諸一行稚而至骨石一行又理含金石一行有斜斷文今世所傳大都滿城所刻及二十五塊碑版者也而滿城石刻搨者多以黃色紙充舊物然皆不及原刻意滿城之刻後於原刻而二十五碑版則近今所摹勒者而已然皆不可考余於癸丑之秋得告於長安客邸

侯部文開有以故書籍殘破字畫求售者內有原刻聖

教序一大張視之紙既陰黦且所搨完好而各行界線

分明如新似數百年以前所搨者亟以衣易銀貨得之

至冬仲之朔此地張孝廉適見之詫曰此故秦府所藏

稱爲宋搨者也國初原有二紙在董氏董以貧先後爲

人所買去獻顯要一得百三十金一得八十金後更有

顯者持二百金求鬻於董而董更無有矣今何以在此

又曰董故秦邸舊人爲言秦先王初收不下百餘紙後

皆失於兵火及兵靖後於府邸檢拾殘燼所餘物乃僅

詩禮堂雜纂二

三 屏廬叢刻

得此云余後又見旌德劉子良云十年前曾見此於第

一顯者府中命某裝潢某以非素業不敢承乃寄札江

南轉覓善工至而第一顯者去矣余以二子所言或不

謬云乃寶藏之

傳母貞耄陳太君墓誌銘爲吾鄉孫徵君奇逢手著文

既高簡而木刻字畫亦端嚴酷似顏魯公家廟碑余至

太原得之藏於笥

傳名山字青
主一字公佗

傳道人高節孤標人皆知之其逸事云袁學憲繼戚被

誣下獄時傳與同人申救裏糧入都上書而納言不爲

達傳無如何乃日於長安市投揭亦無爲上聞者眾客
久資盡傳咨於一鄉先達適座有酒糾聞其說乃曰此
義事無難處出其纏頭金帛值二百以進且歷至王公
戚畹府第從容白其冤未幾有中官取揭以入而袁事
得雪此效近俠士夫所不如惜其姓氏不傳傳亦不爲
表何也意傳且逃名而於此仗劍之紅裙亦欲其跡匿
聲銷不欲塵世得而窺識耶余於晉陽遇傳道人孫蓮
甦爲述此時年已七十餘猶手錄其祖之詩文以遺余
終日不倦貌古甚傳先生家風故未墜云

詩禮堂雜纂上

屏廬叢刻

吳妹救袁尚有西河諸生薛宗周錫山馬公世奇
作山右二義士傳以美之擬爲漢之裴瑜魏紹云

張生又云傳先生生而穎異三水文公翔鳳提舉晉學
拔茂才第一入府庠文公古文辭稱奇謚他人讀之不
能句傳朗誦如常語文公奇之時年十一也又戊辰
會試卷出其兄庚爲選五十三首授讀歷卯辰皆上口
不爽一字時人驚爲神先生娶同邑光祿卿張公泮女
名靜君生子眉早卒先生時年二十有四卽鰥居終身
不娶甲申春闈賊將逼晉先生易黃冠奉母入山避亂
定家已破矣遂以黃冠終不復易人見其黃冠也又其

曾祖父朝宣尚明宣化王郡主爲儀賓先生性好奇博
學通釋道典師郭還陽眞人學導引術別號朱衣蓋取
道書黃庭中人衣朱衣句也忌之者誣爲志欲復明祚
於順治甲午夏收禁太原獄并禁其子眉時金陵紀伯
子參撫幕與孫公子併力救之孫公子者方伯孫茂蘭
之子也先生故善醫嘗遇公子於古寺時公子無恙先
生視其神色謂曰長公來年當大病失血宜早治之公
子不謂然屆期果病幾殆迎先生療之得愈感先生德
故營救甚力紀又求解于總憲龔公芝麓龔爲平反之

詩禮堂雜纂上

屏廬叢刻

始獲釋方獄嚴時先生九口不得食而先生意氣自若
交遊袁小陸楊爾楨乞爲通食郡守邊公大綬聽之得
不死及事解先生益放浪山水閒肆力爲詩古文辭奧
衍幽僻人無解者獨其子眉知之書法清峭岸然自異
爲畫絕去古今人蹊徑似任意而實有法度出於縱橫
離奇之外康熙庚午開明史館訪前朝悉故實者因并
及先生名科臣李宗孔劉沛先等合疏薦嗣有博學鴻
詞之選詔有司資送入都時先生年已七十三堅不
欲就有司迫遣之子眉扶掖以行就道瘍發于股輒自

雖破血不止而股爲之枯至都假館崇文門外之圓覺寺卧不肯起一時王公鉅卿往訪之門如市或爲乞醫藥逾歲不痊都御史魏公象樞代奏得旨傳山文學素著人品清高著授中書舍人職銜歸籍地方官優獎時己未五月也歸五年而子眉卒先生哭之慟不食數日亦卒然余在晉聞傳之禍緣于晉臬某失其名爲求書母壽序傳不可親求之傳延入與語嫌其過俗旋起入舍久不出某令吏偵之則傳由舍後出解衣磅礴林間某大怒徑去伺聞爲飛語中之而張生未之詳不知確否

詩禮堂雜纂上

屏廬叢刻

太原古晉陽城中有傅先生賣藥處暨牌衛生堂藥餌五字爲先生筆字大如斗端方圓正逼眞魯公書余佐饒河東以公赴省必過之徘徊車中不忍去世傳先生善醫而不耐俗士病家多不能致然喜看花必置病者于有花之寺中令善先生者誘致之一聞病人呻吟僧輒言羈旅貧無力延醫耳先生卽爲治無不應手愈也其技神而性癖如此

張生又曰明運將革先生教子眉以經世學孫子管子

諸書皆熟讀而切究之兼令習技勇又買馬邊塞而於江廣市之習知其道里險易復善走負重往來四百里不知倦閭部史公可法常訪先生于邑之西村肩侍談論史公歎曰眞命世才也及李建泰督師勦賊薦智略士十餘人參軍幕先生與焉先生謁之於上谷次日卽辭歸蓋知其必敗也

傅先生著書有老莊管子各註楞嚴華嚴金剛三經註春秋左傳姓名韻地名韻兩漢書姓名韻漢書補註十三經字區傳史書多失傳惟兩漢書姓名韻藏張生家

詩禮堂雜纂二

屏廬叢刻

字區亦存十數條詩文爲聞喜張質夫亦堪收藏頗多後失之張生搜求十數年始爲刻霜紅龕集霜紅龕者傳所隱陽曲之峒峒山也初名七松廡又名青羊菴最後易今名蓋霜後紅葉滿山傳愛之然張生貧士能搜隱則微而刻先生集亦古之君子矣

蘇軾赤壁賦云客有吹洞簫者客爲楊世昌綿竹道士見吳匏菴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

詩禮堂雜纂卷上

詩禮堂雜纂卷下

禮記

天津王又樸介山

明嘉靖中倭人蹂踐蘇松任公環以蘇司馬率兵禦之
晝夜力戰徧身書姓名曰死綏職也爲二親記此髮膚
耳示兒書曰兒輩莫愁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嘗些也
有受用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孝親無遺父
母之憂便是常常聚首矣何必一堂親人我兒千言萬
語絮絮叨叨只是教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倭
賊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家爾老子領兵不能誅討齧

詩禮堂雜纂下

屏廬叢刻

種裏革此其時也安能作楚囚對爾等相泣閨閣開耶
此後時事不知如何幸而承平父子享太平之樂期做
好人不幸而有意外之變只有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
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個是而已汝母可以此言告之
不必多語四月廿四日太倉城西伏枕書讀此書令人
氣壯

又長洲野志載徐佩者以廚役事任大夫環大夫亦以
廚役視之及倭寇吳淞大夫追至海上地曰四圍晨食
大夫整旅出佩後之眾阻曰爾館人何從爲佩曰吾主

官於蘇而追賊外境知有君也吾事吾主而不與俱耶
乃持刀先倡有不進者揮刃促之大夫善射多中賊賊
乃佯縮追矢盡輒縱橫舉弓期必殺大夫更以利刃攢
逼之佩意大夫不免獨殿後以手搏賊賊殺之大夫得
免大夫祭佩文云嗚呼佩也生也食予死也衛予奇懷
異抱而孰能如桓桓者夫食焉避難視爾之歸顏有餘
汗英魂已矣正氣不磨當爲厲鬼殺此羣倭曠野悲風
胥江落日老淚如泉匪私爾泣

詩禮堂雜纂下

屏廬叢刻

于天倒插枝栽無不可活飛絮漫天但一著沙土無有
不生卽浮水亦化爲萍是得木精之盛而無處不暢其
生機者也其光芒安得不透著天漢列於維垣哉送行
之人豈無他枝可折而必於柳者非謂津亭所便亦以
人之去鄉正如木之離土望其隨處皆安一如柳之隨
地可活故爲之祝願耳見堅瓠集余以其說與易之旅
卦義有相合者特錄之

人知撫州有顏魯公楷書麻姑壇記碑而不知撫州又
有魯公書花姑壇碑花姑者女道士黃靈微也年八十

而有少容一日爲野象拔箭嗣後齋時象每銜蓮藕以獻宿於林莽神靈衛之人無敢犯者化于唐睿宗朝所葬處惟空棺而已開元中立仙壇院選高行女冠黎瓊仙等七人居之魯公爲刺史記其事見李君實紫桃軒雜綴然耕餘錄又云黎瓊仙唐時所放宮人卽麻姑也豈麻姑碑卽花姑碑李君實或誤爲兩碑耶耕餘錄誤以黎瓊仙爲麻姑耶而王方平蔡經事又似漢以前人何也

宗伯韓公葵字元少少字去聲讀有僮父問人曰韓某

詩禮堂雜纂下

三

屏廬叢刻

既中會元又中狀元何故反云元少蓋誤讀作上聲也人戲曰雖中兩元尙少一解元耳僮父曰元止有三已得兩元當云多元何爲少之問者皆絕倒此與陳大士先生一事相仿大士以飛仙之才名噪海內計偕入關同號生叩其姓曰姓陳生以指畫掌云程又問名陳曰際泰又畫掌云濟泰陳勃然曰君自無耳奈何去我兩耳亦可笑也

伍蓉菴林居漫錄云人有恆言皆曰義利利緊跟義則是義能生利也又皆曰利害害緊跟利則是利能生害

也知義之在先害之在後則熙熙攘攘亦可以少息矣喜雨亭故址據鳳翔邑志當在城之東北隅今則塊然邱墟無得而蹤跡矣不知何時移於東湖東湖者蘇子入觀之一也亭後卽蘇子祠先是郡守某嘗遊適其間已又攝邑事其司閫者大暴其民民聚而譁誤以在東湖者爲某之生祠乃推墮其像而杖之數十後邑令任拱辰樞南復新之余于雍正八年判郡聞之笑曰蘇公當日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口過亦多矣今合得杖罪郡侯某以貲耶黃絲至扶風守沐猴而冠者也遇僚屬

詩禮堂雜纂下

四

屏廬叢刻

多無禮學博士見輒屈足不敢揖某坦然受余代爲愧之及朔望行香博士跪某亦跪余責之曰先生大誤先生師也雖見督撫無跪禮豈若吾輩佐貳之卑卑不足數者乃效之耶如此者數數忽一日博士又跪某某乃大聲曰我常訓誨爾等見督撫亦止長揖乃汝等故自賤如是余急稱之曰堂尊之言是也先生當遵之自是博士始不下跪

某見儒生尤傲慢雖鄉進士皆令跪拜其稟刺余時時諷某亦改乃知天下人未有不可變者也

某語余曰君行事多與人反何也余問之某翻覆其手曰人如此君乃如彼余自省事事不敢自異何爲其然乎已而曰無惑乎其言之也如人見上司多足恭余則以爲恥人多虐其下余則惟恐得罪于民人多好與富貴人往還余則慎交遊人多略于無勢之人余則有意周旋之人好熱鬧余獨喜靜人多嗜聲色余獨喜讀書由是推之余之與人反者果多矣莊子曰爲人之所爲者而亦無疵焉余將何如而後可乎

余於康熙乙酉鄉試讀書宣武門外老牆根花廠中一

詩禮堂雜纂下

五

屏廬叢刻

日晨炊後日蒸花香氣滿庭中有客徘徊其下余見其非常延入與語吞瀉微妙驚詰得無方近之朝紳耶答云貿易人耳叩其姓名則云偶聚談無多怪也遂去不復見

祝理美曰儒者談道學必厲齒嚴牙著不得一毫戲謔此甚腐也先儒如子與氏談諧甚多不可殫述至若述聖曾子學主慎獨一生戰戰兢兢不敢些子放肆乃講到心誠求之便譬喻到學養子而後嫁這是不板腐的樣子又謝上蔡欲試教官請于程子程子曰吾黨有求

貞婦者聘一女先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子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嫵笑矣程子此語從學養子脫胎出來云云世傳明道伊川同赴一士夫宴座有妓伊川拂然徑去明道爲盡歡次日伊川見明道色猶愠明道曰昨日筵中有妓吾心中卻無妓今日吾齋中無妓汝心中卻有妓伊川爲之心折今祝言如此然則伊川當爲明道所化耶夫孔聖尙有牛刀之戲且魯人獵校孔子亦獵校微服可以過宋盟蒲不妨食言聖賢豈必徑徑然峻立崖岸使人望而畏之始爲道學哉

詩禮堂雜纂下

六

屏廬叢刻

近日朱文端公身體禮經而見人和易常於政事繁委僚屬稠集時作一二趣語眾皆解頤然則是眞道學自風流語不虛也

邑人梁湯作漢丁酉舉人令關中之石泉俗朴民淳令無一事惟日鞅屨出與防弁對弈耳至割麥日城中男婦盡出其稚子不能攜者則寄官衙云交爺暫管官爲煮餅哺之數日乃已此風他地不可得也

余至吳二載一日謁軍門尹公公問曰余向督兩江時

兼攝撫學篆余不覺其勞今何以若斯之煩汝知之乎
余曰知之公曰云何余曰以今日各上憲不敢要錢耳
公訝之余曰昔之日督撫司道府皆取之州縣以爲養
府既爲牧令養則必庇牧令司道以爲所參也則又庇
之督撫拱手以聽成而已今則各食其食上下皆秦越
也府不肯肩其責則上之司司又不肯肩其責則上之督撫督
撫又不肯肩其責之而已司亦駁府府又駁州縣委鄰邑
查委鄰府查委道查取冊取結紛紛不已事安得不多
乎公俯首久之曰然

詩禮堂雜纂下

七

屏廬叢刻

陝長安令王端以倉糧霉變爲制府尹公所劾其署令
則潼關王名標也已又委西安理事同知常德監其盤
查以清交代常請示公曰豈有既劾其人尙爲之彌縫
其虧缺者耶第人一失官已難爲情重之以虧缺不得
返其故里其奚以堪新尹欲其後易于交則所收必刻
藉尹又必欲強之是交訐也且穀雖不中食然爲餬蒸
酒亦可易于人賈客或要挾而欲賤糴之非見任者爲
之主持彼失勢人何能爲故命汝以公道平之而已常
退語人曰公未嘗爲縣何悉令之情至此真聰明忠厚

之君子哉

我之與準噶爾互市也始于前督查公郎阿蓋以彼之
狐羊皮羚羊角礪砂綠葡萄等物易我之緞匹纈則我
邊將教之或求線或竟索金卽緞匹亦要其精美者彼
之皮貨良枯我不敢較也然綠葡萄彼則以山中之雜
果實充之而索值甚高及入內地則已潰矣往者盡以
昇西地之商甚爲商病乾隆六年尹公繼善鎮秦蜀命
留其狐羊皮而卻其餘準噶爾訟之 廟廊是公議夷
情始爲之沮當公之拒其使也公之家人叩頭爲請幕

詩禮堂雜纂下

八

屏廬叢刻

客亦力諫公毅然不回可規公之識力矣

明太祖攻陳瑄先時方假寐有蛇緣臂而走左右驚告
視之蛇有足類龍而無角意其神也祝之曰若神物則
棲我帽纓中蛇果徐入太祖戴帽遂詣敵營諭降寨帥
既歸忘前蛇坐久忽憶及脫帽視之則蛇居纓中自若
也乃引觴自飲並酌蛇蛇亦飲徐蜿蜒入神櫝矯首四
顧復俯神主頂狀若鏤刻久之升屋而去

太祖又嘗夢人以璧置於項既而項肉隱起微痛以爲
疾也數以藥無驗後遂成骨隆然特異

以上二條見
皇明典故

宋吳直方行可以集賢大學士致仕卒日以無大功業于世不令乞銘于人乃自爲銘

左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杜注輔頰輔車牙車人頰骨似車輔故曰輔車左右相持故曰相倚唐韓昌黎與人書曰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一牙無故動搖脫去卽此義今人不知直以爲車輔若詩無棄爾輔之義則唇亡一句何所附麗乎此大誤也

濫觴字近以爲末流之弊非也此本之家語孔子謂子

詩禮堂雜纂下

九 屏廬叢刻

路曰夫江始出於岷其源可以濫觴及至乎江津不方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是濫觴蓋言其始出之微也唐明皇孝經序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于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此用濫觴得其旨矣竊以水始出力輕僅可浮杯觴耳

廣韻注云吉凶形兆謂之兆朕朕音引目睚也兆灼龜也今誤以朕爲朕又倒讀爲朕兆更誤

爾雅翼寧爲雞尸無爲牛從而今本國策史記皆作雞尸牛後或尸字誤成口字從字誤成後字傳寫者之謬

耳

晏安耽毒有作燕安鴆毒者頗有義勝晏字耽字

款識款在外爲陰文識在內爲陽文夏器有款有識商器無款無識識音熾

畢仲游與溫公論罷新法書具大見識其作用頗似韓魏公惜溫公之不能從也

封建之說斷以柳子厚之論爲正萬世不能易也

君德全在聽言而能聽言則全在克己若先有護短之念則雖有求言之詔亦虛文耳

詩禮堂雜纂下

一 屏廬叢刻

唐太宗年未二十卽起義師每戰必克從無挫衄其料敵制勝之智雖老師宿將亦謝不及且氣銳甚則其視天下人寧有足當其意者乃其治國屈己求言如恐不及見人奏事必假以詞色翼聞規諫突厥突利表請入朝自懼將來亦如突厥勅令朝臣不惜苦諫以輔不逮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敕百官詔勅未便者皆執奏他如問孫伏伽之諫騎射則悅問李乾祐之諫斬仁軌則悅問李百藥之言而出宮女問王珪之言而出美人問張懸素之言而罷修洛陽宮闕張行成之奏而善之

問皇甫德參之言而賞絹十一年秋七月大雨水令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聞馬周之奏疏而稱善聞唐儉之諫而罷獵聽孫伏伽諫殺原律師賜以園值百萬問戴胄之諫殺柳雄卽止從褚遂良之諫而罷封禪至聽魏鄭公之諫諍賜金賜帛賜官賜書褒諭尤不可枚舉此眞人君之盛節三代以後所未有者也

太宗求言納諫事事可美而其命房玄齡監修國史曰今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載之及魏鄭公十漸疏遂以疏列屏幃并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

詩禮堂雜集下

上

屏風叢刻

之義此二事實聖主所爲後世人君果有志于求治不可不以此爲法也若太宗者可謂能克己者矣可謂能揚善者矣

命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一節尤爲至善

女媧氏非婦人也如左傳之女媧孟子之馮婦卽後世金之先國亦號女眞豈婦人哉

晉樂廣衛玠妻父也所謂婦翁冰清女壻玉潤者今人呼妻父爲岳丈或是樂丈之訛耳

坤卦四爻之義妙在无譽而无咎其常也凡天下之得

咎者皆從好譽始故有智名有勇功譽之集咎之府也夫曰括囊則智名勇功一切不有乾之潛坤之括皆有確乎不可拔之操有何聲華之念足以動之學者涵養至于無咎易至于無譽難

同年張侍御考言其鄉友楊名失其者少年嗜學於經傳

多領會曾爲齊景公有馬于馴二段文一起云今夫人亦知夫取舍輕重之衡乎查觀已事卽此二語已空前絕後也

合河孫錫公先生嘉淦爲大司成時語余云諸生皆不

詩禮堂雜集下

三

屏風叢刻

知性命之學吾將以先儒語錄屬述之余曰公但與言人倫可矣先生不從已而有黑心禪一案

高安朱文端公口不臧否人物然於一時君子小人無不洞見其肺肝亦不見其諮詢采訪也此所謂止水白能照物

文端公一生和業全在進賢譬曰人生功名何必皆自己出能多舉用幾個正人君子則他做的事卽如自己做一般其視人有一節之長卽贊不容口聞人之善雖病俗眉眼皆開眞可謂休休有容之一個臣矣

張侍御考言李臨川先生紱語余天下藏書之富無過於莆田林家徐氏傳是樓不及也

方望溪先生見余爲人作墓誌云凡此等揚人之善只取其一二大節爲人所難能者言之足矣不然或舉其遺行微言方合闡幽顯微之旨今人作墓誌必言其人居家孝友交人誠信而好義御下寬而嚴飲食衣服儉約而款客豐竟說成一個全人究竟是泛常套子人文俱不傳唐喪筆墨無益也只如司馬子長作蕭曹二相國世家於蕭止言其收秦府圖籍舉韓信爲大將轉關

詩禮堂雜纂下

屏廬叢刻

中粟以給軍及臨終舉曹參自代數事於曹則歷敘戰功及爲相但謹守蕭相約束而已圖籍舉韓轉粟三事爲漢得天下之大端至舉曹白代蕭曹二公不相能者也而如此此其忘私爲國真古大臣之風卽此數事已將鄴侯寫得千古獨絕其餘豈無他長然他相猶皆能爲者言之則刺刺長篇反足掩其大善至曹公與蕭既不相能且武夫也攻城陷陣敢勇爭先是其素今爲相一味循循守所不喜之人之法令毫不肯更變以顯己才以彰前人之短雖客諫之不聽子諫之不聽至君言

之始言其故此非大有學問人不能而乃得之于一武夫此真有大過人者矣故寫此卽足史公如此等詳略實可爲千古作文之法也

康熙己卯春正月孫子大白以宋寶祐四年登科錄屬余記余慨然曰自設科以來登科錄多矣此以文信國公及第而重者也首簡載宋寶祐四年五月八日御試策題一道次列御試勅差詳定官三人編排官二人初考官三人添差初考官四人覆考官四人初考檢點試卷官一人覆考檢點試卷官一人爲王應麟對讀官五

詩禮堂雜纂下

屏廬叢刻

人彌封官二人巡捕官二人五月十四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進士文天祥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六百一人當日赴期集所六月一日準勅依格賜進士期集錢一千二百貫小錄錢五百貫七日謝闕十三日謁謝先聖先師充國公鄒國公廿九日賜問喜宴降賜御詩於禮部貢院七月一日準省劄再給降題名小錄錢一千七百貫四日拜黃甲敘同年於禮部貢院廿五日立題名碑此宋制也第一甲二十一人惟首名署第一名餘俱署第二人三人他如二甲三甲至五甲敘次皆然

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年二十治賦一舉
本貫吉州廬陵縣父爲戶時有以遠祖爲戶者有以祖
父爲戶或自爲戶者南宋戶口例也第二甲四十人第
一名爲謝枋得字君直小名鐘小字君和年三十治賦
兼易一舉本貫信州貴溪縣居弋陽儒林里父爲戶兩
公皆首名奇矣尤奇者第二甲第二十七人爲陸秀夫
字君實年十九治賦一舉本貫淮安州鹽城縣長建里
父爲戶一甲二甲之表表者三人而已嗣是第三甲鄭
必復以下七十九人第四甲楊奇遇以下二百四十八

詩禮堂雜纂下

圭

屏廬叢刻

人第五甲俞用國以下二百一十三人知名者絕少然
有此三人可掩千萬人矣末簡止載文公對策一道嗟
乎當南宋之季孱弱已極不絕如縷而同榜名臣得此
三人豈非天意挺生三人萃于一榜以表宋三百年養
士之報者哉讀文公策天人性命圖發無遺願其君持
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安民淑士節財弭寇之道而又
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脈皆救時
之藥石至己未癸亥伏闕兩上書不報而罷天下大事
去矣雖謝陸兩公可爲夾輔其如國運何往余閱紹興

十八年登科錄朱文公登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人爲
科名重然通榜三百二十八人祇一人耳且國運亦未
至于此極也今三公鼎足而時不惜以身蹈水火赴湯
鑊爲九鼎一絲之繫余闕未終卷輒爲三公歎息而不
能已矧身當其時者乎因詳記其始末而歸之

陳瑒記也見朱牧
仲先生詩廬二筆

此錢塘
吳寶崖

左傳屈蕩戶之杜註戶止也前漢書王嘉傳坐戶殿門
失關免唐李紳傳中戶官道皆本此俗本因傳前後有
筓子戶之必戶汝于是兩戶字遂訛戶爲戶

詩禮堂雜纂下

圭

屏廬叢刻

李濂汴京遺蹟志云前代夜俱五更惟宋時則用六更
馮深居詩云春風吹動笑談香玉酒銀燈破夜涼歸去
東華聽更漏杏花落盡六更長又云三十六聲更點長
汪水雲序宋末事云花底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
明侍臣寫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陳剛中詩云羽
袍士尙傳三漏絳幘人誰報六更盡太祖卜世于陳希
夷云睡到五更醒時再來問以此禁中常打六更而外
方第謂之攢點考宋史太祖建隆庚申至理宗景定元
年歷五庚申又十六年而宋亡庚申醒同音也按此

是宋獨六更矣然李賀詩云宮門掌事報六更豈唐禁中亦用六更耶

夜漏五更皆五點共二十五點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夜長可證也至宋因寒在五更頭之語于是宮漏及州縣更鼓皆以五更三點爲止去其後二點并去初更前二點以配之然杜甫詩云五更三點入鵝行則五更三點又不始于宋矣以上皆見河南通志五更三點周禮圖先生書影中尙載有二說然皆無確據定論也

天祿識餘云楊川修謂蕭何食邑鄴在襄陽及考茂陵

詩禮堂雜纂下

七

屏廬叢刻

書蕭何國在南陽鄒氏分明云沛郡之鄴音嵯南陽之鄴音贊不聞在襄陽也班孟堅十八功臣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戲與鄴本爲二地班漢人必得其真顏師古直以何封南陽李濟翁至訝人呼嵯侯並其音義名實盡失之唐人麒麟閣上識戲侯史記作鄴或後人傳寫之誤耳

明侍郎何公璫字柏齋先生言曰古之君子何爲而學也以修齊治平而學也則當務之急固在身如何而修家如何而齊國如何而治天下如何而平細而言語威

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焉者也博學而審問焉慎思而明辨焉一旦卓有定見則所謂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

不齊未之有也大學之道如是而已矣
山右傅徵君山雜帖云楷書不自篆隸八分來卽奴態不足觀矣此意老索卽得看急就大了然所謂篆隸八分不但形相全在運筆轉折活潑處論之俗字全用人力擺列而天機自然之妙竟以安頓失之案他古篆隸落筆渾不知如何布置若大散亂而終不能代爲整理

詩禮堂雜纂下

太

屏廬叢刻

也寫字不到變化處不見妙然變化亦何可易到不自正入不能變出此中饒有四頭入尾之道復謂不飽而忘人乃可語此但能正自無婢曉野俗之氣然筆不熟不靈而又忌褻熟則近于褻矣志正體直書法通于射也元陽之射而鍾老竟不知此不褻之道也不可不知吾八九歲卽臨元常不似少長如黃庭曹娥樂毅論東方贊十三行洛神及破邪論無所不臨而無一近似者最後寫魯公家廟略得其支離又溯而臨爭坐頗欲似之又進而臨蘭亭雖不得其神情漸欲知此技之大概

矣老來不能作小楷然於黃庭日所其微裁欲下筆又復千里平水盧某能為黃庭法最為步趨之正吾曾囑臨一扇愛而藏之其後盧以鄉舉從賊為義兵殺子薊州其所書扇不知失之何處絕無思臨之時字之不能深底人也如此後輩知之

又於雜帖中得其訓子一帖云貧道二十歲左右於世所傳晉唐楷書法無所不臨而不能略肖偶得趙子昂香山詩墨跡愛其圓轉流麗遂臨之不數過而遂欲亂真此無他即如學正人君子只覺觚稜難近降而與匪

詩禮堂雜纂下

九 屏廬叢刻

人遊神情不覺其日親日密而無爾我者然也行太薄其為人痛其書涉俗如徐偃王之無骨始復宗先人四五冊所學之魯公而苦為之然腕難矣不能勁瘦挺拘如先人矣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不知董太史何所見而遂稱孟頫為五百年中所無貧道乃今大解乃今大不解寫此詩仍用趙態令兒孫輩知之勿復犯此是作人一著然又須知趙卻是用心於王右軍者只緣學問不正遂流軟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如此危哉危哉爾輩慎之毫釐千里何莫非然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

毋亦滑寧直率毋安排足以回臨池既倒之狂瀾矣

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綱常叛周孔筆墨不可補誠

懸有至論筆力不專主一臂加五指乾坤六爻暗誰為

用九者心與擊是取永真溯藝文不易柳公語未習魯

公書先觀魯公帖平原氣在中毛穎足吞虜亂曩吾書

好吾書好在那點波人應倦分數自知多漢隸中郎想

唐真魯國科相如頰布覆老腕一靈摩右五條余於雍召時見之於聞喜張質夫亦堪

唐一行以雲漢始終言十二次謂東井為雲漢上流下

詩禮堂雜纂下

三 屏廬叢刻

應秦蜀為南戒山河之首故秦當鶉首之次尾箕為雲

漢末派燕幽在碣石為北極之終故析木為燕分斗牛

得雲漢下流吳越當淮海為南紀之終故星紀為吳越

之分蓋上下以氣相應耳別編則言分野皆以諸國始此殊異然未審孰是

月借日為光儒生之說皆然竊疑之易曰日月得天而

能久照又曰日月相推而明生夫日得天之陽精也月

得天之陰精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其氣之相感固有

之矣豈謂月無精華光輝必待日耀之如銀丸之說耶

蓋有之晦朔弦望由日遠近而生此君臣之義也是故
晦朔之閒日月同度同道故光滅自朔而趨乎望則月
之由近而漸以遠日也自望而趨乎晦則月之由遠而
漸以近日也漸遠則明漸生漸近則魄漸見陰陽相勝
之理見于是矣以上二條皆見於宙合編此條似于書
漸生則明應生於東而何以西漸近則魄漸
見則魄應生於西而何以在東此亦未然也

一日十二時一年十二月冬至皆肇于子子水位也水
生于陽而成于陰氣始動而陽生氣聚而靜則成水觀
呵氣可見且以人之一身驗之食心動則津生哀心動

詩禮堂雜纂下

三

屏廬叢刻

則淚生媿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精生方人心寂然不
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所以
心一動而水生即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神爲氣主神
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

雪六出成花雹三出成實

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氣入身來爲之生神去
離形爲之死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神
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若欲長生神氣相注心不動念
無來無去不出入自然常住勤而行之是真道路胎出

息經

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
復安蟲蛇蚴虬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歛奮疊而桓
桓及其逸遊所嚮乍正乍邪騏驎暴怒逼其轡海水窅
隆揚其波立熊對路于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
之又似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從風轉相比附窮矯
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持疑而猶豫立螭狡
獸嬉其閒騰猿飛馳相奔趣陵魚奮尾骸龍反據投空
自竄張設牙距索靖論
草書勢

詩禮堂雜纂下

三

屏廬叢刻

體有六篆妙巧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
超短身揚波震激鷹跂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蔡邕
論篆

烏魚龍蛇龜獸仙人蛟腳偃波楷隸八分世施常妙索

草鍾真爰有飛白之麗貌豔勢珍若乃敷析毫茫纖手

和會素幹冰解蘭墨電掣直準箭馳屈擬蠖勢繁節參

譚綺靡循轂有若煙雲拂蔚交紛刻繼韓盧接飛宋鵲

遊逝劉邵論飛
白書勢

一也者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者一也一者乾元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者亦乾元也非一乾元疑無所操非十乾元疑無所縱操操其縱縱其操勢固不得不一固不得不至於十也人見爲十吾見爲一又何百千萬億之疑乎匹夫匹婦不知道則見爲數而已神而明之其盡是夫乾也者神明之謂乎坤也者膚骨之謂乎異離兌主坤而附乾其膚骨乎神明之謂乎觀其父觀其母居然二體察其男察其女則父母混矣是故知乾坤之非二也神明膚骨之非裂也

詩禮堂雜纂下

屏廬叢刻

月不明得日之明而明目不明得神明之明而明婦不明得夫之明而明民不明得君之明而明眾人不明得聖人之明而明

日不上行月之所照非真也而況星乎神明不集目之所視非真也而況耳乎夫不乾健婦之柄室昧行也而況妾媵乎君不修德定禮民率自然亂由也而況邪僻乎士不好學行道眾人無所觀摩日陷於罪也而況曲異乎

日非明於晝不明於夜地有晝夜而天無晝夜明非覺

於晝而昏於夜形有晝夜而神無晝夜人能通乎晝夜之道雖寐而猶寤也天人合德矣

聞見之知月也神明之知日也毛髮寒變之知星也肌膚痛癢之知辰也月星辰其明皆日也而不可謂即日聞見寒變痛癢其知皆神明也而不可謂即神明

天下固有視而不見者矣聽而不聞者矣食而不知味者矣神明不存也神明一於忿慍恐懼好樂憂患矣而此猶視猶聽猶食者神明之餘覺也今天下嗚呼且以餘覺爲神明神明是故賤也日運於地而星月未嘗不

詩禮堂雜纂下

屏廬叢刻

照也使天地終夜而不晝星月之光遂可謂明哉

眾人之所謂知辰也不及星矣而鄉黨自好之士星也不及月矣而賢者之知學月也不及日矣非聖人聰明睿知其何足當日乎是故篤於痛癢者忘寒變而溺于耳目者忘神明噫士之不溺于聞見者幾希矣

日即日明也月之明則借乎日星亦不能不借乎月辰亦不能不借乎星至於辰而亦明天下尙有不明之物乎此所以深夜陰晦而不思乎無所見也惡得謂庸愚不材遂無知已乎而不可謂爲其至也

故人之神明不可不集也此又日之所不及者也故謂之神明不至而至至而不可復得而拒者日也不行而行行而不可復得而止者日也而神明豈是之謂乎故日能晝出而不能夜出而人之神明可通也日能順行而不能卻行而人之神明善逆也此不至則去者至之即可以不去不行則滯者行之不止于不滯故謂之神明

是故聖人不及天之無憂天不及聖人之有爲天垂日爲神明之象聖人集神明以神日之用若使日不明天

詩禮堂雜纂下

三

屏廬叢刻

下尙何有乎若使聖人不明日明如之何聖人不明天下之目皆妄視天下之耳皆妄聽天下之口皆妄言天下之手足皆妄動妄施妄受則冤妄施妄報則爭爭奪相殘循何寧日夫日之照徒照天下之聲色言動已哉妄與不妄皆照也是故盜竊淫醜之行未有不夜行者也非聖人而晝行矣故聖人貴集神明法天而主日也聖人不聖天之疾神明不明日之災日災月背南北失道二至差矣寒暑或矣水旱爲虐天札癘疫屢作不息人民不堪天道乃革故神明不可不慎也

天不憂故日長運聖人不憂則神明失守故聖人以神明效日不學天之不憂也

聖人有爲故神明爲業天有爲則無庸生人矣故天垂象生聖人而不爲聖人之爲也

聖人一瞥一欬推之皆有故蓋神明載焉此三千三百所由生也

神明豈有物哉理而已即謂理爲一物可也故曰仁今使目而能視耳而能聽則寐者未始不有目張耳聞也今使手足而能持行則寐者未有不寤而能操縱步馳

詩禮堂雜纂下

美

屏廬叢刻

者也不覺則官體不備覺則備矣神明至也聾者目可代聽瞽者耳可代視殘病者代亦可手行而足持也非其所本能神明使之然則不能者能也至哉仁乎

日出而萬象呈沈則蔑呈也神明至五官靈昧則蔑靈也然則神明固不執一方效一職其來也忽其去也沒可放可收下百世而上千古通人已而遍萬物而不用其神明者終身大夢也

唯其神明是故曰善惟其善所以方能有不善也何也不執一方效一職則隨所感而與之附天下止有已乎

抑物有定數乎日逐而附之則吾之神明者物之僕役也離此則之彼彼靈則此朽生乎死也故不忠不孝不慈不弟無禮無義儼然而忍爲之非生之罪死之罪也故天下皆人也而不得謂仁朽靈生死之異而已

惟其神明是故終無患于天下之物也天下無終不能役物而物役之神明非神明矣無故而無所不知之謂明至至而棄去之之謂神是故棄之則去神明非滅也目得之而亂視耳得之而亂聽口得之而亂言四體得之而亂動皆是物而已矣是故至之則至神明亦無定

詩禮堂雜集下

三

屏廬叢刻

所也至于目視必辨色至于耳聽必辨聲至于口言必辨詞至于四體動必辨則皆是物而已矣無所不至之而曰勿棄之則熟也吾乃有也不息焉則精也吾乃無不有也

按此即孔子所云操則存四句之註脚

天下之物皆相操者也而不自操天下之明皆相見者也而不自見獨神明爲不然自見其見自操其操非又有爲見之操之者矣自操其操而不相操者乃操萬物之大柄自見其見而不相見者乃見萬物之大元何也天下皆神明也不治一家之非而治神明之非治一家

之神明者也父母兄弟妻子何患乎不治天下之亂而治神明之亂治天下之神明者也左右臣民四海何患乎

人之神明不息之物也曉歷肝日中歷心暮歷脾夜歷肺深夜歷腎喜棲乎心怒棲乎肝哀棲乎脾思棲乎脾憂棲乎腎見色達目聞聲達耳觸臭達鼻思通達口嘗味達舌寤附形實寐附悠游倦附頽靡奮附進往放附荒蕪歷棲達附在人用之而神且明不善爲用神明傷矣歷患乎乖也棲患乎滯也達患乎洩也附患乎任也

詩禮堂雜集下

三

屏廬叢刻

歷而不乖與天地同序矣棲而不滯與聖人同和矣達而不洩與鬼神同徒矣附而不任與聖人同功矣

此上仲誠先生所著圖書秘典也豈曰圖書實先生言仁耳先生生于國初著有五經疏略而世多無知者余特錄此以見其一斑云

昔高安朱文端公爲陝西提學參政日試扶風童子于交卷時偶問云論語首章即言學言說說是學者如何境界有于生者對曰說是學而時習者之精神公躍然驚喜曰我所不及也遂拔之余按此言即張先生所謂神明爲不息之物是也夫孔子言仁孟子註之曰仁人

心也而所以爲仁則曰求放心何等直截快當而世儒爲程朱者則曰佛氏求心吾儒求理遂使後學并心字亦不敢道爲陸王者又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遂使後學棄詩書以爲不足觀然則天下之學術何者爲是而天下之求道者又何所適從乎余竊謂心卽明德也明德者朱子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然則求心卽存心也孔子所云操則存也孟子固云求則得之也孔子亦云我欲仁斯仁至欲之卽求之也求心亦有何不可而必曰求理如曰求此具

詩禮堂雜纂下

三

屏廬叢刻

眾理而虛靈不昧者之心則可耳是則所謂心之精神也誠也敬也皆此物也聖賢之學學此而已矣孔顏之樂樂此而已矣天地之位位於此而已矣萬物之育育於此而已矣故仁道之大也易所謂乾元以統天焉明何塘爲庶吉士閣試克己復禮爲仁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則見于風寒暑溼者也人能無爲邪氣所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時謂與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相同
深澤王植論聖門諸賢問仁曰仁之渾淪圓足充滿洋

溢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而人各隨所見無非是物焉江之流者此也湖之停者此也河之渾灝潭之清泓者此也卽一沼一沚之具體而微亦無非此也諸賢所詣淺深不同自經聖人爲之指示則皆可會于渾淪圓足充滿洋溢之本體不必同而無不同卽推之若齊王之愛一牛而以爲仁之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而以爲仁之端于此見仁之至大無人不可見無人不可爲挹之以自滋引之以潤物無適而不可也譬若鑿井得泉爲水無多而曰水不在是豈理也哉故曰仁者人

詩禮堂雜纂下

三

屏廬叢刻

也我欲仁斯仁至矣此說較之先儒切脈觀雞雛之論甚暢特錄之
生人之病名與利而已故徇利者必失其身而鶩名者多喪所守然而古帝明王方且以名與利奔走乎天下而舍是則天下不可得而治何也蓋此二者世人之所必爭者也惟其所必爭而王者乃得持其權而進退予奪之故車服以庸好爵以縻所謂動之以利也今如曰車服不足榮然則辱之乎好爵不足貴然則賤之乎弓旌以招之式廬以禮之所謂動之以名也今如曰浮名

何足慕然則可慕者反在沒世無聞平虛聲爲可恥豈
曰所恥者並在稱情之名乎是以經曰何以聚人曰財
而孔子之稱舜曰必得其名夫惟聖人者則以成德爲
行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見義必爲非以爲名也然而
積求之天下無一人焉豎求之數十百年無一人焉今
柰何以天下數十百年而杳無一人者律人而欲以治
天下此天下之所以不治也

以君子之矯修自好小人惡其相形而不便于己則必
詆而去之而君子又無過可指也則曰沽名而已乃人

詩禮堂雜集下

屏廬叢刻

主患其直正不阿則亦曰沽名其欲去眾君子而無可
置詞也則曰朋黨而已乃人主患其標榜聲譽則亦曰
朋黨不知名者亦君子所必爭也故四十無聞斯不足
畏賈子亦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人主而不以名取人
則所取者皆庸惡陋劣者而已與庸惡陋劣者共國國
尙可得而有乎

岳忠武之奉金牌班師蔡虛齋先生譏其不能權而深
澤王植爲之辨曰兵家之事勝負無常設稍不如意而
進無恢復之奇勳退獲違命之重譴將何以善其後況

史稱張俊楊沂中之徒于忠武功名不無疑忌假令岳
軍北去而奸相假王言以責跋扈之罪諸將合眾力以
動義旗之名斯時將徑情直前而後有牽制將上表自
理而勢必中阻恐莫須有三字不待解兵之後而心跡
天日難明矣此辨雖是而尙未察當日之事勢也蓋高
宗經略中原吳玠吳玠在陝劉琦在順昌楊沂中在淮
北張俊在亳宿韓世忠在海州忠武不過當鄆城朱仙
鎮一面耳賊檜慮忠武不受詔先已請撤沂中張俊等
回師矣然則忠武卽留亦止一旅孤軍能勝金之全力

詩禮堂雜集下

屏廬叢刻

乎此忠武所以不得不奉詔而回也余于忠武裔孫得
精忠錄讀之云忠武欲班師諸將俱以權之一說進忠
武曰如此則非檜反是飛反也只得回去眞令人淚落
如豆矣

近有人著書名爲西青散記者中雜寫雙卿女子之詩
文志節竟是一女中聖賢一時洛陽紙貴而有力者攘
其刻而藏之人不可求以讀也余于友人家借閱見所
臚載友朋贈答以及凡仙所示詩句如出一手然則亦
是一還魂記傳奇與小青傳耳何足貴乎

宋至道初姚鉉爲河東轉運使上言曰伏見諸路官吏或強明蒞事惠愛及民者則必立教條除其煩擾然狻胥之輩非其所便候其罷官悉藏記籍害公蠹政莫甚於此語曰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欲望所在官吏有經畫利濟事可長久受代日錄付新官俾之遵守若事有灼然匪便聽上聞俟報改正詔從之深澤王植亦曰守令親民之官民命之所寄也幸有潔己愛民實心辦事者革弊興利方且悉心整頓條理秩然而後官或不得其人則闢茸不諳者不免蒙蔽於人多欲恃才者又

詩禮堂雜錄下

屏廬叢刻

不難更張自我不惟前人一片血心頓成往事卽地方一點起色又屬虛文豈不可惜若令去任之員將舊政可行者分條記錄一付新任一報上官不惟狻胥束手有益民事卽上司亦可因此覈前官之賢否悉地方之利病果有循卓實蹟者又可益以爲國得人用備薦舉誠激勸之要務也按此說甚好而今無有言及者惜哉明洪武五年敕中書命有司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違者降罰已而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之效而長於督運命黜之山西汾州考平遙主簿成樂

能恢辦商稅上曰恢辦是額外取民也主簿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命吏部移文訊責竊按此事眞爲治之要務也乃今日則但以能辦事爲上考其曾有及於教養一字者誰哉夫以教養爲名尙恐虛聲無實況并無其名乎

自古帝王蓋無不敬天者然其所謂敬天者豈如後世止於齋明盛服以承祭祀而已哉詩之言文王曰小心翼翼翼翼昭事上帝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小心者乃所以事天之本而戒愼恐懼者乃其小心之實也故必

詩禮堂雜錄下

屏廬叢刻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其不顯之德與天之冲漠無朕者昭合無間於是位天地育萬物此堯典之首卽言欽若昊天也且其欽若者旣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矣又必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居東西南北四極之地測驗夫時令之實而平秩平在東作西成南訛朔易者俱因之以有事其事曰何則周禮月令詳哉其言之也是聖人之致中致和者蓋實實有其具也已其故惟漢董子知之至宋儒所論未免過高而其實則陷空闢禪而無異於禪也

井田一法不獨齊民使無甚富極貧抑且寓兵於農此古帝王富強之本而教化亦由是興焉然而與封建爲表裏不封建則井田萬不能行而封建尙能復乎儒者徒言無補則不如其不言也井田而外惟唐之府兵與明祖之屯衛少得寓兵於農之意此外則皆民養兵矣耕之家一面食之者不止於六已也

在廣陵日於坊閒見聯云虎尾春冰安樂法馬蹄秋水靜修方愛其出句有味錄之此孔子所云以約失之者鮮也

詩禮堂雜集下

屏廬叢刻

今之學者多好取子書內典隱僻字句以矜通博而其實於四子書童而習之者往往不能識其意義然則其自矜通博適借此以文其固陋而已偶憶別集中載有某公督學某地士子譏之曰此千字文宗師也公問之按試時卽以閏餘成歲爲論題律呂調陽爲詩題士多不能成篇公曰卽千字文秀才亦何可得此可一笑也闕里自是魯國鄉名非以名聖人之居也今新安婺源縣城中虹井爲朱子誕生處其後人乃取闕里表其坊又都中正陽門前關壯繆祠有石刻畫竹比其葉成字

爲辭操五言絕句亦屬僞託而朱子里祠中亦然效顰如此皆堪發粲

著書立說切不可早若逞少年銳氣卽其一時知見遂欲凌駕千古至後來閱歷已深聞識日富始覺向日多未穩處故以朱子才質學力因補改註釋大學遂致後日有涵養用敬之疑又因涵養用敬之疑而有小學之作紛紛多事悔已無及況他人乎

文章二字詩書易皆分見其合而言之則始於夫子之贊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及子貢之言曰夫子之文章竊

詩禮堂雜集下

屏廬叢刻

思堯之文章卽堯之成功也夫子之文章卽夫子之性與天道也朱子謂爲德之外見者是已乃又以威儀文詞屬之未免覺淺至於後世則僅以記誦詞章之學當之何所擬之不倫乎宋人曰文富二公在政府歐陽永叔在翰林天下文章莫大乎是此合政事文學爲一事言文章猶之可也而殷彥來譽慶遽以頌阮亭先生恐未足當之耳

余於易實用力四十餘年而大學原本說略則自髫年至今始敢論定然世多不解至說史記七首人尙知而

好之而尤喜余之讀孟甚矣知德之希也

襄平諸生王倬謂火之廢氣爲蠅水之廢氣爲蚊土之廢氣爲蚤木之廢氣爲壁蝨金之廢氣爲人身之蟻蝨余叩其故曰金主刑凡人將有疾或禍患之將臨則身必生蝨餘四者易知也且謂出於釋藏或其然乎

孔明在蜀連歲出師勞民傷費國人多以爲疑豈孔明之忠智而不知此凡其所以如此者蓋有所大不得已也夫自荊州被奪秭歸毀敗蜀已岌岌不能自存而魏吳兩大東西窺伺當此之際不可示之以弱一示弱則

詩禮堂雜纂下

屏廬叢刻

吳將以蜀爲不足恃而好不固魏寇深矣其何以支故曰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也

秦與六國之勢不同秦之利在連衡六國之利在合從不但六國也吳蜀亦然故忠武初出卽言孫權可與爲援而不可圖始終一意其時知此者吳惟魯肅一人耳乃權反謂爲其所短何哉

宋孝宗嘗言辦事之臣難得張栻對曰當求曉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此賢者遠識之論近日知此意者鮮矣

孔子之栖栖皇皇非求仕實是爲學蓋天地萬物與吾

一體人已不是兩個於物無所成卽己之德已成而非所謂成也有所成於此物而於彼物未有所成卽己之德有所成而有所不成也是故之齊之陳之楚之蔡之衛且欲居九夷欲浮海皆求所以成己之德而已然不知者謂之爲佞謂之爲衰謂之爲避人之士而知之者

又謂爲聖人急於救世故雖污世辱身而有所不辭然則枉己而求直人孔子反出孟子下矣余嘗著行義解以明此意且謂孔子之栖栖皇皇卽是舜之怨慕然學

詩禮堂雜纂下

屏廬叢刻

者滿天下恐於此索解人正未易易耳

儒者重高尚而聖人則欲有爲儒者薄事功而聖人則仁管仲儒者極崇節義而聖人則謂爲匹夫匹婦之諒而莫之知此等去處皆極要商量然世無聖人我將問誰矣

今世但講積貯而不禁酒之耗穀但議開墾而不禁煙草之占地利方望溪先生在少宗伯日特疏極言其弊格於時議不行此日而望民足焉可得乎

陳亦韓祖范蘇之昭文人與余同成癸卯進士道長朱

儀廷先生一鳳時分房爲陳薦師朱後宦遊轍軻陳極
勸其退朱以兒累眾多謝之陳曰老師只管自己若老
師解組後不怕世兄輩不自去尋飯喫朱不以爲然至
乾隆己巳朱迫於勢不得已告致而其子亦遂分析如
陳言朱固窘於命然陳能執古義以勉其師眞君子也
陳自成進士卽不求仕惟授徒以給晚歲以通經高行
公卿交薦 恩加國子監司業銜終老遭逢 異數誠
不媿耳

余於雍正乙巳至山西過韓嶺見廟中題壁有無題詩

詩禮堂雜集下

屏廬叢刻

云五湖歸去海天長匣裏吳鉤劍有霜諸葛尙嫌君自
取韓生何事假稱王同來英俊人千里出塞妖嬈泣數
行寄語六番諸子弟滿山烈火闌茶綱不解所謂但墨
跡頗新似一二年間所題時則川督特嚴茶禁或指此
乎然不著姓氏無可考也又洪洞早發一律云隴麥初
齊麥未收轆轤聲動曉煙浮石橋接地橫秋練綠樹參
天掩戍樓霍嶺北瞻雲疊疊汾流南下水悠悠芙蓉十
里環城護不及花時惹客愁二詩皆有味今錄於此
新安山水之奇麗似包泰華杭紹諸山而有之特無似

西湖一水耳余爲守時曾登黃山有文以記之

詩禮堂雜集卷下

詩禮堂雜集下

屏廬叢刻

漢經

碑一

徵卷

光緒十五年
唐雅書局刻

128402

冊5.3.23

百度曠自少受 慈訓三齡教之識字逾月尋千餘字 先大父見而喜甚五齡就傳裁知綴句余閱數季 先大父季近八旬每晚親教之讀見案頭有廣雅疏證一編 先大父曰此余外舅所著即所謂聲音訓詁之學也異日自當教汝余皆謹記之然災沴未育知也及長 家大人以經義述聞示百度曰余舅甫王文簡公弱不好弄於經義無所不究故能家訂精確左證刪通除鑿空之談懸墨守之見孰於漢學而不爲所囿凡古儒誤解轉寫傳譌算平冰釋學者讀書不求甚解難矣哉退而求之稍通其義因取許氏說文余正正義讀之見說文引經多依古本余正正義開據漢碑竊歎秦焚簡策古籍就湮漢代龍興昌明經學其後經師相承轉寫譌謬不無差異而傳泮至今

序

未變者惟漢碑爲最古癸丑冬日避地舛舛遂即隸釋隸辨所載漢碑中胥合經文者筆之於篇魏晉六漢未遠其胥可發明者夾備載之並旁搜金石之文以補顧洪之闕又復參以它書佐以成訓以家文字以察訓詁日積月累弓帙寔多爰取文獻足徵之義名曰漢碑徵經儻大才通儒匡所不逮百度幸甚咸豐十年歲次庚申重九日寶應朱百度自序

百度曩撰漢竟畱釋曾質證於 銓甫伯父此編成夏就正焉創於癸丑成于庚申羣經略備今更加舊校對及其凌雜補其缺漏逮八月朔日周易始竣是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誠異數也咸豐十一年歲在辛卯八月朔日百度又啟

序

漢碑徵經

寶應朱百度午橋著

周易

上經

張公神碑元亨利貞 孔廟後碑長亨利貞

乾元亨利貞 屯隨臨无妄革並同 碑元或作長亨作享

百度案文言傳元者善之長也左襄公九年傳元體之長也

玉篇引韓詩云元長也是元與長 讀作義同然孔廟後碑長

讀作常不讀作掌攷廣雅釋詁 四篇元良倬德跳堅長也

王氏疏證云元良為長幼之長倬德為消長之長跳堅為

長短之長說文長作𠂔云久遠也 廣雅釋詁三篇長久也段

漢碑徵經

注云引伸之為滋長長幼之長 今音知又為多餘之長度長

之長 今音直 據此是古音古字本不分也 詩巧言篇亂是用

證故長 平聲 與元亦得通用華山亭碑永亨利貞義亦本此 爾雅

釋詁篇

又案享與亨音義並同古字通用大有公用亨于天子隨王

用亨于西山升王用亨于岐山皆讀作享釋文並云享許庚

反通也 子夏傳同 又云諸家並香兩反京云獻也干云享宴也姚

云享祀也 大有傳 陸許兩反云祭也 引馬鄭陸王肅許兩反馬

云祭也鄭云獻也 引說文 無享字言字下云獻也重文作會

云篆文享 段注 享者籀文也小篆作享 故五篇云享獻也俗

作享此義同之證也享字古音叶陽韻 象傳坤品物咸亨

大三百四十四

韻行 下脚反 往研 往研 行履不旺人亨韻剛明 剛明 大

有是以元亨韻明行 往研 亨韻明行 往研 亨韻明行 往研

行大過乃亨韻明行 往研 亨韻明行 往研 亨韻明行 往研

精行鼎是以元亨韻明行 往研 亨韻明行 往研 亨韻明行 往研

而亨也韻行既濟小者亨也韻明行 往研 亨韻明行 往研 亨韻明行 往研

班固與引品物咸亨韻明行 往研 亨韻明行 往研 亨韻明行 往研

蒼光綱 綱 亨字古音亦叶陽韻 往研 亨韻明行 往研 亨韻明行 往研

灰皇 綱 我將篇既右享之韻方王載見篇以孝以享韻明行 往研

陽央 綱 鶴光烈祖篇以假以享韻明行 往研 亨韻明行 往研 亨韻明行 往研

武篇 綱 莫敢不來享韻明行 往研 亨韻明行 往研 亨韻明行 往研

視歌 綱 庶幾宴享韻明行 往研 亨韻明行 往研 亨韻明行 往研

為韻也顧氏唐韻正云亨古音許郎反自漢王延壽魯靈光

殿賦荷天衢以元亨始與精靈為韻江氏古韻標準云亨古

音虛良切享獻之享與亨通之亨亨煮之亨古同一字亨通

亨煮皆平聲則享獻一讀平聲此又音同之證也損二簋可

用享益王用享于帝虞本並作享釋文亦並作亨因利用亨

祀虞本作享釋文亦作享漢劉熊碑于孫亨之華山廟碑輒

過享祭魏脩華嶽碑鬼神不享享字並作亨此亦古字通用

之證 婁氏字原云漢碑元亨字皆作享至子孫享之

魯夫子碑終日乾乾 張納碑勤思乾乾 費鳳別碑乾乾日

稷

君子終日乾乾

脩華嶽碑由復惕

夕惕若

堯廟碑稟性乾元 禮器碑乾元以來

大哉乾元

華山廟碑雲行雨施 孔彪碑雲行雨施

雲行雨施

華山廟碑資糧品物 脩華嶽碑灑潤品物 楊震碑將訓品

物 朱龜碑蒼龍繇時雨之澍品物

品物流形 又品物咸亨 品物咸章也

孔彪碑口口大和

保合大和

孔廟後碑藥物嘉會

嘉會足以合禮

郭泰碑貞固足以幹事

貞固足以幹事

百度案樊安碑貞固密幘義亦本此

漢碑徵經

三

婁壽碑遁世無悶

遁世無悶 大過 象同 碑遁作遁无作無

百度案鄭注云遁逃去之名 遁 引爾雅釋言篇遁逃也孫注

云遁逃去也廣雅釋詁 三篇遁避也漢書音義引晉灼云遁

避也 敘傳 是遁與遁同大過釋文云遁本又作遁避釋文云

又作遁禮中庸篇遁世不見知而不悔釋文云本又作遁爾

雅釋文云字又作遁此碑正作遁足徵古本作遁也 互詳

又案釋文云无音無易內皆作此字說文云奇字無也通于

元者 元通志堂舊本誤作无今 虛无道也王育說天屬西北

爲无 從說文及抱經堂盧本正 攷說文無字下云亡也 此有無之重

文作无云奇字 此無之右 無字下云豐也 此蓋無之引商書

曰庶草繁無 此字从艸變今 蓋隸變番森字爲無遂借爲有

森字 其說苑離黃云秦時始以 而番森字轉借應與無爲之矣

書作番應與國語音語不能番應張衡東京賦草木漢碑森无

無字多通用惟老子銘進退无恆 下見與經文合它如劉寬後

碑森競伊人 詳蔡湛頌森爲而稱治劉脩碑行森爲之政

語皆用無之正字造橋碑萬壽无疆 詳費鳳碑无射之月

皆以古文奇字華山廟碑民說無疆天井道碑民悅無疆 詳

下皆从隸變字正與碑合此通用之證也 漢碑森无無字不

錄出 且與母亡字並通用漢石經殘碑于尚書皆作母于

論語皆作無魏三體石經則又亡森無並列矣

婁壽碑確乎其不可拔也

漢碑徵經

四

確乎其不可拔 碑確作確

百度案顧氏隸辨引漢書陳萬年傳云沒人辜權財物師古

曰權堅固也則堅確之確亦借用權魯峻碑權然疏發又爲

國之權確亦作權

老子銘進退无恆

進退无恆 碑恒作恆

百度案說文恒作顛郭氏佩觿云恒字从二間舟今之隸書

變舟爲日是也

淮源廟碑與天合德

與天地合其德

魯夫子碑合吉凶於鬼神

惟周禮司儀客加拜辱於朝文漢無極山碑上至體

雖盤桓自作盤足徵古本作盤也釋文云字又作磐爾雅釋

山注多磐石釋文云今作盤同前子富國符則圖安於磐
石後漢書宋意傳注云磐謂磐桓不去二字古蓋通用
與槃同書五子之歌篇乃盤遊無度釋文云盤本作槃無逸
篇文王不敢盤于遊畋鄒傳作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禮
喪大記篇君設大盤大夫設夷盤釋文云本作槃儀禮士喪
禮篇竝作槃郭究碑與釋文又作槃合般與磐通漸六二鴻
漸于磐史記孝武紀作鴻漸于般爾雅釋言篇般還也釋文
云般一音蒲安反周易云般桓是也據此則易亦作般桓矣
廣雅釋訓篇般桓不進也傳毅舞賦般桓不發皆作般桓與
張納碑下旬碑合般皆般字變體書盤庚釋文作般石經
殘碑作般爾雅釋水篇鉤盤釋文云李本
作般

陳球後碑泣涕漣如

漢碑徵經

七

廣雅書局

泣血漣如 碑血作涕

百度案說文彙字下云泣下也从心連聲易曰泣涕漣如血

正作涕碑亦作涕足徵古本作涕也

又案漣說文作漣攷漣字下云大波爲漣从水關聲重文作

漣云漣或从連是許以漣漣爲一字徐氏漣字注云今俗音

力延切則是經與碑竝从俗字介

郭泰碑童蒙賴焉

童蒙求我

百度案方言三廣雅釋詁一篇竝云賴取也孟子公孫丑篇

勿求於心注云求者取也是賴與求亦同義

范鍾碑故易稱師出律

大三百四十五

師出以律 碑以作目

百度案詩何人斯篇以極反側釋文作目云古以字漢書以
皆作目顏氏注云目古以字

王元賓碑王用錫命

王三錫命 碑三作用

石門頌履尾心寒

履履虎尾 碑履作履尾作尾

百度案說文履作履从舟象履形碑變从復復郎
復字

又案說文尾字下云从到段注云今
之倒字毛在尸後今隸變作尾

碑正作尾蓋用本字也張公神碑振鱗尾
今游肝肝字亦同

衡方碑招拔隱逸光大茅茹

漢碑徵經

八

廣雅書局

拔茅茹同否

婁壽碑不可營以祿隸釋謂作榮隸辨營字下引作營祿字下
引作榮亦謂今从集古錄都氏金薤琳瑯

否象 不可榮以祿 碑榮作營

百度案虞本象上傳作營注云營或作榮王氏述聞云營字

是也營惑也不可營以祿者世莫能惑以祿也云不可者若

匹夫不可奪志非不可求榮祿之謂也楚策曰好利可營也

言可得而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

言不可得而惑也漢書敘傳四皓遜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

嚴平鄭真應氏注曰爵祿不能營其志戚武不能屈其身也

易曰不可營以祿又曰確乎不可拔也漢婁壽碑安貧守賤

不可營以祿自注今本隸釋營
作榮後人所改也老子銘樂居下位祿執弗營

大三百四十五

費鳳碑邊已進弟不營榮祿是兩漢相傳之本多作營志之

營其作榮者假借字也度尚碑匪是榮亦假借字

夏承碑百姓彌咷 馬江碑慘痛彌咷者 孔彪碑羣臣彌咷

孫根碑彌咷失聲

同人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旅人先笑後號咷

武斑碑受天休命

大有順天休命 碑順作受

百度案國語楚語顓頊受之注云受承也呂覽懷寵篇上不

順天注云順承也是順與受義同

劉脩碑鬼神富謙

謙鬼神害盈而福謙 碑福作富

漢碑徵經

九

百度案釋文云福京本作富禮郊特牲篇富也者福也詩召

旻篇維昔之富不如時鄭箋云富福也瞻印篇何神不富毛

傳云富福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勞則富盧注云躬勞終福

釋名釋言語篇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說文富从一畐

聲福从示畐聲是富與福聲義並同此碑福正作富然則京

本足徵矣

又案書呂刑篇惟訖于富述間云富讀曰福言惟終于作福

也禮曲禮篇不饒富述間云富當讀爲福謂不求降之以福

也表記篇后稷之祀易富也述間引朱氏曰富福也神之福

也易易也此亦富與福同之證

老子銘人道惡盈而好謙

人道惡盈而好謙

百度案說文謙作謙碑作謙是从謙而變也它碑作謙者直

从謙而變爾

樊敏碑勞謙損益 朱龜碑勞謙克口 王誨碑夫不憚勞謙

之勤

勞謙君子

侯成碑君心心如石

豫介于石 碑介作介于作如

百度案釋文云介古文作砒馬作玆說文作介从人从人此

碑作介蓋由介而變也校官碑秉高世之介亦與此同

又案如與于通繫辭下傳介如石焉于正作如王氏釋詞云

漢碑徵經

十

于猶如也是介于石即介如石也可證漢書汲黯傳關出財物如邊關乎史記如

字通之證

婁壽碑高尚其事

高尚其事

鄭季宣碑觀國之光

觀國之光

劉熊碑束帛菱菱 王君廟門斷碑束帛有瑤

束帛菱菱 碑菱或作瑤

百度案釋文云菱在干反又音牋于夏傳作殘殘說文菱賦也徐氏曰

兵多則殘也故从二戈周禮地官橘人張衡東京賦旅束帛

之菱菱字正作菱與劉熊碑合王君斷碑作瑤說文無瑤字

徐氏新附云瑤玉爵也从王義聲夏曰瑤周禮夏官人注
夏后氏以瑤釋文云瑤劉本作湔集韻瑤亦作湔湔字正韻音義
字釋文又音賤賤即箋字廣韻賤是義與瑤音同也廣韻云
玉賤小杯周易本義云義義淺小之意是義與瑤亦同義隸
辨云以瑤爲義同音而借是也

度尚碑暉光日新

大者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本讀碑暉作暉

百度案虞本象上傳輝光日新注云故輝光日新也字皆作
暉釋文亦作輝玉篇云暉或作輝未濟六五象其暉吉也釋
文云字又作輝是暉與輝古通用漢禮樂志魏劉邵人物志
晉張華詩傳咸詩傳元詩南史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宋樂

漢碑徵經

十一 廣雅書局印

志唐廟碑暉光字於作暉說並詳下均與碑合

又案王氏注以輝光日新其德爲句釋文以大畜剛健爲句
篤實輝光爲句日新其德爲句今正義本以剛健篤實輝光
爲句日新其德爲句皆誤虞本以剛健篤實絕句輝光日新
絕句其德連下句釋文注云鄭以日新絕句其德連下句於
與碑合王氏述問云鄭讀是也蓋剛健謂乾篤實謂艮凡物
之弱且薄者必不能久惟其剛健篤實是以輝光日新此釋
大畜之義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此言其德之大
正乃釋利貞之義其德剛上而尚賢與其德剛健而文明句
讀正同如輔嗣讀王弼字則亂其例矣輝光日新與下正賢
天三韵正協如輔嗣讀則失其韵矣鄭傳費氏易費直字虞

大四百五十五

傳孟氏易孟喜字而句讀相同蓋古無以其德二字連上讀

者故漢度尚碑合開彌崇暉光日新魏劉邵人物志釋爭篇
光暉煥而日新晉張華勵志詩進德脩業暉光日新初學記
載晉傳咸周易詩暉光日新照于四方皆以輝光日新爲句
錢氏答問亦以鄭說爲長而引漢書禮樂志暉光日新魏志
管輅傳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張華四箱樂歌濟我王道
暉光日新爲證劉氏愈愚錄云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宋書
樂志傳元正旦大會行禮詩唐人神壇廟碑皆有暉光日
新句茲以碑文於諸家之說觀之可知今本句讀之誤而鄭
說虞注爲足徵矣

郭仲奇碑肅視眈眈 張壽碑觀觀肅視

漢碑徵經

十一 廣雅書局印

顧虎視眈眈 碑眈或作觀

百度案說文眈眈字下云視近而志遠从目亢聲丁含切觀
觀字下云內視也从見甚聲丁含切是眈與觀音義於同錢
氏答問云觀即虎視眈眈之眈是也眈字从目與眈樂字異
諸書多譌从目字原云

又案从亢得聲與从甚得聲者古字多通用眈或作湛詩蕩
篇箋云女既過眈湏矣釋文云本或作湛是也湛亦作眈詩
鹿鳴篇和樂且湛釋文云字又作眈常棣篇和樂且湛禮中
庸篇作且眈詩釋文亦云又作眈班固答賓戲浮英華湛道
德注云湛或爲眈是也湛又作沈詩柳篇湛湛于酒詩湛
書五行志作荒沈班固答賓戲注云湛古沈字鄒陽上書吳

王云不能止幽王之泄患注云湛今沈字是也謹本同說詩
蕩篇其命匪謹韓詩作匪說爾雅釋詁篇謹信也揚子方言
云說信也是也謹亦作忱詩蕩篇其命匪謹說文忱字下引
作天命匪忱爾雅釋詁篇謹誠也詩蕩篇傳同書湯誥篇尚克時
忱傳云忱誠也班固幽通賦實集謹而相訓注云謹與忱古
字通也是也忱又作謹書大誥篇天棐忱辭漢書孔光傳作
謹辭康誥篇天棐集忱爾雅釋詁篇集備也注引作天威集
謹釋文謹本今作忱詩大明篇天難忱斯韓詩作說漢書貢禹傳作謹斯
是也婉或作媿爾雅釋詁篇婉樂也說文云媿媿樂也華嚴
經音義引聲類云媿作婉一切經音義云媿古文婉同是也
媿與媿同家語辨樂篇媿而黑注云媿黑也廣雅釋器潘岳篇媿黑也

漢碑徵經

藉田賦翠幕默以雲布注云默黑貌也魏文帝愁霖賦玄是默其四塞注同是

也蹴或作蹠廣雅釋詁篇蹠蹠無常也疏證云蹠或作蹠是

日加注云暴長貌也暴長即無常之意非常亦謂之蹠蹠孟

子趙注云子張之為人蹠蹠蹠蹠是也木華海賦蹠蹠蹠蹠

與廣陸機文賦故蹠蹠蹠蹠於短韻注引廣雅作蹠又云今人以

不定爲蹠蹠不定亦無常也莊子吾以一集韻云蹠或作蹠

是也此皆从其从尤得聲者因類及之

孔彪碑祇用既平

坎祇既平

百度案王氏漢隸拾遺云祇字从氏與祇字不同祇音脂敬

也字从氏此兩字一屬五支一屬六脂聲義既殊字形亦異

碑文祇字已泐僅餘八形而其字从氏不从氏尚灼然可辨

與上文所在祇肅之祇作祇者不同隸釋作祇失之矣

口算碑勞神日具

離日具之離碑具作具

百度案釋文作具豐彖日中則具左定公十五年傳日下具

公羊定公十五年傳日下具書無逸篇至于日中具廣雅釋

言云具與也釋文並作具字亦作具均與碑合

又案釋文云王本作具書無逸篇釋文云本亦作具此皆具

字之譌說文兩字下云从日具聲易日日昃之離周禮地官

司市云大市日昃而市字正作昃是本作昃隸變作具後作

具者直移日于上尔

下經

漢碑徵經

老子銘肥遁之吉鄭烈碑嘉肥遯而平問

肥遯无不利碑遯作遁又作遯

百度案釋文云遯字又作遯又作遁同詩雲漢篇監俾我遯

釋文云本亦作遯爾雅釋言遯遯也釋文云字又作遁又作

遯同漢書匈奴傳遯遯伏又敘傳攜手遯秦注云遯古

遁字晉書音義云遯與遁同二碑遯遯並見足徵陸氏之有

本也互詳上經

劉脩碑受茲泰福脩華嶽碑受茲泰福

晉受茲介福碑介作泰受或作受

百度案釋文云介大也說文云泰大也方言云泰大也東齊

海岱之間日介是介與泰音義並同祝陸後碑泰然清皓泰

即齊字皆假借也隸釋以爲卽介字失之矣

又案說文受作𠂔碑變作受嘉廟碑遂受封於齊華山亭碑
既受帝社曹全碑特受命理殘圯衡方碑受任漢旬字同
孔彪碑拊馬鏹周

明夷 用拯馬壯吉 碑拯作拊

百度案明夷釋文渙釋文竝云子夏作拊字林云拊上舉明

引說文釋字下云上舉也明夷釋文引少上字从手升聲易曰拊馬

壯吉段本並改作拯字皆作拊蓋拊古字拯今字馬氏云拯

舉也漢釋廣雅釋詁一卷云拊舉也王氏云拯拔也漢釋方言

云拊拔也出休字爲拊廣雅釋詁三卷云拊拔也良六二不

拯其隨虞注云拯取也廣雅釋詁一卷云拊取也渙釋文云拊

漢碑徵經

圭

廣雅書局

取也且釋文以拯爲拯救之拯周禮天官職幣注云振猶拊

也地官大司徒注云振窮拊救天民之窮者也釋文亦本亦新

唐書楊於陵傳拊救貧民是拯救之拯字亦作拊其作拯者

以今字改古字今觀孔彪碑益信陸氏之說有本而卜氏

易傳更足徵矣

又案拊或作橙淮南子齊俗訓子路橙溺而受牛謝注云別

別作拯亦作承其六二不拯其隨釋文作承列子黃帝篇孔

承之注云出溺爲又作承升菴索隱云古右拯字象子無特

玉篇承別作承楊雄羽獵賦承民字並字異而義同

鄭季宣碑口弱睽孤

睽孤

衡方碑塞塞王臣 張表碑塞塞匪躬

塞王臣塞塞匪躬之故 碑塞作塞或作塞躬作躬

百度案象傳塞難也廣雅釋詁三篇塞難也釋訓篇塞塞難

也屈原離騷篇塞吾法夫前脩兮注云塞難也是塞與塞同

義後漢書朱暉傳然說文無塞字塞字下云从足寒省聲徐

氏云易王臣塞塞今俗作塞非用塞字可知蓋塞古字塞

今字一切經音義云古人謾塞二形今作塞可證攷離騷篇

余固知塞塞之爲患兮注引易曰王臣塞塞今易作塞塞後

漢書傳不傳廣納塞塞以開四聰晉書王豹傳王臣塞塞漢

楊震碑塞塞其直郭仲奇碑塞塞所所並與衡方碑合皆用

今字也它如侯成碑長執忠塞之祿費鳳碑執忠塞於王室

漢碑徵經

去

廣雅書局

魏元丕碑躬素忠塞塞敏敏碑傑立忠塞張遷碑中塞於朝亦

皆用今字惟王政碑事君塞塞正用古文塞字張表碑作塞

則又隸體之變介案說文塞字土部作塞心部作

又案說文躬字下云身也从身从呂重文作躬云躬或从弓

碑躬作躬是從正體也張壽碑躬自菲薄景君墓表謙廉允

躬竝同

華山廟碑民說無疆 天井道碑民悅無疆

益民說無疆 碑說或作悅无作無說詳疆或作疆

百度案說文無悅字說字下云說釋也說注云說釋即

禮曾子立事篇近於說其言注云說古通以爲悅字

又案詩鴉之奔奔篇鴉之疆疆釋文云音姜七月篇萬壽無

疆造橋碑作无疆左襄公二十四年傳楚趙敗疆國語楚語
作敗疆史記越世家越王無疆越絕書作疆漢書文帝紀楚
元王傳司馬相如傳集注並云疆讀曰疆衡方碑口口无疆
張遷碑干祿无疆疆亦作疆是疆與疆古蓋通用

孔彪碑金鉉利貞

鼎黃耳金鉉利貞

百度案樊敏碑宜參鼎鉉義蓋本此

尹宙碑當漸鴻羽 侯成碑鴻儀儀雩 楊震碑鴻漸衡門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百度案吳谷朗碑羽儀上京義亦本此

口算碑勞神日吳 郝閣頌劬勞日稷予 費鳳別碑乾乾日

漢碑徵經

七

稷 靈臺碑日稷不夏 造橋碑口口日稷

日中則昃 碑只作吳或作稷

百度案釋文作吳說詳上經云孟子作稷左定公十五年傳日下

吳公羊傳亦作吳穀梁傳作日下稷楊干太玄經君子應以

大稷注云大稷日將暮也是稷與吳同義碑多作稷然孟氏

易本爲足徵矣

老子銘月以虧盈自成

月盈則食

百度案孔疏云食虧缺也釋文云食或作蝕史記天官書日

月薄蝕集解云虧毀爲蝕釋名云日月虧日食是虧與食並

同義說文虧字下云虧或从分爾雅釋詁

老子銘與時消息

與時消息

度尚碑說以犯難

兌說以犯難 碑以作以

百度案以即以之變體

衛彈碑口我好爵

中乎 我有好爵 碑我作戎爵碑作爵

百度案華山廟碑雨我農桑校官碑惠我黎蒸字皆作戎孔

蘇碑皆備爵太常丞禮器碑爵鹿祖桓字皆作爵並與此同

孔彪碑喪過平哀

小過 喪過平哀

漢碑徵經

六

武班碑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釋文作人伐鬼方金石錄王莽

既濟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百度案武丁高宗名竹書紀年云高宗三十二年伐鬼方次

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

華山廟碑祈祭之福

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碑禴作禴

百度案詩天保篇禴祠烝嘗釋文云本又作禴禮王制篇春

日酌注引詩作酌公羊桓公八年傳夏日酌釋文云本又作

禴穀梁桓公八年傳夏祭曰禴釋文云又作酌爾雅釋詁篇

禴祭也釋文云字又作酌又釋天篇夏祭曰酌釋文云本或

作論是訥與論同

孔彪碑辨物居方

未濟

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碑辨作辯

百度案虞本象下傳作辯物注云辯別也虞本辨繫辭下傳

辨是與非老子銘作辯虞本亦作辯周禮天官辨方正位釋

文云辨本亦作辯張衡東京賦辨方位而正則是辯與辨同

繫辭上傳

華山廟碑乾化定位 石門頌惟《靈》定位

乾坤定矣 碑坤作《》又作《》

百度案坤卦釋文云坤本又作《》今字也毛氏六經正誤

云《》字三畫作六段象小成坤卦《》古坤字陸氏以爲今字

漢碑徵經

九

誤矣鄭氏六書略云坤卦之三必縱寫而後成《》字盧氏攷

證云《》六畫中不連連者是川字此三說皆非也述聞云說

文坤坤也易之卦也从土从申土位在申是乾坤字正當作

坤其作《》者乃是借用川字故說文坤字下無重文作《》者

玉篇坤下亦無《》字而於川部《》字下注云注讀曰川也古

爲坤字然則本是川字古人借以爲坤耳家語執轡篇此乾

《》之美也注云《》古坤字亦謂古字假借廣韻二十二魂坤

下列《》注曰古文始誤以假借之字爲本字而集韻類篇並

沿其誤矣坤得借用川字者古坤川之聲並與順相近說卦

傳乾健也坤順也乾與健聲近坤與順聲近乾象傳天行健

健即是乾坤象傳地勢坤即是順王注云地形是坤與順

聲相近也大雅雲漢篇滌滌山川與焚雲開遊爲訥訥文順

訓馴馴馴巡等字皆从川聲是川與順聲亦相近也坤順川

聲並相近故借川爲坤川字篆文作《》故隸亦作《》是也攷

隸書無坤字碑文中如孔廟奏銘乾《》所挺石門頌惟《》靈

定位字並作《》堯廟碑乾川見徽靈臺碑則乾川之象張公

神碑乾嗣川靈又口口乾川三公山碑建立乾川又川爲物

母郝閣頌川兌之間造橋碑乳川垂極又皆作川孔龢碑則

象乾以衡方碑威肅制以劉熊碑寔惟乾以吳仲山碑乾以

蓋載周憬銘乾以制分建兩儀又皆作以張納碑口口乾以

又變作以華山廟碑乾化定位又變作以魏脩孔廟碑崇配

乾以受禪表乾以之德上尊號奏上降乾祉下發以珍又變

漢碑徵經

三

作以是皆借川爲坤明矣廣雅釋詁一篇《》順也又四篇《》

柔也大戴禮保傅篇易之乾《》詩采芣篇箋時坤用事釋文

云本亦作《》又天作篇箋《》以簡能釋文云字亦作坤左昭

公二十九年傳其《》曰見羣龍无首吉釋文云本又作坤此

亦古人借川爲坤而非坤之本字也

孔宙碑濟 功於易簡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又易簡之善配至德 碑簡作簡

百度案書盤庚篇予其懋簡相爾石經殘碑作簡詩簡兮篇

釋文云或作簡論語堯曰篇簡在帝心石經殘碑作簡費鳳

別碑簡在上帝心劉君殘碑簡口心鄭固碑惠能簡手聖心

淮源廟碑簡略不敬字皆作簡可證

孔繇碑演易繫辭 孔彪碑撰者繫辭 按集辨作檢誤

繫辭焉而明吉凶 又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碑

繫辭或作或作辭爻作者

百度案繫辭釋文云繫字從或若直作或下系者音曰奚反

非 處本若上補下系二字 據此是陸所見本字正作或攷

毀讀若擊說文作或云相擊中也音古歷切攷工記廬人毀

兵同強弓人和弓毀摩鄭注云毀拂也此皆用或字本義它

皆借或計為繫周禮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校人三阜為繫

繫一取夫六繫為廢廢一僕夫釋文並作或云或本又作繫

漢書景帝紀農桑或畜注云或古繫字漢景君銘或或繫領

於管孫字亦作或集韻云或與繫同是也孔彪碑正作或

漢碑徵經

體與釋文合足徵陸說為有本矣而盧氏以繫為繫之

正體 說見 蓋未讀此碑介

又案繫辭釋文云辭亦作辭依字應作詞說也攷說文辭

字下云不受也重文辭云辭文辭辭字下云說也 今本

廣韻 重文作詞云籀文辭从司許書釋此二字極為明晰而

古人往往通用禮哀公問篇固臣敢無辭而對注云辭讓也

公羊隱公元 坊記篇無辭而行情注云辭辭讓也儀禮聘禮

篇辭曰非禮也攷注曰辭不受也 國語周語 論語雍也篇

與之粟九百辭集解引孔注云辭讓不受也呂覽高義篇難

與之必辭注云辭不敢受也左哀公六年傳五辭而後許

文云本又作辭是也 經傳凡作同辭 下傳理財正辭劉熊

作辭景君碑陰乃著遺辭鄭固碑其辭曰辭並作辭孔繇碑

作繫辭 足徵古人辭辭無別介劉氏世說新語云蔡邕

題曹娥碑黃絹幼婦外孫輩曰解者曰羣曰所以受辛辭字

也此亦辭作辭之證

又案青卽肴之變體隸辨云肴與父同東坡易傳云父者折

俎也古者謂折俎為父其文象折俎之形後世以易有六父

故加月為肴以別之據此是碑又借肴為父也

婁壽碑樂天知命

樂天知命故不憂

百度案虞本作變天知命故不憂

受禪表廣大配天地

漢碑徵經

廣大配天地

陳實殘碑配於日月

陰陽之義配日月

熊君碑樞機發動

樞機之發 碑機作機發作發

百度案說文機作機云主發謂之機从木幾聲

又案說文發作發从弓發聲隸作發此碑作發又隸之變體

也

王君斷碑或默或語

或默或語 碑默作默

百度案釋文云默字或作嘿說文作默从犬黑聲此碑作默

隸辨云卽默字變犬从友是也

造橋碑協同斷金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百度案說文懈字下云同心之和从彡从心

之和从彡从思懈字下云眾之同和也从彡从十此碑字正

作協蓋本二人同心之義

孔彪碑勞而不伐

勞而不伐

老子銘觸類而長之

觸類而長之 碑類作類

百度案類說文作類从犬類聲隸書凡犬在左旁者皆變从

漢碑徵經

牙惟類字正作犬此碑作牙蓋襲偏旁之舊魏受禪表口口

口類亦同

劉脩碑非至德淳粹其孰能與口斯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又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

於此 又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碑此作斯

百度案爾雅釋詁篇斯此也書君陳篇斯斯斯春秋繁露

竹林篇作此謀此猷詩巧言篇胡斯畏忌漢書賈山傳作胡

此論語公冶長篇斯焉取斯家語子路初見篇作則子賤焉

取此述而篇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說苑脩文篇作此是斯

與此古蓋通用

老子銘錯綜其貞

錯綜其數 碑貞作數

百度案數與貞義通乾元亨利貞子夏傳云貞正也

子法法篇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注云數理也霸言篇固

其數也注云數猶理也左成公二年傳先王疆理天下注云

理正也數訓理理訓正貞亦訓正是數與貞義亦可通

范式碑探噴研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碑幾作機

百度案機與幾同釋文云幾本或作機碑正作機足徵陸氏

之有本也

又案見幾而作老子銘作見機

幾漢書王嘉傳班固典引注並引作萬機百官公卿表劉寬

漢碑徵經

碑鄭烈碑並作萬機

傳作機荀子解蔽篇危微之幾注云幾明兆也與機同是也

元賓碑加有聰明叡哲之末

古之聰明叡知 知碑作哲

百度案爾雅釋言篇哲智也方言云哲知也齊宋之閒謂之

哲說文哲字下云知也書皋陶謨篇知人則哲能哲而惠史

記夏本紀作則智又作能知禮中庸篇既明且哲釋文云哲

徐本作知是哲知古通用

脩華嶽碑兩儀剖判 周憬銘乾以剖今建兩儀 受禪表

俾兩儀

孔彪碑易建八卦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任伯嗣碑然後曰探口而隱 祝睦碑探噴窮神 張平子碑

深探噴之思 范式碑探噴研機

探噴索隱 碑噴或作噴又作噴索作南

百度案噴即噴字說文作噴云从口責聲上章聖人有以見

天下之噴釋文云噴九家作冊京作噴虞本繫辭上傳聖人

有以見天下之噴言天下之至噴探噴索隱是故夫象聖人

有以見天下之噴極天下之噴者存乎卦字皆作噴注亦如

之左定公四年傳噴有煩言注云噴至也疏引易曰聖人有

以見天下之噴荀子正名篇噴然而不類注云噴與噴同今

攷虞氏注陸祝睦碑范式碑張平子碑字並作噴足徵古本

漢碑徵經

作噴也且虞傳孟氏易是作噴者不獨君明京房字君明可知矣

又案說文灋字下云从灋聲隸省作索魏上尊號奏上南

陽高字亦作南又隸之變體

城垣碑拘深河口

鉤深致遠 碑鉤作拘

百度案周禮巾車金路鉤鄭注云故書鉤爲拘禮曾子問篇

從兩旁鉤之釋文云本又作拘左哀公二十五年傳以鉤越

釋文云本或作拘莊子徐无鬼篇上且鉤乎君釋文云亦作

拘荀子宥坐篇其流也埤下裾拘楊注云拘讀爲鉤隸辨云

拘與鉤同是也禮曲禮篇以袂拘而退則曰下拘之釋文並云拘古疾反後漢書鄧訓傳注云拘音鉤謂

曲者也亦可證

主爵奏條河洛之圖書 靈臺碑河洛秘奧 楊震碑河洛

緯度 孔廟後碑河雒摘靈 孔廟奏銘鉤河撻雒 唐扶頌

綜緯河雒 式梁碑兼通河雒 熊君碑河雒挺錄

河出圖洛出書 碑洛或作雒

百度案釋文云王肅作雒漢以火德王故从各佳詩清廟序

雒邑釋文本亦作洛字从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爲水起火

故改爲洛雒陽改 陸說蓋本魚氏漢書地理志注引魚豢云漢

爲雒說從同 陸說蓋本魚氏漢書地理志注引魚豢云漢

火行忌水故去洛水而加佳此說頗稽信之且云如魚氏說

則光武以後改爲雒字也然攷經傳所載洛雒並見蓋古字

通用不定爲後漢所改余如詩瞻彼洛矣篇字正作洛毛傳

洛宗周此詩不作雒之證詩序本不作雒左桓公二年傳乃

營雒邑僖公七年傳伊雒之戎宣公三年傳遂至子雒此左

不作洛之證書洛字古本作雒其作洛者後人所改如禹貢

篇浮于洛逾于洛伊洛瀍澗東過洛汭導洛自熊耳史記夏

本紀並作雒通又殺阮君碑南通商雒以屬熊耳字亦作雒

召誥篇大保朝至于洛攻位于洛汭周禮天官注並引作雒

多士篇今朕作大邑于茲洛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石經殘

碑並作雒蔡書石經鄭注周禮鄭蔡斷不擅改經文是今文

古文尚書皆作雒之證如謂忌水加佳甚本漢人何故不改

靈臺碑楊震碑並建於後漢袁良碑亦然袁良碑陰又何故

不改子豳魏人何又作雒王肅字子豳陸謂王肅則雒與洛

古字通用可知余漢江賦非經始於今攷孔廟後碑孔廟

漢碑徵經

宋

奏銘唐扶頌武梁碑熊君碑城垣碑皆作河雖然則王肅作
雒之說爲足徵矣

繫辭下傳

劉熊碑理財正辭

理財正辭 碑財作財辭作辭說詳上傳

百度案說文財作財隸作財此碑又隸之變體

武梁祠象伏甄倉精初造王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 樊敏碑

肇祖宓戲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 又於是始作八卦 又作結繩而爲

網罟 碑包犧作伏戲 又作宓戲繩作繩

百度案釋文云包犧本又作庖義孟京作伏戲左傳公二十

漢碑徵經

毛

一年傳注大傳伏戲莊子人間世篇伏戲九蓮之所行終荷

子成相篇文武之道同伏戲皆作伏戲武梁祠象正作伏戲

則孟氏京氏之易足徵之矣

又案宓卽處字之譌尚書序伏犧氏之王天下也釋文云伏

古作處犧本又作義亦作戲張揖字詁云義古字戲今字史

記作處戲漢書司馬相如傳青琴處妃之徒注云處與伏同

廣韻云處古與伏通是也禮月令注伏戲氏釋文作宓漢書

百官公卿表易敘宓義神農黃帝注引師古云宓音伏字本

作處孟康漢書古文注宓今伏字皇甫謐曰伏羲或謂之宓

義氏族博攷云伏宓同出伏羲氏漢伏生晉書作宓生樊敏

碑亦作宓蓋經師相承轉寫謬誤

又案說文繩作繩以系蠅省聲此碑作繩是隸之變體老子
銘爲繩能直亦同

武梁祠象神農氏

神農氏作

周憬銘交易而至

交易而退 碑而作而退作至

百度案說文而作而碑亦作而是从正字趙君碑積而能散

字同

又案呂覽仲夏篇退嗜慾注云退止也詩泮水篇魯侯戾止

傳云止至也是至與退義亦可通

陳君閣道碑各得其所

漢碑徵經

禾

各得其所 碑所作所

百度案說文所作所房碑多作所从隸變也

武梁祠象黃帝多所改作這兵井田垂衣裳立宮室

其文金石記誤釋作制黃氏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作亡跋云

从嘉祥紫雲山得武梁祠象原石黃帝一行造兵下是井田

垂衣四字衣上作垂正與經文

合馮氏石索亦作垂今从之

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 又易之以宮室 碑室作宅

百度案爾雅釋言云宅居也詩葛生篇歸于其室傳云室猶

居也用禮地官大司徒注云城郭之宅曰室是宅與室同義

孫夫人碑同歸殊塗

同歸而殊塗

楊震碑窮神知變

窮神知化 碑窮作窮化作變

百度案說文窮作窮从穴躬聲此碑作窮是隸體之正字孔

蘇碑功垂无窮孔彪碑 論窮理窮固碑遠窮究于典籍並

同說文解字亦可證

又案虞本象下傳四時變化注云春夏為變秋冬為化繁辭

上傳變化見矣此所以成變化注並云在天為變在地為化

知變化之道者注云在陽稱變在陰稱化呂覽召類篇此治

亂之化也注云化變也漢書匈奴傳集注云變化也淮南子

原道訓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注云化亦變也又墜形訓

變宮生徵變徵生商注云變猶化也是變與化義同

老子銘見機而化

漢碑徵經

元

君子見幾而作

碑幾作機說詳上作作作

百度案說文作作此碑作作是从机變隸也書洪範篇潤

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石經並作作武梁祠象黃帝多

所改作景君銘乃作誅曰孔蘇碑為漢制作孔宙碑紹聖作

儒字並同

顏子碑知微知彰

君子知微知彰

郭仲奇碑萬夫之望

萬夫之望

郭君碑其殆庶幾

下缺

其殆庶幾乎

朱龜碑星精靈組 受禪表氣烟熅 脩孔廟碑神氣烟熅

天地烟熅 碑烟熅作壹熅或作烟熅

百度案釋文云烟熅本又作氣熅虞本作壹熅說文壹字云

壹壹也引易曰天地壹壹虞傳孟氏易許所引亦孟氏易也

作壹壹朱龜碑正作壹然則孟本作壹壹足徵矣

又案張衡思立賦天地烟熅舊注云烟熅和兒李注引易曰

天地烟熅班固東都賦降烟熅調元氣又典引烟烟熅熅蔡

注云烟烟熅熅陰陽和一相扶兒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含

元氣之烟熅張注云烟熅天地之蒸氣也廣雅釋訓云烟烟

熅熅元氣也受禪表脩孔廟碑並作烟熅是易之別本作烟

熅可知而陸氏亦未之見爾

漢碑徵經

三

劉脩碑履和而至

履和而至

張平子碑原始要終

原始要終

老子銘辯是與非

辨是與非 碑辨作辯說詳上

齊太公表當殷之末

其當殷之末世 碑殷作殷

百度案說文殷作脣碑變作殷華山廟碑王巡狩殷國亦同

高彪碑人鬼之謀

人謀鬼謀

說卦傳

孔繇碑幽讚神明 張平子碑幽贊神明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碑贊或作讚明作明

百度案贊釋文作贊云本或作讚孔繇碑正作讚白石神君

碑幽讚天地讚即贊字錢氏跋尾云此碑正作幽讚神明可

證陸氏之有本也張平子碑作贊與釋文合

又案說文作贊隸省作贊釋文云贊明也小爾雅廣詁篇讚

明也是贊讀本同義

又案說文𠄎字重文作𠄎云古文明从日段注云古文作明

則明非古文也蓋籀作明而小篆隸从之干祿字書曰明通

明正據此

漢碑徵經

孫夫人碑窮理盡情

窮理盡性 碑性作情

百度案說文情作情碑變作情呂覽上德篇此之謂順情准

南本經篇人愛其情注並云情性也荀子正名篇情者性之

質也又云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後漢書張衡傳注云

情者性之欲是情與性義通

發阮君碑天地定位 下缺 華山廟碑乾位定位山澤通氣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 碑天地或作乾位定或作定山或作

山澤或作澤

百度案下文云乾天也坤地也乾為天坤為地本義云乾南

坤北天地定位也碑言乾位猶言天地余位古川字碑借為

坤上傳

又案說文𠄎从六从正碑變正為之山作𠄎與碑同𠄎从水

畢聲碑變畢為畢 說詳書

張平子碑數差知來之驗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碑數作數往作差

百度案說文𠄎从支𠄎聲從从𠄎主聲碑作數差皆隸之變

體也

禪國山碑帝出處震

帝出乎震 碑平作處

百度案說文𠄎字下云語之餘也𠄎字下云𠄎𠄎也从𠄎𠄎

聲 段注云𠄎𠄎多 攷論語先進篇攝乎大國之間漢書刑法

漢碑徵經

志引作處詩召旻篇於平哀哉漢王政碑薛君碑並作處 詳

楚辭惜誓篇休息處崑崙之墟願從容處神明又何以異處

犬羊注並云處一作平校官碑繼化放處岐周字亦作處漢

書楊雄傳集注云處古平字 是也

又案詩葛篇式號式呼釋文云崔本作諱 漢書敘傳引詩亦

作諱呼也同 周禮雞人夜啼旦以𠄎百官釋文云本又作呼

說文云𠄎評諱也廣雅釋詁 一篇評𠄎鳴也此亦平處字通

之證

曹全碑鄉明而治 又鄉明治

鄉明而治 碑鄉作鄉

百度案鄉即鄉字隨象君子以鄉明入宴息釋文云本又作

向王肅本作鄉詩出車箋跳躍而嚮望之釋文云或作鄉禮
檀弓注南而嚮明釋文云本又作鄉坊記注汝嚮卜筮釋文
云本亦作鄉

又案詩標有梅箋此夏鄉晚釋文云本亦作嚮北門傳背明
鄉陰岷箋鄉其所近而望之釋文並云本又作嚮庭燎篇夜
鄉晨釋文云字又作嚮斯干傳西鄉戶皇矣箋天下鄉周之
道公劉傳迴鄉也桑柔傳迴鄉也釋文並云本又作嚮長發
箋爲眾所歸鄉釋文云本亦作嚮儀禮士冠禮注俱升立相
鄉釋文云本又作嚮鄉射禮注東面鄉之釋文云本或作嚮
禮曲禮注鄉尊者屏氣也檀弓篇子嚮者檀弓注鄉其所從
來中庸注俶猶鄉也釋文並云本又作嚮左隱公六年傳不

漢碑徵經

三

廣雅書局印本

可鄉迴宣公十二年傳注迴車南鄉釋文並云本又作嚮襄
公二十七年傳不鄉衛國而坐釋文云本亦作嚮昭公四年
傳何鄉而不濟釋文云本又作嚮爾雅釋宮篇兩階謂之
鄉廣韵引作嚮莊子天道篇明此以南鄉釋文云本亦作嚮
漁父篇還鄉而立釋文云或作嚮鄉嚮通用互證益明

華山廟碑既成萬物

既成萬物也

三公山碑乾爲物父川爲物母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

三公山碑巨土爲山

貝爲山

序卦傳

劉熊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雜卦傳

張公神碑乾剛制川靈 無名碑奮乾剛之嚴威 受禪表體乾
剛之懿姿

乾剛坤柔 碑剛或作剛柔作靈

百度案說文作剛隸變作剛景君銘定溪寔剛字同

又案虞注云坤陰和順故柔也儀禮士虞禮篇始虞用柔日

注云柔日陰取其靜大戴禮曾子天圓篇陰之精氣曰靈晉

書引洪範五行傳云陰曰靈是柔與靈並合陰義

漢碑徵經

壽

廣雅書局印本

漢碑徵經終

番禺沈葆和黃濤校字

癩

累

錄

人

壽

光緒十五年
廣雅書局刻

128409

1946.3.23

漢碑引經

寶應劉寶楠撰

張表碑盤桓利貞今易作磐桓利居貞釋文磐本亦作盤此碑作盤與一本合太尉陳公碑泣涕漣如今易作泣血漣如劉熊碑束帛菱菱王君廟門斷碑束帛有瑋瑋與菱同郭仲奇碑虎視眈眈張壽碑觀觀虎視眈眈義同說文觀內視也孔彪碑祗用既平今易無用字華嶽廟碑受茲泰福劉修碑受茲泰福今易作介福說文介大也經典通用介字衡方碑壽王臣壽與憲同張表碑壽壽匪躬本王臣憲憲匪躬之故之文孫根碑厥先出自有殷至於東即大虐戕戕仁以東鄰為紂蓋用東鄰殺

愈愚錄卷一

廣雅書局

牛之文洪氏述云說文音即為喧此則以即為山班固幽通賦東山虐而殲仁正作山字衡立碑彭祖為即亦是以即為山竊疑古本周易必有作東山者丁君壽昌曰即張表碑動平儉古音同即假借字中今易作險中顧氏諱吉日荀子俗儉而百姓不一楊倞注儉當作險儉與險古蓋通用劉修碑鬼神富謙今易作福謙按釋文福京作富郊特牲富者福也福富俱从畱聲故福亦作富豐壽碑不可榮以祿又云匪祿是榮並用石象傳文榮營通用虞注營或作榮是也度尚碑暉光日新暉輝義近日新絕句與鄭讀合說詳王氏經義述聞案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宋書樂志傳元正世大會行禮詩唐八都神壇廟碑皆有暉光日新句變壽碑遺世無聞今文言傳作遐世无悶俱通用字又推乎其不可拔也今易作確亦通用字華山廟碑乾小定位山澤通

愈愚錄卷一

廣雅書局

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易之義也雲行句見彖傳既成句見說卦傳皆同今本乾小二句亦見說卦而作天地定位與廟碑異坤作小乃借用川字衡方碑制小部閣頌小兌孔蘇碑乾出史晨奏銘乾山魏孔羨碑乾仇並隸體小變說詳王氏經義述聞劉熊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碑銘文皆四言此用易全句而稍變通之上引衡方碑少以文塞長以欽明文塞即文思此今文家說後漢書馬衍第五倫陳寵傳注引尚書考靈耀俱作文塞鄧傳塞晏之化注引鄭注考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塞詩言其心塞淵毛傳塞實也與鄭注可互證魏受禪表欽明文塞義同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縣竹江堰碑廣被四表唐扶頌德彼四表又追惟堯德廣彼之恩廣彼即廣被亦即光被魏羣臣上尊號表光被四表作光字與今本同用假借也華嶽廟碑黎民時雍張平子碑黎民時離黎民即黎民漢碑黎陽多假作黎陽孔宙碑於卞時離雍離通用孫氏淵如云卞卽弁之俗字卞音近變故得通也北海相景君銘辨秩東作此用書平秩之文鄭注周禮馮相氏引書作辨秩史記索隱曰大傳平為辨是也王君廟門斷碑庶績咸喜喜熙義同楊雄劇秦美新亦作喜與碑同陳球後碑口升大鹿封燕然山銘納于大麓案銘上云寅亮聖皇登翼王室是以大麓為大錄三公之位魏受禪表書陳納于大鹿又遵大鹿之遺訓皆與陳球碑義同此亦今文說鹿麓通用白石神君碑望子山川徧于羣臣華嶽廟碑辨于羣神徧正字史記本紀作辨與此廟碑作辨並假借字廟碑又云五歲壹

人夏承碑載此頁人載殲並殲字之省平與令辭君碑如可贖也人百其身今詩也作兮嚴發碑西遶衡門西卽栖字說文蜀鳥在巢止象形日在蜀方而鳥蜀故因以爲東蜀之蜀是其義也李胡夫人碑樓遲不就婁壽碑瘞夷衡門孔彪碑餘暇瘞夷繁陽令楊君碑瘞泥梁志並可證樓遲之義孔宙碑稱彼光觥案七月釋文兕本或作兕卷耳釋文兕字又作兕呂覽精通篇養由基射光中石乃飲羽誠乎光也據此碑則作光爲正作光作光皆微異白石神君碑萬壽無疆古疆字三公山碑出從幽谷僊于喬木今詩從作自僊卽遷字假借袁良碑僊脩城之婉是也三公山碑羣羣百姓犁與黎同靈臺碑匪皇啟居今詩匪作不楊著碑順甫班固孫根碑圻甫考績順與圻同甫與父

同譙敏碑吳天不惠逢盛碑顓天不惠降此大戾顓與吳同孔
彪碑先民是程此節引小宛文高彪碑獄獄生中案小宛宜岸
宜獄釋文岸韓詩作犴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此作狴者
犴之或體字華嶽廟碑惟風及雨今詩惟作維平都相蔣君碑
蓼蓼者儀儀卽莪古義字从我得聲莪亦然衡方碑悼蓼儀之
劬勞孔耽神祠碑惟蓼儀曰愴恨皆作儀字又魯殿碑悲蓼義
之不報儀義並莪字之假借張納碑杼軸其空張壽碑杼軸罄
殫案作軸與箋義合釋文云柚本又作軸是也方言東齊土作
謂之杼木作謂之柚此又一義三公山碑或耘或芋今詩作秬
此作芋與漢書食貨志合秬正字芋假借字又以穀士女此用
以穀我士女之文唐公房碑去其螟螣今詩作螟螣釋文云螣

愈思錄卷

六

說文作𧈧與此碑同今本說文作𧈧引詩亦作𧈧𧈧字同竹
邑相張君碑蟬賊不起據說文蟬爲𧈧之古文詩作𧈧則隸省
也無極山碑興雲祁祁今詩作興雨碑字作雲與呂氏春秋韓
詩外傳漢書食貨志合唐扶頌受天之帖受卽受字帖卽祐字
顧諱吉日碑蓋借帖爲祐靈臺碑享大祭今上來多帖與此碑
同費鳳別碑鳩與女蘿今詩作薦案說文爲或从木作鳩此碑
用或體字唐公房碑癘蠱不遐案思齊烈假不瑕鄭箋鳳假皆
病也鄭意烈與癘同假與瘕同故云皆病瑕作遐者通用字
大平與令辭君碑張納碑平顯其光平卽丕字劉熊碑相繼
卒顯隸體小異詩作不顯不亦丕也西狹頌克長克君衡方碑
刻長克君克克字同劉熊碑岐嶷踰絕誕生岐嶷逢盛碑克
岐嶷婁壽碑岐嶷有志武梁碑岐嶷有異武班碑岐嶷發蹤唐
扶頌少有岐嶷任伯嗣碑少履岐嶷醇懿之曰郭仲奇碑多有
岐嶷天然之資鄭固碑善性形於岐嶷俱本克岐克嶷之文推
傳箋意則以岐嶷爲正說文嶷小兒有知亦與傳箋合碑文嶷
疑竝見疑是假借字張表碑高朗令蠋案蠋卽融字偏旁互易
融終也與毛義同校尉熊君碑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嘉樂與禮
中庸合毛傳假嘉也謂假爲嘉之借字顯與顯同猶濕之或作
濕也夏承碑令問不已問與聞同白石神君碑率由舊章譙敏
碑祝睦後碑帥由舊章率帥通用衡方碑平都相蔣君碑輒輒
昂昂與卬同唐扶頌爰及鬼方爰覃義同劉熊碑惟德之偶
偶卽隅字假借劉寬後碑競伊人伊維音近假借華山亭碑

逢斯瘳怒今詩作逢天憚怒天作斯者碑上句云畏天之威故
此避天字瘳與憚同方言戲憚怒也廣雅齊曰戲楚曰憚今詩
作憚與瘳同竝是假借西嶽華山碑白石神君碑魯相置孔子
卒史碑敬恭明祀今雲漢作明神釋文明祀本或作明神是陸
所見本不誤也李善注文選答張士然詩江文通雜詩皆作敬
恭明祀而東京賦注又作明神此後人據誤本毛詩改也三公
山碑峻極于天今詩作駿通用字劉熊碑民之秉慈願謫吉日
案集韻錄古作慈張平子碑柔嘉伊則伊亦維也西狹頌郎中
郭君碑竝作惟則樊安碑厥祖曰仲山父翼佐周宣出納王命
爲之喉舌父與甫同出納二句卽本詩文亮廟碑惟序仲氏祖
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王平功
遂受封於齊案詩仲山甫徂齊非封齊也封齊之說蓋本韓詩
漢書杜欽傳仲山甫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亦本韓詩
爲說然傳言異姓碑言同姓未知孰是郭旻碑旻明且晉顧氏
萬吉日說文古文皆從三吉碑變作舌劉子山斷碑不畏強禦
北海相景君銘強衛改節強衛卽強禦郭仲奇碑表職有關表
卽表字蔡湛頌表職是望亦同郭旻碑又作表魏受禪表又作
表皆隸體之變司馬季德碑百兩旁旁彭旁一聲之轉劉熊碑
式序在位孫根碑式敘在位敘正字序假借字詩作序與劉熊
碑同孫叔敖碑拭序在朝拭又式之假借孔宙碑豐年多柔此
節用詩句郭輔碑克昌厥後今詩作后通用字逢盛碑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此亦節用詩句張表碑王君廟門斷碑二有複其

辭案載艾詩有極其馨椒乃椒字之誤釋文倣與輶音近假
借見段氏說文注晉傅咸答潘尼詩吉甫作頌有輶其輶亦作
輶字張納碑庶慕矣斯口口之義其論敘紀著林烈度尙碑故
吏感清廟之頌歎斯父之詩謂系斯父楊統碑庶考斯之頌儀
謂正考費鳳碑感矣斯之義刊銘元石揚震碑慕矣斯之追述
樹元石于墳道西全碑嘉慕矣斯考甫之美乃共刊石紀功綏
民校尉熊君碑公子矣斯追慕遺蹟紀述前勳張遷表矣斯讚
舊考父頌殷案據諸碑則矣斯所作是作詩其是傳輶與毛詩
義異說見段氏華嶽廟碑歲其有年案有晚詩歲其有無年字
然豐年正義引歲其有年唐石經存下旁添年字陸氏釋文云
又作歲其有年者皆衍文也此碑所云與釋文別本合衡方碑
不虞不陽虞吳同音通用郭旻碑儉儉景彼此用儉彼惟夷之
義校官碑卑爾儼儼今詩作傳爾儼爾昌卑與傳同荀子宥坐
卑民不迷楊注卑讀爲傳是也又布政優優與左昭二十年傳
引同詩作敷政敷布也北周書蘇綽傳詩曰布政優優百祿
是求又南史夏侯詳于襲傳前兄後弟布政優優皆作布字高
彪碑口口申甫稽功荷衡荷與阿同度尙碑亂彼海外洪适云
卽截字引詩從事郭君碑卜商號號喪子失名案檀弓子夏喪
其子而喪其明明作名者吳子春秋君上享其明臣下利其實
又云是上獨擅明利下流也明與名可通用韓子孤憤其不可
借以美明者藏本作名顧校以作明爲誤丁君壽昌曰古音明
入陽韻名入庚韻名明音義似不同爾雅目上爲名目不得爲

名竊謂明名假借字般阮君神祠碑祭法曰山林川澤有益于民口口在祀典案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所用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此碑文所本白石神君碑口間經國序民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此本祭統惟經國序民禮作治人之道鄭季宣碑咨父事君此用資於事父以事君之文禮記緇衣引書小民惟曰怨資釋文資與咨同是咨資通也以上引華嶽廟碑周禮議方氏集古錄曰其字畫分明非偽缺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案識職同莊子繕性篇心與心識釋文識向作職二字皆从戠聲假借字也此引周禮無極山碑口必豐碩酒必嘉栗口必牲字按左傳杜注嘉善也栗謹敬也劉炫以栗為穗貌則與詩實穎實栗同嘉栗言穀旨酒言酒此碑酒必嘉栗與杜注同蓋異義也費汎碑其先季文為魯大夫有功封費因氏為姓洪适云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碑作季文誤也陳球碑公子完適齊為桓公公公正即工正平與合辟君碑英名委質宣昭令聞二語皆本左傳英當作英葉長蔡湛頌協英公門此隸體之變又令聞左傳作令聞耿勳碑敦詩說禮平都相蔣君碑敦書說禮西狹頌敦詩悅禮王元寶碑敦書悅禮俱本說禮樂而敦詩書之文殷華碑敦詩閱禮閱與說通張平子碑介廬之所識即指介葛盧識牛鳴事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魯不脩大室春秋作譏樊毅脩華嶽廟碑世室不脩春秋作譏案春秋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左傳作大室公羊作世室世大義同字亦通用孫叔敖碑寔堅禹稷寔與庭同劉熊碑養口之

愈愚錄卷一

九

廣雅書局集

福案成十三年傳能者養之以福漢書五行律厯志作養以之福與此碑合可證今本左傳之誤樊敏碑晏嬰耶殿今左傳作耶殿猶詩耶風亦作耶風以上引左傳白石神君碑觸后而出膚寸而合不終朝日而澍雨沾洽翁氏方綱兩漢金石記僖三十一牟公羊傳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后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澍雨乎天下者唯太山爾據此傳文初無雲字唐人類書引此乃加一雲字曰唯太山雲爾誤也何休注曰言其觸后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下文河海潤于千里注曰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據此則所謂出合者山之氣為之也觀是碑上言雨潤澤長育下言澍雨沾洽信知公羊二語之不指雲矣案翁氏以觸后二句為山氣非山雲不知雲亦氣也尚書傳五嶽皆觸后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即木公羊傳三公山神觸后出雲不崇朝而雨祀三公山神碑與雲膚寸無極山碑觸后膚寸與雲祗祗西嶽華山碑觸后與雲雨我農桑皆指雲說其非始於唐人明甚但太山下不必更增雲字此則類書之誤此引公羊傳景君碑高彪碑慎終追遠督郵班碑慎終追遠尚德乎歸厚碑文五言故增于字劉熊碑政猶北辰眾星所從從亦拱也祝睦碑導濟以禮案此用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文道作導與皇本高麗本同齊作濟者別一義亦得通也費鳳碑有恥且格祝睦碑有恥且格格正字格借字今本作格亦是借字費鳳碑舉直措枉樊安碑舉直措枉措借通用華山廟碑周鑒於二代今本鑒作監劉熊碑魯無君子斯焉取

愈愚錄卷一

十

廣雅書局集

旃今本旃作斯孫根碑束隆立朝本束帶立於朝之文旃即盤
帶之繫王政碑無申棠之欲申棠即申振今字欲下加心後人
所增也蔡湛頌有君子道四焉無之字古本亦同婁壽碑善與
人交久而能敬案此謂晏子敬人周禮大宰二曰敬故鄭注敬
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晉書鄧騫傳善與人交久而益
敬皆與此碑義同謁者景君墓表惟君束脩仁知朱龜碑仁義
成於束脩孝弟根其本性冀州從事郭君碑束脩勤恪金恭碑
束脩聰□□□以束脩爲童幼之稱與鄭氏合衡方碑用行舍
臧張表碑舍之則臧臧藏同丁君壽昌曰說文無藏字
漢書皆作臧藏藏古今字高彪碑
五十以學數學同孔彪碑可以託六不言六尺之孤者省文也
費鳳別碑仰之以彌高鑽之而彌堅碑文五言故增語助嚴發

愈愚錄卷一

十一 廣雅書局

碑鑄堅仰高鑄與鑽義近孔廟禮器碑連鑄之思錢氏大昕說
連鑄即卓爾沛相范君墓碣茂而不實顏氏暴顯茂秀義同碑
以苗而不秀二句爲顏子發爾衡顏子碑秀不實振芳風唐元
宗顏子贊秀而不實得無慟焉漢唐人舊說皆如此劉脩碑其
於鄉黨遜遜如也祝睦後碑鄉黨遜遜朝廷便案遜遜義與
恂同史記孔子世家索隱云恂恂有本作遜遜與祝睦後碑合
衡方碑間間侃侃唐扶頌衍衍間間衍與侃同費鳳別碑南容
復珪今本作圭陳度碑意則屢中意與億同唐扶頌四遠童冠
樞衣受業又云五六六七化導若神此用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之文隸釋有員與宗答洪丞相書堯祠請雨碑五六六七
化導若神五六者三十六七者四十二謂七十二子案此漢人

大五百二十五

異義以童冠爲受業然未嘗以五六六七必爲七十二子員氏
殆臆說也項安世據漢志郊祀用舞樂七十二人以論語五六
六七爲七十二亦誤又頌朝有公卓洪适云即孟公綽案左哀
九年傳使孟公綽辭師於吳釋文綽本又作卓是卓綽通也葬
廟碑無爲如治如與而同州輔碑所謂摩而不滯淫而不緇者
摩與磨同鄰即隣之假借費鳳別碑望而不滯廷尉仲定碑泥
而不滯祔尉熊君碑泥而不滯穢案史記屈原賈生傳云瞻然
泥而不滯者也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滯又東方朔畫贊
淫而無滯與三碑略同皆齊古魯與文妻壽碑榮且溺之耦耕
且溺即沮溺劉子山陽碑綴之斯來動之斯蘇今本作和校尉
能君碑劉寬碑其存也榮其亡也哀劉寬後碑生榮亡哀郭亮

愈愚錄卷一

十二 廣雅書局

碑生榮死哀文並微異平都相蔣君碑連五進四洪适云後漢
傳有連五進四之文此碑亦然蓋漢人傳魯論有如此者引論
語議郎元賓碑退不枉尺直擇擇與尋同李翊碑比烈陵於即
於陵之例文三公山碑井泉如火井即叔字古本作水或借叔
其从廿作菽者後人所加也以上引張遷碑周景功勳銘歲在
攝提爾雅作攝提格封龍山碑歲辰執徐爾雅作執徐費鳳碑
歲格于大元爾雅作大荒落此無落字省文逢盛碑歲在協給
爾雅作協洽韓勅碑青龍在緒歎爾雅作涒灘穀阮神祠碑作
諸之歲與漢書天文志合爾雅作作噩高彪碑龍在困敦此引
爾雅堯廟碑故能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如與而同此引三
公山碑馬餽糧秀案魯語馬餽不過稂莠章昭注稂莠稂說文有稂無糧

大五百二十五

據碑文則漢時已有稂字稂秀禾采生而不成者之稱舊語作
莠恐非白石神君碑故天無伏陰地無蒸陽水無沈氣火無災
燿時無送穀物無害生六句全見周語惟魯陽作散陽龜即鮮
字亦即散也李善注文選景福殿賦引作炎燿得此碑可知選
注乃後人所改矣張平子碑遷太史令實掌重黎麻祀之度亦
能燿燿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此碑文所本說文燿明也春秋
傳曰燿燿天地燿即燿之隸省碑文與許氏合作燿者假借字
以上引夏堪碑仲泥何恠洪氏譏其狎侮之罪大于子雲之準
易案爾雅水澆所止泥巨釋文依字又作泥郭璞云頂上澆下

愈愚錄卷一

十三

廣雅書局集

觀國之光

者說文泥反頂受水上也从土从泥省泥亦聲據孔子世家叔
梁紇與顏氏女禱於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
字仲尼段氏玉裁云泥是正字泥是古通用字尼是假借字漢
碑有作仲泥者淺人深非之豈知其合古義哉

鬼方

易言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鬼方不知何地漢書匡衡傳疏曰

大四百七十一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盡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
建至治保于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規承聖
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應劭注鬼方遠方也此聖文為義
然鬼方亦是國名史記楚世家陸終娶於鬼方氏是也後漢書
章帝紀有司奏云孝明皇帝克伐鬼方開道西域李賢注鬼方
遠方猶謂應
氏之西羌傳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
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蜀支至平
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巴蜀徼外蠻
夷西北鄰善車師諸國夏后氏太康失國四夷皆叛及后相即
位乃征畎夷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郛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攘
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

愈愚錄卷一

十四

廣雅書局集

其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及武乙暴虐大戎寇邊周古公
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李賢注易曰商
宗伐鬼方前書
音義曰鬼方遠方也作書紀年周王伐西落鬼戎倬
二十翟王也案漢書音義即應劭注見前書經籍志逸周書王
會解言正西有鬼親國陳氏逢衡補注云即鬼戎然則鬼方即
西戎矣晉書北狄傳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夏曰薰鬻殷曰鬼
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唐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
曰匈奴魏曰突厥出漢書音義又干寶云鬼方北國坎當北方
故解鬼以鬼方為北狄竝異文散見

澤中有火

丹鉛總錄易澤中有火素問云澤中有陽燄如火烟騰騰而起
于水面者是也文選海賦陰火潛然唐顧況使新羅詩陰火照

大四百七十二

潛燒又云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色如水波濤灌陽而火不滅此句恐有誤字名曰陰火木元虛海賦所云陰火潛然者也唐詩陰火雨中然

信及豚魚

豚魚二物也伯牙鼓琴而涇魚出聽此信及魚也或以信及豚無據按北周書陸通傳弟逞除京兆尹都界有豚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猪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

詩書序

孟子列傳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按詩書序多與孟子合意孟子作序而後儒增潤之與此雖孤證姑存一說

愈愚錄卷一

主

丁氏晏日毛詩釋序以詩序爲子夏作而孟子述之

孟子與高子論詩而絲衣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是也

橋即輶

書益稷子乘四載史記夏本紀山行乘輶徐廣曰輶一作橋河渠書山行即橋漢書溝洫志山行則輶韋昭曰樹木器如今輿牀人舉以行也按輶即輿牀今山行亦用之其制如肩輿而稍短故韋說以爲如今輿牀也如前以輶爲輿下輶雖徐輶輶音近故本紀作輶輶作橋者亦是假音之字橋與輶同南齊書薛淵傳淵從駕乘輶橋先是敕差輶橋不得入仗爲有司所奏免

官見原虜橋即虜橋此古稱之僅存者也史記集解書引虜橋山用輶說文輶山行所乘者書疏引應劭云楊或作輶爲人所牽引也案今山輶亦用輶以牽引則輶亦當是輶之別名春秋文十五年公羊傳晉我而歸之筇將而來也何休注筇者竹筏一名編輿齊魯以此名之曰筇釋文筇音峻攷史記張耳

傳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輿前韋昭曰輿輿上當有輶字如今輿牀人

昇以行輶度日復音編輶竹木如今輶說文亦云復竹輿也是筇輿以行輶可以輶也此則一義從木則爲輶爲輶而爲今之輶無

亦輿牀其制雖有竹木之異從木則爲輶爲輶而爲今之輶無疑也漢書嚴助傳輿輶而輶輶服虔曰輶音橋梁謂音橋梁之

疑也漢書嚴助傳輿輶而輶輶服虔曰輶音橋梁謂音橋梁之

轉皆輶輿也師古曰服音輶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輶過

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輶音旗輿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

轉皆輶輿也師古曰服音輶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輶過

愈愚錄卷一

主

領耳何云陵絕水平又旗輿之音無所依據輿與輶同如師古

說是輶爲輿牀即今之肩輿也

捷記

書捷以記之與上文侯明並謂鄉射鄉射記云射者有過則捷之注過謂矢揚中人凡射時矢中人當謂之今鄉會眾賢以禮樂勸民而射者中人本意在侯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以拊捷於中庭而已書曰拊作教刑

冀州

冀州爲九州之一亦爲中國之統名逸周書嘗麥解執蚩尤殺之於中冀又云無類於冀州史記三皇本紀女媧通鍊五色石以補天斷翳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晏子春

秋內篇問上曰糾合兄弟擬存冀州今本注呂氏春秋本味篇日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高注冀州在中
央水泉東流經於冀州故曰之原楚辭云中君篇覽冀州兮有
餘橫四海兮焉窮玉逸注兩河開淮南子墜形訓正中冀州曰
中土高誘注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也覽冥訓今夫赤螭
青虬之游冀州也注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又尙存冀州之
際又殺黑龍以濟冀州又淫水潤冀州于泰族訓故得道則以
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皆統中國
言

中國亦稱齊州列子黃帝篇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張湛注斯
離也齊中也周穆王篇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湯問篇四海之

愈愚錄卷一

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又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實丹而味酸齊
州珍之又禹之治水土也謬之一國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力
命篇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皆本爾雅訓齊爲中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史記宋微子世家引洪範云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王食臣
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困于而
國與僞孔本同而三王世家引書曰臣不作威不作福案漢書
廣陵厲王胥傳書曰臣不作福臣不作威師古注引洪範云臣
無有作威作福傳本先福後威注本先威後福後漢書第五倫
傳書曰臣無作威作福楊震傳書曰臣無作威作福王食李固
傳作威作福宦者列傳贊注尚書曰臣無作威作福臣有作威

作福其害於而家困於而國三國志魏蔣濟傳時有詔詔夏侯
尚曰作威作福殺人活人濟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吳朱桓
傳注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則害于爾家困于
爾國當是別有一本先言作威後言作福故史記互異隋書梁
開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
害于而家困于而國亦先威後福

曰蒙

書洪範曰蒙卽爾雅之雲爾雅天氣下地不應曰雲地氣發天
不應曰霧今人知霧不知蒙漢書五行志下引京房易傳曰霧
上下合也蒙如塵雲又京房傳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
太陽精明也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又蒙氣復起太陽
復侵色此蒙霧之異史記宋世家引洪範曰蒙作日霧對文
散則通也後漢書郎顗傳竊見正月以來

愈愚錄卷一

陰間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
下相冒亂也李賢注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
陰冒陽也鄭元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
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且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
不覺悟下爲霧也比音底案此以
人事言與洪範曰蒙恆風若義近

我二人共貞

洛誥我二人共貞二人謂周公召公此逆使者所致詞也周禮
小宗伯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注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
君卜大封又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熾惡注問事之正曰
貞謂問於龜鄭司農云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於陽
卜又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高作龜注鄭司農云
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著龜元謂貞之爲問易曰師貞丈人吉
案師貞之貞與利貞同洪範所謂卜筮曰貞
日悔也二鄭以貞丈人爲一句此則一義
左哀十七年傳衛

侯賓卜皆以貞爲問也丁壽昌曰說文貞从卜馬融書注貞當

也孫疏以我二人爲成王與周公言公示于卜吉之美我二人

共當之其說未得觀上文件來則此

周公攝政非攝位

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繼殷作大誥

案大誥王若曰王即指成王鄭注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

事則權代王也孔穎達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爲

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爲是乎孔氏此說足以駁正

鄭氏今以序文觀之周公相成王相者謂爲冢宰也冢宰稱

王有是理乎漢書翟方進傳莽依周書作大誥作攝皇帝若

日然則以王爲周公其誤不始於鄭矣

愈愚錄卷一

洛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馬注惟七年

周公攝政天下太平鄭注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

七年而崩及周公攝政不敢過其數也

案鄭氏解七年甚泥然云攝政不云攝位尙未爲誤大約秦

漢諸儒皆以攝政爲即攝位故或言攝政或言攝位一人之

說前後不同

逸周書明堂解即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

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

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依南而立率公

卿士侍於左右以下與禮記末云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

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明禮記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

大四百三十八

作樂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陳君逢

衡補注引汪師韓曰未能踐天子之位猶曰未踐明堂之位以

聽政耳時成王年十五歲攝政者行君之政令故曰君天下而

不曰天下君逮弭亂六年成王年已二十能行天子政令矣於

是乃會方國諸侯而朝之其曰天子之位者天子即成王也位

即成王之位也率公卿士侍於左右誰率之乎乃周公率而侍

於成王之左右即王會解所云周公在左太公在右旁天子而

立於堂上者也周公建焉建此堂耳明堂明諸侯之尊卑而謂

周公敢以諸侯而居天子之位乎至七年致政則凡政無不自

成王出者蓋在六年猶不離乎周公也其文義顯明若此明堂

位乃刪去之位二字而曰天子負斧依似天子即指周公且移

愈愚錄卷一

其解之後文於前改明爲朝而曰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改宗周

爲周公而曰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刪去故周公建焉五字而增

損其文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

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逢衡案此解言攝政可與紀年成

王元年命周文公冢宰百官參看此乃三代諫閭之制冢宰掌邦

治之職其曰君天下者蓋謂君理天下非謂爲天下君也

案汪陳說皆是左定四年傳周公爲太宰相王室以升天下

左氏之尹天下即周書之君天下春秋左氏元年君氏卒公

案君尙釋文君或作尹荷子大略爲堯學於尹壽是二字通用

今人表作尹賜新序口口篇堯學於尹壽是二字通用

又成周解成王元年大開告用周公曰嗚呼云云作維解武王

崩周公立相天子云云皇門解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閭門云

云大戒解維正月既生魄王訪於周公云云

尙書大傳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

身居位謂家聽天下爲政又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又云

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

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

案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復魏收論齊書起元事曰卽位之元

春秋常義議案魯君息姑不稱卽位亦有元年非獨卽位得

稱元年也議云謂齊受終之元尙書之古典謹案大傳周公

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

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爲

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爲帝也收

愈愚錄卷一

重遺書曰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爲疑息姑不書卽位舜禹

亦不言卽位息姑雖攝尙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案舜禹爲天子方稱

元非在攝政時理也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似不稱元此說其是一之與元

其事何別更有所見幸請論之德林答曰攝之與相其義一

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

翼唐或云或謂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謂稱元攝者專賞

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爲斷謂舜禹居攝得稱元齊高

古今事殊其責舜禹居攝亦未稱元也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固羣后便云舜

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三主未有

異舜攝竊以爲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云須

格於文祖也原本云字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卽眞則周

公負辰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眞帝乎斯不然矣必知

高祖與舜攝不殊高祖未居攝何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爲

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隱受

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開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

數受命之虛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是許其

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黃裳元吉鄭元注云如舜試天子

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

也謹案德林說非也魯隱列于諸侯明已卽位而隱公自居

於攝將以讓桓故春秋不書卽位以成其志非未卽位也隱

是攝位與舜禹周公攝政不同而援魯隱攝位書元舜禹受

終稱元遂謂大傳周公居攝一年卽元年其意謂舜禹周公

愈愚錄卷一

皆居攝皆未爲天子而得稱元則齊高亦可稱元不知舜禹

受終稱元皆在堯舜既崩之後其時舜禹已爲天子若堯舜

未崩舜禹皆是臣何得稱元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鄭康

成曰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

正元日此則舜攝政未改元之明驗也今以格于文祖之月

正混于受終之正月又以舜爲天子稱元前移之於居攝時

顯與尙書不合大傳周公居攝一年自就七年分言其時成

王自有元年何得周公更別有元而以一年爲卽元年可乎

齊高受命稱元此因緯書有虞芮質成之年爲受命之始其

年稱元故相沿皆有此說不知文王並未稱元此亦後人就

其受命之始而歷數之以見王業之基始于此年非文王敢

程元也德林此書由誤解大傳故說多紕繆因備載其說而辨之

竹書紀年成王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卽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

官紀年雖傳書然此條尙可從

詩鴟鴞序注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東山序注

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閔

予小子序嗣王朝於廟也鄭注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

將始卽政朝於廟也

案據閔予小子序注則成王卽政本在三年除喪之後而成

王此時尙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若武王初崩成王身

居諒闇其時三年攝政自是冢宰之常事不獨周公爲然論

愈愚錄卷一

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

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子以其說推

之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

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

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

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也

之子是簠也非天與也又云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

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

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據此則堯舜之崩丹朱及舜之子

時皆居諒闇故舜禹各有攝政之責所謂百官總己以聽於

冢宰三年也迨三年之後嗣王釋服應卽帝位

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不可斷年無君

故雖年乃卽位政元又云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

謂稱王統事發令也卽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云

云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

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案舊君既

殯新君卽位所以正位之始也踰年又行卽位政元之禮二

者雖暫居位而平時則仍居諒闇至三年後始居位攝政耳

然則堯舜死後月朱及舜之子禮應卽位踰年亦應卽位政

元然以堯舜攝位之命必不敢行卽位之禮此禮之變也

而朝覲訟獄已有所歸欲避之而不可得故然後之中國踐

愈愚錄卷一

天子位焉然後云者明前此未踐位也云居堯之宮居宮卽

是居位而孟子以爲是知舜之攝政非攝位矣又孟子對

咸邱蒙曰堯老而舜攝也堯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

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

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

子矣孟子此言以明舜當堯時不爲天子也不爲天子則斷

不敢居堯之位也然則堯老舜攝其爲攝政明矣若然堯與

帝曰汝能庸命異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帝曰汝陟帝位舜

讓于德弗嗣此非言位而何曰堯以天下禪舜故有異位陟

位之言然舜固未敢居堯位也故曰舜讓于德弗嗣弗嗣者

弗敢受堯之禪也弗敢受禪而但攝政故下文言正月上日

是堯雖以天下禪舜而舜並未受禪堯受禪三年之後禪者禪位也不受位而但攝政故必終三年家宰之責而後去也及羣情歸向不獲遂其避居之念始不得已而受之故曰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是故知舜之爲攝政而非攝位則知周公亦是攝政而非攝位矣不獨此也伊尹放太甲於桐據孟子知太甲居桐凡六年而直在外而伊尹其時政事皆伊尹所攝而太甲之位仍自如故不問伊尹攝代之也伊尹雖放太甲未嘗別立君亦惟終於桐宮耳後世人臣廢立如霍光是故就君臣之倫言之天無二日地無二王人臣不敢居天子之位所以防禍亂也至於政則君臣所共君所不能爲者臣即當爲義所宜然並非行權道也後世此義不明而子之行之於燕王燕王薨曹

哉

操行之於漢是以篡竊廢立禍貽萬世邪說之害人固如是哉

列子楊朱篇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

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

呂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

鄭氏發墨守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

左傳隱元年正義何休以爲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爲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爲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爲主直攝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稟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稱薨不稱崩

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爲太子此語所有大事皆專命以行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是與周公異也

案此辨攝政攝位之異甚確然隱公明是攝位而春秋猶且不書即位以成隱公之志爲夫攝位者隱公所不忍言也以

隱公所不忍言者而妄加之周公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以上言周公攝政不誤

禮記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注蒞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末云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注周公踐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

侯也不于宗廟辟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

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明堂位又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

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案此皆漢儒傳聞異辭摭拾禮經並治攝政即攝位之說

荀子儒效篇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

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歸儼然如固有之而

天下不稱貪焉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賴焉周然而

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爲也

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

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

不滅王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揚
檀弓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執次序節然也故以
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
又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負屨
而坐諸侯趨走堂下

韓非難二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

家語觀周篇孔子適周觀平明堂觀四門墉有周公相成王抱
之負斧屨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史記周本紀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叛周公乃攝行

政當國又云周公行政十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

羣臣之位魯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

愈愚錄卷一

王

聞武王崩而昨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又云成王長
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
南面倍依以朝諸侯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管

蔡世家周公代成王治當國宋微子世家周公代行行政當國

案成王立年周禮論年政元嗣王即位說者周本紀但言在

強葆而不言其歲之多少南要略並同琴操云武王崩太子

誦年七歲周易集解引干寶云武王之崩年九十三矣而成

王八歲古尚書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鄭康成說武王崩

成王年十歲說各不同案文王世子言周公抗世子法於伯

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又周公居東作鸛鳴
之詩以貽王黃王之感悟此皆非強葆及十歲以下所能知

也成王啟籥見書而執書以泣出郊親迎恐亦非十五歲以

下童子所能然則成王立年當如古尚書之說為得鄭說武

王年十歲至年十三釋服而流言與周公居東三年是為成

王年十五周公反周之後三監及淮夷叛周公攝政七年始

反政是為成王年二十二然則周公攝政凡十三年

而以前六年攝政不數但數後七年可知其說之不足信矣

而後世誤信史公據強葆之一言遂創為周公抱成王負斧

屨南面而朝諸侯之說然猶曰抱成王也不敢謂周公儼然

淮南子齊俗訓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高注

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屨而朝諸侯七年而致政成王人君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繼文武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負

屨而朝諸侯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

韓詩外傳卷三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卷七武王崩成王幼周

公承文武之德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抱成王而朝諸侯成

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卷八成王假天子之尊位七年

抱朴子良規篇周公之攝王位舍道用權以安社稷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孔子曰周公其不為聖乎以天下讓

案此亂臣賊子之言託名孔子大謬至若慕容盛不學之徒

妄譏賢聖有謂周公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晉書則真小

人無忌憚矣 以上皆以攝政為即攝位並誤

愈愚錄卷一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陳慶修校字

寶應劉寶楠撰

周南召南

韓非子說林下周南之職公孫喜死焉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
司馬遷傳並云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
之洛陽如滎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
東陝當作邠皆周南之地也由此言之則召南乃自邠以西
也宋書武帝紀周召保傅出總二南二南即謂分邠又范蔚宗
傳陝西有勿翦之恩陝西即邠西謂召南甘棠篇周召分邠各
治所屬之國各采屬國之詩周公所采得者謂之周南召公所
采得者謂之召南以其不專一國故不繫以國名自來訓釋皆

愈思錄卷二

誤陳者立曰案周南所載地名如江漢汝墳即在陝以東而南
召南所載地名如南山江沱江沱皆在陝以西而南此說極
確

南者詩體之名猶言風雅頌也詩以雅以南禮齊鼓南左襄二
十九年傳見舞象前南籥者舞時堂上歌其舞曲故籥稱南也
南是樂之聲故成九年傳晉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襄十
八年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北風南風即
北音南音若今人言北曲南曲也張衡南都賦坐南歌兮起鄭
舞則南歌猶南音矣呂覽音初篇禹行功見塗山之女女乃作
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
南召南呂覽又以孔甲破斧之歌為東音殷鑒甲實始作為西
音有城氏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作為北音
據此則稱南者本取南方以為名繼則以南為詩體故曰周南

召南

齊侯

逸周書諡法解執心克莊曰齊資輔共就曰齊案春秋魯成公
妃姜氏諡齊姜襄公妃歸氏諡齊歸史記高祖功臣表貴齊侯
呂海陽齊信侯搖母餘柳上齊侯戎賜宣曲齊侯丁義絳陽表
作修齊侯華母害陽河齊哀侯漢表作齊侯其石朝陽齊侯華寄深澤
齊侯趙將夜漢表作齊侯其石戚齊侯班惠景開侯年表梧齊侯陽成延
平定齊侯市人皆諡齊也詩何彼穠矣平王齊侯對言皆以美
諡為微稱如靈王康侯烈祖文考之例

憤辱

耶柏舟箋憤辱無照察疏義無所發明案老子曰知其白守其

愈思錄卷二

辱為天下谷又云大白若辱辱與白相反為文士昏禮注以白
造繒曰辱

習習谷風

耶詩毛傳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小雅
鄭箋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宋嚴粲不從傳箋而以谷
風為疾風故以與夫婦朋友之失道爾雅雖訓東風為谷風東
風固亦有暴疾者案嚴氏說是也習習者不已之辭說文習數
飛也易習坎虞注習常也劉注水流行不休故曰習然則終日
暴風而不已亦得為習習非和舒和調之謂也漢書王莽傳莽
進所徵杜陵史氏女為皇后其夕穀風迅疾從東北來師古曰
穀風即谷風淮南天文訓虎嘯而谷風至亦謂暴風爾雅孫注
谷之言穀

穀生也谷風者生
長之風此別一義穀谷古通用若書昧谷伏生傳作柳穀是也
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正義通卦驗云正月中猛風至注云
猛風動搖樹木有聲者谷風蓋猶猛風之比小雅次章云習習
谷風惟風及頽爾雅焚輪謂之頽李巡郭璞並以頽爲暴風則
詩以惟風及頽正爲朋友乖失之喻三章云習習谷風惟山崔
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則暴風所被肅殺之氣草木搖落是谷
風之爲暴風不待他證其義已明矣毛傳頽風之焚輪者也風
輔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崔巍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
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鄭箋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
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稿者
案爾雅李巡注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孫炎注迴風從上

愈愚錄卷二

廣雅書局

下曰頽郭璞注云暴風從上下則頽非相扶而上也其相扶而
上者爾雅扶搖謂之疾也李巡注扶搖暴風從下上升上故曰疾
孫炎注迴風從下上曰疾郭璞注暴風從下上毛傳所釋是誤
以疾爲頽然疾頽皆是暴風若以和風與暴風爲辭亦非相扶
之義正義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爲頽若谷風既
與相扶之名耳此曲盛夏草木固有萎稿然詩言無草不死無
木不萎亦不當如傳箋所訓

方中

詩日之方中定之方中謂向中也史記天官書日方南日方北
案隱方猶向也傳箋以方爲四方之方皆非桂氏文耀曰說文
也許意蓋以中後爲顯日已過中故云日在西然非正西故
又云方側時也以形名之今本側時二字誤側耳許言方側時

亦謂向側之
時可以互證

杭

詩河廣一葦杭之杭與航同說文航方舟也徐鉉曰俗別作航
注帝爲詩日誰謂江後漢書文苑杜篤傳造舟於渭北航涇流
水廣一葦可以航李賢注航舟度也太元更首次六入水載車出水載杭劇首上
九海水羣飛襲于天杭皆用杭字航航同音假借或以詩爲字
誤非也

發夕

詩載驅魯道有蕩齊子發夕毛傳發夕自夕發至旦鄭箋魯之
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案毛鄭義不同毛謂發夕以
至于旦發者語辭是爲婦人夜行鄭以發夕與下豈弟對文豈

愈愚錄卷二

廣雅書局

讀爲闕弟讀爲國團明也言闕明而往會之則此爲發夕往會
之也發夕解與毛同而不言至旦下文闕明方是言旦是與毛
傳不同方言發稅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米趙陳魏之
間謂之稅戴氏東原疏證蓋釋詩齊子發夕之義言夕而解息
車徒也此謂發夕猶夕發與毛鄭義又異然予以爲三說皆不
可通發夕豈弟期期辭放相對成文豈弟者樂易也木毛傳謂
多皆訓樂易不應此句請爲闕明可證箋說之謬爾雅釋詁
體樂也夷弟易也此即毛義釋言體樂發也李巡孫炎皆曰闕
明發行此即鄭義釋言多發夕者旦夕也釋文引韓詩云發旦
出後人所補非周公之舊發夕者旦夕也釋文引韓詩云發旦
也廣雅發明也明亦旦也易林屯蹇升中孚並云襄送季女至
於蕩道齊子旦夕雷連久處此即木韓詩說猶云朝朝暮暮也
後漢書張衡傳思元賦發昔夢於木禾兮穀也崑崙之高岡李

賢注衛此夜夢禾生於崑崙山之上案昔夕古通賦亦誤解詩以發爲語詞故李注釋作此夜其實詩義不如是也又小宛明發不寐明發猶明且楚辭招魂厭酒不廢沈日夜些王逸注不誤說當作毛傳明發發夕至旦也亦非

蜉蝣掘閱

詩蜉蝣掘閱毛傳掘閱容閱也鄭箋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案說文掘掘也左哀二十六年傳掘掘師定子之墓釋文掘掘或作掘掘吳語掘掘之而狐掘之章注掘發廣雅掘穿也閱與穴同宋玉賦空穴來風莊子作空閱字作兒老子塞其兌閉其門兌與門對文淮南道應訓太公曰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于兌注兌耳目鼻口也是亦以兌爲穴也穴空能容故傳以容閱釋之谷風傳閱容也此傳容閱皆訓閱字非訓掘字故箋巾之云解閱也詩義以喻君臣不恤政事恆

愈愚錄卷二

美其衣裳危亡無日若蜉蝣之居穿穴朝生夕死也鄭箋以解朝夕變易大戴禮曾子疾病篇魚鼈龜鼃以淵爲淺而歷穴其衣服非廣雅掘掘穿也荀子法行篇歷穴作堀說苑敬慎篇潛夫論貴忠篇作穿穴堀說即詩掘閱堀與掘同說文堀突也引詩蜉蝣掘閱詩義以掘爲正則作堀者三家之借字與荀子作堀同也說與閱亦通用詩我躬不閱左襄二十五年傳作說昭七年傳南宮說禮記檀弓作南宮閱周語王孫說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孫閱是其證

管子山權數篇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尹知章注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王氏伯申曰玉篇廣韻掘音其勿其月二切其月與求月同是掘字本有求月反之音故闕與掘通

亦音求月反掘闕二字音義無異也蓋管子本作闕校書者因其音義與掘同而旁記掘字傳寫者誤入正文尹不能釐正而強爲分別失之見讀書案王說非也掘闕猶掘閱不得存闕去掘

笙詩六篇

漢書儒林傳王式爲昌邑王師對使者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式爲免中徐公及許生弟子同出於魯申公是魯詩此六篇亦亡桂君文舉曰都人士首章鄭禮記注以爲毛氏有之已亡而三家則亡蓋容有毛氏有之而三家亡者未有毛氏家猶存也

中鄉

詩采芣于彼中鄉案漢書地理志宏農郡陂池高帝八年復陂

愈愚錄卷二

池中鄉民又河內郡獲嘉故汲之新中鄉又山陽郡中鄉侯國苗鄉侯國竊謂采芣篇新田苗畝訓釋並見爾雅中鄉與新田苗畝連文必指田言漢志中鄉苗鄉文相類苗爲田二歲之名中鄉亦其例也周禮有上地中地地下地之目中鄉其中地歟

豔妻

鄭氏箋詩以十月之交四篇爲厲王詩讀豔爲閨其說本於魯詩漢書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昔褒姒用國宗周以褒閨妻驕扇日以不滅又曰抑褒閨之亂外戚傳班婕妤賦曰哀哀閨之爲邦晉書王沈等傳論曰援朱均以貳極煽褒閨而偶震此皆以豔爲閨顏師古注谷永傳云魯詩十月之交篇曰閨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又注外戚傳

云小雅刺幽王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閻婁方處案外
威傳亦用魯詩師古以毛詩釋之非後漢書左雄傳褒姒用權
七子黨進此用毛詩說

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毛傳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鄭箋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
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孔疏小人惡直醜正故不敬則
危案畏慎即是敬義與傳同左昭元年傳晉樂王鮒曰小人之
卒章善矣吾從之杜注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
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固又荀子臣道篇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案與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
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
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

愈愚錄卷二

七

廣雅書局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呂覽安死篇引此詩高注小人
而為政不可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也人知
其一莫知其他一非也人皆知小人之為非不知不敬小人之
危殆淮南本經訓亦引此詩高注言小人而為政不可不敬不
敬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
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他皆可引申
傳箋之義

鬼蜮

詩為鬼為蜮釋文正義不解鬼字其訓蜮字祇引洪範五行傳
及陸璣蟲魚疏今案鬼蜮一類皆謂其能中傷人者漢舊儀顏
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癘鬼一居若水為

大四百五十六

十九冊

輿地記鬼論衡訂鬼一居人宮室區閣善驚人為小兒鬼東京

賦八靈為之震懼况鬼與畢方辟除注魃小兒鬼抱朴子登

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而後善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

音大語其名曰蜮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亦名然內亦可兼

呼水經注若水篇瀘江水條下此水傍瘴氣時惡氣中有物不

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左

思初作蜀都賦云鬼彈飛丸以礮礮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

同是皆言鬼之中傷人也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蜚左傳為災也

杜注蜚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為災正義服虔云偏身渡渡或

或故為災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注蜚之言猶惑也其毒害

傷人形體不可見穀梁傳盡射人者也范注蜚短狐也蓋含沙

射人楚辭大招蜮傷躬只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蜮生南越越

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

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劉

歆以為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

試厥咎國生蜮說文蜮短狐也段本改似鼃三足以氣射害人

抱朴子登涉篇吳楚之野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

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大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

中有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為矢則因水

而射人中人身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即發瘡不曉治之

者殺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又云射工蟲冬天蟄於山

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雷氣起如灼蒸當掘之

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博物志

江南山谿中水射工蟲甲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
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殺人周去非嶺外代答余在欽一夕
燕坐見有似蜥蜴而差大者身黃脊黑頭有黑毛抱疏籬之杪
張額四顧登身如將躍也適有士子相訪因請問之答曰此名
十二時其身之色一日之內逐時有異口嘗含毒俟人過則射
其影人必病余曰非所謂蜃者與生曰然鄭露亦雅斑衣山子
插青街弩裸體獸交遺精降於草木嵐蒸瘴結益然化生狐長
三寸狀如黃熊口銜毒弩巧伺人影胎性使然也予南海有木
弩蟲四月一日上弩八月一日卸弩亦能射人與此不同予游
六磨影落淵水爲短狐所射毒中左足適欲撲殺有大蟪蛄腹
踴躍搯其喉而食之未幾痛入骨髓始知如蟪蛄也如蜂房仁
如盤渦乍如蛇首一日一夜其變百出其大二寸間過三寸則
死毒大如狐則對時死遍走羣醫命在呼吸遽然猛省蟪蛄能食
之必能制之偶有八字丹蟪蛄跳躍草際取向毒處一吸支體立
運毒口出涎滴后石爛魂魄漸復如坐冰壺其口兩月方合聞
鴛鴦鸞鷺皆能食之腦可止痛諸說皆詳悉故備錄之

以社以方

博古圖載周尹尚蓋惟十有二月王初祭旁歐陽圖說以旁爲
旁始旁之旁非也旁方古字通用或謂旁亦可爲助之假借說
皇也郊特牲索祭賦于廟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祭以詩甫田
首月斯其時祭燔黍酌取旁皇之義若以旁代助恐非詩甫田
以社以方毛傳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箋秋祭社與四方爲五
穀成熟報其功也正義引曲禮注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

愈愚錄卷二

九

廣雅書局

郊也傳主迎氣指四時言箋主報祭指秋言各舉一節耳又
田來方禮祀鄭箋成王之來則又禮祀四方之神所報焉雲漢
方社不莫鄭箋祭四方與社又不晚案春祈秋報皆爲四方之
祭博古圖又載周司寇區等此稱祭旁當是秋報然周十二月
爲夏之十月報祭當在秋而此在冬者或五穀成熟歲晚也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詩毛傳日且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爾雅孫
注明星太白也晨出東方據史記索高三舍索隱作今日明星
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太白案史記天官書太白其他名明星
又云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
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

愈愚錄卷二

十

廣雅書局

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
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八歲二百二十日復
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
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
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日明星柔高遠日日大羣剛其始出西
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日
人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日太白柔高遠日日大相剛
此言太白晨昏出入甚詳可補詩正義之略又天官書歲星以
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日開明此但言其晨出不言其夕出則別
是一星而後人疑爲詩之啟明又避諱改啟作開也是應篇解
啟明長庚兼取歲星太白正坐此失天官書又云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以見兵

起亦是妖星偶與太白同名非詩長庚又始皇本紀三十三年
明星出西方皇甫謐云彗星見亦非此明星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詩賓筵篇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毛傳立酒
之監佐酒之史正義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倦失禮
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即引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案
燕禮鄉射鄉飲酒旅酬皆有司正司正即監也儀禮燕禮云射
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鄭注君許其請因
命用為司正又云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又
鄉射禮云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鄉
飲酒禮云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皆立

愈愚錄卷二

十一 廣雅書局影

之監也禮記鄉飲酒云工告樂備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
能和樂而不流也鄭注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一人或
為二人案二人謂監史也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公罔
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此即二人為司正之證正義云一人謂主
人之吏也將留賓旅酬為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為司
正以監之案漢書齊悼惠王世家高后立諸呂為三王嘗入侍
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是漢時飲酒猶存立監
之惟史不常立故云或佐之史呂氏讀詩記酒于髮說齊威王
日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秦王趙王會龍池秦王
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趙
王鼓瑟趙相如請秦王擊鉦顧召趙御史書之曰某年某月日
秦王為趙王擊鉦此立史之證

有芄者狐

毛傳以芃為小獸貌釋文芃薄紅反未知所本案芃疑或作芃
淮南子原道訓禽獸有芃人民有室高注芃葍也又脩務訓虎
豹有茂草野有芃葍集韻芃渠尤切一日獸葍詩以狐之有
葍與民之有居左傳虞人之箴曰民有寢廟獸有茂草言各安
其居也今民有周道之瘁不如狐也陳君奭詩傳疏芃與葍
一聲之轉義不可解

靈星

詩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案靈星即龍星角亢也故又曰
角星龍屬辰辰為大火故又曰火星辰為農祥故又曰農祥又
曰天田星星色赤又曰赤星靈通作零又曰零星王充論衡祭
意篇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也後漢安帝紀李賢注龍星角

愈愚錄卷二

十二 廣雅書局影

亢漢書郊祀志注引服虔曰祠角星以后稷配食蔡邕獨斷靈
星火星也亦曰龍星張晏郊祀志注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
也晨見而祭之後漢祭祀志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日龍左角
為天田官主穀史記天官書赤星宋舒云祠官歲時行禮正義
赤星即靈星祠龍左角色赤淮南子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零
星之尸也儼然元默而吉祥受福後漢東夷傳高句驪好祠零
星三國志東夷傳高句驪祀靈星是靈零同也郊祀志或言曰
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祠是祭名非祠
字也後志作祀至今血食天下於是
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孝武元
豐三年夏迺下詔令天下尊祠靈星祭祀志漢興八年有言周
興而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祀后稷而謂

之靈星者以後稷又配食星也祀用壬辰位祠之王爲水辰爲龍就其類也性用太牢縣令長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耘耨及穫刈春籩之形象其功也周禮大司樂凡舞有敔舞後鄭注云敔折五采綴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劉昭注漢舊儀曰靈星春秋用太牢禮也此漢祀靈星之禮其牲用太牢與詩所云自羊俎牛合後志言太牢前志言祠以牛不言太牢者略之也後漢傳注辰日祀以牛號至隋時用一少牢其祀始卑與古異也淮南言零星之尸儼然元默高誘注尸祭主也尸不言語故曰元默亦與詩所云不吳不傲合周語辰馬馬猶農祥也后稷所經緯管語辰以成善后稷是相三國志陶謙傳注吳書曰除舒令祠零星晉書天文志明帝太和初太史令許芝奏日應蝕與太

愈愚錄卷二

十三

廣雅書局

尉於靈星所禳又晉祠令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北見史劉通典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祝日九穀方成三時不害馮茲多祐介其農穡隋開皇初於國城東南七里延興門外爲靈星壇立秋後辰祠以一少牢見隋書禮儀志二此皆倣古禮而行之者北史劉芳傳謂靈星本非禮事此自漢初非

論衡祭意篇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三月秋以八月漢舊儀古者歲再祠靈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脩靈星之祀到今不絕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緣靈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番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

反以秋祭非求春也又曰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應劭風俗通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謹案祀典既立稷又有先農無爲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爲龍第二有田星靈星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爲上相也案論衡辨龍星非歲星及以靈星之祭爲雩祭皆是也惟雩正祀在建巳月左傳所謂龍見而雩若春秋所書秋冬雩皆因旱而請雨非正祀也今誤據漢儀以爲二月八月有兩雩豈非至后稷配食靈星周語晉語後漢祭祀志前漢郊祀志注引服虔並有此說應劭非也詩正義引周書作雩解農星皆與食今檢作雩解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農星必星辰二字之倒誤南郊祀天日月星辰皆得配食又星中已有靈星無爲別設隋書禮儀志一陳制祀昊天上帝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師雨師靈星於下立爲眾星之位又似郊天得有靈星豈當時逸書已誤抑星辰下脫靈星二字歟

愈愚錄卷二

十四

廣雅書局

禮記隱義

梁書何允傳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爲隱義又著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唐書藝文志有禮記隱義二十六卷蓋別一書朱氏錄解經義攷疑隱下脫一義子非案毛詩隱義未見唐人稱引惟禮記隱義陸氏釋文孔氏正義多引之予綜其說得三十二事曲禮獻米者操量鼓隱義云樂浪人呼容十二后者爲鼓與正義所引文異郊特牲注涉清酒以舊醑

之酒者爲其味厚脂毒也隱義云脂久也久酒有毒內則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注雖有勤勞不敢掉臂隱義云齊人以相絞許爲掉臂與正義所引同又去其餌注餌筋腱也隱義云筋之大者玉藻大夫以魚須文竹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雜記注尸亦使之於此隱義云使之言移也喪大記注角以爲斗隱義云斟客四升也祭統注所謂自卑至賤隱義云卑音必利反仲尼燕居謂萬物之符長皆來爲瑞應者也隱義云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麟鳳五靈之屬此見於釋文所引也曲禮解屨不敢當階隱義云古者履頭鼻綦繩相連結之將升堂解之也又客不虛口注虛口謂醕也隱義云醕飯畢蕩口也又獻米者操量鼓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客十二斛者爲鼓以

愈愚錄卷二

五

廣雅書局

量米又國君不乘奇車注奇車獵衣之屬隱義云獵車之形今之鉤車是也衣車如籠而長也漢桓帝之時禁臣下乘之又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注以出竟恐辱親也隱義云嫌見奪故云恐辱親也又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節隱義云去國當待放也若士不得放臨去皆行此禮也曾子問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禮器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隱義云萬物在人外非已所有故以多爲貴也又外之爲樂隱義云樂多其外見者謂衣服萬物悉外見物也已有功德故得使有此物以光輝祀先人爲樂也內則敦牟厄區注牟讀曰墜也隱義云墜土釜也今以木爲器象土釜之形又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于冢婦注雖有勤勞不敢掉臂隱義云齊人謂相絞許爲掉臂少儀不得階主注階上進者隱義云階可升上故云上進也又適公卿之喪則日聽役於司徒隱義云公卿亦有司徒官以掌喪事也又待投則擁矢隱義云尊者委四矢於地一一取以投卑者不敢委於地悉執之也又怠則張而相之隱義云君怠惰當張設法而助之或張強其志以廣大之也喪大記君於士旁三拜隱義云士有三等一等一拜故三下膝也一云旁猶不正也或云眾士都共三拜也案一云以說又君將大斂卿大夫卽位於堂廉隱義云堂廉卽堂上近南雷爲廉也又祥而外無哭者隱義云練後三日一哭於次次在中門外謂聖室也至大祥則不復於外若有弔者則入卽位哭

愈愚錄卷二

六

廣雅書局

是外無哭者又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隱義云大夫士父母之喪既小祥而歸庶子爲大夫士者也適子終喪在殯宮也又君喪相用朱綠隱義云朱綠皆緇也又魚躍拂池隱義云振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間又比出宮御棺用功布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此見於正義所引者也

禮記音義隱

曲禮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正義引音義隱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又有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正義引音義隱云且假借此字也又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注謂齊夫承命告天子辭也正義引音義隱云齊夫主諸侯所齊幣帛皮圭之禮奉以白於天子也

又知日疏趾正義引音義隱云雉之肥則足疏又檀弓注夾義道爲位釋文引音義隱云義平道案隋書經籍志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撰又禮記音義隱七卷不言撰者姓氏孔疏所引不知於二書爲誰又曲禮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正義引音義隱云雖無列於朝有吉凶猶反告於宗後其都無親在故國不復來往也音義隱當是音義隱之倒譌音義隱爲謝氏隋志作射氏字雖不同然不云射慈也注家直以唐志射慈小戴禮記音二卷及釋文序錄所云射慈禮記音一卷當之未免

謝

曲禮若不得謝經義述問以謝爲告案史記張陳列傳有屬養卒謝其舍中日吾爲公說燕漢書陳餘傳同晉灼曰臣辭相告

愈愚錄卷二

七

日謝師古曰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周勃傳使人稱謝師古曰謝告也

猶豫

經義述問通說釋猶豫最詳案猶豫或作允豫後漢書來歙傳陳蕃傳王元說罵多設疑故允豫不決李賢注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允允行貌也今本說文作允淫淫行兒音淫東觀記曰狐疑不決也馬援傳計允豫未決伏湛傳亦曰允淫淫行兒注允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允音以林反盧植傳論雖責有荆諸之倫未有不允豫奪常者也注允人行貌也音淫言允豫不能自定也竇武傳太后允豫未忍注允音淫允豫不定也允豫即猶豫猶允一聲之轉音淫允音古本不以猶豫爲獸名非也

吳仁傑兩漢梁誤補遺揚雄傳窮允闕與言三軍捕禽獸行者窮追之未定者闕止之耳允猶音相近南史淫預堆案南史預堆字又作淫預寶宇記作猶與言取途不決淮南書云善用兵者擊其猶豫陵其與與此賦上文亦云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其義一也此皆足以引申猶豫之義

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釋文及孔疏皆以北斗第七星搖光爲招搖案史記天官書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漢書天作搖鋒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爲天矛晉灼曰更河三星

愈愚錄卷二

六

天矛鋒招搖一星耳晉書天文志帝席北三星曰梗河天矛也案志以梗河爲天矛孟康一日天鋒主胡兵其北一星曰招搖以招搖爲天矛說微異一日矛柄其北一星曰元戈皆主胡兵是招搖爲杓端別一星非主指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曰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以招搖當兵故畫於旌旗以象之鄭孔以北斗第七星搖光爲招搖非也司馬貞索隱說文云杓怒讀如字史記天官書旬始星名徐廣出於北斗旁狀如彗尾其怒青黑漢書天文志象伏驚李奇曰怒當音帑晉灼曰怒雌也晉書天文志或曰怒雌也主爭兵與晉灼同或曰怒色青宋均曰怒謂色角刺出晉書天文志織女三星大星怒角布帛貴史記正義亦云織女三星左旗九星在鼓左旁星怒馬貴熒惑其出色赤怒逆行成鉤已隋書天文志市中

星稀則歲虛熒惑守之戮不忠之臣若怒角守之戮者臣殺主
據此是怒爲星之芒角刺出宋均說是也左襄二十八年傳歲
之次以害鳥帑杜注鳥尾曰帑此李奇所本然鳥是七星故有
帑矣晉書天文志及晉灼書招搖星於旗而芒角四出象星怒
以怒爲帑亦不知所據鄭注謂軍之威怒亦未斷

曲禮所載旗制可補周禮所未備案管子兵法篇九章一日舉
日章則晝行二日舉月章則夜行三日舉龍章則行水四日舉
虎章則行林五日舉鳥章則行陂六日舉蛇章則行澤七日舉
鵠章則行陸八日舉狼章則行山九日舉韓章則載食而駕注
韓韜也謂韜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此又可補曲
禮所未載

愈愚錄卷二

十九

謝茲

檀弓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正義謝茲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
平生案謝茲或作射慈陸氏禮記釋文序錄有射慈云字孝宗
彭城人吳中書侍郎齊王傳禮記音一卷隋書經籍志喪服要
記一卷下注梁有喪服變除圖五卷吳齊王傳射慈撰亡又禮
記音二卷下注梁有射慈音一卷亡今其音說無可攷見三國
志孫休傳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受學孫奮傳傳相謝慈等諫
奮奮殺之裴松之注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喪服圖及變
除行於世案裴氏於孫休傳不注而注於南齊江謐傳江夏王
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左丞孫寶重

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云年應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
十而笄射慈云十九齒爲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禮無據同所
引謝慈說禮疏齊志之外惟通典多有之射慈慈古字通用
朱氏彞尊經義攷以射慈爲即隱
義不知隱義乃何允作與射慈無涉

朝夕

玉藻朝元端夕深衣皆謂視朝詩莫肯朝夕禮曰入而夕朝不
廢朝左傳朝而夕晉叔向夕楚右尹子革夕齊子我夕張老
夕士田夕孫氏詒讓曰周禮夏官道僕率取象路以朝夕燕出
入其法儀如齊車鄭注朝夕朝朝莫夕是朝夕並視
證

妃

古者上下皆稱妃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又曰天子之妃曰后

愈愚錄卷二

年

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土曰婦人庶人曰妻檀弓鄭注帝爵
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
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
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
及周制差之則般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
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
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由鄭注觀之則后夫
人嬪世婦女御皆得爲妃明尊卑之稱不繫此也曲禮不言天
子有妃知妃非后尊稱也夫人以下不稱妃者承上文而辭省
也左傳惠公元妃孟子昭八年傳陳哀公元妃生悼太子偃師
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則諸侯之夫人稱妃也儀禮少

年饋食禮諸侯卿大夫祭其祖廟於廟之禮也而云以某妃配某氏鄭注某妃某妻也左宣三年傳文公報鄭子之妃服虔云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齊策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則大夫之孺人稱妃也妃亦為婦人之通稱左桓二年傳嘉耦曰妃成八年傳士之二三猶喪妃耦案士統庶人言詩氓序或乃因而自悔喪其妃耦有狐序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秦策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韓勑碑并官聖妃先生郭輔碑娥娥三妃行追大姬三妃謂郭輔之三女字通作妻說文妻妻往來貌也曹全碑大女桃妻是妃為婦人之美稱故通稱也魏書有河陰縣民張智阿妃造像記後周觀世音造像有女妃魏書有河陰縣民張智阿妃造像記後周觀世音造像有女妃禮記注疏之文皆民女之稱妃者

用水火必時

愈愚錄卷二

禮運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鄭注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為梁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也案春秋之獻僅指飲食必時而言不得指為用水之證今攷管子禁藏篇當春三月菽室煖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輕重已篇冬盡而春始教民樵室鑽燧堽竈泄井所以壽民也案菽室即樵室謂繕屋造即竈字見周禮大祝注燠乃堽形近之譌鑽燧堽堽皆謂易火杼井即洵井謂易水也古人易時則改水故東坡詩云石泉槐火一時新據時俗以清明日洵井則宋時猶有行之者改水改火故為用水火必時鄭注解用火不誤而解用水則以漁人入澤梁當之非也

武亂

樂記武亂皆坐周召之志也注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正義作此武舞迴移轉動亂失行列案武亂謂武樂之終亂有治義猶所云闕雖之亂也樂記上云復亂以飾歸注謂鳴鑼而止明以整歸也又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注武謂金也正義武謂金鑄也復亂武亂文正相同舞者皆坐行列無从散失下文云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是未有以失行列為節者史記集解引王肅云武亂武之治也皆坐以象安民無事也此義較鄭氏似勝又樂記下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句以崇論語以成文法同崇終也鄭注訓充亦終備之美史記樂書以崇屬下天子為句非隋書音義志又依樂記象德德功武始而受命再成而定由東三成而平對道四成而北狄是通五成而江南是振六成復綴以闢太平蓋本樂記為文亦誤以崇屬下句六成為終可得云亂此武亂以象周召則尚是五成亦得稱亂者皆坐之後即反初位故知武亂兼五成六成言也論語闕雖之亂謂闕雖三篇而止稱闕雖以統葛覃卷耳二詩先從叔升從君說與此武亂兼六成言正同

愈愚錄卷二

文王追稱王

禮記大傳武王既殺紂設奠於牧室追王太王王季父王季歷文王昌逸周書世俘解王烈祖自太王太伯虞公王季文王邑考以列升張惠言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邑考以列升王以太伯虞公邑考配也孔叢子居衛篇申祥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周魯之後也周人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王充論衡感類篇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此皆謂文王是追王也中庸獨

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似文王已自稱王故追王不及文王其實不然史記伯夷列傳武王伐紂載木主號爲文王則知定謚稱王皆在此時文王追王在先至伐紂之後設奠牧室並王太王王季耳大傳等書統先後言之中庸就設奠牧室時言之詞異而義同也武王末受命其時天下未集綜理多務追王之事或命周公爲之如成王時周公制禮作樂之比故曰成文武之德不必武王既歿周公始爲之也春秋西伯卒太子發立任周召而伐殷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爲太王不言追謚王季文王者自是略詞或版本誤也然云西伯卒又云天下已安乃稱王則武王伐紂前尚未敢稱王而文王之未稱王更可知矣史記殷本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又云西伯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又云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周本紀亦云及西伯伐飢國滅之書但言紀但言敗者西伯既卒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赴火而國不言滅也死於是周武王爲天子周本紀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人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皆慙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邶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崩是後太子發立是爲武王西伯蓋卽位五十年觀此則受命之言特當時諸侯所許非文王所稱也明年云云亦就虞芮質成之明年遞數之故史公復總釋之曰蓋卽位五十年位者三公西伯之位非天子位也史記正義帝王世紀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鶡火文王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說誤本紀又云詩人道西伯

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七年而崩論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武王卽位九年以武王上冒文王之年不改元則上文十年其爲七年無疑尙書大傳王作七年古七字多書作十也說者乃謂武王十一年伐紂十三年滅紂則誤而又說矣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本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此當時緯書所說太史公兼采異聞故並錄之蓋者疑詞史公所不敢信也詩人或出三家張守節正義引毛詩云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則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也今檢毛詩序傳皆無其文明是後人誤用史記說詩非毛詩所本有且紀以追王爲在文王時攷之諸書無一合者可知其說之不足信矣尙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邶三年伐密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其說與史公不同史但言明年此則分言一年二年蓋後人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歷數之至七年耳周書文傳解文王受命之九年云云漢書律厯志引三統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雖七年九年不同然皆後人所追數命者天命詩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則王業之基始于虞芮質成之年矣或謂受命受西伯之命此曲說書言大王肇基王迹則卽謂太王已受命可也於文王乎何疑文王伐耆在虞芮質成後史記在五年而書猶言西伯既黎不言其稱王也文王以修德爲紂所忌囚之羑里若使文王稱王紂豈能安之聽其負固六七年而不一加之罪哉卽曰紂昏憤不知然其臣若微子比干直言敢諫而伐耆之時紂伊尹告皆無一言及文王稱王何也紀言

文王陰修德行善而先自加尊號明示天下是王業未成而先速不臣之兵後世如曹操司馬懿猶不敢爲而謂文王爲之乎武王滅紂頑民不靜可知文王之時商家德澤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則其不敢稱王非惟文王所不爲抑亦勢有不得也自文王稱王之說興而踵其誤者遂謂武王卽位上冒文王之年不稱元伯夷列傳伯夷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淮南齊俗訓武王伐紂載尸而行也尸主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律厯志再期在大祥而伐紂則以武王伐紂未畢喪也太平御覽三百三十九引桓譚新論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此武王已畢三年之喪欲卒父業則以武王伐紂已畢喪也雖其說不同然皆以武王爲上冒文王之年則又似文

愈愚錄卷二

王

廣雅書局

王稱王今攷之逸周書乃大不然柔武解維王元祀孔是注此文王卒之明年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維在文考之緒功大開武解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鄆密命下文云周公拜曰訖文考之功小開武解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下文云周公拜手稽首曰在我文考寶典解鄆謀解並云維王三祀據此諸解則知武王卽位改元未嘗上冒文王之年而文王之未稱王更可知矣泰誓所言九年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武王載文王主以行若遵父命以伐紂者故自稱太子或謂太子爲居喪之稱是用緯書爲說本篇所載若白魚入舟赤烏流屋皆可見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吾于泰誓亦云

應劭風俗通三王篇論語文王率殷之畔國以服事殷此義左傳論語

文王時尙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王業始兆於此若文王生稱王便是不臣孔子焉能稱其至德太王王季皆見追號亦可謂之已王乎孔穎達周易序云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若爰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又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應像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尙南面豈容自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爰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又尙書泰誓序正義云易緯稱文

愈愚錄卷二

王

廣雅書局

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元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殷紂尙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言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案應孔說並是漢儒如康成猶不免爲緯所惑故詳錄之

壹戎衣

中庸壹戎衣或謂當作壹戎服用武成文此恐未然隋書音樂

志皇帝獻皇祖太祖文皇帝奏夏曲云終封三尺劬長卷一戎衣又獻高祖武皇帝奏夏曲云戎衣此一定韓擒虎賀若弼傳論自此一戎威加四海潘徽傳戎衣而籠關塞朝服而掃江關唐高祖討薛舉令方一戎衣靜茲多難修武備詔大定戎衣止戈斯在禪位皇太子詔師不踰時戎衣大定太宗議於太原立高祖寢廟詔一戎大定四海宅心又晉祠銘序一戎大定六合為家皆用本字為訓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中庸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案三年之喪統言父母及后世子父母之喪專指父母故分別言之正義引昭十五年左傳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

愈愚錄卷二

三

喪二焉左傳正義又引喪服斬衰三年章有父為長子杖期章傳父必三年然後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是也陳君立曰父在為母與妻雖期今案周禮宰夫注備有解禮之節故亦得稱三年大喪王后世子也大宗伯注大喪王后及世子也喪以三年為大故統謂之三年之喪但妻之喪三年乃娶貴賤所同世子之喪則有差異喪服小記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大傳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正義曰明父是適為長子斬父是庶子不得為長子服斬也然則長子三年之喪不能貴賤皆同故經文於三年之喪直云達乎天子為其有差異也父母之喪直云無貴賤一也為其無差異也

墨子節葬下妻與後子死者五字皆喪之三年非儒下其禮

曰喪父母三年其妻後子三年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又公孟篇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

愈愚錄卷二

天

廣雅

愈愚錄卷二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陳慶修校字

愈恩錄卷三

雪

寶應劉寶楠撰

論御祭意篇雪之禮為民祈穀而祈穀實也春秋實一歲再祀
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莫春者風乎舞雩莫
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龍星始出傳曰龍見而
雪龍星見時歲已啟蟄而雪春雪之禮廢秋雪之禮存故世常
修蠶星之祀到今不絕又明雪篇春秋左氏傳啟蟄而雪又曰
龍見而雪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雪秋八月亦雪案左桓
五年傳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雪郊雪各別不得以郊為雪且
龍見在建巳月非在二月春秋所書秋雪皆是因旱而雪不得

愈恩錄卷三

廣雅書局

列為正祀周正建子而仍用夏令不得以莫春為周正且周正
三月於夏為正月不得云周四月夏二月此皆論衡顯然之誤
而以論語曾點所言為指雪祀則確不可易惟春旱用雪未有
證說今案左氏云秋大雩雩不時也龍見而雩過則書不時者
言非龍見之時明此秋為旱而請雨故公羊直以為旱非有所
譏禮之失也杜預經注乃云失龍見之時語不合雪正祀在四月若春秋冬三時
有旱則亦用此雪禮行之春秋於正祀不書惟因旱而雩則書
是故雩而得雨則書雩雩而不得雨則書旱不書雩左僖二十
一年夏大旱杜注雩不獲雨故書曰旱然則凡書旱皆為雩不
獲雨矣又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二年冬十月不雨文
二年云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十三年並云正月

愈恩錄卷三

廣雅書局

不雨至于秋七月公羊說傳公勤民文公不勤民此雖未用雩
然既書不雨則皆可用雩矣康成月令注周冬及春夏雖旱禮
有禱無雩然雩為求雨必先用禱既用禱安見為不雩乎秋旱
可用雩豈春夏冬旱不可用雩乎此說之不可通者左襄五年
傳正義引釋例曰始夏而雩者為純陽用事防有旱災而祈之
也至于四時之旱則又用此禮而求雨故亦曰雩杜以四時求
雨皆為雩則無禱雩之分矣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篇備列春
夏季夏秋冬雩祭之法當是公羊家相傳如此惠氏士奇春秋
說云夏之正雩不書冬則農事成無為求雨故春夏及冬三時
皆不雩穀梁謂雩雩雩皆過也冬雩誠過矣易為秋雩亦謂
過哉穀梁謂雩月正雩時非正雩在周之八月九月者春秋皆
書月雩在周之七月者春秋皆書時雩者言毛澤未盡人力
未竭未可以雩案人力謂灌溉之功未畢也書月則時窮力盡矣
古之人重請雩者請雩故必時窮力盡而後請焉案見定元年傳鄭康成謂周之秋三月中而旱皆得修雩祀不必時窮力盡也抑或然乎案惠氏以冬雩為過又以春夏冬三時皆不雩並沿穀梁及月令鄭注之誤又從穀梁謂秋雩書月為正書時為非正書時專指七月然昭二十五年秋七月雨雩左傳以為旱甚亦是七月而書月安見雩在七月之不可書月乎然則但書秋者何也曰此史之略或史闕疑不敢定為何月耳豈得以秋為七月而書秋為非正哉民食先王所重故旱則修雩必待時窮力盡亦何為者穀梁之說皆不可通

春秋書零二十一公羊皆以爲旱左氏於桓五年發傳云秋大
零書不時也至襄五年秋八年秋九月二十八年秋八月昭三
年秋八月六年秋九月十六年秋九月二十四年秋八月二十
五年秋七月上辛季辛大零傳皆以爲旱傳十一年秋八月十
三年秋九月成三年秋七年冬襄十六年秋十七年秋九月昭
八年秋定元年秋九月七年秋又九月十二年秋大零皆無傳
杜注以無傳爲過是過爲過失而有傳者爲非過矣與釋例四
時用零義異然左氏云過則書謂春秋所書諸零皆爲過過者
過時因旱求雨爲民請命豈有所過失哉若謂其時未旱或旱
未甚而遽然求雨此必無之理左氏文有詳略未能盡一故或
有傳或無傳必從而爲之辭焉誤矣

愈愚錄卷三

三

傳

左氏成五年傳晉侯以傳召伯宗杜注傳驛昭五年傳楚子以
駟至于羅納杜注駟傳也案傳車之制漢書高帝紀田橫乘傳
詣洛陽如淳注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
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輶傳急者馳一乘傳師古曰古者以車
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驛文帝紀文帝從代令張武
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吳王濞傳攻梁壁袁盎歸報條侯乘
六乘傳會兵滎陽司馬相如傳建節往使西南夷馳四乘之傳
昌邑王乘七乘傳詣長安此漢時傳車之制疑仿於周

割臂

左莊三十二年傳割臂盟公定四年傳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

人盟爾雅蓋割裂也謂當臂當心裂取血也列子湯問篇剋臂
以誓釋文中國饗血越人契臂許慎云剋臂出血也淮南子齊
俗訓越人契臂高誘注刻臂出血也案列子釋文所引許慎說
當亦出淮南注剋刻義同其作契者爾雅郭注今江東呼刻斷
物爲契斷呂氏春秋察今篇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
水遽契其舟淮南子說林訓中流是契有刻義九家易云契刻
也是也字通作鏤晉樂府鏤臂飲清血新唐書李嗣業傳與諸
人猶然以刀畫臂爲肉鏤血入酒以盟同心相爲歡飲

方城

顧寧人謂長城始於戰國其實春秋時已有之管子輕重丁篇
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又云長城

愈愚錄卷三

四

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此齊之長城也其齊魯漢書地理志

南陽郡葉楚葉公邑有長城號曰方城水經澠水注有潞水出

黃城山東北有方城世謂之方城山水東流注澠水故地理志

曰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黃城方城音最近盛宏之云葉東

界有故城始讎縣東至澠水達泚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

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長城卽

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北面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

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

池指此城也若史記禮書正義引括地志云方城房州竹山縣

東南其山頂上平四面險峻山南有城長十餘里名爲方城卽

此山也此別一方城當出後人所稱非春秋時方城

水經汝水注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方城唐勒奏上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宏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余案春秋屈完之對齊桓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今本杜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未詳孰是愚案方城本山名因山爲城故其城卽名方城水經灋水注因山以表名是也韓非子有度篇燕襄王襲涿方城亦謂在涿邑之長城是長城可名方城也左傳方城字數見僖四年襄十六年二十六年二十九年昭十八年哀四年其字皆作方城但因山爲城不止一處方字或譌作万故因以爲萬城也史記趙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爲固楚襄王控霸南

愈愚錄卷三

五

土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通華夏號爲方城其詞與水經略同則水經注所稱楚盛周衰乃據楚襄王時言之而春秋時已名方城則知其字不作萬也

子嘗攷戰國時齊魏韓中山趙燕秦皆有長城及閔日知錄已有此說乃就其引證所未及者補記於此戰國秦策張儀說秦王曰齊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燕策王曰吾聞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侯及我師伐齊入長城呂氏春秋下賢篇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所齊史侯獻諸天子此事國策史記皆無效似不足信記六國表趙成侯侵齊王長城齊威王十一年趙取我長城事見趙世家亦云成侯七年侵齊至長城正義曰齊長城西田敬仲世家於威王九年後二十三年前云趙人歸我長城此總敘

大四百七十六

政編國史之事實長城楚世家射噯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鮮東莒夕發沮丘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索隱曰地理志云長城在濟南也正義曰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禹貢錐指水經注濟水自臨邑縣東又北逕平陰城西京相璠曰平陰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卽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尙存又云朱虛縣泰山上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琅邪巨海千有餘里蓋田氏之所造括地志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山北岡上經齊州淄州東至密州琅邪臺入海元和志云故長城首起平陰北二十九里通典云盧縣

愈愚錄卷三

六

有長城東至海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鉅防卽防門也寰宇記云諸城縣南四十里有長城東南至海迤邐上大朱山盡州南界二百五十里今案齊長城橫絕泰山縣地千餘里自平陰而東歷肥城長清泰安萊蕪淄川沂水臨朐莒州以訖於諸城皆有故址此雖後人所築然皆因岡阜自然之勢爲之禹貢青徐分界亦必以此此齊之長城也六國表魏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秦本紀正義魏西界與秦相接南自華州鄭縣西北過渭水濱洛水東岸正義說洛水即漆沮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築長城以界秦境魏世家正義略同此魏之長城也魏世家秦有鄭地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韓也原誤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此韓之長城也趙世家武靈王曰我先王

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此趙之長城也張儀列傳說燕昭王曰秦下甲雲中九原擊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正義曰易水長城並在易州界刺客傳太子丹傳鞠武曰秦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宋有所定也周勃世家擊破綰軍沮陽追至長城正義曰卽馬邑長城亦名燕長城在朔州北此燕之長城也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築長城六國表三十三年築長城案本紀三十三年城河上爲塞卽此秦并六國後所築之長城也長城始於春秋之齊楚其後秦韓魏趙燕中山皆相繼爲之至秦并天下乃繕治秦趙燕舊築長城以拒胡非始皇創爲之也齊楚韓魏中山長城本以禦鄰國故秦廢而不築

愈愚錄卷三

七

君行一臣行二

左傳二十八年傳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行一臣行二弗可失矣案聘禮賓入門左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注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疏諸侯階有七等公升二等在上仍有五等而得云君行一臣行二者但君行少臣行多大判而言非謂卽君行一臣行二此文出齊語晏子辭又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疏兩楹之閒爲賓主處中今乃於東楹之閒更侵東半閒故曰君行一臣行二也公食大夫禮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注云主國君南面授之當東楹者欲得君行一臣行二也據此是行一

行二乃君臣步趨之禮子犯特借以爲言蓋以復衛封曹有似行二釋宋圍有似行一子玉亢倨故言其無禮以激晉文之怒

杜預論公孫宣儀行父之誤

左傳陳公孫宣儀行父導君於惡至覆其國杜預注顧稱之先兄鶴汀先生極論其非見集解謹案韓非子說疑篇若夫周滑之鄭王孫申陳公孫宣儀行父荆平尹申亥隨少師越種于吳王孫頌晉陽成泄齊登刀易牙此十二人者當作十人之爲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撿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君不難爲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尙忍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此論陳三子可爲

愈愚錄卷三

八

西宮北宮

左襄十年傳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杜注公宮傳又云却鄭伯以如北宮下文云盜入於北宮杜竝無注案西宮公宮北宮夫人宮也曲禮疏云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是王之六寢卽王之六宮也陳氏禮書謂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是后之六寢卽后之六宮也諸侯之制殺於天子周禮宮人疏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亦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者

是也如賈氏言是諸侯路寢居中別有二寢當名東宮西宮東

宮則莊十二年傳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亦為太子宮隱三年

傳東宮得臣是也杜注得臣齊太子也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西宮即此傳文是

也夫人亦路寢居中別有二寢亦名東宮西宮東宮則襄九年

傳穆姜薨於東宮是也案穆姜當居中宮而居東宮者以罪降也杜注太子宮北西宮則公

羊傳二十年傳西宮災西宮者何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矣

是也何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應諸侯娶三國女惟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膳居西宮左膳居東宮少在後

然夫人有東宮西宮而無北宮傳言北宮者君宮在南夫人宮

在北故名北宮周禮內宰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鄭注

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於王言之內小臣疏云言北宮

者對王六寢在南以后六宮在北故云北宮也據鄭賈之言知

傳文北宮為夫人宮矣亦名內宮左成十人年傳齊侯使士華

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杜注內宮夫人宮是也惟然諸侯

與夫人各有三宮而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喪服傳云

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案爾雅宮謂之室

室謂之宮命士以上父子異室故有東西南北之異非如天子

備六宮之制也

走

左襄三十年傳使走問諸朝釋文走疾速之意也一日走使之

大司馬五十二

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後漢蘇竟傳注走謂馳走之人謙稱

也又選東京賦走雖不敏辭綜注走公子自言走使之入如今

言僕矣又諸蔣公奏記注引漢書應劭注走僕也小爾雅走我

也太史公書有牛馬走之稱

鮀化黃能

左傳稱鮀化黃能其語甚誕續漢五行志靈帝時江夏黃氏之

母浴而化為龍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

在其首抱朴子論仙篇楚姬為龍晉書五行志魏文帝黃初初清河宋士宗

母化為龍入水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為

龍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龍入坎遊戲一二

日恆延頸外望伺戶小開輒輪轉自躍入於遠潭遂不復還皆

與鮀化事相類丁君壽昌曰禹亦有化龍事見何史所引古人牛哀化為虎后化毒龍似此甚多

子皮戒趙孟

左昭元年傳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

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孤葉及享趙孟為客禮終乃宴案燕

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

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

此主君使人戒賓上介傳賓命以替使者之辭也又寡君固曰

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固以請

辭此使者再戒而上介再答也又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

大司馬五十二

貶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此賓出見使者使者見賓面致其君命而賓答許之也左氏所謂于皮戒趙孟禮終者即指此禮知是上介答使人者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上介出請人告是也知賓出見使者使者致命者公食大夫禮三辭賓出拜辱大夫不答拜將命是也左傳又云及享趙孟為客禮終乃宴案禮享食立賓有二享食則尊者為賓禮經所言饗賓及公食大夫禮是也燕則不以尊者為賓燕禮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賓為苟敬苟者亟也其介為賓聘禮記亦云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宰夫獻鄭注燕禮云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於賓今燕又且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後以臣禮燕為恭敬也於是席之為獻諸公之

俞樾錄卷三

上

廣雅釋義

位公降迎上介以為賓聘禮注略同據此則左氏云禮終乃宴當以上介為客傳無文者略也又燕禮云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鄭注不以所與燕者為賓者燕為序歡心賓之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為客此之謂也君但以大夫為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於君賈疏云案禮記燕義云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注云公卿尊矣復以為賓則尊與君太相近是不用公卿為賓恐逼君用大夫為賓雖尊之猶遠於君不悞逼君也此燕已國之臣不以賓為賓也皆臣不敢敵君之義公父文伯不以南宮敬叔為賓而以路堵父為賓此又主不敢敵賓之義

翠被

左昭十三年傳楚子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杜注以翠羽飾被漢書西域傳贊孝武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張衡西京賦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則翠被乃加於衣上者若今之背心敷桂文燦白論語鄉黨寢衣孔注以為今被說文亦以被為寢衣被可稱衣則衣自可稱被翠被者蓋猶今之袼袂禦寒之衣也丁壽昌曰翠被疑即鶴氅之類故楚子雨雪而衣以出也

南孺子

左哀三年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杜注南孺子季桓子之妻案孺子貴妾之名非妻也禮大孺人孺子秦策守門姬曰某夕某孺子鮑彪注孺子亦婦人之義蓋取此

俞樾錄卷三

上

廣雅釋義

美稱齊策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辟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之韓非子八姦篇謂儲說謂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加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齊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齊公欲知王所欲立於是為十五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案韓子兼存二說楚策亦云楚王后死或謂昭魚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則諸詐之謀當時術士多行之不必盡屬存疑也但韓非以為威王時據策則在閔王時當以策文為是又策七孺子韓非作古七字多非作十論語作者七人鄭本作十人史記周本紀西伯後十人而前篇作十人秦公又周公行政十年即七年劉向列女傳宋茶伯姬傳十年秦公卒十當作七見顧君疏證楚莊樊姬傳同列者七人韓詩外傳作十人齊杞梁妻傳十日而城為之崩水經注後漢書孔融傳注燕文類聚六十三引並作七日漢孔融傳守廟存之錄碑三月廿十日即廿七日也十字七字今不能定宜兩存之高誘注孺子幼艾美女也趙策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

秋繁露度制篇次國一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小國同大國三姬二良人故無孺子漢書藝文志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顏注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晉書劉聰傳漸準從妹爲人孺子皆孺子爲妾之證

邗溝

左哀九年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案邗溝卽鴻溝史記河渠書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此廣陵之鴻溝卽吳所開也或謂鴻溝有一一定之稱鴻溝字通廣陵鴻溝卽所謂鴻溝于商會之河開按左氏言通江淮史記言江淮之間其爲在廣陵無疑渠書又云榮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此榮陽之鴻溝與廣陵無涉顧氏炎武謂國利病書常領雒陽全陵片有邗溝常領雒陽全陵片有邗溝常領雒陽全陵片有邗溝南史卞彬傳常于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爲齊王彬曰殿下卽東

愈愚錄卷三

三

廣雅書局

宮府則以青溪爲鴻溝鴻溝以東爲齊以西爲宋又南齊王儉傳太祖從容謂儉曰我今日以青溪爲鴻溝對曰天應民順庶無楚漢之事青溪金陵地也此皆譬引之詞非金陵有鴻溝

分陝

公羊隱五年傳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釋文自陝式再反何云宏農陝縣也一云當作邾古洽反王城邾鄒曲禮下鄭注引此傳釋文略同案作邾是也逸周書作雒解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南繁於雒水北因於邾山以爲天下之大漢劉昭後漢郡國志河南注博物記曰南望雒水北至陝山陝山卽邾山之譌水經穀水注引京相璠說邾山名邾地邑也說文邾下云河南縣直城門官陌地也从邑辱聲春秋傳曰成

大四百三十一

王定謂于邾鄒段氏王我注云地理志曰河南郡內故邾鄒王城是則漢之河南縣左傳之邾鄒也周時邾鄒爲大名漢時專呼城外官陌爲邾邾鄒舊名之僅存者故皇甫謐杜預皆云邾鄒有邾又邾下云河南雒陽北芒山上邑北芒山卽邾山云北芒山在今河南府北十里山連偃師鞏孟津三縣綿亘四百餘里左傳昭二十二年王田北山卽此周書所謂邾山者北邾也據許氏說則卽卽邾之別故爲山上邑也周召分邾當在

營東都洛邑之後其時周召並爲二伯而邾鄒乃周之土中故于此分治隸釋漢成陽令唐扶頌分邾之治優隆于君可見漢時經師舊說有作邾也漢書杜邾傳周召分職於陝並爲兩疑顏注分職於陝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卽今陝州也而說者妄云分邾是潁川邾縣謬矣案顏氏定作陝不作邾非也說者以爲潁川邾縣亦非說文邾下云潁川縣

愈愚錄卷三

一四

廣雅書局

段氏注曰見前志故楚邾邑也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城邾十九年令尹子瑕城邾秦二世元年陳勝將鄧龍將兵居邾在今河南汝州邾縣據此則潁川之邾爲楚地與邾鄒之邾爲周地顯然不同後儒習聞分邾之說不攷其地而以潁川當之誤也然亦可見唐時諸儒猶有作分邾者矣古陝邾字偏旁多互易史記游俠列傳陝韓穉徐廣曰陝疑當作邾字又南越列傳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案韓穉字千秋游俠傳陝乃邾誤此可爲陝邾偏旁互易之證

分子

穀梁傳燕周之分子也范甯注分子謂周別于孫也陸德明音義分本或作介姚氏爾云分子當是別子古別字作介故傳本

大四百三十一

或作分或作介皆以古字形近而誤范甯時傳本未誤故注云
謂周別子孫也唐以後其文舛失故疏解失之案分子即別子
不必改字作兆范注明言分子無從知范本爲別子史記楚世
家其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召五分子齋而人漢
北海相景君碑鳴皋不鳴分子還養分子當謂庶子漢氏謂此
用家富子壯則出分之語
武都太守耿勳碑修治狹道分子効力又義井碑陰題名稱分
子者六十人漢氏謂似指士豪出
分之子解分子太泥皆作分字豈亦形近之誤耶
姚說非

蜀志彭蒙傳蒙與諸葛亮書曰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
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裴松之注以爲分子之厚者蒙言劉主
分兒子厚惠施之於已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案

愈愚錄卷三

十五

唐韓愈書局

分子別子也言先主待別子之厚無有過於蒙者蒙自比別子
故以先主爲慈父裴注說分子未當

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韓詩外傳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
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
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逸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
子矣又云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上之所以治之者對
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
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
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
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舊無此五字
此據說苑增所兄事者五人足以

大四百六十六

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虛

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小不齊爲之大舊作惜乎
不齊爲之

天此據說苑以意增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

母子賤其似之矣說苑政理篇與此略同說苑又云孔子往見

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

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

祿雖少嚮嚮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

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

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觀此諸說

則夫子所云魯之君子即指父事兄事所友所師者言子賤爲

政全在得人故三得終之以朋友益親夫子既贊美子賤能取

人而又以見魯多君子故云若魯無君子子賤安所取法以成

其治乎新序雜事二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

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

旁引其肘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

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宓

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

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新序與說苑同出劉向蓋魯君

能信用子賤而子賤又能取人以輔其治故孔子美之漢人說

經皆有依據苞咸注皇侃邢昺疏乃不知引證而空爲贊歎之

詞於義疏矣

乘桴浮于海

漢書地理志元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顏師古注引論語此章文云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案據志說則是浮海指東夷夫子當日必實有所指之地漢人去古未遠故尙能得其說非泛言四海也王君澄問書地理夫子本欲行道於魯魯不能終其用乃去而之他國最後乃之楚則以楚

愈愚錄卷三

十七

廣雅書局

雖蠻夷而與中國通已久其時昭王又賢葉公好士故如楚以冀其用則是望道之行也至楚又不見用始不得已而欲浮海居九夷史記孔子世家雖未載浮海及居九夷二語爲在歸魯之後然以意測之當是也其欲浮海居九夷仍爲行道故顏師古云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則其非邈世幽隱但爲世外之想可知即其後浮海居九夷皆不果行然亦見夫子憂道之切未嘗一日去諸懷矣顏監漢志此注義最精善于聖人濟世憂民之念深得其解故予爲引伸其說焉

文質

論語兩言文質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質猶文也

猶質也文質皆指禮古人無有空言文質者禮器云禮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素節質也禮貴文質得中故棘子成重質子貢告以虎豹犬羊之喻正以二者不可偏勝與夫子所論爲野史者同意夫子教人之法不外博文約禮而所以教人學禮之法不外文質得宜先進篇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進文質得宜即今之所謂野人後進文過其質即今之所謂君子當時尙文故不獨質勝文者爲野即文質得中者亦爲野其實當時所稱爲野即夫子所云文質彬彬而當時所稱爲君子則夫子所云史也夫子欲從先進故言魯若用禮樂則從此文質得宜之先進非以野爲質勝文而從之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夫子欲從周者此即文質得宜之文郁郁即彬彬非如所謂文勝質者也表記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文質皆言其至故如虞夏質多文少者爲文不勝質即殷人稍文周人文質得中者亦爲質不勝文其實殷人亦是質多文少而禮樂至周始備文質至周始爲損益盡善故論語言文質皆就周禮爲說以其得中而不偏勝也表記與論語詞義不同所謂言非一端各有當矣

觚

博古圖載商周觚凡三十五其形如今銅花瓶而腹起四稜然商父乙觚立戈觚周蟠夔觚小圓觚並無四稜攷之禮注皆不云酒觚有稜則知腹起四稜乃後代所作攷工記梓人爲飲器觚三升梓人乃攻木之工燕禮公用象觚注觚有象骨飾也惟

以木爲之故得以象骨爲飾以骨爲飾故觚解字皆從角云公

觚則但稱觚不必皆以骨薛氏崇義三禮圖謂觚用木其說良

是梁書劉杳傳案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

酒用木則易弊壞豈能閱數千年之入至宋猶存此可知博古

所載諸圖有棧無棧皆不足據丁氏壽昌曰莊子濤中之木斷

足見王肅子尾而爲樽傳古祭器無不用木者

博古圖卷十禮失于古遠之後而尊爵飲器之類往往變而用

木形製既陋而復加以髹漆內赤外黑彩繪華絢悉乖所傳是

非莫得而攷正殊不知三代範金以寓典法實然不同及觀此

器一出非徒足以取證其謬而亦悟先儒之可笑矣案此說不

然古器本皆用木以今觚解之類多是範金學士文人重價爭

購詫爲奇寶而眞偽雜出不能深辨謂此非古器固然不可而

謂古非用木則亦不合

六藝

論語游於藝謂詩書禮樂也周易春秋皆謂太史非民間所

不及游如息焉游焉之游漢書司馬相如傳游於六藝之圃是

也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師古攷六經之爲六藝徵諸

史漢其證甚多史記封禪書孔子論述六藝孔子世家贊自天

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伯夷列傳夫學者載籍極

博猶攷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儒林列傳秦

焚詩書六藝從此缺焉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

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

史公自序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漢書司馬

又仲尼追修經術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漢書藝文志曰欲於

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六藝略師古曰六又曰游文于六經

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董仲舒傳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

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公孫宏傳贊孝宣承流纂修

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王褒傳講論六藝羣書景十三王

傳河間獻王德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公孫賀等傳贊舒六

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章賢傳六藝所載皆言不當師古曰六匡

衡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通人道之正故審六

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儒林傳古之儒者博學厚六藝

之文師古曰六藝謂易王莽傳張純等曰謹以六藝通義經文

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莽傳贊并誦六藝以文

茲言師古曰以六經後漢書章帝紀有司奏言孝明皇帝博貫

六藝李賢注周禮保氏教之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前書藝文志

謂六經也李賢兩存其說非鄭元傳博稽六藝又著六藝論賈

逵傳游情六藝班彪傳服膺六藝又講論乎六藝注六藝謂詩

也張衡傳遠通五經貫六藝又河洛六藝又思元賦御六藝之

珍駕兮皆以六藝爲六經也

泰伯

詩經曰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思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則太

姜固太王元妃也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

姜生少子季歷然則太伯虞仲非太姜所生當是庶子季歷雖

八四九十五

少當是嫡子但泰伯長且賢或已立為太子故晉里克告太子申生曰為吳太伯不亦可乎是已立為太子之驗以古公之賢必不肯更立太子而太伯默喻古公之意託採藥而不返所以孔子稱其至德也

侍食

侍食有二王藻曰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此侍食非君所客君不命臣祭故不言君祭有膳宰嘗羞故不言先飯那疏賜之食則不祭是也又曰命祭然後祭先飯偏嘗羞飲而俟此以客禮子臣君祭之後先飯之前有君命臣祭臣承命而祭之事那疏君命臣祭臣亦祭是也然君命臣祭臣承命祭以客禮自子也君命臣祭臣不祭委君命也夫子於君祭時不待君有命亟自先飯既不敢承君命又不敢委君命陽託膳宰以示愛君之心陰辭命祭以示不敢當客禮之意事君盡禮之至也

正名

論語正名指衛蒯瞶及輒事無可疑者然名字究無確解今案春秋哀公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孔疏云世子者父在之名蒯瞶父既死矣而稱世子者晉人納之以世子告之是正世子以示宜為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衛國無可褒貶故因而書世子耳據此是世子乃晉人所告正合乎禮故孔子因之可知論語正名即此正世子之名也蓋蒯瞶因欲殺南子出奔春秋於定公十四年書衛世子蒯瞶出奔宋明

愈愚錄卷三

三

衛人來告正以世子稱之左哀二年傳載公謂公子郢曰余無

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立社稷君其改圖

夏衛靈公卒是蒯瞶出奔後靈公未別立太子也未別立太子

則猶以太子蒯瞶春秋之義世子繼體以為君為輒計者內

迫於南子不能迎立蒯瞶則惟如伯夷叔齊及公子郢之所為

遜避弗居斯已耳乃輒儼然自立當時必援無適子立適孫之

義以王父命為辭左哀三年經疏據左傳公子郢讓國不受然其是然以王父命為辭後立輒非有靈公之命使立之也此駁公羊

當附實事輒所假以為辭者也是輒不以太子蒯瞶觀於公

子郢之言有亡人之子輒在忠貞如子郢在輒未立時已不敢

以太子稱蒯瞶則輒既立後假以王父之命其誰有敢稱蒯瞶

為太子者所以蒯瞶入戚輒命石曼姑同齊國夏帥師圍戚明

是待蒯瞶以寇仇其不以太子子蒯瞶審矣史記自序南子惡蒯瞶子父易名是

當時不以蒯瞶為太子名之顛倒未有甚於此者名不正則言不

順故夫子亟欲正之而輒之不當立不當與蒯瞶爭國顧名思

義自可得之於言外矣

穀梁哀二年經注鄭君曰蒯瞶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

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

不與蒯瞶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子糾但

於公子為貴非世子也又傳曰糾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糾者

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

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寧

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纂若靈公廢蒯

愈愚錄卷三

三

賁立則則賁不得復稱據日世子也稱賁賁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於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也案范甯經傳兩注皆引江熙說是也鄭世子忽出奔許其反正則則賁稱世子亦如鄭世子忽可許其反正矣且君薨稱子是自稱故適子庶子皆稱之若他人所稱得從其實何爲賁賁不可稱世子乎就其自稱爲子則有反國之道就其先君所立稱世子何爲獨無反國之道乎鄭忽於莊公歿後亦稱世子何獨賁賁稱世子爲春秋之所不與乎世子靈公所立靈公未別立世子則猶以世子子賁賁何云靈公廢之乎鄭君惑於公穀王父命之說爲輒當立則不得不繼世子不知以王父命辭父命本是輒所私擬當時臣民信於其說故皆以賁賁之爲世子爲靈公所已廢獨魯史從晉告書之猶存其名夫子修春秋亦因魯史存之所謂欲正名者此耳

九合

論語九合諸侯穀梁莊二十七年疏引鄭氏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上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諸家引申其義不同皇侃義疏曰穀梁傳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穀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上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會鄭疏全錄此文是鄭以兩鄆兩幽兩貫首戴甯母葵上爲九合陸氏釋文曰穀

梁傳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穀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則又以柯及兩鄆兩幽兩貫首戴甯母爲九合盧氏文昭攷證曰今穀梁注十三年下無又會柯有僖九年會葵上皇瑯疏所引皆同然鄭注論語亦有柯無葵上案鄭論語九合並無陸氏所引范注當有所本非誤也穀梁莊注不知盧說何所本陸氏所引范注當有所本非誤也穀梁莊二十七年疏引鄭釋廢疾云去貫與陽穀或云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爲九也僖九年盟于葵上疏云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然則鄭注不數貫而數陽穀穀梁疏所言與公羊三三印合陸氏言鄭有貫無陽穀互證陳鱣說略同是鄭以柯及兩鄆兩幽兩貫陽穀首戴甯母爲九合宋君翔鳳曰范以柯爲離會故不數鄭數柯者以信始著於天下也穀梁疏引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上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是鄭亦數葵上而並去貫與陽穀疏又云與猶數也言數陽穀下引劉炫難曰貫與陽穀並非管仲之功何得去貫而數陽穀也是彼欲不數葵上故附會鄭義劉氏之難爲得此既載劉難而後疏乃云鄭指陽穀是其失檢蓋桓之信著乎天下自柯始故舍北杏去貫與陽穀則必數葵上鄭釋廢疾又云柯之盟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葵上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是鄭護穀梁以葵上爲美安得

反據公羊而指陽穀也是鄭以柯兩鄆兩幽榿首戴甯母葵上為九合愚謹案穀梁莊二十七年注以北杏兩鄆兩幽榿貫陽

穀首戴甯母葵上為衣裳之會十一疏即引釋癢疾去貫與陽

穀而釋之曰鄭意不數北杏自外與范注同又於莊十三年會

于北杏疏曰鄭釋癢疾數九合則以柯之明年為始鄭以孔子

云九合諸侯北杏之會經無諸侯之文故不數之是疏意以九

合為兩鄆兩幽榿首戴甯母葵上並柯為鄭義也宋君之言即

本於疏疏於下文又條列四說或云去貫與陽穀與猶數也言

數陽穀故得為九也此一說也又曰或云葵上會盟異時故分

為二此二說也又曰或取公子結與齊桓宋公盟為九此三說

也又曰先師劉炫難之云貫與陽穀並非管仲之功何得去貫

而數陽穀也若以葵上之盟盟會異時而數為一則首戴之會

亦可為二也離會不數鄆盟去公子結則惟有齊宋二國之會

安得數之二三之說竝無證據故劉氏數姚會為九此四說也

後漢書延篤傳注九合者謂再會於鄆兩會於幽又會榿首止戴甯母姚葵上也此即劉說疏引劉氏說以

駁前三說是前三說皆疏所不從也又曰以數姚會為九兵車

之會又少其一故劉以傳誤解之當云兵車之會三案姚會下

亦無云兵甲之會傳文不應兩處皆誤是第四說亦疏所不從

也盧氏以疏所不從者引以證疏自是誤會疏言宋君以疏所

不從者指為疏義還以駁疏蓋生於本而食其木斯之謂矣僖

九年盟于葵上疏云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

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案疏謂言一匡指陽穀則九合無陽穀

矣盧既援此以證疏之九合有陽穀宋復援此以駁疏之九合不當有陽穀二者皆非也

微子

論語微子去之與奴死並稱為仁則微子斷不為周臣商書微

子父師若曰王子弗出我乃顛隲可知微子之去非其本心而

論語所云去之決非去殷就周矣微子存其身家去位避難將

以延殷一綫之遺若竟受周封則周子南君亦得為仁乎韓詩

外傳云太公舉微子之後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而如是厚也

況當世之存者乎大戴禮保傅篇太公知之故與微子之後然

則受封乃微子之後非微子本身其稱微子者從其舊爵言耳

左傳六年傳蔡穆侯將許信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

璧逢伯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

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義同殷本紀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

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宋世家略同觀此

則微子去位仍居故國故有面縛之事武王使復其所則已復

其故爵當時微子或未受封故太公復舉其後至成王始命微

子代殷後耳書缺有間存以質疑

伍有植

逸周書大匡解庶人不獨葬伍有植案植即左傳華元為植之

植謂五人中立一人為長以督率之全助鄰里之喪大聚解以

國為邑以邑為鄉以鄉為閭閭災相卹資喪比服五戶為伍以

首為長資者助也謂閭里相助喪也五戶以首為長即此所云

伍力植也

愈愚錄卷三

三

廣雅書局影印

愈愚錄卷三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陳慶修校字

晉國

寶應劉寶楠撰

孟子梁惠王自稱晉國魏人周霄亦自稱晉國案戰國時晉地多入魏故其稱晉國也有四有指魏境內晉地言者有指魏境內晉郡言者有指魏國言者有指魏都言者戰國趙策蘇秦說趙王曰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史記趙世家本此云蘇厲遺趙王書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正義三川河南之地兩川之間晉國河北之地安邑河內魏策須賈謂穰侯曰秦蠶食魏盡晉國穰侯列傳本此云秦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河西河南河內並是魏地即故晉國此晉國指魏境內晉地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

言也魏策朱己謂魏王曰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又曰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魏世家本此云無忌曰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正義河西同州也晉國都絳州魏都安邑皆在河東此晉國指魏境內晉郡言也楚策張儀曰王無求於晉國乎魏策王鍾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又須賈謂穰侯曰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此晉國即指魏國也秦策冷向謂秦王曰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高誘注晉國魏都大梁也此晉國即指魏都也既稱魏國為晉國遂稱魏為晉韓策蘇秦曰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燕策燕乃伐齊攻晉皆稱魏為晉也史記本此秦本紀云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案六國表魏惠王七年秦章蟜與晉

戰石門此一證也又本紀孝公二十四年與晉戰雁門案六國表魏惠王三十二年秦與晉戰岸門案隱城紀年作岸門以雁門為聲誤是也六國表正作岸此二證也田敬仲世家威王六年晉伐我至博陵案六國表魏武侯十四年三則滅晉在周安王二十六年魏武侯十四年為周烈王三年齊威王六年晉滅凡四年晉伐齊到博陵博陵與博同此三證也秦本紀又云昭襄王五十年王

龍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二萬人晉楚即魏楚此四證也秦始皇本紀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晉人即魏人此五證也晉六卿本名六晉秦策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高誘注六卿分晉智氏范氏中行氏韓氏趙氏魏氏僭號皆曰諸侯謂六晉也及智范中行滅僅存韓趙魏遂名三晉周策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高誘注三晉晉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

三卿韓氏魏氏趙氏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也經傳稱三晉甚多不悉錄韓魏亦稱二晉越世家越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是也趙世家南伐晉別正義謂韓魏之邑也若韓魏對舉則韓稱韓魏稱晉楚世家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韓嘗以二十萬之眾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是也亦或兼稱魏晉秦本紀獻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是也

湯武無放桀殺紂事

湯放桀見於孟子及史記夏殷本紀東晉古文武王殺紂見於逸周書克殷解及殷周本紀戰國趙策魏策荀子正論古今注

其實桀是避湯遠遁非湯放之也紂與周師戰而武未嘗復斬其首也逸周書殷祝解湯將放桀自處於中野陳君達衡補注據廣博物志所引如此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

桀請湯曰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爲王明之士民復致於桀曰以薄之居齊民之賤何必君更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云云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禁止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尚書大傳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是則湯伐桀而民歸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

湯桀自遠去史臣以桀之奔由於湯故直書曰放賈誼新書連語篇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登其賢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擇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是則武伐紂而紂戰死武使人守其屍其必以禮葬紂可知何至復斬其首也史臣以紂之死由於武故直以爲殺所謂嚴君臣之義重無將之誅故伊尹非放太甲而史亦曰放舜封象於有庾而或以爲放正同許止以未嘗藥而春秋書弑皆其義也孟子言堯崩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崩喪畢禹避舜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之舜

大五

再然後踐天子位丹朱商均未有桀紂之惡舜禹處師輔之任故但避之以自遠及天人攸歸遜避不得始受天下而人不疑桀惡已盈湯乃外藩不得不與師定亂及桀行而湯仍避之於野再讓三讓桀知天命人心咸屬於湯委而去之是湯之心猶舜禹之心惜所處之時勢不同耳武伐紂而紂自死臣民戴周已久有不得不受之勢後世黃袍加身猶不可御况文武之德洽於人心吾意武王斯時必有不忍受天下之心而迫於時勢之無可如何後人略其心迹而鋪張武功侈言殺伐遂謂有斬紂首懸太白之事豈足以知武哉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

紂又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廣雅釋詁誅殺也不得謂武無殺紂事曰此不然桀避湯自去桀未死故當時不謂湯弑君紂身鬪而死故當時以武爲弑君其實紂亦是自死非武王所弑故孟子云聞誅一夫紂矣誅者誅滅之易雜卦傳釋文引荀注誅滅也是也晉語小國故大國入焉曰誅孟子言湯十一征無敵於天下下文誅其君弔其民誅亦謂征滅豈皆盡殺其君哉白虎通誅猶誅也亦謂以言計責之也周禮大宰人曰誅以取其過注誅責讓也司寇掌萬民之哀惡過失而誅讓之禮記曲禮以足蹙路馬獨有誅齒路馬有誅又曰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側側失履誅履于徒人費皆謂誅責故如孟子所云聞誅一夫紂謂滅紂非殺紂故又云未聞弑君二語皆是實事非曲辭也

雲霓

賈齊遺稿據說文以霓爲雲氣釋孟子雲霓爲雨後其說當矣

大四百四十一

置郵

愈思錄卷四

五

飛廉

飛廉秦本紀作蜚廉蜚古飛字此取諸物以爲名者也漢書武帝紀元封二年作長安飛廉館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晉灼曰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

三輔黃圖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

誤補遺沈存中翰林得古銅鉦中間鐫一物有角羊頭其身如豹文旁有篆飛廉字

羊頭恐是鹿非羊

此以飛廉爲鳥名淮南子偃真訓騎飛廉而從敦圉高誘注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此以飛廉爲獸名案鳥

漢書司馬相如傳椎飛廉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案晉

載記勃勃造刀爲龍雀環陶弘景刀劍錄勃勃造五刀背上有龍雀環兼金鏤作一龍形吳仁傑曰

劉原父侍讀得古佩刀其環爲龍身而鳥喙原父謂此勃勃所作大夏龍雀者也

廉是龍雀飛廉異名異物郭氏以飛廉爲龍雀又以爲鳥身鹿

頭當作鹿皆誤吳仁傑亦誤從郭說

催勝

帝館甥于貳室舜饗堯也堯爲賓舜爲主亦饗舜堯饗舜也舜

爲賓堯爲主故云迭爲賓主趙注以亦饗舜爲堯就饗舜之所設更迭爲賓主焦氏正義引申之

聘禮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注

愈愚錄卷四

六

賓辟不敢受主國君見已於此館也又記云客將歸使大夫以
其束帛反命於館明日君館之此國君就館見賓謂之館賓與
作甥義同

郊

孟子以其郊於大國也郊猶居也在也史記天官書辰星仲春
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
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
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皆言辰星所居
之舍與郊於大國郊字訓同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

親戚指父母經義迷聞之說詳矣而所引尚有未盡者晏子外

篇益成括曰今爲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韓非子主道篇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淮南子精神訓病疵瘕者噲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齊俗訓江河決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滿尚猶哀之又况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身危則忘其親戚泰族訓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史記廉藺列傳舍人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漢書張良傳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漢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適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文三王傳狂反殺其仇亡去二子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龍錯

愈愚錄卷四

七

廣雅書局

絺衣

史記五帝紀堯乃賜舜絺衣與琴張守節正義絺細葛布衣也案正義非也孟子舜爲天子被袵衣鼓琴趙注袵畫也被畫衣黼黻絺繡也書皋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正義引鄭玄云絺讀爲指帶紱也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衣用繪裳用繡然則絺衣猶言繡裳衣裳古人通稱後漢書仲長統傳論曰戴黃屋服絺衣亦謂繡

大西商九十三

衣李賢注引韓子曰堯冬日鹿裘夏日葛衣以絺衣爲葛衣亦誤

壽星有二

爾雅壽星角亢也漢書律厯志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終於氏四度此壽星以次言史記封禪書於社亳有壽星祠索隱曰壽星蓋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壽也案天官書狼比地有犬星曰南極老人正義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爲人主占壽命延長之應常以秋分之曙見於丙春分之夕見於丁見國長命故謂之壽星此壽星以星言特置壽星壇嘗以千秋節日修其祀典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

愈愚錄卷四

八

廣雅書局

祈而不賓

逸周書大匡解祈而不賓孔注不賓殺禮案儀禮少牢特牲疏有賓尸之禮凶年祈祭而不賓尸故孔云殺禮陳氏逢衡補注以不賓爲不燕饗謂與繼匡勤而不賓同然下文云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是非不燕饗也陳說誤

五際

齊詩五際有二說應劭曰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內傳當是韓詩則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案呂氏春秋壹行篇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爲安者也釋十際則

與麋鹿虎狼無以異此即應說所本際交也呂氏分言故爲十
際應氏合言故爲五際其實一也然齊詩義不如此漢書翼奉
傳二月戊午地震七月己酉地復震奉奏封事曰易有陰陽詩
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攷天心以言王道之安
危又曰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
之效昭然可明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
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
歷以甲午從春曆中庚寅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
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
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其法大水極陰
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明年夏四月孝
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
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
災與前地震同法據此則五際當指五行生剋配合干支以占
吉凶明天道也

愈愚錄卷四

九

干越

大戴禮勸學篇于越戎貉之子孔氏廣森補注于越猶春秋於
越一曰于吳也案孔注後說是于越戎貉四字平列與春秋於
越不同于當作干干即吳也荀子勸學篇于越戎貉之子楊倞
注于越猶言吳越吳仁傑兩漢書誤補遺引墨子兼愛中禹南
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于越與南夷之民
淮南道應訓干越生葛絲高注干吳也此據道藏本文選吳都

賦包括干越是干越即吳越也干于形近易誤學者多知于越
不知于越因此于越多改作于史記貨殖列傳合肥與閬中于
越雜俗漢書貨殖傳辟若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
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干越猶句
吳耳後漢書朱雋傳贊雋捷陳頌亦弭于越李賢注于語辭猶
云句吳之類矣案史漢三傳並當作干越注說全非莊子刻意
篇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
劍也案攷工記云吳粵之劍是干越即吳越之證莊子釋文又
越山出名劍案吳有銘名干越越有山名若耶並出善劍鑄爲
名劍也又太平御覽十六引韋昭漢書注說干越今餘干縣越
之別名說並呂氏春秋知分篇荆有欽非得寶劍于干越高注
參錯不可從干吳邑淮南道應訓荆有欽非得寶劍于干隊高注干國在今

愈愚錄卷四

十

臨淮出寶劍干讀作寒案知分于越乃干隊之誤廣雅釋器干
隊劍也是也干隊即干隧秦策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
敗也魏策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于干隧呂氏春秋適
威篇此夫差之所以自斃于干隧也史記春申君傳吳見伐齊
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淮道應訓越王句踐請身爲臣妻爲
妾親執戈爲吳兵先馬走果擒之于干隧隊隧三字同此別
一地與干越爲二國名不同鮑彪注秦策云干隧吳地案秦策
師道曰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夫然則干何國也即干也
差自劉處淮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里左傳吳城郭說文礪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干木屬吳
案高注淮南以干爲臨淮許以干屬臨淮二說相同則干即干
無疑高謂干讀作寒今干溝尚有寒江之名亦足證俗稱之聞

與古今矣段氏玉裁說文注曰本是邾國其地漢屬臨淮郡不言何縣者有未審也此與邾在潁川鄧屬南陽一例地里志曰廣陵國江都有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水經注曰邾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邾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江都縣前志屬廣陵郡許云今屬臨淮者許意邾國當在前漢臨淮郡不在廣陵也案段氏此注亦是回護之辭其實邾屬廣陵不屬臨淮後漢時又止有廣陵郡無臨淮郡後漢郡國志下邳國劉昭補注武帝置邾郡為臨淮郡永平十五年更為下邳國許氏所稱今者即指其身所及之時而言斷不以今指前漢此則許氏誤記而高注淮南亦誤從之也錢氏大昕曰許前後兩說後說似即用左氏吳城邾之文案許前後說皆用城邾之文前說以邾

愈愚錄卷四

上

廣雅釋義

為國名後說以邾為吳邑故曰邾本屬吳明城邾是吳人自城其邑非滅取邾國而城之也就前一說則邾是國名吳滅為邑以其本為國名是以與越並稱吳滅邾因稱吳為邾又假于為邾猶韓滅鄭遂稱韓為鄭也見國策先從叔丹徒君校荀子謂于越當作于越王氏念孫讀書雜志因廣其意而說之如此管子小問篇昔者吳于戰明沈鼎新未甌不得入國門國子捷其齒遂入為于國多沈本于尹知章注于江邊地也沈本江戰功曰多言於于戰國子功多也案于即邾邾本國名在江邊即廣陵也國子邾人吳邾相戰國子功多其後吳乃滅邾吳自魯成公時始見春秋滅邾當在其前故不載

道及士大夫

大戴禮三本篇鄭止天子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荀子禮論亦作道及士大夫楊倞注道通也或曰道行神也祭法大夫及士皆得祭門及行史記禮書道作蹈亦作昭安史記司馬貞曰昭音含包也案索隱鄭誕生亦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倞謂當是道誤為蹈傳寫又誤以蹈為昭耳謹案道祭道也管子問諸侯適天子道而出諸侯相見道而出鄭注祖道也聘禮日出祖釋轅祭酒脯也聘禮記注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轅為行始也詩傳曰轅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轅涉山川然則轅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伏牲其土使者為轅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饌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轅之而遂行舍於近郊

愈愚錄卷四

上

廣雅釋義

矣其牲犬羊可也是知道為祭道路之神大夫士得行此禮故云道及士大夫祭道與祭行各別道非常祀奉使出行乃祭之其祭在國門外行為孟冬常祀其祭在廟門外之西見月令注及蔡邕獨斷呂氏春秋注獨言在門內疑就雉門為說管子問正義引崔靈恩曰宮內之轅以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轅以祭山川與道路之神二祭之神不同也楊倞本鄉誕生作導導亦通也之義故訓導為通丁氏本曰如訓通則當言道及又引或說以道為行神並誤司馬貞索隱大夫不當言道及作唱音含取包容之義亦非或謂函蹈導古音並相近說文函古文西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今禮經導服作禪服可見古音相通函即道之假借索隱非楊倞亦誤惟鄭誕生說多古音可據此仍訓為通為包容經從注竊所未喻

周禮大馭掌馭玉轄及犯轍遂驅之左襄十八年傳齊侯駕將走郵棠下文云將犯之犯即犯轍注疏家皆未之及

河淮

引河通淮始於夫差國語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屬沂則與淮通屬濟則與河通決河通淮始於始皇漢書敘傳秦決南淮如清曰秦始皇本紀決河灌大梁遂滅之通爲溝入淮泗是也河入淮而淮始淤二君實始作備及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淮益受淤此漢末陳登所以築堰以障淮也

十二諸侯

戰國所稱十二諸侯有二說秦策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

愈愚錄卷四

三 廣雅書局

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高誘注驅使十二諸侯魯衛曹宋鄭陳許之君齊策蘇子曰昔者魏王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衛鞅見魏王曰今大王之所從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不足以王天下如鞅之言是宋衛鄒魯陳蔡在十二諸侯之數注又增入曹鄭許此一說也楚策張儀曰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己燕策齊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如儀等之言是十二諸侯皆近泗上而宋不在其數史記楚世家楚人有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召而問之對曰秦魏燕趙者騏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魯邾邳者羅鵲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

陶應舉鄒國大梁可得而有也又云射喝鳥於東海還燕長城以爲防朝射東宮夕發臥邸夜加卽墨顧據午道並指西接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張謂齊則從不待約而可陳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據楚人所稱十二國中除秦不數其所射者魏韓齊趙燕而鄒國亦在所射中下文云泗上十二諸侯一旦而盡似魯衛鄒魯邾在十二諸侯之數田敬仲世家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則十二諸侯皆在齊東南二方不當數宋衛陳蔡曹鄭許惟魯鄒邾費邳當在十二諸侯之數呂氏春秋有始覽數泗上爲徐州魯也此又一說也

史記

愈愚錄卷四

十四 廣雅書局

周本紀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陳杞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者楚莊王輕子乘之國而重一言又十二諸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三國志蜀秦宏傳書仲尼不采魯君子左邱明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六國表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老莊申韓列傳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太史公自序談爲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死汝必爲太史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余甚懼焉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細史記石室金

匯之書然則史記乃自古史官紀載之通名故子長之書仍稱
史記丁君壽昌曰漢藝文志稱太史公書不稱史記觀馮商續
太史公可見稱爲史記或始於漢以後又云東平王蒼傳亦言
求太史公書是東漢不稱史記案子長之書稱史記自是後人
所題而史記之名則春秋前已有之蓋列國之史撰記列國之
事也

燕世家今王喜立此必沿燕史記舊文而失改易六國史記原
文見於史遷書者此最顯至於竹書紀年卽魏史記然多後人
竄易非其原文周書有
史記解

禹本紀

史記大宛列傳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案此文見爾雅

愈愚錄卷四

主

廣雅書局

釋地云河出崑崙虛又云自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

釋地皆用本紀文王伯厚據二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
逸注雖駁引禹大傳疑卽禹本紀

楚五諸侯兵

史記項羽紀贊曰羽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
諸侯滅秦漢書項籍傳作五諸侯兵史記集解曰此時山東六
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案項羽紀趙
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張耳列傳同番君吳芮率
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
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漢書項籍傳同秦楚之際月表韓王成從項
羽略入關魏豹傳豹爲魏王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書豹傳同然則
五諸侯惟韓王成魏王豹自將趙燕齊皆遣將將兵君不自將

漢書增兵字是也吳芮佐諸侯入關不在五諸侯數

稱臣稱公

古人自謙得稱臣其稱人得泛稱公雖尊貴於卑賤者亦然史
記高祖紀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臣有息女願備箕帚妾
楊甘列傳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臣之功不
如也刺客列傳嚴仲子謂聶政曰臣有仇又臣之仇韓相使累
臣欲使人刺之魏彭列傳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
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又臣老諸君強以爲長案呂
公爲沛令客年又長高祖爲沛令吏年幼甘羅年方十二爲呂
不韋舍人張卿爲秦將嚴仲子乃韓相將政乃市民彭越年長
爲諸少年渠率而皆自稱臣此尊貴於卑賤者稱臣也項羽紀
宋美譚

愈愚錄卷四

六

廣雅書局

項梁又謂齊使者高陵君謂張良謂項伯呂后紀陳平周勃等
王陵楚世家陳軫及武公謂昭陽田敬仲世家蘇代謂田敬仲
吳列傳孫子謂田忌仲尼弟子列傳子貢謂田常范蔡列傳王
稽謂范雎張陳列傳陳餘答張耳淮陰侯傳李左車說陳餘皆
不復稱錄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
人相與言自稱侯也是也然淮陰侯傳云信嘗過樊將軍噲噲
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則又以噲稱臣爲信驕縱
之驗又高祖功臣表平棘侯穰安平侯謬但建元以來侯者年
表有利侯鈞並以稱臣淮南王得罪此是漢欲文致信罪故以
噲稱臣爲非淮南王以謀反誅故稱臣者獲罪此皆漢法之苛
非其正也史記秦本紀二世皇帝三年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
幄坐帷二世怒旁有宦者一人侍二世曰公何不蚤告我是天
子稱賤臣爲公項羽紀梁部將吳中豪傑爲校尉司馬有一人

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是渠率稱偏裨為公又項羽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此騎馬嘗一日行千里以賜公是王若稱小吏為公高祖紀以亭長為縣送徒鄴山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陳涉世家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是官吏稱役徒為公漢書紀廉頗列傳廉頗相如謂舍人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是卿相稱小吏為公倉公列傳義對詔曰高后八年得見師公乘陽慶曰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方書悉教公是師稱弟子為公此皆尊貴稱卑賤者為公也若天子稱大臣稱老臣稱處士齒德俱尊者為公史漢甚多不可枚舉

郡長

愈愚錄卷四

七

高祖紀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韋昭曰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案漢制郡稱守縣稱令長此文郡稱長蓋秦漢之閒則然

漢治秦法

漢高入關約法三章餘悉除去秦法其後三章之法不足禦姦蕭何作律九章以為漢法不過如此及攷漢書孝惠紀云四年除挾書律高后紀云元年除三族皐妖言令孝文紀云元年盡除敗帑相坐律令二年詔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顏延之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此條也五年除盜鑄錢令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十三年除祕祝除肉刑法豈蕭何九章中所載固如此乎及孝武任用酷吏法令

滋繁大辟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沒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見刑志於是劉受以腹非誅見百官表楊惲以答書死見楊惲傳至哀帝時復除誹謗詆欺法紀見本漢法之密何減於秦哉

史記平準書張湯奏大農顏異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然則漢法之苛湯為之也文獻通攷云卷二百祝詛古所未有嘗以此罪人至秦之立法則犯此二者皆坐以大逆而誅東之漢高帝入關約法三章除秦苛燒而首及誹謗偶語之酷則當亟除之矣而卒不曾除至高后元年有詔除其法矣而又不克除文帝之時復有此詔然自景武而後則一用秦法凡張湯趙主江充息夫躬之徒所為誣害忠鯁傾陷骨肉坐以深文中以危法者不日誹謗不道則曰祝詛上有惡言蓋此二法終漢之世未有除也

俞正燮癸巳存稿漢書刑法志云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後韓彭反誅乃有三族案天下初定購季布敢有舍匿罪之族時韓彭未反也賈子新書屢稱誹謗之誅挾書之禁亦未除皆非三章所有

漢五諸侯兵

史記高祖紀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據此則塞翟之降並在二年漢與將相年表高皇帝二年春定塞翟魏河南韓殷國是也漢書高帝紀元年秋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此言塞翟元年已降漢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正月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漢王以故得

初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本紀作部五諸侯兵徐廣曰部一作侯兵史記叔孫通傳作從五諸侯案初字是也通鑑作五諸侯諸侯兵蓋疑而不能定也吳仁傑謂恐有脫字非應劭以五諸侯爲雍翟塞殷韓如清以爲塞翟魏殷河南韋昭以爲塞翟韓殷魏顏師古以爲常山河南韓魏殷張守節史記正義全襲顏注吳仁傑以爲塞翟魏韓及趙相陳餘所遣兵見兩漢書案顏注漢書高帝紀云爾時雍王猶在廢邱被圍非五諸侯之數是應劭數雍王非也漢書高帝紀陳餘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耳失國奔漢即收拾餘卒足以立軍豈尙敢違漢命待劫之而後從乎吳仁傑曰張耳與大是顏師古數常山王非也陳餘固從遣兵擊楚然陳餘方爲趙相亦不當與於五諸侯之列是吳仁傑數陳餘亦非也五諸侯當以塞翟魏韓殷爲定蓋皆新降恐

愈愚錄卷四

九

不從故劫之也漢書高帝紀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遂入彭城羽聞之自以精兵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漢王遁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淮陰侯列傳同殷王卬死此則五諸侯當有殷王惟河南不言從伐楚亦不言其降楚與否則五諸侯無河南塞王吳仁傑謂殷與河南其國已除不得有兵然此明言殷王卬死異姓王表韓王信以從伐楚功封史記殷國卽除不妨有兵也高祖紀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漢紀作魏王豹降將兵從又史記魏彭列傳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書魏豹傳略同此五諸侯之兵可攷於史者

雒陽宮

史記高祖紀五年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置酒雒陽南宮雷侯世家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宮

在雒州雒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孝景紀三年天火燒洛陽東宮大殿城室索隱曰漢書作雒陽王宮災故徙王于魯也案雒陽王宮災又是一事此南北東宮當是周之舊宮疑卽明堂也又外戚世家漢王坐河南宮成畢臺索隱曰案是河南宮之成畢臺漢書作成畢臺臺西征記云武牢城內有高祖殿西南有武庫也此宮在虎牢爲漢所築與雒陽宮別

長安非京師泛稱

史記高祖紀七年二月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以下徙治長安漢興將相年表高帝元年定雍二年定塞翟丞相蕭何關中太尉長安侯盧縮五年入都關中六年更命咸

愈愚錄卷四

九

陽曰長安七年長樂宮成自櫟陽徙長安本紀十年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正義括地志云秦櫟陽故宮在雍州櫟陽縣北三輔黃圖云高祖都長安未有宮室居櫟陽宮案蕭何相國世家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虛縮傳縮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五年八月迺立虛縮爲燕王漢書地理志京兆尹縣十二長安高帝五年置顏師古高帝紀注長安本秦之縣名高祖作都焉案此則高帝二年全得關中地遂以秦咸陽之長安鄉封虛縮漢列侯多以鄉亭爲名索隱謂別有長安非也趙地亦有長安趙惠文王少子封長安君見國策及史記趙世家然漢初未有趙地且五年秋縮徙封燕縮傳明言長安故咸陽則非別有長安也高帝入關都櫟陽六年以秦之咸陽長安鄉爲縣遂改咸陽縣爲長安縣據表文在六年是案隱引漢儀注亦在六年漢志在七年疑誤七年遂自櫟陽徙都長安是長安乃地名猶平陽蒲坂安邑毫邑之稱耳後人泛稱

京師爲長安非也

郡邑稱大夫

史記漢書高祖紀並云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顏師古張守節並云大夫客之貴者總稱耳案上文云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重客指呂公往賀指豪傑吏蕭何爲吏中之長大夫當指吏言顏張誤

杜毫非景毫

史記六國表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徐廣曰京兆杜縣有毫亭案此文太史公誤以湯所都之毫爲關中之杜毫而徐廣誤從之也秦本紀宣公二年

愈愚錄卷四

漢書地理志

遣兵伐湯社即亳社社即亳社通通用漢書古今人表湯疑殷注臣瓚注湯三年與亳戰王奔戎遂滅湯社索隱曰西戎之君號曰毫王蓋成湯之盾其邑曰湯社徐廣云一作湯杜言湯邑在杜縣之界故曰湯杜也又漢書郊祀志秦并天下於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史記封禪書於杜亳有三杜主之祠顏師古曰杜卽京兆杜縣也此毫非湯都也徐廣云京兆杜縣有毫亭斯近之矣案顏及小司馬並據徐廣注此毫爲杜毫在湯都三毫之外是也然謂杜毫爲成湯之盾亦非封禪書索隱曰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毫王號湯非殷也是非成湯之盾矣夷狄稱王自西周已然穆王時徐稱王夷王時楚稱王宣王時戎稱王秦本紀周宣王召莊公伐西戎莊公卒襄公立毫王亦戎王也

說文毫京兆杜陵亭日知錄非之云此說之不合地理者案說文卽指杜毫許氏不言是湯都何據知其不合

伐閼

史記高祖功臣年表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漢書車千秋傳千秋無他才能又無伐閼功勞南史傅昭傳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周敷傳周迪素無簿閱簿閼蓋卽簿伐謂勲簿及功伐也伐閼本勲第之名故又爲世祿家之美稱後漢書章帝紀詔曰茂才孝廉或起畷畷不繫閼閱則漢人已有此義

五章之詩

愈愚錄卷四

漢書地理志

史記樂書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客於魯雖退作五章以刺時案孔子世家云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此是五章之一索隱不據世家而據家語又以此一章當五章皆非

執圭執帛上閼

漢書二十之外復有執圭執帛上閼史記曹相國世家於是乃封參爲執帛遷爲執珪夏侯嬰列傳賜爵五大夫又賜爵執帛又賜爵執珪又賜爵列侯張晏曰執帛孤卿也或曰楚官名如滄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位執珪案見異實篇高誘注執圭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爲侯也史記伍子胥列傳楚國古爵名後漢書崔暉傳不辭執珪而秉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也案音義卽如前案戰國周策趙累對周注謂書經諸志稱如滄漢書音義是也

君曰君謂景翠曰公卿爲執圭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

齊策陳軫見昭陽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

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圭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

耳史疾謂楚王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楚策此蒙

穀之功多句與存國相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史記張儀列傳

楚嘗與秦構難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楚策作通

侯漢諱武又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淮南子道應調子發攻蔡賒

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珪高誘注楚爵功臣賜以圭

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也又荆有伏飛爵爲執珪說苑善說篇

鄂君子皙即子親楚王母弟也原無弟字官爲令尹爵爲執珪

說文楚爵有執珪皆楚制之可攷者也史記樊噲列傳賜爵列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

大夫文穎曰列大夫即公大夫爵第七又賜上閭爵又賜爵五

大夫孟康曰上閭不在二十爵中如執珪執帛比也如淳曰閭

或作閭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

閭爵索隱曰張晏云得徑上閭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然則閭

當作閭案漢書正作閭今呂氏春秋下賢篇亦作閭是也

質

孫吳列傳曰忌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一不勝而再

勝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案索隱非也周禮司弓

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槡質者後鄭注質正也樹槡以爲射

正射甲與槡試之習武也又澤其槡質之弓矢先鄭注澤澤宮

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又閭師射則充槡質後鄭注槡質所

射者習射處是也

縣官

秦制縣令稱縣官史記范雎列傳秦王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

是也然李斯列傳云十公主死於杜材物入於縣官此縣官

當謂天子蓋不敢斥言而託詞於縣官也漢武帝時言利之臣

賦歛無度一切取民亦託詞於縣官平準書大將軍擊胡虜數

萬人衣食仰給縣官又胡降者皆衣食縣官不給又乃徙貧民

於關以西衣食皆仰給縣官於是縣官大空漢書食貨志下又

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又有司言曰令縣官銷半兩錢更

鑄三銖錢又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給於官又卜式上書願輸家

之半縣官助邊又詔曰卜式雖躬耕牧有餘輒助縣官之用又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

縣官費重又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又式又盡復予縣官又天

子既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又縣官以令禁之又縣官

有鹽鐵綰銀之故用益饒矣又縣官錢少又式既在位見郡國

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又式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又周勃世

家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索隱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爲縣

天下故汲黯列傳縣官無錢從民買馬張湯列傳貧民流徙皆

仰給縣官縣官空虛又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大宛列傳其使皆

貧人子私縣官齎物縣官並指天子此必當時舊文故太史公

承用之所以著其實也

班固書亦稱縣官漢書食貨志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已除

罪又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又邊兵二十餘

轉人仰縣官衣食又遇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又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又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又皆自占所爲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官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又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又霍光傳禹曰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陳湯傳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京房傳中書令石顯尙書令五鹿君事縣官十餘年亡補於民趙廣漢傳吏民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宣元六王傳東平思王宇曰今暑熱縣官年少如淳注霍光傳曰縣官謂天子張晏注宣元六王傳

愈愚錄卷四

漢書

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二年詔曰今充豫之人多被水患適曰縣官不先人急好與它役劉盆子傳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敢爲賊又盆子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鄧禹傳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朱暉傳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何徵傳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景王傳充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恆興他役不先民急李賢注劉盆子傳云縣官謂天子也案二史所稱縣官皆是有所指斥不敢直言也此承用太史公語疑亦當時原文

漢書兩漢傳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後漢書劉矩傳爲雍邱令告民曰慈志可忍縣官不可入縣官謂縣舍猶學官之比漢書循吏傳修

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此別一義傳又云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

洋錢

今洋錢鑄其王面夷制也史記大宛列傳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漢書西域傳罽賓國以銀爲錢文爲騎馬爲人面烏弋山離國之錢與罽賓國同文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杖仄安息亦以銀爲錢文爲王面幕爲夫人面高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王死輒更鑄大月氏亦同亦有用人形背牛馬形丁君壽昌日所作洋錢有女子形者即幕爲夫人面之義今張家口監督關入口金錢甚多請納稅地名恰克免皆古西北外城金銀爲錢古之遺制也銅鑄即今之普爾錢文如洋錢兩域皆用

愈愚錄卷四

漢書

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是外國有金錢其製當與銀錢同後周武帝保定元年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見文獻通考洋錢圓者居多亦有半規形者新唐書南蠻列傳驛古朱波也以金銀爲錢形如半月號登伽佗亦曰足彈陀又有極小如榆錢者南蠻列傳投和銀作錢類榆莢是也

鮑

史記貨殖列傳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本輪會也漢書地理志略同顏師古曰鮑鮑魚也案顏注非也攷工記攻皮之工函鮑鞞韋裘鄭司農讀鮑爲鮑魚之鮑書或作鮑案鮑正字鮑假借字蒼頡篇有鮑然則治革之工爲鮑已治之革亦爲鮑故史漢與皮革

文連貨殖傳又云鮑魚千斤鮑千石鮑千鈞此鮑字方指魚與鮑木之鮑別

臣瓚

司馬貞史記索隱云臣瓚即傅瓚而劉孝標以爲于瓚非也據何法盛晉書于瓚以穆帝時爲大將軍誅死不言有注漢書之事又其注漢書有引祿秩令及茂陵書然彼二書亡於西晉非于所見也必知是傅瓚者案穆天子傳目錄云傅瓚爲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即當西晉之朝在于之前尙見茂陵等書又稱臣者以其職典祕書故也案索隱辨臣瓚非于瓚是也其云傅瓚亦非穆天子傳目錄不言傅瓚注漢書而水經注鮑邱水篇云東南流逕博陸故城北漢武帝璽書封大司馬霍

愈愚錄卷四

主

廣雅書局

光爲侯國辟瓚曰案漁陽有博陸城謂此也又渠水篇云漢書曹參傳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強因至滎陽辟瓚云案武強城在陽武縣即斯城也又云沫水東北流逕中牟縣故城南辟瓚注漢書云中牟在春秋之時爲鄭之疆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趙自漳北不及此也又巨洋水篇云郡國志云平壽在斟城東辟瓚漢書集注云案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衛尉尋在河南非平壽也又濰水注云辟瓚漢書注云博昌有薄姑城汚水鄆縣注云辟瓚曰今南鄉鄆頭是也審是則臣瓚乃辟瓚

博士

漢書百官表博士秦官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漢官儀同案

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漢書賈山傳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是博士不始於秦前策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博士也此稱贊之辭非官名也漢書賈誼傳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年二十餘最爲少漢舊儀孝文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史記儒林列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

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又云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魯國先賢傳漢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又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楚元王交傳孝

愈愚錄卷四

三

廣雅書局

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翟繡傳繡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是漢立博士不始於武帝特文景不甚崇儒諸博士未有顯者至孝武始進用故以爲武帝置耳翟繡傳注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繡之此言不知何據案繡言孝文與元王傳合章懷未之審也

駙馬

漢書百官公卿表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師古曰駙副馬也本說文魏志王朗傳注駙言西京中廢則駙駙馬六萬餘非正駕車皆爲駙馬案韓非子外儲說右王子於期爲駙

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駢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一日造父爲齊王駢駕渴馬服成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云云一日造父爲齊王駢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云云一日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云云然則駢馬猶副馬因人所乘曰駢駕駢駕或戰國時官名故漢人因之而其官別稱都尉也

漢時駢馬都尉官不甚卑故其秩比二千石陳書袁樞傳駢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又引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駢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爲贈準案魏晉當作晉宋或袁樞誤也魏志賈詡傳以長子穆爲駢馬都尉鮑勛傳太

愈愚錄卷四

无

祖崩太子卽王位勛以駢馬都尉兼侍中鄭渾傳文帝卽位爲侍御史加駢馬都尉杜襲傳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駢馬都尉趙儼傳文帝卽王位爲侍中頃之拜駢馬都尉高堂隆傳明帝以隆爲給事中博士駢馬都尉張既傳注魏略曰游楚自表乞留宿衛拜駢馬都尉晉書宗室列傳常山孝王衛魏封汝陽子爲駢馬都尉此亦在魏世蜀志諸葛亮傳亮以喬爲己嫡子拜爲駢馬都尉吳志王蕃傳孫休卽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爲散騎常侍皆加駢馬都尉諸傳所言或以功績或以蔭任或以先朝舊臣得蒙此授而魏志后妃傳又云文德郭皇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承後永卽太和四年詔以表子詳爲駢馬都尉後遷爲駢馬都尉明悼毛皇后弟曾拜郎中進駢馬都尉頃之遷駢馬都尉

則外戚亦得爲之陳思王植傳云植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若得爾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駢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云云則諸王亦得爲之其時尚公主者並無一人爲駢馬都尉是三國時猶用漢制也

尙公主拜駢馬都尉始於晉宋然南史周朗傳兄嶠尙宋武帝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不言其拜駢馬都尉又晉杜預傳尙帝妹高陸公主陳書袁樞傳作高陵及羊祜傳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毛本自注一作一駢馬則駢馬亦是賜以儀衛非居其官也袁樞曰案晉杜預尙晉宣帝第二女高陵宣公主晉武給駢馬去尙主已遠則亦出於功勳不必因其尙主也平原王鼓吹駢馬賈充傳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駢馬盧欽傳給追鋒轡駢車各一乘第二駢馬二乘駢具刀器御府人馬鑾等皆是以

愈愚錄卷四

三

功勳賜駢馬此外若晉之荀勗荀勗劉綏劉綏劉毅劉毅傅玄傅玄王浚王浚王鑒王鑒陳頤陳頤顧眾顧眾孔愉孔愉丁潭丁潭宋之荀伯子荀伯子顧琛顧琛沈煥沈煥林子又林子子米書劉休劉休劉秀之史本傳皆未尙主而亦得拜駢馬都尉又南史柳元景傳柳悅隨父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駢馬都尉南齊書劉峻傳父勳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駢馬都尉則功勳亦得爲之晉書武帝紀賜山陽公劉康安樂公劉禪子弟一人爲駢馬都尉宋書荀伯子傳晉太始九年詔賜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一人駢馬都尉則賓格亦得爲之是晉宋時尚無準制干寶搜神記隴西平道度與秦駢馬都尉因此以來後人名女皆爲駢馬都尉今之國婿亦爲駢馬矣案晉書盧欽傳選尙武帝女榮陽公主拜駢馬都尉王敦傳尙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駢馬都尉此制始於至齊始定爲尙主晉初而遠取五胡之謬證亦異乎吾所聞矣

所拜而他人不得爲之始與漢制異也又南史荀伯子傳少通率好爲雜語遊遊閭里故以此失清途解褐駙馬都尉是駙馬都尉晉宋時官已遞卑但以爲起家之官亦與漢不同

南齊徐孝嗣傳尙宋康樂公主泰始二年孝嗣登殿不著韎爲治書侍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兩拜駙馬都尉案駙馬都尉是始仕之官其拜當在尙主時刻本譌脫於下耳

自齊以後凡尙主者必拜駙馬都尉然亦有小異者梁書王份傳子琳尙義興公主拜駙馬都尉南史不言其拜駙馬都尉略也然南史又言琳子銓尙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子溥尙簡文帝女餘姚公主不言溥拜駙馬都尉袁湛傳袁憲尙南沙公主卽梁簡文帝女也不言憲爲駙馬都尉張宏策傳張

愈愚錄卷四

唐雜書局集

續次子希尙簡文帝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位侍中不言希拜駙馬都尉又張紹次子交尙簡文帝第十一女定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秘書丞掌東宮管記不言交拜駙馬都尉王誼傳瑩選尙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少子寶尙梁武帝女安吉公主襲爵建城縣公爲新安太守不言寶爲駙馬都尉蓋簡文卽位未久遭值荒亂尙主者皆未及拜而王寶襲爵爲公其秩已尊故亦不拜非史傳之略也

博拊

漢書高惠功臣表安邱侯張拾坐人上林謀盜鹿又博拊完爲城旦師古曰博拊謂博擊拊人而奪其物也博字或作博一日博六博也拊意錢之屬也皆謂戲而取人財也

貨殖傳注略同收工記

車人其傳三寸厚三之一注改又卽侯黃遂坐拊博奪公主馬鬃爲城旦師古曰博字或作博已解於上又樊侯蔡辟方坐博拊完爲城旦又貨殖傳掘冢博拊犯姦成富案賈誼新書匈奴

篇令婦人或薄或拊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俾樂吹竽鼓瑟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蹀者時作少聞擊鼓舞其偶人昔時卽夕乃爲戎樂薄與博同謂博擊拊取以爲戲也史記梁

孝王世家漢書文三王傳並云濟東王彭離驕悍昏莫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奸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漢書江充傳趙太子丹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爲姦博拊卽剽劫之謂顏氏前一說是也史記五宗世家漢書景十三王傳並云常山憲王薨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

愈愚錄卷四

唐雜書局集

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遷於房陵國絕此因居喪姦戲見斥非謂處常博戲也吳王濞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皇太子不以博罪而罪諸侯非法也平準書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徙入財者得補郎如道日諸坐博戲事決爲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此因其游戲脅令人錢受官非眞以爲罪也顏氏後一說非兩漢誤補遺引潛夫論今人奢衣服侈飲食或以遊博持持爲博卽顏氏後說所本然漢書潛夫論解掩字無異說其以自作博文各有因不必以此解彼

石果

漢書景武功臣表隨成侯趙不虞以校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

攻辰吾先登石臺師古曰山絕水曰臺史記建元以來侯年表
作石累案隱累音壘地名漢表作臺案史記表從平侯下云以
校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數為雁行上石山先登文法與隨成
同石臺石山並謂險阻峻絕故以先登為功若是地名則當云
攻云破不當云先登小司馬史記本誤臺為累不據漢書改正
徑作地名非也臺即臺驚在臺之臺地理志浩臺其義與石臺
同顏師古曰臺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是也

韓王信

韓王信一人韓司徒一人史記列傳云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
孫也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
為韓將漢書略同是信與司徒為二人史記高祖功臣表張良以韓
司徒下韓國漢書高惠功臣表作韓申都韓司徒韓申徒韓申

愈愚錄卷四

都文雖互異其為一人無疑與韓王信自別顏師古漢表注云
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是誤合信
與申都為一人潛夫論志氏姓篇襄王之孽孫信俗人謂
之韓信都云俗人則不以其說為然矣司馬
貞史記索隱云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
信都案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說云申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
是誤合信與司徒為一人徐廣曰司徒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
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然則作司徒是也司之為聲音近假借
申轉為信古今字同徒誤為都則聲近也然則韓司徒何人也
即張良也史漢表並云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徒漢表作下
申都
韓國漢表無皆言張良所歷之官與表上下文一例然則表文
當作韓司徒作申者假借字耳兩漢表誤補遺申徒在韓國自
是一官非必司徒之訛而然史

記高祖與韓王信將韓王信武滿軍並友昌邑則韓亦有申徒
之官韓韓分晉而王豈申徒本晉故官耶又云案良世家云以
良為韓申徒史著其為韓申徒者以明非楚漢之官今書本張
良韓王信傳皆作司徒恐當從史記為是案以申徒為官是也
司徒申徒音近假借史記雷侯世家云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
國是漢書亦未為非也

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
公下韓十餘城徐廣曰申徒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
改此正言良為韓王成司徒降下韓故地之事

沛公使與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城為韓王而拜良為韓信
都者司徒也俗前音不正曰信都或曰司徒或曰勝屠然其本
其一司徒耳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彊妄生意以為此乃代
王為信都也此說未
見所出案潛夫論是也莊子有申徒狄釋文崔本

愈愚錄卷四

作司徒狄又有申徒嘉古人以官為氏則作司徒者正字作申
徒者借字秦策申徒狄作申屠漢書列傳又別有申屠嘉宋本
游本皆作徒見前書屠與徒通爾雅歲陽已曰屠維史記歷書
作徒維是也通志氏族略引風俗通義曰申徒氏子謂後漢之
申屠剛申屠蟠亦當與申屠嘉同其字並作申屠則申屠嘉亦
當用借字不當改從宋本游本也讀書難志改從
司徒恐非是又史記酷吏
傳周陽由為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
當抵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即申徒又顏師古漢書注勝屠
姓也廣韻引何氏姓苑有
勝屠公為河東太守此即潛夫論所本

太夫人

漢制諸侯之妻曰夫人其母曰太夫人漢書楚元王交傳休侯

懷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金日磾傳當母南當上南大行為太夫人趙充國傳子岑嗣侯習為太夫人翟方進傳宣讀後母曰太夫人可歸為奔去宣家者王莽傳須與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病當飲某藥又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薛瓊注楚元王交傳云侯母號太夫人是也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當入疾太夫人令瑩之又后從兄嚴白太夫人絕竇氏婚又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和熹鄧皇后紀太夫人愛憐為斷髮又永初元年爵號太夫人為新野君鄧禹傳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劉般傳太夫人問更始即位沛獻王輔傳詔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彭城靖王恭傳太夫人薨李賢注鄧禹傳云漢法列侯之母方稱太夫人也又注劉般傳引前書音義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

愈愚錄卷四

三

死子復為列侯母稱太夫人是也然太夫人亦卿大夫母之通稱漢書蘇武傳李陵曰來時太夫人已不幸後漢書列女傳執海鮑宣妻桓氏女字少君子永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又衛尉衡方碑會喪太夫人寢聞苦由安平相孫根碑遭公太夫人憂服闋徵拜議郎涼州刺史魏元丕碑遭泰夫人憂服闋還臺此皆非列侯之母亦稱太夫人也

宋書禮志孝武帝孝建三年有司奏雲杜國解稱國子檀和之所生親王也王是母姓求除太夫人檢無國子除太夫人先例法又無科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孫豁之議春秋母以子貴王雖為妾是和之所生案五等之例鄭伯許男同號夫人國子體

例王合如國所生太常丞康蔚之議母以子貴雖春秋明義古今異制國革不同自頃代以來所生蒙榮唯有諸王既是王者之嫡御故宜見尊於諸國若功高勲重列為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禮凡此皆朝恩曲降非國之所求子男妾母未有前比祠部郎中朱應之議以為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貴當謂傳國君母本先公嬪嬙所因藉有由故也始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緣重勲恩所待錫時或有之不由司存所議參議以爵之為允詔可案此則宋時子男之妾母尚不得拜太夫人然禮志又云宋大明十二年十一月有司奏與平國解稱國子表懿孫母王氏應除太夫人檢無國母除太夫人例下禮官議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禮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

愈愚錄卷四

三

則子男之母不容獨異博士程彥議以為五等雖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崇號得從子男於親尊秩宜顯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固知從子尊與國均也彥參議以與之議為允除王氏為興平縣開國子太夫人詔可此則以懿孫之母本是夫人故許其拜太夫人與檀和之生母不同可見當時此稱甚尊非若後世可泛呼也

燕非無後

顧愷人謂六國獨燕無後江都汪容甫先生不取其說案漢書婁敬傳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實關中

會稽長州

漢書王莽傳從事臨淮瓜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州師古

曰長州卽枚乘所云長州之苑案師古注非長州之苑乃漢吳國地在廣陵會稽長州在今蘇州吳越春秋闔閭興築石城走犬長洲此卽今之長洲與劉昭郡國志海陵注長洲不同

愈惠錄卷四

廣雅

愈惠錄卷四終

順德李肇沅番禺沈寶樞校字

寶應劉寶楠撰

耐

高帝紀注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髡故曰耐古耐字從
多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
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音而
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而謂耐旁毛也多毛髮貌
也孝文紀注蘇林曰一歲爲耐作二歲刑以上爲耐耐能任其
罪也義與如淳同案刑法志當黥者髡鉗爲城旦春王子侯表
樂侯義高惠功臣表汾陰侯周意郎侯黃遂並以坐髡爲城旦
左哀十七年傳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髮

愈愚錄卷五

廣雅書局

鄭注周禮掌戮云髡者髡頭是也孝惠紀上造以上及内外公
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春者皆耐爲鬼薪王子侯表離
石侯縮高惠功臣表節氏侯董朝宣曲侯丁通朝陽侯華當並以
坐耐爲鬼薪毛本丁通下作赦爲鬼薪案高祖紀顏注引作耐爲鬼薪今據正其尤輕於鬼
薪者高惠功臣表武陽侯蕭勝襄城侯韓釋之並以坐耐爲鬼
臣王子侯表楊邱侯偃沈猷侯受高惠功臣表深澤侯趙倫衍
侯翟不疑並以坐耐爲司寇刑法志云鬼薪白粲一歲據顏注當作三歲
爲隸臣又云隸臣滿二歲爲司寇是隸臣司寇又輕於鬼薪
應劭謂耐爲不至於髡完其耐髡則髡爲去首髮並以耐髡文說
髮髡髮也不言耐爲但去首髮不去耐髡較若分明矣不去耐
髡故名其罪曰耐說文罪不至髡完其耐髡曰耐音義皆當依應氏如淳蘇林

皆非也完者不髡不耐完其髮髡鄭司農注掌戮云完謂但居
作三年不虧體惟其不虧體故其刑輕於耐而耐作重於鬼薪
與髡並爲城旦後漢書明帝紀注完者不加髡鉗而築城也刑法志諸當髡者本誤
注改正完爲城旦春王子侯表平城侯禮高惠功臣表平陽
侯曹宗筑陽侯蕭獲隆慮侯周通鄆侯周仲居安邱侯張拾樊
侯蔡辟方景武功臣表山陽侯張當居成安侯韓延年將梁侯
楊僕新時侯趙弟外戚恩澤侯表長平侯衛伉平津侯公孫度
牧邱侯石德並以坐罪爲城旦是也

生稱行狀

漢書高帝紀詔曰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
府署行義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案行狀之目始見於東漢生

愈愚錄卷五

廣雅書局

者亦得稱之後漢書范式傳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
行狀李善注鍾離意爲瑕邱令上書薦善行狀陸續傳使者上
書說續行狀三國志吳步騭傳騭於是條於時事在荊州界者
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元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
十一人甄別行狀晉書劉宏傳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乃
表曰功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梁書甄恬傳州
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是皆指生
者其後稱述死者行誼亦得名行狀晉書王隱傳父銓私錄晉
死而謂如先賢行狀之比事及功臣行狀此則合生

陰安侯頃王后二人

漢書孝文紀羣臣議曰臣謹請陰安侯頃王后琅邪王列侯吏

二千石議蘇林以陰安侯爲高帝兄伯妻頃王后爲高帝兄仲妻如淳以陰安侯爲高帝兄仲妻與頃王后一人案史記孝文紀云羣臣再拜言曰臣謹請與陰安侯列侯頃王后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頃王上有列侯二字蓋陰安有土者也列侯無土者也陰安侯頃王后爲二人蘇林說是漢書高后紀七年詔曰武哀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張晏曰武哀侯高帝兄伯也審是則當云陰安侯武哀王后方與列侯頃王后文法同茲不然者單言陰安侯其義已明單言列侯其義不明故陰安不繫以武哀列侯必繫以頃王也

古書篇傳單行

愈愚錄卷五

三

廣雅釋義

漢書昭帝紀始元五年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尙書未云有明保傳傳乃賈子書中一篇又藝文志弟子職一篇應劭注在管子書中後漢書竇融傳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皆是篇傳單行丁壽昌曰保傳傳乃古書賈子錄之猶管子之有弟子職也光武因竇融爲西漢外戚故獨取世家賜之惟竇公得大司樂一章河內女子發屋得說卦可爲單行之證

漢課士課吏同法

漢書元帝紀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攷校定其

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孫武傳光祿勳舉四行師古曰元帝永光元年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各一人故武以此四行得舉之也

後漢以清白課士亦以清白課吏續漢書和帝紀注引漢官儀曰建初八年詔書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左雄傳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傳論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中興以後復增敦樸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又安帝紀元初六年詔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延光元年詔舉刺史二千石令長相清白愛利有益於人者是課士課吏同法也其以清白課士見於史者馮緄傳弟允清白蔡邕傳父棖有清白行呂布傳

愈愚錄卷五

四

廣雅釋義

高順爲人清白周澤傳孫堪清白貞正樓望傳操節清白李卻傳弟子歷清白有節又隸續高臥石室題名有清白士是也以清白課吏見於史者度尙傳交趾刺史張磐以清白稱朱暉傳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素楊震傳子孫常蔬食步行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謝該傳謝該清白異行是也丁壽昌曰自秦以吏爲師而漢因之尉律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故漢之經生循吏多出其中前明尙有三途並用之制况鍾徐晞皆由吏進得漢之遺意

漢廟制

元帝紀竟寧元年五月壬辰帝崩毀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廟據此則成帝時所祀祫六廟高文武昭宣元也然成帝紀云建

始六年春正月乙丑皇曾祖悼考廟災文穎曰宣帝父史皇孫廟案戾太子爲武帝長子昭帝爲武帝少子戾太子於昭帝爲兄故宣帝不爲戾太子立廟此卽魯人不願以僖繼閔之意也史皇孫於昭帝爲姪故宣帝元康元年立皇考廟蓋欲以皇孫繼昭帝不欲以孫繼祖故也審是則元帝時自太上皇至宣帝凡八廟成帝遵古七廟之制故以武昭皇孫宣元爲五親廟高祖文帝如殷三宗周世室爲不祧之廟合爲七廟也

漢武帝立太學小學及辟雍

漢制辟雍與太學別禮樂志言王莽始興辟雍後儒以辟雍卽太學遂疑西漢未立太學晉灼注藝文志西京無太學是也案太學小學及辟雍皆武帝立史記儒林列傳余讀功令至於廣

愈愚錄卷五

五

廣雅書局

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又云公孫弘爲三公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制曰可又自序云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惟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繁如也漢書武帝紀贊興太學禮樂志又云修廢官立太學董仲舒傳對策曰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傳末云武帝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學校卽太學亦兼小是武帝立太學也循吏傳文翁景帝末爲蜀郡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傳又云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是武帝立小學也自武帝後太學小

學之見於史者漢書儒林傳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鮑宣傳宣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旆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此太學也韓延壽傳遷淮陽太守徙東郡太守所至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何武傳武爲刺史行部必先卽學官見諸生師古曰學官學舍也此小學也漢書兒寬傳武帝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兒寬上壽曰陛下發憤祖立明堂辟雍河間獻王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是武帝立辟雍也文獻通考蔡邕宗祀之精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武帝時封泰山濟南人公王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

愈愚錄卷五

木

廣雅書局

水闊宮垣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以人拜祀上帝蓋兒寬時爲御史大夫從祠東封還登明堂上壽所言如此則所指者疑此明堂耳意河間獻王所對之地亦是其處非養士之辟雍也若然太學辟雍皆武帝立而漢書禮樂志云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立辟雍營表未作王莽欲燬眾庶遂興辟雍因以篡位則似西漢未有辟雍太學者年代浸遠辟雍庠序中更復廢故劉向復爲請立非必成帝前無辟雍太學也辟雍與太學爲二而志於劉向說辟雍庠序並稱下單言莽立辟雍不及庠序者舉所重以爲言平帝紀元始三年安漢公卽王莽奏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日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此皆莽制也漢制太學小學通名庠序漢書循吏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四年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是莽

先立太學小學後立明堂辟雍而辟雍非是太學其證一文獻
通攷曰徐天麟西漢書要言三輔黃圖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
里恐即王莽所立又言太學亦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豈
即辟雍耶或別一所耶案黃圖辟雍太學各別不得以太學爲
辟雍其證二後漢光武帝紀建武五年初起太學車駕幸太學
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分別太學辟雍最晰漢書禮樂
志世祖受命改定京師於土中營立辟雍顯宗躬行其禮然德
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
時太學已立庠序指小學言光武仍用漢制不以庠序屬鄉聚
也文獻通攷建武五年已立太學而固之時尙言庠序未設何
耶當以此不知庠序爲據此則東都亦不以辟雍爲養士之所
是以太學益明其證三

愈愚錄卷五

漢學官

學校之官名文學校官韓延壽傳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
豆是也學官諸生稱學官弟子儒林傳申公卒弟子爲博士十
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循吏傳文翁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
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
是也其屬吏稱文學史是也亦稱文學官王尊傳師郡文學官而
尊事之以爲師也是也亦稱文學梅福傳不疑韓延壽蓋寬饒
諸葛豐張禹諸傳並云爲郡文學翟方進傳父翟公亦爲郡文
學又匡衡傳調補平原文學是也王尊傳以文學爲太常掌故
舒傳武帝舉賢良爲文學之士公孫弘傳武帝初即位詔賢良
文學士儒林傳亦云昭帝時舉賢良文學與賢良並稱是
制科之目非官名也仲舒傳云以賢良對策弘傳云以賢良徵
文法與錯章傳同其爲科目審矣又能文章有學業者亦稱文
學儒林傳去論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雷澤師古
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習禮義而爲之又所以遷擢

是也又太鴻臚廷尉所屬有文學官兒寬傳以射策爲掌故功
文學是也若諸少孫補匡衡傳稱文學卒史補滑稽傳稱文學
卒史王先王生不言廷尉所屬蓋別有文學卒史也漢書儒林
傳元帝好儒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此即文學卒史之比其
選補之法史記儒林傳云公孫弘請曰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
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合相長丞上屬所二
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
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使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
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漢書儒林傳同如淳曰漢
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
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案此謂士有學行
者詣太常受業如詣博士受業稱弟子漢書蕭望之傳詣令以
太常受業如淳曰今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
奏上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也案如淳即約舉

愈愚錄卷五

儒林傳文長是也其高第爲郎中太常奏聞馮奉世傳子譚太
常舉孝廉爲郎是也其次或補文學或補掌故掌故則鼂錯匡
衡房鳳並爲太常掌故是也房鳳傳爲太史掌故案史乃常誤
也文學則雋不疑諸人是也雋不疑傳治春秋爲郡文學專言
饒請其豐傳並云明經爲郡文學掌故通一藝也蓋寬
饒言明經傳所謂通一藝以上也掌故通文學匡衡傳除爲太
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也是也文學超遷或由制
科蓋寬饒由郡文學舉孝廉爲郎再舉方正遷諫大夫是也或
由大臣薦雋不疑以暴勝之薦由郡文學拜青州刺史韓延壽
以霍光薦由郡文學擢諫大夫張禹以蕭望之薦由郡文學久
之試爲博士是也諸葛豐爲郡文學貢禹爲御史大夫除豐爲
爲大司馬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爲若隨牒遷次不過
郎中此皆自舉其屬吏非經由文學超擢

郡屬梅福傳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儒林傳文學掌故補郡屬

員師古曰備員者示以升擢之非籍其實用也是也臣衡傳

爲大司馬長安令楊賜誦高曰平原文學國衡林智有餘經學

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爲升次也隨牒

謂隨選補之恆漢代學官卑故不載百官表然教士之官在京

師則博士及太常在郡國則文學學行兼備之人能通一藝以

上乃與斯選未可略也因詳攷之

東漢郡縣學官亦稱文學博士馬武傳高密侯禹曰臣少嘗學

問可郡文學博士是也學官弟子亦稱校官弟子明帝紀召校

官弟子作雅樂是也亦稱學生左原傳爲郡學生是也學官之

尊者亦稱學官祭酒劉寬傳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

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是也李賢注云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

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爲祭酒案李注非也博士祭酒

乃朝廷官學官祭酒乃郡縣官學官稱祭酒者謂學官之長者

爲眾所尊敬也史記荀卿傳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

祭酒焉案隱曰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

當祭耳是也

桂華美芳

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又美芳磬

磬卽卽師象山則案桂華美芳皆上章篇名標題左方誤連下

文刪之未盡故也桂華上文云都荔遂芳窠桂華是桂華二

字乃其標目美芳上文云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是美芳二字乃

其標目

愈愚錄卷五

九

荆吳

漢書地理志會稽郡秦置高帝六年爲荆國十二年更名吳景

帝四年屬江都又云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案州當作國與

國十一當作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符三年更

名廣陵又云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

而不得吳案荆國謂荆王劉賈之後更名吳謂荆國更名吳國

以封劉濞如志言似荆吳國都並在會稽廣陵乃所屬地其實

荆吳亦都廣陵治廣陵蓋荆吳之國實跨今江南北故吳郡廣

陵皆可立都也何以明之高帝紀六年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

陽郡史記荆吳世家索隱曰東陽郡臨淮郡漢書注云淮東案項羽

入晉灼曰東陽縣也鄣郡地理志云丹吳地五十三縣案史記

是郡治卽在縣城鄣郡故鄣郡吳地五十三縣

家作五十二立劉賈爲荆王十二年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曰者

荆王兼有其地諸侯王表東帶江湖薄會稽史記時會稽郡所理

在吳國爲荆吳劉濞傳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

輕悍無壯王墳同之乃立濞於沛爲吳王師古曰行至沛王三

郡五十三城攻鄣郡會稽郡在今江南北東陽郡在今江北劉賈

所王之三郡五十三縣卽劉濞所王之三郡五十三城是荆吳

之地並跨今江南北也高帝紀十一年淮南王布反時淮南

擊殺荆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黥布傳爲淮南王都六發兵

反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括地志富陵故城在盡劫其兵

度淮擊楚劉賈傳立劉賈爲荆王王淮東本史記荆荆燕吳傳

贊荆王鎮江淮之間本史記荆漢以淮南爲淮東淮南卽江北

故云江淮之間六及富陵皆在江北而廣陵在六東若賈都在會稽布當渡江南擊賈當渡江北禦布然後得死富陵今紀傳俱不言布賈渡江相攻事而但云東擊則賈國必在江北故布破賈而遂北渡淮也賈亡而漢襲其國漢都即賈都也史記漢興諸侯年表索隱曰賈爲英布所殺其年景十三王傳江都易王立吳國封兄子濞也是漢國即賈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時賜非將軍印擊吳已破徙王江都治吳故國顏注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地理志廣陵江都易王非據此則江都王治吳故國吳王卽治荆故國傳不言者從可知也是荆吳之地雖兼會稽而都在廣陵濞傳云吳王悉其士卒起兵於廣陵西涉淮是也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吳移都也後漢書郡國志廣陵郡廣陵吳王濞所移都廣陵非自都城周十四里半不言荆都廣陵亦治班氏之說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荆都吳六年正月初王劉賈元年十一年爲英布殺國除爲郡十二年更爲吳國十月初王濞元年孝景前三年反誅四年初置江都六月淮南王非爲江都王孝武元朔二年王建元年元狩二年反自殺國除爲廣陵郡五年更爲廣陵國四月初王胥元年以意測之當是荆先都吳後移廣陵而國則仍名吳表文從略故但舉其封時所都不及廣陵也班氏誤讀史表以吳國之吳爲會稽之吳賈濞之都皆在會稽非胥之國與荆吳遂不相襲而景十三王傳又云江都王非治吳故國不自知其矛盾又志文於會稽下云景帝四年屬江都是江都國有吳郡於廣陵下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並得鄭郡而不得吳是江都國無吳郡胸無定見宜其說之支離也

愈愚錄卷五

十一

漢書書局

越絕書□□漢高帝封有功劉賈爲荆王並有吳賈築吳市西城名曰定錯城屬小城北到平門下將軍築治之十一年淮南王反殺劉賈後十年高皇帝更封兄子濞爲吳王治廣陵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案越絕書劉賈封荆并有吳則所都非必在吳矣築吳市西城不必都吳也賈死濞封吳王治廣陵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漢以江南爲江東江北爲江西濞由廣陵東渡之吳十日復還廣陵則濞不都吳可知而荆之移都吳之封國皆在江北益明矣

愈愚錄卷五

十一

漢書書局

爲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爲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爲郡治於吳案以劉賈爲都吳從其先者言之是也若以劉濞爲吳王而云濞反誅乃復爲郡則是濞未反時不爲郡也不知吳國之吳統三郡五十三城言之非專指吳郡也若濞都廣陵越絕顯有明文朱育之對非其實

周秦金名之異

漢書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圉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莊子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秦兼天下黃金以溢爲名孟康曰二爲一金百金百斤也史記平準書集解引孟康云十兩爲溢二十四兩曰溢四兩曰錢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爲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尙秦制也志又云漢興黃金一斤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案據志說

則秦所改者周以斤爲名秦以鎰爲名其實鎰是二十兩斤亦二十兩故周策敘蘇秦事云黃金百斤盡趙策敘蘇秦事云黃金百鎰卽百斤周人已有鎰稱管千乘馬篇云黃金一鎰謂子及國策引證甚而孟子書有萬鎰百鎰七十鎰五十鎰之文其時尙乘周制亦得爲鎰則斤之與鎰名稱雖異而輕重之制同也志明云秦以鎰爲名而師古以爲改周一斤之制又謂漢復周之制說皆不了

公羊隱五年傳百金之魚公張之何休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案漢書食貨志言莽制黃金一斤直錢萬後漢時賈直或同故何用漢法解之史記陸賈列傳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漢世金不如此之貴疑千是十誤且與錢萬

愈愚錄卷五

主

之說相合

秦漢錢貴

續釋所載碑陰出錢人數有百錢者輒登於碑案秦漢時錢直最貴漢書食貨志上云李悝曰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除稅十五石食人月食一石半五人終歲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據此則粟一石直錢三十若出百錢爲粟三石有餘農夫一家歲用不過千三百五十此秦之粟賤而錢貴也漢代錢粟之價不一然皆錢貴於穀有穀石數錢者食貨志宣帝

亡矣

愈愚錄卷五

十四

卽位歲數豐稔穀至石五錢趙充國傳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此錢貴也有穀石數百錢者食貨志元帝卽位二年齊地飢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趙充國傳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頗注言其貴馮奉世傳是時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饑饉此粟貴而錢益貴也有穀石數千至萬錢升者食貨志漢興承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又王莽末年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又漢興米至石萬錢此粟愈貴而錢亦愈貴也食貨志下云王莽居攝黃金重一斤直錢萬計朱提銀重八兩爲一兩直一千五百八十代銀錢貴之證有穀石數十萬者後漢書獻帝紀興平元年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此粟極貴錢亦極貴而國

文獻通攷卷八石林葉氏曰漢書王嘉傳元帝時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一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言其多也以今計之纔八百三十萬貫兩不足以當權貨務盛時一歲之入蓋漢時錢極重而幣輕穀價甚賤時至斛五錢耿壽昌以穀賤傷農建常平之議其年斛五錢故嘉言是時外戚貴千萬者少正使有千萬亦是今一萬貫中下戶皆有之漢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月俸六萬乃史大夫四萬而大將軍米月三百五十斛下至佐史秩百石猶月八斛有奇其賜臣下黃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雖燕王劉澤以諸侯賜田生金亦二百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餘萬斤幣輕故米賤金多近世患國用不足以爲錢少故夾錫當十等文具卒

未嘗有補蓋錢之多寡係幣之輕重不在鼓鑄廣狹也

愈愚錄卷五

十三 廣雅書局本

愈愚錄卷五終

順德李肇沅著楊沅寶校

愈愚錄卷六

寶應劉寶楠撰

劉昭誤解漢儀

後漢書明帝紀李賢注引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首妻謂元配妻非繼續也男女完具謂男女俱生全無夭殤也今世娶婦擇親族中有夫首妻多男者爲婦相禮謂之吉利人蓋亦此意劉昭禮儀志注引應劭漢官儀云云又曰昭案桓榮五更後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則榮非長子矣案榮除兄子無害全具之義榮有兄則榮非長子亦與漢儀無關

漢學師

隸釋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

愈愚錄卷六

廣雅書局

史孔覽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禮祀餘口賜先生執事史晨饗孔廟後碑畔宮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深陽長潘乾校官碑深陽長潘君諱乾構修學宮學師宋恩等題名師宋恩云云史口通云云孝義掾王山云云業掾口口云云易掾口口云云易師張口口云云尚書掾呂口云云尚書師張口口云云詩掾楊口口云云春秋掾常龍云云議掾劉幼云云文學孝掾劉幼云云文學孝掾周治云云文學掾猶玉云云文學師胡通云云中部碑齋夫云云校官云云師云云校官祭酒云云書掾云云里祭酒云云以上二碑案潘乾以邑長稱校官則漢之校官無專官中部碑校官雜於齋夫掾之間則校官亦據屬後漢書百官志令千石長四百石小者三百石

又云漢舊注東西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據此則漢時掾史之尊與令長相埒故凡掌學校事者令長掾屬皆得稱校官與後世學官異也孔龢碑師孔憲宋恩題名師宋恩及易尚書文學諸師皆屬於掾史之中者此師亦掾屬後漢志於司隸校尉下云孝經師主監視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是掾屬亦得稱師也鄭氏注禮謂鄉先生爲大夫致仕教學老人此卽史晨二碑所稱先生後世學官倣於此

李通

愈愚錄卷六

廣雅書局

後漢書李通傳論於通多貶詞而傳稱通首迎光武助成大業又稱帝每征討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官侯霸之議比諸伊呂蕭曹伊呂不敢當蕭曹不必讓而論文以通爲非不知所謂

萬歲

日知錄後漢書韓棱傳賢憲有功還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驕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而止然攷之戰國策言馮煖爲孟嘗君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馬援傳言援犍牛醢酒勞饗軍士吏士皆伏稱萬歲馮飭傳言責讓賊延壽等令各反農桑皆稱萬歲吳良傳注引東觀記歲旦郡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掾史皆稱萬

歲則亦當時人慶幸之通稱而李固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
遂爲梁冀所忌而卒以殺之亦可見其爲非常之辭矣矣謹案
韓非子顯學篇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秋千秋萬歲之
聲括耳當从歲本作使若千秋萬劉向新序梁君援其御公孫
襲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日獵皆得禽
獸今吾獵得善言而歸王充論衡超奇篇高祖讀陸賈之書歎
稱萬歲佚文篇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是皆
上下通稱也晉書桓玄傳玄篡位以玄杜告天百僚倍列而儀
注不備忘稱萬歲宋書鄧琬傳泰始二年正月七日晉安王子
勛卽位於尋陽城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隋書禮儀志
四高祖再拜俯受策璽退就東階位使者與百官皆北而再拜

愈愚錄卷六

三 廣雅書局

增笏三稱萬歲又後齊皇帝加元服事畢太保上壽羣官三稱
萬歲元正大饗羣官上壽訖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當
時萬歲之稱列於儀注則非臣下所敢用矣
三國志吳朱治傳子萬歲早夭宋書文帝紀有晉監太守周萬
歲南齊陸澄傳有宋中丞何萬歲沈文季傳有王萬歲北周書
李賢傳賢弟遠字萬歲隋書列傳有史萬歲新唐書高宗紀有
梓州都督謝萬歲劉武周傳有張萬歲而李賢傳云魏文帝嗣
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挾帝升殿則鄴陋之名因以
獲幸亦可異矣又陸澄傳有呂萬齡荀萬秋陸慧曉傳祖萬載
宋劉敬宣傳字萬壽南史文學掾超傳父道彪字萬壽北齊孫
靈暉子萬壽北周侯植傳有侯萬壽隋賀婁子幹傳字萬壽文

學傳孫萬壽字仙斯古人命名苟且如此

馮緄

後漢書馮緄傳緄字鴻卿安帝時爲郎中舉孝廉七遷爲廣漢
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
擊破羣賊還隴西太守遼東太守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遷
廷尉太常時長沙零陵武陵鬱鬱反拜車騎將軍頃之拜將作
大匠轉河南尹復爲廷尉屯騎校尉復爲廷尉卒於官案隸
釋車騎將軍馮緄碑緄字皇卿弱冠詔除郎還更仕郡歷諸曹
史督郵主簿五官掾功曹舉孝廉除右郎中蜀郡廣都長遭直
荒亂以德綏撫政化流行到官四載功稱顯著郡察廉吏州舉
尤異遷樞爲武陽令誅疾疆豪以公去官部廣漢別駕治中從

愈愚錄卷六

四 廣雅書局

事辟司空府侍御史御史中丞督使徐揚二州討賊范容朱生
徐鳳馬勉張嬰等坐迫州郡進兵正法復辟司徒府廷尉左監
正治書侍御史廣漢屬國都尉隴西太守坐問吏罪旬不分去
官以羌駭動爲四府所表復家拜隴西太守上病辟同產弟徵
議郎復治書侍御史尙書遼東太守廷尉大常車騎將軍南征
五溪蠻夷黃加少高相法氏趙伯潘鴻等斬首萬級沒溺以千
數降者十萬人收逋賫布帛萬匹不費官財振旅還師臨當受
封以謠言奏河內太守中常侍左悺弟坐遜位拜將作大匠河
南尹復拜廷尉表荊州刺史李隗南陽太守成晉大原太守劉
瓚不宜以重論坐正法作左校後詔書特賞拜屯騎校尉復廷
尉奏中臣子弟不宜典牧州郡獲過左右遜位以傳文攷之傳

字鴻卿碑作皇卿異一傳舉孝廉七遷為廣漢屬國都尉後乃
拜御史中丞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碑文遷廣漢屬國都尉在
督揚州諸軍後異二又舉孝廉後除右郎中七遷為御史中丞
不為屬國都尉異三督徐揚二州軍不專督揚州異四傳於督
揚州軍後遷隴西遼東太守據碑文督徐揚二州後歷廷尉左
監正治書侍御史廣漢屬國都尉乃遷隴西太守又歷議郎治
書侍御史尚書乃遷遼東太守異五傳止言隴西太守碑文則
隴西去官之後復拜隴西太守異六傳於遼東後歷京兆尹司
隸校尉廷尉太常乃拜車騎將軍碑文則遼東後歷廷尉太常
遂拜車騎將軍異七傳於車騎將軍後累遷為廷尉卒於官碑
文為廷尉以論中臣子弟獲過遜位則非卒於官也異八又傳
言揚州羣賊長沙諸蠻不載姓名今悉見於碑又碑云督使徐
揚二州討賊范容朱生徐鳳馬勉張嬰等案順帝紀揚徐賊范
容周生寇城邑遣中丞馮赦督州郡兵討之周生當從碑作朱
生馮赦即馮緄之誤

中文尚書

古文今文尚書之外又有中文尚書後漢書劉陶傳陶推三家
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是也其在祕
閣者亦稱中書劉向校戰國策書錄云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
餘卷又云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盧植傳與馬日磾蔡
邕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注言中書以別於外也是也
亦稱中經晉書荀勗傳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

愈愚錄卷六

五

為中經列在祕書是也

褒亭侯

後漢書孔融傳初平帝時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諡孔子
為褒成宣尼公又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
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案錄釋孔
廟置守廟百石孔融碑褒成侯四時來祠魯相韓勅造孔廟禮
器碑陰褒成侯魯孔建壽洪氏通曰建壽當是損字又云碑陰
有孔曜仲雅則永壽時曜尚未襲封
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即歸
國孔融碑以元興元年立韓勅碑以永壽二年立史晨銘以建
甯二年立上距永元四年凡六十餘年而仍號褒成則未嘗徙
封褒亭也洪氏通曰安帝紀延光三年賜褒成侯帛疑損未嘗
徙封傳之誤耳其說是也三國志魏文帝紀褒成之後絕而莫
繼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崔林傳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
時奉祠南齊劉勰陸澄傳論康成主疑作炎漢之季訓義優洽
一世孔門褒成並軌陳書沈不害傳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
立不害上書曰褒成之祠弗陳禪享皆不言有褒亭之封其為
傳誤無疑唐書宰相世系表孔均生大司馬元成侯志志生損
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後漢侯爵有縣侯都鄉侯鄉侯都亭侯
亭侯五等而褒成侯國不見於郡國志則褒成殆亭侯而非縣
侯依史例當云褒成亭侯舊史偶脫成字蔚宗遂誤認為徙封
耳

史傳書字

愈愚錄卷六

六

廣雅書局

范氏後漢書傳有誤書人字者非史體也郭太傅所載贊拔之士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子威郭長信王長父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周康子王季然邱季智郝禮真皆書字注引謝承書邱季智名靈舉故知諸人皆書字也又符融傳中晉文經王子艾許劭傳中樊子昭和陽士注魏志和洽字陽士知諸人亦皆書字又范式傳張劭字元伯元伯凡六見又稱郗君章殷子徵陳平子又李充傳張孟舉劉翊傳張季禮逢萌傳李子雲王君公此皆誤書字無義例也

迎秋

晉書禮志漢儀縣邑以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三時不迎然張軌傳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以國有大喪宜待除

愈愚錄卷六

七

年索還曰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眾釁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稷致天下之誅不可廢也重華從之此則涼王重華自行其國之典禮故與晉禮不同

唐彬

鄧艾滅蜀在魏晉為功臣而鍾會衛瑾殺之非其罪也唐彬在當時有賢聲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搖動使彬密察之彬還曰艾忌克說狹狹能負才順從者謂為見事直言者謂之觸逆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答對失指輒見罵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勞眾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為用今諸軍已至足以鎮壓內外願無以

為慮案艾死原不足以危蜀而彬所論艾過放之艾傳皆無其事不白其冤而誣以罪賢者固如是乎其愧段灼多矣

陶侃溫嶠傳

晉書陶侃溫嶠傳俱盛稱築壘白石以拒蘇峻嶠傳更言賊攻白石壘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而蘇峻傳云嶠等築壘於白石峻率眾攻之幾至陷沒東西抄掠多所擒虜兵威日甚戰無不剋則與侃嶠傳異攸峻以數騎突陣不得入遂為彭世李千等所誅其死由於輕進非侃嶠力戰之功疑侃嶠傳非其實

鄧攸

晉書鄧攸傳攸為河東太守沒於石勒以為參軍勒過泗水攸乃以牛馬負妻孥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

愈愚錄卷六

八

子綬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反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遂至江東吳郡關守帝以授攸拜侍中轉吏部尚書頗敬媚權貴代周顒為護軍將軍遷會稽太守王敦伐都之後中外兵數每月言之於敦攸本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案時人之言非也攸始仕石勒繼通王敦事君不忠棄子載姪誠為大義然其子能朝棄暮反亦可聽其隨行必繫之樹而致之死何耶其終無子宜哉

山簡

晉書山簡傳簡督益軍事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

簡曰與彥夏舊友爲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案簡奉命督軍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而以友朋私恩背君臣公義史猶稱其篤厚何也

羊祜

西晉之亡也以賈后賈后之進也以賈充賈充之不西行而執朝權也以羊祜晉書賈充傳任愷進說請充鎮關中乃詔充都督秦梁二州諸軍事朝之賢良皆幸充此舉羊祜密啟留充雖結婚太子之計出於荀勗而祜之留充遂爲禍始豈晉以無道取天下賢知如祜有時忽昧而項城先靈不能早誅充父女以救其亡耶

段匹碑傳之誤

愈愚錄卷六

九

廣雅書局

晉書劉琨傳琨窮蹙不能復守段匹碑遣信要琨琨由是率眾赴之建武元年琨與匹碑期討石勒匹碑推琨爲大都督誦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碑進屯固安以侯眾軍匹碑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匹碑奔其兄喪末波要擊敗走之段匹碑傳建武初匹碑推劉琨爲大都督結盟討勒並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杯即末波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碑進屯固安以侯眾軍勒懼遣問使厚賂末杯末杯乃開匹碑於涉復辰疾陸眷涉復辰等引軍而還會疾陸眷病死匹碑自薊奔喪末杯擊敗之及劉琨自并州依之復與匹碑結盟俱討石勒匹碑復爲末杯所敗案琨之赴匹碑在建武元年前琨既赴匹碑故結盟討勒琨本傳是也匹碑傳既云建武初結盟討勒又云劉

琨自并州依之復結盟討勒似琨之赴匹碑在建武元年後又一事兩敘俱失之

唐人避諱

唐高宗臨文不諱詔曰孔宣設教正名爲首戴聖貽範嫌名不諱比見鈔寫古典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或隨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誠非立書之本意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字並宜使成不須隨義改易後唐明宗中定迴避廟諱詔本朝列聖及新追四廟諱近日章奏偏旁文字皆闕點畫凡當出諱止避正呼若迴避於偏旁則闕於文字此後凡廟諱但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必減少點畫又御名二字不連稱不得迴避救微在二名抑有前例以太宗文皇帝自登寶

愈愚錄卷六

十

廣雅書局

位不改舊稱時即臣有世南官有民部靡聞曲避止禁連呼朕非敢自尊應文書內所有一字但不連稱不得迴避後唐末帝廟諱偏旁不宜全改詔偏旁文字音韻懸殊止避正呼不宜全改楊檀宜賜名光遠其餘依奏觀此則太宗時凡世字民字皆不諱今經典凡用代字系字人字皆太宗後繕寫所易故高宗明宗末帝復申論禁然臣下敬謹猶從諱避至今或多仍之莫能全改矣

唐中宗復辟

新唐書狄仁傑傳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惟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忤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祚案請還太子不獨吉頊李昭德二人李嗣真傳武后嘗問嗣真儲

貳事對曰程嬰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薛仁貴傳仁貴子訥突厥憂河北武后以訥世將詔攝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使對同明殿具言醜虜馮暴以廬陵王藉言今雖還東宮議不堅信若太子無動賊不討而解后納其言蘇安恆傳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恆投匭上書曰陛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裳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胡不傳位東宮休安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並興且梁河內建昌諸王以親得封恐萬歲後不能更計宜退就公侯任以閑簡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縱今尚幼且擇

愈愚錄卷六

十一

立師傅養成德器藩屏王家書奏后雖猜克不能無感乃召見賜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隋失馭羣雄鹿駭唐家親事戎旅以平甯縣指河爲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基前日太子在諒闇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以卽位今太子年德已盛尙貪有大寶忘母子之恩蔽其元良以據神器何施顏面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哉臣謂天意人事還歸李氏物極則復器滿則覆當斷不斷將受其亂誠能高揖萬幾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府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爲忠則擇是而用以爲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書聞不報張文瓘傳兄文琮文琮子錫久視初代其甥李嶠爲宰相請還

廬陵王不爲張易之所右坐洩禁中語流循州王緝傳緝字方慶以字顯眞拜左庶子兼侍太子讀書方慶奏人臣於天子未有斥太子名者晉山濤啟事稱皇太子不名孝敬爲太子更宏爲崇沛王爲太子更賢爲文今東宮門殿名多觸諱請一改之以協舊典制可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尙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舍唐愍文侯事嗟乎君子哉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動羣臣示中興之漸所謂人難言者於方慶難乎哉德裕之稱爲不誣矣王及善傳廬陵王之還密贊其謀既爲皇太子又請出外朝以安羣臣崔元暉傳武后久疾宰相不召見者累月及少開元暉奏言皇

愈愚錄卷六

十二

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闥后慰納齊澣傳中宗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澣宴同明殿論曰朕母子如初卿豫有力焉觀此則知唐祚之復諸臣皆與有功後人但歸美於仁傑未攷之甚矣

唐武宗

新唐書紀贊文宗不能明弘志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又云昔武丁得一傅說爲商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案陳弘志弒憲宗歷穆宗敬宗皆未討賊文宗亦不能明正其罪卽位九年始殺弘志史氏譏之宜矣然武宗卽位不能明正仇士良等擅殺忠良矯詔廢太子陳王之罪德其立

已而殺陳王安王及賢妃楊氏正位之始遠遜文宗多矣其後盧龍軍將陳行泰殺其節度使史元忠自稱知留務軍將張緯復殺行泰自稱主軍務而均不加之罪意其時力不能制故稍姑容之且其享國僅六年或未竟其長耳然比以商高宗殊失實

褒恤張許

忠烈死事之臣歷代皆有褒恤其最優者莫若唐之於張許肅宗收復兩京大赦文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烈士徇義雖滅猶存其李愬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即與追贈訪其子孫厚其官爵家口深加優賞德宗南郊赦文張巡許遠南霽雲顏真卿顏杲卿各與一子正員官順宗即位赦

愈愚錄卷六

主

文張巡許遠南霽雲顏杲卿顏真卿等子孫中各與一人正員官憲宗南郊赦文張巡許遠南霽雲與一子官出身有差又平淮西大赦文同又上尊號赦文張巡許遠南霽雲各與子孫中一人出身穆宗登極德音張巡許遠子孫中與一子官有差其中有才行堪任臺省者量才敘用又南郊改元德音張巡許遠各與一子八品正員官祖父母及父母並與官封武宗加尊號後郊天赦文許遠張巡每家與一人出身宣宗大中改元南郊赦文許遠張巡每家與一人正員官懿宗即位赦文張巡許遠子孫中各與一人出身又大赦文張巡許遠子孫中各與一子出身僖宗南郊赦文張巡許遠每家與一人正員官昭宗改元天復赦文張巡許遠每家各與一子九品正員官

滕王閣序

少讀王子安滕王閣序竊疑子安年少趨庭路過洪州適遇高會賓從英俊宜如何懽忻舞蹈歌詠盛事而其序文後半幅及詩語多慷慨激楚之音殊不可解及讀滕王元嬰傳傳其為金州刺史時縱失度在太宗喪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置所過為害以九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城門夜開不復有節高宗以書切責久之遷洪州刺史官屬妻美者結為妃召逼私之嘗為典籤崔簡妻鄭嬈罵以履抵元嬰面血流乃免後坐法謫置滁州乃知子安此文樂極悲來有感而言後人徒以落霞秋水賞之疎矣

愈愚錄卷六

主

凡登高暮景皆然不定為樂遊原故實攷之新唐書太平公主傳始主作樂遊原以為盛集既敗賜還申岐薛四王公主以謀逆賜死於先天二年拾遺此作蓋逆知其將敗也與子安滕王閣序同一用意

李太白

新唐書李白傳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閒永王璘辟為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論者謂以白之才受汚於璘惜白不先覺其說不然案永王璘傳領荊州大都督安祿山反帝至扶風詔璘即日赴鎮俄又領山南江西嶺南黔中四道節度使當時帝信任璘甚至朝野無一

人知璘反者白受其辟奚爲過哉且璘以薛鏐李臺卿韋子春劉巨鱗蔡駟爲謀主白不與聞可知璘死上皇傷悼肅宗以少所自鞠不宜其罪謂左右曰皇甫仇誠吾弟不送之蜀而擅殺之何邪由是不復用璘死而肅宗不宣其罪且稱仇爲擅殺屏棄終身此於政刑爲失宜矣白始不污於祿山及璘叛而白逃是璘固不能污白而朝廷猶欲誅白何邪璘子價偵僂伶儀皆爲王公及顯仕璘反而猶尊顯其子獨於白之潛逃不從叛者欲誅之微郭子儀之救幾與薛鏐等同罪才之累人固宜如此

白香山非佞佛

新唐書白居易傳暮節惑浮屠道尤甚至經月不食葷又云履道第卒爲佛寺案居易際亂世假浮屠道以自全非謬也楊

愈愚錄卷六

十五

璘傳與李多祚等定計斬二張封弘農郡公賜鐵券恕十死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構玄珍知禍未已乃詭計請視髮事浮屠悉還官封中宗不許暉聞而戲曰胡頭應祝以多鬣似胡云玄珍曰功成不退懼亡我不空言暉感之然已不及計暉等死獨玄珍全又崔濯傳從祖弟寬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敦復平海賊還廣張功簿寬密白其妄李林甫恐其遂相又惡寬善李適之乃漏寬語以激敦復敦復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因得事聞於帝由是貶寬睢陽太守及韋堅獄起寬復坐親貶安陸別駕林甫任羅希夷殺李適之也亦使過安陸將怖殺寬寬叩頭祈哀希夷乃去寬懼終見殺丐爲浮屠不許傳又云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爲首然惑於佛喜與桑門游習誦其書老彌篤云又

李泌傳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譏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人所讖切子繁贊曰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助也繁爲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仙靈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爲而然又姜公輔傳唐安公主道薨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卽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遂下遷太子左庶子久不遷陸贄爲相公輔數求官贄密謂曰實丞相嘗言爲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爲道士未報據此足見當時世難人臣多苟且以求活豈皆惑於浮屠哉

漢人

愈愚錄卷六

二六

今世稱中國人爲漢人習故言也自古已然隋書西突厥傳崔君肅曰吐谷渾亦因憾漢故職貢不修漢卽隋也新唐書郭震傳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顧天時人事兩不諧契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又張說傳祿山入朝以破奚契丹功求平章事國忠曰祿山有軍功然不識字與之恐四夷輕漢又韓游瓌傳虜入漢食禾菽方春而病漢卽唐也宋元以來皆襲此稱從所習也

周時稱中國爲夏夏者禹有天下之號後世所稱中夏諸夏東夏夏聲皆泛指中國也書皇矣篇夏之史所記說文以夏爲中國之人象形之字然恐當時中國之稱未必取此蓋漢時或稱中國爲秦漢書西域傳詔曰軍候宏但襲舊稱耳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句若馬師古曰

謂中國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是秦亦泛指中國爾雅釋地曰爲丹穴郭注齊中也列子黃帝篇華胥氏之國在并州之西并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湯問篇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華日猶齊州也又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途謬而之一國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又周穆王篇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皆謂齊爲中與齊國無涉

蒯仲

博古圖周仲莫父敦銘云蒯仲莫父作尊敦此氏蒯名仲字莫父春秋左氏傳有蒯得是蒯爲姓也歐陽圖說引蒯贖南蒯誤甚

吉金

今人爲文用吉金二字其來已久博古圖晉姜鼎銘取乃吉金嘉仲盃銘用其吉金齊侯鐘銘銘穀擇吉金又云錫乃吉金周

愈愚錄卷六

七

廣雅書局

蛟篆鐘銘擇乃吉金薛氏鐘鼎款識晉姜鼎嘉仲盃外商鐘圖寶鼎王子吳鼎黃季舟方寶鼎俱有吉金之文吉猶善也漢清明鑑銘漢有善銅出丹陽末句尾下鐫一吉字漢書武帝紀顏師古注舊金雖以斤兩爲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並之類矣唐時以吉爲款識亦是取古語而製之者

第

說文無第字詩正義引說文第次也从竹弟段氏注說文據以補入竹部案漢孝成鼎銘云第一又好時俱廚鼎銘云第百卅第八百六十份陰宮鼎銘云第廿三虹燭鏡銘云第一漢時凡从竹之字皆書作竹此見古本有第字

說文弟韋東之次弟也从古字之象然則第字从竹本以竹簡次第與弟爲韋東次弟不同段氏謂俗省弟作第非

應劭地學之誤

秦東海郡治郯遂謂秦有郯郡臨淄營邱一地而謂獻公自營邱徙臨淄施水合肥而謂夏水合肥西水出充縣而謂出西陽以冷水爲冷溪以襄邑爲襄牛以桐圭之封爲應侯以陳留之偏爲克段之鄢其舛誤多類此

水經注之誤

渠搜在大宛誤在朔方大任在黎陽誤在成皇滿福別是一城誤屬勇士神泉障別是一地誤在富平赤翟在中山誤在長城陰戎在上洛誤在平陰以衛鞅所封商縣爲鄆以許延壽所封樂成爲樂平以上官桀所封安陽在陳州以王稚君所封樂昌在東郡會稽山名誤作國名尉氏官名誤作邑名夏侯嬰封汝

愈愚錄卷六

八

廣雅書局

陰誤爲滕戚夫人產定陶誤爲蜀桀椽木材也誤作地名檀山屋名也誤作岡名以三門爲砥柱以阿陽爲陽阿以脩縣爲脩國以平西爲平陽以夏州爲苑邱以綿水爲郭江以西平爲平曲以平陽爲平陵以身毒爲捐毒以昌遼爲昌黎以固始爲固陵以容城爲深澤以高柳爲柳城以帝邱爲商邱以有鬲爲有窮以汝陰爲茲氏以和成爲禾成以平阿爲北平以中山爲中牟以門水爲波水以宜陽爲宜陵以蒼梧爲九疑以臨羌爲臨禁以蔡陽爲安昌以夏陽爲下陽以少梁爲大梁以趙靈邱爲齊靈邱以曹楚邱爲衛楚邱京口黃鵠山忽在江夏中山呼沱苑忽在安定以郿瑕爲桃林以潼關爲函谷安成侯劉蒼在贛水以爲長沙之安成在汝水以爲汝南之安成桃侯劉襄在沛

水以爲酸棗之桃虛在漳水以爲信都之桃縣建成侯劉拾在
贛水以爲豫章之建成在淮水以爲沛之建成一陽阿城河水
沁水並見一頁復城滄水汝水並見其又甚者胸縣臨胸山遂
以臨胸爲山名橫縣故有橫山遂以故山爲山名是字之虛實
不明也防門之塹廣一里遂爲里名廣里黎陽地名遂謂黎侯
名陽是經之訓詁全疏也呂佗襲父功遂稱其人曰呂佗襲王
陽谿于字上屬遂稱其地曰干陽谿是文之語助皆昧也其尤
甚者岐西之雍謂是兗州之濰可乎盟向之向謂是向姜之向
可乎湖陵之文見於尚書今書有湖陵乎魏國之名始於文侯
今詩無魏風乎紂都見於禹貢是大禹爲商王也鄆邑卽是鄆
婁是孔子爲鄆人也疏鹵鶻突諸儒糾摘無遺意鄆氏尙不至
此何氏焯謂爲後人附益全氏祖望謂爲後人妄加趙氏一清
謂爲後人所填補是也

愈愚錄卷六

九

焦山

今揚子江中有焦山方志謂焦先隱於此山因以爲名其說非
也三國志管寧傳注時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略先字孝然
中平末白波賊起先年二十餘東客揚州建安初西還先留陝
界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間病亡年八十九高
士傳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平漢末自陝居大陽年可百歲餘
乃卒魏氏春秋梁州刺史耿補以先爲仙人北地傳玄謂之性
同禽獸莫能測之據此則焦先未嘗入吳焦山去揚州不遠撰
方志者以魏略稱先東客揚州疑爲今之揚州傳會而爲此說

不知三國時揚州指壽春今壽乃魏地也

小雅大雅之材

文選上林賦掄羣雅注張揖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
材三十一人案此當指治小雅大雅之人言劉歆傳云文帝時
詩始萌芽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建
元間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是也

曲江濤

今揚子江無濤而枚乘盛稱曲江濤朱竹垞遂以曲江爲今浙
江汪氏容甫述學極辯其誤予謂竹垞非善讀史者也三國志
吳孫權傳注吳錄曰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有渡江之志帝
見波濤洶湧嘆曰固天所以隔南北也晉書穆帝紀永和七年

愈愚錄卷六

手

秋七月濤水入石頭溺死者數百人據五行志在孝武帝紀太
元十三年冬十二月濤水入石頭大桁殺人五行志同十七年六
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桁五行志更云濤船舫有死人安帝紀
元興三年春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漂殺人戶五行志元興
桓玄篡位其來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溺死方舟計漂
敗流斷骸皆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又云三年
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案己丑庚寅
爲前後日己丑之夜卽庚寅之夜志一事兩敘失之宋書五行
志亦沿晉五行志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
入石頭宋書志同案此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又元四
王傳忠敬王遵桓玄篡貶爲彭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夜濤水
入淮船破未得發桓玄傳濤水入石頭大桁流毀殺人甚多傳

三年事 宋書五行志宋順帝昇明二年七月丙午朔濤水入石頭居民皆漂沒南齊書五行志永元元年七月濤入石頭漂殺緣淮居民梁書武帝紀天監六年八月京師大水因濤入加御道七尺陳書高祖紀下永定二年梁州刺史張立表稱云乙亥歲八月丹徒蘭陵二縣界遺山側一旦因濤水湧生沙漲周旋千餘頃並膏腴堪墾後主紀順明二年夏六月丁巳大風至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城淮堵暴溢漂沒舟乘六朝時濤水猶如此之盛又何疑於枚乘之言乎王充論衡書虛篇云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文人即指枚乘東漢時已言曲江隘狹與西漢不同則六朝時江更隘狹可知而濤水猶能破航殺人屢為變患若此後世江益逼窄

愈愚錄卷六

三

廣雅書局

濤水漸微沿及近代全無濤矣據今論古其不然乎秋槎雜記庾信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云觀濤想帷蓋陰鏗廣陵岸北送使詩云即是觀濤處下云邗江路不紆則曲江當指吾郡浙江亦有潮路賓王詩門對浙江潮不言曲江謹案梁徐昉觀濤詩雲容雜浪起楚水漫吳流隋孫萬壽和張丞奉詔旋江都望京口詩云回首觀濤處極望滄海潮又晉伏滔望濤賦云灌江津而砰礚鼓赤岸而激揚赤岸即本七發文皆指廣陵曲江言隋書潘徽傳晉王廣復引為揚州博士今與諸儒撰江都集禮復令徽作序其詞有云凝相觀濤之岸時晉王廣治江都故引漢太子事以況也浙江亦有濤晉顧愷之觀濤賦臨浙江以北脊壯滄海之宏流又蘇軾旋西陵觀濤詩洪濤奔逸勢駭浪駕

大正百三十一

邱山西陵即指浙江唐孟浩然初下浙江舟中口號詩云八月觀濤罷三江越海濤此則借用八月觀濤事未嘗以浙江當曲江也不知竹垞何武斷至此宋書謝靈運傳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脩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其辭有云遠北則長江永歸巨海延納又云洪濤滿則曾石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興濤作水勢奔壯于歲春秋在月朔望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電激雷崩飛流灑灑凌絕壁而起岑橫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天終倒底而見壑此楚武心醉於吳客河靈懷慙於海若自注枚乘云楚太子有疾吳客聞之舉秋濤之美得以瘳病太子國之儲貳故曰楚貳此亦借用曲江觀濤事以下句河靈海若證之可

愈愚錄卷六

三

廣雅書局

見

竹書紀年之謬

竹書紀年昔人皆言其偽其最謬者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二十一年周文公薨於豐周公於成王二十一年薨斷無未薨立廟之事此一謬也魯於成王時已有禘而又載平王四十二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郊廟即郊禘又似魯惠公前無禘祭不自知其矛盾此一謬也呂氏春秋當梁篇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當作平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高注訓止為罷其後史角之後紀年說即本呂覽然呂覽所云止之謂魯止史角非周合史角止魯郊廟也此三謬也劉恕通鑑外紀魯

大正百九十三

惠請郊廟王使史角至魯止之羅泌路史又云王不許而魯自
用郊此等謬說皆出竹書又路史言郊不及廟與呂覽諸書皆
不合尤非是

會稽東部都尉

隸續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趙氏云建武中省諸郡都尉惟邊
郡有之豈會稽邊海故置此官歟任延嘗爲會稽西部都尉而
此云東部疑會稽亦東西部各置都尉史不載爾子案衡方碑
亦嘗爲會稽東部都尉乃威宗之時則東都已有此官未嘗併
省范史雖不具載而他書亦可稽據以上謹案後漢書任延傳
更始元年以延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不言何部彭修傳修
會稽毗陵人也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量行太守事是東

愈愚錄卷六

漢之初會稽固有西部都尉矣百官志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
並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李賢
注應劭曰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文苑傳夏蒸光
武時拜郎中再遷泰山都尉此亦疑在建武六年前桓帝紀永
興二年泰山瑯琊賊公孫舉等反殺長吏永壽元年秋七月初
置泰山瑯琊都尉官李賢注漢官儀曰都尉建武六年省唯邊
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今二郡寇賊
不息延熹三年泰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五年八月已
卯罷瑯琊都尉官八年五月壬申罷泰山都尉官是泰山瑯琊
都尉皆臨時所置金石錄有漢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
四年卒然則侯章被殺孔宙到官明年宙卒後四年而賊平官
遂廢矣此皆可爲確證會稽其時蓋亦有劇賊故暫置都尉如

泰山瑯琊之比晉書律厓志漢靈帝時會稽東部都尉劉洪攷
吏官自古迄今厓注云云又三國志張紘傳曹公令紘輔權內
附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虞翻傳亦稱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全綜傳父柔董卓
之亂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潘濬傳注吳書曰芮元兄良隨
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爲會稽東部都尉漢靈帝以後干戈擾攘
故設立都尉孫亮傳太平二年二月乙卯以會稽東部爲臨海
郡宋書州郡志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都尉治鄞後
漢分會稽爲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然則東部之所統蓋
廣故別爲立郡而都尉始廢矣漢吳建置彰明可觀趙洪之疑
皆失之不攷

愈愚錄卷六

宋書州郡志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吳孫皓寶鼎元年立
是漢亦有西部都尉此外則南部頗著於史三國志陸績傳子
宏會稽南部都尉賀齊傳賀齊會稽山陰人也建安元年孫策
臨郡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晏敗齊又代晏領都尉孫亮
傳太平二年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孫休傳永安三年以會
稽南部今本作南郡字之誤爲建安郡此皆因漢末兵興暫設此官後遂
相沿居之至吳時始遞廢耳惟北部未立都尉故於史無攷

愈愚錄卷六終

順德李肇沅番禺沈寶樞校字

1946

22

7

1

1

1

1. 1. 1.

1. 1. 1.

幼學堂文稿

十九册

23A

出母嫁母服議

出母之期絕於父也繼母嫁猶期者以其從之也杖期章不爲因母嫁立文譙周云據繼母嫁猶服以親母可知故無經也舊傳曰出妻之子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子夏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繼母嫁何以期也貴終也注嘗爲母子貴終其恩也循傳之說一則義斷於所生一則恩終於如母後儒以爲出母無服由尊父之命嫁母父不命出與見嫁者異譙周吳商庾蔚之等皆持此論出母違於父固矣母而嫁宜猶有當於厥考心乎以此而衡其輕重則真滿猶之儒矣成治難傳云經

幼學堂文稿卷一

廣雅書局

爲繼父服者亦父後者也爲父後服繼父服則自服其母可知爲嫁母服不爲出母服其不然矣崔凱則云出母嫁母之服皆據庶子不爲父後者案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伯魚非庶子此爲後者爲出母服也子思之母死于衛鄭云喪之禮如子孔氏世系惟子思一身此爲後者爲嫁母服也崔之說又徒倂於傳而非通制也嘗試論之出母嫁母均爲義絕然出者之情不由於已嫁者之義所可不爲古者出妻不必身犯惡逆淫汚也脫如蒸梨拾棗之事爲子者不能諍父之失涕泣請還使覆載之恩偏有所闕又或歸宗之後夫已宴爾彼猶靡他子復有母母獨無子然則經制服以伸慈孝之私傳假辭以弛劬勞之報豈人情乎喪服小記同有是語要依仿乎傳而出之者袁準

云爲父後猶服嫁母爲嫁母服獨不可爲出母服乎是則然矣

特嫁母之服過厚非禮也過薄非情也過厚者石渠議三年

年皆謂令子設令夫喪未除子在孩抱上不顧其養下不念繼

嗣弃敝日之蓄爲悅已者容微獨繼母不制服章玄成云王者

不爲無義制禮宣帝建之是也抑使死者無同財之親凶人怨

家甘心弱息孽孤而往事兼兩濟則繼父同居猶報以期微獨

生母得終其恩射慈云就繼母之家爲廬是也馬融所云繼母

爲父三年喪畢嫁重成母道故隨爲之服步熊等又謂繼母如

母無問子之從與否皆服夫曰如母則固異於親母猶諸爲人

後者曰若子則原非親子也又繼母畢喪而嫁此其進退之義

當然於人子何與而強同於親母乎惟王肅謂從乎繼而寄育

幼學堂文稿卷一

廣雅書局

則爲服不從則不服此解經之勝子鄭者也或曰繼母嫁而不從與被出之適母繼母所後之母同灼然無服矣如親母嫁而已又爲人後則服否曰爲人後而降其父母不杖期此厭於本宗之誼制不由於已也出母嫁母之服本不係於宗與父以爲母子無絕理從已所制仍爲杖期賀循云父在爲母厭尊屈從期出母服不減者以本既降義無再厭父不能禁子之不服出母則宗亦不能禁其服嫁母也母之名終不可沒則其服終無可減明矣又曰今雖無廟制然爲後之重亦有同於古者可比不服申心喪之制乎曰此唐宋之教人以僞也今人有子貢之情者乎古之杖期有變除有廬次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故雖期喪以爲重且難今則居處衣服無異於人何害於常行之

事欲并沒其區區之文哉果能事事如禮或有礙而不得申其志則如劉智釋疑云雖爲父後猶爲出母嫁母齊衰訖葬卒哭除踰月祭可也

妻爲夫之兄弟服議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其爲服也甚明子夏於大功章慢然持無服之說以亢錡人鄭氏因之於此經下不置一辭賈公彥遂謂夫之從母之類教繼公又以祖父母當之夫經文曰兄弟而以名類懸絕者比擬不幾于贅論哉尋經上下於娣姒婦固小功矣子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又總矣婦人爲夫家服皆視乎夫而爲之有如之者昆弟之子是也有降之者舅姑是也未有無所從無所降憑空而爲之小功與總者然則子夫

幼學堂文稿卷一

廣雅書局

之昆弟必大功也娣姒始爲小功夫之從父昆弟必小功也同堂娣姒始爲總此禮意相生不離其本者也然則大功章何以遺之曰經子類推而從略者多矣有曾祖之齊衰三月而無高祖得謂高祖無服乎有庶孫之婦總而無適孫之婦小功得謂適孫之婦無服乎彼謂兄弟之妻嫌疑可畏欲使生不相聞死不相哀則子思於嫂不應爲位哭踊也無服者不爲位也大傳服問皆謂從無服而有服者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鄭注等之文謂外兄弟總則妻無服一于夫之外兄弟則眞路人矣孰與其在一門之內同統先人之祀有相奉養之義而無總麻之制不亦慎哉竊念禮文散佚諸儒傳說丁世衰俗敝不免以習聞私意竄其間然攷諸正經處實不疑徵諸傳記牴牾不合于

載下議禮家自蔣濟成案外猶膠固不化蓋信傳注而敢蔑經典斯惑之甚者也原夫聖人之制禮因人本有之情而道之其可效其愛敬莫可替其真慕則有事親敬長之禮吉凶喪祭之儀所以厭飭人心而使之鼓舞浹洽者也後賢之議禮則逆揣其非意之事設以不敢不得之科多方以誤之使人煩懣憤眩愧恨之意生而并格之蔽深益大亂之極上烝下報殺逆奪攘廉恥破壞而無所止惓惓之意操之不能不蹙也然厚薄之旨懸矣嗚呼此非賢者之過也因乎世變而不自持者也合經與傳觀之於是會之升降盛衰其亦可觀矣夫

幼學堂文稿卷一

廣雅書局

余既作此議深恐守文之士以爲背先儒遺傳訓指而詬病及見鄧人萬斯同亦有此論云賈氏以從母當之不得已而強爲之解也從母之類可稱之爲兄弟乎既言兄弟而可索之於兄弟之外乎眞解頗妙語也惟言從上世以來嫂叔原未嘗制服至作儀禮之人見其不可無服故不直筆之經而但附箸之子記以見後人之所補而非先王之所制云云此則因經無明文不免首鼠兩端徒爲發難者示一隙不若鄙見之堅確也特附識之

父爲長子三年辨

喪服傳曰父爲長子何以三年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先王制此重服而人情不以爲拂者以其宗子之重也庶子雖自有其小宗然五世則遷於上不爲正體於下不爲傳重則其長子不得比於宗子不爲三年

也何疑傳所云不繼祖者非高曾以下之祖乃指別子爲祖也
大宗之重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其義隆其統尊故父
之服斬公義也爲祖也漢戴聖問人漢云爲長子斬者以其爲
五代之嫡此固深知禮意也必云五代之適舉其世數以異於
彼之五世則遷要諸適適相承無他道矣雷次宗云父子一體
而長適獨正自非親正兼之情體俱盡豈可凌天地混尊親也
雷氏言此其譏切魏晉諸儒之意深矣喪服小記云庶子不爲
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不繼祖則益明其不繼祖義實相兼
非有兩事而鄭釋之云言不繼祖則長子不必五世自後諸
儒循鄭不必五世之說謂已身繼祖統長子四世者虞喜賀循
庾蔚之等主之孔穎達賈公彥義疏從之庾氏云用恩則禰重
用義則祖重故必已承二重而爲長子斬若不繼祖則不爲長
子斬此一說也鄭注喪服傳又云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
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鄭以其廟遷就爲父後之說譙周劉
智等主之五經然否曰庶子身不繼祖故其長子不爲繼祖此
又一說也二義同出於鄭而近之述者皆主繼祖爲斷且斷斷
曰繼祖而不遂服是不知有父嗚呼謂知有父而不可不明其宗
哉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故庶子不祭祖若循繼祖
之說與人人得爲長子三年者相去一閏耳此尤害於義者也
我謂喪服之制聖人合尊親貴貴之義而準乎厚薄所不容已
有不得不降卽有不能不加隆其爲長子三年豈不以先祖之
爵邑此子承之先祖之廟祧此子奉之溢焉朝露先緒茫然喪

子之痛異於常情緣情起義視之若君與父之重而無嫌故宗
子死絕族皆爲之齊衰三月雖大夫之尊不敢降禮固有稱其
厚者也如其貴非世祿廟非不毀泛然曰繼祖也曾不思其祖
爲親盡則毀之祖而欲使其父爲祖屈於子斬焉衰絰可乎如
必以小宗之長子宜重何以四世之宗僅服其本服不爲之齊
衰哉故得而通之曰禮有繼祖小宗子若孫與其支庶奉之是
固有宗之名宗之實不必待執長子三年而始爲兼有名實也
傳云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非賤庶子子其長子正以長子不
可比於宗子之重耳夫若是亦可以恍然悟矣曰庶子爲大宗
後如何曰是已上繼乎祖當傳重於長子何得如庶子之舊孔
賈所云體而不正雖傳重不得三年者謂所後服爲後之人耳
晉博士杜瑗云謂爲人後者有先之名也非並存之稱也其後
也因不可以絕而嗣豈復有下流之得服哉孔賈之言不亦贅
乎西京石渠議去古未遠惜其於此言之不詳遂爲異論所掩
若教繼公刺傳記爲誤創庶子得爲長子三年之說是固與其
論夫宜爲妻齊衰三年比類而妄者也何足與之辨
出後之子爲本生祖父母議
爲人後爲其父母期於兄弟降一等有如兄弟之服者經雖不
言而可類推不必疑於身之祖父母也灼然若出者之子於出
者之父母晉太康中斷爲大功劉智王彪之等從之此主於恩
而視父之例降一等者也賀循崔凱等以爲恩止其身不及於
後此斷於義而以所厚之親疏爲服紀者也試論之曰以義斷

者甚合於古而可通於今以恩重者苟循於俗而甚悖於禮何則小宗雖絕不爲後大宗不可絕故取族之支子後之緣人之情適子自不當後人耳非謂大宗不得以適子後也適子且不爲後則無昆弟者不爲後益明父母於己爲輕而所後者視己爲重一則枝葉一則根本自不得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猶以爲天性之愛不可頓滅其本親之恩故於兄弟降一等出降之名不可傳世何則子以初生爲對故不沒既出之名孫以繼體爲正莫分其一成之實恩殺於既往義隆於方起尊祖敬宗祖可參兩哉故慈母妾母不世祭傳曰於子祭於孫止親在一家猶不顧其私以所主爲重宗道猶君道古者以門外之治斷之無疑也今世之爲後者固非若大宗之重義有不得已者推伯

幼學堂文稿卷一

七 廣雅書局

仲之分計親疏之序親昆弟之子在從父昆弟不越之也從父昆弟之子在從祖昆弟之子不越之也不必驟推總麻無服之列於其祖就令有之亦義所不得已者也吾謂深合于古而可通於今是也若曰以祖孫之至戚而等諸路人似非人情且服本親不傷於後在俗之情既推其子若孫而遠之矣又觀其於我偏厚焉是不過分虛名于所後者而利其有以波及父若祖也嗚呼此薄惡之行也傳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不當以恩無兩隆義有專壹乎於子之身同其所分則移其所厚況繩武而耐食者哉賀循云絕其恩者以一其心此不易之論也若猶爲期功之差介於疑似之間則降一等之文何不云其子於祖父母亦如之良以

義所不可通也記云爲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不爲出母之黨服則服繼母之黨鄭以爲雖外親亦無二統然則宗可有二統哉且孫不爲出祖母服即可知所出之祖父母無降衰矣設曰功固殺于期則孫爲祖後者可得謂既持三年於其所後而便爲所出之祖父母服期乎經於小功章始見從祖祖父其例嚴而不容紊吾固曰爲大功之說者苟循於俗而甚悖於古是也或曰子之言非教人以厚也應之曰此厚俗之本也誠私其子若孫毋輕以其子爲人後誠欲厚乎父與祖母輕弃其宗而爲人後見其族之爲總麻爲無服而猶命之後是固不欲有其子若孫知其反而爲總麻爲無服猶後於人彼又自絕其父與祖何以區區之服爲曰若何而可以置後曰賢者不當絕

幼學堂文稿卷一

八 廣雅書局

諸侯之臣爲天子辨

貴者可不絕非賢非貴則亦愚鬼而已矣以其貴散諸宗可也無宗沒於官可也令曰非其倫而爲人後者不齒士伍案國君服斬者其臣從服期爲君之父母長子祖父母是也諸侯之於天子斬衰其制雖重要以義服臣從君當量減故有總衰之章既葬而除之期夫德位并崇薄海臣妾當其崩隕神人胥惆第以分有貴賤恩有淺深故服有隆殺降爲總衰不敢並于君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盟而用賓一命以上莫非天子之賜豈若衰亂之後爵人刑人一不關於王朝而大夫遂忘乎天子哉然則其服之之義非徒以接見之私燕饗之惠而制之可知也傳所謂以時接見於天子備一說爾賈氏疏之遂謂大

夫不接見天子者無服士不接見亦無服服非通行之服大夫爲不盡然之大夫一若禮經之惑人非傳無以析之者并非傳者之意矣蓋春秋時天王崩諸侯皆闕臣禮不廢朝會燕好之事度其君未必肯執斬衰之喪則其臣於總衰之廢也亦久惟其喪會葬如叔孫得臣印段者不得不服其服以卒事俗師傳誤遂謂惟接見者服之爾藉如賈說諸侯哭於朝羣臣陪位吉凶參錯又有遠國小侯其臣全未接見則斬衰以外竟無一人將爲至尊如朋友加麻乎抑儼然朝服以即事也不亦甚舛繆而無所據歟吳射慈云諸侯大夫出有朝聘之事會見天子故言時見雖未會見猶服此服可謂善通彼我之懷者矣

弔生不及哀解

幼學堂文稿卷一

九

廣雅書局

既夕禮既寔主人反哭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未殯之前弔弔死者也反而亡焉則傷之甚也賓之弔弔生者也送賓就次猶朝夕哭此朝夕哭仍在殯宮阼階下注云啟位婦人入升堂丈夫卽中庭之位疏云如士喪禮朝夕哭位也喪服哭晝夜無時疏云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哭不絕聲一無時既殯已後卒哭祭已前阼階之下爲朝夕哭及哀至則哭二無時惟既練不朝夕哭外寢思憶乃哭亦爲無時之哭此條無云在廬然則卒哭祭者所以節無時之哭其前皆哀之至也傳所謂弔生及哀者如此疏又云凡喪服以冠爲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此進退之序也所謂既葬變麻服葛者虞

禮尸出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婦人說首經不說帶其變麻服葛只是男易經帶以葛婦人易首經以葛耳既練服七升之衰男子除首經存葛帶婦人除要麻存葛經至大祥祭行乃焚經杖服縞冠素衣耳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諸侯已上豈得既葬無哭便除縗哉杜預欲迎合晉武使太子薄其母喪其可証聖經乎段場之議亦良拙矣特舉此俾讀左傳者毋爲所惑焉

先配而後祖解

幼學堂文稿卷一

十

廣雅書局

案甲辰至甲寅挾日耳自鄭逆自陳歸四百里而近往來旬日之內計造境請命又須宿留則奠雁當稽卽授綏曲顧其百兩以迓百兩以將者豈弟絳繹不爲貳室之館明矣左氏故詳其日於入鄭後著先配後祖之譏爲解故者迄無折衷賈逵以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鄭眾謂配同牢會先食而後祭祖康成以祖爲獻循賈之意惑於季大子如宋致女服虔云如宋穀梁傳謂以我盡之也義然穀梁只謂逆者微故致女譏宋之不親逆魯之代其厚耳就如徐邈之說宋公不親迎故伯姬不順爲夫婦則三月未成昏特伯姬一人不可以概論也不知賈所謂三月之內將築別宮而居之抑社與而不說纓也若謂大夫以上與士異會子問正義經典無文以明之夫配匹也緣其作配故合昏共牢以親之妃匹偕老則祭於室亦謂之配不可以一皆同食爲配也鄭眾之說於是詭矣後鄭以爲道祭全乖左氏固不必論若杜預之說乃似是而非者也昏禮自下達女氏皆於廟則父之醮子有不於廟乎其遣之有不告廟者乎貴爲國

君世子且爲有禮之莊公乃不如楚之公子圍乎且鍼子已在鄭必灼然子耳目者乃騷咨于誣祖耳胡爲追案前此之過舉成事後之清議若先未告廟左氏豈不能出一語貶絕面待鍼子之定論也蓋禮有制幣之奉春秋有告至之文假謂忽也世子以聘禮推之使者之出朝服釋幣於廟其歸不脫朝服至於禰彼受命出疆循必告必面之義況昏禮之大者乎然則子忽之失失在不先告至將傳宗廟之重於適而惜跬步之勞於祖己卽安伉儷焉是爲誣其祖也鍼子曰不爲夫婦是則孔子未成婦之義也

大失宗婦觀解

周禮有內宗外宗鄭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

幼學堂文稿卷一

十一

廣雅書局

女謂之外宗外宗又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喪大記所謂外命婦者也又有外親之婦通得外宗之稱服問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宗婦觀謂同姓大夫之妻見小君非謂大夫與宗婦雙雙執質也古於夫婦惟祭祀有其事祖禰之義得有繼獻致爵之禮然一於房一於室猶嚴乘行匹處之戒婦之見於舅姑亦家人禮之近者矣然舅席於阼姑席於房外南面子不並婦而贊舅姑不同席而饋禮意曉然可知彼於夫人豈得同贊並見若世俗委巷之昏嫁哉循傳文僅言宗婦用幣非禮無大夫見夫人之文而杜預曲成其鄙說謂不言大夫舉非常夫非常之事孰有過於合耦而見夫人者

御孫譏男女同贊直謂婦人用男子之贊無致虔之義有外事之干用非其器是男女無別耳杜自昧御孫之旨豈可以之誣經傳哉穀梁傳謂無大夫見夫人禮然同姓諸侯后與夫人尙得獻享則同姓夫人亦得奉贊進謁可知容大夫自以幣覲夫人但非此經所書耳穀梁之言未爲通論

用致夫人辨

左氏之言信而有徵固然然以禘大廟致夫人爲哀姜則竊有疑也何者僖公本非哀姜所生彼犯鳥獸之行被殊死之刑不以令終豈堪入廟且殺之者桓公也桓公行伯實爲義舉豈可齊殺之魯夫人之覲然配食先君於齊桓之心必不憚而謹於事齊之僖公必不出此就令僖公忘國危之恥媚淫昏之鬼則

幼學堂文稿卷一

十二

廣雅書局

請葬時卽已致之不待八年之久而憐其餒魂無主也然則夫人者成風也妾不得與祭尊成風爲將來之配食故致成風爲此日之內主成風之正其爲夫人由此禘也春秋以其非常而書之或疑舅歿姑老傳家事於婦雖始適夫人在宗廟之祭嗣君與其妻爲之僖公欲尊成風何須假禘祭面致之乎曰喪禮謂主人者嗣子也其主婦則死者之妻也妻於喪次爲主婦則祭祀爲主婦可知喪服曰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以薦獻之事合族之誼不在其妻而在其母也賈公彥曰母年七十已上宗子之妻與祭則族人固爲之服此亦準量人情七十之年必篤老不復堪奉遵豆耳是成風之助祭其失惟妾爲夫人之事明于祭其母得爲之也公羊以僖公娶楚女又以齊媵

爲夫人與春秋緯說相表裏本自無稽哀二十四年宗人紱夏曰周公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桓以下娶于齊明德之賈貴族之耦典禮昭然魯與楚媾非異姓族醜蠻荆雖橫江漢之閒尙無係援之慕必不以其女其承宗廟又齊與楚臭味差池猜嫌方構楚即嫁女齊肯以姊妹爲媵哉徵諸事理極易曉俗儒守一空而不察耳權氏又以夫人爲文姜此又不足辨也

駁杜預與會位定論

宣元年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預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嗚呼煌煌周禮爲擁戴篡弑之邪徑俗儒固陋之見一至此乎夫其人爲篡弑之人雖攘其位而覲然民上周天子既爲元默之尸莫之誰何爲隣國者即當

幼學堂文稿卷一

廣雅書局

絕其信使布告於方嶽盟主爲方嶽盟主者亟宜糾合同盟聲罪致討使死者不飲恨黃壤生者懷懍知大義之所責必無幸免之理惡逆之禍肘腋之變當相戒而不敢發不亦扶陽抑陰之盛事哉乃自敵以上靡不寒已死之舊好貪建樹之新恩於是覬覦之徒以爲與於會盟明神要之大國援之哆然其得計也禍亂日尋而不已非狃於事之固然哉然則若而人者使得儼然執圭被冕揖讓於宮庭同盟之怙亂長惡罪無可辭也縱而與之會盟者猶有罪身爲惡而與於會盟者便得曠蕩而更新乎曰臣子殺之與弑君同則是石碯不爲純臣而州吁不爲凶慝也舉天下無討賊之人千乘之主相率而親之曰兄弟也甥舅也則其臣與民疇能不戴之爲君爲公春秋之書之安得

不目之曰公曰侯要其丁此殃咎豈臣子所忍言哉曹伯負芻之執晉之計也緩使曹人得藉口以乞哀杜預乃借彼說辭妄成義例彼生於亂世習見魏晉閒之事宜其別有肺腸亂臣賊子口所嚙嚙而不敢道吾於楚莊王之殺陳夏徵舒也而爲秉禮之魯主盟之晉羞也終春秋之世布大義於天下者莊王一人而已

妾母不得爲夫人論

服闋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騶乘從服惟君所服服也案不杖期章爲君之母期曰非夫人無服則羣臣不以夫人禮禮之也曰近臣惟君所服明君非三年服君又不

幼學堂文稿卷一

廣雅書局

敢以夫人禮禮也何也傳重于先君也妾母爲夫人母不加尊父屈於齊矣鄭注曾子問云天子練冠以燕居蓋庶子王爲其母此禮之正也鄭以禮無承重爲妾母服之義據喪服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而明之也若緣公羊母以子貴之說則庶子爲父後者何故降其母總若遵爲後厭屈之禮則社稷宗廟之主豈不所傳彌重然則練冠麻衣附於公子爲其母之例無可疑也又不可尊同於適而猶以妾母服服之也春秋時諸侯專恣禮樂征伐之大者皆不可復問緣骨肉之愛隆其所生未遑爲誅絕之罪豈便謂之禮哉春秋書之以爲彼既違禮而成之夫人成之小君穀梁傳曰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此孔子之意也定姒之薨季文子喪之不反哭不殯廟不設屬棹季文子忠於君者也非弱其君以

禮固如是耳文子所行禮之正也匠慶所爭俗之變也鄭服問注云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皇侃不達大義遂謂適小君殺則得伸若小君猶在則其母壓屈不知鄭之言此正爲公羊說云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于適也下堂稱夫人尊于國也儼然爲適庶並尊之倡故鄭破之耳夫死其適母是死其先君也可乎哉自公羊之邪說行杜預輩傳會以趨世後代循之則一太后一太妃矣以爲不足則兩宮並尊又有未嫌乃多行無禮如周貴妃之於錢皇后焉大防一墮人心亦何所不至嗚呼其禍則俗儒之長之也

既獻召悼子及旅召公鉏攷

索鄉射禮主人獻眾賓後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主人降賓

幼學堂文稿卷一

主

廣雅書局

降眾賓皆降席於尊東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云不去加席者大夫再重席正也其燕禮司宮筵賓於戶東西上無加席注云燕私禮臣屈也故舉解後主人獻卿卿辭重席此之辭重席以辟君明卿當重席減紇以重席待悼子正其爲卿適從卿禮也其席當繼賓席而東等於冠者之體降於嗣子之舉奠古者立適之禮可知其大概矣案鄉飲酒賓席牖前南面席眾賓于賓席之西尊于賓席之東房戶間席與尊皆南面則設席者酌尊者皆北面矣士冠禮云再醺攝酒有司徹云司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此新之之意也絜之者所謂執絜者反絜也其盥洗實爵如賓禮可知鄉飲酒記云凡旅不洗則舉解後當獻者皆洗也旅者案鄉飲酒禮主人酬介之後司

傳非空言也

幼學堂文稿卷一

主

廣雅書局

叔孫豹違命論

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叔孫欲尊魯國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于尊國之義得之案宋衛與魯素爲敵偶宋衛于是盟不聞請降於小國而魯遽欲自比於邾滕率是而倡則在會者當無肯任次國之貢賦矣此必不得已之於晉楚徒辱命而貽口實爲四方笑叔孫權事之宜尊國之體其奉使有足多者且其事不從穆子創也仲孫湫請子帶于王事畢不言校如子躬致檮櫟於鄭事畢弗致其君不以爲廢命故出疆之義專對之材一而不可變因而不知止者莫能任之然春秋猶去其族者嚴君臣之奉惡夫不肖者階此以自專故爲之防也

傳言違命違公之命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武子當國故傳其命耳縱使作中軍以來慮夫奉事兩大恐索維艱邾滕之比本緣便已全非公意亦何難一言于公度無不得請何用使公墮不知此爲隱蔽之謀犯矯誣之責哉若本非君命則春秋不應貶也杜預穿窬之見既謂大命下移懲魯君從來不得發一言又謂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然則其順順季氏耳其顯顯強臣耳且魯之朝聘會盟信使交錯度無不稱君命而行君雖弱于國命固顯于外亦何待此之顯之哉夫僕倒是非密實陷穿入人罪而無從知之者此金虎之爰書與賣餅家之斷獄則然春秋推見至隱一實而已委曲辟戾之義非所關究也

昔陽攷

幼學堂文稿卷一

七

廣雅書局

昭十二年傳荀吳入昔陽滅肥杜預謂昔陽肥國都是也又謂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劉炫駁之是也其後酈道元承杜之謬云泝水又東逕昔陽城南引昭二十二年事京相璠曰故鼓子國也又云清漳水南逕昔陽城引昭二十二年事及杜預此注顧氏炎武譏之曰水經注一卷昔陽城兩見一在下曲陽一在沾縣誤也自後顧祖禹治酈氏之誤顧棟高偏主劉炫之說余卽以杜預注證之襄二十三年趙勝師東陽之帥昭二十二年荀吳略東陽杜俱云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東陽於晉爲山東則此年之僞會齊師與二十二年之略東陽其事與地相符肥與鼓俱爲晉山東無疑不得云昔陽在樂平沾縣劉炫謂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縣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

大五百一十六

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此名通之論孔穎達尙何置喙哉然謂肥鼓並在鉅鹿是也謂昔陽卽是鼓都非也司馬彪郡國志云下曲陽有鼓聚故翟鼓子國有昔陽亭則鼓聚乃鼓子國而昔陽別爲肥子國甚明後人連讀之又習見應劭前志下曲陽縣注之謬應劭注地理之粗疏與劉昭注郡國同貽誤後學遂謂鼓子國有昔陽亭又轉誤爲鼓都也傳所以先云入昔陽者入其國君走他邑故前志于眞定肥縣縣亦云故肥子國至八月壬午并克之而肥遂滅入與滅有二文則昔陽固爲肥邑何以明之昭二十二年荀吳負甲息於昔陽之門外緣昔陽非鼓地故鼓不爲備如劉炫云本爲鼓都則晉已坐甲于國門何得復爲僞羅而云襲之乎顧祖禹之誤分昔陽在晉州者爲鼓都在山西樂平縣者爲肥國

幼學堂文稿卷一

大

廣雅書局

然樂平之昔陽元和郡縣志云一名夕陽城則昔陽本非定稱名偶同于春秋之昔陽顧氏既治劉炫鼓都之說又襲杜預樂平昔陽之誤割裂糾錯轉益迷惑矣至劉昭郡國志注于下曲陽縣仍引杜樂平沾縣之昔陽此何異取秦司馬錯之伐蜀以證楚公子嬰齊之盟蜀平盲人道黑白良可歎已

禘于襄公萬者二人辨

杜預以禘當于大室不於禰廟故疑爲襄公別立廟案莊二十八年傳云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謂若周之豐晉之曲沃本是所居先有宗廟者爾不得謂春秋之書城者皆是都皆有廟也禮無原廟春秋時毀而復立若武宮煬宮則有之不在毀限者無別立廟之事漢祖宗廟在郡國貢禹以爲不應古禮宜正

大五百一十七

定安得逆以漢制爲魯事乎高誘解此亦以禘爲大祭云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者四十八人此可證何休六六於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陸粲知杜預別立廟之非求其義而不得云周衰禮廢諸侯典祀益有獨豐于昵者如閔二年禘于莊公趙匡曰不及於祖此禘於襄公亦然余案傳通言數事爲召禍之由不必定在當年此禘或是時祭不必指爲大祭鄭禘祫志據此年爲五年之禘特援以通事理爾蓋諸侯五廟同時並祭次及襄公之禘廟而萬舞不足所以不足緣季氏亦有私祭禮君祭孟月臣祭仲月晉既烝而趙孟烝於溫是也季氏祭與君同時日又矯用樂舞眾懼季氏遂以私廢公此大夫所以怨也若謂禘必大祭專在一廟則將事之先蒞卜戒期百司庀具其禮祀益虔公庭萬舞豫爲部分魯雖貧瘠不應除給季氏外惟存萬者二人也若大禘一廟季氏雖不臣不應便奪君之樂致綴兆不崇大禮廢缺觀聽駭歎也襄二十九年云三耦不足取於家臣固然以晉之官制證之六官之長戎右尉侯七與六騶屬三軍爲多魯之三軍盡歸三家則公臣爲數無幾矣聘客燕享有主人有膳爵及膳宰司宮司正執事不與當司射比耦又不必皆能射且燕射於路寢禮殺於大射其射耦惟見在庭者爾公臣不足又何怪乎不可以彼而例此也然則此之禘爲羣廟之時祭萬舞惟闕於襄公之廟亦可知矣解經之道必攷核詳審而以理會通之執滯文句觸處生礙也

書讀禮通攷

幼學堂文稿卷一

九

廣雅書局

崑山徐原一讀禮通攷淹貫該洽蓋自杜佑以後未有之書也卷帙既繁不無小誤其一百十四卷引明太祖實錄云洪武四年九月丙辰冊故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王保保女弟爲秦王嫡妃時妃有父喪上命廷臣議之禮部尚書陶凱奏大功以下雖庶人亦可成昏況王妃無服徐氏議之以爲陶凱身爲禮臣不能規正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乃云無服何忍言悖禮至此也愚案王保保其舅察罕養爲己子察罕之死在順帝至正二十二年何爲洪武四年其女弟尙有父喪及攷太祖實錄則云妃有外王父喪乃知徐氏所見之本有脫文爾外王父之服小功凱所據者大功之末可以嫁子不爲失禮徐氏所見誤本一時不能辨正蓋不知王保保爲何人其父爲何人而遽令一代創業之主與其制作之臣同受不遵洵乎箸書者不可以鹵莽尤不可以不通史學也

宋元以來傾軋子注疏者至矣 國初學者尙沿其習萬斯大顧翬輩意不在干規而主乎詈若蒙師之訓童子然甚者往往剝肉爲瘡以施其砭灸雖口如布穀吾恐一空之智不足闢禮堂之藩也徐氏于是書凡有異論採摭靡遺其推元之教繼公爲尤至若欲祧鄭而祖敖異矣哉余謂敖氏穿窬之黠者耳其說儀禮大約與鄭異同參半同者固已擷取之而乾沒其本來異者又不欲訟言之若疑獻所自及設陽揜陰闔之文堅似是而非之說使人不以爲空疏反以爲達禮墮其雲霧而不之覺然有識者觀之擗摺割裂碎戾衡使呻吟歎嗚齟齬齟齬等諸

幼學堂文稿卷一

十

廣雅書局

下里僞物而已其幸存至今適丁厭故喜新之會兼爲儀禮者
至少學士大夫不暇治經何從而衡其淺深得失哉然僞給者
遂欲以積薪處之是一手而掩萬目也徐氏綜數千年之大典
爲實事求是之學而以卮言弔詭殺其閒亦弔于俗習而不之
思爾如呂坤之書號爲四禮疑者則舍儒而攻聖者也如之何
而列之也

白田草堂存稿

雜著

寶應王懋竑撰

易本義九圖論

易本義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啟蒙依放爲之又難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其見於文集語錄講論者甚詳而此九圖未嘗有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豈不見此九圖者何以絕不致疑也朱子於本義敘畫卦約略大傳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以邵子之說王

白田草堂存彙卷一

一

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即六十四卦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語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蓋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之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案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氏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矣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搏圖南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以移之四圖

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並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啟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樸著以求父啟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乾爲馬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蓋兩存之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自周子太極圖以黑白分陰陽後多因以爲說龜山先生於詹季魯問易以一圈示之而墨塗其半曰此卽易也是皆以意爲之朱子答袁機仲書所云黑白之位當亦類此今此圖乃推明伏羲畫卦之次序其必以奇偶之畫而不可以黑白之位代之彰彰明矣爲問伏羲之畫以奇偶乎以黑白乎則以黑白之位爲伏羲之畫雖甚愚知其不可也今直

白田草堂存彙卷一

二

題爲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而皆以黑白之位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答袁書止有八卦黑白之位而無六十四卦又云三白三黑一黑二白一白二黑等語與今圖亦有不同此書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今欲易曉故爲此以寓之後書云僕之前書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序令人易曉矣則又明指六橫圖而言非黑白之位故竊疑袁書此一節或後人勸入之以爲九圖張本而非本文又其後云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黑白之位原非易中所有攷其文義都不相屬答袁書凡十一論黑白僅見於此而他書皆以奇偶論其或有所增損改易而非本文未可知也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象傳卦變偶舉十九

卦以爲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復姤臨遯等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攷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則皆不合其爲謬妄尤爲顯然必非朱子之舊明矣故嘗反復參攷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數百年以來未有覺其誤者蓋自朱子既沒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義流傳既久有所纂入亦不復辨馬端臨文獻通攷載陳氏說本義前列九圖後著撰法疑卽學者遂以九圖撰法爲本義原本所有後之言本義者莫不據此而不知本義之未嘗有九圖撰法也明永樂大全出以本義改附易傳而九圖並儀遂爲朱子不刊之書矣今詳筮儀之文絕不類朱子語其注有云筮者北而見儀禮案儀禮士冠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而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筮者北而今直云筮

白田草堂存彙卷一

廣雅書局

者北面見儀禮此等贅說不知何來推求其故則學易者但見漢上易叢說有引儀禮筮宅者北面之文而並未嘗攷之儀禮也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由是以言筮儀亦斷非朱子之作而通攷所云前列九圖後著撰法者皆爲相傳之誤而不可以據信矣余故曰易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啟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意面盡失其本指者也今攷其大略如此其碎義瑣說有相發明者別附於後世之君子得以覽觀而審擇其是非焉

易本義九圖論後

自朱子著本義啟蒙門人勉齋黃氏盤澗董氏瓜山潘氏節齋蔡氏各有訓說今皆不傳其後雙峰饒氏厚齋馮氏進齋徐氏

廬陵龍氏轉相傳述其書亦不復見惟近日徐氏所刻經解有六本天台董氏傳義附錄鄒陽董氏周易會通梅邊熊氏本義集成雙湖胡氏本義附錄纂注雲峰胡氏本義通釋及玉齋胡氏啟蒙通釋尙可參攷天台鄒陽俱載九圖五贊茲儀梅邊止載九圖雙湖止載五贊茲儀雲峰則盡去之其天台鄒陽梅邊三本九圖各有不同注亦小異天台本最先出題云易圖下云朱子其中縫則云董氏易圖說梅邊本云易圖朱子集錄鄒陽本方云朱子易圖天台本八卦次序六十四卦次序皆用黑白之位梅邊本八卦以黑白六十四卦則以方空而不用黑白鄒陽仍用黑白而又依梅邊例以方空別之其參錯有如此者以此推之九圖固未嘗有一定之本也雙湖不載九圖此今刻之

白田草堂存彙卷一

廣雅書局

脫誤其書後自作四圖三論云不敢列於九圖附五贊後是固有九圖矣玉齋啟蒙通釋亦載本義九圖語今本大全九圖小注往往有雙湖語至雲峰則無之然雲峰不載九圖亦不言其所以不載之故也今刻雲峰本義通釋上下經解極詳以大全大全同無增多者疑通釋自家傳後已失去後人鈔集大全所載以續之耳又大全序例謂胡氏通釋既輒變古易又於今易不免離析先後攷今刻乃一依古反復參攷其以九圖爲朱子所自作絕無所據疑爲門人輩所纂輯天台董氏玉齋胡氏去朱子已幾百年而梅邊鄒陽又遠在其後天台本自序以度宗卒已八十餘年鄒陽董氏謂此書近出雙湖胡先生並未之見則天台本之出於元仁宗皇慶以後距朱子蓋百六十餘年矣梅邊自序以元英宗至治壬戌鄒陽自序以元文宗天曆戊辰二書大略同時蓋又二十餘年也玉齋天台同時人而少後之流傳既久其可識別但據所傳以爲朱子所作無能辨其非者

至大全出則諸本異同不復可見學者亦無所據以致其疑案
三家本止云朱子易圖大全輒增之云朱子圖說朱子答袁機
仲書黑白之位本非古法四語三家本皆附載於諸解後而增
後六十四卦次序放此九字已屬附會大全更以系於八卦方
位圖說之下若圖說注所本有者其爲疑誤後學益甚矣朱子
復古周易而門人蔡節齋爲訓解已大變其例節齋訓解今不
見鄒陽董氏所述中以易爲卜筮作而門人林正卿以爲設教見鄒陽董氏所書中
蓋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況於一再傳之後謬以益謬
則天台梅邊雙湖鄒陽所述又安可據信耶向讀本義即疑九
圖之非而未敢質言之比得經解諸家攷之乃知九圖斷斷非
朱子之作而猶以未盡見勉齋北溪潛室盤淵瓜山諸集以決
斯疑也姑識於此以俟攷焉

白田草堂存彙卷一

五

廣雅書局

黃勉齋先生集有答胡伯量書論所刻本義先天圖圖止言其
印本之錯不可流傳以誤後人而不言本義元本若何勉齋伯
量皆朱子門人若本義果有此圖則但據元本伯量不必以此
正於勉齋而勉齋亦不當有不及細讀之答矣疑圖或爲伯量
所自作而勉齋書答語不甚分明後來者遂無以決斯疑也
天台本黑白之位與今大全本同止以黑白分陰陽而無所謂
一奇一偶各生一奇一偶之象與答袁書三白三黑一白二黑
一黑二白之云皆不合鄒陽本黑白各以方空別之其與袁書
合矣而分裂破碎爲九甚焉既不見一奇一偶各生一奇一偶
之象而兩儀四象皆不可識別正與朱子所云非本有此六十

四段者相反且以六十四卦包八卦四象兩儀朱子與林黃中
辨子在母外子在母中亦此圖與六橫圖之別也或謂如其圖
自上而下六爻之奇偶六十四卦無不相值此亦數之偶合而
指此以爲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其斷斷不然矣

天台鄒陽本皆列九圖五贊筮儀文獻通攷前列九圖後著撰
法而無五贊撰法當卽筮儀也朱子與呂子約書明云五贊附
啟蒙後語錄亦云啟蒙五贊則本義之五贊爲後來所增入非
朱子之舊明也今大全本以五贊入爲
筮類又與兩儀本不同啟蒙明著策篇其言撰
法已詳而明筮贊又詳言之不必更爲筮儀明筮贊云信手平
分置右於几則無所謂牀與本格者而擇潔地爲著室日焚香
致敬是又大類臧文仲居蔡之爲朱子必不爾也惟單拆重交
也單拆重交賈公彥
儀禮疏中亦有之

白田草堂存彙卷一

六

廣雅書局

啟蒙明筮之所未及然此火珠林已有之人人所曉可無庸及
伏義六十四卦方位圖後載此圖圖布者至方者靜而爲地也
一條皇極經世纂圖指要以爲西山蔡氏語見性理大全吳氏纂言
又以爲伯溫邵氏語未詳孰是要之必非朱子語矣啟蒙亦不
載之梅邊熊氏於此圖後依啟蒙載說卦天地定位雷以動之
兩節而無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等語其此圖圖布者一條
載於後小注中又誤以爲朱子語與兩儀本不同故嘗以爲九
圖非有一定之本者此亦其一證也
黃義剛錄云漢上易卦爻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
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只是初剛自

訟二挨下來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挨上去此等處案漢上卦變則通不得注云舊與季潘時舉錄云訟卦本是遯卦變來遯之六二上為訟之六三其九三下為九二乃為訟卦此類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皆是如此若畫圖子起便極好看更不待說案此兩條皆主本義卦變言黃錄云舊與季通在旅邸推潘錄云若畫圖子便極好看可見本義之未嘗有圖也黃潘錄皆在癸丑以後其距丙午啟蒙之成已八年而距丁酉本義之成則十八九年矣使本義先有此圖黃潘何為錄此語耶邵浩錄請見印易圖看曰方今雕版未了此不見於語類見朱子明文公易說浩錄丙午所聞啟蒙成於丙午是此云易圖自指啟蒙非本義圖也惟董錄錄云二陽四陰自

白田草堂存彙卷一

七

廣雅書局

邇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其說與今卦變圖合然只舉訟一卦潘錄亦舉訟卦然以黃與元妄並言則自主本義以本義攷之訟卦外惟晉卦為合其餘十七卦則皆不可推矣錄錄在丙辰以後文集叔重通書在甲辰以前所錄未必在丙辰後此或有誤其錄與黃潘錄不同要未可據世或以錄錄在晚年疑為後來之論故附辨之潛室陳氏曰伊川破否泰卦變之說故以卦變皆從乾坤來蓋與其主否泰蓋主乾坤乾坤猶卦之父母否泰則甚無義若知諸卦皆可變為六十四卦則主乾坤者猶非況否泰乎卦變之法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如賁之變主內卦則自損而來主外卦則自既濟而來此晦翁之通例不必三陰三陽皆可推也此見大全啟蒙案潛室親受業於朱子而於卦變主啟蒙三十二

卦圖謂自否泰來者無義則知本義卦變圖自復姤而來自臨邇而來自泰否而來者斷斷非朱子所作矣其謂賁之卦變為晦翁之通例則九為明證也

夏淵錄云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為六子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這道理又錄云大概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而言之也易說以此條為黃顯子錄案本義啟蒙不言次序而淵錄言之如胡伯量之本義圖董叔重錄與卦變圖合是皆於九圖略有彷彿而卒未敢明言九圖之出於朱子也故嘗疑九圖乃門人所纂輯而託之朱子者蓋自理宗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諸門人亦為世所尊信凡其所作無有擬議之者流傳既久不復可別迨

白田草堂存彙卷一

八

廣雅書局

大全合本義於易傳世乃以為朱子之書並本義原本亦不之攷況能辨九圖之是非乎啟蒙坤求於乾而得震坎艮乾求於坤而得巽離兌淵錄明與之反自是誤記則次序之云亦亞夫之意非朱子語也九圖於文王八卦次序圖後但云右見說卦而無其說蓋以與本義啟蒙皆不合天台鄒陽附載啟蒙解於次序無當也梅邊本除去右見說卦四字亦不載啟蒙解豈亦覺其誤與

論尚書敘錄

元臨川吳氏作尚書敘錄前載今文而別繫古文於後其後為纂言則盡去古文而獨注今文二十八篇明震川歸氏因其說亦為敘錄而纂言則未之見乃以其意釐為今文歸氏書今亦

未之見也余嘗以兩敘錄攷之大都辨古文之僞其說皆是而亦不免小誤蓋伏生之書出於壁藏以多所亡失僅存二十九篇而晁錯往受其學原非口授兩漢儒林傳所載甚詳至書序云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衛宏序云伏生使其女傳言敘錯錯所不知以意屬讀明與儒林傳不合乃一手僞作互相印證以飾其僞其爲謬妄顯然至秦誓後得據陸氏釋文自在二十九篇之外爲三十篇藝文志古經四十六卷以三十篇合之安國增多十六篇正得此數張霸百兩篇當時已廢不行與古經初無所涉亦自明白可案吳氏力攻古文而反引書序衛序以斷伏書謂今文二十八篇乃伏生所口授而晁錯所屬讀者又謂古經卽張霸僞書歸氏亦謂伏生垂如綫之緒於女子之口

白田草堂存彙卷一

九

又謂古經漢世之僞書班史以別於經不以相混是皆爲顏注孔疏所誤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安國增多之書略見於史記班志其文多斷續不可攷必有譌缺王莽時雖立學官旋以廢罷東漢又重讖緯之學是以其書不傳馬鄭諸儒皆未之見而東晉所上之書疑爲王肅東晉皇甫謐輩所僞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有以識其非真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斷不可以廢者凡分別古今文之有無自朱子始而朱子於周禮王會解已自發其例蔡傳亦朱子所命而不及見其成疑當更有所釐正如吳氏之前載今文而別繫古文於後皆纂言一決而去之則大不可也至於姚

方輿之二十八字昔人已明言其僞直當黜之無疑敢因兩敘錄而申論之又攷鄭注逸書別有舜典大禹謨益稷等篇雖得之傳聞恐爲安國之舊微言與義必有一二存者而散亡磨滅無一語見於世韓退之云平生千萬篇金雉垂琳琅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典謨訓誥之重萬萬非詩篇比也而百不傳其一二使後世不得見二帝三王之全嗚呼惜哉

秦誓在二十九篇之外則伏生書少一篇疑是書序史記本紀多載書序又有與今書序不同者或是伏生所傳也鄭注有亡書有逸書亡書卽壁內所藏亡失數十篇逸書則逸而不傳蓋安國書也朱子嘗言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固已不信口傳之說而又有暗誦者偏得其難而攷文者反得其所易之語此偶有所未及察故曰義理無窮精力有限朱子於臨沒尚脩楚辭注改大學誠意章注其孳孳不已如此後之人偶有一得之見而斷然自信不復致疑抑未知於古人何如也

尚書雜攷

史記儒林傳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問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召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火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儒林傳同其敘次最爲明白劉歆移太常書云孝文皇帝使掌故晁錯受伏生而

古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疏
文志又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脫簡一
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
脫亦二十二字以此參攷則伏生書之出於屋壁斷無疑者
也孔安國書大序云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
明與史漢所記不合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
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多異錯所不知者什二三以
意屬讀而已是又大序之所未言而亦不知其所自出也以書
攷之則伏書多難讀而孔書皆平易二書體製絕殊不可相合
故作大序者造爲口授之說以伏生口授時多有譌缺非書之
本文而衛序其女傳言教錯又因大序而附會之互相印證以
飾其僞其與史漢異同皆所不暇顧也孔氏正義云伏生初實
壁間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於末年因其習誦
或亦目暗故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也此曲爲大序
解而亦不引衛序至陸氏釋文乃略載衛序語而顏氏注漢書
則詳著之亦不辨其異同自顏注盛行學者一依顏注而並史
漢本文亦略而弗道矣朱子始疑書序之僞而於此偶不及致
察故有暗誦者偏得其所難而攷文者反得其所易之語臨川
吳氏尚書敘錄雜敘儒林傳及衛序語不爲別白而斷以今文
二十八篇之書乃伏生口授而晁錯所屬讀者吳氏力辨古文
之僞而反據大序及衛序以斷伏書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
睫也余向有疑於此而未能決今姑據史漢儒林傳及書大序

衛序而別其同異攷其是非以待明者之訂正焉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
蓋逸書滋多於是矣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
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
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其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
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
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其所載經
二十九卷此伏生所傳也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安國所傳
也蓋以伏生二十九篇合之十六篇又並書序爲四十六篇古
以一篇爲一卷故云四十六卷注云爲五十七篇或後人所增
或有誤字未可知也書大序悉本藝文志語而增多二十五篇
與十六篇之數不合其云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則以合於
志四十六卷之數而亦莫知卷數之如何也安國書王莽時立
於學官東漢初廢不復立史記所載湯征湯誥泰誓藝文志所
載伊訓武成畢命豐刑疑皆出安國書與今孔傳古文絕不同
而安國注論語小子履章引墨子湯誓則今之湯誥必非安國
書矣向嘗疑安國十六篇者雜於二十五篇之中不可識別以
今攷之則二十五篇乃一手擬作而爲孔書者並未見安國之
書也蓋安國書不傳久矣後漢書敘次經學傳授本末最爲參
錯其云賈鄼王皆傳孔學而賈鄼王所注止伏生二十九篇而
已其安國十六篇絕未之及也疑皆就伏書作注而襍以安國
所傳之古文如鄼注儀禮之比其安國十六篇與逸禮三十九

篇同置而不論矣其云孔學亦傳聞之辭耳孔氏正義彌縫大序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以合四十六卷之數而顏注古經直以孔傳五十八篇當之後人不復致疑而十六篇二十五篇之異同亦無有致辨者矣蔡傳本朱子所命其分別今古文文所以微見其指而蔡傳之成朱子所不及見或當更有所釐正而蔡傳所釋未必盡得朱子之意也蓋漢魏時古書多在倣作者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以詞氣多不連屬於事體多不對值知其非古文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多在焉有斷斷不可廢者朱子晚年編次儀禮載周書王會解而注云此書近世僞作以其蒼翠經傳之文無悖理者姑存之此已自發其例而吳氏纂言並孔書古文遂一決而去之此又甚不可也今因論

白田草堂存案卷一

十三

安國書之異同而並及之後之君子當有以訂其得失焉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焚書七年而秦亡漢五年定天下又七年高帝崩惠帝四年除挾書律自焚書至漢定天下相距僅十二年即以惠帝除挾書律計之亦僅二十三年而已古者簡策重大諸儒多以誦說相傳伏生年方少不應所得二十九篇之外絕無所記憶而是時故學士必猶有在者豈無所流傳而何以教齊魯間者止伏生書也漢興詩有齊魯韓三家春秋有公穀二家左傳亦有傳者是皆不出於壁藏而書獨無有即先秦之書如老子莊子列子墨子韓子荀子既不立學官又無師授何以得傳於後而書之朽折散絕乃如此遂使二帝三王之盛德大業宏模大訓其得傳於後者僅什伯之一二也嗚呼惜哉

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中古文疑秦博士所藏傳之漢者則當有百篇非止二十九篇也或者晁錯受書伏生必以上於官府是為中古文自張生歐陽生至歐陽大小夏侯其中不無傳寫譌缺故有脫簡文字之異未可知也及攷劉歆移書云藏之祿府伏而未發則明指安國所獻古文經四十六卷而言則所謂中古文乃安國所上也晉時祿府有古文尚書經當亦指此安國雖以今文讀之而別為古文之學其文字自當有異脫者亦於魯壁中得之以補伏生之缺此皆攷正經文非有師說然安國傳其學都尉朝膠東庸生以至王

白田草堂存案卷一

十四

璜塗惲則亦必有師說如歐陽大小夏侯章句之比但東漢後遂廢不傳耳至承詔作傳則史漢初無其事而安國所獻亦止經文則中古文者乃二十九篇及所增十六篇而已顏氏既略而不注後人亦無有論及者故於此附論之至東晉所上孔傳自是晚出與史漢所載紀不相合亦不必置辨也

張霸百兩篇漢書所載始末甚詳而孔氏正義云前漢諸儒知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明與漢書不合其云張霸之徒亦未嘗指定其人特以漢書語而附會之耳至鄭注云云此立文之誤詳其意當云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外偽造二十四篇又分出伏生五篇以足五十八篇之數非謂張霸因

鄭注而偽造也正義又云鄭注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又泰誓二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典一舊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庸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葵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去八篇故爲十六正義之意以張霸爲造古文而鄭注承用之非安國書也攷其實則九共止爲一篇正合十六篇之數東漢諸儒雖云十六篇絕無師說然其篇名當有存者安知鄭注所傳非安國之舊而以張霸偽書當之此果何所據邪又正義謂劉向劉歆班固皆不見真古文而別錄藝文志乃誤以張

白田草堂存案卷一

五

臨海書局藏

霸書爲安國書夫司馬遷親見安國云逸書多十餘篇藝文志出於劉向劉歆歆書明云逸書十六篇又王莽時古文尚書已立學官則劉向劉歆班固豈不見孔安國書者今之孔書至梁晉時方出漢魏以前自不之見而乃以劉向劉歆班固所載皆張霸偽書不知其何所據耶劉向別錄五十八篇見於疏中此或後人因孔傳而改之藝文志四十六卷則灼然可據矣正義云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豈賈馬鄭及漢魏諸儒皆不在民間乎疏家之蔽固如此卽以其言攷之則孔傳之僞亦不待辨而可知矣書序伏生書無之當出孔壁史記載之此孔子後經師所傳自班固言孔子纂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

意馬融王肅鄭玄並云孔子所作其實無所據也正義言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爲書傳序不爲詩傳序已有疑於此而又云或作或否無義例此疏家之體曲爲解說耳

陸氏釋文言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眾書所引同故馬鄭王肅諸儒多疑之正義云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亦云民間得泰誓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得而云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之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並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

白田草堂存案卷一

六

臨海書局藏

也據釋文則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外據正義則伏生書實二十八篇而泰誓則後人皆不可詳攷案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劉歆書亦云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據此則泰誓非伏生之書而釋文所云爲可信但伏生少一篇豈伏生書亦有書序耶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歐生三十一卷然史記言白魚入於王舟之文而董仲舒對策引之直稱書曰則泰誓之得必不在宣帝時亦不至武帝末也伏生大傳亦有白魚入於王舟之文正義疑爲後人所加增正義以太史公見泰誓武帝時見行於世遂以併於伏生所傳之內史公雖疏略不應至是而以劉歆書攷之則泰誓必非伏生之書自在二十九篇之外正義所云未可據也釋文云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玉馬之經造孔傳舜典

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謂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其舜典用王注相承云梅賾上孔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慎微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今依舊音之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輿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輿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案此則姚方輿本乃采王馬注偽造孔傳而並增此二十八字故陸氏音仍用王肅注其辨甚分明正義直加此二十八字於慎微五典之上而用方輿偽造孔傳後人遂不復能致辨矣蔡傳一依正義而於

白田草堂存彙卷一

七

釋文所云絕不之及朱子以非大義所繫不及訂正至今未有辨之者故因釋文而並申之以俟後人之攷正焉

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古以一篇爲一卷卽伏生之二十九篇與安國之增多十六篇也注爲五十七篇疑此後人所增加或其字有譌誤顏氏直以梅賾所上古文當之而又引鄭玄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爲五十七篇不知所亡何篇或以孔傳闕舜典爲亡篇班志則在東漢時豈預知東晉梅賾所上之闕舜典耶其不然也明矣釋文馬融注十一卷鄭玄注九卷王肅注十卷皆不言篇數其言馬鄭所注皆伏生所傳之今文王肅注亦今文又言馬鄭王皆以舜典同爲堯典則止二十九篇耳正義言三家本三十三篇此以孔傳別分五篇言之而除

去泰誓故三十三篇非他有所據也凡顏氏孔氏之疑誤後人多如此不可以不辨

古以一篇爲一卷故大小夏庚經二十九卷章句亦二十九卷惟歐陽注三十一卷章句亦三十一卷疑有別出者其或盤庚二篇卽此不可攷然必非孔傳所分五篇也鄭注逸書有舜典有大禹謨有益稷史記所載重華又命疑出此則別有舜典益稷非如孔傳所分而大禹謨亦未必卽孔傳之大禹謨也典以記事謨以記言伏生所傳堯典皋陶謨灼然分別而大禹謨乃禋亂其體且附以誓師之辭此斷斷非古文之舊而後人未嘗以致疑何也明梅賾羅喻義皆攻古文今未之見近有閻氏百詩辨古文最詳余曾見之今已不復記憶更攷之公子有宗道論

白田草堂存彙卷一

六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記言大宗小宗之制詳矣而疑於別子之各爲祖而不相宗故以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宗道也再三以申明之而爲之說者多汨其解故論其大指以俟後之君子攷焉別子者公子也以其別於君而別爲大宗之祖故曰別子蓋先君之庶子而今君之庶弟也而又有同母異母之別同母者亦謂之嫡子其異母者皆謂之庶也別子爲祖而不爲宗繼別之子則爲宗矣五世以後而大宗小宗出焉其初固無大宗小宗之分也然公子亦有宗道別子非一人也不可以無所統故以嫡長一人主之而同母異母者皆宗焉無嫡子則以庶長一人主之而凡異母者皆宗焉大概以長者一人而有此非宗也嫡庶之分則不以長幼論而有宗之道其云大宗小宗者特以明嫡庶之別非大宗也而

宗之之禮如大宗非小宗也而宗之之禮如小宗此記文之意而鄭氏所推以爲說者亦已明矣公子有宗道專以公子言之而不及其後如以其後論則以嫡長主之者嫡長之子爲大宗而諸弟之子宗之者爲小宗是不得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如以庶長主之者庶長之子亦爲大宗而諸弟之子宗之者亦爲小宗又不得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別子僅一人而別子之子有二人則一爲大宗一爲小宗又不得謂無宗亦莫之宗也蓋一君之後爲一大宗所以收族如別子各爲祖而不相宗非收族之義又謂庶長之宗五世則遷則五世之後各自爲宗而無大宗以統之又豈收族之義哉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有小宗則必有大宗其云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小宗而無大宗專以公

白田草堂存彙卷一

九

廣雅釋義

子言之而非通論也此節之義以鄭氏爲定論而孔疏所云諸子各自爲祖纂言所云庶長之後五世則遷皆不可以據而明歸熙甫所論尤有不可以通者今不得而悉辨也

公子各爲祖以魯三桓鄭七穆爲例此非禮之正也周公康叔蔡叔各分封而周公爲長故以魯爲宗國至戰國蓋歷七八百年而滕之臣猶稱吾宗國魯先君是所謂大宗百世不遷者也一君後爲一大宗如太王之昭爲一宗王季之穆爲一宗文王之昭又爲一宗武王之穆又爲一宗則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者亦可推矣若魯三桓鄭七穆則襍亂而不可以紀此末世之失而非禮之正也

此以國君爲例而卿大夫士從此推之

白田草堂存彙卷一

白田草堂存彙卷一

三

廣雅釋義

番禺許之璇初校

武岡張成惠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白田草堂存彙卷二

寶應王懋竑撰

禮譜

家禮攷

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攷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曾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錄得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

白田草堂存彙卷二

禮譜

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多有損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攷據如此案文集朱子答汪尚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爲言耶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也明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

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攷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爾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攷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遊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敘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辭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以朱子家李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攷訂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濟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多疏略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編攷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注之其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其他所摘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余亦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夫

白田草堂存彙卷二

禮譜

家禮後攷

李方子曰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母視令人憂居喪盡禮參酌古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年譜案此年譜本語今刻三本詳略不同皆後人增入之者也公晦從遊在戊申後此亦據所傳聞但不言其亡而復得此不可曉黃帝云先生既成家禮爲一行童竊以述先生易贊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故未嘗爲學者道也

陳淳云嘉定辛未歲過溫陵先生季子敬之倅郡出示家禮一編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

白田草堂存案卷二

三

簡雅書局

愚嘗竊取先生後來之攷訂議論以與朋友共參攷云案此四條皆周氏復家禮附錄所載今性理大全家禮小注前三條不載所載楊氏語極詳與此不同疑此條乃周氏櫟括之辭而大全則其本語也亦附錄於後性理大全注楊氏復曰先生服母喪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名曰家禮既成爲一行童竊之以述先生易贊其書始出行於世又云惜其書既亡至先生歿而後出不及再脩以幸萬世於是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意者悉附於逐條之下云案信齋約略李黃之語而附以己說此其本語也周氏附錄所載意雖同而語則大異矣其述黃子耕陳安卿語他無所見或有所增損改易未可知也朱子文集答汪尚書書云嘗因程氏之說草具祭寢之儀將以行於私家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未敢輒以拜呈少俟其備當

卽請教也此書在王辰

答張欽夫書云祭禮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諸家故特取二先生說今所承用者爲祭說一篇而祭儀祝文又各爲一篇比之昨本稍復精密繕寫上呈乞賜審訂示及此書或在王辰前

答呂伯恭書云祭禮略已成書欲俟之一兩年徐於其間察所未至今又遭此期喪勢須卒哭後乃可權宜行禮攷其實而修之續寄求訂正也此書在壬辰案與汪張呂書皆言祭儀後此與張家書未有及此者疑其不久即亡之也

與蔡季通書云祭儀只是於溫公書儀內少增損之正欲商訂須俟開春稍暇乃可爲也程氏冬至立春二祭昔嘗爲之或者頗以僭上爲疑亦不爲無理並俟詳議也此書不詳何時當在與張呂書後

白田草堂存案卷二

四

簡雅書局

又與季通書云禮書未附疏本未可寫以見喻再三恐亟欲見其梗概已取家禮四卷並已附疏者一卷納一哥矣此後更須年歲閒方了此書在丁巳戊午間乃蔡誦道州後也家禮指通解中家禮今案通解目錄上冠禮第一冠義第二此家禮之一士昏禮第三昏義第四此家禮之二內則第五此家禮之三內治第六此家禮之四五宗第七此家禮之五親屬記第八此家禮之六與蔡書家禮四卷指前四卷而言也語錄葉賀孫錄云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者減卻幾處

陳淳錄云溫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爲閒辭多長篇浩瀚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脩祭儀只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李丈問祭儀更有修改否曰大槩只是溫公儀無修改處輔廣錄云問舊嘗收得先生祭儀一本時祭皆是卜日今聞卻

用二至二分祭如何曰卜日無定慮有不度溫公亦云只用分至亦可問如此則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此三祭如何曰此箇禮數太遠似有僭上之意又問禘祭如何曰此御不妨案廣錄在甲寅後其云收得舊本亦傳聞之說祭禘則久不亡矣據此錄則皆用程氏說而清錄則從司馬氏蓋儀節一本之書儀也若今家禮則與舊儀有不同者矣

案文集語錄皆言祭說祭儀成於壬辰以前而其後亡之確然可據若家禮則未有一語及之其爲附託無疑竊怪朱門諸公何以不一致辨於此也

黃勉齋幹作行狀云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又書晦菴先生家禮後其略云先儒取禮之施於家者著爲一家之書爲斯世慮至切也晦菴朱先生以其本末詳略

白田草堂存彙卷二

五

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爲家禮務從本實以惠後學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以復三代之墜典未及脫藁而先生歿矣此百世之遺恨也則是書已就而切於人倫日用之常學者其可不盡心乎案李菴諸說家禮成於朱子居喪時朱子之此真有不解者又性理大全家禮小注北溪陳氏曰廖子晦廣州所刊本降神在參神之前不若臨漳傳本降神在參神之後爲得之是子晦安鄉皆有刊本矣家禮決非朱子之書以文集語錄攷之略無所據而究其所從來則沈淪詭視而無確然可據之實乃朱門諸公絕不致疑而相率傳而信之此所謂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於他何論論後明邱氏潛曰武林應氏作家禮辨謂文公先生於紹熙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攷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勉齋先生後序云文公以先儒之書本末詳略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爲家禮迨其

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未及脫藁而先生歿此百世之遺恨也今且以其書之出不同置之姑以年月攷之宋光宗紹熙甲寅文公於三家禮範自言願以衰病不能及已豈於孝宗乾道己丑已有此書況勉齋先生亦云未及脫藁而先生歿則是書非文公所編不待辨而明矣文公集中有與門人言及家禮已成四卷並家禮序文此門人編入以爲張本耳案應氏此言謂家禮爲未成之書雖成而未盡用可也乃併以爲無是書可乎既無此書胡爲而有此序且序文決非朱子不能作而謂門人編入以爲張本決不然也況其所引勉齋跋語所謂未及脫藁者指經傳通解也非家禮也三家禮範所云是亦謂未及參攷諸家裁訂增損使無遺恨爾非謂無是書也黃陳李楊諸

白田草堂存彙卷二

不

子皆出自朱門親授指教皆不以爲疑而應氏生元至正間一旦乃肆意辨論以爲非朱子所編而斷斷出於門人附會無疑且謂其妄意增損三家禮範之文殊乖禮經又謂附注穿鑿尤甚應氏之爲此言其亦淺妄之甚矣案邱氏辨應氏之說詳矣然以愚攷之則應氏所云不爲無見但所據勉齋跋語則非其本意所引已成家禮四卷亦攷之不詳至邱氏謂序文決非朱子不能作然序文自與年譜不合勉齋行狀及跋語不言成於居憂時又不言其亡而復得與年譜家禮附錄皆不合凡此俱略而不言其所解三家禮範跋語亦非本意其失正與應氏同也應氏之辨其文不可見因邱氏語而得之故附著於此以見前之人已有疑於此者以俟後之君

子攷而質焉 所引應氏語今且以其書之出不同置之語不可曉疑有脫誤又年譜家禮成於庚寅應以爲己丑家禮序無年月豈應氏所見之本有己丑字後來因與年譜不合故刪之耶抑應氏之誤也

家禮攷誤

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爲僉侯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案此據支子不祭之文然謂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堂於私室則有不可行者假令支子有四五人而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乎不知何地可以容之是亦各祭於寢侯其出而異居始備祠堂之制可矣又云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知祠堂之制死則以爲祠堂此非人情乃生而自爲祠堂也若其子爲父立之則尤不可凡此於古無所據而以今推之又有不可通者若朱子所著之書恐必不爾也

白田草堂存彙卷二

七

廣雅書局

初立祠堂置祭田自爲義舉以合族可矣乃計見田每僉割其二十之一宗子主之以爲祭用是宗子得分割族人之田以爲己用可乎不可乎且每僉之子孫多寡不一貧富不齊何以總計而分割之又云親盡則以爲墓田是每僉各有一定之數不知又如何區別之也又云上世初未置田則合墓下子孫之田計數而割之今世士大夫家遠墓有七八世者有十餘世者墓下子孫有不相往來者矣孰得而割其田又孰有聽其割者又云立約聞官不得典賣是徒啟無窮之爭而卒亦不可以行也

且祭田必繼高祖之宗主之矣自高祖以下有繼曾祖之宗若而人有繼祖之宗若而人有繼祖之宗若而人各有祠堂則各有祭其偏置祭田平抑不置而使繼高祖之宗分給之乎不知其何說以處此也其或初立祠堂之人自計其田而割若干以爲祭用命其後子孫世世放此則尚有可行者若立祠堂而偏割族人之田是萬萬不可行之事曾謂朱子所著之書而妄爲此虛談也

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爲之後其非大宗未有立後者也又庶子不祭殤是以殤與無後者從祖祫食後世不立後者少矣又殤多自祭或不祭書儀無祫食之禮蓋以此也家禮據古禮增入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祫是矣但

白田草堂存彙卷二

八

廣雅書局

禮言殤與無後者從祖祫食此不言殤而注附程子說則又有殤祭也皇氏謂殤與無後只祫除服二祭庚氏謂亦有四時之祭孔疏如庚氏說則其祭自何時止今注載程子說則殤與無後之祭有時止矣但謂主置皆如正位略無減殺得無過乎又不分別言之則三殤亦皆有主置也凡此所謂疏略抵牾者亦不勝其辨矣

書儀家各有影堂皆及曾祖故謁告參見於影堂行之今家禮以宗法爲主則家不得皆有高祖之祠堂矣注主人謂主此堂者亦統以各祠堂言之而不專主於繼高祖之宗也但謁告於各祠堂可矣若正至朔望參禱而不及祖參祖而不及曾祖參曾祖而不及高祖則皆有所不可者家禮亦未一一明言之也

又張子言耐位當有減殺此於義宜然今正至朔望耐位亦出主設茶果何以別於正位乎又有事之告耐位亦出主設茶果則愈過矣

士冠禮鄭注云廟謂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蓋冠於廟故以親父兄主之賈疏云家事統於尊祖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廟席以祖言則曾祖爲廟席矣經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鄭注父兄謂諸父諸兄賈疏非己之親父兄也此孤子無親父兄故諸父諸兄爲之戒宿亦不爲主人冠者自爲主人也是冠必於廟席而將冠者之親父兄爲主人若祖父在則祖父爲主人注疏之云最爲分明易了矣書儀主人將冠者之祖父若父及諸父諸兄凡男子之爲家長者皆可雖不分別言之

白田草堂存彙卷二

九 廟禮書局集

而自不失禮意其冠不於廟而於外廳孤子不自爲主而以諸父諸兄爲主人則酌以時勢而別言其故亦無礙於禮也若父兄統之目今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廟之祠堂而於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矣又祖在則祖父爲冠主此賈疏鄭注之意雖經文所未言而實大義所繫故書儀首言將冠者之祖父今家禮止有冠者之祖父一語其後皆以父言之而不及祖若祖在遂不與於冠事乎此兩節其爲悖謬顯然不特舛誤而已也曾謂朱子所著之書而若是乎又家禮云宗子有故則命其次宗子若其父主之其次宗子則繼曾祖之宗也如將冠者爲繼曾祖之宗則可矣若繼祖之宗繼祖之宗又何必舍己所宗而宗繼曾祖

之宗也何不竟命其父主之而爲此紛紛也又家禮云族人以宗子之命自冠其子其祝版亦以宗子爲主曰使介子某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故祝辭曰孝子某使介子某薦其常事皆爲祭禱而言若家禮以繼高祖之宗爲主人則當稱孝玄孫而將冠者之父行輩不同焉得以使介子某爲例也又家禮云若非宗子之子則其父立於宗子之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夫繼高祖之宗嫡長相承至於四世則年高而分益卑矣將冠者之父爲其伯叔祖行者有之爲其伯叔父行者有之即爲兄弟行亦必長於宗子者也乃令其僕僕然隨宗子之後而竟不能以父之尊命其子乎此又有所不得通矣

白田草堂存彙卷二

十 廟禮書局集

冠禮書儀必父母無期以上喪方可行之大功未葬亦不可行蓋取雜記語雜記言父不言母書儀並及之耳蓋父爲主冠故云然今改用繼高祖之宗子以例言之必宗子無其以上喪而後可行也而又仍本書儀語必父母無其以上喪之云是亦所謂抵牾而不合者矣儀禮將冠者即筵坐賓坐正纒又立祝坐加冠書儀將冠者即席西向坐同儀禮其後賓跪爲之加巾跪字誤當作坐又賓揖之即席跪跪字亦誤其下三加仍云即席坐可見其誤矣今家禮皆改坐爲跪非也古者席地而坐坐與跪一也但少異耳在今日則有大不同者書儀一依古禮故皆坐家禮改坐爲跪蓋不詳其意也冠禮庶子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注在尊東不於阼階非代也書儀庶子布席於房戶之西南向阼階在房戶

之東切近東序相去差遠家禮但云少西而不云房戶之西則似亦在阼階但比嫡子少西耳非也 冠禮庶子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其他無文書儀眾子立於席西東向云云其位各異蓋以義起也家禮皆略之惟醮仍書儀云長子則改席於堂中間少西南向眾子如故席以此推之則眾子冠席在堂中間少東既不在阼階亦不在客位家禮少西二字殊欠分別

謂東房之戶也儀禮尊在房戶之西也

書儀房戶之西

書儀一加服四襖衫家禮一加釋四襖衫或其時之服制不同此不可攷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冠於廟而不見於廟也曾子問曰父歿而冠已冠埽地而祭於廟此為孤子言之故書儀亦無見影堂之

白田草堂存彙卷二

士

廣雅書局影印

文但附孤子冠明日見於影堂不皆見也今家禮改作主人以冠者見於祠堂與古異矣 若冠者私室有曾祖祖以下祠堂一條此為周悉但不知前者主人告於祠堂止告於高祖之祠堂乎抑徧告乎此又有所不得通矣

儀禮賓醮冠者冠者即自西階適東壁北而見於母而後賓字冠者賓出就次冠者見於兄弟入見姑姊蓋其序如此疏曰不言見父與賓者冠畢則已見可知書儀同但增諸父諸兄為少異今家禮去先見於母一節見於祠堂後乃見父母若非宗子之子則先見宗子及諸尊於父者於堂而後就私室見於父母是先祠堂而後父母猶之可也若先宗子及諸尊於父者而後父母不亦顛倒之甚乎曾謂是書而可託於朱子也

後世封建既廢無別子為祖繼別為宗之例凡為大宗者其始皆繼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七世至十餘世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矣其二世以下繼高祖之宗五世則繼故曰小宗今士大夫家譜牒具在有傳之十餘世至二三十世者推本而言自有大宗而不得僅以繼高祖之宗為宗子矣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為主入以大小宗論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其於進退皆有所不可矣

白田草堂存彙卷二

主

廣雅書局影印

書儀冠禮必父母無期以上喪昏禮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主昏者父母也冠不言身昏不言父母此互文家禮一本書儀而於昏禮注云主昏如冠禮主人之法則是以繼高祖之宗子為主昏必宗子無基以上喪而父母反有所不與矣且與冠禮必父母句亦自相抵牾而不可以通也

士昏禮記云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歿已躬命之注命之命使者記又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注支子庶昆弟也弟宗子母弟疏稱其宗者謂命使者當稱宗子以命之大小宗皆然支子謂庶昆弟故知此弟宗子同母弟也察昏禮專以親父兄為主昏者記之言最為明白其支子弟若無兄則亦自命之而已記雖不言可以互見也書儀若無祖父父則以即口男家長為之如家長為其嫡長兄則於禮合矣若諸父諸兄則於禮亦少有不協者然父歿而使家長代之猶自不失禮意也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子為主則父在而不得自主其子之昏矣至

父醮子亦自知其不可爲改此例然必云宗子告於祠堂不知醮固未嘗告也何用是紛紛乎故曰此非朱子之書也

書儀父醮子而命之迎注若祖父在則祖父命之此本土冠禮賈疏之言疏於昏禮不言者已見於士冠禮也母醮女書儀亦注云若祖父母在則祖母命之蓋放此意今家禮皆刪去此語不知有祖父母在將在他所而不與乎抑親見其子婦之命之也此尤謂爲悖謬之甚者不可以不辨 若孤子無父與無祖父者則不行此禮矣此可不言故注疏略之若父不在而母在以記之言推之母亦可命也然注疏皆不及

家禮宗子自昏則族人之長爲主其後告於祠堂卻云宗子自昏則自告是惟遣使具書族人之長主之也與宗子爲主例不

白田草堂存彙卷二

三

合此宗子指繼高祖之宗子若繼曾祖之宗以下皆以此宗子爲主矣亦不別白言之凡家禮之疏略多若此者

承我宗事注宗事宗廟之事也支子不祭而未嘗不與於祭則亦有宗廟之事焉支子之子又別爲繼繼之宗於宗事非無所與者矣今認爲宗子之宗而改曰家事其舛誤有如此者

昏禮主人不降送注禮不參疏禮賓主宜各一人今婦既送故主人不參也今家禮若族人之女則其父從主人出迎立於其右是有兩主人矣殊乖禮不參之義是皆不攷於禮而漫以意言之也 娶婦必於其家若族人與宗子同居可也若不同居則當先延宗子於家矣家禮亦無明文

家禮云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既受禮詣其堂上拜之

如舅姑禮案宗子行輩不同有爲伯叔祖父行者有爲伯叔父行者有爲兄弟行者並有爲從子行者何以繫云如舅姑禮也卽爲尊行拜之與舅姑亦有降殺不得云如舅姑禮矣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西而北上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注曰婦來爲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爲已見不得特見疏曰諸父謂夫之伯叔也既是須尊則婦於明日乃各往其寢而見之不與舅姑同日也夫叔嫂不通問兄公與弟婦亦無相見之禮故止於其前一過不更特見至見諸父亦不與舅姑同日益其辨別如此書儀婦拜長屬其幼屬相拜有尊屬卽日往拜於其室已少異於古禮然不云拜長屬尊屬如舅姑禮也家禮同居有尊於舅姑者則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之禮還拜尊長於兩序小郎小姑皆相拜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禮以此事祖父母宜也今云同居有尊於舅姑者則是伯叔祖伯叔父雖曰尊屬亦惡得如舅姑禮以見之乎此因書儀而又失之至於見宗子如舅姑禮尤爲舛誤之極而不可以行矣

白田草堂存彙卷二

四

禮婦見舅姑費用棗栗脯脩書儀同家禮改用幣幣未詳其義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曰庶婦庶子之婦使人醮之不饗也嫡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醮之以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供養統於嫡也疏曰庶婦但不饋耳亦以棗栗脯脩見舅姑也書儀云饋主供養雖庶婦不可缺也故亦有饋有饗但於庶婦舅姑不降婦降自西階今家禮從儀禮然當云嫡婦不當

依書儀仍云家婦也書儀婦入門便拜先靈更不行三月廟見之禮則朱子已有明說故得不誤其改三月爲三日亦見語錄儀禮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疏曰此謂舅姑俱歿者若舅歿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歿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也曾子問疏曰若舅姑偏有歿者庾氏云昏夕厥明盟饋於其存者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氏云厥明盟饋於其存者三月又廟見於其亡者未知孰是案兩疏不同古人言禮之詳如此書儀無廟見亦云若舅姑止一人則舅坐於東序姑坐於西序席婦於姑坐之北此語未甚分明疑今刻本蓋亦及此今家禮俱削去凡有舅姑偏歿者何所據以行禮乎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詳載兩疏語而於家禮乃盡削之固知家禮必非朱子之書也

白田草堂存彙卷二

五

禮記集說

婦盟饋主於供養故先食而後酒昏禮婦贊成祭卒食一醕無從醕以酒潔口也書儀薦饌在前斟酒在食畢後與儀禮同家禮改斟酒在前薦饌在後未詳其義

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納徵親迎六禮書儀一用古禮但改納徵爲納幣蓋避仁宗嫌名也家禮云問名納吉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而忘請期一節楊氏附注謂請期有不可得而略者當補入而周氏又謂楊氏於家禮往往多所不滿欲從儀禮書儀之詳非文公略浮文務本實以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意愚案周說固屬附會而楊氏亦殊不悟家禮非朱子之書也賈疏云女從者姪娣也壻從者以其與婦人爲盟非男子之事

謂夫家之喪者也書儀從者各以其家之女僕爲之蓋本賈疏之意今家禮刪此語則似舅從者乃男僕矣大全小注仍附載書儀語是也

昏禮六禮皆於廟而無告廟之文書儀納采告於影堂納吉納幣請期皆如其禮則皆告廟也惟親迎婦人見於影堂家禮納采告於祠堂而納幣不告未詳其義至親迎則先告於祠堂而婦人則不見祠堂與書儀不同此則疑家禮爲得之案昏禮記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廟廟女家於廟經有明文至壻家經所不言注疏謂使者行事於廟中則亦在廟廟也親迎在寢經明云寢門獨父醮子而命之迎此當於廟而疏言在寢此恐疏誤母醮女在廟則父醮子亦當在廟疏分別言之似非是書儀皆於外廳不於影堂納采闔影堂門乃命使者可見家禮亦不別白言之也

白田草堂存彙卷二

六

禮記集說

喪禮家禮大槩本之書儀其中小有異同而已自附祭以下始用宗法此書儀之所未及而古今之變不同家禮率以意推之於古非有所據於今又難以行今略爲攷之亦不能一一悉詳也

家禮云喪主非宗子則以亡者繼祖之宗主此附祭是亡者或祖庶之嫡或祖庶之庶而宗子則其從兄弟或從子行也從子行爲繼曾祖之宗而於亡者則繼祖之宗矣案冠昏禮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而此又以繼祖之宗亦所謂自變其例者矣此者當附於亡者之祖而以繼高祖之宗主之則祖非亡者之祖矣故不得不變其例也

禮奔喪父在父為主父歿兄弟同居各主其喪

注謂各為其妻

則宗親同長者主之

注父母歿如昆弟之喪則宗子主之

案此從父昆弟正與繼祖之宗為宗者也而云親者主之

則祖庶之嫡與庶不必以繼祖之宗主此耐祭矣豈喪主親者

耐仍主於宗子注略而不言乎更詳攷之又喪服小記云婦之

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耐則舅主之其舅未必皆宗子也則

謂必以繼祖之宗為主恐亦未然

案小記所言與凡喪父在父謂同宮父主之命主以上父子異宮則各主其私喪者耐則舅主之其為宗子與否則未有明據也

家禮云若與宗子不同居則設虛位以祭祭訖除之則是不同

居者不奉新主人於祠堂矣蓋新主雖耐於祖而大祥之後自

別為祠堂其為虛位亦似得禮之變其後又云若祠於他所則

白田草堂存彙卷二

七

廣雅書局

祖考妣之主亦如新主納之是亦可祀於新主之寢而奉祖考

妣以從之矣此不可曉凡家禮之舛誤多若此者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鄭注別子諸侯之庶子別與後世為始祖

也謂之別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又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亦為

祖也故孔疏謂別子有二又鄭注王制云雖非別子始封爵者

亦然陳氏集說據此謂別子有三非是蓋始有封爵者可以謂

之祖而不可以謂之別子後世封建既廢天下一家原無別子

之稱惟有始封爵者若以唐獻祖宋僖祖之例推之則又不以

始封爵者而直以可推而知者為始祖耳家禮而其別子也句

殊未分明家禮告遷於祠堂此一條最為可疑三祝詞俱不載而族人

親未盡者遷於最長之房尤為無義夫支子不祭庶子不祭祖

與禰其見於經者至詳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為繼曾

祖之宗則本不得祭高祖而今反得祭其為繼祖之宗則不得

祭曾祖而反得祭高祖其為祭禰之宗則不得祀祖而反得祭

高祖其為繼禰之宗之支庶則並不得祭禰而反得祭高祖此

皆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非有高祖之龕抑別

為龕以祭之乎抑竟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並無

祠堂其將祭於寢乎又不知何說以處此也大宗百世不遷而

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今以繼高祖之宗為主是亦比於大宗

之例而高祖以上乃祭於支庶而宗子反不得與則同於五世

則遷之宗而何以為大宗而收族乎況高祖以下必不止於一

長房一最長之房既卒又有一大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

於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尊祖敬宗之義乎朱子語類

沈備錄云或問嫡孫主祭則須祧五世六世祖廟主若叔祖尚

在乃是祧其高曾祖於心安乎曰也只得如此古人立法一定

而不可易以此推之則謂遷於最長之房者必非朱子之書也

包揚錄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

者祭之此與家禮同案揚錄最多妄說不可據然家禮之出在

宣宗慶元庚申包揚錄刻於理宗淳祐戊申相去幾五十年乃

揚錄因家禮而附會之非家禮之襲用揚錄也

包錄在錄後蔡抗序可攷

始祖之主遷於墓所不理前祠堂章云始祖親盡藏其主於墓

所大宗主其墓田以奉墓祭歲率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此說

白田草堂存彙卷二

九

廣雅書局

前無所據司馬書儀祭及曾祖程子謂高祖有服須祭四代朱子謂古者官師一廟祭四代已爲僭若始基之祖只存得墓祭作家禮者忽有祧主不毀百世不改之說不幾以士庶而同於帝王家乎且遷於墓所不知何地可以藏之楊氏因此創爲墓所必有祠堂以奉墓祭之說應氏譏其穿鑿蓋指此類而言也祔遷之禮大率據二昭二穆而言新主祔於祖廟而祖廟遷於高祖之廟若大夫以下則禮有不同者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無太祖則曾祖居太祖之廟凡新主人於祖廟祖主人曾祖之廟有太祖則曾祖爲祧主矣適士二廟新主遷於祖廟而祖則祧官師一廟注疏祖祧共廟是當略如後世同堂異室之制以次遞遷又不遷於祖而遷於祧祧遷於祖而祖亦祧矣大抵祧主合食於祖不論有廟無廟無不祔者注言無廟者爲至遷則不可以一例若支庶則祔同而自立祠堂則異與祖祧祠堂略無所與也後世俱祭四代故祔遷之說尙可以通然亦有祔而不遷者家禮告遷於祠堂奉新主人祠堂皆爲宗子言之其他變節未之及也

書儀禪祭不筮日家禮以饋食禮補入但書儀小祥大祥皆筮日而禪祭獨否家禮小祥大祥不卜日而禪祭卜日明與相左既非古禮又非書儀此不可曉書儀小祥注或不下則從初忌大祥無家禮用書儀注說並大祥以此推之至禪祭則又卜日不知何故

儀禮筮日書儀亦筮日注云或無能筮者以環琬代之此不得已之辭爾朱子之於筮最詳其時固多能筮者何以不筮而竟

用環琬也故曰此非朱子之書

白田草堂存彙卷二

三

廣雅書局

書儀進饌後主人詣酒注所執事者奉酒盞主人自斟之執事者仍以酒盞反故處此古禮洗酌之遺也至獻時冬奉酒盞代神祭家禮則詣酒注所一節改於初獻時執事者執酒注主人奉盤盞執事者斟酒主人奉之奠於故處而後奉酒盞代神祭詳改禮之意重在主人奉之與執事者以酒盞反故處不同然既不親詣酒注所又不自斟殊乖禮意楊氏從而爲之辭非也朱子語類黃義剛錄云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今家禮於初獻高祖後即使人酌獻於祔於高祖者是伯叔祖之酌獻反職於曾祖之前矣當以語錄正之書儀無祔食家禮據禮增入進饌但言使諸子弟各設祔位而不言其祭品當與正位同也語錄亦言祭食則一然以義言之較正位自合有減殺語錄之云更當詳攷

餽書儀以主人主婦爲主注云若主人之上更有尊長則主人帥眾男主婦率眾婦女以獻壽更有尊長則主人有母在或伯叔母也家禮以宗子爲主於餽卻不言主人主婦但云尊行自爲一列則必尊於宗子宗婦長於宗子宗婦者而主人主婦反退處於眾男婦女之列矣是不若書儀之有條理而分析明白也

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本程子語初無得祭不得祭之別家禮始祖惟始祖之宗得祭先祖繼始祖之宗繼高祖

之宗得祭夫繼始祖之宗則大宗也既有大宗則繼高祖之宗乃小宗五世則遷矣以宗法論始祖先祖惟大宗得祭若無大宗則繼高祖之宗亦得祭始祖不特先祖也家禮分別未詳其義祭始祖先祖祭品與時祭不同此亦前無所據而家禮以意言之也

節祠墓祭朱子與汪尚書南軒先生書論此至悉南軒以節祠墓祭為未然其後墓祭卒從朱子說而節祠則未有攷三家禮範今未之見不知所定若何也三家惟書儀最詳書儀不載節祠墓祭家禮從朱子說補入其始祖先祖二祭用程子說亦朱子初年說也朱子祭儀祭說以程子為主後跋三家禮範則以司馬書儀為主而不專用程子之說矣此其前後可攷者也朱子後來以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禘不敢祭而季秋則仍祭禘見語錄

白田草堂存彙卷二

三

檀弓忌日不樂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又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視之忠也案禮忌日不樂不用必哀終身之喪而不言祭獨文王之祭祀之忠也而及忌日則疑於有祭者注疏未有說自漢唐以來忌日皆未有祭也張子曰古人於忌日不為薦饗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書儀忌日則去華飾之服薦酒食如月朔不飲酒不食肉思慕如居喪禮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舊儀不見客受弔於禮無之今不取此條今書儀缺見大益仍古制也至張子有忌日有薦於人情自不害之說又謂忌日告廟出主設於他次薦用酒食程子亦謂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則

祭始於此朱子所云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攷及此也然古人忌日專主父母言故石林燕語言舊法祖父母私忌不為假至元豐編敕脩假監令於父母私忌假下添入逮事王父母亦準此意是祖父母私忌起於宋元豐時古所未有張子書忌日變服自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伯叔父母兄嫂庶母各有等級則不特祖父母上及曾祖並及旁親矣朱子語類王過錄云乙卯見先生家凡值遠諱蚤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蔬食考妣諱日祭罷裏生絹幣巾終日葉賀孫錄云先生為無後叔祖忌祭未祭之前不見客朱子蓋用張子說然云祭無後叔祖則旁親有後者自其子孫主祭不必更祭矣竊疑祖以上遠諱之辰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至旁親則自可省張子語

白田草堂存彙卷二

三

自是推之有太過者朱子論張子補家禮一用張子說祝辭有遠諱有旁親而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簪布素服素帶以居夕寢於外則似專以父母忌日言其他略無等殺之差則有難盡從者後人以家禮為朱子所著之書故不敢有所擬議以今攷之乃後人依放而成之者諸如此類尚俟有攷古知禮者斟酌而裁訂之也

番禺許之璇初校
武岡張成惠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白田草堂存彙卷二

白田草堂存彙卷三

寶應王懋竑撰

禮著

孟子序說攷

案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齊湣王十年齊人伐燕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通鑑梁惠王三十六年稱王為後元年又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而無哀王齊宣王十九年齊人伐燕是年宣王卒子湣王立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其不同如此朱子綱目一依通鑑而序說集注則從史記亦有不同今攷沈莊仲所錄朱子語以編年當從通鑑伐燕當從史記而孟子齊宣王當為齊湣王此為晚年定論而大全不

白田草堂存彙卷三

禮著

載其語諸儒亦無及此者故據史記戰國策荀卿及汲冢紀年古史諸書一一疏通證明之俾後之讀孟子者有攷焉至仁山金氏新安陳氏所云亦附辨於後庶無疑於其說未知世之君子以為何如也

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之三十六年稱王更為一年又十六年卒子今王立其敘事盡今王之二十年時未卒故不稱諡惠成王即惠王今王即襄王也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言汲冢人發古冢得之晉書言發魏襄王家其曰或云魏安釐王冢則非安釐王距襄王已歷兩世不得稱襄王為今王也

世本魏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卒子昭王立即無哀王此可為紀年之證故通鑑據紀年以改史記語錄謂通鑑此一節為是而序說不著紀年通鑑之異同集注亦略之蓋疑焉而未定也

語錄謂發安釐王冢此發晉書之誤

史記孟子列傳先游齊事齊宣王後適梁見梁惠王於伐燕則略之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梁襄王齊湣王此本史記而又合以伐燕之事故以為再至齊事齊湣王也案孟子先見梁惠王梁襄王後事齊宣王敘次甚明又載於崇見王及致為臣而歸始末詳悉初無再至齊之事則史記古史之誤不可從也魏世家惠王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以年表計之又二十三年齊湣王伐燕又二年燕人畔其時孟子方在齊當孟子見惠王時惠王已稱為叟度其年五六十矣更二十五年孟子年益逾八十而致為臣而歸又在燕人畔之後齊王安得有繼此得見之語而孟子亦不得有舍我其誰之歎也以此攷之則史記古史之誤愈明白矣

白田草堂存彙卷三

禮著

史記惠王未嘗稱王襄王元年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始追尊惠王為王然孟子則書見梁惠王與言皆稱王或者以為著書之時追稱之則與王言不得稱王也史記知其不合乃改王為君蓋失其實又惠王自言三敗之事齊虜太子申在惠王之三十年而喪地於秦尋於楚則魏世家惠王時無其事襄王五年子秦河西地七年盡入上郡於秦此則所謂喪地於秦七百里者十二年楚敗我襄陵楚世家懷王六年柱國昭陽破魏於襄陵得八邑即襄王之十二年此則所謂南辱於楚者杜預以史記誤分惠王之後元年為襄王之元年以此證之則史記之誤無疑故孟子實以梁惠王之後十四五年至梁而史記既誤分

後元年爲襄王遂移之三十五年通鑑旣依紀年以改史記而於孟子至梁仍從史記以惠王之三十五年則距襄王之立凡十七年孟子在梁無如是之久而書梁事亦不得如是之略此又通鑑之誤不可從也

以梁惠王寡人取之願比死者一酒之語改之則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必在其時自是後十二年以後事而

孟子至梁又在其後明矣

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

年又三年慎覲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

以爲宣王之事也於是上增齊威王之十年

鑑在位三十六年通鑑在位四十六年
王在位三十六年史記齊威下減濬王之十年

位於周顯王之四十六年通鑑卒於周赧王之
二年史記稱王在位四十年通鑑王在位三十
二

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有據而又以伐燕爲宣王時燕

白田草堂存槧卷三

三

麻雞

人畔爲潛王時與孟子亦不合此序說所以疑焉而不敢質也

齊湣王初年疆於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

必有異矣末年驕暴以至於敗亡此則唐玄宗泰符堅之比也

宗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荷堅始用王猛有天下大半其初豈可

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謂

其實而昏王之好貨好色好樂好勇卒不能以自克求平之禍

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省乃攷晉王爲宣王以爲孟子學蓋夫

歲比^{語錄}疑門人改之亦意其惑今見宣王爲晉王則宣王

然大略傳孟子者私改之耳 今以宣王爲濯王則處處

相合而通鑑之失亦可置而不論矣 孟子在齊約略之不過

四五載其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年下距湣王之歿更二十

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若孟子所自著則不得稱謚卽門人記

其所言亦未必定在一二十年後也故公孫丑兩卷皆稱王而不稱諡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卷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

通鑑從紀年改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年此爲最得而仍謂孟

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則其誤也序說有疑於通鑑故於

惠王襄王之年皆不詳注而於孟子至梁之年仍本史記至於

重王言喪地於秦則引十七年秦取少梁其事爲已遠又云數

獻地於秦。攷之魏世家。惠王初無其事。魏世家止言秦用商鞅

商君列傳言魏割河西地以獻於秦去安邑徙都大梁而魏世

十五年又云與陸將昭陽戰敗其一其七則襄王十二年亦不

丁以爲之患二七集注二天及故三首富以吾緣於至二七品
前事也 丁云與楚鼎即國舉則口其十邑則襄王十二金雲云

可以屬之惠王此集注之未及改正者當以詩鑑爲定也今史

白田草堂存齋卷三

四

國朝文獻通考

記作八邑張氏存中謂與集注不合未知孰是今案案隱注古本作七邑是史記元作七邑而今本乃後來所改集注蓋據元

本

仁山金氏謂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以爲湣王則荀卿所聞史

記又所傳聞不得以所聞所傳聞而疑所見而以序說集注之

據史記以疑孟子爲未然此皆失之不詳攷而漫爲是言也又

據戰國策以伐燕爲齊宣王不即戰國策亦後來以孟子而改

秦之切于秦也乃出游說燕王則也

示昇邸署宣三而燕三會即立於署王之用手則史之就燕王

不得事齊宣王而燕王唯尊卑位加渚王之四筆其什之言燕王

喻譏國其非宣王時明矣仁山亦以通鑑改威王潛王之筆爲

無據而反欲據戰國策以證通鑑此大誤也

新安陳氏謂以洮鹵事證之湣王爲是此語不可曉其謂孟子

以齊潘王爲齊宣王乃傳寫之說則略如語錄之說而亦不引語錄爲證又謂無所折衷姑以綱目爲據綱目朱子初年所脩多出於門人之手後來欲更定而未及序說則在其後未可據此以疑序說新安自爲騎牆之見亦不必辨也

盤銘攷

章句曰盤沐浴之盤也本之孔疏新安邵氏曰日日盥頰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盤頰之盤歟臨川吳氏曰盤從皿或從木所以承盥手餘水將欲盥手則以一器盛水實於盤上用杓斟器中之水沃之所沃餘水落在盤中故盤文從水從皿從皿兩手加於皿而以水沃其手也皿卽盤也內則曰

白田草堂存彙卷三

五

廣雅書局

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盤不以盛盥水而以承其餘大戴禮武王銘盤曰盥盤明盤之爲盥器而非沐器浴器也內則凡家之人每日晨興必盥故曰日新至若沐浴則以三日五日之期且或過之無一日一沐浴之禮湯所銘之盤與武王所銘皆盥盤也鄭氏但言刻銘於盤而不言盤之爲何用孔疏乃以爲沐浴之盤誤也案邵吳兩氏俱據內則辨盤非沐浴之盤是也但邵謂盥盤之器吳氏謂別有一器實於盤上而以盤承餘水則皆無所據而輒爲之說亦非是尙書顧命王乃洗頰水孔疏以洗爲盥疏云洗手之謂盥洗面之謂頰自是兩事內則雞鳴咸盥漱不言頰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澣頰類古同字與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同似非日日頰面者或者對言之洗手曰盥洗面曰

頰設言之則通曰盥若然則內則不應有面垢請澣之一條也古今之變不同有不可詳攷者合只據大戴禮以爲盥盤則可而謂盥頰之盤則不若吳氏之爲得也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水在洗東鄭注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少牢禮設盥水於洗東有枓鄭注設水用鬯沃盥用枓吳氏蓋以此意之以盤承餘水而別有一器實於盤上水在鬯而以枓沃盥於洗非別有一器在洗之上故禮多直言洗而已少者奉槃長者奉水盛水自別有器沃盥則以水沃於盤非別有一器實於其上也吳氏之說此爲無據矣內則槃字從木則盤乃木器故可刻銘而盥乃日日所必有故以取喻於日新章句以此非大義所關不復詳攷而邵吳兩說亦有未盡然者因其說而申辨之

白田草堂存彙卷三

六

廣雅書局

左傳奉匭沃盥疏曰說文云匭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盥澡手也從臼水臨皿然則匭盛水器也盥洗手也沃澆水也據此則長者奉水乃以匭盛水而沃於手上以盤承水但言沃盥而不言盤者言盥而盤在矣士昏禮亦但言沃盥羹魁許氏據所見而云不知何器也

鴻雁麋鹿記疑

孟子顧鴻雁麋鹿趙氏無注集注鴻雁之大者麋鹿之大者蓋據毛傳大曰鴻小曰雁而麋鹿則又以例言之以非大義所繫故集注亦不復深攷也今案毛傳大曰鴻小曰雁孔疏云鴻雁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雁小雖其同鳥雌雄之異故傳辯之曰大曰鴻小曰雁也據此鴻雖雁屬而非一類其謂鴻

爲雁之大者似非傳疏之義史記陳涉世家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留侯世家高帝歌鴻鵠高飛一舉千里揚子法言鴻飛冥冥弋者何算焉則或以鴻鵠並言或專言鴻而不及雁也月令鴻雁來鴻雁來賓鄭注今鴻皆爲候至雁北鄉止云雁夏小正二月雁北鄉九月遷鴻雁又並及鴻尚書孔注陽鳥鴻雁之屬大抵鴻雁同是水鳥皆順陰陽往來而非鴻卽雁也索隱史記注曰鴻鵠一鳥若鳳皇然非鴻雁與黃鵠也此解又別是陳涉高帝揚子所云皆非鴻雁之鴻矣陸璣曰鴻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雁又有小鴻似鳬亦白色今人直謂之鴻其說鴻形色自與雁不類而謂史多言白雁則雁亦有白者而非卽鴻也陸璣之云見正字通所引而於詩疏無考疑出陸佃埤雅佃誤作璣也凡此皆無確說姑記於此以俟攷焉

白田草堂存彙卷三

七

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熊氏云鹿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角解麋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角解則鹿與麋雖一類而非鹿卽麋麋卽鹿也爾雅麋牡麋牝麋其子麋鹿牡麋牝麋其子麋固絕有別與月令同也詩多言鹿而無及麋者春秋多言麋而不及鹿春秋傳或言鹿如鹿死不擇音譬如捕鹿或言麋如射麋鹿龜逢澤有介麋而鹿與麋注疏皆未有明言其異同也其謂麋爲鹿之大者恐是以鴻雁之例言之爾夏小正十一月限麋角當是脫文說文鴻鵠也雁鳥也其訓鴻與雁絕不同鳥部又有鴈字賦也鹿獸名麋鹿屬亦不言麋卽鹿也藝文類聚白氏六帖鴻與雁

各言之而不詳其異同初學記則有雁而無鴻矣藝文類聚初學記皆有鹿而無麋白氏六帖則有之此以事類言而於異同則不論矣以今所見則有雁而無鴻有鹿而無麋而古今所說亦皆無明據今記於此以俟博物者攷而質之

書楚辭後

王逸離騷經序說謂屈原之仕在懷王時後被讒見疏乃作離騷是時秦令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屈原不聽遂爲所齊客死於秦頃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終不見省乃自沈而死洪氏補注云攷原被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復召用之三十年有諫懷王入秦事頃襄王立復放屈原兩說少異余攷其書離騷之作未嘗及放逐之云與九歌九章等篇自非一時之語而卜居言既放三年哀郢言九年之不復壹反之無時則初無召用再放之事洪說誤也原之被放在懷王十六年洪說或有所攷以九年計之其自沈當在二十四五年間而諫懷王入秦者據楚世家乃昭雖非原也夫原諫王不聽而卒被留以至客死此忠臣之至痛焉原諸篇乃無一語而及之至惜往日悲回風臨絕之音憤懣仇敵略無所諱而亦祇反復於隱蔽障壅之害孤臣放子之冤其於國家則但言其委銜勸策舟楫將卒於亂亡而不云禍殃之已至是也是誘會被留乃原所不及見而頃襄王之立則原之自沈久矣王說亦誤也王之誤本於史洪氏則以卜居有既放三年之語而諫入秦在懷王之三十

白田草堂存彙卷三

八

年故爲再召之說以彌縫之其於史亦並不合朱子辨證謂逸
合張儀詐懷及誘會武關二事爲一失之不攷又謂洪氏解施
黃棘之枉策引襄王爲言與上下文絕不相入而於序說及哀
郢注仍本之者蓋偶失之集注之作真有以發明屈子之心千
載而下無遺議矣而舊說之誤猶有未盡祛者故竊附論以俟
後之君子攷焉

或曰屈原本末史所載甚明逸蓋本之子云原不及襄王時
則史不足據乎余曰史所載得於傳聞而楚辭原所自作固
不得據彼以疑此也原所著惟九章敘事最爲明晰其所述
先見信後被讒與史所記懷王時相合至於仲春南遷甲之
朝以行發郢都過夏首上洞庭下江湘時日道里之細無不

白田草堂存彙卷三

九

廣雅

詳載而於懷王入秦諸大事乃不一及原必不若是之顛倒
也懷王客死君父之讐襄王不能以復宗社危亡將朝夕此
宜呼天號泣以發其寃憤不平之氣而乃徒歎息於讒諛嫉妬
之害而終之曰不舉辭以赴淵兮恐壅君之不識則原之反
復流連纏綿脅亂僅爲一身之故而忠君愛國之意亦少衰
矣司馬公作通鑑削原事不載謂其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此
不足以爲原病而恐後之人或有執是以議原者九原之下
其不無遺憾焉故不得不而不辨也蘇子由作古史於伯夷傳
獨載孔子之說而於史所傳則盡去之朱子嘗取其論以爲
知所攷信余蓋放古史之例以斷屈子之事後之君子其必
有取於吾言也夫

案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取八邑
又移兵攻齊十一年六國共攻秦懷王爲從約長惜往日所
云國富強而法立屬貞臣以自敎正屈原爲左徒任事之日
也至十六年秦使張儀誑詐懷王絕齊交楚遂爲秦所困原
列傳言上官大夫之譖王怒而疏屈平惜往日云君含怒以
待臣不清激其然否又云弗參驗以攷實遠遷臣而弗思其
指此甚明而略不及誑詐絕交之云則原之見疏被放必在
十六年以前而斷然以十六年言之則無所據而張儀誑
王乃原被放以後之事故不之及史所載原諫釋儀雖兩見
於楚世家原列傳恐傳聞之誤不足據也以原之自敘攷之
既見疏即被放相去無幾時而史謂懷王時見疏不復在位

白田草堂存彙卷三

十

廣雅

至襄王時乃遷江南與原自敘不合又史云屈平雖放流繫
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然終無可奈何
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則原在懷王時已放流矣一篇之
中自相違戾其不足據明甚又史僅載作離騷及漁父懷沙
兩篇其可據此而謂九歌九章天問遠遊卜居等篇皆非原
所作乎又史言懷王幼子子蘭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當
實有子蘭其人矣朱子辨證則謂其因楚辭蘭椒之語而附
會之與班固古今人表令尹子椒其誤同故於序說直削不
載是朱子固不盡以史爲可信而非余今日一人之私言也
余纔有書楚辭後一篇其原本失去今偶於亂彙中錄出之
而更攷之史爲附其說於此庶來者有以識余言之非誣焉

爾

書范增論後

東坡蘇公范增論以義帝之存亡增之所與其禍福而惜增之不早去又謂增不去則羽不亡其說既詳矣余爲綜其本末則皆不然增之勸項梁立楚後爲梁計非爲楚計也梁立義帝僅以空名奉之而實自主其事梁死義帝並項羽呂臣軍自將之而後命自己出其分遣諸將入關救趙雖以項羽之悍莫能違也義帝項梁所立而增爲謀主乃拔卿子冠軍以爲上將而羽與增屬焉微獨羽不之服增亦不之服也卿子冠軍不聽羽言而下令軍中意在誅羽羽誅而增隨之矣增之智豈不及此羽勇而無謀卿子冠軍之死增實謀之羽特聽於增耳且救趙之

白田草堂存彙卷三

上

前雅書局

役增爲未將其率諸將其立羽爲假上將軍而使桓楚報命者必增也增與羽同爲將鉅鹿之戰增無功焉而羽尊以爲亞父則救趙入關之計其皆出於增無疑也會鴻門時義帝儼然爲天下共主羽尚未王而增之言曰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其意中豈復有義帝哉羽之殺卿子冠軍也已貳於義帝矣義帝雖出於收豎而其人非庸庸者假令自立國後必率諸侯以討羽不然諸侯中亦必有挾之以令天下者故義帝之存非楚之利其擊殺之江中縱非增謀亦必與聞焉非特羽意也羽乘戰勝之威視漢王如無有而增之疑忌特甚其遷之巴蜀而分秦三降將以距塞漢史固明著其出增之計羽與漢相距滎陽僅三載陳平以計間增而羽始稍奪其權增即大怒絕去則前此

委任之專而增之竭忠盡智以爲羽謀者概可見矣其未至彭城而疽發背以死也度其心猶惓惓不忘於羽焉是增固始終於項而於義帝豪無所與也而謂義帝之存亡乃增之所與其禍福豈其然哉羽之救鉅鹿也出於萬死一生之計幸而戰勝諸侯服從自是以後羽之失計多矣漢以仁羽以暴漢以寬大羽以殘虐不都關中而都彭城以私意分王諸將不平名爲霸天下而天下之心則已去矣增於是時未聞有一言之諫爭也及漢還定三秦齊趙皆叛羽東西奔走如泥中之鬪獸兵迫於京索之間而不得進增於是時未聞出一奇策也惟做做於漢王而欲殺之縱漢王可殺天下其無漢王乎田榮田橫在齊張耳陳餘在趙魏豹彭越在魏黥布在九江是皆足以爲羽患也

白田草堂存彙卷三

上

前雅書局

秦以六世之強兼并六國而陳勝吳廣卒伍庸材倏起而亡之漢王以百戰之餘親禽項羽以有天下而數年之間反者九起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楚以區區之力欲使天下諸侯東面而朝於楚而遂以享國傳祚也豈可得哉史言增年七十居家好奇計而以勸立楚後系之是時六國之亡未久也強宗大族所在多有如秦嘉之立景駒周市之立魏咎張耳陳餘之立趙歇大抵皆然不獨增爲奇計也假使羽不疑增終聽增言不過急攻滎陽滎陽下而漢王未必可得後此羽嘗拔滎陽矣拔成皐矣而漢王固自若也增雖不去亦無救於羽之亡東城之事增幸不及見之耳自漢定三秦蕭何定關中根本已固韓信下魏收齊趙黥布彭越皆爲漢用羽雖未亡而亡形決矣增即

在焉豈能以獨抗哉故謂增不去羽不亡者此亦不然之論也
蘇公文章之宗豈敢輕議而一得之恩有未能釋然者姑記於
此以俟世之君子攷而質焉

番禺許之璇初校

武岡張成惠覆校

白田草堂存彙卷三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白田草堂存彙卷三

三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白田草堂存彙卷四

寶應王懋竑撰

蘇秦

蘇秦

蘇秦傳秦兵不出函谷關十五年攷異以爲此游說之士誇大蘇秦云爾故不取然張儀之說趙王言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而范雎言於秦昭王亦有秦十五年不敢窺兵山東之語則非虛辭也案六國表自顯王三十六年至慎靚王三年凡十五年中秦四伐魏一圍魏未嘗交兵他國至慎靚王三年五國共攻秦則從約猶未解也四年秦攻韓斬首八萬諸侯震恐可見前此之伐魏時以偏師臨之未嘗大出兵也蓋魏河西與秦

白田草堂存彙卷四

廣雅書局

接壤秦日以蠶食之而諸侯如連雞不能俱飛從約雖在而卒不能相一秦之不出兵十五年未必以從約之故而致其事實則誠有之非盡虛辭也蘇秦傳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其伐趙此在顯王三十七年距約從僅一年然自此至四十年魏敗楚於陘山四十四年魏敗韓舉敗越護四十六年楚敗魏襄陵十五年中六國相攻亦止此四五事爾大抵天下皆宗蘇氏之從約或從或不從而其名猶在至赧王五年張儀破從爲橫木一年而諸侯復畔衡合從則謂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亦未盡然也秦本紀惠文王之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魏世家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八千於雕陰所書小異而惠文王之七年乃襄王之四年又差一年至年表則載秦敗

魏於雕陰於惠文王之五年襄王之二年更復不合以蘇秦傳攷之年表爲是又案秦商鞅虜魏公子卬距此八年此公子卬亦非爲所虜者秦公子又不應與卬同名攷蘇秦傳秦使犀首伐魏禽其將龍賈取雕陰則公子卬乃公孫衍之誤無疑也魏世家敗龍賈軍四萬八千於雕陰是四萬八千龍賈所將之軍未必盡爲秦所殺斬首八萬乃秦紀誇大之語亦非其實也通鑑從蘇秦傳年表而兼用魏世家爲得之然攷異又引惠文王七年秦使公子卬敗魏爲約從後二年事以爲秦兵未嘗不出之證此則明與鑑相違殆不可曉蓋攷異偶誤爾

論高祖斬丁公

白田草堂存彙卷四

二

廣雅書局

漢高祖赦季布而斬丁公世以爲義舉司馬公亦盛稱之余謂丁公之死固當而高祖之斬丁公恐未足以服丁公之心也蓋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非丁公也以義言之丁公之誅當次於項伯項伯之不誅幸矣而又封侯何也項伯於鴻門既脫沛公於阨而又深勸羽以全太公呂后之命其爲漢也至矣羽非項氏不任事其受陳平金以間疏羽君臣者必項氏也羽死而項氏侯者四人此皆與伯同心爲漢者羽東城之敗項氏無一人與之俱亦無一人爲之死且俛首事漢受封爵焉羽之亡皆項伯爲之也而以咎丁公何哉故高祖赦季布而斬丁公足以明人臣之義而封項伯而斬丁公終不足以服丁公之心也荀悅漢紀載赦季布而刪斬丁公事或亦有見於此歟

趙充國

景帝以周亞夫快快非少主臣以事殺之而史於傳後云死後乃封王信為益侯則亞夫之死以爭王信侯故也宣帝遣趙充國討西羌又遣彊弩將軍許延壽破羌將軍辛武賢充國屢抗言非是盡屯田策宣帝雖是充國言而卒兩從其計後充國歸為帝別疏所以乃罷武賢歸故官而延壽之功亦不復論其後武賢告充國子卬至下吏自殺而充國亦因是請老此非武賢之力而實延壽之為之也延壽為太子外祖父同產弟不數年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其氣力過王信遠甚史皆沒不著而卬之所以死充國之所以請老皆不得其實與亞夫傳異矣漢不如史此亦其一也 充國以神爵元年出二年五月歸其見宣帝當在六七月間史載秋羌降而充國爭護羌校尉則猶未去位

白田草堂存彙卷四

三

也公卿百官表神爵二年後將軍充國衛尉忠案充國為後將軍已十餘年歸自水衡都尉遷衛尉耳充國之請老在秋冬間故別有衛尉忠而後將軍充國下脫一罷字表文多缺故不詳也充國請老後八年乃卒其請老也乃以子卬之故班史已明載之而通鑑於請老一節僅於薨年云先是充國以老乞骸骨則并此曲折亦不著矣此又通鑑之失也 蘇武年八十餘以典屬國卒官襲遂年亦幾八十以水衡都尉卒官充國僅逾七十元年方自請為將而二年即以老乞骸骨非其情也自以避延壽之故觀浩星賜迎說充國之言其情節槩可睹矣宣帝雖從充國言而於充國之請老亦卒聽之與蘇武薨遂異矣其後趙氏與辛氏為仇而不及許氏固以武賢親告卬之故亦以許

氏日盛有所畏而避之耳凡此情節千載後猶可以意度之也

劉向傳

劉向傳更生向本名使外親上變事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

攻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元成據元成傳當諫

大夫貢禹與廷尉雜攷據百官表廷尉陳遂劾更生前為九卿與望之謀

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

為臣不忠幸不復辜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人言變事誣

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白冤前事恭顯白

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是元成禹公與恭顯許史為比而肆行

誣害更生既坐黜而望之之死亦由於此是華龍鄭朋之流而

其罪浮於楊興諸葛豐矣班固謂元成禹持祿保位被阿諛之

白田草堂存彙卷四

四

譏而司馬公亦論禹知而不言為罪之大而不知其公相朋比誣陷正人如此自通鑑刪此條不載綱目因之而元成禹之罪遂不大著於後世余因讀劉向傳為表而出之後之君子得以攷焉

蕭望之傳望之子散騎中郎俊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辭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其辭較元成禹為少平而亦請逮捕不知有司何人也其時丞相于定國御史大夫陳萬年衛尉王接執金吾馮奉世大司農充郎廷尉陳遂益不可攷然以元成禹著名當世而所奏乃有甚焉則有司亦不足責矣 弘恭石顯建白望之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誅復賜

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其辭與元成禹略同則其同心共謀可知故望之之死亦元成禹爲之也 向極諫外家封事在陽朔二年時王鳳專政其言至爲痛切後音商根相繼向傳不載一言史略之目元延中上奏亦不甚詳大都口說不欲以書見也傳後言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蓋述其槩而通鑑不著其語當補入

嚴光周黨王良

范史傳嚴光最詳而通鑑僅載數語綱目因之范文正公祠堂記亦僅載兩語然如所敘則子陵之高光武之大皆不可得而

白田草堂存彙卷四

五

廣雅書局

見矣此有待於後人之補正者也 袁宏後漢紀敘光事亦略而較通鑑爲詳其云欲以爲三公則與本傳除諫議大夫不合未知何據疑以袁紀爲得之

范書嚴光傳不載其被徵之年周黨傳建武中爲議郎以病歸復徵不屈王良傳建武三年徵爲諫議大夫遷沛郡太守不之官以病乞骸骨徵拜大中大夫六年爲大司徒司直范升奏周黨王良并言而不及光則光與黨良之徵自非同時而王良之徵在建武三年周黨同嚴光之徵自在五年以後也侯霸以建武五年爲大司徒光與書位至鼎足之語必在五年後袁紀嚴光周黨并敘於五年蓋以類敘而王良又別敘於十一年亦以最後被徵事總及之而周黨之徵非五年王良之徵亦非十一

年也通鑑依袁紀敘嚴光周黨於五年而易其敘以周黨爲首又依范奏并入王良其并王良於周黨則是而本傳明云三年不云五年又云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亦與本傳不合皆未知所據也 王良本傳建武三年徵爲諫議大夫通鑑敘於五年故不書諫議大夫綱目依傳補書之則當改良於三年而嚴光當別爲一條在五年

書卓茂傳後

卓茂傳與同縣孔休陳雷蔡勳安眾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世光武初卽位卽訪求茂詔曰茂束身自脩執節瀟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蓋專以不仕莽言此東漢節義之所自始也范史論曰

白田草堂存彙卷四

六

廣雅書局

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不及不仕莽之事而僅以厚德寬中犯而不校爲難於是茂之節遂以不著而光武褒揚之指亦盡失矣通鑑因之但言王莽居攝茂以病免歸而本傳與同縣孔休云云皆削不載其詔辭亦止載名冠天下二語而以光武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爲首稱後之人所以論茂者不過以此僅與魯恭劉寬並傳而視鮑宣龔勝遂若殊途此真茂之不幸而自宋以來迄未有表而出之者也夫士之砥行立名而湮沒而不傳者何可勝道若茂者傳矣而猶有不盡傳焉此君子所爲三歎息也 案茂傳末附孔休諸人此必因舊史而與魯龔劉同傳則范史之意與舊史異矣傳又言光武卽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龔封安眾侯龔勝子賜爲上谷太守

鮑宣子永以功至大官別有傳故史不之及蓋是時休勳勝宣皆已前歿惟劉宣與茂在宣襲封安眾茂封褒德其事正同此其褒揚之意顯然明白又蔡邕傳敘勳事云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當亦舊史之文范史雖以茂與魯魏劉同傳而頗有此附載猶可藉以攷其實若通鑑盡削諸語一切皆沒不見是因范史而愈失之者也 又案孔休蔡勳不仕莽世鮑宣為莽所殺襲勝以節死故休勳子孫僅賜穀而勝子賜宣子永皆提用劉宣亦以不仕莽襲封茂則以密令著稱故更為太傅褒揚雖同而其差次如此前史亦未有發明之者為附及之

論張昭 附張紘

孫策創業江東以張昭為長史待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

白田草堂存彙卷四

七

張昭傳

委之以策之雄略而所以任昭者如此則昭之才必有大過人者矣策傳創其請張昭等謂曰公等善相吾弟而吳縣云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此與昭烈之託孔明蓋無以異昭傳亦云策臨卒以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與吳縣略同權傳云待昭以師傳之為將率昭傳又云昭復為權長史授任如初而昭亦自言大則后桓王不以老臣託陛下而以陛下託老臣其語大槩相同昭固獨任託孤寄命之責而權以建安五年嗣位至十三年規模大定力能拒操此昭佐佑鎮撫之功亦不細矣而權之能嗣守江東之業者皆昭力也及曹操之來昭與瑜等異議瑜既成功而昭別攻當塗亦不克昭遂以自紕矣其拒曹操攻朱光佔荊州取荊州昭未有一言史失之耶抑竟不與議也權即尊位

昭以老病上還官位益以不用之故權更以為輔吳將軍改封重侯外雖尊寵而實疏遠之陳壽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蹇方直動不為己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為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竊謂此評為當而通鑑不著其語故詳錄之 昭之剛直以爭公孫淵事觀之益有徵以下所不能堪者權雖不用而尚能尊禮之此所以卒保有江東也與綱目書以張昭為輔吳將軍意蓋予之而又書重侯張昭卒其重昭也至矣但分注太略其前後情節皆不著矣竊謂宜並載陳評為得其實也 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勞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案此江表傳之謬也

白田草堂存彙卷四

八

張昭傳

昭以剛直見憚權稱為張公而不敢字之何得於眾中公肆權折節後案刀責怒之時亦未嘗及此也昭之議迎操乃過為權計不欲以孫注一擲亦用策緩步西歸之言耳雖為失策然未至誤大計權即尊位不當遺仇前語昭以師傅自居於權未嘗有所降屈何至以一語之故遂伏地流汗乎其必不然也明矣陳志不載而通鑑取之私所未曉 江表傳又言昭之不相以駁周瑜等議故此亦不然權初置丞相舉昭權言職統者任重非所以優之及顯雍卒眾再舉昭權又言此公性剛非所以益之其語自明正陳志所云以嚴見憚以高見外者江表傳所言非其實也 蘇文忠公王元之畫像贊以昭與汲黯蕭望之李固魏徵狄仁傑並稱蓋極推之而後來之論未有及者故詳

其本末以信蘇公之說若裴松之之論迎操爲忠正習鑿齒之論閉戶爲不臣皆一偏之論不足道也

張紘與張昭俱爲策謀之臣策待之亞於張昭爲策將命入爲王官權之副業紘亦有力焉曹操以紘爲會稽東部都尉吳書曰權初統事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義紘輒拜牋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益猶如策指時未之部也後權遣紘之部當在建安七年太夫人卒後至十二年征黃祖始令紘居守遙領所部十三年秋九月後操東下紘不與議則破黃祖後紘又遠之部矣十二月權以紘爲長史從征合肥是時張昭別將兵攻當塗是已罷長史也

白田草堂存彙卷四

九

廣雅書局

吳書又曰每從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以規諷則權之外尊禮而內疏之亦與昭同紘以十七年卒留牋與權大抵爲昭言亦自況也權之不及策此又其一徵矣通鑑紘以魏明帝太和三年卒卽權稱帝之年也距建安十四年蓋二十年紘以長史終位不應權卽尊位紘仍爲長史也權以魏文帝黃初三年改元置丞相眾再舉張昭而不及紘則紘之前卒可知矣陳志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迎家道病卒案權傳建安十六年徙治秣陵明年改爲建業建安二十五年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黃龍二年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紘之卒在前徙治秣陵之後通鑑以爲遷都建業後所以致誤綱目改於建安十七年爲是故申言之

公安昭烈所治後令糜芳傅士仁守之建安二十五年芳士仁降備自建業往公安

次年四月自公安徙都鄂在公安不半載其實自建業徙都鄂也並及

論李豐附傳

李豐宿爲司馬師所親待其爲中書令也師所引用乃不附師而與魏主謀以夏侯玄代師輔政此與漢之王章無異魏之忠臣莫有過焉者也當是時司馬氏之篡弒已成豐玄輩所謂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然功雖不就而意則可悲矣陳壽不爲豐立傳僅附於夏侯玄傳中其敘事率據獄辭未必皆實而大指尙略可見魏氏春秋云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奸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鐔築腰斬之壽爲晉諱故削此語不載晉書文帝紀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籙等謀以太

白田草堂存彙卷四

十

廣雅書局

常夏侯玄代帝輔政帝知其謀使中書舍人王弼迎豐豐見迫隨羨而至帝數之豐知禍及遂肆惡言帝怒遣勇士以刀鐔築殺之所謂惡言卽魏氏春秋所云也然則豐實承魏主命而獄辭不欲明言之廷尉奏所謂迫脅至尊蓋隱指此至魏書所謂陛下儻不從人云云乃獄吏之誣辭耳故壽志亦不載之通鑑敘豐事專用魏略盡削豐謀以玄輔政等語於獄辭又雜用魏志魏書其意以豐與玄結陰相黨結師自以疑忌殺之其獄辭皆虛語與曹爽傳同於後又載杜畿並傳極語若豐玄與何晏鄧颺等同以浮華相扇被誅而豐之忠遂以不著於天下後世綱目始正之云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緝書司馬師殺而不去其官於是豐之忠始明白而

分注所載則仍通鑑未之改正也余是以攷之魏志魏氏春秋
晉書爲備詳其本末後之君子其必有以斷此矣 通鑑敘豐
事先及豐父恢語出魏略然魏略豐父名義與傅子豐父名恢
不同又載傅嘏論夏侯玄何晏鄧颺語論李豐語此與杜畿語
皆出傅子傅子傳玄所著玄嘏從父兄弟故多載其語案嘏本
傳魏黃門侍郎以與晏等不合免官後起爲滎陽太守不就司
馬懿請爲從事中郎遂附從懿父子以傾魏爽之死齊王之廢
嘏皆與有力焉故爽誅卽以嘏爲河南尹轉尚書賜爵關內侯
齊王廢進爵武鄉亭侯及母邱儉文欽兵起嘏勸師自行與之
俱東師卒中詔嘏還師嘏輒與昭俱還以成司馬氏之篡迹其
始末蓋與賈充不異幸其早死不與佐命之數此乃魏之逆臣

白田草堂存彙卷四

三

書局

但以善自韜晦不名其功卽如與昭俱還乃嘏之本謀願以推
之鍾會故世莫得而議之其與何晏鄧颺及玄豐不平皆以其
爲魏故而自與鍾毓鍾會何曾陳泰荀顗善則皆司馬氏之黨
也所譏議晏等語大率以愛憎爲之如晏輩固不足道若豐玄
豈不勝於鍾會何曾荀顗而嘏之好惡如此陳壽論嘏用才達
顯而裴松之謂嘏當時高流壽所評不足見其美庸人之論淺
陋可笑故陳壽僅載嘏論何晏數語裴松之注則盡收傅子所
述云云通鑑又因注而爲之條分件繫謂嘏言若蒼龜之驗於
是嘏得爲魏之名臣而豐玄遂與何晏鄧颺輩同類而共棄之
此真豐玄之不幸也

吳蜀分荆州及取劉璋始末

劉表爲荆州刺史有八郡之地治襄陽曹操征表子琮迎降
八郡皆平分南郡爲襄陽郡後敗於赤壁北還則僅有南陵襄
陽及江夏之北境而吳有南郡江夏及長沙之漢昌下雋瀏陽
蜀有武陵長沙零陵桂陽益荆州之地三國分有之也其後先
主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荆州則欲併得南郡江夏之地以周瑜
言而止瑜卒以程普領南郡太守又以魯肅言借荆州普還爲
江夏太守又以長沙之漢昌下雋瀏陽及南郡之州陵爲漢昌
郡魯肅領漢昌太守是所借者南郡數縣之地而已江表傳曰
周瑜爲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口改名公
安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荆州數郡案先主
南收四郡立營公安公安卽武陵郡孱陵縣於南郡無所與所

白田草堂存彙卷四

三

書局

分南岸地不知何在胡注以南岸爲南四郡四郡乃備所
自取魏蜀吳志皆同此非瑜所分也是時
劉琦爲江夏太守自奔江南後魏以文聘爲江夏太守屯沔口
吳以程普爲江夏太守治沙羨而先主表琦爲荆州刺史南收
四郡各以兵力據而有之孰冒以地分人者且瑜於先主之詣
京方力言以土地業備之不可豈冒自以地分與之乎先主之
欲都督荆州以據地廣大北可向襄陽以通宛洛西可由巫秭
歸以窺蜀非僅爲地少不足以給也陳志蜀先主吳主傳皆不
言借荆州魯肅傳肅勸借荆州在周瑜卒之前蓋失其次惟程
普傳瑜卒普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荆州與備普還領江夏太守
此爲分明通鑑瑜以建安十四年十二月據江陵十五年卒其
卒不詳何時蓋在夏秋間也先主之詣京則在春矣其借荆州

當在秋冬間關羽為襄陽太守駐江北張飛為宜都太守治秭歸皆得南郡後事參攷諸傳略得其實而江表所云以地給備及備借荊州數郡之語皆傳聞之妄不足據也周瑜傳瑜詣京見權請與奮威將軍孫瑜其取蜀還江陵治裝道病卒魯肅傳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威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懷懼非所敢問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被髮歸於山林及備西圖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蜀先主傳權遣使云欲共伐蜀荊州主簿殷觀曰若為吳先驅進不能克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與功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今詳肅傳

白田草堂存彙卷四

三

所云則瑜在南郡時欲與孫瑜自取蜀故先主有願加寬貸之語先主傳所云則借南郡後故殷觀有不敢越我而獨取蜀之語自非一時之事若獻帝春秋所記欲共取蜀則借荊州後事而又云不聽孫瑜軍過則又似周瑜在時瑜之請與奮威取蜀蓋欲以瑜鎮守其地非借瑜之力周瑜既卒魯肅呂蒙俱在權必不獨任瑜以伐蜀也至云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未借南郡則江陵秭歸非蜀所有既借南郡關羽為襄陽太守駐北岸張飛為宜都太守屯秭歸蜀分南郡為宜都南郡又非為拒瑜而然若先主之營公安亮之駐南郡此指南郡非江陵之南郡也自建安十三年以來久矣於拒瑜尤無與也所述先主語蜀志以與璋託在宗室願加寬貸其言具有本末若獻帝春秋專以同盟自相攻伐為說

而以被髮入山語繫之前無所承語意齟齬殊不相合其為傳聞之誤亦無疑也通鑑於借地事一依江表傳所云攷之陳壽志皆不合而所述先主語全用獻帝春秋附以蜀志託在宗室之語又刪去末若不獲請之語而更以獻帝春秋拒瑜語繫之刪移改併都非其實又削殷觀語不載溫公之意有未可曉者後人但據通鑑以吳借荊州而不知荊州之僅為南郡以先主拒吳伐蜀而自取之而不知其情事有不同者今一一攷正之庶乎不失其真也 孫權之遣周瑜與先主併力拒曹操而赤壁之戰瑜獨有其功其攻南郡亦不與先主俱先主願以其間南收四郡非瑜意也瑜乘戰勝之威以操為不足畏而疑忌先主特甚權則以新破操操必來攻仍欲借先主以併力其意少

白田草堂存彙卷四

四

與故權以妹妻先主而先主亦詣京見權勸權徙治秭陵陳志所云綢繆恩紀蓋其實然權固曰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而隆中定計亦云權可與為援而不可圖是時絕未有相圖之意也權既不納瑜之言而瑜卒後卒從魯肅而以南郡借先主蓋慮程普之不能以守南郡而操之所憚惟先主天下所共知隆中亦曰劉備天下故欲藉其力以拒操操之南征向濡須而不向南郡乃避先主而不攻使以程普守之操必首攻南郡不則亦當分兵以圍江陵恐非普之所能抗則權之計未為不得已也魏兩攻吳曹真圍南郡司馬懿向江陵則操之不攻江陵以羽守之故也至建安十八年操攻濡須不克而退十九年權又克廬江禽朱光操不能與爭於是權亦知操之不足畏而無所藉於先主遂有圖取荊州之意會先主

已得益州而不以南郡還吳權之忿恨益甚又以關羽在南郡度未可攻故遣呂蒙襲取三郡後卒中分荊州而呂蒙之計自是得行未嘗一日忘南郡而羽疏不之防蒙遂乘其隙而取之凡此間隙之開始於周瑜而成於呂蒙若權之前後自有猾計其或從或不從亦非因人爲轉移者也向使周瑜不以道病卒則必取蜀而先主幾無駐足之地又使權得荊州後而曹操不死則當先主伐吳時操必以大軍蹙吳魏攻其外蜀攻其內江東成敗之機殆未可料此皆天焉非人力之所與也世皆以圖取荊州爲呂蒙之功而不知其幾敗江東之業是特有天幸耳大抵吳之諸臣周瑜雄略似孫伯符有并吞中原之志而不專於自守魯肅明於大勢欲合吳蜀以拒操爲三分之計至呂蒙

白田草堂存彙卷四

五

此篇雅書局印

則一以譎詭爲自利計而不顧其後雖有攻戰之材非瑜肅比也權自得南郡後請降於魏責貢獻責任子權之上書極爲卑巽至云願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其屈辱亦已甚矣使不圖取南郡而與蜀交好其屈辱豈至於此羽固懷並兼之心而方與操爲敵且權有呂蒙陸遜以守羽未必能爲大害其後權卒絕魏而與蜀交好者終其身蓋亦有鑒於此也先主雖嘗以敗歸曹操而未嘗一爲操屈諸葛孔明當奔亡之餘求救於權而其言曰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與隆中之言未嘗少異至其兩出祁山堂焉伸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而其志可與日月爭光視權之遣周魴遣孫布專以譎詭取勝者萬萬不侔矣陳壽志於孫劉始末略而弗詳通鑑又襍取裴松之注其子奪反若有

相左者余是以詳攷而備論之未知後之君子以爲何如也

論陶長沙侃

余讀朱子乞加封陶威公狀所載劉義仲贊吳解論其發明陶公忠義之節可謂詳且悉矣而竊疑其猶有所未盡也蓋以折翼之夢爲晚年意欲觀鯢之證此真其須有之辭有不待辨而明者獨其計蘇峻也遲遲不進緩於致討以史所書若有觀望之迹使人不能無疑者今參攷前後事實互相質證則史之影響誣謗亦自顯然是不可以不辨也案晉史侃之督荊州也受明帝之命與南頓王宗西陽王羨虞胤同被委任皆庾亮所深忌者宗既被誅羨降爵胤亦左遷侃以素有威名故未之及而出王舒溫嶠以爲外援又脩石頭城以備之其疑忌侃如此峻

白田草堂存彙卷四

六

此篇雅書局印

反嶠請入援而亮以詔止之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使亮能克峻則侃必不免矣亮既奔亡以太后詔進嶠都鑒爵位命之討賊此史所未言都鑒傳鑒得詔書即流而不以侃嶠與亮互相推爲盟主意中原無侃也嶠以從弟充之言始遣使推侃此非亮意而侃方被疑忌非得詔不敢以出師故有疆場外將不敢越局之語亮蓋深幸侃之不來故即相聽許及嶠聞毛寶之言又自度其力之必不能以禦峻將爲峻所禽滅是以改書再遣使而侃即許之遣龔登以師來會時峻克京城已一月餘嶠在尋陽密邇京師未敢聲言討賊比登至乃移檄遠近灑泣登舟及聞侃召登還惶怖殊甚其與侃書情迫辭危而又深知侃之爲人必無變計不然適以激其怒而沮其事耳侃之召登必

有深意當以登師少不足以殄敵恐亮崎輕進必爲所敗將自將以往崎傳亦言侃許自下而未發又遣使召登還是侃本欲自下可知侃得書卽戎服登舟子喪不臨晝夜倍道而進豈其旬日之間而前後頓易若是崎以四月出師僅有眾七千人惴惴不能自保尚在尋陽侃倍道疾赴以五月卽至戎卒四萬旌旗數百里軍威大振勤王之師未有先焉者也此豈有一毫顧望之心遲疑之迹也哉侃之疾至尋陽不獨勇赴國難亦救亮崎於垂亡蓋已釋然無恨於亮且亮國之元舅非得詔侃安敢以加誅特以羣議所指而亮亦以前事自疑故用崎計詣侃拜謝而侃卽慨然與其談宴同趨建康其公心大度又如此亮藉其威勢又欲自專討峻之功輒自遣督護王彰攻峻反爲所敗

白田草堂存彙卷四

七

廣雅書局

乃送節傳謝侃是時侃爲盟主亮有不用命之罪然侃絕不以罪亮也比至石頭侃卽言賊眾方盛難與爭鋒宜以歲月智計破之而諸軍不用其命屢戰輒北乃始委重於侃用李根計築白石壘又從孔坦言令郗鑒還守京口立大業曲阿陵亭三壘以分賊兵勢此所謂以歲月智計破之者皆侃本謀也侃軍惟固守不肯與賊交鋒賊亦畏侃不敢來犯峻分兵四出戰無不克而數戰力疲已在侃計中矣侃之欲西歸蓋揚聲以誤敵實未嘗行崎之力言亦猶前書之意侃之不答蓋不欲明言其故而毛寶一言卽加督護而遣之李陽一言卽分米五萬餉崎未嘗少有遲疑此豈真欲西歸者哉其欲自將救淝口又欲自將救大業忠勇奮發皆崎亮之所未敢及從殷羨直攻石頭蓋已

度峻之可以一戰而擒使崎亮將以偏師綴之及崎亮一遇峻軍則已敗走而峻乘勝遂攻侃軍以輕騎突陣不得入侃部將臨陣斬峻眾乃大潰詳其始末皆侃之功而崎自立行臺布告遠近號令百官不復歸其功於侃矣亮以奔亡之餘束手無策崎鑒雖忠義奮發而用兵皆非所長故毛寶曰義軍所恃惟公不以及亮并不以及崎鑒也侃性周密兼總羣策而不自用其長算遠計有非諸人所能測識者侃既不名其功故其深沈之謀奇偉之略遂不著於世而反以指縱之功歸之於崎豈其事實也哉李閔勝含之破管商弘微亦侃所建遺崎之功僅獲蘇碩於奔敗之餘至於斬獲蘇逸則又西軍之功也京城既復侃卽移兵歸鎮不與朝事羣議以崎輔政崎以推導而絕不及侃

白田草堂存彙卷四

六

廣雅書局

遷都大事也崎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以王導言而止而侃不與其議以至請任讓爭劉楨劾下敦皆不見從而侃坦然不以爲意謝成功而不居屢見卻而不怨是真有古大臣之度豈後世功名之士所能及哉侃自討郭默後在鎮五年於朝政一無所預慕容廆疏上侃府請封侃答以爲騰騰上聽可否遲速當在天臺其恭謹如是至於末年告老去位綜理微密精明不亂始終全節蓋莫與比而史猶以折翼灑血影響烏有之事誣之則史所敘討峻前後之語豈可據信也哉侃釋然於亮而時有輕侮之語亮恥爲侃屈而忿憾之心愈不解王導位望甚尊至受帝拜不辭侃亦時加輕侮非獨亮恥之導亦恥之矣侃卽以亮代其任侃諸子夏斌自相殘滅亮之幼夏亦

由私憾至陶稱非有反叛之罪不以詔書輒爾收殺其他諸子亦無顧用者陶氏遂以不振而庾氏世執朝權導之諸子亦布在列位其所以掩侃之功誣侃之罪者影響疑似蓋無所不至豈獨折翼灑血之事已哉凡史之所以誣侃者一則曰以不與顧命爲恨夫顧命明帝自所引見皆在朝之臣郗鑒雖爲兗州而未嘗出以車騎將軍受顧命此非外鎮之所得預侃何爲以是懷恨乎一則曰遺詔褒進大臣而侃不與疑亮刪除之成帝幼沖詔自亮出亮之忌侃嫌隙顯然又何庸以疑乎一則曰緩於討賊而又遣召龔登還夫侃方被疑若不待詔書而出師恐亮反以爲侃罪郗鑒初欲入援爲詔所止及承詔出師而亦未能前進侃至尋陽而後以師來會未有以緩於討賊責鑒者而

白田草堂存案卷四

九

可以責侃乎侃之召登還必有其故或以師少而欲自往且未旬日而已戎服登舟倍道而進矣豈有中悔之意哉一則曰侃已欲西歸以毛寶戰勝乃留不去夫侃之克敵已有成算其欲西歸特一時之忿言或揚聲以誤敵而實未嘗以行且已遣毛寶又分米餉嶠其畱不去決矣豈以毛寶戰勝而後畱哉凡此皆影響疑似虛空捏飾欲以掩其功而釀成其罪與折翼灑血之誣同而相傳既久史皆承而書之陶氏子孫微弱而故吏亦不顯無能辨明之者唐初諸臣不知刪正又附梅陶及謝安語以見侃爲名流所重梅陶已不足道侃之功勳遠出安上安言又豈足重侃者史家之無識如此獨東坡蘇公謂陶公忠義大節此足以爲定論矣余故因劉吳兩贊論而詳論之庶公之忠

義大節著明於世而千百世之下不少蒙其黜黜焉

案溫嶠傳言侃預爲盟主而處分規畫一出於嶠今以嶠傳攷之亦未知其處分規畫何在也嶠之功在於激怒侃同赴國難而侃實非激怒之所能致嶠雖推侃爲盟主實不用其命其諸將屢戰輒北疑皆嶠之所造故侃曰良將安在其攻石頭嶠亮已爲峻偏師所敗賴侃軍以獲大勝而嶠乃自專其功君子於嶠不能無疑焉亮之疑侃嶠亦同之故出爲外援其後推侃乃出於不得已侃已釋然而嶠亮於侃則始終不協也庾亮傳言侃嘗欲起兵廢王導郗鑒不從而止此用亮與鑒牋中隱忍解釋陶公之語侃之末年深以滿盈爲懼於朝政一無所與若起兵廢導是復爲蘇峻也此斷斷不然者且侃臨終上表猶稱道

白田草堂存案卷四

三

鑒亮之功勳可知其必無是事而亮公以見誣則亮之心術豈復可問也哉司馬公通鑑於舊史誣捏事已多所刪除而於討峻不能不承用舊史之文綱目因之書溫嶠以陶侃入討峻朱子於綱目每以未及修改爲恨或指此等處耳至乞加封陶威公狀直云以表忠義則與綱目所書亦有不同者矣嶠有破王敦之功而侃有威名於荆楚嶠既以王敦待之故其疑忌侃與庾亮同其推侃主盟特迫於一時之計而移檄遠近自專其事於末方及陶征西而與庾亮同列其輕之也甚矣侃之遺翼登而不卽自下蓋亦以王敦爲鑒恐爲嶠所制及得嶠書惶懼窘迫仰命於侃其倍道而進或亦由此比至石頭侃遣庾亮守白石壘遣郗鑒還守京口立三壘無不聽命而嶠獨與相抗侃之

欲西歸亦有不樂嶠之意特以恐之故問嶠言而亦置不答及破峻嶠即立行臺布告遠近號令百官史云處分規畫一出於嶠乃嶠自專其功之辭耳侃之還鎮所謂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固其素志亦以避嶠也嶠以忠義著而公心大度則不及侃遠矣嶠之臨終與侃書史削不載而侃言藏之篋笥時時省視至於中夜撫膺臨飯酸噎并以書上呈謂其死不忘忠追恨國恥獎臣戮力救濟危難是必深相崇重與前有大不同者而書不存故莫得而論也

又史所載梅陶語其云機神明鑒似魏武蓋言其材略其下即以武侯比之其言未爲大失但僣人非倫耳義仲辨之亦未盡也吳論謂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疑其有跋扈之心今攷亮傳

白田草堂存彙卷四

三

出舒嶠爲外援脩石頭以備侃皆亮以私意疑侃於侃豪無所與而後欲起兵廢王導則又亮之誣辭若應詹之書則以侃勳名既盛相勉以忠義耳非有所疑吳氏之云皆未爲當也朱子取其大意足以發明陶公之心迹而於小小有不暇論是以亦附及之

論郭誼

甘露之變王涯賈餗諸人皆以無罪族其子孫遊走在昭義者爲郭誼所殺且盡此天下所冤痛而李衛公乃降詔云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衛公不應顛倒至此此必有所甚不得已也當郭誼殺劉稹以降而并及王羽賈庠等羽庠非有兵權爲誼所忌史亦不言其與誼素有嫌怨誼蓋

以王賈宦官所仇嫉爲此以快宦官之忿而以求節鉞度宦官必有與之通者故誼望節鉞不至而曰必移他鎮絕不料己之及於誅也衛公既定計誅之又恐宦官之沮其事故特下此詔見羽等之死乃上所命而非誼之功誼與同黨皆就誅夷而以及於其餘是不欲微露其意而亦鑒於朱克融王庭湊之禍其後昭義帖服皆歸其功於盧鈞而未必非衛公誅鋤強梗之力也竊因通鑑所書而論其事如此更當攷之新舊唐史而詳訂之

白田草堂存彙卷四

三

白田草堂存彙卷四

番禺許之璇初校
武岡張成憲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白田草堂存彙卷五

寶應王懋竑撰

襍著

讀史謾記

范雎以秦昭王之四十一年爲相周赧王之四十九年也魏齊卽以是年奔趙匿平原君所昭王四十二年秦誘執平原君魏齊與虞卿亡走魏後五年秦破趙長平則昭王之四十七年而赧王之五十五年也雖傳所敘最爲詳明攷之虞卿傳則卿爲趙計事皆在長平敗後與雖傳不合故古史疑魏齊死後虞卿復歸相趙史略不言耳然如所云則史窮愁著書之言亦無所當矣通鑑敘誘執平原君事於赧王之五十六年則與卿傳合

白田草堂存彙卷五

廣雅書局

然秦以赧王五十六年正月罷兵至九月復圍邯鄲此數月之中秦未必能誘平原君以來而平原君亦未必敢往且攷異亦無他據其與古史所云亦未知孰是也姑記於此

長平之敗趙王與樓緩虞卿論事戰國策皆樓緩語史記虞卿傳以前爲趙郝語後爲樓緩語攷其文義戰國策爲順通鑑從史而前後刪削太多於意未盡竊謂當從戰國策

戰國策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未嘗卽圍邯鄲史記秦本紀趙世家白起傳六國年表皆同獨戰國策前章有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此飾說也下有旣解邯鄲之圍趙王入秦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文義不屬而又明與章旨不合

吳本有之注云脫簡史以爲章首今本無

案秦未嘗卽圍邯鄲趙王

亦未嘗入秦此自戰國策之誤史記虞卿傳秦旣解邯鄲圍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此承戰國策之誤而未及正通鑑但云使趙郝約事於秦而去邯鄲入朝二語通鑑是也

秦自誘執楚懷王天下視秦真如虎豹豺狼之不可嚮邇故趙與秦會澠池廉頗請三十日不還立太子以絕秦望其畏秦也如此況自長平敗後秦有滅趙之心趙王安敢入朝於秦且旣入朝又何以使趙郝約事於秦此必無之理趙世家不言入朝而云趙王還不聽秦還字上無所承蓋其誤也秦本紀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而不言趙獻六城疑因虞卿之言而止此所謂不聽秦者而邯鄲之圍亦以此史文多錯誤而尙有可攷者攷異亦不盡及也

白田草堂存彙卷五

廣雅書局

蘇代主從約未嘗入秦史白起傳韓趙使蘇代以厚幣說秦相應侯據戰國策只云謂應侯曰不云蘇代也又戰國策蘇子謂秦王言從之不可成不知何蘇子亦似非代屬也策未言秦兵不出於境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皆虛辭無實通鑑從史作蘇代而蘇子之云則略之

戰國策梁王魏嬰鴈諸侯於范臺魯君避席擇言案嬰卽惠王營魯君以時攷之當是其公此策猶有先王禮義之遺在戰國中爲景星鳳皇之見矣魯雖微弱不振而先世禮義之傳猶在亦不可不表而出之通鑑以其無所附而削不載非也當補於魯共公薨之下

通鑑多載孔叢子語朱子孝經刊誤後跋嘗辨其誤而綱目仍

通鑑之舊蓋未及正也綱目成於壬辰而刊誤之作在丙午相距十有四年故前後所見不同朱子晚年嘗欲更定綱目而未及其載於黃李二公所述者可攷也

秦始皇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五年六國盡滅秦兵所至如獵狐兔無敢當者惟楚爲少用力至齊以四十餘年不祔兵而兵卒入臨淄莫之或格然則非秦之能滅六國六國之自滅也其時李牧獨能與秦亢然使不死亦支持歲月之間耳朱子謂天下之勢至此雖使聖賢復生未知何以安之也通鑑以命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周天子自壞其紀綱而朱子以爲昧於先幾故曰天下勢而已矣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子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蓋誠有見於此也

白田草堂存彙卷五

三

廣雅書局

漢高帝嫚而侮人然於留侯不敢輕也稱之必曰子房九悼周昌後亦稱王陵四皓之來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其重之如此然則高帝所嫚侮者叔孫通隨何輩耳漢廷無一儒者所以不足啟高帝之敬畏也

高帝臨崩呂后問以蕭相國後何人可代帝歷舉曹參王陵陳平周勃其時留侯見在而不及之何也豈其多病方道引辟穀度其不久於世而不及之乎此事前人未有論及之者

高帝崩呂后四日不發喪謀許諸將以酈商而止通鑑以其言爲妄削不載然帝崩四日不發喪此必有故史所傳非妄也陳平之在滎陽樊噲之在代以前後事連言之曰灌嬰屯滎陽高帝紀嬰傳皆無其事僅見於陳平世家亦不詳何時疑自破布

歸卽屯滎陽也史以無事故略之綱目依史記補入

王陵以爭王諸呂高后遷之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卒其卒當在高后之七年也人臣之義以王陵爲正而言不用卽以病歸不復出亦得大臣之節通鑑僅云謝病免而刪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語似失其實當補入又當依絳侯例於高后七年補書帝太傅王陵卒周昌以伉直爲高帝所憚其爲趙王如意事謝病不朝三歲而卒雖不能全趙王然亦無負於高帝矣當與王陵同書而通鑑並謝病不朝亦削不書

王陵謝病不朝七歲而卒漢書七作十誤也七歲則卒於高后之世若十歲則文帝之立久矣不應漫不及陵也七誤作十與

白田草堂存彙卷五

四

廣雅書局

汲黯傳同

史記惠帝崩呂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謂丞相曰云云是時王陵陳平爲丞相漢書外戚傳謂丞相陳平若王陵必不聽其計也通鑑不載此事以高后病甚始令呂產呂祿居南北軍不應八年前已居南北軍也又此時呂釋之尙在呂祿未侯故疑其語非實而刪之案漢書無呂祿字苟紀作爲將監南北軍事蓋此時周勃爲太尉呂產以將監南北軍事未嘗專制至高后病甚始以南北軍事屬之產祿而太尉不得入軍中主其兵但史所敘不詳耳綱目依史記補入此事呂氏權由此起故不可刪而仍從史記書將南北軍竊謂當從苟紀爲是綱目留侯子誤作孫書法謂此條通鑑於誅呂產祿及之不知通鑑

所書乃後事非補敘前事也前人讀史每不詳當正之

高后元年正月除三族妖言令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則此本惠帝之意通鑑不載此詔是沒惠帝之美而反移之於呂后也綱目依通鑑未及補綱目凡例凡賢臣之卒特書前漢如賈誼董仲舒汲黯劉向皆不書卒疑缺文賈誼之卒在文帝十一年汲黯之卒在武帝元封二年劉向之卒在成帝綏和二年惟董仲舒史不載其卒之年無可攷賈汲劉之卒通鑑皆不書綱目因之所當補入汲黯傳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漢書七作十黯以元狩五年出爲淮陽太守至元鼎二年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元封二年卒史自元鼎二年計之故曰七年漢書統計之故曰十年然

白田草堂存彙卷五

五

廣雅書局

以文義攷之當從史或漢書七誤作十通鑑綱目皆從漢書

梁懷王薨無子則梁太傅亦罷矣誼後歲餘乃卒不知何官豈仍以梁太傅卒乎此不可攷

通鑑於宣帝甘露二年書營平侯趙充國薨而神爵二年不書典屬國蘇武卒此缺文也綱目因之蘇武之節豈不得與營平比乎是亦所當補也

綱目正誤謂於漢文帝十一年補書絳侯周勃卒余因其語推之略舉數條通鑑創始爲之義例繁多不無遺漏而綱目之作一依通鑑未及重修此有待於後人之補正者也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袁盎以奉常使吳已以楚相罷免家居然不書故奉常者貶之據鮑宣書故司隸楊惲書

故平盎多計數其陳說雖切皆有所承迎如引卻慎夫人坐以悅母后而於鄧通未嘗一言及之也阻梁王之議亦順帝意而於臨江王未嘗一言及之也既以計殺晁錯而使吳不疑吳王故厚遇盎其以誅錯報亦吳王之所樂聞必無固守欲殺之事特遣盎還報而盎自撰諸妄語以幸脫其罪景帝既悔殺錯則當誅盎而卒賴竇嬰之力免於誅而仍爲楚相盎已罷免疑不過因魏其以成其議史言大臣及盎等則盎必昌言之以專其功故及於禍此亦天也綱目不書故官盎亦貶之書法謂不書官爲薄梁罪又謂不以失刑病帝支離之甚可笑也

袁盎諫趙談參乘本爲正論而史載袁種語於前賢竟以名不然者贊謂其善傳會蓋窺其微矣又史謂

白田草堂存彙卷五

六

廣雅書局

敗則盎昌言之自專其功尤爲切證也

孔臧爲太常見於百官表而辭御史大夫則漢史無其事至言禮賜如三公武帝時無有三公止丞相御史大夫耳其語之妄自明朱子孝經刊誤跋語中曾辨之以通鑑爲誤而綱目不之削者門人所編未及更定也

以公孫弘爲御史大夫奏罷滄海郡子之也請罷西南夷而專奉朔方弘雖希世然此舉亦不爲無益矣故節取之賜淮陽王凡杖無朝賜衡山王賜書不朝毋朝不朝一也各從其本文爾賜吳王濞凡杖不朝通鑑敘於吳楚反時而前則缺故綱目亦缺不書書法曲說穿鑿非綱目意也下條侯獄治渭陽五帝廟遺詔短喪皆直書之獨以賜吳王凡杖爲文帝諱乎無理曲說

此爲甚矣

酷吏張湯王溫舒皆書有罪自殺義縱亦酷吏也而書殺不去其官蓋不以其罪殺之也縱以楊可告緡爲亂民捕其爲可使者此一事有直臣之節足以贖其罪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酷吏郅都爲禍首然有忠直節非他酷吏比其殺之不以罪乃太后意非景帝意也故略之

公孫弘以希世取相位而其議卜式及郭解兩事有大臣之風卜式本末無足言者而烹弘羊一語致堂亦節取之則弘語未可略也通鑑於議卜式語不載綱目補書之當矣

卜式爲人本末無足言者其以家財輸邊以致告緡之流毒徧天下史特載其烹弘羊一語以結正弘羊之罪非有取於式也

白田草堂存彙卷五

七

廣雅書局

公孫弘雖以希世取相位然與卜懸絕矣班氏謂公孫弘卜式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比而言之益失其實至擬之飯牛版築則弘且不敢當況式乎又云質直則汲黯卜式黯乃與式爲伍其顛倒何至於此而世未有言其非者使卜式之罪不大白於天下後世則班氏之過也

桑弘羊子遷事皆出杜延年傳延年傳少府徐仁廷尉王平皆論棄市百官表少府徐仁自殺廷尉王平棄市通鑑平與左馮翊賈勝胡皆要斬與漢書不合當別有據綱目書廷尉王平要斬依通鑑而賈勝胡以不知所坐故略之綱目書少府徐仁自殺廷尉王平要斬蓋深譏之是時霍光專政譏不在昭帝也光以私意枉殺大臣則夷滅之禍不獨顯禹雲山之罪而亦光有

以致之矣愚謂當從漢書作廷尉王平棄市

又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文增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則李种賈勝胡與王平徐仁非一事也通鑑或別有據然入賈勝胡於此語無所承卻未分明

通鑑宣帝卽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綱目因之攷證以爲誤當刪此九字攷證是也案漢書昌邑王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宣帝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已而卽位皇太后歸長樂宮元帝卽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帝紀所載分明可攷惟外戚上官后傳宣帝卽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此因上有立宣帝字傳寫之誤遂誤以元爲宣非外戚傳之本然也通鑑據外戚傳故於

白田草堂存彙卷五

八

廣雅書局

此增入九字而於元帝卽位又書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前後違錯其誤亦自分明劉氏漢書刊誤既不之及胡注亦略不言惟攷證能辨之而未詳其致誤之由至攷異反謂元帝卽位再書尊皇太后爲重出義文是并漢書而未之見也合以攷證爲正

漢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此家人子非宣帝之宮人也唐詔立武才人以政君爲比此文飾之辭不可以欺兒童者而攷異乃以爲據謂當先書以宣帝宮人爲婕妤好章句之儒不曉大義至於如此所當痛斥者也蕭望之爲御史大夫左遷太子太傅又爲前將軍錄尚書事免爲庶人復賜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官已見前又不可書故

官故止書蕭望之自殺非削之也又堪卒二字提要有之今綱目刊本漏其與張猛皆不書官亦以官已見上非削之也望之堪皆爲元帝傳雖昧於不可則止之義然與貪慕爵位者異矣綱目不應盡削其官蓋本於官已見之例而書法發明妄爲之說此非綱目意也

劉向以得淮南枕中鴻寶苑祕書鑄黃金幾死及對成帝猶謂甘泉汾陰雍五時當復通人之蔽至於如此向之賢而此一事則不及谷永遠矣

元后傳成帝發怒責問王商立根等此恐出王音意王氏惟音爲修整商立根等奢侈放縱音所不能制故言於帝以此恐之耳使出成帝縱使不誅音卒後必不委商根以政事矣帝故昏弱必不爲此也

白田草堂存彙卷五

九 廣雅書局

許后爲王氏所忌卒廢殺之以許氏尊盛日久恐爲所聞趙后起微賤故不之忌趙后姊弟之狂亂什倍於許后而恣行自若張放滔于長之寵皆白罷遣之而於趙后姊弟未嘗問也暫推谷永再言之而不聽卽止班氏云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蓋由趙氏內亂而後外家擅朝也

谷永對策言納宜子婦人毋避嘗字此必王鳳欲進其小妻弟張美人故永預言之以爲張本建始四年距陽朔元年僅五年必鳳於谷永對後進之也如淳謂永爲鳳洗前過則非是而此論實爲鳳言仲鴻論亦非也

王商以永始四年十一月庚申罷賜令安車駟馬次年正月王

戍復位相距僅六十二日其免其復皆自爲之與成帝無與也胡注商去羊免今復位而不著其相距之近似失之龔勝節義彪炳天壤而書法發明僅以爲別於莽臣之書死者其可笑如此

莽始建國四年大司馬甄邯死綱目不書此缺文王舜甄邯同爲莽大臣王舜書死而甄邯不書非其例也邯孔光女婿於甄豐不知何屬豐之誅不及於邯疑非近族也太皇太后王氏崩此如春秋公在乾侯之例不書新室文母不予莽之改也以漢之太皇太后而崩於莽之始建國五年莽之篡元后實成之雖有不忘漢之心然亦未矣所謂不待貶絕而其義自著者也以爲予之誤矣

白田草堂存彙卷五

十 廣雅書局

更始爲新市平林所立略與盆子同雖能遣將討莽而以疑忌殺伯升光武亦幾不免又卒於破敗而降赤眉故綱目直以元書之不成之爲君也孺子嬰爲王莽所立後方望以之稱帝其爲更始所殺綱目以擊斬書之孺子嬰且然又何疑於更始乎呂后立恆山王義文帝殺之綱目書誅此可以得綱目之權衡矣

通鑑建武十九年上行幸南陽進幸南頓復南頓田租一歲復增一歲范書復南頓田租歲上無一字劉注謂當作五歲史缺文也先復五歲後增一歲其六歲後二十年復濟陽六歲顯宗復元氏六歲皆依此例案下父老言願給復十年若止一歲不應遠請十年劉注是也胡注亦不及此綱目復南頓田租二歲

此因通鑑而誤

陳壽志荀彧以憂卒通鑑從范書孫盛魏晉春秋書飲藥而卒以爲或之死魏武隱其誅不書飲藥而卒後世人君將謂隱誅可得而行至綱目則直書曰自殺以此例之翟方進之死成帝亦隱其誅當正名之曰自殺而今綱目書卒亦從通鑑蓋未及正也

司馬懿密謀誅曹爽本以傾魏爽誅而篡奪之形成矣於此當嚴其詞綱目一依通鑑其辭有未盡者宜書曰魏主芳謁高平陵曹爽等從司馬懿舉兵矯太后令閉城門分據諸營奏免爽等官遂殺爽何晏等并桓範皆夷其族懿自爲丞相加九錫復辭不受凡例曰凡書篡國隨事異文而尤謹其始以此推之今

白田草堂存彙卷五

十一 廣雅書局藏

綱目所書尚未爲定論也至懿自爲丞相則提要已明綱目刊本偶誤耳書法以懿爲知節真可爲夢語矣

魏志餘論

通鑑曹爽用何晏丁謐郗鑒之計遷太后於永寧宮胡三省注據陳壽志太后稱永寧宮非遷也意者晉諸臣欲增曹爽之惡故以遷字加之案陳志文德郭皇后稱永安宮明元郭皇后稱永寧宮其例正同郭后傳既不言遷曹爽傳亦不之及司馬懿奏事稱永寧宮皇太后令亦無遷之文則胡注是也通鑑用魏略晉書宣帝紀五行志語而未攷其實綱目因之當依胡注改正 魏略丁謐傳奏使太后出居別宮皆謐之計晉書宣帝紀曹爽用何晏郗鑒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五行志爽遷

太后於永寧宮帝與太后涕泣而別案魏略止言丁謐而宣帝紀增何晏郗鑒以其同黨故耳五行志又誤以齊王廢時事以附益之恐皆非其實當以陳壽志爲正

蔣濟高柔孫禮王觀皆魏之大臣激於曹爽之專政而輔司馬懿以誅爽爽誅懿專政而篡弒之形成矣濟蓋深悔之故發病而沒于寶晉紀謂病其言之失信未盡然也孫禮逾年亦卒高柔王觀以老壽在朝高官厚祿與懿師昭相終始其視齊王之廢高貴鄉公之弒漢然無所動於心繩以春秋之義其能免於黨惡之誅乎 齊王之廢柔以一元大武告廟高貴鄉公之弒柔與司馬懿皆進爵增封 蔣濟爲太尉在羣臣之右而懿以高邑非特無所與而已也 柔行大將軍據爽營以王觀行中領軍據義營以濟從屯洛水

白田草堂存彙卷五

十二 廣雅書局藏

浮橋蓋劫與之同是柔觀與謀而濟不與謀也其上永寧宮奏首稱太尉臣濟此懿自爲之耳濟讓爵表曰語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蓋自明其非懿之黨而於爽之誅力言曹真之勳不可無後則猶能與懿異也懿誅爽後篡奪之勢已成濟固知之而力不能制故不三月發病而卒攷其始末與孫禮高柔王觀不同而爲魏史者皆晉人未能辨明其事宜表而出之高柔以黃初四年爲廷尉在位二十三年轉太常旬月遷司空又徙司徒攷其時在正始六年後正曹爽執政之日也懿誅爽時以柔行大將軍據爽營是與懿同謀者自是遂爲司馬用矣柔在文帝明帝時以直諫顯名至曹爽執政乃默無一語而迄與懿同謀殺之前後較若兩人當懿誅爽時柔已七十有六矣

柔卒於景元四年逆計之使年七十餘而死不當爲魏之名臣
正始九年柔年七十六歲使年七十餘而死不當爲魏之名臣
耶陳壽評其係官二十二年老終位益深譏之人固有不辛而
不死者如高柔是也王觀名位次於高柔而終始於司馬略同
孫禮以亮直稱而以爭界之事爲爽所黜遂爲懿盡誅爽之策
其後入爲司隸校尉遷司空封亭侯凡歷二載史不著其一語
盧毓亦有名稱而與爽不協以司隸校尉治晏等獄益皆爲懿
用矣懿之篡魏劉放孫資導之於前而高柔王觀孫禮盧毓與
傅叟助之於後俱有力焉不獨賈充陳羣之儔也余是以詳著
之

白田草堂存彙卷五

唐雅書局藏

司馬懿與曹爽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是年轉爲太傅而持
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但不言錄尚書事然懿至正始八年
始謝病不與朝政則前此固未嘗不與也正始二年四年懿出
拒吳五年爽出征蜀彼此出入未有釁隙自爽出無功晏等乃
有猜防之意六年以義領中壘營七年與懿異議八年五
月懿謝病益已定誅爽之計特以稔其惡而斃之耳懿受文帝
遺詔輔政已有不臣之心東禽孟達西拒諸葛威名甚盛迨遼
東之役大肆誅殺藉以服眾爽之愚駭晏等之浮華夫豈其敢
懿蓋玩之於股掌之上而猶遲而後發誅爽之後自爲丞相加
九錫儼然以操自居而倨仰之間國祚已移矣即使爽用桓範
言奉天子詣許昌不過稍延月日之期終必爲懿禽滅懿懿之
陰謀已久威勢已成內外諸臣皆爲之用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晉書景懷夏侯后傳明帝時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

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龍二
年遂以鴆崩此因舊史必有所據而通鑑以爲非實其指未可
詳也

懿既擁兵而子師爲中領軍亦執兵柄其誅爽也師勒兵鎮邊
中外陰養死士三千人一朝而集昭亦率眾衛宮此直舉兵稱
亂伺間以取人之國而以誅爽爲名耳當文帝明帝時君之失
政多矣懿受腹心之託膺社稷之重寄不聞一言之諫爭而且
陰結劉放孫資以爲內主卒以傾魏陳矯之對明帝曰朝廷之
望也社稷未之知也蓋亦知其有不臣之心矣通鑑所云似未
然也

白田草堂存彙卷五

唐雅書局藏

劉放孫資排燕王宇曹肇而薦曹爽司馬懿卒以亡魏而放資
復爲中書監令凡八年至九年春始遜位是時曹馬之隙已成
八年懿始謝病而放資即以次年遜位蓋預知其謀而又逆料
爽之非懿敵矣爽死後復以孫資爲中書令則放資之黨於司
馬可見也劉放傳黃初中改秘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各
以資爲侍中領中書令而不加侍中其領監令如故曹爽誅後復
復遜位三年懿詳其文曹爽誅後復以下當有劉放爲侍中領
中書監九字史不
言若蓋脫文也

司馬孚位爲上公歷事四世於師昭爲尊屬於齊王之廢高貴
鄉公之弑無能有所匡正僅流涕痛哭而已且父子尊官厚祿
榮寵終其身未嘗有所辭讓以云魏之純臣其無愧乎梁之朱
全昱亦然然全昱田野之人不知書其不能辭爵宜也君子於
孚不能無惜焉綱目書官書爵益節取之與王祥同也晉書司

馬順宣帝弟通之子初封晉陽亭侯武帝受禪順歎曰事異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順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以孚視之遠不逮矣案史言孚以尊屬歸而不放倡之順亦武帝之從叔父也武帝寬厚又非師昭比其得罪必更有他語不第以悲泣故但史弗詳耳

晉夷傳桓範不應太后召南奔夷宣王知曰範畫策夷必不能用範計于寶晉紀桓範出赴夷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智則智矣爲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晉書宣帝紀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夷與範內疏而智不及焉馬戀短豆必不能用也與晉紀互異以陳志攷之疑以晉書爲是懿以太后令召濟劫之與同屯洛水浮橋濟非爲懿用者而夷之愚闇懿固久知之矣不待濟言也通鑑從晉紀攷異亦無他證

白田草堂存彙卷五

志

廣雅書局

曹爽爲大將軍司馬懿爲太尉太尉在大將軍之下轉爲太傅則在大將軍之上矣陳志所云以宣王年德俱高乃父事之不敢專行此正其實而外以名號尊之欲使尙書奏事由已此特晉人之辭耳何晏鄧颺素與司馬師昭互相稱譽其進用亦未必盡出爽意也其後權勢相軋始相疑貳故陳志敘其事於五年後接於八年宣王謝病不與政晉書宣帝紀八年帝於是與爽有隙則前此固未嘗異也何晏鄧颺爲尙書司馬孚爲尙書令爽弟羲爲中領軍懿子師亦爲中領軍爽弟彥爲散騎常侍懿子昭亦爲散騎常侍固相參用爽非能專制者懿之伎狠爽晏輩自在其掌握之中然使其轉太傅時已有專制之意懿豈不覺之豈遲至十年而後發乎晉志魏初推置太傅位增三司景帝爲大將軍叔父孚爲太尉

始奏改太將軍在太尉下裴注所載爽表亦自分限大將太尉官有尊卑而職位不異其答詔劉放孫資爲之乃懿懿也故知所云使尙書奏事由己者恐未必然

桓範與曹爽僅鄉里之舊其赴爽也蓋逆知懿之必篡魏矣而不能識爽之無成何也然人臣之義當以桓範爲正 範初出即曰太傅謀逆謂爽等曰坐汝族滅被收曰我亦義士前後語自分明懿以太后詔召範乃矯詔也矯詔豈可從乎懿勒兵先據武庫師屯司馬門直舉兵稱亂耳其遣高柔據爽營王觀據義營必同謀之非倉卒間事也既以王觀行中領軍何復以中領軍召範此直脅之使隨已同屯洛水耳範之出也司農諸吏皆止之不聽非僅聽兒子言者其見懿叩頭不知有無然範嘗曰我寧作卿向三公長跪則平時見懿當拜亦非爲畏死而叩

白田草堂存彙卷五

志

廣雅書局

頭也懿收張當攷問又令司蕃自首皆以大逆誅滅之魏書晉臣所作不敢盡其辭而微見其意通鑑多因舊史綱目未及改正是不能無待於後人也以太后詔當云秦當與爽陰謀爲逆通鑑所敘亦自分明但未直載說破耳門張當奏當云便廷尉誅蔣濟桓範皆魏之大臣非懿黨也幸則爲蔣濟不幸則爲桓範必無自全之理矣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魯芝楊綜之不死而反遷官此以安朝臣之心所謂盜亦有道者既滅晏等之族又遷芝等之官慶賞刑威皆其所專擅矣芝綜不能辭官而反爲懿用此其人絕無足取竊謂此事可削不書

高柔行大將軍據爽營王觀行中領軍據義營此起兵時事爽

罷免後柔仍爲司徒，仍爲太僕，觀復爲尙書，是自太僕爲尙書也。兩營兵不知何屬，豈自領之與師後爲衛將軍抑師領之與魏晉書皆無據。

何晏鄧颺丁謐李勝等起兵時不知何在，若在外從行更無一語及之，自是不從行也。素爲裴黨至此乃坐視以圖倖免，其視桓範遠不逮矣。裴等浮華相扇，憑藉權勢，惟以割分產業，因緣求欲爲事，晏雖爲尙書，執校尉，勝河南尹，皆未爲要職，而懿父子擁兵，觀等直几上肉耳，一日變起束手相視，俱就死地，亦非不爲裴黨謀也。

赫濟素有重望，不在陳羣之下，其諫明帝信任近臣也，則不合於劉放孫資其諫何晏等變亂制度也，則不合於曹爽而於曹

白田草堂存彙卷五

七

爽之誅夷爲言，曹爽不可無後，則不合於司馬懿此爲能自立者，特以身爲太尉於曹馬之際，知亂之將起而不能辭位以去，以致爲懿所脅，不能自免，此爲然。視高柔王觀孫禮則已遠矣。通鑑於桓範之事，以懿言爲濟言而又削表不載，又不載濟爭曹真語，似以濟爲合於懿者而著其失言於爽發病而卒於是濟之始末不得以明，而幾與高柔孫禮之徒同類而棄之也。詳濟之始末不與高柔王觀同而桓範之死亦不與何晏鄧颺同，綱目多因通鑑於此未及詳定也。晉書宣帝紀收曹爽兄弟誅之，將濟曰曹真之助不可以不祀，帝不聽。干寶晉紀將濟以曹真之勳勢不宜廢祀，故以爲後案。正始十年四月己丑，改元嘉平。丙子，將濟卒。而陳志云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照奉祀，則非以濟言也。當從晉書。綱目於魏臣書卒者三人，徐邈高堂陳羣而管寧爲變例，其

他一切制之然如楊阜之直諫似當附書而所書既略情節頗有未詳而高柔王觀等之變節逆黨其罪亦不著矣後之君子所宜詳攷也。

王祥以至孝稱而濡跡於魏晉之際不能去位與吳之孟宗同君子不能無惜焉。綱目於王祥書卒蓋節取之。

高堂隆之卒傳不著其年，通鑑附書於景初二年。綱目之建綱與十五年

目因而書之，楊阜之卒傳亦不著其年，通鑑不書故綱目亦缺。

非削之也。通鑑載阜疏於青龍三年。綱目建興十三年竊謂宜附書其

後。隆傳景初中帝使即吏從隆等受經數年隆等皆卒則隆未必卒於景初二年特附書耳阜亦可用其例也。

蜀志餘論

白田草堂存彙卷五

六

陳志曹公征荊州劉琮迎降諸葛亮勸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夫跨有荆益乃隆中之本計而以當日事勢揆之恐諸葛公未必出此。是時曹操已在宛軍勢甚盛先主以羈旅之衆乘隙以攻人之國縱琮可取操其乎先主之欲南據江陵人衆數萬操以五千騎追之而敗至棄妻子而走其不能拒操也決矣。孔衍漢魏春秋或說備劫劉琮得荊州人士南據江陵而不言諸葛公之計其語爲是。通鑑盡載其語而不從陳志然參用陳志二語謂攻劉琮荊州可有據孔衍書或說乃劫劉琮得荊州人士南據江陵耳非攻琮遂能奄有荊州也。朱子論此謂先主不攻劉琮而取劉璋爲經權俱失先主之取劉璋自非是乃出於不得已之計若不攻劉琮則固未爲失也。此亦朱子未定之論耳。

吳志餘論

潘濬傳劉備領荊州以濬爲治中從事備入蜀典雷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荆土拜濬輔軍中郎特授以兵楊戲李漢諸臣贊列濬於麋芳傳士仁郝普陳汪濬亦與關羽不協孫權襲羽遂入吳案濬爲昭烈治中又典雷州事職任益不輕矣與士仁共守公安士仁之叛降濬豈得不知之自典雷州事而聽其迎降可乎卽如江表傳所言亦僅稱疾不見而已及權慰勞之遽下地拜謝更爲權用且樊仙以武陵郡從事誘導諸夷圖以武陵附備爲不失舊臣之義而濬自請兵往斬平之此豈有人心者與樂毅所云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迴乎異矣故濬當與麋芳傳士仁同戲之譏貶自不爲過通鑑盡載江表傳語而削陳志注

白田草堂存彙卷五

九 廣雅書局

與關羽不協之云其事遂不著故附論之

通鑑景初二年冬十月太常潘濬卒吳主以鎮南將軍呂岱代濬綱目書冬十月吳遣將軍呂岱鎮武昌而不書濬卒代濬蓋削之也太和五年吳主假太常潘濬節督五溪蠻綱目書吳遣潘濬擊五溪蠻不書官亦貶之

魯肅首建議拒操周瑜與之同而肅欲與昭烈協力瑜意則少異瑜卒肅勸權借荊州至呂蒙直欲圖取關羽蓋與肅反矣瑜薦肅自代而肅不薦蒙自代也肅卒代者自在呂蒙而權更用嚴峻峻書生不開軍旅固辭然後以授蒙蓋或肅之遺意抑欲以誤羽也肅卒時年四十六使肅不死則樊圍必無後患而操可蹙北方可圖曹丕不敢稱帝矣故諸葛表曰吳更遣盟關羽

殺敗神歸蹉跌曹丕稱帝其事勢如此亦天爲之也 綱目書冬十月呂蒙襲取江陵十二月蒙卒而削其官蓋快之也孫權所用皆智謀勇力之士陸口重地不當以付嚴峻此必肅舉峻以自代肅之意欲協和吳蜀以拒操而不用呂蒙之計也權雖用其言而意實不在峻峻亦知之故力辭而卒以授呂蒙史謂眾嘉峻之能以實讓蓋以肅之薦峻爲非是乃諱之而不著其語此其情事曲折雖於諸史略無所見而千百載後猶可以意度之也

白田草堂存彙卷五

三 廣雅書局

孫策創業江東自藉攻戰之力而於張昭張紘虞翻俱待以師友之禮委而用之所謂爪牙信布腹心良平不專以武穴也至權時張昭張紘雖見尊禮而不復任用昭且幾不免而翻竟以竄死惟顧雍潘濬輩從容諷議得安其位陸遜有大功而以數直諫憤恚而卒周瑜魯肅幸以早死不與陸遜同禍而亦恩不及嗣其所愛重者惟呂蒙凌統甘寧周泰輩以視策萬萬不逮矣其保有江東者以蒙輩爲之用得其死力而其不能廓大基業上窺中原者亦以此孫盛之評蓋得其實矣而通鑑不著其語故附論之

白田草堂存彙卷五

番出許之璇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白田草堂存彙卷六

寶應王懋竑撰

禱著

恭記 聖祖仁皇帝兩事

聖祖仁皇帝秋審獄囚有以刃刺人股致死而抵法者 聖祖曰刺股尚非致命傷此可寬也大學士吳正治對曰當念死者之無辜 聖祖曰朕非直欲赦之當可議緩決耳竊謂 聖祖惻隱不忍之心而吳公之對則真大臣之言也

聖祖嘗問翰林侍讀學士崔蔚林曰朱子之格物王陽明之格物二者孰是對曰朱子不是王陽明亦不是 聖祖作色曰然則汝說轉是邪未幾罷職 聖祖之學專主朱子其衛道甚嚴

白田草堂存彙卷六

廣雅書局

而承學諸臣不能推闡 聖訓輒以消亂其間而纂輯諸公率多陽合陰離疑誤學者後來當以 聖祖之意釐正之此兩條皆得之吾邑侍讀喬公

曾大父泰和公炳燭編跋

余家讀書爲學自曾大父泰和公始泰和公與劉職方公練江同時少後而以喬侍御公聖任爲姊夫故其淵源略有承接生平不爲文字講解而篤實力行一以忠厚退讓自守雖與侍御公出處不同而其大概相似也懋竑少時訪求遺集不可得見僅於故匱中得四書彙三首及家書數紙大父訓導公題其上云片紙隻字毋使遺逸則當大父時已不可多得矣今年夏四月從弟懋綱忽以曾大父手書炳燭編見示云得之廢書中再

拜捧玩不勝驚喜炳燭編者蓋取師曠語是時曾大父年已七十矣細書累幅字畫端謹凡二百餘行無一筆懈散所鈔多呂

新吾先生呻吟錄中語皆切近可行不爲虛渺之談仰見前人

耄而好學進德不倦之實功而所以收佑後人者至矣此真吾

家寶玉大弓之傳而子孫當世世守之者也抑懋竑又有感焉

自泰和公以及懋竑蓋四世矣康熙中喬侍讀公畫川脩邑志

作泰和公傳云吾邑書香之盛未有過王氏者識者卜其後之

必昌後叔父脩撰公大魁天下果符其言十餘年來亦漸不如

前矣而世傳之緒轉以陵替今此卷出於廢棄之餘意者曾大

父在天之靈默有以啟佑後人者庶幾讀書爲學忠厚退讓之

傳其復振乎此懋竑之惓惓所望於後來者蓋不徒以科名之

白田草堂存彙卷六

廣雅書局

盛而又別有敬書其後而以其卷歸之懋綱弟俾謹藏之時出與家子弟共觀焉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尙其念之哉尙其念之哉乾隆庚申十月朔曾孫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懋竑謹記

記邵氏聞見錄語

邵氏聞見錄記明道先生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相矣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又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竊謂此乃邵氏因明道論新法之語而附會之非明道語也蓋王荊公之高志厲行文章議論本與諸君子合其得君行道固將以濟世安民特以所學不正又以狠愎自用故明道欲優游委曲待

其自悟而改之是以有新法之行亦吾黨激成之語然又曰此自思則如此今日許大氣談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譬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也亦自見其難以轉移之意矣若蔡確章惇輩乃小人之雄豈可以荆公爲比而與之共政蓋猶不同器君子小人必不能以相合與之共政事事皆可以掣吾之肘稍久則乘間抵隙司馬諸公且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何轉移之有哉倘哲宗僅一中主其昏謬不至若是之甚則必無元符紹聖之事而衣冠之禍可以不作且是時哲宗方幼紹述之事未萌明道何能預知之夫士君子居可爲之地乘得爲之時惟問其事之當爲與不當爲而不必論其事之濟與不濟至於禍患尤非所恤以魏公寧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

白田草堂存藁卷六

三

廣雅書局

爲之語及溫公天若必無此事之語推之則後來之禍固君子所不懼也哲宗雖以紹述爲名而其實乃有恨於宣仁故盡反其所爲而并及宣仁所用之人章蔡因其機肆行報復誅流竄極以使其忿其於君德朝政國計民生一切不問凶德參會君臣上下各逞其欲以馴至靖康之變所謂天實爲之當宣仁末哲宗失德已著呂范諸公不深惟社稷之計廣引正人爲之輔弼屏除姦黨絕其萌芽而乃以調停爲區區自全之策卒之潰敗決裂不可收拾雖非盡呂范諸公之過而亦有以致之論者不此之咎而反追咎溫公申公不與小人共政豈不誤之甚哉程氏遺書及淵源錄皆載邵氏所記文集中答張呂二先生書亦有及此者疑皆未定之論也邵氏言至今四十年而言

益驗則固記於四十年之後而諸門人所錄略無及此者其非明道本語無疑而猶未敢定也姑記於此以俟後之君子攷焉元祐時行道者僅一蔡新州確若呂惠卿章惇蔡卞輩皆布在列郡未有毫毛之傷但以退休散地怨入骨髓元符紹聖間乃力爲報復必欲置元祐諸公於死地其仇恨如此是後羣奸相繼根據盤互并爲一黨歷數十年牢不可破竊恐周孔復生亦無能變化之理張呂二先生蓋有疑於此而胡氏所記尹氏亦疑此語則前輩多已及之而答張呂書所云自是一時所見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

答張書在庚寅
答呂書在甲午

白田草堂存藁卷六

四

廣雅書局

以君子小人不可共政又引舜去四凶孔子去少正卯爲比則非復廖錄之舉例矣又百二十三卷某錄云溫公直有旋乾轉坤之功此心可以質天地通神明豈容易及後來呂微仲范堯夫用調停之說並用小人所以成後來之禍今人不歸咎於調停反歸咎於元祐之政若眞見得君子小人不可雜處如何要委曲遮護得此條尤說得盡愈可證答張呂書之非定論矣又案百三十卷鄭可學錄問明道其政之說亦是權曰是權若如所說縱不十分好亦不至如他日之甚此亦在辛亥後恐是偶然答問之辭或記者之誤當以某錄爲正也

文集辛亥與留丞相書言元祐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民到於今賴之又言元祐之失在於

分別之不精而不可以爲己甚至其後書又力言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則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雖舉朝皆君子而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際抵觸皆足以爲吾患況在侍從之列丞弼之任乎其言至爲深痛雖不及元祐時事而其大旨與答張呂書則迥異矣兩葉錄以與留書夜之尤爲明據范滂夫唐鑑言有治人無治法朱子嘗鄙其論以爲苟簡而晚年作社會記則亟稱之以爲不易之論而自述前言之誤蓋其經歷已多故前後所言有不同者讀者宜詳攷焉未可執其一說以爲定也

答張敬夫書有伯恭不憚下問之語此在嚴州時伯恭以己丑十月至嚴州而朱子以九月丁母憂歲內不得有書其在庚寅

白田草堂存藁卷六

五

張雅甫局

無疑也答呂伯恭書有見外書胡氏所記之語外書成於癸巳故當在癸巳後而呂集敘論淵源於戊戌非是或云在甲午七月後其云大抵自庚寅至甲午僅五年故答張呂書所見略同皆時未定之論耳

書杜北征詩後

隱居詩話曰唐人詠馬嵬事多矣世所傳者劉禹錫曰官軍誅倭幸天子捨妖姬白居易曰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叛逼追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豈特不曉文章體裁抑亦造語蠢拙失臣子事君之體老杜則不然其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乃見明皇鑒夏殷之敗畏天悔禍賜妃子以死官軍何與焉今

案此論直不諱文義而妄爲之說不獨老杜笑之卽劉白亦笑之矣以褒姒比楊妃則明皇爲何等主而歸其功於陳將軍詞句雖略而指意明白蓋有過於劉白之所言是豈明皇鑒於夏殷之敗而自誅之者古人文字元無忌諱唐世詩人尙有小雅怨譏之遺而猥以末世諧媚心腸妄爲測量使古人之指意晦昧而不自於後世可歎也昔石湖范氏議元次山中興頌爲不合頌體其自述云恰逢健筆剛題破從此磨礪不是碑而朱子直以諂子目之至今爲笑魏泰所論與之正同也

劉白直敘其事其詞迫其情危使後世讀之爲之悚然色變足爲千古之殷鑒而老杜洞觀於興廢存亡之故以爲不誅國忠不誅貴妃必不能成中興之功其識又遠出劉白之上矣故曰

白田草堂存藁卷六

六

張雅甫局

姦臣竟趙鼎同惡隨蕩析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伏鐵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此言中興之功由於誅國忠貴妃而國忠貴妃之誅則皆陳將軍之力而以管仲比之其詞慷慨壯烈所以謂之詩史也昔黃涪翁論北征南山詩以詞語論則南山勝若書一代之事與國風雅頌相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亦可此在古人已有定論而竊怪注杜者之不引此而反載魏泰之妄語也

論語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此爲證父攘羊言之言斷不可證父之事耳非謂改易事實顛倒是非爲親飾辭怙過也書不諱賈鯨事獨不爲舜禹計若以爲尊親諱例之則虞夏之臣子當蒙首惡之誅矣詩無魯風而載驅之詩則錄於齊夫子獨不爲魯

諱而刪之乎春秋隱公閔公不書然此魯無南史董狐之筆爲時君諱爾夫子因而不革而不地不葬已見其實至如夫人孫子齊夫人孫子邾夫人數會齊侯皆國之大惡而曾不爲諱他如納郕鼎丹楹刻桷閔月不告朔公四不視朔之類皆直書之未嘗諱也唐太宗謂褚遂良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乎對曰臣職司載筆不敢不記劉洎曰藉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此正得古人臣之義後世不知此而徒舉爲尊親諱之說所以人臣少有擬議輒加以誹謗先朝之罪而元符紹聖之禍歷千載而不息也司馬遷作史記不虛美不隱惡自劉向揚雄皆以爲實錄而王允以爲誦書俗儒之論往往如此故因魏泰論詩語而附及之未知後之君子以爲何如也

白田草堂存稿卷六

七

玉山講義攷

案果齋李氏所云晚年始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蓋指此數書而言以今攷之皆發明性善之指說出地頭名目如韓子原性人之所以爲性者五人之所以爲情者七之例非有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之意若呂齋所記自是記錄之誤故并載諸書而附呂錄使後之讀者有攷焉

玉山講義程琪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卻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日當體會何者爲仁何者爲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

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卻爲後世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性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到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博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淆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自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

白田草堂存稿卷六

八

廣雅書局藏

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於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孰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

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

白田草堂存彙卷六

九

廣雅書局

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耳夫子所以賢於堯舜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猶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昏濁清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爲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

去之則爲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爲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爲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爲而其性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爲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爲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欲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固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可與進善之萌芽也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

白田草堂存彙卷六

十

廣雅書局

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可必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乎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不眩眩厥疾不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爲甚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爲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工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縱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卻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至崇禮蓋道之爲體其大無外

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尊德性以全其大
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敦厚則皆
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則皆道問學之
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為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
其力要當時時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
於道體之全無有闕處矣

案此說是因問者言孔孟之言同異而發明性之所有仁義
禮智四者即孟子非由外鑠我我固有之之意只是講明道
理地頭名目而其歸宿處在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
工夫處數語非是教人回頭轉腦向自己心中識認四者模
樣也故其後又曰須更在自己分上實下工夫始得若只如

白田草堂存案卷六

七

廣雅書局

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又曰識得性善則知堯舜之聖不是
強爲識得堯舜做處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則豈徒向心
中認取四者之謂邪又後云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工夫始得
中庸所謂尊德性也然尊德性便有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
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為主
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其歸宿處只在於此亦可謂
明白而無疑矣答陳器之林德久兩書亦只發明前段之意
而於下工夫處卻未之及至呂熹所記則直以識認得裏面
物事模樣作工夫且謂敬是第二節事明與玉山講義相背
此記錄之誤不可以不辨也

答陳器之書云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

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
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
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熾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
憤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恐其如無星
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
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
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僞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
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
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茲
由其中開眾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
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

白田草堂存案卷六

七

廣雅書局

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
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
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
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
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
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
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
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
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邇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
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個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
而禮則仁之著也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

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陽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於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收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又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

白田草堂存稿卷六

三

廣雅書局

出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而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而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義故元爲四端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脂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案此因玉山講義而發明之其言九詳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若此蓋是理之可驗依然就他發處驗得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知其必有是理於內然則孟子之謂性善亦邇其情而逆知之如此發揮明白只說道

理地頭名目如此非教人於此做工夫也做工夫處玉山講義已明言之此因問者未之及故不復道耳若如呂齋所記要識認得四者是甚模樣物事則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與林德久書皆無此語試循其說而求之四者是甚模樣物事如何各各於心中分別出來真所謂沒世窮年而不可以得矣又四者各有模樣物事仁義對立則又有二者模樣物事仁包四端則又有一箇模樣物事智能成始成終則又有一箇模樣物事一心之中紛亂已甚迷惑昏悶不可爬梳雖禪家之庭前柏樹子毛布衫鎮州大蘿蔔亦不至如是之軼轢也李公晦所云晚年始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蓋由不細攷此數書之意而爲呂錄所誤不知朱子之意只孟子

白田草堂存稿卷六

南

廣雅書局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只此一語可了無此等說數也昔朱子嘗言黃太史灝落之語延平先生拈出特令學者識得有箇深造自得氣象以攷所得之淺深不意一再傳其僣乃至於此則公晦輩誤認話頭之弊朱子早已明斥之矣

答林德久書云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得四者今人都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

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擬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案此書前有後書所疑之語必因德久疑於玉山講義而特發明之其云不是先有箇虛空底性旋生四者出來亦不是有箇虛空底性包卻四者是又玉山講義所未及也既云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即云非有形象方所可擬可摩既云識

白田草堂存彙卷六

廣雅書局

得意思情狀似有界限即云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纔下一語便即掃去正恐人錯認話頭故又云此處極難言故孟子只於發處言之又曰本體無著莫處只可於用處看其語自是分明是說地頭名目如此如中庸說率性之謂道不是教人回頭轉腦於心中識取四者分別界限如呂齋所記云云也呂齋所記則是實有此四塊磊塊在心中而又實有牆壁遮欄分別處矣後答林書又云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行之性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此又因有疑於界限之說而答之只是發明非是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有四者出來之意與呂齋所記自不同也

答方賓王書云蓋人之性皆出於天而天之氣化必以五行爲用故仁義禮智信之性卽水火木金土之理也木仁金義火禮德之實也仁義禮智同出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恭敬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情也心則統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辨而不害其同脈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

白田草堂存彙卷六

廣雅書局

此書在己酉其分別性情體用最爲明了玉山講義蓋本於此而加詳耳皆是講明道理欲學者識得仁義禮智爲性之德而仁之貫四端則又推言之而非如呂齋所記體認甚底模樣物事之云也四者各是模樣物事而仁之貫四端智之成始成終又是甚底模樣物事邪學者觀於此亦可以曉然矣故附載焉

答或人云孟子語四端只欲入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體其爲何物也無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像認得此箇精靈而不求之踐履之實若曰一面擴充一面體認則一心而兩用之亦不勝其煩擾矣

案此答或人書不詳何時疑是早年語然可證體認是甚模

樣物事之非故附載之

國秀問向曾問身心性情之德蒙批誨云云宋桀竊於自己省驗見得此心未發時其仁義禮智之體渾然未有區別於此敬而無失則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自有條理而不亂如此體認不知是否曰未說到敬而無失與未有區別及自有條理而不亂在且要識認得這身心性情之德是甚底模樣說未有區別亦如何得雖是未發時無所分別然亦不可不有所分別蓋仁自有一箇仁底模樣物事在內義自有一箇義底模樣物事在內禮智皆然今要就發處認得在裏面物事是甚模樣故發而為惻隱必要認得惻隱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發而為羞惡必要認得羞惡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禮智亦如

白田草堂存藁卷六

七

廣雅書局

之譬如木有四枝雖只一箇大根然必有四根一枝必有一枝也又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褊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夾襖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黑底虛靜換做箇白底虛靜則八窗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黑底虛靜終身黑渾渾地莫之通曉也

呂壽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智信先生怒曰觀公狀貌不離於

嬰孩高談每及於性命語眾人曰他只管來這裏摸這性性若是去捕捉他則愈遠理本實有條理五常之體不可得而測度其用則為五教孝於親忠於君又曰必有本如惻隱之類知其自仁中發事得其宜知其自義中出恭敬知其自禮中出是非非知其自智中出信者實有此四者眼前無非是性且於分明處作工夫又曰體不可得而見且於用上著工夫則體在其中次夜曰吉甫昨晚要見性中有仁義禮智無故不能發惻隱之類出來有仁義禮智故有惻隱之類

白田草堂存藁卷六

六

廣雅書局

案呂壽錄乃余國秀問疑國秀所記國秀無錄故見於呂壽錄中蓋因玉山講義而言其云於發處認得裏面底物事是甚模樣又與玉山講義不同以答甘節語攷之則斷斷非朱子語玉山講義先說道理地頭名目其歸結做工夫處在尊德性道問學答陳器之林德久兩發玉山講義之意而於做工夫處則未之及如壽錄則竟以識認尋求為工夫程子嘗識呂氏求中於未發之前為非中庸或問發明之而并以楊氏所謂驗所謂執亦有呂氏之病壽錄所云蓋不止於求中與驗與執者雖沒世窮年而必不可得也故錄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林德久兩書而附呂壽錄及答甘節語於後則壽錄之誤不辨而自明矣

呂壽所記本之余國秀文集答國秀第二書有云須理會得其性情之德體用分別各是何面目始得須逐一體認玩味令日用開發見處的當分明也此錄與所問語全不對值而

呂壽所記蒙批誨云云似指此而云問身心性情之德則此條問語又初無此語也又一條問語甚分明而答云須是實識其裏面義理之體用乃爲有以明之亦與問語不相對值此不可曉而實識得裏面等語又他所未有即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林德久書論性情體用甚詳而亦未有此語也呂壽所記自是國秀之意而於文集答語亦有不能無疑者姑記於此以俟質焉

攷文集答方賓王胡季隨書皆門人代答而朱子爲之刊正者則他書亦多有之不必朱子一一親答也又有問目甚長而批示止數語自己各付其人家中未必盡存底本其後或從各家搜訪以來其中不能必無譌誤如答余國秀語答問

白田草堂存彙卷六

九

廣雅書局

都不相值其譌誤自顯然則文集尙有不可盡據者況語錄乎呂壽所錄斷不可信胡勉齋先生謂不當以隨時應答之語易生平手筆之書而辭敬軒先生亦屢言當以朱子手筆之書爲主蓋以此也

答何叔京書云天理既渾然

既有疑

然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

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全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卻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更以程子好學論首章求之即可見得果然見得即心性仁愛之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則天理渾然即性也玉山講義已發其凡於此矣此書在癸巳甲午間距甲寅二十年而其言若合符節如此則謂晚年始頗指示本體豈其然乎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玉山講義乃因程琪之問而發明之只孟子此數語耳答陳器之林正卿又因玉山講義而發其他則未嘗數數言之也故於末附此一條尤可以證晚年指示本體之說之非

答呂子約書云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

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

白田草堂存彙卷六

十

廣雅書局

之意非謂内外交相養

非字疑當作所

與此章之文本不相及不須如此分疏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虛秉彝天性皆是推本而言

若其工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閑邪勿聽處可更詳之

案此書爲程子四箴言卻可爲玉山講義之證玉山講義前

段所言仁義禮智皆是推本說泛言其理之如此非是說做工夫處至後段之尊德性道問學方是正說做工夫處其答

陳器之林德久書只發明前段之意而不及後段做工夫之說呂壽錄蓋誤認此決非朱子本語後來推衍愈多泛濫都

是錯認了話頭故附此條於後以疏通證明之學者參攷於此亦可以洞然而無疑矣

答呂子約書云論性則以仁爲本此只是泛說論義理則性中

只有仁義禮智而仁爲孝弟之本論爲仁之功夫則孝弟是仁中之最緊切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

案此書當在壬辰癸巳間蓋早年語也然正與玉山講義相發明論性則以仁爲本此是泛說非謂做工夫處如玉山講義所言亦只是泛說論義理地頭名目如此若如呂齋錄則必向心中識取物事模樣竟作做工夫處全非朱子之意矣以此書證之則呂錄之誤亦不待辨而明矣

或問覺得意思虛靜時應事接物少有不中節者纔是意思不虛靜少閒應事接物便都錯亂曰然然公又只守得那塊然底虛靜雖是虛靜裏面黑漫漫地不曾守得那白底虛靜濟得甚事所謂虛靜者須是將那黑底打開成箇白底教他裏面東西

白田草堂存彙卷六

三

廣雅書局影印

南北玲瓏透徹虛明顯敞如此方喚做虛靜若只確守得箇黑底虛靜何用也

沈備錄

案呂齋錄在己未沈備錄在戊午後此條則同聞而別出也沈錄答問恰相對值意思亦極通貫其云黑底虛靜者則如坐禪入定專守此心之謂也其云白底虛靜者則由講論致索使道理洞徹此心虛靈不昧之謂也即大學之物格知至孟子之知性知天其以虛靜爲言蓋因所問而答之而大意自極分明呂錄則則人要識得這物事等語與沈錄大不同明係國秀自以己意託之朱子以合前說且云敬是第二節事則是先要識得此物事而後虛靜虛靜而後能敬也豈其然乎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朱子再三言之問者曰於

敬而無失上用功原自不錯今反謂其夾雜鶻突而所云識得這物事與問語全不相對值必非朱子語也只以沈錄對勘之則其得失自見而呂錄之不可據亦不待辨說而益明矣

白田草堂存彙卷六

白田草堂存彙卷六

三

廣雅書局影印

番出許之璇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順德李肇江再覆校

白田草堂存彙卷七

襟著

寶應王懋茲撰

朱子答江元適書薛士龍書攷

答江元適書云熹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不敏知識未離於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而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

甲申

案朱子早從屏山籍溪二公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自受學延平後斷然知釋氏之非矣其云以先君子之餘誨而不及

白田草堂存彙卷七

廣雅書局影印

劉胡者以兩公皆爲禪學獲親有道則指延平先生此書所敘最明學部通辨不載江書又誤以答江書許書附於庚寅之後故斷以爲據謂朱子四十以前皆出入釋老之學此爲大誤正學攷既覺其誤而仍不載江書其亦無所據矣

答薛士龍書云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願嘗側問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絲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壬辰

案側問先生君子之餘教自指延平此書在壬辰以癸酉見延平計之適二十年矣概言之故曰二十餘年也舊以爲二字衍文非是然謂兼指佛學亦未然也

附文集注 答薛書在辛卯朱子四十二歲以答江元適書參攷之所謂出入老釋者十餘年則自十五六歲至二十六七時趙師夏跋延平答問言同安官餘反復延平之言而知其不我欺自同安歸在丁丑朱子二十八歲自此以前所謂出入老釋者也薛書云側問先生君子之餘教自指延平而自丁丑至丁亥戊子正十餘年所謂馳心空妙之域者也戊子己丑後則所謂困而自悔與一二友朋并心合力者其指意分明可案矣故疑二十餘年二字爲衍文若謂統指四十

白田草堂存彙卷七

廣雅書局影印

歲以前則辭書側問先生君子之餘教與江書先君子之餘誨不合而江書復親有道明指延平是即辭書側問先生君子之餘教其歲月先後亦自曉然至斷自丁丑而後則至辛卯僅十五年即以癸酉受學延平言亦止十九年無二十餘年若事舉成數則可云二十年不得云二十餘年也通鑑不察兩書所指之異而概以朱子四十以後始悟老釋之非因已大誤正學攷既識其誤而以爲不專指佛學是亦不察夫二字之爲衍文而欲統而一之則與兩書之文義既有所不貫而歲月參差適足啟學者之疑矣故妄以二字爲衍文而附論之如此 又案薛書在壬辰自癸酉至壬辰已二十年繫言之故云二十餘年耳二字不必爲衍文也朱子悟老釋

之非在再見延平後與汪尚書許順之李伯諫書確然可攷
通辨不載江書而僅以馳心空妙一語斷之爲四十以前出
入老釋誤之甚矣辨之自正學攷始而余因而申之然皆不
免小誤信乎古書之不易攷而立說之未可以輕也

答陳正己書云熹自年十四五時卽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
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所幸內無
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
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者真
不妄也

此書程系於乙巳後案書末云近來漸
中覺論峰起自是甲辰後程注是也

案朱子自十四五歲卽有意於爲己之學其從釋老乃是用
心地工夫故延平云渠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皆就裏面體

白田草堂存彙卷七

三

廣雅書局

認者也其讀論語孟子諸經攷訂諸儒語錄亦卽於此時下
手所謂內外兩進者自其少而已然矣自受學延平後悟老
釋之非而受求中未發之說其於問答講究益詳而反求諸
心未有深得聞南軒得胡氏之學而往問焉亦未之有省而
自悟夫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人生而後皆已發其
未發者無在而無乎不在自以爲無復疑矣而南軒猶以爲
終成兩物迨後至潭州與南軒語不合蓋南軒以延平求中
未發默坐澄心爲非而朱子亦卒從南軒之說先察識後涵
養二年間所見都如此至己丑而乃悟已發未發之分力爲
南軒諸公言之南軒亦以朱子之言爲然而先察識後涵養
之語猶守其舊朱子已深斥先察識後涵養之非而於涵養

一段工夫又仍主延平說故有以靜爲本之語至庚寅與呂
伯恭劉子澄書始提撮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
語與林擇之書極言敬字親切之妙蓋生平學問大指已定
於此而於延平之說亦未有所擬議也甲辰與呂士瞻書戊
申與方賓王書始言求中未發之非而大學或問則直指敬
字爲聖學始終之要中庸或問又明斥呂氏求中之說其他
語錄發明此意者如楊道夫錄葉賀孫錄其言皆確有可據
其前後異同之際亦略可攷矣今以答陳正己書攷之則自
四十以前用功原未嘗有誤所謂內外兩進者蓋無所不用
其至特以所見未爲端的而出於想像臆度自己丑庚寅辛
卯而後蓋類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其年歲亦略相似

白田草堂存彙卷七

四

廣雅書局

自是涵養益密省察益精所謂上達不已日新者亦非後入
所能窺測矣未引程子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則亦明言
學雖受之延平而自得之妙非延平之傳所能盡也大抵此
等向上地位與吾人相去甚遠今以江薛兩書並陳書與文
集語錄而略窺測其大略如此未敢以爲必然也後之君子
當有以攷其是非焉

此論其大略如
此更須攷訂

答何叔京書云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
人爲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
方幸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頽梁壞之歎
悵然如瞽之無目隨地索塗終日而莫知所適也

此書在甲申與江書略同其云求之不得其要卽江書求之

不得其處指出入老釋而言處字或誤也辭書求之不得其術語句相似而所指各有不同不可合爲一說故并載此而附論之

又案延平行狀所以發明延平之學者至矣以今攷之則朱子不可謂不盡得其傳也而朱子之自言如此中和舊說序亦云受求中未發之旨而未達假假然如窮人之無所歸則古人之所至豈後人可以意見窺測者而嘵嘵多言祇見其不知自量也今所攷訂雖皆據成說不敢自立一論然以已意揣度不免有錯解處所望後之君子有以辨而正之也

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學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

白田草堂存藁卷七

五

廣雅書局影印

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侯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謂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欲復求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癸未鄉試其云甲申以下載自庚辰至甲申辨禪學諸書以證答江元適書案此答汪尚書第二書在癸未自敘初年爲學始末最詳此時於儒釋之辨已自判然而其詞猶未甚決故書後有未嘗敢公言詆之之語至第三書不言釋氏而所言逃儒入禪之弊卻最明切此與二書不遠第七書則在壬辰癸巳後所見益真而其詞益厲與前書迥然殊矣學部通辨亦止載第二書尚有所未盡也

答汪尚書書云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嘗

以徑易超捷不歷階級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則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西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蓋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況俟之而未必不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僣虛度歲月而假假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靈煩并略靈下毋高靈淺毋深靈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眾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至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癸未

白田草堂存藁卷七

六

廣雅書局影印

案前書在癸未此書書亦在癸未或甲申其不及李先生者自別有書而文集不載也自循下學上達之序以下生平學問大指已定於此其乙酉丙戌丁亥戊子數年之間求未發之旨而未得所謂反而求之未得箇安穩處元非錯用工夫也庚辰以後元不爲佛學特其反觀內省有略相似處故曰馳心空妙之域此正所謂吾學與禪學差處只在毫釐之間者因思明道自見周茂叔後猶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大率類此必非師其人尊奉其書也博聞多識蓋爲汪公言而論

自儒入禪尤爲分明故并錄此書而附論之

答汪尚書書云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厭厭久而後有得焉則自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之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正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離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

白田草堂存藁卷七

七

廣雅書局影印

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癸巳附錄
云王辰

案此書言釋氏之禍最切與第二書未嘗敢公言識之所見絕不同蓋相去幾十年矣存齋記作於戊寅又在第二書之前故所言有未盡離乎舊見者學藝通辨之言固未可盡非也

答李伯諫書云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去之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行而然所取所舍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

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與業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故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爲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叛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又書云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爲要釋氏論性以無心爲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爲非竊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爲己而就此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禮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爲妄而欲去之

白田草堂存藁卷七

八

廣雅書局影印

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非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爲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爲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爲此二本而枚其辭也又書云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語甚當據此正是蓋所疑慮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缺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論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有不同處其發有差他御全不管着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

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原不相連屬但有開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

甲中

答許順之書云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爲害亦不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況此非特毫釐之差乎當且以程先生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慈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闕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

白田草堂存彙卷七

九

廣雅書局

矣蓋爲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目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爲戒而不可以學也庚辰鄭又書云壬午云大抵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閒偶因記憶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曲直較勝負也想見孟子之闢楊墨亦是如此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今觀所與祝弟書乃有謫釋氏之語殊使人驚嘆不知吾友別後所見如何而爲是語也及細讀二書則所怪者不特此耳且論其大者如所云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

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邪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得破便成已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看不破便喚作謫釋氏亦何足怪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工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著擴開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會方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眞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爲資神養真胡茶自己之說而已也

附

戊子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

白田草堂存彙卷七

十

廣雅書局

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歸來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未有所得故見延平

鄭可學錄

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卻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叩問但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隨人相說試官爲某說動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卻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卻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權倚閣起意中

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案答許書在庚辰答李書在甲申已力闢禪學矣與癸未答汪書相合其戊子癸巳兩書則附見焉語錄所載尤詳明其云卻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者則癸酉見李先生之後也其云將禪權倚閣起且將聖人書來讀則戊寅再見之後也其云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者則庚辰受學之後也

答程欽國書云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大概此

白田草堂存彙卷七

上

事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為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也

答許順之書云當以二程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為標準反復

玩味只於平易整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

當新奇高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

為從前相聚時稟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

成相誤轉以自咎耳

又書云此間窮陋夏秋間伯崇來

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所契幸秋來老人粗健心閒無事得

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使方有下工夫處目前真是一盲

引眾盲耳其說在石丈書中試取觀之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

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試舉似石丈如何

答何叔京書云慕雅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

益所恨不得就正於高明耳

又書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

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

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

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

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巾也脫然之語乃先生稱

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釣之魚當時豈有是邪然學者一時偶有

所見其初皆自悅以爲真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

淡泊又久則遂滅滅而頑然如初無所睹此無他其所見者非

卓然真見道體之全特以間見端度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同

至言觀懿行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泊失其依歸而又加以歲月

之久汨沒浸漬今則兀然爲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

及不覺悵然未知終何所止也

又書云體驗操存雖不敢廢

然竟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間矣所患絕無朋友

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憤憤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

正天理人欲消長之機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

何向來所疑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

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克己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

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為主而諸君子訓義於

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

人所記錄亦不能無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 又書云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機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之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竟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伯崇近過此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

俱丙戌

答張敬夫書云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物接之際爲未發邪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

白田草堂存藁卷七

三

廣雅書局藏

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格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孽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此致察而操存之則庶其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 又書云前書所指正恐未得端的茲辱誨諭乃知尙有認爲兩物之弊當時乍見此理言之惟恐不親切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

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龜山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爲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際字便是病痛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邪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目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

二書俱丙戌

又

書云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大抵只是籠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景象便執認以爲是了卻於致中和一句不曾人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腳下工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瀉倒海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

白田草堂存藁卷七

四

廣雅書局藏

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家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 又書云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則已發者人心而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自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

而爲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桅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

案答張敬夫四書皆在丙戌攷答何叔京書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與此數書意同何書在丙戌四書言范伯崇過建陽何書亦及之則在丙戌無疑又述伯崇言老兄抽閑啟鍵則自朱子所獨見非至長沙後與南軒共議之也向以爲戊子誤范伯崇以丙戌夏秋間過建陽見與許順之書何書所云則丙戌冬再至也書未及雜學辨跋此最

白田草堂存案卷七

五

廣雅書局

證明

答羅參議書云欽夫時收安問警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近乃覺此非面未易究也又書云塊坐窮山絕無師友之助惟時得欽夫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潛味之久益覺日前所問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幸甚幸甚元來此事與禪家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卻甚占地位今學者既不知禪而禪者又不知學互相排擊絕不割著痛處亦可笑耳參議卒於戊子

四月此二書在丙戌

答何叔京書云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記其言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

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喻前言往行因君子之所急慕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若若默會諸公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不爲言句所桎梏亦爲合下入處親切也又書云博觀之獎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嘉近日因事方有省發處如爲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處當作力有下工夫處乃知目前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數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

白田草堂存案卷七

廣雅書局

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且戊

答石子重書云持敬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卻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然行將去此有終始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工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爲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爲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議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爲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思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卻是要見得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爲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

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卻恐顛倒備個非聖門求仁之學也戊子

案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前答南軒書中語而言當時之意可見與此書非一時矣前四書之在丙戌前而非戊子此其確證也

答程允夫書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臥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已物敬夫所作良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攷證古聖所傳門廷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戊子
與曾養父書云敬夫爲元履作齋銘曾見之否設納去其言雖約然大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實左右也戊子

白田草堂存藁卷七

七

答林擇之書云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紛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慎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也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蓋詳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爲近之然未免有病嘗問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辜負此翁耳又書云古人只從力子常視無誰以上灑掃應對進退

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已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即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爲學之序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體素立則其用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此兩書當在已丑

白田草堂存藁卷七

七

附文集注 舊嘗問李先生論此甚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已不能盡其曲折矣案中舊說序自李先生殁求未發之旨而未達乃往講之南軒亦未有省後乃悟夫已發未發渾然一致及丁亥過潭州卒從南軒受胡公之學南軒蓋深以延平默坐澄心爲非見語錄聞則於求中未發亦必以爲不然所見不同蓋在此時至己丑而悟已發未發之旨則又仍從延平之說但延平不言已發而朱子則通言之故曰即其已言而所未言者從可知也後十餘年至甲辰與呂士瞻書乃有疑於延平求中之說而謂當以程子之言爲正至戊申與方賓王書則斷然言之此其前後異同之際見於書問可攷者如此

從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陳湛之靜中養出端倪則近之矣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陽明之致良知亦類是也此皆朱子未定之論後來所不用者乃知後人之創為異說其實則拾前人之所棄以自珍爾答林擇之書云伊川論中真靜二字謂之就常體形容是也然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豈非常體本然未嘗不靜乎唯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熹嘗以為靜者性之貞也不審明者以為何如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爾觀此則學者用工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腳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動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爾前此所論敬義即此理也

白田草堂存案卷七

九

廣雅書局

此與答南軒以靜為本書意同

又答林擇之書云近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諾但先察識後涵養之論執之尚堅未發已發條理亦不甚明蓋乍易舊說猶待就所安耳敬以直內為初學之急務誠如所論此事統體操存不作兩段日用便覺得力嘗驗之否又書云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唯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晰易為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不侔矣

二書

又書云意哀苦之餘無他

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廢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慄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庚寅

答呂伯恭書云嘉善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為獻

庚寅

答劉子澄書云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試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夫涵養之功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

以答東萊書致之當是同時亦庚寅也

白田草堂存案卷七

三

廣雅書局

附文集注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在庚寅已提撥此

二語後來終身守之此在與南軒論已發未發後

答陳師德書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亦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為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非如近世荒誕怪謬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懶從容平句讀文義之閒而體驗於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

庚寅

與師德書不詳何時師德卒於甲午其在甲午前無疑也朱

子後來舉此二語最多以此書與庚寅不遠故附載之

答張敬夫書云來論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而此恐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則即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蓋此心廓然初豈有內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言則須如此亦若操存出入之云耳更乞詳之

白田草堂存彙卷七

三

案朱子自延平發後求未發之旨而有所未契甲申送魏公樞與南軒相遇自是乙酉丙戌書問往來大抵皆講未發之旨而兩家文集不甚分明及攷人自有生二書皆在丙戌後二書亦同時向以爲在戊子非是中和舊說序所云問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蓋指甲申以後言之非指丁亥至潭州也丙戌四書朱子所自悟如此而又合之延平之說南軒尚有認爲兩物之疑及至潭州與語不合蓋南軒以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爲非是見廖子其於求中亦必以爲不然各朱子書亦有才尋中便不是了之語至於未發已發之說無可攷其後朱子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見於與程

允夫石子重何叔京諸書確然可攷迨己丑春悟未發已發之旨始以先察識爲非而獨重涵養大指謂涵養未發則已發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仍守延平之說也庚寅與林擇之書專言敬字之功親切要妙而與東萊舉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兩言爲入德之門爲學宗旨蓋定於此朱子有言此等向上地位吾人至此甚遠豈可以一二窺測況朱子用工次第豈後人所敢擬議今姑採諸書而爲攷其始末如此後之學者得以覽觀焉

白田草堂存彙卷七

三

指往潭州以答羅參議書攷之則指甲申後書問往來而非指潭州之行蓋參議遠在西蜀卒於戊子之夏而其兩書一言胡氏之學一言近有脫然處信所問於西林者不我欺與此四書相合自在丁亥前又序所云雖以程子之言直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信語亦見與叔京書中尤爲確證蓋朱子此時以已發未發爲一而南軒與言察識不言未發亦略相同故朱子詩云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具論謂有蓋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蓋皆以未發爲太極也洪本年譜以朱子與南軒相契者太極之旨而未發之旨此時朱則未相契此蓋應說或後人所增人非果齋元本也此時朱子從胡氏之說以察識爲下手工夫而不言求中未發則與延平異說及己丑悟已發未發之分而知先事察識之非於

涵養有特重焉則猶守延平之指已丑答南軒書言敬字通貫動靜而以靜爲本答林擇之書須先有箇立腳處方可省察非謂動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得力爾皆一意也至庚寅與擇之書始專言敬字工夫親切要妙而謂前日不知於此用力與東萊書舉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爲入德之要則已不盡從延平之說矣

包楊錄云李先生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楊錄在庚寅楊錄多可疑然此亦此條必有所自可證至甲辰答呂士瞻書方疑求中之非戊申答方賓王書則斷然言之而語錄楊仲思葉味道陳安卿沈莊仲所錄亦自分明大學或問言敬爲聖學始終之要中庸或問力辨呂

白田草堂存彙卷七

書

廣雅書局集

氏求中之非則其前後異同之論亦大概可觀矣

中和舊說四書皆在丙戌兩先生所見正同至潭州後亦無異論朱子詩云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南軒云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蓋皆以未發爲太極卽丙戌四書之意也范念德言兩先生論中和三日夜而不能合攷潭州諸詩戊子諸書皆無明據惟廖子晦錄南軒以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爲非而南軒後來書亦有只如此涵養才於此尋中便不是了則南軒固以默坐求中爲非是故向意其不合者在此而朱子卒從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戊子諸書可攷與延平異其與林擇之書後此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蓋指此至己丑悟已發未發之分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爲此論者則在潭州

與南軒同爲此論益明白矣是時朱子仍守延平未發之說而南軒雖印可未發已發之旨而先察識後涵養執之尙堅後又卒從朱子其時不可詳攷大約未久而論定也諸書所載俱未及此曲折而余前所敘亦未明了故附論之以俟後人之訂正焉

觀列子偶書云向所謂未發者卽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日因讀列子書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尙何存者卽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多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白田草堂存彙卷七

書

廣雅書局集

案朱子嘗言佛書皆剽掠莊列之言以佐其說與此跋同今自言舊未發說同於列子則毫釐之間與禪有近似者辭書馳心空妙之域蓋指此類此時已深闢禪又未識象山學節通辨謂其與禪陸合然不其然而或又謂馳心空妙統指佛學則亦誤也

答薛書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中和舊說序亦云忽近務遠厭常喜新語正相合初不言其有南北異轍東西分途之惑也與羅參議書言學與禪爲極相似所爭只在毫末此於毫末之間尙有未盡察者故於丙申復發之由是推之則通辨所云亦略有彷彿特其斷然以爲與禪陸合爲非是而云不專指佛學則朱子之意元不指佛學也

案與張欽夫第一書云學者於此致察而操存之此與後來先察識後涵養之論略有不同蓋以延平之指與已所見合爲一說故曰向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又曰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言而竟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皆主延平及至潭州與南軒語卒從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則與延平異矣故戊子諸書絕不及延平而已丑悟後始復及之近或以致察操存句爲據而謂此數書皆在戊子恐學者有疑於此故附論之於此致察而操存之察字卻輕卽延平所云默識而心契也操存卻重卽此便是涵養工夫所謂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此以已所見合之延平之指故云向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又云未能一蹴而

白田草堂存稟卷七

廣雅書局

附與呂士瞻書方賓王書

延平行狀云初邇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眾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於是也又云其後後學答問窮日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

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之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得力處耳又云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皆未足道也又云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間端示人大要類此

白田草堂存稟卷七

廣雅書局

答呂士瞻書云南軒辨呂與叔中庸其間病多後本已爲刪去矣但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於此兩句爲何如後學未敢輕議但今只當以程先生之言爲正則欽夫之說亦未爲非但其意一切要於闢處承當更無程子涵養之意則又自爲大病耳渠後來此意亦改晚年說話儘不干事也

戊申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

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有微細思亦自緊要不可以不放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晰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時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

白田草堂存藁卷七

毛

廣雅書局

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若令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楊道夫錄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比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便似

坐禪入定

葉賀孫錄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

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

陳清錄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或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卽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

陳清錄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先生頗不以爲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若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

沈問錄

問擇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者未發已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云學者不須如此

廖德錄

白田草堂存藁卷七

天

廣雅書局

朱子從學延平受求中未發之旨延平既沒求其說而不得乃自悟夫未發已發渾然一致而於求中之說未有所擬議也後至潭州從南軒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則與延平之說不同已丑悟已發未發之分則又以先察識後涵養爲非而仍守延平之說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已不主延平甲辰與呂書乃明延平之說爲有偏戊申答方書亦再言之而楊葉陳廖沈諸錄皆確然可攷自永樂性理大全略載數語混而不明而後來之論無及此者學語通辨云朱子初年答何叔京書李先生教人大抵全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說朱子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說後來乃以爲不然又

云朱子早年亦主此說以爲入道指說晚年見道分明始以爲不然其說頗詳雖有未盡其曲折者而其見則卓矣正學攷專主延平故於此置而不論年譜正譌蓋用余說而不及通辨則亦攷之未詳也

番禺許之璇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白田草堂存彙卷七

白田草堂存彙卷七

美

廣雅書局印

白田草堂存彙卷八

寶應王懋竑撰

禱著

題陽明先生立志說後

右陽明先生立志說卷末自志弘治甲子四月八日先生是年三十有二矣文集注云乙亥作蓋編集者未嘗見此本而據其彙以意定之故不合案年譜先生以壬戌予告歸越甲子秋應聘主山東試四月開家居故爲弟書此卷是時弟子初進於師嚴道尊之云數數致意焉至乙亥則官南都弟子從者常數百人且自甲戌以後專以致良知爲訓而卷中略不及此則集之誤無疑也陽明先生之學其所造之微非後學所能窺較然誦

白田草堂存彙卷八

廣雅書局

其書攷其行事則亦可得其大概高忠憲公曰文成之學蓋有所從來其初從鐵柱宮道士得養生之說又聞地藏洞異人之言後歸陽明洞習靜導引自謂有前知之異及謫龍場萬里那遊深山絕境靜專澄默功倍尋常一日恍若有悟此自得方於二氏與儒宗無與也竊謂此當爲定論是說之作在其未有深得時故所言大較依傍程朱而端倪呈露亦已別建綱宗學者於此可以攷其異同離合之故而集之所傳歲月前後或未必盡得其真也戊寅九月紫淵先生出此卷共觀於梁溪舟中卷故藏梁鶴林先生家今屬之喬氏云後學王懋竑敬記

題黃石齋先生書後

右石齋先生隸書鴻掌二大字草書感事詩十章謁陵詩一章

先生不以書名而奇崛古奧實冠諸家真淳翁所云挾以道理貫古今忠義貫日月之氣者凜乎其如見之也同時孟津王尚書鐸以書名天下自今觀之不啻涕唾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寶應王懋竑拜手謹識

書危太樸集後

右危太樸先生說學齋集兩帙賦三贊二銘二頌三記五十有一序七十有七共一百三十八首如議論雜著如書如誌銘之類皆無之蓋載其半矣此本出歸熙甫家後有熙甫跋然跋言一百三十六首其數不合或傳寫之誤也今年八月余於蔣編修蜀瞻所見奉天參領德明介夫語及是集介夫曰余家有之但不全耳蜀瞻因借鈔以來而屬余校正其原本謬誤甚多以

白田草堂存彙卷八

廣雅書局

文勢義理訂其可知者疑則闕焉余適溺於事在匆冗忙迫之中不能詳也蜀瞻又言李庶子巨來亦有是集卷帙稍增當借錄以補其未備熙甫別有訪求危太樸集詩一首蜀瞻並撮取以附其後太樸在黃柳之後傑出冠時至正間聲望甚重人明以謫死集遂散軼不大傳其文演迤澄泓視之若平易而實不可幾及非熙甫莫知其深也後之學者覽熙甫之跋與詩可以識其槩矣蜀瞻篤學嗜古訪求前人文集不啻若饑渴而介夫家多異書視本可傳鈔擬與蜀瞻至其家盡發其藏觀之尙未暇也姑誌於此云戊戌十月書

跋歸震川史記

往余客梁溪於武陵胡元方所見歸太僕點六史記元方言紐

筆不可據黃筆則原本也余閱之紅筆多泛濫黃筆每篇厘一兩圈元方語要爲可信是時未攜史記本子故未及鈔後得山陽戴西泚刻太僕史記例意甚愛之深以前者不及鈔爲恨今年來京師更從桐城張疊來借閱紅筆與胡本略相似而黃筆乃大異且顯然多謬誤殆不可解元方今在夔州其書不知置何所無以參攷張本又有青筆墨筆亦例意所有而皆漫無統紀疑必非大僕原本也太僕文集爲其後人刪改至見夢於坊人翁某今雖更刻亦未盡得其真況此點次本子獨藏其家豈無所增損改易且流傳既久其舛誤遺漏又不知幾何而欲因是以求太僕之意則已難矣余既以前不及鈔爲恨故亦依張本錄之而紅筆青筆墨筆則槩不復及以俟他日得胡本質焉

白田草堂存彙卷八

三

唐雅書局

開長洲汪武曹先生家有本乃諸本之所自出前往借未獲而常熟張君漢瞻精於太僕之學者也暇日當更往問之

此余戊戌歲在京師所跋也後家居又得常熟震川集舊刻本其族孫泓跋語言震川翁好言史記生平所讀至數十本往往不同各有指意則似點次本子原有不同者然跋又言史記藏於邑人今間已失是又似無二本而跋者亦未及見乃傳聞語耳跋又言震川選韓柳文有刻本爲俗人攙改非復原書以此推之則史記本子縱有流傳亦非復其真矣堯峯汪鈍翁好言震川展間其家有震川點次史記本問之其次子穀詒穀詒非能讀父書者但漫應之曰有武曹本既視之而漢瞻語亦不詳不能質其有無也或言武曹本爲諸本

之所自出而本之蕤峯家此亦無所據元方本已亡去不可得矣丁巳夏五月再校張本史記而并著常熟跋語於後後之人可以攷其得失焉

書淵明乞食詩後

淵明當晉宋之際抗志不仕其云性剛才拙與世多忤特不欲自明其意然觀淵明不肯一束帶見鄉里小兒則其高風遠致亦必非世俗所能羈紲矣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淵明蓋自度其身之必以窮餓死而卒無以報也其困窮之節守死不移已見於此詩矣坡翁哀之似未盡其意九原可作當必以余言爲然

書仲長統樂志論後

白田草堂存彙卷八

四

唐雅書局

東方曼倩云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嘗誦其言而旨之偶閱後漢仲長統傳見其所爲樂志論其意有相似者因錄之然所云良田廣宅舟車使令則不能以無所待此所以濡跡建安之朝而不能自潔其身也曼倩依隱玩世較公理爲得矣而亦不克自踐其言嗚呼其難哉乙酉四月書

書項氏玩辭後

平甫項氏玩辭十六卷項氏以玩辭名其書益明與朱子背違而自言以所得於易傳者述爲此書其文不與易傳合而本末條貫無一不本於易傳今攷其實不然於義理絕無所發明而綴繞於文辭之間牽合附會破碎穿鑿於程傳無毫髮之似也

項氏嘗與朱子及象山先生往還象山譏其喜文辭好議論蓋所不許而朱子詆斥不遺餘力其末後一書有云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誰嚇後生蓋雖未見玩辭之書而已預有以斷之矣貴與道園文章博學之士於經義甚疏故皆未之深致而漫有所稱道至直齋陳氏謂其補程傳所未足徐氏又謂於本義多所發明尤似夢囑之語其於項氏之書並未嘗一讀也朱子之學蓋不及一再傳而已非其舊故是書盛行於宋季而莫有能辨之者臨川吳氏作纂言多有取於項說蓋其牽合附會穿鑿破碎適有相類以之啟導後學愈熾亂矣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余懼今之人必有以爲與傳義相輔而行且又以爲出於傳義之上者此不可以不辨也乃備爲之書其後

白田草堂存彙卷八

五 廣雅書局藏

記朱子年譜正譌後

武進鄒君琢其雍正己酉以御史謫居吾邑與吾友湘濤遊相好也琢其以文名而湘濤講於朱子之學勸令讀朱子書時與其講逾年始與余相晤余時方攷訂朱子文集語類因亦共講之每聚談輒移晷余偶有所見必以相商推所謂倒懸傾困羅列而進者琢其但唯唯而已絕不辨其是否也既而湘濤卒琢其從余索文集注觀之余辭以此未成書攷訂歲月尙多譌誤所附議論亦有疏略不可以示人琢其再三索觀余乃鈔諸籤帖彙與之而屬其爲余訂正琢其廣爲援引前後較勘訂正其譌誤者十之三四大抵皆在歲月先後而於所附議論仍不置一語次第校閱僅及八十餘卷而琢其以期滿歸矣余覆閱之

服其訂正之精審不可移易而惜其尙多闕略又於議論處自有改易而琢其已歸無與其語未嘗不悵然也戊午秋琢其自金陵貽余朱子年譜正譌一冊副以手書其書大抵言舊諸多論學諸語亦以文集語類錄類敘可見古人爲學次第不煩論釋至所附兩先生語皆向非所聞錄錄之近不復憶其爲何人語亦概敘入其譜例因舊譜間有改正其所附論學諸書次第非甚美也

規模用湘濤正學攷而其議論雜用余說其大指以正學攷其剛取其什一而所增入幾半之其論朱子未嘗始高於陸答江許青之不在庚寅答辭書之不專指佛學指示本體非止晚年而晚年亦不專指本體皆湘濤說也其據江書學禪止在早年不可執己見一語爲定湘濤之會南軒以延平默坐澄心爲非據呂方書朱子於延平前後略有異同答辭季章書非另有不不言不語工夫答廖子晦書爲晚年定論則余說也至於小小攷訂如陳俊卿之爲陳康伯和鳴湖詩之在鉛山詩集傳序後來所不用宋史以家禮易古今家祭禮之謬亦皆從余說

白田草堂存彙卷八

六 廣雅書局藏

而家禮非朱子書乃余所獨創與勉齋北溪相違異心竊不安而琢其亦斷從之削去家禮成一條昔范滂夫唐鑑多用伊川議論伊川語人曰不意滂夫乃能相信如此余萬萬不敢望伊川而琢其之相信則類滂夫矣願其言僅據洪本與新聞本而李本則未之見李果齋元本不可見今行世者有李洪閣二本能是正闕本故無以攷其異同又據文集語錄增入者多而與舊譜混而不分其所發明自得者亦多而以他人之說雜之不可識別所增入者開不言其所據詳略亦無定例頗非著書之體余竊攷其書探摭廣博辨正精詳而所附論學諸語亦簡要分明可見古人爲學大略皆舊譜之所不及其傳於後無疑但猶有未盡合者故爲一一條疏之俾後人知其用思之密用力

之深而其所自得者嶢然特出而不爲眾說之所亂至有一二
可疑者亦間注於下以俟他日與琢其相見其商之而余別有
年譜攷異一書琢其蓋未之見亦俟他日與琢其共刪訂庶可
成書然自寄書後已二載其知音問道里隔關而余又老且病
矣相見之期未可以定姑記其說於此云乾隆庚申十月白田
王懋竑

題四書或問小注前

往者康熙壬申癸酉間余應試泰州於書坊中見朱子或問小
注一書其序文以爲朱子所自作余一笑而置之其謬妄蓋不
足辨自後書坊中亦不復見也王寅余爲安慶教授時鄭魚門
先生督學江南先生余教習師也未至安慶先遣使以書四百

白田草堂存彙卷八

七

廣雅書局

部貽余命分各學中余發視之即前所見或問小注本爲之大
駭乃作書力言其謬妄不可流傳更遣使以往比至而先生已
遷湖北布政司以去遂不及達會余奉 詔至京師乃載書以
歸比余至京僅四月而遭憂又重以病倉卒擾攘不復與先生
相聞越四五載余罷官家居先生亦罷湖北巡撫留楚中使來
視余乃更具書并前書致之未幾先生令嗣長公來過時書已
多散失僅存二百餘部將以歸之長公曰家舊得君書深悔爲
湯景范所誤家尚有千百本已閉不復出此無所用爾君處可
也其後朋友間時來取數本去而坊人亦有以殘書來易者余
開一視之其書乃老學究所纂輯蓋自朱子文集語類四書大
全及蒙引存疑淺說達說說統翼注以及近時諸家之說皆嘗

徧覽其刪併文集語類較輯釋大全爲稍勝而於諸家之說頗
能辨其得失特其自以刪改文集語類心有所不安遂僞撰序
文與門人書託於朱子所自作以爲可免於大不韙之罪而不
知作僞之罪更有甚焉至其謬誤已不待辨而明也魚門先生
督學江南時合上下兩江十四府四州之士而攷試之日力有
不暇給其於是書盡用湯友信景范之說而不及詳攷凡所作
序及諸附論皆湯爲之非先生筆也余念此二百部者既不可
焚棄而又比於近時坊刻諸講章爲少詳備初學之士或有取
焉因爲出之而附其說如此亦使知此書之刻非先生之意後
悔之而不及改庶流傳之後不以爲先生累也丁巳九月寶應
王懋竑書

白田草堂存彙卷八

八

廣雅書局

書名文前選後

安溪名文前選共三百八十一篇而守溪文一百二十二篇今
以坊刻全彙攷之已刻者三十一篇未刻者二十五篇其題同
而文異者已刻二篇未刻五篇及其餘五十九篇皆彙中所無
有不能質其所自來也彙有楊學子常序歷舉已刻諸集而未
言家藏彙二百四十首不知合已刻未刻言之邪抑專以未刻
言之也坊刻已刻彙一百三十九篇又程墨十二篇未刻一百
二十四篇以楊序攷之其數皆不合余家舊有周介生會元文
選其中守溪文二十六篇有未刻彙二篇又有如有王者一作
并彙中所無有此不可曉坊刻刻於順治乙未雖託於楊維斗
而非其親授則其遺漏舛謬自不能免而謂六十餘篇之盡在

所刪亦恐有未然也守溪程墨具在卽世所傳誦如文獻不足
二句奔而殿二句君娶於吳二句愛之能勿勞乎二句齊景公
二段邦君之妻一節三黜二句太師擊適齊一章見賢焉二句
由湯至於武丁三句五就湯三句十餘篇皆賦賦質有其文非
專以枯稿寥寂直寫注語爲高也楊子常謂刻彙進於程墨未
刻進於刻彙此自通人之蔽至於今所增六十餘篇其枯稿寥
寂直寫注語與未刻彙相似而攷其氣體亦復不類或謂未刻
彙維斗子常謂本此未必然若今之所增則固不能無疑於或
者之言也安溪論文以守溪爲宗蓋與王李之言漢魏無以異
使守溪而在今日其持論必不若此況其所云守溪又非盡守
溪之真也其論題名遵朱子而與朱子悖者十之五六世之人
既不能盡辨而以其名高可憑藉又其爲說便於空疏不學之
人故靡然而從之大抵坐困文人心思於腐爛無用之地而於
經義之指愈以流失至於胡學使之江南試卷而樊斯極矣余
之力非能與安溪爭者姑記其說於此後之君子其必有取於
余言焉爾

亡友喬松華家有文定文待選本往嘗借觀昨於其令嗣處
借得目錄兩冊文定選守溪四十二篇其三十五篇在已刻
彙三篇在未刻彙四篇彙缺文待選十四篇其六篇在已刻
彙二篇在未刻彙六篇彙缺東鄉選本世所盛行刻彙者并
未之見其非維斗子常所定本無疑而遺漏舛謬固已多矣
周選如有王者一作見於文定而安溪所增六十餘篇僅有

忠恕違道一節題在文待中其他略無所見文定四十二篇
待十四篇李選三篇其李選十五篇文
去取與前彙異如此可以證余前言之非謬而猶以未見
求仲君當計選本當更考而訂之要之此六十餘篇卽果出
於守溪之手亦楊然無足采者直當以爲覆瓿之具其眞贋
固不必深辨也

書喬志熙書離騷經後

往者吾邑年少而以文知名者有四人焉曰喬用初潛張西陵
假喬茂挺人傑喬志熙遂用初爲文清勁有思力西陵澹雅無
世俗氣茂挺以博大見才而志熙則確然以深重自持者也其
爲人用初西陵恂恂退讓言若不能出口茂挺稍穎出而志熙
大槩與用初西陵同余時家居罕與人接於四人者歲不一再
見亦不數見其文然嘗心計之以爲可與淬磨底厲追古作者
而其循謹敦厚當附於邑前輩君子長者之後無疑也乃不幸
皆早卒余竊慨夫天生材之難生之而不及待其成就摧折
湮塞以死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未嘗
不爲之累歎而深悲也四人之文皆散軼不可得而茂挺志熙
以書名其殘紙斷幅猶有一二存者今年季子萬山以志熙所
書離騷示余屬題其後志熙之亡已六年矣觀其遺跡不勝嗟
悼爲撫卷太息者久之而因念彼三人者之皆不可見而懼來
者之無聞故牽連及之如此萬山篤於故交爲之收拾流傳其
倦倦不忘之意亦可嘉尙已甲辰冬十月書

書潘善人傳後

余少則識潘君時余家居不數與君見也顧嘗聞聞先兄道君行事余開一出輒遇君於途途間見其皇皇然若有甚急而不暇者歸以問之先兄則曰是爲某贖女也爲某完姻也又曰某餓且死爲之求助也是時君方困於衣食不自給而忘其身以爲人奔走祈請竭蹶不遑如此君既勇於爲人人有窮苦患難者必以告君君多愛不忍無所距逆間爲人所欺給世或以是謂君而君不自悔也余竊怪君居窮守約泊然無所求於世而以爲人之故蒙塵埃犯霜露不自愛惜倘所謂學墨子之道者非耶墨子之道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則君其幾是矣先兄亦以爲然自是後余行四方而先兄已卒與君絕不相聞者久之今年夏余以病歸里君乃辱過余察其所爲皇皇然若有甚

白田草堂存藁卷八

廣雅書局藏

急而不暇者與前所見無以異而貌加豐筋力加健問之年已七十矣蓋以是老焉而忘其身以爲人者不一日怠也已又出前邑令隴西吳公乾玉所爲潘善人傳視余蓋其勤行數十年所利濟甚眾邑之人無不樂道君者曩之謂君者亦默然服咸稱之曰善人而吳公爲之作傳所述君行事甚具與余所聞皆合而又言君事親孝嘗兩刲股愈親疾此則先兄所未言而余所不及知者夫墨子二本以其薄於其親君以孝於其親之至推而行之以及於人乃有得於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之義而非學墨子之道者之所及余既不深與君接先兄雖熟君亦不悉其家事故缺焉而余曩者之云殆徒見其表而不見其裏也昔孔子之稱善人並諸聖人君子之間疑非僅今之所謂而孟

子又言有天下之善士有一國之善士有一鄉之善士世之論者覽君之本末若一鄉之善士其足以當之而無愧矣余因吳公傳而追憶與先兄語爲附著其說如此又念君以蕭然諸生而勤行不怠窮苦患難者皆有所依倚倘得如君數十人布邑中而富厚勢力或有過君者一邑之人不其大幸乎故願以君風焉而非徒稱道云云也同里王懋竑書

潘君名鳳毛字贊階邑之附學生吳公既爲作傳又自著於冊同邑朱邊翁先生跋其後時邊翁八十有六矣丙午秋潘君以視余而屬余爲後序余時病未愈未卽爲作君屢來督至冬十二月始勉爲書此以遺之既踰歲邊翁以病卒今歲春正月余偶與友人言及潘善人事或曰善人歿久矣蓋與

白田草堂存藁卷八

廣雅書局藏

邊翁相後先而余不及知也或又言善人歿前三日預知死期歿之夕無有疾病更新衾偃卧而逝其言近誕不可信獨念邊翁與君皆老而康強君爲九健耳目聰明步履不減少年時乃不一歲而相繼俱卒同悲人世之無常而又以歎君之不可復見也乃錄舊藁存之俾後之人有考焉

洪瀛東唱和詩跋

自有明正德嘉靖之際李獻吉何仲默之徒出而李于麟王元美繼之倡復古學其論盛行於世天下文質爲之一變至崇禎時錢受之始起而與之力爭於文主歸熙甫於詩主李賓之以矯何李之論六七十年来稱熙甫者無異辭而於詩斷斷然未有以相一也近之君子又取嚴羽卿大乘小乘之譬而以盛唐

爲宗其論與何李無以異然余嘗考之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黃魯直以及陸務觀元裕之虞伯生諸公之論則固未有以見其然也考亭朱子嘗言詩三百篇而下當取漢魏古詩以盡於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其論幾有相似者而考其實與嚴氏之旨大異矣叔父脩撰公早以詩文名天下於詩所作尤多其論主於獨得而不囿於一家之說按擇融液含浸濃郁盡有李杜以來諸詩人之長學者翕然宗師之余少從叔父學而性不能爲詩故未敢請其旨癸未後叔父官京師余不及從又數躋於科舉愈以自廢矣妹婿洪君瀛東年少有異才侍叔父自京師至廣陵朝夕遊從者五六年遂盡得叔父之學而尤工於詩叔父嘗稱其氣體

白田草堂存藁卷八

三

廣雅書局

近元裕之蓋進而未止者也今年夏示余以詩一卷皆與叔父賡和往復之作余兄鶴問姪箴與亦附焉獨余之陋無有尋覽久之默默自愧也瀛東刻叔父江上集成復刻此卷俾余題其後余既愧瀛東之才乃爲著其源流所自並附其說以私與瀛東質焉昔考亭朱子之學傳之黃直卿而今所傳昌黎先生集出於門人李漢漢韓氏壻也叔父詩文盈篋笥凡數百千首尙未版行瀛東既爲王氏之直卿收拾流傳有專責焉則今不猶有所待也歟丙申秋七月書

題竹爐圖詠後

竹爐始自僧性海而王公孟端爲之圖一時鉅公多題詠之者其後失去邑人秦公庭韶復得之以歸於庵作復竹爐記及詩

其時和者九夥至數十百篇前輩風流儒雅之槩於此可想見也今竹爐亡矣詩亦多散軼不存中丞商邱宋公懼其久而湮滅也乃蒐羅綴緝合圖與前後諸詩裝潢成卷俾庵僧世掌之以傳之無窮夫人之一執一能而惓惓愛慕矜惜之如此也後之人觀其圖誦其詩以追思宋公之志必有慨焉太息徬徨而不能自己者矣抑聞之物不必其可貴而往往有所託以傳竹爐之制非有甚奇巧足以供人耳目之玩且已影響銷滅所謂圓上方下者已邈不知其若何顧賴此卷之存使後之幽人逸士猶得以髣髴其餘韻於數百載之上夫非獨以竹爐傳也是則竹爐之幸也卷有四而余今所題者爲第三卷云

題李氏雙節旌表錄後

白田草堂存藁卷八

四

廣雅書局

自古女子之以節著者於詩得共姜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左傳紀載特詳而女子之節不傳迨後漢立列女傳自是以來班班可考矣國家著令有旌表之典貞婦烈女比於忠臣孝子所以扶植綱常維持風教歷代相承莫之或廢也然大抵循故事守具文惟有力者能得之而孤窮幽隱未有舉是典者以故風厲之道不彰而人莫知所勸甚可歎也我皇上御極之初卽下詔書戒飭惓惓於孤窮幽隱毋使或遺又命每歲二月題請舉行此自昔帝王所未有之盛典也而有司率忽不肖加意搜訪輒聽之胥吏以余所見蓋未有以大異於往時而孤窮幽隱得與者什不一二也以聖天子惓惓戒飭之切而有司奉行若此其何以稱詔書搜揚風厲之意哉故刑部侍

郎李公退菴之子婦汪氏孫婦鄧氏兩世皆以苦節著比於詩之共美蓋無媿焉而考漢以來列女諸傳其必續入無疑也於令當得旌表嗣子□□請之踰十餘年卒格於吏胥不可得恭逢 聖天子明下詔書始復援以爲請而又奔走經營以就其事於是乃克上達奉 旨旌表如令兩人之節於以大白於天下若非遭遇 聖天子則奇行苦節幾致沈湮而非□□奔走經營之力亦莫能以就也自侍郎公歿後家不振其後嗣益落口口朝夕拮据顛蹶祈請而僅得之其賢於人遠矣余聞李氏多奇女汪兩從女未嫁而夫亡遂誓不復他適又兩從女以弱年守義與汪鄧同皆感於汪鄧而興起者余友朱湘濤爲汪鄧作傳連及其事先叔父樓村公復爲長歌以繫之今汪鄧已蒙旌典而他尙有待抑亦□□力之所不能及也汪鄧事載在案牘多出吏胥手無足採者而湘濤之傳樓村公之詩所敘次尤詳後之作史者其必有取焉余老病不能文僅識數語於末所以著 聖天子披揚風厲之意而以附見□□之賢至於傳與詩所已載者則不更及云寶應王懋竑書

書李樹庵篆書後

韓文公科斗書後記云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其於科斗孝經衛宏官書皆令進士賀拔恕寫之而得其十四五余不能文辭而於篆書亦多未之識嘗誦韓公語而深媿焉歐陽公言自李斯之後獨唐李陽冰以篆名蓋屢歎之而又稱王文秉郭忠恕其後有揚南仲章友直張有之屬世之論者謂唐之能者過於宋

白田草堂存藥卷八

五

廣雅書局

宋之能者多於唐自宋以降蓋不能以詳也昔虞文靖公爲張伯雨書七十二家符篆伯雨默然服終身稱弟子符篆非篆籀比也蓋古人之博學如此而今篆籀之法且幾絕則古今人之不相及豈不遠哉邑侯李公視余以先大夫瑞州守樹庵先生篆書俾題其後余不識篆書於前人墨跡亦多未之見願嘗見長沙李文正公篆書數幅大都謹守古法而樹庵先生所書筆勢奇逸氣槩壯偉當爲別出念堂先生與家翰林皆素諳於篆籀之學其題品已有定目非余所能與也獨念瑞州公早世公以羈孤奮起收拾先人遺跡於散軼廢墜之餘片紙隻字皆珍護寶重如天球河圖之比仁人孝子之思有足傳者當謹書之以詔後來故不辭而附書其末以次於兩公之後云雍正十有二年正月五日白田王懋竑書

白田草堂存藥卷八

六

廣雅書局

又書李樹庵篆書後

邑侯李公治寶邑之四年余始以事謁公公留與語久之已而視余以先大夫瑞州公篆書二冊其一則書壁聯云存無欲害人之心行可以告天之事余聞瑞州公守郡十有四年遺愛在民民謳思之至今祠祭不絕而時世既遠無有能道其政事之詳者今於此二語可以想見其溫良慈惠之心公平正大之體矣昔河南守吳公蜀郡守文翁爲漢循吏第一而傳無可書之事瑞州公與吳公文翁不異而有此二語後之作史者必錄之以次循吏傳後無疑也抑聞之存無欲害人之心近於仁行可以告天之事近於義仁義交盡聖賢治已治人之道皆備於此

非獨爲循吏而已然此其根本要領所在其施之於政紀綱法度條教號令必有絕出於今者惜不得聞其詳也邑侯李公不紹前聞益懋厥緒其治寶邑也有明通敏達之識有綜練剛決之材而大指歸於仁恕故一時喬宇鬼瑣之流皆憚伏不敢爲非而閭巷間無不被其澤者考其淵源所漸益有自矣公又將摹此二語榜之堂皇朝夕仰瞻以自警飭移孝作忠是兩得之瑞州公事雖不詳而公之治蹟得於耳目間見之近余舊執筆太史氏異日將條繫事件發揚光大以與瑞州公並傳而先於此誌其槩云雍正甲寅白田王懋竑書

偶記

冊府元龜宋璟爲相奏言臣伏見廣州奏事云廣州爲臣立遺

白田草堂存案卷八

廣雅書局

愛碑夫碑所以誦德紀功臣在郡日略無所稱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書能濫承恩施見在樞密以臣光寵成彼詔誡欲革此風望自臣始乞敕廣府卽停從之按唐有天下三百年而廣州以政績稱者僅三人宋文貞公其一也豈爲無遺愛者而宋公之自言如此卽此一事足以扶樹道教振厲風俗開元之治盛爲無所本歟今之君子有能知此意者鮮矣

漢書傳疏于薛彭平六人合傳其行事有略相類者惟於定國辭廣德賜安車駟馬彭宣先賜安車駟馬後王莽恨宣求退遂不賜皆紀其實非有意以此爲聯絡章法也疏賜金平賜牛酒雋病免一無所賜又何說乎向見堯峰漢書批本於賜安車駟馬不賜安車駟馬皆用朱筆大圈以爲章法在此後輩相承輒

大正百〇一

多習說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不能不爲之歎息矣

小學載范益謙座右箴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竊意此爲初學未出仕者言之若已出仕矣受國恩而視朝廷州縣如秦越人之渺不相關豈理也哉杜少陵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故曰一卧滄江鷺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蓋與卑官處士不同不可據小學語以爲定也但不當出位犯分取妄言之罪至於私居議論是亦獻諷不忘君之義恐未可以爲非也余家居十六年矣每閱邸報時有所感發輒爲一二同志言之或以爲悖范氏之戒而亦嘗以自疑聊筆之以諗同志幸相與評定其得失焉

偶讀私記

白田草堂存案卷八

廣雅書局

聞之人之爲學者皆以治其心也其在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商書曰以禮制心大學曰正心孟子曰存其心求放心而夫子自言從心所欲亦繼之以不踰矩是則皆所以治其心而非徒心之謂矣至朱子乃發明之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嗚呼盡之矣蓋心具夫理而心非卽理也理載於心而理亦非卽心也心者一身之主萬事之綱故言學者以心爲之本而必有以治其心而至於心與理一而後可以言學是豈以心爲學之謂乎自釋氏有直指人心之說而後之陽儒陰釋者宗之於是遂專以心爲學宋黃東發氏蓋已辯之其後又有心者眾理具萬事出心卽

大正百〇一

性性卽理之說猖狂恣肆有過於黃氏之所譏者而要不出於釋氏本心之一語後之人固有所不能辯也今猶舉心學以爲問亦未攷於先儒之說而侵染於異學而不之知乎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注曰聖人之心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則一者理也非心也今以心爲一人之舉動莫非自心出者放辟邪侈亦皆心也是則庸夫豎子皆可與問一貫之傳而爲心學之說者滿街都是聖人田夫野老匠人陶戶俱高第弟子其弊固必至於此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之釋之者詳矣其曰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此爲未發之中言既不之彼又不之此如是則只是內此爲敬以直內言程子之旨非有二也今述程子語曰主一則只是中無適則只是

白田草堂存彙卷八

九

廣雅書局宋

內是主一者主中也無適者不適於外也豈別有所據乎因此而謂朱子專一於事而不雜之謂本非所以存之而適所以放之是則主一者必關門獨坐閉眉合眼而後謂之敬豈程朱言敬之指哉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辟之于又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然致敬須從此入又曰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於屋漏皆敬之事又曰習到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此豈專於中與內者而謂程朱之旨有異然乎否乎周子曰一者無欲也此一字與惟精惟一協于克一兩一字略相似而與主一之一無干涉也聖賢語言字面雖同而指意各別者多烏可以概言之乎又謂多欲而不可制者人心也則亦知心之不可以爲學矣與前之言心學不自相刺謬歟

總之口耳剽竊元無實得而又以己意橫作主張故其言之疎脫如此此亦不足與辯而其中亦有近似而易以惑人者故爲申明之云爾

詳策問之意雖並舉程朱之說而有不大滿於朱子者凡今之講學家類如此前輩歸熙甫有云今人以講學求勝朱子而朱子之生平居官在朝立心行事無一不可與天地質者講學之徒其能及朱子之萬一否也此言雖淺實中講學家之病今之君子居尊官食厚祿隨行逐隊歷有歲年而於國家政事之得失人材之進退民生之休戚漠然其無所與乃哆然談仁義說道德輒以經學自文不幾於歐陽公之謂高司諫者乎亦何足與辯也

白田草堂存彙卷八

十

廣雅書局宋

白田草堂存彙卷八

番出許之璠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一
九
四
四
年
五
月
二
日

齋 答 齋

問 食

五 室

光緒三十一年春二
月廣雅書局刊

128419

5.3.23

無邪堂答問卷一

勞植楠字繼臣南海人問文中子眞僞 答中說非僞書周秦諸子無不有自相牴牾之說蓋多爲後人所雜亂也中說之雜亂正與此同特其書牴牾尤甚又句摹字倣儼欲以聖自居人所駭怪遂并其書而僞之耳攷唐人言文中子者皮日休陸龜蒙司空圖三家之書昔人已多援據新舊唐書雖無通傳而事蹟著述散見於王績王勃傳及經籍志中但皆五代後人之詞不具引舊書王績傳未有兄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自有傳云云而今降唐書皆無之豈劉昫談記耶然猶出於唐末若李習之劉蕡得劉去華裴延翰杜樊川集序 四庫提要已引之則中唐人王無功楊盈川陳叔達則唐初人也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皆見盈川所爲王子安集序叔達答無功書亦有賢兄文中子興元經以定眞統之語復言辭記室因元經著春秋與盈川序中辭收爲元經傳者相合又云因需善誘願識大方則叔達之爲仲淹弟子無疑與世家亦合無功文中屢及其兄之事今東皋子集三卷綴輯而成非足本困學紀聞曾引數條今文皆具在其遊北山賦云察俗刪詩依經正史山似尼邱泉疑洙泗紀聞引作泗溪是也自注有吾兄仲淹續孔子六經近百餘卷門人弟子相趨成市故溪今號王孔子之溪又王子安集有倬彼我系詩云伊我祖德思濟九埏其位則屈其言則傳爰述帝制大蒐王道曰天曰人是祖是考禮樂咸若詩書具草是通當日有疑聖之名固是實事劉夢得作王質墓誌舊唐書多采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藏

入質傳中決非僞作其言文中子家世行事甚詳並云當時傳人咸出其門則世家所云房杜李魏皆門人之說亦非盡屬于

虛特夸飾在所不免耳北山賦自注亦云門人多至公輔其所舉諸弟子惟無李靖竇威房玄齡魏徵陳叔達之名餘七人皆與世家同然叔達之爲弟子其答無功書中嘗自言之則此注所舉或未備也據無功所撰負苓者傳答馮子華書亦以辭收姚義程元皆爲通之弟子詳書中語意似房李二公非弟子也又有吾家魏學士之語未知卽指鄭公否辭收撰有文中子碑銘見文苑英華此或由後人僞造然其文亦略具初唐風格中說非通自著蓋爲其徒姚義辭收等所綴輯本書後序固明言之後儒致疑者惟晁公武讀書志葉大慶攷古質疑辨李德林關子明辭道衡三事年歲相懸必非事實晁氏引隋唐通錄謂通有穢行爲史臣所削雜書不足據若太極殿之名諸弟子纂輯時由後改前事所常有遊太樂署諸節小小牴牾亦無足異惟通旣以聖自居諸弟子遂以聖尊之唐以前又不知僭經之爲非自子雲法言後規撫沿襲動輒成風中說之摹擬亦猶是也知尊其師而不知所以尊龍川陳氏所謂適足爲是書之累耳通書之僭在唐時已爲劉蕡所斥見文苑英華亦見南部新書洪氏容齋隨筆王氏揮塵後錄皆疑阮逸僞作逸他書今猶可攷安能爲此其所僞者乃元經非中說也焦弱侯筆乘謂今所傳中說阮龔一本時有異同或阮逸不無增損於其間說當近是案釋契嵩鐔津文集有文中子碑書文中子傳後二篇與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藏

當宋仁宗時人與阮逸同時其集收入釋藏中亦非後人所能
作偽而其言如是則中說之非出於阮逸明矣朱竹垞謂爲子
虛亡是之流經義攷指爲黎邱之鬼詩集蓋爲宋咸之說所誤
咸作過文中子駁中說見山堂肆考至王西莊姚立方輩肆口
漫罵更無足論矣姚氏古今偽書攷多出臆斷古來偽書惟子
部最多經部作偽不易漢魏六朝經師一字之殊斷斷攷辨若
張霸劉炫之偽造者終不能售其奸近人動輒疑經唐以前無
是也 皇清經解中頗有此弊大率以己之意見附會經有不合
者則綴錄周內以證古書之偽而後可伸其私說若據此
不已其禍殆烈矣蓋書自注言後若馬融鄭玄經氏文孝經之
類亦皆借經以注經陳因可厥古人自有此體忠經世以爲偽
丁倫卿論語注經雖謂崇文總目有馬融經義一卷融乃
唐居士忠經序有臣融嚴對之臣云云馬季長貴戚家安得
稱嚴對是唐馬融所作明矣今案忠經廣至理章有邦國平康
之語漢人諱邦國未有連文者足見丁氏之言信而有徵

無邪堂答問卷一

四庫提要謂王海引宋兩朝志載有海鵬忠經疑此書爲屬所
作然書中諱民字治字似當以丁說爲正後人誤題南郡太守
耳

國朝學案小識書後 評曰是書分門別類蓋沿理學宗傳

之例所立名目似未盡善熊文端作學統亦分正統翼統附統
雜學異學五門退張邵二子於翼統中雜學則荀揚諸子異學
附釋老也其書主張退甚進退聖門人材尤無謂其本旨在辨
別王學而近世漢學家亦類及之實則漢學家所當辨者固無
幾也有百世之著述有一時之著述固於一時風尚者風尚既
移則徒供後人指摘矣漢學家略涉宋學藩籬而以之攻宋儒
者惟戴東原乾嘉諸儒東原竹汀爲巨擘一精於經一精於史
竹汀博洽過東原湛深不逮而弊亦較少其言名物制度歷算

上之冊

音韻固足津逮來學然戴氏之孟子字義疏證原善緒言三書
則謬甚東原集中有繫辭論性孟子論性兩篇乃字義疏證之
根柢自以爲揭孔孟之精蘊不知宋儒固先言之矣 其論告子
出李文貞榕村語錄範圍文貞論 惟東原誤以人欲爲天理宗
告子其精似足補章句之所未及 旨一差全書皆謬古書凡言欲者有善有惡程朱語錄亦然其
殺人過欲存理特恐欲之易縱故專舉惡者言之烏可以解害
意東原乃以欲爲本然中正動靜齊得見本集論孟 無論古書
多不可通率天下而禍仁義者必此言矣且既知義理與氣質
有別而又執氣質以爲義理自相矛盾何也惠定宇爲漢學大
宗東原等羣相應和惠氏經學雖深未免囿其言易麗雜無
緒未得漢儒家法 家法不宜太拘拘治漢易則不能不拘守一
家之學漢易若卦氣納甲爻辰皆陰陽災變

無邪堂答問卷一

之說陰陽消息不可見以日月象分野明之卦爻互體之說
猶有可相通者此三家則師說不同用法亦異李資州易解博
采兼收雖多存古義實未明易理然其意主荀虞兩家而解
取爻辰尚有援律歷氏乃混舉以言易非也古人重卜筮故易
有象數其學與律歷相出入不謂易與律歷之術者不足言象
數又辰分野即律歷之遺法費解以之言易雖有所本但易象
多取日月爲陰陽之宗故上經首乾坤兩卦而終於坎離者所以妙
陰陽之用也恆星距地太遠無與於陰陽發斂之數爻辰乃取
以傳合易象故其說多鑿空多明六日七分之法見稽覽圖漢人篤信緯
書流傳獨廣范史所載諸儒多明六日七分之法見稽覽圖漢人篤信緯
張蔡尤精平子本傳稱其術數窮天地制神術明卜筮尚占
制器尚象易之爲用如此若如近人之空言象數何關易義漢
魏明此者多高才碩學後世則不然蓋其學易流於機祥小數
多談象數復不得其本原理窮理以盡性可矣 九經古義據拾
前人棄置不用之說其所推行亦罕精要與臧氏拜經日記略
同史通補注篇謂劉昭注後漢書如人有吐果之核棄棄之滓
愚者重加摺拾潔以登薦惠藏之書殆亦類此能窺漢儒學術

者若陽湖莊氏之流亦復僕指可數其他可言學問不可言學術古人於此二者多合今人多分亦學不逮古之徵也至如瑣碎穿鑿自謂能振漢儒之墜緒不知此特漢博士之所爲班孟堅所訶爲祿利之路然者若董江都之傳經劉更生之校書曷嘗不重師承不求實是而能遠紹微言兼通大義夫豈如漢學家所云乎然役一世之心思才力於訓詁名物校勘之中其傑出者足以補其罅漏便後人之取攜不可廢也漢學家之言曰訓詁名物治經之途徑未有人室而不由徑者其言良有功於經學第終身徘徊門徑之間而不一進窺宮牆之美富揆諸古人小學大學之教夫豈其然古之儒者明體所以達用蓋使世不用吾言勿使吾言之不足用於世故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其

無邪堂答問卷

五

有不合則弗得弗措弗明弗措以求之周公夜以繼日仲尼鑽擿三折聖人且然況學者乎聖賢垂訓莫非脩己治人之理降而九流之言百家之說亦無不以明體達用爲歸所學有淺深斯所言有純駁識之限於天者無如何學之成於人者宜自勉矣古未有不躬行實踐而可爲學者亦未有不坐言起行而可謂之學者故班史譏不學無術學術之發於心術者至微其關於天下者甚鉅漢學家乃分窮經致用爲二事淺學所未聞也故欲爲學案則當仿國史儒林傳之例漢學宋學各以類從無論習齋恕谷不當遺棄卽臺山尺木亦可附存途徑既分得失自見也大率國初多承王學三大儒夏峯梨洲二曲皆宗姚江其徒若沈求如潘用微等流衍甚廣自陸楊諸儒辨正後

乃漸衰息乾嘉而後獨漢學盛行耳確慎之輯此書具有微指其宗旨固甚正惜乎其體例未盡善也

讀漢書藝文志曰王西莊譏王伯厚藝文志攷證於易未能舉孟喜京房爲宗非也班意殆以費氏爲重故云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其意可見評曰漢儒自以施孟爲易大宗此以費氏當之意謂費易爲鄭王所自出耳費傳古文西漢言易皆今文之學故費易至東京始行劉班皆推尊古文其重費氏固亦有之要非西漢諸儒家法王易用費氏本而師法與漢儒大異費鄭易今皆不可見遺說亦不詳鄭之爻辰雖本天象而於義爲短故李氏集解不取其說羅泌路史餘論謂費直書十二篇以易卦配地域

無邪堂答問卷一

六

觀晉天文志及開元占經所引乃分野之法蓋鄭爻辰所自出隋蕭吉五行大義謂爻辰本於分野是也漢儒言易多爲占驗而設宋儒之言先天亦然龜策既廢眾說乃興皆非易所本有然易本卜筮之書故諸說卒不能廢分野之學失傳爻辰亦無可攷漢志及五行太義雖詳分野之法而列宿分配之意不可曉若近儒之所推衍費鄭斷無此死法也張皋文惠定宇等言漢易甚詳而於爻辰仍不得其要領錢坫亭謂爻辰本律呂王伯申焦理堂謂出乾鑿度律呂雖可相通而爻辰本九宮非本律呂乾鑿度言九宮則分野之法所自出也詳見經義述聞疑天府天弁等星非殷周時所有不知古人言易凡爲占驗而設者皆依易以立義並非謂易由此作漢宋諸儒類然後人自誤

會耳焦王所聚多不合何順

船中鄭義以難之是也

又曰揚雄擬易班氏入之儒家鄭樵譏為不類然此正班氏特識不予雄以僭經也 評曰太玄自為一書其數並非易數易

數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以逮於六十四皆偶數太玄自一

而三三而九以逮於八十一皆奇數老子謂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子雲好黃老本以作玄因學紀聞引葉石林之言是也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算數如是積算至三則可生萬大戴禮

易本命篇曰天一地二人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孔聖軒補

注以太乙主客算明之是也九九八十一為變之極可引之而

至於無窮故黃鐘以八十一分立數十二律皆由此生子雲精

算術依太初以作太玄與老氏之言適合其用數則漢律志詳

言之易明陰陽陰陽一奇一耦故以二起數與老氏不同也程

子謂先天是加一倍法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康節本此

為推非有他異其於天地人物皆以四事分配亦此意也但頗

近割湊非盡 三為生物之數太玄用之五為天地中數潛虛用

出於自然

無邪堂答問卷一

七

廣雅書局

之惟皇極經世用偶數乃易之本數耳要之言易者雖不廢象數不若王注程傳專明人事之無弊然其旨固不悖於理班氏入之儒家位置最當鄭略以擬易為一類附於易後雖非大失究不若班志之善後世目錄或入之術數家則未知古人學術且亦未為知易也若云不予其僭經班志似無此意此說名為尊經其實不然子雲以是寓依歸聖人之意耳謂之吳楚僭王過矣子雲依太初術以作玄而用氣不用朔用日星不用月與今西法正同豈古時渾蓋家本有其說流人外夷耶

又曰詩六家班謂與不得已魯詩為近是諸家固非班所許也詩故訓傳始未立學故此微示其意猶易之推許費氏 評曰此亦成說意在主張故訓傳然三家今不可見何從知其優劣

大四百一十八

零章賸句豈遂為大義之所存正不必是丹非素韓說較詳亦多由後人附會如鄭君先通韓詩則凡箋與傳異文異義者動輒歸之於韓殊屬武斷多聞而不闕疑近人之通病也近人蒐輯佚書固是好古盛心但讀者當精為抉擇未可盡據今習故訓傳且通其義三家果有精於傳者采之若據一二遺說即欲定其優劣恐無是理

明代風俗論曰東林雖多清操實則蕙猶其辨故講學愈眾風俗愈澆 評曰東林講徒盛於東南厥後殉國難為逸民者亦惟東南最盛蓋耳濡目染使然非東南人性獨善也由此言之講學何負於人國東林聲氣太盛遙執朝權昧於壯罔用晦之戒亦非思不出位之義後人當以為殷鑒若其身任江湖心存

無邪堂答問卷一

八

廣雅書局

魏闕非獨君臣之義當爾亦士大夫憂國之忱不容自己者也使并此而無之將君臣一倫汎乎若萍梗之遇相值石隱者流且不可況曾有位於朝者乎蕙猶莫辨諸賢固不得辭其責而其中有別具苦心者未可概論 國初正學之盛實自諸賢有以啟之謂風俗愈澆乃後人矯誣之言尤不足據矣元祐黨籍諸人非皆講學建中靖國以後羣小欲陷正人則託元祐學術以誣之明季攻東林者亦必借題三案此蔡京輩之故智崇禎初年倪文正嘗上疏痛陳之矣慶元黨禁因朱子糾韓侂胄而起是時南軒東萊象山諸公雖已而後而講徒遍天下侂胄未嘗仇之使朱子在朝稍示和同雖日日講學何害然身為侍從奸人在側國勢岌危此時結舌不言何以為朱子 評曰此亦成說意在主張故訓傳然三家今不可見何從知其優劣

大五百一十八

最當失此不圖嗟嗟無及趙忠定乃明自王學盛行士大夫多
易視之蓋與唐之五王後先一轍也
喜講學東林之先有首善首善之先有靈濟宮都門非會講之
地鄒馮諸公誠不善自為謀要其人皆能有所樹立未嘗敢負
所學也東林之失在橫議不在講學但此惟顧端文為然高宗
憲已不盡然而忠憲亦不免於難忠憲遺表有君恩未報願結
言固當如是陸清獻答李子喬書并此而議之過矣吳氏聞見
續錄謂宜與諸生潘凝亦駁忠憲此語皆不免門戶之見也
蓋明至嘉靖而元氣大傷至萬曆而禍機盡伏明之亡國由於
基於嘉靖人主之失其大乎懷謙自用莊烈黨嘉靖之餘風遂
至身受其禍劉念臺嘗抗疏諍之莊烈終以不悟惡有猜忌如
此而不為人所矯者手唐德宗以此播遷明莊烈以此失國
嘉靖亦幸承孝宗深仁厚澤之餘僅而獲免耳自分宜當國傾
陷貴溪內閣之風為之一變華亭新鄭內江江陵繼之門戶
爭恩讐報復垂九十年極諸島程韓城莫不傳分宜之衣鉢朋
之亡徵肇啟禎之際諸毒齊發故三案中人非盡講學之徒即
於此矣

無邪堂答問卷二

九廣雅書局

前後六七君子者亦非盡東林之黨徒以芳蘭當門不得不鋪
諸賢即匿迹銷聲亦無倖免之理也清流既盡國步隨之明自
促其亡耳於諸賢乎何九後人不究事之曲折設淫辭而助之
政至謂明不亡於流寇而亡於東林是何言歟明史於此持論
最詳慎國初修史諸臣學識非後來所及也胡石莊讀書說
盡之時賢士大夫無論在朝在野皆宜彼此互相成就如輔事
之相依不宜更相詆訾如冰炭之不相容斯言也其有感於明
季之事乎
又曰如汪文言之輩聲氣且及宵人為東林之辱評曰汪文
言固非純正之士目為宵人亦非其時羣小欲陷東林假文言
以發難耳文言恃通聲氣頗納賄賂為世所詬東林諸賢使效
奔走而卒不勝固是失策然明中葉後慣用此策徐文貞陰用

張江陵以逐高拱張天如起用周宜興以抒社禍其術正同特
彼用之幸而成此用之不幸而敗耳大抵明季諸賢多作用繆
文貞黃忠端皆以智數為羣小所忌而羣小之悍毒視東漢季
年尤有甚焉亦可以規世變矣明季政在閣壘內閣權重光熹
之際福清當國閣部多正人王安亦閣中之錚錚者諸賢見其
時可為遂欲藉文言以通消息冀挽大局然齊楚浙三黨文言
雖以計破之而朝端風氣久壞羣小狙伏伺隙諸賢又恃有奧
援操之過屢難端猝發於阮大鍼播紳之禍遂不可解故大鍼
者不獨關南渡之興亡亦光熹否泰之樞紐留都防亂揭所由
作也防亂揭亦殊好事當時名士風氣文言知進而不知止卒
至身敗名裂以是知君子立身不可不慎然文言功名之士跡

無邪堂答問卷一

十廣雅書局

弛之才固不能盡以繩尺拘之身填犴狴意氣不撓與渙漫者
亦異故明史楊左魏周諸傳於文言無貶詞亭林之言非通論
問漢書地理志序似乎論古太繁答班書多補史記之缺史
記無地理志故孟堅詳述古制以補之非繁也
藩鎮論曰玄宗急於備邊亦當分建眾置以為屏藩評曰分
建眾置為內地言可也若邊方以資捍禦者則無益於事
南宋論曰論形勢南宋較東晉為強評曰雖是如此然南宋
之敵亦比東晉為強自宋以前入寇者無如金源之強悍也建
炎之時儘有將材十六國僭偽之主惟特堅慕容垂有大志劉
石雖強要是草竊之資故東晉得以宴然江左使當金源時勢
如破竹矣

新疆形勢論曰土魯番南近戈壁然氣候煖燥土田肥美可爲糧餉之助 評曰林文忠興伊拉克水利卽在吐魯番託克遜之閒文忠自記其事甚詳漢時屯田於車師前國卽今吐魯番也自此以西若庫爾勒玉古爾諸回莊皆漢屯田之地庫爾勒在哈喇沙爾西二百餘里卽漢之渠犂玉古爾在庫車東三百二十里卽漢之輪臺哈喇沙爾漢之焉耆庫車漢之龜茲也漢都護治所在烏壘城據班書西域傳云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國朝舊制哈喇沙爾烏什等處亦皆有屯哈喇沙爾共三屯六千餘畝烏什亦有實興充裕豐盈三屯今回疆兵燹後土曠人稀可屯之地尙多而氣候土宜與伊犁稍別回疆全境大山三面環之南雪山北天山西蔥嶺其地恆暖又有塔里失河灌

無邪堂答問卷一

七

廣雅書局

注其閒上下流支河頗多溉田亦便地肥美而宜麥有風則長多雨則萎回疆雨亦罕見全恃雪水故易豐收承平時南路屯田未廣兵食多仰給稻米其實因地制宜北人未嘗不恃麥爲命也沈子惇落瑣樓文集有新疆私議言屯田事甚詳

又曰宜與屯田浚溝洫以限戎馬之足而屯田之興邊臣屢以爲難 評曰新疆屯墾湘淮退卒居多流民亦有之據左文襄奏業續編光緒六年徵糧二十六萬一千九百餘石土魯番及南八城除沙磧外荒地漸闢矣若欲移民以實其地則陝甘同經兵燹山西自大校後民數亦耗自不願行非官之不欲其行也承平時伊犁有兵屯回屯旗屯民屯遣屯旗屯在惠遠惠寧兩城人給田百畝民屯嘉慶時有三百餘戶戶給田三十畝遣

屯乃遣犯屯墾者人給地十二畝見新疆圖志略徐星伯新疆賦注至回疆之地溝洫無所用之今之戎馬亦非溝洫所能限與三代時固異與宋何承矩興塘礮以限契丹戎馬者亦異又曰興屯田不特可限戎馬亦且以伏地雷倉猝可免颶壘 評曰屯田爲足食計耳若伏地雷何必屯田平地不可埋乎且地雷亦非果制勝之具道光鎮海之役咸豐北塘之役皆曾用之皆爲奸民所告發夷人以通商傳教蠹中國內奸防不勝防欲清內奸在興團練新疆則無團練之可言幸其地尙少傳教者耳

無邪堂答問卷一

三

廣雅書局

吉林黑龍江邊防攷曰喀倫皆脩築堅固參以威南塘守薊門分設邊臺之法 評曰卡倫本以譏察出入猶內地之有汛兵也通商以後彼已直窺堂奧無所用其譏察礮火之利堅城尙不能禦西人故多築礮臺以當城郭區區卡倫烏足禦之沿邊萬里安能處處設防所當先事預籌者只要害數處耳西人用兵專注一二路或多方誤我則有之矣若枝枝節節而爲之彼亦無此兵力南塘舊法可制髮賊不可禦外夷若其束伍之方練膽之說則古今不易之兵法也

涵養用敬說曰後人不達以拘謹爲敬 評曰敬必自拘謹始太拘則非所宜程朱於此亦屢辨之謂必有樂易之意不可過矜持也然此亦由性生能知天質之偏而學以變化之則無弊傳維森字誌丹番禺人問鄭君亦遭禁錮漢書何以不入黨錮傳 答人才者國家之元氣人之云亡郭林宗所以致慨也漢

亡於黨錮鄭君雖亦遭禁而獨不與於俊及顧廚之列蓋真儒弗驚聲華故能如是是時稍有名德者咸丁斯厄使鄭君而不遭禁則亦闖然一媚世之夫雖學爲儒宗曾何足貴觀其答龐劭之言極露圭角第擇人而施與淺露者異耳括囊大典固宜別立專傳而立傳之意蔚宗則於荀爽傳論發之爽名節不終鄭君獨脩然物外著書自娛貞不絕俗非學有深得烏能及此世徒以訓詁名物推之淺矣古之真儒無不可爲世用鄭君朱子漢宋儒宗朱子登朝日淺鄭君并未登朝皆不能得君行政故其言論風旨多於著述發之蓋天下道理無窮學問亦無窮古人不肯一日閒過恥以處士盜虛聲耳古人絕大業莫非由恥心所發子貢問士子答以行己有恥此其體也使於四方

無邪堂答問卷一

士

廣雅書局

不辱君命乃其用也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知恥則近乎勇矣孟子譏不恥不若人不恥不若人而恥惡衣惡食士風所由日靡也士不固窮何以爲士素位而行貧賤無可恥也以爲恥則枝求之心勝求而得之婢膝奴顏羞惡已滅求而不得擠排傾軋忌克旋生千古漢昭烈謂吾嘗周旋鄭康成陳元方開爲政之道頗見啟誨朱子浙東荒政後人亦多以爲法儒者無無用之學苟不如此雖著書滿家腐儒而已司馬德操譏儒生俗吏不識時務正謂此也

陳慶蘇字公陸番禺人劉元城學術論曰據曾茶山黃東發之言則元城雜入禪學可知 評曰學術偶雜古名儒多有之第不可以是立教貽誤後學耳元城立身自有本末白璧微瑕正以見其真實否則玳瑁求售孔孟所以惡鄉愿也

又曰元城以新唐書好簡略事多鬱而不明其進表謂事多於前文省於舊病正在此可云通論 評曰新書實遠過舊書子京之文雖未追蹤馬班亦足凌跨六代宋人多議之貴遠忽近之見耳王西莊商榷自謂持新舊書之平實未盡然范陳而後自歐五代李北史與隋書外未有及新書者然歐公過求簡嚴多所刊略歐史疏漏誠有之而近人吹垢索瘢殊多苛論卽如養新錄譏契丹立晉之文謂襲春秋衛人立晉而誤不知歐意謂晉恃契丹以立國甚其詞以醜敬瑄耳晉紀徐注甚明曾謂歐公不悟春秋之晉爲人名乎昔人言以字字有來歷求杜詩而杜詩反晦漢學家亦往往有此此書有彭劉補注用意甚善然煩複冗雜殊乏剪裁乃知裴世期之才識固非後人所及也

無邪堂答問卷一

古

廣雅書局

但此非彭文勤本意序例中已自言之補注乃俞理初所輯見嚴氏鐵橋漫案及理初自作癸巳存案言此書之始末甚詳理初著書援引極博而抉擇未精以此注史則非體也 新書則無此失雖用字間有生竄此學古而未純熟然亦不至軋齒以爲古劉焯以下諸史文詞尤沓正當以此救之未有不簡奧而可爲古文者也初無所爲事鬱不明也近儒喜爲新論或推魏收之史或稱沈約之書乃至世系蟬聯絕無事蹟濫廁傳中有類家譜者亦以爲史法應爾甚矣人心之好異也唐書宰相世系表識者已譏繁冗然唐初重門第猶有六朝餘習故作表以存六朝氏族之學魏收之爲此以明氏族則不足以言史法則無當況既有官氏志創例亦善而彼轉言之不詳此則徒爲疣贅兩無所處也北史本傳楊愔嘗謂收曰魏書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流

牒略盡是以具書其宋書之志符瑞不知何所取義史公傳龜
枝派望公親過知仁策以三代聖王重卜筮也然且為史通所疑若東漢而後圖讖
之學直是妖言篝火狐鳴帛書牛腹自昔覬覦非分者莫不造
為符命以搖惑人心休文乃欲以此挽力征逐鹿之風何異揚
湯而止沸也南齊書亦分祥瑞於五行之外子顯特欲侈其先
世受命之符以掩其篡奪之迹耳休文志此胡為乎

明儒學案質疑曰明儒各立宗旨互相辨駁其實靜中養出端
倪固善隨處體認天理亦善致良知固善慎獨亦善但實言之
而實行之豈有不善者評曰乾嘉以來學者多持此論實非
也天下無有兩是之理正當別黑白而定一尊苟徒假聖賢一
二言以佐其說則何者不可附會析理未精姑為此調人之言

無邪堂答問卷一

圭

廣雅書局

乃鄉愿學問耳古未有不實行而可為學者謂明儒務立宗旨
不務實行此近人矯誣之說明儒果如是乎明惟隆萬時士習
多空疏恣肆豈可以貽前後宋學之有宗旨猶漢學之有家法
拘於家法者非然不知家法不可以治經好立宗旨者非然不
知宗旨不可與言學術學術者心術之見端差之毫釐謬以千
里聖賢無不於此致慎焉論語一書多言仁仁即聖門之宗旨
孟子七篇言性善言仁義仁義性善即孟子之宗旨其他諸子
百家亦皆有之惟其有心得而後有宗旨故學雖極博必有一
至約者以為之主千變萬化不離其宗六經無一無宗旨也苟
徒支離曼衍以為博摭瑣碎以為工斯渺不知其宗旨之所
在耳夫樂之旨在和禮之旨在敬禮記開卷即言敬大小戴之

所述者莫不以為是為宗此禮經之大義漢儒謂之大義宋儒謂
之宗旨其揆一也故不合於六經大義者不可以之為宗旨謂
明儒宗旨有善有不善則可謂無不善則不可儒者特患宗旨
稍差將以學術誤天下後世而不自知故必慎思明辨以求其
至當豈得漫云無宗旨乎有學問有學術學問之壞不過舛陋
而已於人無與也學術之壞小者貽誤後生大者禍及天下故
聖賢必斤斤於此吾輩幸生漢宋諸儒而後六經大義已明儒
先之宗旨即可取以為我之宗旨由是而進窺聖賢之門逕庶
幾不誤歧趨近人以訓詁為門逕此特文字之門逕耳聖賢道
寓於文不通訓詁不可以治經即不可以明道然因文以求道
則訓詁皆博文之資畔道以言文則訓詁乃誤人之具朱子語

無邪堂答問卷一

圭

廣雅書局

言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是說得過當只是於訓詁處尋繹
履去自然下學上達案朱子之教人如此惟能尋繹履故訓
詁為有用並非說堯典二字故必博攷宋元明國初儒者之
三萬言而後謂之訓詁也說證以漢儒所傳之微言大義而無不合始可望見聖賢之門
庭漢儒所謂實事求是者蓋亦於微言大義求之非如近人之
所謂實事求是也然此皆求知之事知之而不能力行雖見
其門猶不得入而可以訓詁自畫耶訓詁本易明其不明者人
自鑿而晦之即間有難明之處於道之大端固無害也乃借聖
人正名之言以自張其說天下後世其可欺乎夫訓詁者文字
之門逕家法者專經之門逕宗旨者求道之門逕學者苟有志
於斯闢一不可而其輕重淺深則固有別也宋以後大義雖明
然好立宗旨之徒往往執似是而非之言以害道學者正須善

釋若云漫無宗旨則吾不知之矣

太史公先黃老後六經辨曰曹參尚黃老而惠帝之世舉孝弟力田除挾書律厚風俗重文教固仍用儒家言也 評曰黃老言清淨第不欲擾民耳非廢弛簡陋之謂也老氏書多智數較儒術爲刻深故一變而爲申韓若其厚風俗重文教豈能外儒者之道以爲治老氏言失德後仁絕聖棄智乃故爲過高之論謂末俗文勝非返之於純悶無爲則不治耳棘子成之質子桑伯子之簡皆此意故聖門亟辨之仁義禮智不可棄老氏曷嘗不心知之彼嘗言以正治國果棄仁義禮智又安得謂之正乎言老氏之言者莫著於莊周楊朱莊與老皆以自然爲宗其實多矯揉造作兩書中名言甚多而宗旨既差則誤人不淺楊朱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尤加縱肆三子者皆好爲過情之論其誤天下則同凡立言取快一時其後必多流弊故聖賢之言平易近情從容不迫而使

人常有餘思

明夷待訪錄書後曰置相篇云明之無善治自罷丞相始後來入閣辦事者職在批荅猶開府之書記也夫宰相亦貴有其實耳使徒有相之名而無其實則雖有如無 評曰明代雖廢丞相而中葉以後丞相之實仍未廢也謝遷劉健之徒固進退以禮矣焦芳嚴嵩魏廣微輩倒行逆施獨非大學士乎崇禎五十年宰相完名者有幾莊烈倚溫烏程爲腹心待周宜興以殊禮此

六正百六

清明徒於法制求之抑末矣黎洲之言意固甚盛然必人皆舉廉讓契而後可舉廉讓契不世出而宰相則不可一日懸缺以待賢奸難進知人其難乃欲使世主寄國命於一二柄臣之手措置安能悉當也總之治天下當務實政不在此等虛文因時制宜亦無成迹可泥君不失道則置丞相可罷丞相亦可不然無一而可

又曰兵制自明以來日見其壞 評曰兵制之壞不自明始此歷代無善策者明衛所之制實參用唐府兵之制府兵之制後世所推爲善策者也而亦不能歷久無弊大抵治兵與治歷同久則當革自古無一成不變之兵法亦無百年不壞之兵制在隨時整飭以適於用而已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又曰近數百年來貧富太不均者用金銀故也至今日而通商專以金銀中國之財愈耗如梨洲言專用粟帛粟帛所不能通者用錢以濟之錢所不能通者用鈔以濟之如是民焉有不足者乎 評曰惟通商專用金銀故中國不可用鈔中國之鈔非外國所通行彼以貨來易銀而去我自用鈔而彼則廣收中國之金銀一旦有事銀根既竭用鈔者紛紛罷市外夷乃得操吾中國之利權而事益不可爲矣大抵重農者必貴粟帛重商者必貴錢幣錢幣之事由繁而日趨於簡今時銀貴他日又當金貴主國計者設法以使銀之流通則可欲廢銀而別籌重滯之物以易之物且益滯銀且益昂無裨於貧民而富民亦將變爲貧民是自困之道也

周世宗宋太祖用兵次第論 評曰全謝山論周世宗之用兵固有卓識但世宗未嘗不用朴言朴意在先取江北以固根本世宗累次出師卒如其策蓋汴京與契丹南唐之界相去皆不及千里而北尚阻河爲固南則平衍無險可扼非取江北諸州不能固汴京後路朴與世宗之欲圖江北固急於燕雲十六州也至秦階成三州本爲晉地晉亡降蜀蜀得是地可以北窺關陝句結太原故世宗亦亟取之既得志於吳蜀乃用兵於契丹此正與朴策同特宋人欲急取江南世宗則得江北後遂欲取燕爲不同耳然此惟世宗能之古未有結怨於兩大之間而能善全其後者宋祖自審神武不及世宗故朴之策遂全用之趙普亦贊成之當宋祖時蜀屢約北漢攻宋勢不得不先取蜀蜀與荆湖舉則吳在掌握中故取吳未嘗大費兵力以西北門戶早撤也南漢之取非太祖本意因劉鋹虐民已甚遂先伐之亦未大費兵力蓋諸國中爲大敵者在南惟吳在北惟燕吳經世宗削弱宋承周後自當先取以蔽其功不得棄其收合餘燼坐致強大也至契丹與北漢素相勾結非披其黨與不能制勝世宗乘高平之聲威當遼與北漢匿不敢出之時急攻南唐遂取江北後路既固乃返旆而攻契丹此先後一定之次序未嘗與朴說背馳也周卽取燕而兩國戰爭方始非世宗之戰勝取契丹亦不敢爲是謀其平關南尚未使契丹大軍也以世宗平日用兵論之此舉自有把握太祖卽不敢輕用其鋒此正善於自審處世宗用兵魏武帝唐太宗彷彿似之宋祖迴不及何論未始

若論強弱則舉并易而舉燕難朴顧先其難者以并與周世仇乃必死之寇先破燕則并失其援亦難自立故姑置并爲緩圖又審世宗之能辦此也宋之情形與周異自當先從事其易者且太原澤潞常足爲河洛輕重視十六州尤要劉崇據太原不得澤潞故不能出而爭勝世宗亦嘗圍晉陽又乘兵威略取汾遼等七州未嘗不以是爲先務所不能卽取者他國未平懼太原之致死於我挫銳氣而損威重耳史稱宋祖置封樁庫以備用其心曷嘗一日忘燕要必拓地聚財厚集其力乃可與強敵相連逐南中諸國爲財賦所自出先舉之則吾勢日盛而不致挫吾兵鋒此用兵之正道世宗靈輦舉其英武固勝宋祖然使宋祖不死開寶八年平吳次年卽晏駕燕雲十六州仍未嘗不可取也契丹立國日久又屢得志於中國自當以全力制之欲取其地必先破其軍否則雖取之仍不能守世宗之取關南亦仍恃高平之餘威也竇建德叔王世充秦王一舉而兩蹙之契丹之救北漢亦屢破軍殺將此太宗致人而不致於人之策先并後幽非失算也故平漢之後遂欲乘驍勝之威以舉契丹不思聲威雖振兵力已疲旣取一國則將驕卒惰不堪復用與秦王之破建德情形迥不侔矣其敗也宜哉太宗平太原後遽欲乘勝取燕諸將諫而不聽卒敗於高粱河厥後復有岐溝陳家谷之敗遂不敢復言戰事岐溝之敗諸將違節度所致高粱河之敗則太宗不量力而輕進之咎也兵豈可易言乎近儒徒以青城之辱歸咎於十六州以爲禍始不知宋與契丹通好幾

二百年或戰或和初無大失徽宗不思輔車唇齒之義輕率乖謬自速其亡此時雖有十六州何濟於事攻遼之後山前六州未嘗不歸版圖而轉以召禍蓋人謀之不臧不盡關乎地利也若以地利論則宋之失策在都汴而不在燕雲汴本非可都之地雖無敵警猶將遷之是皆太祖所已計及者使遵其成算蓄力養銳不以疲兵嘗敵安見燕雲不可復卽終不能復而遷都關洛亦何至遽有青城之辱宋有西夏之患卽都關中猶須顧後路太祖時西夏未盛故欲都之惜爲太宗所阻耳然以徽宗事事顛倒雖遷都雖取燕雲亦未見其終免此辱也南宋之初將材可觀而開國武功不競其取吳與北漢皆藉世宗之餘威曹潘名將一遇耶律休哥而輒敗當太祖時遼雖有機可乘而

無邪堂答問卷一

三 廣雅書局

我之力亦未足古未有不削平內亂而後與夷狄從事者諸國旣平乃與遼戰雖不勝猶有退步否則一蹶不振晉出帝卽其前車也又其開國純樸之風未散國勢仍強太祖欲聚財蓄兵以與之角此知彼知己萬全之策不得以怯懦咎之至急罷藩鎮乃治安之至計其備邊者仍未盡罷斟酌固已盡善使必待平燕而後罷恐事未可知患且視燕十倍幸則爲唐之方鎮不幸則爲五季諸君之續而已

平遠字蘊山滿洲人吉林黑龍江邊防收曰額爾古訥河通入黑龍江口俄若闌入進歸呼倫貝爾則江省與蒙古消息中斷引姚氏說 評曰東省所重不僅在江防若論江防自以松花江口爲最要額爾古訥次之蒙古積弱之餘欲使捍我收圉正

未易言昔日之蒙古求其弱而不能今日之蒙古欲其強而不得宗喀巴之教行今昔情形頓異矣凡事利害相乘除信哉又曰籌邊以屯墾爲要 評曰屯墾之利人所共知近日理春一帶開墾者皆登萊兩府游民旣無家室亦無工本夏間種穫秋冬仍回故里其無家可歸者始散伏山谷以度殘冬餘皆鳥獸散矣安能生聚更安能訓練非變通辦理亦未易見效耳吉省精華在伯都訥黑省精華在呼蘭伯都訥商販通行久稱富庶呼蘭之所以繁盛者則地脈膏腴墾民攜集之故其地以响計報墾者多山左之民繳價於官承墾若干响數年後乃令升科東省籌款甚難此則官民兩利而當事每以有礙旗民生計阻之然所慮者乃數十年後之事目前固無礙且勢之所趨

無邪堂答問卷一

三 廣雅書局

終難禁止封禁本是舊制有深意存焉但近日情形不同將來私墾漸多奸民易匿恐徒飽吏胥之囊橐也胡仕榜字芳甫南海人問董膠西明春秋乃惑於改正朔而云王魯歐陽永叔惜其拘牽師說不能高論以明聖人之道似中其失 答漢儒以改建正朔損益質文爲王者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事聖人之道莫大乎此故恆言之不獨董生爲然蓋謂推言其極至則其治具畢張可見也此卽漢儒至高之論永叔所言未觀其通公羊爲漢儒專家之學與宋儒之說絕異此所引未明家法至其所云王魯者謂假十二公之事以示百王大法猶之寄王法於魯云耳成元年傳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昭二十五年傳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牛千玉

威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以周爲王者而斥魯人僭用天子之禮則魯人爲託王可見矣公羊家之說以爲周道既微明王不作夫子知漢室將興因損益百王之法作春秋以貽來世以春秋爲漢興而作此九緯說之無理者蓋自處士橫議秦人焚書漢高漸備冠冕景喜黃老儒術久過而不行自武帝罷黜百家諸儒乃一欲興其學竄附緯說以冀歆動時君猶左傳之增其處者爲劉氏也此在立學之初諸儒具有苦心後人若復沿襲其說則愚甚矣俗語不實疏爲丹青光武好言圖讖東漢諸儒從風而靡何邵公遂以春秋演孔圖之說解獲麟可云寡識桓三年正月何注亦云非主假周以爲漢制第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魯史具存即借其事以寓褒貶故曰加吾王心焉夏尙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忠殷尙質三王之道若循環周末文勝夫子欲變之以殷質而其衰貶誅絕之法不敢自專寄之於魯此以春秋當新王之義非謂真以魯爲新王也公羊家言如以祭仲爲行權乃假祭仲以明經權之義非真許祭仲傳言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祭仲可知何注蓋失公羊本意祭仲正與相反其非許祭仲可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羊曰夷是也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是不合於道者仍不得謂之權權所以衡輕重未能守經而多語達權則如無星之稱將恃何道以衡之乎子臧言聖達節以齊襄爲復九世之讐乃假齊襄以明蓋必有節而後可達也公羊子深惡魯莊忘親事讐故發此傳復讐之義非真許齊襄而於伍子胥之復讐過當者亦深許之蓋皆有爲而言也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況於國君受讐體之重無論齊魯勢均力敵本有可勝之道即使戰而敗北亦當收合餘燼枕戈泣血以爲後圖人子不復讐何以爲人國君不復讐何以立國後人有謂南宋明復讐之義爲不量力者豈言耶說宜爲春秋此類頗多皆文與而實不與但此惟公羊爲然近儒所誅絕也

乃推此意以說羣經遂至典章制度輿地人物之灼然可據者亦視爲莊列寓言恣意顛倒殆同戲劇從古無此治經之法麟爲王者之瑞夫子論次十二公之事爲萬世法王道淑人事備西狩獲麟於周爲異春秋則託以爲瑞故曰所聞世著治升平所見世文致太平此張三世之義曰文致者明其非真太平也不然定哀爲衰世獲麟非美事漢儒豈不知之而願爲是贖贖耶公羊家多非常可怪之論西漢大師自有所受要非心知其意鮮不以爲悖理傷教故爲此學者稍不謹慎流弊滋多近儒惟陳卓人深明家法亦不過爲穿鑿若劉申受宋于庭龔定庵戴子高之徒蔓衍支離不可究詰凡羣經略與公羊相類者無不旁通而曲暢之即絕不相類者亦無不鍛鍊而傅合之舍康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莊大道而盤旋於蟻封之上憑臆妄造以誣聖人二千年來經學之厄蓋未有甚於此者也國朝公羊之學始於陽湖莊氏華路藍縷尙未純卓人學出凌曉樓曉樓言體制已頗穿鑿而尙未甚至劉宋戴諸家牽合公羊論語而爲一手庭復作大學古義說以牽合之但逞私臆不顧上下文義定庵專以張三世穿鑿羣經實則公羊家言惟張三世最無意義何注恩王父之說亦復不詞定庵以此爲宗烏足自名其學凡此云云皆所謂以難深文淺陋也道咸以來說經專重微言而大義置之不辨無窮即如魏默深詩古微之政故訓傳書古微以杜林漆書証馬鄭遂欲廢斥古文而氏史學名家其經學實足誤人良由漢學家瑣碎而鮮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又炫於時尚宋儒義理之學深所諱言於求之漢儒惟董生之言最精求之

六經惟春秋改制之說最易附會且西漢今文之學久絕近儒雖多綴輯而零篇瑣簡無以自張其軍獨公羊全書幸存繁露白虎通諸書又多與何注相出入其學派甚古其陳義甚高足以壓倒東漢以下儒者遂幡然變計而為此夫公羊大義在通三統通三統故建三正當周之時夏正周正列國並用本非異事不待張皇也春秋時晉用夏正近儒久有定論逸周書周月篇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於夏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亦越我周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古人所以重三正者以其合於天運天運三微而成著故王者必法天以出治五始之義公羊子言之備矣詩書所陳六藝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所述往往言天象以明人事謂夫日鑒在茲不可褻越也漢人親見秦之縱恣以速其亡每遇天變動色相戒日食脩德月食脩刑元成失馭猶明比義故漢之末造朝綱解紐而獨無厲民之政上畏天命下畏民瘼其所以固國脈者端在於是董子謂王者舉事宜求其端於天又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物此志也今乃舍其敬天勤民之大者而專舉改制以爲言夫春秋重義不重制義則百世所同制則一王所獨惟王者受命於天改正朔異器械別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累朝舊制沿用已久仍復並行此古今之通義周時本兼有四代之制六經無不錯舉其說非獨春秋爲然孔子殷人雜用殷禮見於戴記者甚多安得以爲改制之證公羊文十三年傳

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牛何注白牡殷牲也此乃成王所賜豈亦孔子所改明堂位兼用四代禮樂若非經有賜魯明文則近儒亦將援爲孔子改制之證矣且託王於魯猶可言也帝制自爲不可言也聖人有其位則義見於制無其位則義寓於事是故孟子之論春秋也曰其事其義不曰其制曰天子之事不曰天子之制衮裳鉞鉞者正天子之所有事孔子自言竊取其義竊取云者取諸文王也公羊傳曰王者就謂謂文王也開宗明義卽示人以遵王之旨左氏傳亦言王周正月觀此可無夏時冠周月之疑矣近人頗以左氏晚出爲疑案戴記哀公問疏引以爲天子無親適從左氏義然則秦末聖人作春秋以文王之法正諸侯而不以空言說經故其義悉寓於諸侯之事若夫典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章文物一仍其舊曾何改焉其有不合非經師之失傳卽周衰之變禮夫子錄之以著世變禮弓諸篇類此者甚多漢儒惑於緯書乃有爲漢赤制諸謬說蓋其陋也制與事判然不同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是之謂制制者一成而不可易非天子不制度是也若工虞水火若兵刑錢穀是之謂事事者臣工所條奏儒生所講求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是也制所以定民志事所以達民情今有人焉作通攷作罪言講明其義以備采擇苟無紕謬聖王所弗禁也有其人焉改會典改律例變禮易樂非悖逆卽病狂王法所不容春秋所必誅也漢人語言簡質往往混事於制又欲立春秋於學官而故神其說端門受命素王改制此蓋神道設教之遺意豈可據爲事實漢儒亦但竄之於緯

未嘗敢著之於經也近人信緯而不信經抑知鄭君注中庸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仲尼作春秋之事而必引公羊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以明之且謂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而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孔疏申鄭意亦謂孔子身無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禮鄭君固信緯書者而其言如此曷嘗有如近人無忌憚之說聖人自云從周說經者必欲與之相反可乎近儒因王制兼有殷制遂傳合於公羊夫王制乃漢文集博士所作虛侍中明言之侍中漢代大儒出入禁闥豈有本朝大掌故懵然不知之理近人深斥其說以此爲衛經之苦心固無不可若乃託王制以穿鑿二傳顛倒五經則侍中之遺說不得不亟與申明也已嘗孝文時今學萌芽老師猶在博

無邪堂答問卷一

三

廣雅書局

采四代典禮以成是篇乃王制摭及公羊非公羊本於王制周尺東田明是漢人常語與月令之有太尉大戴記之有孝昭冠辭略同太尉與冠辭猶可云偶贅及之周尺東田乃王制一篇節目豈亦贅文耶王制月令雖繫於後人而所言仍是三代之制故戴記取之無庸曲說今文家言禮制每與古文不同三代遺制紛繁儒者各述所聞致多歧異卽今文之與今文亦間有不同非獨古學家爲然也遭秦焚書民間私相傳述今文特先立學故顯於西漢古文至東漢而始顯此乃傳述之歧互非關制作之異同今學古學之名漢儒所立秦以前安有此分派文有今古豈制有今古耶王制果爲公羊而作則師說具存繁露何以不引其文漢儒何以不述其例直待千餘年後始煩諸儒爲之鑿空乎王制公侯田方百里

無邪堂答問卷一

天

廣雅書局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殷所因夏商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文從殷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案王制此言本於孟子孟子明言周制而鄭君以爲殷制顯與孟子不合蓋鄭欲溝通周官之說致多膠葛近人復因鄭此言而歧之又歧然鄭君特舉此以明王制之兼有殷制曷嘗謂王制爲素王改制之書正義引鄭目錄云王制作在秦漢之際又引鄭答臨頌云孟子蓋殷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其說雖與虛侍中不同要未嘗以王制爲春秋改制而作也王制首篇鄭述孟子之言故鄭以爲在孟子之後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鄭注亦引春秋傳周召分陝之事爲證周召分陝正是周制烏得以爲孔子之制乃近人因王制未足徵信復援孟子以爲助孟子明云周室班爵祿周制也非殷制也孟子言天子一位子男一位凡五等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羊言伯子男同位凡三等三書說各不同烏可強爲溝合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武成分土惟三義同近人黜僞古文尚書棄置弗道然漢書地理志已言周爵五等而土三等豈班志亦僞乎殷制既以公侯伯爲三等則公侯必不能同爲百里書缺有閒但當闕疑烏可鑿空妄造近儒致疑於孟子者徒以班爵祿之說與周官不合夫周官不合羣經者多矣何獨執此而定百里爲素王之制且周制公侯百里非但見於孟子亦先見於論語有千乘之國焉有百乘之家焉千乘之國集解引包咸馬融二說包據孟子王制馬據周官司馬法如馬說則開方僅得

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仍與周官四百里不合若謂舉成數而言亦當云三百里不得云四百里周官之三百里固非大國也蓋司馬法是出軍之數孟子王制乃賦民之數當出軍時必不能埽境以行但十抽其一耳王制疏引五經異義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穀萬乘以計君之言差次之則諸侯百里長穀千乘乃賦法由此言之司馬法亦百里非四百里也當從包義爲長豈節用愛人之語必出於聖人晚年定論而一人之私制願舉以告魯大夫魯大夫將茫然何從索解乎魯齊稱大國者蓋以其附庸之多其實封非必有加於百里魯頌言土田附庸復言公車千乘與論語孟子皆合附庸若任宿願與之類猶時見於左傳歷世既久諸侯多滅附庸以自廣其甚者且滅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大國如晉滅虢故孟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魯之疆域見於左傳者已不止百里非侵滅小國烏能若是明堂位復云方七百里則夸飾之辭或并附庸計之未可知也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梁成卽國語引夏令十月成梁之制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孟子所用周正也非夏正也近人謂孟荀皆用孔子改制之說案荀子有王制篇所言序官之法大致與周禮同又云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說亦同於孟子孟子明云文王治岐之制豈得以爲殷制荀子言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荀子意在法後王乃後人反誣以改制之說此正荀子所斥爲不雅者也公羊家言以王二月王三月爲存三統然則聖

八國從周正特兼存夏殷正朔以明三代聖王皆奉天以出治耳必謂春秋改正朔而用夏正則弟書王三月可矣曷爲書王二月而可牽合顏淵爲邦之問強以公羊羣入論語乎董子繁露今存八十二篇言陰陽五行仁義禮智性情者十六七言他事者十三四其言改制者惟三代質文符瑞玉杯楚莊王諸篇聞及之並非春秋要義楚莊王篇王者徒居處更稱號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敵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近儒輒以大學論孟之言牽涉於素王改制觀此可憬然矣董子謂天積眾精以自剛常置陰空處稍取之以爲助其言陰陽五行皆明此義陽爲德陰爲刑親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其說深有契乎洙泗言仁之旨董子之稱大儒者以此所言喜怒哀樂中和諸說皆可爲中庸義疏至若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特聖王受命承天之一事今舍全書大義而專言此豈董子之意乎近儒惟孫淵如喜言陰陽五行其所據古義皆術數家言與董子伏生之學渺不相涉也漢初張敖最明陰陽而遺說罕聞其據以推五運者乃本孔子之論五帝德見大戴記五行或以相生爲義或以相克爲義迄無定論張敖謂漢爲水德後因黃龍見成紀從公孫臣言改爲土德其說本不足據蓋漢儒惡秦特甚不欲漢承秦後因春秋有託王之義遂奪秦黑統而歸之素王因素王黑統而遂有紛紛改制之說西狩獲麟或以爲麟者水精一角赤目爲火侯漢將受命之瑞或以爲中央土軒轅大角之獸春秋禮書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修母而致子或以爲西方金精之獸春秋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承聚訟紛紜皆覺言也庸足信乎公羊之學盛行西漢班史所載臣工諸條奏本春秋褒貶災異以立說者甚多初未及素王制作之事惟梅福傳福據此以求立孔子世爲殷後成帝推述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立孔子後爲殷紹嘉公當時據以立二王後者乃用古文及左氏穀梁並非據公羊劉申受欲明三統之義而反黜左氏亦慎其矣緯書多漢儒附益故戰國諸子從未一及是言公穀至漢時始著竹帛後師諸說多存其中亦未嘗一及是言豈非言不雅馴爲搢紳先生所難言者乎陸賈新語術事篇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及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效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何必於三王此可見秦漢之際言春秋者尙無改制之謬說漢儒泥於陰陽推述五運乃始以是屢入公羊耳新語或以爲儒作實非也嚴鐵橋漫案已漢中葉後儒者篤信緯說逐末忘本於是緯候之學流爲術數術數之學流爲圖讖怪說繁興新莽因之遂移國祚魏晉六朝篡奪相仍莫不師莽之故智此正後儒所當黜絕安可更揚其波況五運之學失傳已久公羊大義甚多繁露名言不少豈舍此遂無可尋繹耶亦徒見其好異而已矣子張問十世子答以因革損益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質文三統質文三統非有德有位者孰能損益之儒者講明其理可也擅改其制不可也若夫三綱五常則吾儒與有責焉耳矣文王既沒文不在茲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聖賢之於道也未嘗不以之自

任文在茲則道在茲文者何詩書禮樂是也采之風謠載在方策東遷而後禮壞樂崩聖無常師識大識小暮年刪定述而不作故夫詩書禮樂者三代帝王治世之大經非洙泗間一家之言也夫子脩春秋以垂教萬世託始於文託王於魯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漢藝文志春秋所貶損大人皆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聖人憲章文武方以生今反古戒人豈有躬自蹈之之理素王者後人所尊稱並非聖人自名其學聖道之大安在乎王與不王近儒喜以素王說春秋世俗之見淺之乎測聖人矣太平御覽引孝經援神契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故稱明王之道謂素王爲夫子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自稱者始見於此鄭何諸人皆同此說鄭說見左傳序疏引六藝論緯書固不足信卽以其說微之亦可見聖人於諒實之空言且謙讓不敢自專而敢肆改一王之定制耶春秋雖著諸侯之行事實仍託之空文素之爲言空也若紛紛制作則眞王矣何素王之有公羊家言變周文從殷質文王殷人其所用者殷制卽從緯書之說以爲受命改元亦是殷末周初之制夫子用此與從先進義同豈敢緣隙奮筆儼以王者自居春秋卽爲聖人制作之書度亦不過一二微文以見意豈有昌言於眾以自取大戾者且亦惟公羊爲然於二傳何與於詩書禮易論語又何與乃欲割裂經文以就已意舉六經微言大義盡以歸諸公羊然則聖門傳經獨一公羊耳安用商瞿子夏諸賢之紛紛也哉繁露所引

論語如敬事而信管仲之器棠棣之華內省不疚當仁不讓苟志於仁大德不踰閑禮云禮云政逮於大夫名不正則言不順之類皆引聖言以爲證要非牽合公羊以說論語也諸說皆與無涉董子謂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其非正文字之誤可知乃宋于庭論語說義於此獨不從董子而從鄭君且引老子有名無名以立說異哉莊生有言春秋以道名分假天子袞鉞之權以誅亂臣賊子者聖人爲萬世綱常計不得已也周室雖微名分具在鼎之輕重不可問制之質文可輕改乎何氏解詁例已煩碎何注如法其生不法其死恩王父不思高曾之類義皆難通半亦由屬辭之拙儻又如傳言隱賢而注泛及連帥傳稱單伯而注泛及貢士皆未必公羊本意單氏不見魯史而周卿士有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單襄公穆公之類

見內外傳及漢食貨志

可知公羊之義爲短至春秋錄

內略外微者不書逢丑父自無見經之例何注乃以爲絕頃公何義蓋本繁露竹林篇而微有不同皆曲說也今乃於三科九旨而外侈言邵公所不敢言且混合六經而爲一是聖人晚年刪述但以改制爲事平日雅言復以改制爲教洙泗之間自爲風氣師弟子所斷斷講習者莫非干犯名義之言爲下不悖之謂何不至於耶說誣民不止此惟外夷無父無君之教乃有之而可以誣吾夫子乎公羊三科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戎狄是故稱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稱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吳獲陳夏馮則少進之有憂中國之心則又進之進之者何謂其寢知中國之禮義也

若楚王之妻媼固無時焉可也自義畫八卦契敷五教千聖百王相繼相維以成此中國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無他焉以所因之三綱五常耳公羊子曰公追戎于濟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聖人之惡戎如此非以其無君臣上下無禮義廉恥猾夏之風漸不可長歟於越句吳同爲明德之後既廣魯於天下則漸被中夏之教化春秋猶屢進之若夫宗楊墨無父無君之教以倣擾我中夏有心世道者宜何如嚴外內之防而徒侈言張三世通三統之義不思異外內之義吾恐猖狂恣肆之言陷溺其心者既久且將援儒入墨用夷變夏而不自知嗚呼是亦不可以已乎窮經所以致用封建之制不行夏時之制久定自漢以來垂二千年未之有改乃猶喋喋言三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統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夫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天以五常之理賦人故樂記謂之天理義之用多端而莫大於君臣故天澤之分必不可踰義理之學宋儒以之爲教孔孟嘗嘗不以爲教漢學家惟惡言理故與宋儒爲仇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豈苦人以所難哉先王本理以制禮以禁慝也有禮斯有樂以導和也古樂既亡禮亦爲文飾之具宋儒因亟以理明之又恐人矜持拘苦而屢以從容樂易導之今讀其遺書以理爲教實多以禮爲教見於文集語錄者多不勝舉所不同於三代者特其沿革耳此與聖門教人之方有何不合而戴東原則曰程朱憑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且謂聖人以體民情遂民欲爲得理見東原文集孟字義疏證夫聖賢正恐人之誤於意見故

有窮理之功東原乃認意見為理何其言理之粗體民情固也
遂民欲而亦謂之理何其言理之悖欲仁欲也欲利亦欲也使
徒求遂其欲而不以理義為閑將人皆縱其欲而滔滔不返不
幾於率獸食人乎白虎通情性篇引孝經命汝日情生於陰
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其言與樂記若合符節古書
之言性情理欲者明白若此漢學家好據古義獨不從之何耶
乃謂宋儒以理殺人死矣更無可救矣亦東原疾首蹙額若不
可一朝居而必求自放於禮法之外者苟以此為教恐五季之
禍其不復見於今者幾希誠不意儒者日治三禮而竟不求諸
制禮之本原也故曰學而不思則罔近人知理之不可惡宋儒
之不可仇而必不肯言同然之理獨言聖人罕言之理高則高
矣夫理而可以高言也耶今夫義之實莫大乎君臣仁之實莫
大乎父子世衰道微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
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乃正名定分以誅亂賊之事非干名
犯義以改制度之事也公羊家言改正朔易服色蓋王者治定
功成制禮作樂所以告成功於天而其先節目甚多故六經言
治法者甚備六經大義戴記經解篇莊子天下篇皆言之周人
之言經義初未嘗通六經為一也董生古矣莊生及七十子之
徒不尤古耶繁露玉杯篇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義易春秋明
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其長詩道志故長於禮
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
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董生之言如是曷嘗通六
經為一乎今以六經之言一切歸之改制其鉅綱細目散見於六經
者轉以為粗迹而略置之夫日以制作為事而不顧天理民彝
之大以塗飾天下耳目者惟王莽之愚則然耳曾謂聖人而有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是乎故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問公羊哀八年吳伐我案繁露奉本篇云遠夷之君內而不外
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我者皆言我據此則遠夷且內
之化及天下之象也如是而見伐其說自相違戾 答所謂魯
無鄙疆者即前所云王道浹人事備廣魯於天下之意非謂魯
之鄙疆果遠鄰國不當見伐也盧校本讀疆為疆亦誤果如其
言上文之條條無疆又當作何解
劉元城學術論曰元城體驗溫公誠始不妄語之教安得議為
禪學 評曰禪學亦自有本領北宋士大夫並不諱此且多有
得力於此者元城亦其一也第其終身奉溫公之教得力於誠
之一言者尤深此則吾儒之學本末具備初無待兼資於彼教
者也元城精忠大節此固不足為疵要亦不必曲為之諱程朱
之闢禪學懼學者惑溺於是假異端以汨聖經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故大為之防以戒後學觀於明中葉後學者猖狂恣肆然
後知程朱之學術正而慮慮深也朱子於元城東坡生平皆極
傾倒集中題跋書札之類贊美東坡大節者甚多惟論學術不
同此則為萬世學者計非為一人發耳
陳錦章字雲裳漢軍人問詩火烈具舉故訓傳烈作列箋云列
人持火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亦作列李注引傳列人持火釋之
或唐以前經傳本作列不作烈歟 答此李氏細義之說李書
本不足據此復云傳作列則誤之又誤矣案傳訓烈為列如果
本文作列傳又何必詞費觀正義云傳轉烈為列可知唐以前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大四百六十三

本作烈不作列東京賦特依傳義而并易其字未足據以疑孔疏也李注引箋誤作傳城鋪堂謂東京賦所據者是三家詩欲以迴護李注而臆測無確證陳師用謂列爲列之借字訓詁特精但許鄭箋似無此意陳疏不取鄭箋固不得據箋義以難之但此文箋與傳似無異指

俞恩榮字仁軒番禺人問相人偶爲仁 荅阮文達此言恐是誤讀鄭注鄭注中庸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鄭注讀如之例與說文不同說文字書其所舉者則字之本義故讀如之字往往義寓於聲可尋聲以得義鄭注乃訓詁之書凡讀如者皆擬其音非釋其義義則別有訓釋以明之段懋堂周禮鄭讀攷所立三例至確賈氏羣經音辨已分二例乃段說之所本如文達

無邪堂荅問卷一

三

言則鄭注當云仁讀爲不當云人讀如鄭君此注第謂與相人偶之人字同音耳曷嘗以相人偶爲仁其下文以人意相存問之言乃仁字正訓仲尼燕居注云仁猶存也取同部字爲訓即取人意相存問之謂故彼正義以仁恩相存念釋之人意存念者乃兼心與事言非專以事言也鄭君注禮箋詩屢言人偶其所取義皆與仁無涉人偶者漢人恆語孔賈作疏已不能詳文達謂爲爾我親愛之辭或亦可倘一解要不得執此以概仁字之義聘禮每門每曲揖注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賈疏以人意相存偶也詩匪風誰能烹魚箋言人偶能割烹者孔疏引論語注人偶同位以釋之人偶同位者蓋爾我對舉之辭孔爾我親愛之辭也案朱子荅呂伯恭書曰相人偶不知出於何書

疏中亦不說破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卻似說得字義有思也鄭君之說朱子早取之而近人反執此以攻宋儒可乎說文仁親也亦取同部字爲訓从人从二小徐繫傳从人二聲案此當從繫傳大徐蓋不得其解而誤改許書二與仁雙聲皆曰母字說文有以雙聲字爲聲者故仁从二得聲王氏釋例論之詳矣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蓋與觀禮匹馬卓上注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周官以利得民注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凡珍異之物有滯者注滯讀如沈滯之滯一例此類今皆無異音而鄭必作注以明之蓋古今音變久而失其讀耳公羊傳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亦此例六朝經師多爲異讀近儒譏之不知古法本如此也大小徐釋仁从二爲兼愛必非許君本旨許君

無邪堂荅問卷一

三

言性宗孟子豈言仁忽宗墨子大小徐之說宜爲王貫山所譏桂氏義證引春秋元命苞曰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爲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爲仁此似可證相人偶之說然既云情志好生則非專以事言可知矣韓詩外傳引傳曰愛由情出謂之仁韓非子解老篇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古之言仁未有不兼心與事言者況詩書古文仁作忝又作尸制字之初忝本从心安得云仁主事小主心先有忝後有仁古文尸从尸卽从人之或體形近而變尸本古文夷字仁當从人而古文从尸者說文尸象臥形與在亦曰屍之屍不同故尸部諸字仍多从人取義仁之从尸與从人一也許君兼錄山川鼎彝此當是鼎彝中古文異體當孔孟時小篆未興但百

心之字安有从人从二之字言仁必以孔孟為歸論語其心三
月不違仁孟子仁人心也君子以仁存心皆言心不言事初未
嘗以相人偶為仁也表記仁者人也其下文云中心懽懽愛人
之仁也中心懽懽專主心言而注謂施以人恩則主事言
蓋鄭注心與事不甚分別古語簡質往往有此至宋儒乃縷析
條分孳窮秒忽故性理之學必以宋儒為歸此固各有家法言
漢學者自昧之文達於鄭注所不分者強生分別亦非也仁也
者當合內外動靜言之專求諸內近於釋氏專求諸外不近於
墨氏乎文達恐人以墨氏相詰故并墨氏誡之不知其宗旨及
流弊實與墨氏無殊必待人偶而後仁將獨居之時仁理滅絕
乎謂仁因人偶而見則可謂非人偶無以見仁則不可為仁由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已我欲仁斯仁至矣何人偶之有心中無仁何以能發見心既
有仁安可不存養如文達言是仁乃外來之物告子以義為外
今更欲以仁為外乎但知與宋儒立異不恤與聖言相悖漢學
家類此者頗多殆皆自豐其蔀者也筆經室集論性理諸篇支
離已甚其書精處不在此學者毋為所惑

梁致祥字仲符三水人西遼疆域攷曰邱長春西遊記之邪迷
思干即天祚紀之尋思干今納林河之北塔什干即其地也
評曰李氏西域圖攷謂魏書之悉萬斤唐書之颯末建與薛迷
思干賽馬爾堪皆一聲之轉近人轉為霍罕其說近是據翻譯
名義集颯末建譯言康國然則隋唐之康國即今之霍罕矣明
史西域傳謂撒馬兒罕即漢之屬賓漢屬賓或云今之克什米

大正十一年六月

十九冊

爾或云阿富汗或云阿剌伯以為克什米爾者近之一切經音
羅國舊名屬賓在北印度境葉迦葉彌羅即克什米爾明時撒馬
爾之聲轉元史西域記謂其國四境負山即雪山也
兒罕之地甚廣屬賓亦在其疆域中若霍罕乃漢之大宛非屬
賓也邪迷思干元史作薛迷思干明史作撒馬兒罕即賽馬爾
堪之對音前明時元駙馬賽因帖木兒建牙於此威鎮西域地
在塔什子之西南回語謂兔為塔什子由塔什干踰錫林河又
逾納林河始抵其地或云即西遼之河中府也西遊記案耶
律文正西遊錄河中府亦曰尋思干文正曾親守其地所言當
必不誤則以薛迷思干為河中府者恐非元史太祖紀十五年
夏克尋思干乾隆間譯改作塔什干案遼史部族表已有尋思
干之名十六年春以薛迷思干元經世大典地理圖海國圖志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從永樂大典轉引自散麻耳干即賽馬爾堪又有塔里干即塔
什干明史西域傳達失干即塔什干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餘里
皆分為二地然則邪迷思干非尋思干也塔什干本霍罕西北
小部與哈薩克右部昆連徐星伯西域水道記乾隆初霍罕伯
克額爾德呢取塔什干城哈薩克左部汗阿布賽與右部王阿
布勒必斯攻霍罕復塔什干城三十二年阿布賽奉表至伊犁
乞師二萬并假大噶爾丹大舉伐霍罕將軍不許其後霍罕仍取
塔什干焉賽馬爾堪則在霍罕境內近年皆役屬於俄與我之
回疆為鄰

又曰元改龜茲為別失八里改于闐為玉蘭哈失改疏勒為合
失合兒有三國之地而脫史無滅三國之明文則何也豈非以

大正十一年六月

三

三國既歸西遼滅西遼即滅三國故不著其名哉 評曰元史郭寶王傳從帝討契丹遺族即西遼歷古徐鬼國譚彝朵等城元道山集大丞相劉氏先塋碑作古續兒國元史鬼是誤字當從道山集作兒北音續與徐近錢竹汀養新錄謂西遼主世襲菊兒汗之號續菊音近譚彝朵疑即遼史之幹耳朵其說是也案菊兒汗即遼史天祥紀之葛兒罕元親征遼史天祥紀西遼錄亦謂之菊律可汗元親史謂之古兒罕耶律大石建都於虎思幹耳朵邱長春西遊記晚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遼稱翰林學士為林牙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眾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長春所言蓋即虎思幹耳朵長春自此西行又市月方至幹迷思干近人或以邪迷思干為西遼建都之地非也記又言劉仲祿自乃滿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國兀里朵得旨乃滿即乃蠻兀里朵即譚彝朵西遼末年地為乃蠻屈出律所襲據故以兀里朵屬諸乃蠻實即古續兒國之舊壤耳記有云泊窩里朵之東窩里朵漢語行宮也遼史語解幹耳朵官帳也其義略同或稱窩里朵或稱譚彝朵或稱兀里朵皆幹耳朵之轉音收別失八里等城又太祖本紀西域殺使者帝率師親征十六年攻卜哈兒即今之布哈爾元史或作字合里又作不花刺幹迷思干等城命皇子分攻玉龍傑赤等城下之曷思麥里傳攻乃蠻克之斬其王屈出律持屈出律首往徇其地若可失哈兒詳下文押兒章世祖紀作鴨兒看皆葉爾羌之音轉漢時莎車國地今設莎車直隸州回語謂地為葉爾謹實廣為羌言其地寬廣也鄂端諸城望風降附鄂端或作幹

端即漢之于闐今設和闐直隸州唐元契西域記于闐匈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豁旦豁旦與幹端音最近皆和闐之音轉也元時為宗王阿魯忽封地又曾立宣慰司元帥府於此至元十一年四月詔安慰幹端鴨兒看合失合兒等城十八年八月又詔諭三城蓋是時其地皆為西北叛王所據事見世祖本紀元時別失八里在今烏魯木齊之濟木薩西距烏垣迪化府城三百里即唐金滿縣地北庭都護治所也其故城在今保惠城西二十里地名護堡子耶律文正西遊錄金山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有唐碑案今殘碑尚在邱長春西遊記謂之斃思馬皆別失八里之對音耶律鑄雙溪醉隱集云漢車師王故庭有五城俗號五城之地今其俗謂之什伯巴里蓋突厥語也什伯華言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五也巴里華言城也玉龍傑赤即玉蘭哈失亦即玉隴哈什之對音今和闐有玉隴哈什河即北史之首拔河魏書之樹枝水一名計式水回語哈什王也玉隴往取也可失哈兒即合失合兒亦即喀什噶爾之對音今設疏勒直隸州回語喀什各色也噶爾磚屋也元史世祖紀作可失合兒耶律希亮傳作可失哈里拜延八都魯傳作乞失哈里明史西域傳作哈實哈兒譯音無定字此三地均西遼所屬歷八十餘年而為乃蠻所併又十餘年乃蠻見滅於元元史皆有明文其事亦見元親征錄元秘史元秘史之兀籠格赤城即玉龍傑赤城也惟今謂元改龜茲為別失八里則似沿明史之譌明史西域傳云別失八里或曰焉耆今哈喇沙爾或曰龜茲今庫車唐元契西域記作屈茨魏

默深以明史之言爲大誤案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至元十五年授八撒察里虎符掌別失八里畏兀城子軍站事十八年從諸王阿只吉請自太和嶺在今山西大同府至別失八里置新站三十二年立別失八里和州等處宣慰司亦見世祖本紀和州卽火州元史地理志作合刺火者阿訖傳作哈刺霍州今土魯番城東六十里曰喀喇和卓爲元火州治其西二十里卽漢之交河城也元時爲亦都護所居詳見二十三年遣侍衛新附兵千人世祖紀作四百人屯田別失八里置元帥府憲宗紀元年以訥懷塔海麻速忽等充別失八里等處行尙書省事世祖紀十七年正月命萬戶蔡公直戍別失八里十二月置鎮北庭都護府於畏兀兒境成宗紀元貞元年正月立北庭都元帥府皆同此一也其地皆當在今濟木薩非焉耆與龜茲也李氏西域圖攷因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云其先世遷於火州統別失八里之地案阿而忒的斤本畏兀國主稱亦都護卽唐書所稱葉護也畏兀兒卽唐宋時之回鶻回鶻建牙於和林和林所在其說不一沈子惇落駟樓文集謂當在今外蒙古賽音諾顏部右翼中左旗之東北額魯特旗之西北察罕池西南百餘里是也元始都於此後遷北庭復遷火州火州本高昌國唐時回鶻亦建牙於此地自回鶻居此始有畏吾兒之名元之初興亦都護先歸附故得仍居舊地傳其子爲西北叛王所殺回鶻遂亡元視史云委吾種亦都元差使臣來成吉思處願做第五子委吾卽畏兀兒亦都元卽亦都護其言與元史本傳正合阿而忒的斤以太祖四年來降而郭寶玉之取別失八里乃在太祖九年又憲宗二

年以別失八里封太宗太子合丹亦作哈丹或作格丹憲宗二年以諸王欲立實勒們者多後言乃遷格丹於巴實伯里失八里之六年七月始命諸王各還所部事見憲宗本紀是合丹之對音在別失八里乃遷謫非分封也世祖朝改封察合台之孫阿只吉案元史宗室諸王表阿只吉爲太祖曾孫封威遠王其分地在別失八里至治三年其子忽都鐵木兒襲封仍威遠王之號至孫亮刺以功封越王其分地則在紹興縣因疑阿只吉所封者在焉耆龜茲阿而忒的斤所統者在北庭分爲二地以合明史之說然攷明史所敘諸事皆在今烏魯木齊非在焉耆龜茲明史言別失八里嘗南與哈密北與瓦剌構爭瓦剌卽衛拉特準噶爾喀密瓦剌皆烏魯木齊之鄰境復言別失八里無城郭其一也喀密瓦剌皆烏魯木齊之鄰境復言別失八里無城郭宮室隨水草畜牧案天山北路本游牧之國乾隆以前準夷之俗猶然若焉耆龜茲自漢以來皆城郭之國安得云隨水草畜牧乎明史自是駁文未足據以難元史至亦都護建國本在火州所云統別失八里者乃其先世之事歷唐至元已數百年時移勢易地理志附錄自哥疾寧以下二十餘處皆爲畏兀兒舊地其中如巴達哈傷卽今之巴達克山可失哈耳卽今之喀什噶爾阿力麻里卽今之伊犁別失八里卽今之烏魯木齊撒麻耳干卽今之浩罕是畏兀兒盛時西域全土皆爲所有自非回鶻之強不足以當之至阿而忒的斤時久已衰替惟保有火州而已明史別失八里傳謂撒馬兒罕本其先世所有亦據舊籍言之若族姓則已早改明時西域諸王大抵皆元後裔非回鶻之當郭寶玉攻取時地爲乃蠻所據並非取自亦都護故後也當郭寶玉攻取時地爲乃蠻所據並非取自亦都護故

宣慰司元帥府之建置阿只吉之分封皆在其地於焉耆龜茲
無與也歐陽圭齋集高昌侯氏家傳云偉兀者即畏兀回鶻之
轉聲也其地本在和林即今之和寧路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
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并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
哈喇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綽之音近昌遂爲
和綽也哈喇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兀稱高昌地則高昌人
則回鶻也案圭齋所言與元史亦都護傳悉合別失八里之爲
北庭甚明當海都諸王叛時其地最居衝要因置元帥府以資
控扼地理志附錄諸王海都行營於阿力麻里等處蓋其分地
也西域水道記謂阿力麻里初爲定宗潛邸湯沐邑後爲定宗
子宗王火忽分地見耶律希亮傳並非海都分地案徐氏之
說是也元史又作葉密立或作葉密里西遊記及湛然居士集
皆稱阿力麻里即阿力麻里之對音徐星伯謂今伊犁城北

無邪堂答問卷一

聖
廣雅書局

有阿力麻里圖自上都西行六千里至回鶻五城唐號北庭置都
河當即其地
護府又西北行四五百里
案此里數至阿力麻里至元五年海
都叛舉兵南來世祖逆敗之於北庭又追至阿力麻里是時阿
只吉業已受封故請置新站又請還察帶二城事見地理志附
錄皆因封地與海都迫近之故世祖時屢給阿只吉銀米牛羊
諸物見本紀亦因其地居衝要而屢被兵之故元史不爲西北
諸叛王立傳然海都篤哇等事海都太宗五子合失之子篤哇
太祖長子朮赤之孫或作都哇亦作土哇散見各紀傳者頗詳
其用兵之路今猶可攷李氏之說殆非也朔方備乘亦謂別失
八里在哈喇沙爾恐皆未確

吳萃英字星菴南海人問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蹈刃

赴火死不還踵是推其弊必致率天下而同出於忍 答兼愛
則未有不忍者勢蓋不能不如此觀今日之外夷固其明效大
驗矣昔賢豈欺我哉

趙宗壇字嶧山新寧人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說曰朱子答林
擇之云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曰未
有箕踞而心不慢者然則敬者執禮之謂也故禮學即理學禮
經一書自應對進退以至祭祀賓客儀節最詳其大旨曰毋不
敬知執禮者涵養之方也 評曰固是如此但執禮多著於事
物宋儒之所謂主敬則多指存心而言此引程子之言只是舉
其一說其他言則不盡爾然理實一貫未有心存抑畏而威儀
不攝者故言禮可言理亦可特微顯之別耳近儒遽執此以攻

無邪堂答問卷一

聖
廣雅書局

宋儒謂主敬非聖學之旨誤矣禮少儀篇注恭在貌也而敬又
在心書無逸篇嚴恭寅畏正義引鄭注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
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各異故累言之此鄭孔言敬之確
詁以敬屬心並不自宋儒始近人以說文敬訓肅肅訓持事振
敬遂謂敬在事不在心然即以說文證之恭亦訓肅恭與敬對
文則別散文則通故計君並以肅釋之如近儒之所疑則戴記
明言手容恭洪範明言貌曰恭而恭乃从心將毋以爲造字之
誤耶況說文心部自有懸字與恭字相次釋名恭拱也自拱持
也敬警也恒自肅警也拱持肅警義亦顯分內外如謂敬在事
不在心天下有心不敬而可以臨事者乎至錢竹汀養新錄惠
定宇周易述皆謂主一無適語出文子其謬更不待辨

之謂無適之謂一朱子語類析言其義語至顯明矣煩曲說何文定此山集日所謂主一者靜固要一動亦要一朱子所謂身是則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離此靜中之主一也所謂事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離此動中之主一也無適二字又爲方爲主一此兩語只是展轉相解耳

讀漢書藝文志曰伊尹太公皆古聖賢何以列爲道家 評曰

藝文託始於黃帝亦古聖也三代以上政教未分故昔人言道術必推本於古帝王儒家稱堯舜道家稱黃帝墨家稱禹而許行亦自託於神農自孔子出而儒之名乃有專屬儒字始見周禮天官然不見於周初他籍東塾讀書記謂是時儒尚未自爲一家之學是也六藝未經孔子刪定以前言儒之言者亦多以道稱之道本天下所共由非黃老所得私伊尹太公之爲道家無足異荀子引道經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所云道經亦此類非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後世之道書也伊尹對湯問呂氏春秋先己篇說苑臣術篇皆引之大戴禮言太公陳丹書丹書固純乎儒家言湯問則近於道家之言兵家尤多出於道家然太公六韜乃偽書不足據庫提要已論之其他如舉賢篇有將相分職之語兵微篇有屠城之語皆非周初所宜有全書詞旨淺陋王鳳篇尤類唐儒之談逸周書王會解有伊尹朝獻事呂氏春秋本味篇有尹說湯以至味事史記殷本紀有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事其言駁雜類戰國諸子所爲當出於小說家之二十七篇也戰國諸子多本黃老道德五千言立說過高遂流爲異端若後世之道家乃出於漢志之神仙家本非九流之一也老氏書所載者廣名法楊墨莊列兵家莫不本之故老子爲異端之宗其谷神元化專氣嬰兒諸言則神仙家所自出而本旨與神僊絕異班志故條

爲兩家隋志二家亦分敘通志校醫略尤詳言之西漢時若文成樂大之徒皆別稱方士未嘗託諸黃老也漢書郊祀志谷永譏成帝好方術之失亦無一言及於黃老自桓帝好祠黃老乃漸混淆厥後遂有張魯于吉之徒妖言惑眾神僊始混於黃老貽患至今夢夢未已故九流中惟道家之書淆亂最甚真諸符錄之類多是陶宏景寇謙之杜光庭輩所爲與道家之旨渺不相涉

又曰鄭漁仲焦弱侯於歷代之通例蓋詳博矣 評曰鄭焦未嘗無一得可取漁仲尤有心得特其以後世之例詆訶古人故格不相入耳 國朝儒者斥漁仲甚力然學識終在諸儒之上近時史學惟錢竹汀爲超絕其精審視漁仲固遠勝之而孤懷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閎識亦不逮漁仲遠甚二家塗徑雖不甚同要皆史學也以是知古人何可輕議況班氏乎 趙天錫字魯菴新寧人問吉林邊界有白稜河在何地 答據和約言在興凱湖之西湖布圖河之東北即中國之胡卜土河其水北流入綏芬河去白稜河尚遠洋文稱土爾必拉必拉者蒙古語河也土爾必拉在興凱湖之西奎屯必拉之右距穆稜河不及百里中國不載俄圖有之其地有圖里羅格距大烏薩赤河二三十里當即中國之烏札胡河今俄人略字頭界牌立於白稜河口界牌自烏蘇里河口至圖們江口共八處而我之卡倫亦即在穆稜河東岸邊防偶述謂俄欲由松阿察河掘通穆稜河故造此白稜之名以圖影射其說蓋本於當時定界使

臣之奏疏見續東華錄咸豐十一年六月之事俄人狡獪事或有之也

問奇勒爾赫哲奇雅喀爾及庫葉島愛璦雅克薩等地似俱在界外 答今惟愛璦尙爲我屬卽黑龍江城雍正以前黑龍江將軍駐此咸豐八年定約後左岸劃歸於俄其西七十里曰大黑河屯今爲互市之所其他皆在界外但此須分析言之愛璦雅克薩城郭之地也奇勒爾等三種皆部族也庫葉島則地名也奇勒爾卽使鹿鄂倫春匪齊齊哈爾城千餘里赫哲卽赫真居松花江混同江兩岸柳邊紀略所謂剃髮黑金喀喇也又有不剃髮黑金喀喇居烏蘇里混同黑龍三江匯流左右卽使犬部亦赫哲之種類去寧古塔約二千里

滿洲源流攷謂自寧古塔水路至其部東北共

無邪堂答問卷一

聖 廣雅書局采

四千五百餘里 奇雅喀爾飛牙喀居混同江北庫葉島居民亦奇雅喀種族舊制每歲六月遣官至離寧古塔三千里之普祿鄉收貢頒賜而以荒遠之故兼爲日本所私屬同治初年俄強以地與日本易得之而俄遂與日本北海道之蝦夷爲鄰倭之邊患亦日亟矣蓋其地障黑龍江口猶大江之有崇明黑龍江雖只許兩國行船而自烏蘇里江入黑江之下流皆已割隸於俄彼有海口我則無之俄人高掌遠跡欲得此島一以控扼蝦夷一以逼我輪船入江口之路彼雖目前未暇經營而他日有事於東方此地固要區也

問吉黑兩省所防者似不在興安嶺而仍恃黑龍江 答內興安嶺今最扼要黑省諸城惟愛璦在是嶺之外南距嶺百五十

餘里餘如齊齊哈爾墨爾根布特哈皆依嶺以爲固其山皆內興安嶺之支麓新設興安城則在嶺中間不甚得地勢若江防不足恃也海口已爲所割彼之輪船來往自如我所有者則上流之松花江并未有輪船黑龍江岸亦未築礮臺不能阻其行輪之路黑地最寒八月卽凍冰可隱人三月後始漸融解又無煤可購輪船皆燒薪本諸形不便故俄人決計造鐵路將來防務在陸而不在水也

水經注漸江水篇刊誤 評曰浙江或作漸江或作制江漸制浙一聲之轉此郝蘭皋注山海經之說案漸爲從母字制漸皆照母字齒頭正齒古音不分史記山海經作浙漢書說文作漸其實一也其下流古時與南江通則并破南江以浙江之名乃

無邪堂答問卷一

至 廣雅書局采

岷江分流入浙非浙入南江故不能奪其主名班志有漸無浙此據汲古閣本若監本作漸不作漸益可證山海經非誤字漸江卽浙江也惟鄭君知之故開宗明義曰山海經謂之浙江後皆稱浙而不稱漸明乎浙江之卽漸江也亦惟許君知之故云漸水出丹陽黟南蠻中與班志合以明漸之本名復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與班志不合而合以備三江之數其不曰入浙江而曰爲浙江者兩江勢敵不可言入也阮文達以說文漸浙二篆相隔四十餘字明其非浙江若然則漸江并不可與南江通何於其下流又以爲互受通稱也不曰會浙江而曰爲浙江者此文爲浙篆而作若云江水至山陰會浙江則疑於不詞故用互受通稱之例而浙江爲三江之一已不煩言而解此

正古人屬辭之精史記始皇本紀引晉灼注亦用許說至關關
十三州志則直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見鄭注河水篇關義
即許義特善會許意耳義更炳然明白蓋南江改流之道彼時
猶未盡湮唐以前人多能舉其說並無謂浙江非浙江者至阮
文達乃為異論即如文達所言而浙江至餘杭僅合南江枝流
至臨平湖始合正流浙江之折乃在未合正流之前其正流自
臨平湖至嘉興皆直流而非折流安得以浙江之名歸之所謂
折者漸江之折非南江之折南江自有正流安得以枝流之偶
折者當之況古書本無是說乎古書或稱漸或稱浙正以本為
一江故可隨舉其名他水亦多此例郭景純言三江與漢志合
其所云松江即中江漸江即南江漢志存古義景純徵實蹟無

無邪堂答問卷一

至

廣雅書局

異指也今松江未聞以下流合中江之故而奪其本名浙江獨
可以下流合南江之故而奪其本名乎有禹貢之三江有國語
之三江漢志景純所言禹貢之三江也韋昭注國語以浦陽江
易松江蓋因毘陵去越甚遠若以此為三江之一則國語中吳
與越三江環之一語可通越與吳爭三江五湖之利一語不可
通故以浦陽易之正古人注書精審處後人強為合之非也若
職方三江與禹貢初不見其異程易疇三江攷因欲伸其私說
強為分之亦非也至庾仲初注揚都賦則本顧夷吳地記之說
以松江與江東江為三江所謂吳地揚都者皆指吳中一隅言
之故不復遠及岷浙二江言各有當也此本非禹貢之三江鄭
注已明言之蔡仲默誤取以注禹貢胡融明破蔡傳之說阮文

達又破融明誤取鄭注之說皆是也庾氏此賦是揚都非吳
謝靈運山居賦之北蔡傳誤作吳鄭注詳於南江枝流而於正
都鄭注不誤錢氏養新錄所言之鄭注詳於南江枝流而於正
流轉不能詳蓋由水道變遷之故其謂臨平湖上通浦陽江下
通浙江全謝山謂浦陽當作南江案如全氏之說則浙江自餘
杭至臨平湖臨平湖在今臨平鎮西河集中以為臨浦者非鄭
注不應先敘明聖湖復逆流至臨浦也已成大折而合南江南
江由柴辟逕禦兒至此以合浙江復折而東南逕固陵山陰餘
姚以入海與中江之入具區復出而合松江者同例南江出具
區後歷今嘉興石門錢唐入臨平湖復出而與浙江會柴辟禦
兒皆今嘉興府屬地鄭注與許書晉灼之說既可通即吳越春
秋兩言浙江其說亦合越之臣民錢送越王越王返國渡浙江

無邪堂答問卷一

至

廣雅書局

皆在臨平湖左右故論衡書虛篇謂吳越以錢唐為界餘暨以
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餘暨今蕭山固陵在焉與臨平湖南北
差相直皆浙江折流之地禦兒乃越臣吳後吳人增封句踐者
蓋隨南江逕流之地而予之非句踐所本有也秦始皇欲渡浙
江畏波惡亦即是地常折流處兩江所匯波濤險惡故始皇改
從陸中渡則已浙江而上至富陽分水之間矣南江自合流後
互受通稱不必奪浙江之名浙江亦不必逕禦兒至柴辟始合
南江致下流無所歸宿說最精審然鄭君之意不如是者蓋班
志南江在吳南入海吳與山陰相去數百里班許兩說必不能
通故先敘浙江至柴辟合南江以應班志之文後人謂鄭注意
以松江當南江者亦非鄭意而以諸書所言江至山陰合浙江

無邪堂答問卷一

垂

廣雅書局

者盡歸之南江枝流其彌縫委曲具有苦心但浙江在柴辟今嘉興地合南江後見漸水爲復折而至固陵今蕭山西與其故瀆既不可攷顧注故無明文谷水之出澈浦者水勢太小又不足當南江之目見河水篇顧意以是當南江而未敢質言故僅引吳地記之說以當三江之一故皆隱約其詞深致闕疑之意則以南江正流既湮無從徵信此謂故道非改道其改道未盡湮也故顧注得據以敘之又不肯鑿空武斷自爲新說蓋其慎也近儒乃謂許書即用班志之義不思一在山陰會浙江一在吳南入海南江既入海矣安能東南逆行數百里而至山陰蓋班志是古義許書是漢時見行之道班志多釋禹貢且多古文家言故引禹貢及職方全文爲序後人識之未達其意也說文雖爲釋經而作但水部多舉漢時水道與班志時有異義班志固亦以漢水道爲主者其兼存古義乃通史之例所以補史記之未逮也班志言南江在吳南東入海又言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一正流一枝流其分江水首受江六字二流所同以著南江之源程易疇謂班志分江水首受江六字不關南江以詆顧注顧注已甚中江分自蕪湖南江分自石城班志皆明著之使無此一語則吳縣下南江在南四字將何所承天下豈有無源之水班志又有此疏略之文乎自出具區後二流分道則著入海之文以詳經委顧君敘此謂爲枝分正善會班志之意亦善通班許之郵者也胡拙明疑此注之餘杭當爲餘姚非也下文方引闕駟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之文以明其指豈宜預言下

無邪堂答問卷一

垂

廣雅書局

流乎班志但言至餘姚入海不云至餘姚合流既入海矣尚何合流之有近儒又謂班志此文互詳源委實爲一水果爾則石城下不當有入海之文但著其源與吳南江互見可矣何爲有此衍文乎顧注言浙江運餘姚縣南故縣北其達謂在今富陽之西是也其謂顧誤以若溪當浙江則非南江枝流蓋亦合於富陽顧言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與浙江合又言諸書多以江水至山陰爲浙江然江水安能越錢塘而至山陰故顧爲合於餘杭之說以通之下文但引闕駟至會稽之說不引諸書至山陰之說以會稽歷兩漢六朝皆爲郡名餘杭在漢時亦爲所屬言山陰則南江不能飛渡錢江故蓋舍諸書而從闕駟也文達亦知山陰之說不可通故爲西指錢唐南指山陰之說以通之然錢塘直蕭山不直山陰其說仍不能通則何如用顧君舊說之爲愈乎南江正流自吳南入海枝流合浙江自餘姚入海此古義也三代以後水道變遷其正流亦合於浙江則說文諸書之所記顧注之所通是也江由柴辟禦兒以達臨平湖須出湖而至山陰與浙江會二江既合可以互受通稱故顧注禦兒以北皆歸之浙江實南江也惟古瀆湮塞已久求合於班志而不得故以谷水當之但以未經目驗歷著疑詞曰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則已明言諸儒之所謂南江者非古南江矣又引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人小湖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此所謂一江者以上文證之非南江而何其出澈浦以入海蓋古南江正流之道班志明著之曰在吳南東入海其枝流則

明著之曰至餘姚入海不言合浙江而浙江自在其中由餘姚入海者合浙江孰能當之特後世正流已改故道已湮酈注未敢質言略存其迹其矜慎也如是文達乃以乍浦無通海之水疑之不知陵谷變遷海濱斥鹵之地潮汐日至尤易淤積海陸地勢卽高於嘉興亦祇尋丈間耳酈注所言谷水入海者今已不能指其海口所在況二千餘年以上之事可必其不由此乎文達嘗以此斥程泰之而自蹈之誤矣如以酈注爲不可信則當以松江爲班志之南江婁江爲班志之中江雖非古義說尙可通而文達一切抹殺之豈班志亦不足信耶班志固有傳寫譌脫者若三江巨瀆又自注爲揚州川安得謂之誤文至漢時水道已殊故酈注謂作者述誌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可知

無邪堂答問卷一

漢魏六朝諸儒持此說者固多得之目驗者亦必不少不獨許

書爲然也惟其浙江卽浙江故班志於浙江南江分江水各著入海之文明乎分江水之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之支流不可與正流混南江雖與浙江通而正流之在甬南入海者自有主名不可冒浙江之名浙江雖與南江通而力自足以達海他水亦不得冒其名蓋岷江既自有由毘陵入海者爲之主名故南中二江不復奪浙江松江之本稱以三江皆巨流未可以他名亂之也否則班志入海二字悉成衍文而班氏著於此復著於彼何若是不憚煩乎酈注所言固自云未必得實良以水道變遷南江尤甚當酈君時南北區分已久儒者不能詳其說其正流復漸湮塞故博稽舊籍於可信者信之其他皆作疑詞不失

謹慎之意雖未盡詳而大致已具轉寫謬誤則有之盡以爲酈君之誤未必然也穀水見存至今無大遷改故酈注之誤易見

富陽以上皆山國錢唐以下皆澤國循河自洛陽以上無大變遷榮澤以下始改流也浦陽江已濫聚訟猶有目驗可憑古籍可徵南江則舊說旣已不詳故道又久湮沒酈君作注時尚未盡湮其言之矜慎復如此不此之信而將誰信文達於酈注所不敢言者毅然言之其說無可質證姑不具論若浙江之名卽文達所自引諸書證之已多不合如史記莊子山海經越絕書吳越春秋皆在說文之前皆作浙江其四書猶可云冒南江之名山海經則自發源處言之豈亦冒名耶卽云傳寫之誤豈酈君所見本適與今本同耶文達此篇惟以胡聰明所引初學記

無邪堂答問卷一

鄭注爲僞其說甚精有功經學其攷穀水審訂頗確而以浙江

非浙江之說屢之轉失其眞蓋天下水多東流發港獨西流至主百餘里酈君未至其地疑於西流之說故其敘吳寧烏傷諸水皆作東流至使穀水無入江之路乃強以至錢唐入浙江一語綴之文達明知其致誤之由而橫坐以誤認浙江爲浙江之失則誣矣

讀漢書藝文志 評曰此攷證兼議論題欲以規諸生之學識攷證須字字有來歷議論不必如此而仍須有根據所謂根據者平日博攷經史覃思義理訓詁名物典章制度無不講求傾羣言之歷液以出之而其文亦皆琅然可誦並非鑿空武斷以爲議論也此其功視攷證之難倍蓰而學者必不可無此學識

致證須學議論須識合之乃善識生於天而成於人是以君子
貴學學以愈愚學而無識則愈愚雖攷據精博顯門名家
仍無益也識何以長在乎平心靜氣以讀書一卷之書終身細
繹不盡返之於身驗之於事而學識由此精焉學者固於凡近
固不可驚於新奇尤不可聖賢所言其非人情物理訓詁名物
豈足以盡六經即進而窺微言大義亦當於切近者求之必欲
駕乎古人之上斯近名之習中之而鑿空武斷之病紛紛起矣
治經者當以經解經不當以經注表以經注表經極精深亦未
必聖賢本意況易入於歧趨乎學問之道愈平常則愈精實愈
精實則愈繁難人情畏難而就易厭故而喜新故新奇之說易
行九易誤聰明子弟周秦諸子理昭趣博可謂新奇之至而其

無邪堂答問卷一

著

廣雅書局

言多倚於一偏不善讀之則易壞人心何仁人心也生理所以
不絕於終古者賴有此仁心也以仁存心宜莫過於墨氏乃孟
子斥之如是其嚴非以其學識之偏歟是故求仁者博學篤志
必以切問近思聖門博約之教蓋如是也六經之言至切至近
何新奇之有尤不可無此習襟隨人腳跟學人語言志趣已卑
烏足自立論語即孔門之語錄李二曲附書反身錄有此說惟仲弓游夏諸
賢乃能為之宋儒語錄門人信筆所記期不失當時語意故多
俚詞若宋五子自著之書曷嘗有此即書札開有此體亦信筆為之本不欲編集者也
鄭志多樸樸之辭而鄭君注經則殊不爾言簡意賅古大儒其
不如是序跋書後之類原不必盡用攷證近人則無不以攷證
當之而文法絕不講求或率意寫一兩行亦以入諸文集此風

沿自宋人迄今為甚不知昔賢率應酬之作編集者重其人
乃批人之今不待後人之掇拾而自編於集可平言之既不虛
文何以名為文集此等本有說部可歸矣必濫廁集中也

無邪堂答問卷一

無邪堂答問卷一

著

廣雅書局

無邪堂答問卷二

黎佩蘭字詠陵高要人景教流行中國碑考 評曰景教流行之事見通典兩京新記西陽雜俎長安志西溪叢語墨莊漫錄諸書景教即火教丙丁屬火文言之則曰丙教避唐諱則曰景教唐時夷教入中國者有三故唐文粹載舒元興重巖寺碑云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狄神焉此據明建武刻本錢竹汀景教考引作秋神狄與秋皆祇字之譌大秦則火教也摩尼則回教也祇神則婆羅門教也據唐元奘西域記印度所奉天神有婆藪天祠那羅延天祠毗摩羅天祠補那天祠尼乾天祠其人形袒上高柱一手足執柱端旁執一手一足虛懸向外禮日影求出生死佛書所云梵志或事日月懸脚向之是也詳見白衣天祠據記所言與佛教皆佛書所謂九十六種外道也後自天祠相連即摩尼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此皆來自西方在釋教之外而皆與天主教無涉舊說以景教爲天主非也通典職官門視流內有正五品薩寶從七品薩寶符祇正又視流外有勳品薩寶府祇祝四品薩寶府率薩寶府史杜氏自注云祇者西域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置祇祠及官韋述兩京新記北門十字街東北隅石金吾街西南有胡祇祠自注與通典同常有羣胡奉事取火呪詛貞觀三年置波斯寺天寶四年七月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欲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案此敕唐會要冊府元龜均載之開元二十年七月敕未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宋敏求長安志布政坊西南隅有胡祇祠自注與通典

秋風集卷十六

十九册 44上

醴泉坊普寧坊靖恭坊皆有祇祠醴泉坊又有舊波斯胡寺自注云波斯王畢路斯奏置又見兩京新記景龍中移於布政坊祇祠之西義寧坊有波斯寺又見兩京新記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本立本誤作斯今據碑正碑所載貞觀十二年七月之敕亦見唐會要段成式西陽雜俎孝億國事祇不識佛法有祇祠三千餘所又銅馬俱德建國烏汴河灘流中有火祇祠相傳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此有銅馬國人言自天近有大食人不信入祇祠將毀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姚寬西溪叢語火祇胡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即摩醯之對音有弟子名玄真習師之法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行化中國宋次道東京記寧遠坊祇神廟注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云四夷朝貢圖康國有神名祇畢國有火祇祠疑因此建廟或傳晉戎亂華時立此據杜預左傳注雒水次有祇神其來蓋久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經教詣闕敕令長安崇化坊立祇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案穆護者其傳教人之稱猶釋教之稱桑門天主教之稱神甫也何祿即阿羅本長安志崇化坊不載此寺當是義寧坊之譌武宗毀浮屠籍僧爲民會昌五年敕大秦穆護火祇等六十餘人並還俗張邦基墨莊漫錄東京城北有祇廟自注呼煙切祇神本出西域與大秦穆護同入中國俗以火神祠之京師人畏其威靈甚重之鎮江府朱方門之東城上亦有祇神祠案諸書所言與此碑年月小有抵牾而大致皆合唐以薩寶名官者隋書西域傳康國都薩寶水上有

大五百三十六

28A

胡律置祆祠康國在今浩罕哈薩克之地顧野王玉篇已收祆字自注阿憐切魏書靈太后傳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列是其教早入中國姚寬謂當始於晉戎亂華時固或有之漢武破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疑卽此也隋書西域傳曹國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每日以駝五頭馬十疋羊百口祭之匈奴金人當亦類此舊說以爲佛像案佛教是時尚未行於匈奴漢書西域傳可證也惟寬引杜注雖水次之祆神以爲證稽諸左傳祆本作妖釋文不出妖字與阿憐切之音似異通典自注祆音呼朝反案說文地反物爲祆古書多假妖爲之說文祆字大徐新附蓋其教初入中國中國人以妖呼之後乃以事天神之故訛从夭而造祆字耳祆神之教見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於史傳者隋書瀋國在蔥嶺之北漢時屬賓國也其俗淫祠蔥嶺山有順天神者制極華金銀鑲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北史高昌國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唐書于闐國好事祆神崇佛教通典引韋節西番記曰康國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著黑疊衣徒跣撫胸號哭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此自胡祆之俗何願船朔方備乘以天兒爲天主非也詳見後舊唐書泥婆羅傳祀五天神鑄石爲像日俗之通典謂泥婆羅事阿修羅神隋書言女國事阿修羅神阿修羅見佛書此又別是一派亦九十六種外道之一新唐書西域傳于闐國事祆神浮屠法又康國尙浮屠法事祆神舊唐書則謂有婆羅門爲之占星候氣周

書異域傳亦言焉耆國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奉佛法

于闐今新疆之和闐焉耆今新疆之哈喇沙爾皆在天山南然則祆教卽婆羅門觀元史西域記亦可見也四裔年表虞舜四

十三年印度始拜婆羅門造梵字著肥大司比平書比平或譯

作此土使德日記德圖書庫有婆羅門印度卽身毒天竺之音教之里格飛答經乃四千年物轉漢時稱身毒魏晉以後稱天竺隋唐以來稱印度其言雖未

足信要之婆羅門在西教中爲最古其流衍亦甚廣魏默深何

願船皆以婆羅門爲舊回教非也回教本於耶穌亦本於猶太

詳見惟以猶太爲出自婆羅門則可耳婆羅門者種族之稱梵

言淨行也其人種類自云從梵天口中生故爲貴族至今猶然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酋長職官皆此族爲之以下爲兵爲商爲工役各世其業不相婚姻婆羅門雖極貧賤而下品富者見之必加尊敬甚至取其羅足之水而飲之且不與賤者同坐同飲食沈存中夢溪筆談天竺以利利婆羅門二姓爲貴種自餘皆爲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二巧純陀是也西域記謂其學有四吠陀論一曰壽謂結生養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異能技數禁呪醫方餘詳釋典不具引其書入中國者甚多天文算法尤多蓋皆九執術之遺也唐書西域傳天竺善步歷學悉曇章云是梵天法又麻志九執術法梵天所造五通仙人承習傳授隋經籍志天文類有婆羅門謂伽仙人天文說三十卷拾仙人所說天文經二十一卷婆

無邪堂答問卷二

五

羅門天文一卷麻數類有婆羅門算法三卷算經三卷陰陽曆
 算一卷又小學類有婆羅門書一卷地理類有婆羅門法外
 婆羅門藥方五卷五行類有仙方二十卷唐書藝文志麻算類有
 利事斯經二卷云傳自西天竺見氏所讀書志五行類有
 星經三卷云以十二曜演十二宮宿度以推人貴
 摩尼之教見
 於史傳者唐書回鶻傳元和初以摩尼至其法曰晏食飲水茹
 葷屏淫醺可汗常與其國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
 龔藥為奸武宗初年命有司收摩尼書若象燒於道產貨入之
 官舊書憲宗紀元和六年正月回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
 尼寺許之八年十二月二日宴歸國回鶻摩尼八人長慶元年
 五月回鶻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唐會要
 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旱令摩尼祈雨宋史外國傳于闐國摩
 尼師貢琉璃瓶二胡錦一段大食國遣使婆羅欽三摩尼等來
 貢方物摩尼等對於崇政殿又高昌國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
 其教佛經所謂外道者也錢竹汀景教考引志磐統紀案貞元
 六年陳州未尼反立母乙為天子案母乙事見五代史不云未
 尼明史西域傳隋開皇中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回教入
 中國回教創於摩哈默德回回麻亦為所創元史明史麻志王
 寅旭梅勿庵李尚之諸人皆詳其法而明史及李氏回回麻元
 考尤詳回麻有宮分年有月分年宮分年以三百六十五日為
 一歲歲十二宮宮有間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宮間三十一日所
 謂不動之月也月分年以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周周十二月一
 大一小相間月有間日凡三十年而月間十一日所謂動之月

無邪堂答問卷二

六

也回教最後出於其麻法兼采中西月分年用中法宮分年用
 西法不用間月而分十二宮與今西麻正同至
 在隋開皇十九年己未故宮分年以己未為麻元其即王位在
 唐武德五年壬午故月分年以壬午為麻元明史謂摩氏建國
 在開皇己未王寅地謂麻元在武德不在開皇皆誤也李尚之
 人傳均已論及惟謂其當隋之時摩氏尚未建國而其教已入
 巧蘇根數以惑人則非
 中土始由隋勒遠略之故歐杭大宗續景教考以摩尼為回教
 其說良是又以回鶻為回回回鶻即回紇後魏之鐵勒唐初之
 特勤元之畏吾兒皆回紇音轉案陶南邨輟耕錄載色目三十
 二種有畏吾元即回紇又有回回元史亦分為二族回鶻在今
 外蒙古科布多塔爾巴哈臺諸地高昌在今土魯番距天方皆
 甚遠顧亭林謂回鶻即回回錢竹汀曾辨之杭氏之說王蘭泉
 亦辨之然邱長春西遊記劉誠西使記於回回種類多稱回紇
 元史茲臣傳阿合馬回紇人也而世祖嘗言回回人中阿合馬
 才任宰相又耶律文正作回回麻名麻答把麻而輟耕錄以為
 回鶻麻名元遺山集恆州刺史馬君神道碑云出於花門貴族
 花門即回回而篇中又言回鶻梵唄之所是皆稱回鶻為回回
 蓋其部落酋長雖回鶻種人而其俗自唐以後已從回教故二
 名混稱元時已然顧氏杭氏之言未為盡誤也天方為回教祖
 國今之阿刺伯唐之白衣大食也默德那即麥乃阿刺伯之屬
 地摩哈默德曾避難於此卒後因葬焉明史分天方默德那為
 二國蓋承舊文之誤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已疑之新舊書皆

無邪堂答問卷二

七

廣雅書局

云有摩訶末者勇而智眾立為白衣大食之主闢地三千里摩訶末即摩哈默德之對音明史天方傳作馬哈麻德傳作德生而神靈西域諸國尊為明神教者一人也明史言漢書赤瞻思丁傳云回回人別庵伯爾之裔劉德百使記云報達摩之西馬行二十日有天房內有天使神胡之視察所也師名麻顏八兒經文甚多皆麻顏八兒所作別庵伯爾麻顏八兒皆別諸拔爾之對音也回教書亦謂之派喇木巴爾其教由啟人其經最大者名甫爾加尼凡六千六百六十六章起兵之事亦皆與回教書合通典邊防門言大食敬事天神又引杜環經行記曰環為杜君卿族子隨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至西海寶應初回國自廣州而回若經行大食俗一日五時禮天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為眾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茲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已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為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又云西國凡用大食法者不食豬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惟飲酒滌濯終日其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末病先見或開腦出蟲唐書亦言大秦人開腦出蟲以愈目管此蓋西土舊俗不得即以此為天主教之證也回教有二派摩哈默德之派曰色底特士教今阿剌伯諸國奉之摩氏傳其婿比阿釐別為比阿釐教今土耳其波斯諸國奉之今回疆亦奉之比阿釐教今土耳其波斯諸國奉之今回疆亦奉之二十五世至馬木特額敏其季子曰馬木特王其唐書西域傳遷喀什噶爾至乾隆時之大小和卓木又四世矣永徽二年大食王微密莫末賦遣使朝貢自言王太食氏有國三十四年傳二世微密莫末賦即比阿釐之對音也摩哈默德五年登王位為後妻愛沙所毒後妻之父亞虎巴比結為大教師回俗之大教師即其王也巴比結傳阿馬為波斯拜火教徒刺死阿馬傳阿多曼亦被殺乃傳比阿釐比阿釐者摩哈默德之從子而娶摩哈默德之女執教權摩氏卒時次當嗣位為愛

無邪堂答問卷二

八

廣雅書局

沙所撰不得立後屢與愛沙戰勝乃立之回教至是已四傳矣唐書謂傳二世蓋不數巴比結阿馬多曼也通典云初王已死六傳第一摩首者今王即是第二其說近是回教年命理初表比阿釐之立有承統六年以唐書核之亦當有誤謂佛經達緣品恆河邊有摩尼跋羅天祠引以為摩尼之證佛在回教未興前千有餘年所云摩尼跋羅則是一人理初誤也大秦之教見於史傳者梁書諸夷傳滑國車師之別種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南史同魏書波斯國俗事火神天神周書同舊唐書波斯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祇者皆詣波斯受法其事神以麝香和蘇塗鬚點頰及於口鼻用以為敬以六月一日為歲首新書略同宋史外國傳天竺婆羅門僧與波斯外道阿里煙同到京師亦見回教僧徒稱他教為外道此即波斯火教亦即大秦教也摩醯首羅者譯云大自在天一切經音義翻譯名義案文苑英華有願況虎邱西寺經藏碑引作謨呼羅摩海醯首羅大自在天見大般涅槃經及四分律其神三目八臂騎白牛執白拂有大威力能知大千世界雨滴之數釋典多寓言其事不足深論要必實有其人元奘西域記波羅痾斯國有天祠百餘所外道萬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斷髮或椎髻露形無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阿點婆翅羅國有大自在天祠祠宇彫飾天像靈鑒塗灰外道遊舍其中其他如劫比羅伐宰堵國望醯擊咀邏國劫比他國狼揭羅國跋虜沙城皆有自在天祠跋虜沙并有自在天婦像謂之毗摩天女又烏鐸迦漢茶城有波爾尼仙欲刪定字書道遇自在天遂伸述作之意自在天曰盛矣哉吾當祐汝

仙人受教而退摺摺羣言作爲字書是摩醯首羅固彼中道術之士愛重文學者也阿育王經阿忽伽王供養眾僧諸婆羅門外道皆生嫉妒有一善呪婆羅門呪身化作摩醯首羅飛到王門諸婆羅門從之王欲供養摩醯首羅等言我之所食食刺頭禿人王乃召尊者耶耆以試之其七歲沙彌請行將五百婆羅門即時噉盡王共沙彌到寺見五百婆羅門皆剃除鬚髮披著法衣在眾僧下行末座五百人心生慙愧皈依佛法得須陀洹道原文甚長今約其意佛說須陀洹法苑珠林引禪祕要云其身恒者七死七生便證阿羅漢果香潔如波羅人中香象龍王力士摩醯首羅所不能及案佛以摩醯爲香潔諸外道又幻摩醯之形以求勝可知其教盛行於印度矣一切經音義引外書云即外道殑伽河即東恒河本入摩醯

無邪堂答問卷二

九 廣雅書局聚

首羅天頂從耳中流在地上以此天化身在雪山頂今亦名興都即印故作是說然則北印度當有摩醯化身也四裔年表周靈王二十一年瑣羅阿司得著經書爲波斯之聖萬國史記日本人著波斯教法之祖曰瑣羅斯的其說有二神以統宇宙一曰和爾摩爲善神或譯作和摩斯大亦作阿目木斯一曰亞利漫爲惡神爭鬪不止至一萬二千歲後和爾摩大捷而天下之惡皆消又曰公道者赴樂土之梯航也雖暴惡者苟能悔過淨刷塵心亦得受無限福報日月星以和爾摩大能力造之碑中鼓元風而生二氣日月運而晝夜作即此不可不敬他如地水火風亦當加敬故太陽以下諸神列於祀典者甚多西書言其教無神像而有祭司築壇高山之上壇中然火晝夜不息謂

此火光爲神所然祭司又有問鬼等邪術觀其教旨略與釋氏相近而和爾摩造日月星即西教中耶和華造天地之誕說也此碑言三一妙身阿羅訶即瑣羅阿司得之對音可得二字經音可有可無譯語類然若萬國史說脫去阿字則還有不合矣其三一分身彌施阿即摩醯首羅之對音後竹汀元史考異引至元辨偽錄云釋道兩路各不相妨今先生言道門最高秀本人言儒門第一造屑人奉彌失訶言得生天達失蠻訶空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佛齊案彌失訶即彌施阿造屑乃奉火教者即長春西遊記云宿輪臺之東造屑頭目來迎輪臺在今阜康縣西此唐輪臺縣地長安二年始設非漢之輪臺也則是新疆之地元時亦有火教矣達失蠻乃回教中修行者元史武宗紀作答失蠻猶今回

無邪堂答問卷二

十 廣雅書局聚

教之稱阿羅訶也俞理初謂佛本行經之阿羅邏卽此碑之阿羅訶說亦近之據西人紀載佛與阿羅訶年代固相接也四裔年表周景王二年釋迦卒或云生於景王五年按釋迦之生傳聞不一即彼教亦不能詳西域記曰自佛涅槃諸部異議或云于二百年或云于三百餘年或云于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或云未滿千年今參稽眾說當以生景王年間者近是自景王至唐貞觀幾及千二百年而達摩爲迦葉二十八傳弟子以梁普通三年入中國去景王千有餘載計其時代固略相當也釋迦嘗問法於阿羅邏告以五大之義謂地水火風空也案地水火風爲四行今百土偏用其靈活爲一行飛潛動走之類是也觀此可知回教西教皆出於釋教回教兼采儒家之義故不廢五又言阿羅邏在邊地修主行而釋氏之稱五大實本於火教也

皆見佛 佛謂天竺爲中土他國爲邊地此之邊地卽指波斯以
本行經 佛謂天竺爲中土他國爲邊地此之邊地卽指波斯以
釋典證諸西書亦無不合或乃謂佛生於闍耶王穆王平王莊
王惠王襄王之世或且謂生於殷末皆僧徒夸飾未足爲據漢
書西域傳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南王大夏而塞王南君屬賓
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
種顏監注塞音先得反卽所稱釋種也此中國言釋教之最古
而可信者餘皆不免附會 捐毒與史記之身毒音同而地異史
此之捐毒在 通典謂摩醯首羅爲胡祇神又以取火呪詛之事
繫諸祇祠祇神與火神初非一教惟姚寬以摩醯爲火祇者得
之通典所云蓋以祇神爲夷教總名故得通稱耳摩醯與摩西
音近碑又有室女誕聖於大秦判十字以定四方一語故天主

無耶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教遂援以爲證然回教亦有十字交線之說十字本無定在安
知波斯火教不亦有是言耶碑稱大秦乃今土耳其東部之地
當夏商時爲巴底倫所居卽外國地理備考之巴必羅尼亞周
景王九年波斯王居魯士卽四裔年表之西魯滅巴底倫而有
其地火教由是西行波斯既衰巴底倫屬希臘希臘爲羅馬所
滅地入羅馬羅馬後分爲二東羅馬復見滅於土耳其羅馬在
歐洲爲一統之世卽班書之犁軒苑書之大秦也桓帝延熹九
年其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 見後漢書桓
傳 是爲歐洲通中國之始 四裔年表之安頓尼奴不我探路記
馬有兩王其一名亞利利爾非路爲安敦之 東晉孝武帝時羅
副羅馬曾爲民主之國共立兩王無足異 馬分東西二國東羅馬卽隋唐之拂菻徐松龔謂拂菻乃耶路

撒冷對音是也當隋唐時教王威權已盛耶蘇墓在耶路撒冷
今土耳故拂菻之名特著因以其名被諸海西之大秦魏晉以
下諸史多言天竺波斯大食與大秦相接皆指東羅馬而言證
諸西書地望悉合 西域記亦言波斯斯西北接拂菻國境 唐史
以拂菻爲大秦語本不誤後人議之未明彼中分合之故耳史
愛群傳愛群西域弗林人封秦國公卒追封拂菻王案弗林拂
菻皆拂菻之異文所封秦國亦取大秦爲名世祖紀至元十年
改回回愛群所立京師醫藥院名廣惠司稱愛群爲回回者蓋
拂菻之地唐以後爲天方所滅久從回教遠遯宗滅天方而有
其地故愛群入仕中朝是時土耳其尚未興也唐書西域傳高
昌國獻狗高六寸長尺能曳馬後蜀云出拂菻此卽今之洋狗
爲大秦 晉書四夷傳太康中大秦王遣使貢獻舊書西域傳
貞觀十一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後屢
遣使朝貢 探路記貞觀十七年鄭林國遣使唐鄭林卽今法
國此法人自記其國之事當無虛謬而唐史失載

無耶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梁書諸夷傳孫權黃武五年大秦貢人字秦倫來交趾交趾太
守吳遷遣送詣權時諸葛恪計丹陽獲黠奴短人倫見之日大
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倫咸於道物
故倫乃徑還本國大秦拂菻自漢以後貢使屢通宋史乃言歷
代未嘗朝貢何耶魏志注引魚豢魏略云大秦道既從海北陸
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北方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
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知有水道不知有陸道案魏略所云陸
道乃由安息之安谷城西行至大秦晉唐貢使當由此路其所
云水道卽安敦始通之道益州永昌爲今雲南永昌府出騰越
徼外地屬緬甸今西人輪船溯大金沙江至緬甸之新街 亦稱
去騰越僅五百里 大金沙江上流爲雅魯藏布江至新街會積
柳江又南入海西人謂之伊拉瓦底江黃氏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西輶日記云伊拉瓦底江自別年以下分為無數支派左支流經其東南行五十餘里而入海正幹則西南經波散又稱波散江其模兒面乃海之口案西書多言緬甸地與東印度相接故魏略謂安治土河會大金沙江入海語雖未確而東以地望固不甚遠緬甸即唐之罽賓南蠻傳罽賓西接東天竺今緬之麻爾古與東印度度孟加臘接界黃氏謂大金沙江距孟加臘五六千里者乃以海道計之故與諸書不同也探路記言路江至孟加臘近處通於剛治河孟加臘在東印度剛治河或譯作安治土即佛書所稱恒河隔江出後藏流經緬甸入海與東恒河似無相通之理蓋西人於緬甸安南暹羅南掌諸國皆稱爲遠印漢魏時緬甸未通中國或即今之緬甸然其海度故云然耳

口已通夷貨北賈永昌魏書西域傳亦言孫吳之初復有梯筴商人至交趾蓋自周顯王末年印度爲希臘王亞力山德所取拓地至東恒河自時厥後賈舶流通南洋諸國久與互市履霜堅冰其所由來者漸矣魏略又言大秦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爲胡綾是中國之絲見重於西土者已久四裔年表晉太始十年

有人以中國絲織往西國蓋其先惟知與安息互市於陸路自安敦遣使後乃由海道漸得中華之物產後漢書言安息欲以漢繡絲與大秦交市故遮關不得自建其言固信而有徵也唐書謂拂菻臣役小國數十其以名通者日釋故日驢分東渡海二千里案此爲地中海唐書所紀皆歐洲之俗其云拂菻乃舉羅馬全境言之非僅指其東部也故此云東渡不云西渡至驢分國魏略亦云驢分王屬大秦其地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案此橋數百里

瀛寰志略謂即他大尼里之海峽乃黑海地中海相通之處春秋時波斯王澤耳士伐希臘嘗造浮橋以渡軍相傳古時有石橋圯廢久矣職方外紀度爾格有一海長四百里廣百里命曰死海其西北有耶多里未亞西界歐羅巴處中隔一海寬五里許昔有名王日失爾塞造一跨海石梁通連兩地度爾格即土耳其死海即黑海失爾塞即澤耳士耶多里未亞今爲俄國屬地羅馬或譯作羅汶即驢分之對音魏略所稱驢分即今土耳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其之東部所稱去大秦都二千里即羅馬之東都也丁城此蓋專以東部地爲驢分不知大秦之在歐洲其本名亦稱驢分也然則漢魏時固已知有羅馬并不獨以犁軒大秦之名通於上國矣

犁軒名見班史疑即希臘之轉音漢時希臘併入羅馬而其故名至今尚存魏略言澤散王屬大秦在海中央今英吉利本畢丹舊地畢丹之音頗近澤散在海中而屬大秦似亦相合然魏略又言澤散與安息赤谷城相近安息即今之波斯則澤散必非英吉利或其舊唐書大食強盛漸凌諸國遣大將軍摩搜伐拂菻都城四裔年表貞觀十一年沙蘭生破東羅馬都城王出奔沙蘭生即白衣大食之別部其事與舊書正合

唐書西域傳沙蘭東距羅利支北恒滿皆二十日行西即大食二十五日行天寶六載入貢封沙蘭王卑路斯威日順禮王惟表言貞觀二十年希臘人引中國及土耳其攻取埃及之亞力山德城此城在阿非利加洲之國見於唐書者惟磨都與老勃薩即今老勃薩之摩洛各摩都無可考今土耳其東部有摩洛然距阿非利加遠非唐之摩都也通典引杜環經行記曰摩都其人黑其俗儻少米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食鷄羊鴿并波斯其地瘠瘠特甚其說與唐書同與今西人言阿非利加洲風土亦合西

洋朝貢典錄忽魯謨斯天方等國皆有萬年龜一名珠沙布當即龜歷史言西洋諸國者莫詳於魏略自澤散驢分以下凡十餘國皆有道里可稽惟云大秦西有河水赤水黑水西王母流沙之屬爲與今不同耳古書若穆天子傳人多疑其荒忽而道里風俗證以今之地望大致皆合巨蒐即禹貢才梁搜河宗之

巨蒐其下多玉石管子輕重篇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珍琳琅玕爲幣爾雅言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珠琅玕即今和闐玉爾雅是也崑崙崑崙而西人多膜拜乃西戎之舊俗佛書所云南無即膜字之切音西王母國名見爾雅釋地大戴禮少開篇尙書大傳竹書紀年淮南地形訓其人虎齒蓬髮戴勝殊形說服外夷多有之非異事也其以王母名國者當如唐書東女國西女國之比蓋西人重女子之俗彼時已然賈誼新書修政語篇堯教化及隣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得山西見王母訓

及大夏集搜土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鳥面及焦僂其言諛非
無據也自秦漢方士疊惑時君始以西王母為神仙司馬長卿
大人賦言其焉然白首冀以諷諫而武帝不之悟此猶方士稱
優地為三神山世主方欲甘心而徐市已為海外地舉矣穆天
子傳云自宗周至河宗三千四百里自河宗至崑崙邱四千
自崑崙邱至西王母三千三百里又北至騰原千九百里自宗
周至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所言道里亦近類實史且古時用
記謂條支有西王母地猶可考非齊諧志怪之比也
玉甚多逸周書武王伐商俘獲玉億有百萬諸離間誕而成湯
用金為幣數甚多復不用錢幣而用貝貝出南海玉出西域皆非
中國所有而古人以為財賄苟使聲教阻隔安能貨物流通由
此觀之三代以前幅員甚廣鄒衍之言九州亦有所本非盡由
臆測也再貢言西被於流沙朔南暨則北自冰海南自赤道以
故禹貢不詳其山川物產耳今流沙橫亘蒙古新疆之關其在
中國界外者自蔥嶺以西直走阿剌伯入阿非利加洲黑水為
今大金沙江弱水為今青海史漢又有條支弱水之說則尤遠
矣禹貢惟雍梁二州地最遼闊雍之瑤琳琅玕梁之狐狸織皮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西極藏衛和闐皆在九州之摩醯首羅蓋為羅馬教宗而蔓延
內若遠及更荒更無論也及於印度故釋典屢稱之天寶之敕謂波斯經教本出大秦實
則大秦本出波斯東羅馬舊為波斯屬地唐初波斯滅於大食
已改從回教而來唐傳教之阿羅本乃東羅馬人因遂據為己
有目阿羅訶創教在周靈王時摩西遠在其前碑不應轉以為
阿羅訶之分身若即以彌施訶為耶穌則對音不合至室女誕
聖謬託神靈西俗男女無別此無足異摩醯首羅之誕生當亦
與耶穌同未可據為天主教之證七時禮讚七日一薦外夷之
教類然尤不得據為天主教之證也摩西教今謂之猶太教
作由地理備考謂之人德亞古教即如德亞也如德亞今隸土
耳其乃耶穌誕生之地本猶太人所居其種人稱以色列或譯

伯初歷巴庇倫繼屬波斯屬埃及屬西里亞後屬羅馬卒為所
滅猶太種人散之四方今在俄地者尤多俄人以異教之故頗
虐待之航海通奇四編俄國有猶太教人二百六十一萬佛
百有奇教長其教行割禮而不食豕肉與回教同蓋此本摩西
以前舊俗故摩西用之亞刺伯曾奉猶太教史記故摩哈默
德亦用之回教出於天主天主出於猶太而新教既興必欲盡
滅舊教黨同伐異殺人如麻斯所以為夷俗耳天方典禮言凡
我中域不容歐若堂不容祿虎院歐若堂即天主教祿虎院即
猶太教俗謂之挑筋教因行割禮故得此名又云所宰殺為穢
物者勿食歐若巴人視虎地人明以主名宰者可食若以耶穌
之名或母撒之名宰者勿食歐若巴即歐羅巴母撒即摩西見
後海國圖志引華事夷言云中國有由斯教其人甚少只散在
鄉間單身修煉地理全志謂挑筋教今河南開封府有之亦未
知其何時入中國也摩西成舊約全書四裔年表繫諸商太戊
二十三年西人紀載多以為在耶穌紀元前一千四百九十年
則後於太戊百餘年未知孰是又謂在夏后不降時皆誤當周
赧王時埃及國王曾以希臘語譯舊約秦始皇時馬其頓人將
舊約譯成希利尼文字為希臘十二部之一周平王末年猶
太王哈昔開埃重興耶和華教是其教在商時尚未甚顯至周
秦間而大行耶和華者猶太所奉之神彼以上帝稱之猶西頓
人之以亞大綠為上帝耶路巴力人之以巴力比耳為上帝也
均見夫天一而已何上帝如是之紛紛蓋各奉一神即各自以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爲上帝禱誣上天以布命於下必如是而始便其私計耳佛說
禪寶藏經波羅奈國有梵志在山中住大小便利於石上精氣
隨出雌鹿來吮卽便有身生一女子端正殊妙惟腳似鹿梵志
取之一切經音義梵志譯言淨裔云是梵天之苗裔也養育長
成梵志事火使火不絕此女宿火小不用意使令火滅有餘梵
志離此住處此女往彼乞火案鹿女後爲國王小夫人生千子
卽賢劫千佛小夫人將乳五百道墜千子口中法顯佛國記曾
及其事鄭注水經亦引之佛以鹿女爲前生之母梵誕無稽而
梵志事火則固西土之舊俗也賢愚因緣經優婆塞提品云梵
志或事日月翹脚向之或復事火朝夕然之此皆波斯火教西
域記摩揭陀國伽耶山東南有二窰塔波則伽耶迦葉波捺提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迦葉波事火之處茂羅三部盧國天祠八所異道雜居有日天
祠莊嚴甚麗其日天象鑄以黃金飾以奇寶女樂迎奏明炬繼
日鞠若鞠提國有日天祠祠南不遠有自在天祠各有千戶
供其灑掃鼓樂絃歌不舍晝夜伊爛拏鉢伐多國有長者家祠
日天每晨朝時東向以拜海國圖志引每月統紀傳云亞剌伯
古時崇太陽星辰以爲神西書言周宣王三年巴庇倫王尼希
甲尼撒重修巴庇倫城宏做壯觀南懷仁坤輿圖說字內七大
中有太陽神廟甚高祭司以爲觀象臺又云斐尼西亞人卽腓尼基
在地中敬拜太陽神名摩洛造大像內生烈火將嬰兒置之像
懷烙死以爲免神之震怒摩洛或作密君舊約亦言又云羅馬
城內有一廟以古銅造成名扎努廟卽羅馬志略乃太陽神廟

也國有軍事則開廟門軍罷則閉羅馬常有軍旅八百年間只
閉廟門三次諸利安或譯作玉來安爲西羅馬帝亞耶蘇教徒喜古時
拜神之禮用牛百隻在太陽神前獻祭西里亞今土耳其屬地有巴西
阿努者曾爲祭司後爲東羅馬王創修太陽神廟自稱伊拉嘎
神之意又云皮魯國卽秘魯在南亞墨利加洲明末爲西班牙
立有太陽神廟極華麗皮魯人自言開國首君由太陽而來爲
太陽之子又云耶穌前五十年羅馬與師攻畢丹今英吉畢丹
人敬拜諸神其守寺院者日度以譯卽法術之意有法術歲令眾人盡
滅其家之火盛設供獻以授主持然後得取聖火英國志謂之
教士分三等獄訟悉自主持殺人以祭破腹觀其臟腑以視神
之喜怒當羅馬征其時思滅此教有教士誣設大火聚聲言
執羅馬人盡投於火又謂德雷的斯之祭壇今遺迹猶存蓋其
俗與野番略同西土古時多信術士自謂前知復多邪術如紅
教喇嘛之所爲摩西之上山火發耶穌之驅鬼治病皆其類也
漢史言摩西有幻人范史引魏略言大秦俗多奇幻口中出
火自縛自解通典言摩西幻人能額上爲炎爐口中作江湖據
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麋鹿亂出其俗固自昔爲然矣
諸書所言火教之傳甚廣耶穌未興以前歐洲大率皆從之民
非水火不生活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中國未嘗不有
此俗日爲陽精敬拜太陽禮亦宜之至造爲種種怪誕之說民
乃翕然信奉而不疑是則西土古時之民亦甚易愚耳四裔年
表虞舜四十三年波斯禁民拜日其事之有無不可知然足見
西人敬火之風由來已久惡習相沿遂有殺人以爲供者瑣羅
阿乃因其舊俗而立教以化導之斯所以爲波斯之聖燬四裔
年表周敬王四十四年西地人攻波斯之白得利拜火教師死
之西書言東晉末年天主教徒在波斯滅一拜火之廟王召教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師命之重建不從王怒盡滅天主教萬國史記唐貞觀十八年
亞刺伯大教師爲波斯火教徒所刺死案此即阿馬被刺之事
已見前蓋是時天方勃興波斯爲所吞併強易其教法故拜火
教徒憤而刺之厥後卒改從回教唐會要龍朔中波斯王卑路
斯奏頻被大食侵擾請兵救援後使表行儉將兵送卑路斯還
國以路遠至安西碎葉城而還景龍中其國遂滅西部祇猶存
然波斯之教雖改而火教至今未滅瀛寰志略乾竺特在回疆
之南孟買在西印度二部仍有拜火之俗西書言火教爲回教
徒陷害時多徒於孟買惡未與有太陽火神古殷海國圖志引
每月統紀傳麥西國即埃及有旁教或拜日或拜火地球圖說
白耳西亞國即波斯之對音有拜火之教名曰太陽教外國史

無邪堂答問卷二

九廣雅書局

略白西亞國喜拜太陽火焰列國歲計政要波斯以希阿教爲
宗即比阿釐回教有猶太拜日兩教人束縛之使不自由西人
名火教爲巴西教巴西亦波斯對音與南亞墨利加洲之巴西
名同而地異朔方備乘俄羅斯是爾灣部即外國史略之治目
文城在裏海西本波斯地有火田石漿溢滿地常熱灼波斯之
敬火者皆來朝拜外國地理備考亞美里加洲及厄羅斯國即
俄國之西卑里亞即與我新疆蒙古接界之地阿非利加洲之
亞比西尼亞國在西紅海旁今洋船東來必經其地瀛寰志略
謂卽元之馬八兒魏默深以馬八兒爲麥西卽埃及核諸元史皆
無確證然元史之密昔爾卽麥西對音與馬八兒自是兩地魏
說恐非今其國所奉之教參合猶太耶穌兩教並奉耶穌之母

馬利亞皆有從大秦教者則不獨火教尙存并大秦之名亦未
改也且備考於大秦特稱古教凡習大秦教諸部或有用公教
者或有用修教者皆謂白言之備考爲西人所著而大秦之不
同於天主自有明徵乃坤輿圖說諸書牽合爲一以張洋教之
說此碑崇禎間始出土錢竹汀景教考謂萬曆間出土此從來
齊金石考關中金石記云碑在西安府崇聖寺南懷仁輩何從
知之蓋中土文士如徐光啟李之藻者流爲之潤色徐李等皆
彼教中人亦無足深責耳徐文定從洋教見文秉烈皇小議及
利瑪竇幾何原本序蓋彼時非入其教不能得其祿算之學也
案公教卽羅馬天主教亦曰加特力教爲耶穌大弟子比得所
傳或譯作比愛即職二百年間傳二十世其十九人皆見殺晉
傳方外紀之伯多祿

無邪堂答問卷二

三廣雅書局

明帝時羅馬王廿站丁乃弛其禁康帝時各教士會議凡教事
皆受命於教王自是勢遂張唐末以來威權日盛至路得創新
教後而漸衰近日則益替矣今法蘭西諸國奉之修教卽耶穌
新教亦曰波羅特士頓教譯卽抗拒起於明武宗時其中又分
路得東亞黎甲爾文三派考之加爾威諾今英吉利諸國奉
之此外尙有希臘教亦曰厄肋西教希臘種人稱厄肋西卽希
西爲耶穌私淑弟子保羅所傳或譯作巴爾即職今俄羅斯諸
國奉之修教乃後出者以改正羅馬教爲名故百餘年間爲教
王焚斃者甚眾路得之先四百餘年有互教士會亦斥羅馬教
者亦其先惟比得保羅二派二派之徒積不相能至唐懿宗時
東羅馬遂別爲厄肋西教耶穌之有二人猶宗喀巴之有達賴

研禪也耶穌未出之前希臘已有瑣格底彼都即西學考略諸之布拉多人開其先聲他如猶太之撒士該會希律會衣士尼會迦來底會皆本摩西舊約而小變之以自異於眾迨耶穌與後教會尤多其所爭辨皆極可笑夷俗之陋固無足異也至希臘舊時本奉神教其說以爲混沌初分生一神曰太灘後有一神曰猶皮特與太灘戰而獲勝遂立天王位於歐林普山掌地上事有普魯透神掌陰間事有尼皮圖神掌水中事有阿哀羅神能預定未來事國中有四大祭其二四年一舉其二二年一舉希臘舊分十二邦有急事則羣集法勒斐廟禱阿哀羅神萬國史記之法勒斐對音蓋誤教中大旨謂人生自始至終有神同在感動人之心志約束人之行為死後按善惡獲報極善者至以利西

無邪堂答問卷二

主 廣雅書局

恩島受快樂極惡者至他他喜受苦難常人則至非明非暗之地如在夢中按其教法與張魯之祀三官略同天堂地獄之說則又爲釋回耶穌諸教所襲用當猶太屬西里亞時將耶路撒冷城中耶和華廟改爲猶皮特廟勒令百姓以豕肉祀神蓋西里亞未希臘自漢景帝時爲羅馬所滅羅馬初奉神教傳自希臘後乃改從天主至周世宗時俄王后峨噶親至君士但丁城受厄肋西教而其子弗從宋端拱元年俄王弗拉得莫爾欲革舊俗從洋教舊俗祀武神名比魯尼大有戰事則以人爲牲禱之又不屑至希臘受洗禮遂興師攻東羅馬之格兒生城半載弗克將去之而教徒爲內應城遂陷并脅娶羅馬王妹受洗而歸至明萬曆間始自立教長素俄以其王爲總教長蓋是與同俗同與西俗異時東羅馬已爲土百其所滅故也俄史輯譯萬國俄與希臘同史記參各西書

教故希臘雖久屬土百其而近時藉西人之力得復立國俄屢藉口於此以攻土百其一以同教之故一欲多樹土百其之敵以披其勢耳今自蔥嶺以西至地中海有浩罕布哈爾機薩印度阿富汗波斯阿刺伯土百其諸回部印度本數十國見於佛國記西域記者甚詳今十九爲英所併浩罕布哈爾機薩亦爲俄所併隋唐之時土耳其未興地屬拂綽阿刺伯方盛兼併波斯而中國兵力遠及蔥嶺以西故摩尼自天方來即阿刺伯祇神自印度來大秦自拂綽來三者皆非天主教唐以後天主轉盛而火教神教並微差足與之頡頏者惟摩尼回教耳天主出於摩西實則本諸釋氏天堂地獄固據釋氏之唾餘釋氏亦有所本天堂生於人心亦釋氏明心之淺說其十誠所云我外無

無邪堂答問卷二

主 廣雅書局

神者即釋氏惟我獨尊之旨釋迦生時行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耶穌死後見形告門徒曰天上地下一切之權盡以予我其沿襲之迹尤顯然釋氏第託諸空談耶穌乃見諸實事遂以禁拜偶像爲教中大節目而祖宗父母且有所不恤焉尊心之弊乃至於斯亦釋氏所不及料也摩西耶穌同以上帝惑人摩西自稱上帝之僕耶穌則稱上帝之子遂不認其父母事見新約兼愛無父豈虛語哉考但支人始拜偶像適在摩西創教之時見四裔摩西安能預爲禁絕萬國史記謂羅馬拜眾像神而東羅馬王阿勒第三及其子深惡之以爲回人侵掠諸國皆教徒拜像之惡風所致是其始禁猶未甚嚴也後乃一切絕之蓋釋氏像設最盛耶穌既陰用釋教之旨而於此獨設爲厲

禁以滅其迹井以是言託諸摩西可謂作偽心勞矣歐洲政教
傳自希臘希臘本諸埃及埃及本諸印度當周末時埃及及佛教
盛行今猶奉佛見每月統紀傳蓋回釋二教並用也外國史略
薩像希臘王隨之逐降而希臘與波斯尙奉火教自亞力山德
全圖白西即波斯對音而希臘與波斯尙奉火教自亞力山德
兼并埃及才俊並與比多里彌士等遂為西方藝事之祖其先
立國雖久榛狂未啟亞力山德既取埃及復攻印度東方之化
漸被歐洲是時釋教當已西行故耶穌多襲其說而西人則諱
莫如深也十誠之後六誠與釋氏五戒同回教又本耶穌而小
變其說天方典禮阿丹傳施師傳勞海傳依卜刺欣欣傳
易司馬儀儀傳母撒撒傳達五德德傳爾撒撒傳去世六百餘
年而後摩哈默德生俞氏癸巳存稿夏氏中西紀事皆謂爾撒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即耶穌是也俞理初引回回幹爾塞經云爾撒亦阿丹之後立
教敬天為主傳徒繁盛戰勝克或通其妻託求
異術爾撒告妻畏人猜疑妻於是夜暗繫其妻於門
殺害其妻憤恨天不垂佑乃奉天主不復事天案耶穌為其門
徒與妻所賣然情節殊又無戰勝克或之事惟西書言參孫
縛髮事與此同而遠在耶穌之前亦非立教敬天之人蓋回教
故為此錯互之詞以掩天方典禮所稱阿丹即創世記之亞當
其則襲西教之迹耳天方典禮所稱阿丹即創世記之亞當
依卜刺欣即創世記之亞伯拉罕母撒即摩西明史西域傳入
方有禮拜寺分
四方每方九十間堂左有司馬儀儀其國稱為聖人案司又阿
馬儀儀即創世記之約瑟阿刺伯初本埃及之屬部也又阿
丹之后好娃氏即創世記之夏娃其避洪水之挪亞或作即天
方典禮之努海亦稱那娃譯音小異耳近有謂亞當二字譯即
足回教最重真主即洋教之天主故七日禮拜二教相同禮拜
之期在耶穌摩哈默德之制度半皆本於摩西禮記篇民常篇
教後五日摩哈默德之制度半皆本於摩西禮記篇民常篇
教後五日至其以五功治耳目口鼻身即釋氏六賊六塵之說也不言意

九三

者以真宰篇已詳言之也其言真宰猶釋氏之明心見性其教
人念摩哈默德猶釋氏之教人念佛也其始固同出一源後乃
以爭教之故互相殘殺十字軍之役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所為
救世者何在大抵我外無神一語誤之耳然釋氏慈悲耶穌救
世之說其源出於墨氏墨與楊雖異趣要皆老氏之支流餘裔
也老氏之學一日慈二曰儉墨氏以之三日不敢為天下先楊
氏以之墨氏兼愛節用節葬皆慈儉之旨其服役者百八十人
可使赴火蹈刃見淮南
泰族訓所謂慈故能勇也老氏言以道佐人主
者不以兵強天下墨氏非攻之旨也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墨氏
經說之旨也經上經下篇蓋古時人之遺說考工之秘記墨氏
獨精其術乃取以入其書如管子之有弟子職呂
覽之有月令皆非其所自著故有經說上下篇
以釋之畢校本謂墨氏自著因稱為經非也老氏欲棄義而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墨氏有貴義之篇老氏欲經巧而墨氏有公輸之篇老氏欲不
尚賢而墨氏有尚賢之篇其立言雖異其用意則同所謂正言
若反也韓非解老篇言此甚明後人自誤會耳文子道德篇述
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此則老氏之正言也胡應
麟少室山房筆叢云謂文子乃後人聚斂而成蓋書本
泰漢人撰而六朝唐人如之徐靈府等皆謂益之雜取經子
諸家語以解道德經其稱老子皆假借之詞案胡氏所言近是
然其解老子義不可棄賢不可不尚三尺童子知之豈老氏而
不知彼惟為是矯激之言欲以高出世儒之上而不復計及流
弊之深故聰穎如楊莊者流喜其說之新奇遽相推衍益加縱
恣列子書中多揚氏遺說唐以前往往偽墨並稱其說始於莊
子並儒於墨乃外之之詞非真能尊儒也莊生非不諱儒書
之要義惟其能識之而復媚侮之斯所以為異端彼蓋自處於
智而笑儒者之悲天憫人為甚愚於一世之人無所不狎侮以
其其憤懣不平之氣其情可悲其學可惜而其言則可誅者也
漁父盜師諸篇後人曲為解釋不知史公早著之於本傳矣

墨氏獨知其然而出以莊論宜若無惡於天下顧又好逞偏見以兼愛為宗則害尤烈矣釋氏用墨之兼愛以治外用楊之為我以治內老氏後之分派者釋氏獨能合之故魏晉以來道家混於方士失其本真而釋氏之言則往往與老相合佛法初入中國亦但言禍福報應蓋愚民無不畏死者王公貴人尤無不貪生者僧徒故以此惑之異端之得行其教大率由此報應之說有時而窮乃為三世因果之通辭移甲就乙桃僵李代回與天主知其說之難通遂一切歸諸天堂地獄使人無可究詰則用意尤狡矣佛學不外禪與教二端教出阿難禪出迦葉其行於中土者教有瑜珈南宗天台賢首慈恩五宗禪亦有臨濟為御雲門法眼曹洞五宗瑜珈南山為仰雲門皆早亡法眼自延壽後傳入高麗元明以來佛法久衰近則教惟稱天台禪惟稱臨濟彼亦各述其本宗矣教先行於北禪先行於南皆盛於唐以後而漸九盛一花五葉漸漸分有宗之徒遂遍天下禪嚴圖覺禪經多為唐人所譯其以老莊之義攙入釋氏固或有之要之老固問釋之先聲非盡由文人緣飾其緣飾者特六朝之義學耳佛書其古於四十二章經言心學者甚多其云淨心守志可會至道譬如磨鏡垢去明來即菩提明鏡時勤拂拭之義也其云吾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法念無念念行無行行言無言言修無修修即言語道絕心思路斷之義也掃去一切專寂守虛正是老氏見解二家宗旨本自相通故范書西域傳以釋氏為道家之流唐書西域傳言天竺王尸鳩摩遣使請老子像亦足見釋流之於玄學固自有淵契矣道家既為方士所篡未師說勝遂相替造為老子化胡經以詭釋氏荒誕無稽然范書襄楷傳魏志注引魏略南史劉勰傳隋書西域傳皆著其說當襄楷時五斗米道未興而漢書已有是言流傳頗古亦以二家宗旨本同故為此役續耳漢書文志道家出於史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古者太史小史兼掌祠祀老聃本為柱下史墨氏亦學於史角見呂氏春秋當染篇史角事亦見竹書紀年此墨學兼出史官之明證而淮南要略訓復謂墨氏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案墨書有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云云見墨子其初受儒業當亦有之第欲兼攬儒家道家之旨知吾儒之言仁而不知其所以仁遂斷斷焉以兼愛為仁知老氏之言儉而不知其所以儉遂斤斤焉以節葬為儉欲自託於古聖王不知

其適以充塞仁義也汪容甫疑老氏非老聃明惟深於禮而厭末世文勝故矯言棄禮此立說過高之弊耳聃以謙退卑讓為宗謙退卑讓者禮之精意豈果不知禮哉史遷作老聃傳疑聃即太史儋又疑即老萊子儋乃陰陽家言未足盡老氏之蘊蘊藝文志別有老萊子十六篇其非一人可知容甫乃謂關尹子見於列子列子與鄒子陽同時然則劉中壘以列子為鄭繆公時人又將何說況史遷明言老氏修道養壽二百餘歲其可以為疑耶史談宗黃老史遷宗儒術雖各視乎時君之好尚然遷書尊儒獨至故於老子傳歷著疑詞而獨詳其里居世系夫老氏既莫知所終姓氏且不可深考復何里居世系之可言此皆故為恫恍之辭以著時君好尚之謬微而顯婉而成章良史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故應如是容甫所疑抑何膠柱之甚耶周秦諸子引黃帝書者附益遷著本紀曾無一語及之甚多大抵老氏之徒所且斥為言不雅馴其微旨可見老氏之學主於事天治人非莊列寓言之比天不言而歲功成因以無為立說故曰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所謂道道其所道亦猶釋氏之言心耶穌之言靈性耳西人名為亞尼瑪老氏之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釋氏之徒亦曰有物先天地無形獨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洞此釋氏心學出於老氏之顯證獨立不改為天下母即釋氏一心起滅天地之意而西教淺俚遂衍為耶和華造天地之輿語創世紀亦即耶穌教徒所增飾非必出於改頭換面變幻紛紜實則道德五千言已盡括異端宗旨矣程子言吾儒本天釋氏

廣雅書局

地球圖說正神如以上所說
名亞當即竊博士爲之說

席雅書局

伯者也彼其自言如此孰謂西麻不本於回回回回不本於力

執乎明史麻志正德間編刻博士朱裕十進之理尚淺四分之

術甚疏彼猶未之能悟孰謂本均諸輪盡創於多祿某日靜地

動果倡於尼色達子西人筆算本於天竺阮文達諸人傳論已詳之萬國史記法蘭西王沙立曼在位時

何刺伯王贈以時辰儀歐洲人始見是物莫不讚外國地理備

考云自羅馬西都陷於夷狄風俗鄙陋獨東都未遭傾覆文字

尚存一二數百年後其地復為市埠天竺之珍奇貨物巧妙工

作多往聚售歐洲復習文學考其時已在唐末宋初亦以印度

為開化之祖也至如借根算法出於立天元一制造火藥得於

撒馬兒罕希密化學本於方士煉丹羅盤行海起於元成宗時

電學圖說東晉時中國指南針航海鐵板印書始於明正統

初至印度傳其法後由印度傳至歐洲鐵板印書始於明正統

間法國人始布約翰始西人藝事之資於中國者多矣大凡文

字之傳以目治者難而可久以耳治者易而輒變中國文字孳

乳寢生形聲兼備然三代時猶多耳治故同聲通假之字最多

春秋吳越人名地名三傳殊異猶今之譯語不同也公羊傳云

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今繙譯法猶如此古人簡策繁重

口耳相授久則易湮文獻難徵半由於此外國自古逮今無不

以耳治者其法易以行遠難以傳久歐洲開闢在後又經北狄

之亂舊聞不盡可稽而其入往往喜言古制揣摩影響言人人

殊反不若見於中國史籍者之可據歐洲政俗自范史以下章

章可考西人所言亦無大異獨其藝事之溯源於古者多由臆

測即以近事徵之如德律風之傳語見於汪瀨隨 鑾紀 恩

查慎行人海記記謂之順風耳又金雞勒當 國初時西人早

霜可以治瘧亦見人海記

廣雅書局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造以進 呈而彼反迷所自始近且如此何論遠代西人於希

臘羅馬古文童而習之一以為文藝所從出一以為政治所從

出此如中國之史學欲以通知古事練習詞章若古之技藝與

今固不甚同彼所云實學者大抵起於近數百年耳中國政教

由合而之分西國政教由分而之合當希臘羅馬盛時所奉火

教神教不過如番人之信鬼禱求禍福於其政治無與自耶穌

出而欲帝制自為身膺重戮教王既立遂于各國政權妄自尊

大以愚其民文學因之日絀迨元以後漸被東方之化路得始

創新教諸國從之者浸多蓋以政權還之於上其上固無不樂

從其民亦各思自奮西人稱近數百年為文明之世就彼地觀

之固亦有然然中國自周以後政教分而治遂衰西國自明以

來政教分而治反進則其教之無益於民亦可見矣如路得者

未始非彼中豪傑之士而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惜乎未聞吾聖

人之大道去人倫尚夸詐固於習俗而不克自振拔也西俗於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一以朋友之道行之凡所謂父子主恩君

臣主敬長幼有序夫婦有別者彼皆未之前聞而復以利為重

利盡則交絕父子夫婦遯若途人更何有於朋友禮制雖繁虛

文相尚名雖兼愛實則為我故人人各保權利之說近日愈倡

愈行弱者肆其請張強者奮其牙角幸而未底於亡者各國皆

自為世仇人懷好勝之念互相猜忌而猝莫敢先發耳至其政

治之可取者莫善於興學校通下情省刑罰然刑罰太寬下情

太寬亦復利害相半學校今盛於昔固為振起人才之本若下

太寬亦復利害相半學校今盛於昔固為振起人才之本若下

太寬亦復利害相半學校今盛於昔固為振起人才之本若下

太寬亦復利害相半學校今盛於昔固為振起人才之本若下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情之通不一端鄉官議院二事其大要也鄉官惟封建乃能行之西國猶多封建之遺故其法可持而不散其他政令亦多有因此而類及者若選舉兵制之類皆是也日本即如英美賦稅之繁苛甲於天下商賈亦多倫漏見環遊地而稅司罕聞中飽由其鄉舉里選之法行由公舉恐為公議所不容將自絕於仕途也然美國造鐵路而議院各員受賄同治十年事德國掌鐵路者以墨敗事連其宰相瓦合納爾同治十一年事人心日壞情議亦窮天下安有歷久不做之法哉西國議院之制肇於昂飛的安在商中葉見成於梭倫行之至今亦多有有名無實而歷代黨禍每由此起其尤甚者如英王查爾斯為叛黨所弒至聲王罪而肆諸市朝振古所未聞也事詳英志後漢書西域傳大秦有二十六

無邪堂答問卷二

三 廣雅書局

將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簡立賢者此即議院與民主之制然大秦由君主而易民主周敬王十四年事自屋大維踐位後即四裔該撒阿台非乎此仍為君主者千有餘年足見共和之治非可垂諸久遠近時法人置君如奕棋民氣愈囂國勢遂弱尤其明證西國如意大利為教王所駐之地而盜賊最多法郎西為文學久著之邦而風俗最靡獨德與俄在西土中猶為儉樸勢乃勃興規國者可思其故矣至其教入中國之始據西人所撰東游紀略云有波羅馬哥者於宋末元初遍遊燕京蘇杭閩嶺曾知揚州行中書省事至元二十五年教王遣約翰來華勸元帝崇奉西教元帝不從而立教堂於京師入教者約六千人教王復遣安得烈為之輔後為景教人所嫉幾被戕約翰死於至順

三年嗣之傳教者名尼哥拉其言夸誕類黠夷所偽為而書中屢稱景教并云杭州有一景教堂可知景教之非天主彼固分別甚明也外國地理備考謂歐洲自與土耳其戰後遂與蒙古達爾哥斯丹各王結約以拒土耳其宋理宗淳祐六年有數教徒資教會函往投蒙古國主嗣後往蒙古印度者益多然則馬哥之來中國容亦有之當趙宋中葉回族勢方強盛歐人以爭教故血戰百年十字軍屢出而無如何乃思結蒙古以掣其後正與宋之約元圖金事同一轍憲宗於是命旭烈兀等出師盡平蔥嶺以西諸回部極其兵力所至足以囊括歐洲乃渡地中海後僅收富浪一國而還元史言富浪算灘出降算灘乃回教國王之稱元明諸史譯音互殊多不勝舉今譯作蘇爾旦即算灘對音富浪當是地中海旁小國或謂即法郎西然法非回教之國也當元太祖時已取布哈爾及北中兩印度建憲宗之世遂盡取地中海以東各國詳見元史本紀旭烈兀郭侃諸傳及蒙古源流元親征錄劉德西使記據元史及西書所言是時歐洲北部亦盡為蒙古所割而兵不逾日耳曼奧地利亞者以與教王先有成約不得不留此方隅之地俾西人偷息其間不謂西土文明反因是而漸啟元人所得中國技藝盡流傳於外夷明代以來中國方閉關自治而彼乃講求貿易因貿易而漸肆并吞南洋諸島蠶食殆盡遂以中華之技藝反毒中華天時人事相迫而輒發又豈元人所及料哉世猶有謂通商傳教無與於兼并大計者益即西南洋之已事而一觀之明史外國傳元

無邪堂答問卷二

三 廣雅書局

未拂箕人提古倫入市中國元亡不能歸太祖聞之以供武四年八月召見命賁詔書還諭其王已而復命使臣普刺等賁書絲幣招諭乃遣使入貢蓋東羅馬時尙未亡景泰四年始爲土耳其所滅故其國仍稱拂菻觀此可知明初詔使已抵地中海視鄭和等之下西洋行程更遠矣

讀漢書藝文志 評曰九流之學皆有微言存焉班氏之失於六藝者以此周秦諸子書精理名言細釋不盡故其言足以惑人惟縱橫家理不足乃多爲傾險之辭然亦未嘗不明於事勢墨家則九言之成理者周末漢初至以孔墨並稱信乎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也近儒表章墨子至謂親士修身二篇與曾子相表裏曾子與墨子所學絕殊姑不具論乃至今卒有西教之患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殆亦機之先兆者耶

又評曰劉中壘父子成七略一書爲後世校讐之祖班志撮其精要以著於篇後惟鄭漁仲章實齋能窺斯旨商榷學術洞澈源流不獨九流諸子各有精義即詞賦方技亦復小道可觀目錄校讐之學所以可貴非專以審訂文字異同爲校讐也而國朝諸儒則於此獨有偏勝其風盛於乾嘉以後其最精者若高郵王氏父子之於經子者經之緒餘周秦諸子文字訓詁又多與經相出入故王氏並治之其訂國策史漢亦用此例嘉定錢氏兄弟之於史皆凌跨前人竹汀史學絕精即偶有疏誤視西莊輩固遠勝之第此爲讀史之始事史之大端不盡於此也通典通鑑其庶幾乎王文肅文簡之治經亦然其精審無匹視

盧召已輩亦遠勝之顧往往據類書以改本書則通人之蔽若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之類世無善本又其書初非爲經訓而作事出撮手其來歷已不可恃而以改數千年諸儒斷斷考定之本不亦僣乎如胡牖明據初學記引鄭注以定禹貢之三江乾嘉諸儒以其說出於鄭君也翕然從之不知初學記乃誤引與孔疏所引鄭注迥不相侔鄭孔本無異而轉借此以攻孔傳則惑矣何願船禹貢鄭氏略例謂初學記與孔疏所引者語似相左義實相成恐是迴護鄭注之說願船撰有三江古義借已佚一證精舍稿中有目無書未知其說若何也然王氏猶必據有數證而後敢改不失慎重之意若徒求異前人單文孤證務爲穿鑿則經學之憂矣前人說有未盡者或引申或補義豈可力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求新異以誤後人經者常也新異者莊列寓言齊諧志怪之旨非經旨也大抵爲此學者於己甚勞而爲人則甚忠竭畢生之精力皆以供後人之取擣爲惠大矣故此學終古不廢亦不可不從事其間第以此爲登峰造極之事遽欲傲宋元明儒者則所見甚陋漢學家詞佛焉祖不但離文與行而二之直欲離經與道而二之斯其所以爲蔽若舍其短而專取其長庸非三代小學之遺法乎周官保氏以五禮六樂五射五數六書九數教國子此古人小學之法禮樂所用者大故孔子屢以爲教而射擊書數罕聞焉降及漢世樂經失傳禮經殘缺射數久廢九數雖存自張蒼許商諸人而外亦非人人可以通曉又其學與天文相出入故班志別爲門類惟六書傳授未絕學僅皆所訓誦

列爲小學乃古人小學之一體非謂保氏教胄之法遂止於斯也宋儒以其說未盡乃刺取禮書以端蒙養後世經說日繁雖老師宿儒終身治之而不能盡苟撮其指要通其大義則童蒙可以喻之且可終身行之此三代聖王設立庠序之本意也故論小學必合漢宋儒者之說而其義始備近儒詆朱子小學爲淺陋大謬不然弟子職非古人小學之書乎呂氏童蒙訓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此禮少儀儀禮等學難掃應對進退之事及上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不如此則是職等分設節終不能成就國朝顏李之學張皇頗甚每謂聖學在六府三物六府之說未知如何顏李亦語焉不詳若司徒之鄉三物聖門不以此設科者蓋其名義已括於五常之中孝友睦婣仁之屬也任卹義之屬也忠則信之屬也聖與知相近和與樂相通言五常不必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復言三物也習齋於射與數略有所得此亦藝事之常而遂欲以此立異毋乃虛僞之氣未除歟至鄭章之詆斥班氏特其識見未到大端既明小疵不掩漁仲之謾罵有乖雅道近儒亦多犯此弊乃中西河氏之毒學者戒之校讐之學此其大者中壘遺法本如是世徒以審訂文字爲校讐而校讐之途隘以甲乙簿爲目錄而目錄之學轉爲無用多識書名辨別版本一書估優爲之何待學者乎若夫舍經史而言義理古來無此讀書之法漢儒固不爾宋儒亦豈其然也

又評曰漢儒本經義以治事見於班史者若釋之決獄平當治河其尤著也易明天道詩治性情書禮春秋皆切當世之用漢時史學未興此指後世史學言之實則書禮春秋皆古史家之

書也太史公書漢著紀之類班志皆附於春秋其經學卽其史學而去古未遠制度風俗皆於經義爲近故致用在乎窮經猶今人之言經濟當讀史也史愈近者愈切實用故國朝掌故必須講求明史亦須熟讀明嘉靖以後之事卽神史皆須博覽其朝局民風邊才軍政無一非取證之資第其書最多亦最難又皆參以恩怨之私標榜之說非博觀而約取之不見也明史於此持論最詳慎然不博觀野史不知明史抉擇之精漢之視周猶今之視明耳鄭君注經每以漢制況周制本朝掌故之學也注體謹嚴故所及者祇此實則無事不可通宋儒言讀史令人心粗有爲而言未可藉口朱子以東萊門人專史漢與六經等故云然程朱非不讀史者也程子玩物喪志之言亦因謝顯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道而發故下文卽記程子讀史精細之事胡籍溪跋上蔡語錄云昔見明道先生讀前漢書未嘗略過一字至見他人有記問者則曰玩物喪志此可以窺其意旨也朱子文集答呂伯恭書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錄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案得此語遂一史向掃蕩直要得胸中點綴無一毫所不能則可謂矯枉過正矣之大綱悉出於經所不同者特其因革損益其義例則經已備能求實用者方爲窮經此非僅事訓詁而已也杜君卿之通典秦文恭之五禮通考通經於史皆振古奇作曾文正論學恒推秦氏通考及高郵王氏之書斯其所以爲文正也與王氏以經學名實卽校讐之學而無放言高論之失漢學中較爲無弊盧抱經顧千里亦校讐名家間有武斷擅改者未盡足據不及王氏之精審也

擬柳子厚乞巧文曰蒙氣衍漾時有僭僣無系災祥術士謬言

評曰天之蒼蒼神祇何在災祥何在乎人之心耳心以爲有則有心以爲無則無合千萬人之心而以爲有是物則真有是物矣楚人鬼越人機其理皆作如是觀聖王明知其言之近誕也而人情如是則因其機而利導之使人由是生敬畏心以潛消其邪慝故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愚夫之崇飾土木術士之妄言休咎變本加厲耳然其弊小至外夷之說行則天變不足畏矣可乎哉謹案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 諭曰日食雖人可預算然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懼蓋所以敬天變修人事也大哉 王言洵足垂範百世矣陸氏羅切問齋集有神氣篇論天人感通之理甚精

做司馬談論六家要指綜論 國朝諸儒學術曰亭林南雷倡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導來學身世卽有可議何至若江甘泉之貶哉 評曰二人身世皆無可議其初受官於唐魯一王也同其後卻聘而不出也亦同一則屢謁明陵一則乞師日本君臣之義皆無所關亭林雖抱母氏之隱痛而身未入閩南雷當翁洲破時早離行間終身肥遯足報故主論其生平之大節固無可軒輊也至如鄭堂所論意別有在彼不喜二先生之學故假殷頑以陰斥之抑知勝朝殉節諸人乾隆時表章備至鄭堂獨未之間耶要之夏鑒梨洲亭林三人少年時皆近遊俠之爲其才皆足以用世終老山林非其本志究能以名義自持則讀書講學之效也江氏書議論乖謬采摭亦未備有能踵而爲之者仿學案之例兼收漢宋甚盛業也鄭堂論二先生之學謂非真知灼見昔章惇赴召

人問以新政所先者惇曰司馬光發邪當首辨之鄭堂之議蓋亦類此故君子慎其所習

問古來精術數者多不得其死非盡由危言以招厭毋亦緣飾經術而不務修德之故歟 答巧者造物之所忌洩陰陽之祕者必于鬼神之誅古聖仰觀俯察皆所以前民利用非斤斤於禍福也術士事事欲求前知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人惟七情具而後可以爲人若事事前知則喜怒哀樂皆無所用仍頑然一物耳何所取乎

問虛無者佛儒之似非佛也有若無實若虛此足規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寂滅斯爲佛佛欲使斯世不生不滅而不能使一世無生無滅顧思以道易天下愚矣 答若無若虛不必如此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牽合一言學問之事一言心性之事不相謀也凡物皆自無而之有自有而仍歸於無物之形可以有無言物之理不可以有無言故貞下起元如環無端生生之理不絕夫子贊易於精氣遊魂往來屈伸之故亦詳言之蓋陽生於陰而陰不可以爲治故聖人扶陽而抑陰有生於無此但以形氣言而無不可以立教故聖人黜無而崇有釋老之謬不在言無謬在一切歸之於無耳老氏非專言無但欲以無爲用則亦與釋氏同病宋書夷門惠琳著均善論有白學先生訪於黑學道士曰釋氏所論之空與老氏所言之空無同異乎黑曰異釋氏卽物爲空空物爲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爲異矣得同乎 近人因釋老之言虛無遂并此而譯言之然則人物能長存於天地間耶抑盈天地皆人物充塞而略無空虛之處耶天地間莫非氣所充周人物之

生得是氣以成形形微則氣散人物之氣有時而散天地之氣無時而散故仍分天地之氣以生人物人爲萬物之靈其清氣之所萃也鬼則人之餘氣也神則人與物之精氣也張子正蒙謂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誠爲確喻然方其釋也夫固有水而無冰也故中庸言鬼神之德不見不聞不見不聞則謂之無也亦宜無極太極之辨紛如聚訟黃晦木至以方士修煉斥周子晦木淺謬不足論即朱子答象山書苦心分明亦爲後學防弊起見實則有無之義吾儒固自有之不必諱言也易言無方無體詩言無聲無臭古之言無者多矣表記取人尊神鄭注以鬼神虛無釋之鄭君亦未嘗諱言虛無也乾元用九聖龍无首剛而過中則必有咎聖人故以此垂戒老氏乃專明守柔之義遂流爲異端然老氏之柔以柔制剛與選儒畏惡者有別天下惟柔者最衆故黃老流爲申韓禮運我觀殷道得坤乾焉先儒謂歸藏首坤坤至柔而動也剛老氏爲明殷易者取

黃老大同其言曰虛無無爲謂之道又曰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又曰虛之與人也無間惟聖人得虛道又曰無爲之道因也因者無益無損也此皆開老氏之先聲內業篇九近養生之說故漢志列之道家隋唐志皆入法家案史記管晏列傳正義引七略亦入管子於法家要不如漢志之確刑名原於道德班氏其知之矣越絕書枕中篇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王厚齋以爲先陰後陽即歸藏先坤之義范蠡亦黃老之學故其說相符國語載蠡諫辭亦皆道家言也凡陰謀之書皆祖黃老如陰符經純乎兵家言而絕不及兵事蓋得老氏之精者朱子語類及真西山胡敬齋晉人祖述老氏者又遺其精而襲其粗抑知老氏之宗清淨非竟忘世也彼惟殷然於斯世而欲以一心運量天下之變乃日以制心爲事返虛守寂湛然不動庶足運量天下而有餘故其言曰以無事取天下取天下而以無事出之其陰鷲可知矣老氏書作用最多乃示人若無所能使人入其牢籠而不自覺開後世權謀變詐之習故爲異端莊出於老而立言又不盡同莊子天下篇卽其書之自序觀其所言未嘗不深知儒術而汪洋恣肆故爲偏宕之詞幾於以儒爲戲蓋依隱玩世發憤著書欲兼擅儒與老氏之旨理既駁雜不純而加以縱橫博辨之辭矯爲外形骸一死生之說故文士失職者或身當濁世有託而逃者尤喜誦述之其書本是寓言晉人乃推諸實事宜其流毒之甚也原壤亦宗老氏棄禮之教已聞晉人先聲登木而歌夫子若

為弗聞也者蓋諱大惡之意所以全交也

此朱子語類之言陳氏禮記集說引之

至夷俟小過乃以杖扣厠斥之為賊聖人詞氣未有若是之厲者其貌異端至矣釋氏蓋莊列一流其言多與列子相出入而於虛無寂滅之說推闡尤精以之自治或可以治天下則悖矣楊嚴華嚴諸書亦以詞勝故文士易為所溺曹月川謂吾儒之寂寂而感佛氏之寂寂而滅羅整菴謂吾儒以寂感言心佛氏以寂感為性顧涇陽謂吾儒以理為性佛氏以覺為性數語皆直揭其要整菴曰知記儒釋之辨尤詳蓋天下事事物物皆自無而之有者也有視聽貌言則有哲謀肅乂之事有父子兄弟則有事親從兄之事既有矣安得謂之無釋氏以四大為幻身而轉索諸六合之外此其所以與聖賢異趣也然其大旨則老

無邪堂答問卷二

望

廣雅書局

莊已先言之夫道德為虛位五常為實理道德以五常實之而始不病於虛故夫子之言志道據德必兼依仁游藝禮固在六藝中也老氏欲攝有於無攝實於虛遂以道德為宗旨而卑視仁義然其書中所言致用之術又豈能舍仁義以為用哉老氏言當其無有車之用是固然矣然苟輪輻不具將并車而無之又安能得其無之用哉儒者之道則不然以有為教以實為治故能歷萬世而不敝曰無曰虛惟贊易偶一及之其平日與門弟子雖言以及垂教萬世皆推極人事之常燦著於耳目之前者性與天道且不可聞況敢以虛無倡天下乎夫此人事之常固老氏所斥為粗迹而以為忠信之薄者也三代後之天下文明日開機智日鑿正賴有仁義禮之說以維之必以義皇之俗

無邪堂答問卷二

望

廣雅書局

律後世此大亂之道也義皇以前榛榛狉狉人類未蕃政教未立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聖王有作乃明人倫以教萬世而道德仁義之名立焉然則太古之俗乃陋也非簡也老氏以此為宗旨安得不誤中庸為致精微之書故有喜怒哀樂未發等語似已近於無矣而仍推之於已發與異端之向上一機者殊科宋儒以存養省察釋之理至精密朱子答呂子約書言已發未發極善切程朱語錄尤於此斤斤致辨焉故學者審端致力不可不慎聖賢心熱釋老心冷聖人以成物為心雖嚴寒肅殺之時生時知其不可而為之猶天地以生物為心雖嚴寒肅殺之時生機未嘗絕也故聖人之書尚仁老氏之書尚智道德五千言莫非教人以取巧之術後人得其精意則為溫湯為孫吳得其糟粕則為清談為鄉愿凡此皆聰明用事之人其與聖賢之道不啻南轅北轍蓋為聖賢為忠孝者皆以愚成其智故曰智可及愚不可及溥之以仁裁之以義斯大智出焉離仁義以言智則有誤以機變變詐為智者矣凡事必有其機昧於機者不足以意多且易流於權術聖賢安懷為量不忍言此也近人喜明公羊權學其與老氏之旨相去幾何後世悖於大經大法者多矣且非言權釋氏謂眾生皆含佛性此即生之而欲以大願力拯之誠有似乎仁矣然清淨寂滅其心死而不活故發不中節勢必終窮由其不知天下之大本斯不知天下之達道耳

宋則諸賢辨之

詳聖人盡己性以盡人性盡人性以盡物性其參贊化育者仁其條理秩然者仁中之義惟未發時極其中故既發時極其和敬以直內未發之中也義以方外既發之和也聖門言仁多主

此宋儒之宗旨此存心之要也所謂直內也進以禮退以義
乃見聖人時中之道否則心熱者將此制事之要也所謂方外

也 異端以虛無立說其弊固不勝言矣近人因攻宋儒之故

遂欲去無以言有理既偏而不全且欲去虛以言實并聖人之

言周流六虛亦別為曲說以隱斥之不知天下惟虛者乃能周

流苟實矣則對待耳何周流之有凡物皆有虛有實非實無體

非虛無用以實觸實未有不激者也近人以虛靈二字出於道

家不可以之狀心體然則心體固當實而泰平大戴禮天圖篇

陽之精氣日神陰之精氣日靈神靈者品物之本而禮樂仁義

之祖也詩靈臺篇故訓傳神之精明者稱靈說文靈巫以玉事

神此制字之本義引申之則為神靈之稱安得據許書以糾古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文泰誓禮運四靈以為畜孔疏謂此四獸皆有神靈異於他物

物猶如此可以人而不如乎譬之人身有實處亦有虛處筋骨

實也血脈虛也氣血流行乃資以生壅閉為害不死何待虛羸

固死脹滿亦死死之道不同其死一也是故五味養陽五食養

陰何為也哉亦曰以衛吾生焉耳讀書窮理實事求是何為也

哉亦曰以致諸用焉耳讀書實也窮理虛也實事實也求是虛

也虛與實相資為用猶陰與陽相資以作文然為學何莫不

然近人惟讀書而不窮理實事而不求是故收之又歧程朱之

學所以可貴者以其本末兼盡也小小也悟豈能盡免後人虛

心以訂之可也肆口以詆之不可也明中葉後乃詆為支離乾

嘉以來又詆為憊憊同一程朱何以相 以至於如此亦適見詆

之者之無定識而已孫夏峰言晦翁 以而天下之實病當為姚

若漢學家乃正當為者耳

問封禪為古來受命升中饗帝之文 淵如論之甚晰自世主

弱長生之術而怪迂之士乃接踵而 其奸封禪二字遂若為

盛世所諱龍門以封禪名書是舉祀事之大者為名否孟堅易

為郊祀固是紀實然自晉以下皆不志沈隱侯收入禮志謂禮

所包非一郊祀朝饗同之其說允否至元史又有祭祀志何也

答孫氏所論固當但史公名篇似未必有此意感時事而名

其書耳起四語即揭明此意古人嚴祀事所謂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史既別志兵事則祀事亦可立專門遷史通紀三代而於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此轉略之獨詳漢世於武帝尤加詳焉其微指可見當時所謂

誦書者此與平準為最著矣後世既無三代哲王精意享帝之

誠又無秦皇漢武方士禱祠之失則併此於禮志亦其宜耳元

史詳載祭儀若併之恐指大於脛故別自為卷然臚列靡遺究

傷繁尤無當史裁

問地理志取之不足曰更費應劭注更償也案檀弓請庚之庚

訓償疑漢志之更是庚之借字考更字無訓償者 答更訓償

見廣雅釋言周禮司弓矢鄭注公羊襄三十年釋文檀弓借作

庚耳列子黃帝篇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張湛注庚言作更

案庚更同聲通用張注非禮記月令注庚之言更也

問地理志燕地南得涿郡之北新城案北新城屬中山國涿郡

無此縣 荅中山國自景帝時始建其初北新城蓋屬涿郡此
當是漢初言天官者舊文班氏承用之未及改耳

問漢刑法志其亡逃及有罪耐曰上顏注於本罪中又重犯者

案耐無重義其罪云何 荅高帝紀注引應劭曰輕罪不至於

髡完其耐髡故曰耐耐本作而說文而顏毫也耐又為耐之或

體應劭云古耐字从彡髮膚之意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

後改如是案耐已從而又從彡於義無取杜林說是也禮運鄭

能字正義引說文與今本顏注蓋謂耐本罪外又重犯逃亡之

罪但詳上文語意疑所謂不用此令者惟指罪人獄已決以下

言之與上當諒者至皆棄市一節各不相蒙彼論肉刑重罪此

論當完輕罪耐即當完之罪故云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

無邪堂荅問卷二

廣雅書局

此令謂亡逃及耐以上皆重罪不得用鬼薪白粲等輕罪以相

比附也當仍用髡耐與答棄市之本律顏注併為一事似非

問大刑用甲兵其次用鈇戍班志故先兵後刑王西莊商榷云

刑平時所用兵征討所用二者不可合又錢文子補漢兵志一

卷王氏不滿其撥拾於千載之後案班史例舉其大故合兵於

刑後世踵事日增原不可以相律錢氏之補類蛇足否王氏糾

班於例允否 荅南北軍之制都肄之制已散見各傳志中錢

氏撥拾固亦不能他有所補也刑罰得其平則甲兵可以不用

民或翫法或苦法乃始鋌而走險故兵與刑有相因之勢班史

合之為能窺見其本原唐虞命官兵刑不分至周而始分之此

即所云踵事日增之說然司馬與司寇所屬之事猶多相出入

者可見勢本相因王氏商榷云云不足與辨也周禮六官多為

後人所疑然大戴盛德篇已有之西河周禮問引以為證極確

周官之可疑不在此

問漢食貨志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顏注庶人入奴婢則

復終身是庶人先犯罪以奴婢作贖否 荅謂復其賦役也漢

法計口率錢其云終身復者謂終其身不更取賦役以償奴婢

之直此入人口以留抵租賦非贖罪也漢俗富人多畜奴婢如

卓王孫程鄭以僮奴千人八百人富於蜀中張安世僮奴數百

皆執常業其家富於霍光是也

問古無四聲豈齊梁以前平仄皆混讀乎今韻書與廣韻異畢

無邪堂荅問卷二

廣雅書局

竟何人所訂常用字所遺尚多如瑟字擗字皆遺之何也 荅

古詩惟被諸聲歌者乃重音韻餘則不拘說詳鍾嶸詩品故古

韻四聲通押然晉宋以後已漸趨於密此天地自然之機也古

不分四聲而分陰陽清濁反切字母之學因之以起惟無韻書

而維方音故久則易變錢晉之不同於周秦六朝之不同於漢

魏者以此自周陸諸人定韻書後而聲之變易者鮮矣廣韻集

韻本皆二百六部今韻一百六部相傳始於平水劉淵然淵是

刊韻書之人非定韻之人錢竹汀諸人皆有辨其書上聲尚多

一部竹汀謂曾見王文瀾刊本分韻已與今同文瀾金末時人

書未經見昭文張氏書目有之當即黃表圖舊藏竹汀所見之

本惟元陰時夫韻府羣玉為與今本同耳古韻書為小學而作

此今韻之祖也周陸之書及唐韻皆久佚紀文達沈氏四聲考以沈休文集所用韻較廣韻分部之同異凡八韻得七十五部皆與切韻同平韻得四十一部不合切韻者幾一二用意雖勤實則不然陳東塾切韻考已辨之其存者以廣韻為最古廣韻本唐韻唐韻又本切韻故切韻唐韻雖佚而可即廣韻以推尋其緒集韻出於廣韻而增字甚多且多後世俗字相沿既久亦往往不能廢即如琵琶為琵琶之俗推手日提引手日把琵琶之所由名也風俗通正作提把釋名則假批把字為之說文本無琵琶二字新附乃有琵琶為扇之俗然廣韻集韻均已收之必舍琵琶而用提把人將不識為何物矣字體變遷由篆而隸已不能盡合六書學者惟當知正俗之辨使無大悖六書之指必盡執

無邪堂答問卷二

聖
廣雅書局

說文以繩古籍勢不可行也治道當去泰去甚文字亦然顏氏字書已陳長發江良庭之徒雖古雅不足法至今韻書遺漏之字尙夥試士之書類然無足異也禮部韻略觀韻漏判字添韻漏尖字為俞文豹吹劍錄所糾四庫提要已及之

問問閣古今人詩有出入古樂府者心甚意之覺為詩必浸淫古樂府來乃有佳處然否 答古樂府猶有比興之遺後人以文為詩而六義微矣李杜所以高出千古者只是樂府熟二公皆得比興遺意特杜顯而李微耳詩有別才嚴滄浪之言誠然專由學力入者多工賦體於比興之義終少妙悟乃學人之詩非詩人之詩也

問桐城派為古文正宗與南豐之原本經術同否然初學每苦

其沖淡古文辭類纂流別甚精其斥蕭選為破碎尤否駢體文鈔謂凡文必偶欲引學者由駢以復古有所矯而言否 答桐城名學八家實則祖歐陽而禍震川高者開法史記姚鼐中樞即中往往有之但法其雋峭者多雄偉者少歸太僕之家法固如是也宋文惟介甫最高而最難學李安溪謂古文韓公之後惟介甫得其法是也次則南豐源出匡劉淵懿質厚南宋人多效之朱子尤為具體而稍緩弱葉水心亦工近時龍翰臣多效之震川兼師歐曾然不逮南豐之厚實雖時代為之亦由經術淺深之異耳桐城沖淡乃其佳處文境惟沖淡最難但未學雄奇專學沖淡易流薄弱若吳仲倫輩多如此桐城之不能為班馬韓柳者亦以此馬雖不能至而其嚮往恆在斯班則步趨者

無邪堂答問卷二

哭
廣雅書局

寡惟曾文正善蓄氣勢實深於班史者故其文能救桐城末流之失劉霞仙養晦堂集亦可誦望溪論文之旨曰言有序言有物有序者多其有物者方姚而外惟劉海峰管異之曾通甫曾文正諸家海峰經術尙淺才氣獨盛卷首論多奇闕而言之太盡古人不欲盡言者蓋有深意存焉海峰未之思耳其論文則佳管魯文善論事勢頗頗亦主經世而文不工蓋為公牘所累與藍鹿州略同餘不多得微特不逮古人視國初汪魏二家亦往往瞠乎其後鈍翁湛深經術擬香南豐文自精實三魏文皆有理致如東言偶書道之言惟記中 叔子筆勢尤雄放其論事敘事之作多得史遷遺意其碎射卷真氣涌溢雖辭多憤激足見性情之厚 國

初三家並稱惟雪苑至極極選於汪魏而識解特超才高固不可及雪苑與任王谷論文書謂文之旨全在裁制當其開漫不可及綴碎處反宜動色而陳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當控取歸於合審其言固是然開漫綴碎處過多易落神官窠臼不至此而亦間有過碎處吳南屏謂其大則西漢竹垞皆善學北宋餘如尺木楊甫諸人佳者尙不少可攷類以求也近時翼定庵魏默深縱橫學國策廉悍學韓非頗足補桐城之所未逮翼勝於魏而偽體尤多定庵才氣一時無兩好爲深有時爲彼教語亦非真有得於彼教師以佐其蕩肆而已刻深其精深尙未大抵不由唐宋專摹秦漢者其每生此明七子詩可讀而文不盡可讀以詩學真唐人文學偽秦漢耳王李並讀書多而才雄非李所及滄溟喜爲詩屈文不法六經而法諸而辭精義明人綴碎之弊多自滄溟開之

無邪堂答問卷二

是廣雅書局藏

子已屬次乘故詞勝不如意勝意勝不如理勝理其餘也意其技也詞其葉也三者具而後可以成文爲偽體者理不足而欲以奇勝是爲霸才歷代皆有之不如是不足見天地之大也近人爲漢學者好誦八家而文多尤者惟汪容甫戴東原獨工東原本學八家困於考據未極其才容甫醞釀較深筆敏而不敢縱故雅潔而醞釀但文得蒼莽雄俊之氣者貴專效此體則易幅易窮或謂由此可上窺魏晉合駢散而爲一是也惟魏晉文氣疏宕容甫如深閨名媛舉止矜貴所乏者林下風耳至其敘事諸作并未改八家面目而故爲大言卑視韓柳此乃英雄欺人學者毋爲所瞞若姚氏斥蕭選爲破碎是固有之蕭選兼綜周秦以下之作體制不同有雄偉者有嘖緩者要莫不有濃纖

之味桐成所短乃正在此亦不必是丹非素也古人本不分駢散東漢以後駢文之體格始成唐以後古文之名目始立流別雖殊波瀾莫二李氏志在復古斯選絕精其自製文亦多上法東京力宗崔蔡駢文境界之最高者養一齋集非自定故甚難雜西京之文莫盛於兩司馬史公源出左國長卿源出詩騷皆以氣爲之主氣有毗陽毗陰之分故其文一縱一斂一疏一密一爲散體之宗一爲駢體之宗皆文家之極軌班揚多學相如崔蔡學班揚而氣已漸薄遂成駢偶之體矣第初學先知駢散之分乃能知駢散之合諸生課藝間有不古不今絕無文律者未必非學步邯鄲有以誤之若李氏之言固非矯也有陽則有陰有奇則有偶此自然之理古文參以排偶其氣乃厚馬班韓柳皆如此今人亦莫不然日由之而不知耳然非駢四優六之謂凡文必偶意雖是而語稍過若學經室集諸論則偏矣國朝古文選本通行者如二十四家文鈔劉海文傳之類均不佳李氏姚氏皆有國朝文錄李不及姚姚選題得因文見道之旨論與書取舍尤不苟惟序跋所取未精李選未免學究氣亦未免鄉曲之私然采摭頗富諸集少傳本者藉此可見崖略問駢文導源漢魏固不規規於聲律對偶百三家時有工拙惟徐庾能華而不靡質而不腐取法貴上似當以風骨爲主駢體正宗多作棘吻語文之古與不古當論氣格雖有拗句亦行乎不得不行何諸家有未盡然即陳檢討渾成富健尤西堂傾筐倒篋要非儉腹所能洪北江氣極暢按吳聖徵稍覺婉弱而曾

無邪堂答問卷二

卒廣雅書局藏

選乃首西河正多棘吻竊味於從入矣願略舉學駢文之要 答駢文萌芽於周秦具體於漢魏沿及初唐襲其體製韓柳復古斯道寢微至宋而體格一變矣天地之道有奇必有偶周秦諸子之書駢散互用間多協韻六經亦然西京揚馬諸作多用駢偶皆已開其先聲顧時代遞降體製亦復略殊同一駢偶也魏晉與齊梁異齊梁與初唐異同一初唐齊梁也徐庾與任沈異四傑與燕許異六朝文氣體自是衰世之作但學駢體不能不宗之漢文爲駢儷之祖崔蔡諸公體格已成建安近東漢西晉近建安故魏晉自爲一類東晉與劉宋自爲一類永明以後益趨繁縟至蕭梁諸帝王之作而靡麗極矣文章關乎運會東漢清剛簡質適如東京風尙建安藻繪而雄俊魏武偏

無邪堂答問卷二

至 廣雅書局

霸才力自與六代不同晉宋力弱特多韻致亦由清談之故其體較疏猶有東漢遺意至永明則變而日密故駢文之有任沈猶詩家之有李杜也李存古意杜開今體任沈亦然任沈體疏沈體密梁陳尤密遂日趨於綺靡惟北朝文體稍正而不爲南朝所重北人亦自婉弗如蓋是時羣以繁麗相尙也物極必反至徐庾而清氣漸出庾尤清於徐遂爲駢文大宗六朝文如干令升范蔚宗詩如左太冲陶靖節鮑明遠皆不爲風氣所囿故可貴也徐庾清新富麗誠爲駢文正軌然已漸趨便易厥後變而爲四傑再變而爲義山又變而爲宋人故義山者宋人之先聲也宋人章奏多法陸宣公宣公降格以從時源亦出於東漢宋人名駢文曰四六其名亦起於義山見樊南甲乙集自序四字

大五首二十六

六字相間成文宋齊以下乃如此其對偶亦但取意義聯貫並不以駢四儷六平仄相間爲工永明以前本無四聲之說要其節奏自然初無所爲鉤棘也六代初唐語雖雙積未有生吞活剝之弊至宋而此風始盛此不可學宋文佳處不在此然宋文之佳者固自不可磨滅飛書馳檄其體最宜彭文勤有宋四六選其自作經進文亦多類此體格雖卑取其易曉 國朝古文不競佳者未及唐荆川宋景濂毋論遺山道園以上賴有桐城一脈正法眼藏猶未盡絕百 荆川爲明文之冠景濂根柢深厚往往爲其所縛乎周秦諸子又往往爲其所溺景濂兼學二者而無二者之弊雖亦有唐晉之詞爲明臺閣體然精遠處固非後來所及 國朝古文多規撫震川震川深而工駢文者淨精微荆川則兼雄奇博大才尤高學尤博也 董方立諸人其最獨多胡稚威洪稚存汪容甫孔顥軒邵叔以董方立諸人其最

無邪堂答問卷二

至 廣雅書局

也陳吳爲應酬文所累明末四公子以王謝子弟自擬其年滿染家學南史最熟文亦如之其摹仿鄒下諸作雖嫌太似而功力甚深刻全集時乃以此入於古文遂爲程叔恭注本所遺其年占文不入格獨此數篇爲佳曾選取之是也穀人自是清才體格太弱汪洪並稱洪不逮汪之厚汪不逮洪之奇洪文疏縱汪文稠潔邵文清簡皆可想見其爲人西堂熟於騷選擬騷及遊戲文獨工雖或有傷大雅以之啟發初學則可袁簡齋才筆縱放勝於蒹葭諸人惟根柢不深偶用古語多成贅疣若修于忠肅廟碑之類故是傑作 廟碑用辨難之體雖非古法猶或可甚曾選之佳者尙有劉國三王芥子孫淵如吳山尊彭甘亭劉芙初吳巢松樂蓮裳諸人甘亭選學最深亦頗爲選所累擇摭

大四百六十六

太多真氣不出要是駢文正宗英初集松諸人婉約峭蒨致足
實心而文氣已薄孫王才高未竟其所學也文章未論工拙先論雅俗如蓮裳答
王慶山書有云眼與碧疏意將紅斷曾選之首西河蓋以時代
爲次西河不以駢文名而頗合六朝矩矱整散兼行並非鉤棘
如沈雲英傳入後人手易爲嘔噁惡語此獨無之平演須用唐
人李元賓呂和叔文體鍛鍊未純而筆力高邁惟才力薄弱者
苟欲爲此易至舉鼎絕臚不若效徐庾義山一派可免舉止羞
澀也曾選中如郭頻迦諸人故爲物體筆意似雅邊幅甚窘此
外若王仲瞿雖有奇氣乃野狐禪境復莊欲開生面亦頗犯此
弊駢文自當以氣骨爲主其次則詞旨淵雅又當明於向背斷
續之法向背之理易顯斷續之理則微語語續而不斷雖悅俗
目終非作家公牘文字如箋奏書啟之類不得不如此其體自
義山開之惟其藕斷絲連乃能迴腸蕩氣駢文體格已卑故其
理與填詞相通文與詩異流而同源駢文尤近於詩倚聲亦詩
之餘也風雅本性情之事惟深於情者乃可爲詩特用情有邪
正之不同溫柔敦厚詩教也緣情綺靡非詩教也至如雍容掄
揚之作鏗鏘鏗鏘之詞源出於頌別是一格以駢文論則曾選
中對園三最工此潛氣內轉上抗下墜其中自有音節多讀六
朝文則知之四傑用俳調故與此異燕許尙皆如此至中唐後
而始變 國朝精於此者惟稚威叔六汪洪諸家亦時有之顛
軒以下文雖工而此意則寡矣

無邪堂答問卷二

無邪堂答問卷二

聖
廣雅書局藏

無邪堂答問卷三

馮祖禧字季麟高要人問漢書百官表後元二年二月丁卯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案史記將相名臣表丁卯作己已然武帝紀云己丑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核諸昭帝紀光爲大司馬當與立太子同日漢表史表似均誤 答昭帝紀霍光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卽皇帝位昭帝既以戊辰卽位則史表作己已誤也武紀之己丑當作乙丑立太子在乙丑越明日命光爲大司馬又明日太子卽位漢表不誤據汪謝城歷代長術所推是月甲寅朔則丁卯爲月之十四日

問功臣侯表平陽懿侯西參以假左丞相定齊魏案史表無假字當衍 答猶假守之比也非衍字參傳亦云假左丞相

無邪堂答問卷三

廣雅書局影印

問天文志鬼哭若譁與人逢還還當作迂史記天官書作逢倍索隱倍音五故反亦作迂譁音同呼廣韻一音荒故反與迂爲韻 答還訓遇者本音五故切與迂同說文有還無還倍音無迂還迂均見玉篇云遇也亦正釋詁遇還也還見也釋文還音悟還卽還之形變悟卽遇之音變悟雙聲廣韻義同玉篇但收還於鐸韻收還於暮韻還乃後世省變而廣韻分爲兩字似誤楚辭懷沙重華不可還漢書賈誼傳作悟卽迂之本字廣韻有忤悟無倍悟卽悟之省變也玉篇倍五顧反說文訓悟爲逆逆與迎通用亦有遇義

問地理志酒泉郡祿福汪氏遠孫曰續志作福祿非也案通典亦作福祿注說未知何據 答漢郡陽令曹全碑拜酒泉祿福

長錢竹汀金石文跋尾引魏志龐參傳及皇甫謐列女傳載龐娥事云祿福趙居安之女又云祿福長升嘉則漢魏間猶稱祿福晉以後始改福祿也案隋唐諸志皆與續漢志同晉書載記張重華傳云封福祿伯太平寰宇記引閬中志云福祿城謝艾所築史記五帝本紀趙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亦皆作福祿錢氏所云晉後改名者信而有徵惟據龐娥事似後漢時尚未改續志當轉寫誤倒耳

問食貨志官益雜置多徒奴婢案徒似當依平準書作徒答徒字不誤徒奴婢卽上文所云沒入之奴婢也論衡四諱篇被刑謂之徒下文株送徒與此徒字同義

水經注漸江水篇訂誤曰吳寶鼎中分會稽立東陽郡趙氏曰

無邪堂答問卷三

廣雅書局影印

東陽上落隸字案太末本兩漢舊縣非自吳始立云分會稽立東陽郡者言吳立東陽郡耳非立太末縣也 評曰太末並非分會稽所立吳寶鼎中立東陽郡則實見於吳志及晉地理志趙氏臆增隸字誤甚文訂之是也但鄭注此言不可通疑其下尚有脫文

又評曰 國朝人於校勘之學最精而亦往往喜援他書以改本文不知古人同述一事同引一書字句多有異同非如今之校勘家一字不敢竄易也今人動以此律彼專輒改訂使古書皆失真面目此甚陋習不可從凡本義可通者卽有他書顯證亦不得輕改古書詞義簡奧又不當以今人文法求之

明夷待訪錄書後曰案黎洲學校篇云郡縣學官或其人稍有

千清議者則諸生得其起而易之又曰郡縣官年少無實學妄自壓老成而上之者則士子譁而退之 評曰士人立身首重名節名節者清議之所從出也人苟不顧清議則何事不可爲然清議名節之立尤在乎厚風俗明代中葉以前化行俗美士敦踐履人願躬行彼其時何嘗不以時文取士而其教法詳若畫一深有合乎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旨故庠序之盛爲兩漢後所不及近人每斥之曰陋陋固士子所當戒也然與其妄也寧陋迄乎嘉隆而後士習漸漓啟禩之時紛呶嚙齧齊黎洲耳濡目染遂誤以此輩爲能立名節夫三代選士之法散見於王制學記諸篇曷嘗有如此甚囂塵上者黎洲但知清議之出於學校不知橫議之亦出於學校也但知陳東歐陽澈之爲太學生不知爲賈似道頌功德者亦太學生也學校之習一壞則變亂是非之說多出乎其中故三代時但以六德六行六藝教士而未嘗使之遊鄉校以議執政明之季年臺諫譁於朝士譁於野雖其中非無一二賢哲爲之倡而聲氣黨援士習之囂古所未有黎洲乃獨其中而不悟習俗之移人甚矣哉

馬呈圖字西鈞高要人論語義疏真偽考曰序有周生烈有周氏邱疏混作周氏此本有周生烈無周氏 評曰注引周說十四條邱疏皆作周氏皇疏皆作周生氏要之皆非也何序稱集周氏周生氏之說則兩家皆有采取今皇邱二疏皆爲後人所竄亂惟釋文於孔子退朝章引周生烈云云此確爲周生氏之說餘則不復可識別矣

傅球林字鎮石西寧人問說文新附諸从水豬聲爲實釋文引馬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史記夏本紀豬皆作都然則豬可通豬亦可作都歟 答都是本字豬是同聲假借字人所聚曰都水所聚亦曰都都者大詞也史記作都用今文史遷雖從孔安國同故然亦兼用今文檀弓鄭注南方謂都曰豬都豬聲同故經典多假豬爲之豬則俗加水旁耳新附說非若都豬通用之字見於古書者甚多經籍纂詁已多徵引無煩贅述

南宋論 評曰南宋之初回都汴京固是要著然亦有難言者凡地經寇亂其勢猝不易振汴都之復完宗忠簡捍衛之力但兵勢本弱賴忠簡撫取得宜巨寇收降聲威頓盛所謂河北忠義者亦多此類其中固有結若自保之地要非皆孝子順孫也

李忠定建遺囑所招撫之忠簡又能聯絡之故得其用汴京四達之地承平時惟恃河北爲屏蔽至是已久亡矣河北忠義結以恩信令其牽掣敵勢則可若欲倚此以禦敵勢必不能建炎元二之開宋皆破滅其時忠簡尚存而不能救者勢不及也王善等之在河南本皆劇盜徒感忠簡撫馭之恩誓死相報杜充一反忠簡之所爲又皆散而爲盜當敵由山東掩至維揚乘輿幾陷其時汴尚在也苟無忠簡爲之保障維揚建康且不可保況汴乎總之高宗不終任李忠定則無論同鑒之事不易言即臨安亦不能久居勢必航海而後已忠簡屢疏回鑒欲以繫兩河人心耳內有忠定外有忠簡而後此事可行使以汪黃輩充其樞則忠簡且將爲岳忠武而高宗不爲青城之再辱者幾希

忠定忠簡之才皆非後來將相所及高宗任之不專自取重覆惜哉朱子語類謂汪黃是至無用底小人以今觀之誠然大抵非宋奸人多有才南宋奸人多無用自秦檜神彘巨猾而外餘如汪黃史賈輩皆持祿保位無賴之小人而軍國重事終壞其手故大易師之象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聞國承家小人勿用

祝慶祥字雲舉歸善人問禹貢會箋說頗簡畧其得失若何諸儒說禹貢之書及古今地理之學求詳示水經注若何治法旁參者何書爲要 答徐氏會箋簡而甚疏其依胡氏雖指以立義旨與近時桂氏文舉之書體例畧同其偶改胡氏者多有錯漏雖指體大思精錯誤亦復時有不足爲病也丁儉卿之正誤

無邪堂答問卷三

五

陳蘭甫之圖考皆足訂其違失前代之說禹貢者自程泰之外以傳同叔禹貢說斷爲最著傳氏書刊入通志堂經解錄四十餘頁 四庫從永樂大典采出聚珍版印行乃足本其書最爲近儒所取 國朝自胡東樵外以近時成其卿禹貢班義述爲最精班志本釋禹貢兩漢經師遺說多存其中成氏據此以釋本經最得家法援據精博顧門之學也古今地理之書多不勝舉大畧分爲二類一考山川脈絡一考郡縣沿革山川爲經郡縣爲緯其中又有古今之不同中外之各異凡學問之事當從古書入獨天算輿地先從今書入今之輿地不明古之輿地不能定其所在也昔人讀書左圖右史輿地之學圖爲尤要古圖今不可得偶有存者亦不精近數十年此事乃日精一日散圖

亦多不勝舉其大者則胡文忠所刊爲善本粵中所刊董圖鄉圖皆不及也中國輿地自禹貢外班志最古顧其書簡畧非有疏證不能通其說水經注即班志之義疏也 國朝治班志鄭注者甚多全謝山趙東潛戴東原錢竹汀錢獻之洪筠軒董方立汪梅村張嘯山陳蘭甫諸人皆足名家吳氏卓信漢志補注宋據甚富雖傷繁猥亦備參稽兩山之間必有大川兩川之間必有大山朱子說水道明斯山脈可得而理然山勢終古不易水道隨時變遷又當參互考訂以折衷一是其中名稱互殊鉤稽不易約舉其要則水經注考古之淵海也水道提綱徵今之斗杓也治水經之法全戴趙已有成規汪有水經注圖陳有漢志水道圖說爲圖以明之其說簡而有要董則爲疏以明之有

無邪堂答問卷三

六

水經注圖說殘稿情未成書而卒其說博而能賅皆以今地證古地此致用之學也郡縣沿革禁如亂絲各史志外元和志最簡核方輿紀要詳於形勢二書非他志所能及次則輿地廣記元豐九域志不失古法而未詳明太李寰宇記輿地紀勝稍涉泛濫間有錯誤顧亭林郡國利病書用意與紀要畧同一專論兵事一兼及吏事皆有可用之書但利病書是未成之作故少條理皆當涉獵及之若 大清一統志明一統志非寒士所易得洪稚存府廳州縣志卽一統志之摘本也李中書地理韻編稽古者最便檢閱尙有遺漏其他或考古一代之志或考今一方之志各有精者未暇暇縱邊幅外裔之書尤爲今日急務自官修各圖志外私家著述近出頗多依類求之可矣嘉道以前官

修諸書近多難得故私家紀載亦足重外裔輿地當考洋圖海
道亦洋圖為勝俄邊界與倭國圖各有譯本其他圖雖多而尚
未精越南緬甸印度皆近邊尚無佳刻

問新周王魯於傳無據宣十六年傳之新周孔異軒以新田新
鄭證之似為直捷 答經典中絕無以成周為新周者宣十六
年傳成周者何東周也上云成周東周下忽云新周無此文義
如其說則外災不書三句成贅文矣且即以新田新鄭解新周
而故宋黜杞仍無說以處之其說非也公羊之故宋與穀梁故
宋絕異異軒牽合為一亦非大抵此書於公羊學尚淺

問左傳近注最多洪氏亮吉李氏貽德臧氏壽恭皆輯古者也
顧氏炎武惠氏棟馬氏宗樵姚氏鼐沈氏欽韓氏補注者也諸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七

廣雅書局

說紛紜時難抉擇請示其得失 答左氏後立學官故漢儒遺
說存於今者劉賈服三家而外並不多見後漢書儒林傳賈誼
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鄭眾陳元賈逵馬
融延篤彭汪許淑穎容謝該服虔孔嘉諸人各為之訓釋今存
者如穎容等說甚鮮延篤等說已無存賈服注與杜氏異者大
義不過數十條餘皆無關宏旨李次白輯而疏解之是矣臧氏
書名為古義而多引公穀以汨左氏不知三傳各有指歸無庸
強合若文字異同非皆古義也賈服與元凱互有得失而二家
注已不全治左氏者不得不以元凱為主近儒多申賈服而抑
杜此一時風氣使然非持平之論元凱於日月與地氏族官制
之類分門專治顧氏春秋大事表似之其句疏字解之處有違

八

失者則顧惠馬沈諸家糾補之大事表深明春秋時勢尤為切
實有用之學治左氏者數家兼取而開以賈服舊注匡杜氏之
失可也杜注訓詁之學雖疏地理之學不疏洪雅存必欲世司

馬遷京相璠等之殘文僅簡以相詰難故用力多而成功少也
問春秋之學例為大綱欲先辦一長編前列經文後列考證一
字一例不厭推詳為讀經明例之彙本何如 答左傳不專言
例故治之者事實而外厥法與地兵制禮制氏族官秩各有類
門杜征南治此經之法即前事之師也陳澧源有左傳分類今
尚存世族譜長歷二種欲明義例之學當兼通二傳然公穀有
公穀之義例左氏有左氏之義例學者須觀其通而又不可相
紊左傳條例始於鄭與賈徵 見後其傳於今者惟杜氏釋例

無邪堂答問卷三

八

廣雅書局

書公穀則何邵公之公羊條例 梁時尚存 范武子之穀梁畧例
皆久佚 楊疏謂畧例有百餘 國朝莊方耕有春秋正辭 畧例
所以公 劉申受有公羊何氏釋例 申受公羊之學甚深而甚偏
法則精 許同叔有穀梁釋例柳賓叔有穀梁大義述皆專家之
學穀梁自范注行漢儒師法久絕惟劉中壘遺著及班史所采
各說僅存近儒自許柳外有侯君謨鍾子勤二家侯書明禮制
鍾書不盡用漢家法柳詳於許而自日月例外所采稍雜蓋其
書不專為釋例作也 穀梁諸例師說失傳惟日月例可比附經
考訂 許書條例明整其論左傳則非又信宋人公羊穀梁為姜
姓之說此謂言耳豈足信乎若班史及中壘遺說諸家開明皆
有未盡此經視公羊尤難治近人或謂以公羊改制之說比附

大四百八十三

緯書大失教家法不足信也一字一劄不厭推詳治經固當如此第必先通其大義而後可以諸例傳之否則紛紛改併恐治絲愈棼矣

問宣四年鄭弑靈公之事實出子公而書曰鄭公子歸生者以子公之權本不足以弑君也杜注以權不足屬子家恐非萬充宗曰前年大棘之戰歸生敗宋而獲華元威權已震西河曰歸生當國用事萬萬超子公之上二說皆能得其情然西河不善讀傳反指爲傳之大謬何哉 答詳下文仁而不武云云似與威權之義不合果如充宗西河之言則歸生威權已震傳安得又以不武譏之疑此是經權之權非權勢之權也傳言歸生不能通權達變以定禍亂徒爲煦煦之仁故曰仁而不武無能達

無邪堂答問卷三

九

也杜注亦未專屬權勢言西河釋經多不足據此之疑傳謬甚問宣十二年傳正義曰晉之三軍上軍在左中軍在中下軍在右案傳云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潘黨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城濮之役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楚右師潰孤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是知上軍在右當楚之左下軍在左當楚之右正義之言非也傳言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蓋謂晉師奔者皆傍上軍而去而上軍整肅不爲牽動耳 答兵事向有故老子言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晉之上軍宜在右下軍宜在左而楚人則尙左隨季梁固明言之此與本文乘廣先左是兩義故楚左拒可從晉上軍右拒可從晉下軍也正義之說誠誤然案下文云晉之中軍下軍敗走在上軍之右者皆移詳

孔意蓋欲遷就經文右字而因以致誤耳

問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案注及疏意似謂以一兩一卒適吳以一偏一兩雷吳然卒多於兩何不言卒之一兩而兩之一卒且適時不言有偏何以所舍忽有偏於是言兩爲百兩御之之兩者顧氏引傳選說有謂以百人適吳而雷其二十五人者沈氏小疏恐皆未確 答正義亦知其說難通故以兩之一爲句又疑傳文有誤說皆未安沈氏說似近之而謂以四兩從適吳苦無確據案昭元年傳正義云服虔引司馬法五十乘爲兩二十五乘爲偏周禮司右正義引司馬法亦同但無五十乘句疑此之所謂兩者五十乘也以車五十乘卒百人適吳而雷偏兩之二十五乘并卒百人於吳以教之蓋二十五人

無邪堂答問卷三

十

爲兩言人數也五十乘爲兩言車數也二者同名異實吳未始知車戰之法巫臣教之自必以車徒往偏兩者其車數也一卒者其人數也司馬法之制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元年杜注引司馬法與韋昭國語注周禮小司徒疏引論語鄉注孫子杜注皆同而鄭注小司徒則云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賈疏以爲一是畿外邦國法一是畿內采地法案疏語恐未確甲士十人徒二十人疑是出車之制甲士七十五人徒七十八人疑是在軍之制計一偏之車當用甲士七十五人徒一千八百人而此僅用一卒者教戰之車非臨陣比可取材於其地而教之也黃薇香春秋釋義謂合輜重馳車爲兩兩用百人是謂兩之一卒偏兩猶偏師不用全軍口偏師不備輜重日偏

爾其說甚精但以偏而爲不備輻輳於古無徵仍未敢從

問春秋時名公鉅卿甚多求其

利卽涉於浮華豈風尚使之然

惜未見欲知三代之學術風俗

之法最詳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大戴保傳篇白虎通

諸書之說也王制正義引尚書大傳云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

學保傳篇注引作十三入小學又謂子姓晚成者十五入小學

其早成者十八入小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師氏教

以三德三行保氏教以六藝六儀小樂正學于箴師學箴大樂

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凡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

士之嫡子皆造焉蓋封建之世仕者世祿元子嫡子皆有治民

無邪堂答問卷三

士

之責故其所以爲教者特詳禮經十七篇皆諸侯大夫士之制

委曲繁重非草野所能行所謂禮不下庶人也士相見禮庶人

見於君不爲容賈疏庶人若府吏胥徒之屬府吏胥徒且如此

民庶可知矣其通行於民間者若蜡祭讀禮之屬儀文皆簡而

易舉鄉射鄉飲酒較然然惟主賓及眾賓介行之以示民禮讓

耳獨其教之者則甚備有比閭族黨之制斯有家塾黨庠之設

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爲教鄉大夫以下受而行之禮樂亦在

六藝中而又特申其義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

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先王之重禮樂如此蓋所以納民於

軌物而導血氣之和平也賈疏釋經文謂申之意其精案聖門

之教詩書執禮又曰興詩立禮成樂卽三代時學校通行之制

古者天子臣諸侯諸侯臣大夫大夫臣士有諸侯貢士之制有

司馬三升之法大夫多以世及士則卿大夫之眾子及凡民之

秀者爲之封建既行設官益眾周官府史胥徒卽今之吏胥也

鄉注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胥徒則民給徭役者此鄉君以漢

制況周制府史不由官胥宋以後始然故多流弊封建之制地

方數十里有卿大夫士若干人賢士之不登進者鮮矣其秀

者莫不有祿以代耕其愚者莫不各安於隴畝無曠土無游民

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民志既定民氣自靜故三代時有亂臣無

亂民者此也陵夷至於幽厲三綱淪九法斁尹氏秉國世卿顯

政瑣瑣姻亞皆登膺仕宦侯多藏號公好利培克之所以在位

也具曰予聖皇父孔聖諛言之所以日至也天下之患莫大乎

無邪堂答問卷三

士

士夫皆懷貪得苟且之心而不顧名義悍然自以爲是於是簡

今之賢者依隱翫世考槃之碩人獨寐寤言而人君所與其天

下者惟是淪淪訛訛泄泄沓沓之流欲國之久安長治不可得

也故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詩亡然後春秋作此

之謂也春秋之初鄭莊以梟桀之才敢於干名犯義而其後卒

不競鄭衛風最淫亂衛卒爲狄所滅卒有見被髮而祭知其地

之將爲戎亦以禮教先亡耳中國既微戎狄並起漢陽諸姬楚

實盡之寢及乎方城以北向微召陵城濮之師則中原弱小之

邦胥將夷爲九縣齊晉大國亦難久存矣待秦而始混一哉仲

尼之門差稱五霸爲萬世一術計也不如是則道不尊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爲一世人才計也不如是則道不大管子天下

才而孔讓器小孟子功卑春秋之法爲賢者諱而又責賢者獨
比物此志也惟孟子能知春秋惟宋儒能學孟子宋儒論人甚
嚴取人甚恕見於語錄文恕者所以崇獎天下之人才嚴者所
以示人抗希乎三代惟有此狂狷之議論故世道雖凌夷而尚
不至流爲鄙夫鄉愿之天下也後世徒議宋儒之苛而於其取
人甚恕者概置弗道彼亦嘗讀宋儒之書乎至於子矜之
詩城關仇達鄭人遊鄉校以議執政此與漢之甘陵明之復社
奚以異非子產以鎮靜處之將士論益肆民情益擾其禍不中
於國家者幾希春秋二百四十年名卿輩出而教士之制無聞
魯僖之修泮宮安得不侈爲盛事耶然其時人心雖日趨功利
而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賢士大夫莫不明天人之故觀內外傳

心禮義廉恥皆所不恤其爲說益曼曼無窮其爲禍亦益烈矣
故孟子推本敗亡之由而歸於上無禮下無學又曰孔子懼作
春秋春秋者聖人之刑書實聖人之禮書也
廖佩珣字君栗歸善人明夷待訪錄書後曰顧氏書頗綜核名
實稍雜名法不若此書尤純乎三代之學 評曰綜核名實在
今日尤當務之急漢宣帝之中興諸葛公之治蜀皆如此蓋承
人心縱弛之後非此無以振刷精神也近日胡文忠之治鄂亦
然故能以一隅轉移天下之全局其在事人必從腳踏實地做
起凡爲大言高論者皆不足恃黎洲言利弊多透澈而其法可
采者無幾大抵知其一不知其二見一時之利而不思後日之
害者爲多須知三代井田封建學校之制皆相因而及經數聖
人之手而後成其相維相繫固自有本末兼舉之道非可鈔枝
節節爲之也卒乘之制出於井田人才之多出於學校苟封建
而無學校以維之適以供弱肉強食之資耳東遷以後學校既
衰兼井相尚卽其明證黎洲之論學校與三代時造士之法迥
殊而可輕言封建乎古今人情不甚相遠治法亦不甚相遠特
聖王之治純後王之治維聖王公天下後王私天下其心雖私
其治固不能不出於公後王與聖王所判者在心術不在治法
因心術之私而治法亦遂有私者要非事事皆私也漢魏以來
良法美意甚多曷嘗專爲私天下而設卽爲私天下而設行法
者亦但當問其法之如何儘有其人可誅而其法可取者若一
切抹殺而徒取古者不全不備之法以施諸勢殊事異之時其

窒礙也宜矣所貴學古者謂其能取古人之精意以施諸今日之實事非謂泥其迹而可爲治也三代聖王雖公天下而其所以爲子孫計者未嘗不私觀詩書所言皆兢兢業業祈天永命爲子孫計久長之事蓋能私其子孫乃能安其百姓未有百姓不安而子孫獨能安者此古今無異理聖凡無異情雖私而實公也黎洲動以堯舜巢許責後世不知堯舜之視天下初無意必於禪讓苟丹朱商均皆賢又豈必以禪位爲名高哉孔孟稱堯舜多稱其盡君道盡臣道而不甚稱其禪讓豈不知禪讓爲聖人之至德以此固非可責諸人人耳巢許之事惟莊周輩喜道之初不見稱於孔孟孔子之稱泰伯以其善全父子之倫稱夷齊以其能立千古臣節若天下皆巢許生民之禍安有已時

無邪堂答問卷三

五

廣雅書局

黎洲不達此義肆其憤詞但逞一時之偏見至潰千載之大防不可爲訓
吳保楨字玉屏連平州人楊嗣昌論評曰論亡國之罪烏程自浮於武陵以武陵之才使能去其忮心信任孫盧諸公則賊不足平矣其得罪清議以力與黃忠端爲仇忠端之聲望愈高則武陵之奸惡愈顯是以君子惡居下流至其曲護熊文燦殊不可解文燦何德於武陵其始不過誤信耳思宗苛察好糾擿人臣小過武陵恐以誤舉獲譴故飾非怙過而不之恤仍小人患得患失之常態也以至文燦被逮猶爲申雪可謂大愚大學引秦誓之言及小人務財用之失正不啻爲武陵預立罪案故苛察者必失下媚嫉者必誤國觀於武陵之已事有國家者可

以鑒矣

饒從龍字耕雲大埔人問公羊三科九旨何宋二說不同其義孰長 答宋氏所云三科與邵公同其九旨中日月時詳畧之旨卽邵公之內諸侯外夷狄也錄遠近親疏之旨卽邵公之所見所聞異辭也惟譏貶絕之旨不專爲三統而設與邵公頗異譏貶絕乃左氏之旨非公羊家專例也當從邵公孔彛軒別以天道王法人情爲三科近於俗說彛軒不用科旨則已用科旨而自爲新說未免進退失據

讀漢書藝文志曰衷諸子之學以爲治得其一卽足以亂天下評曰漢文用黃老武侯明申韓未嘗不治親用之何如耳然此語自是正論大抵用儒者之道而過於仁慈亦不足以爲治

無邪堂答問卷三

六

廣雅書局

故仁必以義輔之而仁則必先於義此所以中正無弊也辟以止辟刑亂國用重典儒家自包有法家之義然必不肯用之太過申韓不惟太過而且務盡其法者也流弊百出禍且及身若煦煦以爲仁非仁也罪疑惟輕非疑者勿輕也故儒者不可不讀律律意精深俗吏烏乎知之律窮則有例例窮則有案列案紛繁或有畸輕畸重之失律則大中至正有互見其義者有深沒其文者細如繭絲非以治經之法拾之不能通知其意也鄭君曾注漢律盛行六朝孫淵如刊有唐律疏義至五代刑統以下亦皆有端緒可尋今律如五服圖等皆與禮學相出入其名例一卷則諸律之綱領也儒者讀律自不能與專家之學同其精深但細讀之使人懷然興懷刑之思可以寡過而具有關治

衡者更無論矣

黎元莊字辰約嘉應州人明夷待訪錄書後曰後人以王莽禍漢安石亂宋率不敢復言變法然窮通久變孔子之明訓改弦更張賈生之上策必泥成法夫豈其然 評曰變法亦視其事勢如何民心如何須因勢以利導未可違眾而獨行也叔季之世當言除弊毋遽言興利古人立一法自可行諸人遠其不能行者弊端害之天下事無一非可作弊之地法愈密弊愈繁去其弊則利自出何待大聲以色爲哉商鞅治秦秦強而適以速其亡執在當時易嘗不憤末世之虛僞慨政教之凌夷激而爲此然其效可觀矣末俗拘牽文法乃奉行者之失苟有豪傑任其事焉用法恆得法外意必不爲文法所拘歷觀往古凡掃除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七

所難言者

更張蕩滌舊俗者皆鼎革時之事非所語於守文之世若佛民心而強爲之不至如安石之禍宋不止也

鍾凌漢字扇崖嘉應州人問西銘之旨不同於兼愛其殊別安在 答西銘發端即言乾父坤母以下語語本此立說蓋謂人物皆受形於天地天下人同出於父天母地非同胞而何大君爲宗子踐形者爲肖子害仁濟惡者爲逆子天生民而作之君作之師有裁成輔相之道宗子肖子皆不得辭其責者也惟其心中肫然有民胞物與之仁故欲使之老安少懷各得其所即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意所謂能近取譬也均是人也同受形於天地猶之孺子同受形於父母故尊高年卽此長吾長之心慈孤弱卽此幼吾幼之心猶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也然西銘但以其心言而非以其事言心則無窮可以萬物爲一體中國爲一人不如是則生機窒而仁之量隘人必具此胸襟而後能任重致遠自私自利皆一念離散誤之也事則有窮博施濟眾堯舜猶病故儒者必明理一分殊之旨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等差正所以善全吾仁否則執途人而愛之與吾親等勢必不能偏給終且視吾親與途人等而生理於是絕天地之心或幾乎息矣故理一者仁之體也分殊者仁之用也理一卽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同出一源也分殊卽親親長長悌獨鰥寡之各準其量也蓋論語言仁合體用而言之也孟子多言用其言明白易解西銘專言體則易混於兼愛故程子亟以理一分殊明之然有體斯有用必有民胞物

無邪堂答問卷三

六

所難言者

與之量乃有立人達人之思大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亦只此一念充之惟其民物同出乾父坤母之一源故盡人物之性可以參天地所謂惻隱仁之端擴充而仁不可勝用也此仁之端則受之乾父坤母而凡民吾同胞者莫不有之故人可以親其親長其長而惟肖子爲能踐形惟宗子可以任家相故其責必有攸歸知化窮神則達天德之事不愧屋漏以下則克己復禮之事皆所以擴充此仁也謂充此仁念也尙未及推行之事長慈幼等語則推行之事然亦但言其理謂仁中自有此秩然之則也此篇皆舉仁之理言之但其用有等其施有序專爲博施濟眾之舉而不知尊高年慈孤弱之差則從非救人勢且立蠲墨氏之兼愛釋氏之慈悲摩西氏之救世主皆是物也彼惟

誤認體爲用故其流弊不可勝窮孟子與宋儒所以闢之不遺餘力不然墨氏釋氏皆問世一出之人其意亦無惡於天下方將進之不暇而忍距之如此其嚴哉六朝之時南北諸儒治經異派釋教亦然而禪宗衣鉢之傳六祖相嬗徒侶漸盛五季專尙詐力士多失職遁於空門臨濟等五宗之派遂遍天下北宋士大夫不參禪者甚少宗杲教無垢以改頭換面而六經率以禪學解之橫浦眉山固不待言即程門諸賢亦多陰染其旨程朱闢之不得已也元明以來禪學日衰而其徒并不能舉其說論之何爲後儒疑程朱立言之過峻者未設身處地以觀之也昌黎言博愛之謂仁合下文讀之其言固自無弊但此言仁之事與夫子言立達西銘言胞與其旨畧同而昌黎未析言之宋

無邪堂答問卷三

九

廣雅書局

儒恐人誤認博愛之義而以施濟爲仁將入於墨氏釋氏也故屢辨之蓋豫防流弊之言非謂昌黎眞不知仁也謂昌黎不知仁者特其縱論之偶過非其本旨之所在也劉元城學術論曰微仲堯夫一爲熙豐舊黨所搖撼遂不免用其調停雖其識之不定亦由氣之先餒評曰汲公奏人中立無黨其汲引楊畏而卒爲所擠識不足耳畏本傾危之士偶爲所眩則有之謂氣先餒恐未盡然汲公死不明宋人言部多載之亦多有詆之者則以其無黨之故非盡公論堯夫爭論詩詩案自是正論尤不得以無識譏之蔡確與吳處厚結怨之始末王氏揮塵錄載其事甚詳且調停之說未可厚非用之此時尙嫌其晚呂蔡之徒固不可稍貸其餘激而入於下流者亦自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

不乏大慈既除脅從國治陽和布德則應化爲鳩但當多引正人漸移默運以固元氣耳桀黠者盡法懲之頑鈍者傳祿靡之宋祖以忠厚開基戒後世子孫不可愛士大夫此最威德之事然當權奸擅政以惡州縣地嚴請諸賢實與殺之無異而君子之處小人則常失之寬如呂蔡輩非肆諸市朝固不足警羣小之心亦無以繫天下之望也叔季人心大都嗜利誠無術以遏其驟進豈可反驅以資小人之用哉蓋器不同器而藏泉鸞不並樹而棲用一小人則君子皆爲所擊率之君子常不勝而小人常勝故易於姤之初六師之上六戒之爲人上者宜知此義天本能有景星而無彗彗地不能有嘉禾而無稂莠小人不絕於終古操之應則激而生變處之當則轉而包羞故易於泰之九二否之六三發之爲人臣者宜知此義荆公初意本用舊人諸賢無一肯爲所用乃幡然變計專任新進承其流者變本加厲不待紹述之說行元氣固已大傷元城語錄溫公嘗謂金陵日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何也介甫日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卽逐之御用老成者守之溫公日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讐敵他日將悔之案溫公之言如燭照數計荆公未嘗不知小人之不可用而欲苟取以幸成他日終有補建子之悔好用小人者可以鑒矣天下未有不得人而可爲政者使諸賢在朝雖新法盡行猶可徐思挽救至盡以操切者爲之而民生益無所控訴矣執拗不曉事自是

公定評凡與執物人共事愈等則其禍愈烈陽順其所爲而陰施其挽救之術久之彼亦倦而思返耳李西涯委蛇宦豎之間名節幾不可問後人猶或曲諒其心神宗固有爲之主荆公亦非患得患失之流使有數人者委曲補救其閒豈至若斯之決裂卽云剛愎自用萬難共事然盡一分心力民閒受一分之益國家固患批政之亟行尤莫患乎朝列中善類一空則當陰陽絕續之交更無人焉起而承之不至於天地閉賢人隱不止故有碩果之不食而後有拔茅之彙征固天下之元氣者在乎扶植善類人材非愛惜長養則不能成小人既百計以挫折之君子更不思委曲以挽救之潔身而去名則完矣而於國事無濟也此庶幾新進之所爲若大臣與國同休戚者其義尚不止此

無邪堂答問卷三

廣雅書局

第非伴食者所可藉口耳故程子謂新法吾輩激成之最是持平之論二程遺書記其事甚詳元城語錄載溫公論介甫之言數條皆極平允朱子讀兩陳諫議遺墨論荆公心事亦至確肯苗之法荆公行諸鄞縣而效遂欲以施天下不思一邑之地耳目易周天下之大奉行若豈能盡善況其與民爭利爲世大詬平治道在不擾民事簡則易行法繁則多弊故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以青苗之瑣屑而欲行諸天下是之謂不曉事若以姦邪責荆公荆公所不受也然其心卽無他而羣姦由此彙進祖宗百數十年培植之元氣漸削至於無餘倒行逆施罪魁禍首其奚自解免於天下哉後世往往有民閒自謀之事而上之人不憚煩瑣爲之代謀者皆青苗之類也民閒治生之事至

繼至悉十里異宜百里異俗代謀者必不如其自謀之工一人之身豈能家喻戶曉勢不能不假手吏胥吏胥之不啻民者有幾民不懼官而懼吏官有情理可言吏非情理可喻也小民終歲勤動不足供若輩之一飽卽使奉公守法而民事各有常程一日不耕或受之飢使之廢時失業以聽無謂之文告利源未開怨咨先作矣曹參言毋擾獄市豈獨獄市爲然哉

梁宗柏字式如茂名人明夷待訪錄書後 評曰凡黎洲所譏者大抵末俗之淩夷非立法之本意日久弊生使黎洲之法果行亦猶是也開創之初疏節闊目承平既久法令滋繁蓋守成中主無識力以改成法而臣工之偷安目前者見法敝則立一法以救之又敝則又救之而多不探立法之本意亦或有倖法

無邪堂答問卷三

廣雅書局

之繁密轉可以逞其私者此弊歷代皆然故善爲治者不貴更法而貴除弊弊去則法之精意自出而後知昔人之立法皆非漫然爲之也試觀歷朝典制諸書其大經大法所以教養斯民者何等周密視黎洲所擬有過之無不及焉無如法立弊生有司奉行故事而無精意以實之則利民者且將轉以厲民並藉口於故事而益巧肆其厲民之術故程子謂有睢麟之精意而後可行官禮之法度此古今不易之理也況黎洲所立諸法大都利與害相倚伏而初非見利不見害者哉

又曰胥吏篇云欲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則復差役欲除簿書期會吏胥之害則用士人 評曰差役如何可行於近世使鄉人受差則破家者有之矣黎洲謂差役防人之報復不敢致難

於人殊不知鄉民之黠者自必雇役如故名是實非官亦何從辨之其愿者則受人魚肉吞聲忍氣而無如何明時糧長卽前車之鑒富民之破家可立而待也吏胥用士人固可補偏救弊第重吏胥之選當廣其登進之途士知他日服官甚易而爲吏並非賤役也乃始濯磨自愛否則士人亦甘爲市井小人之爲且以詩書佐其舞文之具視市井尤有甚焉凡事不養人之廉恥而望其自愛無是理也明太亂重吏員之選多至達官宣宗以前猶然

顏重光字宣甫連平州人明夷待訪錄書後評曰藩鎮只可置於邊隅不當置於腹地謂唐之亡由於方鎮之弱亦不盡然如李茂貞輩勢稍弱者稱臣奉命之不服其勢均力敵足相抗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

衡者不過割據自雄以致生靈塗炭而跋扈如朱三者且師曹瞞故智始挾天子以令諸侯終亦潛移龜鼎仍無救於唐之亡也晉王本非梁敵特以深仇之故致死於梁假令梁不與晉讐晉豈遂能終守臣節其授詞於晉而卒滅於仇人之手者亦溫之惡貫滿盈天奪其魄而於唐之存亡皆無與也梁洲之論自是有爲而發非盡切於本事

梁荏字唐階茂名人間近時河患日深鄭州之決淹沒至數百里世儒每言復禹舊蹟其說何如潘印川束水刷沙之法是否可行機器挖沙亦可用否 答史遷言禹斷河爲二渠一北載之高地一分入諸澤川澤川之渠與今河道相近大清河爲濟水故濟濟水絕流已久後世變遷尤多今利津海口近高苑高

苑漢千乘郡地也澤川由此入海其北載高地者傍西山之足以行故久而不敗至平地後則播爲九河同爲逆河數百里間聽其游波漫衍雖禹亦無如何也三代後北流舊蹟久湮今衛河與之相近漢武帝塞瓠子河復禹舊蹟實已東徙百餘里子橫謂今之所行非禹之所穿是也若挽河入衛其勢甚易但直隸已有五大河漳沱永定九爲民患天津海口甚窄若再加以黃河夏秋之交諸水並漲永定且爲所遏勢將灌及京城此萬不能行之事也禹時漳沱亦入河今漳沱入子牙河以入海同治間患幾與大河相埒近則畿南稍慶安瀾而永定河患尤劇矣禹時上有高地下有九河故能堅束而容受之今衛水去西山已遠漳沱善徙幾南土性最鬆河道時變正禹所謂行平地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

數爲敗者陳和叔導河書欲由大名引而注之漳河合漳沱諸水達之天津以復北流故道蓋未知帝都所在古今勢殊也自禹斷二渠後至周定王五年河徙至金明昌五年南流合淮至國朝咸豐五年北流入大清河是爲古今三大變自餘遷徙靡常無代無之獨晉唐之世河患最少蓋亦地經割據紀載未備之故耳漢武帝時南注鉅野通淮泗是爲南流之始武帝旌發數萬人塞之宋熙寧中曾分兩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元豐以後又折而北明昌五年之決亦分兩派後遂專趨於南漸且以洪澤一湖受河淮二巨瀆之水至咸豐間始改而北流其歷代河患禹貢雖指行水金鑑諸書考之已詳今不贊及咸豐五年銅瓦廂決口直衝張秋其勢本順而明時常

挽之南流者一爲祖陵風水一爲河運所關今二者皆無慮非
行已久宜若可以灑沈澹蓄顧山左之民常苦昏墊則以河身
日高海口淤塞勢常不能容也自潘印川治河後論者多持河
不兩行之說實則漢宋之世皆曾兩行非獨禹時爲然蓋支河
多分則力弱弱則不能刷沙若分兩大支以禦盛怒有何不可
今山左水道近大河者有小清馬頰徒駭三河此唐時所稱徒
駭非九河之一也馬頰亦非禹之遺蹟惟徒駭稍寬可容分潤
而沿河居民已不甚願或由賈魯河挾頰以入淮卽近時鄭州
決口之道明正統後宏治前多由此第黃淮二水入湖湖不能
容高家堰有岌岌可危之勢故江南居民尤不願也當河南行
時淮水爲黃流所遏不能宣暢時或汎溢爲災上自顧壽下及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

高費恆備焉舊制河淮盛漲則啟禮智等五閘以洩之裏下
河本爲澤國入海之路尚多若天然天賜等七民居不至盡淹
惟稍爲所浸收成歉薄故啟閘之期恆以差一二日爲上下流
之盈縮數州縣之民每因此齟齬分水南行近日張勸果本有
是議欲於銅瓦廂上下築爲堅閘減三四分之水以入淮此亦
無策中之善策然淮徐之民既不樂從勢難拂民以從事創巨
痛深奚怪其然非河自南流孰能執其咎耶增高培薄誠爲下
策顧後世生齒日繁田廬彌望勢蓋不能不如此論者徒執神
禹治河功在疏濬之說以詆潘靳諸公夫潘靳固非不講疏濬
者開海口以通下流之去路卽濬之法開引河築減水壩以消
上流之盛漲卽疏之法因時制宜貴師其意不師其迹必爲高

論以詆之未識任事者之苦心耳隄工自明代以來講求已備
若月隄子隄洛隄之類皆因地而施縷屨遙隄尤關緊要無縷
隄不能束水無遙隄不能容水也入海之路不暢則上流之淤
日甚此皆自然之理開濬海口本難施工利津鐵板沙尤不易
去非別開引河不可若陳省齋之於近海兩岸各開引河以其
土堆爲縷隄後將縷隄割去合三爲一等法今皆可行詳見張
氏河防述言機器挖沙亦是一策但不難於挖沙而難於挑送
若僅堆置河旁水漲時仍帶沙入河挖猶不挖也聞天津定購
機器船水隨泥上似亦不甚適用舊制鐵帚船之用妙在但鬆
其沙仍借水力以刷之機器固有用飛輪者輪飛而沙揚此則
與混江龍用意畧同第須隄工堅固力能束水始足見效否則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

游波寬緩水不能挈沙以行雖已鬆者亦漸變爲鐵板沙而河
身日淤故潘氏築隄束水借水刷沙之策至今不能廢也嘉道
年間南河官吏侵牟無度以致潰敗不可收拾包慎伯魏默深
之徒皆預言河必改道蓋以事勢驗之而知其然逮豐工告竣
河遽東徙時方多故未暇經營十餘年之淤積而河之敗微遂
見復因帑項不敷多以民捻爲官隄尤未能處處築造如法潰
決頻仍職是之故非河之果不可治也至鄭州之決自是人謀
不臧東河尚有承平餘習平時險工多在北岸猶或加意宣防
南岸則廢弛已久一決遂不可禦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治河
無他奇策所恃不過隄防能順天時相地勢以爲之卽奇策也
河工當合龍時瑞之走與不走往往有天意存焉若鄭州第一

次合龍人皆知其端之必走此又關乎人事治河之道與治兵
同端當下而不下不當而下皆失天時地勢者也鄭州合龍
乃當大汛之時故求急而反緩河工皆有成法可循但能思患
預防嚴杜浮冒自必日起有功所難者任事之人耳

劉潤綱字維三合浦人讀李翱復性書曰翱論性而云皆善實
可追蹤於許鄭說文云性善者也角弓箋云人之心皆有仁善
比肩於孔賈答蘇謨疏云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春官疏云
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 評曰心非性也鄭箋未可牽合說文
則實用孟子說耳鄭箋心與性不甚分別故上文言性下文言
心此自辨析未精處無庸爲之曲諱此題本不必引鄭說也必
欲引之則當引禮中庸注詩蒸民箋乃與性善相比附至云比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肩於孔賈亦不然孔賈有孔賈精處習之有習之精處比而同
之轉覺擬不於倫答蘇謨疏是衍孔傳語春官疏是引中庸鄭
注皆非孔賈所自得者古書言性有以性命言者即宋儒所云
義理之性也有以才質言者即宋儒所云氣質之性也疏家每
不甚分晰若春官疏之引鄭注亦混性命於才質非鄭注本旨
然此不足爲孔賈病彼時常解皆如此性命道德之說至宋時
始精故作理學題多引漢唐之說必不若宋元儒者之精確猶
之作制度名物題多引宋元之說必不及漢唐儒者之博瞻漢
儒之言簡質故必參考六朝初唐諸書以疏其義然六朝玄學
大行儒者治經若周易論語率雜以老莊之旨如世說新語注
於見形論之類孔冲遠謂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祖向玄易義
虛義多浮誕案繁辭注疏多引老子蓋六朝習尚然也

見於隋經籍志者甚多今皆散佚李氏集解不取王韓之學故
諸儒遺說罕存惟論語皇疏所采各家純駁錯出往往有涉於
異學淺陋難通者耶疏廓清摧陷之功不可沒也宋儒之言精
深故必博稽元明 國初諸書以尋其緒然嘉隆後心學盛行

天泉證道四無謬說羣相推衍徑陽景逸巖山諸公雖大聲疾
呼猶未盡抉其何病經陽證道遺經錄諸書論陽明同於告
未及致良子釋氏處至許第辨其無善無惡之說猶
知之說 陳清瀾之通辨張武承之質疑詞近叫譁仍未能障
其狂瀾康雍以來乃漸衰熄陸張諸儒開邪衛道之心不可誣
也近儒以此爲平淡無奇乃倡爲實事求是之說鼓動一世六
書九數音韻訓詁名物制度類多卓然名家惜乎其不善用所
長耳漢宋諸儒大旨固無不合其節目不同處亦多學者知其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所以合又當知其所以分使事事求合窒礙必多斯實鑒附會
之說起矣近儒謂訓詁名物當求六朝以前書是也其謂不讀
唐以後書則非此特讀書減省之法非真讀書人語也明七子
論詩文亦然詩文氣有厚薄體有古今自當隨時代爲升降豈
義理亦隨時代爲升降乎書之傳與不傳有幸不幸陋書自不
可讀佳書自宜多讀初不以時代而殊學者慎毋爲此等弊說
所封也宋學以闡發義理爲主不在引證之繁義理者從考證
中透進一層而考證之粗迹悉融其精義以入之非精於考證
則義理恐或不確故朱子終身從事於此並非遺棄考證之謂
也朱子言考證別是一種工夫某向來不曾做此自謙之詞今
讀語類隨舉一事無不通貫非精於考證者能之乎斯其文初

無鉅訂之習莫非經籍之光宋五子尙已若漢之董江都劉中
墨匡稚圭揚子雲諸人皆有此意西漢之學術所以高出東漢
也西漢大儒最重微言宋儒則多明大義然精微要眇之說宋
儒固亦甚多漢藝文志李奇注微言隱微不顯之言小顏注情
微要眇之言義皆可通惟精微故隱微也其言心言性乃大義
之所從出微言之所由寓漢學家獨禁人言之則無論周易一
書專明性道卽四子書中言心性者何限子貢謂性道不可得
聞第戒人職等耳七十子後學者何一不明乎此近人乃藉口
此言以文淺陋則六經幾可刪其半矣韓詩外傳云原天命治
治道畢矣蓋心術形爲好惡好惡本於性情性情原於天命惟
能治其性情節其好惡斯漸復乎天命之本然而禍福無不自
己求之也故理好惡者大學繫矩之事治心術適性情者大學
誠正之事原天命者大學顯明命之事古之儒者言治道若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此安有去心性之學顧亭林謂學者但當辨辭受取予不當言
而可言治道者乎此安有去心性之學顧亭林謂學者但當辨辭受取予不當言
而可言治道者乎心性夫辭受取予之節孟子辨之至精存心養性之功亦惟孟
子言之至悉取其一而遺其一不可也仁義禮智天所與我是
非辭讓之心人皆有之任其恃亡則日趨於利時或省察則漸
返於義惟其以心爲權衡故能知何者當受何者當辭何者當
取何者尙予苟此心惛然一無所知則發不中節舉動乖謬尙
何辭受取予之足云吾未見禽獸在前投以噍噍之食而不受
也予以簞豆之利而不爭也彼豈無心惟性與人殊不能自治
其心故任其性之所發而不能自止也告子生之謂性意正如
此蓋以知覺運動爲性故有杯棬端水之喻其說極粗宜孟子
以犬牛之性折之而不能答也近人以六書言訓詁謂性從生

得聲往往申告子之說然說文明云情人之陰氣有微者从心
青聲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从心生聲凡字有形有聲有義陽
氣性善者釋其義从心者釋其形生聲者釋其聲使強以許君
之說同於告子則情从青得聲又將何解左形右聲許書之通
例治小學者豈於此猶有不瞭然乃許君力宗孟子漢學家反
宗告子何耶詩大雅丞民正義禮坊記正義皆引孝經援神契
稟陰陽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以生訓性
古書固多有之要非制字之本義且皆舉氣質而言不若許君
兼言理氣之爲完備禮運鄭注言人兼此氣性純也又云此
言兼氣性之效也鄭君亦以氣與性分言之蓋與宋儒說同彼
徒執口之於味數言以爲孟子之言本與告子相近不知孟子
意以此數者亦出於性非謂吾性中但有此數者而絕無仁義
禮智也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張子正蒙謂氣質之性君子
禮智也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張子正蒙謂氣質之性君子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有弗性者焉卽此意也天以仁義禮智賦人故謂之命命兼理
氣性亦兼理氣氣不能清而無濁斯質不能有純而無駁天
地亦無如何君子惟不以此爲性於是乎有變化氣質之功有
盡性踐形之事有窮理至命之學皆以四端之義理爲主而不
欲按權於氣質孟子因告子混氣質於義理故專以性善立說
至形色天性口之於味兩章乃兼舉氣質言之以明性之全體
宋儒說本孟子理至精密與告子判然不同安得附會六書以
誣孟子并以之誣許君乎氣質謂昏明強弱嗜欲謂聲色臭味
嗜欲之性似與氣質有殊然嗜欲仍生於氣質皆明強弱者湯
氣爲之聲色臭味者質爲之言氣質則已該嗜欲於其中矣
詰始言性虞夏以前未聞有性之名禹謨謂道心惟微卽義理
之性也道心之粹然者天所賦予人與禽獸相去在此幾希聖

人因爲殊別之而性之名以立禽獸亦有氣質亦不得不謂之性然與人性之以義理爲主者別殊告子乃混而一之矣得不誤翟晴江四書考異謂湯詒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天命謂性也若有恆性即率性謂道也克綏厥猷惟后即修造謂教也其言至確案湯詒言若性中庸言率性若訓順率性訓循順其性之本來然皆謂性善也王充論衡率性篇得性有率勉之訓古書無訓率爲勉者充生漢世乃不明訓詁可謂俗儒也已晴江此書前有總論通考之屬精義多在其次嚴氏亦編皇清經解時以其頗引宋元儒說遂刪去之近人但曉曉辨古文之眞僞而并其言之精粹者棄之如遺豈非顛倒刺謬乎漢諸儒解經一字一言必還經之本義篤信謹守毫髮毋妄故可謂貴何邵公解公羊多節外生枝雖聖人微言開存其中而已功不補過宋賢疑國風刊孝經改大學亦多爲後儒所糾釋朱可師法者多矣後人學識不及其萬一而動欲以己之意見治經自僞古文之說行此風日熾名爲衛經實則畔道古書中名言精理棄若弁髦而反蒐羅遺緒旁及雜說以示博豈識緯雜

無邪堂答問卷主

三 廣雅書局

說果勝於古文尚著乎多聞闕疑聖有明訓吹垢索癭鍛鍊成獄縱能得情亦是酷吏此事爲之不已有關心術非儒者所宜爲孟子言性與中庸說同亦與繫辭義合中庸天命之謂性大戴禮本命篇以爲孔子之言蓋子思述孔子孟子又學於子思聖門微言惟孟子得之故其書最善言性而非荀子所敢並也家語後序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史記謂受業于思之門人索隱引王勣說以爲史記術人字是也家語雖經王肅亂然非僞書受業于思之言與趙卿孟子趙詞漢書藝文志劉向中壘列女傳皆合近人或以年歲不相及爲疑則因書賾言已辨之矣案子思孟子生卒之年皆無可考然魯平公欲見孟子而穆公時子思尚存穆公之卒至平公即位相去凡六十年使子思卒於穆公中年與孟子相去亦不過七八十年漢儒傳經若申公伏生之倫皆年餘大耋未可疑孟子竟無受業于思之事也史記謂子思年六十二計自孔子卒至穆公元年已不止六十歲其爲謬誤不辨自明孔子卒時子思方幼而孔叢子有孟子問於子思又有子思問於夫子云云年習之復性書言誠情歲相懸恐非事實孔叢書不足據也 習之復性書言誠情固近於釋氏言復性則實本於孟子惟性中兼有食色之欲故

召諸言節性惟性本善而人自枯亡故習之言復性能節性斯能復其本善之性矣此與古聖賢之言初無不合而阮文達作性命古訓必爲曲說以斥習之至與詩易論孟中庸之言性者觸處窒礙所謂言城三耳甚難而實非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欲也性兼氣質故有欲欲須節節象山語錄乃謂樂記此言本於老氏誤之甚矣戴東原孟子疏證所見與象山畧同而不放縱駁樂記乃強爲之說通詞知其所窮案又子道原篇亦有此四語文字多與儒書以證其說非此四語果出於道家也楊氏從外集曾引文字以駁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此四端之心幸而有此四端之心而復聽其若存若亡終至於漸滅殆盡而後已是禽獸猶限於天人則天子之而自汨之豈止相去幾希哉弗思已耳亭林特鑒於明末心學之流弊故有激而云然非竟廢方寸之良田使之蕪蕪不治也近儒乃專取之以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

佐其私說不亦僞乎顏習齋之學大旨與亭林畧同皆矯枉過正者張穆若有答亭林書專論此事其言平實亭林所不逮夫古之學者舍學問思辨行無所爲學也學問則讀書之事思辨則窮理之事篤行則返躬實踐之事苟有學問而無思辨任耳目而不任心讀書何爲心不靜則讀書亦不能成誦此理至易明而近儒斷斷不已可異也學者不嚴辨乎義利公私不從事於躬行實踐而徒喋喋言心言性斯可厭鄙耳顧安得因噎廢食歟 告子惟不知性中本有仁義禮智之則而但以知覺運動爲性遂卑視性而專治心亦知人欲之不可橫流乃強制苦禁以求此心之不動釋氏之說正如此故嘗謂仁內而義外其所謂仁亦煦煦之仁耳蓋吾儒之言仁蓋答仁與義言之也與

端之言仁義別仁與義言之也仁與義雖各有主名而正相資
爲用譬諸秋冬凜冽要未嘗無溫煦之時雖使肅殺閉藏而生
物之機不絕故乾元可以統四德體仁可以賡四端仁與義之
象陰陽最爲顯著而謂仁義判不相入是猶謂陰陽各不相生
也有是理乎異端惟不知道之大原以仁與義截然爲二事故
言仁必推而極諸兼愛雖投身餓虎有所不恤言義必推而極
諸爲我雖殺人盈野畧不動心由其判仁義爲內外故絕不相
謀如此告子與楊墨說雖不同而其立說之本固無不同也孟
子既歷辨其非因亟以蒸民之詩明之有物必有則有氣質必
有義理則在物中義理在氣質中苟徒有是物而無是則斯其
所謂物者乃禽獸草木之物非吾所謂耳聰目明之物也惟有

無邪堂答問卷三

孟子

物必有則故凡仁義禮智之德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皆出
於天理之自然並非有所矯揉造作親親之殺禮意秩然初不
必以施濟爲事能近取譬擴而充之而仁不可勝用矣夫何至
廢君臣父子以爲教蔑仁義禮智以爲心聖學之所爲別於異
端者此也特慮人聽其自然而不復加存養省察之功則旦晷
之牯亡仍無以異於禽獸故富歲牛山二篇即次於論性諸篇
之後探存舍亡出入無時聖賢豈不治心哉第非如告子釋氏
之強制其心耳荀子言性惡是知有下惡之性不知有相近之
性下惡稟氣至濁而義理遂爲氣質所勝是質也非性也氣質
之性君子弗性非但宋儒言之孟子已早言之詳見荀之請孟子
論極相淺其爲說又在於告子之下近人獨喜稱述甚矣其

誠也惟天生人有善無惡故能生生不息若如荀子之言則生
理滅絕從古至今天地之間皆戾氣充塞人豈可一日居天地
清明之時多暗霾之時少既以濁氣生物又以戾氣生人則清
淑之氣究歸何處天乃專生惡人非不仁之甚耶荀子意在重
學然人性既惡又安肯學非自相矛盾之甚耶中庸明言率性
性惡焉可率循又焉可以之修道而立教荀卿非十二子而於
子思孟子爲尤甚故其言與思孟異趣若此不知繼善成性大
易固先言之荀子明聖道而反停於聖言其足依據耶方望溪
勸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柳燦負國賊死其宜矣之言以
證人性之皆善是也但如元兇勸柳燦之戾氣獨鍾者世不多
見聖賢惟道其常不得以一二人之性概千斯人之性公都子
以紂與瞽瞍爲問孟子不與之辨而但言四端之見人皆有之
意正如如此意顧氏曰知錄曾及之後世若秦桧張獻忠之
流豈無一二性與人殊者而欲舉此以例其餘豈聖賢立言之

無邪堂答問卷三

孟子

旨乎孟子謂人皆可爲堯舜荀子謂塗之人皆可爲禹諸意相
類即此觀之四端本於性生可見荀子既知其然而又言性惡
矯激之詞惟人性相近故皆可以爲善惟性兼理氣故相近者
可以使之相遠相遠者仍不得謂其初之不相近有物有則即
理氣之說也物則之訓鄭箋與朱注異義但詳孟子語意朱注
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安得爲君子其上文屢言仁義禮智順
善之心是以五常訓詩之有則者韓太傅已然孟子趙注天外
蒸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義與韓同係疏亦與朱注義
同朱子嘗謂孫疏是邵武士人僞作而此注獨從之以其說之
精也朱子語類謂孟子未知氣質之性似不然孟子言爲不善
才之罪即兼氣質言之程子所謂才與氣質是也性本於大而
其於心故有善無惡才與情皆發於外發於外則有物欲感之
故有善有惡孟子方論性善何專舉才之善者而言人見其會
獸也以爲未嘗有才才屬氣質言語意自明朱注才訓材質亦仍
與氣質之說不其相遠也余仁山論孟集注考證云地有肥瘠
雨露之不齊已可見氣質之有異蓋程易論學小記疑宋儒
以性爲超乎質形氣之上蓋誤會宋儒之意程子語錄中早詳

之矣至戴氏疏證語多支離謬不勝糾大率以人欲爲性之本然當順而導之不當逆而制之此惟聖人所欲不論矩者乃可豈中人以下之欲皆能如是乎欲本兼善惡言宋儒易言謂欲有惡而無善特理欲對言則理爲善而欲爲惡故樂記言天理人欲易言慝念室欲論語言克伐怨欲論語皆身窮天下有三如戴氏之說是入自禽論語經典中此類甚多東原概置之而不但援欲立欲達以爲說不知說文欲訓貪欲論語章馬注同貪之爲義蓋多而善少東原精擊訓詰豈獨不明乎此第欲伸私說以攻宋儒遂於本明者而轉昧之此即欲也而不當遏之乎天之賦人有食色之欲未嘗有貪淫之欲其有之者人自縱之也東原乃謂食色之性人不可無此何待言愚人知之宋儒不知耶疏證

無邪堂答問卷三

欲之失爲私則貪邪隨之是東原未嘗不知欲中有惡也既知有惡而又禁人存理遏欲誠不知其何說也朱子語類濂溪言寡欲以至於無欲恐人以寡欲爲便得子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欲而後可耳然無欲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則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日然則欲字何如曰不同此寡欲是合不當如此者是私欲之類若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且東原之所辨朱荀子專舉下愚以言性東原專舉上智以言性專舉下愚者乃欲以學愈愚說雖偏而尚無大害專舉上智則古今上智皆有幾人雖使人欲橫流皆自以爲合於天理是尊情以滅性而井可以廢學東原其殆未之思耶若其議宋儒之言理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以是爲宋儒罪夫仁義禮智天所與我而皆於四端之心以之苟非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何以能應萬事詩蓋民篇論語天之生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乾繫度五常以之行鄭注天地氣合而化生五物傳君以五物謂五常其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之謂耶朱子注詩注孟子皆不從其說東原若必

以此爲非則當斥推其致誤之由蓋以血氣心知爲性而不知以義理氣質爲性血氣心知未嘗非性然此但言氣質之性而以義理氣質爲性未及義理故樂記復言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生氣五常乃所謂義理之性也樂記上故其言曰心知之下文語意甚明安得被取四字以證其曲說故其言曰心知之自然未有不合理義者未能盡得理合義耳夫孟子謂心之所同然者爲理義未嘗謂心之所發者皆合於理義也心統性情故理義具於心其具於心者性之所固有也所謂性善也其動而不必皆合者情之有善有惡也所謂其情可以爲善也可以爲善亦可以爲不善也程氏論學小記謂乃若者轉謂之辭是爲非性情之情而云情猶素也實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故也曲說至此可謂自生荆棘矣日東則得之舍則失之又日非才之罪才本可以爲善而或爲不善者乃不能盡其才之罪非才之罪也循之情本可以爲善而或爲不善者乃不能治其情之罪非情之罪也氣質亦可以爲善而或爲不善者乃不能變化氣質之罪非氣質之罪也才情氣質雖有善有不善而人皆有此秉彝之性故皆可以爲善是則性相近也是乃所謂性善也若以是歸諸心知之自然則心知有惻隱矣亦知有殘忍也心知有辭讓矣亦知有爭奪也而以爲盡合理義不亦誣乎理義者得於天具於心所當存養省察拳拳服膺以保之而勿失者也非謂有此同然之理義遂可任其自然而使之出入無時也東原力駁程朱人生而靜以物而言不當以理義之性歸之於天如其說將何以解於易繫辭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歸之於天耶聖人恐人誤認氣質之性者爲性特著繼善於成性之前以明天命之本善蓋謂天賦人以理義而人性始善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東原何且禽獸亦具智無血氣局皆無心知可謂合於理

無邪堂答問卷三

無邪堂答問卷三

義乎由前之說是認心爲性同於釋氏也由後之說是生之謂性同於告子也二者無一可而東原躬自蹈之反以告子釋老詆訶宋儒可乎夫老氏之言神蓋欲齊其精神以求長生也釋氏之言神蓋欲得其神識以求不生不滅也氣之充然者爲精神心之湛然者爲神識神識與精神且不相同況宋儒之言理更於二者何與五常之粹然者謂之天理五倫之粹然者謂之條理皆與神識精神渺不相涉東原乃鍛鍊周內以牽合之此猶吏舞文之故習西河多有此弊不意東原亦蹈之也若王學末流絕不以治心爲事以爲吾心中自有良知不假安排信心而行遂至恣肆猖狂而不可遏戴氏之說其流弊畧與此同豈但非陽明本意亦與釋氏大殊其牽引釋氏諸書特支離蔓衍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

以快私說耳此正不治其心之咎非言心之咎亭林不揣本而齊末誤矣今夫人非至愚被以盜賊之名必佛然而不受然習染既深往往有爲盜賊所不屑爲而反安之若素者此無他無可欲則廉恥之心生有可欲則羞惡之心泯也夫不受盜賊之名非良知乎見可欲而心亂良知其可恃乎羞惡之心雖本性生苟不能擴充此心終必近於禽獸故陽明雖主良知而必以致良知立說爲王學者乃去致字而專講良知是徒任吾心之所發而不必達之於天下也可乎哉言良知則不容著致字言致知則不容著良知之爲是言若欲破格物窮理之說而以事物之理爲良知中所固有當時言本心之明以格之其復大學古本亦此意也此似與孟子四端意近然四端從擴充言

良知從不學不慮言不學不慮則知於何致宜後人去致字而專講良知矣良知流弊明季國初諸儒辨之雖然王學末流已詳近人亦罕從之者之弊不知治心而尚知有心若知近儒之言則目自能視耳自能聽手自能持足自能行而吾心漠然一無所與此其爲說又在戴氏之下戴氏特昧於理欲之辨未嘗禁人言心此則並心而去之占所未聞也苟有稍及此心者必訶以爲釋氏之說古人惟恐心之不靈而時時省察以養之近人惟恐心之或靈而事事窒塞以仇之務使如頑石然一無知覺而後已嗚呼誤天下後世而驚於口耳相率爲破碎無用之學者非此言歟孟子謂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中庸亦言尊德性而道問學蓋德性尊大體立而後學問有所附麗破碎支離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

固不足以言學也陸象山以此爲宗旨本不誤誤在主張太過而欲以六經注我則流弊甚大聖門教人學問與思辨並重故無阿始之弊罔者冥心無用其弊止於誤已殆者師心自用其弊更將誤人人而習爲無用之學已可哀矣人而至於師心自用尤可懼也故夫子復言以思無益其平日本身以立教者好古敏求發憤忘食多言學而罕言思爲後世計至深且遠程朱謹守而不變所以爲聖學正宗然要非去思以言學也去思以言學近儒乃始有之蓋弗與讀孟子王士宗字希曾欽州人問史記體例答義帝如韓林兒政非已出不可立紀項羽留宰天下諸侯聽命自當立紀史通之所職非也近人曲爲之說亦非也漢諸王及蕭曹等皆有土有民

即古諸侯故作世宗陳涉亦然漢書斷代爲史故不用通史之例此皆事理之顯然者無庸曲說惟秦先世立紀頗失界限然不如是則先後參差不得不爲變例魏收作魏書即承用之

王國棟字堯雲慶山人問王藻君未有命注卿大夫受賜於天子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王氏圻曰若此則方受天子賜時已乘服拜而歸又獻於其君待君命之而後乘服是二天子矣 答古者諸侯之大夫爲諸侯服重爲天子服輕各君其國即各有臣其境內之義天子臣諸侯諸侯臣大夫大夫臣士儀禮喪服篇爲君斬衰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經又云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總衰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衰也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疏謂畿外大夫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九 廣雅書局

接見天子者乃有服不聘天子者即無服盛氏世佐謂既爲大夫雖未嘗聘問王朝而其可以接見之禮自在故皆爲天子服大夫之臣於諸侯者以諸侯爲天故必君有命乃敢服注義確不可易王氏未明古制耳左傳昭四年叔孫穆子卒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勅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杜注謂豹不敢自乘故致之君其明證也

吳應星字均台儋州人問內則奔則爲妾案周官媒氏奔者不禁據正義云云正是奔往爲妻茲顧概名之爲妾蓋不禁之者順其情也名爲妾者止以禮也雖有不禁之條而奔者固已少矣 答此說用意固善但不禁奔之義終有可疑先儒謂六禮

未備而急爲嫁娶者謂之奔非相奔就之謂也說似較妥奔則爲妾亦正六禮不備之謂不然娶妾者豈皆私奔哉

問內則父母有婢子注婢子所通賤人之子黃氏震云謂婢之子則與下文庶子意重合如曲禮之婢子直言婢耳案直言婢則父母後婢長當嫁無緣有沒身敬之之理黃說恐非 答婢子謂婢所生之子故注云所通賤人之子賤人即指婢言鄭說初無可疑陳氏集注亦甚明黃氏疑與庶子無別不知庶子謂妾所生之子與婢所生者自異安得混而爲一此又誤以婢子連文故有長大須嫁之疑

無邪堂答問卷三

四 廣雅書局

此殊誤會周官司尊彝釋文素何反之音凡屢見比而觀之可瞭然矣反切起於孫叔然鄭君注經尚未有此惟書洛誥釋文云遇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此似馬鄭皆有反切之證然釋文并王氏言之恐是子邕之音而陸氏省文連及馬鄭耳單文孤證仍未足爲據也儀禮士昏記注用昕使者用昏婿也婿悉計反末四字亦是釋文誤入鄭注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引尙未誤而閻潛邱古文尙書疏證引以爲鄭作反語之據其誤正與此同釋文單行本繫此數語於寢廟之室之下亦非

□□問史記正義尙存孔鄭諸說頗注漢書乃據爲已有正如論語集解明引某氏集注乃多不明引也異哉 答顏引書或明著或不著采輯既繁容有遺漏非盡有意掠美也惟用其

叔父游泰之說而不一著其名則非王西莊洪飭軒皆譏之鈞

軒謂郊祀志別五百載當復合顧注云云是游泰之說案大顧

說見史記索隱論語集注引宋儒言無不明著其姓者此正用

集解例今皇疏并著姓名據疏云云似集解舊本如是而邢疏

足據惟中引六朝各家舊說文筆斐然與皇疏之鄙俚者絕殊當是原文金仁山論孟集注考證凡

朱子所引諸說皆補列其人名可檢閱率祖堂叢書有刊本是

考訂亦詳審如公孫拔之爲公孫枝集注乃傳刻之誤王伯厚

疑之錢竹汀引倪氏說以釋之農家者流注誤班志爲史遷閻

百詩諸人利之而惟用前人訓詁及何氏集解處不盡然蓋以

集解立在學官人人肄習無庸煩複朱子以集解義理未純乃

作書以補其闕非欲人廢集解訓詁則博采眾家融以己意悉

著之將不勝瑣屑也未知其例而率譏之謬矣朱子最留意訓

無邪堂答問卷三

聖 廣雅書局

論孟精義序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

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又文集答

呂伯恭書曰不讀說文訓詁易謬答黃直卿書曰後生且欲如

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其他見於語類者尤多如

論語集注學之爲言效也用廣雅解亦用此訓詁習如鳥數飛也

用說文說文教覺悟也皇疏用朱子恐覺悟之訓易混於釋氏

故不用許書而用廣雅復截取許書覺字之義以申孟子先覺

後覺之說則尊德性道問學之意皆在其中開卷數語即揭四

書要義以示人非苟焉已也集注引說文例不舉書名而注鄉

黨閭閻如也獨明著之蓋因閔子侍側章亦有此言閔子無諍

夫子之理故但用說文和悅二字而鄉黨則全用和悅而諍四

字復慮前後之歧出也特著明於鄉黨以免後人之疑其義例

之密如此而近儒猶肆攻訐異哉小學訓詁諸書皆爲釋經而

作正當擇善而從許君自言博采通人朱子之法卽許君之法

近人乃反遷就經訓以傳說文豈許君本意乎 引書備著出

處近例始嚴以爲可免暗襲然暗襲與否仍視其人吾見著出

處而暗襲尤工者多矣古惟疏體如是傳注不拘後鄭注三禮

有與先鄭異義或徑用舊說者始著之餘不盡爾何注公羊郭

注爾雅襲舊甚多亦未嘗盡著也此爲著述成一家言

者言之若課卷則否

無邪堂答問卷三

無邪堂答問卷三

聖 廣雅書局

無邪堂答問卷三

無邪堂答問卷三

無邪堂答問卷三

無邪堂答問卷三

無邪堂答問卷三

無邪堂答問卷三

無邪堂答問卷三

無邪堂答問卷三

無邪堂答問卷三

無邪堂答問卷三

無邪堂答問卷三

無邪堂答問卷三

無邪堂答問卷三

無邪堂答問卷四

汪鸞翔字登菴臨桂人問西銘

答西銘舉仁之全量言之不

善體會則易流於兼愛故程子特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欲人

之善會其意也聖門言仁於顏子曰克己復禮宋儒去私之說

本之古注訓克己爲約身仍與去私意近特內外微顯之別耳

克之訓勝經典達詁左傳楚靈王不能自克杜心苟多欲何以

約身故學者克治己私最宜勇猛此斬關奪隘工夫於仲弓曰

見賓承祭宋儒主敬之說本之其他曰先難後獲曰爲難言詎

曰居處恭執事敬曰恭寬信敏惠多言審端致力之事而於子

貢之博施濟眾則告以能近取譬此意惟孟子闡發最詳其言

四端擴充操存舍亡人可爲堯舜之類皆求仁之方也親親仁

民仁民愛物差等秩然與孔子近譬之言若合符節能知此義

則人人親親長而天下平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天下之至私

即天下之至公也若但以博愛爲仁而不明理一分殊之旨則

其勢必有所窮而煦煦之仁起矣孟子推兼愛之弊至於無父

言似過激今觀釋氏之書摩西之教而其言驗矣擇術可不慎

歟

問氣節似亦但全德中之一事

答內蘊義理則外發而爲氣

節故孟子養氣之功必曰集義義理非徒託空談即事即物義

理存焉故宋儒以窮理訓格物氣節亦非可空談遇事乃見平

日只有集義養氣之功無所爲氣節也高談氣節者不甚可信

如義所當爲則爲之即氣節也理所當言則言之即氣節也在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宋

己只見義理之當言當爲初無氣節之見存人之聞其風者乃

稱之曰氣節氣節者人所加之名非己可以襲取也襲取焉則

氣易餒而節不固矣氣之所以能不餒者以其於義理確有所

見言之而犁然有當於人心行之而灼然不惑於利害此非精

義窮理之功何以致之若激於一時而非裕於平日乃意氣也

非氣節也謂謂然以此自矜乃客氣也尤非氣節也意氣有時

或可成事客氣則無不僨事三代時本無氣節之名篤信好學

守死善道不必言氣節而氣節自在其中達則兼善窮則獨善

兼善獨善之量畢生戰兢惕厲寡悔寡尤猶未知能否副其萬

一而敢矜言氣節耶世所貴乎士者爲其好學力行知恥也三

者具而後可以誠身惟好學則有審問慎思明辨之事兼此三

者具而後可以誠身惟好學則有審問慎思明辨之事兼此三

者具而後可以誠身惟好學則有審問慎思明辨之事兼此三

者具而後可以誠身惟好學則有審問慎思明辨之事兼此三

者具而後可以誠身惟好學則有審問慎思明辨之事兼此三

者具而後可以誠身惟好學則有審問慎思明辨之事兼此三

者具而後可以誠身惟好學則有審問慎思明辨之事兼此三

者具而後可以誠身惟好學則有審問慎思明辨之事兼此三

者具而後可以誠身惟好學則有審問慎思明辨之事兼此三

者具而後可以誠身惟好學則有審問慎思明辨之事兼此三

者具而後可以誠身惟好學則有審問慎思明辨之事兼此三

者具而後可以誠身惟好學則有審問慎思明辨之事兼此三

者具而後可以誠身惟好學則有審問慎思明辨之事兼此三

者具而後可以誠身惟好學則有審問慎思明辨之事兼此三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宋

爲貴思辨之功不講久矣善乎陸梓亭之以思辨名其書也辨

謂辨之於己非謂與人爭勝聖人且以學之不講爲憂朋友講

習去其非而擇其是勸善規過友所以列於五倫近人必欲以

因噎廢食乃并此而諱言之則其傲狠自足又奚責焉

氣節自名其中已大不可問此有識者所深恥尚何誠之足云

當盛隆時上以誠求士士以誠憂國上下交而其志同至於上

下不交而士之守死善道者乃不得已而以氣節見以氣節見

則士之不幸而實國之大不幸也尚忍言氣節乎哉

問氣節與驕傲相近而大相反人或元驚不羈爲氣節恐誤

答氣節與驕傲堅忍與柔靡皆判然一事以元驚不羈爲氣

節誤之甚者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斯乃真

氣節平日惟於辭受取與出處進退間講究分明有皎然不欺

之志有卓然不懼之概身體力行操之者熟猶懼其臨事或有

迷謬也而可以兀驚不羈當之乎且兀驚不羈之徒亦正有辨
有本自性生者有矯爲簡傲者其本諸性生者平時負氣凌人
臨事或亦能傲於義憤此質偏而未學君子猶節取之且不可
不熟察之眾惡必察此亦其一若徒恃虛憍之氣中不足而張
皇於外吾未見矯爲簡傲者之能善其後也雖然辭受取予出
處進退夫豈易言非見理明而應機決者安能處之至當故又
貴有窮理之功養氣之學孟子之集義即宋儒之窮理也孔子
之知不惑仁不憂勇不懼即孟子之知言養氣也二語本辭文
清讀書錄第文清未及仁不憂一節耳彼鹵莽滅裂者烏乎知
之

問律已宜嚴而待人宜寬不特寬恕似亦可弭吾驕 答寬以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三 廣雅書局影宋

待人胸中可不至日生荆棘豈獨寬恕乃養心之方也律已嚴
而待人寬此一定不易之理然一於寬則易流其中又自有界
限凡人偶有一得而驕只是不讀書多讀則氣自平雖聖人有
所不知不能何驕之有惟驕之溢於外者易除伏於中者難去
矜伐之意稍萌學問即難長進此返之於身可默驗而自知者
若夫趾高氣揚見之令人嘔噁斯乃妄人取禍之道無足深論
矣省察克治身體力行乃得讀書之益不然讀書雖多適足飾
非長傲愈讀愈誤若胸羅萬卷而行止不檢或妄逞私臆輕詆
昔賢雖謂之一字不識可也諸生當先戒此乃可爲學
問事變之來非有才者莫能應而有才者每患無德有德者又
往往無才要非才德兼全者不能駁羣才也聖人嘗歎才難豈

才固因時爲盛衰歟 答地以上皆天人物以外皆天塞乎天
地之間者氣也氣聚而才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剛有美有惡
柔有美有惡才出於德莫之與匹才有美有惡德有美有惡如
懿德凶德之類皆是道與德爲虛位故亦可爲不美之稱非若
仁義之爲定名也大德馭小德大才馭小才古之人歟往往抑
才而揚德非也今之人歟往往舍德而論才非也才有大小任
有輕重任天下之重者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合天下之才以爲
才才斯大焉士之才者非其人弗爲用也士之才而德者非其
人尤弗爲用也驚馬長鳴求服鹽車上太行之阪與夫破觚爲
圓投時好而意在乎濟其私者非才也自太古以至今日天地
之氣無剗那之息生人之才無剗那之絕世治者才之拔世衰

無邪堂答問卷四

四 廣雅書局影宋

者才之過過之又過以亂其國故古之任才者在器其才而分
任之才純者善矣純而大者善之善矣駁者常見而純者不常
見小者常見而大者不常見駁者馭以羈勒而弗受也駁且大
者馭以羈勒尤弗受也隆禮厚貌所以馭英賢惟心置腹所以
馭豪傑輕財重祿所以馭壯士審機應變所以馭小人人小人之
異異其心非異其才也才者小人所同心術君子所獨觀於其
獨庶同者無遁情焉小人多於君子中材多於小人輕財重祿
者馭中材非馭君子也馭小人而小人不盡爲所馭也利也者
小人之命也見利而輒攘身敗而名喪咀噓之張皇小人則竊
笑於其旁小人之攘利也有進乎是者焉將欲攫之必故薄之
將欲取之必姑拒之以恩爲馭反爲所馭恩威不測變化不一

則小人揣摩之術竭矣以是待君子君子望望然去之矣小人巧而君子拙小人華而君子質小人諛而君子直故人情莫不遠君子而親小人小人復工揣摩我惡巧則故爲拙訥以善之我惡華則假爲質樸以中之我惡諛則假爲讜直以炫之觀人於微固已然僅觀於其微而不復統核其生平則君子容亦有疏於防檢者小人更無不工於揜著者執一己之好惡以衡人未有不爲人所欺者也楊文定程功錄云取人以剛明爲最次所能成也而常轉於一人故故茅是故用才者視其識識有天才有人才有人才有卓越者天畀之淵深者人爲之警敏者天畀之練達者人爲之善用才者使貪使詐可以禦敵不可以治國也治國有正道焉斤斤以爲明察察以爲智小人之智而君子

無邪堂答問卷四

五

廣雅書局影

之棄也蓋古之亡國敗家未有不自賢其身者也未有不自賢其臣者也凡任事者大處著眼小處下手則可大可久其左右必有嚴憚之人苟無嚴憚之人則必有顯指氣使之入顯指氣使之人至距人於千里之外矣夫任天下之重非任一人之智也智有窮而人之伺我無窮以有窮應無窮殆矣積誠以感之大度以容之屏嗜欲以正之公好惡以服之服之者服以心非服以力也力則面從終凶心則膠漆終吉恩則既威則渙恩以體其情威以警其慢是惟無權權之所在羣士湊焉故曰侯之門仁義存言乎其勢之所趨也術也者君子所以馭小人也可偶用而不可以爲常也小人術多而君子術寡以寡術禦多術危矣任大事與一邑一官異如醫師然牛溲馬勃皆當豫備攻

毒非烏喙不爲功而烏喙固非常用之品也專任智數者胡可藉口凡事言之甚易行之甚難安坐而論王道人人皆獲契也叔季人心傾軋者多使國事盡如家事何事不辦家事有難於國事者國事有難於家事者故古人當盤錯之交含詭忍尤必使此心可質諸鬼神而并不求諒於天下後世非宏毅無以成大事也然苟非見理甚明與執拗者何以異知言窮理之功其可忽乎哉自太古以至今日萃天下之才以爲才而能任天下之重者吾聞之矣揚一己之才以屈天下之才而能任天下之重者吾未之聞也若夫成敗利鈍天也非人也人也非天也吾盡吾才吾盡吾德吾盡吾心吾盡吾力而後乃今吾可言天運天之運有時事之來有幾機在目目不明者不可以治軍目不

無邪堂答問卷四

六

廣雅書局影

明者不可以用人目不明者不可以承天承天者中材可以集事昧機者豪傑不可言智是故爲國之道莫大乎因時時乎時乎迨天之未陰雨作詩者其有憂患乎

問黨綱諸君清操亮節誠足令人興起然矯枉過正能無弊歟答諸賢當分別觀之其更相標榜誠不免爲名所累然此壞於依附以立名之徒聲氣既廣因緣並進其人本不足爲輕重張儉持議微切而事急亡命累及多人益見李元禮范滂傳深識勁氣爲不可及也賈偉節說寶霍以救元禮而獨閉門以拒岑暉宜哉若陳李諸公身當其任力所能爲安得議以疾惡已甚事之不成則天也桓靈之世朝綱紊於上而風俗厚於下非諸賢力持清議之效歟范史儒林傳及陳蕃左雄傳論持議甚

正日知錄已引之魏武取人不恤廉恥士風始變卒釀篡奪之禍紛紜至三四百年而未已然則諸賢之隱持世運爲何如懷
懷焉咄咄焉與岷玉秋霜比質可也是時諸賢或死或廢朝綱
解紐而卓然爲諸賢後勁者猶有盧侍中兩漢經學之盛至侍
中而彰疾風勁草之節可謂不負所學矣

問後世之天下雖以儒術爲本然刑名法術殆亦不可偏廢與
答衰世之政多姑息又多虛浮故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斷不
可少當盛隆時莫不如此然此本儒術中自有之義煦煦爲仁
非眞儒術也欲兼名法恐不易言諸葛公明申韓古之最善用
法家者若漢景宣二帝則已涼薄寡恩矣呂氏呻吟語謂申韓
亦聖人之一體非也陸清獻三魚堂集已辨之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問凡太儉太剛太刻太傲之人似皆易流於不近情 答太儉
者偽君子太剛者學君子而未至否亦好名之人若刻與傲則
小人矣豈止於不近人情耶小人舉動有極近人情以欺君子
者不可不察儉爲美德過則弊生故儉於己謂之儉儉於人謂
之嗇嗇者不足論儉而過者非性安淡泊則欲以邀名其中又
有等差取人當觀大節未可以是以而遽信之素位而行處境者
最宜致力可省卻無數矯揉造作凡矯揉造作者充其量可以
行險徼幸蓋同此患得患失之心也

問獨行不懼四字固善然須以當言則言當行則行八字作注
腳否則恐任意決裂多有不當 答獨行不懼本非鹵莽滅裂
之謂惟其見理明而處之當故能獨行不懼不然意氣之私而

已何足當此古來安心爲小人者亦不甚多大抵見理不明自
以爲是意見之私有以害之若恃此而以爲獨行其流弊有不
可勝言者毀譽固不足計然不計流俗之毀譽則可倘持一自
是之見而概以人言爲不足恤則亦終爲小人之歸而已王介
甫爲考官一院之事皆欲紛更張方平知其必當誤國故學術
貴正大不貴新異高明者最宜戒此

問人須有我在方足自立持身方有崖岸人所趨我不趨人所
避我不避方不隨人轉移 答善哉言乎然天下亦有不妨共
趨共避者須精義之學乃能辨之隨人轉移之非固不待言若
不問理之當否但求與眾立異尤非也持身必有崖岸理尚未
足能自立能不爲人轉移則不求異人而自異若必好爲崖岸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非儒者中正之道凡人內不足而後以氣凌人其好立崖岸之
徒有本諸天性之剛者有出於識見之偏者亦有偽飾以欺人
者不可不察

問人雖當平正通達似亦不可無奇崛盤鬱之氣寓乎其中
答奇崛盤鬱之氣斷不可少齷齪者流不可與人德爲其索索
無真氣也人不特立獨行未免虛生可惜此天之所與我者人
皆有之世故日深斯真氣日寡我但率性而行初非以此翹然
自異於眾也以此自異則與齷齪者相去不能以寸是以君子
貴學學則可底於俊偉光明不學則流於詭異堅僻詭異堅僻
者其人亦多奇氣第一用於正一用於偏遂覺相去霄壤耳至
大至剛之氣皆由奇崛盤鬱而充之或矜己以凌人是復也非

剛也故血氣之氣不足貴必養之以道義而後可平其血氣學而至於能養斯可謂之善學矣奇崛盤鬱得之於天者多平正通達成之於學者多二者並行不悖亦合之始善人有血性才氣皆異於庸流顧或放言高論而實不可行或任其所發而莫能自遏此無學問之故也古人所謂學問者如此故博學審問之後必繼以慎思明辨而卒歸於篤行學所以爲行之地也今以記誦考據爲學問習焉不察學與行遂分爲二矣聖人知委靡者不足任事而奇崛者易失之偏於是制爲禮樂範之中和斯學者無誤用之聰明而國家可收得人之效樂經雖亡詩亦樂也朱子以和平通達堅定詳明釋論語蓋學詩學禮之益如此今學詩禮者但治訓詁名物其厭薄乎此者則又舍詩禮而

無邪堂答問卷四

九

廣雅書局

治易與春秋或自畫或職等吾未見其可也詩者志之所之使人以風雲月露爲詩故其志蕩古人以溫柔敦厚爲教故其志微非心平氣和以求之不見也三百五篇趣昭事博可以周知人之情僞授政不達不足言詩平正而不通達猶無益耳苟徒恃其奇崛盤鬱而誤入歧趨或且流爲乖謬此質美而未學君子惜之苟自以爲平正通達而無奇崛盤鬱之氣質乎其中將無往而不委靡齷齪此乃世俗之所貴君子恥之立身而尚此其人之志趣可知取友而尚此則誤言曰至於耳其終不爲所賣者幾希

問凡事須行之於心而安若勉強遷就事後必有九悔似不如行吾志之爲得 答此言固是然於心而安仍須有窮理之功

否則固執偏見者亦未嘗不自以爲行心所安也已心安而人心不安何可謂之心安理得是故平天下之道在乎絜矩

問人無論和與介均須獨行不懼有一自立之處方能置一切榮辱毀譽於度外而心地常坦然習之當即養氣之功 答配義與道方能獨行不懼義之所在生死且非所計何論榮辱毀譽至接人則和之中自有介在所爲卑而不可喻也生斤斤於和介之辨是猶有和介之見者存須知接人以和持己以介介與和固並行不悖若己介而必以介責人則觸處荆棘天下大矣豈能人人盡如我意趣向既殊敬而遠之可耳荀子臣道篇仁者必敬人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

無邪堂答問卷四

十

廣雅書局

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 韓詩外古今之至介者莫如夷齊至和者莫如柳下惠然有直道事人三公不易之節而後可言和有求仁得仁不念舊惡之心而後可言介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宋儒中伊川以嚴厲名然每見人論前輩之短者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此何等氣象潘四農養一齋劄記有云孟子論事極剛決然看愛人不親一章方知守道之嚴立心之厚不相悖也後之君子則異是故處士橫議而秦有焚坑之禍顧廚標榜而漢有黨錮之災災禍非君子所避也苟以此爲榮而或激成之則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在下者與在上者地位不同措施亦異匹夫匹大而操揚清激濁之權災必逮夫身漢魏時尚行鄉里選之法月旦之評猶可言也後人

而欲爲此思不出位之謂何

問人之德量隨朋友爲轉移所處盡益友者其爲善也若水之就下也損益參半者爲善難爲惡易若無益有損則非上智鮮有不移者矣 答此語誠然然人之所以能取友者又貴有省身之功知言之學否則日與損友處而不自知彼友之賢者去我惟恐不速矣大抵友朋一事以氣類相感召其處己正者其取友必正然人之情僞百端往往有誤爲投契而受比匪之累者亦不可不察夫子論損益三友觀人之大較矣

問與人縱論自以爲不吝而不知驕已伏其中 答與人縱論稱心而言無所爲驕吝也一有矜心作意於其閒則驕吝生矣然稱心而言之中自有謹言之道與恣肆刻薄者迥殊今羣居

無邪堂答問卷四

十一

在清雅堂書局

講論非謔浪笑傲即譏議他人長短他人之長短於我何與我試自反其能盡免乎習非長傲日流於薄儂而不自知家語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

問今天算言推步而史書多言災異竊謂知推步之可據則必不肯信災異之說 答漢儒言詩言易言春秋言洪範皆詳災

異用意至爲深遠爲人上者他無可懼惟此足以戒之推衍繁密乃多附會之詞末流之失耳聖人作春秋書日食書災變以天正王以王正諸侯斯上無失德之愆下無閭閻之患後人知以王正諸侯之義不知以天正王之義上益驕下益諂以致民隱不能上達天民隱不上達豈國之福乎天下大矣而治亂則繫乎人君之寸心所施至博所操至約心存寅畏則對越在天

上帝臨汝一切用人行政自刻刻不敢苟且故帝典必以欽始

昊天則曰欽若人時則曰敬授今之歲差里差皆權輿於堯典

分宅四方里差之法也詳紀中星歲差之法也唐書載一行麻

說九爲詳備 千古治麻之至精者孰有過於義和而要以敬爲

之本迅雷風烈必變斯烈風雷雨弗迷聖人畏天威故能承天

眷也三代而降漢治最爲近古由其君臣上下曉然咸喻此意

偶遇天變動色而相咨微其下亦得以是爲進言之資閭閻疾

苦無不上聞而臣工可免粉飾欺罔之弊逮其末造不言災異

而言符瑞王莽遂移漢祚以上下之情壅也漢儒有言應天以

實不以文果能震動格恭自有旋至立應之效災異似不足據

而史書所載確有明徵星野似不足憑而左氏所陳歷驗不爽

無邪堂答問卷四

十二

在清雅堂書局

後世其學既微人心日卽於縱肆故三代兩漢之天與人近六朝五季之天與人遠人則自絕於天天其如人何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飛潛動植莫不受形於一元鼓盪之中稟氣既濁有知覺而無義理人則不然有父子兄弟之仁有君臣夫婦之義天之所以與人者甚備則其視人也倍親其責人也亦倍周中國神靈首出其沐詩書禮樂之化者已久故人自得姓受氏以來莫不有本源之可溯與萬物之生而無父沒而無知者判然不同聖人於是乎制爲報本追遠之禮取精多者用物弘明德遠者流澤長聖人於是乎制爲七廟五廟三廟一廟之等差履天位者九爲天心所眷注故合萬國之權心以事先王必致九州之物產以事上帝聖人於是乎制爲郊祀配天之鉅典非

天子不讓禮禮非塗飾眾人之耳目也惟天無親克敬惟親靈承于帝則昊天其子之聖人恐君人者之漸啟侈心於是乎作春秋而立日食災變之義例是故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有三光人有三綱天有五緯人有五常一舉目而可見一翹首而可望赫赫乎日月星辰之運行也凜凜乎鬼神屋漏之昭彰也實有其理實有其象而非等於釋教之空幻西教之荒唐也尚書五十八篇自堯典言欽若之後無一不言敬天歷虞夏商周以至箕子明天人之故探陰陽之原括帝王心傳之旨於洪範而陳之武王周公行之孔子述之漢儒衍之敬用五事念用庶徵千聖百王未有不兢兢於此者也自偽古文之辨興河洛圖書之義廢訓詁名物之學盛託王改制之說行各逞私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主

廣雅書局

臆以釋經破碎支離甚者至無忌憚而六經大義燦著簡編者視為平淡無奇莫不棄如敝屣人心好異則異者乘之洪範五事之理微斯天主福音之說熾矣古先聖王所為一道德同風俗者此也夫禍福之權必有所寄聖王知人心不能無所攝而自憚也是以三代重卜筮至漢而龜策廢則洪範之學興洪範五行亂於圖讖東漢以後其學浸微而迪吉逆凶之權遂為釋教所陰篡釋教既衰則西教復煽其餘焰焉嗟乎以王介甫之學問文章而詆春秋為斷爛朝報其弊遂至天變不足畏西人之說視介甫尤過之彼教矯誣上天焉知天道抑亦以西俗君民其主固無事乎此也而豈所語於堯舜之治孔孟之教堂堂中國為大一統之天下者哉道光時俄王阿勒克以其后病避

居帶庚洛克途次見彗星意甚惡之未幾王及后果相繼殂俄為君主之國故言天象與中國略同西人亦嘗言彗星所指之地多有兵事彼未嘗不見為災異第謂彗星亦有行度必欲推而得之地理備考預推諸彗驗之於今無一合者蓋彗行甚速又數十年一見與七政之懸象著明不同非積世積測不能精也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天垂象聖人則之日月薄蝕彗孛飛流氣之不祥昭然共睹行度可推亦豈得謂無災異乎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主

廣雅書局

一舉其全一舉其半渾天須從外觀蓋天可從內觀尤便於自用六朝時信都芳崔靈恩皆明渾蓋相通之理各見本傳橢圓說與渾學益密而西法實兼用蓋天故李之藻作渾蓋通憲以明之周髀言地法覆槃即地圓之說璿璣四遊即地動之說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即南北冰洋之說足見古脈本精周衰時人子弟分散始漸失傳耳儀器以蓋天代渾天蓋周髀遺術流入西方梅勿菴已言之郭西法以太陰行度入算而不守敬亦作異方渾蓋圖見本傳以之紀月謂太陰乃附地球之行星不得與太陽並夫治曆所以明時晦朔望雖夫婦之恩可以與知舍此不用奚以便民況月天距地最近日月噓吸陰陽以生人物以繁其有關於民生者甚巨禮運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聖人豈不知月附於地然非此無以見陰陽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三

廣雅書局

無邪堂答問卷四

前奏

子一前而民

中隋志以爾雅及五經總義附論語亦不與字書為類知此則知專以字書為經訓者之非矣小學訓詁治經之始事而經義非僅止於斯訓詁既明乃可進求微言大義之所在耳有大義而後有微言論語一書言大義者章章矣而微言即寓乎其中漢宋諸儒家法具在必欲求微言於大義之外則人皆將憑臆妄造而託之六經與旨以誣聖人彼弊豈有窮耶近世講訓詁者每計鄭義微言者尊董何而多失董何許鄭之真訓詁微言而為思不及之過微言微言而為賢智之過賢智之過其穿鑿也愈深其流毒也愈甚故微言者治經所最重而今日則姑舍是先明大義可凡字必有本義小學所以釋字之本義訓詁則假借引申之義尤多故說文爾雅相資為用近儒拘於說文動欲舉一而廢百惑之甚也六書轉注迄無定論戴段諸家以互訓為轉注多為近儒所糾其意蓋欲以說文賅爾雅姑無論泛濫無當與計書序說不合也劉班為小學之宗豈不審乎此而漫然分之苟知班志分列之故則凡解經務為穿鑿以求合計書而反失計書之真者夫亦可以不必矣治經先明訓詁乃一定不易之次序初無待乎張皇古言古義至乾嘉以來而益大明亦後學者之至幸然以小學疏通經訓則可以小學穿鑿經訓則不可支離蔓衍沈溺其中而不知返非惟虛耗日力抑亦大害經義

國朝治小學訓詁者甚多惟邵氏爾雅正義郝氏爾雅義疏王氏廣雅疏證其窮王氏之為疏證援據精博亦不過為穿鑿與朱氏說文通訓定聲之以多為貴者不同朱氏書以聲為主故足證明已說而止若夏術無段氏說文注王氏說文釋例學者已擇焉不精則博士鹽豢也

不可不讀諸書皆小學之功臣小疵不害大醇郝段二書尤要郝疏於訓詁多明聲轉之說於草木蟲魚多得之目驗段注包

學問富饒匪石訂其誤有段不誤而緡反誤者水部惟勇於刪改是段注之大失莫子思本部義異多與桂氏義證引據雖繁段注間合殊不足信條理自密亦可旁參其他非所亟也

問古人禮書無所不包凡今日之吏戶兵刑工諸部皆括其中觀周禮一書可見曾文正謂古人經世之學一出於禮此之謂與答班史有言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古人以禮教中以樂教和凡內而治身外而經世無不出於禮者大小戴記所輯禮論諸篇發揚其義甚詳春秋士大夫皆知此義至以決人生死壽夭蓋先王制禮之精意未盡泯也漢承秦敝叔孫補苴百不逮一自是禮與兵刑遂判為二事白虎通曰禮為有知設刑為無知設出於禮則入於刑周官職雖分而不盡分也

大刑用甲兵班氏故合兵志於刑法而其篇首有仁愛德讓之言蓋猶窺見此意六朝禮教陵遲而禮學未嘗廢絕廟堂之上樂武稱制以法老師宿儒講求不倦通典時有徵引隋志載其書目甚多論喪服九詳第視為經生之絕業而不探制作之本原故所學非所用唐初茲事彌盛中葉以後殆至絕響五代之時廉恥道喪有由致也橫渠張子以禮學教關中卓然為百世之師志學者其先於是求之可矣

問經史百家或言理或記事苟是非不謬於聖人似皆可為博文約禮之資答何以知其是非不謬於聖人則非有窮理之功不可不然誤入歧趨者豈少哉大抵博文約禮分先後不分緩急當博文時即有約禮之功非俟讀盡天下書而後約之以

禮也古者多言禮而少言理以禮樂之事童而習之有迹象之可循聖門以下學之功示人故不空言理宋儒則言理居多仍與約禮之旨無異蓋禮經殘闕古今異宜大而朝聘燕饗小而宮室器服多非後人耳目之所習與之言理則愚夫婦可與知能與之言禮雖老師宿儒或不能盡通其義朱子語類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卻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日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其數者視史之事也今則禮樂之書皆亡學者卻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古人制禮之精意何莫非由天理而來禮運疏禮理既與太一而齊故制禮者用至善之大理以爲教故本於太一也故禮有文有本其文之委曲繁重者非後世所能行亦非愚夫所能喻則不得不舉禮之精意言之漢學家以是攻宋儒未之思也說文理治玉也此許君釋理从玉之本義引申之則爲文理條理乃經典之恆言焦理堂等據許書以難宋儒非失諸目睫之前乎段注引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以釋之其說固精然疏證他文仍多謬論惟其卽博文卽約禮故無後世過高之弊與汎濫之失朱子教人讀書而讀書必歸於窮理讀書窮理卽博文約禮語雖殊而意則一於二陸之直指本心者則慮其過高而失下學上達之旨於東萊之多治史學者則慮其汎濫而貽玩物喪志之譏至明季及竝嘉以來而其言無一不驗故擇術不可不慎程朱所以爲聖學正宗者此也朱子同志之友南軒而外惟東萊東萊學術既正亦有實用而朱子於其略有偏倚者

猶斷斷不少假借蓋以析理務極其精欲使學者不迷於向往也朱陸異同莫大於鵝湖之會無極之辨陸子論無極未喻周子之意然慮後人之墮於虛無而特嚴其辨猶之可也若鵝湖之會以留情傳注爲榛塞則流弊甚大先儒論之詳矣德性固不可不尊大體亦不可不立然孟子謂四端擴充卽尊德性也操存舍亡卽立大體也程朱之學亦何嘗不如是乃二陸主張太過卒以六經注我則開後學恣肆之端將視聖經賢傳爲糟粕而盡遺藩籬餘患至今紛紛未已故當時東萊亦極不以爲然朱子尤嚴辨之爲後世學者計至深遠也問博文約禮云者卽今云多讀書而以義理權之也後世之書甚雜不權以義理隨在皆有迷途但所謂約者須先略識義理大要方有定見否亦不知持何具以約之答所以有審問慎思明辨之功皆以求義理之指歸也四書卽義理之淵藪今以爲七獵科名之具患不審思其義耳朱子謂未讀微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冊中無一箇權衡多爲所惑卽此意義理大要本自性生四端之見人皆有之特易爲氣拘物蔽人多逞其意見之私卽氣拘多奪於嗜欲之累卽物蔽窮理之功在明善以復其初而吾心自以爲明未必合於人心之同然不得謂之明也故當博文以求聖賢之旨趣隨事隨物義理見焉若析義未精而先立一定見則往往誤於意見而不自知矣天下國家身心皆物也有物斯有事凡事必有至當不易之理私意間之則理爲欲蔽而處事接物不得其當格物者格此也窮理者窮

此也司馬溫公訓格物爲廢格外物其意亦在去私陽明之格不正以歸於正意亦略同然必明乎理之是非而後知何者爲善何者爲惡辨之不精認賊作子未有不受害者先知後行乃自然之序大學修身以下皆力行之事誠意以前皆致知之苦心與意乃其樞紐誠與正則其實功故孟子屢言心中庸屢言誠求誠之道不外擇善固執善苟不明執於何有學問思辨之功所以先乎篤行者此也溫公所言乃誠意之事非致知之事大學先後之序甚明豈容紊亂且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豈可以物爲外物而專屬諸惡耶諸儒釋格物者惟溫公鄭君之說每爲後人所稱鄭注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如其言是致知當在格物之先亦不合大學次序然尚未混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三

廣雅書局

致知於誠意也近世宋于庭作大學古義因鄭君有來善物之合公羊家著治昇平文成致麟之說其言本不足辨亦以見解經而竄以私意將無所不至也古本大學以修身爲本以知本爲知之至復由誠意推之於所止而以誠意爲本蓋知所止卽知至也無所不用其極卽後儒所謂至乎其極也如古本則知止能得物有本末二節先經起例以釋格致之義而身爲國家天下之本本末終始不紊其序先後厚薄各協其宜致知者知此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身與心之本在意因又極言慎獨之事引淇澳之詩以明明德引烈文之詩以明新民復引詩書湯誓之言以明新民明德而歸本於止至善蓋明德新民皆至善之事格致誠正皆止於至善之事惟知止則得止故大學必以格致爲入手工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三

廣雅書局

夫能知至善之所止則意可得而誠矣至於大畏民志斯誠意之極功也故重言以申明之曰此謂知本家園天下本於身身又本於意大學非有一本也天下未有不知其事之曲折而可貿然行之者學問思辨皆所以求知之至而其功必歸於慎獨道問學所以尊德性而尊德性必不可不道問學此大學與中庸無異指宋儒與聖門無異功者也誠意之功以毋自欺爲本毋自欺者毋欺其知也故劉蕺山以慎獨爲宗旨其釋大學歸重誠意與古本略同但古本前有能得本末二節後有黃鳥文王二節皆言知止之事卽言格致之事先後自有次第蕺山乃以意爲心之所存毋論次序不合亦於訓詁不合且蕺山欲救王學有知無行之弊使徒以意爲心之所存則未發處多已發處少弊易流於空寂仍無以折王學末流之失而闢其口也古本義自可通程朱爲之整齊排比特欲以備一家之學格物本無的解程朱亦不免添字釋經然其言則極純無弊顧端文小心齋刻記已言之學苟不從此入必有信心而行之失高者陷於異端下者流爲狂妄豈聖門由博返約之旨哉程子謂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朱子亦言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固非格庭前竹之謂九非返物而不返求諸己之謂也顧氏曰知錄云以格物爲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未矣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大學在明明德鄭注謂顯明其至德也至德卽明德顯明訓上明字放下

文注謂皆自明明德也語意顯然更無疑義段懋堂乃援爾雅
明明斤斤察也之訓廣引諸書證成曲說其言與西河大學問
略同西河實指李恕谷之說而段氏又暗襲西河而下文欲明明
德皆自明也二語絕不可通反謂孔疏誤會鄭注之意可乎近

儒借訓詁以伸私說不顧上下文義動欲以此律彼乃治經之

大患也明明德謂明其明德也親民謂親其民也止至善謂止

於至善也若明明德連讀下二句又當作何解朱子注論

語云行道而得於心之謂德近人亦斥為解學不知周官師

氏鄭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鄭君已以德屬

諸心後儒或疑窮理為支離謂非下學所能或疑窮理為恍惚

謂非聖門所急不知大學者大人之學舊讀大為泰古者十五

而入太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禮樂射御書數自八歲入小學

時久已習之豈猶有不知義理之大要者但知事君之宜忠而

所以為忠不同知事父之宜孝而所以為孝不同事變紛蕃非

一知半解所能盡要必有其當然之理與其自然之則處之不

當思之未審耳窮理者事事有條理之謂凡天下國家之事皆

吾身所當為即皆吾心所宜知知之而仍累於物慾是意不誠

也為之而不得其條理是知未至也天下有無理之人無無理

之事事之無理者必其不能通行者也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

之斯可措諸天下而咸宜俟諸百世而不惑夫豈有支離恍惚

之失哉汪雙池讀近思錄謂無物無理隨處目睹耳聞手持足

踐皆吾窮理之學朱子補傳在即物而窮其理一即字已喫緊

教人非謂只格一物便可貫通亦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只積

累多後自然見去戴東原孟子疏證謂聞見不可不廣而務在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能明於心一事豁然使無餘蘊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

明進於聖智雖未學之事亦豈足以窮其知案東原之說正與

朱子補傳意同而譏宋儒為空指一貫何耶程朱言格物明白

如是見上文其言一貫必推諸真積力久一本萬殊又推諸達道

不遠下學上達易嘗空指平古入禮以教中樂以道和禮樂之

至通乎神明而乃列諸小學蓋非習其器無由知其理也習其

器矣而仍未通其理則非覃思制作之精意不可故小學之終

事即大學之始事格致者大學之始而固非五射五馭六書九

數之所能該也其事則天下國家之事其理則修齊治平之理

人不外乎五倫道不外乎返求極平易亦極精實苟以此為支

離而專恃乎本心之明人非聖人安能發皆中節或失則誕矣

以此為恍惚而專求諸器數之末瑣屑穿鑿率天下而為無用

或失則罔矣

問訓俗遺規言甚切實因思宋儒書甚有益於身心但不求之

經義則是祀其宗而祧其祖母乃太陋與 答訓俗遺規意在

曉人言多切近若宋五子之書義蘊閎深固有鑽研不盡者矣

且宋儒時以荒經為戒程朱言之尤力讀宋儒書而不求之經

義亦無此讀書之法也象山六經注腳之言最為後人詬病然

嘗謂後生看經書須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見議論恐

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又謂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均見語錄國

朝若陸清獻最尊程朱而集中論諸經注疏者頗多其治儀禮

校讐甚精其跋經典釋文表章甚至非不詳訓詁名物也第不

能明於心一事豁然使無餘蘊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

欲以此名家耳宋學書甚多先擇其要者讀之近思錄爲四子書之階梯朱子語類文集精博無匹學者最宜致力性理大全近人束諸高閣不知宋五子書希帛菽粟之文也性理中如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探性道之原挾陰陽之祕淺人自不解乃以空虛斥之大全博采宋元儒說發明其義研窮妙忽足以羽翼六經諸儒之言精實淵深豈容一毫粗心浮氣於其間耶四書大全有三魚堂點勘本附以蒙引存疑淺說杖擇較精陸獻謂大全全襲倪士毅四書輯釋顧亭林陳文貞錢竹汀亦皆言之倪書四庫僅存其目范氏天一閣楊氏海源閣皆有元刊本今未見諸生作理學題或未熟復儒先之言而先構生意見或更肆以漢學家駁難不根之說是殆斷續絕港而窮至於海也或又連舉朱子語類之文以爲與題義相比附不知義理當求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三 廣雅書局宋

心得昔賢之言偶舉以爲證則可若連篇鈔錄與我何涉元明國初諸儒見問該洽踐履篤實非後人所及近人習爲大言未知其生平讀書若何而開口便斥明人不讀書不知此嘉慶以後則然耳烏可以該一代國朝惟小學駢文優於明代其他理學經濟朝章國故及詩古文之學皆遜之至說經之書明人可取者固少而不肯輕爲新說猶有漢儒質實之遺近人開讀書之門徑有功於後世者固多而支離穿鑿以蠹經者亦正不乏康熙時儒術最盛半皆前明遺老乾嘉以後精深或過之博大則不逮也百餘年來風流閼寂遺書散亡正誼堂叢書之刻雖未盡廢人意猶得藉是以窺崖略其去取亦頗審慎其中時有刪節失當者皇清經解亦有此病宋元學案櫛櫛最富

謝山持論最平黃主一之論頗有偏者宜分別觀之梨洲明儒學案雖主張王學然於龍溪心齋之徒亦未嘗有恕辭惟河東敬齋諸流派採摭未備是則門戶之見耳道之大原出於天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繫辭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大戴禮本命篇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所謂道者與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意同與中庸之言人道者意異戴東原據此以斥諸家彭尺木二林居集有書辨難尺木他文多雜釋氏此則持論獨正東原復書蓋強辭也自其人所共由言之則曰道自其事所當然言之則曰理大戴易本命篇王者勸必以道靜必以理小戴樂記篇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宋儒以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三 廣雅書局宋

主靜言理本諸戴記朱子尚恐其易入於禪故謂靜不如敬至以主敬言理則九與經義觸處暗合矣中庸由戒慎恐懼以至參贊化育其道則天下之達道其德則天下之達德其致力則學問思辨行其大端則尊德性道問學道固燦著於天地之間理亦不越乎倫常之外根於陰陽穀於事物無所爲遁諸虛也鄭君注樂記云理猶性也朱子注中庸云性即理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子以仁義禮智之德贊元亨利貞謂人道本於天道也又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溫故知新效天之事敦厚崇禮法地之事不盡用章句說案朱子語類云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象地王氏困學紀聞云知識欲高明故效天操履貴篤實故法

地此之謂修道此之謂窮理既窮則性可得而盡矣盡一己之性乃能盡人物之性故大學先格致誠正而後修齊治平篤恭而天下平誠正之極致也格致者求知之事修齊以下皆力行之事其樞紐則在誠正故大學中庸皆重慎獨中庸之未發既發即大學之誠意也學問思辨即大學之格致擇善固執即大學之知止位育參贊即大學之治平舜之好問好察格致之事也顏子服膺勿失止至善之事也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有是性則有是心有是心必有是理理微於大同故窮理盡性可以至命存其心養其性則知事天中庸所為推極於上天之載也道寓於器數而器數非道之本器數者藝也格致治平者理也古人八歲人小學教之以六藝十五入大學教之以修己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七

治人之理藝與道相資為用故聖門之教必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道即率性之道德即三達德之德也禮少儀士依於德游於藝鄭注引周官三德六藝以釋之案周官大司徒六德習仁聖義忠和亦與中庸之旨大致相同聖門多言仁孟子則兼言義春秋時道德之旨漸晦故必以仁明之戰國時功利之風日熾故亟以義正之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溺於利必悖乎義禮教陵遲廉恥竭地無道揆無法守亡國敗家恆必由之故大學以義利終孟子以義利始不奪不磨害並至聖賢垂誠可謂深切著明矣乃有謂利為義之和而不當深斥之者不知利有公私之別公諸人則利物私諸我則利己利物可矣利己可乎古人美惡不嫌同辭辭同而意異者經典中何可勝數昔者伯禽

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見呂氏春秋利者利人也秋貴公篇勿利者利己也使如近人所云則周公之言不詞甚矣二程道曰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伊川曰君子未嘗不欲利只是以利為心則有害在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害未有義而遺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是則近人之所據以攻宋儒者程子早言之矣合韻造字自營為私背私為公自營者自環也私本非美稱而近人亦必故反其說甚至援于祿百福之文以釋論語之干祿不思求福於天乃詩人頌禱之詞干祿於人豈聖賢誠勉之意大戴禮有子張問人官篇夫子答之與此語意迥異安得援以為證集解引鄭注與集注初無異義乃支離蔓引欲以此迴護賢哲而不加進以大惡歸之此皆揚聖門釋非錄之餘波西河妄言可為典要耶說經不顧其妄而徒好為新異以便營私者之藉口若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七

充其類則世人多為終奔競皆分所宜然鄙夫患得患失尤勢不容已無惑乎以長樂老為聖人矣吁可異哉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未有舍道德而專言藝者亦未有不由窮理而能盡性者周官儒以道得民鄭注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賈疏養國子以道德鄭賈皆以為道寓於藝固非舍藝以求道亦未嘗舍道而專言藝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仲尼燕居云禮也者理也樂記云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管子心術篇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三王不相沿襲故禮器曰時為大荀子曰法後王王伯厚以此譏荀子非也近儒曲護荀子而別為新說尤非荀子語意甚明奚煩穿鑿劉端臨補注後王指文武而言是也楊注以為近時之王者誤荀子欲加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上世則審周道又曰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其指文武甚明若其制禮之本原則自義農以迄於今莫之能外也天不言而有日月星辰之行雨暘寒燠之應萬物之情上為列星其本在地人九萬物之靈管子內業篇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既稟陰陽之氣以生天與人自息息息相通之理故慎獨之功十手十目相在爾室非徒設辭以示警也蓋有實理存焉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天之所生首地之所生下首見大戴禮天員篇周官大宗伯鄭注天產動物六牲之屬地產植物九穀之屬天氣清地氣濁惟稟天氣以生者能具五常之德故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周身三百六十六節象周天三百六十六度見素問南子春若鳥獸蟲魚則橫生而非上首矣草木且倒生而下首秋繁露

矣受氣愈微則知覺愈微自然之理也荀子王制篇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有義故最貴天下貴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凡物之形莫不伏從於天地而尺地少者有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當之蒼龍朱鳥等蒼龍朱鳥白虎玄武分主四方而動物之生應之稱雖皆人所指名然必天有是象而後人以其名之水生木故鱗如波紋禽屬火木生火故羽如木葉獸屬金土生金故羣似草介屬水金生水故殼似惟人得天地之中氣故曰金之堅案李氏之言雖附會亦近理

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天垂象以七政列宿示人其氣清明終古不變地氣之應乎天者則有風雨雷霆霧露之異氣多渾濁然地氣仍由日月之嗔吸所生無太陽則地為冷物不能生發無太陰則地為洪燼不能長育無地氣以應天氣則人物皆將枯槁無所資以為養故大戴記曰天主施地主化春秋繁露如天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之為篇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猶應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人得清氣多者為賢哲得濁氣多者為庸愚氣清而加以盡人合天之功其為聖人也不難矣氣濁而重以日晝暗亡之害其去禽獸也不遠矣禽獸之知覺運動豈必盡與人殊其所殊者惟此五常之實理故以知覺運動言性賦其性者也君子知之畏天命敬天威強恕而行以存其誠誠者天之道天有太一一者誠也詩皇矣篇鄭箋云天之近尚誠實故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以聖人立教敘曰天敘秩曰天秩古之立教者其取義或以三或以五如三綱五常三德五者法五行也五星蓋五行之精也五常即五行之用也故鄒注中庸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

案鄭注用乾鑿度及詩緯說詩緯說見五行大義漢天文志復以水為智土為信乾鑿度亦云土信水智又引萬名經水土兼智信蓋北方為虛虛不用之處故得與中宮互相為用納甲圖北方獨闕而以壬癸戊己互相出入義即本此近人以為今學古學之分非也緯書皆為今學家所用並非古學天播五行家說陳樹滋齊詩翼氏學疏證以詩緯為誤字亦非

於四時人播五常於七情愛則喜之屬也惡則怒之屬也欲則樂之屬也懼則哀之屬也天有五行六氣故人有五藏六府又有五行六情六情生於六氣左傳載晉和及子太叔之言備矣喜怒哀樂之於於好惡猶風雨晦明之於於陰陽也素問天元紀大論諸篇說其義九詳中庸之喜怒哀樂本四德應四時以主四方見春秋繁露漢書翼而信之貫乎四德德土之寄王於四時苟無信以貫之則仁義禮智皆虛文矣中和者信之實理也至誠者信之極功也大本立達道行其功至於位育參贊而皆於喜怒哀樂驗之喜怒哀樂得其節斯漸復乎天命之本然故中庸之喜怒哀樂原於性命

洪範之貌言視聽本於五行其義一也貌言視聽以思爲之主
思者心之所之猶中庸之言既發大學之言誠意也顏子之四
勿卽洪範之五事近儒乃欲去思以言學異哉漢宋諸儒之治
經亦無不求其端於天易言卦氣消息書言洪範五行詩言五
際春秋言災異漢儒所謂性與天道者類如此漢書陸氏傳論
後漢書桓譚傳皆及之隋志云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
行傳是其本法案通考玉海諸書引伏生洪範五行傳正與隋
志說同雖非盡六經本旨要其師承遠有端緒亦聖門之微言
也逮其敝也流爲術數京房翼奉之流推行繁密已開其端哀
平而後盛識繁興名爲內學荒誕支離圖讖與災異不同災異
警人以爲善圖讖導人以爲惡而田王孫孟長卿伏生歐陽夏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三

廣雅釋義

侯申公轅固胡毋董生之所傳微言大義漢以廢隆矣治及隋
唐其學亦絕秦燔六經隋燒圖緯事之輕重不同而焚書則同
有處士之橫議故有秦始之焚經有鄒魯之信讖故有隋煬之
焚緯讖可焚也緯不可盡焚也渾蓋宣夜之學往往存於緯書
緯亡則六家之術皆亡矣若緯說之類於讖者自是後人附會
正當拉雜摧燒近儒轉從而蒐輯之得非結蟻轉丸蠅蛆甘帶
乎荀悅申學俗嫌篇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
平爽辨之蓋發其僞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所作乎或
曰緯諸曰仲尼之作則周張二子崛起宋代乃作太極圖說通
書以明易作西銘以明仁作正蒙以明誠誠與仁亦夫子贊易
之旨也其言與漢儒雖若異趣而其闡陰陽之蘊探性命之原
則無不同視董生尤加粹焉夫命與仁固聖人所罕言論語多

言求仁之方罕言仁體西銘則專言此蓋西銘源出周易也性
與天道亦門人所罕聞獨贊易則發之修春秋則發之平日與
諸弟子雅言惟在詩書執禮皆推極人事之常而初無新奇可
喜之論若是者何也性命天道散著於事物物之中見淺見
深各如其量淺者不能解解者不必言惟窮理則可盡性以至
命窮理者何窮此五常五事之實理也人人皆宜知之人人皆
能爲之故曰夫道若大路然又曰天何言哉下學而上達知我
者其天乎論語集解引孔注云下學人事上知天命集注引程
子云下學人事上達大理理卽性也而仍出於命與漢儒初無
異指宋儒特恐人之好言命故以理易之仍夫子罕言之旨也
子貢智足知聖聖人乃因其問而偶發之學者若徒言性命言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三

廣雅釋義

道德而於身體力行之功忽不加察下學上達之謂何宋學之
遁爲空虛漢學之流爲術數其弊等耳周張二子之書言上達
者居多程朱慮人昧下學之旨也故於修己治人之道言之加
詳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知行並進內
外交涉爲學之功蓋未有密於此者矣朱子答陳庸仲書曰所
謂涵養工夫非謂閉居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講之涵養也只要
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聖門誨人口博文曰
約禮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禮則三百三千今人終身治之不能
盡何以謂之約蓋禮有文有本忠信者禮之本也禮器云忠信
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文非徒器數之謂習其器數而仍歸
諸義理乃可謂之文近儒治禮而力攻義理之學益不讀書記

荀子禮論篇有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敬也者貴乎禮之中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之謂大隆所以行此忠信也曲禮一篇取冠戴記開宗明義曰毋不敬程朱之言居敬夫孰非約禮之旨哉召諸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又謂勤禮莫如致敬皆與宋儒之言若合符節洪範言敬用五事漢五行志敬作恭古王西莊尚書修己以安百姓其功必基於敬顏子四勿皆約禮之事亦即居敬之事仲弓見賓承祭亦如之故記者類記之蓋自堯典言欽以來聖聖相傳未有能易者也管子內業篇凡人所以失之者以喜怒哀樂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仲弓問仁復告以不欲勿施敬其體也起其用也子貢之一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印

言在乎恕習子之一貫在乎忠恕教也恕也忠也皆聖人之恆言六經之大義也忠者誠之屬春秋繁露天道無二一篇心不一者患之所由生也論語何注以不待多學而一知之釋一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貫雖學識以求一貫其言遠不如集注之精實近儒反以墮於空虛疑集注阮文達遂釋貫為事而云一以事之始無論其說之是非恐亦無此文法是故博文者讀書窮理之功也約禮者居敬之事也窮理者窮此修己治人之道也盡性者盡此成己成物之道也人與物同出天命之一源故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可以贊化育則可以至命要其貴賤有差親疏有舛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仁以維之義以別之智以察之禮以行之苟非窮極其理則仁或失之兼愛而其弊至於無父義或失之為我

大四百五十三

而其弊至於無君彼惟不知天命故不知修道而實由於無格物致知之功無下學上達之事斯其智不足以察之而第率其胸臆以立教遂至充塞仁義而不自知也成已成物之道操之至約恢之彌廣故可運六合於寸心其義則備於六經其事則詳於諸史治經治史皆欲窮至事物之理以措諸用而非摭拾細碎傲人以所不知之謂博也姚姬傳言諸君皆欲讀人間未見書某則讀人間常見書其言深可玩味索諸六合之外者往往失諸目睫之前惟精學訓詁覃思義理久之自能通貫朱子讀書之法蓋如此其舉以教人者屢矣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學者當立此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學者當存此心天地之大聖人有所不知不知不害為聖人也若破碎支離展轉顛覆以為未知之道為人乎為己乎欺人乎欺天乎苟徒索諸虛而不知微諸實是為無用之學異端以之泥於器數之末而不知性道之原是為無本之學俗儒以之湯文正蘇州府學碑記曰離經書而言道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俗儒之所謂經也六經大旨燦若日星漢宋鉅儒闢發殆盡後人患不能讀不患不能辨辨生於末學縱有所得亦不過補苴罅漏沉瑣屑窮鑿之紛紛乎董鄭周朱遺書具在曷嘗有局於末遁於虛之弊學者胡不揭門戶之見熟讀而深思之問人雖游徧五嶽所處仍不過一廬為學而有兼驚專營之分其理想亦如是答學固有安身立命之處然不游五嶽專守一廬所見已隘所志亦卑為學第當知有歸宿耳始基固不可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印

不博也胡子知言有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二語可

為學者之良箴

案五峰之言張南軒集答胡季履書曰博與雜近思錄取之

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

徐偉長中論治學篇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

俗儒之博學也務其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訓詁摘其章句而不

能曉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支史誦詩內豎

傳令也苟仲稷申鑒時事篇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

鳥者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道雖要也非博無以

通矣博其方約其說

問十三經中已具後世經史子集四部之體周易經也尚書春

秋周官儀禮俱史體也論語孟子子子體也詩三百篇集體也然

否 答不必如此分析論其初祖何一不源於六經劉歆敘七

略並無四部之名而太史公書附於春秋史亦經也然夫子未

刪定以前并無經名記言記動悉歸於史尚書記言之書也春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三

廣雅書局

秋記事之書也後世史家千涂萬轍終不出此二體然則史猶

在經之前也四部之分昉於荀勗而子先平史至李充始以經

史子集為次厥後又有增改至齊梁後乃與今同大抵後世之

書惟子部最雜史部次之經與集尚無大出入若以經言則周

易經也六藝十三藝亦經也即增國語大戴禮為十四五藝亦

皆經也若徒以體製言則論語孟子子也易詩亦子也國風近

于子雅頌近乎史後世太玄元包潛虛諸作曷嘗不仿周易而

入諸子部者以體製雖近義理固殊且以避僭聖之愆也集部

之作萌芽於楚騷而屈宋亦在戰國諸子之列後世詩文集皆

子而兼史者也序贊箴銘之類為子體誌傳行狀之類為史體

詩則吟詠性情純乎子體而如工部之鋪陳終始樂天之從容

諷諭則又兼史體大約古來文字祇有二體敘事紀言者為史

體自寫性真者為子體聖人之言足為世法尊之為經經固兼

子史二體也文事日興變態百出岐而為集集亦子史之緒餘

也近代如包慎伯魏默深之流自次其詩文集必仿諸子格式

唐人亦間有之此雖好古之過然不可不心知其意

問今欲將諸書略分次第以求經史理學詞章諸門徑為第一

節致力經史為二節致力詞章及經濟時務為三節歸而索之

義理之書為第四節何如 答經濟即在經史中加以閱歷乃

有把握否則趙括之談兵而已時務特經濟之一端亦即史學

之一種分之無可分也義理之書轉置於後亦所未喻讀經讀

史皆當以義理權之九經語孟即義理之淵藪也宋五子書與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三

廣雅書局

經典相輔而行豈可分為二事至學問門徑觀生所論亦已略

得端倪能愈讀則愈得門徑專以此為一節亦無謂也若以近

時目錄之學為門徑則其誤古人治目錄者若向歆父子輩蓋

與今之所治大異讀書當求心得豈可徒事汎濫乎近時目錄

各有秘本手鈔成帙不出數月皆可彈見洽聞此為藏書計非

為讀書計也短書碎記覽其序跋囑熟胸中究有何益至如宋

元精槩窮力搜羅世間雖不可無此好事者流要非我輩所亟

問編書目列義理為一類以為讀書之權衡此外分經史經濟

此類即史學所分參以子部兵家書詞章四門可否 答四部

分目承用已久亦無大失何必紛紜改併經濟之學皆在四部

中而讀四部之書又皆須權以義理經濟歸史學特舉其多且

重者言之實則古來大經濟有外於六經者乎經濟不本於義理或粗疏而不可行義理不徵諸經濟亦空談而無所用正衣冠尊瞻視一身之經濟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家之經濟也忠信篤敬睦姻任卹一鄉之經濟也人人皆有經濟大小則視乎其才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故誠正治平古人一以貫之修言天下大事而不先自治其身心後世之經濟所以無用也今之所謂經濟者兵刑河漕諸大端因革損益具有成書愈近則愈切實用兵法爲學問中至精之事亦儒生分內之事古儒者多通此然可學而能者制陣東伍之方不可學而能者審機應變之略茲事半由天授古人恆慎言之若夫周秦諸子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苟去其偏皆是經緯宙合故文景以黃老致治諸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三

廣雅書局

葛忠武學兼申韓特其言駁雜不純非以義理裁之則害多利少固不若儒術之純粹無疵也諸家文集言經濟者不少言義理者尤不少使必別爲門類則此等書轉無類可歸矣漢承秦後馭下如東漢新民困兵革久故清淨無爲足以致治非其時則廢弛矣東漢之季王綱解紐到處間弱而無斷蜀民富庶而無制故信賞必罰乃可爲國非其時則操切矣治莫大乎因時制泥成法者不足與語遠猷然苟不知爲治之本則補苴瑣屑法正弊生衰世之政治絲愈勢職是故也申韓久爲世詬病而蜀先主以訓其子謂商君書益人意智亦爲其時與其人而發耳非此者烏可藉口

問學問如築室然須自根基築起逐漸推去方成完備之室非

快報三十一

然者雖有涉獵亦終如海市蜃樓惛迷離而不可恃注疏與衍難曉不如趁此時將諸經正文溫讀一二過史漢通鑑亦閱其大概經濟詞章之書雖不必遽棄但暇時涉獵後再致力俟數者稍有得方閱理學書似此或不至逐末忘源而如築室之無基 答築室之喻良是但其所恃以爲根基者則有所未盡注疏所以釋經經義隱奧故注疏以釋之專讀正文須經義已通者方可不然安能領會也注疏日閱一卷年餘可畢並非難事凡學精學則難涉獵則易先涉獵而後能精擊故古人有專家之學又曰不通羣經不足以治一經生近讀曾文正集文正往往言歸宿於義理所謂歸宿者讀書所得每日所行必印證於義理而以此爲歸非謂姑置於後爲緩圖也生質本聰穎志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三

廣雅書局

趣亦覺不凡第爲學太雜欲兼包并驚而少循序漸進之功又未免見紛華而悅之意故日記中多自刻責語而終不免游移無他年少氣盛而未能收攝心神之所致也學問之道有本有末有專營有兼及有所棄乃有所取攷據之學非生專長亦不願生之汨沒於此然既知經史之宜治義理之可貴而又作騎牆之見何也諸子書多言經濟亦多畔道之言要皆持之有故有志於經世之學者往往好觀諸子而薄儒術爲闕疏不以六經爲本末有不爲所炫者也老莊墨韓害道尤甚荀雖較純其言義理與孟子有精粗之別又時有偏激之論不獨性惡非十二子篇爲與聖門異趣也 此二篇後人多方解釋雖愛荀子實盡出於同乃於其義之難通者輒以爲後人屏人武斷可笑又或以傳經尊荀子大荀子之足重豈徒以傳經乎書經秦火漢

大雅百九十九

儒學拾於煨燼之餘使聖人之道復明於後世故爲難能可貴
荀子在秦火之前既宗儒術豈有不傳經之理七十子後學者
何一不傳經豈臂子弓帛妙子之徒未聞果勝於顏曾思孟也
荀子能言禮樂之精意其他言亦多近正固孟子後一人而偏
駁自不能免大醇小疵是其定評近人於六經大義置之不講
或穿鑿文字以求勝或疑六經而表章諸子又其甚者以列行
畫革之書傳合於經義知經義不可盡傳則傳合於緯書生心
害政靡所底止知者過之眞足慮耳諸子書發微已意往往借
古事以申其說年歲外謬
事實顛倒皆所不計或且虛造故事如巢許洗耳掛瓢之類乃
借以譏戰國攘奪之風並非事實故史公於許由事深致疑詞
莊生所謂寓言十九也後世爲詞章者亦多此體至劉子政作
新序說苑冀以感悟時君取足達意而止亦不復計事實之舛
誤蓋文章體製不同議論之文源出於子自成一派不妨有此
若紀事之文出於史考證之文出於經則固不得如此也聖人
作六經以教後世與諸子體製迥殊一字一言必得諸實其理
實理其事實事雖將聖天縱亦必好古敏求而始得之惟其集
羣聖之大成故能傳萬世而無弊也六經者稽古之斗杓紀事
之淵海而近人反推諸子抵牾之說以釋經奚啻疑人說夢甚

無耶堂答問卷四

素

廣雅書局

且惑於諸子之極怪以爲聖人立言亦復如是遂等六經於寓言謬九不待辨矣宋儒書資性沈潛者
喜觀之然每流於迂腐非書之誤人人自誤耳嘗謂此輩即不
讀宋儒書亦無所害惟聰慧絕人才氣橫溢者必不可不熟復
之以收束其身心理不勝欲則無事不可爲古來大姦大惡皆
聰明絕世之人所爭者一念之差耳天下惟極聰明人往往有
極不聰明之事故聖賢教人必以存理遏欲爲要治經即苦繁
難治史亦資得方才質既美加以讀書窮理之功則大成之器
也經說至本朝已極繁盛但患其太鑿不患其義之不盡能
讀即佳不在乎論說之煩也史漢通鑑史學之綱領熟此後當
讀范書陳志新五代明史通典其餘諸史以次及之稗史則惟
力是視國朝掌故尤宜講求典章制度兵河漕鹽以逮國家

大政名臣事蹟各以類從畢力搜討治一事已復治一事此東
坡自言讀書之法也近儒史學校訂最精但恐勞而鮮獲且不
必爲

問書似當擇性近者研究之 答讀書有二法一則就性近者
研究之以其心易於入也一則視吾性所短者服習之以其足
救吾病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處世之方亦爲學之要

問西學在今日亦當務之急何者最爲切要 答治西學須明
其地勢考其政俗以知其人之情僞爲操縱駕馭之資次則兵
法若天算制器諸事能兼通之固佳不通亦無所害西人兵法
多通算學然其測量亦算術中之淺者若較析毫芒平時以之
打靶可壯觀瞻臨陣仍無所用臨陣以膽識爲主無中外一也

無耶堂答問卷四

早

廣雅書局

且儒生所能爲者大抵運籌帷幄之事略通其術不至爲人所
欺斯已耳中國之書當讀者何限其事之當考校者何限使徒
耗日力於一藝之微抑未矣通商以後內地之通西學者不乏
其人患在無人駕馭我苟自強則楚材晉用外人亦安敢生心
但所謂自強者固自有道非可人云亦云耳

問趙易胡服卒振朔方日本步武泰西甚至變服色易徽號而
國亦因之日強豈勢之所值固有當因時制宜者歟 答取西
人之藝事以輔吾不逮未爲非計若改正朔易服色是亦不可
以已乎且倭人亦何嘗眞強不終爲俄之附庸不止也日本舊
爲封建之國事神其本俗而教法則儒釋並用釋尤盛於儒當
平氏北條氏時屢有以大將軍削髮而仍執朝權者見日本史

日本外史足利氏興始尊儒術藤原肅出始宗程朱物茂卿太宰純之徒又詆程朱尊漢學皆視吾中國之好尚以爲趨舍物祖傳乃陳同甫之流非專漢學也太宰純山井鼎輩乃直漢學自攘夷議起德川歸政行歐洲之法廢支那之書而儒釋皆不競矣蓋彼視儒釋與西學同一來自外邦故迭廢迭興不以爲異然自改制後政煩稅重民不樂從其俗好俠稱遊俠曰浮浪攘夷歸政之舉亦浮浪輩倡議爲多見岡氏尊攘紀事民情浮動而狡悍好勝略與西俗相同故西人之親中國不如其親倭第倭之患俄則視中國尤甚俄既得庫頁島倭入謂之唐太皇本與中國兩屬而其地遼遠倭人遂據爲己有至是俄以地屬易之與日本之北海道相鄰句結蝦夷唐會要謂其八人鬚長四尺善射唐初曾入貢卽蝦夷島也亦見唐書東夷傳爲居高臨下之勢則倭之陸路可危以海參崴爲泊舟之地直指長崎一帆可達則倭之水路可危故俄之經營海參崴中國之憂亦倭人之患也乃不思唇齒輔車之至計轉爲遠交近攻之狡謀雖鄰捕蟬黃雀在後愚亦甚矣彼惟刻不忘俄故竭力要結西人欲爲連橫之計其變服色易徽號皆所以媚西人耳抑知天下惟壤地相接者利害相同倭處東海不能爲歐洲輕重歐洲諸國惟利是視若有事時欲如英法之救土耳其豈可得哉夫英法布奧合而救土非愛土也英惟恐俄滅土而據有黑海則可出舟師以擾印度法惟恐俄滅土而據有君士但丁則可扼要害以觀巴黎故不憚出死力以救之卒之兵以義始以利終各

無邪堂答問卷四

聖 廣雅書局

割其土地而始罷諸國勒兵勸和土不能不俯首聽命歐俗與土政教皆異又爲世仇其嫉土之自強較嫉俄爲尤甚故救土非爲土也布奧與俄密邇平時內懼俄而外懼俄俄固虎狼秦諸國則連雞之勢倭非土比於歐洲之大局何與印度近勢日急英人自顧不暇於倭之大局何裨乃舍利害相同之中國而瞻反覆無常之遠夷非其夜郎自大有以致之歟雖然當今時勢既不能閉關自治則交鄰之道固不能不講求倭之交鄰雖云下策差愈於無策耳

無邪堂答問卷四

聖 廣雅書局

死者然不經見非由生業裕如有以養其廉恥之明效哉 答西人貿易致富者往往遷居於都會都會之地富戶既多政教易及故一切養瞻貧乏之制悉力講求其政權操之議院議院者猶中國之紳士公所下情易達利弊易革易興而國人嚮然不靖之機亦由於此西國有議院以爲可公好惡矣然議院之權仍操之一二有力者凡君民共主之國相權重於君主每易一相則朝局一變要地皆易置私人始得行其志否則議論紛岐事多掣肘案室道謀迄於無成法國之所以不競弊蓋坐此故議院者在英德可比明代之會推數人主謀眾皆盡諸也在美法則同處士之權議植黨相攻志在專利也豈其初制如是哉權之所在眾之所爭無中外一也惟俄國之制不盡然尊上

抑下權自己操頗近於商君治泰之法蓋謀臣測故諸國皆畏之天下權勢分者不足畏可畏者其權一也其人傲很好勝人成風氣又性多躁急故盜自戕而不肯受有司之約束耳其開闢後於中國數千年故純樸之風未漓開存古制近來機智日鑿古意浸微而彼乃自以爲文明之世天下生齒之繁莫過於中國人稠地窄失業者多故粵東繁庶甲天下盜風亦甲天下外國繁庶僅在都會窮鄉僻壤隨地可耕又其貿易之道長駕遠馭取利於他國而未奪小民之生計此千百年來習尚使然其俗異故其政異也西俗之差勝者在上下之情通而其所以能通者由於君民共主故君亡而國不亡乃君民共主之不已浸假而有民主之說浸假而又有各保權利之說近數百

無邪堂答問卷四

望 廣雅書局

年其說愈倡愈行故俄法美三國民氣至翬俄則求爲君民共主而未能法則君民迭主屢變而仍不愜美雖久爲民主而分黨相軋以固權位每易總統舉國若狂皆邪說之毒中之美自開國僅踰百年而俗已甚敝民主之法小國則可大國則難洲窮小之邦仰人鼻息在華盛頓爲官天下之公心在今日已爲者往往以此自全家天下之捷徑結黨以謀保固者不一其人他日終亦如法人之君民迭主而後已美爲新造之國地廣人稀謀生甚易故內變不作其地僻在西半球俄人未大逞志於歐洲遠交而近攻無暇及美至英法諸國地雖德齊日虞俄之蠶食自顧不遑更無暇及故外患不生此蓋幸值其時得以閉關自治國用既省財賦自饒非其法制果勝於諸國也不知此中利害古先聖王

明知之而不敢行并不敢言所以一天下之心志使賢愚貴賤各安其分而民亦循循於禮義之中然後可以久安長治西人教猱升木不顧其後邪說一倡人人可帝制自爲而生民之禍亟矣般機既動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徒恃煦煦不才以彌縫之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生民之初榛榛莽莽機智漸開搏噬相尚民不得已而欲羣遂其生也乃推九智者以爲之主而封建之勢肇焉封建既久聖澤漸涸禮壞樂崩無所恃以相維相繫於是強陵弱眾暴寡遲之又久而混一之勢成焉當此之時士甚爲民甚愿羅鋒鏑塗肝腦者動輒數十萬民厭兵革天厭禍亂乃始獲有息肩之一日而其機則始於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世非太古民非渾噩大小相噬自然之勢民之幸而了

無邪堂答問卷四

望 廣雅書局

遺者正賴有此名義以相持而可以各保權利之說導之平凡事無互古不敝之法道則足以維之使徒求利一時以曲徇愚民之欲必有一大害伏乎其中逮其敝也則利窮而害見此天道乘除之理所以警夫世之縱欲無等而託爲煦仁義以飾其美名者也古之聖人熟察乎久安長治之宜兩害相權則取其輕明天澤之分嚴冠履之辨春秋之法王則稱天召則書符簞紘之賊人得而誅聖人豈其有私於人上而故爲是以厲民哉謂夫厲民之禍小賊民之禍大在易履之象曰辨上下定民志民志不定何以治國故孟子曰定於一者君主也春秋時強陵弱眾暴寡滅國數十殺人盈城至戰國而漸成混一之勢六七雄者各擁其土地甲兵殘民以逞孟子惡之故曰善戰者

服上刑舉湯武以譏切當世故曰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求吾所大欲而不之恤而其所恃以恣睢暴戾者則由於視民極賤自視極尊孟子憫之故曰民爲貴君爲輕世儒不察遂以爲古者置君如弈棋天位可闔干矣聖賢言各有當其義晦於後人膠柱之見者何可勝數然而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不可易也封建之世地方百里耳目易周下情易達君臣上下以禮相親禮意既衰侈心漸啟於是乎有射肩問鼎之事陵夷至數百年兵連禍結而不可解逮漢之文景而始一治六朝五季之亂其故由於名教之不止四維之不張越數百年至唐之貞觀而一治復數百年至宋之眞仁而又一治漢文貞觀元祐之治何遽不若成康故後世之敝

無邪堂答問卷四

聖

廣雅書局

敝在法制之不行而非法制之不善也自周之衰簋祗相仍夫子作春秋大義既明睥睨神器者乃始有所顧忌名義之繫乎綱常者至重以此爲坊後世猶有結黨攬權飾公議以逞私圖者歐洲自羅馬以來君主民主迭相更置其治也以政事之修明其亂也以冠履之倒置西人紀載歷有明徵故夫民主者徒便於亂民之藉口而非眞能以安其國者也名分之不正議論之日囂君不得以治其臣臣不得以治其民勢之所窮乃尊法律吏以法律爲師而人懷操莽之志各私權利各逞機械勢必出於弱肉強食而後已嗚呼聖人履霜堅冰之戒用意至深遠也西俗重法律以爲君與民皆受治於法君權太輕不得不如是也法律既繁流弊日甚今之律師往往受人金錢意爲高下

與中國之讀鄧思賢書者無以異故曰有古人無治法三代以還上驕下詭民情壅遏此暴秦之遺患而非古先聖王明自達聰之本意乃以是咎中國法制之不善非所謂怒於室色於市乎詩譜序正義引鄭君六藝論云自書契之興朴略尚質而稱不爲諂目諫不爲諂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僞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稀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掩其過鄭君之言可謂通知古今之變者矣此蓋時勢爲之歐洲開關在後尚存封建遺制然所以維封建者遠不如中國故開關在中國之後俗敝在中國之先亂氣狡橫張脈僞興其能久乎黃氏明夷待訪錄頗工持論而原君篇則多謬說凡事矯枉過正

無邪堂答問卷四

吳

廣雅書局

未有不墮於一偏者也夫室有至寶而失之但當懸重賞以求其寶不得遂以珉珞爲寶也人有本性而昧之但當明禮義以復其性不得遂以情欲爲性也中國法制明備果能實事求是何患不復昔時之盛若其不能則虛名相市易一法增一弊又何取乎下喬木而入幽谷哉夫欲求士者無他焉在辨其誠僞而已矣欲治國者無他焉在核其名實而已矣仁之實莫大乎父子義之實莫大乎君臣兄弟以天合仁之屬也夫婦以人合義之屬也智者知此也禮者行此也信者守此也中國之所賴以立國者此也天屬之不知而兼愛可謂仁乎等威之不辨而爲我可謂義乎三綱淪九法斲天地或幾乎息而又何政教之足云西人於五倫中廢其四而一行以朋友之道女制男陰抑

陽事事倒置故嘗謂西人之類陰類也天下惟陰禍至烈而其勢常足以侵陽故聖人扶陽而抑陰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兼愛故無父爲我故無君視人如己兼愛之說也各保權利爲我之說也兵事陰事也故聖人後兵而先禮老氏墨氏之學陰教也故聖人明人倫而黜異端楊氏即老氏之學乃孔孟遏之於前而其說不得伸者三千年後異族忽奉之爲宗而侵軼我中國悲夫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東方之國生齒最繁神靈首出其爲教也主仁而尚禮文物之盛甲乎五洲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故北虜自昔鴟張西俗羣陵特甚其爲教也主義而尚智喜夸詐急功利征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西俗以兼愛爲仁非吾所謂仁以爲我爲義非吾所謂義以尊女爲禮非吾所謂禮以牟利爲智非吾所謂智其文字則華文左行洋文右行其語言則實字居先虛字居後人名在上人姓在下若斯之類大抵與中國相反世人不察動欲以其相反者施之於聖帝明王相適之地其可乎西俗不及中國甚多其有所長亦非旦夕收效之事效之者苟不探其本而徒枝枝節節以爲之利則未可必也而耶說之害已中於人心矣漢書西域傳自宛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使安息今之波斯已近大秦尊女之風自昔而然蓋德爲天下之春德嶺以西水皆西流故其俗之反乎中國者類如此今英國處極西而尊女亦惟英人最甚問西人疑恆星皆爲至遠之日其說似鄰于恍惚既云地球繞日而行則地球在天空中必有時左時右時高時下之不同何

無邪堂答問卷四

聖

廣雅書局

以地球之兩極與天空之兩極四時皆同一直線想西書當有理以解之 答西人以重學明之太陽有吸力地球與五星各有距力距力吸力有定則進退遲疾亦皆有定此理似尚可信吸力距力凡物皆有之若云恆星爲至遠之日五星與月皆爲地球則河漢無極之言存而不論可也天文家以五星爲地球而起算則金水二星不致割入地心省均輪次輪諸假象而得遲留順逆之數較爲簡捷要之亦假象也問西學皆中國諸子之緒餘尤有關於兵法欲并入子部書讀之願聞其略 答西人重學化學電學光學之類近人以爲皆出墨子其說近之關尹亢倉呂覽淮南論衡皆有之列子湯問篇有重學仲尼篇有光學皆與墨子說同抱朴子金丹篇言合諸藥及水銀以成黃金即化學之理黃白篇言雲雨霜雪以藥爲之與真無異即電學之理西人亦自言化學之法本於煉丹術士至機器本中國舊有之物近人考之綦詳或更欲附會於經典則無謂也重學本算學而加推阻力攝力分動靜二門凡物有重力有結力有愛力非結力不能凝聚非愛力不能生發小如鐘表之擺動大如七曜之運行皆有阻攝之力是謂動重學其靜重學則專論體之相定者如權衡輪軸滑車之類是已鄧玉函奇器圖說最先出近時李王叔所譯二十卷九精通算學後可習之此制器之本也化學爲用最廣理亦最奧凡氣有空氣養氣炭氣淡氣之別動物受養氣以生植物受炭氣以生化學家以硝強醋強諸水別輕養綠淡各質而化分化合之以

無邪堂答問卷四

哭

廣雅書局

施諸用總署譯有指迷闡原諸書專明礦質上海譯本亦多電學有摩電化電吸鐵氣之分其理與化學相通摩電即乾電二金相摩以生化電即溼電二金感化而成吸鐵氣乃磁石所生之電也凡物鬱蒸則有電西人摩電化電亦此理而尚未盡近日用電益多當有更闢其法者光學以凹凸二鏡取光有平光折光歧光諸線其射光角必與回光角相等皆用角度以入算西國舊傳有製巨鏡發火以燒敵船者西人多不之信然以中土陽燧之法證之似未嘗無此理沈存中夢溪筆談有格術即光學也近時鄒特夫曾衍其說爲一卷湯若望有遠鏡說而未詳鄭澐香有鏡鏡診疑近譯英人書二卷說頗簡明又有聲學之書尚無大碑於實用天地間惟水火風三者爲力至鉅故釋

無邪堂答問卷四

吳廣雅書局

氏言地水火風西人亦言水土火氣風即地輪之氣也西人別有氣學以明之其用電用光即用火其用汽即用火與水而用火之術尤精爲禍亦最烈蓋鎗炮即雷電之理其學先出故日精一日惟水與風之力尤巨今尚用之未盡他日必有更出新法者未知又作何變態耳阮文達注大戴禮天員篇頗有精義而據西法以證地員已覺無謂又引周氏治平之言以水土火氣釋陰陽九非解經之體古書皆言五行豈識有西人四行之說乎夫二氣者兩曜之所生五行者二氣之所播無二氣則萬物不生無五行則萬物不養蓋天地開皆動物與植物動物其知者以金括之舉五行則兩間無知之物賸括靡遺矣五行無知而有性性有愛惡故有生克苟無性則無氣不足以養生而利用也五行應乎五緯而兩曜又爲水火之宗以火激水陽氣蒸灼斯五行之氣上騰動物由是生焉南北極爲日光不到之地則終古冰涸物無由生其他有積歲無霜雪者有積歲無雷雨者皆視日光所及以爲準是故雷兩霜露者上騰下降之微而以風爲之節宣風也者天之號令也然風與氣皆流行於空中有聲無形與五行之有形者不

無邪堂答問卷四

辛廣雅書局

中西稟賦異宜亦不當輕爲嘗試也西醫以流通氣血爲主近所譯書亦論血脈骨節者爲多初不知五藏生尅之理故用藥多猛烈強者猶可弱者鮮不僨事人之一身恃氣以行血氣絕則血凝西醫驗死者之藏府以律生者未必銖黍悉合也漢書王莽傳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剝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西人之所爲王莽之法耳漢任宏校兵書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爲四類古以太乙六壬遁甲爲三式本爲行軍而設故班志兵陰陽別爲一家之學趙邠卿注孟子以日月支干王相孤虛爲天時荀子議兵篇楊注亦云然其學與五行家相出入墨子迎敵祠篇尉繚子天官篇皆及其說天官篇似衍孟子語意唐宋以來兵書故有疑尉繚爲偽書者

如太白陰經虎鈴經武經總要武備志之類亦多及焉古人白有此學而失傳已久今惟術數家用之偽託尤多用兵而惑乎此必敗之道也今所傳者僅權謀形勢數家其技巧今無一傳蓋形而下者之事隨時隨地不同故不能垂諸永久西人著書但有形勢技巧二者而權謀罕聞焉近年西國兵事莫大於普法之戰南北花旗之戰觀其所設施大要在爭先著得地勢皆中國用兵之常無他祕策也西法行軍無輜重凡步卒一人自携器械器械之屬約重八百五十兩故雖強力之夫久將弗勝其能迅急赴利者以此其戰而易困者亦以此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鞬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西人頗類

無邪堂答問卷四

聖

廣雅書局

乎此惟海戰是其專長可補中國兵書之闕然一鐵甲需百餘萬一輪船需數十萬一魚雷一巨礮合需數萬綜計非二三千萬不能成一軍而中國能充船主者尚不多見借材異域平時則可臨戰則辭海戰以輪船為營壘西人征稅既重民債亦繁合君民上下之力以成其事則事易舉中國俗尚不同又安得此財力以嘗試於不測之淵乎故海防有守法無戰法戰亦守也要當於陸師加之意耳此後不用兵則已用則大利害在陸而不在水陸路處處相連火車面面可達豈必盡由海道特我之海防仍不能弛備多力分則有之耳軍事非歷練不精貴在用其所習兵無強弱視其將以為強弱苟非積習甚深皆可勇可怯之兵也陸師易集海將難求風氣初開固當令學者精益求精

求精以備千城之選然若盡填黃金於滄海而陸防或以財匱而反疏人將遊實擊虛尤為可慮洋將戈登嘗言借用洋員未足深恃又謂中華兵力在海旁小河不在洋面蓋我之地勢軍情皆與島夷不同也海戰乃專門之學須學問膽識二者兼勝機括極繁其裝藥僅在首節餘皆較量遠近高下之機器分抄稍差即難取準雷船又別為一式遠望已知鐵艦避雷之法近亦益加精密凡若此類皆爭勝毫釐之事非心靈手西人恃其敏者不能精即技藝已精而未經戰陣尚難深恃

藝事縱橫海上機巧日鑿渾沌沌日死譬諸家有不肯子弟器累世之積蓄以供浪費反自謂豪富為暴於鄰里氣運所值天亦無如之何中國既不能閉關自治安得不亟求禦侮之策況中國亦有能自出新意以制器者不勦之而反抑之抑之者過也然或略窺西學門徑而遽中其毒則九人心之巨患凡事不為

無邪堂答問卷四

聖

廣雅書局

人用而後可以用人未有濡首其中而不為所溺者也西國民氣至器加以利器如飲狂藥終必死亡然其禦侮則不惜上下一心以為之制器者獲利將兵者受名中國頗與相反利器亦安足恃西人知中國民氣之難犯必借端挫折摧剛為柔而後可逞其大欲其於南洋諸國皆然故欲禦外侮必先作忠義之氣屏浮華之習而後可與言西學也

問西教為中國利害 答古今立教未有如西教之淺俚者歐洲諸國靡然從之真大怪事即此以觀西人之智本不如中國遠甚也中國從之者多為利誘皆愚無知之民然天下愚民多而智者少兼復動之以利隱憂正未有艾耳尉繚子曰賂其豪臣以亂其謀此戰國時策士之術故秦散金十萬而天下之士

圖漢散金四萬而項王之將疑俄人欲侵布與瑞士諸國體歐
洲之連橫相拒也亦往往以重賂撓之利之所在大者且然況
愚民乎此輩懷懷皆爲利往撓大計則不足爲耳目則有餘鎮
海津沽諸役其明微已

問近人至外洋者所記述淺率居多何歟 答洋人游歷者半
爲傳教之人用財既有來源自無所吝又以爲專門之學畢生
之業故不憚艱阻而爲之中國之至外洋者不過歷其都會而
止所取材者皆習聞習見之事欲規其國之強弱民之情僞彼
固善匿我亦未必善問不可驟得也且外夷觀吾土地特借游
歷爲名以探道里規風俗用意固甚叵測中國自寸不遑安能
勞師襲遠政教不同采之亦無大益語言各異譯之且不勝煩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技藝之學各有專家又豈遊蹤一至所能探其奧哉紀西事
者近書甚多大抵以資談助惟 京師同文館及津滬製造局
所譯諸書頗資實用其他亦間有之要不多耳今天下爲我隱
患者莫如俄道光時俄人曾進書籍三百餘種其國之政教風
俗輿地兵法下至器物種植之書無不備雖今昔情形稍殊而
大綱具在若擇其要者繙譯之頗諸海內俾人人周知其情僞
以籌制防之術不且視近出諸書信而可徵歟或謂俄之疆域
日廣非舊籍所能盡其技藝遜於英法德美諸國但譯英法德美之書足矣不
知俄國者在審其政俗不在區區技巧之末彼國幅員雖闊而
舊有之地固無庸損其
風土亦豈能驟變耶

問人若以管窺月不使目中見地面各物則自初升以至中天
均等大耳猶一船泊于港汊之內而覺其大及放乎大洋遂覺

其小乃人心意見之私非船有大小也 答此即所謂朦氣差
若以管窺月目力爲管所束能使變易眞形非善法也遠鏡愈
大者視物愈眞即此理船泊港汊近視之則大遠視之則小此
目力遠近之分亦非確喻地以外皆水也地球旋轉而生風風
力能阻水力故地不爲水侵猶之舞劍風生羅以水不能入也
山川人物之氣聚而上升可阻風力地愈高風愈大以其氣漸
薄又無物以蔽之耳地雖繞日而行日爲水氣所蒙遂能映小
爲大算學家謂之朦氣差惟地心正對太陽時乃太陽本輪之
眞數也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問更事之初其失必多然不經失事則識不能精殆孟子所謂
德慧術智存乎疾疾也 答失事亦有大小之別小德出入尚
無妨若大事亦任其出入則一蹶不振者多矣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千古處事之則正不獨行軍爲然也
問人之識見雖賴讀書然更事不多殆亦不能切實 答此猶
醫家多識古方又須多臨證也泥古方者殺人不臨證不可爲
醫然但臨證而不讀書終非良醫故古人譏不學無術又曰通
經所以致用更事多而無學術世故愈深趨避愈熟自以爲天
下之至巧矣而抑知其巧於造物耶天下大事之壞壞於揣摩
迎合之徒彼即不迎合揣摩亦未必不富貴利達況富貴利達
豈有止境知足則布衣可以樂道不知足則天子尚欲求僊以
身殉此亦良苦耳詩言自求多福謂當修身以俟之使禍福皆
可趨避古來豈尚有得禍之小人哉

問方志引書體例 答引書注出處唐以來多有之 國史儒林文苑傳初稿亦然逮進 呈時仍刪細注蓋此本非史傳體裁也史傳宜錄鑄各書成一家言使徒排比舊文則無爲貴史才矣陳志以上作史者莫不有微指存焉史之難自沈約魏收始故新五代史爲足貴特其詞旨其明而無微顯志晦之意故去三史尚遠要亦時代爲之至近世之史乃長編耳若方志與國史異方志爲古列國私史之遺皆所以備國史之采擇者其體與 國史傳初稿正同故當用注出處之例近人引書非但注出處并注卷數謂可杜展轉販襲之弊不知此尤便於販襲徒爲冗贅殊不雅觀此乃蒐輯佚書之體例而以施諸著述無怪其書之蕪矣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印

問金石有益經史似可涉獵及之 答石刻之益於史者惟年月地理官制諸端須史學通貫乃能及之其中真贋錯出宜加審訂未可全據也王氏金石萃編不甚爲金石家所重以多錯謬也然網羅閎富究有裨於史學若黃小松牛山徐紫珊諸書鉤摹雖精乃賞鑒家之事非史學所亟其他可以類推近時張松坪金石聚分別真偽頗嚴爲鐘鼎文字之學者自是博雅文人之事於經學無與一字之岐言人人殊郢書燕說蓋多有之且鐘鼎與籀篆殊科并無關於小學有經學家之小學有金石家之小學以金石治小學者其言多穿鑿附會士氏說文釋例甚精而其據鐘鼎文以爲說者則不盡足據鄭氏注簡箋正拔別基嚴可陣小學之狂瀾爲其學者他無可證不得不援經

訓及小學諸書以張其說若轉以之證經乃經學之大忌也翁覃溪謂金石可證史不可證經其言良是 見復初若辭氏阮氏鐘鼎款識洪氏隸釋顧氏隸辨之類皆援經典以自重非真有裨於經義卽有可證經者亦不過考文字之通假繁微傳引聚訟不休於經之大義絲毫無益非惟無益經義而已以鐘鼎言古文殊形詭製變幻紛紜而字學之源流反不能定學者不致力羣經而專講六書不博稽諸史而濫羅金石異乎吾所聞承平之世學士大夫閒暇無事出其餘技寄興於斯小道可觀賢於博奕若時常多故旋乾轉坤儒者之責匪異人任也人不必有是事要不可不立此志趣堅卓乃能爲學古之學者類然四部書當讀者甚多日有孳孳猶虞不給豈暇究心於瑣碎無用之物哉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印

問洪文襄奏對筆記 答此是偽書其中罅漏極多又似經生策括蓋卽今人所爲而嫁名於文襄者然敢於偽造 天語可謂無忌憚矣 問杜律詩似有樸拙之氣故覺厚重太白詩似太伶俐 答詩至杜韓握拳透爪實爲前此所無所謂子美集開詩世界也猶顏柳之書盡變古人面貌面至今學書者莫不由之古詩比與居多自杜韓出而賦體多於比興猶三百篇之有國風不可無雅頌也太白詩猶有漢魏六朝遺意未可以伶俐少之學詩能從樸拙入手其成就必有可觀第不可以粗率生硬爲樸拙耳杜詩原本忠孝其性情之施摯隨處湧見雖許身稷契未知如

何然於溫柔敦厚之旨則深有契矣以公之海涵地負宜等齊梁於彈噪而力推庾鮑不廢王楊此其所以爲大也

問談龍錄爲辟阮亭而作王氏著作未經全見趙氏所論則甚切理慶心似較王爲能心知其意者 答有才氣者無不喜趙而擯王要之才力神韻二者不可偏廢袁簡齋謂阮亭詩一代正宗才力薄阮亭才力固不甚薄惟修飾邊幅乃覺其薄耳故其詩鮮敗句亦少蒼莽之氣然其含蓄不盡意有餘於詩自是唐賢正軌 國朝言詩者究無以尚之分甘餘語曹頌嘉禾常謂余曰杜李韓蘇四家歌行千古絕調然語句時有利鈍先生長句乃句句用意無瑕可攻擬之前人殆無不及余曰此其所以不及前人也四公之詩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行乎其所以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三

不得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余詩如鑑湖一曲放翁遺山以下或庶幾耳案後人之評漁洋毀譽多過情不若其自評之確所謂得失寸心知者

問水經注引山海經謂之浙江案山海經云禹治水至於浙河此云浙江疑誤 答山海經自有浙江出三天子都之文見海內東經北方得水皆謂之河南方得水皆謂之江然亦多互稱者莊子外物篇白制河以東制河即浙江史記索隱引晉灼音浙爲逝逝制同聲

吉林黑龍江邊防考曰咸豐時定界自額爾古納阿達雅克薩城又北遠尼布楚城沿黑江而東 評曰尼布楚俄名提爾臣斯科自康熙定界時已歸俄其定界碑文以烏魯穆河附近之

格爾必齊河爲界此安巴格爾必齊河也立界碑於河東岸其東三百餘里又有格爾必齊河東距我屬之雅克薩城俄名阿勒巴沁干有餘里西距俄屬之尼布楚城四百餘里而以尼布楚爲互市之地其黑龍江之南則以額爾必齊河爲界凡南岸墨里勒克河口即胡文忠公之謨里爾肯河所有俄人廬舍均徙北岸此其北界距我黑省之呼倫貝爾甚遠而西北界與車臣汗蒙古連者則近故黑龍江外紀言呼倫貝爾距俄邊僅二百餘里也至咸豐和約則抹去格爾必齊河一層但云什勒喀額爾古納河會處爲界於是雅克薩城之向歸我屬者今亦歸俄什勒喀不見於中國蓋即俄國之塔洛甫喀河當額爾古納河入黑龍江之處而邊地荒莫江南之金礦爲俄人越界私挖

無邪堂答問卷四

美

者甚多近年我在漠河開礦即胡文忠公之謨河亦曰墨河欲以杜其侵越亦以固吾邊圉耳但黑龍江雖爲兩國行船之地此載在和約者而彼有船我無船今赴漠河金礦者皆趁彼輪船以往江凍後則賃彼耙犁以往耙犁若北地之冰牀 國語謂之法喇見 御製樂善堂集吉林土風雜詠轉須經彼之屬地欲固吾圉亦未易言

又曰若襲朝鮮但隔圖們一水 評曰朝鮮與圖們江相連者爲咸鏡道之慶源府其地林木叢雜山徑險阻在朝鮮爲極邊之地俄人雖眈眈虎視然由此進兵路迂而遠尚非首衝也琿春之宜重者以吉林進兵要道若由此以擣朝鮮恐俄人未肯出此下策

又曰今之籌吉林防務者謂俄若由黑頂子偷渡圖們江南可
拊朝鮮之背北可抄琿春之後琿春失則攻朝鮮益無顧忌
評曰西國聯盟禁俄兵船出黑海而自德法構兵前盟遂毀黑
海爲土耳其所屬國勢日衰亦不能終阻之且俄既據海參崴
爲巢穴造船甚便今更欲使朝鮮歸其保護苟得朝鮮爲泊舟
之地則海道來往自如我之吉省勢且中斷并不必由圖們江
進師也特朝鮮仁川海口爲各國通商所萃俄強則英弱日本
忌俄尤深俄人之圖朝鮮亦倭人剝膚之患此二國者未必肯
晏然坐視恐戰鬪方自此始耳

新疆形勢論曰南路始於哈密西行爲開展 評曰開展爲回

疆要道臺站卽在其西由哈密西行四站曰瞭墩又西五站曰

無邪堂答問卷四

五

廣雅書局

七克騰木亦作齊克塔木有南北二道南道稍近苦乏人煙有
怪風故多由北道其地有風戈壁宋史西域傳所謂鬼谷口避
風驛卽古之白龍堆也今名噶順沙磧又西二站曰一盤泉有
路可越天山出古城子東俗名小南路咸豐間曾封禁今已弛
又西二站至吐魯番自哈密西至吐魯番千一百里其東二百
一十里卽開展其西二百里爲蘇巴什溝山勢險要又西四五
站地臨戈壁水薪極艱又西五站至哈喇沙爾爲南八城之首
自吐魯番至哈喇沙爾一千二十里城南逾開都河或作海都
回語謂曲折也俗稱通天河水經注謂之敦薨水南注傳斯騰
泊卽水經注所稱敦薨之藪也二站至庫爾勒回莊自此以西
人煙漸密矣庫爾勒回語觀望也地勢軒敞故名新疆道理如

西域圖志新疆議略回疆志諸書皆載之哈密以東則秦邊紀
略言之尤詳

又曰慶綏城而北爲綏靖城 評曰綏靖城雖省會之肩背而

其地荒莫不易經營城外卽鄰敵境并不易設守故塔爾巴哈

臺卽綏靖城塔爾巴哈譯言懶也其地多獵故名須屯勁旅而

後可固烏垣之後戶也庫爾勒哈喇烏蘇卽慶綏城今設直隸廳

於此哈喇譯言黑烏蘇譯言河爲烏垣之屏蔽亦爲綏靖伊犁

之樞紐烏垣西行十八站至伊犁而慶綏在其中伊犁東北行

十二站至綏靖故言形勢於今日西北路并當加意於慶綏矣

又曰惠寧城將軍駐之其統九城 評曰伊犁九城賊毀其六

近年議籌修復亦未能全總之伊犁雖歸璧而拱宸城外卽爲

無邪堂答問卷四

六

廣雅書局

敵境南北要害又多爲所割若以新疆形勢論之北可制南南
不可制北其樞紐則在伊犁伊犁形勝已失俄人遂專注南路
屯兵浩罕浩罕舊有八城安集延其一也乾隆以來屢曾擾邊
近爲俄所并故俄與我鄰欲窺南路之喀什噶爾今設疏勒直
隸州西域水道記云由特穆爾圖淖過巴爾達納納納林河穿
行布魯特境內計一月可至葉爾羌喀什噶爾葉爾羌西四城
皆在伊犁西南由阿克蘇逾木素爾雪山至伊犁道極艱險
謂冰爲木素爾唐元契西域記謂之凌山凌卽冰也山在阿故
克蘇城北四百四十五里伊犁惠遠城南六百五十五里
舊制伊犁每歲送換防兵於喀什噶爾皆由巴爾達納之道今
地爲俄割此道不通矣其地東可控回疆南可窺藏衛回疆通
藏衛有四道其和闐輪棟科爾庭山之道則康熙時準夷襲藏

衛所由也今英人亟窺西藏俄亦屢遣人探道欲互爭其地故
今日之喀什噶爾最爲重鎮西域舊有成書近今敵情雖異而
其形勢則終古不易兵機一日百變非可空談惟輿地之學則
應儲之有素雖險要視兵勢爲轉移但夙昔講求之功固不可
闕耳

無邪堂答問卷五

鄧礪字粵川桂林人學者莫先義利之辨說評曰題語出張南軒孟子精義序即癸巳孟子說以有所爲無所爲明義利之辨并引孟子內交要譽以爲證蓋見孺子入井而援之者義也無所爲而然也此惻隱之仁發於本心者即天理也納交要譽而始援之者利也有所爲而然也亦不可不謂之仁而實假仁也即人欲也推之他事無不如此即如讀書義也必欲人知其好學而始讀書利也爲善義也必欲博長者之譽而始爲善利也求人知要人譽豈不勝於不讀書不爲善者然其心固出於私苟人不知之不譽之則讀書爲善之念息矣且或欲以此博美名而種種偽飾之心由此以起小則爲鄉愿大則爲奸雄託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於義以攘利者比比也故無所爲而爲者即爲己之學推而廣之聖人參贊化育因物付物亦不過由此一念擴充有所爲而爲者即爲人之學等而下之奸人盜名欺世包藏禍心亦不過由此一念墮落求仁之功在乎存理遏欲理欲於何辨之於義利辨之義利於何辨之於公私辨之一念之起一事之發未必果可以牟利而其中理欲交戰終必出於利而後已夫此一念之私幽不可以質鬼神明不可以告妻子彼固未嘗不以義自居然靜中試捫此心究竟有所爲乎無所爲乎出於公平出於私乎羞惡之良平旦之氣固不能盡漸滅也是故欲辨義利先辨誠僞誠者天之道天固至公而無私能體天之心以爲心者則至誠無息此仁人正誼不謀利之說也學者未能至於是而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欲求人德之門亦必先辨此心之誠僞若凡事以僞飾行之則心之喻乎利者至深無事不巧肆其牟利之術才力聰明皆歸誤用而求誠之路永斷矣蓋無所爲而爲者雖偶有過誤此心固可質天地也有所爲而爲者雖遍著義聲此心不可對妻孥也時時省察事事檢點則心不爲物役庶漸返乎欲盡理純之本然此求仁之方即思誠之道也孟子七篇於辭受取予之節辨之至嚴而必歸於求其本心者此也是非辭讓之心人皆有之理爲欲蔽則是非有所不厭讓也者所以明是非辭讓之節而使人發其羞惡之良故曰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南軒此言揭七篇之要義以示人欲人嚴公私之辨以爲義利之辨使假仁假義者流無所藉口而初學之士有志乎道者但自審吾心之公私即可知臨事之義利斯不至以利爲義終身墮於坑塹中而不自悟耳好利之徒不以爲不可取之利而直以爲當取之義陷溺既深是非可以倒置故就爲義孰爲利臨事或不易辨孰爲有所爲無所爲則人皆能辨之凡好利者責以此爲非義之事彼或飾辭以辨責以此爲損人利己之事彼自無辭以對蓋天下利己者無不損人有所爲而爲者欲爲利己之事而又不欲居損人之名此一念即人鬼之關也至如孳孳爲利不顧廉恥不恤人言此則面目醜然實未足比於人數莊生有言哀莫大於心死諸生諒能深戒之無俟吾之微色發聲以拒也水經注漸江水篇訂誤曰阮文達南江圖攷謂今一線清流自杭州北新關通漕達於吳江猶是南江故道評曰北新關之

河後世所開地志皆言隋大業中東巡始開以通御道後人因修之爲運道其塘棲以北數十里則元末張士誠開以通漕者雖濬鑿時未必不因乎舊演然諸書既無明文祇當闕疑證以鄭注則臨平湖以北有禦兒柴辟二地與今運道相去不遠而卽爲運道與否究無確證也文達又以保叔塔後西谿一帶古蕩爲南江遺蹟恐亦未確若以此爲南江自餘杭入錢塘之道猶可言也文達乃自爲新說謂安吉以下非南江則不但與鄭注戾并其自言古時餘杭臨江今富陽卽古餘杭之說亦戾文達欲以此證成江爲折形之義然據鄭注則江之折流在臨平湖其上流與今無大出入捍海塘未築以前西湖固與江通但北流而至臨平已成大折矣鄭注言南江自餘杭合浙江準之

無邪堂答問卷五

地望曾無不合而文達必欲易之未審其旨

又曰鄭注言若耶溪之東又有寒溪溪之北有鄭公泉冬溫夏涼案太平御覽山陰縣西四十里有二溪東溪廣一丈九尺冬暖夏冷西溪廣三丈五尺冬冷夏暖此云溪之東又溪之北疑誤評曰溪之東若耶溪之東也溪之北寒溪之北也御覽所引與此是二地其文見鄭注沔水篇謂爲若水非鄭公泉也然鄭注此文亦後人轉寫之誤並非若水越東潛已辨之

尹紹文字博之臨桂人間鄭注漸江水篇縣之東郭外有漁浦湖案讀史方輿紀要縣南有白馬湖湖自東漢中有三山曰癸巳山曰羊山曰月山亦名魚浦湖是漁浦在縣南此云在東郭外似誤答漢縣治在今縣西北四十里亦見方輿紀要紀要

此條敘在夏蓋湖下云其南又有白馬湖其南者夏蓋湖之南非縣南也今改其南作縣南故所說皆誤夏蓋湖在縣西北四十里則此所云在縣東郭外者地望正合郡縣治所隨時移易水道亦往往有變遷鄭注據漢志而言自當求漢郡縣之所在乃以今制律之宜其鑿枘不相入

問陳蘭甫水道圖說武林水卽今臨安縣北溪南溪出天目山合流曰雪溪其說確否答古雪溪與漸江通流此欲郵通班志八百里之說故以當武林水其說亦非始於陳氏陳氏此編錄舊說以成一家言故引書例不舉書名然雪溪由發源處至武林仍無八百里之遙趙東潛謂班氏特著此句以明漸江之源固是善悟但亦委曲遷就之詞竊疑行八百三十里六字當

無邪堂答問卷五

在漸水下後人轉寫誤多於此言

問陋中在富陽分水之間鄭注指爲錢唐江以誤答鄭注不誤富陽分水之間皆錢唐江也今尚沿此稱然此間并誤會鄭注之意鄭注正言錢唐江波惡不能渡故道既杭之西津餘杭西津卽陋中處在今富陽分水間漢時二縣皆餘杭地也

水經注漸江水篇訂誤

有範例輿地之學尤不

可不明乎此治輿地書固有通例鄭注又自有鄭注之體例但古人著書其例散見書中非若後人自作凡例冠於簡端之陋而無當也經傳不必言卽史部子部諸書之古雅者莫不如是不通其書之體例不能讀其書此卽大義之所存昔人所謂義例也校勘字句雖亦要事尙在其後此其大綱校勘其細目不

通此則愈校愈誤若後世陋書本無義例之可言不必深求亦不必多讀官書事出眾手多有例而無義又當分別觀之此題重在訂水道之誤不僅在校勘異文鄭君北人其時南北區分不但不能得之目驗并南朝諸儒之著述亦不易得故所據書已有異同其疏誤自不能免河水篇鄭君已明言之不自諱也阮文達浙江圖攷頗詳審而未及者尙多亦間有武斷偏執者阮書非專爲鄭注而作故不多及其偏處卽其精處非持之有故不能言之成理古名儒亦多如此學者須知其弊乃可讀其書若武斷則尤不可

問吉林去俄羅斯遠近并其地形勢 答吉林之琿春與俄連

界去俄屬海參崴屯兵之地計海道不及五百里北去俄屬伯

無邪堂答問卷五

五

廣雅書局

利屯兵之地在烏蘇里江入黑龍江之口亦曰伯力對音無定字也俄名喀巴羅甫喀亦不及二千里自康熙間與俄人定界後東三省無邊警者垂二百年吉林固無所謂邊防也咸豐八年十一年兩次定界棄地數千里而黑龍江之向以安巴格爾必齊河爲界者今則以江爲界吉林迤北向爲赫哲費雅喀諸部所居者今皆割爲俄屬迤東之地向至海者今則以烏蘇里江圖們江爲界故吉省以琿春爲極邊東距省城僅千餘里圖們琿春皆見金史世紀圖們舊作統門琿春舊譯琿春河在寧古塔城東南六百里源出通遼山會諸小水西南流入圖們江烏蘇里河北流入黑龍江金史太宗紀天會九年命以圖們水以西和博錫璦珊沁三水以北開田給海蘭路諸穆昆盛京通

志圖們江在寧古塔城南六百里源出長白山東北流遶朝鮮北界復東南折入海案吉林城南三百餘里亦有圖們河其下流爲輝發河與此名同地異黑省以黑龍江城爲重鎮南距將軍所駐之齊齊哈爾城卽卜魁城將軍向駐愛琿康熙三十二年移墨爾根三十八年復移卜魁建爲省會亦僅千餘里俄人移其所謂噶喇林者駐於伯利西距我黑龍江城卽愛琿或作艾琿亦作艾虎不及五百里其阿穆爾省大酋所駐之海蘭泡南去我黑龍江城僅百餘里耳金時海蘭路置總管府舊作合孩嶺皆乾隆時譯改東南至高麗界五百里見金史當在今寧見金史世紀地理志以海蘭河得名河流入海見元史地理志古塔之南元置海蘭府志與今海蘭高集之河流入呼爾哈河者不則在吉林北境明時置海蘭衛地無可攷疑卽金時海蘭同

無邪堂答問卷五

本

廣雅書局

路皆與今之海蘭泡異地惟元史地理志云合蘭府卽海蘭水達達等路土地曠闊人民散居元時置軍民萬戶府五分鎮混同江南北之地無市井城郭逐水草爲居以射獵爲業案元史所云卽打牲部落之俗今海蘭泡地在混同江北或卽元時海蘭府所轄歟黑龍江外紀呼倫貝爾通稱海蘭兒案其地有凱喇爾河卽海蘭兒之音轉與此異地輪舶自黑龍江口一水可達黑龍江或稱混同江蓋松花江一名混同其下流會黑龍以入海互受通稱見金史遼史聖宗紀太平四年詔改鴨子河曰混同江契丹國志又謂鴨子河亦松花江之異名又名松阿哩河皆見金史地理志而誤分爲三水卽魏書之速末水也新唐書俄復欲造鐵路於琿春則不出半月可由陸路徑達其國都矣圖們江與朝鮮連界其扼我綏芬河口者

曰海參崴

盛京通志綏芬河在寧古塔東南四百四十里入

圖們江案

國初本爲綏芬路屬寧綏都達金之率賓府當在

其地金史世紀有蘇濱水卽率賓水亦卽綏芬水之轉音俄割

得此地後屯重兵築礮臺通商招墾遂成巨鎮迤北如巖杵河

雙城子等處皆設官置戍期漸與伯利聲勢聯絡以窺我吉林

朝鮮滿洲源流攷引元一統志自南京而南曰海蘭府又南曰

雙城復引明實錄永樂四年七月因溫託璦等部人吉里納入

朝置雙城等五衛疑皆今雙城子之地也遼史地理志雙州亦

有雙城縣遼雙州在今鐵嶺與此異地故俄之有海參崴猶英

之有新加坡也英得新加坡而經營之南洋遂以多事俄得海

參崴而經營之北洋亦漸起風波今且欲勾結朝鮮以爲屬國

無邪堂答問卷五

七

廣雅書局

朝鮮有事則旅順危北洋之門戶也鐵路若成則黑龍江與內

外蒙古均將疲於奔命 京師之藩籬也俄地既廣而北負冰

洋無虞後路遂日以蠶食爲事歐洲諸國常視俄爲輕重德與

法戰必先結俄今俄德之交漸離則法益親俄以圖報復俄朝

歐地而苦無隙可乘也亦樂挑諸國使自鬥而坐收漁人之利

其國勢本注重歐洲故久思滅土耳其據歐洲之腰膂以求逞

其大欲英法諸國出而救土俄既不得志於西則思啟其東封

英之救土爲自救計也然俄轍既東印度仍當其衝中國亦受

其敝二百年來俄未與中國寒盟蓋地勢阻之今吉黑邊境既

爲所割浩罕鄰封又爲所併東西萬餘里在在與之接界其首

衝在新疆其次卽在吉林而吉林實爲根本重地故東三省之

綢繆不可緩者此也至於中俄交涉山川形勢卡倫鄂博諸制

則 盛京通志海國圖志朔方備乘諸書具載之

仿遼史例作元史部族表 評曰以部爲族外藩多如此猶中

土之以國爲氏也 欽定元史語解分析部族最清錢竹

汀氏族表詳於族而畧於部蓋其作書本旨不同故體例亦異

畏吾兒卽回鶻之轉音或稱畏兀亦稱偉兀又稱衛吾陶南邨

輟耕錄列爲色目人非蒙古也兀良罕卽今烏梁海乾隆時始

編佐領本與俄國分屬近頗爲俄所誘在喀爾喀蒙古之北者

曰唐努山烏梁海康熙時來屬在烏里雅蘇臺科布多之北者

曰阿爾泰烏梁海乾隆時來屬尼布楚亦有之皆采捕爲生元

祇史所謂林木中百姓也尼布楚本茂明安舊地故有蒙古種

無邪堂答問卷五

八

廣雅書局

人昔寶赤養禽鳥人合刺赤亦作哈刺布瞻望人貴由赤亦作

貴赤善跑人見元史語解輟耕錄均非部族名

劉奉璋字瑞甫全州人讀漢書藝文志曰漢不立左氏學雖劉

歆表請立之格於羣議旋立旋廢而藝文志乃以左氏冠公穀

鄒夾上 評曰左傳平帝時曾立學光武時又立學班志自不

得遺之其首舉春秋古經卽左氏經也自博士李封病卒遂不

復立今左傳正義經典釋文皆以爲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

子奏立非也錢竹汀答問已辨之古經傳本皆單行作傳者以

先後爲次自當首邱明公穀著於竹帛時已在後卽高赤二子

傳經初祖亦不能先於邱明班氏以是爲次非有他意也鄒夾

二家又次於後此五家皆正傳其左氏微以下乃傳之

猶後世之有經解故別自爲次其總錄中云云當卽劉歆原文
利建侯字冠伯平樂人問方望溪集有與鄂少保書論喪服注
疏之誤三事一辨圻外之民於天子無服一辨卿大夫之妻於
王后無服一辨諸侯之士於天子無服皆不曲護舊說左證似
覺詳明 答檀弓三月天下服鄭注諸侯之大夫爲王總衰依
據禮經確不可易使并圻外之民言之經何不云天下男女服
使與上文一律乎望溪未知古聖王公天下之心諸侯有各臣
其國之義而以秦漢後郡縣之天下律之誤矣其引漢文帝事
正是郡縣之天下不可以律古封建之制臣爲君服斬妻爲夫
之君服齊衰期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賈疏謂夫人命亦由君
來故臣妻於夫人無服 欽定義疏謂從服者直一從而

無邪堂答問卷五

九

廣雅書局

已不累從也等殺秩然義據明確方氏自誤會耳古者婦爲舅
姑齊衰期而女子子在室則爲父斬婦人不二斬在家從父之
義也父爲長子斬母爲長子齊衰三年父所不降母亦不敢降
之義也封建之世諸侯卿大夫各有土地人民故重大宗大宗
者當先祖之正體尊祖敬宗敬宗故長子服重使以後世郡
縣之制律之則婦爲舅姑但服期爲長子尊服三年不幾輕重
倒置平方氏之所疑蓋亦類此其作喪服或問謂婦爲舅姑期
乃稱情以立文尤害經義周官肆師大喪合內外命婦序哭當
序哭時自必服衰以往此弔服耳豈可竟謂之有服亦何至以
吉服將事爲疑稽諸禮經命婦弔於大夫服錫衰豈命婦於大
夫亦有服乎且王與后與世子之喪皆稱大喪內府世婦內司

服同后卽有服世子亦有服乎固不得執此以相難也諸侯之
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故爲天子服士位卑於大夫故絕於天
子尊尊之義也若士亦有服經何以不云諸侯之大夫士而云
諸侯之大夫方氏引象胥次事上士以證士得接見天子不知
上士者乃王之上士與諸侯之士無涉安得據爲左證乎周官
掌客凡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方氏亦引爲士接見天子之證案
聘禮賓之卿上介之大夫士介四人是眾介固當以士充其數
但禮經所云接見天子者謂承君命以聘於天子之大夫非謂
眾介也春秋二百四十年曾無以士聘天子者況禮經注疏皆
甚明瞭而方氏誤以眾介當之然則啟櫝授圭又有賈人豈賈
人亦得謂之接見天子乎行人宰史乃從行者并非眾介尤不

無邪堂答問卷五

十

廣雅書局

得以爲接見之證望溪釋經往往輕改舊說其集中又有答禮
館纂修書亦論此事足見當時共事諸人均不以其論爲然也
劉志光字耀廷平樂人吳康齋學術論曰康齋姿稟英異氣質
高邁且通時務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悉則固不欲畎畝終而
時思一試也 評曰古之君子未有炫玉以求售者也自惜其
才而輒思輕試此豪傑之事非學道者所宜爲康齋爲石亨而
出與蔡京之薦龜山畧同龜山猶多建白惜其時已無可爲康
齋則未免虛此一出恐枉尺未能直尋也昔賢進退固非後學
所敢輕議究亦不無可疑
韋得琛字獻卿柳州人問待朋友宜以和平爲主然必先從看
得自己不是處看得朋友是處克治纔好 答朋友亦未必果

是不必徇之惟看得自己不是經有意見事往往有兩家皆不是而逞意見之私乃各自以爲是苟平心觀之則真是出而我與人之所爭者皆倚於一偏矣然即灼見此理之是亦不必儘與人爭天下惟大者當辨小者何可勝辨辨之究有何益我但當求一真是而不爲俗所惑耳欲求真是宜有定識欲求定識宜先之以讀書窮理東塾讀書記謂讀書窮理即實事求是其說甚確凡事皆有是非衡之以理是非乃見窮理者所以求其是而去其非也天下本有同然之理我惟淆於私見斯其真不出證以聖賢之言理自顯然特患平時無體認之功耳易言虛以受人友有見理明而學識勝於我者其言必深味之否則置之所謂尊賢而容眾汎愛而親仁也自謂無過其過必多

無邪堂答問卷五

十一

廣雅書局

友有直言見規者其性情識見必皆可取縱使言之不當猶須容受以來善言況中我之失乎試思己有不善於友何與而苦口諫諍非深愛者其孰能之乎一時之意氣可免他日無窮之悔尤人貴益友得力正在斯時否則求友何爲也天下惟聰明人最喜文過當其飾非拒諫意氣凌厲旁觀有竊笑者有嘆惜者有侮弄者人若不自知耳使能容受直言則他人之才智皆可取以爲我之才智孰有大於此者而徒矜一己之聰明致陷大戾非天下之至愚而何故好逞聰明者必非大智慧取友之道亦可以是一之

李桂芬字月莊鬱林人問齊人獻戎捷何注春秋王魯見王意古者方伯征伐獻捷於王夫獻捷豈由孔子所使乎 答獻捷

非孔子所使其詞則孔子所修何意此非舊史之文君子修春秋乃書曰獻戎捷以見王魯之義蓋獻捷本非諸侯相爲之禮也此之所云未足以難之

賓光華字月廷鬱林人問易納甲先天異同 答先天出於納甲納甲出於納音納音出於緯書其見於古籍者歷有明徵近儒之所駁詰皆昧其源流不足據也隋蕭吉五行大義引樂緯孔子曰某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宮三言得火曰徵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得木曰角亦見南齊書樂志案京君明曾推律定姓蓋其治易用納音故也此納音之法與抱朴子僊藥篇引玉策記開名經正同與禮記月令正義引易林亦合蕭吉闡其說甚詳納甲之出震見丁盈甲退辛消丙滅乙義本

無邪堂答問卷五

十二

廣雅書局

諸此後儒惟沈存中夢溪筆談卷五論納音卷七論納甲錢竹汀潛研堂集卷一納音說惟以納音爲出於納甲則未免顛倒能明其故焦理堂易圖略知之而又疑之蓋欲斥漢儒以自張其學耳其論納甲皆未達虞氏之意近惟張皋文能明虞氏家法惠定宇周易述頗龐雜其誤處則陳氏讀易漢學私記已言之納甲之法詳見虞仲翔易注李氏集解引及魏伯陽參同契案京氏易傳云甲壬配外內二象陸績注乾爲天地之首分甲壬入乾位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又云三者東方之數東方日之所出四者西方之數西方日之所入言日月終天之道奇耦之數取之於乾坤乾坤者陰陽之根本坎離者陰陽之性

無邪堂答問卷五

十三 廣雅書局

命其言與參同契皆合是納甲出於京氏無疑鼎卦注言納辛
 師納甲之法惠氏易漢學曾引以為證是已焦理堂王伯申強
 生分別非也太平御覽引京氏易說云月與星至陰也有形無
 光日照之乃有光喻如鏡照日即有影見月初光見西方望以
 後光見東方皆日所照也朱子答袁機仲書云參同契言納甲
 今所傳大珠林是其遺說參同契之言尤與虞注及先天圖若
 合符節邵子觀物外篇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
 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
 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
 之門天地之所闢闢日月之所出人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
 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此此即納甲之義熊氏朋來經說胡氏
 渭易圖明辨陳氏壽熊讀易漢學私記皆已言之陳氏疏證尤
 明確邵子謂圖皆自中起即京氏易傳所謂坎離之象配戊己
 也乾南坤北即陸績注所謂乾坤分甲乙壬癸陰陽之終始也
 乾南坤北之位惠半農易說誤以方位為方向而反疑邵圖為
 誤錢竹汀養新錄亦然果如半農竹汀之說將言天象者鵲火
 必易置北方而後為向南元武當易置南方而後為向北乎離
 東坎西即參同契所謂坎離匡廓運轂正軸為乾坤二用也其
 方位不盡同者即參同契所謂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
 既不定上下亦無常朱子攷異託名鄒所作所謂甲乙丙丁庚
 癸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不然虞注既言
 乾坤列東艮兌列南震巽列西坎離列中繫辭八卦成列註何

無邪堂答問卷五

十四 廣雅書局

又言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兩儀生四象注惠定宇輩以此為疑
 則虞義先不可通乃獨疑邵子耶朱子語類先天圖傳自希夷
 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鍊參同契所言是也又
 云伯陽參同契恐希夷之學有些是其源流又云先天圖直是
 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原有只是秘而不傳次第是方士
 輩相傳授參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又云先天圖與納音相
 應故李通言與參同契合魏華父亦云先天之學惟魏伯陽
 朱子明知此圖傳自道家而仍用以注易者蓋欲備一家之學
 為占驗設也王白田李孝臣皆謂本義前列九圖非朱子之舊
 白田集朱子年譜用意固善然咸謂乙丑吳革刊本已有此九
 考異羣經圖易學啟蒙言之尤詳且繫辭說卦傳本義皆曾用先天以釋
 之矣白田又謂家禮非朱子作願訪溪梅過齋續集曾引此
 楚辭注為趙忠定而作參同契注為蔡季先天本於納甲宋儒
 固明言之其傳自道家宋儒亦並未諱言之西河竹垞之徒不
 喜宋儒借此以肆攻訐無足深辨或又謂仲翔曾注參同契因
 引以注易不知參同契特借納甲以明丹訣耳非其所創為也
 京焦之學雖云傳自孟長卿而班史儒林傳已著疑詞謂趙壽
 儼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所云得諸隱士者與先天圖得自
 陳希夷略同皆敘外別傳非易本旨田何之易今雖不可見然
 班史稱孟長卿得易家侯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獨
 傳喜上聞喜政師法遂不用據此知孟氏之學已非盡易之本
 旨況京焦乎但易無象數無以命占故自來言象數者能合於

無耶堂答問卷五

五

占驗即可自為一家之學若卦氣若九宮若納甲若爻辰若先天皆易之支流餘裔推衍繁密附會闕多先儒取其說之近理者以為易家占候近人好言象數而不能施之於占候特重僅目此外言數者惟河洛所託最尊其數亦出自然故太乙九宮明堂則之見大戴禮盛德篇宋儒言圖書者本之大戴記注言九室法龜文而劉牧互易圖書之數蓋以圖與書同為九宮故也五行大義引黃帝九宮法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宮總御得失其數則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宮五乾六兌七艮八離九太乙行九宮法從一始乾鑿度鄭注神儀志天寶九載術士蘇嘉慶請於京東朝日壇東置九宮費神壇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上六八為下符於遁甲案戴六人為足五居中宮總御得失其數則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宮五乾六兌七艮八離九太乙行九宮法從一始乾鑿度鄭注神儀志天寶九載術士蘇嘉慶請於京東朝日壇東置九宮費神壇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上六八為下符於遁甲案戴

無耶堂答問卷五

五

究也乃復變而為一與列子天又云陽以七陰以八為象易一陰一陽合而為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之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鄭注亦引天一地二以釋之謂一變為七是今陽爻之象七變為九是今陽爻之變七變為六是今陰爻之變六變為九是今陰爻之象七在南方象大九在西方象金六在北方象水八在東方象木其言方位進退與宋人所言河圖之數一一暗合後漢書劉瑜傳謂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九房者期堂九室也蓋天一地二以下二十字為河圖之數聖人則之以演易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洛書之數聖人則之以演時故孔安國謂河圖則人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見易正義又書洪範孔注洛出書神龜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見漢書五行志案此圖亦可為範之說也又禮運疏引中候握河紀云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畫八卦也書洛出之宋書符瑞志伏羲受龍圖畫八卦所謂河出圖者也禹時洛漢儒相傳古義出龜書六十五字是為洪範所謂洛出書者也如斯宋儒不取緯書故不得二圖之來歷而其圖則遠有端緒並非宋人所臆造也關子明易傳言圖書與乾鑿度五行大義宋仁宗時人鄭君注易謂河圖有六篇洛書有九篇此乃後人衍河洛之義以成書隋志尚存其目凡二十卷開元占經多引之日行度篇引河圖曰天元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日月俱起

牛乃用太初術蓋太初以後人所爲耳漢人言河洛括之於太乙九宮故張平子以九宮與律麻卦候並稱而云河洛六藝篇錄已定見後漢書本傳蓋亦以河洛爲九宮其是否圖書本旨不可知要之漢宋諸儒初無異說朱子答蔡季通書云鄙意但覺九宮十數九疇五行各出一圖自不相妨故有大抵治易者不言象數則已言象數則易流於術數當西漢時卦變之說未興其言易以陰陽爻變爲主故卦氣之學流傳最遠自時厥後言易而近術數者三家卦氣主曰納甲主月爻辰主星皆言天象以明人事揚子雲用三統衍太玄以明易漢儒家法本自如此近惟焦里堂欲通麻於易漢宋而外自成一派而能合占驗與否未可知也世儒多尊定宇而斥里堂堂固鮮師法吾謂與其爲

無邪堂答問卷五

七

廣雅書局

定宇之皮傳古義尙不如里堂之自闢町蹊其易通論專比附經文以求大義亦勝於諸家之逐末忘本然其源皆出於緯書緯書多漢人附益非盡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漢儒以卦氣納甲明消息而以消息爲伏羲十言之教其說亦出於緯與康節之先天託諸伏羲意同凡言數學者皆如此卦氣見易緯稽覽圖爻辰之法詳見五行大義謂天有九星地有九州以二十八宿分繫於九宮其星則天蓬天輔等名今太乙壬遁所用者是也楚辭九辨序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劉向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九魁北斗九星也素問天元紀大論引太始天元冊文云九星懸朗于注亦引天蓬等名以釋之又見素問刺法論甲中經舊唐書禮儀志及五行大義引蓋斗爲帝車運乎中央黃帝九宮經章後卿山堂攷索羣書門

大甲乙丙丁

臨制四鄉測算家用七星占驗家則用九星以應九州其術流傳頗古而每爲後世道家所篡取逸周書小開武解云三極一維天九星二維地九州三維人四佐成開解略同惟孔晁注九星謂四方及五星與此異義蓋此乃術家之說故孔注不取耳南齊書高帝紀論太乙九宮之法與今術士所用正同隋志有費長卿周易分野一卷卽爻辰所從出錢竹汀答問已言之納甲本於納音爻辰本於九宮九宮納音之法今太乙壬遁星卜堪輿時日小數無不用之蓋術數家皆自託於易本古法以爲推行故能流傳後世繆悠之言宜爲儒者所弗道但九宮貴神諸說乃術家所附會固不得因此而并疑河洛也焦里堂謂楊筠松術士且以納甲爲非不知筠松所用貪狼破軍之類皆九

無邪堂答問卷五

六

廣雅書局

宮星名古人以之言分野故筠松以之相地此亦唯之與阿而可據以難納甲乎疑龍經有河圖分九宮之語與劉瑜傳五行出以致聚訟漢書翼奉傳已有貪狼廉貞之名但非指九星五居破軍星筠松則以左輔右弼當之爲不同耳開元占經引洛書云北斗第一星曰破軍第七星曰貪狼此洛書當卽鄭注所云有九篇者足見術士之繫辭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虞注云云所傳亦皆漢人之遺法也繫辭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虞注云云正與先天說同以天地定位四語合於納甲不自邵子始惟虞注於帝出乎震章亦以納甲釋之兌西坎北義不可通因釋以二三爻失位未免牽湊邵子知其然乃分先後天以圓其說用意甚巧而復託諸伏羲致啟後人之疑然謂易無先後天之分可也謂先天之學無與於象數不可也謂本義不當冠以九圖可也謂九圖不源於漢儒不可也先天圖宋儒如楊龜山陸象

無邪堂答問卷五

九

廣雅書局

山林黃中袁機仲黃東發等已疑之朱子答王子合書亦謂附會象山謂非聖人本意要知言象數者何一是聖人本意古人卜筮用著龜左傳載其繇辭但取互體易書有如後世紛紜之說左氏謂筮短龜長而聖人贊易則明著德可知象數之學固隨時而變也宋潛溪集有廖應淮傳謂其得先天之術神驗與管郭略同先天本義不過如斯即卦氣納甲亦何嘗不如斯觀范史列傳可見矣漢學家非不知先天納甲同出一源第惡宋儒而尊虞氏遂諱言之豈知卦氣飛伏九宮納甲爻辰先天皆非易所本有昔人特爲占驗而設故其法每爲術士所竊王輔嗣程叔子專明義理易道始尊至今立於學官從之者自無流弊世謂輔嗣以老莊說易此特韓康伯繫辭注爲然耳輔嗣於乾之羣龍无首但明剛柔相劑之義並未敢以老氏言無之旨相之其他言涉老莊若復卦注之寂然至无以有爲心者亦不多見朱子本義以易重卜筮故繫辭說卦傳注間及先天要其義理仍一本諸程傳也象數之學田楊丁將軍舊法未知何如自孟長卿以陰陽災變言易兩漢之世其學大行流於術數諸家千支百派改頭換面大抵不出卦氣九宮納甲之範圍近儒嚴斥先天謂非易之本旨是已乃復附會爻辰推尊納甲左右佩劍庸有異乎至河洛圖書即非作易本旨亦是漢儒相傳古義近人之所辨難皆不知而作者也

祁永膺字伯福鬱林人問學者好言命將毋爲畢生之誤 答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得之不得曰有命聖賢非不言命也但古

無邪堂答問卷五

三

廣雅書局

人居易以俟之義理之命也今人先事而推之禍福之命也禍福之心勝斯義理之心微非委心任運則行險徼倖而已矣不信命者好行險過信命者多任運其惑於禍福則一也君子終日乾乾盡其在我而禍福定之於天者不敢計亦不必計故曰修身以俟居易以俟

問古人重氣節而耐煩子細學者似亦不可少不耐煩則有初鮮終不子細則鹵莽滅裂雖講氣節仍未盡善 答此固最要第子細不可太過太過則流於畏葸是以夫子有慎而無禮之戒凡事太過則弊生故曰過猶不及如耐煩是最好事然太過亦有瑣屑之弊能講氣節豈非極美然析理不精往往誤以意見爲氣節斯惑之甚矣君子貴窮理貴養氣蓋爲此也惟養氣乃有真氣節配義與道集義所生非是則皆意見之私大者誤國小者禍身而及其當見氣節時仍不然無有也真氣節必不若是不當避者人詭避之避之者爲趨利也不必爭者人競爭之爭之者爲釣名也瑣屑爭論必無實際徒使聽者生厭雖有正言不能入矣故古人進言之道必以積誠爲本好利爲欲好名亦爲欲無欲則剛剛非徒恃意氣之謂也三代下惟恐不好名此爲中材以下言之若讀書明理之君子固當有進乎此者矣宋史薛季宣傳謂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陸清獻問學錄謂好名之嫌不可避好名之心不可有是二說者義實相成非相悖也明史羅洪先傳洪先嘗言儒者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其言甚精惟澹泊乃能寧靜

無邪堂答問卷五

三 廣雅書局

蓋靜乃能致遠諸葛君真名士日與畫地作餅不同不求聞達
豈嗽名者哉意氣意見無非好名之一念所生陸象山語錄云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又集
中與鄧文範書云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
於意見高下污潔雖不同其為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
等而下之則且有以立名為固利之媒者事事違心而出是又
與於無恥之甚者也乞於墻間而諱於妻妾羞惡猶未盡泯也
若後世之小人肆壘斷之術且以驕其妻妾矣豈其性與人殊
哉名利可以兼取天下事孰有便於此者習慣自然妻妾且從
而奉之賓客亦從而歸之積久遂成風俗五季之所以極亂也
故正人心當自辨義利始辨義利當自知恥始以利為利可恥
也以為名為利尤可恥也疾沒世而名不稱名固君子之所甚重
惟實至則名歸無實而市名鬼神瞰之不祥孰甚而欲稱於沒
世得乎王文成傳習錄謂稱當讀去聲固難近裏之意但如
安顧氏日知錄云疾名之不稱則必 晁氏客語宋晁說之謂名利
求其實矣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 皆不可好然好名者比之好利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為好利則
無所不為案晁氏之言甚當但此惟真好名者為然名本美稱
好名則有美有惡無所不為之徒人猶得而指摘之至於名有
所不為實則無所不為斯藏身甚固人無不墮其術中矣顧亭
林謂不能使天下人以義為利而猶使之以名為利雖非純王
之風亦可救積污之俗云云是率天下而偽也有激之言流弊
甚大汪純翁集有名論一篇命意與亭林略同而持論較平固
自無弊日知錄又言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

無邪堂答問卷五

三 廣雅書局

吾自幼及老見人所以求當世之名者無非為利也名之所在
則利歸之故求之惟恐不及苟不求利亦何慕名以此說證之
則知前說特為有為故聖賢惡同流合污惡色厲內荏惡居之不
疑惡計以為直若此者皆假好名以為藏身之固者也夫名利
者帝王持世之大權使士皆不好利不好名雖聖王不能驅策
羣力然好利者易察好名者難察好利者易取好名者難取苟
以聖賢之所惡者察之則觀人之道可得其大凡苟以其人之
所嗜者取之則殉名之徒亦無不歸舉策天下嗜利者必不好
名而偽為好名者則無不嗜利故欲辨義利先辨誠偽誠則公
公則義矣
問宋史劉忠肅傳云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
所謂文人當即程子云詞章訓詁之學所謂器識當即程子云
儒者之學 答文以明道古來名儒多由文人入者文人元無
弊命為文人則有弊耳忠肅之言即先器識後文藝之意然博
學於文正欲以充其器識離器識與文而二之斯所以為後世
之文人也
問朱陸皆可入道否 答豈獨朱陸皆可入道即無垢慈湖龍
溪泰州之徒純以禪宗提倡者苟去其偏而專取其長亦何嘗
不可入道但天下中材多而上智少頓悟之說既非中材所能
領會而才智者又樂其簡易可以恣其胸臆遂至盡挾藩籬故
程朱之學歷元明數百年而無弊即弊亦不過迂拘舛陋而已
姚江之學不及百年諸弊叢生其卒也舛陋與宋學末流等而
踰閑蕩檢猖狂恣肆則什百過之故與其為陸王毋寧為程朱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也然以此集矢於陸王則不可陸王說雖過高要自有真面目
王與陸亦不盡同象山之言最足激發志氣使人興起第取簡
捷以立教則其言多有過當者故朱子辨之恐貽誤後學耳王
學流弊泰州為甚龍溪次之泰州本非文成之所喜而流行獨
廣蓋人心樂縱恣而憚拘檢也其徒多赤手捕長鯨之人故決
裂尤甚嚴嵩罪大惡極何心隱獨能以秘計去之事見明儒學
書影載陳士業答張而心隱之見伎江陵亦由於此此輩才氣
非常惜其不軌於正張文定謂儒門淡泊收拾不住惟其不甘
淡泊乃入於異端故學者必以淡泊明志為先務也淡泊明志
定語意稍別而病根則同近人治經力求新泰州之學流行粵
異欲以駕古儒者之上皆不甘淡泊者也
中者有楊文懿其作三經序送劉布衣序牽合三教恣意裁裂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問吳康齋嘗謂宦官釋氏不除天下不治何如 答宦寺之禍
英宗時固有之若僧徒橫於成化間康齋已不及見永樂以後
費重番僧別有未遠深意非可一律同譏所過驛站許多發擾
京師亦受其害然於天下大勢無與明之患初不在此康齋此
言疑近於講學家門面語
問春秋矢魚於棠董生以觀魚為譏邵公以遠觀為譏其義孰
長 答與民爭利無論遠近皆當譏董以觀魚為譏義高不可
易何注諱使若以遠觀為譏蓋因傳有譏遠之文而見內小惡
諱之義耳然不若董義之正大穀梁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
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義勝公羊
問公羊論紀季事董主美紀侯何主美紀季孰是 答繁露玉
英篇紀侯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汝以鄙往服罪
子齊請以立五廟此董必有所本紀季之服罪紀侯使之美紀
季即美紀侯也董何雖若異義而大旨則同後漢書賈逵傳注
逵以為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仇書以譏之案
賈說非但與二傳義違與左氏亦不合其義甚短故孔疏不引
近儒輯賈服注者亦不之及蓋為賈諱也
問紀效新書論兵法至詳而總以鴛鴦陣為主然今世洋礮利
害似尤當以制礮為急不然恐雖有好陣法無從而設 答歐
氏書多詳擊刺之法與今用鎗礮者不甚合若其東伍審敵之
方及首卷所載諸論無古今一也礮礮無善策曾文正集中嘗
言之西人亦但有避礮之法無禦礮之法若暗臺斜坡銳角牆

太平蓋之類皆爲避礙而設諸書所言絮綱糖包各物均不足恃非得地勢以自蔽則直以血肉相薄而已西人嘗言堅壘可以避鎗近山近林皆可避礙但依林木以結營只可自固擊人亦不便也然鎗礮雖爲要物用之仍在其入近日後膛鎗礮無國無之而勝負不同可思其故矣用兵之道將欲其智卒欲其愚純樸未漓乃能致死巧者多滑若巧而不滑則將校之材非徒士卒之選也後膛鎗近式頗多其機括太繁者非操練純熟手法極靈鮮不委以資敵洋鎗如士乃得林明頓來福茅瑟之類皆中國所常用前膛有用散子者後膛多用單子命中較難中國擡鎗重滯而裝子甚多發無不中南省兵丁頗喜用之今之鎗礮款式不同子藥亦異中國陸續購置宜於此或不宜於

其用兵只分一兩路專攻要隘專打硬仗所謂多方以誤之亟肆以疲之者亦不多見其論戰亦以游兵爲要包抄爲長但無中國兵書之變化或未見其精者耳古兵書存於今者惟孫子義蘊閱深餘多後人附益非但六韜三略爲焉書也當其氣也而用之故兵書雖多一言以蔽之曰審機而已審機莫精於孫子吳子已遠不及尉繚尤以多殺立威不足盡信也軍事最忌紛擾故韜略皆用道家言以靜宋以後書頗龐雜要不出前數書之範圍惟守城制陣等法加詳近世多野戰舊陣未必適用即或武毅之陣法亦仍得力於東伍程子謂韓信多多益善只是分數明即東伍之說今西人教戰亦皆束伍之法也孫子兵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魏武注部曲爲分什伍爲數程子之言蓋本於杜牧之見十家注紀效新書束伍篇亦引孫子此言古來言陣法者始於孫子而後有公問對之六花陣即本孫子而小變之二者皆偽書要皆言之成理握奇舊題風后撰漢志有風后十三篇云出依託握奇當即在其中其陣法今亦用之若今之包抄即握奇所謂蛇蟠也今之張兩翼即握奇所謂鳥翔將者智仁信勇嚴孫武子言之岳忠武述之今且未暇論古人之精微但以忠武不愛錢不惜死六字爲師則粗材皆可學而能而已有制勝之道士不用命由於將之專利故治軍者可以千金養死士不可以一錢入私囊威令不行雖精通韜略亦無所用惟其志專一而好勝事不輕發發則期於必成而籌餉之權操之議院其不能輕舉者以此其上一心以敗爲恥者亦以此從前騷擾海疆半招黑夷及沿海奸民爲之非其正兵萬一俄夷有事與此頗異我當以陸師與之角勝而諸國耽耽海防仍不能弛財用不足尤可慮耳

問昔人言非科舉累人人累科舉良然 答程子言科舉之學

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士能真爲科舉之學者必不爲科舉所累
爲所累者只是無志耳無志則可累者甚多何必科舉藉口於
科舉豈不冤哉以今制言四書文義理之學也二三場考據詞
章經濟之學也學問根柢即在科舉中豈有待兔園冊子而能
爲佳文者乎讀書多積理富才識既充文藝自進今之爲制藝
者吾惑焉庸爛惡俗者無論已一二才士誤於歧趨喜爲別解
文義至不可通 功令亦所不恤一切訓詁名物山經地志傳
奇小說之言無不納諸制藝中光怪陸離按之實無所有豈知
科舉之文有關運會固不容率爾也履鼎紛陳人心日僞防僞
者割裂四書以命題非侮聖言而何

施獻璜字樞玉南寧人問伊犁邊界 答同治三年之約伊犁
無邪堂答問卷五

西北自薩爾巴克河而南沿奎屯河亦作奎峒譯言冷也其倚
有奎塔斯山以山頂爲界徐星伯西域水道記曰撒瑪勒河西
十里爲奎屯河自北山南流入夏慕漲涉者往往誠頂南流達
葦蕩葦蕩者東西百八十餘里南北八十餘里是曰都爾伯勒
津喀喇烏蘇案慶綏城之東亦有奎屯河與此名同地異圖爾
根河在奎屯河西三十里發源都爾哈喇山入小葦蕩逾伊犁
河南至特穆爾里克河源發源察奇爾山陰西北流九十里匯
於格根河又南至格根河源爲界元史語解格根明也西域水
道記格根河上流爲鹽池口水其小流會察林河以入伊犁河
在惠遠城西五百餘里其時新疆未爲賊擾約中所舉諸卡倫
皆承平時舊制卡倫之外爲哈薩克左部近年役屬於俄故俄

與我鄰至光緒七年定約西以霍爾果斯河爲界即西域圖志
之和爾郭斯河在奎屯河東百餘里與奎屯皆別秩祀乾隆時
曾移達呼爾種人於此之布哈爾等處一統志云索倫達呼爾
二部乾隆二十九年移一千一百八十八人駐伊犁領隊一人轄之
左翼四旗逐水草爲索倫在奎屯河撒瑪勒河右翼四旗逐
舍居爲達呼爾在和 距拱宸城不及三十里即九城之一有參
將駐此今城爲回逆所廢距惠遠城亦僅百二十餘里伊犁將
軍所駐徐星伯新疆賦注塔勒奇城在惠遠西三十里又西八
十里曰拱宸城其西北以別珍島山爲界霍爾果斯河源所出
中國無之當即西域水道記之松山西南以烏宗島山爲界在
特克斯河北百餘里中國亦無之伊犁距敵太近故左文襄奏
建省會於烏魯木齊而烏坦距回疆之西四城甚遠控扼殊不
易耳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易耳

問新疆造鐵路利病 答鐵路之利誰不知之第中西政俗不
同辦法亦異西俗以商立國重商務故重工務凡礦工織工之
屬莫不畢力講求有是貨則有運貨之路商賈之道在乎爭先
取利苟事事居人後則利爲捷足者所得故必造鐵路以期利
用焉歐洲方不過數千里而有大小數十國錯居其間畫界分
疆儼同周制此國之貨銷於彼國則此國得利矣中國大一統
四海之民皆吾民也以彼省之貨運之此省楚弓楚得何利之
有奪外洋之利以利中國乃謂之利奪秦晉之利以利吳楚可
謂之利乎中國自通商以來銀之流於外洋者歲不下二千萬
出口之貨絲茶大宗兩項歲值銀五六十萬然尚未抵洋藥紗

布進口之數其他零物亦略相當而進口呢絨值五六百萬銅鐵六七百萬及絲茶抵款不敷數百萬則皆無可取償此海關有數可稽者也凡此滔滔去而不返皆吾民之脂膏也海禁之弛已五十年中國安得而不貧然其中出於東南者十之七八出於西北者不過二三西北輪船所不通西人覬中國開鐵路以通之彼欲暢銷洋貨耳黃河重濁海口高仰故輪船不能行否則早與長江一律通商矣而名不正言不順乃以爲中國興利爲詞夫使有利可與何憚而不爲中國大利在絲茶絲乃輕賣之物茶市在廈門漢口一水可通不待鐵路以行鐵路若成運費可減是獲利者在西人非吾民也北五省所出皆粗笨之物西人所不用其利吾民者安在若天津所銷草帽縷之類以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微物而積成巨款者或偶有之要必不敵洋貨之數也得非以煤鐵之礦乎絨布之工乎使我製造果精則西人雖不購我絨布未必不購我煤鐵即絨布亦可敵進口之數此收回利權之說也苟卿有言有治人無治法得人則法弊以制法失人則借法以行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士夫之明理者多鄙夷而不屑談其懷臂而談西法者往往盡心於利慾詢以事之曲折而道聽途說初未深求也驗以理之是非而捕風捉影茫無實際也又其甚者借礦務織務以爲名攫千百人之囊橐肥一二人之身家中國公司之所由不競也夫誠欲收利權則絨布爲首礦利次之中國礦雖充切然地學未精尙無把握進口之貨洋藥而外呢布最多苟經理得人可奪外洋之利權仍不甚股小民

之生計乃以確有可憑之利而遷延歲月轉觀不可知之寶藏欲使山靈畢獻其菁英爲計已左況貨尙未籌而先籌運貨之路毋乃尤左乎即曰礦務能振興矣然礦苗多在深山窮谷鐵路六通四闢然後可以取利西國每造至數十百萬里而罄中國之力不及萬里其去煤礦不知幾何未必能運銷外國也且西人辦法不同其每歲出入度支皆有常數遇大事則舉國債開公司以辦舉之於其民非舉之於他國也西俗取息甚輕民債償子金而不償母主國計者例於歲前核明歲之國用苟有贏餘乃償宿逋否則置之故無國不負債億萬萬者名爲舉債實與加徵無異西俗君民共主君與民相維以立國故債雖多而無所累否則不爲謬臺之續者幾希中國行此釐金可減然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官與民不相信不能行也西國有議院其下議院皆民間公舉之人眾議僉同則糾資易集又俗重商務其富商卽其達官官與民近公司之利弊易見故民樂爲之國亦便之中國事歸官辦民不得與聞商賈惟利是圖難罔以非其道苟至潰敗決裂而猶欲其踴躍以從事也能乎不能今中國所舉以辦鐵路者非他乃帑藏之財也財之出於民者無窮聚於上者有限以有限之財辦無窮之事勢必不給無已其借洋債乎洋債雖只取息七八釐在西國已爲極重而易兩爲磅磅價臨時驟漲一出入視取息之數或且倍蓰又以海關稅項爲抵十年內外皆須清償非比西國之民債償子而不償母也洋銀行雖託名外國而中國所借之款實多出自中商本與民債無殊乃取息之

厚立限之嚴大與民債相反上下相蒙以爲利而欲興數千年未與之利也能乎不能或謂鐵路開則食力者益眾無慮小民之失業是也然南中自輪船開行繁富之區僅在通商口岸其腹地城鄉市鎮昔爲舟車輻輳者今則莫不蕭索道咸以前十室之邑千金之家所在多有今則莫不凋敝豈非勢趨於江海數大口而內地釐金繁重中飽者多散商多所折閱之故歟夫藏富於民其富也無形商賈折閱其耗也亦無形南方之民外強中乾久矣幸而差足自立者江浙有絲皖楚有茶閩粵有出洋招工爲之盈虛消息於其間也北地於此數者皆無之工務礦務多未講求縱改絃更張其獲利亦在數十年後而目前之利則已爲西人所刮矣況鐵路與輪船互爲消長火車若行輪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船勢必衰耗恐鐵路之利未可必而招商局已先不能支耳且語其究竟非獨中國無所利即西國亦無所利也礦政本中國常行之事自周官後各史志及通考皆詳言之西人乃用服洋藥之法以采之卻疾而服洋藥者聚數日之力於崇朝開礦而用機器者發終古之藏於一旦菁華既竭囊裳去之海涸山枯雖天地不能給其所欲更數百年殆不至天柱折地維缺不止彼欲取財於他國他國則既貧矣欲取財於山川山川則既竭矣天地皆窮彼安得獨富然則彼之所謂富者亦祇睚一時之富耳昔周末文勝憂世者莫不思返之於質而卒不能至七雄而漸滅殆盡至秦政而掃蕩無餘漢興乃能斷雕爲樸用黃老以致治百年而禮樂興漢武乃能黜百家以崇儒術故夫陰陽

消長之機有小闔闢焉有大闔闢焉歷數千載而始一闔一闢者固非旦夕之效也戰國諸千紛紛藉藉蓋莫不應運而生爲儒教之驅除者也西夷欲謀入國則必先之以通商通商之法亦服洋藥之法也財也者百姓養命之源財力竭矣精髓空矣欲求恆幹之存其可得乎哉有慨慨待斃已耳於是乎見微知著之士乃亟思自強之策以救之自強之策奈何曰開鐵路也鐵路何以自強曰利懋遷也利轉輸也利徵調也懋遷之利亦既略言之矣所謂轉輸者何南漕百萬皆出江浙有警則海運不能通也然鐵路無論造於何地漕艘必不能飛渡鎮江夷若以四五兵輪陳於圖山內外吾之糧艘其敢銜尾以達瓜洲乎抑敢連檣以上金陵乎竊恐轉輸之利亦託空談耳北人不慣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食稻漕米又多陳腐旗兵得之貴諸米肆貧者乃食焉佳米無多非有力者莫能得也漕輸水利舊有四案近有淮軍之屯田於津沽左文襄之小試於近畿亦未嘗不著成效而仍無利於旗兵果使南漕不達則先期和買曷嘗不可救權宜天津百貨所萃京東稻米所出皆可和買第須得人耳徵調之利則誠有之然不就地練兵而徒恃徵調其勢已不可恃近時惟邊疆海疆乃有精兵夷若有警各須戒嚴爲督撫者自顧不遑安肯聽調抑亦不可輕調也腹地雖曾改勇營爲制兵而承平有年間染綠營舊習兵不選者不可與爭鋒以此禦夷未覩其利即有可用之師而鐵路非如西國之六通四關仍不能朝發夕至也且用兵者必聞警而始調兵乎必聞警而始調兵則其用兵之

方略可知贖贖者恐不可以應敵也阻鐵路者或慮便敵人之深入則又過計用兵自有不易之道有鐵路必有要隘有要隘必有重兵使敵攻要隘未下而先輕入以陷重地欲進不得求退不能是自送死也況鐵軌大小不同車轍難以適合毀之易而復之難敵亦豈能咄嗟立辦西國無處無鐵路當有事時先毀敵人之路以阻其捷運軍火者有之矣若舍要隘不攻置敵軍不顧而但欲就鐵路以利驅驅者未之聞也夫鐵路無利於民既如彼之著矣其有利於國者又如此之微茲事其終不可行乎非也天下大勢之所趨雖聖人莫能遏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環我疆而處者莫不興建鐵路以迫我我不自謀人將越俎而謀至於越俎而謀則其害尤烈矣天下事有理不可行而勢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不能不行者此類是也然則謀之之策奈何曰無策自清江浦以達京師自京師以達東三省復自河南以達關隴自關隴以達天山南北計程二萬餘里爲費在億萬外苟歲支海關數百萬而罷一切允費期以二三十年亦可告成然此二三十年中外夷之有事與否不得而知海關之能支與否不得而知也其次則用西人民債之法然民之願借與否不得而知官之抑勒與否不得而知也中國經粵捻回之大亂民心固結而不散者何恃乎恃二百餘年之輕徭薄賦深仁厚澤淪浹於人心而不自知也今邊患日深防務日亟辦防不能不用財用財不能不取民取民不能不徵怨民怨咨則內憂作內憂作則外患更深二者尋常相因彼族覬之久矣彼族以商立國取民而

征商重往往逾中國倍蓰而商不怨者一則法制相沿如是習見不以爲奇一則度支出入共見其間無所容其隱匿也夫中國之富強豈果不及外夷哉是二者皆不能行最下則借洋債而已借洋債而得法則爲日本不得法則爲埃及日本自以爲得法矣然日積月累何以償之計非償以國不可也埃及借英債而受英虐土之於俄亦然不待智者而知其非也故曰無策也新疆地廣人稀回民嗜欲不同其日用之需資於內地者有限惟人情尙新異洋貨暢銷則有之承平時屯田未廣而乾隆末年積穀已五十餘萬石自後存儲均與此不相上下見新疆識略兵燹後舊儲固不可問若大修屯政行之十年兵食不待外求是鐵路之必不可少於新疆者獨徵調及運軍火耳雍正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六年三月塔爾巴哈台請開金礦 諭禁之蓋地近金山而是時準夷未平慮開邊釁也乾隆後曾開采其地在達爾達木圖河旁一名布克圖河又新疆金鐵銅鉛出產頗多若慶綏城東之奎屯河城西之濟爾噶朗河皆產金之地東三省與北洋勢易相聯新疆則鞭長莫及爲救急計莫若先開局於吐魯番以造軍火若造鐵路非合關內外以達於燕豫揚徐之郊不可果使帑項可籌豈非當務之急然而中國之財力如是中國之習俗如是竊恐鐵路之成非可以歲月期也故曰無策也余運貞字起元平南人藩鎮論 評曰自秦漢以來垂二千年中國久統於一郡縣之治聖王復起不易斯言紛紛封建徒自擾耳而邊陲則有不盡同者元代以郡縣治土以封建固邊

陞宜可以久安長治而享年不永則爲郡縣者虐民已甚後人
取失其道之故也且元代幅幘最廣邊警無聞西北諸王各擁
重兵遂阻聲教而至今遺裔遍於西北未始非當日封建之效
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也假使元之邊疆有事諸王外禦強
敵不得不內藉王靈必不敢阻兵以叛而藩籬永固亦不至國
家獨受其害金人建劉豫爲屏藩欲以做宋蓋卽此意亭林黎
洲論方鎮雖有偏激之詞要未嘗不持之有故在人用之何如
耳日知錄明夷待訪錄所論皆鑒於明季土崩之勢而云然但
方鎮之勢非成於一日臨渴掘井無所用之邊疆以禦大敵者
尤非倉猝所能奏效也

朱永觀字光甫南寧人問崑山顧氏桐鄉張氏平湖太倉二陸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氏之學同歟 答亭林梓亭雖皆重實學皆主經世然其爲學
宗旨不同平湖桐鄉尤與亭林異趣梓亭學問淹貫於宋儒中
兼取東萊永嘉之長思辨一編言經濟者甚多而不爲迂遠難
行之論天文輿地律呂禮樂河漕兵制農田水利無不究心而
一歸於儒術蓋朱子爲學之方本自如此觀語類文集可見也
國初諸儒宗朱子而得其精意者在上則李文貞在下則梓
亭皆非佔畢與空疏可比天算音韻律呂之學梓亭雖不及文
貞之深而踐履純懿尤過之清獻論學之正律己之嚴致用之
醇實固不待言至研窮義理剖毫析芒則諸儒皆不能逮其學
專宗程朱卽濂溪明道亦不甚取蓋有鑒於明末心學流弊故
辨別至嚴此乃其時爲之後人不得以是爲疑也楊園宗旨甚

正操履甚粹經正錄備忘錄諸編多自得之言集中若與何商
隱屠子高沈德孚諸書議論皆透闢惟精博稍不逮二陸亭林
敦尚風節與夏峰同論學頗重事功略與永嘉相近生平史學
深於經學而剛介之節得諸孟子者尤多其書沾溉藝林爲功
甚大但持論間有舛疏偏激處讀者亦不可不知後來漢學家
重其書但取其能考訂耳此則葉公之好龍鄭人之買櫝 國
初儒術極盛自諸儒外若浙東之有黃梨洲湖南北之有王船
山胡石莊乾嘉以來求如其比者邈不可得矣梨洲淹洽猶在
亭林之上心得處亦過之而偏激殆有甚焉吾浙繼梨洲而興
者後惟全謝山其學其人皆可敬石莊遺書僅見釋志讀書說
讀書說卽釋志之餘其中精理名言尙復不少二書自比於徐
氏中論顏氏家訓家訓安能及此中論或庶幾耳至如顏李之
學雖多偏駁劉繼莊雖以聞見爲主尙少內心而氣象博大皆
非後來所及者繼莊書只見廣陽雜記多識 國初遺事有論學
載子高所訂恐未免 羅臺山集中有答楊適公書論雍乾以前
儒術臺山好治釋典言不雅馴而此獨確當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無邪堂者南皮張孝達尙書督學時開廣雅書院以課士而因以名其堂者也己丑孟冬余自端溪移主斯院院規先讀書而後考藝重實行而屏華士仿古顯家之學分經史理文四者延四分校主之而院長受其成焉諸生人賦以日記冊記質疑問難之語於其中而院長以次答焉顧迫於時日諸生未及遍觀也今年春分校馬君貞榆偕其弟子龍君約遊西樵三人者舟中無事縱談舊聞連日夕不輟語次遂及諸生學業馬君謂余盍作一書以導之余感其言而意以謂學之成就視乎其時非其時而語焉莫之應也若辨章學術以端諸生之趨向則不佞與有責焉乃簡舊所爲答問之辭輯其稍完整者而益其所未備釐爲五卷庸示諸生烏虬自義軒以逮今茲自東海放乎西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宋

海理之本諸大同者無弗同也而其間道術分歧蠡牛旁出人自以爲許鄭家自以爲程朱許鄭程朱之在聖門誠未知其能相說以解否也而世之爲許鄭程朱之學者支別派分壹若終古不可構合則未知許鄭程朱之學之果歧歟抑未知爲其學者自歧之歟而況東海西海之遙又安知無歧之又歧者歟聖哲不作孰從取正後生小子奚所適從然則余之爲是言也擲埴索塗其敢自信乎哉已不自信而欲見信於人余戾茲大矣雖然吾聞古之君子蘄至於道者無他焉反經而已矣經之不正而欲民之無邪猶卻行而求步弗可得也若狂者若狷者皆載道之器若漢學若宋學皆求道之資分茅設蔕既已隘其耳目而似是而非者亂焉好爲新異者復亂焉鹵莽滅裂以求之

大正三年八月

則亦鹵莽滅裂以報之當是時也士而蘄至於聖人之道蓋亦甚難誠知其難而不敢安於苟且士之尙志所爲異於凡民也邪慝之作作於士夫之心凡民蚩蚩庸庸足責焉則夫斯六經之恆言返而求諸聖凡其由之大道抑亦志士所不容自己者也余誠謏陋無所藉以導諸生顧念天下之大碩彥之眾豈無人焉躬行心得以漸復乎經正民興之盛俾無潰乎斯道之大閑庶幾陽儒陰墨之風無自而熾余日望之而獨余之私望也耶於序誦詩三百蔽以一言諸生登斯堂者尙其顧名思義而毋或替於歧趨以自隘其量哉光緒十有八年秋九月義烏朱一新識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宋

無邪堂答問卷五

大正三年八月

十九冊

親

屬

子

二

新

光緒
庚辰孟冬
廣雅書局校刊

128424

昭和5.3.23

後序

類攷名物諸篇至今日稱大備自典禮冠裳宮室舟輿以訖食用之細凡可以會萃而條理之者近儒無不網羅殆盡各纂成書獨於倫紀之所繫屬宗族姻婭之繁悉所爲辨親疏遠邇以定名分而關禮俗教治者國朝諸博碩則猶莫或綜覈焉溯孔子壁中書原有親屬記篇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嘗稱其語蓋七十子後學所撰禮記百三十一篇之一爲文詳畧未知何等自二戴刪落輒早熾亡訖今所有述古而彙舉可稽如兩爾雅釋名廣雅所載釋親諸篇不過大畧約具外此微見經籍猶縷縷非一至昔三代所無後世迺見稱號如舅妻曰妣之類亦足爲典要者復不易指屈且本親外姻之名漢晉已降隨俗增加

親屬記 後序

廣雅書局印

或一人稱謂襍出非一苟其不諱於理並學者所宜周悉是皆不能無專載爲之兼攬者也又古典傳之既久不無譌脫爾雅釋親所言較以儀禮喪服經傳卽如九族名稱凡同高祖之子孫夫婦男女自族曾祖父母已下四世例加族字同曾祖之子孫夫婦男女自從祖祖父母已下三世例加從祖字禮經條例故自明晰迺釋親於此兩行輩羣人之稱往往傳寫岐誤殺惑學人以致近代瑤田程氏說喪禮於高曾子孫稱族稱從祖者時或移混而亂服制等差卽邵氏郝氏疏爾雅且不免遷就釋親駁文而強爲之辭是尤不可不急正者也先君子生平箋釋禮經於喪服五等隆殺適當何親先定其所主名兼糾正釋親差互禮經之謬悉有成書而猶慮其非衆觀羣倫不易顯著況

諸親名稱之全今古繁難尋無統紀雖在一時宿學試問以親貫中夫人所當稱號及閒世異同或且茫無以應然則是編誠不可少之急務不能久聽其闕如者也爰就解經餘暇綴成斯記提古爲綱附以漢後博極羣書鉤稽類列其次由親及疏秩序井然令閱者瞭如指掌更無疑誤又各卽當條之下分注出處恆有案說辨同異訂違失酌古準今歸之適用脫稿於咸豐庚申凡四閱月而功竣於是不嫌僭擬題以壁中經記舊名以授知同第爲時過速偶或標舉正文出典尙闕亦有其名疊見數書或一二要處遺忘未及知同後時捧讀謹畧增加而未備也歷光緒丙戌遊幕省垣特示衡山陳子一見詫爲絕作慨任梓行且樂爲補就知同乃相與益足注文數十百所用付刷氏

親屬記 後序

廣雅書局印

然後斯輯不可謂非詳贍矣苟尙存罅漏或異時陳子踵爲繕完或世有同好旁搜續屬囊括無遺則尤善之善者已猥如末世俗稱姑曰姑母姑夫曰姑父舅曰舅父從母之夫曰姨父是類殊瀆亂不經非古聖王別嫌明微之至意故皆不登攬非失載也讀者諒之鑲版將竟陳子謂不可無言敢述先君子悃趣用公諸世男知同敬書

親屬記卷上

遵義鄭珍撰

父曰公曰翁曰安曰社先秦曰爸曰著曰爹曰爺曰尊老曰莫

賀曰郎罷嗣出

公魏策陳軫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魏欲絕楚齊必

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

廣雅公父也 北史鄭道青常戲徐之才呼為師公之本

答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易林一

巢九子同公共母

翁史記項羽紀沛公謂羽曰吾翁即若翁 廣雅翁父也

安廣雅安父也

親屬記卷上

社淮南子說山訓高誘注雒家謂公為阿社

爸補可廣雅玉篇爸父也 集韻爸部可切又必駕切吳人

呼父也 按古讀巴如逋即父之重唇音遂作巴加父今

俗呼父或為巴巴或為把把或為八八竝此字

著正奢廣雅玉篇著父也 廣韻著正奢切吳人呼父 按

者古讀如主俗轉父重讀因加父作著今俗猶呼父為老

著作上聲

爹屠可南史梁始興王憺傳詔徵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

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為爹

故云 韓退之祭女挈文阿爹阿八 廣韻爹屠可切北

方人呼父陟斜切羌人呼父也 按隋書回紇傳以父為

多唐書回紇傳阿吸可汗呼其大相頡干迦斯曰兒愚幼

惟仰食於阿多知此聲由晉宋閒夷語轉入中國本止作

多後因加父多古亦讀支所由轉為今呼丁邪切也陟邪

切同今呼

爺以遞古木蘭詩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 南史侯景曰

前世吾不復記惟阿爺名標 玉篇爺以遮切俗為父爺

字 按爺本止作邪宋書王彧傳子綸六歲讀論語郁郁

乎文哉外祖何尚之戲曰可改邪邪乎文哉以郁是其父

嫌名也通作耶杜詩耶孌妻子走相送耶即邪字隸形因

加父作爺而以爺為古文爺又爹之轉聲也

尊老南史何子平為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易粟麥曰尊

親屬記卷上

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享白粲

莫賀宋書鮮卑吐谷渾傳遂立子視連為世子委之事號曰

莫賀即莫賀宋言父也

郎罷顧況哀困詩因別郎罷郎罷別困 黃魯直詩但使新

年勝故年即如常在郎罷前 青箱雜記閩人謂父為郎

罷謂子為崽

父歿曰先公曰先君曰先子曰先君子曰考曰皇考先秦曰亡

考曰顯考嗣出

先公後漢書李燮傳姊文姬誠變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

先君孔叢子平原君問子高日子之先君南遊乎阿谷而交

辭於澤女信有之乎

先子孟子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按先君先子本諸侯大夫之子孫臣下稱其君祖父小爾雅云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是也其見經典者如左傳言所以從先君於禰廟禮記言昔我先君駒王孟子言魯先君滕先君楚語言二先子其皆相子竝合小爾雅說其通爲上下恆稱當在其後至僞孔安國尙書序云先君孔子更以稱十一世祖知漢以來且稱遠祖爲先君矣

先君子檀弓子思曰吾先君子無所失道謂伯魚也

考曲禮生日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公羊傳生稱

父死稱考 釋名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稿也

親屬記卷上

三

皇考曲禮祭父曰皇考母曰皇妣 離騷朕皇考曰伯庸

邱文莊家禮儀節云家禮舊本於高曾祖考妣上俱加皇

字今本改作故字似俗不若用顯字蓋皇與顯其義相符

元典章大德四年江西省咨萍鄉縣侯震翁告朱惠孫

墓庵內供伊母魂牌刊寫皇妣字樣儒學提舉司於禮記

內披究得皇妣二字經典該載不曾奉到上司明文合與

不合迴避咨請回示部議得省儒學考究雖出經典理宜

迴避已追牌座當官燒毀令後徧行禁止 葉石林云漢

議宣帝父稱魏相以爲宜尊稱曰皇考自是皇考遂爲尊

號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 按古稱皇考皇妣皇者大也

止是祭時尊神取美大字以嘉之非皇王之義古人物事

言皇者多矣本無所避忌葉氏所言臆擬初無出處不足據自漢迄宋殆猶古稱故朱子家禮於高曾祖考妣例首加皇字可見也改革經文著爲禁令實元代爲之是後或用故字或用顯字學士大夫各以意取遲至近代則於高曾祖三世或稱曰故沿改本家禮惟父母稱顯考顯妣古今凡數變矣

亡考蜀志蔣琬傳琬子斌答鍾會書曰亡考昔遭疾疢亡於

涪縣卜云其吉

顯考元潘景梁金石例載元遺山記韓魏公祭式云古人書

曾祖皇祖皇考韓魏公易皇以顯字顯曾祖顯曾祖妣顯

祖顯祖妣顯考顯妣妻先亡曰顯嬪妻祭夫曰顯薛穆甫

親屬記卷上

四

兄弟曰顯穆甫 徐健菴讀禮通考云以顯考爲父始於

有元之世時以皇字爲君上尊稱遂易爲顯考 按元時

避皇字見元典章用顯考稱父未詳所出在前韓魏公祭

式本四世死者俱加顯字今世獨稱父母歿後曰顯考妣

其沿元之舊歟

在廟曰禰

先秦

禰左傳襄十三年楚其王曰從先君於禰廟杜注從先君代

爲禰廟 公羊傳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 按禰本親

廟之稱亦卽以稱亡考凡經典言祖禰者皆是禰者邇也

近也視祖曾廟爲親近也書高宗彤日典祀無豐子昵孔

傳昵考也字別作昵昵亦近也

又古父在曰考曰顯考

考爾雅父爲考母爲妣郭注按尙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聰聽祖考之彝訓蒼頡篇曰考妣延年明此非生死之異稱矣又方言郭注云古者通以考妣爲生存之稱顧亭林云古人曰父曰考一也易有子考无咎書若兄考大傷厥考心聰聽祖考之彝訓履霜操考不明其心分聽讒言自曲禮定爲生日父歿曰考爲人子者當知所避矣按說文考訓老也字之初義本爲老人之稱厥後專以稱父如古經所言已屬繼起至曲禮主稱亡父立更晚出蓋依考終命之義言之而漢冀州從事郭君碑稱父母生存曰考妣猶不盡依曲禮自漢而後乃無復能稱生父爲

親屬記卷上

五

考者於妣亦然僅存其說以誌古云爾

顯考書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按此父稱顯考之始其文早矣丕顯者廣大光明也所以爲尊稱其義蓋不分存殁據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言庶我顯妣克保遐年此明稱母氏見存知漢代稱父母曰顯考顯妣爲生前尊號當是自周以來相沿如此遲至韓魏公祭式始移顯字於祖父既歿而晚近依之若祭法以顯考爲高祖在廟之稱考之經典他無所見當又在前說詳下又嘗疑離騷云朕皇考曰伯庸皇攬揆余于初度亦是生前尊稱屈子方述其初生而取父歿之號當不其然

母曰媼曰媼曰媼別作她社曰媼先秦曰媼曰媼曰

負曰媽曰孃曰媼曰家家曰八別作肥曰母上

媼韓非子外儲說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偕行薄疑

曰請歸與媼計之說文媼母老稱也廣雅媼母也

漢禮樂志后土富媼張宴注媼老母稱也

媼方言南楚潯淮之間母謂之媼廣雅媼母也

媼承旨說文媼一曰江淮之間謂母曰媼

姐別作她說文蜀人謂母曰姐淮南謂之社廣雅馳姐

母也按張揖馳姐並列玉篇姐重文她注古文亦作馳

是以她姐爲一字今本廣雅馳作馳考集韻類篇馳下並

引廣雅馳母也則作馳誤廣雅常以古今字兩形同列其

書例然也

親屬記卷上

六

社淮南子說山訓西家子謂其母曰社何愛遠死高誘注江

淮間謂母爲社社讀雒家謂公爲阿社之社廣雅社母

也今本誤在媼上自邢疏爾雅引之已然按漢已上

江淮雒水人家呼父母皆曰社據姐與社古音同在魚虞

模韻取爲相近社當是姐之轉聲先以稱母既乃移之父

也

媼依遇說文媼母也前漢嚴延年傳延年兄弟五人皆大

官母號萬石媼賈子俗激篇媼矣刺兄矣

媼卑古廣雅媼母也篇韻同

媼奴禮廣雅媼母也廣韻媼奴禮切楚人呼母按今讀

奴聲切曰媼或呼母或以呼祖母或以呼伯叔母

負裴松之劉二牧傳注今東人呼母爲負

媽莫補切廣雅媽母也篇韻同莊綽雞肋編今人呼父爲爹

母爲媽兄爲哥舉世皆然問其義則無說按母今世皆

讀莫補切古亦有此音篇韻媽音莫補切則是別行母字

也今本廣雅脫媽字據集韻類篇引廣雅有之知媽自漢

已有今俗讀馬平聲以莊綽不知其義推之知宋時呼媽

與今同

孃女良切玉篇孃母也古木蘭詩不聞爺孃喚女聲杜詩

耶孃妻子走相送蘇軾龍川雜志仁宗謂劉氏爲大孃

孃楊氏爲小孃孃按此字史傳多作娘實則有別孃與

娘雖同讀女良切篇韻娘訓少女之貌是也而南史竟陵

親屬記卷上

七

王子良傳子良曰娘今何處何用讀書北史韋世康傳世

康與子弟書曰娘春秋已高溫清宜奉隋書太子勇語衛

王曰阿娘不與我一好婦亦是可恨皆通用娘字其相混

蓋久

嬰玉篇嬰齊人呼母亦作嬰李商隱撰李賀小傳長吉將

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云當召長吉長吉

了不能讀歎下牀叩頭言阿嬰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老且病賀不

願去

媼彌計切集韻媼吳俗呼母按今時吳地尙是此稱

家家北史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

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又琅邪王儼既誅和士開等後

主使人召之儼曰士開謀廢至尊刺家家頭使作阿尼臣

故矯詔誅之後主見兵不解啟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

緣永別按四朝聞見錄云宋高宗欲以憲聖吳氏爲后

謂之曰俟姐姐歸當舉行此姐姐指其母章太后姐姐家

家爲一音之轉言姐姐仍是古名又按呼父爲兄兄婦

爲妹妹此亂倫背禮之極附見於此不列正文

八別作肥按昌黎集祭孃女文云阿爹阿八自來無注阿八

者退之行次十八不得爲八余謂阿人是孃女之母也時

俗呼父爲爹呼母爲人故退之云阿爹阿八遺某祭孃耳

其祭周氏姪女李氏姪孫女及姪孫滿文竝稱夫婦祭之

可見時以有此稱因造肥字集韻類篇肥母也其字不見

親屬記卷上

八

於玉篇廣韻則知肥是唐人因八而製王氏念孫廣雅疏

以集韻類篇肥字爲采廣雅譌文蓋未考此今世呼伯叔

或曰八或曰八八則與唐異又按母古讀如米又讀謨

上聲嬰媼孃媼皆米音之轉孃又由媼而轉姐社媽肥

孃皆謨上聲之轉各隨方音遂成別字再按古於男子

尊者亦謂之父史記馮唐傳文帝問唐曰父知之乎是也

婦人尊者亦謂之母廉頗藺相如傳趙王謂趙括之母

曰母置之是也所以翁公安及媼媼之類亦以施之他人

方言倭與安同父老也東齊魯衛之間凡父老者謂之倭周

晉泰隴謂之公或謂之翁南楚謂之父或謂之父老文穎

注漢書高祖紀王媼云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媼爲媼

尊上宋書何子平傳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按宋人

稱父曰尊老稱母曰尊上

母歿曰妣曰皇妣曰先妣先秦曰顯妣嗣出

妣說文妣歿母也禮記曲禮生日父曰母死曰考曰妣

釋名母死曰妣妣比也比之於父亦然也

皇妣見前

先妣士昏禮父醮子命之辭曰勛帥以敬先妣之嗣

顯妣見前

又古母在曰妣曰顯妣

妣爾雅母爲妣廣雅母牧也言育養子也又曰妣妣嬖也

嬖近於父按此言妣不分存歿與經典言考同皆從其

親屬記卷上

九

朔

顯妣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庶我顯妣克保遐年

先乎己母爲母者曰先母曰前母先秦

先母史記衛將軍驃騎傳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

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

前母晉書禮志禮爲繼母服而不爲前母服者前母既終乃

有繼母後子不及前母故無制服之文然前祠蒸嘗未有

不以前母爲母者

後乎己母爲母者曰繼母先秦曰後母曰假母嗣出

繼母喪服齊衰三年章繼母如母晉書王祥性孝蚤喪親

繼母朱氏不慈

後母史記平津侯主父傳公孫弘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養後母孝謹漢書薛包傳包汝南人遭後母之變見惡

於父

假母漢書衡山王賜傳人有賊傷后假母顏師古曰假母繼

母也一日父之旁妻按旁妻是妾一說非是漢武梁祠

堂畫象題云閔子騫與假母居顏氏家訓後娶篇其後

假繼慘窮孤遺離骨肉按喪服經繼母如母傳曰繼

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注因母親母也古聖王教人視繼母

如親母所以正名分而聯母子之恩故但可曰繼母初無

別稱今謂之假母是明示人子以繼母非真母亦明示繼

母以前妻子非真子殊失古人維持倫理之義當出禮教

親屬記卷上

十

陵夷秦漢以來時俗所加武梁祠堂題閔子與假母居閔

子時當無此稱由後追書之耳不可承用

母爲父出曰出母母改適人曰嫁母先秦

出母喪服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傳日出妻之子爲父後者

則爲出母無服禮記檀弓門人問子思日子之先君子

喪出母乎

嫁母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何服蕭太傅曰當服周禮記

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注子思之母嫁母也

父妾有子曰庶母先秦

庶母喪服總麻章士爲庶母喪服小記父妾有子而爲之

總朱子曰父妾之有子者禮謂之庶母總麻三月此其

名分固有所係不當論其年齒之長少 俞汝言曰爲庶

母謂父有子妾也子兼男女言俗不服生女庶母者非是

無子亦曰庶母 先秦

庶母爾雅父之妾爲庶母 按如爾雅但是父妾即稱庶母

據左傳昭二十八年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是謂父妾多而不盡生庶兄弟知父妾無子亦有母名特非喪服經所言有子之庶母耳 又按由父溯祖已上之妾其稱並加庶字視此如禮記言祖庶母是其例後不更出

總其人曰諸母 先秦

諸母內則文見上又曲禮諸母不浚裳

庶母爲父命母已者曰慈母 先秦

親屬記卷上

十一

慈母喪服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

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

庶母慈養已者亦曰慈母 一曰食母曰乳母 先秦

慈母喪服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

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注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

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

皆居子室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已者此之謂也

食母內則大夫之子有食母注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

母

乳母喪服總麻章乳母注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

荀子乳母飲食之者也而服三月 按喪服庶母慈已

者在小功章乳母在總麻章本屬兩人康成以乳母爲食

母即是慈母解爲一人者蓋飲食乳哺本慈母所有之事

乳母實慈母具之揆之以理乳哺不過二三年慈愛則兼

終身古禮當是庶母慈養已者若止初時乳哺其恩淺則

爲乳母服總麻令乳哺而後養育之私及於成人其恩深

則爲慈母服小功乳母慈母自可爲一人而事或不同故

喪服分著之鄭以食母乳母合慈母固不誤特未細明爲

慈母可兼乳母但爲乳母不得比慈母耳非注說有違於

禮經也

親屬記卷上

十二

庶母保抱已者曰保母 先秦

保母內則注諸母眾妾也可者傅御之屬子師教示以善道

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

他人婦養已者亦曰乳母又曰阿母曰嫗母曰嫗婆曰阿嫗

乳母史記張蒼傳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

母 滑稽傳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

大乳母

阿母史記倉公傳故濟北王阿母注服虔曰乳母也 後漢

書袁閔少時往省其父彭城相在途變姓名人無知者既

至府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之入白夫人乃召入 陳思

王傳帝愛阿母王信封爲野王君

嫗母廣韻嫗奴蟹切乳也 宋書何承天傳年老始除著作

諸佐郎皆年少名家荀伯之嘲之爲嫗母承天曰卿當知

鳳皇將九子何言嫗母耶 北史魏靜帝每云崔季舒是

我嫗母謂政事皆與之商榷也

嫗婆唐書哀帝紀二年九月詔封嫗婆楊氏爲昭儀第二嫗

婆王氏已封郡夫人今准楊氏例改封 春渚紀聞施嫗

婆年六十育沈氏二子爲人織履及緝紉之事以供之

阿嫗李商隱雜纂七不稱意一云少阿嫗 因話錄郭汾陽

王在河中禁無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

虞候杖殺之諸子泣告於王王明日對賓僚曰諸子皆奴

材也伊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嫗兒

親屬記卷上

三

他人婦保抱而不乳哺者亦曰保母 先秦

又曰乾嫗婆 闕出

保母史記范雎傳不離阿保之手

乾嫗婆 乾音 北齊書陸令萱以乾嫗婆封郡君

庶母或他人婦爲父使教己者亦曰慈母 先秦

慈母曾子問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

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按鄭注內

則子師云教示以善道者是曾子問所謂君命教子之慈

母卽內則所謂子師也內則分子師與慈母爲二曾子問

則一之而其人乃擇之諸母與可者可者爲傳御之屬是

此慈母亦有他人婦爲之不必父之妾也保母蓋亦有是

妾子謂女君曰君母曰適母 先秦 曰民母 闕出

君母喪服小功章總麻章兩言之 喪服小記爲君母後者

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又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

服

適母喪服總麻章君母之昆弟馬融注妾子爲適母之昆弟

服 按經典或作嫡段借嫡嫗字

民母漢書衛青傳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注服

虔曰民母嫡母也

妾子謂生己者曰妾母亦止曰母 先秦 又曰生母 闕出

妾母喪服小記妾母不世祭也正義妾母謂庶子自爲其母

也

母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庶子爲母注大夫之庶子其或爲母

親屬記卷上

南

謂妾子也 總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又記公子

爲其母練冠麻衣緦緣注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爲母謂

妾子也 喪服小記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禫 孟子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 按此諸文妾

子稱其生母皆獨曰母蓋不對君母言其爲母自若也

生母南史謝瞻傳瞻弟瞻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瞻晨昏溫

清動容威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憊躬自執勞

子從母適人謂所適者曰繼父 先秦

繼父喪服不杖期章繼父同居者傳曰夫死妻孥子幼子無

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以其貨財

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

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 喪服小記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祢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注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則三月未嘗同居則不服正義若母嫁而子不隨則此子與母繼夫同自路人無繼父之名故自無服 按不隨母嫁者直無繼父之名孔疏千古定論後不隨母嫁而亦稱母之後夫爲繼父或曰後父書傳有之可謂無羞惡之極今不錄也

父母同曰大人 先秦

大人按家語曾子曰參得罪大人韓詩外傳說苑同史記越

親屬記卷上

五

廣雅書局

世家范蠡長男曰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又高祖本紀爲太上皇壽日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又霍去病傳云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此皆稱父爲大人漢書淮陽王傳張博母爲王外祖母博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後漢書范滂別母曰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此皆稱其母爲大人

親屬記卷上

往在京師史館開例必三兄名行著述於世書者乃得入吾鄭先生子尹以名孝廉處鵠山中 詔不起當世大人先生作書屢及之稱爲西南碩儒以是得列儒林又作傳必舉生平著述史館前輩以余黔人也必周知余舉儀禮私箋等書十數種以告尙未知有親屬記也家居與先生令子伯更遊出親屬記手稿見示稱名舉類大者眉列細者髮櫛第先生成此書不過數月句證字疏不無罅漏家弟渠與伯更共補綴之始爲完書考親屬記創見白虎通義朱子輯儀禮經傳臚爲家禮之六而以爾雅釋親補之鄭先生此書蓋續朱子未就之緒閱七百餘年而始爲成書作者與述者固有待也然其義例微有不同朱子意在補經僅及爾雅鄭先生意在考禮徵俗合古今名稱網羅而彙列之上自古經房及子史稗說詩文別集橫行斜上無不貫串使讀者一見而知名稱所由來洵宏覽博物之藪也篇中細注不勝引據者第舉肇端一二事以見崖畧不求備爾鄭先生號經學專家伯更能闡家學當世所稱大小鄭也伯更爲余言先生尙有未成書十數種余促伯更續成之使海內翹企先生著述者快觀之也貴陽後學陳田

親屬記敘

十

廣雅書局

親屬記卷下

遵義鄭珍撰

伯叔父亦曰大人

大人漢書疏廣傳廣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廣謂受曰不去懼有後悔受叩頭曰從大人議是伯叔父亦稱大人也梁溪漫志及雞肋編謂惟子稱父爲大人若施之於他則衆駭笑之其言未盡

父之父母曰祖父祖母曰王父王母曰大父大母曰公曰婆曰王考王妣曰皇祖考皇祖妣

祖父祖母爾雅祖王父也 喪服不杖期章祖父母

王父王母爾雅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 曲禮建事

親屬記卷下

父母則諱王父母

大父大母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 史記張良之太

父開地 賈子今其甚者劉大父矣賊大母矣

公婆呂氏春秋孟冬紀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倚杖

而問之日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日子之父母

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日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大

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親疏之義 史記外戚世家封公

昆弟家於長安索隱曰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

韓昌黎祭姪孫海文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

清酌庶羞之奠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維年月日十八叔

翁及十八叔婆盧氏以庶羞之奠 顏氏家訓齊朝士子

皆呼祖僕射爲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相戲

者 南史何偃呼顏延之爲顏公延之以其輕脫乃曰身

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呼爲公

王考王妣祭法曰王考廟

皇祖考皇祖妣曲禮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

祖父皆歿總曰先亡丈人

先亡丈人顏氏家訓書證篇今世俗呼其祖考爲先亡丈人

祖之父母曰曾祖父曾祖母曰曾祖王父曾祖王母曰曾大父

曾大母歿曰皇考皇妣

曾祖父曾祖母喪服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

曾祖王父曾祖王母爾雅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

親屬記卷下

爲曾祖王母

曾大父曾大母史記夏本紀禹之曾大父昌意

皇考皇妣祭法曰皇考廟 案曾祖稱皇考與父稱同蓋考

爲父專稱加皇取大義曾祖稱皇考者以祖既稱王考皇

又高於王故以加曾祖其取義各別

曾祖之父母曰高祖父高祖母曰高祖王父高祖王母歿曰顯

考顯妣

高祖父高祖母喪服小記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

大傳同 案禮經高祖名稱始見此加父母字通見經

注子史

高祖王父高祖王母爾雅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曾祖

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

顯考顯妣祭法曰顯考廟 檀弓殷主綴重焉注殷人作主

後則聯其重縣諸死者之廟去顯考乃理之疏顯考高祖

也 案古以顯考爲高祖專稱自韓魏公祭式易皇考皇

妣爲顯考顯妣及元大德間禁稱皇字而世稱皆同魏公

至今不改古義鮮知者矣

由曾祖而上統謂之曾祖高祖由高祖而上統謂之遠祖或謂

之先君連已身或不連已身上數之各視其數謂之幾世祖

曾祖高祖沈括曰喪服但有曾祖曾孫而無高祖玄孫曾重

也自祖而上者皆曾祖也自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

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喪三月 顧亭林曰漢儒以

三

曾祖之父爲高祖考之於經高祖者遠祖之名爾 左傳

昭十七年鄭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以始祖

爲高祖 書盤庚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康王之誥無

壞我高祖實命則以受命之君爲高祖 左傳昭十五年

王謂籍談曰昔爾高祖孫伯鵲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

爲高祖

遠祖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

曹子建王仲宣誄侍中遠祖彌芳 顏延之家傳銘

誰其來遷時聞遠祖

先君見前

幾世祖公羊傳莊公四年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

父母以上無爵者存歿曰府君夫人

府君夫人司馬溫公書儀慰狀格式先某位奄棄榮養自注

無官改先某位爲先府君 朱子家禮祠堂章自注無官

者以生時行第稱號加於府君之上又諸錄無爵而曰府

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辭府君如官府之君

姚翼家規通俗編蓬窗類記言無官者稱府君蓋襲古式

而不知本朝有禁然禁無可考嘗於載籍中見湛甘泉告

祖文稱曾祖處士府君此公非不知禮不考故典者邱文

莊乃本朝達禮之士其緒家禮亦稱處士府君恐蓬窗所

記誤也

初來此居之祖或初得爵命者曰始祖曰太祖曰鼻祖曰祖考

親屬記卷下

四

始祖 太祖喪服小記別子爲祖注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

爲始祖也 大傳注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

以爲祖也疏諸侯適子繼世爲君其適子之弟別於正適

故謂之別子其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始祖或是異

姓始來在此國亦謂之別子以其別於在本國不來者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別子

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疏

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

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太祖別子不得爲太祖也

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太

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

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太祖 鄭志答趙商問此王制所論
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
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
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太祖
鼻祖漢書楊雄傳有周氏之嬋嬋兮或鼻祖於汾陽注劉德
曰鼻始也

祖考祭法曰祖考廟注祖始也大夫祖考謂別子也

始祖之兄弟曰皇祖伯叔父

皇祖伯叔父左傳昭十二年楚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

注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
爲伯父 案依此文則遠祖亦曰皇祖又以知歷世遠祖

親屬記卷下

五

之昆弟皆可加伯父叔父字

妻曰妃曰家曰室曰室家曰內子曰內舍曰孺人曰細君曰嬪

里對妾言之曰適妻曰正妻曰大夫人歿曰嬪

妃爾雅說文妃匹也 又爾雅妃合也對也嬪也 左傳桓

二年嘉耦曰妃又文十四年子叔姬妃齊昭公 詩氓序

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又有狐序衛之男女失時喪其

妃耦焉 秦策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 案妃者妻妃

夫之稱虛義爲妃匹實義爲妻之別名古本上下通行無

分貴賤也故經典或屬天子諸侯言曲禮天子之妃曰后

大戴記帝繫篇帝嚳上妃有郤氏之女也曰姜嫄次妃有

娥氏之女也曰簡狄次妃曰陳隆次妃曰姬小戴記禮

已葬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左傳首云惠公元

妃孟子昭八年云陳哀公元妃二妃下妃是也或屬卿大

夫士言左傳宣三年文公報鄭子之妃服虔注鄭子文公

叔父子儀也齊策魯仲連說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左傳

成八年云士之二三猶喪妃耦是也其文皆止作配解故

少牢饋食禮以某妃配某氏注云某妃某妻也妻者齊也

妃者配也禮經以某妃當某妻其義一也自左傳言吳夫

差有妃嬪嬪御知春秋時爲婦官之名於是周末時文如

詩序數言后妃他書或言嬪妃秦漢沿之妃字例屬至尊

其次惟諸侯王妻或可稱妃而士大夫之婦遂無敢言妃

者至韓退之遺瘡鬼詩云歸居安汝妃猛虎行云暮還食

親屬記卷下

六

其妃嬪朝服琴操云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仍以妃作

妻用退之多識古字古義故能屬辭無爽爾 又案漢先

生郭輔碑娥嬪三妃行進太姬三妃謂郭輔之三女以妻

之稱加於女此俗名不正者蓋漢末俗以妃爲女之美

號據曹全碑大女桃葉妻卽妃字則直以妃爲女名至後

魏而有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名容妃北齊有孟阿妃造像

記後周觀世音造像有曰女妃嬪者曰妻滔于妃者是皆

名號此乃近末忘本不計妃爲配耦之義未可爲典要也

家周官媒氏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夫家對文家謂妻

也 詩蓺楚樂子之無家 左傳桓公十八年男有家女

有室毋相遺也 又僖公十五年姪其從姑六年其通逃

歸其國而棄其家杜注家謂子園婦懷寃

室詩甚楚樂子之無室 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注室

猶妻也 左傳哀公十一年衛人使太叔遺室孔姁

室家詩小序中谷有蕓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

家相棄爾 楚辭大招室家盈庭爵祿咸只

內子國語卿之內子爲大帶 喪大記注卿之妻爲內子

釋名卿之妃曰內子女子也在閨門之內治家也 晏

子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適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酬

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邪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趙衰

以叔隗爲內子

內舍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畱住

親屬記卷下

孺人江淹恨賦敬通見抵罷歸田里左對孺人顧弄稚子

韓退之詩已呼孺人夏鳴瑟更喚稚子傳清孟 案曲禮

大夫曰孺人本大夫妻之稱與后夫人爲類然經典別無

所徵自漢已降卽爲妻之通號曲禮注曰孺之言屬疏曰

言其爲親屬蓋妻者至親故有是名

細君漢書東方朔傳歸遺細君注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

說細小也

鄉里南史張彪傳呼妻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 姚寬曰

鄉里猶會稽人言家里

適妻喪服不杖期章妾爲女君注女君君適妻也 小功章

君母之父母注君母父之適妻也 又君子子爲庶母慈

已者注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

正妻韓子刳姦弑臣篇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

大夫人水經河水注佛經有國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妬

之

嬪曲禮生日妻死曰嬪注曰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 案

堯典釐降二女子爲內嬪於虞大雅摯仲氏任自彼殷商

來嫁於周曰嬪於京毛傳嬪婦也古嬪婦同義故周官冢

宰云七日嬪婦化治絲枲說文嬪與婦並訓服服事也取

婦卑事人之意此嬪之本義也至周天子有九嬪左傳言

吳夫差有妃嬪嬪御則爲婦官之名已屬後起至妻死曰

嬪當是以尊稱推重之而康成云婦有法度則意以有德

親屬記卷下

之名加於身後要之由後起也

妾曰小妻曰少妻曰下妻曰房妻曰庶妻曰小婦曰孀曰嫠曰

小曰小夫人曰側室曰媵賤者曰屬婦遺婦曰養

小妻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傳趙惠王乾居父喪私聘小妻

注小妻妾也 漢書枚乘傳乘在梁時取皋母爲小妻

少妻後漢書董卓傳卓將朝其少妻止之不從

下妻漢書王莽傳不知何一男子自稱漢氏劉子與成帝下

妻子也 後漢書光武紀詔依託人爲奴婢下妻欲去者

聽之師古曰下妻猶言小妻

房妻漢書元后傳王禁好酒色多取房妻亦見衡山王傳注

庶妻唐書王世充傳世充祖死其妻與霸城人王榮爲庶妻

其父收從之因冒梁姓 典畧馬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畱依張魯

小婦漢書元后傳小婦弟張美注師古曰小婦妾也 典畧

初超未反時其小婦弟種畱之輔見馬超傳注 漢相逢行樂府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 案唐人詩如盧家小婦鬱金香長安小婦年十五竝以爲幼婦之稱與前不同而今俗仍謂妾爲小婦

孀說文孀下妻也 易歸妹以須釋文云須荀陸作孀陸云妾也 案廣雅妻謂之孀妻當是妾字之誤

嬖說文徐鍇本女部嬖一曰小妻也

小詩慍于羣小注小衆妾也 案今俗猶謂妾爲小

親屬記卷下

九

小夫人見前 續漢志諸王條補注引漢官解詁後漢妾數無限別乃制設正適曰妃取小夫人不得過四十人

側室韓非子八姦篇側室公子人主所親愛也又仁微篇君

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仇 漢書文帝紀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 淮南子修務訓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

之

簪左傳昭十一年泉邱人有女奔孟僖子僖子使助還氏之

簪杜注簪副倅也還氏女爲僖子副妾別居在外

屬婦逮婦書梓材至于屬婦 小爾雅妾婦之賤者謂之屬

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 王氏煦云屬訓逮見東

京賦薛綜注逮婦者漢律臣民得罪伏法妻孥皆被逮周

禮言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于春臺史記言白粲鬼薪皆

破逮之類也荀子大畧篇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詩巷伯

毛傳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案自後而及之曰逮後門疑

卽逮門言破逮之門也嫗不猶言嫗伏音之轉耳逮門之

女名隸春臺職司炊爨視妾婦更賤當卽屬婦逮婦矣

案初時妾之名稱卽是辜人之女說文曰妾有辜女給事

之得接於君者是也厥後但非正室或賸或奔或買者通

謂之妾而辜人女乃別爲屬婦逮婦之稱

養易說卦傳兌爲妾爲羊羊鄭本作陽注謂養無家女使賃

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虞本作羔注云女使 案陽系

養之借字羔擬養之語文此與屬婦爲類漢已來則爲男

親屬記卷下

十

女通號如漢書言倪寬爲人都養後漢書言竈下養中郎將是目男子矣

妻妾通謂之內

內左傳僖公十六年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又襄公二十八年齊慶封與盧蒲癸易內而飲酒杜注

內妻妾也

元配曰初妻曰首妻曰元妻曰前妻曰前婦繼配曰繼室曰後

妻曰後婦

初妻左傳哀公十一年衛太叔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嬖寘

於羣

首妻後漢書明帝紀注漢官儀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

全具者

元妻北史崔亮傳僧深元妻房氏

前妻列女傳齊義繼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

前婦張耳傳呂太后立敖子偃爲魯王乃封敖前婦子二人

繼室左傳隱公元年孟子卒繼室以聲子又襄二十三年臧

宣叔娶於鑄繼室以其姪又昭三年齊侯請繼室於晉

後妻王應麟詩考曹植云尹吉甫以後妻之讒而殺伯奇

家語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

後婦漢辛延年羽林郎曲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

男子曰大夫子曰慰曰曰帑曰姓始生子曰鼻子父死乃生

曰遺腹子

親屬記卷下

十一

廣雅書局

大夫子國策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

慰方言慰子也沅湘之會凡言是子者謂之慰若東齊言子

矣注聲如宰 水經注卽童變女弱年慰子 玉篇廣韻

慰山皆切

罔顧况有哀罔詩 集韻罔九件切閩人呼兒也 正字通

罔閩音讀若宰與慰音義通 案子音轉讀宰因製慰字

楊子雲謂慰若東齊言子郭景純云聲如宰則子音爲宰

齊語已然後人不識因罔語又製罔字與慰實同也至集

韻音九件切乃認爲存字非

帑書甘誓子則帑戮汝傳罪竝及其子也 詩常隸之華樂

爾妻帑傳帑子也 左傳文公六年晉賈季奔狄宣子使

與駢送其帑注帑妻子也又七年先蔑奔秦荀伯盡送其

帑 案詩書之帑專謂子左傳兼妻言之義以名子爲正

說文無帑字亦以作帑爲正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以害

烏帑注烏尾曰帑正義云帑細弱之名於人則妻子爲帑

妻子爲人之後烏尾爲鳥之後故俱以帑爲名孔亦兼妻

子解之其實子爲人後故以尾帑名子初義蓋不兼妻言

姓左傳昭公四年叔孫穆子卽位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

姓曰余子長矣能奉雉以從我矣 廣雅姓子也 案說

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因生以爲姓

引春秋傳曰天子因生以賜姓姓之本義如是古人受姓

本因其所從生後因之生子亦謂之姓矣

親屬記卷下

十二

廣雅書局

鼻子說文俗以始生子曰鼻子

遺腹子淮南子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 史記當戶

有遺腹子陵

妻所生第一子曰元子曰冢子曰適子曰嗣適適嗣曰冢督

元子詩閭宮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士冠禮天子之元子猶

士也冠義同

冢子內則父歿母存冢子御食

適子喪服不杖期章彛大司章經傳皆言之 冠義適子冠

於阼以著代也 祭法王下祭廟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

玄孫適來孫 案自子及孫以下凡爲適長皆加適字視

此後不再出

嗣適 適嗣左傳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

氏狐突諫曰君之嗣適不可以率師 又文公七年晉穆

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

不立而外求君將焉置此又襄公三十一年立敬歸之婦

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

長非適嗣何必嫡之子

家督史記越世家家有長子曰家督

亦統妻所生諸子曰適子又曰正室曰門子

適子喪服賈公彥疏適妻所生皆名適子 案經典言適子

例是冢子或有統適妻所生諸子言之者如喪服鄭注言

立適以長是也此適子猶云適出

親屬記卷下

三

正室文王世子庶子守公宮正室守太廟注正室適子也

案此適子即統適出諸子言

門子周禮小宗伯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正室適子將代父

當門者 案此亦統適出諸子言故經文曰皆

妾所生子曰孽子曰側室曰支子曰庶子

孽子說文孽庶子也 玉藻公子曰臣孽 孟子獨孤臣孽

子 公羊傳何休注庶孽眾賤子猶樹之有孽生 漢書

淮南王傳王有孽子

側室左傳桓公二年師服曰卿置側室注側室眾子也得立

此一官又文公十二年趙有側室曰穿注側室支子又襄

公十四年師曠曰卿置側室注側室支子之官也 漢書

賈誼傳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之

庶子爲側室 漢文帝與南越王書云朕高皇帝側室之

子也 案古者子以適爲正故適子曰正室眾子曰側室

妻妾以妻爲正故妾亦曰側室二者人異名同左傳賈子

所云謂卿大夫之子者就子言之漢文及後來史傳所云

謂妾者就母言之名義相因而兩通或以後世誤稱妾爲

側室且謂漢文所云指庶子即於彼文義不通矣

支子曲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注支子庶子也 案此

支子及杜注左傳所言並指妾子

庶子內則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 喪服賈疏云庶子者

妾子之號

親屬記卷下

四

亦統妻妾所生諸子曰支子曰庶子又曰介子曰眾子曰別子

曰分子

支子喪服傳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賈疏支子第二

以下庶子也不言庶子者庶子妾子之稱嫌謂妾子得後

人適妻第二以下子不得後人是以變庶言支支取支條

之義不限妾子而已 案支子在他經注多指妾子而喪

服傳所言則該適妻子在中

庶子喪服傳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注庶子者爲父後者之

弟也兄爲後者是適子其弟則是庶子庶子本妾子之號

適妻所生第二以下是眾子今同名庶子 案庶子在他

經亦多指妾子而喪服經傳屢見庶子並該適妻子在中

唯大功章云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仍是目妾子若馬融云除適子一人其餘皆庶子亦就喪服經言之

介子留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以上祫祭於宗

子之家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薦其常事注介副也案

宗子者適長子適長之母弟第二以下皆可爲大夫此庶

子介子宜亦兼適子妾子言之

眾子喪服不杖期章爲眾子注眾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士

謂之眾子大夫謂之庶子案庶子屬大夫之子喪服經

例如是他經言庶子則不分士大夫如燕義言卿大夫士

之庶子等文可見眾庶止是一義經典或又謂之羣子諸

子其名義無異眾子不復別出也

親屬記卷下

五

別子大傳別子爲祖注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

以爲祖也

分子穀梁傳燕周之分子也范甯注分子謂周別子孫也

史記楚世家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召五

分子齋而入漢北海相景君碑鳴皋不鳴分子還養

武都太守耿勳碑修治狹道分子効力又義井碑陰題名

稱分子六十人案分子義如別子支子穀梁釋文云分

本或作介漢隸分介兩形相似故或書分作介姚氏熊謂

分子當是別子古別字作火故傳本或作分或作介皆以

形近而誤此傳會之說不攷漢碑皆明是分字至洪氏适

解景君碑分子爲周家富子壯則出分之又解義井題名

分子爲士豪出分之子亦並凡擬耳

第一子又曰長子或妾生第一子先於妻別爲長庶男

長子通見經典

長庶男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

也

女曰女子子曰婦人子曰嬖曰嬖子曰嬖

女子子通見儀禮禮記

子喪服斬衰章子嫁反在父之室又記卒哭子折筭首以

筭布總坊記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案古初

男女蓋皆曰子取別於男乃有女名

婦人子喪服大功章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注婦人

親屬記卷下

六

子者女子子也

嬖南史劉孝綽妹嫁徐排人謂之劉三嬖集韻嬖少女之號

嬖子韓昌黎祭女孥文稱四小嬖子祭姪孫文稱二十九

嬖子北齊書徐讓之謂祖姪老馬十歲尙號嬖駒一好

耳順強稱嬖子

婦集韻吳人謂女曰婦牛居切青州呼女曰婦五故切楚人

謂女曰女奴解切

已嫁曰嫁子

嫁子方言女謂之嫁子注言往適人案當主既嫁女言

子之妻曰婦曰新婦

婦通見諸經爾雅子之妻爲婦

新婦世說新語 先姑在日嘗以小郎屬新婦未聞以新婦

屬小郎 焦仲卿詩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 案爾雅

又云女子謂弟之妻為婦是弟妻與子婦同稱郭氏注云

猶今人言新婦則誤如世說新婦但可言子婦非女子謂

弟之妻也

又子女皆曰息子亦曰子息女亦曰息女

息趙策左師觸警見太后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 晉書郗

攸傳走擔其兒及弟子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

梁書韋放傳以息岐娶張率女 李密陳情表門衰祚薄

晚有兒息 案兒息統子女言之息者生也故以目兒女

子息見東觀漢記

親屬記卷下

息女史記漢高帝紀呂公曰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

子婦亦曰息

息尸子東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語 案姑息猶言姑婦謂用

妻與子婦之說因與婦對言故曰姑息此子婦稱息之始

注者解息為小兒非是俗字作媳今世通稱

長婦曰適婦曰家婦眾婦曰庶婦曰介婦

適婦喪服大功章適婦注適子之妻 亦見喪服小記

家婦內則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

庶婦喪服小功章庶婦注夫將不受重者

介婦內則介婦請於家婦注介婦眾婦也

幼子曰兒曰兒子曰嬰兒曰嬰婉曰孺子曰童子曰穀謂己子

人子皆然

兒說文兒孺子也廣雅同通見經典 孟子反其旌倪倪與

兒同

兒子呂覽孟冬紀今以千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

黍矣注兒子小兒也

嬰兒雜記中路嬰兒失其母焉 釋名人始生日嬰兒

嬰婉說文婉嬰婉也 案嬰婉當即嬰兒音畧不同釋名嬰

兒或曰嬰倪孟子注倪弱小繫倪者也漢記注嬰兒借倪

爾也文各有異蓋皆嬰婉借字亦單言婉廣雅婉子也

孺子說文孺乳子也通見經典

童子亦通見諸經 案說文本作僮未冠者也其童訓男有

親屬記卷下

舉曰奴奴曰童經典例用童字

穀莊子駢拇篇戚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穀云孺

子曰穀 廣雅穀子也穀字从孚與穀同

小男女曰吾子

吾子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房注吾子小男小女

也 案正字通言古本管子吾作童不可信倘原是童子

房氏不煩注解

雙生曰孳里之孳子之曰孳子曰孳生

孳孳方言陳楚之間凡人鬻乳而雙產謂之釐孳 玉篇作

孳孳後世專字今從之

健子方言秦晉之間謂之健子 案健者連也子連生也

學生方言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學生 說文學一乳兩

子也 廣韻學又作學 案學健音相似

子之子曰孫孫之子曰曾孫曾孫之子曰玄孫玄孫之子曰來孫來孫之子曰曾孫曾孫之子曰仍孫仍孫之子曰雲孫

孫爾雅子之子為孫通見經典

曾孫爾雅孫之子為曾孫 亦見喪服總麻章及禮記祭法

玄孫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 亦見祭法 史記孟嘗君傳

孫之孫為何日為玄孫

來孫爾雅玄孫之子為來孫 亦見祭法

曾孫爾雅來孫之子為曾孫 案它書多作昆此名當取昆

衆義說文周人謂兄曰昆非此用段借字也若左傳昭公

親屬記卷下

七

十六年子產曰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子注云昆兄也子

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彼文轉宜作第字

仍孫爾雅曾孫之子為仍孫 字別作仍

雲孫爾雅仍孫之子為雲孫

又自曾孫已下皆曰曾孫曰玄孫亦曰系孫

曾孫沈括曰曾重也自祖而上皆曾祖也自孫而下皆曾孫

也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

稱曾孫 顧炎武曰詩曾孫篤之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

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禮記郊特牲稱曾孫某注謂諸

侯事五廟也自曾祖已上稱曾孫而信南山正義云自曾

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左傳哀二年衛太子禱文王稱

曾孫則與晉書鍾雅傳元帝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

皆稱曾孫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合乎古

矣

玄孫顧炎武曰禮記祭法云適玄孫左傳王子虎盟諸侯亦

曰及爾玄孫無有老幼玄孫之文見於記傳者如此然宗

廟之中並無此稱 案漢國三老袁良碑以輶濤塗為陳

胡公滿之玄孫與王子虎所言玄孫皆不指曾孫之子遠

也

系孫舊唐書柳宗元傳宗元後魏侍中濟陰公之系孫

曾孫又曰耳孫

耳孫漢書惠帝紀内外公孫耳孫應劭曰耳孫者玄孫之子

親屬記卷下

三

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顏師

古曰諸侯王表耳音仍耳仍聲相近蓋一號也 王觀國

學林曰案平帝紀元始五年立梁孝王玄孫之耳孫音為

王又諸侯王表梁孝王表曰元始五年二月丁酉王音以

孝王玄孫之曾孫紹封在紀言耳孫在表言曾孫當從李

斐以耳孫為曾孫是也又何奴傳握衍胸鞬單于者烏維

單于而下或立子或立弟以世次定之握衍胸鞬單于與

烏維單于之曾孫同行以知耳孫實曾孫也 案應劭說

蓋以來古音如釐與耳聲近故以耳孫為來孫晉灼以梁

孝王表玄孫之曾孫為平紀耳孫不計平紀是玄孫之耳

孫小顏亦未細審以耳仍聲近成之同一誤也學林考證

得之

釋子孫曰子姓

子姓喪大記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注子姓謂衆子孫也 玉

藻子姓之冠

子孫已下曰後昆曰後裔

後昆書仲應之譜垂裕後昆 度尙曹娥碑若堯二女爲湘

夫人時效髣髴以詔後昆

後裔書微子之命德垂後裔

親屬記卷下

三

廣雅釋義卷下

親屬記卷下

十九册 94上版

萬載李氏

遺書四種

庚申五月刊

於南昌退廬

禹貢山川考卷一

崑崙山考

萬載李榮陞

崑崙禹貢以冠西戎諸國蓋雍州最西之大國也國內之山卽名崑崙以荒遠故與三危俱不入於導山山海經西次三經自崇吾以西至於翼望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餘里崑崙邱居第八海內西經云赤水河水洋水黑水弱水青水皆出崑崙墟海內經又云黑水青水之間若水出焉是亦出於崑崙按次二山長沙次三山不周次七山槐江其水俱注泐澤泐澤弱水之大者次十三山軒轅邱在玉山西其水猶注黑水則黑水之源尚在其西玉山西者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自河首襄山西南至崑崙邱七百里又西至春山三百里玉山西至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諸水所源各異而海內經以爲分出崑崙墟之四隅蓋析言之則爲二十三山然皆在崑崙國境故可以崑崙一名統之也其文後先多失序不盡可憑如積石爲三危爲黑水所由而然以今輿圖驗之古赤水河水反次其上其誤可知然以今輿圖驗之古赤水河水源起西經二十二度強古黑水源起西經三十七度強古泐澤源起西經四十六度強准烏道相去亦三

禹貢山川考卷一

崑崙

十

孫章叢書

千餘里矣次十五長留之山白帝少昊居之大荒東經云甘水出焉後人以爲新陶河注南海者也次二十一天山英水西南流注于湯谷南山經首云招搖之山臨西海上麗騰之水出焉西流注于海此諸山皆與崑崙合勢而名相通自周轍既東西荒路絕崑崙國之號久移諸山名無一傳於後者漢人志西域但言南北大山中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此水卽古西則限以蔥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而已漢山謂張騫傳曰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天子案古圖書各河所出曰崑崙此後世追名崑崙之始水經注引涼州志云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紀所云崑崙者是也吳康泰扶南傳云恒水源極西北出崑崙山東南注大海釋氏西域記云阿耨達太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卽崑崙山也出六大水山西水名新頭河山西南水俱入恒水佛圖調傳亦同康熙六十年上諭云梵書言四大水出於阿耨達太山今阿底斯是阿底斯東有泉流爲牙母藏布江卽古阿底斯之南北有泉流出合爲綱噶母倫江東南流卽恒河也岡底斯南有二湖接連土人傳爲西王母瑤池意卽阿耨達池也竊嘗考之

禹貢山川考卷一

崑崙

二

輿圖是山北連于閩南山南之水分流入南海山陰之水合流入渤澤直古崑崙境內爲西山經黑弱若甘諸水之所出張騫康泰佛圖調等各據其一而而同擬爲古之崑崙可謂不謀而潛叶得其真矣然青河洋赤四水分出墟之東北東南經文尤明而後世顧少述者漢人以渤澤爲重河源詳於遠而畧於近併餘源而亦忽之也夫崑崙橫亘地心號天柱正體磅礴渾衍或不如支距之高奇唐以來往來吐蕃羊同諸國真河源漸得見乃身在山中不識真面反指古斯支境內河曲高山悶磨黎以爲崑崙不知此

禹貢山川考卷一 崑崙 三

特其東北之支距唐人所稱爲大積石山者耳然此山漢世明其首唐以後又悉其尾中間爲崑崙山脊不辨而明或疑其體勢過長是不然今大漠西北有阿魯台山杭愛山輿圖具在數千里止一名就中國言之祁連太行終南五嶺往記皆言長千里以外而雲南一隅無量山諺云頭大理尾交趾中間一曲一千里又大哀牢山延亘亦相等遠荒分幹山猶高大不可量況崑崙爲海內外諸分幹所從出者哉言禹貢崑崙自山海經以下得合者數家子既備著之諸不合者亦往往託於山海彼自不善讀經非經

有誤也崑崙正文具於西次三經之第八南海內西經復見焉郭氏傳云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大荒西經復載焉後人因以當海外之崑崙山嘗試求之西次三經言河水赤水洋水黑水出崑崙海內西經交同而加以弱水青水大荒西經則云赤水之復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其下有弱水與前兩經又亦同又西次三經有西王母大荒西經亦云崑崙外有西王母豈海外別有崑崙併其間之赤水黑水弱水西王母亦兼有之理可通乎是知三經標目雖別而所載只一地重陳而已烏得有二崑崙哉或據

禹貢山川考卷一 崑崙 四

海內西經云河水入渤澤又出海外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大荒北經云大荒之中有山河濟所入海北注焉其西有山名曰禹所_{有脫}積石郭氏傳云河濟注海已復出海外入此山中似海外又有積石山此皆不知經意致多誤也夫河濟入渤澤卽與海爲一烏有出海外而入積石山之理蓋山海經本以說鼎_{予別}有論而鼎國迴曲相通東之盡則爲西豈可指爲大地實然哉禹本紀云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相隱遮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_{命安}且經載禹言天地之東西二萬

八千里此言去嵩

同上古十里當中

道五千里而至

海岸積至崑崙嶺僅高

本紀尙可用若淮南子

以來方士怪誕之說炫耀虛張本無事實又諸方志

所載他所附會之山及海外崑崙國大小崑崙音同

地異原非以釋禹貢俱不置論云

釋氏西域志曰阿耨達太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

觀甚大焉山即崑崙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崑崙

禹貢山川考卷一

崑崙

五

封豐隆之葬豐隆雷公也雷電龍

三字

即阿耨達宮

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郭義恭廣

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國

西水甘故曰甘水阿耨達山西南有水名遙奴山西

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恒伽此三水同出

一山俱入恒水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乃極西北

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

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

也釋氏論佛圖調列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

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又曰鍾山西六

萬無處安置蓋古今里數不

主據今圖自嵩高西少南鳥

古崑崙

其高下之勢自東

海岸積至崑崙嶺僅高

本紀尙可用若淮南子

以來方士怪誕之說炫耀虛張本無事實又諸方志

所載他所附會之山及海外崑崙國大小崑崙音同

地異原非以釋禹貢俱不置論云

釋氏西域志曰阿耨達太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

觀甚大焉山即崑崙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崑崙

禹貢山川考卷一

崑崙

五

封豐隆之葬豐隆雷公也雷電龍

三字

即阿耨達宮

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郭義恭廣

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國

西水甘故曰甘水阿耨達山西南有水名遙奴山西

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恒伽此三水同出

一山俱入恒水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乃極西北

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

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

也釋氏論佛圖調列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

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又曰鍾山西六

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竊以佛圖調傳也又近推

得康泰扶南傳傳崑崙山正與調合如傳自交州至

天竺最近泰傳亦知阿耨達山是崑崙山釋云賴得

調傳豁然爲解乃宣爲西域圖以語法汰法汰以常

見怪謂漢來諸名人不應何疑作在敦煌南數千里

而不知崑崙所在也釋氏復書曰按穆天子傳穆王

於崑崙側瑤池上觴西王母云去宗周溷濁萬有一

千一百里何得不如調言子今見泰傳非爲前人不

知也而今以後乃知崑崙爲無熱邱何云乃胡國外

平無熱邱

禹貢山川考卷一

崑崙

六

右西域記一則從水經注錄出署內無他書未審

釋氏何人其言崑崙山以已經行上驗山海經穆

天子傳里至相合亦應漢書張騫傳可謂有見地

家紀實之書也鄭氏引其文而糾之謂穆天子竹

書及山海經皆薶緼歲久書策落次後人假合多

差遠意訪地脉川不與經符山海經崑崙墟乃小

崑崙別引淮南子及十三州說十洲記神異經開

山圖等或謂登之可不死而上天或謂去岸十三

萬里去咸陽三四十萬里天帝君所治羣龍所聚

三天司命所處積金爲天墉城金臺五所玉樓十

二天人濟濟不可具記又謂有銅柱圍三千里希有鳥背上無羽處一萬九千里無異病瘡而屑屑敬之亦自知其無理又變爲遁辭謂大非巨小非細存非有隱非無視崑崙如蜃樓海市起滅隨緣然則黃帝顓頊舜禹啓穆之巡遊皆屬夢境而禹貢直記夢之書矣夫恣意混漾拒人致詰者狡僞之習態今諸釋悉剪浮誇而要於正實彼教之罕有鄺氏願拾其所唾以妄奪真其見不遠出諸釋下哉郭氏謂海外別有崑崙僅隨海內文爲解至大荒經卽不敢異論惟鄺氏取而張之後之志西

禹貢山川考卷一 崑崙 七

域論禹貢者多惑其說謂弱水西王母在西海西且漢以來二三十年西國已盡通崑崙山更何在彼國固有高山其水自入西海何能向東飛渡數萬里而入積石乎弗思甚矣按竹書等文多脫落至其所紀西土里數分合言之靡不協此條原無謬釋氏據之云西王母瑤池去宗周濯澗萬有一千一百里合已行程故云安得不如調言試驗今輿圖洛陽縣西經五西少南抵岡底斯山南之小泊池直緯三十五西經三十七計鳥路五千

里倍算人行適相應今圖亦

豈爲穆傳設哉訪地脉川孰驗於此法顯佛國記謂蔥嶺西有新陶河與西域記阿耨達太山同是蔥嶺亦崑崙山之別名亦見涼州志明俞安期辨崑崙山乃謂蔥嶺西爲天竺國又西爲大崑崙山卽西域志之阿耨達太山俞氏頗知依據諸釋又欲周旋兩崑崙之說別其山於蔥嶺西謂去嵩高五萬里其見未的宜於往說擇焉而不精也

王氏鑿河源辨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元人遣使探源不及五千里何崑崙之近乎按禹紀所言或

禹貢山川考卷一 崑崙 八

上古里數十乃當一適合五千里予別有論若晉世里數與虞夏以來畧相同山海經言天地東西之際二萬八千里以今圖驗之中國西行二萬里則爲西大海更無人境七萬里外之崑崙何處安置憑何取驗而亦與中國河源何與又云漢世海濱四萬里重譯貢獻班超遣甘英窮臨西海皆未覩崑崙何元使得之易乎夫窮西海無崑崙則外國圖之妄說可知也而反致疑於真河源無異霧中沈迷不測虛實文格此辨近人所恃以角唐元諸史者於志地仍無的見故附論於此

積石山考

俞安期積石山辨云唐咸亨二年以河關靜邊鎮置積石軍久之遂說河關兩山夾峙河出其間者爲禹貢所導之積石按水經云河水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旨以西南流鄭道元謂之重源東方朔十洲記云崑崙南接崑崙圖實崑崙之支輔與水經南至積石山之文合山海經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旨以西南流萬物不有郭璞注云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後漢書云段熲爲護羌校尉追燒當羌且關且行割肉餐雪四十餘日送至河首積石山出

禹貢山川考卷一 積石 九

塞二千餘里隋置河源郡積石鎮命劉權鎮之統遠化赤水二縣在古赤水城又在曼頭城西宇文述追破吐谷渾處所謂得地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置郡縣鎮戍徙天下輕罪居之者也注云有積石山河水所出又有烏海貞觀中詔李靖侯君集等西征吐谷渾軍次鄯州始議所向後戰於曼都山窮迫出塞登漢哭山復戰於烏海破天柱部於赤海君集道宗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次星宿川達柏海上至積石山觀河源自是以上楊嘗言積石在河關也唐置軍而更名積石借其嘉稱猶之征吐谷渾近在青海而

以君集等爲積石道鄯善道赤水道且末道鹽澤道也豈實謀其地耶置河源軍於鄯城縣又非河源郡之故地蓋可證也逮至開元中張守節作史記正義云河州有小積石山河源出大崑崙入鹽澤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其名迹未盡混也肅代之季吐蕃據有河湟中外隔越既易五朝歷數十年邊無經載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胡怪乎以關爲積石紫山爲崑崙以積石旨出之流星宿川爲河源也而杜佑之通典歐陽元之漢記馬端臨之通考以至鄧展都實潘昂霄輩不悟置軍

禹貢山川考卷一 積石 十

名所由起浸假相延遂堅執元鼎之說極詆山海水經以及班固郭璞鄭道元之傳嗚呼曲士拘儒經見不廣及於知識未逮者輒爲荒唐談諺所謂少所見多所怪妄鼓筆札而令前人之與古蹟受誣千載直如長夜至於昂霄之志一行奉爲指南而明朝拔河關者建立禹廟祀在有司積石之說益莫可辨崑崙之墟終古不移深可慨惜矣

書經傳說彙纂引地理今釋云積石山在今河州北一百二十里水經注謂之唐述山指地志云山勢其西五十里有積石關唐置積石軍於此山海經云積

石山在金城河門關西南境中

漢之河關縣杜佑通今之河州

典云禹施功自積石山而東今西平郡龍支縣

今西寧衛

地與河界山是也案諸家言積石者多以此爲小積

石別有大積石去此尙千餘里其說蓋本於漢書西

域傳謂河源出于闐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

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之文其實禹施功

之始卽此積石更無所謂大積石也歐陽忞輿地廣

記云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

昌海與積石通流其言甚正蓋河源在吐蕃境漢時

吐蕃未通中國武帝以于闐山出玉案古圖書乃名

萬貢山川考卷一 積石

七

河所出爲崑崙後人遂并積石亦失其實耳

于闐東流之水

古名玉河葱嶺之水名新頭河

見法顯佛國記總與河源無涉至水經并云積石在

葱嶺之北則又失之遠矣或議杜佑主龍支之積石

謂因唐置積石軍于澆河故城而誤考後漢書郡國

志隴西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又桓帝紀燒當羌

叛段熲追擊於積石注卽禹貢導河積石在鄯州龍

支縣南是河州積石之名非始于唐矣

見禹貢上

予按積石之名昉於禹貢止是一山後人乃岐而二

之然不自唐始也山海經西次三經第八云崑崙之

邱河水出焉第十三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

晉以西流此條當次崑崙東而反次西誤也又海內

西經云崑崙墟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有

誤入渤海又出海外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此

渤海非北海亦柏海之類古書傳寫多謬尋其義祇

言河出崑崙而逕禹所導積石山耳水經云河出崑

崙東北厥屈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又出海外南至

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此據用兩經而

改北入爲南至殊不合其下接云河水又南入葱嶺

山西逕屬賓國入雷轟海按此自爲嶺西之流水經

奚至菽麥不辨而混爲河水蓋傳寫者失之其下文

萬貢山川考卷一 積石

主

經注錯互大抵又用西域傳謂河水自葱嶺東分源

東北流又一源出于闐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

蒲昌海卽泐澤山海西次三經謂河水所潛者也然

北山經首言泐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言

崑崙不言積石積石在河源下游不得爲河之所從

出明矣水經云河水東注於泐澤又東入塞過敦煌

酒泉張掖郡南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鄯注云河

水重源發西塞外積石山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

延熹二年段熲追燒羌出塞至積石山而還應劭曰

析支東去河關于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水

經又云河水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又東過河關縣北又東云云過金城允吾縣北鄒注云湟河東流注於金城河即積石之黃河也按西海郡因青海得名十三州志云城在臨羌新縣西一百一十里今西寧縣地大小榆谷甘肅志云即唐之九曲去積石軍三百里今河州西境計自河曲至金城曲折二千餘里鄒注皆具積石之名蓋金城之積石沿於自古河曲之積石則依託山海而名也自河曲以上河經謂尙二三百里經注更無言杜君卿云漢未遣使詣西南羌中不知有此河胡朏明云道元於石門

禹貢山川考卷一 積石

三

無所發明以積石久沒羌中人不得至其地故無可言皆是也見河源附論近日戴氏震校水經謂道元言河出積石即指星宿海蓋引唐人之名強附之其後隋置河源郡積石鎮云有積石山河水所出唐書李靖侯君集及吐谷渾各傳並云貞觀中軍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按元史謂河源於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其文相同然實非一地元和志云安人軍在河源軍西一百二十里星宿川河源軍在鄯州西一百二十里即今西寧府河源軍又府西南境外古赤水縣地亦名河源是其川尙在積石東北自川西南行達柏海乃可

望積石觀河源李靖傳又云已踰積石山蓋積石在河曲河繞行其南北自星宿川言謂之河源自元人星宿海視之仍屬下游耳其山段頭已至之唐人因距軍山大遠故別之爲大積石長慶初劉元鼎使吐蕃溯河源亦僅過此山於時蕃漢異名漢名紫山蕃名悶磨黎元鼎不知上游仍遠遽擬爲古之崑崙誤矣夫黃河發源崑崙據山海經與爾雅同且言之不一漢人謬謂重源於積石據所知見擬河曲高峻石山爲積石以證之至唐人乃知其出自吐蕃非重源然尙未能溯其上游至元人遣使尋之乃知出於星宿海而崑

禹貢山川考卷一 積石

古

崙尙沿前說我朝康熙中遣使重尋先後繪圖窮上游阿爾坦河所出於江源分源之山然後直契古之崑崙矣俞氏力譏唐元二史不當以悶磨黎山爲崑崙固亦有見然不知大積石山仍在河曲又誤以星宿川即星宿海遂欲以大積石冒崑崙之位若然則當改山海經文爲河水出積石山東北隅並赤水洋水黑水弱水所出之崑崙而悉改之乃可以曲證其說不然胡能通哉至禹貢積石山實在今之積石關唐人於此置軍蓋其地據番戎總會河至此始可涉舟若曲河則偏阻一隅唐書云由洪濟梁西南行二

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况又南行三百里而抵紫山其水豈任浮載故書經傳說云禹施工之始卽此積石更無所謂大積石也誠書家之指南已

碣石考上

禹導河入於海不言碣石導碣石入於海不言河河與碣石不相屬也於冀州乃連而及之蓋貢舟之來宜備著其所經島夷夾右碣石入於河與西傾因桓是來浮於潛語意正相同漢人不察乃謂河入海在碣石禹鑿石以通河於是真碣石所在不復推求覲於河口近地索一石以應之漢志云右北平驪城縣

禹貢山川考卷一 碣石

圭

大碣石山在西南括地志唐志寰宇記輿地廣記同胡氏云今灤州樂亭縣西南三十里有古城似卽漢驪城然縣境平衍無山州地南瀕海亦無山又文類註武紀曰遼西索縣罷入臨榆碣石着海旁後漢志註後魏志隋志同水經註云秦始皇漢武帝皆登之漢司空掾王瓚言往昔北風海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碣石淪於海水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立巨浪中潮至及潮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天橋柱也索縣今爲昌黎胡氏云此山不知何時復蕩滅今昌黎縣南海中無一山自撫

寧以東二三百里海中亦無山道元卒於魏孝昌丙午下距齊天保癸酉二十八年而文宣所登碣石乃在營州疑碣石已亡於是時又云郭璞註山海經曰碣石在臨渝或云在驪城蓋兩存之愚謂在臨渝者爲是班氏所言間有紕繆類說長於固云予按樂亭昌黎西東相接碣石果在其間雖兩存何害今瀕海旣均無山何必任情予奪胡氏謂道元家鄆亭距臨渝纔五六百里其苞瀾之勢必目驗知之又謂山如不毀岐山梁山岷山何以崩小孤山本連北岸成化中獨立江心與碣石淪海何異碣石土戴石孤立海

禹貢山川考卷一 碣石

圭

濱爲水所剝一傾俱傾其說皆不衷於理夫事未經精覈雖近紀所聞不能無誤且岐梁崩虧毫末於全體何傷而碣石漠無踪跡則喻不倫胡氏旣自爲糾正矣凡夾水及衝水之山頂或雜土而根必純石與岸山暗連迅雷雨巖傍石可摧敗若其根則堅踰於金水勢豈能動哉大地之氣一闢一翕凡淤沙移徙多在其闢處水之口氣旣翕石自凝試觀江河之中尙有底柱灩澦小孤金焦等隱脉以自衛波濤萬古不變而況於海中之碣石乎底柱灩澦出於北岸小孤金焦出於南岸皆龍嵒相挨一起一伏而峙於淵

今考二縣南境在海口內深曲之處百里平洋山脉已窮更無餘石雖云水土或有消長人不及見然自漢以來二千餘年積人成世記載紛繁夾海諸島羅列從未聞有爲龍伯拔歸尾閭者然則二縣海中本無此石斷可識矣近世郭道卿著碣石叢談謂昌黎縣北有仙人臺山絕壁萬仞頂有巨石爲天橋柱歷今具在然距海已數十里鄭氏石爲水淪郭氏石又苦地隔均非截海之大山也

碣石考下

史記索隱引大康地志云樂浪遼東城縣有碣石秦長

萬章山川考卷一 碣石

七

城所起通典云秦長城起自碣石東截遼東而入高麗遺趾猶存尙書右碣石河赴海處在右北平郡南二十里此爲左碣石王伯厚說同金吉甫亦以在高麗者爲左別以沙門島對岸之鐵山當渤海口者爲右碣石太平州本無碣石已具前篇近胡氏云廣寧前屯衛西南七十里石屹立海中高百餘尺周三十餘步今按錦州府南海中有大小筆架山又西南有桃菊二島屹立凌河口蓋卽鄭氏所稱之天橋而誤綴於濡河口胡氏求之不得乃臆爲蕩滅者此數小山北阻海曲東南鉅鐵山猶五百里固不得與於

碣石之數碣石大山也北條逾河六七山羅列數百里而大行恒山至於碣石隔越數千里其廣大應相當斷非海濱塊石如胡氏之所稱而已大行北南千餘里恒山西東數百里碣石應起今興京之西南摩天嶺西南至金州其餘勢猶入海二百里盡於旅順西附鐵山諸島東則古婁以東繞東西高麗城數十島皆碣石之餘而鐵山尤附近仁甫已稱之攷之前史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求羨門刻銘已巡北邊從上郡入魏武破烏桓臨碣石觀滄海北齊文宣帝破契丹於青山還至營州登碣石山唐志營州柳城

萬章山川考卷一 碣石

七

縣北接契丹有東北鎮醫巫閭祠又東有碣石山文宣之所登今按醫巫閭在廣寧縣北又東遼河外卽碣石界碣石之蹟昭昭如此然自帝都東向而望東起長城西盡鐵山通在左方於左方復分東西爲左右於理猶未愜也胡氏謂碣石亦一而已荆蒙各二不加字以別之予謂不然荆蒙不加字尙不得爲一碣石加字以別之轉得爲一乎所以然者荆蒙各據一州不須別識而兩碣石左右夾海也左右之勢因中國不因島夷秦嘗以碣石爲東門門必有左右頗合書之意今登州海北少東有沙門蓬萊嵒磯大小

欽南北城隍諸大島長亦二百里與旅順島隔海斜對而居其右秦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後乃至遼東而還漢武帝元封元年自泰山東巡海上至碣石後乃自遼西歷北邊而歸所至皆在登州界與遼東碣石無與元和志登州黃縣北二十里故城司馬宣王伐遼東所造運糧船從此入其後新羅百濟往還常由於此按登州之北蓬萊七島之南海道通行其東值涓口東少北值鴨綠口俱隔少海自此而左近旅順則入海心水益深前後多犬灣暗礁不如右道便而舟度此入河視諸島亦在右

禹貢山川考卷一 碣石

九

右碣石自應在此其地近青州界入河處東近兗州貢道宜詳備他州類然不足怪胡氏謂鐵山於傳記無徵無以取信天下夫禹跡茫茫豈一世一人可識且書所以記大地之山川也識其實則山川之爲徵信豈不美於附會之傳說乎又謂善言禹貢者不可以亡爲疑信今豈現存之碣石不論而指一空海示人曰吾推尋古記碣石蓋沉沒於此也三尺童子皆嗤其妄矣流漂秦漢諸君之跡直以齊文宣之所登爲徒修故事襲山名所謂抱孽拘之識廢昭曠之觀夫子良自道耳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

在隴蜀尾沒於勃碣碣石爲中國左戶禹跡至於此未足以明其荒度薄海之情冀與青分界於鴨綠哀此而定通東北皮服諸島由江海入中州道此而行深矣哉禹平碣石之類苟失其真後世一河隄使者權宜補苴者耳何謂通神明爲萬世法哉

禹貢山川考卷一終

禹貢山川考卷一 碣石

二十

禹貢山川考卷二

萬載 李榮陸

河源考

山海經西次三經云崑崙之邱河水出焉海內西經云崑崙墟河水出東北隅其言並同北山經首云敦薨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泐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西次三經又云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嶽崇之山東望泐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郭氏傳云即鹽澤一名菖蒲海菖蒲誤當作蒲昌又云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泐水南

禹貢山川考卷二

河源

一

孫章叢書

望崑崙西望大澤北望諸毗

史記大宛傳云張騫使西域還言于閼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又云漢使窮河源源出于閼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此鹽澤之源涼土異物志云蔥嶺之水分流東西漢書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紀所云崑崙者是也西域傳云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閼于閼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

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

水經分列南北兩河逕歷諸國合爲一云東注于泐澤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

釋氏西域記云牢蘭海東伏流龍沙堆在屯皇東南四百里河步字誤當作出於鮮卑山東流至金城爲大河

出崑崙崑崙即阿耨達山也此追言牢蘭之源

水經注泐澤云其中洞湍電轉爲隱淪之脉當漫流之上飛禽奮翮於霄中者無不墜於淵波矣又云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証重源又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山在羌中燒當所居

禹貢山川考卷二

河源

二

以上皆謂河爲重源其說始於山海經經謂泐澤之水出于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以崑崙歸河源以敦薨長沙槐江歸泐澤諸源不相紊也大宛傳所云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者則以河源之山水名泐澤名同而地異故後人或致疑焉按海內西經崑崙墟出七大大水河赤洋若以外黑水與泐澤源連又弱水青水不復見殆諸澤之異名七大源迢迢相望而以爲同出一山則崑崙之名東起河源連而西至黑弱諸源凡古崑崙境內之山若蔥嶺南山阿耨達皆得通稱而河源所在尤

當專其目爾亦具別考

唐書吐蕃傳云長慶元年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還言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元和志石軍西南一百四十里有洪濟橋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寢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畧如此

禹貢山川考卷二 河源

三

杜氏佑通典云水經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於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蔥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而酈道元都不詳正所注河之發源亦引禹紀山經釋法顯遊天竺記釋氏西域記所注南入蔥嶺一源出于闐山合流入蒲昌海雖約漢書亦不尋究又水經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蔥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蔥嶺之北又云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蔥嶺于闐之東燉煌張掖之間華人來往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大磧

亘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西域傳云河水一源出蔥嶺一源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皆以潛流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北禹紀山經猶校附近終是紕繆此唯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蔥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其于闐出美玉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山疑所謂古圖書卽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卽所出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謬誤孟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類雖多不相

禹貢山川考卷二 河源

四

統一未爲強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寧有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尙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范曄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積漢書云河關西千餘里河曲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此蕃中當亦非謬而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蔥嶺于闐之河謂從蒲昌海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之所未詳也

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鎮州站與又一
湟水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又一
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理州正東行
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
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
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
及貴德必赤里也思本日大築河源東北流所歷皆
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
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
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
九千餘里

書經傳說彙纂禹貢下引地理今釋云案地圖河出
今西蕃巴顏喀拉山東名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

禹貢山川考卷二 河源 七

里合鄂敦塔拉諸泉源大小千百泓錯列如星凡史
所謂火敦腦兒即星宿海也
滙為查靈鄂靈二海子各周三百餘里東西相距五
十餘里元史所謂滙二巨澤
名阿刺折而北經蒙古托羅海山之南轉東南流千
餘里南北受數十小水經烏藍莽乃山下有多母打
禿昆多倫河多拉昆多倫河自東南來入之元史所
謂納鄰
哈刺乞兒馬自此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前後小水
出二水也
奔注不可勝計繞阿木你馬勒產母孫山之東即元
史所
謂崑崙山也 流百五十餘里有齊普河呼呼烏蘇河自西
來入之又迤邐東北流三百餘里會路克圖索俄羅
濟諸水歷歸德堡元史作
貴德州經積石山至陝西臨洮府

河州入中國界過蘭州又折而東北經寧夏衛流出
塞外河以內為
河套地又東南至延安府府谷縣入塞河以
東為
山西南流至潼關衛又折而東由河南山東界至江
南淮安府安東縣入海又禹貢上引地理今釋云歐
陽恣輿地廣記云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
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其言甚正蓋河源在
吐蕃境漢時未通中國

以上皆言河自有源暨澤無伏流之迹按漢世始

開西域招附蔥嶺以西唐并其地為州郡黨項
宗時步類入朝以其地為州諸酋內屬為峽奉
巖遠四州李靖擊服吐谷渾以其地為龍驤府可

禹貢山川考卷二 河源 八

三十一州以松州為都督府於是自河首積石山
而東皆為中國地又吐谷渾傳李靖諸軍戰烏海
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觀河源云又通南山南
小大勃律為西門聲教廣遠元豈能過然漢人遺
河真源而測之於遠唐人雖知之亦未能如元之
悉蓋未嘗遣使專求故也元史云漢唐時外夷未
盡臣服故不能直抵其處豈有西越雷翥極大秦
州郡蔥嶺內外而反阻於諸羌者史臣之識暗矣
又唐訪河源於問唐黎即元錄內之麻莫刺所得
正同乃與張騫伏流再出之說並斥為怪迂徒欲
自為表異不知前人固問其端也

胡氏渭禹貢錐指云吐蕃之源都實親見之殆非妄言西域之源其載於史漢豈爲虛記然近世往往疑西域而信吐蕃何也則以吐蕃之水與積石山下河相連爲有目者所共見而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者幽閼難知故也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故吾以爲欲辨二源之是非其樞要全在於積石積石之河果鹽澤潛流之南出也則必有卓詭之狀與凡水不同者山海經云不周之山東望沔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沔澤卽鹽澤酈道元云迴湍電轉爲隱淪之脈當其還流之上飛禽奮翮霄中者無不

禹貢山川考卷二 河源

九

墜於淵波河水之沃也如是則其南出於積石白地中而上奮溢溢洶湧之狀倍奇於鹽澤可知也又云天下事理有古是而今非者亦有古非而今是者執一面論卽非通人使積石之地果有重源顯發之迹則漢史爲是元史爲非苟無其迹而唯西南一大川自吐蕃來數千里與積石之河相連則亦不可謂非河源矣蓋山川出沒靈變無方必得淹通經術之士及一二精於物理者足踐其境目察其形心識其所以然而後可以斷古今之是非非張騫都實輩所能辨亦非書生之筆舌所能爭也

按自唐人來往吐蕃知河自有源說書家多從之入明世又有重鑽舊解者如王氏整斥元史謂不可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俞氏安期併詆杜君卿以下謂爲曲士拘儒經見不廣夫山川有自然之真固不當遽理立異亦豈可踵謬循訛俞氏等不惟是非所在而於後出之說一切排擯蓋有勝氣爭心主之理何由明胡氏雖主文恪而此條不遽爲異同卽澤水沃時迴湍電轉之迹謂其顯發必有卓詭異狀後人無難取驗其用心較細又謂宜得精物理者目察潛見兩處形迹以斷其是非不宜僅取決於張騫都實輩亦老成之論也

禹貢山川考卷二 河源

十

胡氏禹貢錐指云積石河果爲鹽澤潛流所出則必有卓詭之狀道元謂其水迴湍電轉爲隱淪之脈當還流之上飛禽奮翮於霄中者無不墜其沃也如是則其出於積石必自地中上奮溢溢洶湧倍奇於鹽澤可知也此言誠爲切理蓋伏流之驗有二其一因河身多積沙水微時從底滲透然首尾河形具在夏秋水漲仍見通流其一岸山上合下開水逕其下而出有潛至數十里者滲沙脉微而易涸行不遠穴峒之水則愈遠愈大蓋於地底又多收潛泉故也鹽澤

之水洄洑急轉其下必有洞穴按今圖羅布淖爾東南距河源鳥路約二千餘里河源直緯三十五不足西經二十一強羅布值緯四十一不足西經二十八九問鳥路源洪而道遠二千餘里若水行折當爲五千里復出之處不但形勢卓詭亦當更加盛大鹽澤源長數千里大如中國然考之史錄河源乃清淺可涉與他水源無異暑無鹽澤汪洋浩汗之觀至所謂從地上奮溢溢洶湧倍奇之狀未之前聞其爲重源與否宜不待覆按而明也凡伏流地面必有乾河地底必有水脈時然首尾亦不止一處按今圖羅布河自源至泊長幾五千里黃河自源至海長萬餘里首尾皆無伏流獨謂自泊至河源兩界間數千里山地當爲伏流然河迹不形水脈未露發源又微小不當伏流之萬分亦

禹貢山川考卷二 河源

十一

未聞浮出何物是無一可驗也干闥南大山卽崑崙老幹東行北折江河源其東諸弱水源其西大幹又北而東轉經甘涼寧夏數千里散布神京山西關海之地昔人謂燉煌黑水不能越大山而入南海鹽澤水又豈能越大山而東通積石哉大山之東所發水如青海湟水浩疊皆東歸黃河大山之西諸弱水皆西北歸沙漠鹽澤特弱水之大者趨勢畧同瀚海之間沙磧萬里諸脈盡涸下游寧有重源乎言山水者以禹貢爲定禹貢云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云云入于海河弱雨水異道不言潛通知其

不可通也山海爲晚周人圖說比之唐元人所著誠古矣然豈如禹書之尤古而可徵哉用附於百一之議

釋氏西域記云半蘭海東伏流龍沙堆在屯皇東南四百里河步當作於鮮卑山東流至金城爲大河此言燉煌東南有龍沙沙東有鮮卑山之東河水發焉故以龍沙爲伏流之驗唐書吐蕃傳云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寢狹故號磧尾莫賀延磧當卽西域記所稱之龍沙矣以今圖驗之河源北微西距舊沙州

禹貢山川考卷二 河源

十二

城五度強適中有大磧縱廣三四百里達彥貝勒之阿爾巴圖住其間磧南有柴達木河磧北有布隆古爾河俱發源東大山之西西流合爲一入於達布遜淖爾西北隔羅布淖爾僅五六度此磧釋氏以爲伏流而東今驗其水實向西北流經大戈壁乃涸磧東之大山釋氏名鮮卑今名拜生圖達巴漢卽折北行之大幹山山東水雖入黃河然南距源已五六百雖元鼎言誠得實釋氏見其麓有源水卽以爲正河皆非也

充河考

中國之水河爲大繞行雍冀豫三州萬山中洛汭以下漸近兗勢處平厥土塗泥故常自窒其道捨北而東而南至於今其本行不可問矣然河雖屢徙以今地證之往記尙可考而知洛汭東爲汜水滎陽河陰滎澤四縣河逕其北以西不具論河由滎澤縣北十里東北行逕原武陽武延津胙城四縣之北清水河西自修武獲嘉來過汲縣東北注之金明昌中河徙而南胙城以下流絕明成化中益南徙延津流亦絕近代河就原武南徙於是自原武東北至清口樹爲地而淇水西北自高村來逕其縣東南與清水合循

禹貢山川考卷二 兗河 十三

河舊道東北流入黎陽縣界今滎縣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皆故禹河所經也大伾山南東水分爲深川周定王時河所徙謂之大河故瀆淇水不東從故瀆而北轉禹河故水經注云淇水合宿胥故瀆於頓丘縣遮害亭東亭在今濟縣西南五十里黎山西即大伾山又東北逕同山東在縣西南四十餘里有龍脊岡又東北逕帝嚳冢西北逕白祠山東在縣西二十里歷廣陽里逕顓頊冢西又北逕頓邱縣故城在縣西又東北逕在人山東牽城西黃縣南爲白溝也清與淇二水夾衛輝於中故近世

自此水爲衛河衛河所經與淇水注畧同漢賈讓奏言河徙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替月自定又宋李垂上導河形勢書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俱指此道言之白溝過內黃南而東流禹河益廢無可考胡氏以爲應北出今安陽內黃之間爲鄴東大河考其北應出魏縣西絕失道之漳而北逕廣平縣又北至邱縣漳水本行西南來

禹貢山川考卷二 兗河 十四

就之經所謂北過洺水者也水經注云漳水逕平恩縣故城西今邱縣又東北逕南曲縣故城西今邱縣又逕曲周縣故城東今縣東北又北逕巨橋邱閣西又逕鉅鹿縣故城東今平鄉縣又歷經縣故城西有薄落津今廣平縣又逕沙丘臺東在廣宗縣界又逕銅馬祠東即漢光武廟在縣東自邱縣至此今古水道不甚異自祠東又北逕南宮縣故城西又北絳瀆出焉漳水又北逕堂陽縣西今新河縣其故城在南宮西北長蘆水出焉又東北逕扶柳縣北今冀州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今冀州又逕西梁縣故城東冀州又東北逕桃縣故城北合斯浹故瀆

斯浹水首受太白渠東北入衡水衡水即漳水今之
自趙州東流入寧晉泊水上承滏陽河北流穿大
陸澤而東北滏陽泊又東北合滏陽河衡水縣在其
右今之寧晉泊即太白渠漳水亦歸之古漳水不入
泊但繞其東北而西出滏陽河之左乃東轉見下文
又北逕鄆縣故城東今東鹿又右逕下博縣故城西
今深逕東北注謂之九爭西逕東鄉縣故城南引
葭水注之引葭即長蘆也入口在深州東北寰宇記
北六十里是長蘆葭水又東北至武邑郡南又逕武
為漳水右支矣強縣北又逕武邑縣故城南又東北左會滏陽故
又東北逕東昌縣故城北昌亭又東北左會滏陽故
漳謂之合口在今武邑縣東又東逕弓高縣故城北今阜城
禹貢山川考卷二 兗河 十五
古漳水自深州東北轉至此與今老漳河合道老漳
河自邱縣南與西漳對分東北流至此今並無水
漳水又東逕阜城縣故城北在今縣東樂成縣故城
南今獻縣又東北逕成平縣南今交河又東北會滏
沱別河故瀆漢志樂成縣有滏沱別水首受滏沱河
沱別河故瀆東至東光入滏沱河下滏河即漳水古
之通漳者正流絕而滏沱與滏陽合東北流至今獻
縣南分爲二北行者爲子牙河會滏陽轉東入天津
其東北一枝即別瀆漢志所謂徒駭河今單家橋之
乾河漳水又東北合清河謂之合口在今清縣清河
淇水下游之目也絳瀆在漳水之右無水自南宮縣
故城西在今縣東南逕九門城南當在南宮縣西南
二十五里又東南逕南宮城北此恐別有新城考元和
里者誤

東南又東南逕繚縣故城北今南宮左逕安城南又
六里又東南逕繚縣故城北縣東南又北逕信都城東今冀散
東北逕辟陽城皆在今冀又北逕信都城東今冀散
入澤潞西至於信都城東連於廣川縣之張甲故瀆
今東強縣東三十里有廣川故城河水注云張甲河右瀆曰廣川縣
東北逕其故城西又東北至修縣今景東會清河淇
水注云清河東逕修縣南又東北左與張甲屯絳故
瀆合又東北逕東光會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南皮浮
陽潞沱別瀆注焉即漳水注會別瀆後又東北與清
水合之漳水也自合口以下諸河皆會河未東徙時
仍爲禹大河大河又東北潞水出焉潞水東北逕參
禹貢山川考卷二 兗河 十六
南又東逕東平舒縣南又東北注潞沱謂之潞口近
志云潞水逕天津鎮東南爲大直沽羣流潞潞無源
按注中之潞沱兼合潞沱又東北逕章武縣西今
正流並諸水言之即大河也又東北逕章武縣西
洲北一又東北逕平舒縣南當在今又東北至泉州
縣南泉州今寶坻北入滏沱此滏沱乃其正流會易
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東入於海故城應在今天津
淇水注自宿胥口以北至合河皆禹所道大河經流
於諸河爲西道禹所疏九河皆在此道東以今地言
之東近爲清河又東爲周定王時所徙故瀆水經注
云河水自宿胥口東右逕滑臺城今滑縣又東北逕
黎陽縣南今滑縣又逕伍子胥廟南今清豐又東北

爲長壽津河之故瀆出焉蓋河至此又分爲二東出
東漢後失道之河而本河北出以王莽時大河故瀆
枯故世謂之王莽河水經注謂之故瀆云大河故瀆
東北逕戚城西今開州繁陽故城東今內黃縣東南
秋之又北逕陰安縣故城西今清豐又東北逕昌樂
澧湖又北逕陰安縣故城西今清豐又東北逕昌樂
縣故城東今南樂又逕平邑郭西今南又東北逕元
城故城西北而至沙邱堰堰南分屯氏河出焉堰今
山在大名府北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東北行屯氏別
河出焉別河又東北逕信成縣張甲河出焉張甲河
北絕清河於廣宗縣分爲左右二瀆合於澤潞東北
至舊縣會清河屯氏別河東北絕大河分爲南北二
瀆南河亦謂之馬河與北河夾陽信縣而東北入於
海屯氏河東北逕鄆縣與鳴犢河合轉而北絕屯氏
別河逕今故城縣東會大河故瀆又東北逕發干縣
清河本禹貢圖次之

禹貢山川考卷二 兗河 十七

故城西北今堂邑又東逕貝邱縣故城南今清平又
東逕甘陵縣故城南艾亭城南平晉城南三城當值
平之問錐指謂甘陵在又東北逕靈縣故城南別出
清河縣東南大遠非是又東北逕靈縣故城南別出
爲鳴犢河城在今博平縣東北四十里高唐州西南
據此則胡氏禹貢圖謂屯氏河東北至舊入屯氏河
北逕故城縣東南會清河者非是大河故瀆又東逕鄆
縣故城縣今平原縣西又東逕平原西而北絕屯氏
二瀆屯氏及南北別河爲三瀆禹北逕繹幕縣故城
東北今平原縣西西流逕高縣故城西今陵又北逕
脩縣故城東今景又逕安陵縣西今吳橋又東北至
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故城在漳水當爲清

河前引淇水注所謂逕東光會大河故瀆者也其下
游至入海已具前漳水條內自宿胥東北行折而西
北至東光皆周時所徙大河經流於諸河爲東道兩
道橫距二百許里清河在其中又有潯沱別瀆長蘆
水絳瀆張甲屯滅水及大河故瀆別出之屯氏鳴犢
等枝河彼此交互九河遺蹟大半具此矣漢武帝時
河徙從頓邱東南流東入渤海東南注鉅野通於淮
泗帝自將汲仁郭昌塞之成帝時河決東郡王延世
塞之皆復其故道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
以東莽以元城冢墓得免於水不隄塞後漢永平十

禹貢山川考卷二 兗河 十八

二年王景王吳修汴渠棄故道不治乃築隄自滎陽
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以受汜水於是河改行漯川
亂濟水之道自今滑縣東北歷開濮州范縣朝城陽
穀絕運河東逕荏平東北逕禹城平原陵縣又東逕
德平樂陵折而南由武定絕大小清河逕青城東至
蒲臺由博興東北絕小清河逕利津東入於海前所
謂河至長壽津分爲二而東出者也經注皆可考歷
魏晉隋唐至宋初河大抵皆東行其上游自汲縣南
今縣在昨城縣北東北行逕靈昌縣北今滑縣又東
水南北逕白馬縣北黎陽縣南黎陽今滑縣白馬滑州又
北逕白馬縣北黎陽縣南治即古滑臺城今滑縣又

東逕頓邱縣南澶州治今又東逕清豐縣之南而東

下元和志亦可考宋河渠志云慶曆八年河自澶州

東北三十里商胡埽決而北逕清豐縣西又北逕南

樂縣西又北至大名府東北合於永濟渠尋以上之

水與經注所序大河故瀆不相遠其下永濟渠即經

注之清河隋煬帝導爲永濟一曰御河今稱衛河者

也河循渠東北行逕冠氏縣西北故城在今館陶縣

西臨清縣西又東北逕宗城縣東今威又逕清河縣

東夏津縣西北武城縣西故城在今縣東

河又東逕將陵縣西北今故城縣地又東逕舊縣南

禹貢山川考卷二 九

今景州又東北逕東光縣西淇水注云清河自胡蘇

亭東北右會大河故瀆而逕東光縣故城西即此處

蓋經注之清河至宋始得爲大河與周漢河故瀆合

參禹本河視之此河爲中道然三道皆在古九河內

神禹所經營不可以意左右之初河之決商胡猶分

爲二東派傍舊河逕堂邑高唐德平陽信之境入於

海在干乘河北其地亦近濟至元符三年北流勢盛

而後東流絕宋臣范百祿有言按行黃河至海口熟

視形勢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跡如

此之利便者然宋之君臣多惡之或以爲自澶州下

至乾寧今青創隄千里公私勞費或以爲河尾入契

丹之地中國失險阻於是有挽河使東之議前後紛

然至南渡乃已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而南灌封丘

東注於梁山濊分爲二東派由東阿長清奪大清河

入海在干乘河南爲濟南地南派通南旺湖南行過

濟寧奪泗與淮以入海北流遂斷其後元世祖於濟

寧南北開會通河東派亦微至元中河決陽武南由

過以奪淮而後東流絕泰定元年全河由汴渠東南

至徐州借徑於泗明弘治中河復東頻衝張秋穿會

通之河劉大夏塞之更於考城北黃陵岡上下築太

禹貢山川考卷二 九

行隄西起昨城東訖徐州長四百餘里屏河東北之

道河益失所歸駕脊而行如虎無穴龍無巢咆哮於

豫徐維揚千數百里間無寧歲矣自禹功告成二千

三百餘年河依木行北流入渤海莽後近千年河東

流亂濟猶入渤海宋仁宗至金章宗一百四十餘年

河復北流以後分趨東南凡八十餘年至元世乃併

於淮而二瀆廢迄今又五百餘年

九河逆河考

諸家說九河自濟南起今大清河河北有縣曰齊河齊

河直大陸東南四百里近志云齊河濟陽二縣依大

德平樂陵慶雲海豐四縣在直隸之界皆有徒駭河或曰

此土河非徒駭也齊河北爲禹城又北爲平原平原西曰恩縣史記正義云簡河在貝州恩縣界即今恩縣也平原北曰陵縣許商云鬲津在鬲縣元和志高津枯河在德州安德南七十里安德漢平原郡治所即今陵縣胡氏云此河今在德州北東逕陵縣德平樂陵之北又東逕慶雲縣南東北逕鹽山縣之東南海豐縣之西北入於海寰宇記云士傷河自勃海縣西北六十里東北流逕無棣縣東南六十里又東北逕馬谷山南而東注於海齊乘謂士傷河即鬲津

禹貢山川考卷二 河逆河

二十一

也胡氏云唐景福後河所徙道在此通典云馬頰覆金在平原郡界又云安德縣有覆金河元和志安德南五十里有馬頰河近志平原商河陽信界中並有馬頰河如元和志里數馬頰在鬲津北近志以隸商河陽信則下流又出鬲津南矣陵縣東曰德平漢志平原有般縣音通垣反後魏志縣有故般河水經注云篤馬河入般縣爲般河般縣今爲德平地盤河在縣南二十里胡氏云公孫瓚破黃巾於樂河又與袁紹相攻屯樂河即此通典鈎盤河在樂陵縣東南寰宇記同近志陵縣德平東陵海丰及南近之商河武

定陽信霑化界中並有鈎盤海丰志云此河自東陵

分爲二南盤出縣南東經霑化至久山鎮入海北盤自西北慶雲縣流入東北經馬谷山前抵土河口入海胡氏云北派即齊乘所指東無棣北之陷河闊數里者或曰即篤馬河滄州志云即覆釜河也如諸家說則鬲津覆釜馬頰鈎盤同一地而名亦彼此可通也德州直大陸東二百餘里其北曰景州東光寧津東光北曰南皮又北曰滄州輿地志云簡潔在臨津金志云南皮縣有潔河齊乘曰滄州大連潑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大河沙河即簡潔也許商云胡

禹貢山川考卷二 河逆河

二十二

蘇在東光漢志同元和志在饒安縣西五十里寰宇記云亦名赤河自臨津逕饒安無棣入海今寧津縣西有胡蘇亭寧津本東光地近志云東光寧津南皮滄州慶雲海丰界中並有胡蘇河按胡蘇自寧津北行經東光南皮至滄州已近經河無由東南折而至慶雲海丰又維土河等類也隋書平原東有豆子航通鑑謂在漢平原河間勃海三郡之交顧氏肇域記云其地值今滄州南大連潑齊乘指爲胡蘇河良是滄州北曰青縣齊乘云太史河當在青滄二州之間今青縣即元清州也南皮西曰交河許商云徒駭在

成平今交河縣東有成平故縣徒駭宜在彼九河大畧如此以經推之九河皆在大陸北漢志係其澤於鉅鹿縣北則鈎盤馬頰覆金局澤乃直其東南乖於經蓋大陸不當逆澤爲名凡澤北皆其地應起自今館陶臨清之間乃合耳然經言北播而諸家九河並列東南經言同爲逆河而諸家九河乃各入海亦罕有合者且驗之新圖鈎盤與馬頰共一河在鬲津南而鬲津又有鈎盤之名此外多無其地彼此矛盾無庸詰許商云自鬲津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商非能取驗於二河也徒據爾雅載九河名次首徒

禹貢山川考卷二 九河

二十三

駭次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鈎盤鬲津故以徒駭居最北鬲津最南包舉餘河然爾雅無此意諸家所記次第亦不盡如此溝洫志云王莽時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稍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舍而已商言九河相距里數同於此此則得之目擊極可信禹本河與定王時所徙河今地尙可驗大抵東抱御河西侵滹沱兩河相距二三百里不

等九河交絡悉在其中矣二河至滄州北流漸合卽九河亦次第合又北至天津總諸水折而東南行二百里入於海其勢一縱一橫與北流諸河相逆故經云同爲逆河入於海西漢之季王莽改勃海爲迎河郡立迎河亭於今滄州合口實逆河顯著之跡也漢王橫言往者東北風海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地已爲海漸此非事實數百里當沒幾郡縣何一不聞大抵漢唐地一統虛妄難施故班固志地已不用宋初其地半入於遼後全爲金有薛士龍程泰之輩茫不知迎河所在而乞靈於橫直經生無聊之計耳近

禹貢山川考卷二 九河

二十四

世此地通漕舟逆河故跡宜無人不知好僻者乃一切棄置而復鑽仰橫說且以勃海之名自古無有與北海少海俱爲逆河之別名逆海先在海中南北廣二百餘里東西長三百餘里若置身齊桓以前履勘而得者夫河自少海歸大海周迴數千里成於自然某氏造誣以爲逆河所淪雖橫說亦未至此殆無足置辨蘇氏云逆河以一迎八而入於海海卽渤海蓋以別東大海耳山海經云河水東北入渤海漢世故置勃海郡於此地蘇氏釋書本此某氏乃云蘇氏謂渤海卽逆河曲引爲證其不顧文義乃爾考瀕河地

自大陸以東剩七八百里引而北至天津其東猶剩
二三百里九河所占無若是之寬當爲古濟水經行
處耳今天津海口西南百里間有口曲入曰濟溝古
濟口在焉所謂又東北入于海者也然則以今地驗
禹貢非直九河與逆河未泯卽九河以東濟水故瀆
及瀆東剩地亦未泯禹跡分寸瞭然橫所稱海水與
風西南出浸數百里者風息則水退如潮水長落之
類于地原無損且河濟挾淤入海其口必不能陷近
世河南徙海口漸高轉患其倒灌此尤可見某氏苦
爲橫作功臣以破壞禹貢可不必矣

禹貢山川考卷二 九河溝 二七五

泗水改道考

泗水出禹貢陪尾山山中幹之所度泗水逆而西逕
泗水縣南又西逕曲阜縣南沂水自尼山出亦曰雩
水北流注之泗水過滋陽縣北折而西南白馬河繞
鄒縣之北西南流注之曲阜爲故魯孔林在焉而鄒
亦孟子之邦也泗水右合子沘水以上皆禹故蹟運
道所不由不具述述自合沘以下水經云泗水逕高
平縣故城西沘水注之今鄒縣南有故城沘水合汶
北西來至魯橋與泗會魯橋在鄒縣西南於故城爲
西也又云南逕方與縣東沘水從西來注之注云沘

水卽濟水之所包注以成湖澤東與泗水合於湖陵
縣西六十里穀庭城下俗謂之黃水口黃水西北通
巨野澤其水沿注于沘故以名焉今魚臺縣北有方
與故城東二十里有穀亭鎮東南接沛縣界有湖陵
故城大抵其道值今南陽湖獨山湖昭陽湖西南一
帶此湖禹時荷澤之下游而亦濬爲湖故秦置縣曰
湖陵後漢曰湖陸北魏時亦有湖澤之名其後沘源
絕而湖不湮其勢處下明翁大立有言山水東突則
以南陽湖爲濬蓄之地黃流逆奔則以昭陽湖爲散
漫之區是也又云屈東南過湖陸縣南左會南梁水

禹貢山川考卷二 泗水 二七六

又南鄒水注之又南逕薛之上邳城西按南梁水卽
今滕縣南之荆溝河鄒水在其南今名薛河上邳卽
今官橋地在郭河南其水並西南流入于泗子前往
來滕縣頻過之又云南逕沛縣東黃水注之水出小
黃縣黃溝國語吳子會諸侯於黃池者也又南逕小
沛縣東東岸有泗水亭漢祖爲泗上亭長是也今沛
縣南有小水東流北通夏鎮湖南東通微山湖明志
謂之沘河當卽古之黃溝水吳語夫差爲深溝于商
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沂
在北乃今之雩河與泗合流而變其稱西沘北泗所

關溝常爲今之夏鎮湖矣元和志云泗水亭在沛縣東南一里寰宇記微山下故城尙存焉又云東南逕廣戚縣故城南又逕留縣而南逕垞城東按元和志故留城在沛縣東南五十五里故垞城在彭城縣北二十里留城亦當爲春秋時宋邑明就其地置驛焉路程誤作流而通垞音爲茶明史亦然謂之茶城口金元以來黃河奪泗自此始又云東南逕彭城縣東北彭城卽今徐州自唐世汴已交泗其間至宋頻有河患見于黃樓記州東南二里外百步洪懸流數里明人謂之徐州洪蘇詩亦可考又云南逕彭城縣故

禹貢山川考卷二 泗水

二十七

城東又東南逕呂縣南呂宋邑襄公元年楚子辛侵宋呂留是也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懸濤崩奔實爲泗險孔子所謂魚鼈不能游者又云懸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今不能然按元和志呂梁在彭城縣東南五十七里明人謂之呂梁洪州志云上下二洪相距七里巨石齒列嘉靖中管河主事陳洪範鑿平之又云東南逕下邳葛嶧山東又東南逕其故城西今東按葛嶧山州志名峒山予訪之實在故泗東北恐西岸眾山中別有是目也又云泗水又東南沂水注之又東南得睢水口又東逕宿預城西南今其地睢

口已涸宿預故城在今宿遷縣東南又云東逕陵相南又東南逕淮陽城北今桃源縣西北淮陽城基尙在又云東南逕魏陽城北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於淮角城縣故城在今清河縣西南以今地言之泗水合沔以後其故道南出逕南陽湖又南逕魚臺縣穀亭鎮東又南逕夏鎮湖中出沛縣之南南少東逕留城驛而南逕茶城口黃河自西來併爲一東南逕徐州城北以後東少南行至清河縣之清口入于淮其道與古無異但爲河所奪不名泗矣明世中葉以前資運於泗之故道首尾皆置閘焉北起魚臺境

禹貢山川考卷二 泗水

二十八

曰穀亭曰八里灣曰孟陽曰湖陵城曰廟道口歷五閘而至沛縣曰金溝口中沽頭曰下沽頭曰謝溝歷四閘而至留城又南則入茶城口爲河漕無事於閘而河流橫甚往往決上游以害泗爲運道梗河渠志云河自歸德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道考城至李吉河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是名濁河爲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爲北路由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隄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爲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

路可濟運云世宗初河數出北道嘉靖六年總河侍郎章拯以船阻沛上言河塞難遠通惟金溝口迤北新衝一渠可令運船由此入昭陽湖出沙河板橋其先阻淺者令西歷雞家寺出廟道北口通行詹事霍韜謂運舟由昭陽湖入雞鳴臺至沙河不百里可沿湖築隄浚爲小河河口爲閘以待蓄洩水溢可避風濤水涸易爲疏濬尙書李承勛謂于昭陽湖左別開一河引諸泉爲運道自留城沙河爲尤便與都御史胡世寧議合七年總河盛應期請如其策于湖東鑿新河自江家口南出留城口工未半而罷四十四

禹貢山川考卷二 泗水 二十九

年河大決沛縣漫昭陽湖由沙河至二洪淤塞百餘里督理河漕尙書朱衡循應期遺跡開新河隆慶元年成西去舊河三十里自南陽關而分凡建七閘曰利建北去南陽十八里次而南曰硃梅曰楊莊曰夏鎮曰滿家橋曰西柳莊曰馬家橋又南屬於留城凡長百四十里有奇

路程次其名曰南陽關十八里利建閘卽黃家口

十二里邢家莊閘卽橋頭集 八里石家口

四里孟家口 四里馬家口 八里范家口 四

里徐家口 四里新莊橋 八里硃梅閘卽朱家

口 二十里大王廟 十里薛河堤 四里楊庄
閘 十里夏鎮 十里李家口 十里陸家口
八里玉皇廟 十二里豆腐店 十五里留城驛
自南陽至夏鎮一百一十四里自鎮至留城五十
五里以按史多二十九里

是爲明世改泗第一役所以避北路銀河之害者也此河成凡故泗所經自穀亭至謝溝九閘之道遂廢而爲陸

隆慶三年河決沛縣茶城淤塞四年決邳州自睢寧至宿遷淤一百八十里總河翁大立言按行徐州循

禹貢山川考卷二 泗水 三十

子房山過梁山至境山入地濱溝趨馬家橋上下八十里間可別開一河以漕卽所謂泇河也未幾黃落漕通而議寢萬曆三年總河傅希摯言泇河開則黃河無慮壅決茶城無慮填淤泇山之支河可無開境山之閘座可無建徐呂之洪夫可盡省馬家橋之隄工可中輟會勘費金甚多良城伏石長五百五十丈難鑿議仍寢二十年總河尙書舒應龍開韓莊洩湖水泇河路始通二十八年命總河尙書劉東星董其事御史張養志復陳四說一曰開邳州連二汪湖外黃泥灣以通入泇之徑一曰鑿泇口迤北萬家莊俾

韓莊之水下接泇口一日濬支河上通西柳莊下接韓莊以避微山湖口之險一日建閘以時蓄洩會東星病卒工不竟三十一年河大決單縣蘇家莊及曹縣隸隄沛縣四舖口大行隄灌昭陽湖入夏鎮衝運道明年總河李化龍始大開泇河自直河至李家港二百六十餘里以憂去侍郎曹時聘終其事自後每年三月開泇河坦運船由直河進御史蘇惟霖嘗言自直河口而上歷邳徐達鎮口長二百八十餘里是謂黃河又百二十里方抵夏鎮其東自貓窩泇溝達夏鎮止二百六十餘里是謂泇河東西相對舍此則

禹貢山川考卷二 泗水

三十一

彼黃河五月初其流洶湧挾沙而來河口日高至七月則淺涸無一時可由者蓋就其時運道較之則故泗爲河奪其險甚不若以泇河爲漕有利而無害也考路程故泗自留城以南四十里至茶城日併於河折而少東十里秦梁洪史作秦溝二十里徐州十八里狼石溝史作狼矢七里樊家店十五里黃鐘集二十里呂梁洪十里防村十五里栲栳灣五里雙溝二十里馬家淺十里新安驛二十里唐石二十里邳州二十里鋤頭灣十里張陵舖十八里沙坊十二里直河驛自茶城至直河二百五十里自夏鎮至茶城九

十五里與蘇御史所計里數稍歉河渠志云東泇河出費縣西泇河出嶧縣合而南會彭河水從馬家橋東過微山赤山呂孟等湖踰葛墟嶺而南經侯家灣良城至泇口鎮合蛤鰍連汪諸湖東會沂水從周湖柳湖接邳州東直河其開路史失載今以路程補之自夏鎮以北接朱衡所開之河以南十里李家港分路折而東南二十里赤山二十里韓莊閘十二里新閘十二里居梁橋閘史作鉅梁六里萬年店閘十二里丁家廟閘八里頓家莊閘十里侯仙閘卽侯家灣之誤十八里臺兒莊十五里梁王城閘卽良城十五

禹貢山川考卷二 泗水

三十二

里泇溝驛二十里徐塘口二十里二郎廟十里貓兒窩三十里牛頭直二十里牛頭灣二十里九龍廟其下卽直河口里數與蘇畧同是爲改泗第二役併以避中路濁河之害者也此河成凡朱衡所開滿家橋以下三閘之道亦廢

三十八年工科給事中何士晉言泇河宜拓廣濬深與惠通河等令重運空回往來不相礙迴旋不相避然後循駱馬湖北岸東達宿遷大興畚鍤盡避黃河之險則泇河之事訖矣天啓三年王家集磨兒莊潰溜日甚漕儲參政朱國盛謀改濬一河令同知宋士

中自泃口迤東抵宿遷陳溝口復泝駱馬湖上至馬
頰河往復相度乃議開馬家洲且疏馬頰河口淤塞
以上接泃流下避劉口之險又疏三汊河流沙開沿
莊河濬深小河開王能莊以通駱馬湖口計河五十
七里名通濟新河五年成運道從之無劉口磨兒莊
之險明年總河侍郎李從心開陳溝地十里以竟前
工崇禎五年尙書朱光祚濟駱馬湖避河險十三處
名順濟河河渠志所云直河東南達宿遷之黃墩湖
駱馬湖從陳董二溝入黃河者也考路程故泗自直
河東微南十里皂河牌作漕河十二里龍岡淺十三

禹貢山川考卷二 泗水

三十三

里磨兒莊誤作毛五里又路口十里董家溝十里駱
馬湖十里宿遷縣通濟新河自九龍廟東少南傍故
泗左岸行十里馬湖三十里駱馬湖十里宿遷縣北
故道稍徑是爲改泗第三役兼以避南路符離河之
害者也先是蘇惟霖言自清河經桃源北達直河口
二百四十里水平身廣運舟無他道故必用之自第
三役興直河以東又改六七十里爲新河所資運于
故泗者宿遷東南一百七十里之地耳明以後又續
新河之工下盡清口與故泗相輔爲兩河于是自南
陽至清口通六七百里運舟皆由新河而故泗則惟

聽黃河之寄頰焉

自元泰定間全河已南徙然其本行在北明之初引
而還之于勢爲順而人不肯爲者畏其或奪故濟以
害漕運又欲貪其爲吾之荷澤以資運也成祖時尙
書宋禮侍郎金純旣復元之會通河分汶入泗以通
運復濬賈魯河故道令黃水得至場場口以會汶乃
經徐呂入淮其本計蓋如此夫黃河水中之虎狼也
引與馴獸處曰可資其力而不受其捕噬者無有也
故其後河之爲北路害也過于南明智之士漸知山
東多泉源可蓄用其見于志者若洸河之泉九十六

禹貢山川考卷二 泗水

三十四

泗河之泉二十六沙河之泉二十八沂河之泉十六
濰而爲浸自北起曰蜀山曰蘇魯曰馬場曰南陽亦
名獨山周七十餘里又南曰大昭陽袤十八里曰小
昭陽殺三之一自留城而南曰武家曰赤山曰微山
曰呂孟曰張王諸湖勢皆相屬傳希摯嘗謂渠塘十
居八九源頭活水脈絡貫通此天所以資漕也引其
泉浸卽通漕有餘蓋亦不欲河之嚮邇矣夫河爲客
水于運既無所資爲禍又劇則故道之復也宜亟河
復而泗自可用矣乃諸君子不爲曲突徙薪之謀微
微然惟改泗是求今年開新河明年開泃河河壞一

節又改一節焦頭爛額以此自多何哉虎狼據膏腴不之逐而亟引避牀下以爲功噫其亦無策而已矣且河爲明患不止于漕運李化龍有言洧河既成與黃河隔絕山東直隸間河不能制運道之命惟是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沼決曹則曹危及豐沛徐邳魚陽皆命懸一線至中州荆隆口銅瓦廂皆入張秋之路孫家渡野鷄岡蒙牆寺皆入淮之路隄防一不守北壞運南壞陵其害甚大請西自開封東至徐邳無不守之地上自司道下自府縣無不守之人庶幾其患可息是河之失道于明也利無一毫而害難枚數

禹貢山川考卷二 泗水 三十五

無地不堪虞無人得少安方千里而爲阱于明之腹中者莫河若也在前後置之猶有說明又祖陵在焉黃淮倒灌而受淹其君臣亦既深切憂之而浸淫養癰不敢問藥殊不可解夫河復故行自滑濬以北沿河州縣豈保無如西漢北宋時時有衝汜然孰與中

州及山東淮南北平原跨于數省彼此告決無寧者其疏築之煩工力之鉅上下千里亦豈能一勞而永逸然孰與分黃開運兩役歲舉卽二百餘里之新河議其方猶須捐十年治河之費估其數乃至一百五十餘萬之多者其利害相懸如此黃之不復而泗之

屢更意者出于天之所使乎考故泗自南陽至茶城值南徼東行新河自南陽至宿遷值東南行史言新河西去故泗三十里在南陽則然至茶城則東西相去幾二百里泗內之地益狹又故泗鎖岸多山岡有秦呂諸洪爲之闢隔新河惟取便就平餘一良城亦鑿斷之其氣枵然無所有昔先王之祭川也先河以其神也泗之爲封生民以來未有之孔子與孟子羣聖賢育于其內三代以下一天下者首推漢而高祖實生長于泗濱蓋中州清淑之所聚其神之靈非他水可及吾故謂以利運則新河優于失道之黃河以

禹貢山川考卷二 泗水 三十六

奠川則故泗者元氣自然而注焉神禹無事而行焉明人之改作亦私智也夫禹之蹟能與天地相終者不失其自然失自然而惟力之使終不可以久而況于泗之神靈乎故詳著其先後之行于篇後有君子得以覽焉

排淮泗解

禹貢言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江與淮本不相通而孟子書序禹之功言其疏九河濬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與禹貢異何哉或謂孟子據七國時江淮已通者言之考左傳哀公九年吳乃溝通江

淮吳越春秋謂自廣陵開江以通淮漢地志謂江都縣渠水首受江北自射陽入湖左傳註謂於邗江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水經註述之尤詳蓋自春秋下訖於南朝皆引江水入淮耳故大原閻氏云隋開皇七年開山陽瀆大業元年開邗溝然後引淮水至揚子入江與前流相反孟子後九百餘歲言始驗若預爲之兆者然然令隋世無此舉孟子之言不且虛懸至今乎近時人攻晉人偽武成篇謂其誣孟子爲讀書不識文義若排淮注江之辭非但不識禹貢文義併不識當前地理無異列子所云橫

禹貢山川考卷二 淮泗

三七

心之所出橫口之所語矣朱子漫記云此但取其字數以足對偶云爾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無害於理也既不通於實豈得漫謂無害且孟子作文非取青媲白者後世弄筆家於大端尙不肯受人檢點孟氏醇乎醇豈容率畧如是哉竊嘗反覆思之知孟子本文排淮泗三字不在決汝漢下而誤乙之者傳寫家也其說奈何曰汝有二禹貢無汝名周始有之則與漢合流者也漢以來所稱之汝入於淮者也以漢後之汝釋孟子則汝與漢本不通不得並舉且亦無庸與淮複舉其爲與漢合流之汝可知也知

汝漢爲注江之專水則排淮泗應與疏九河滄濟漯自北而南同爲注海之水而於江無與此三字當次滄濟漯下淮泗之南爲江江以次當舉舉江干注海之後則不必復言海而海並受之可知矣以文律論雖對偶而實離奇以地理論支幹悉統於方位而不越如覽禹圖焉如跋禹書焉他日又舉江河兩界內漢淮二水以盡地中形勝非深悉地理者不能孟子之製所以與經同符也諸家不知傳寫有乙而輕疵之曲護之皆誤矣世豈有四瀆之不分禹貢之不覽而得以亞聖推之者哉

禹貢山川考卷二 淮泗

三八

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與今淮河異傳聞故道從盱眙出周家閘過高梁澗寶應湖至清水潭由芒稻河入江宋元以來築高家堰淮爲洪澤湖導淮出清河口入河故道久堙許臬使云

黑水攷附論

唐杜氏佑作通典不知王者之無外惟漢文博士王制之言是徇以爲南不盡五嶺以前史次南越於揚州者爲非妄之甚者也黼明胡氏釋禹貢專主之滇越相連既外越必外滇私意斷江源爲梁之南界自金沙江以南不屬九州斥瀾滄江於徼外然唐宋以

來主是水者多有李元陽以滇人言滇蹟援引尙洽
胡氏譏其未能親溯上游驗水之離合於張掖世固
未有設此難以責秉筆之人者此非胡氏本意也別
條云張掖水東北入居延海俗謂之黑河並不經三
危入南海安得以禹貢黑水屬之胡氏已明斥張掖
水復引以折中谿何耶困於無可措辭而以勢所難
行者奪之耳假令真有一雍北之水遠出河源以與
瀾滄合胡氏亦必不與之所以然者微外不得更有
禹貢山川故有明瀾滄之爲黑水者必力斥之並迤
西諸大川無不斥之至問彼黑水何在則又以爲堙

禹貢山川考卷二 黑水 三十九

涸而入當闕疑持論徇愷總欲推而付諸無容致詰
之域怪矣哉萬古不廢而証爲湮涸顯有目驗而教
人存疑勤勤焉噓霧於西南恐人稍發之則梁州江
源之界不確并荆揚五嶺之界亦不確而井蛙之障
破矣雖然亦大愚實甚令禹貢南界果止於江嶺則
所云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者禹無寸土勺水何爲越
界循行而大書於策以誇後世耶禹言之界必及之
豈惟瀾滄凡迤西瀕海皆其地其流彌大源彌遠者
始足以連界二州固不係於名稱之存亡也則舍大
金沙江將奚屬夫地不能言三危之類或可引而就

近而南海不能也彼挾拘墟之見者聞人主瀾滄已
訖梁境過大況加是以往官益心廢而口呿不敢措
議然天下後世各有心目可盡封耶故南海之文著
而黑水可得梁界可明卽禹蹟所揜揚州沿海之地
亦通爲一矣杜氏之妄烏可掩哉

禹貢山川考卷二 黑水 四十

禹貢山川考卷二終

黑水考證

丁卯冬月
于幸昌撰

黑水考證目錄

卷一

彌諾江上

卷二

彌諾江下

卷三

潞江

卷四

蘭滄江

附董以寧與嚴祺先辨黑水書

黑水考證目錄

像章叢書

黑水考證卷一

萬載李榮陞

彌諾江上

西次三經云崑崙之邱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野
海內西經云崑崙之墟泮水黑水出西南隅以東東
行又東北南入海

大荒南經云大荒之中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 有
榮山榮水出焉黑水之南 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
有淵四方四隅皆達 言淵四角皆旁通也 北屬黑水

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淵南旁名曰從淵舜之所浴

黑一 彌諾江

豫章叢書

也

海內經云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郭
注云其城方三百里蓋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

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
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
海內西經云流沙出鍾山西又南行崑崙之墟西南
入海黑水之山

按山海經所稱黑水南山經之水入東南海大荒
北經之水入東北海二條不合禹貢此外則皆言
崑崙西南之黑水也其所出所窮所入並旁近之

淵弱水流沙廣野皆不遺亦其源流深廣去中州
絕遠故著之比他水爲詳惟錯散諸經不相統故
人多畧之今彙爲一以便觀者山海周人所以寫
鼎非爲禹貢而作亦不知有禹貢然其流傳固出
於夏世黑水名跡幸相同於以證經宜莫之先然
知之者亦罕郭注流沙云今西海居延澤尙書所
謂流沙者形如月初生五日也按流沙弱水西方
連南北多有之此與上條之所稱既在崑崙西南
與黑水附近則非雍州界之弱水流沙明矣各有
說繫於後覽者詳之

黑一 彌諾江

二

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於赤烏北征超行濟於泮水
北征東旋至於黑水封長眩於黑水之西河 當作阿
曰留骨之邦乃循黑水至群玉之山先王之所謂策
府西征至於胡閭氏登于鐵山西征至于鷗韓氏大
朝于平衍之中西至於玄池奏廣樂樹之竹曰竹林
西征至於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宿於黃鼠之山西
征至于西王母之邦賓于西王母饒于瑤池之上乃
紀其跡于崑崙之石飲于溫山飲于潯水之上舍于
曠原大饗正公諸侯勒七萃之士于羽陵之上乃奏
廣樂翔啟于曠原天子東歸又云南征東旋至于獻

水東南至于瓜蘊之山絕沙衍水中有沙者至于積山于滔水東征至于蘇谷至于長狹重絕氏之西疆東至于重絕氏黑水之阿升采石之山采石焉鑄以成器東至于長沙之山曰重絕氏之先三苗氏脫字東征南還至于文山取采石命駕八駿之乘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于巨蒐觴於焚留之山南征陽紆之東尾河之水北阿又云自春山以西至于赤鳥氏春山三百里東北還至于群玉之山截春山以北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曠原之野千有九百里

黑一 源諸江

三

計自黑水群玉山西行四千九百里而至于大曠原黑水源已過殆踰葱嶺近雷翁海傍千里平沙地後世元太祖亦至焉特由古弱水境取道東北耳後漢地理志云益州有比蘇縣故哀牢王國永平中置

按漢武帝始開西南夷欲指通身毒爲嚮昆明所阻故漢志及水經所稱皆西南隅小黑水至雍梁界大黑水莫能明也明地理志云騰越州有大車湖自徼外流入下游至比蘇蠻界注於金沙江比蘇之名至明猶在蓋漢地已至大金沙江志家弗

知詳耳

晉人傳尙書孔傳云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正義云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其有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鄺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墩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墩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按滇池黑水之祠至今猶存其水由西轉北入大

黑一 源諸江

四

江雞山黑水列于南山經之末蓋在東南隅其水入東海鄺氏引其文以名張掖之水則爲西北隅反於經其誤可知而張掖水亦北流入沙泊皆與入南海之黑水不相應孔氏謬云得越河而過後賢屢斥其非矣書經傳說亦云崑崙爲地軸其山根連延起頓包河南接秦隴直達長安爲南山黑水自墩煌而南縱可越大河之伏流其不能越河以南之南山也明矣餘不具錄

魏書西域傳阿鈞羗國在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西有懸度山其間四百里往往有棧道下臨不

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 云云

波路國在阿鈎羗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其地濕熱有蜀馬土平物產國俗與阿鈎羗同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爲匈奴所逐西徙令其子弟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其城東十里

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初建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

魚豢魏畧西戎傳曰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姑羗轉西越慈嶺經懸度入大月氏

黑一 彌諾江

五

爲南道 云云

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濕暑熱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 脫一 八尺乘象橐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

盤越國一名漢越正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數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

按曹氏西戎半爲蜀隔自安夷撫夷二護軍外不

通朝貢魚豢自記其所聞耳此兩國出入黑水故云地近益部蜀賈得以時至也

樊綽蠻書山川篇云彌諾江在麗水西源出西北小婆羅門國南流過洄駘苴川又東南至兜彌伽木柵分流繞柵居沙灘南北一百里東西六十里合流正東過彌臣國南入於海

又麗水一名祿禪江源自邏些城三危山下南流過麗水城西又南至蒼望又東南過雙王道勿川西過彌諾道立柵與彌諾江合流過驃國南入海水中

黑一 彌諾江

六

此是也或云源當大月氏恐非也

小婆羅見下文洄駘苴字訛無考分流繞居見分度圖邏些詳吐蕃傳祿禪江蠻書校本從永樂大典作祿旱云旱字字書不載愚按宋程氏易氏引蠻書並作祿禪今據以改之又考南詔德化碑刻云今在大和城東十五里字牛湖

西開尋傳祿鄔

出麗水之金是字本作鄔祿鄔蓋尋傳之地麗水逕其間因地而變名爾又云尋傳疇壤沃饒人物殷湊南通渤海西近大秦開關以來聲教不及贊普鍾十一年刊本通道造舟爲梁耀以威武喻以

文辭擇勝置城裸形不討自來祁鮮望風而至按尋傳漢比蘇縣一帶地蠻人不知而侈言之亦見下文城鎮篇蒼望道勿彌諾彌臣驃國並見下水以彌諾江為主故於彌諾江直言南入海於麗水則言合彌諾江入海下文引禹貢黑水蓋總合流言之傳寫家多訛錯今以源流爲次又按三危山在崑崙山西見山海經其地去中國遠禹貢不入導山唐肅宗以後屬吐蕃山名宜有存者此兩江源流曲折綽時亦必有圖故得采而詳著之耳番夷國名篇云小婆羅門與驃國及彌臣國接界在

黑一 彌諾江

七

永昌北七十四日程俗不食牛肉預知身後事

又大秦婆羅門國界永昌北與彌諾國江西正東安西城接界東去陽苴咩城四十日程

按小婆羅門界據別條及唐書不得與彌臣及驃國相接大秦婆羅秦字宜衍二婆羅俱在永昌西北傳寫多訛唐地志云從安西城西渡彌諾江千里至大秦婆羅門國此秦字又當爲小字之訛大婆門東有彌臣吐蕃等國非直與安西城連界也又云彌諾彌臣皆遼海國也在蠻永昌城西南六十日程彌諾面白而長彌臣面黑而短性恭謹與人語

一步一拜呼其君長爲毒無城郭百姓皆樓居彌臣王以木柵居海際水中以石獅子爲屋四足以板蓋悉用番木

詳前後條彌諾居西彌臣居東二國俱在永昌西北不邊海所云海際水中者特彌諾江附近之淖爾耳又按驃國傳云驃國有屬國十八其一曰彌臣彌諾不在數中其絕遠可知

又云昆明牂牁界接麗水蠻賊曾攻不得至今恨之本使嘗奏請分軍從黔府路入

別條云昆明城在東瀘之西去龍口十六日程東

黑一 彌諾江

八

瀘爲今鴉碯蓋昆明蠻東界與黔府牂牁異地然此二部去麗水遠恐非接界

鎮城篇云越禮城在永昌北管長傍藤彎彎越聲相

近在永昌昌長傍城三面高山臨祿碑江 藤彎城

南至磨些樂城 舊永昌志謂驃國北通南詔樂些城

界指此城言之誤倒原文又減去磨字耳 西南有羅

君尋城 按唐書有羅君潛乃驃國部落 又西至利城

渡水郎楊川 按德化碑云越賧天馬生郊大利流渡

羅錦似是此水特麗水之支川 直南過山至押西城

又南至首外川又西至芒部落又西至鹽井又西至

拔然河 麗水城尋傳大川城在水東從上郎坪北
里眉羅苴鹽井又至安西城直北至小婆羅門國東
有寶山城元寶山州借其名遠在東境眉羅苴西南
有金生城從金寶當作生城北半郎城渡麗水至金
寶城從金寶城西至道吉川東北至門波城西北至
廣蕩城接吐蕃界一條云永昌西北去廣蕩城六十
日程接吐蕃界北對雪山非今麗江府北之雪山詳
後所管部落與鎮西城同 鎮西城南至蒼望城臨
麗水東北至彌城西北渡麗水西南至祁鮮山山西
有神龍河柯祁鮮已西卽裸形蠻也管摩零都督城

黑一 彌諾江

九

在山上自尋傳祁鮮已往悉有瘴毒地平如砥冬草
木不枯日從草際沒城鎮官懼瘴癘或越在他處南
詔特於摩零山上築城置腹心理尋傳長傍摩零金
當有寶字彌城等五道事云

山川篇云大雪山在永昌西北從騰充過寶山城又
過金寶城以北大賤周廻百餘里悉野蠻無君長地
有瘴毒河賤人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死問羅鳳嘗
使領軍將於大賤中築城管制野蠻不逾歲死者過
半遂罷棄不復往來其山土肥沃種瓜匏長丈餘山
高處造天往往有吐蕃至賤貨易云此山有路去贊

普牙帳不遠

按上二條所載言南詔迤西山川城鎮北接吐蕃
南接驃國大抵多傍麗水間出今永昌界外圖未
具難以悉考前條云金寶城北對雪山此云大雪
山在金寶北卽是一山其地屬野蠻南詔奪而城
之與蘭滄江導源之大雪山在吐蕃境內者不同
今麗江府北亦有雪山在金沙江側南蠻書未道
也

國名篇云夜半國在蠻界蒼望城東北隔麗水城其
部落婦人能與鬼通知吉凶謂福本土君長崇信往

黑一 彌諾江

十

往以企賄之要知善惡

前條云鎮西城南至蒼望城臨麗水東北至彌城
謂蒼望城南傍麗水也夜半國應在水之西南按
今分度圖于崖司西南二百里值檳榔江東有地
名尚碗其水南流入龍川江音近蒼望以外卽古
驃國境

又云驃國在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其國以青磚爲
城周行一日程俗重佛法無宰殺國王所居門前有
大像露坐高百餘尺有事則焚香對像悔過與波斯
及婆羅門部接西去舍利城二十日程據佛經舍利

城中天竺國也近城有沙山不生草木恆河經云沙山中過然則驃國疑東天竺國也

按驃國唐書有傳稱其國有鎮城九一曰道林王四曰彌諾道立又部落二百九十八有曰道雙曰道勿日夜半者皆與綽言麗水經行之處相應驃之彌諾得非卽彌諾國猶蠻之彌城非卽彌臣也蠻書所舉七國並南詔蠻西界城鎮皆彌諾江與麗水所經行故順次之唐地理志云自驃國西度黑山至東天竺迦摩波國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羅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國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

黑一 彌諾江

十一

竺東境恆河驃國傳亦云其國西接東天竺序次甚明此書欲以驃國當東天竺傳者之謬不可從唐書西域傳上泥婆羅直吐蕃之西樂陵川俗少田作習商賈通推步歷術祀天神鑄石爲象日浴之烹羊以祭其王提婆臣吐蕃貞觀中遣使者李義表到天竺道其國提婆大喜延使者同觀阿耨婆滿池池廣數十丈水常溢沸或抵以物則生煙釜其上少選可熟二十一年遣使獻波稜酢菜渾提蔥永徽時又入貢以後無聞

又云章求拔或曰章揭拔本西羌種居悉立西南四

山中後徙出西接東天竺衣服畧相類因附之貞觀中其王羅利多菩伽因悉立國遣使者入朝王玄策之討中天竺發兵來赴有功由是職貢不絕又云悉立當吐蕃西南城邑多旁澗谿常羈屬吐蕃俱次摩揭陀後

按二國通考本唐書叙於西域又重出西裔下宜刪

西域傳下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與小勃律接西鄰北天竺烏長又云小勃律去京師九千里而巖東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贊普牙西八百里屬烏其東

黑一 彌諾江

十二

南三百里大勃律南五百里箇失蜜北五百里當護蜜之婆勒城王居孽多城臨娑夷水其西山巖有大城曰迦布羅開元初王沒謹忙來朝玄宗以兒子畜之以其地爲綏遠軍國迺吐蕃數爲所困吐蕃曰我非謀爾國假道攻四鎮爾久之吐蕃奪其九城吐蕃傳云沒謹忙貽書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曰勃律唐之西門失之則四方諸國皆隨吐蕃孝嵩遣疏勒副使張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馳與沒謹忙夾擊吐蕃死其數萬復九城本傳云詔冊爲小勃律王又云其王蘇失利之立爲吐蕃誘娶以女西北二十餘國皆臣

吐蕃貢獻不入安西都護三討之無功天寶六載詔副都護高仙芝伐之前遣席元慶馳于騎見蘇失利之請假道趨大勃律仙芝至斬城中大酋爲吐蕃者斷娑夷橋是暮吐蕃至不能救遂平其國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恐歸附執小勃律王及妻歸京師詔改其國號歸仁置歸仁軍募千人鎮之。按張孝嵩之復九城在開元十年後至十七年和好成而吐蕃西擊勃律勃律告急帝詔令罷兵不聽卒廢其國故勃律最屬於唐至天寶六載復平之也

西域傳下箇失蜜或曰迦濕彌邏北距勃律五百里

黑一 開諸江

十三

環地四千里山回繚之他國無能攻伐王治撥邏勿邏布邏城西彌彌那悉多大河世傳地本龍池龍徙水竭故往居之開元初遣使者朝詔冊其王眞陀羅祕利爲王死弟木多筆立遣使者物理多言有國以來並臣天可汗受調發國有象馬步三種兵臣身與中天竺王阇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戰輒勝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雖眾二十萬能輸糧以助又國有摩訶波多磨龍池願爲天可汗營祠因丐王冊詔冊爲王其役屬五種所謂咀又始羅者地二千里東南七百里得僧訶補羅東南山行五百里得烏剌尸東南限

山千里卽箇失蜜西南七百里得半發蹉地二千里又得曷邏開補羅五種皆無君長

西域傳下云天寶時來朝者凡八國一曰俱位俱位或曰商彌治阿縣颶師多城在大雪山勃律河北地寒冬窟室國人常助小勃律爲中國候

西域傳下俱蜜者治山中在吐火羅東北南臨黑河其王突厥延陀種貞觀中遣使入朝開元中獻胡旋舞女言爲大食暴賦天子慰遣而已

又護蜜者亦吐火羅故地橫千六百里縱狹纔四五里王居塞迦審城北臨烏汗河顯慶時以爲烏飛州

黑一 開諸江

十四

地當四鎮人吐火羅道

按識匿之地東距蔥嶺守捉所五百里南屬護蜜三百里西北抵俱蜜五百里是俱蜜在蔥嶺以西又護蜜之東境有娑勒城直小勃律北其西城則北臨烏濟河而水西流矣但山脉東西無定天寶六載識匿王從討勃律戰死則其地本近勃律與俱蜜護蜜或別有支川東流入黑河未可定附記於此

唐書吐蕃列傳下穆宗長慶元年虜遣使者尙綺力陀思來朝乞盟許之以大理卿劉元鼎爲會盟使右

司郎中劉師老副之元鼎踰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
故時城郭未墮蘭州地皆杭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
唐人見使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耄老千人拜且
泣問天子安否過石堡城崖壁峭豎道回屈廣曰鐵
刀城右行數十里土石皆赤虜曰赤嶺信安王禕張
守珪所定封石皆仆獨虜所立石猶存赤嶺去長安
三千里而羸蓋隴右故地也據傳上吐蕃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聽以赤嶺爲界表以大碑刻約其
上本紀開元十九年七月吐蕃請和卽其事二十六
年劍南節度使王昱分道經畧碎赤嶺碑 曰悶恒

黑一 彌諾江

十五

廬川直還娑川之南百里臧河所流也河之西南地
如砥原野秀沃夾河多檉柳山多柏 度悉結羅嶺
盤石通車逆金城公主道也 至廉谷就館臧河之
北川贊普之夏牙也

地理志鄯城縣註云渡黃河四百七十里眾龍驛
又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彌國西界 又經犁
牛河度藤橋百里至列驛 又經截支川四百四十
里至婆驛 又渡大月河羅橋經潭池魚池五百三
十里至悉諾羅驛 又經乞量寧水橋大速水橋三
百二十里至鶻莽驛 又經鶻莽峽百里至野馬驛

又經樂橋湯四百里至閭川驛 又經忽離海百
三十里至蛤不爛驛旁有三羅骨山積雪不消 又
六十里至突錄濟驛 又經柳谷莽布支莊溫湯湯
羅葉遺山及贊普祭神所二百五十里至農歌驛羅
些在東南去農歌二百里 又經鹽池暖泉江布靈
河百一十里渡姜濟河 經吐蕃墾田二百六十里
至卒歌驛 渡臧河經佛堂百八十里至勃令驛鴻
臚館贊普牙帳其西南拔布海

黑一 彌諾江

十六

地也下其後尙當有河南經行地名所云悉結羅
嶺者亦其一而曰悶恒廬川之上當有虜建牙所
四字傳並脫之觀地理志隴右鄯州鄯城註可明
自長安至鄯城若干里自鄯城渡黃河西南行渡
大水八九處計三千三百八十里至臧河又百八
十里至牙帳東北距長安千一百一十里中間赤
嶺至邏些甚遠傳乃以邏娑川承赤嶺爲文後之
引唐書者亦云自赤嶺至邏娑川惟有楊柳地若
相連並誤也又按鄯城注邏些在農歌驛東南二
百里自農歌西南行三百七十里乃渡臧河吐蕃

傳則言臧河北百里卽邏婆川計其地長曲殆二百里乃吐蕃近牙深阻之地蠻書六詔篇云劍川羅識石崖時傍與神川都督交通閭羅鳳害時傍羅識走神川其都督送之至羅些二城蓋川中立城不一故有二城之名神川亦吐蕃地在鐵橋東異牟尋貽書韋臯所云吐蕃神川都督論訥舌眩政部姓發兵者也宋易氏以羅些爲南詔距吐蕃之地明楊氏以爲南詔距驃國之地皆不合用修謂羅些卽磨些者尤謬磨些乃南詔境中部落蠻書詳言之邏婆亦作羅些杜氏通典誤作羅婆彌

照一 彌諾江

十七

諾江經行其間謂之臧河轉音爲藏河焉

唐書地理志云永昌故郡西渡怒江至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樂城二百里入驃國境自諸葛亮城西去騰充城二百里又西至彌城百里又西過山二百里至麗水城乃西渡麗水龍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乃西渡彌諾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羅門國

按唐自天寶後南詔叛據有其地貞元中賈耽始考其方域而新書從之雖本故郡爲言亦錄蠻所置也以較今輿圖亦不大異永昌西逾怒江卽潞江西岸古諸葛城值今潞江司地從司南行二百

里直龍陵當爲樂城又南通緬甸卽驃國也從司西過騰越歷南甸司直古彌城地又西抵千崖司西瀕橫榔江江卽古之麗水今司治當爲古之麗水城矣西北萬仞關有蓋達河自右來會於古爲龍泉水以外皆緬甸境據其國路程圖千崖西出巨石關約二百里至蠻暮大金沙江自北來橫榔江西南流歸之蠻暮占其間南詔時安西城應在此彌諾江漢人名爲大金沙江緬人仍舊稱也又按今地自潞江司西過高黎共山渡龍川江乃至騰越南甸以西山川稍不及過山及渡龍泉水六

照一 彌諾江

十八

字移至諸葛城下覺尤叶云

南蠻傳下驃古朱波也自號突羅朱閭婆國人曰徒里拙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東陸真臘西接東天竺西南墮和羅南屬海北南詔地長三千里廣五千里東北袤長屬羊苴畔城凡屬國十八鎮城九部落二百九十八俗惡殺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云云近城有沙山不毛地亦與波斯婆羅門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南詔以兵強地接常羈制之又云貞元中驃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異牟尋遣使楊加明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請獻夷中

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於是臯作南詔奉聖曲云云以象南詔背吐蕃歸化洗過日新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臯復譜次其聲以其舞容樂器異常乃圖畫以獻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貝絲竹匏革牙角上古八音有匏後世以木漆代之用金爲簫無匏音惟驃國得古製凡曲名十有二云云其樂五譯而至德宗授舒難陀太僕卿遣還開州刺史唐次述驃國獻樂頌以獻

又禮樂志卷十一所記畧同

德宗賜驃國王勅云卿性弘毅勇代濟貞良訓撫師

黑一 彌諾江

十九

徒鎮寧邦部欽承王化思奉朝章得睦鄰之善謀敦事大之明義又令愛子遠赴闕廷萬里納忠一心稟命誠信彌著嘉想益深今授卿檢校太常卿並卿男舒難陀那及元佐摩訶思那等二人亦各授官誥敬受新命永爲外臣勉思令圖以副遐矚

白居易新樂府云驃國樂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南陀來聽南音奉正朔曲中王子啟聖人臣父願爲唐外臣左右歡呼何嫺習皆尊德廣之所及末云貞元之民苟無病驃樂不來君亦望驃樂驃樂徒喧喧不如聞此芻蕘言元稹樂府云德宗深意在柔

遠笙鏞不御停嬪娥史官書爲朝貢傳太常編入鞞韞歌末云秦霸周衰古官廢上堙下塞王道頗共矜異俗同聲教不念齊民方薦瘥

按舒南陀唐書志傳以爲王弟勅書以爲王子所授官一云大僕一云太常勅書見雲南雜記未註所出貞元之際方鎮未靖而吐蕃強故李泌畫策北婚回紇南款南詔西通大食以孤其勢驃國直吐蕃南而地接南詔爲其羈制慕唐旣久因異牟尋以通蓋太宗餘烈之所逮也旣非遣使誘致亦未聞借貢圖利以釋駭中國先王柔遠有經雖唐虞之盛未聞損斥島夷文人弄筆以遠畧爲戒意豈不勤然遠於事者亦多矣

黑一 彌諾江

二十

唐書西域南蠻兩傳及地理志所列爲泥婆羅章求拔悉立小大勃律箇失蜜俱位俱蜜護密吐蕃南詔驃國大抵與蠻書相出入文獻通考大月氏下云後漢時其王越大山南侵北天竺令其子守富樓沙城號小月氏在波路西南此傳謂婆羅直吐蕃西勃律卽布露亦直吐蕃西西隣北天竺唐時無月氏而此諸國名地相通蓋由波露轉音爲布露婆羅勃律實則無二詳蠻書之大小婆羅卽

西域傳之大小勃律蠻書之彌諾卽西域傳之加濕彌遜泥婆自永徽以後無聞小勃律泝開元以前亦無聞而同稱孔道恐其爲一國也文獻天竺考云宋乾德四年僧行勤等入西域求佛書其所歷爲甘沙伊肅等州焉耆龜茲于闐割祿等國又歷布露沙加濕彌羅等皆唐時國而無婆羅勃律之名知卽布露是矣蠻書引或說云黑水源當月氏恐非也合諸名詳之或說非無據大抵彌諾江源於大勃律西小月氏境內之大山卽阿耨達大山也東流經勃律地爲勃律河經彌遜地爲彌那

黑一 彌諾江

三十一

悉多河經吐蕃地爲藏河乃折而南由彌臣南詔驃國入海以唐蠻兩書互證益可明其條理矣宋易氏按云樊綽蠻書載蠻水之入南海者有四西洱河與瀾滄江合一也麗水與瀾滄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綽指麗水爲黑水一名祿禪江而羅些城北有山卽三危山其水從羅些城三危山西南行上流出於西羌吐蕃下流南至蒼望城又南至雙王道勿川有瀾滄江西南來會南經驃國之東而入海羅些乃南詔吐蕃南北相距之地其西接吐蕃其東接劔南東北之西境

今按蠻書山川篇載諸水入南海不分綱目亦無後二條新豐川與勃弄水亦不相合易氏誤記也所述麗水經行亦與本書微異羅些乃吐蕃地此云吐蕃南詔相距於此不知何據蠻書云永昌西北去吐蕃界廣蕩城六十日程則羅些之遠可知且麗水以東隔大川三道乃抵東瀘爲劔南之西境而易氏謂羅些城東卽按劔南誤矣

程氏大昌禹貢論云樊綽以麗水爲三危之黑水其語必得之夷俗所傳然臣疑其源流狹小不足以合二大州疆境又三危旣宅載之雍州則三危當在雍不當在梁今以唐史考之驃在蠻爲南在蜀爲西南於海亦爲西南一角而麗水西行入驃始得南海則恐雍境決不斜入梁微如此之多也

黑一

彌諾江

三十一

按程氏謂樊綽所稱之黑水必得之夷俗是也綽當唐之衰南蠻爲寇察記其風土以備攘除之用非有意解經者其土人言之亦從而記之耳程氏謂麗水源小不知綽本合彌諾言之其大准江河也又謂三危不當在梁然詳綽所稱乃吐蕃地居雍梁之界又謂驃國於海爲西南一角蓋自荆揚視之爲西南自雍西崑崙視之又爲東南惟就方

與大勢與入海之口言爲正南何疑耶此水初出
西東行水以北皆雍地至三危而轉南則梁地非
入梁微過多矣凡駁四條無有是處

蔡氏集傳云黑水地志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水
經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
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
曰西洱河曰麗水曰瀾滄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
者卽古之黑水也三危山陸峙其上案梁雍二州西
邊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
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
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旣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
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
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

按蔡傳引樊綽之言與易氏又異似得之傳聞非
見綽本書也綽說與地志水經所指各異傳乃欲
融而爲一以張掖爲源麗水爲流故云黑水自雍
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此亦依註疏爲說古
今以來虛揣黑水不出此謬然其下文又云中國
山勢岡脊大抵自西北而來以東之水旣入江河
以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南海似矣張掖水在岡

黑一 瀾滄江

二七三

脊北東何由南跨岡脊以入南海乎其說乍合乍
離由其時偏安東南黑水爲大理所隔於雍梁遠
界全不知耳

嶺外代答云交趾之西北則大理黑水吐蕃國蒲甘
國隔黑水淤泥河則西天諸國又云中印度之東有
黑水淤泥河大海越之而東則西域吐蕃大理交趾之
境也

按蒲甘卽唐時之驃國今緬甸猶有普幹城可證
緬甸以西印度以東諸水惟今所稱金沙江最大
淤泥河大海則其入海之口也直夫未嘗見綽書而
所指無異蓋土夷傳其號猶江河耳其書雜於志
小家不大傳故註禹貢者弗知引

雲南師旅志云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四月緬蒲甘夷
遣其大將釋多羅伯級攻干額欲立砦騰越永昌間
會大理千戶忽都等駐劄南甸行與緬軍遇一河邊
其眾四五萬象八百馬萬匹忽都等軍僅七百人列
爲三陣擊敗之遂北至窄山口賊及象馬自相蹂死
者盈三巨溝明日追至干額不及而還十月雲南省
遣都元帥納速剌丁率蒙古蠻契麼些軍三千人征
緬至江頭城招降磨欲等三百餘砦以天熱還師

黑一 瀾滄江

二七四

按干額明時轉爲干崖干崖南甸間有小水西南流至沙木籠山之東轉而東南入龍川江史所云忽都敗緬寇之地蓋水首也

又云至正二十年發四川軍萬人并羅羅斯等軍蒙古新附軍征日本重囚同征緬十月至南甸右丞大卜由羅必甸進詣王相吾答兒命也罕的斤取道於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緬人水路自將一軍從驛甸徑抵其國與大卜軍會進攻江頭城拔之緬酋據大公城以拒督軍水陸並進擊破之三十二年正月建都王烏蒙及金齒十二處赴大軍降各分兵戍守置邦牙宣慰司於蒲甘城命雲南王怯烈移鎮緬相吾答兒等振旅還四月征緬之師爲賊衝潰二十四年雲南王與諸王進征蒲甘喪師七千餘緬始平

川三

黑一 彌諾江

三十五

按自南甸取道阿昔江達阿禾江卽今檳榔江達大金沙江水道也蓋元時尙無大金沙江之名緬中都城號阿瓦似瀕水得名卽阿禾江耳明史地志云緬甸東有阿瓦河自孟養流入下流入大金沙江按孟養在緬甸北其水入緬者惟大金沙江無別水世祖三用兵於緬雖稍定未幾成宗卽位

緬人亂遣薛超兀兒討之爲金齒所遮士多戰死無功而還

元吳萊序石陵倪氏雜著云自南北分裂士之學者方守於一隅而禹跡之所被者率不能以徧歷黃河之源出於崑崙黑水之流播於南海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據依遠相億度蓋今海內混一重譯萬里黃河自星宿海發源歷九渡河而後北會於臨洮積石之西黑水復流其西界而徑趨於滇越之外境若可以燭照而數計也

按元都實尋河源具於史志而黑水無有言及者

川大

黑一 彌諾江

三十六

立夫之論如此非見其時地圖豈知黑水出河源西界而帶滇越之外哉蓋卽今騰越州西之南金沙江樊綽以來所稱爲禹貢黑水者元人亦指目而知之

元史百官志三吐蕃等路 朶甘思 烏思藏 納里速古魯孫 檣裏 沙魯思 速兒麻加瓦 撒刺 出蜜 營籠答刺 思搭籠刺 伯水古魯 湯卜赤 加麻瓦 扎由瓦 牙里不藏思 迷兒罕 俱設官員

黑水考證卷一

黑水考證卷二

萬載李榮陛

彌諾江下

明史西域傳云烏思藏在雲南西徼外去麗江府千餘里馬湖府西南千五百餘里西寧衛南五千餘里其地多僧無城郭羣居大土臺上不食肉娶妻無刑罰兵革僧徒化導爲善多佛書楞伽經至萬卷土臺外僧食肉娶妻元世祖時尊其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自是其徒咸稱帝師洪武初授其僧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喃加巴死其

黑二彌諾江

豫章叢書

僧哈立麻者有道術國人稱爲尙師永樂元年徵之四年冬至京命建普度大齋於靈谷寺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見封爲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正德時聞其僧有能知三生者國人稱活佛命中官往迎之匿不見神宗時有僧鎮南堅錯者知已往未來事稱活佛能以異術服人諸番從其教大寶法王以下皆稱弟子西方只知奉此僧番王擁虛位而已思達藏其地視烏斯藏尤遠永樂初僧智光持詔招諭十一年封其僧輔教王尼八刺在諸藏之西去中國絕遠其王皆僧爲之洪

武十七年僧智光往并使其鄰地湧塔國永樂十六年命中官鄧誠往所經爲罕東靈藏必力工瓦烏斯藏及野藍卜納乃至

明史地理志孟養司云元雲遠路東有鬼窟山茫崖山大金沙江上流卽大盈江南流入於緬甸又緬甸司云北有大金沙江上流卽大盈江自孟養境內流經司北江頭城下下流注於南海南甸司干崖司皆云西有大盈江隴川司蠻莫司孟密司皆云西南有大金沙江

按南甸以下五司在大江東孟養緬甸在大江西

黑二彌諾江

二

舉其上游曰大盈下流曰大金沙同一水也緬甸注謂源出青石山此據孟養界上言之非導源之始也

騰越州云元騰衝府西有大盈江亦曰大車湖自徼外流入下流至比蘇蠻界注於金沙江

此條以大盈與金沙江爲二按雲南志及圖大車江發源州北之龍巖山南流折而西入橫柳江地志南甸干崖二司下並有小梁河別名南牙安樂雲籠大抵卽此水辰候考云騰越人總甸內諸水亦曰大盈江竊多其名也此大盈特支水之小者

地志未分別言之又云州東北當爲東南有龍川江下流合大盈江此大盈卽金沙江且其地已無大盈之名志家復舉大盈與上條相混轉似龍川江又入大車湖矣

按大金沙江下流明地理志畧具而源無可考測其方位遠近風俗烏斯藏卽唐之吐蕃地近史惟詳外國貢賜而不及山川其實江源卽在諸國境內尼八刺則泥婆羅之轉音耳

明史緬甸土司傳云古朱波地宋寧宗時緬甸波斯等國進白象通中國自此始

川X 黑二 緬甸江

三

按緬甸在雲南西南唐爲驃國宋元爲蒲甘相近地今尙存驃甸蒲驃之名唐貞元中驃國進奉聖樂已具於前宋史熙寧中詔蒲甘禮秩視注輦尙書省言蒲甘大國不可與小夷等事亦見通考明史謂寧宗時始通中國誤也元一稱爲緬明初因其來貢設緬中宣慰永樂改元復設緬甸宣慰宣德以後來貢者只署緬甸蓋併於一矣

麓川土司傳云正統七年王驥討思任發率兵渡下江由南甸至羅卜思莊前軍抵於木籠時任發率眾二萬餘據高山立礮寨連環七營首尾相應驍遣官

聚劉聚分左右翼緣嶺上驍將中軍橫擊之賊遁重進馬鞍山擒賊寨寨兩面拒江壁立周廻三十里皆立柵開塹軍不可進而賊從間道潛師出馬鞍山後驍戒中軍毋動命指揮方瑛率精騎六千突入賊寨斬首數百級復誘敗其象陣而從東路者合木邦人馬招降孟通諸寨元江同知杜凱等亦率車里及大侯蠻兵五萬招降孟璉長官司并攻破烏木弄憂邦等寨斬首二千三百餘級齊集覺川守西峨渡就通本邦信息百道環攻復縱火焚其營賊死不可勝算任發父子三人并挈其妻孥數人從間道渡江奔孟

川X 黑二 緬甸江

四

按驍率兵渡下江謂潞江也馬鞍山寨兩面拒江謂龍川江以西之支尚碗河頭也任發從間道渡江謂大金沙江也尚碗河南流入龍川江龍川江西南流入大金沙江麓川旣焚雲南師旅志謂思任乘舟走緬蓋水道相通云

又云十四年驍率諸將自騰衝會師由于崖造舟至南牙山舍舟陸行抵沙壩復造舟至金沙江機發於西岸埋柵拒守大軍順流下至管屯適木邦緬甸兩宣慰兵十餘萬亦列於沿江兩岸緬甸備舟二百餘

爲浮梁濟師併力攻破其柵寨得積穀四十萬餘石
軍飽銳氣增倍賊領眾至鬼哭山築大寨于兩峯上
築二寨爲兩翼又築七小寨綿亘百餘里官軍分道
並進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思機發思卜發復奔遁
時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
餘里諸部皆震懼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
師至此真天威也竄還兵其部眾復擁任發少子祿
據孟養地爲亂驍等慮師老度賊不可滅乃與思祿
約許土目得部勒諸蠻居孟養如故立石金沙江爲
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

黑二 緬諸江

五

緬甸土司傳云萬歷十年莽應裏起兵象數十萬分
道內侵十一年焚掠施甸寇順寧岳鳳子曩烏領眾
六萬突至孟淋寨指揮吳繼勲千戶祁維垣戰死又
破蓋達副使刀思定求救不得城破妻子族屬皆盡
且窺騰衝永昌大理蒙化景東鎮沅諸郡巡撫劉世
曾請以南京坐營中軍劉綎爲騰越遊擊移武靖參
將鄧子龍爲永昌參將各提兵五千赴勦并調諸土
軍應援綎亦合兵犯姚關綎與子龍大破之於攀枝
花地乘勝追擊自十年十月至十一年四月斬首萬
餘復率兵出隴川孟密直抵阿瓦緬將猛勾詣綎降

勾瑞體弟也緬將之守隴川孟養蠻莫者皆遁去岳
鳳及其子皆伏誅官軍定隴川遂歸應裏乃以其子
思斗守阿瓦復攻孟養蠻莫聲言復仇副使李材備
兵騰衝遣兵援之戰於遮浪大破其象陣生禽五千
餘人先是蠻莫酋思化投緬材遣人招之思化降十
九年應裏復率緬兵圍蠻莫思化告急會天暑軍行
不前裨將萬國春夜馳至多設火炬爲疑兵緬人懼
而退追敗其眾二十二年巡撫陳用賓設入關於騰
衝留兵戍守募人至暹羅約夾攻緬緬初以猛卯首
多俺爲嚮導寇東路至是遣木邦罕欽禽多俺殺之

黑二 緬諸江

六

遂築堡於猛卯大興屯田又云三十一年阿瓦雍罕
木邦罕拔子罕禧俱入貢緬勢頓衰暹羅得楞復連
歲攻緬殺緬長子莽機梟古喇殘破自此不敢內犯
按明世大金沙江之地俱置土司上游麓川思氏
下游緬甸莽氏先後爲寇麓川既平緬甸獨勁所
爭仍在麓川明史地理志云緬甸北有江頭城大
公城馬來城安正國城蒲甘緬王城謂之緬中五
城考江頭城居最北與麓川接壤值龍川江口內
管屯之地西臨大江自此南行有大公城在大江
心洲上緬圖訛爲四塔官又南馬來城緬圖作馬

達喇又南阿瓦城卽安正國城又南蒲甘城緬圖
訛爲普幹五城皆在大金沙江東岸昔元人攻緬
由水路先破江頭城而緬人猶拒守於大公城明
劉鄧二將由隴川孟密陸道直趨阿瓦孟密至阿
瓦六百里據緬心腹故其守將或降或遁逮後暹
羅攻其外阿瓦裂於中而緬勢衰終明世不能爲
患夫因其入寇而擊之與至元間窮兵黷武用情
固異矣王驥三征麓川舉兵數十萬二將僅用一
萬而功亦不撓守邊豈不在良將哉

金沙江志附郭登武定侯英之孫正統中以勲衛從

黑二 緬語江

七

王驥征麓川遣使檄緬人縛思任使言緬欲以重臣
往取登請行由金沙江入緬緬酋卜刺浪來會頗驕
蹇登折之首氣沮乃聽命以思任來獻

金沙江志附郭緒大康人弘治間以雲南左參議守
金滄時孟密酋思謀與孟養酋思祿相讎據金沙江
猖獗緒單騎宣慰至險峻處斬棘引繩以登又行毒
霧中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二舍手檄使持過江諭
以朝廷招徠意蠻人驚曰中國使竟至此乎發兵率
象馬數萬圍之數重行者請勿進緒拔刀叱曰明日
必渡江敢阻者斬思謀遣酋聽命思祿繼至緒先叙

其勞次白其寃然後責其叛諸酋俯伏呼萬歲皆歸
地納欵

焦竑禹貢解云孔穎達援水經曰黑水出張掖雞山
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蓋交趾二廣
之海也今與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至積石幾至三
百里不與積石河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但其去
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其入海之道耳是孔
說其可信者也然張掖在黃河之外若入於南海則
亦當截河而過不然當繞出星宿海之外此諸儒紛
紛求之於絕域也樊綽之所案行者西南諸夷而未
及於西北其所稱麗水西行入驃始得至南海是得
其下流而不知上源也

黑二 緬語江

八

胡鼎明引肅州衛志駁之云衛西北十五里有黑
水自沙漠中南流合白水紅水入西寧衛之西海
卽臨羌堡海未嘗過三危入南海也顧以爲禹貢
之黑水乎弱侯特網羅舊聞而審擇則有所未遑
也

予按弱侯謂黑水孔得上源樊得下流旣未悉兩
家之虛實何以與其各半且上源之謬鼎明證之
矣樊自明黑水徑行入南海在蕃緬不在交南明

世雖棄交南而蕃緬猶通不知致審於此雖得樊
書不可通已

周文安辨疑錄云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
惟雍州按甘肅志載甘州之西十里有黑水流入居
延海肅州之西地有黑水東流荒遠莫窮所之是其
源出雍州之西北而流入梁之西南其正西則流達
西極之外而無所見據地之勢西北最高故能經西
而西南也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番流至緬甸其廣
五里而徑趨南海此得非黑水之源出張掖而流入
南海者乎樊綽以麗水爲黑水麗水出吐蕃犁牛石

黑二 彌諾江

九

下歷鶴慶自馬湖出叙州入江樊氏徒知金沙江爲
麗水而不知雲南金沙江有二在緬甸者流而南在
麗江者流而北麗歸東海則非入南海矣以麗水爲
黑水非也程氏以西洱河與葉榆澤相貫可二十里
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然西洱葉榆皆
出大理境內而遂入南海雖在梁州之西南微外而
於所謂至三危界別雍之西境者何所與哉是以西
洱河爲黑水亦非也地志以黑水出南廣汾關山今
南廣水出叙州之西南夷地其源流不過三百餘里
至南廣河則入岷江於所謂至三危入南海者亦無

所據是以南廣爲黑水者尤非也要之出張掖者爲
是黃貞元引

又云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之馬湖正西三千餘
里雲南麗江宣撫司西北一千五百餘里愚觀黃河
源近雲南地大金沙江源則自雍番之地南入緬海
論雍衆間水惟此大耳此水爲黑水無足辨矣朱子
云天下有三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綠鴨江此語無
怪也宋初斧畫雲南南渡又偏安一隅朱子又從何
知有此江之長廣於江河哉 張機引

黑二 彌諾江

十

大小遠近則迥不同瀾僅瀾四分之一金沙又三倍
於路瀾路所出地名鹿石山在雍望俱可窮源上流
甚狹金沙江之源則遠自番域上流已濶澄若重漠
勁然深碧夏秋漲溢之時瀾路變色金沙自如若比
於楊子滄浪一小溪詩人小瀾水而詠如此況在漢
僅以津名其形勢狹隘不足匹江河界州域居然可
見又地志注云其旁多松故有琥珀今琥珀自孟養
夷中來孟養騰人號爲連西正在金沙江濱而滄浪
不聞有琥珀此不可誣也由周文安公之論參以騰
人耳目所見金沙江爲黑水無疑矣大理志曰瀾與

金沙蜿蜒緬中內外皆夷惟滄浪內華人而外夷落竊謂不然夫三江皆源西北而之東南惟金沙之外皆夷若瀾若潞夷夏所界惟可以上下論不可以內外論瀾水僅自雲龍州蒙化所界正在永昌城中爲華人所宅其自雲龍而上至於吐蕃自順寧而下至於交趾盡皆夷落永昌郡正在滄浪之外騰越治正在滄江之外若遽以滄浪之外爲夷則永昌置郡已久實非夷落也故曰惟可以上下論不可以內外論夫永昌騰越之爲府爲州實非一日漢唐可爲郡邑安知夷夏不可爲封域若以外內界別夷夏爲黑水則版籍郡邑至騰而盡金沙江適在騰外而江外無復華人不可制置乃自漢迄今爲然矣舜禹梁州封域距黑水而黑水定金沙江分內外別華夷其說乃定

卷三

黑二

瀾諸江

十一

張機黑水考云大金沙江源相傳近大宛國自里麻茶山至孟養極北不問有所往號赤髮野人境殆西羌之域也今姑畧其源自其可見者言之水流至孟養陸阻地有二大水自西北來一名大居江或云大車江一名橫榔江二水至此合流又名大盈江今騰越人總何內諸水亦曰大盈江殆竊侈其名也江流

至此夷人方名爲大金沙江江中產綠玉黃金鈿子金精石墨玉水精間出白玉濱江山下出琥珀舊志以爲出瀾滄江者謬矣昔年王靖遠將定西追麓川叛賊思機發思卜發弟兄造船飛渡孟養誓謂江乾石爛爾乃得過者此江也自此南流經宦猛莫噉莫卽至猛掌有一水西來入之又南下昔朴伯蚌猛莫猛外經蠻莫有水源自騰越大盈經鎮東南甸干崖受展西茶山古湧諸處伏流南牙山麓而出至蠻莫入大金沙江江又經蠻法魯勒孟拱遮菴管屯大小菴蒲山峽課馬孟養伯崩山峽戶董鬼哭山夏撒昔年緬人以船攻孟養至此爲所敗又正統中蔣雄率兵追思機發爲緬人壅殺江中皆在此地蠻莫以上山聳水陡故正統中郭登自貢章順流不十日卽至緬甸以下江漸寬深下流經溫板有水源自騰越龍川江經界尾高黎共山隴川猛乃猛密所部莫勒江至太公城江頭城入於大金沙江下流又經猛吉準古溫板又名溫板江流沙河皆大金沙江也猛戛馬噠喇至江頭城江中有大山極秀聳山有大寺又一水源自猛辦洗戛母南來入大金沙江又經止卽龍大馬革底馬撒躋馬入南海其江至蠻莫以下地勢

卷三

黑二

瀾諸江

十二

平衍闊可十五餘里舊志云五里者非也經南江益寬流益慢緬人善舟又善泗水操櫓楫者如涉平地至是江海之水猶爲一色矣

又云瀾滄江潞江大金沙江皆通舟航夷人欲據險隱塞不使通行豈知天地設此三江正爲朝廷制馭西南緬甸諸侯設當事者誠不可忽而不講求也異日聖天子問緬甸諸夷久不朝貢之罪則此三江者固漢家樓船下番禺出奇制勝之牂牁江也

辨疑錄以南金沙江當禹貢黑水其說本於樊氏末乃反戈攻樊謂麗水卽麗江入東海不入南海

黑二 彌諾江

十三

此失考也蓋本非一地麗水今之橫榔江一稱壘水河壘麗音近此水自台南金沙江入南海麗江則北金沙江側之府學於元樊時無此名其所指本不在此奚煩詰乎其斥漢地志及程氏禹貢論之非黑水則皆當亦以眞黑水旣得卽諸名同者自難相冒耳中引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番流至緬甸其廣五里徑趨南海疑爲禹貢黑水者極有見考今志及明一統志無此語殆出元人李京舊書而後人妄汰之也黃貞元張機並依此立考亦各有發明應著之

按張氏言此水所經地名緬圖多不載據圖大金沙江之東有海巴江自北來入內地至于崖司銀江自左來合之西南出銅壁關至蠻暮入大金沙江海巴卽橫榔江銀音通盈明志云名大車者大盈固有二然合橫榔江之大盈乃小水張氏卽以當大金沙江及流至蠻暮爲橫榔江口張氏又指爲無名之別江皆未合又據圖龍川江出天馬關西南至老官屯之速泊入大金沙江此則云江頭城與管屯爲二地又圖以莫勒江爲龍川之下游章國洞在其南西距大金沙江不遠卽章貢矣張

黑二 彌諾江

十四

氏則次之龍川口上又據圖木邦之猛板地有水西南流逕錫箔至阿瓦城之北入大金沙江張氏寫爲猛辨音亦可通蠻書云彌諾江源出大月氏以今圖驗之古籍其說不虛此以爲出大宛大宛水俱西流入小海與大金沙源不相當也

闕頑兆 康熙初通海舉人 黑水考云雲南梁州域也

商周之世產里有貢越裳有貢武王渡孟津濮人會焉是時滇爲百濮卽南之車里八百緬甸何嘗不在禹甸內乎黑水出西北界雍梁入南海其源甚遠故其流獨大南行至宜慰鐵壁關之西江勢平濶金寶

叢生則大金沙江之名所從來也潞江流入永昌出木邦爲喳哩江在大金沙江之東瀾滄江流入魯甸至姚關爲錦龍江九隆之訛又在潞江之東雖俱源於吐蕃然其距滇不過十餘日其潞河大理蒙化順寧永昌而入南海僅可界梁州之西南不能遠界雍州故論黑水者當以經爲斷經之黑水一也唯雍與梁同此也區區執漢以求黑水豈非狹視宇宙之山川而不知廣所見聞哉

按闕氏考中雜引黃周張三家之說已具於上周氏因蔡傳誤用漢地志南廣縣汾關山黑水辨之

黑二 瀾滄江

十五

云近今叙州西南夷水入岷江非雍梁界黑水其說甚明闕氏乃妄引無根之輿圖謂汾關山在崑崙北鄧川學正張翰芳二水說亦踵其謬又張氏序南金沙江經行至緬甸江頭城江中有大山特秀闕氏卽意爲雍州三危山皆不足據削之

鶴慶史秉信岡脊黑水辨云禹貢蔡註云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爲界黑水自雍西北直出梁西南中國山勢岡脊皆自西北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旣入於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於南海此說實而有據鶴慶之山皆自西北來

有東水悉歸東海金沙江是也脊西水皆歸南海瀾滄江是也沿革有時而更江山千古不易水經謂黑水出張掖至燉煌過三危入南海燉煌瓜州也實無此水跨越諸山入南海者武夷熊氏之說詳矣又云肅州黑水無跨河越脊理又云脊以西之水瀾滄江也西洱也大金沙也皆黑水矣朱子云黑水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不入中國知言哉

按史氏主蔡傳水隨脊分之論固當然蔡氏言中國山勢亦祇得其大概其實積石西傾岷山尙非大脊中國山勢自西南而趨東北漢志可徵大脊

黑二 瀾滄江

十六

西北爲弱水其西南爲黑水而脊東復派南中二幹則江河所由分史氏指稱鶴慶以下山卽是南幹長江在其北黑水在其南不以東西別也李元陽以黑水屬瀾滄瀾滄唐以來通爲西洱河宋程氏禹貢論已先言之史氏右仁甫而左大昌是知十而不知二五矣其言脊西瀾滄大金沙皆得爲黑水然諸水中自當取其大者朱子謂黑水不經中國史氏亟引之且證以山海經西山經云崑崙之邱西流於大野軒轅之邱洶水出焉南流注於黑水是黑水已得其端倪又駁黃貞元張機南金

沙江考以爲去梁荒遠何其首尾衡決無定論歟
惟謂水經所稱張掖水及甘肅瓜沙諸水無跨河
越脊事頗具獨見蓋諸公雖知以金沙屬黑水
下流而上游尙惑於注疏欲虛求之大春西北也
統按今世緬甸境大金沙江爲禹貢黑水唐樊氏
宋周氏元李氏京吳氏萊各以所聞著之書未嘗
相謀也明以來黃張史闕皆生長雲南雖未徧稽
前籍而著說與之冥符蓋以梁州西南諸水遠而
大者惟大金沙江得與江河配其考並具永昌志
而通志一切難之殆驚怖其言河漢無極耶近世

黑二 彌諾江

十七

名家多據此以釋經穆堂李氏亦有考世多傳之
不具錄然其論此水之源皆以爲在雍州西北則
猶迷於惛恍之書疏也據引道元經註云黑水出
張掖今甘肅地得越河而南又括地志云黑水出
伊吾今哈密地南流絕三危山不知崑崙不可越
前人辨之甚明弱侯焦氏乃云當繞出星宿海之
外穆堂氏云其水所行經度已在河源西潛於大
澤爲大金沙江南流萬里而入海此不過周旋鄔
注而已然河源古崑崙自漢南山直西數千里其
山通蔥嶺爲一又北通天山爲一其勢中高傍下

脊以北水北流入諸渾爾脊以南水南流分入南
海就哈密甘肅與崑崙較地勢南高北下灼然安
得有黑水橫其間斷九州之地脈哉與圖至 水
朝而大明諸賢既不加細審又昧大地自然之理
故於黑水能漸悉其流而猶迷其源如此

明太和李元陽黑水辨云大都爲禹貢傳論者未嘗
知隴蜀滇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
也而禹貢言黑水爲雍梁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
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湮涸曾
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

黑二 彌諾江

十八

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足
鼎然黑水之源正在觚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
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
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
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雍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不
可移也

按元陽此條論三省形勢了然然地有入至其間
名山大川不必盡在四正如濟河惟兗之類可見
論者爲四正所泥謂黑水必當在雍州正西於是
與弱水混爲一卒不能指一南流入海之水以應

之不知雍梁二州同以黑水界西南一隅對東北
隅西河華陽而言也然元陽爲蘭滄樹幟捨大而
就小舍寬而就窄故雖漢人不主其議今移此條
於大金沙江下乃愜當而不可磨耳

胡渭禹貢錐指云樊綽謂麗水南經驃國東入海驃
卽緬麗水從此入南海其爲緬甸之金沙而非麗江
之金沙也明矣緬甸之金沙其源在河源之西黑水
自三危南流或爲崑崙墟所阻折而西南絕莫賀延
碛尾而南一條云黑水繞出吐蕃河源之外合此水
於驃國東入海亦理之所有綽說近是但不當目此

黑二 彌諾江

十九

爲麗水耳然以此爲梁之西界則其地西被吐蕃南
跨雲南極於交趾方五六千里以一州而兼五服之
地雖禹別九州大小不拘亦不應懸絕至此余故謂
緬甸金沙江縱是古之黑水亦但以其上源爲雍
界不可以其下流爲梁界也

按臚明所云黑水或折從西南絕莫賀延碛尾而
南入海卽焦氏繞出星海之說已辨正於上矣地
界不齊與物情相若倍蓰千萬而無算豈能裁損
邊州令與腹裏相配予別有輯論且禹本大川自
然之勢以敷土臚明乃截黑水而二之一千一奪

令經文半不可用揆其私見以爲不奪黑水之下
流嫌梁境過大而不知以上源予雍雍境不倍大
於梁哉其謂大金沙是古黑水又謂綽說近是則
乍見之明固不容沒

錐指又云樊綽以咸通三年爲安南都護從事時南
詔阻兵綽所案行者惟交趾地目未窺滇况梁雍乎
故南詔改麗水曰金沙江而綽遂與驃東入海之金
沙江混爲一三危雍州山也綽乃指南詔羅些城北
一山爲三危無異瞠目而道黑白宋儒多襲其說識
何淺也

黑二 彌諾江

二十

按臚明以今時麗江府瀕金沙江其水可稱麗水
綽所指乃歸南海之大金沙江不得稱麗水其說
與明人周文安同予已辨正於彼矣此誤亦不始
於周元地理志麗江路總管府下云因江爲名謂
金沙江出沙金故云卽古麗水明一統志云麗江
府南詔於此置麗水節度又云金沙江古名麗水
源出吐蕃翠牛石下名翠水訛翠爲麗明史地志
同雲南志家更不必論考今麗江府在南詔時爲
鐵橋下磨些部落所居此部落鐵橋上下皆有見
蠻書其水卽謂之磨些水磨些蠻爲南詔分徙其

故種猶在元憲宗時大弟濟金沙江始平磨些立
茶罕章管民官至元十三年改置麗江路軍民府
以上見元地志麗江之名起於此按金生麗水古
有是語韓非子儲說云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
人多竊采是麗水本在荆南南詔時因其西境祿
神江出金又本有壘水之名因轉名麗水而置節
度於彼南詔碑可證與北境之磨些河無涉也雲
南水多出金故磨些河元時名金沙江元人於彼
置路自擇美名爲麗江如元江澂江之類阿蒙部
在桑州黑水西南至元中立元江府又升羅伽中

黑二 麗諸江

二十一

路爲澂江史均不爲江名明一統志云禮社江一
名元江臆說也非因江爲名亦與西境南詔所名
之麗水無涉也爲元史者合兩水爲一謂金沙江
卽古麗水已謬矣明一統志又謂犁訛爲麗不知
犁牛河南去麗江府二千里漢語譯必力爲犁牛
蕃人無犁牛之稱豈得云音訛爲麗且蕃漢至今
亦未有稱金沙江爲麗江者附會之失甚於元史
也臚明不加考正襲志家之誤以攻樊氏得非自
蹈於淺識乎又羅些城吐蕃深阻地臚明混認爲
磨些而以屬之南詔其讀樊書亦大鹵莽矣

雖指謂黑水與河源異河源可窮黑水無可參驗
雖復遣使亦何所得又引杜氏通典謂道元注水
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恐年代久
遠或至湮涸也胡氏力主其說而自設問答之辭
難者曰黑水行及萬里黃河之亞也何至於湮涸
答以黃河當齊桓公時九河填闕周定王五年而
全河南徙云云黑水亦當如此難者又曰水卽不
至寧無枯潰遺跡乎答以黃河枯潰經風沙填塞
而化平陸黑水經流沙擁抑又甚迹固無存矣黑
水改流較速於河當在定王之前楚辭云黑水交

黑二 麗諸江

二十一

趾三危安在是自屈原已不知而况伏生輩乎自
古文尙書家已不能知而况班固司馬彪鄭道元
魏王泰諸人乎至若樊綽程大昌金履祥李元陽
等紛紛辨論如繫風捕景了無所得徒獻笑於後
人而已

按胡氏以河例黑水謂爲他徙然河徙而水現存
無稍減也胡氏所稱他徙之黑水何從乎又謂河
故潰已爲陸今自大清河以北至天津其蹟未泯
也黑水之故潰何存乎夫西南諸大川不患其稿
涸無跡患其多而難於裁取如樊氏以下衆說雖

未叶一然皆確有其水胡氏槩誣爲繫風捕景而置之橫據一壅涸之見禁後人不得復論且云雖復遣使亦何所得直若天地間本無此水而禹貢爲妄載者豈直誣經亦誣大地實甚有學識者固如是乎

臆明解梁雍黑水三條共紙三十四翻約萬五千言古今註禹貢者無若是其富究其歸則以江源當梁界黑水而雍界及導水則付之涇涸於經旨曾無片言之中雖多奚爲

某氏舊叢據傳同叔云三危既宅治黑水之成功也

黑二 彌諾江

三十三

林三山云三危去南海數千里禹導黑水從此以達南海二說明所導之黑水卽雍梁二州黑水胡臆明乃以若水爲雍州黑水梁州別是一川其說本之韓汝節非篤論故無取焉因引雲南志史秉信岡脊黑水辨謂其以土人言水道宜不謬博采熊氏易氏程氏張機黃貞元李仁甫闕損兆諸家之說爲註而一辨之既於他家無所適從又不能別創一解惟云脊以西之水瀾滄也西洱也大金沙也皆黑水矣某氏於註下斥之云此游移之見大金沙源流甚長自微外流入南海似與導水經文相合某氏泛引方志

數千言此語頗露宗旨復引閩中書詠一統全圖云本之政治典訓方畧會典一統志諸書山川位置無苟按其所次殊不然且謂金沙瀾滄瀘水孫水皆異源同流而入於南海其分枝又入岷山入滇池乖違若此旁有臆明豈免粲然又謂大盈江 卽大金沙之

來自西天也圖亦莫究其源按而求之蓋在星宿海大流沙之西北抵三危過沙州至哈密漢燉煌北境伊吾廬也其荒唐迎合舊誤已辨正於前承明中人何亦發此議傳氏行水金鑑九十九一兩卷考黑水終之以此未爲中的要之兆漸彰矣丁巳仲冬二十

黑二 彌諾江

三十四

七晴暖東園紅梅開黃鈎磻蘭至

此下有脫文

四川西域志畧云西藏一曰拉藏番民稱爲拉撒在四川布政司西南六千四百餘里

徑多曲折

東至寧

靜夕松工二山交巴塘界南至奕爾交洛壩生番界圖作茹垠西至阿里三千二百里交拉丹界北微東

至木魯烏蘇微西至噶爾藏胡又俱交青海界東北向潘州暨湟中通西寧詔地

王所居名詔猶中國之

省會平衍有水田南北四十里東西四五百里中貫

白水江汗居當中樓殿番民碉樓環繞之無城郭僅如一堡詔東有甘丹山南有牛魔山西有東噶爾山

北有浪黨山又外崇山相圍隘口險峻西去堡五里平地突起一石山在江之北高百餘丈曰布達拉一作布打喇音通普陀傳爲觀音大士化現之處達賴喇嘛活佛於山內金剎坐牀達賴喇嘛者詔人之祖傳爲佛四大弟子之一活佛仍其號布達拉相連一山高九十丈曰甲里必洞山上有二樓峽間建塔甚偉其間池橋樓閣花園之屬頗稱勝境堡內汗遊幸處名龍斯岡堡外村落衆多不具錄番名水爲楮各圖作楚白楮河凡三源總爲一曲折西流繞過詔地折而西南入於黑水河卽雅魯藏布江也拉薩直南

黑二 彌諾江

二十五

行將千里爲後藏扎什隆布地近雲南班禪佛主之直西行五百餘里爲後套直西南有國曰康吉奈兵力強亦奉活佛拉藏與東境又木多及後藏同稱爲康衛藏衛者拉藏之別名也一稱圖伯特國所居多唐古忒人蓋突厥之流裔其本地在漠北相去絕遠中國人西洋人亦多聚賈於此詔地大喇嘛自元明以來代受中國封已具前史歸順 本朝頒朔法恭順汗之印云

康熙四十一年 聖祖皇帝御製平定西藏碑文畧云昔 太宗文皇帝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

喇嘛固始汗謂東土有聖人出特遣使閱數年始達盛京 惠遠廟記云 世祖皇帝時親至京師朝覲中

間策妄阿喇蒲坦妄生事端動準噶爾之眾廢第五輩達賴之塔辱踐班禪毀壞寺廟殺戮喇嘛且欲竊據圖伯特國以其所爲非法爰命皇子爲大將軍調兵數萬安然而至奮勇擊殺賊皆遠遁平定西藏振興法教賜今虎必爾汗冊印封爲第六輩達賴喇嘛安置禪榻撫綏圖伯特僧俗人衆各復生業諸蒙古部落及圖伯特酋長合詞奏請如此盛德大業超越往代非臣下所能宣罄請賜御製碑文以垂永久爰

黑二 彌諾江

二十六

紀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知達賴喇嘛等三朝恭順之誠十二月朔日

康熙五十九年定西將軍噶爾弼平定西藏碑文畧云澤旺阿拉布坦令車零敦多布等戕害喇嘛荼毒生靈邊臣奏報上厯 宸衷軫此荒隅陷於水火爰命撫遠大將軍王親統貔貅駐節木魯烏蘇居中調度指授機宜遣平逆將軍延信由苦苦兒塞一路進勦 命 臣噶爾弼統領川滇荆楚江浙滿漢官兵由蜀進勦於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自成都拜疏起程出蜀之打箭爐裏塘巴塘以至丫木多會

集滇兵整隊進發一由類伍齊結樹冰噶三達奔
工爲正兵一由洛隆宗碩般多達隆宗沙弓喇弩弓
喇爲奇兵訂期會取喇里竹工墨竹工卡一帶地方
宣布 天朝恩威曉以順逆大義撫歸戮叛散賊
番降服僞藏王達格咱及碟巴阿角喇復坦等兵不
血刃於八月二十三日直抵詔地封倉庫以待西師
撫僧俗而寧佛土招回哈喇烏蘇助逆之兵斷彼喇
撒達木饒賊之道車零敦多布等援絕勢窮戢影遠
遁達賴喇嘛得於九月望日 志作六日抵藏坐牀僧
俗皈依遠邇傾嚮用勒豐碑恭紀年月云

黑二 滿諾江

二十七

邊防志云康熙五十四年西藏準噶爾肆行不法戕
害喇藏 上命定西將軍噶爾弼總兵趙坤副將岳
鍾琪等率滿漢官兵由打箭爐進討之降大小碟巴
達克詔地雍正七年以新設雅州同知駐劄打箭爐
管轄口外各土司如巴裏二塘以及父丫革達直通
西藏一路廣袤數千里俱安設塘汛要隘處設重兵
鎮守幅員之廣文德武功之大自古未有

按西域志未載康熙四十一年用兵始末五十九
年噶公碑文亦未援前事邊防志云三十九年大
岡番蠻阻兵過大渡河提督唐希順討平之似同

時事也虎爾汗青裡唐人康熙四十七年降生能
道前生事與前達賴臨終時語指同藏眾信爲再
轉迎以歸然不大見奇異惟端正慈善諸 有
靜力問一露先知耳 此據藏志言合碑文額之虎
爾汗似達賴之號非專名也 當準噶爾之據藏虎
爾汗寄居於西寧塔兒寺噶公既復其地大將軍
王護之以歸九月初六日上布達拉大殿坐牀與
教民夷獲寧因留兵鎮守焉雍正二年冊爲西天
自在佛總理天下釋教普通日赤拉坦喇達賴喇
嘛云自布達拉以外喇嘛寺尙多志云堡內大詔

黑二 滿諾江

二十八

寺每歲正喇嘛四集有三萬六千眾小詔寺壯麗
如大詔住五六百眾木龕寺住喇嘛三四百眾藏
東五十里甘丹山上有寺傳爲燃燈佛修行之地
番名宗噶巴住喇嘛四千眾轉而南爲桑爲寺亦
有數千眾藏西別蚌寺喇嘛萬眾藏北塞喇寺喇
嘛八千眾考其國自詔以下亦有理事官號浪子
沙其次號碟巴皆世襲然番民所敬惟達賴喇嘛
而達賴惟習禪定無條教萬眾自然從之庶幾列
子所云不治而不亂者其地西境爲阿里相距三
千餘里古瑤池在焉 詳山川地名考論爲古西王

母之國流風相逮梵書謂燃燈古佛在如來以前
安知非西王母向來之令主歟

康熙六十年二月撫遠大將軍王奉考正山川地名
上諭云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
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乃得其真故遣使
臣至崑崙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
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版圖今大兵得藏邊
外諸番悉心歸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圖其山川
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時考證明核庶可傳信內一條
云阿里斯之地岡底斯東有山名打母朱喀巴珀譯

黑二 彌諾江

二十九

言馬口也 略巴珀番語爲口有泉流出爲牙魯藏布

江從南折東流經藏危地 危志作衛 過日噶公遙兒

城傍合噶兒諾母倫江南流逕工布部落地入雲南

古勇州爲橫榔江出鐵壁關入緬甸又云禹貢導黑

水至於三危舊註以三危爲山名而不知其所在朕

今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達賴喇嘛所屬

拉里城之東南爲喀木地達賴喇嘛爲危地班禪苦

圖克瓦所屬爲藏地合三地爲三危耳

伏惟自古以來有天下拓地既廣又能撫之如同

內地者無論本朝 聖祖皇帝聰明天亶萬幾之

暇討論邊徼山川如指掌尤前代帝王所無有謹
按尙書云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兩地相連又穆天
子傳云天子至于重黿氏黑水之阿曰重黿氏之
先三苗氏又山海經黑水之北有人名曰苗民其
書並與禹貢相發明三苗氏託處三危而據黑水
之阿今輿圖前後藏及喀木之交牙魯藏布江實
逕焉有黑水河之名由東折而南以入海蓋古三
苗之地雍梁分界宜在於此其處多高山上下動
百里卽以爲山名總不能出 考論之外三危定
而黑水之跡愈明彼拘拘焉求厥山於甘茂於鳴

黑二 彌諾江

三十

沙於緬漢離真已遠仰溯神禹之循行 聖祖之

推測均不在彼蓋惟 聖人能知聖人故雖相去

四千年而得符節之合有如此也

按明史地理志孟養緬甸之地以金沙江爲正

流而橫榔江龍川江在其東爲支川以次歸之真

元黃氏諸考並同且歷引大金沙江用兵事具載

明史其支幹之分瞭如也今孟養緬甸未列輿圖

牙魯藏布江自緯度二十九半西經三十六半岡

底斯東導源起流至緯度二十七半西經二十二

不足而止注云東南由捫部落喀布查地入雲南

古勇州爲檳榔江古勇州直緯度二十五小半西經十九強中間約八九百里不相屬牙魯藏布江之西一度有穆謨楚江源八九百里亦止於二十七緯注云東南入牙魯藏布江又西六度有達楚藏布江注云西南流入岡噶穆倫江由厄納忒克國入南海而大金沙江之源則闕焉竊謂達楚以東諸水非牙魯藏布無可以當大金沙江源者牙魯藏布之東不半度有噶克布藏布江東南流圖亦未盡注謂入雲南天坦闕爲龍川江迹其去路與檳榔江尤相值而噶克布江之東一度半強有

黑二 彌諾江

三十一

綽多穆楚江實龍川正源緣諸水既出藏地南逕於野蠻無從探其相續之脈耳

西域志云唐德宗於拉撒大寺立有甥舅盟約碑款爲唐文武孝德皇帝撰文多剝落內有云綏氏柵以東大唐祇應清水縣以西大蕃供應

倪說滇小記云大招前有古柳二株輪囷離奇傳爲唐時所植旁有十丈唐碑首行云大唐友武孝德皇帝大蕃神聖贊普甥舅二主結立盟約云云旁刻臣僚有朝議郎御史中丞牛僧孺等名友人林兆鵬隨甘國壁中參入藏所親見

按吐蕃傳云景龍三年吐蕃請河西九曲爲金城公主湯沐具之開元二年吐蕃乞載盟文定境於河源旣而負約入寇臨洮乃詔毀橋守河至十八十九年復煩請和詔聽以赤嶺爲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未幾西擊勃律殘其國復入寇河西二十六年王昱碎赤嶺碑天寶十二載哥舒翰收九曲故地列郡縣其後安祿山亂吐蕃乘隙侵取諸州德宗卽位講好約盟境上姑以清水爲界此碑所指與之合然文武孝德乃穆宗尊號傳云長慶元年虜遣使來朝且乞盟詔許之以大理寺卿劉元

黑二 彌諾江

三十二

鼎爲會盟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副之宰相與尙書右僕射韓皋以下若牛僧孺李絳蕭悅楊於陵韋綬趙宗儒裴武柳公綽郭鏐及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京師西郊約無相寇誓大臣豫盟者悉載名於策卽其事處得此而刻之碑不立境上而立於近牙之寺者其俗重浮屠決政事以桑門故以此威西國而籠其附已也

志又云西藏堡內有小詔寺其塑像傳爲唐公主肉身林兆鵬云番人稱尙唐公主者爲蘇隆藏干布罕遂相輪迴爲活佛今已六世

按吐蕃傳云貞觀十五年以宗女文成公主妻贊
普弄贊弄贊次柏海親迎執壻禮恭甚爲公主築
一城以夸後世立宮室以居之又景龍三年以雍
王女金城公主妻贊普棄隸蹈贊公主至吐蕃自
築城以居棄隸蹈贊屢爲寇而弄贊始終輔唐弄
贊一名棄蘇農西域諸國共臣之革蕃俗爲華風
遣諸豪子弟入學習詩書請儒者典書疏番人之
所敬信宜其久而神之文成主居吐蕃四十年以
永隆元年薨距今千百年何止六世輪迴之說矣
矣弄贊所築城宜在此地又按勃律傳云其王蘇

黑二 彌諾江

三十三

失利之爲吐蕃誘娶而背唐雖亦有蘇姓吐蕃女
亦得稱公主然其後爲高仙芝執至京且小勃律
距藏尙遠必非也

志又云大卜喇卽達布拉岩前刻有雲山爲劍風樹

爲旗用彰我武永靖邊夷凡十六字無朝代年月姓
氏

按唐世張孝嵩高仙芝先後破吐蕃於小勃律然
遠在藏西此紀功碑或當爲元明世人所刻姓氏
無可考

按唐世吐蕃建牙近地至元明爲烏斯藏說已具

前矣在今則爲拉藏蓋崑崙以南此國爲大諸川
所灌牙魯爲大非他處可易固已亦有徵焉代出
活佛與小婆羅事同藏河與藏河邇婆與拉撒轉
音並同河之南有米納巴山與彌諾彌邇音同據
圖志下游有黑水河之名本諸夷俗與山海經穆
傳及樊氏周氏記同原圖環米納巴山有淵四方
四隅皆達北屬黑水河與大荒南經記樂水同亦
與蠻書云彌諾江分流繞棚南北百里東西六十
里同其驗之多如此況唐爭勃律於吐蕃凡史傳
所載今藏中亦有其蹟豈不彰明較著哉烏卽黑

黑二 彌諾江

三十四

也烏斯藏之名近世人相習然原新二圖及川志
轉忽而不著惟舖站尙列之元明人名烏斯藏今
名拉藏悉本邇婆與藏河之音耳歷代以來黑水
遺蹟輾轉其畧如此

西域志云詔內夏秋冬不見北斗此天文之殊按西
藏經度視京師偏西三十太陽出沒遲一時當京師
初昏見北斗出地西藏不得見周一月北斗已高三
十度西藏纔見爲初出地耳以後北斗常見但較京
師高下差三十度烏得三季不見耶又云行軍時水
圍山獵則雷雨水雹頓至不旋踵而平間作活佛咒

視亦多有止者蓋其地人神雜糅傳驅役呼招之術或惡人禽漁而驚擾鬼物在彼地習爲常然於正務無關也

水道提綱云雅魯藏布江卽大金沙江疑卽古之跋布川或指爲禹貢黑水則大遠矣源出藏之西界卓書特部落西北三百四十餘里達木楚克哈巴布山山西北與郎干喀普巴山馬品木達拉池源相近在岡底斯東南三百里山甚高大形似馬故名雅魯藏布江源直西三十五度極二十九度三源東北流合折而東南

文多不錄

中云經日喀城北藏地之音城

黑二 彌諾江

三十五

也在衛地喇薩西南五百三十里先藏汗一居此今爲班禪所居城東南四里蘇木佳石橋長七十丈有十九洞爲藏地橋梁之冠又云東南至日喀爾公喀爾城北有噶爾招木倫江自東北來會此水源流三千餘里疑土蕃之藏河也經喇薩之南唐時土蕃國都今爲達賴所居伊克詔廟有唐長慶碑其西北有庫庫石橋末云經森打馬廟西禿哥里山之西南南流大羅喀布占國界值西二十度九分極二十七度又於其國會岡布藏布河朋出藏布河二大水轉西南流入厄納特克國入南海

按西域志目藏爲達布提綱疑爲古之跋布川未審何據山形似馬而川名雅魯未審譯語云何恭讀樂善堂二集云厄納特珂克地分爲五印度蓋古之天竺國也牙魯藏布江出藏地帶雲南鐵壁關徑緬國入海 考諭甚明且明史地志及土司各傳俱載大金沙江由雲南西南境入緬齊侍卽旣知此水卽大金沙江又謂其終轉入天竺似於兩朝 御製猶未得見然何至併史志諸家槩不省覽殊爲疎謬且移此水入天竺卽是恒河全乖禹貢之黑水奚啻大遠而已若知其爲大金沙

黑二 彌諾江

三十六

卽古雅梁二州西南非此更無界又何遠之有

黑水考證卷三

萬載李榮陞

潞江

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按所謂西海者亦弱水之類也西次三經云崑崙之邱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醜塗之水海內西經云崑崙之墟洋水黑水出西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

按洋水經次於黑水之前赤水之後以考今輿圖

黑三 潞江

一 孫章叢書

惟潞江得相值其源有衆淖爾宛轉通流在大嶺間非所謂下有弱水之淵環之者耶數千年滅沒之文釐出可驗然大荒南經記諸水所窮之地洋獨闕如一條云大荒之中死塗之山青水窮焉死塗音近醜塗其地在崑崙南與青水不應青水當爲洋水之誤文耳

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于赤烏北征超行濟于洋水北征東旋至於黑水

按穆傳所次洋水與山海經同赤水西南爲洋水洋水西南爲黑水此云東旋似發蹤少有委曲西

逕大曠原乃東歸也後文甚明

前漢地理志云益州郡雋唐縣周水首受徼外又有類水西南至不韋行六百五十里後漢志云古爲嵩昆明永平十年置西部都尉治前書西南夷傳注云嵩卽今嵩州昆明又在其西南

按雋唐縣在越雋郡治邛都縣西千餘里前書注所云嵩州蓋越雋也故昆明在其西南如雋唐則昆明應在其北爲今怒夷地

水經葉榆下注云不韋縣故九隆哀牢之國也有牢山云云世世不與中國通漢建武二十三年王遣兵

黑三 潞江

二

乘革船南下水攻漢鹿多民天震雷疾雨南風起水逆流船沈沒溺死數千人後復攻鹿多鹿多王與戰殺六王乃俱遣使詣越雋奏獻求內附永平十二年置爲永昌郡治不韋縣秦始皇徙呂不韋子孫於此故以名

按不韋今爲保山乃永昌府治以今圖考之潞江帶其西南滄帶其東治地占兩川間得適中兩川並東南流注謂哀牢王乘船南下不知當何屬從保山北微西行六七百里出魯甸西北潞水自怒夷番界來魯甸當漢雋唐地怒水卽類水可知也

地理志又云南中山曰昆彌水曰洛大抵皆依弱音通轉

水經注云類水出嶺唐縣漢武帝置類水西南流曲折又北流東至不韋縣注蘭倉水又云蘭倉水東北逕不韋縣與類水合又東與禁水合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有瀘江之名

按類注類水無專條附三十六卷若水條下謂類水自嶺唐南流至不韋縣是矣過縣西境仍獨流入海注乃謂注於蘭倉誤也

溫水條下云九德縣屬九真郡縣在郡南與日南接

黑三 潞江

三

自九德西通類口水源從西北遠荒寧州界來也

按晉書武帝時分益州之永昌四郡爲寧州寧州

自蘭倉以東總於交趾渠冷入海無出九真日南

者類水既逕永昌西其入海之口應在西南界外

緬甸圖可證雖與九德西東相值而水源各別云

九德通類口者特陸程耳

唐書地理志云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

又西渡怒江至諸葛城二百里又南至樂城二百里

又南入驃國境

按羊苴咩城今大理府治在點蒼山下蠻書云永

昌古哀牢地在玷蒼山西六日程此云三百里蓋山路也永昌西行百餘里得潞江按圖上游自哈拉烏蘇來過怒夷地名怒江入永昌境名潞江下流復有喧里江之名類怒均出於弱音然作哩者尤近

蠻書山川篇云高黎共山在永昌西下臨怒江左右平川謂之穹賤湯浪加萌所居也草木不枯有瘴氣自永昌之越賤途經此山一驛在山之半一驛在山之巔朝濟怒江登山暮方到山頂冬中山上積雪苦寒秋夏又苦穹賤湯浪毒暑酷熱河賤賈客在尋傳

黑三 潞江

四

騶離未還者爲之謠曰冬時欲歸來高黎共上雪秋夏欲歸來無那穹賤熱春時欲歸來平中絡賂紀原註絡賂賄之名也

按高黎共山永昌志云高三十里蒙氏時封爲西

嶽或以爲崑崙岡之轉音其山在潞江西龍川江

東從永昌往騰越路所必經樊氏言其下臨怒江

而怒江竟無專條蓋傳本散佚耳

史記正義云弱水有二源皆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卽

崑崙也南流合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濶六十

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文獻通考引

唐書西域傳上

上字疑當作云

東女亦曰蘇伐刺拏瞿咀羅

羌別種也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稱東女東與吐蕃

項茂州接西屬三波訶北距于闐東南屬雅州羅女

蠻白狼夷東西九日行南北盡二十日有八十城以

女爲君居康延川巖險四緣有弱水南流縫革爲船

人居皆重屋王九層以十一月爲正武德時王湯滂

氏始遣使入貢開元間王及子再來朝與宰相宴曲

江封王曳昌爲歸昌王貞元九年王湯立悉與白狗

君南水君弱水君等詣劍南韋臯求內附散居西山

弱水雖自謂王蓋小小部落耳自失河隴悉爲吐蕃

黑三 路江

五

轉屬至是猶上天寶所賜詔書云云

按鄴氏水經注云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奴蓋弱之

轉音不必雍州有之此弱水在崑崙山南南流入

海與山海經所云崑崙山下赤水後黑水前之弱

水方名悉叶唐世著此名者固非以上證禹貢亦

未必能知山海經別有此水承夷俗所傳而自合

以此愈驗古記之得真也宋程氏大昌嘗欲以此

水當葉榆之源以爲足界梁雍二州傳同叔非之

謂東女弱水前此無稱黑水者稱之自程公始不

可據此亦不然凡地當考其實不當泥其名傳氏

不問此水下流之果否與葉榆相接第以前無黑

水之名疑之果爾將遂據以釋雍州之弱水平中

國以經相授山川名號隨代變易何況蕃夷而欲

其終古不失唐虞之稱哉特以前後各源驗之圖

籍此水應入潞江與蘭滄尙隔一山耳

雲南師旅志云元泰定帝致和元年怒江甸土官阿

哀你寇樂辰索命雲南行省督兵捕之

又云洪武三十年平緬蠻刀幹孟逐宣慰司思倫三

十一年五月命沐春爲征南大將軍率都督何福往

討之福躋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還兵擊景罕

黑三 路江

六

寨寨乘高據險堅守不下福糧且盡告急於春春率

五百騎乘夜至怒江詰旦徑渡令騎馳躡寨下揚塵

警之賊不意大軍卒至驚懼率衆降春乘勝擊崕峒

寨賊潰走幹孟乞降上以其反覆不之許尋禽斬之

平緬定思倫得還

又云正統二年麓川思任反侵南甸屠騰衝據潞江

自稱曰法四年正月命沐晟率都督方政等討之兵

至金齒即今永昌府賊遣其將簡緬斷江立柵師不

得渡晟遣人諭降思任佯許諾晟信之無渡江意明

史云任發遣衆奪潞江沿江造船三百艘欲取雲龍

而簡緬數挑戰政怒造舟六十艘率麾下渡江擊簡緬追至景罕寨破其柵斬首三千獲象三十餘深入逼思任於上江伏四起求救於晟不應史云以少兵往至夾象石又不進至空泥一軍皆沒晟慮春暮瘴

發燒江上積聚奔還至楚雄詔問失事狀晟懼罪暴卒五月以沐昂爲征南將軍進討捷於潞江

明史麓川司傳云正統六年以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兵部尙書王驥提督軍務會諸道兵討麓川時任發遣賊將刀令道等十二人率衆三萬餘象八十隻抵大侯州欲奪景東威遠而驥將抵金齒任發遣

黑三 潞江

七

人乞降驥受之密令諸將分道入右參將冉保從東路攻細甸灣甸水寨入鎮康趨孟定驥與貴由中路至上江會騰衝左參將宮聚自下江據夾象石至期合攻之賊拒守嚴銃弩飛石交下如雨次日乘風焚其柵火竟夜不息官軍力戰拔上江寨斬刀放戛父子禽刀孟項前後斬馘五萬餘以捷聞七年驥率兵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齊集麓川焚其營任發父子三人從間道渡江奔孟養捷聞命還師

麓川司治在龍川江西而其東境與金齒潞江孟定相錯大抵倚潞江爲險故前後用兵必取上下

寨道乃通任發之致討舉朝皆非王振專權而逞忿惟英國公張輔謂其受世職六十餘年屢抗王師不可不討田汝成炎微紀聞亦云王振罪惡通天若主征麓川則爲義正言順愚謂麓川外憑緬甸內扼西南兩地瘴生要害豈得置之然亦何至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乎且賊首未除卽以奏凱邀功迨至再舉三舉故當時亦多有論驥者承平之久國力已覺竭蹶視明初將材兵練能以少勝衆者其道異矣

永昌府志云潞江楊慎以爲卽水經之漏江音訛爲

黑三 潞江

八

潞也

按唐地理志牂柯郡有漏江縣在母單西隨之間蓋以水得名水經注叙其水於滇池縣東南同並縣東伏流復出而與盤江合蜀都賦亦云漏江伏流潰其阿今臨安開化古牂柯之地皆有漏江而出開化者其水南入交趾與前志尤相應潞江則益州之水無伏流潞從怒轉非從漏轉用修說謬張棧附考云潞江源出吐蕃流經芒市至木邦又名喳哩江流經八百大車里至擺古之東入於南海自木邦以下通行舟昔年隴川多土寧潛往擺古見莽

瑞體順此江而下也舊謂其水流至洪門車里散於沙磧近時騰越志又以爲入大金沙江皆非是

黃真元附考云潞江濶滄江所出地名塵石山在雍望可窮其源濶滄江之僅僅字僅得潞江四分之一

雲南雜紀云永昌瘴特甚濶滄潞江水皆深綠不時紅烟浮其面日中人不放渡瘴起春未止秋杪夾堤草頭相交不解名交頭瘴時則行旅皆絕江岸居民色多黃瘠早死惟婦女不染也

按鄭氏注水經有禁水之目以旁有瘴氣可禁防罪人也猶今律言烟瘴地方不止一處潞江濶滄

黑三 潞江

九

金沙江皆有之叶禁水之稱然其流各自入海鄭氏不知以爲麗水注蘭滄又合禁水注瀘水失之遠矣又按輿圖潞江之源比濶滄甚遠明地理志謂潞江出吐蕃雍望甸而濶滄江出吐蕃嵯和歌甸黃氏併爲一非是且鹿石山之名亦未知其何據也

鄭邦誥高崙岡證說云州東百里許有山舊名高黎貢俗呼高良工攢峰百出削壁懸崖嵐烟靜則天山一色小陰雨則雪霰滿巔故又名雪山高大爲南中第一蒙氏時偕封西嶽自東南逆轉西北約五七百

里經馬面關抵人茶山達赤髮野人陸阻地直接崑崙大荒嘉靖三十八年間洞吾營乃於岡隘分水界

嶺設關掘得石碑云重修高崙岡記元至正時雲南諸路儒學副提舉止齋王某撰其文殘缺始知此崙

脈衍崑崙故名高崙前三呼皆誤也博物志稱崑崙山東南水流中國爲河大荒西經曰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邱今黃河發源星宿海在崑

崙東南當作北黑水在崑崙西北當作南流入大居

爲大金沙江獨赤水未詳然三水皆在崑崙前高崙東面赤水西背黑水其接脈崑崙審矣且潞江龍川

黑三 潞江

十

夾山兩腋綿亘千里下至水邦緬甸支隴散漫交布禹甸勢據上游誠天設之險以壯我永昌騰越者也

邦誥騰越人按高黎貢之名傳於唐人夷語不可知各以近音寫之元人又轉爲高崙岡耳中國之山皆衍於崑

崙且此山在三大幹外無庸獨附祖名也其引博

物山海證今黃河在崑崙東北黑水在崑崙西南而高崙崙爲東面黑水西背黑水談言微中宜別

擇存之

李侍郎紱黑水考云按舊輿圖西番之西大流沙之

南湧出一澤名曰嘉河南流爲潞江至永昌騰越境內稱爲南金沙江由阿瓦緬甸入於南海其水甚大深黑人有稱爲黑水河者以今方輿路程考之則嘉湖卽今西番大池名哈拉努爾色楞格者其水流爲大川南行千九百里經鄂坎拉達巴罕名黑水江入怒夷境又南行六百里入雲南境經怒山之西更名怒江又南行八百里經永昌府西境更名潞江又南行三百至潞江安撫司其地當騰越州正東三百餘里皆雲南內地土人稱爲南金沙江自騰越西南行三百餘里入阿瓦界經緬甸凡千餘里入於南海

黑三 潞江

十一

按穆堂考引舊輿圖潞江源曰嘉河者未知何據豈以隋唐西南夷附國東部有嘉良夷水而名之歟然彼傳均不言其爲澤其國東北旣連山接黨項其水宜東合瀾滄或江源矣南金沙江自在潞江西此亦誤率又云若以甘州黑河爲黑水之源此黑水江爲黑水之委則北起雍州之西北南盡梁州之西南其爲二州之界可無遺憾其下又疑甘州黑河旣西北流其入金沙之地當經度之四十一度而嘉湖當三十一二度中間相距近二千里入彼出此恐難確定自破已明無庸費辭

書經傳說云昔人謂蕃名山川皆以形色西南夷地水色多黑故悉蒙黑名如打冲金沙瀾滄俱得稱黑水也而眞黑水之源去瀾滄之西三百餘里蕃名哈拉烏蘇色禽經蒙蕃怒夷獐獐界由緬甸入南海卽佛書所謂黑水出阿耨達山東是也禹迹之所不至蓋中國在阿耨達之東故名震旦所入大水唯黃河一支可見黑水出阿耨達之東實在中國之西南未嘗流入內地故從古無人知其源委也

黑三 潞江

十二

康熙六十年二月撫遠大將軍王奉 上諭改正山川地名內一條云哈拉烏蘇卽禹貢之黑水今雲南所謂潞江也其水自達賴喇嘛東北哈拉腦兒流出東南入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夷界爲怒江入雲南大唐監名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國

按書經傳說彙纂 本朝康熙中 欽定諸臣所修謂哈拉烏蘇爲禹迹之所不至而改正地名之上諭則謂哈拉烏蘇卽禹貢黑水凡註書之體兩說不同以後爲定 上諭於傳說後始出自當遵引以釋經緣其時書局諸臣已散故未及修改耳壁書名類篇云栗栗兩姓蠻在茫部臺登城東

西散居考今圖潞江大塘隘西界怒彝南有獐獐
蠻是也雲南志作力些一作獐獐音並同而傳說
寫爲獐獐又考圖潞江水自緯度二十七番界流
入經麗江大理永昌三府曲折千數百里至二十
四度始出緬甸水以西尙有龍川江橫柳江重鎮
藤越皆內地也潞江喧哩之名雖起近世然漢志
爲唐縣已注類水唐志名爲怒水元史亦然足前
人固屢言之

謹按秦漢以來說地名者百數未有能明禹貢
梁州之黑水者唐末樊綽著蠻書始指證其處比

黑三 潞江

十三

於僞傳等書虛實遠絕宋儒以地隔大理未能

疑脫究人多惑焉逮我 聖祖山川地名之 上

諭出然後知禹貢黑水果在緬隅 聖學天縱冥

符禹畧固無事廣引於僻書而綽幸於千年前發

其端以見識之真者終難泯沒隔下生竭力註經

而卒不獲聞其亦不幸也已

黑水考證卷四

萬載李榮陞

蘭滄江

山海大荒西經云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 西次三經云崑崙之邱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汜天之水 海內西經云崑崙之墟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 大荒南經云南海之中有汜天之山赤水窮焉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

黑四 蘭滄江

豫章叢書

直怒水之位怒水東南發崑崙而入南海者惟有蘭滄耳下游名富良江江之東北秦時蒼梧地與經亦相應也

穆天子傳云天子宿昆侖之阿赤水之陽 水北爲陽舍于鷁鳥之山升於昆侖之邱以觀黃帝之宮北征舍于珠澤升于春山之上銘述於縣圖西征至於赤鳥赤鳥之人其獻酒千斛食馬牛羊糒麥天子使祭父受之日赤鳥氏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吳太伯于東吳詔以金刃之刑賄用周室之璧封丌璧臣長季綽于春山之風妻以元女詔

以玉石之刑以爲周室主乃賜赤鳥之人其墨乘黃金貝帶朱刀乃膜拜而受曰口山 仍似缺春字 天下之良山也寶玉之所在嘉穀生之於是取嘉禾以歸樹於中國天子五日休子口山之下乃奏廣樂赤鳥之人丌獻女于天子女聽女列爲嬖人又曰赤鳥氏美人之地也又云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於春山珠澤昆侖之邱七百里自春山以西至於赤鳥氏春山三百里

黑四 蘭滄江

二

按此文珠澤與昆侖相連前條云北征舍於珠澤此云南至珠澤珠澤者泉池相連如珠環昆侖多有之依後條爲合於圖也又山海經謂赤水東南流一條又作西南流古書字或訛方位不能叶一耳元太祖之未得中原平西域極於哈烈以君其駙馬帖木兒 古安息國地 其視太王亶父雖德力有異然始作之規不謀而同也他書皆以太伯逃之荆吳此則云受周室封與其元女相去萬里犄角周初牧野之會西人居大半至穆王西游已百數十年道路無阻豈亦循甥舅之誼歟赤水至隋唐時名猶在其地近洋源依女入爲國也具疑脫字 見洋水

前漢地理志云益州郡雋唐縣周水首受徽外又有類水西南至不韋行六百五十里

類水已見上洋水條古不韋爲今永昌郡治自此正北行六百五十里當今魯甸北微西徽外來者惟蘭滄江蓋古之周水也華陽國志作同水同周字疑耳非別水

博南縣注引華陽國志云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得蘭滄水

水經若水下注云永昌郡有蘭滄水出西南博南縣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博南山名也縣以氏之其水

黑四 蘭滄江

三

東北流出當作逕博南山漢武帝時通博南山按博

南縣今爲永平縣縣西高山直今沙木和道蘭滄津

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

倉津渡蘭倉爲佗人山高四十里蘭倉水出金沙越

人收以爲黃金又有光珠穴穴出光珠校本依大典

本作珠光穴云近刻訛作光珠按漢志注引華陽國

志云蘭滄水有光珠穴外本不訛校者失於旁證耳

又有琥珀珊瑚黃白青珠也蘭倉水又東北逕不韋

縣與類水合又東與禁水合別一條云水自永昌縣

而北逕其郡西水左右饒犀象有鈎蛇長七八尺尾

未有岐在山澗水中以尾鈎岸上人牛食之此水旁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惟十一二月差可渡正月至十月逕之無不害人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旁不過十日皆死也水旁瘴氣特惡千寶作禁水有毒氣自此旬至十日皆死俱出摸神記禁水又北注瀘津水本條蘭倉與禁水合下云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云云有瀘江之名

按類水逕永昌西南入海不與蘭滄合流前條已

具矣蘭滄逕永昌東南入海注乃於永昌之東境

黑四 蘭滄江

四

截其去路謂蘭滄由此東北轉入瀘江其謬不可

以一二數其失由於誤認蘭滄左支雲龍劍川等

江水爲正流以來作去謂當東北越重山接小源

以達金沙耳蓋類水蘭滄瀘江俱由西北徽外來

西東相距僅百餘里三大川之支源犬牙相入雖

各有高山以分其水至寫爲平圖則相背之源反

如相續之脈分合去來易爽其真此說圖之通病

也禁水以瘴重得名今金沙司一帶及蘭滄出順

寧以往皆有之

葉榆縣注云葉榆澤在東

水經云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過不韋縣東南出益州界入牂牁郡西隨縣北爲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過交趾廉泠縣北分爲五水絡交趾郡中至東一作南界復合爲三水東入海

註云葉榆縣故滇池葉榆之國也漢元封二年唐蒙開以爲益州郡有葉榆縣縣西北八十里右弔烏山云云縣東有葉榆澤葉榆水所鍾也不韋縣北去葉榆六百餘里榆水不逕其縣自不韋北注者盧倉禁水耳榆水自縣南逕遂久縣東又逕姑復縣西與淹水合又東南逕永昌邪龍縣於不韋縣爲東北榆

黑四 蘭滄江

五

水自邪龍縣東南逕秦城縣南與濮水同注滇澤於連然雙柏縣也自澤又東北流當作逕滇池縣南又東逕同並縣南又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復出螻口謂之漏江諸葛亮之平南中也戰於是水之南榆水又逕賁古縣北東與盤江合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盤町山出銀鉛東逕梁水郡北原注云當作卑水地志越雋有卑水縣枝本云晉置梁水郡領梁水賁古西隨三縣朱謀璋云當作卑水非也按此知黃本之注皆襲朱本賁古縣南水廣百餘步深處十丈甚有瘴氣朱哀當作襄之反李恢追至盤江者也又東逕漢

興縣山谿中多叩竹枕榔樹盤水北入榆水諸葛亮入南中戰於盤中者也此條當入溫水下

進桑縣牂牁之南部縣尉治也水上有關故曰進桑關也馬援言從廉泠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縣轉輸通利蓋兵車資運所由矣建武十九年伏波將軍馬援言從廉泠出賁古擊益州臣所將越駱萬餘人便習戰鬪者二千兵以上愚以爲行兵此道最便蓋承藉水利用爲神捷也按後漢志益州郡牂牁郡十六城治故且蘭有進乘又益州郡十七城有賁古乘與桑志注不同俟考三國志失載自西隨至交

黑四 蘭滄江

六

趾崇山接陵水路三千里榆水又東南絕溫水而東南注於交趾

按葉榆縣今之太和爲大理府治東臨西洱海于漢志所稱葉榆澤者也此水本西流入漾備江折而南歸於蘭滄漢人不知蘭滄爲此水經流故水經無蘭滄之目僅就葉榆立名也鄧註雖知有蘭滄然誤爲瀘江之支源已辨正於上然就其所序以爲過不韋縣東南出益州入牂牁逕交趾入海與今圖大致亦相同鄧注乃駁經文云榆水不逕不韋縣東南而謂自縣南逕遂久縣東合淹水合

潞水注滇澤逕漏江合盤江乃北入榆水推其意以海海乃東行越白崖至三江口逆上易門越三泊以注滇海又越潞江開化達於交趾蓋自今洱口以下至老撾交趾經文所稱水道鄺氏皆不知其自序水陸二千餘里榆水莫由焉本其時地圖昧晦故失真若是其遠也另具各水條下此不復舉自進桑以後注與經文同惟絕溫水句不合地當志來唯縣注云勞水出徼外東至麋冷入南海過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里

按自不韋以東水之出徼外入南海者在益州惟

黑四 蘭滄江

七

蘭滄江前於地志周水下已考得其源然周水不具里數與所至所入而詳於勞水勞爲周水之委與蘭通音也水經無周勞之目而云葉榆河下游逕麋冷入海與志序勞水者同亦主蘭滄言之耳水經注云尙書大傳曰堯南撫交趾於禹貢荊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周禮南入蠻離題交趾春秋不見於傳秦始皇開越嶺南立蒼梧南海交趾象郡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啟七郡置交趾刺史後朱載堯將子詩妻徵側攻破州郡後漢遣伏波將軍馬援將兵討側詩走入金谿究三歲乃得爾時西蜀

並遣兵共討側等云云此當作北二水左水東北逕望海縣南又東逕龍淵縣北又東合南水當有南水

二字

自麋冷縣東逕封谿縣北又東逕龍淵縣故城

南又東左合北水其水又東逕由陽縣東注於浪鬱經言於郡東界合爲三水此其一當作二也其次一

水東逕封谿縣南又西南逕西於縣南又東逕羸陵

縣北又東逕北帶縣南又東逕稽徐縣涇水注之水

出龍編縣建安二十三年改龍淵以龍編爲名高山

東南流入稽徐縣注於中水中水又東逕羸陵縣南其水自縣東逕安定縣當有縣字北帶長江江中有

黑四 蘭滄江

八

越王所鑄銅船潮退時有見之者其水又東流隔水有泥黎城又東南合南水南當有脫字又東北當作

南逕九德郡北江北對交趾朱載縣又東逕浦陽縣

北又東逕無功當作切縣北建武十九年十月馬援

入九真至無功縣賊渠降進入餘發分兵入無編至

居風斬級數十百九真乃靖其水又東逕句漏縣縣

帶江水江水對安定縣縣江中有潛牛又東與北水

合又東注鬱亂流而逝此其三也平撮通稱同歸鬱

海故經有入海之文矣

按後漢西南夷傳云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

姑復檄榆檉連然滇池建憐昆明諸種反叛益
州太守繁勝退保朱提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
發蜀人及朱提夷擊之度瀘水入益州界羣夷奔
走二十年進兵與戰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斬
棟氐帥諸夷悉平此北路之兵也伏波會擊蓋由
南路然經注既稱建武十九年馬援將兵從麋泠
擊益州又謂其年十月入九真篇中又有西蜀遣
兵共討徵側之文既益州未平蜀人從何路進兵
耶考援傳十七年南擊交趾至合浦緣海而進隨
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春至浪泊與賊戰破之追

黑四 蘭滄江

九

至禁谿十九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將樓船戰士擊
九真徵側餘黨自無功至居風嶠南悉平二十年
秋振旅還京師伏波擊益州在十九年二月以後
而史失載今安寧太和耿馬皆有伏波遺蹟賴經
注可驗耳

文獻通考云吐谷渾在益州西北魏周之際有地數
千里南界隴澗城去成都千餘里大城有四一在清
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窟眞川皆子弟所
理其王理慕賀川西有黃河南北百二十里東西七
十里唐龍朔三年吐蕃攻取其地

按水經注卷二洮水下云臨洮縣東有赤水城漢
建初二年馬防築又晉書四夷傳及載記言乞伏
乾歸降吐谷渾樹洛干於赤水卽拜爲赤水都護
又隋置河源郡領縣有赤水唐貞觀中李靖等破
吐谷渾於赤海其時李彥道爲赤水道行軍總管
顯慶時吐蕃求赤水地牧馬不許其地應在黃河
之北唐地志涼州有赤水軍則去河源尤遠赤水
名著於西裔故代取其嘉稱而山海經穆傳之本
水隱矣然吐谷渾所理四大城之一亦未必不近
古赤水也

黑四 蘭滄江

十

杜佑通典云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
里東南流入西洱河合流而東號漾鼻水又東南出
會川爲瀘水卽黑水也

按通典云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東南流入西洱河
此條似可爲赤水證考唐書地理志隴右道鄯州
鄯城縣注云西六十里有臨蕃城又西六十里有
白水軍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戍城又南隔澗七里
有天威軍石堡城初曰振武軍又西二十里至赤
嶺其西吐蕃有開元中分界碑自振武經尉遲川
苦拔海王孝傑米欄九十里至莫離驛又經公主

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錄驛吐蕃界也又經援泉烈謨海四百四十里渡黃河云云又吐蕃傳記長慶初劉元鼎經行云過石堡城右行數十里土石皆赤崩曰赤嶺距長安三千里而羸蓋驢右故地也與地理志注相應是赤嶺在黃河北七百里一十里而可跋海當爲苦跋海其流東入黃河杜君卿所云乃在河江二源之南豈名同而地別亦猶未免於誤引耶

又按通典云漾鼻水東南出會川爲瀘水會川漢會無縣在瀘江北直漾鼻東北此乃云東南者蓋

黑四 蘭滄江

十一

唐時漾鼻原有黑惠之名惠會音通南詔四清之

一水經注謂蘭滄亦名瀘江一條直云瀘倉蘭瀘

音近同取盧黑爲名未必卽指會無與瀘津也

唐書地理志隴右道鄯州鄯城縣注云經鵲莽峽百里至野馬驛經吐蕃塞田又經樂橋湯四百里至閭川驛又經想謹海一百三十里至蛤不爛驛旁有三羅骨山積雪不銷又六十里至突錄濟驛

按此條序犁牛河以南道里自犁牛河至臧河必取道瀾滄潞江二源志雖具其地而無分註不能的知

樊綽蠻書山川篇云蘭滄江源出吐蕃中大雪山下莎川東南過聿資城西謂之瀨水河又過順蠻部落南流過劍川大山西南流入海

又云龍尾城西第七驛有橋兩崖高險水迅激橫亘大竹索爲梁上布簣簣上實板仍通以竹屋蓋橋其穿索石孔孔明所鑿也卽後漢所云渡博南越倉津者昔諸葛征永昌於此築城今江西山上有遺跡及古碑祠廟存焉

又城鎮篇云鐵橋城西北有羅眉川又西至卽共城又西傍彌潛城又西鹽井西有歛尋城皆施蠻順蠻

黑四 蘭滄江

十二

部落所居又西北至聿資城又西北至弄視川

考今圖瀾滄源雜楚河北岸阿瑪呢喀擦穆山下有城名蘇爾莽東南半度有地名拉集意卽古之聿資也弄視川尙在其上別條云犁牛河環遠弄視川犁牛卽金沙江源弄視川蓋據二水之間蘭滄水由莎川東南左抱弄視川過聿資城歛尋城鹽井彌潛城卽共城羅眉川鐵橋城西乃入雲南過劍川大山西博南山西穿竹索橋而東南流逕交趾入海也蘭滄得名自漢武之世皆以爲東北入江知其入海者自綽書始又按今圖蘭滄所出

皆大山其大雪山未注唐地理志三羅骨山或近之雲南志維西通判治西北八百里亦有大雪山似在下游不得爲源山也維西雍正五年置在瀾滄江東原圖魯甸或是

宋程氏禹貢論云樊綽所稱西洱河者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卽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嶺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卽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於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

黑四 蘭滄江

十三

今按西洱海子帶太和縣之東廣四十里長僅一百二十里特蘭滄江一小枝烏足以界別雍梁二州程氏云滇池有黑水祠卽葉榆之地謹按書經傳說云漢滇池今雲南府昆明縣與今太和縣相去五六百里程氏云云非是且滇池水亦北入大江與葉榆不相貫也程氏又謂榆葉漬水而黑韓汝節駁之云源之黑或由榆葉所漬豈得流去數千里色尙不變他處黑水甚多何未聞有此胡牘

明云葉榆本蠻語與中國文義不同安知爲榆樹之葉耶程氏又謂葉榆去宕昌不遠宕昌三苗之裔與叙於三危者相應胡牘明云宕州西南距大理三千餘里何謂不遠以上皆中程氏之病然程氏多方援引明其得氏氏富黑水也按水經注蘭滄江一名盧倉盧與黑同義又杜氏通典云可跋海合西洱河東南流爲瀘水卽黑水也漢唐時已稱黑水而程氏失於援引故爲補之

黑四 蘭滄江

十四

國志原作牒榆字與樹葉本無關道元注云葉榆澤葉榆水所鍾也是言水鍾爲澤非言葉漬程氏蓋誤會道元之注又牽連及綽耳禹貢錐指乃謂以漬葉得名蓋亦出於樊綽書具在併無葉榆之目牘明果於造誣哉

元仁山金氏云瀘水卽黑水經雲南至交趾名歸化水廣處如江東南入海海道圖名黑水口元史云至道八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以至其國

明焦弱侯禹貢解云四川行都司南有瀘山卽瀘水

所出而交陞海無所謂黑水口金說不足信胡應明
云瀘水源出建昌衛流入蜀江不經交趾入海金說
實謬

予按西南之水多以瀘名焦胡所舉特其入江者
耳仁山則本之通典前條所謂瀘水卽黑水者實
蘭滄之本名也地名或歷久不易或隨時而變黑
水口之名仁山豈肯妄造去冬安南內訌有自軍
臺回者寄示彼國地圖其西老撾界有黑江東南
流過歸化省城之東更名富良江東南入海與仁
山所言悉合此非爲仁山地者因其實而寫之蓋

黑江 蘭滄江

十五

黑江之名夷人至今未改也

李侍郎黑水考云程氏大昌以葉榆水爲黑水以今
方輿路程圖考之蓋卽所謂瀾滄江也其水發源西
番阿克必拉疑卽古之勞水南行千六百里始名瀾
滄江迤蒙番東境又南行千里入雲南小甸又南行
八百里經永昌府西境則哀牢山在焉又南行千六
百里經永順威遠二府至車里宣慰司名九龍江入
阿瓦老撾二國境入於南海其水源委甚長似足以
當黑水然自發源以至雲南行三千餘里並無黑水
之名至西洱河來會洱河之源始稱黑水其源近出

雲南與雍州絕遠中隔岷峨諸山亦無與甘州黑水
相通之理必非禹貢之黑水

明人李元陽黑水辨云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
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惟滇瀾滄
江路江皆由吐蕃西北來蓋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
出張掖地否水勢並洶湧皆入南海是豈所謂黑水
者乎然瀾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於梁州
之境若不相屬唯瀾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
南郡縣之間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卽
爲夷緬則禹之所導於分別梁州界者惟瀾滄足以

黑江 蘭滄江

十六

當之孟津之會曰湄人濮人以今考之皆在瀾滄江
內則瀾滄江之爲黑水無疑矣地理志謂南中山曰
昆彌水曰洛山海經曰洱水西流入於洛故瀾滄江
又名洛水元史至元二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
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瀾滄江之爲黑
水益彰彰明矣

禹貢雖指云元陽大理人自謂熟知其鄉之山川據
張立道事以證瀾滄當爲黑水元陽亦嘗泝流而上
至煥煌親見其與彼地之黑水相續乎蘭滄源居河
源之東黑水自三危而南必入於河矣安能越之而

南接蘭倉以入南海乎

予按地圖河源與蘭倉源經度相等而江源尙出其西果有水從西北來河不能阻亦必歸江元陽主蘭倉而確以張掖之條授人以間故臆明得而極論之不知水出張掖經無此言特鄭氏誤引山海之文而易其方隅注書家曲爲彌縫反疑大地之山川乖悟惑之甚者也中谿未見通典與禹貢論故不知蘭倉得名黑水非自元始其引地理志水曰洛者當屬之潞江與若又引洱水西流入於洛者出西山經驗其前文自爲渭口之洛與本處

黑四 蘭倉江

十七

不應當別論之

雖指又云按水經注蘭倉水仍東北合瀘水入蜀江今所謂瀘江元人指爲黑水者則東南流至交趾入海與梁州絕無交涉影響之談不足信 見第九卷又云說者多以瀘江爲黑水徒以東南至交趾差近梁州之微外耳其實黑水下流之爲瀘江與由交趾入海既非出於古記又非得之目驗憑虛測度何若闕疑之爲善乎 第十二卷

按如胡氏所詰責謂黑水當由張掖屬瀘江則禹經原無此文大地並無此水真所謂憑虛測度者

也胡氏又謂蘭倉不得名黑水則如前所陳亦足以釋然矣尙書傳說云蕃名山川以形色西南水色多黑如打冲金沙瀘江俱得稱黑水子於庚子歲由雲州往普洱問津土夷率以瀘江爲大黑水旁衆溪爲小黑水彼豈知有尙書者按諸古記驗諸目擊無一不同特胡氏驚其太遠而依禹經求之猶小而近不足當真黑水之目耳胡氏又岐水經注之蘭倉水與今瀘江爲二今時大理人成內地人人目擊瀘江既東南入海豈別有分流及故道東北入江者不知糾經注之謬反藉以難歷

黑四 蘭倉江

十八

古無變之江瀘豈不固哉

唐杜氏佑作通典不知王者之無外惟漢文博士王制之言是徇以爲南不盡五嶺以前史次南越於揚州者爲非妄之甚者也臆明胡氏釋禹貢專主之滇越相連既外越必外滇私意斷江源爲梁之南界自金沙江以南不屬九州斥瀘江於微外然唐宋以來主是水者多有李元陽以滇人言滇蹟援引尙洽胡氏譏其未能親湖上游驗水之離合於張掖世固未有設此難以責秉筆之人者此非胡氏本意也別條云張掖水東北入居延海

俗謂之黑河並不經三危入南海安得以禹貢黑水屬之胡氏已明斥張掖水復引以折中谿何耶困於無可措辭而以勢所難行者奪之耳假令真有一雍北之水遶出河源以與瀾滄合胡氏亦必不與之所以然者微外不得更有禹貢山川故有明瀾滄之爲黑水者必力斥之並迤西諸大川無不斥之至問彼黑水何在則又以爲堙涸而人當闕疑持論徇恍總欲推而付諸無容致詰之域怪矣哉萬古不廢而誣爲涇涸顯有目驗而教人存疑勤勤焉噓霧於西南恐人稍發之則梁州江源

黑四 瀾滄江

十九

之界不確并荆揚五嶺之界亦不確而井蛙之障破矣雖然亦大愚實甚令禹貢南界果止于江嶺則所云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者禹無寸土勺水何爲越界循行而大書於策以誇後世耶禹言之界必及之豈惟瀾滄凡迤西瀕海皆其地其流彌大源彌遠者始足以連界二州固不係於名稱之存亡也則舍大金沙江將奚屬夫地不能言三危之類或可引而就近而南海不能也彼挾拘墟之見者聞人主藟倉已託染境過大況加是以往宜益心廢而口咤不敢措議然天下後世各有心目可

盡封耶故南海之文著而黑水可得梁界可明卽禹跡所揜揚州沿海之地亦通爲一矣杜氏之妄烏可掩哉

康熙六十年奉 諭考正山川內一條云瀾滄江有二源一源於喀木之噶爾機雜噶爾山名雜楮河一源於喀木之濟魯肯他拉名敖母楮河二水會於义木廟之南名拉克楮河流入雲南境爲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宣撫司名九龍江流入緬國

接噶爾機雜噶爾山在瀾滄江源西北原圖作格勒濟雜噶拉那阿林直緯三十四半西經二十二

黑四 瀾滄江

二十

新圖爲格爾吉灰噶爾阿林西經加度而緯同所流出之雜楮河原圖作匣楚必拉 新圖匣亦作雜濟魯肯他拉之地稍次南原圖作沙魯拉達巴罕直緯三十三半西經二十 新圖沙作薩所流出之敖母楮河原圖作敖母梨必拉 新圖作鄂穆楚二水東南流夾义木廟於中廟原圖作义母多直緯三十一半西經十八半強 新圖作察穆多珠克特 亨二水合爲一名拉克楮河原圖作默楚必拉 新圖默作謨 又東南入雲南維西界直緯二十七強西經十七強縱橫十二度爲三千里計曲折四千

里強也

書經傳說云地理今釋導川黑水即今雲南之瀾滄江其源發於西蕃諾莫渾五巴什山分支之西曰阿克必拉南流至你那山入雲南界東岐一支爲漾備江卽程大昌所謂葉榆河東南流分注大理府之西洱海經流入順寧府境其正支南行絕雲龍江而東南至雲州屬順寧府北之分水嶺仍與漾備江合又南流至阿瓦國入南海

按瀾滄諸源原圖有二傳說所稱蓋初出之稿與山川考論不同依後圖則一矣又按雲南圖舊

黑四 瀾滄江

二十三

蘭州之北有分江塘塘北之水西北流爲工江折而西入瀾滄江塘南之水東南流爲白石江又東南更名漾備江至合江舖左有水自大理城北東來西南流合之漢志所云葉榆澤唐以來改稱西洱河者也合漾備而南入於瀾滄瀾滄江自入雲南界南東行歷收工江水雲龍江水漾備與西洱合流之水皆在左岸諸小水各自爲道同歸而異本不相通亦不藉經流之分滲秩如也明史地理志云墨會江卽漾備江南流至順寧府東洋山下合於瀾滄江對岸爲雲州習彌山順寧志云其高

千仞下臨滄江者是也下距神舟渡不遠凡水隨山而分故分水之名山皆可用據圖雲州分水嶺在順甸河南緬寧猛麻諸小河分於此山北去瀾滄尙遠地理志又稱車里司東北有瀾滄江達於交趾爲富良江乃入海云

漢地理志云益州郡有葉榆縣後漢志水經同三國志牂牁縣隸雲南郡晉宋齊志牂牁縣並隸東河陽郡梁以後沒於河蠻

按葉榆古澤自漢至蜀無稱洱水者晉於其地置東河陽洱河名似起於其時古蹟志云葉榆廢縣

黑四 瀾滄江

二十三

在今大理城東南十里河陽廢縣在今城東十里同時二治相切必不然河陽縣當在今喜洲南去今城四十里也

隋書梁睿疏云二河有駿馬明珠又史萬歲傳云萬歲率衆次勃弄至於南中進渡西二河入渠濫川擊破賊三十餘部

唐書云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右武衛將軍梁建方討松外蠻遣奇兵掩西洱河蠻其帥楊盛納款

又云中宗景龍元年吐蕃及姚州蠻寇邊討擊使唐九徵敗之吐蕃以鐵紐梁漾濞二水通西洱蠻築城

戊之九徵毀絕平城建鐵柱於滇池勒功西洱河亦西流得通稱滇池

蠻書名類篇云河蠻本西洱河人當六詔皆在而河蠻自固洱河城開元已前嘗有首領入朝本州刺史受賞二字當在本州上而歸者及蒙歸義攻拔大脫和大釐等字城河蠻遂遷徙皆羈置於浪詔

六賧篇云太和城大釐城陽苴咩城本皆河蠻所居之地開元二十五年蒙歸義逐河蠻奪據太和城今陽南後數月又襲破苴咩今大理府盛羅皮取大釐城今喜州仍築龍尾今下關原誤作口城為保障

黑四 蘭滄江

三三三

初立太和城以為不安遂改稱陽苴咩城城南詔大衙門又云大釐成東南十餘里有舍利水城在洱河中流島上四面臨水夏月最清涼南詔常於此城避暑

又云龍尾城閣羅鳳所築縈抱玷蒼南麓數里按途程篇云從渠敘趙三十里至龍尾城從龍尾城至陽

苴咩城原文誤作龍口今改正城門臨洱水下河上

橋長百餘步又云龍尾城東北有息龍山南詔養鹿處

龍口城今上關原文脫大釐城云北去龍口城二十

五里遼川城云南去龍口城十五里

按蒙氏因河蠻三城增築龍尾龍口為五城同居一甸又於龍口之北修遼川城往來居之家室共守五處如一而以龍尾城為保障歸義父子所經理也大衙門居五城之中為陽苴咩其後取其北大釐城之名以為大理國號鄭趙楊段相沿守之元平其地為大理府取其南太和城之名以名首縣而大釐太和城遂墟惟上下二關猶在謂之河首河尾云

漢志葉榆縣注云葉榆澤在東雲南縣注引南中志

黑四 蘭滄江

三三四

云縣西北百數十里有山眾山之中特高大如扶風太一鬱然高峻與雲氣相連結因視之不見

蠻書山川篇云玷蒼山唐書玷作點南自石橋北抵

遼川長一百五十餘里直南北亦不甚正東向洱河

城郭邑居基布山底西面陡絕下臨平川山頂高數

千丈石稜青蒼不通人路冬當作夏中時有墮雪又

云思山在西洱河東隅河流俯齧山根土山無樹

石高處不過數十丈面對寶居越析山下有路從渠

敘趙出遼川

元郭松年行記云點蒼之山條岡南北百有餘里峰

巒巖岫紫雲戴雪四時不消上則高河寶海泉源噴湧派爲一十八溪皆可灌溉水則源於浪穹淳縉紫城之東羊直畔城一名紫城北自河首南盡河尾波濤二關之間周圍百有餘里內則四洲三島九阜之奇浩蕩汪洋煙波無際江山之美有足稱者又云河尾關洱水下流也名龍尾關蒙氏之所築

李京雲南志云西洱河卽葉榆水方圓三百餘里勢如人耳故名行水金鑑引尙書通考

按鄭氏誤謂蘭倉水東北流而有瀘江之目杜氏通典謂吐蕃水合西洱河名漾鼻水爲瀘水卽黑

黑四 蘭滄江

二十五

水前考已明古今地名或沿或易今圖西洱河源出劍川南境名黑水河逕浪穹鄧川西南匯爲海子鄧川卽古之遼川蠻書云城依山足東距瀘水是則黑水瀘水之名古今未改鄭氏直不當謂東北轉耳宋程氏疑水之色由於葉漬又遠引滇池黑水祠爲證固失之然不得謂此澤絕無黑水之證也西洱河予嘗泛之其色黧黧與倉津同雖爲蘭倉一小枝而最有名故別徵其蹟如此

法苑珠林乾封二年宣律師問天人云成都多寶石佛何時從地湧出答曰昔迦葉佛時有人於西洱河

造之其多寶舊在西洱河鷲頭山寺古基尙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令向彼土道由邛州過大小不算三千餘里方達西洱河河大濶或百里或五百里中有山洲亦有古寺經像尙存而無僧住時聞鐘聲百姓殷實每年二時供養古塔塔如戒壇三重石砌上有覆釜其數極多土人但言神冢每發光明人以蔬食祭求福祚也其地西北去巂州二千餘里問疑當去天竺非遠往往有至彼者太平廣記九十三卷引

黑四 鷲滄江

二十六

里廣處不四十里其蹟顯驗亦詭稱五百里盡大理封疆猶不足錄之以著其妄昔河蠻請於唐作塔洱水旁十數層其高二百尺今尙在此書所述古塔如戒壇三成者卑之甚釋子好誇曾不引用蠻塔知其造說果在開元前矣

地字亦志青蛉縣注云僕水出徼外東南至來唯人勞過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葉榆縣注云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龍入僕行五百里秦城縣注云卽水南至雙柏入僕行八百二十里又會無縣注云故濮人邑也

按會無直今大姚縣北其間東起羅次古秦城西
至白崖古邪龍南連易門古雙柏大抵皆古濮人

之所居故以名其水然支分南南北大幹逕其中

彼此毋庸紊大幹之北爲青蛉水今一泡江母血

水今大姚河駿馬河今龍川江以次北流入金沙

江大幹之南則濮水今陽江貪水今白崖水卽水

今綠汁江總爲一南東流下游逕交趾入瀾滄江

濮水近出幹南之勃弄川而漢志以爲出徼外且

有貪水首受青蛉之文皆失之蓋白崖地廣而泉

薄昔之治水者北跨幹四分一泡江之源南度以

黑四 蘭滄江

三七

濟之其蹟具於圖閱者但見紙上水脈相連而不

知二流分背因以一泡與白崖通爲一今原新二

圖猶然知其沿誤於舊也

水經脫濮水酈氏注江水下一條云布僕水出徼外

從卽笮縣字有誤當云笮都西來分爲二一水東逕

臨卽縣江都縣字有誤武陽縣入江其一水南逕越

雋卽都縣至雲南郡之蜻蛉縣入於僕水本雲川地

也蜀建興三年置僕水又南逕永昌郡邪龍縣而與

貪水合水上承蜻蛉縣水逕葉榆縣又東南至邪龍

入於僕僕水又逕寧州建寧縣當作郡故康降都

督屯故南人謂之屯下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歷

衍雙柏縣卽水出焉水出秦城縣牛蘭山南流至雙

柏縣東注僕水又東至來唯縣入勞水水出徼外東

逕其縣與僕水合僕水東至交州交趾郡龍一作卷

冷縣南流入於海

酈氏因地志注僕水有出自徼外之文而勞若淹

繩各有川分受此外別無徼外水下注僕水者遂

截取蜀西大渡河源及孫水跨江逆行入蜻蛉以

貫之逐節倒亂離真益遠班氏豈樂此附會哉今

圖學大明其地人常往來是非之蹟較然矣僕水

黑四 蘭滄江

二八

本條尙未大錯酈氏前注以爲榆水所逕之地一

川而雜兩水蓋彼自失榆水之本行耳說已具於

上

又牂牁郡西隨縣註云麋水西受徼外東至麋冷入

尙龍谿過郡二行千一百六里都夢縣注云壺水

東南至麋冷入尙龍谿過郡二行千一百六十里

按麋水長僅千里而云西受徼外或爲蘭滄右支

從夷地流入之水也壺水長與麋水等當爲今李

仙江下游除僕水外蘭滄左支之流皆不長

漢地理志牂牁郡有漏江縣次西隨都夢談藁進桑

前左思蜀都賦云漏江伏流潰其阿

水經葉榆河注云榆水逕滇池縣南又東逕同並縣南又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復出螻口謂之漏江又逕賁古縣北與盤江合又東南絕溫水而注於交趾按注言榆水東逕滇池縣南又逕同並縣南今南盤江上游有八達河自宜良縣南東流其程正如此八達河於阿迷北境東北轉右有支源與今開化府北期烏河源分水於大石牙山開化為漢漏江縣註見二源相值遂以爲榆水取道於此也漏江南流三伏三見賁古尙在其西其水南流入濮水註又以盤江之名通之也葉榆與濮水二註大半爲漫漶圖本所誤已具於前考然源流雖繁而水道無虛故宜斷章釋之賁古來唯西隨進桑等縣並在夷地

黑四 漏江

二十九

蠻書途程篇云從安南府城上水至峯州兩日至登州兩日至忠誠州三日至多利州兩日至奇富州兩日至甘棠州兩日至黎武賁棚四日至賈勇步五日已上二十五日程並是水路從賈勇步登陸至矣符館一日至曲烏館一日至思下館一日至沙隻館一日至南場館一日至曲江館一日至通海城一日至

江川縣一日至進寧館一日至鄯闡拓東館一日只計日無里數

新唐書地理志云安南經交趾太平百餘里至峰州又經南田百三十里至恩樓縣乃水行四十里至忠誠州又二百里至多利州又三百里至朱貴州又四百里至丹棠州皆生獠也又四百五十里至古湧步水路距安南凡千五百五十里又百八十里經浮動山天井山山上夾道皆天井間不容趾者三十里二日行至湯泉州又五十里至涼索州又十五里至龍武州皆蠻蠻安南境也又八十三里至儻遲頓又經八平城八十里至洞澡水又經南亭百六十里至曲江劍南地也又經通海鎮百六十里渡海河利水至絳縣又八十里至晉寧驛戎州地也又八十里至柘東城

黑四 漏江

三十

按二書所言陸程自賈勇至曲江盡不同賈耽之志作於貞元尙參唐制樊書咸通時作全用蠻言唐絳縣稱江川縣可證非有二道也今圖自曲江驛東南往安南必由開化與古路畧同山川志云期烏源自石洞流出爲儂人河環繞府城北東南三面如龍盤故一名盤龍河按期烏卽蠻書曲烏

之轉館在水側故以名當爲唐湯泉州地循水西北行五十里至樂農寨值唐祿索州又西北至大石牙值唐龍武州期烏源窮於此越西山渡洞淥水水卽臨安府瀘江之下游別有考期烏水三伏三見漢之漏江也其水南微東流入交趾據外國圖徑平衡有水左自廣南府界來合之當爲普梅河之尾又南流爲宣光江至宣光省卽安平賭咒河右徑安北府來繞行省之西南而合之又南轉西流有二水左自廣西界來總爲一西南流合之又西南至東蘭縣側注於富良江



董以寧與嚴祺先辨黑水書

自去歲得奉明教以所定禹貢註見示知足下好學深思較二孔及蔡氏逾詳而更定蔡傳數條俱鑿然有據顧于黑水之入南海則獨闕焉存疑此誠出于至慎之意然昨者僕亦以鑿然有據之說語足下足下雖不非之而猶未免于疑故敢退而爲書以質之于足下按經文云華陽黑水惟梁州又云黑水西河惟雍州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讀者見雍梁皆有黑水而又下入南海以爲此水之在當時必直貫今陝西四川之境又下雲南全省而入于交南之海

黑水考證書

豫章叢書

此其言不足辨也黑水在黃河之北若果直下而趨南海必橫衝黃河以過而黃河亦且隨之以南不得紆回而東至于積石矣今黃河得東至積石則不直貫雍梁之境內可知並不直貫于雍梁之境外亦可知於是互相臆度有謂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者此但見漢書西域傳張騫言河出于闐合慈嶺河以入蒲昌海冬夏不增減故以爲潛行地下至積石始見耳不知紆回于積石以西者後人出塞皆經其地又何嘗潛伏而不見乎況蒲昌海至積石有大流沙間之唐與元兩訪河源皆已知張

騫之謬于前之人想亦致疑于此故圖禹貢黃河或竟始于積石其西至星宿海處竟不入圖或竟圖黑水于黃河以南謂源出梁州之汾關山則是雍州之地當無黑水固與經文不合而遷就其說者遂謂黑水所經不特包川陝雲南之外而且包于星宿海之外果若所云則去雍梁之地極遠當時何取於此而以爲二州之疆界也寧都魏石牀謂海非南地洋海可以闕從來承襲之非特欲以東北之居延海當之據元都實所圖謂黑水入張掖河再流入居延海則其水固東北流而不得謂之南今乃曰居延海仍滙

黑水考證書

二

黃河因黑水在北黃河在南故口南又因其流入居延海故又曰海鳴呼恐虞夏史臣無此割裂難通之文義矣愚則曰海非南地洋海亦非北地居延海而甘肅以南之青海也鄯道元水經云黑水出張掖郡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至于南海而後漢書西羌傳註謂三危在今沙州燉煌縣東南有三峯故曰三危一統志云三危山在沙州城東南二十里與漢書合志又云黑水見鎮義所城西四里一見肅州衛城西北十五里源出雞山今考其地卽古張掖其西歷鎮義所至肅州爲酒泉郡再西至哈密始爲

沙州之燉煌今日源出雞山則爲甘州無疑也曰鎮
蕨所則在甘與肅之間無疑也曰肅州城西十五里
則近鎮蕨所之西而合而南流無疑也而所謂青海
爲李靖討吐谷渾時所過者適在其南此非其所入
之處歟况河北得水便名爲河塞北得水便名爲海
此處有沙漠之瀚海在其北有蒲昌之海在其西北
而又有居延海在其東北卽欲不名之南海不可得
也王莽秉政時於此地置西海郡亦以此得名然
以其在中國之西則漢時自謂之西海而以其在西
徼外之南則禹時自謂之南海如一江也於導漢則

黑水考證書

三

名爲北江而於導江之條則又名曰中江固不必致
疑于此矣然則是水也在西北之一隅止以界雍而
不入乎雍之界又何由至梁而爲之界哉蓋嘗遍攷
圖志叅以魏石牀考異而知黑水在黃河之北尙有
見于寧夏東番以注黃河者而黃河以南則更有四
一見平涼開城縣北百五十里口大黑水小黑水合
流入河一見慶陽府城西北二十里源出太白山合
浦川流入寧州一見文縣軍民所水經注所云出西
羌素嶺入會白水者是一見城固縣西北諸葛武侯
箋所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者是凡此四水固皆在

雍州之境內而城固文縣實與梁州接壤經文以黑
水爲梁州所距之界必取諸此而非甘肅間之南流
入海者矣至地理志謂源出隄爲郡南廣汾陽山卽
今四川之敘州已無其水而漢武開滇池縣有黑水
祠又止言有祠不知水之所在疏引鄭說直以爲中
國無之則失于所見下廣而執入南海之舊說者必
欲于今四川雲南境內求所謂黑水以實之唐樊氏
謂卽麗江宋程氏謂卽西洱河元金氏謂卽瀘水明
李氏謂卽瀾滄江紛紛不一甚且水本不黑而強名
之則無稽甚矣足下何必以其去三危遠近而始疑

黑水考證書

四

之也哉不揣愚昧直抒臆斷惟足下採擇并示賢弟
孫友共定之寧頓首

萬載李厚岡先生以進士服官雲南與檀默齋
同講輿地學精博過人所著雲緬山川志予已
收入問影樓叢書禹貢黑水入海之道自孔蔡
以來衆訟紛紛最見董文友與嚴震先書變甯
都魏氏之說以南海爲青海心知其謬而無說
以折之及見先生此紫昭若發藤乃與熊君譯
元重加編訂釐爲四卷付刊而附董書於後是
非所在後世自有能辨之者乙卯三月胡思敬
書於退廬

江源攷證

萬載 李榮陞

徐霞客江源攷曰河源崑崙之北江源崑崙之南曰犁牛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爲金沙江又北曲爲叙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岷江經成都至叙不及千里金沙經麗江至叙二千餘里而岷江爲舟楫所通金沙江盤折蠻獠谿峒間水陸莫能溯人既不悉其孰遠孰近第見禹貢有岷山導江之文遂以江源歸之不知禹之導乃其爲害中國之始非發脉之始也導河積石河源不始

江源攷證

一 張章叢書

於積石導江岷山江源不出於岷山推江源者當以金沙江爲首云云攷徐氏遊記天下名山多有而江源無之第六册崇正十一年冬月別滇赴雞足山自言欲從金沙江往雅州參峨嵋滇人皆謂此路久塞不可行必仍歸省假道於黔而出遵義其後自雞足北出麗江南西極騰越轉永昌逕順甯復止雞足修志病足而東還不果出遵義又踰年遂卒陳木叔爲其誌乃云霞客從峨嵋抵岷山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瓦屋晒經諸山亦在大渡極於犛牛徼外漢書止有又由雞足而西出河北

石門數千里至崑崙窮星宿海登半山望見方外黃金墪又數千里至西番參大寶法王某氏爲傳益增飾之謂由雞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還至峨嵋以溯江紀源一篇託估客寓余其書數萬言德清胡氏以自滇探河源不應迂道玉門且去中夏無如是之遠譏霞客爲不學無識徒大言以欺人然攷之遊記何嘗有是事峨嵋尙未一到江源攷殆据迤西番僧傳之首尾不滿千言言里數僅得三之一其質略如此二子徒欲炫耀其文不惜多方造誣以身質之亦大爲霞客累矣胡氏不之察反云霞客不足道吾特爲一代鉅公辨也豈不謬哉胡氏又謂岷山導江經有明文不可以麗水爲正源且江河一也導河積石非經之明文乎金沙與岷江固相合胡氏猶欲絕之于聞河與積石隔越數千里胡氏轉欲引爲重源何歟謂有定識者固如是歟霞客自註云金沙江卽疏伽河南金沙卽信度河攷唐書中天竺摩揭它國地瀕疏伽河水經註恒水至五河合口南下到摩揭提國是疏伽卽恒水矣通考又云新陶五江總名恒水新陶

江源攷證

二

卽信度亦爲恒水恒水今稱岡格母倫江源出岡底斯大山之西其東則牙魯江所發南金沙上游也天然水與中土水東西分背明季佞佛以得託其種爲幸遂不惜竄易禹九州奉之霞客妄借光於二河卽移胡氏前語斥之不爲過矣乙巳七月十一日

華嚴經四十二卷十定品云無熱惱大龍王宮無熱池周圍五十由旬四面各有一口於象口中出恒伽河流出銀沙師子口中出私陀河流出金剛沙於牛口中出信度河流出金沙於馬口中出縛

江源攷證

三

芻河流出瑠璃沙四大河各共圍繞大池七匝隨其方面四向分流入於大海以新圖及歷記考印

度諸國居葱嶺南池源所發之水入南海此四河皆恒水之源源異而流同實非一池所分亦非隨方四向各入其海也彼地苾芻衍說虛妄印度真形何嘗如是耶丙午七月重書

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卽韓流也世本云顓頊母濁山氏之子名曰昌僕

桑氏水經云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也

鄭氏注云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若水出焉沿流間關蜀土黃帝長子昌意德劣降居斯水爲諸侯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居帝位

按若水卽江源元以來稱爲金沙江其水東流北越河源乃得青海南越瀾滄潞江二源乃得黑水

江源攷證

四

然雖同源崑崙而若水較遠初出時直北惟有向西流去之衆淖爾總名青水直南衆淖爾則黑水之潛源又東流數百里兩傍大川乃發今圖學大明以考山海經始得其解矣水經注引此文脫青水二字反如在黑水之南方位既失兩水如出一源其誤可知又按昌意居若水古記相同其地近蜀濁山水經注作蜀山古字通用漢地理志建成縣有蜀水鄭氏注又作濁水可互證以後代言之江源非人居黃帝乃降封其子比舜封象於道州者地尤遠然顓頊卒起於其間聖人固不可以地

限也環崑崙諸大川若水在河水南赤水北西次三經大荒南經並失載穆天子傳亦脫焉獨賴北一經猶存爾鄺氏云穆天子傳竹書及山海經蘊蘊歲久編章稀絕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信然遇得真如此文證之以確圖以訪地脉川亦無不合也

中次九經云岷山之首曰女几山洛水出焉東注于江東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注于海又東北一百四十里曰崐崘山江水出焉東注大江又東北一百五十里曰崐崘山江水出焉東流注大江中多怪蛇

江源攷證

五

郭氏注云今永昌郡有鉤蛇長數丈尾岐在水中鉤取岸上人馬啖之又呼馬絆蛇謂此類

海內東經云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都西入海在長州南

按中經既稱洛水注江又云江出崐崘非源流倒置也蓋稱洛注于江江源出洛口上游可知江卽若水洛卽瀘音之所出近代名阿礪江者也自此轉稱瀘水東北流至岷山之委合北江又稱江水故曰岷山江水出焉而終以注海之文其下崐崘蓋小水土人亦稱爲江故以大江別之東經三江

之名亦與上條相發汶曼卽岷音之轉後世稱都江出於彼以南江視之爲北也今金沙江源正在蜀西自南轉東北以北視之仍爲南二水合流於岷山之委卽爲大江非別有中江矣南江大故以入海之文歸之長州蓋今大江口南通州連崇明一帶沙地非縣名長洲者

漢書地理志云若水出蜀郡旄牛縣徼外南至大祚天繩

三國志張嶷傳云越嶲郡有道經旄牛至成都平且近華陽國志云旄牛地在卽崐崘山表寰宇記云

江源攷證

六

通望縣有故城俗呼爲牛頭城按其地在今雅州清溪縣大渡河之南漢時蜀郡越嶲徼外皆若水所經越嶲所隸臺登定筰等縣尤相近史獨注於旄牛下者其地值南北之中而近蜀故立都尉於此以主徼外諸夷事與西南夷傳

樊氏蠻書山川篇云磨些江源出吐蕃中節度西共籠川犛牛石下謂之犛牛河環繞弄硯川南流過鐵橋上下磨些部落卽謂之磨些江

唐書西域傳下蘇毗本西羌族號孫波在諸部最大東與多彌接西距鵠犛硤戶三萬天寶中王沒陵贊

欲舉國內附爲吐蕃所殺子悉諾率首領奔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護送闕下立宗厚禮之又云多彌亦西羌族役屬吐蕃號難磨濱犂牛河土多黃金貞觀六年遣使朝貢

唐書地理志隴右道鄯州鄯城縣注云過黃河四百七十里至衆龍驛又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彌國西界又經犂牛河渡藤橋百里至列驛又經食堂吐蕃村截支橋兩石南北相當又經截支川四百四十里至婆驛又經乞量寧水橋大速水橋三百二十里至鶻莽驛唐使入蕃公主使人迎勞於此又經鶻

江源攷證

七

莽峽十餘里兩山相崙上有小橋三瀑水注如瀉缶其下如烟霧百里至野馬驛

按蘇毗多彌二國合傳志考之蓋西東斜列犂牛河首北起衆龍驛南西盡鶻莽峽透蛇高下千里其水皆當爲支源也

隋書西域傳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卽漢之西南夷有嘉良夷卽其東部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壘石爲巢高至十餘丈狀似浮圖於下綴開小門從內上大業中遣子弟朝貢嘉良有水濶六七十丈附國水濶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爲舟而濟附

國南有薄緣夷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數千里接於黨項

唐書南蠻傳下成都西北二千餘里有附國蓋漢西南夷也其東部有嘉良夷無姓氏地縱入百里橫四千五百里無城柵居川谷疊石爲巢高十餘丈以高下爲差作狹戶自內以通上地高涼多風少雨宜小麥嘉良夷有水廣三十步附國水廣五十步附國南有薄緣夷西接女國次南平諸嶺後

按附國與嘉良夷西東錯列而附國之西接女國女國水南流爲怒江入南海附國次其東其南流

江源攷證

八

大川或應爲瀾滄江源嘉良夷又次其東其南流大川亦應爲金沙鴉礪江嘉良以東接黨項則與蜀郡近矣此二國蓋西北與多彌接壤而東南隣於磨些者

蠻書城鎮篇云鐵橋城在劍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驛貞元十年南詔蒙異牟尋用軍破東西兩城斬斷鐵橋大籠官已下投水死者以萬計今西城南詔置兵守禦東城至神川以來半爲散地見管浪加萌於浪傳充長禪磨些撲子河人弄棟等十餘種又云寧北城東地有野共川北地有魃川又北有禮

川又北有郎婆川又北有桑川卽至鐵橋城北九賧川又西北有羅眉川又西半郎共城又西至傍彌潯城西有鹽井鹽井西有欽尋城皆施蠻順蠻部落今所居之地也又西北至聿賡城又西北至弄視川又云昆明城在東瀘之西去龍口十六日程正北有諱首川正南至松外城又正南至龍快河西南至小婆城又西南至大婆城西北至三探覽城又西北至鐵橋東城其鐵橋上下乃昆明雙舍至松外已東邊近瀘水並磨些種落所居之地

按名類篇云施蠻居鐵橋西北順蠻居鐵橋已上

江源攷證

九

地名劍羌磨蠻居鐵橋上下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等川磨些蠻在施蠻外與南詔爲婚姻又云爰人居鐵橋北弄棟蠻亦分散磨些江側大抵磨些與磨同部而最强西被麗水東際東瀘水皆是范氏吳船錄云江源自西戎來由岷山澗壑中出而合於都江今世所云止自中國言耳陸氏入蜀記云嘗登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谿衍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遠矣

按宋人稱江水爲都江以其自成都流出別於西

戎遠來之江也都江有松茂二源茂州源稍近胡朏明主之因謂范陸所云源出西戎不可窮極者蓋以唐人言江源自松州甘松嶺始而當時又有謂羊膊嶺在茂州列鵝村者其地大近故爲是說非謂江源更在羊膊之外也予按此二源皆在成都西北范氏謂江源自西戎南轉而合都江陸氏亦謂江源遠從西南蠻箐中來似指馬湖江言之卽今金沙江宋世大渡河以南不屬中國二人皆至蜀船過叙州合江口親見南源之大非北源可侔故前後所記得同耳

江源攷證

十

蔡氏書傳引晁氏說云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峯也地理今釋岷山跨古雍梁二州自陝西鞏昌府岷州衛以西大山重谷谿衍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直抵四川成都府之西境凡茂州之雪嶺灌縣之青城皆其支脉傳說纂纂則謂導江之處在今松嶧衛北西蕃界之浪架嶺漢地理志所云岷山在湔氏道西微外是也

予按云得同耳又按岷山導江與導河積石等

俱不言自則是發源之地無用施工但於中路大山傍經始耳馬湖與都江合處乃岷山之尾導江應自此始故記之

明僧宗泐詩記云河源出自秣必力赤巴山番人呼河源爲秣處犂牛河爲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犂牛河東北之水是爲河源予西還宿山中番人戲相謂曰漢人今飲漢水矣胡氏駁宗泐云犂牛河雲南之麗江源也蓋因朱思本言河源直麗江司西北千五百里故附會爲此說予按明太祖以佛書有遺洪武十一年命宗

江源攷證

十一

泐往西番求之十五年還朝蓋自紀其所見豈肯借人紙上臆度以爲重者且其言與思本無涉亦不知犂牛河之與麗江得相通泐明於瀾滄江條下難李中谿等以未能親探源委及宗泐詳記江河源又以附會誣之何哉按今圖河源經度較江源近七度半宗泐未踰界山已先飲江源而番人至河源地始稱漢水者均不知犂牛河亦流入漢地也江河同出一山山海經已言之二千年來宗泐始證明之耳

永昌府志張氏機考云北金沙江源出吐蕃共隴川

犂牛石下謂之犂牛河亦曰犂牛訛犂爲麗又名麗江卽古麗水以其江產黃金故名金沙元憲宗取大理用革囊以濟者卽此水也由鐵橋城東經麗江府巨津寶山二州又東經鶴慶府北勝州姚安府又自武定府北界黎溪入濟慮部彝人鑿桐槽船以通往來行旅名金沙渡折北行過四川東川府西名黑水或名納彝水經四川行都司會川建德德昌打衝等徧所又經烏蒙府又經馬湖府蠻夷長官司馬湖江來注之下流至敘州合岷江

江源攷證

十二

麗水源出吐蕃界犂牛石下名犂水犂訛麗流經巨津寶山二州至武定府北入四川大江巨津州云北有金沙江入州界有鐵橋跨其上寶山州云南有金沙江

按明史注麗江得名亦用張機之說以爲本於犂水訛爲麗按麗水城南詔所置在今檳榔江側犂牛河乃多彌所居在今金沙江上游二名並起於唐世而流不相通張氏因元置麗江司於金沙江意麗水由犂訛不知犂牛河乃以漢語譯蕃之必力蕃人固無此目且其水隨地易名未必入滇界

仍稱必力也土俗自元至今金沙江無麗水之號
麗江司自取新名如徵江元江曷嘗因水有是名
而後置府哉互見大金沙江卷駁正胡氏條下

徐霞客江源攷曰河源崑崙之北江源崑崙之南曰
犁牛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爲金沙江
又北曲爲叙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岷江經成都至
叙不及千里金沙經麗江至叙二千餘里而岷江爲
舟楫所通金沙江盤折蠻獠谿峒間水陸莫能溯人
既不悉其孰遠孰近第見禹貢有岷山導江之文遂
以江源歸之不知禹之導乃其爲害中國之始非發
脈之始也導河積石河源不始於積石導江岷山江
源不出於岷山推江源者當以金沙江爲首云

江源攷證

十三

徐氏明季人久客麗江土府所考皆傳自蕃夷與
明初宗泐記合又張本於山海經以爲出崑崙山
也臆明未見此考惟據世所傳霞客小傳切譏之
予別有跋語正其謬此不著

小谷口舊叢云吾友閩中書詠刊大清一統圖云本
之政治典訓方畧會典一統志諸書其山川位置自
無苟且按圖金沙江一源自阿六江一源自烏思藏
皆南流至共龍旄牛石下枝分東流爲金沙折而南

又東流經永北府南又東至程湖又東至馬喇東瀘
水自北來注之又東南流少西至大姚折而南又東
至姚安姚州元謀復西南流至楚雄府而旄牛石分
枝之麗江南流至劍川浪穹折而東至大理太和爲
西洱即古葉榆水也又東流至賓川又東至定遠而
與金沙江合又東南流至南安少西而瀾滄江自西
南流至蘭州與漾備江合又南流至點蒼山少東至
打牛平又東南流與金沙江合又南流至茶山西又
南流至元江折而東爲九龍江即瀾滄江流入安南
界入於南海者也其金沙江東南流至馬喇與瀘水

江源攷證

十四

合流處又東流至會川西孫水自北來注之又自會
川東北流至大赤口羅羅小赤口羅羅少東其處亦
名金沙江又東北至馬湖又東至叙州宜賓流入岷
江而金沙江又自大赤口羅羅分枝南流至東川之
西會理之東又南流至烏蒙之西祿勸之東又西南
流至雲南滙爲昆明池即滇池也陳鼎紀遊云金沙
江有二在緬甸者流而南趨南極在麗江者流而北
趨西極合黃河而入中國皆發源大理之洱海又云
金沙江卽佛書所謂恒河水經注所謂西洱河也故
足跡不到盡信書不如無書也

按已上二說視九州皆如斷島諸源時分時合彼此相通竟無庸別以金沙瀾滄江河之名昔之談水未有若是迷誤者陳氏自謂得之身經張制臺志金沙江已發其謬小谷口援梁州水說十餘條莫測是非何在而終以閻氏一圖皆無見於地理故紙上看與脚下走同歸大錯也

李侍郎江源攷云江爲南條大水與北條之河並稱河自發源至積石入中國境以今方輿路程圖攷之已七千餘里而從來溯江源者悉本禹貢岷山導江之文止就岷山言之雖博奧如桑氏水經鄭氏注精

江源攷證

十五

詳如程氏禹貢論亦無異辭余獨疑江水廣與河等深則數倍並橫亘中國江尤有天塹之名而岷山在陝西廢澄州爲中國境內何其源之近而小耶竊以爲禹貢言岷山導江猶導河積石止就神禹施功之地言之江源不始於岷山猶河源不始於積石也昔人嘗有以北金沙江爲江源者其源在西番境內莫得其詳余典試雲南以南北二金沙江發策問士亦莫有能言其原委者後蒙

聖祖仁皇帝頒賜方輿路程圖則北金沙江原委井然既開方以計里又測極以準度其法爲古來所未

有實聖人嘉惠天下之盛心使通經學古之士不出戶而知天下也按圖考之岷江與金沙江會合於四川之叙州各自叙州逆溯其源岷江源出岷山當北三十四度西十二度南行至叙州與金沙江合自發源至此僅一千八百餘里若北金沙江則發源於西番之河克達母必拉必拉者江也當北三十二度半當西二十度經耶魯斯烏蘇之拜圖都渾共南行千八百里過襄雍河屯始名金沙江又東南行九百里過塔城關至雲南麗江府又南行數百里至陶營巡檢司又東北行千里至雪山入四川境又北行千二

江源攷證

十六

百里有打冲河來會又東行三百里至涼水井折而北行七百里又東行四百里至馬湖府又東行二百里至叙州府與岷江合自發源至此已六千九百餘里較岷江之源遠三四倍凡水以源遠者爲主而源近者附之今自叙州會合之處逆溯二江之源修短懸殊如此乃不以行六千九百餘里者爲江源而以行一千八百里者爲江源此理之必不可者也按黃河發源北三十六度當西十九度與金沙江南北相距僅三度半東西則止偏西一度而河源之南金沙江源之北皆高山聳峙蓋卽所謂崑崙山也河源在

崑崙之陰江源在崑崙之陽而特徵偏西二百餘里也又有一源名鴉礪江卽打冲河自發源至叙州行五千里較岷江源亦幾三倍以源遠論當主金沙江以源大論當主鴉礪江然不如金沙爲確蓋金沙較鴉礪又遠千九百里源遠則流無不盛者若岷江則斷不得指爲江源也又按江河並發源於崑崙河源在其北者已東趨陝西又折而北直趨塞外鄂爾多斯又東行千餘里然後折而南由延安入陝再折而東以入於海江源在崑崙南亦東南行已與四川相近復南行直趨雲南東行千餘里然後折而北由雪

江源攷證

十七

山入川再折而東以入於海兩大川始而相背繼而相向有若敵文亞字亦天地之奇觀也觀江源者亦可以無憾矣

穆堂考江源謂凡水以源遠者爲主而源近者附之此不刊之論禹貢言岷山導江蓋指施功之地江源不始於岷山猶河源不始於積石其解已發於明季徐霞客穆堂更舉方輿圖準度計里確鑿言之江源之當歸金沙無剩義矣岷爲梁州大山延亘數千里禹貢次南條之山猶牽言岷山之陽至於衡山是知山前山後分合諸水統此一名導

一江卽在叙州施功沱口亦只在瀘州訖功今篇內以岷江之名專屬都江仍沿舊解非禹貢岷江本義也中國山川首梁南而尾渤碣江河俱指東北行中間曲折之勢正同今篇末謂其形如雨已相向此據金元以後河趨淮濱者言之然勢出人爲禹貢行水自然惡有是哉

永北府志水利條金沙江考知府同安陳奇典作亦主李穆堂宮詹說而駁張機考大金沙江以爲濶二十里者不足信不知長江之名金沙在上游弱水之名金沙在出口且長江入海處何止寬二

江源攷證

十八

十里耶餘論亦多未安不錄

漢地理志云鮮水出旄牛徼外流入若水

酈氏若水注云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水出徼外至旄牛道流入若水

按字書羣音黎耕具論語羣牛註謂雜文而已無以目牛者周禮春官樂師有旄舞註云羣牛之尾疏引山海經云潘侯之山有獸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又山海經荆山多羣牛註旄牛屬也黑色出西南徼外集韻韻會羣並音羣蓋漢志所稱之旄牛卽唐書之羣牛而字誤羣蠻書物產篇彌

諸江巴西出犛牛不但山川篇磨些江出吐蕃中

節度西共龍川犛牛石下謂之犛牛河

金沙江志犛牛尾細而柔茜染之可爲纓

水經云淹水出越嶲遂久縣微外東南至蜻蛉縣又東過姑復縣東入於若水酈氏注云淹水一日復水運蜻蛉縣之臨池澤而東北逕雲南縣西東北注若水也

水經又云若水南過越嶲卽都縣西皆今西昌縣地此言西微之外

其實相距六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之酈氏七百七十里也

註云緇水卽若水之通稱逕三絳縣西又逕姑復縣北對三

江源攷證

廿九

絳縣淹水注之三絳亦曰小會無故經曰淹至會無注若水

按遂久故縣四川志云在今寧遠府鹽源縣西蓋雲南之北界永寧土府及蒙番諸部古淹水逕其間東南流卽今瞻對流出之布壘楚河入永北境名無量河者也其長二千里東距鴉龍江近處不及百里漢志遂久縣注惟有緇水緇比淹尤大耳合水經觀之縣界二水之間甚明會無縣唐爲會川因嵩水會東瀘水得名其治西去淹水尙遠淹水自遂久微外東南流至會無縣之西界卽折向

西南入於若水蜻蛉姑復二縣並在若水南西地

或越至水北然自會無以下已無淹水惟今永北

府東有泚那河大羅河東南合流入江此諸水之

首均以古淹水支源相屬水經或未精別而牽連

言之也三絳縣當在大羅河口西南隔江與一泡

水口相對四川志謂在今會理州東南酈注後條

謂淹水逕蜻蛉雲南縣西東北注若水者別是江

以南一泡水之跡非復經意不可用又按今圖金

沙江以東鴉龍江以西惟無量河自番界流入東

南行入於金沙江更無別水水經有淹無鮮漢志

江源攷證

三十

有鮮無淹恐音相近而寫字別也酈注兩存無以

應之

漢地理青蛉縣注云臨池當作鹽池澤在北僕水出微

外東南至來唯入勞過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又云

禺同山有金馬碧雞應劭云青蛉水出西東入江也

後漢志注云青蛉縣有鹽官濮水出水經脫此水酈

注若水下云若水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蜻蛉水入

焉水出蜻蛉縣東逕其縣下縣以氏焉又云貪水出

焉蜻蛉水又東北注於緇水卽若水

按漢越嶲所隸縣在江以南者惟青蛉青蛉北接

遂久遂久境跨江南北今西南接雲南東接弄棟
北麗江鶴慶是其地
今大二縣皆隸益州以古驢今一泡江出雲南縣
姚是
西東北流右納鹽井之水而入江卽青蛉水也白
鹽井蓋古之鹽池縣應在水西而久廢無蹟通志
以大姚當青蛉州志以大姚河當青蛉水皆非是
詳後母血條

漢縣占地廣青蛉西南境分今賓川及雲南縣治
之地抵於濮水故漢志詳之鄭注不以率合青蛉
水固是然食水亦濮之支也淹水條下又注云青
蛉縣有禺同山淹水逕縣之臨當作池澤而東北

江源攷證

二十一

逕雲南縣西東北注若水也淹水不逕青蛉前條
已具此所言卽青蛉水也當云青蛉水出雲南縣
西東北逕縣之臨池澤而東北注若水乃得合僻
書傳寫多訛非必鄭氏本耳

海內經云西南有巴國大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
釐生後照是始爲巴人有國名曰流黃辛氏其城中
方三百里有巴遂山澠水出焉

郭氏注云巴國今三巴是按其文與巴遂澠水相
連澠水卽繩水出西南徼外非蜀中之巴也又注
辛氏云卽鄭氏未知何據

漢地理志云繩水出越嶲郡遂久縣徼外東至焚道
入江過郡二行千四百里

水經脫此水鄭氏注云若水逕越嶲大笮縣入繩山
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分爲二其一水
枝流東出逕廣柔縣東流注於江其一水南逕髦
旄牛道至大笮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爲繩水矣

遂久大笮旄牛並見上四川古蹟志云廣柔廢縣
在今汶川縣西七十餘里按圖直西徼外有公噶
拉大嶺嶺東小水東流對灌縣入於都江嶺西小
水西流至朝斯佳入於鴉礪江鄭氏就其時地圖

江源攷證

二十二

枝源相連誤謂繩水分注入江也若水大於繩故
水經以若爲主當云繩水入若漢志反云若水入
繩者合口居民以支掩幹而通稱繩水故志因之
雖旨因此文遂以繩水屬之金沙江以若水屬之
鴉礪江則大謬山海經云黑水青水之間若水出
焉考已具上若鴉礪江源北屬河南屬金沙於黑
水青水何與乎鄭注云繩水分東枝注於江若繩
水在西豈能東越若水而分注於江乎

蠻書云東瀘古諾水也源出蕃中節度北謂之諾矣
江南下脫流逕卽部落又東折至尋傳部落與磨些

江合又云臺登直西有西望川行一百五十里入曲羅瀘水從北來至曲羅紫迴三曲中間皆有磨些部落瀘水從曲落南經劍山之西又南至會同川邊水左右總謂之西蠻

按四川古蹟志臺登廢縣在今冕寧縣北西去鴉礮江約三百里蠻書一字闕筆也其地值喇滾司之南瀘水從北來紫迴三曲指次如畫元人地志云柏興府昔摩沙夷所居漢置定徼縣唐置昆明縣天寶末沒於吐蕃後屬南詔改香城郡至元中鹽井摩沙酋內附二十七年置柏興府以閬鹽縣

江源攷證

二十三

爲倚郭屬羅羅斯宣慰司四川志云明改爲鹽井衛本朝雍正六年改鹽源縣考其地在鴉礮西南曲內其小水從西北轉東入鴉礮云漢世既開西南定徼等縣欲通身毒而爲嚮昆明所閉昆明蠻尙在定徼西唐縣乃借名而閬鹽亦磨些之東部西去磨些水尙五百里也鴉礮江旣入金沙江漢人於其水會置大徼縣志云城址猶在然地值今鹽源南徵東志家以附冕寧非也尋傳本在麗水西其別部又居此今更號烏喇見新圖鄭注引益州記云瀘水源出曲羅舊下三百里校本謂句有

舛誤未詳蓋紫三曲三字併爲舊又脫三百里以下之文故費解以此知樊氏亦本於李記也李吉甫元和志云念諾水本名繩水流入瀘水在臺登縣西北七百里白羌戎界流入

按李志稱念諾水與蠻書同又稱本名繩水與山海以下諸書同此水卽東瀘水而云流入瀘水者東瀘歸磨些仍名瀘水猶繩水歸若水仍名繩水據念諾水爲文故云耳鴉礮江源至今冕寧西界不啻千里此云七百里考之尙未詳也

李穆堂黑水考云鴉礮江一名打冲河發源於西番

江源攷證

二十四

北境與青海南境接壤當北三十四度西十八度與河源南北相距二度偏東一度中阻高山蓋亦崑崙之陽而微偏東二百餘里者也其源從平地湧出源泉百十道與星宿海相同西番人名以查楚必拉蒙古人名七察爾哈那泉泉會流爲大川南行二千里沿途納東西大水十餘處經四川西境始名鴉礮江又南行六百里入四川境過三渡水始名打冲河又西行三百里又南行五百里與北金沙江合又一千六百里至敘州自發源計之共行五千里較岷江之源亦幾於三倍而水勢甚大亦倍於岷江以源之遠

論當主金沙江以源之大論當主鴉龍江

齊侍郎水道提綱云鴉龍江卽古若水一名瀘水又名打冲河源出西番裏塘城西北九百里之匝巴顏喀喇山東南流曰雜楚必拉西十八度九分極三十四度三分東南二百餘里齊齊爾哈納河自東北來會云云至濟渡處亦曰畢爾麻諸速穆渡在西南百里日鴉龍江南入四川占對界云云又東南西十五度四分極二十八度自源至此經千八百里有打冲河自西來會打冲河有四源卽古瀘水其北卽西番界番名黑惠江一名納夷江既入鴉龍又名鴉龍江

江源攷證

三五

爲打冲河云云又東南有安寧河北自寧番衛經建昌來會折西南流經烏喇渠南金沙江自西南來會此江源不及金沙流盛相似亦大江一源也

按此水李作鴉龍齊作鴉龍亦有作鴨龍阿龍者均爲瀘之轉音瀘亦通若故齊氏以爲卽古若水然若水見山海經介青水黑水之間惟金沙江源相叶非瀘水可借也其下游變名打冲河以西來支川相近故亦名之水之委入金沙江此謂金沙江來會又云源不及彼兩義自違不如李考之正漢地理志越嶲郡邛都縣注云有嵩水言越此水以

章休盛有邛池澤後漢志注云邛廣都河從廣二十里又云有嶧山有溫水穴臺登縣注云孫水南至會無入若行七百里後漢志注云一日白沙江水經脫此水酈氏注云邛都縣漢武帝開邛笮置之縣陷爲池因名邛池後復叛元鼎六年自越嶲水伐之以爲越嶲郡治越嶲水卽繩若矣似隨地而更名又有溫水其源可歸雞豚下湯沐浴能治宿疾昔李驤敗李流於溫水是也又有孫水焉水出臺高縣卽臺登縣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邛都縣司馬相如定西南夷橋孫水卽是水也又南至會無入若水

江源攷證

三六

四川古蹟志云越嶲廢縣爲今寧遠府附郭西昌縣治邛都廢縣在其東南按漢縣並無越嶲之名邛都卽越嶲郡治所今爲西昌縣志家劃爲二誤也今圖安寧河西北二源合於冕寧縣之東南南流帶西昌縣之西又南曲折行微西入於鴉龍江安寧河卽古之孫水矣西昌縣北有熱水河卽溫水南有邛池河並向西流入於安寧河地志惟孫水記其至入里數餘則舉其地小水池澤皆支源耳越嶲水在冕寧東北流入大渡河其地雖屬古邛都然與孫水不相屬酈氏於溫孫指敘未明又

率合舊水謂卽繩若謬何多歟

蠻書云有水源出臺登山南流過嶺州西南過會州

諾賧東與東瀘水合原脫水合字又云達士驛黎嶺二州

分界南行二百五十五里至臺登城平樂驛又南八十里至嶺州

三阜城又二百七十里至俄淮嶺下又一百六十里至會川鎮又一百二十里至會川都督河子鎮乘皮船渡瀘水又南歷水

欄館伽毗館清渠鋪凡二百里乃渡繩橋

按鴉礪江自西昌西界從北折東名打冲河與安

寧河漸近又折而南流三四百里左納孫本卽安寧河

以入於金沙此書記由黎嶺入雲南程途中間一

江源攷證

二十七

二十七

節卽是順孫水而行也班鄭皆言孫水至會無徑

入若水惟此言先合東瀘爲的其行程亦先渡東

瀘水今打後又渡繩橋也今金會川本漢會無地

元和志云北至嶺州三百七十里南詔置都督府

於此元立會川路明改爲衛本朝雍正六年奉裁

舊治在今打冲安寧二河之合口四川志云卽今

之會理州治按會理本烏蠻地元時內附始置州

西北去會無故縣二百餘里與諸書不應志家誤

也

韋齊休雲南行記云滇池自嶺以西與昆合蠻人樂

以滇池目之不復云昆河也二水皆出三危蜀江所

本

按韋氏全書予未見此條得之宋李石詩序以屬

昆池下頗爲不倫二水皆出三危爲蜀江卽是若

水瀘水合於嶺西而名有異也漢武帝開昆明池

習水戰亦指嶺西齊休又率合滇池言之耳古豈

尙與三危亦相連得通稱

蠻書云東瀘水與磨些江合東北通會同川總名瀘

水蜀忠武侯諸葛亮伐南蠻五月渡瀘水處在弄棟

城北今謂之南瀘兩岸葭大如臂脰川中氣候常熱

雖至冬行過者皆袒衣流汗

陳奇典永北知府瀘水考云諸葛公五月渡瀘非今敘

州府下之瀘州乃瀘水也亦有二說元史地理志

云在建昌路西昔名沙城賧武侯擒孟獲之地有

瀘水深廣多瘴冬夏常熱段氏於此立洩籠城內

附復叛至元九年平之改爲瀘州建昌衛志云其

地有瀘川驛孟獲城孔明渡今永北相連之鹽井

衛界內地也又四川總志云瀘水在越嶲界昔武

侯入滇道由黎州四百里至兩林蠻又三程至嶺

州又十程至瀘水又四程至弄棟弄棟今姚安州

今會川縣之金沙江也備存兩說俟博雅訂之
漢地理弄棟縣注云東農山母血水出北至三將南
入繩行五百一十里後漢志弄作棟農作連水經脫
此水縣注若水下云母血水出弄棟縣東農母血谷
與漢志同

蠻書程途篇云從會川渡繩橋今金沙江至藏傍館四十里

陽褒館六十里弄棟城七十外彌蕩八十求贈館有脫

至雲南城七十謂之南路又云弄棟本屬姚州又名

類篇云弄棟蠻其地舊爲褒州又城鎮篇云弄棟城

在故姚州川中南北百餘里東西三十餘里廢城在

江源攷證

二十九

東巖山上當川中有平巖周迴五六頃新築弄棟城
在其上

按蠻書記唐末南詔時蹟所稱舊州廢城則天寶

以前武德後所置其文或詳或畧然古今程途未

變也自會川廢衛南渡金沙江行一日樊云藏傍

館按華陽國志云自會無渡遮得住狼縣故濮人

邑也晉置尋省大抵近今苴却營之地又一日樊

云陽褒館按新唐書云哀州武德七年置本弄棟

地南接姚州縣二揚彼樂彊地名不叶蓋褒字因

形誤爲哀因聲又誤爲彼陽褒卽褒州治所南詔

廢之而館尙存其號也今在大姚縣北又一日樊

云弄棟城按唐無弄棟之名南詔時復漢舊稱而

升爲府置節度焉所謂廢城殆唐姚州都督治所

也今爲大姚縣又一日樊云外彌蕩當爲今之姚

州又一日樊云求贈館按其處與東路相合今天

申塘近之又一日西南行至雲南驛以上地皆切

今大姚河西在漢爲弄棟縣地大姚河卽古之母

血水灼然無疑雲南通志以姚安府附郭之姚州

爲弄棟以大姚縣爲青蛉非是大姚南距姚州六

十里同依一小水漢縣大固未分也漢青蛉水在

江源攷證

三十

今大姚西白鹽井流入之一泡江別爲一川志家

失於考證以大姚河當之一泡江旣置不用又闕

母血一水無可傳兩失之矣

明初異隱程氏行記云姚州古名弄棟川蜻蛉驛

在焉雲南雜紀謂漢弄棟隸益州郡蜻蛉隸越雋

郡今同繫於姚安恐未確予謂古今地界分合不

常蜻蛉縣固不可指爲姚州然亦居今州界之內

矣唐髒州所領蜻蛉亦不屬姚州今皆併爲一元

人因姚州西北道通蜻蛉取以名其驛非謂驛卽

故縣也志家因此遂以姚州所出之水統名蜻蛉

如云青蛉河出三寨山北流至府城南分爲東西
洶溪抱府而北合爲一趨大姚入金沙江州府省
志並同是則以青蛉冒母血者近時之誤知古有
青蛉而不知弄棟自有本水也

江源攷證

三十一

厚岡諸考每段各自爲篇薈萃前後所撰都成一卷
未再加之編纂者茲考首段原爲徐霞客江源攷跋
明地理志麗江府條下復引霞客攷隨識曰予別有
跋語正其謬卽指此因証霞客之謬遂撰茲考故以
列之卷首斯刻特因其稿本篇次連綴成書耳南昌
魏元曠跋

江源攷跋

陳章繼書



年歷考目錄

卷一

伏羲作甲子考

西人總積年數

顓頊歷制考略

共和以前年歷真偽考

附徐圖臣竹書紀年考

周初氣朔考論

卷二

春秋南至日躔考

又春秋南至日躔考

春秋南至考

七歷非古術考

堯時日躔考

宣王時日躔考

歲行遲疾論

歲差遲疾考

氣朔考後論

申紀年

梅勿庵距算考書後

年歷考卷一

萬載 李榮陞

伏羲作甲子考

歷考云伏羲作二十四氣以支干配十二辰六甲又引鑿度云伏羲立四正四正者定氣卽分至四正氣又云黃帝作甲子作算數作蓋天作調歷歲起甲寅日起甲子尙書疏引世本亦云黃帝臣容成作歷大撓作甲子古書說甲子所由不出此二帝按甲子所以紀日亦以紀月與歲歷之大法也天以歲爲經聖人以甲子緯之自命甲以來至今千萬年不失不亂

年歷考卷一

豫章叢書

合於歲而上溯焉帝皇年歷雖廢而立元大概無不可知何也日與月歲之名並時而命命必於歲之首日蓋其窺測於日至者有年知餘分之參差不可以整數定故爲干支相承之法以約之累之至於無窮如枝隨本如網赴網歷元者固諸甲之所託也故諸甲窮而歷元乃見或謂甲子命年起於後世歷之元不必以甲子相從此殆未之致思也爾雅歲與日各自爲名然皆陰陽互配以十與十二合而止於六十其名異實何異耶日名曰甲子歲名曰焉逢困敦古之書無以甲子紀歲者亦無以焉逢困敦紀歲者歲

名之行否未可知令果行之必不以端蒙赤奮若先於焉逢困敦可知也秦以來省繁從便史記註上古大初元年歲在甲寅漢書大初元年歲在丙子天正後丁丑紀年之書出於七國歲名皆用日名以是知古歷亦以日名通於歲不別用歲名矣然諸家多謂甲子起於黃帝則不然黃帝距堯丙子數百歲宋統天歷求上元甲子下距至元辛巳三千九百十七年其時去黃帝不遠今以授時法遍推此數百年間甲子歲無至朔同日者其日名且弗論然則甲子不得立於黃帝之世審矣自漢以來歷家日法不精求元

年歷考卷一

二

動踰萬億固爲虛設竊謂西歷本出於中土今考其總積不過六千餘年以中上年歷計之適當伏羲之世伏羲仰觀於天文而立卦一陽起子位爲南至步躔之法又幽贊於神明而生著象四時象閏合乾坤三百六十之策以當期日爲歲周餘閏之法則立分至命干支宜在其時然授時計年增餘以上考其術猶未盡誠得善歷者消息近今以求三代更消息三代以求三皇卽上元之年日可徐以致之矣史記云黃帝調歷以前有上元大初等歷皆以寅爲正夫三墳三典之書無傳久矣調歷以下皆秦漢人僞造不

驗不足信況在其前乎宋人因調歷起甲寅之說偽造三墳謂伏羲歷起甲寅尤無賴大抵歲月日本爲歷而設歷之初作必同從其朔而起於甲子無可疑者漢人云黃帝調歷亦起冬至此言可信也夫

西人總積年數

西人月離歷指云近古有虛立積年略如章帝紀元法每年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四年加一日以十九年爲章二十八章積五百三十二年爲一表十五表四百二十章七千九百八十年爲一總又云總期積_{當作}之四千二百八十六年爲周考王十四

年歷考卷一

三

年癸丑_{當作}西史默冬推定十九年而太陰滿自行本輪之周與太陽同度是爲章歲則總積之數卽默冬所立自周安王癸丑上溯堯丙子一千七百一十七年堯丙子爲總積之二千五百六十九年其始元爲起戊子也月離四卷古交食考云總積三千九百九十三年爲周平王四十九年己未西三月月食又五十年西三月九月襄王三十一年景王二十二年敬王十九年二十九安王十九年二十年六月十二年西國各月食俱依上古巴谷墨端等所測墨端卽安王時定總積之默冬而巴谷據月離試術爲顯

王時人在默冬稍後然已並稱爲上古而所考月食惟詳東遷以來西周則一無聞焉古日食考於仲康條下謂新法爲求均止立二百恒年者以此後數變欲求所變幾何止可及中古不能及上古然則西法上不能取驗於周末已不諱言之恒星赤道差云相傳堯冬至日在虛七度初分末分不可知今折中設在六度三十零分蓋既無的驗亦姑爲調停之術而已日麗歷指云周顯王二十五年丁丑西古史亞理大各始測黃赤距度恒星本行微云古地末恰於周赧王二十年丙寅始測角宿大星經度恒星試術云

年歷考卷一

四

中古多祿某在漢順帝陽嘉時歌白泥在正德年皆名家而歌白泥定法視古尤密蓋推測二千年積漸加精故也循西歷源流實起東遷以後史記謂幽王之亂疇人分散於夷狄蓋犬戎在周西隨之轉轍益西其時去穆王未遠王室雖衰而遠夷聲教無阻以穆傳考之可見矣月離一卷云巴谷用法考驗定爲三百四十五年_{古法三百六十日無餘分}又八十二日四刻或十二萬六千零七日四刻實兩交食各率齊同之距也於時交會轉終皆復其始計其中積凡爲交會者四千二百六十七爲轉終者四千五百七十三按考

交之率積年不過三百四十五且平王以前其地又無可驗之事而總積虛立年積至四千何也天地儀書云自開闢至崇禎庚辰五千六百三十餘年聖經直解又云六千八百三十六年考之月離崇禎戊辰爲總期之六千三百四十一年加庚辰爲五十三年儀書等出其後乃多寡參差如此天文實用又云開闢初時適當春分夫天地初開人物未生誰能驗而傳之其荒唐可以無辨然則總積所云蓋紀有歷以來相承之數與中土同意中土失之而猶傳其緒於彼耶前人以二十八宿及渾蓋通憲等決西歷之自

年歷考卷一

五

出良然然西歷不知有甲子其積年乃起戊子非重甲之首誠得善歷者增損其算以合於天元則上古聖人之歷根可得而探矣

列子楊朱篇曰太古至於今日年數不可勝紀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楊朱篇蓋晚周爲列子之術所竄入者其時六歷始萌各立虛年以求上元甲子之至朔至三統猶謂上元至湯伐桀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其術雖謬而歸根於伏羲一也周髀經周公問於商高曰古者包犧立周天歷度徐氏歷元考云章誦紀元肇自伏羲自有歷以來至周衰歷廢之日應

不大遠前漢張壽王謂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單安國謂爲三千六百二十九歲其後各家年積亦有厭累千萬億之煩者漢獻帝建安十一年丙戌劉洪造乾象歷積年八千四百五十二魏明帝景初元年丁巳楊偉造景初歷積五千零八十九宋文帝元嘉二十年癸未何承天造元嘉歷積年六千五百四十一宋寧宗慶元五年己未楊忠輔造統天歷止紹熙五年甲寅積年三千八百三十統天年最少以授時增年法考之亦不叶大抵堯前不過二十餘甲子歲增年宜以甲子爲斷如得近甲子至朔前後數日

年歷考卷一

六

間卽增損之術可依以立矣

顓頊歷制考略

五帝皆精究於歷法黃帝尙矣少昊子宇西方以鳥紀官而鳳鳥氏爲歷正元鳥氏等司分至啟閉蓋全以歷爲事者也顓頊爲民師命民事欽若昊天以敬授民時開帝堯之先鄉子乃謂顓頊不能紀遠豈以人而不如鳥乎少昊鄉之所出意存軒輊耳漢人謂顓頊制歷正以孟春己丑朔旦立春五星會於營室蓋上世治歷用天元地元而人元寅正古未有顓頊乃改用之國語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

所建也帝嚳受之自牛女至室壁爲北維以一反三則宿有二十八次有十二維有四古亦未有顓頊始建之紀年顓頊十三年初作歷象歷考云顓頊始爲儀制驗盈虛升降以法夕日爲歷以法寫天爲象前亦未有顓頊初作之帝之法流於天下後世歷家蓋日用而不知者歟堯距顓頊三百年以堯典昏星攷其日躔已在北維之中孟春春旦七宿錯列天東南五星隨營室轉而西星象昭回數千年乃一觀與堯舜並符中天之景運豈徒然哉

共和以前年歷眞僞考 申紀年

年歷考卷一

七

史記於周年惟表共和以降其前則闕焉而諸家所載年歷若三統以下皆不同孰爲近日其紀年乎人以爲其書晚出晉人僞爲之吾考之而知其眞也曷明之周本紀宣王以前雖無年魯諸公世家具之自考迄惠積二百七十六年加魯公伯禽四十六年受封前武王代殷七年共三百二十九年去其末平王之世四十八年得二百八十一年此魯諸公在西周時享國之數列於史記者考紀年西周始武王十一年庚寅伐殷終幽王十一年庚午其數適相合夫朽蠹之書人所不省並魯世家亦忽之故雖以專門推

歷如近代梅勿庵猶迷於漢志不得其說予細推二書乃無異蓋均得其眞雖久翳而不能掩者也假令僞者爲之則年表已闕孰知魯世家若絕若續其脈猶存而吾之所紀適叶之乎國語載武王伐紂師發時歲月日辰星之所在以歷之最密者授時編推諸家年積皆不合惟依紀年所次庚寅歲戌月推之則師發之癸巳與五位合符而歲差亦歸其度假令僞者爲之則晉時歷法猶疎不可以上考豈能逆知九百歲後有郭守敬者立法能上考二千年而預注庚寅歲爲武王十一年以待之乎或曰漢人造大初三

年歷考卷一

八

統時年紀等書尙在不知收何耶曰三代之歷法中絕久矣始皇一天下術士草創爲之而日法概用四分大強與眞年相悖故疑而不敢用求其合已法者必增至七十二年乃可通則其置眞而用僞者迫於已術之窮不得不然而非不知年之有眞也自漢以來授時歷稱最密依其法以上考必眞年乃合眞算凡秦漢人所加之虛年氣朔皆差遠彼不自咎其術之窮而增年以相就亦奚以逃於後世哉三統既用魯歷增各公之年而附會家復增周年西周十二王昭增三十二爲五十一孝增六爲十五夷增八爲十

六厲增二十五爲五十一夫昭穆與厲宣皆父子也自古無父子長嫡相繼而享國並踰五十年者文舒而武稍促厥勢自然穆踰五而宣亦望五矣可並增其父之年爲五十一予以紂之不德五十年而喪天下況厲王稱尤虐據國語僅三年而流於幾紀年亦僅得十三年是時太子靖已長共和攝國數年而還政何至如諸家所說虛位三十七年之久乎又孝夷皆無聞於後故利以虛年分寄之餘八王如文武成康穆宣年歷昭著而不勝邪說之出且營減焉武王十九年則減九年以附冒元之說成王三十七年則

年歷考卷一

九

減七年以成周公居攝之說年歷一定而所減者聖明所增者昏暴顛倒以役於歷疑悞天下後世爲莽丕倡端苟非紀年得其真將何憑而正之哉三統以求合武王伐紂之五位虛增七十二年而其於商也又求合大甲元年之乙丑虛增一百九十二年於夏也承而進猶多二年至唐虞之世讀堯典僅得在位一語遽減去三十載蓋爲歷術所役而所附事實不足推尋矣三統以外六歷今皆不傳而殷歷比三統少百七十一歲以考周初亦有所增晉皇甫謐爲帝王世紀不知本何歷比三統退六年後世編年書皆

用之不知其特消息於歷術而無足據也漢書藝文志諸歷皆入術數惟大古以來年紀二編入春秋漢世競僞術故眞書反不重其後遂散亡至晉世乃別得之汲冢中將天所以存三代之年也故曰紀年其近乎

附徐國臣竹書紀年考

史記表三代自共和以上有世次無年歲近代鑑紀等書上溯唐虞悉備六甲大約纂集皇甫謐帝王世紀劉恕通鑑外紀邵子皇極經世蘇轍古史等書不知諸書皆本班氏歷志而歷志附會甚多

年歷考卷一

十

楊潛曰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班固因之成漢書非古之遺也歷志云太史令張壽王等治黃帝調歷謂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單安國栢有等治終始言黃帝至元鳳三千六百二十九歲壽王又移帝王錄謂伯益代禹爲天子殷周間有驪山女亦爲天子乃詔丞相御史將軍等與壽王雜候上林清臺凡六年而後是非始定夫三代年世在漢猶爲未遠而歷家得以荒誕如是者良由秦火之後國史蕩然諸儒莫能考正也按本志孝成之世劉向總六術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作

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然則歷志所序皆劉歆之作出於哀平諸緯之日此諸緯特稍近經傳耳固未得三代紀年之實與天象之真者也今考竹書一編乃晉大康中汲冢民不準盜魏安釐王冢所得文皆古篆多朽爛不可讀可讀者譯之成書入於上方今所謂汲冢周書與竹書紀年是也魏爲畢公高後周同姓功臣故得藏周書而分則自晉卿故紀年多晉事安僖之卒正當秦始皇卽位四年六國皆弱魏知不守故以國史藏冢中所謂不敢棄先王之典章也此書乃漢人

年歷考卷一

十一

所未及見古與簡質斷非僞書予因推按天元詳考交食乃信竹書之遺古足証漢志之謬誤雖昔人已知劉歆增年出東漢紀及後漢尚書而於經傳明文未有詳辨茲特較而辨之以見此書之爲功於經術不惟歷家所當究論云

古者王朝與列國皆有史紀年起五帝及三代帝王非列史之比也徐氏以爲周書近是蓋子夏設教西河爲魏文侯師得夫子所傳三代之史底而其徒世世相與續成之亦尊周之書也紀年隱王史記作赧王索隱云赧非謚法以逃債慚愧故號

曰赧此附會之說紀年注云赧隱聲相近蓋字誤也紀年末云今王終二十年所謂今王者魏襄王終於隱王二十年時隱王尙在不應舉謚意者周室微弱東西兩公分治王從東徙西寄食僅隱存王號而名之與顯王正相反也魏襄終後十九年安釐王立五十三年卒當秦王政之四年其後尙傳景閔王假王魏乃滅其時雖兵戈擾攘而安釐與秦昭王呂不韋並好古以書殉葬葬後三十年始皇燒詩書諸侯史記尤甚昭呂之藏後漢有議發之者卒以朽滅惟汲冢開於西晉三代紀年闕

年歷考卷一

十二

地下者五百年乃顯於世嗚呼豈非天哉

周初氣朔考論 正三統之失

昔漢劉歆氏緣飾經傳著三統損益三代之年其術之疎也時之悟也於儒術未爲大害也言無稽而以歷証之証前聖而啟後奸爲世道憂者莫甚於周初之所紀其說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冒文王九年再期在大祥而伐紂又二年爲武王十三年克殷武王崩周公攝政七年其明年成王乃稱元年符合三統如此以理言之文王終身服事稱爲德之至而受命改元是天子自爲也武王有天下稱一代首出

而冒文王之元是無統也周公佐佑成王不失其聖而稱王立元是篡也果如是三聖人危矣以實考之殷文丁十二年文王卽位帝辛三十三年錫命西伯得專征伐而已無改元事也四十二年武王卽位又十年伐殷自爲武王之十一年耳無冒元事也成王元年周公總百官三年而喪畢四年以往凡朝廟伐淮夷入奄朝諸侯皆王自主之惟親蒞庶政在六年後耳無周公立元事也三代下歷莫精於授時由元世上溯周之初距算不遠以其法考歆所推武王伐紂之年五位乖違於國語更別推之紀年書序史記

年歷考卷一

三

亦無與歆合者秦漢僞妄之徒先纂歷而後附事既無得於眞年遂增七十二歲以要其合而豈知古今天日異行愈遠而愈濶哉吁聖人者萬世所取法也歆號博極羣書遇所疑不加精研反錮於僞妄之譏歷撓折傳記以証之曰文武周公固若是云云耳比於益與驪山女之稱天子不尤悖歟而漢唐經生家率曠曠爲歆所惑無有起而闢之者宋以來諸儒始不安其說如歐陽子王荆公胡五峰前後著書昌言學者漸恥言改元復辟稱王之事矣然朱子猶存僞書九年大統未集之疑近日西河毛氏儼然持論謂

稱王踐阼始成其聖若此者非不知文武周公不當有改冒立元之事也奪於歆証之堅而無說以破之也阿人爲巧者顯而易斥附天爲疵者微而難攻也王莽之篡漢也始立居攝以託周公繼改初始以規文王而歆也爲之國師顛倒五經疑惑學士若莽之奸微歆亦必爲篡卒所以飾其說者舉出於歆之書惜乎歆恃術以誣前聖適以啟奸莽之自信也豈非世道之憂學者所當致辨者哉夫武王冒元周公立元之謬歆等迎合莽意創爲之而文之改元秦漢間歷家已有此說殆與伊尹割烹孔子主魯寺並出一

年歷考卷一

西

時好事者之口然割烹魯寺造誣游移据理可奪三統以歷誣三聖徒執理斥之人不饜也予故推驗古歷於周初氣朔之註特詳焉然後二千餘年天行日紀與三聖人駿偉之業相比而明僞妄之萌不得遁後之學者曉然知歆等之增年以售術卽造端之誣不揚而自明矣

年歷考卷一終

年歷考卷二

萬載 李榮陛

春秋南至日躔考上

左氏所記次舍可驗南至日躔者三事其一景王十年當昭公七年歲在丙寅正月七日辛巳南至四月朔日甲辰日食傳曰去衛如魯魯爲降婁以婁名衛爲豕韋以封豕韋名自甲辰退八十二得辛巳自奎十六退八十二得牛六以周初日躔女八推之將眉五十四年者十其時日躔固在牛六矣其一敬王十年當昭公三十二年歲在辛卯正月十二日壬辰南

年歷考卷二

豫章叢書

至前一年十二月朔日辛亥日食傳曰在辰尾辰爲蒼龍其尾屬箕自辛亥進四十二得壬辰自尾十八進四十二得牛四考其時日宜躔牛五且辛卯上距丙寅二十五年未應差至二度豈古占疎濶弗之覺耶其一惠王二十三年當僖公六年歲在丁卯正月十一日丙辰南至前一年十二月朔日丙子日在尾月在策自丙子進四十一得丙辰自尾十八進四十一得牛三此測在昭公辛卯前一百四十四年日宜進四度而躔牛八反推居牛四之下何耶攷左氏本晚周人其時日躔牛四三故以之近推景敬遠推惠

時進退不過兩度彼蓋憑現測爲占未取驗於前事也漢時僞冒歷家率以當時建星紀上元之日至宋戴法興猶謂日躔終古不變蓋三代積驗之法春秋末已亡而祖冲之謂漢最初承用秦歷起牛六度者實託始於茲爾或曰童之謠卜偃之對盡虛耶曰傳之自爲說多矣辛亥食箕而連爲辰尾合於庚寅以附庚辰入郢之占濶已史墨詎當有是

春秋南至日躔考下

僖公五年丙寅當惠王二十二年左傳十二月丙子朔晉滅欒先是童謠云丙子晨龍尾伏辰取欒之旅

年歷考卷二

二

龍之貴貴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卜偃推爲九十月之交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疏云乙亥日夜半合朔在尾十四度丙子旦月行三度餘在天策天策在日東近日焯焯無光按夏十月爲周十二月丙子旦下距明年丁卯正月十一日丙辰南至四十一日自尾十四退四十一度得斗首二十六秦漢間日躔也應攷以授時法推合朔在丁丑日子時日躔尾十三度九十八分亦適得斗首漢人不知歲差而授時差法無消長均未合然自尾末十八度退四十一度亦止得牛三牛三爲晚周顯王時日躔

上距惠王三百年以周初差度推之惠王時真躔在牛八相差五度推其且爲鶉尾中而傳以爲鶉火差至一次古占踈濶乃如此昭公七年丙寅當景王十年正月七日辛巳南至四月朔甲辰日食傳曰去衛地如魯地註云亥姬嘗衛地也戊降婁魯地也姬嘗之次一名豕韋日食其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授時推是朔日躔由亥入戌十餘度已過其界與春秋不合但古今宮分或異不可考按正月辛巳下距四月甲辰八十二日自奎末進八十二度得牛六以前後差度推其時真躔適得相合昭公三十一年庚寅當敬

年歷考卷二

三

王九年十二月朔辛亥日食傳曰在辰尾疏云食在龍尾爲尾宿按其日下距明年辛卯正月十二日壬辰南至距日與宿視倍公五年兩丙相距加一算得牛四度推敬王時真躔應在牛五爲差一度無是理也應考云是日日躔亢四度九十一分東七宿角亢屬辰爲龍亢在宮末故爲龍尾孔氏以爲尾宿非按東方七宿象蒼龍起角而止尾亢卽亢也應考既誤易其首尾且自亢四度進四十二入尾七度爲千年以後日躔邢氏不察而屬之春秋可謂疎矣驗後世天行五六十年日輒差一度惠王丙寅至敬王辛卯

一百四十五年應差二度以上而左氏兩占轉輾不出牛三四度間雖云古歷踈濶數度以內離合可無論然吾終有疑於左氏也左氏傳下及悼公與智氏之滅攷紀年悼公卒於考王十二年晉三卿滅智氏其後命爲諸侯事在威烈王二十三年傳又載王孫滿之言謂周家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武王至安王三十世武王庚寅至顯王巳巳七百年左氏書成於其時日躔正在牛四三度間使左氏記事果無浮夸則卜偃等在其前三百年豈能逆知左氏時日度而播之童謠因之以決機祥也哉然則三占不可例視滅

年歷考卷二

四

魏之傳左氏自以意附之無疑也

春秋南至考

以授時氣應考魯傳公五年正月辛亥南至得辛亥日一十四刻六十分考昭公二十年二月巳丑南至得戊子日八十三刻一十四分早十五刻零以較辛亥日至亦當爲三十刻零授時法歲周餘分二十五上考已往百年長一分自元至魯昭千八百年歲氣約早十八刻當稍損其數可相合

以授時平朔考隱公三年二月巳巳朔得庚午日十刻六十五分零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得癸巳日八

十一刻三十六分零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得壬子日七十刻三十三分零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得庚寅日五十二刻八十八分零俱後一日授時於歲周有上考增餘之法而朔獨無且歲氣與日朔俱本於日行增餘至春秋積分已多而月策猶循至元之數宜其步朔而俱後也然以授時考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合於詩平朔餘十八刻十三分零歷考云定朔三十七刻爲辰正四刻增亦不能多要之氣減而朔增彼此相求其合必多矣

歷考云僖公五年春秋誤以正月爲年前閏十二月

年歷考卷二

五

以晦日辛亥南至誤推後天一日爲本年正月之朔乃以二月朔日壬子推爲正月二日又云昭公二十年正月庚申日合朔二十九日戊子南至二月朔日己丑當爲庚寅春秋皆誤步按周秦置閏與漢以下不同後世推得之子月周時多以置閏故間以南至次於二月其法原如此非有所不知也至於氣之分至月之晦朔數有一定授時雖增餘以上考然尙未能盡合故氣或差而先朔或差而後邢氏不察反以春秋爲誤過矣

歷學逮戰爭以降始絕漢武帝時鄧平洛下閏等朔

造濶疏固所不免若春秋雖當幽厲後疇人子弟離散然魯未聞大變亂其歷官猶應守先王之法所歷日月最可信且日行古今不一百年消長亦僅得其大概有不合者更當加減求之令無牴牾然後可得三代之密行豈可與大初三統同一斥棄耶

七歷非古術考

漢之初術士各以新意造歷文其名曰黃帝五家歷顧項歷夏殷周魯歷殷周謀歷帝王諸侯世譜年譜太史公曰子讀謀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謀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又云漢相張蒼

年歷考卷二

六

歷譜五德是歷譜皆出於漢人所推測而家各不同史公所不用其後班固志藝文亦僅列之數術謂史官之廢久矣其書不能具蓋不以爲真矣哀平之際劉歆以傳記緣飾殷魯作三統而固復取之入於歷志則可謂惑者也且殷魯輕移年歷妄造事端如舜禹益驪山女湯距周公之類雖歆固亦不以爲是顧摘其謬而仍准其謬之餘以爲法何以取信於後世哉自漢以降訛之者甚衆若蔡邕杜預姜岷何承天祖冲之沈約李淳風號名家者不可具數言其疎也則曰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三統惟得一食曰

歆歷春秋日食多在二日因著泚與側匿之說以寃天曰以六術課宋朝後天二日有餘却校春秋朔並先天言其僞也則曰周衰世亂學者莫得其真今所傳七歷非時王之術曰古術之興皆在周末漢初理不得遠曰七歷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其術斗分大多上不可檢於春秋下不驗於漢魏假稱帝王惑時人而已杜氏又云治歷不可爲合以驗天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食以考晦朔推時驗而今各據所學以推春秋無異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此言尤中七歷之弊其所推元紀部閏皆一已之跡耳天與七政動物也動之久不能無移故歲餘歲差數百年輒變而星行尤不可定今乃欲規一術以齊之近涉春秋差已多驗已寡況遠推向前千百年歷度可得彷彿乎

堯時日躔考

唐帝堯時日躔宋祖冲之本劉歆年積以四十五年退度爲法推以爲在室宿隋劉孝孫用五十年虞喜本法推在危宋何承天增至百年推在女之十一元郭守敬酌取六十六年推在虛女間唐傅仁均明華湘推在虛六七各歷已測以取償於數千年前既無

年歷考卷二

七

說以証其必然而中間所歷轉扞格而不合未善也夫考古必求其據況堯典萬世歷術之宗也後人雖竭智推尋豈若當時見而知之而記之者乎堯命叔仲四官分測定分至於日宵永短而証之以昏星仲秋宵虛進一象限卽爲冬至之日躔固無疑矣虛有十度度積而成次次積而成維以維與次定宿則中度亦舉且維次別於顓頊國語所謂北維顓頊之所建是也考北維九十一度起奎四至斗十二元枵一次居其中元枵三十度起危十五至女八危初與虛末居其中所建之度固如此堯上距顓頊不百年舉

年歷考卷二

八

始終幾三百年紀年謂顓頊十三年初作歷象堯元年命羲和歷象古之聖帝卽位首事欽天而立成必聖之晚歲顓頊時日已近危初堯時日正躔危一虛十間並在此維之中是二帝相繼立法皆中度也史記天官書云北宮元武虛危又云廣莫風居北方東至於虛日冬至十一月自顓頊至虞夏皆首孟春而名南至爲冬至冬至日在虛與典合此爲堯時所遺圖說可知也以國語証二帝同次北維以歷書証其時兩宿相代何庸別尋餘度乎中天以上無可証証年宜自堯始証度宜自危虛始年之千以甲領紀年

堯七十九年得甲午其時經舜重察璣衡中度益顯故定以爲日躔宗於以下求三代秦漢凡書傳所載日躔前後比附而命其虛年以爲退度之法庶有合於孟子求故之旨而千歲日躔無不可致矣

宣王時日躔考

周語宣王卽位不藉于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古者大史順時覲土陽燿積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廬土乃脉發韋氏註云農祥房星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位農事之候故曰農祥天廬營室謂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也按大史覲土之制當本周初爲

年歷考卷二

九

辭今且以寅月朔日立春起算自立春退三氣策四十五日半強得其年之南至而室宿占度十六虛其末六度爲周初三王以來差數斷自室十退四十五度得女四三爲其時之日躔前用國語推周初日躔在女八七度自武王伐紂至宣王二百二十餘年以五十餘年退度計之應退四度女八七至女四三正符其數此西周天行之尙可徵者厯考用授時差法推周初日躔在牛四或移以推宣王時從室一起算退四十五度可得牛四然厯考用漢人之增年自武王至宣王已三百餘年而天行同度豈理也哉古厯

疎濶中星難得真度房星晨正亦取侵宵者言之平晨則當爲尾心也厯攷云萬厯間孟春日月會於尾昏壁中旦房中退天二十六度有奇按邢氏時冬至日躔箕三孟春日月會於女六旦當爲氐亢中不得與周宣時同厯考所推不合疑有誤字丙午三月初四日

歲行遲疾論

歲差之度自四十五年祖冲之至百餘年何承天各家具爲法而壹以施之未有得其合者統天厯謂上古歲策多歲差少後世歲策少歲差多故寓增餘之法授

年歷考卷二

十

時因之以考古則增餘而損差以推來則增差而損餘似矣如其測堯時冬至宜在虛危而反擬在女虛是歲餘有消長差則一之毋亦離於本議也夫差餘之互爲多少同起於日躔中古黃道高遠日居外近於天而行疾九重天同運於大氣必外急而內緩疾則恒星之行覺遲故其差少也然日既居外則程稍紆其復於本躔也必遲本躔謂後至距前至刻分而其餘增矣周以降黃道平近日居內遠於天而行遲遲則恒星之行覺愈疾故其差多也然日既居內則程稍徑其復於本躔也必疾而其餘減矣此皆理數自然統天授時所未發之覆也

今不立成數惟考驗史測之精者分劑其年以曲循於天度虞夏商之世六十三年退一度周五十八年而秦不足漢晉亦五十八年唐宋止五十年元明底今復五十八年其大概如此天道善變就古少今多之內又各有增減不可預定以往數千年瞭如比於度已屢以削他人足者固少抵牾云耳

歲差遲疾考

堯舜時日躔據堯典與天官書虛十度有考

夏仲康帝相之世以前後均之應躔虛八大衍推在女十一度授時推在女七度皆不合大統推在虛七

年應考卷二

十一

度度近而年乖三家應皆沿前記增一百八十算非真紀也應考云大統法大謬不知授時歲差無消長以考書傳其謬不減於大統耳有考

周武王伐殷之年日躔女八用詩大明疏爲女七具國語有考自堯七十九年甲午至武王已卯一千零五年虛十至女八一十五度約六十七年差一度如算至女七爲十六度約六十三年差一度

武王十二年辛卯至宣王卽位甲戌二百二十四年日應躔女七女六女五女四宣王卽位日躔女四具

國語可考

宣王甲戌至平王已未一百六十六年日應躔女三女二史記應書云幽厲之後時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機祥廢而不統然則民間外夷有應當自東遷以後始今世星盤度起女二蓋其流傳之據也徐圃臣天元原理以定盤乃周公之制移女二爲周初日躔尙未合

春秋起平王已未終敬王庚申二百四十二年日應躔女一牛八牛七牛六左傳可考宋祖冲之云漢景初承用秦應起牛六度此大初前高帝時所用之應也按秦始皇嘗采鄒衍論五德之運而仍用顓帝應

年應考卷二

十二

顓帝應起於始皇前蓋周既東遷應學漸以微減術家自以意矜爲之以其度起牛六故知爲春秋季年之所測也

自敬王辛酉至東周之亡壬子二百三十二年日應躔牛五牛四牛三牛二威烈王之世日正躔牛四左傳可考

自武王已卯至東周之亡壬子八百一十四年女八至牛初一十五度約五十四年差一度如自女七起算約五十八年差一度

周亡後癸丑至秦滅乙未四十三年日正躔牛初周

書周月解云惟一月既南至昏昂畢見日短極斗柄建子始昏北指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牛初屬於斗起牛初與呂覽仲冬之月日在斗測正同此秦政時所得之日躔周初無是也漢歷志云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秦兼天下亦頗推五勝自以爲獲水德云昔人謂七歷皆六國及秦時人造假稱帝王惑時人而已周月解卽七歷所張本而周書大半作於秦人故以正爲一且始皇以正旦生名正故秦人爲之諱先後於秦者如尙書春秋紀年史記等皆無

年歷考卷二

圭

一月漢紀以漢月記秦事書序等亦以秦月記周事一月之諱非秦人之所記而何

大初改元於武帝三十七年丁丑歲史記不言其時日躔漢書謂在建星建星者斗首後漢書謂大初中星爲牽牛皆指牛初言之按月令周月解推秦王正時日躔已如此大初上去秦時遇兩甲子宜退二度至斗二十四乃合於天行而漢氏歷術濶疎不知也又漢書云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日食斗二十度邢氏歷考推在十一月朔日以爲食度合按是歲丁酉依古法爲甲午章內第四歲南至應在初四日

仍待查

丁丑自斗二十退三度得二十三其時日尙在斗二十六不足二度應考循用投時歲差故亦以爲合也又云文帝三年十月丁酉晦日食二十三度應考推在十一月朔日按是歲甲子爲癸丑章內第十二歲南至應在初三日已亥待日躔斗二十六度又武帝大始四年十月甲寅晦日食斗十九度應考推在十一月朔日按是歲戊子爲章首至朔同日日躔斗二十四而云食十九差至五度且與上言大初日在建星者相反又昭帝始元三年十一月壬辰朔日食斗九度按是歲丁酉爲戊子章內第十年南至應在初

年歷考卷二

南

十日辛丑或十一日壬寅待自斗九退十一日亦僅得斗二十差猶五度此四食皆在子月考尤易文帝測爲近而武昭遠矣就其所差較之前後亦祇倍且諸家論日躔則誤進考日食則誤退兩術相背何哉其時未得月食對衝之密測故度分荒忽莫適爲準也

後漢書云大初三統歷行百餘年歷稱後天至元和失天益遠三年丙戌至日在斗二十一度而歷以爲牽牛中星差天五度章帝知其謬召編訃李梵改行四分云又和帝永元中左中郎將賈逵論大初冬至

日在牽牛初案行事史官注冬至日常不及大初
歷五度冬至日在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按二說並
以大初日在牛初前已明其誤矣自始皇至後漢章
和間已周五甲子應退五度遠等論冬至日不及
牛初五度誠然牛初卽斗二十六故退五度爲斗二
十一也此測准

後漢靈帝光和中會稽東部尉劉洪同蔡邕考冬至
日在斗二十二度按光和後永元一甲子而洪等所
考與永元中賈逵所測反退一度誤矣當次斗二十
乃合

年歷考卷二

五

魏景初時尙書郎楊偉建景初歷考冬至日在斗二
十一按景初上距光和一甲子日正躔斗十九此猶
推進二度然後漢以降其測漸密所差率不過一二
度間

自漢二年丙申至晉孝武大元九年甲申五百八十
九年斗二十六至十七得十度約五十八年差一度
晉大元九年甲申姚秦姜岌始用月食衝測得日躔
斗十七度自岌以前揆景候中星得其概而已無
以驗其跨隔岌法立然後日躔無所遁後世之驗差
者未有能離之者也

宋書元嘉二十年何承天表言大初冬至在牽牛初
漢四分及魏景初同在斗二十一臣以月食檢之景
初冬至應在斗十七又以土圭測景考較二至差三
日有餘則今之冬至在斗十三四矣詔令以月食檢
土圭測悉如承天所奏按以月食檢日度出於姜岌
之精思大元甲申旣在斗十七上距景初一百四十
六年自應更進二度躔斗十九下距元嘉癸未六十
年應退一度餘躔斗十六承天等襲用姜岌之法而
無其密測步元嘉已失真度何由上合景初大元之
測耶又唐書大衍歷日度議云春秋以來惟姜岌以

年歷考卷二

六

月蝕衝知日度躔次爲後代治歷者宗又云以開元
考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與承天所測合按開元十
年壬戌實測得日躔在斗十度上距大元甲申三百
三十九年從斗十七至斗十度之定測相差七度中
間自應以五十年定歲差元嘉中實在斗十六承天
之測差二度烏得爲合乎一行知姜岌測精乃不引
以正承天之謬且因是立八十三年之泛測宜其上
考下求而無應矣

隋開皇五年甲辰劉孝孫測得斗十三度合
唐開元十年壬戌一行測得斗十度合

興元元年甲子裴肖之測得斗九度見國史補合

宋紹熙五年甲寅楊忠輔測得斗二度月令義疏引以爲合按其年上距興元甲子斗九四百二十年下距至元辛巳筭十八十八年各有密測應躔斗一乃

叶

元至元十七年辛巳郭守敬測得日退在箕十度合

自晉大元甲申至元至元辛巳九百零二年斗十七至箕十得十八度約五十年差一度

明洪武元年邢雲路測得日躔箕八度

嘉靖三年甲申華湘測得日退在箕六度應在箕五

年歷考卷二

北

萬厯中邢雲路測得日躔箕四度合

徐圖臣推明末在箕三度合

月令仲冬義疏云本朝康熙甲子猶在箕三度而今

乾隆在箕二度矣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義疏刻於

乾隆十三年戊辰歲其時應在箕一度當考七按前

世測日度之真有俱推姜岌大元九年甲申歲日衝

斗十七爲定義疏亦引之自其年推至乾隆戊辰一

千三百六十五年以義疏定度計之應差一十九度

半而自斗十七退至箕一得二十八度是不待七十

年而差明矣又云秦莊襄元年壬子在始皇政至日

在牛三度而月令言斗者斗度寬牛度狹仲冬之節

猶在斗十四故約言之耳按秦時日在牛初與斗連

故亦云斗且紀月度當以氣爲主自其年下至大元

甲申六百三十二年以七十年退度爲差當退九度

爲斗十九不得至斗十七也又云堯甲子冬至日在

虛一度至秦莊襄元年差二十七度按堯元年丙子

至莊襄元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合差二十七度至虛

七以所浮莊襄元牛三度加之正爲虛十矣如以甲

子會紀堯前虛增一百九十二年加之則爲危十五

度實年虛年均與虛一之測未協

年歷考卷二

六

自元至元辛巳至本朝乾隆戊辰四百六十九年箕

十至箕二得八度約五十八年差一度

氣朔考後論 申紀年

文王改元武王冒元周公立元周初三大案也其造

誣起於周秦人之好事者而成於纂漢之奸莽於是

文王不得終其節武王不得有元年父死不葬而伐

紂周公廢成王而自立此聖人大節之所存學者不

得不詳爲致辨然嘗竊怪經生家循誦習傳迄宋之

世千七百年豈無有一二人焉知以義理求聖人之

蹟者又豈無一二遺書可備六經之考証者讀紀年

然後恍然於周初之事實而三案之果爲虛妄也氣朔考既具之矣前人讀紀年多疑少信甚則以意料之曰僞書也和之者亦曰是出晉人之手晉人固善僞吁君子不以人廢言得三聖盡道之實者斥僞僞以悖道說三聖者反爲眞乎晉人作僞如家語孔叢之類皆聚斂百家而成或自著一語披而引之其病卽出若紀年除詩書以外與百家罕有合者誰能造之乎且僞之足以奪眞者莫如孔氏尙書誑天下學士且千年然其曰九年大統未集又曰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皆承三案之謬也令僞書知用紀年

年應考卷二

荒

有此乎然則紀年之事實雖僞書不敢望而上下千七百年亦無人能具眞識以次第之者不知晉世更有何人能造之也近世人謂義理尙可虛談事實難容臆造固已事實有可信不可信可信者尙難臆造而況於年月乎將以討古聖之精微驗天日之幽遠非身歷其境誰能契之且朱子所以稱儒宗者見理明而有以得聖人之心也章句集註贊文王周公甚備其說九年大統未集則謂文王不死終當滅紂持論愴恍如此考紀年文王實未改元烏得有九年令朱子少加參核則何至爲僞書所使矣此書除沈註

數條爲後人虛增外餘文多與經義相應雖未必盡實要非他書可比夫六經爲百家紛亂久矣幸遺一紀年足相証又相率而僞之是欲使文武周公之受誣不見雪於天下萬世也惡乎可

梅勿庵距算考書後

勿庵云自元至元十八年辛巳上距周武王已卯二千四百零三年据歷議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而首列獻公十五年爲戊寅是在武王後二百四十年也今世家自伯禽至獻公卒通一百八十九年而已歷議不知何据存之再考

年應考卷二

年

按勿庵推至元辛巳上距武王已卯積年二千四百零三算亦本於歷議而歷議本之漢志皆循用劉歆三統之誤也其說以爲文王於丁卯歲受命稱王九年而崩明歲丙子武王卽位冒稱十年至十三年已卯歲伐殷十九年乙酉歲崩明歲丙戌周公攝政稱王五年庚寅入孟統二十九章首漢時四分法以十九年爲章四章七十六年爲部三部二百二十八年爲紀自周公五年庚寅歷二百二十八年得魯獻公之十五年戊寅歲復爲紀首加庚寅前至已卯十二年是爲武王後之二百四

十年也然考之紀年武王以辛卯歲伐殷明歲壬辰爲十三年距至元辛巳實二千三百三十算更五年丙申武王崩明歲丁酉成王立世家魯公以是年受封歷考煬幽魏厲獻獻卒於乙巳自丁酉訖乙巳通爲一百八十九年除戊寅後二十八年止一百六十一年以較三統所記武王後之年去己卯至乙酉七年三統虛年七十三所推武王己卯實殷之文丁三年也世家謂獻公享國三十二年自乙巳上距甲戌得其元五年爲戊寅歷議屬之十五年固失考再以紀年較獻公享年二十三

年歷考卷二

三

則戊寅尙在前五年實懿王之十三年魯厲公三十五年也依古法成王二年戊戌當推爲章首歷八章又八年凡一百六十年得戊寅戊寅在章內第八年凡三統所推皆不合歷議立法上考不知集而辨之何哉自其年戊寅下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二算再按此篇第就紀年及史記本文爲序以眞年覈之武王之世須增二算已具享國考

年歷考卷二終

江源考證校勘記

首頁徐霞客一段並三頁華嚴經一段皆李氏跋尾原稿誤編在前當移後閱十三頁十三行徐氏明季人云云一段便明 十頁十一行蔡氏書傳及下文地理今釋一段均當頂格作正文 十二頁一行亦歸犂牛當作亦曰犂水 十四頁十六行陳鼎云云當跳行另爲一段 十八頁十五行耕當作說 二十頁一行西地當作雖地 二十一頁一行小注今下脫永字三行上脫白字十四行氏下脫原字 禹貢山川考校勘記

校勘記

十

孫章叢書

卷一

三頁十九行言禹貢云云一段當低一字 八頁十行按禹紀云云以下當跳行低一字另爲一段 十一頁十八行予按積石云云一段當低一字

卷二

十頁十二行胡氏禹貢雖旨云云一段並下釋氏西域記云云一段三十頁六行是爲明世云云一段三十四頁二行自元泰定云云一段均李氏斷語當低一字

年歷考校勘記

卷一

二頁十二行上當作土

卷二

九頁九行侯當作候 十頁五行丙午三月初四日
七字當刪十三行議當作義 十八頁十五行纂誤
纂

庚申五月胡思敬覆校

校勘記

二

厚岡一生精力畢萃於考據雖與芸臺阮氏同
時而阮氏未見其書故 皇清經解缺而勿載
予初得黑水考證刻之後數年其嗣孫福祥盡
出家藏未刻稿見示塗乙增補所夾籤頗多凌
亂擇其整理稍完者江源考證一卷禹貢山川
考年厯考各二卷再付剞劂其餘尙有禮經考
孟子考國風解家語抵三皇彙典甲子年厯關
里祀典考異域錄考注游厯稿名山隨錄地脈
滇南花卉略凡若干卷仍還之福祥俾寶藏於
家以俟異日庚申五月胡思敬跋

三種跋

豫章叢書



雜

錄

上九册外

092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秦始言字

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秦始皇琅邪臺石刻始曰同書文字

漢始有反切

昔人謂反切出于西域漢楊雄方言筆謂之不律詩牆有茨註茨義纂也語連則為茨緩則為蕺纂此反切之始也

晉宋以下始言韻

宋許觀東齊記事云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于西域梵學也自後殷韻目成宋周顒始作四聲切韻行于時梁沈約人撰四聲譜以為在晉詞

說鈴 雜錄

七

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總是若夏侯該四聲韻略之類紛然者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為唐韻諸書遂為之廢宋初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咸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略字統及三蒼爾雅為權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為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略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朝言舊韻略多無訓解又疑單韻與重疊字不請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本刊定其韻窄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疑單韻及疊字皆下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也其音韻錄當論景祐修韻略事既不得其始徒屑屑于張希文卿天休修書先後之辨爾予因欲近時不學幾已于發統遺廢韻之本末條論于此庶幾考得以致云

宋平水劉氏始得韻

韻會云舊韻上平聲二十八韻下平聲二十九韻上聲五十五韻去聲六十韻入聲三十四韻然舊韻所定不無可議如夫脂之佳皆山則先儒輩談本同一音而誤如聲析如東冬魚虞清青至隔韻而不相通近平水劉氏壬子新刊韻始併通用之類以省重複上平聲十五韻下平聲十五韻上聲三十韻入聲一十七韻今因之

通鑑書纂

通鑑書外圖之纂如晉義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纂魏主珪于咸熙金陵不言魏纂而言纂魏此微春秋之文意以為非也春秋考纂宋宣公葵滕成公之類皆魯遺其臣會纂故為此文若南北朝

說鈴 雜錄

八

時本國自纂則當書魏纂為合

資治通鑑之誤

通鑑漢武帝元光六年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入漠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障安國又入漁陽雁門各殺略千餘人矣曰圍障安國其為漁陽可知而云又入漁陽此通鑑之疎也考史記匈奴傳本支則曰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障將軍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引去其大精案如此以司馬溫公之筆猶有改竄不當者今人可輕言作史乎

新唐書之誤

舊唐書高宗紀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封泰山

以高祖太宗配饗己巳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禋于社首是以一日祭天于山下二日登封三日禋社有次序甚明新書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禋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併為一事而全繫于戊辰之日殊失本文之旨此歐陽公誤處

新唐書代宗紀上書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別殿下書六月辛亥追廢皇后張氏曰追廢則張后之死明矣不書其死亦史之疎略也

史家誤承舊文

史書之中有仍舊史之文而未及改者史記陳世家稱今王喜舊唐書唐昭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世之相去遠矣不得言今也 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秋七月乙丑晉王諱猷毛龜十九年二月己亥晉王諱來朝張

說鈴雜錄

九

照傳晉王諱為揚州總管已易代矣不須諱也

漢書一傳互異

史家之文多據原本或兩收而不覺其異或並存而未及歸一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再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並存未定當刪其一而誤留之者也地理志于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于魯地下又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此並存異說以備考當小注于下而撰連書者也楚元王傳劉德昭帝時為宗正丞繼治劉澤詔獄而于尚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為乖異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武王子傳上云長安白亭東為太后園下云後

八歲封夫人曰太后置園奉邑事例文後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

漢庚國

漢書地理志凡庚國則隄千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並無庚國以在畿內故也然功臣表有陽陵侯傳寬高陵侯王蒙人恩澤侯表有高陵侯方進並左馮翊縣功臣表平陵侯蘇建平陵侯范明友並右扶風縣並亦如古食奉于王畿之制乎然獨此五人得封三輔又何與後漢則新豐侯單超新豐侯段熲京兆縣夏陽侯馮異陽侯景升臨晉侯楊賜並右馮翊縣好時侯耿种槐里侯萬修槐里侯竇武槐里侯皇甫嵩槐里侯宋弘都侯董卓並右扶風而高傳食槐里美陽兩縣八千戶蓋東都之後三輔同于郡

說鈴雜錄

十

國矣

漢書地理志小字

地理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服虔曰之類乃顏注也

晉書一人兩稱

晉書顧榮傳前稱友人張翰後又稱吳郡張翰此亦兩處收未及刊正者也

北史一事兩見

北史徐之才傳嘗與朝士山遊遙望群大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為是宋龍為是韓盧為遠季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其序傳又云于路見狗獵于并殿曰為是宋龍為是韓盧神鵲曰為是宋龍相東走為負帝女南徂一事兩見且序傳是延壽自述其

先人不當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齊梁二書南史傳異同

南齊書李安民為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護郡縣事太守不得
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饒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
事又于廳上八關齊微而牛死獎廟側今呼為李公牛塚安民卒
官世以羽神為崇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士民名
為憤主甚有靈驗遂于聽事安施牀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上
于石皆于廳拜祠而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人禁殺
牛解祀以補代內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為違禁一以為廢却
立論不同如此又南史蕭惠明傳泰始初為吳興太守郡界有下
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
網紀曰孔季恭嘗為此所未聞有梁遂盛飾設榻接賓數日見
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此又
與李安民相類而少變其說案宋書惠明傳本無此事

十九冊全

2.4

1

筠

廊

二

筆

14102102

45B

12

13

14

15

筠廊二筆

商丘宋 華牧仲

金明昌有七印一曰內府萌蘆印二曰羣玉秘珍三曰明昌寶玩四曰明昌御覽五曰御府寶繪六曰明昌中秘七曰明昌御府又宋宣和天水雙龍印有方圓二樣法書用圓名畫用方宣和明昌二帝題籤法書用墨名畫用泥金又宋高宗御府手卷畫前上白引縫間用乾卦圓印其下用希世藏方印畫卷盡處下方用紹興二字印墨蹟不用卷上合縫卦印止用其下希世小印其後仍用紹興小印見秀水汪玉水 何玉珊明綱

襄于京師擬同阮亭尚書選古今二十五家詩為曹子建阮嗣宗陶淵明謝康樂元暉陳伯玉張子壽王摩詰孟浩然杜子美李太白

說鈴 筠廊二筆

白韓退之韋蘇州柳子厚蘇子瞻黃魯直陸放翁元遺山高季迪何大復徐昌穀高蘇門皇甫子安子循鄭繼之惜未能卒業

晉書徐邈傳云豫章大守范甯欲遣十五歲曹下屬城採桑風政並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甯與甯書曰知足下遣十五歲曹各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甯心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寔不以文足下日昃省覽庶事無帶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焚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為耳目也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嗚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與尸前史所書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此論深得大體余所服膺然伺察之風不可開而鑒蔽之害亦宜去必也

公德並觀如舜之明目達聰乃為善治耳

先文康起家陽曲令常云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雖雅雅亦官箴也

白樂天有感詩云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後事在目前不信君看取馬肥快行走妓長能歌舞三年五歲間已聞換一主借問新舊主誰樂誰辛苦諸君大帶上把筆書此語俗稱揚州養女者為養瘦馬當本諸此

李鑒炯康對山身後皆遺發極之慘李萊在馬州大陽山順治間被發為廬龍韓子新收獲康萊在武功近郊數年前亦被發形已消化目炯如生與陳武帝贊生句骨大相類余有詩紀其事即青門長蘆云詠物詩最難即少陵詠物亦非至處余云詠物有

說鈴 筠廊二筆

二種一種刺畫如畫家李小將軍則李義山鄭谷曹唐諸人是也一種寓意工者頗多要以少陵為正宗必如青門言詠物非少陵

至莫豈房兵曹馬蕃劍螢火諸什猶有所不足乎青門又云畫鷹一首句是畫鷹杜之佳處不在此所謂詩不必太貼切也余于此下一轉語當在切與不切之間

順治朝平涼府修城掘地得石碣一刻唐張說錢本草換厚書類聖教序一刻皮日休座中銘書類顏魯公多寶帖錢本草云錢味甘大熱有毒偏能駐顏彩澤流潤善療饑寒困厄之患立驗能利邦國惡賢達畏清廉貪婪者服之以均平為良如不均平則冷熱相激令人霍亂其藥采無時采至非理則味臭及既流行能後神靈通鬼氣如積而不散則有水火盜賊之災生如散而不積則

有知寒困厄之患至一積一散謂之道不以為珍謂之德取與舍
其謂之義使無非分謂之禮博施濟眾謂之仁出不失期謂之信
入不妨已謂之智以此七術精鍊方可久而服之令人長壽若服
之非理則南志傷神切須忌之產中銘云持道經於人道米不足
貴務藝微于俗藝果能害已怨寧失乎志惠寧失乎施謙寧失乎
過敵寧失乎避舉高不足樂舉中必有毀名高不足樂名中必有
毀不足防乎溢有餘戒之侈無行幾巧機無用茲欺智奪權思已
權奪位思已位誘人思已過危人思已墜養食念飢夫其食即飽
矣粗衣思寒民其衣即溫矣何以拒使人無信已之美何以處權
門無徇己之意勿為仁義詐勿作貞廉偽勿為矯俗高勿取要君
利一教思衆侮一愛思百忌傷是人之非傷非已之是在貧若思

說鈴 馬鹿二筆

富者思李氏在賤若思貴者思辛虧稍盈念橫滿稍溢念虧
焉吾道諒如斯何憂復何耻

蓋都相國孫文定公廷銓有與趙生絕交詩序云趙生者市井人
族太著術居滿天下如青蠅集止有人處則來如聞其先與于
后氏時嘗因左右于夏后將換媚道以沉溺惑蓋不心王貴而
之故五子之歌妹邦之語賓筵之詩皆致致微焉至于春秋為
禍彌焉若齊慶氏鄭良霄氏楚令尹子玉鄭夷射姑追惟禍本亦
周非厥辜所不廢絕者以材近況史能事鬼神入善為人居間信
客可優俳富耳漢高帝微時與其支孫遇武姬家歡甚款願之及
有天下嘗因朝集引入未央宮謁太上太上為之怡顏殿上皆稱
萬歲自是遂得出入禁中不復呵止孝惠帝時齊悼惠王朱朝坐

帝上太后怒甚令于宮中伏甲刺王頓帝覺之未發適去城陽素
王時尚少念其如此及為朱虛侯入宿衛陽尊事生為斬諸呂亡
命一人卒謀勦之自後諸趙散在人間知人陰事為作刺客姦人
者亦少懼焉元狩以來其持詔掖庭及與朝士遊者猥雜多故
不可悉紀蓋嘗扼于東方朔暗于灌夫憎于班伯嘲弄于楊雄而
晉魏之際人主尚通流俗故無猜防諸賢崩其餘風與生處者皆
不辭廢事爾後豈不可制官為益荒矣惟往來陶家者胡有
節人不厭之向余鄉諸趙或在平康或在甯州自韓督郵從事聞
之未接後一遇之觀事聞主人或稱其賢固以屬余息為一催
手而去然猶不願飲有謂之不自得也頃之有故人自遠方來
負家無歡以生名為好客適得聞左飛竹索招之不至會姓名已

說鈴 馬鹿二筆

達客所從室人之謀創頓囊囊得百錢為贊後招之然後還
徐來又不盡歡客覺其意辭去不顧余始意生豈亦近利意
氣非真將由交際意不展耶即余經營四方南北旗亭時一交臂
雖情難楚越風未累同惟在燕下傍金臺居者遊最久每佳日清
涼則至疲暑則不至浪食胡蝦高朋在坐則至公庭吏人簿書填
委則不至顧苦性不雜人奸行小惠甚乃能令上客不顧與侍
僮下走酬酢款語于雅間然憂舞此尤狂且放態為可憎也余
在統均歷一考也賀者在門人有兩生承制率華布幣而至者
客延與語皆歎曰天家使溫茂有醇行君子人也市氣盡矣惜
曉得之嗟乎自余投林卧病故舊凋零扶衰破寂不免以舊意望
生不謂扶持兩端每千眾中適其侮弄使人目眩心煩不可窮測

春朝秋夕觸事恨人昔人有云貞女不以家貧改節石交不以失勢陷懷如生所為寧堪酬對裴徊顧戀受侮將多作為此詩絕之云爾詩曰駁香來何許前席有趨生參持清濁意謬得賢聖名譽世悅滑澤執手意易傾初為禮法設轉與淫媒并區區挾餅智修飾益驕盈令人發狂疾舉動禍羅嬰昔我窮讀日懣懣世人輕感君時一顧風雨聽鶴鳴雖來不須更滯見交情既蒙提携力追我于上京招邀群賓門所至得逢迎被服或金玉旅進多琴瑟嘉賓四面會親之如弟兄騰歡心所願意得智縱橫俯仰發光祿朝翔入紫庭一觀見天子左顧列前楹時余亦臺府公燕侍承明龍舸昆池賞鷹臺九日登君王賜顏色飛騰藉德馨敬娛一以散投老返柴荆親戚羅故園桃李布南榮常思嘉節會為君調玉笙

說金 節節二筆

知初意易非復少年行臭味愛中腸差池時自驚絃歌未及已頭岑意不辜芳菲空滿堂與誰而目成四座俱歡暢衰鬢獨慳慳君侮老意吹入斷腸聲時復堪潦倒爛熳盡平生逝當永離絕行矣莫留停代答詩曰趨生庭席對主人亦何愚賤子雖薄劣家世頗有餘金醇修令德彷彿類玄初馨香從風發顏色日敷腴處為銀匱玉行為待價沽一為君子使三入承明虛薦璧鳴前導招賢托後車何以酬嘉德絲絲繫玉壺何以陪衍燕炮鱉豎烹魚達君騰達日燕市顧當撫通鮑自雕飾因風花賤軀盈席上待丹府中趨殷懃唯我有斟酌自誰無何意平原客中道過說餅壘皆成耻醉飽亦難辜群迷還自困遺恨在狂且百壺隨顛父一石侍淳于但恨江海量吾馬為禍樞諸借席前地再一試馳驅萬堂

陳寶瑟香閣泛金龜君其憑軾坐觀我戲前除越席遞賜爵促坐對騰鳳曲調先心愛投瓊當面呼短長嘲陸橘飢飽弄侏儒悲者為之喜慘者為之舒霍然病良已何必請素書嚙逐客令作計太迂疎坐客聞此言雄辯驚四隅麾之不能去聖威將何如況乎後況今請君苑中居

說金 節節二筆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初三日 上諭部院諸臣朕因天氣炎熱特奉 兩宮避暑瀟臺今幸天下少安四方無事然每日侵晨御門聽政未嘗暫輟卿等各勤職掌時來啓奏曾記宋史所載賜諸臣下後苑賞花釣魚傳為美談今于橋畔聽鶯帶網以待卿等游釣可于奏事之暇各就水次舉網得魚隨其大小多寡携歸御舍以見朕一體燕適之意誰謂東方曼倩割肉之事不可見于今日者也特諭時臣等官刑部郎中躬逢其盛謹稽首錄此

祥符周雪客在浚晉稗載二事其一正統朝于忠肅謙巡撫太原有懶農桑婦二詩先文康于天啓朝今陽曲手書刻縣治屏上至今猶存懶農云無雨農愁差有雨農辛苦老夫出門荷犁鋤村婦看家事縫補可憐小女年十餘赤脚蓬頭衣藍縷提筐朝去暮始歸青菜挑來半粘土茅簷風急火難炊旋藝山菜帶根煮夜歸天婦聊充飢食罷相看淚如雨將奈何有口難論辛苦多嗟爾縣當撫摩桑婦云依樹采桑易高樹采桑難日出采桑去日暮采桑還歸來畏葉上懸薄誰問花開與花落二眼總起近三眼此際抵愁風雨惡剝鷄裂紙祀靈神蠶若成時忘苦辛但願公家租賦給一絲不望上儆身丁男幸免官府責脂粉何須事顏色收蠶猶

未是開府却與兒夫勸稼穡其一陽曲縣治有先文康詩版云
口兒依母費兒完母錢分明割已由何待別人憐此詩家集未載
敬為補入知公詩文散佚者多矣

偶得蒲州朱牧所撰開侯祖墓碑事奇而文不雅馴以示吾友焉
子山公山公走筆作記一篇庶足與侯並不朽矣

開侯天之生聖賢也必鍾祥于世德之家故大孝尊親咸思
父母令名予嘗慨漢壽亭侯生而忠貞沒而明神廟貌徧宇內
血食綿千古而其祖若考名氏獨闕然無考侯在天之靈必有
靈然慈痛者予每遇河東博關之士必周咨之不可得康熙十
七年戊午解州有常平士于昌者讀書終廟塔廟侯故居也昌
畫夢侯授以易碑二大字驚而寤見落井者得巨甕碑之類上

說鈴 萬曆二年

七

有字昌急合讀乃紀侯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甲子大略循由
而求得墓道馬遂奔告解州守王朱旦朱旦作開侯祖墓碑記
記中載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
州常平村寶池里公冲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于桓帝永
壽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沒廬墓三
年既免喪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長娶
胡氏于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朱子平其大略如此
昔趙宋時劉廷翰官貴當造封三代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達
事忌其家諱太宗為撰名親書賜之載在宋史以為美談亦以
教孝也而况侯之祖若考皆有名氏載墳石章章可考者願忍
軼之哉朱旦又言桃園結義之俗說宜開伏魔大帝之稱號宜

更其諱甚正商丘宋公嘗言壯繆惡謚當易以嘉名侯既後身
成仁矣尚可以成敗論乎予並存斯言也以俟議禮君子錢塘
馮景敬記

古今事有相類者北魏長孫子彥雲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命
開肉鋸骨流血教升言笑自若時以為瑜于開侯楚熊渠子夜見
殺者以為虎也射之沒鏃及知其為石再射之不入矣此事已關
聖將軍之先人北齊李遠獵于夢相見石于叢薄中以為伏兔射
之鏃入寸許視之乃石文帝聞而異之賜書曰昔季將軍有此事
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隋元胄文帝託以密心當帝為周丞
相疏王招謀害帝時酒有詣王宅王引帝入寢室胄坐于戶側
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帝及酒酣王欲生變以佩刀于刺瓜連

說鈴 萬曆二年

八

胄帝將為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以留王叱之曰我與丞相
言何為者叱之使胄瞋目憤氣抽刀入衛王問其姓名胄以
實對王曰汝非昔事帝王者乎王曰壯士也賜之酒曰吾豈不善之
意耶卿何猜警如是王為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為變扶令上坐如
此者再三王稱喉乾必胄就廚取飲胄不動會應王適後至帝降
階迎之胄耳語勸帝去帝不悟曰彼無兵焉何能為胄曰兵馬
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何益耶後入座胄聞
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牀趨而
去趙王將進帝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
及誅趙王帝受禪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此事與鴻門
樊將軍何以異耶

北魏李崇奉詔封蠟：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精力如少。又傳永年踰八十，盤馬奮矜，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余今年政七十矣，念之惘然。

四明周地公斯盛，語余曰：曾于友人處見孟內水貯一螺，主人曰：此異物也。另取水一盃，入鹽少許，置螺其內，螺殼開，飛出一蜂，高尺許，蜂尾一線，綴殼內，飛舞良久，以螺還原。孟蜂遂縮入其理，殆不可解。

泰州宮紫陽傳錄：中明崇禎癸未榜十八名，為詩四房。李翰林士淳首卷，紫陽孫慈言中，今癸未榜十八名，亦為詩四房。李編修鳳翥首卷，當慈言公車北上，孫祖與之，感喜曰：是純祖武之兆也。果符其言。

龍吟 為蘇二筆

九

土尚書阮亭常述高公念東三事：一、公少宰家居時，夏月獨行郊外，于隄邊柳陰中乘涼，一人車載瓦器抵堤下，屢擁不得上，於公視其車，公欣然從之。適縣尉張至，驚曰：此高公何乃爾？公笑而去。一、達官遺後，未候公，方與群兒浴河內，役亦就浴，呼公為洗。背問高侍郎家何在，一兒笑指公曰：此即是。役于水中跪謝，公亦于水中答之一公賦詩，兀坐齋中，一無顧于與公族人相角走，訴公且以頭撞公家人，奔赴勸之去。公徐問曰：此為誰所言？何事？蓋公方酣吟，毫不挂念其胸次為何等耶。

王荆公百家唐詩選二十卷，淹沒已久，余最得殘帙八卷，付山陽丘通求，刻行近復得，就道問盤谷倪仲傳，舊本所已十二卷，皆在更屬通求續刻，稱金言矣。按荆公此選唐賢遺棄最多，殊不滿

人意，或疑此非真本，不知荆公凡事孤行一意，全不循人。此選出公手訂無疑，但未盡善耳。嚴滄浪詩話云：荆公百家詩選，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物孫逖祖詠劉春虛基毋翬劉長卿李長吉皆大名，家均未入選。李杜韓柳以家有其集，故不徵。荆公當時似但據宋次道所有者選之，乃序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誦數近王阮亭尚書亦云三復荆公此選，不解其意義所在，以為古物寶惜之，則可以為佳選，則未也。

山東臬司廳事前一青石白紋，刻之七級浮屠，曾為一署官竊去，司役追取，署官怒而擲之地，裂為兩段，今仍安舊處。同里沈文端公鯉為明神宗朝名相，居鄉有萬石家風，余藏公家

龍吟 為蘇二筆

十

書一通字，皆省身克己之學，每一展閱，如聞晨鐘，發人深省。王阮亭尚書已採入續名臣言行錄，今載于此。

附文端家書：本府糧廳魏公祖有書，禮寄到京，上家下備賀禮，并書送去。學道考試畢，連寄信來，王父母賜扁曾央大哥往謝。否爾此後只以不相見為主，寧可禮上差些，勿要開了此端。出入公門招惹是非，且受勞苦，拜客只可騎馬，不可乘輿。家下凡百儉素恬淡，不要做出富貴的氣象，不惟俗樣，且不可長久。盛極則衰，月滿則虧，日中則昃，一定之理，那移不得。惟有自處退步，不張氣，嚴不過享用，不作威福，雖處盛時，可以保守。近者江陵張老先生一敗塗地，只為其榮寵至極，而不能自抑，反張氣，以致有此。可為明鑒。我今雖做熱官，自處常在冷處，必不肯

多積財貨廣置田宅使終身之日留下爭端自取辱名爾當體
我地意此百學好也知持滿之道只恐爾一向來做得門面大
了無害之實有富之名日後子孫不免受累為今之計要損此
田土減此受用衣服勿大華美器用寧可欠缺爾牛福童道與
後人此至理也留意留意秋晨糧委委定馮運及早上納多如
與此大耗各莊上人常約求他莫要生事拾與窮人錦旗一百
箇起早預備爾族中貧者孤寡者行下集既糊塗到此田地你
與之辨論何益此後只任他胡說任他疑感不必發一言不必
生閒氣暮年老景可過何苦如此只圖體面為快也文姐
有嫌聯生產時尋一箇省事的牧生婆有鍾老連打發來罷他
有八十餘老母周粉本急欲回去王魁且罰他跟我九月間要

說餘 第二卷

隨駕上陵我求歸之意已與申老先生說過尚未見許過日再
圖進境近日頗知讀書講書作文與處家之事都曉的此可寄
信與我中峰宅上說明年親迎乘菴不知幾時起身房已替他
尋下八月廿一日書 書中所云至言格論除隨時一二事
外其餘宜不時觀覽自有益處 坊牌說不能止隨府縣建在
那處只不可妨碍人家既有自修木料官木料不必用他的
吾年近九旬官居極品百凡與人應酬體貌自宜簡重若上司
與本處公祖父母禮必不可少者不得不與相見閑常枉顧只
可以居鄉辭謝之而已僕：往來不無太褻 出門如見賓入
虛如有人獨立不規影獨寢不規衾 右歸德沈文端公家書
一通字：聖賢忠恕之旨予方欲續名臣言行錄因從牧仲判

此 賦書之數震動天下吁可畏哉康熙十六年夏五新城後學王
上 補遺
余或以西江詩派論課士豫章畢味於題旨鮮當人意者新建張
吏部扶長 未致政家居堯年好學撰江西詩派圖錄首述呂居
仁所定宗派次總論次小傳次與客問答甚盛舉也暇日摘錄于
此

黃山谷以下凡二十五人 陳師道 潘大臨 謝逸 洪朋
洪昇 饒節 祖可 徐俯 林敏修 洪炎 汪革 李錡
韓駒 李彭 晁冲之 江端本 楊符 謝過 夏倪 林
敏功 潘大觀 王直方 善權 高荷 呂本中 此後儀

說餘 第二卷

王伯厚小學紺珠定本也胡氏若漢漁隱與山堂肆考有何顛
而無高荷且列洪朋于徐俯之後豫章志有高荷何顛而無何
顛呂本中復不在二十五人之中恐傳鈔有誤今並記之
附於長篇後 說者謂居仁作圖既推山谷為宗派之宗三十五
人皆嗣公法者今圖中所載或師老杜或師儲韋或師二蘇師
承非一家也詩派獨宗江西惟江西得而有之何以或產于楊
或產于克或產于豫或產于荆梁似風土又有得而限之矣或
謂三百五篇而後作詩者原有江西一派自開明已然至山谷
而末鉢始傳似宗派盡于二十五人也或考紹興初晁仲石嘗
與范顧言曾襄父同學詩于居仁後湖居士蘇養直歌詩清腴
蓋江西之派別坡公謂秦少章句法本黃子夏均父亦稱張彥

寶詩出江西諸人范元寶曾從山谷學詩山谷又有贈范詩
詩執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彼數子者宗派既同而不得與于
后山之列何也呂公嘗撰紫微詩話見諸篇什者僅八九人而
止餘悉無聞焉抑又何也聞公尚有師友淵源一書惜未之見
大抵宗派一說其來已久實不昉自公也嚴滄浪論詩體始
于風雅建安而後體固不一逮宋有元祐體江西體註云元祐
體即江西派乃黃山谷蘇東坡陳后山劉後村戴石屏之詩是
諸家已開風氣之先矣居仁因而結社一時增輝所及遂有二
十五人爰作圖以記之詎必溯其人之師承計其地之遠近歟
觀呂公自序有云同作並和雖體製或異要皆所得者一其厓
略殆可觀矣宋大中丞牧仲先生采風以此命題友人有過蓬

說鈴 鶴庵二筆

五

戶而下問者聊書此意以答之猶恐世遠言湮即舉二十五人
之姓氏索其詳而不可得迺紀源里編覽群籍披拾遺事錄
其有關於宗派圖者人各立一小傳編次成帙名曰江西詩社
宗派圖錄俾後之學詩者得以覽焉

康熙十年五月十八日鎮江府延雷烈宸畫晦如夜擊去漕船一
隻民船二隻不知去向月河鎮地方隔酒數十操平置河側四面
山地方擊去鄉民莊建源房屋百間瓦礫無存傷死男婦無算遠
見四龍閣于雲中是日也楚中亦大雨寒凜如冬

平涼崆峒山廣成洞有元鶴二風日晴朗往之飛鳴巖壑中近年
添二子

然山佛燈人多見之每除夕山之雲霧寺定此節舍利塔與蘭州

獨樂寺觀音閣通州孤山破塔皆有燈出互相往來徧盡各返原
處好事者恒秉燈候之

近得沈文端相國瓦紐玉印一刻帝曰中州一士神宗玉音也同
里先賢手澤在焉良堪寶玩

福清葉夢山相國有白玉觀音一高尺餘朱唇黑髮天然異品又
白玉帶一亦千金皆得之毛帥文龍後觀音供尾卷燈于火帶為
歌遂取去相國五世孫凌雲云

宜典故相受轉嫁乎朝賜一朱製白玉太真睡像秘藏枕函中六
十餘年近已得善價為武林貴官有矣

杞縣易知由單開闢縣地雖若干除明忠臣劉文烈祭田應免若
千餘若干榮哉愈見世祖表忠德意萬古矣

世祖表忠德意萬古矣

說鈴 鶴庵二筆

五

崇泰朝吳門陳鮮熙祭酒鑑收藏書畫甚富尤善臨摹常得楷模
粉帖一卷雙鈎入石更揭數本分綴宋人諸跋謂當時館閣諸大
老重為跋尾付子孫藏弄數十年前客從徐州待褚蘭亭求售
余摩挲竟日辨其非真而米跋小行書佳絕雖襄毅諸題俱真
良不可解忽憶舊曾于弇州四部稿及大休承題跋中略悉其概
遂檢出細加研究知為陳祭酒從後僞無疑以示諸賞鑑家頗
訝余為其正法服藏也按此陳氏本休承以為唐摹弇州以為米
某褚蹟無從辨之矣

蘭亭自唐至南宋臨摹不下千種而要以定武為第一定武有五
字損本端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又崇山字斷六七八行為裂本
亦列幽盛遊古不群殊為九字不全本其天字全者為定武也

天字小類者為定武殘本至紹興元年刊定武初揭後有寶字大印及御製跋為御府本先是元祐四年張璪官郎耶家書定武本千石為郎耶本若五字不損更有篆木刻本故古今士人所藏

模帖即一定式未易殫述也

周公瑾常言蘭亭不列官法帖中亦前輩選詩不入李杜之意
珊瑚網載千頃生所述道山清話云頃行役陝府道間舍於逆旅因步行四圍有邱學充教授二一小兒問與之語言皆無倫次忽見案間有小兒書卷其背乃蔡襄寫洛神賦已載為兩段其一全汗已不可識問其何所自得曰吾家故藏中物也問更有別紙可見否乃從壁間書夾中取二三紙大半是裏書簡亦有李西臺川愛所寫詩數紙因以隨行白紙百餘幅易之欣然見授問其家世

說餘 尚書二筆

三

曰吾祖亦常為大官吾父罷官歸死于此吾時年初養于近村學究家今從李姓吾祖官稱姓名皆不可得而知頃時如此紙甚多皆與小兒作書卷及糊窗用矣會日已暮乃歸旅舍明日天未明即登案不及再往至今為恨

汪玉水有紫檀界方一對首鐫行書云凡坐草玄風后為軒南往鎮之世掌我編數仲銘紹美製界圖雕鏤花鳥極精工信出自名手上飾漢玉昭文帶一乘米文一團盤文血飾珠古而瑩潤而刻草玄閣佳器故楊後慎物也

書聚骨扇如令舞女在瓦礫堆上作伎即飛燕玉環亦為戒態此

宋鄭景望雜著中一則云余中歲少睡展轉一榻間胸中既無纖

物頗覺心志和悅神宇寧靜有不能名言者時聞鶯鶯卿：有聲亦是一樂事當時老僕鼻息如雷間亦為驚語或悲或喜或怒或歌聽之每覺適意其亦必自以為得而余不得與也讀此可以安

我新建陳士業弘緒採入寒夜錄

明高層朝御火張邦俊疏陳從祀易名二大典舉同鄉先進應從祀者一人曰呂枬應補議者十四人曰雍泰魏學曾戚訥王用賓馬理張璉張撫胡執禮胡嘉謨李夢陽張原裴紹宗鄒應龍王維禎三十五年禮部題請會議舉行奉旨易名關係國是不厭詳慎其日久論定及近年應否給議者俱開列實蹟從公會議具奏四十四年禮部會議彙題先後共舉七十餘人留中不發泰昌朝亦未舉行天啓元年奉旨前禮部題請應議七十四人既經會議允

說餘 尚書二筆

六

當並此外節年節典請議十人俱准賜議共得議者八十四人而邦俊疏中之王用賓張璉張撫胡執禮胡嘉謨張原裴紹宗鄒應龍王維禎不與焉斯舉節歷三朝雖未明旨而知之者鮮如馬理李夢陽之議即其後裔至今皆不知南渡時尚有為夢陽請議者又如楊慎陶望齡最有時名亦莫能舉其議他可知矣

臨洛李副使芳蘊好玄學年七十餘祈于黃梁夢呂仙祠願與純

陽一遇他日至祠下遇一道人告以求見純陽之誠道人曰即使純陽當前君烏從知且君亟欲求見何謂耶李曰欲使吾白髯轉黑耳道人曰白者安能黑倘遇純陽或可令復生黑髯耳以手掀李髯摸其頰者三一笑而別數日白髯中忽生黑髯一簇長寸許光澤異常李大悅每掀髯示人曰吾真與純陽遇矣

宋寶祐四年登科錄第一甲第一名大公天祥第二甲第一名謝公枋得第二甲第二十七名陸公秀夫忠節萃于一榜詢為千古美談錢塘吳寶壚陳琰有記

附記 康熙己卯春正月孫子大白以宋寶祐四年登科錄屬余
記余憮然曰自設科以來登科錄多矣此以文信國公及第而
重者也首簡載宋寶祐四年五月八日御試策題一道次列御
試勅差詳定官三人編排官二人初考官三人添差初考官四
人覆考官三人添差覆考官四人初考檢點試卷官一人覆考
檢點試卷官一人為王應麟計讀官五人彌封官二人巡捕官
二人五月十四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進士文天祥以下及
第出身同出身共六百一人當日赴期集所六月一日准勅依

說金 鐫印二筆

一、

格賜進士期集錢一千二百貫小錄錢五百貫七日謝闕十三日謁謝先聖先師究國公都國公廿九日賜聞喜宴降賜御詩于禮部貢院七月一日準省劄再給降題名小錄錢一千七百貫四日拜黃甲敘同年于禮部貢院廿五日立題名碑此宋制也第一甲二十一人惟首名秀第一名餘俱署第二人三人他如二甲至五甲敘次皆然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年二十治賦一舉本貫吉州廬陵縣父為戶時有以遠祖為戶者有以祖父為戶或自為戶者南宋戶口例也第二甲四十人第一名為謝枋得字君直小名鍾小字君和年三十治賦兼易一舉本貫信州貴溪縣居弋陽儒林里父為戶兩公皆首名奇矣尤奇者第二甲第二十七人為陸秀夫字君實年十九治賦

謝金 第卅二卷

太

一舉而貫淮安州鹽城縣長建里父為戶一甲二甲之末者
三人而已明是第三甲鄭必後以下七十九人第四甲楊奇遇
以下二百四十八人第五甲俞用朝以下二百一十三人知名
者絕少然有此三人可掩千萬人矣宋簡止載文公對策一道
總計宗室玉牒登科者七十一人宗正寺登科者三人玉牒中
有兄弟同榜者七人與楊與朝與得與結與鎮嗣紹嗣恩也此
外兄弟同榜者八人張吉之誅之鄭芳去必從補若年若排若
璫若瑛也又兄弟同年進士二人趙正元及兄寅龍鄭茂大及
弟必陵也至若一甲第九人王應感為應麟之兄其弟為覆考
檢點試卷官故無避嫌例四甲第二百三十人趙必揆為宗定
公汝愚之孫系玉牒由承議郎登科者賢相有後名公有兄故
並表之其餘由太學上舍學諭學錄廸功郎承節郎或內
舍奏名平校或宗子省元或某省元經魁狀魁公魁皆特書
其治易詩書禮春秋而外有治周禮者有治賦者有兼治一經
者每舉必書而治賦者居多然有免舉者其年自十九以至六
十餘皆備書嗟乎當南宋之季孱弱已極不絕如綫而同榜名
臣得此三人豈非天意擬生三人萃于一榜以表宋三百年養
士之報者哉讀文公策云人性命間餘無遺顧其君持不息之
心急求所以為安民淑士節財弭寇之道而人重宰相以開公
道之門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脉皆救時之藥石至已未癸亥伏
闕兩上書不報而罷天下大事去矣雖謝陸兩公可為夾輔其
間固運付往余聞紹興十八年登科曾來文公登玉牒第五

孫蘇門奇逢 顧庸卷相 高靈新世泰 陳子泉松 孫北海永清 施

曠如元微 葉震西月 嚴佩之錢 刁蒙古包 惟謙卷日 王敬

哉崇簡 湯壽卷

李龍眠畫人馬恒在絹上取法唐人用筆刻畫惟毘陵莊氏所藏五馬圖卷用澄心堂紙白描微設色簡古超妙獨冠諸跡周公謹雲烟過眼錄載黃魯直云伯時畫天廐滿川花放筆而馬阻矣恭神觀皆為伯時取之而去也異哉

廬山開先心壁道人超 每除夕將篋中藏弄書札檢閱一遍云當與故人守歲

金虎生西簪托諾山軀如鼠而虎頭毛色如沉香性靈而悍夜伺鷄鳴鴻雁宿時鑽入翅中齒其項怒飛而墮則隨之下而食之潛

說鈴寫廟二筆

三

形松枝俟麋過躍而踞其兩角之介食其腦麋觸之不可得蓋徒凡魯特所獲養之禁中者

飛狐毛深褐銳頭缺口如兔而耳差小尾之長與身等肉翅如鶩結四足生翅中前二足四爪後二足五爪騰起不過尋丈以上見蒼順隨 鑒出寒錄

駟思室答問

廟思室答問

寶應成容鏡美卿著

世傳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為今之八月二十七日攷杜氏春秋長曆是年十月甲戌朔二十七日正得庚子此即孔子家語祖庭記路史餘論山堂肆考諸書所本近黃南雷氏閩百詩氏據新曆推算亦為八月二十七日似可信已然以古曆步之實八月二十八日也甄鸞五經算術推春秋至朔皆用周曆周曆上元丁巳至僖公五年丙寅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七百六十九算加入僖五年至襄公二十二年距積一百四算得積年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三盈元法去之入紀一千七百十三年如部歲而一得積部一十四命甲子一癸卯二壬午三辛酉四庚子五己卯六戊午七丁酉八丙子九乙卯十甲午十一癸酉十二壬子十三辛卯十四算外得庚午部不盈九為入部年以章月乘之如章歲而一得積月一百一十一閏餘六以部日乘積月以部月而一得積日三千二百七十七大餘三十七小餘八百六十九加朔策九得西月大餘三小餘六百六十命起庚午算外得癸酉朔二十八日庚子世經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加入伐桀至襄公二十二年距積一千二百算得積年十三萬三千三百一十三依四分術推之亦得癸酉朔二十八日庚子班孟堅稱劉歆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三統上元至僖五年十四萬二千五百七十六歲加距積

廟一

一

廟一

二

一百四算得積年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滿統法去之入甲申統一千九百一十二年以章月乘之如章法而一得積月一萬三千五百六閏餘六以月法乘積月如日法而一得積日三十九萬八千八百四十三大餘二十三小餘六十九加朔策九得西月大餘四十九小餘五十一命起甲申算外得癸酉朔二十八日庚子古六曆以周曆為可信兩漢以來演撰諸家以三統為最古而竝得二十八日庚子後世二十七日之說雖一日之差然所係匪輕有志之士當亟為正之

孔子卒日蔣學鏞以杜氏長曆與史記不合稱吳程用大衍曆推之乃四月十一日而謝山先生謂前二年五月庚申朔是左氏所紀下距是年四月中間當有一閏以庚申朔遞推之是年四月朔為戊申十八日為乙丑杜似不謬謹案漢末宋仲子營集十曆以考春秋今竊師其意集古今諸侯歷校之如殷歷上元甲寅距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八入庚午部二十四年積月二百九十六閏餘十六積日八千七百四十一大餘四十一小餘一百魏楊偉景初歷上元甲寅距積三千三百三十一入甲戌紀一千四百八十七年積月一萬八千三百九十一閏餘十六朔積分二億四萬七千五百九十八萬三千三百三十閏日五十四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餘三十七小餘一千一百七十四月大餘五小餘三千八百五十五後秦姜岌三紀甲子元歷上元甲子距積八萬二千九百七十八月大餘五萬五千九百一十一閏餘十六朔積分四億六萬三千九百二十萬九千八百八十四積日七十六萬五千一百六十七大餘四十七小餘一千五百六十三宋何承天元嘉曆上元庚辰距積四千七百八十二入甲戌紀五百二十六年積月六千五百五十五閏餘十五朔積分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五萬六千五百三十五積日一十九萬二千九百六十六大餘三十三小餘三百四十三閏四月大餘五小餘七百四十二

祖冲之大明曆 上元甲子距積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八年積月六
一千八百六十二萬六千六百五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一千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六百六十二萬六千六百五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東魏李業興與和曆 上元甲子距積二十九萬三千九百七十五
九年積月一百五十三萬八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四朔積分九千四百七十三萬八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大餘三十七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餘一十五萬 隋劉焯皇極曆 上元甲子距積一百一十二萬七千七百
六萬四千二百九十七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六萬四千二百九十七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大餘一十七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餘一十七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後周王朴欽天曆 上元甲子距積一百一十二萬七千七百
氣積一十七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萬四千二百九十七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九十二萬四千二百九十七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九十六萬四千二百九十七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五百六十八萬四千二百九十七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百六十八萬四千二百九十七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一

三

九秒一 元郭守敬授時曆 至元辛巳距積一千七百五十九
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萬六千六百五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萬七千六百六十二萬六千六百五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三十六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五萬八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二千八百三十三萬八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零五萬八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一八萬四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十四萬四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百一十三萬八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三首朔二日二三八三九零二三周四月平朔一十五日二
九九五七 皆四月己卯朔十一日己丑與大衍同全氏所以
致疑者以左氏五月庚申朔之交耳今以實法步之哀公十
四年距雍正癸卯積年二千二百三十三中積分八十萬四千六
百二十八日八六二七二七二六通積分八十萬四千五百
九十六日七四零一八七二六天正冬至三日二五九八一

一

四

二七四紀日四積日八卡萬四千六百二十九日通朔八卡
萬四千六百四十四日一二六三三三積朔二萬七千二百四
十七首朔二十四日一二六一五九零九以朔策三和乘加
首朔紀日得五十六日七七一七九三零六八命起甲子算外
得周五月庚申朔累加朔策得六月庚寅朔七月己未朔八
月己丑朔九月戊午朔十月戊子朔十一月丁巳朔十二月
丁亥朔十五年周正月丙辰朔二月丙戌朔三月丙辰朔四
月乙酉朔五月乙卯朔六月甲申朔七月甲寅朔八月癸未
朔九月癸丑朔十月壬午朔十一月壬子朔十二月辛巳朔
十六年周正月辛亥朔二月庚辰朔三月庚戌朔四月己卯
朔中開並無閏月四月己卯朔十一日正得己丑可以釋全
氏之疑吳簡舟英謂魯曆十五年不置閏衛曆則置閏孰是
孰非不得而攷據今所推魯曆是而衛曆非并可釋吳氏之
疑矣
世經云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錢氏
三統術衍曰史伯劉子駿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故三統
亦曰春秋歷阮氏疇人傳從之竊疑此說未然下文云春秋
股歷皆以殷魯自周昭王以下八年數故據魯公伯禽以下
為紀蓋謂春秋歷股歷皆以殷魯為紀無言周昭王以下年
數者故其下據兩歷校之如煬公二十四年正月朔旦冬至
春秋歷丙申股歷丁酉 三統大餘十二算微公二十六年正
月朔旦冬至春秋歷乙亥股歷丙子 三統大餘五十一算微公十

五年正月朔旦冬至春秋麻甲寅殷麻乙卯三統大餘三統
公九年正月朔旦冬至春秋麻癸巳殷麻甲午三統大餘九
惠公三十八年正月朔旦冬至春秋麻壬申殷麻癸酉三統大餘
四十八亦董公五年正月朔旦冬至春秋麻辛亥殷麻壬子
得壬申三統大餘二十成公十二年正月朔旦冬至春秋麻庚寅殷
麻辛卯三統大餘六定公七年正月朔旦冬至春秋麻己巳
殷麻庚午三統大餘四十元公四年正月朔旦冬至春秋麻
戊申殷麻己酉三統大餘二十康公四年正月朔旦冬至春
秋麻丁亥殷麻戊子三統大餘三緡公二十二年正月朔旦
冬至春秋麻丙寅殷麻丁卯三統大餘四十皆是然則春秋
麻亦古麻其所步冬至日辰與三統同故不復署以春秋麻

一

五

耳世經自少昊至周康王皆紀天子于例不應纂入文王其
書文王四十二年云云者正以春秋麻有此說而援以為至
朔同日之證也春秋麻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
冬至猶之上文云殷麻成湯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
朔旦冬至也世經兩言三統上元明云三統不命為春秋麻
也錢阮斥春秋麻為即三統殆失之矣

禮祭統孔惺鼎銘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
通鑑外紀目錄是年六月丁未朔則無丁亥當闕案杜預春
秋長麻六月丁未朔大劉道原誤與之同今以周麻推之上
元丁巳至哀公十六年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九百四十五算
外盈四分元法四千五百六十去之餘一千一百四十五為

入紀年如部法七十六而一得積部一十五命起甲于一癸
卯二千午三辛酉四庚子五己卯六戊午七丁酉八丙子九
乙卯十甲午十一癸酉十二壬子十三辛卯十四庚午十五
算外得己酉部不盡五為入部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
得一千一百七十五如章法一十九而一得積月六十一問
餘十六以部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積月得一百六十
九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如部月九百四十而一得積日一千
八百一大餘一小餘三百五十九命起己酉算外得周正月
庚戌朔小累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得二月己卯
朔大小餘八百三月己酉朔小小餘四百四月戊寅朔大小餘
九百一小餘一百五月戊申朔大小餘四百六月戊寅朔小小餘三十
十六

一

六

日丁亥義無可疑

漢書武帝紀大始四年十月甲寅晦五行志同似可信已然以
實法考之則未盡然大利麻議者謂其失傳今攷元封七年
詔曰適以前麻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大初之元
法也置元法三之得一千五百三十九此大初之統法也章
月章歲史無明文然由大初以前如黃帝顓頊夏殷周魯諸
古麻皆以四分章月二百三十五章歲一十九由大初以後
如三統四分乾象景初三紀元嘉諸術亦皆章月二百三十
五章歲一十九則大利亦當為章月二百三十五章歲一十
九也史稱閏平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
三八十一日者大初之日法也置二十九以日法八十一乘

之內子四十三得二千三百九十二是爲大初之月法今以此諸率推之泰初上元至大始四年積四千六百二十八外盈元法除之入甲子統一十一年以章月乘之得二千五百八十五如章歲而一得積月一百三十六閏餘一以月法乘積月得三十二萬五千三百一十二如日法而一得積日四千一十六大餘五十六小餘一十六依法遞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得十月乙酉朔癸丑晦大餘二十小餘三十一月甲寅朔大餘五十六小餘四十六史記歷曆術甲子篇征和元年歲前天正朔大餘五十亦得十一月甲寅朔然則十月甲寅晦之爲誤文無疑又以此術編考本紀所書凡自大初以來諸晦朔如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大餘二十八小餘八始元三年十

附一

七

一月壬辰朔大餘二十八小餘八元鳳元年七月己亥晦今本誤作乙亥據五行志正大餘六小餘地節元年十二月癸亥晦大餘三十七小餘四六十二甲午五鳳元年十二月乙酉朔大餘二十一小餘四年四月辛丑朔今本誤作晦王氏讀書雜志據五行志漢紀通鑒云晦當爲朔是也大餘三十七小餘五十九辛永光二年三月壬戌朔大餘五十八小餘四四年六月戊寅晦大餘四十五小餘五建昭五年六月壬申晦大餘四十四小餘四三十八甲辰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大餘四十四小餘四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大餘六十六小餘五三年八月乙卯晦大餘六十三小餘四丁亥朔乙卯晦四年三月癸丑朔大餘四十九小餘九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大餘十四小餘五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大餘四十六小餘七五十二小餘四十三三年五月己卯晦大餘四十六小餘七四丙辰朔乙酉晦三年五月己卯晦大餘四十六小餘七

上九冊四三

年七月辛未晦大餘三十八小餘三元延元年正月己亥大餘三十五小餘八太初三十五小餘元壽元年正月辛丑朔大餘三十七小餘五五十三己亥朔今本誤作壬辰史氏學海漢書校證云百二年四月壬戌晦官表五月甲子三見紀王辰說辰當作戊大餘二十九小餘七元始元年五月丁巳朔大餘五十三小十九癸巳朔壬戌晦大餘一十五小餘七竝與術合大始四年二月九月戌申晦大餘一十三小餘三年十一月甲寅朔不應獨異記又以三統推校一一皆同乃悟三統即大初因別撰太初曆考以釋其義云

附一

八

授時曆議錄漢以來諸曆積年日法凡已行者四十一未行者二以例求之如北涼趙政元始麻魏興安元年年用以注憲其積年六萬二千三百七十一上元甲寅至元始元年壬子積六萬辛巳八百日法八萬九千五十二恐當補入又如魏韓翊黃六十九曆積年三萬二千六百三十九上元壬午至黃初元年庚子初庚子至至元辛巳日法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九晉劉智正曆積年已積一千六百一十一上元甲子至泰始十年甲午積九萬九萬八千四百一十七上元甲子至泰始十年甲午積九萬已積一日法三萬五千二百五十餘一萬八千七百三後秦姜岌三紀甲子元曆積年八萬四千七百三十七上元甲子九年甲申至元辛巳八萬九千七百三十七日法六千六百三十三元甲申至至元辛巳八萬九千七百三十七上元甲子至至元辛巳大同曆積年一百一萬六千四百三十七上元甲子至至元辛巳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七大同甲子至日法一千五百三十六北齊劉孝孫曆積年四十三萬五千七百九十七上元甲子至至元辛巳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二武平丙日法一千一百四十四唐南宮說中至至元辛巳積七百五十九日法一千一百四十四唐南宮說景龍曆積年四十一萬四千九百三十六上元乙巳至神龍元年乙巳積四十

一萬四千三百六十神龍乙巳日法一百雖未行用亦當如
至至元辛巳積五百七十六
皇極乙未之例增之于未云

或問春秋襄公九年左傳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
也杜注謂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但傳不言是年歲在某次
敢請曰以三統術推之襄公九年距上元十四萬二千六百
六十七歲以歲星歲數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八十二去之
餘九百七十一以百四十五乘之得十四萬七百九十五盈
百四十四而一得積次九百七十七次餘百七積次盈十二
去之餘五數起星紀算外得歲在實沈置次餘以三十度乘
之得三千二百一十盈百四十四而一得積度二十一數起
畢十二度算外得東井七度

九

九

後秦姜良造三紀甲子元歷謂服虔解左傳用大極上元三統

麻何緣施於春秋於春秋而用麻於義無乃遠乎見晉書律志

案服氏左傳解詁已佚今即其散見於唐疏者徵之昭公四

年左傳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解詁云北

陸謂十二月日在危一度西陸謂二月日在婁四度謂春分

周禮天正與三統術元枵中危初太寒降婁中婁四度春分

合二十年傳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解詁云梓慎知失閏二

月冬至春秋正義正與世經所云失閏故傳曰二月己丑日南至

合又三十二年傳越得歲解詁云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

在戊是歲越過春官疏即本歲星超辰之說據唐志左氏傳解

詁三十卷尚著錄是姜良固親見服書乃有是說然輒議其

用漢麻解春秋則未得其情也班孟堅撰麻志傳劉歆作三

統麻及譜以說春秋今夜世經紀距上元歲數有二例三統

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三統上元至伐

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漢高祖距上元年十四萬三

千二十五歲此紀商周漢之始歲也漢麻大初元年距上元

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此紀大初麻也獨魯釐公五年

距上元十四萬二千五百七十六歲不在當紀之例紀之者

則以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故也故文公元年襄公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三十一年昭公十八年二十年三十二年並云距

辛亥若干歲今置信公五年距上元歲數如章歲而一得七

千五百四適盡然則三統麻術固本信公五年至朔同日以

爲率者也班氏述歆之言曰魯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

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凡

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一行日度議亦云信公

五年周麻正月辛亥朔餘四分之一南至以歲差推之曰在

牽牛初皆顯證矣是時歲差之理未明千歲據春秋日躔以

定漢麻故張衡周興讓其微合春秋橫斷年數冬至日直斗

而云在牽牛逆闕不可復用平情論之三統於漢麻則疏於

春秋則密今以其術推春秋日躔月離分至啟閉及歲星所

在所得爲多然則服子慎解左傳用大極上元不爲無識姜

良所譏毋乃失其實與

提要謂集傳廢序成於東萊之相激偏攸語類文集並無此說

蓋本之丹鉛錄其言曰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
說此升庵臆度之詞元以前無言此者夫政亭詩序辨說後
儒以負氣求勝議之固所不免然謂成於東萊之相激亦不
之未審耳庚子凡三蒼呂伯恭嘗玩其辭氣皆無彼此相激
之語其甲辰荅潘文叔書云舊說多所未安見加刪訂別作
一小書庶幾簡約易讀若詳考則自有伯恭之書矣此豈與
呂相難者乎語類集賀孫錄云鄭漁仲詩辨妄力詆詩序始
亦疑之後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
之果不足信然則集傳之廢序亦文公自廢之耳其不因成
公之尊序而盡變其說亦明矣又案王寅序呂氏家塾讀詩
記云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燕少時淺陋之說其後自知其誤

駟一

主

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
間燕竊惑之黃氏曰鈔亦云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
刺其說頗驚俗雖東萊先生不能無疑據此則朱呂論詩誠
有不合焉者然因廢序而有異同非因所見不合而乃廢序
也

關雎歐陽氏詩本義謂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攷
韓詩序見詩考引詩說薛君章句見後漢書明帝紀馮衍傳
注魯詩見後漢書皇后紀序楊賜傳注獨齊詩之說于漢唐
諸書無所表見黃實夫詩解鄭夾漈六經輿論並同歐陽今
案隋志云齊詩魏代已亡歐陽宋人何從見之齊詩傳於后
蒼大戴禮記亦出於后蒼保傳篇云易曰正其始萬物理故

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係皆慎始
敬終云爾匡衡爲后蒼弟子亦習齊詩其說曰嘗聞之師曰
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
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
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
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
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
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見漢書本傳是齊詩正
與毛同歐陽黃鄭以齊爲政衰之詩殆無據耳但黃鄭並不
從政衰之說特爲有識至韓詩序雖以爲刺時然考韓詩外
傳卷五云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

駟一

主

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德之所藏道之所行大哉
關雎之道也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是韓
亦不盡以爲刺詩也漢書儒林傳傅孔安國爲中公弟子司
馬遷于古文尚書嘗從安國問故其于詩疑亦從安國習魯
故故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儒林列傳序一則曰周道缺關
雎作一則曰周室衰而關雎作劉向世習魯詩故列女傳仁
智篇魏曲沃負傳亦云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輿論
詔明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非刺詩可知魯詩不可
從

關雎傳云共荇菜以事宗廟箋云共荇菜之時樂必作備考古
籍未見所本蓋毛鄭以意說之箋以爲共荇菜之蒹葭之經

明婦周宣妻后傳妻后脫簪珥待罪於東宮其傳母過
於王朱子言告其師氏使告於君子正與此合無可致疑上
昏禮姆纓拜宵衣在其右注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
嫁能以婦道教人者朱子內則釋文引其下云姆婦車投
殺辭不受又云姆加景乃驅又婦至成禮云姆授巾是在父
母家在路在夫家姆並與焉然則在夫家姆言君子之師氏
即在父母家教以德言容功之師氏矣

宋蔡夙夜在公箋云早夜在事謂視濯滌儀之事今案儀禮
特牲饋食禮宗人視濯滌及豆蓬主婦視饗饗于西堂下主
婦第視饗饗不視濯滌也少牢饋食禮不言者明與士禮同
故略之周官大宰視濯滌宰夫從大宰而視濯滌大宗伯宿

附一

表

視濯滌小宗伯視濯滌肆濯滌禮亦知之皆無言王后若豈
公侯之禮下異大夫士而上禮與天子殊乎斯不然矣少牢
主婦被褥衣侈袂薦自東房垂豆醴醴坐奠于筵前下迄
尸三獻皆服此服被即詩被之僮僮之被鄭氏不以此諸禮
箋詩而第斥視濯滌館驛者特拘于夙夜之義耳今次周頌
昊天有成命夙夜基命宥密周詩傳叔向釋詩之言曰夙夜
恭也此古義之勝存者夙夜在公正與此同小星之詩既云
肅肅宵正而復云夙夜在公則夙夜之爲恭可知亦其證也
有駁三言夙夜在公義亦當然

三五在東毛傳曰三心五鳴六經天文編引解頤新語謂心三
星亢氏房各四星合爲十五故曰三五朱子集傳曰三五言

其義蓋王氏述天機論謂比者謂星者游清氣爲流星上
入昂之說謂古星書五星三五謂參畢各案孔疏申毛義據
元命包傳據五星而天文志星經則以爲八星今日驗之果
然毛傳元命包非也且星在東方三月時鳴在東方正月時
鄭氏申毛據此詩人言三五在東應二時所見不當如鄭所
云也則五之非鳴明甚蓋春鳴三亦非心參畢在賈況大梁
心在大火參畢與心豈得同時在焉耶或云首章言昏次章
言旦不知經文明云得彼參畢昏旦則三之非心亦明甚
若王氏引此考謂云三無書之說多不足信即如其說宋書
符瑞志明云金木水火土五星之精不云五星即昂也昂宿
今以遠鏡窺之得三十六星不用遠鏡亦見七星以昂爲五

附二

表

星宿隱說也解頤新語以十五爲三五愈纏愈不足辨矣惟
朱子云三五言其稀爲得其實說經家固以微實爲貴然過
求之則難設使三五果實有所指何不明言之曰心鳴在東
參昂在東而必隱其詞曰三五何耶

騶虞五經異義今韓魯說天子筆鳥獸官古毛說義獸故先儒
擬射義樂官備也之文謂官備斥騶虞今案詩意蓋以騶虞
一發而得五犯喻國君之得賢多也此官備之義也鄭氏注
禮記云樂官備者謂騶虞曰一發五獲喻得賢者多也吁嗟
乎騶虞嘆仁人也其注儀禮鄉射禮云其詩有一發五犯五
獲吁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眾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
又鄭志答張逸云備者取其一發五犯言多賢也是其義矣

子子千旃傳以旃當之箋則謂旃物首皆注旃今案二說皆非
司常通帛爲旃雜帛爲物如毛鄭說注旃于首而卽得物之
旃釋天注旃首曰旌旌亦注旃于首而子子于旌胡弗亦稱
旌耶旌不稱旌旃物獨可稱旌耶且二章千旃三章千旌
皆全物獨首章加物第舉其注首之旌以爲言恐亦非經例
矣說文旌幟也从𠂔从毛亦聲出車設此旌矣建儀旌矣
車攻建旌設旌書牧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旌以麾司馬法作白髦
漢書司馬相如傳緣光耀之采旌文選東京賦璚璫重旒朱

屯

北門王事適我傳適之也王事教我傳敦厚也箋云猶投擲今案適譌同訓漢書食貨志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曰謫賁司也商頌殷武勿予禍適亦作適王事適我室人交徧譌我謂王事譌之于外室人譌之于內毛詩適爲之非也室人交徧摧我韓作謹說文作催云相搆也說文猶從人崔聲詩曰室人交徧催我韓釋敦爲迫正與說文迫從人

問曲禮安室而能通樂誦已今安此之安正義曰上安據心
下安據體然與曰安也安當讀爲晏晏與欽明文思安
安穆漢書禮衍傳居居之晏晏車懷在引尚書攷靈耀曰
文思晏晏第立倫傳陳需傳注引亦云文憲晏晏釋名釋言
語云安晏也晏晏然和喜無動懼也晏晏本通作燕燕北山
或燕燕居息傳云燕安居貌又通作宴宴漢書五行志下之
下引詩作或宴宴居息傳音曰宴宴安息之貌也爾雅釋訓
云宴宴樂居居息也釋文燕本作宴考說文曰晏天清也
燕亦鳥也宴安也則宴是不字晏燕皆假借

內則憑牆棋出牆枰橫也棋藥之不感者正義曰棋是梨屬

大

其味不善採曲禮婦人之夢櫻注櫻木名枳也有實今邳鄆
之東食之正義曰檇與今之白石李出形如珊瑚味甜美枳
即詩南山爲枳之枳也毛櫟枳枳陸機草木疏枳樹山木
其狀如檇一名枳實高丈如白楊所在山中皆有理白可爲
甬板枳枳數種引陸疏作枳不直于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
噉之甘美如餠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本蜜
古語云枳枳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政和證類本
草引唐本草及圖經並云其樹經尺末名白石葉如桑柘其
子作房似珊瑚枳在其端人皆食之臣禹錫按蜀本草云木
名出蜀近海能薄酒味江南人呼謂之木蜜也荆楚歲時記
云枳櫟實如珊瑚十一月採是白石李山中多有之陳藏器

率米十斗爲三率二率三率相乘得五百斗爲實以一率三十爲法實如法而一得四率果一十六斗六升六合六釐不盡二許君所云大半斗者卽六升六合六釐也若依張曼一斛粟七斗米爲精則以七斗米爲一率十斗粟爲二率十斗米爲三率二率三率相乘得一百斗爲實以一率七斗爲法實如法而一得四率果一十四斗二升八合五釐不盡較說文九章算術少二斗三升八合一合其義非也

問齊世家武王已平商封師尚父於齊營邱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營邱邊萊萊人夷也近王氏尙書後案據此萊人爭營邱之文定爲營邱在昌樂縣東南然與曰春秋宣公七年左傳公會齊侯伐萊杜注萊國今東萊黃縣此蓋言萊國

卷一

三

之都若萊之邊境周初直至臨淄縣東其後爲齊所併耳臨淄於漢爲齊郡臨淄縣昌樂於漢爲北海郡營陵縣漢志臨淄班自注云師尚父所封據此知臨淄卽營邱矣太公時曰營邱至獻公時始名臨淄非有兩地故史公云封師尚父於營邱又云獻公徙都臨淄耳薛瓌亦云臨淄卽營邱也故晏子曰始夷鳩氏居之遷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築營邱今齊之城中有邱卽營邱也師古曰築營邱言於營邱地築城邑水經淄水注爾雅曰水出其前左爲營邱今本爾雅齊前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都營邱爲齊或以爲都營陵史記周成王封師尚父於營邱此與地理志成王滅之以前封師尚父說正合然則營邱與之爭營邱郭景純引史記當仍原文作武王改之則萊侯與之爭營邱郭景純與下文及周成王云云不相應

言齊之營邱淄水逕其南及東非營陵也明矣以太公都爲在營陵其誤蓋始于應劭劭于漢志營陵下注云師尚父封于營邱臨淄下注云齊獻公自營邱徙此營邱據史記又曰當作薄姑又曰

陵亦邱也營陵卽春秋之緣陵與營邱別劭合爲一故有此誤耳王氏之誤會史記蓋緣應劭之謬也師古曰臨淄營陵皆古營邱地此說亦非營邱在淄水之西安得東遡淄水百餘里外至昌樂耶近洪氏乾隆府廳州縣志於臨淄縣云本古營邱地周初以封太公望爲齊國獻公自薄姑徙都此得之矣又於昌樂縣云本古營邱地則猶不免沿師古之謬也顧氏方輿紀要言太公初封營邱胡公徙薄姑獻公徙臨淄營邱卽山東臨淄縣或曰昌樂縣東南廢營陵城爲古營邱

卷一

三

前說是而後說非也營邱在臨淄史公云營邱邊萊則周初萊地西至臨淄可知矣

開金沙江卽瀘水也亦名細水乃西南一大川說文水部無瀘字水經亦無細水篇但於若水篇云又東北至驪爲朱提驪西爲瀘江水毋乃略與曰淹水卽金沙江之上游也源出青海所屬上格爾吉土司西北巴薩通拉木山曰木魯烏蘇河東南梳折而東北至巴顏喀喇山西折而南至下格爾吉土司東北折而東至拉瑪察喀山東北又東南流至阿禾土司東爲布壘楚河又東南復屈而西南入雲南境爲金沙江又東南流至中甸廳西卽水經淹水篇所傳出越嶲遂入縣微外者是也遂入在今四川鹽源金沙江又東南至麗江府治西

北屈而東復屈而南至雞足山北又東至大姚縣北即水經所傳東南至青蛉縣者是青蛉即大姚縣治金沙江又東北流至紅卜苴土司西北與打冲河合即水經所傳又東過姑復縣南今永北東入于若水又若水篇傳直南至會無縣今會理州淹水東南流注之者是說文云淹水出越嶲徼外東入若水與水經合段氏注謂淹水合金沙江入江非是觀於水經若水篇於淹水流注之後即繫之曰又東北至犍為朱提縣西為瀘江水朱提在今宜賓縣西南然則金沙江之上流本名淹水至合打冲河後始名瀘水後入概以金沙江為瀘水失之甚矣特水經以若水為正流淹水為支流不若今以金沙為正流打冲為支流之為確耳善長若水注云又逕越嶲大柰縣入繩繩水出徼外而於淹水注第云呂忱曰淹水一曰復水知善長亦未審淹水即金沙江也

秦西言天有九重近儒謂古有是說據楚詞天問圖則九重為證余謂此在戴記固已有之月令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天也日也月也五星也十二辰也而皆命太史司其行是記文明言斯九者各自有行矣中庸亦云今天日月星辰繫焉日月星辰而皆繫於天是日月星辰之外別有一天可知然則九重之說不獨非西人所初獲即靈均之言亦有所受之也劉嶽雲謹案此條據孔氏廣輿記謂天算釋所引云出古麻扶微表今原書不存謹附編於此

粵由古个字然則凡由字訓生與粵同也字通作油禮記祭義

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鄭注油然物始生好美貌也大戴記官人篇喜色由然以生盧辯注由當為油孟子公孫丑篇故由山然與之偕列女傳作油油然與之處家語五儀篇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莊子知北遊油然不形而神皆是好美之義引申之則有盛訓史記箕子夢秀歌禾黍油油蜀都賦黍稷油油魏都賦油油麻紵李善注引聲類曰油油麻肥也是也禮玉藻三爵而油油釋文油油本亦作由孟子梁惠王篇油然作雲其取義亦為盛也玉篇廣韻又有和字並訓禾黍盛元結樂歌其生何如兮和油油並同劉嶽雲案先生舊有釋粵一篇稿本散佚今從家史相和釋穀節引錄出附載於此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019

作者=

页数=752

S S 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 t t p : / / w w w . z g x q s . c n / b b s /

子居 打包上传